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剿匪斗争

中南地区

（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ISBN 7-5065-5102-0

9 787506 551021 >

ISBN7-5065-5102-0/K · 528

定价：220.00元（上、下册）

目　录

概　述

一　中南地区的匪情与剿匪的方针、部署 …… (3)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南地区匪情 …… (4)
(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剿匪的指示和中南地区剿匪
的基本部署 …… (6)
二　中南地区剿匪斗争经过 …… (9)
(一)紧随野战军主力战略追击,中南地区剿匪由北向南递次展开
(1949 年 5 月 – 1949 年 12 月) …… (9)
(二)中南大陆解放后,集中兵力展开全面进剿
(1950 年 1 月 – 1950 年 6 月) …… (24)
(三)组织边缘地区会剿,加速剿灭股匪
(1950 年 7 月 – 1951 年 4 月) …… (38)
(四)结合土改反霸清剿残匪
(1951 年 5 月 – 1952 年 5 月) …… (58)
(五)清匪斗争结束,实行内防治安工作移交
(1952 年 6 月 – 1953 年底) …… (66)
三　中南地区剿匪斗争的基本经验 …… (72)
(一)不断深化对剿匪斗争的认识,端正执行剿匪任务
的指导思想 …… (73)
(二)党政军民形成合力,实行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 …… (74)
(三)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
开展剿匪人民战争 …… (75)
(四)针对匪情和地域特点,灵活运用剿匪战术 …… (78)

（五）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为剿匪斗争提供强有力
的政治保证 …… （80）

文　　献

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豫西匪特活动情况的通报
（1949年3月2日） …… （85）
河南军区关于剿匪斗争的指示
（1949年3月31日）…… （87）
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信阳、洛阳反动会道门暴乱问题给各地的指示
（1949年4月2日） …… （90）
邓子恢、李雪峰建议调第五十八军回豫西南剿匪致中央军委并
林彪、罗荣桓等电（1949年4月10日） …… （92）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镇压反动会道门和土匪暴乱给各地委、市委的指示
（1949年4月10日）…… （94）
林彪、萧克等关于河南地方武装情况及匪情致中央军委电
（1949年5月13日）…… （97）
林彪、萧克等建议调热河骑兵师入豫剿匪致中央军委电
（1949年5月22日）…… （99）
林彪、谭政、陶铸关于新区工作政策致各兵团等并报中央军委电
（1949年5月24日） …… （100）
中央军委同意调热河骑兵师入豫剿匪致林彪、萧克等电
（1949年5月26日） …… （10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等电
（1949年5月27日） …… （103）
邓子恢关于中原地区剿匪等问题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节录）
（1949年5月31日） …… （105）
王宏坤、王树声等关于湖北地方武装分布及使用情况致林彪、罗荣桓等电
（1949年6月1日）…… （108）

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方案致河南、湖北、
江西省委、军区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49年6月3日) …… (109)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河南剿匪布置情况及与皖西会剿问题
致中央并转华东局电(1949年6月4日)…… (112)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贯彻中央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指示致中央电
(1949年6月6日)…… (113)
中共河南省委社会部关于目前河南匪情概况及剿匪意见综述
(1949年6月6日)…… (115)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两独立师开入江西全力剿匪致陈奇涵、陈正人电
(1949年6月12日) …… (120)
林彪、罗荣桓关于剿匪等工作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节录)
(1949年6月26日) …… (121)
张玺在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剿匪工作的报告
(1949年6月)…… (123)
中共河南省委为彻底剿灭土匪给全省党政军民的公开信
(1949年6月底)…… (131)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剿匪中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
(1949年7月1日)…… (134)
河南军区关于半年内肃清匪患基本部署的命令
(1949年7月4日)…… (141)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剿匪组织问题的决定
(1949年7月5日)…… (144)
江西军区关于第一期剿匪方针和部署的命令
(1949年7月7日)…… (146)
陈奇涵在江西军区首长会议上关于各种类型武装处理方案的报告
(1949年7月7日)…… (150)
陈奇涵、陈正人等关于南昌、九江、赣东北地区匪情致萧克、赵尔陆电
(1949年7月11日) …… (152)
河南军区关于剿匪立功的命令
(1949年7月17日) …… (154)

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关于大别山区剿匪统一指挥问题致华东局、
华东军区并报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156）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豫西匪情和清剿部署致中央军委并转贺龙、习仲勋电
（1949年7月19日）……（157）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剿匪反霸宣传标语口号
（1949年7月19日）……（159）
华中军区关于各地匪情及下半年剿匪部署致中央军委电
（1949年7月22日）……（161）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处理各类游杂武装原则致各兵团、各军首长电
（1949年7月25日）……（164）
王宏坤在中共湖北军区党代会上关于剿匪部署的报告（节录）
（1949年7月28日）……（166）
江西军区、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定社会秩序、保护恢复生产的联合布告
（1949年7月29日）……（172）
陈奇涵等提议第四十八军留赣剿匪致林彪、邓子恢等并报中央军委电
（1949年7月30日）……（175）
王树声在鄂豫皖边剿匪工作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剿匪部署的报告
（1949年8月10日）……（177）
华中军区关于鄂豫皖边剿匪计划致华东军区及河南等军区
并报中央军委电（1949年8月17日）……（184）
江西军区关于第二期剿匪部署的命令
（1949年8月17日）……（187）
河南省人民政府剿匪奖惩暂行办法
（1949年8月19日）……（190）
陈再道、张玺等关于剿歼任泰升匪部情况致林彪、邓子恢等电
（1949年8月22日）……（192）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剿匪工作给各地委、各军的指示
（1949年8月25日）……（194）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江西今后中心任务的指示（节录）
（1949年9月1日）……（196）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发展新区、开展剿匪等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节录)
(1949年9月21日) …… (199)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收缴土匪与乡保武器的规定
(1949年9月22日) …… (202)
曹里怀等关于第四十七军经营湘西工作方案致湖南军区、中共湖南省委
并报林彪、邓子恢等电(1949年9月28日) …… (204)
华中军区司令部关于七、八两月剿匪几个经验的总结
(1949年9月) …… (207)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就活捉黄镇中、萧家璧两大匪首给第四十八军的嘉奖令
(1949年9月底) …… (212)
张玺、毕占云等关于进剿伏牛山腹心区计划致林彪、邓子恢等电
(1949年10月1日) …… (213)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剿匪反霸收缴民枪致第四十八军等并报中央电
(1949年10月4日) …… (214)
第四十八军司令部关于翠微峰战斗经过与经验教训总结
(1949年10月10日) …… (216)
湖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展开剿匪工作的指示
(1949年10月12日) …… (221)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黄河两岸配合剿匪问题给陈留、洛阳等地委
及沿河各县委的指示(1949年10月14日) …… (225)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剿匪反霸等工作致湖南省委等电(节录)
(1949年10月17日) …… (227)
华中军区关于鄂豫皖边区剿匪一月战果致各部队领导并报中央军委电
(1949年10月17日) …… (229)
江西军区关于第三期剿匪方针与部署的命令
(1949年10月19日) …… (230)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处理广西地方武装和民枪临时办法致程子华、
莫文骅等电(1949年10月25日) …… (235)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各部队剿匪部署与计划给华中军区的报告
(1949年11月1日) …… (236)

江西军区政治部关于第二期剿匪政治工作总结
（1949年11月6日）……（242）
第十五兵团司令部关于广东地区匪情致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电
（1949年11月7日）……（248）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广西国民党当局布置土匪游击战的情况
通报（节录）（1949年11月12日）……（250）
中共中央华中局转发湖南军区关于编遣地方游杂武装的规定
（1949年11月14日）……（252）
萧劲光、黄克诚等关于成立湘南剿匪指挥部致第四十六军等
并报林彪等电（1949年11月14日）……（254）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深入清匪中对反动会门斗争的指示
（1949年11月17日）……（255）
中共湖北省委社会部关于目前匪特活动情况的通报
（1949年11月18日）……（258）
中共湘南工委关于湘南地区剿匪部署致湖南省委、军区并第四野战军
司令部电（1949年11月22日）……（261）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湖南连续发生匪特袭击区署杀害干部事件
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12月2日）……（263）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利用地方代表人物招降土匪复华南分局
并报中央电（1949年12月7日）……（264）
林彪、谭政等关于第四十五军留广西剿匪致第十三兵团电
（1949年12月8日）……（265）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关于剿匪的指示
（1949年12月11日）……（266）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关于处理六类武装临时办法致各军、师等
并报华中局、华中军区等电（1949年12月18日）……（271）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嘉蓝临剿匪战役战果致中央军委电
（1949年12月21日）……（275）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剿匪部署致各军区各军领导人
并报中央军委电（1949年12月29日）……（276）

陈奇涵、陈正人等关于闽浙赣边会剿计划致林彪、邓子恢等电
（1949年12月30日）……（279）
王树声在鄂豫皖边剿匪工作第三次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1949年12月）……（281）
广西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剿匪部署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0年1月15日）……（285）
广东军区司令部一九五〇年剿匪计划
（1950年1月20日）……（287）
湖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湖南全境剿匪计划
（1950年1月）……（292）
第四十七军、湘西军区关于湘西匪情综合通报(节录)
（1950年1月29日）……（295）
第四十七军、湘西军区关于湘西剿匪计划给各师、军分区的指示
（1950年1月29日）……（300）
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剿匪反特工作的报告
（1950年2月6日）……（303）
湖北军区关于鄂豫皖边深入开展清匪斗争部署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0年2月10日）……（305）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第四十七军湘西剿匪的指示
（1950年2月13日）……（308）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股匪已基本消灭地区深入清匪的指示
（1950年2月14日）……（310）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第四十五军桂南剿匪的指示
（1950年2月14日）……（313）
湖南军区关于剿匪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1950年2月25日）……（315）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湘鄂川边会剿意见致贺龙、邓小平等并报中央军委电
（1950年2月28日）……（317）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组织边缘区会剿问题的指示
（1950年2月28日）……（319）

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关于敌特活动情况摘要(节录)
(1950年2月底)…… (321)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湖南南县暴乱事件的通报
(1950年3月2日)…… (325)
中南军区党委关于拟在高干会议上提出加强剿匪等工作的意见
致毛泽东电(节录)(1950年3月6日)…… (327)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湘鄂赣粤桂诸省匪特煽惑群众暴乱情况
给中央的报告(1950年3月9日)…… (329)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关于纠正剿匪工作中几个偏向的指示
(1950年3月9日)…… (332)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一处关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南地区鄂豫湘赣四省
剿匪总结(节录)(1950年3月10日) …… (334)
洪学智在广东军区第一次剿匪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50年3月11日) …… (381)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处理湘西民枪及湘西剿匪方针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1950年3月14日) …… (389)
湖北军区鄂西剿匪指挥部关于清匪工作的部署(节录)
(1950年3月15日) …… (390)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剿匪应紧密结合退租退押运动致广西省委电
(1950年3月17日) …… (392)
谭政在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关于一九五〇年中南部队
工作任务的报告(节录)(1950年3月17日) …… (394)
赵尔陆在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关于剿匪问题的发言(节录)
(1950年3月)…… (398)
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采取紧急措施镇压抢劫公粮的匪特分子的命令
(1950年3月19日) …… (414)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增强敌情观念加强对匪特破坏活动打击镇压的指示
(1950年3月19日) …… (415)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二月份全省匪情的通报
(1950年3月20日) …… (418)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抢粮暴乱事件处理原则的指示
（1950年3月22日）……（421）
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关于调整剿匪部署的决定
（1950年3月29日）……（424）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剿匪斗争等情况给中南局并中央的综合报告
（1950年3月31日）……（427）
林彪、邓子恢等关于剿匪中几个战术问题致各军区、各军并报中央军委电
（1950年4月2日）……（430）
湖南军区关于清匪问题的决定
（1950年4月4日）……（433）
河南省公安厅关于各地反动会道门积极策划暴乱的情况通报
（1950年4月6日）……（436）
江西军区关于积极采取措施打击匪特进攻给各军分区的指示
（1950年4月9日）……（438）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二、三月份匪特暴动及我受损失情况给聂荣臻的报告
（1950年4月10日）……（441）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广东南路珠江地区匪特动向致中央军委电
（1950年4月14日）……（445）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湘桂粤三省重点剿匪计划给聂荣臻的报告
（1950年4月14日）……（447）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关于剿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0年4月18日）……（455）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海南解放后的任务给华南分局的指示
（1950年4月25日）……（458）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处理匪特办法的联合布告
（1950年4月25日）……（46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关于广东匪特武装组织情况综合
（1950年4月28日）……（463）
河南军区关于舞阳、泌阳等县接合部进剿部署给信阳军分区、第一七四师的指示（1950年5月3日）……（473）

林彪、邓子恢、谭政关于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高干会议部署剿匪斗争情况
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7日)……(475)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关于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保卫麦收的指示
(1950年5月10日)……(478)
王树声、李先念等关于湖北各边沿区联合会剿部署给林彪、邓子恢等
的报告(1950年5月19日)……(481)
中南军区司令部表扬第四三七团两个连队的通报
(1950年5月22日)……(485)
中南军区司令部表扬广西忻城县大队五队员的通报
(1950年5月22日)……(486)
湖南军区关于组织沅邵会边区会剿致湘西军区、第一三六师
并报中南军区电(1950年5月30日)……(487)
林彪、邓子恢、谭政等关于继续集中兵力重点进剿致各军区、各军电
(1950年6月5日)……(489)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当前匪情的通报
(1950年6月5日)……(493)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关于深入剿匪几个问题的指示
(1950年6月7日)……(497)
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大力开展剿匪政治攻势的指示
(1950年6月8日)……(499)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对陆丰长发党处置措施给广东军区的指示
(1950年6月29日)……(502)
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中南地区
剿匪总结(节录)(1950年7月)……(503)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重新调整进剿部署给各军区、各军的指示
(1950年7月4日)……(540)
湖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剿匪部署
(1950年7月7日)……(542)
中央军委批转第十九兵团会剿大巴山区匪特部署致西南、中南军区
首长电(1950年7月8日)……(547)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关于全面开展对匪政治攻势的指示
（1950年7月10日）……（549）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河南驻军主力调离后防匪再起对河南军区的指示
（1950年7月11日）……（555）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强防范匪特破坏活动的指示
（1950年7月17日）……（556）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广西剿匪部署的意见复张云逸等并广西省委电
（1950年7月20日）……（557）
河南军区关于时局变化匪情加重后清匪工作的指示
（1950年7月22日）……（559）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政研室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河南匪特活动
情况综合（节录）（1950年7月26日）……（561）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调整剿匪兵力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1950年7月27日）……（564）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制止和预防土匪暴乱给各军区、各军的指示
（1950年8月4日）……（565）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调整剿匪部队集结主力应付国防需要致广东军区电
（1950年8月6日）……（566）
河南军区关于八九月份以清匪反特为中心给各军分区的补充指示
（1950年8月8日）……（567）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暂时撤出地区维持秩序的临时办法致广西省委、
湘西区委等并报中央电（1950年8月10日）……（569）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组织会剿省际结合部窜匪致各省委、军区电
（1950年8月11日）……（570）
中南军区关于匪特利用朝鲜战争影响重新结股作乱致各军区、各军
并报中央军委电（1950年8月12日）……（571）
中南军区嘉奖战绩突出的剿匪部队的通令
（1950年8月12日）……（573）
中南军区同意组织川黔湘鄂边区会剿复西南军区电
（1950年8月13日）……（575）

赵尔陆、苏静转发西南军区建议湘西、鄂西部队参加川黔湘鄂边区会剿的电报致湖南军区、湖北军区电(1950年8月13日)…… (577)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鄂川湘边地区匪情给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报告(节录)(1950年8月15日) …… (578)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活动情况的通报(1950年8月16日) …… (582)
杨国夫关于江西军区配合闽西会剿部署致林彪、邓子恢等电(1950年8月19日) …… (585)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致邓子恢、谭政等并叶剑英等电(1950年8月25日)…… (586)
广东军区关于调整海边防和剿匪部队部署与任务的命令(1950年9月4日)…… (587)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展群众性破案斗争、进一步肃清匪特的指示(1950年9月4日)…… (591)
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美英法等与台湾国民党勾结加强大陆匪特活动的情况通报(1950年9月5日)…… (593)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对付由越回窜之匪的意见致广东、广西军区等电(1950年9月9日)…… (595)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设立各级清匪肃特委员会,加强清匪肃特工作的决定(1950年9月13日) …… (597)
中央军委关于粤桂等地军事部署及剿匪工作致邓子恢、谭政等电(1950年9月16日) …… (599)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党委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1950年9月17日) …… (601)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针对匪特新的斗争方式采取新的剿匪方针的指示(1950年9月19日) …… (604)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剿匪政治工作的指示(1950年9月25日) …… (605)
陶铸关于贯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高干会议剿匪方针几个问题的意见(1950年9月25日) …… (610)

湘西军区关于进剿南三县及雪峰山部署致第十三六师、一四〇师
并报中南军区、湖南军区电(1950年10月13日) …… (616)
广西军区冬季剿匪计划(节录)
(1950年10月15日) …… (619)
中南军区司令部转发湘西军区关于湘鄂边境会剿部署致湖北军区电
(1950年10月17日) …… (622)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关于学习徐汉林新英雄主义精神的通令
(1950年11月1日) …… (625)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广西目前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给广西省委的指示(1950年11月4日) …… (626)
中南军区关于贯彻重点进剿部署给广西军区的指示
(1950年11月8日) …… (630)
中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剿匪政治工作经验总结
(1950年11月10日) …… (633)
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应付时局变化的工作部署给毛泽东、中央军委
的报告(节录)(1950年11月13日) …… (645)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第十五兵团关于加紧肃清北江地区残匪
致第四十四军等电(1950年11月13日) …… (649)
毛泽东关于肃清广西匪患和增强广东兵力致叶剑英等并告邓子恢、
谭政等电(1950年11月14日) …… (651)
毛泽东关于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等电
(1950年11月16日) …… (652)
中南军区关于台湾国民党加强大陆土匪活动配合"反攻"动向致各军区等
并报中央军委电(1950年11月16日) …… (653)
毛泽东关于统筹两广对付美蒋进犯致叶剑英等电
(1950年11月17日) …… (655)
毛泽东关于广东、广西工作安排和兵力部署致中共中央中南局、
中南军区党委电(1950年11月17日) …… (656)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关于加强防奸工作、严防匪特破坏的指示
(1950年11月18日) …… (658)

邓子恢、谭政关于调第二十一兵团参加广西剿匪致陈明仁、唐天际等电
（1950年11月20日）……（660）
张云逸等关于广西剿匪工作中的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检讨报告
（1950年11月20日）……（661）
中南军区剿匪情况通报(第二号)
（1950年11月21日）……（664）
毛泽东关于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等电
（1950年11月22日）……（666）
毛泽东同意广西剿匪工作检讨及方针计划致张云逸等电
（1950年11月22日）……（667）
毛泽东关于发布剿匪通报问题致中南军区等电
（1950年11月23日）……（668）
湖北军区关于大别山区清匪意见致潢川、六安、黄冈军分区
并报中南军区代电(1950年11月26日)……（669）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参加广西剿匪的任务与部署致第二十一兵团电
（1950年11月27日）……（671）
张云逸在中共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剿匪工作的报告
（1950年11月28日）……（673）
叶剑英在中共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抓紧广西剿匪工作的讲话
（1950年11月30日）……（683）
广东军区关于迅速肃清残匪集结部队应付时局对各剿匪部队的指示
（1950年12月5日）……（692）
第四十五军关于桂南重点剿匪部署的命令
（1950年12月5日）……（694）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以匪治匪问题给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指示
（1950年12月7日）……（697）
江西军区关于限期捕捉重大匪首和控制山区要点的命令
（1950年12月9日）……（698）
广西军区颁布桂北区大小瑶山重点剿匪计划的命令
（1950年12月9日）……（701）

叶剑英关于广西剿匪等工作致毛泽东电(节录)
(1950年12月20日)……(704)
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关于薛岳布置广州及珠江地区土匪暴乱动向
致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电(1950年12月20日)……(706)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当前匪情的通报
(1950年12月20日)……(708)
江西、福建、浙江军区关于三省联防的决定
(1950年12月23日)……(710)
邓子恢、谭政等关于中南地区秋季剿匪情况和经验致毛泽东、中央军委电
(1950年12月24日)……(712)
中南军区司令部剿匪情况通报(第四号)
(1950年12月24日)……(716)
邓子恢、谭政等建议天柱、锦屏留一部兵力继续参加会剿致贺龙、邓小平等
并报中央军委电(1950年12月26日)……(718)
广西军区关于冬季剿匪情况和一、二月重点剿匪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南军区
的报告(1950年12月28日)……(719)
毛泽东关于加紧督促桂粤湘三省剿匪巩固广东防务致邓子恢、谭政等电
(1950年12月29日)……(721)
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改进情况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
并报毛泽东电(1950年12月31日)……(722)
第四十七军关于湘西剿匪一年的基本总结
(1950年12月底)……(726)
毛泽东关于同意广西剿匪计划致张云逸、李天佑等电
(1951年1月2日)……(730)
毛泽东对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1月7日、9日)……(731)
毛泽东关于第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应集中整训应付万一致邓子恢、谭政等电
(1951年1月9日)……(733)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党委关于瑶山地区剿匪中瑶民工作的指示
(1951年1月11日)……(734)

毛泽东关于防御国民党军进攻厦门、汕头致陈毅、邓子恢、叶剑英等电
（1951年1月13日）……（736）
中南军区关于第四十一军、四十四军、四十六军集结及剿匪任务调整的命令
（1951年1月14日）……（737）
毛泽东关于必须早日肃清北江及广东全境土匪等致邓子恢、谭政电（节录）
（1951年1月16日）……（739）
广东军区关于配合主力作战及剿匪问题致各军分区、海南军区电
（1951年1月16日）……（740）
第四十七军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1951年1月）……（742）
中南军区司令部剿匪情况通报（第五号）
（1951年1月17日）……（745）
叶剑英等关于广东剿匪情况致毛泽东电
（1951年1月17日）……（748）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关于抓紧肃清匪患以利主力备战对各地委、军分区、专署和海南军区的指示（1951年1月18日）……（750）
湖北军区关于在清匪肃特中充分发挥民兵作用的指示
（1951年1月20日）……（752）
广西军区关于纠正剿匪工作中的右倾偏向给中南军区并转毛泽东的报告
（1951年1月中旬）……（756）
广西军区关于第四十五军、第一五一师调出后调整剿匪与海防兵力部署致中南军区电（1951年1月21日）……（759）
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致叶剑英等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电
（1951年1月22日）……（761）
毛泽东关于第四十五军等部队行动部署致陶铸并告邓子恢等电
（1951年1月22日）……（762）
毛泽东关于转发广西剿匪报告的批语和给张云逸的复电
（1951年1月23日、24日）……（763）
河南军区关于限期肃清匪特的指示
（1951年1月25日）……（765）

中南军区关于股匪消灭地区的清匪问题致各省军区、各军并报中央军委电
（1951年1月26日）……（768）
陶铸关于广西剿匪部署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并转毛泽东电
（1951年1月27日）……（770）
毛泽东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完成广西剿匪等任务致陶铸并告广西省委、
中南局等电（1951年1月30日）……（772）
中南军区关于广西剿匪部署与边海防作战方针致广西军区电
（1951年2月1日）……（773）
湖北军区关于加强清匪工作，防止匪患复起的指示
（1951年2月2日）……（775）
中南军区党委请示一九五一年的中心工作致中央军委电（节录）
（1951年2月4日）……（778）
中南军区表彰第二十一兵团剿匪战绩致该兵团并各军区、各军电
（1951年2月15日）……（780）
中南军区司令部剿匪情况通报（第六号）
（1951年2月15日）……（781）
中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剿匪情况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1年2月17日）……（783）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首长表扬广西瑶山剿匪部队的通令
（1951年2月18日）……（787）
中央军委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一年中心工作的指示致中南军区党委电
（1951年2月28日）……（788）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首长嘉奖第四十五军剿匪战绩的通令
（1951年3月1日）……（789）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首长嘉奖第四十七军剿匪战绩的通令
（1951年3月3日）……（790）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首长嘉奖第四十六军剿匪战绩的通令
（1951年3月3日）……（791）
李天佑、莫文骅等关于大小瑶山剿匪综合情况及桂西北重点进剿部署
致中央军委、中南军区等电（1951年3月8日）……（792）

第二十一兵团关于第二期重点进剿部署致中南军区、广西军区电
（1951年3月10日）……（795）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首长嘉奖第四十八军剿匪战绩的通令
（1951年3月11日）……（797）
河南军区关于协助皖北军区清匪部署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1年3月26日）……（798）
第二十一兵团关于湘桂黔边会剿部署致各参战部队并报中南军区、
广西军区电（1951年3月30日）……（801）
湖北军区司令部关于通山县大队平息大刀会暴乱的情况通报
（1951年4月9日）……（803）
邓子恢、谭政等关于清匪会议总结的几个问题致毛泽东、中央军委电
（1951年4月13日）……（805）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关于建立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的指示
（1951年4月20日）……（808）
华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剿匪问题的补充指示
（1951年4月21日）……（812）
湖北军区关于建立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致各军分区（师）并报
中南军区代电（1951年4月24日）……（815）
湖北省公安厅关于台港国民党特务机关与省内土匪勾结建立“敌后根据地”
的敌情通报（1951年4月24日）……（819）
中南军区司令部剿匪情况通报（第八号）
（1951年4月25日）……（821）
中央军委转发邓子恢、谭政等关于清剿会议总结的几个问题致中南军区
并各大军区电（1951年4月29日）……（824）
河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清匪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1951年4月29日）……（825）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联合指示
（1951年5月1日）……（832）
广西军区关于全省已基本完成消灭股匪任务致毛泽东、朱德
并中南军区首长电（1951年5月1日）……（835）

中南军区关于进剿桂西北土匪意见致广西军区并第二十一兵团电
（1951年5月6日）……（837）
湖北军区关于成立洪山等三个清匪指挥部的命令
（1951年5月7日）……（839）
广西军区关于桂西北剿匪部署致中南军区电
（1951年5月9日）……（842）
湖南军区关于充分认识土匪特务化动向，努力完成清匪计划
给各军分区的指示（1951年5月14日）……（843）
毛泽东关于鼓励部队继续进剿致广西军区并告中南军区电
（1951年5月16日）……（845）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清匪中须抓紧的几个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军委
的报告（1951年5月25日）……（846）
中南军区关于四月份剿匪情况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1年5月29日）……（847）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关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1年6月8日）……（850）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关于清匪肃特的联合指示
（1951年6月8日）……（854）
广西军区关于进剿凌云及田西、乐业边股匪部署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
（1951年6月12日）……（856）
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湖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1年6月22日）……（858）
中南军区关于五月份剿匪情况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1年6月27日）……（861）
湖北军区关于鄂豫边清匪指挥部组成情况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1年7月5日）……（865）
中南军区关于六月份剿匪情况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1年7月30日）……（869）
华南军区关于严防台湾武装匪特偷袭登陆的指示
（1951年7月31日）……（871）

广西军区关于主力部队集中后调整清匪部署的指示
（1951年8月4日）……（873）
总政治部祝贺广西召开剿匪庆功大会致中南军区转广西军区电
（1951年8月5日）……（875）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中南地区剿匪情况的综合概述
（1951年8月上旬）……（876）
湖南军区司令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清匪肃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
（1951年8月15日）……（881）
总参谋部同意中南军区剿匪方针致邓子恢、谭政等电
（1951年8月16日）……（886）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目前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破坏活动的情况通报（节录）
（1951年8月17日）……（887）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七月份全区清匪情况的通报
（1951年8月27日）……（890）
河南军区关于清匪情况及今后意见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1年9月17日）……（892）
中南军区关于八月份全区清匪情况的通报
（1951年9月29日）……（894）
中南军区关于清匪组织工作问题给河南军区的复示
（1951年10月4日）……（896）
中南军区司令部人民武装部关于全区民兵上半年剿匪战绩的通报
（1951年10月5日）……（898）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八月份全区匪情的综合通报（节录）
（1951年10月10日）……（90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关于华南边疆一年来的敌情匪情综合（节录）
（1951年10月18日）……（903）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今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1年10月26日）……（911）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九月份全区匪情的综合通报（节录）
（1951年11月10日）……（915）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关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1年11月13日）……（918）
中南军区关于捕歼空降匪特的指示
（1951年11月15日）……（922）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关于加紧完成清匪任务的联合指示
（1951年11月21日）……（925）
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关于中南地区目前清匪有关情况综合
（1951年11月29日）……（928）
华南军区颁布预歼小股偷渡登陆匪特及空降敌特之处置方案的命令（节录）
（1951年11月30日）……（934）
河南军区关于部队整编前后清匪工作的指示
（1951年12月6日）……（942）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十月份全区匪情的综合通报（节录）
（1951年12月10日）……（945）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关于部队整编后巩固地方治安的联合指示
（1951年12月13日）……（949）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潢川军分区组织捕捉空降匪特经过和经验的通报
（1951年12月14日）……（952）
湖北军区关于部队整编前后的清匪工作给各军分区领导的指示
（1951年12月14日）……（954）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军区关于一九五二年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1年12月30日）……（956）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十一月份全区匪情综合通报
（1952年1月7日）……（963）
河南军区关于一九五一年清匪治安工作情况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
（1952年1月8日）……（967）
华南军区人武部关于海南白沙、新民全歼国民党空降匪特两组
给中南军区人武部的报告（1952年1月14日）……（973）
叶剑英、陶铸等关于严防和歼灭边境骚扰匪特致各军、广西、海南军区等
并报中央军委、中南军区电（1952年2月4日）……（975）

湖北军区关于平息浠水县斗姆坛暴乱案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2年3月9日）……（978）
中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关于一月份全区匪情给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1952年3月15日）……（983）
湖南军区司令部关于湖南解放后至一九五一年末匪情综合（节录）
（1952年4月1日）……（985）
河南军区司令部关于破获鹿邑、柘城白莲教暴动案给中南军区司令部
的报告（1952年4月15日）……（996）
河南军区关于加强治安工作防止匪特暴乱的指示
（1952年4月24日）……（998）
中南军区关于春季清匪内防工作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2年5月16日）……（1000）
广西军区关于清匪部署给中南军区和华南军区的报告
（1952年5月26日）……（1003）
华南军区司令部表扬广东翁源五区民兵配合部队全歼空降匪特的通报
（1952年5月29日）……（1008）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清匪治安问题的联合指示
（1952年6月1日）……（1010）
海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临高、儋县、崖县军民剿歼空降匪特经过的情况综合
（1952年6月9日）……（1016）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军区关于对匪特地下军开展政治攻势
及今后清匪方针的联合指示（1952年6月10日）……（102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处关于美蒋及“第三势力”拟组织土匪
游击队配合攻占海南岛的敌情综合（1952年7月12日）……（1027）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关于执行中南局、中南军区清匪治安问题联合指示
的指示（1952年7月17日）……（1031）
湖北省公安厅关于一九五一年以来台港特务机关派遣匪特来省情况
综合报告（节录）（1952年7月18日）……（1035）
中南军区关于广东地区匪地下军组织活动情况的综合通报（节录）
（1952年7月29日）……（10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关于黄冈、麻城"道德金门"暴乱事件的通报
（1952年8月11日）……（1041）
中南军区关于一九五二年夏季内防工作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节录）
（1952年9月2日）……（1043）
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湖南军区关于今后清匪治安与三防工作
的联合指示（1952年9月4日）……（1048）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关于台湾国民党淡水游干班
训练派遣匪特骨干的情况通报（1952年9月21日）……（1054）
中南军区司令部转发河南军区关于整顿与建设大众情报网的指示的通报
（1952年10月1日）……（1063）
江西军区关于余干县全歼空降匪特四名经过及经验给中南军区
的报告（节录）（1952年10月3日）……（1067）
河南军区关于秋季内防工作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
（1952年10月18日）……（1071）
中南军区公安司令部关于清匪肃特工作的指示
（1952年10月27日）……（1075）
中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关于中南地区匪情概况及目前匪特活动基本方针
简要综合（1952年10月）……（1080）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中南地区秋季匪情综合通报（节录）
（1952年11月）……（1083）
湖北军区关于重视内防加强清匪治安工作的指示
（1952年12月22日）……（1086）
河南军区关于今冬明春清匪治安工作的指示
（1952年12月24日）……（1089）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中南地区民兵歼灭空降匪特情况给中央军委
的综合报告（1952年12月25日）……（1094）
湖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湖北省公安厅关于全面检查内防工作
的联合指示（1953年1月2日）……（1099）
中南军区关于广东地区反空降与清匪工作的指示
（1953年1月10日）……（1102）

广西军区司令部关于一年来中越边境残匪活动等情况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1953年1月15日) …… (1106)
河南军区关于冬季内防工作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1953年1月27日) …… (1109)
湖北军区关于召开清匪会议等情况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1953年2月6日) …… (1112)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对广东地区匪情进行全面摸底工作的指示(1953年2月11日) …… (1117)
广西军区关于一年来清匪治安工作情况和目前工作部署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1953年2月11日) …… (1120)
湖北军区关于内防工作检查摸底、调整部署情况及今后意见给中南军区的报告(节录)(1953年3月1日) …… (1127)
广西军区关于清匪肃特及反空降工作的指示(1953年3月1日) …… (1132)
广西军区关于内防工作检查情况给中南军区的报告(1953年3月15日) …… (1137)
湖北军区司令部表扬来凤等县捕歼空降匪特的通报(节录)(1953年3月23日) …… (1142)
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关于广东一九五二年内防工作总结(节录)(1953年3月25日) …… (1144)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等关于彻底清剿全省残存匪特的联合指示(1953年3月29日) …… (1151)
河南军区关于内防工作检查总结(节录)(1953年4月15日) …… (1155)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广东地区匪情摸底情况的通报(节录)(1953年4月25日) …… (1163)
河南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清匪治安工作的指示(1953年5月19日) …… (1166)
中南军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清匪治安工作的联合指示(1953年5月25日) …… (1169)

湖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匪情摸底工作情况通报(节录)
(1953年6月11日)……(1172)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四月份中南地区匪情综合通报
(1953年6月17日)……(1176)
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关于三个月来美蒋匪特活动情况的综合通报
(1953年6月26日)……(1178)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今后内防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3年7月1日)……(1181)
广西军区司令部关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清匪反空降工作总结报告(节录)
(1953年7月18日)……(1188)
河南军区关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内防工作总结报告(节录)
(1953年7月20日)……(1193)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反空降斗争经验给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
(1953年7月25日)……(1197)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内地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
的决定(1953年7月28日)……(1201)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六月份匪情的综合通报
(1953年8月15日)……(1203)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党委关于清匪、反空投斗争的联合指示
(1953年8月19日)……(1205)
湘西军分区关于桑植县捕捉空降匪特经过及体会的通报
(1953年8月25日)……(1208)
中南军区、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内防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
的联合指示(1953年9月8日)……(1211)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进入越境清匪致罗贵波并中南局、中南军区等电
(1953年9月20日)……(1213)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关于清匪工作移交问题的联合指示
(1953年9月20日)……(1214)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关于解放以来边防地区匪情敌情综合(节录)
(1953年9月下旬)……(1217)

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湖南军区关于清匪治安工作移交问题的决定
（1953年10月6日）……（1223）
湖北军区关于内防工作移交问题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3年10月12日）……（1225）
广西军区关于秋季内防工作情况及今后清匪方针等给中南军区的报告
（1953年10月22日）……（1227）
河南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清匪治安工作巩固今冬明春社会秩序的指示
（1953年11月4日）……（1232）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年底前彻底肃清残匪的指示
（1953年11月16日）……（1235）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内防任务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给各市、地、县委的指示
（1953年11月18日）……（1237）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关于内防工作移交问题的指示（初草）
（1953年11月下旬）……（1239）
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关于河南省内防工作移交意见复河南军区司令部函
（1953年12月10日）……（1242）
中南军区司令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匪情综合
（1954年3月10日）……（1243）
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关于各省内防工作移交情况综合
（1954年4月）……（1246）

文献附录：

《长江日报》社论：坚决剿灭土匪
（1949年7月27日）……（1249）
《河南日报》报道：五十八军英勇追歼股匪任泰升部
（1949年8月31日）……（1252）
《河南日报》报道：宜阳伊川嵩县结合部八千群众搜剿莫重山
（1949年9月29日）……（1254）
《长江日报》报道：大别山区剿匪获胜　毙伤俘匪两千四百多人
（1949年10月15日）……（1256）

《江西日报》报道:生擒杀人魔王萧家璧经过
（1949年10月17日）……（1258）
《长江日报》报道:第一七四师集训改造土匪,变胁从匪众为反匪力量
（1949年11月5日）……（1261）
《长江日报》报道:陈新民残匪的灭亡
（1949年11月13日）……（1263）
《长江日报》报道:湘南我军歼匪王春晖等部经过
（1949年12月27日）……（1267）
《南方日报》报道:剿灭残匪李楚瀛部
（1949年12月27日）……（1269）
《长江日报》报道:杀人累万怙恶不悛匪首陈光中伏法
（1950年1月8日）……（1271）
《河南日报》报道:恶贯满盈的大匪霸冯春波伏法
（1950年1月18日）……（1273）
《长江日报》报道:大别山地区农民积极支援剿匪部队
（1950年1月26日）……（1274）
《长江日报》报道:智勇双全的郑守恩
（1950年1月30日）……（1275）
《南方日报》报道:北江土匪妄图攻陷乐昌县城,被我守军全部击溃
（1950年4月1日）……（1277）
《湖北子弟兵》报道:大冶地方武装联合群众镇压反动会门黑军
（1950年5月20日）……（1279）
《南方日报》报道:南宁军分区深入开展政治攻势加强教育自新土匪获得经验
（1950年6月19日）……（1282）
《战士报》报道:第一三七师政治瓦解、军事进剿双管齐下,迫使土匪缴枪自新
（1950年7月16日）……（1284）
《新湖南报》报道:湘西大匪首张平被击毙
（1950年7月18日）……（1286）
《南方日报》报道:第一三〇师剿匪中开展政治攻势的几点经验
（1950年8月1日）……（1288）

《新湖南报》报道：两千土匪抢劫茶洞洪安，一百解放军杀得它落花流水
（1950年8月1日）……（1291）
《战士报》社论：继续努力，彻底肃清匪患
（1950年8月16日）……（1292）
《长江日报》报道：民兵英雄金安国
（1950年9月9日）……（1295）
《战士报》社论：加强战斗意志，克服麻痹轻敌情绪
（1950年10月24日）……（1298）
《长江日报》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1950年10月26日）……（1301）
《战士报》社论：伟大的爱国主义典型
（1950年11月3日）……（1303）
《南方日报》报道：广西妇女在剿匪中的功绩
（1950年11月10日）……（1305）
《战士报》报道：柳州地区民兵配合部队剿匪　年来涌现大批英雄模范
（1950年12月1日）……（1308）
《战士报》报道：战斗英雄王玉山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堵住敌枪眼全歼顽匪
（1950年12月15日）……（1310）
《战士报》消息：中南军区部队一九五〇年前十一个月歼匪三十七万二千余名
（1951年1月1日）……（1312）
《战士报》报道：中南剿匪一年概述
（1951年1月1日）……（1314）
《新湖南报》报道：为湘西数千被害同胞复仇，巨匪杨永清伏法
（1951年1月10日）……（1316）
《长江日报》报道：广西十万大山剿匪部队连续追击十二昼夜歼匪二千余
（1951年1月16日）……（1318）
《广西日报》报道：瑶胞积极协助部队剿匪
（1951年2月16日）……（1320）
《新湖南报》报道：湘西凤凰麻阳三万多人大搜山击毙惯匪头子龙云飞等
（1951年2月24日）……（1322）

《新湖南报》报道:湘西剿匪部队十五个月歼匪九万余
（1951年2月25日）……（1324）
《南方日报》报道:广西恭城血案匪首钟祖培、林绩勋被处极刑
（1951年3月5日）……（1327）
《战士报》报道:中南地区五省民兵去年歼匪二万三千多名
（1951年3月6日）……（1330）
《长江日报》社论:统一领导依靠群众进一步肃清土匪特务
（1951年3月29日）……（1331）
《战士报》报道:丛世林大破牛栏洞
（1951年4月3日）……（1334）
《战士报》报道:大小瑶山歼匪三万八千多名,缴长短枪四万多支
（1951年4月6日）……（1337）
《南方日报》报道:柳州二万七千群众公审　瑶山大匪首林秀山伏法
（1951年4月12日）……（1338）
《南方日报》报道:组织瑶山暴动的广西大匪首甘竞生、杨创奇等被处死
（1951年6月8日）……（1340）
《南方日报》报道:英德军民布下天罗地网　光棍匪首杨策雄被打死
（1951年6月15日）……（1342）
《长江日报》报道:桂西北三个月歼俘匪七万余
（1951年7月24日）……（1345）
《南方日报》报道:中南地区两年来剿匪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1951年7月29日）……（1347）

回忆史料

回忆河南剿匪斗争 …… 陈再道（1355）
豫西剿匪记 …… 赵东寰（1367）
痛歼“铁血自卫团” …… 程　明（1373）
鄂豫皖边区剿匪纪略 …… 胡继成（1376）
匪首冯春波就擒记 …… 侯康庄（1382）

淮上追匪记 …… 李晓明(1387)

大别山南线剿匪纪事 …… 傅春早(1394)
平定鄂西 …… 张才千(1404)
秋风卷叶
——忆鄂西剿匪斗争 …… 王定烈(1413)
充分发动群众 瓦解消灭土匪 …… 夏 夔(1419)
强攻丁家大洞 …… 胡荣生(1427)
英雄血战冉家坡 …… 邓金义(1430)
震惊施南的“桅杆暴乱” …… 毕清泉(1437)
“飞行”捕陈士 …… 邓忠乐(1444)
天罗地网
——惯匪彭雨青被擒记 …… 祝 锋(1447)
平息兴山反动会道门暴乱 …… 邓 林 孟昭学(1451)
保康剿匪回忆 …… 米 栋 胡庆龙(1455)
智擒艾立卿 …… 方永发(1466)
平息斗姆坛暴乱 …… 周汉章(1470)
我参加捕捉空投匪特的回忆 …… 喻世祥(1475)
鄂湘川边界反空投斗争的回忆 …… 徐达三(1479)

鄱阳湖畔擒顽匪 …… 萧元礼(1485)
打蛇打七寸 擒贼先擒王
——活捉匪首李逢春的经过 …… 宋金池(1492)
云山歼匪记 …… 刘四海(1496)
明月山剿匪 …… 王萱春(1504)
湘鄂赣边剿匪纪实 …… 李彦龄(1509)
红军重返井冈山 活捉惯匪萧家璧 …… 欧致富(1515)
崇山峻岭歼匪记 …… 陈永顺(1521)
把红旗插上翠微峰 …… 刘桐山(1527)
扫清广丰匪患 进剿闽浙赣边 …… 张庆成(1537)

闽赣边剿匪纪实 …… 吴志伟　贾元富(1543)
闽赣边剿匪与资溪事件 …… 周绍先　牛贵祥　郭永学(1549)

湖南军区的组建与湖南剿匪的展开 …… 萧劲光(1561)
收编游杂部队　剿灭土匪武装 …… 王衍铎　郑酉年(1567)
洞庭湖剿匪回忆 …… 刘　玉(1576)
洞庭怒涛卷凶顽 …… 傅庞如(1584)
建立群众情报网　歼灭"反共自卫团" …… 林有春(1588)
湘南剿匪中的第四十六军 …… 詹才芳　李中权(1594)
忆嘉(禾)蓝(山)临(武)围歼战 …… 曾雍雅(1604)
追捕匪首王春晖 …… 纪士信(1613)
生擒匪首陈光中 …… 李道之(1622)
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 曹里怀(1629)
忆湘西剿匪初期争取"湘西王"陈渠珍的工作 …… 顾凌申(1650)
一四〇师会同地区剿匪纪略 …… 刘子云(1657)
利用降匪　侦捕匪首 …… 王建玺(1665)
茶田垅合围战 …… 袁福生(1673)
边城枪声
——回忆湖南省花垣县茶洞保卫战 …… 郭　珍(1678)
"山大王"师兴周覆灭记 …… 郑　波(1690)
澧源剿匪 …… 李钦哲(1704)
忆平息常德匪患的三次战斗 …… 刘重桂(1711)
桃源擒匪记 …… 翟仲禹　李　伟(1719)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剿匪 …… 洪学智(1726)
广东剿匪斗争中的第四十一军 …… 欧阳文(1734)
北江两岸荡穷寇
——回忆粤北剿匪斗争 …… 邬　强　黄　业(1744)
粤北剿匪护路散记 …… 张兴华(1757)
乐昌平暴纪实 …… 陈培兴　杨贵生(1766)

剿匪也是一场政治仗思想仗 …… 江民风(1777)
杨策雄股匪的覆灭 …… 张惠泉(1784)
西江北岸剿匪第一仗 …… 梁　嘉(1792)
巨浪荡涤污垢
——西江剿匪回忆片断 …… 吴　桐(1800)
封川县平暴斗争回顾 …… 赵本仁(1810)
海岛荡敌记 …… 李丙令(1820)
兴宁解放初期的清匪斗争 …… 罗亚辉(1830)
龙门铁岗打顽匪 …… 江雪山(1834)
忆两广纵队与珠江三角洲剿匪 …… 曾　生(1846)
珠江三角洲剿匪概述 …… 彭　沃(1853)
发动群众　奸匪难藏 …… 邵　震(1863)
广州郊县剿匪琐忆 …… 贾清江(1870)
粤中剿匪始末 …… 钟明锋　吴振刚　郑锦波(1876)
清剿南路土匪　支援渡海作战 …… 邹　强(1884)
西进剿匪散记 …… 宋维栻(1890)
鏖战天涯灭匪踪
——回忆解放初期海南剿匪斗争 …… 陈青山(1899)
愿将余勇歼穷寇
——记琼岛南区的剿匪战斗 …… 潘江汉(1908)
琼岛西北扫残匪 …… 崔懋峰(1914)
山孚岭围歼偷登匪特 …… 符气元(1920)
解放初期广东结合剿匪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片断回忆 …… 寇庆延(1924)

广西剿匪的回忆 …… 莫文骅(1930)
毛主席指示我们加快广西剿匪步伐 …… 栗在山(1943)
恭城浴血记 …… 罗　荣(1950)
激战平而关 …… 董占林(1958)
桂东南剿匪纪实 …… 吴瑞山(1963)
陶铸同志率领我们抓匪首 …… 朱林尧(1969)

徐汉林舍身炸敌堡 …… 叶汉香(1974)
女匪首韦秀英被歼记 …… 宋桂林　于长琛(1978)
跟踪追击擒匪首 …… 王凤仪(1984)
三千里"飞行"记 …… 武剑青(1987)
博白剿匪斗争片断 …… 赵雄武(1995)
瑶山的春天 …… 李天佑(2004)
步调一致得胜利
——围捕匪首林秀山始末 …… 梁志强(2043)
四十八弄捣匪巢 …… 于振河(2049)
活捉匪首向天雷 …… 武福有(2056)
"中将高参"落网记 …… 梁志强(2063)
宜山地区剿匪的回忆 …… 贺亦然(2070)
大安民兵剿匪记 …… 韦佩行(2077)
荡涤桂西 …… 王振乾(2081)
那岩歼匪记 …… 韩玉初(2090)

大　事　记

一九四九年 …… (2095)
一九五〇年 …… (2109)
一九五一年 …… (2142)
一九五二年 …… (2163)
一九五三年 …… (2173)

表　册

剿匪部队序列表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一(附详表4)
(1949年8月) …… (2187)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二(附详表10)

（1950年3月）……（2193）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三（附详表8）
（1950年12月）……（2205）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四（附详表7）
（1951年5月）……（2215）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五（附详表8）
（1952年7月）……（2224）
剿匪部队师以上干部名册 ……（2235）
逐年剿匪战绩统计表 ……（2305）
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表 ……（2309）
营（地方区）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2325）
英模名录 ……（2339）
主要股匪分布情况一览表 ……（2359）

参考资料

灵宝起义经过 …… 刘希程（2375）
白崇禧在大别山建立反共根据地阴谋一例 …… 樊　迅（2382）
由旧我到新我
——写给湘西土匪们 …… 石玉湘（2385）
湘西政局变迁的回顾 …… 石玉湘（2388）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 瞿波平（2399）
规劝湘鄂川黔边区“九路军”投诚 …… 杨昌禄（2433）
国民党溃亡前在粤北布置“打游击”的若干措施 …… 张显岐（2438）
忆解放初期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经过 …… 莫　雄（2443）
我自新前后的感想 …… 苏锦怀（2445）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与桂西军政区的和平改编 … 莫树杰（2448）
大瑶山群匪败灭前后 …… 罗绍章（2452）
我参加“第三势力”和空投湘西前后 …… 高　嵩（2456）

彭楚材关于“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及“第十一支队”情况的亲笔交代
（1949年9月24日）……（2467）
汤宗威对黄镇中经营翠微峰据点所犯罪行的亲笔揭发交代（节录）
（1949年12月3日）……（2472）
任泰升关于豫西匪“暂编第三纵队”及“新二师”组建、被歼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4月7日）……（2475）
钟祖培关于组织恭城武装暴乱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8月—9月）……（2478）
彭玉清对所犯土匪罪行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0年10月12日）……（2480）
向受伯关于湘鄂边区匪“第九纵队”组织状况及被歼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11月）……（2489）
杨创奇关于赴香港受命组建土匪部队经过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1年2月）……（2495）
彭雨青对从事土匪活动情况的亲笔交代
（1951年8月9日）……（2498）
严耕莘揭发匪军长李楚瀛所犯罪行的材料
（1951年8月13日）……（2505）
王布关于“自由中国运动”训练派遣武装匪特情况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2年9月—10月）……（2508）
张经武对组织鄂北暴乱等情况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3年9月24日）……（2513）

何应钦派霍揆彰、方天为绥靖司令并开展“匪后游击”给白崇禧的命令
（1949年5月20日）……（2519）
何应钦关于开展“匪后游击”方法给各地的通令
（1949年6月）……（2520）
罗光华关于“赣西北义勇第一总队”改变番号给所属“独立第一支队”
的通报（1949年7月11日）……（2521）

雷万钧、杨蔚关于国民党国防部成立“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致刘世杰电(1949年7月—8月) …… (2523)
匪“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第七师司令部”关于师长宣誓就职并启用印信的代电(1949年8月26日) …… (2525)
匪“国防部广东突击军”工作开展方案 …… (2526)
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总部”工作要领(1950年) …… (2530)
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军”工作注意事项 …… (2532)
匪“桂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业务实施纲要(1950年3月) …… (2534)
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关于划定“游击地区”的命令(1950年6月) …… (2536)
“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股匪活动文书(1950年7月—9月) …… (2639)
匪“国防部粤赣湘边区人民反共救国义勇军”编组方案(1950年10月5日) …… (2542)
匪“广西省反共暂行施政纲领”(1950年) …… (2546)
匪“广西省反共游击军总司令部”西南反共计划大纲(1951年2月16日) …… (2548)
匪“广东省东江区反共游击工作纲要”(1951年2月) …… (2558)
匪“粤省东江游击武装活动及策应登陆略图”说明 …… (2561)
匪“华南游击队现有武力、位置及策应沿海登陆作战计划要图”说明 …… (2562)
匪“广西省反共游击军总司令部”工作计划 …… (2564)

张发奎等关于加强土匪“游击队”配合反攻海南岛给美国国务院的
建议书(节录) …… (2566)
“自由中国运动”大陆工作指导纲领(节录)
…… (2569)
“自由中国运动”关于建立队伍、开展活动的训令和通令
(1952 年 2 月—3 月) …… (2577)
匪扩建粤南望夫山、胭脂港“游击基地”,策应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的计划
及说明(节录)(1952 年 8 月) …… (2582)
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关于军事工作等给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
的报告(节录)(1952 年 10 月 26 日) …… (2592)

图片(插页)
中南地区剿匪斗争(照片)
中南地区主要股匪分布示意图
中南地区剿匪主要战役战斗示意图

附:代月、日、时电码表 …… (2595)
后记 …… (2597)

回忆史料

回忆河南剿匪斗争

陈 再 道

军 区 成 立

1949年2月16日，我乘车直达河南开封。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的省会，是座历史名城，北宋时期宋朝的国都，相国寺等名胜古迹不少。但当时我无暇也无心游览这些古迹。经过连年战火的摧残，古老的开封府显得破烂不堪。刚到开封时，我是个光杆司令，河南军区尚未成立，军区几个领导干部是先后到达的。在开封，我及时同李雪峰同志研究了河南省情况，确定尽快将省委、军区组建起来，完成眼前的繁重任务。

当时河南全省除信阳、新乡、安阳等少数城镇外，全省已获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华东和中原野战军云集中原，其中中原野战军，即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基本上集结在河南境内，部队都在整军备战，准备和第三野战军一起南渡长江。平津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正准备沿平汉线两侧经河北、河南两省向南进军。当时河南面临的任务相当繁重，各级领导机构急待建立，紧迫的支前任务摆在面前，严重的剿匪斗争必须马上展开，等等。为了保证野战军满员，当时河南地区的各军区部队全力支援第二野战军的整编。原豫皖苏军区部队编入杨勇的第5兵团之第16军和第18军，大部编入18军，原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原桐柏军区的部队，整编为第58军，孔庆德任军长，方正平任政治委员；原豫西的部队大部分编入陈赓同志的第4兵团，主要编入第14军，原豫西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军长。另外，还组编了3个野战师又3个团升入野战军序列。当时河南地区部队共有10万多人编入野战军。部队升级后，河南尚有部队4.5万多人。为了支援二野渡江作战，我们是全力以

赴。河南省已成为支援大军南下的可靠后方，支援前线，义不容辞。我离开二纵时，连一个警卫班也没带，也是基于这个想法。野战部队要继续南下作战，我不能再动用部队的兵力。

野战军部队整编就绪后，我们就组建河南军区。军区主要领导和机关干部，多是由原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和桐柏军区抽调的。军区机关主要由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机关合并组成。军区成立后，这3个军区建制就撤销了。军区成立时，主要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不太多。我任军区司令员，中原局李雪峰同志任政治委员（后由张玺同志兼任），毕占云同志任副司令员，文建武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玺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张力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雪峰、张玺二同志都是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做党的工作的老同志，他们主要是抓省委的工作，兼顾军区工作。毕占云同志是当时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组成前，他奉命率部分机关干部来到开封。文建武曾任冀南军区参谋长，又先后任新7旅、新4旅和分区政治委员，我们比较熟悉。他当时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组建河南军区时，他和原豫西军区的参谋长李懋之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来到开封。李懋之任河南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张力之是原中野10纵的政治部主任。

军区几位领导同志到齐后，我们确定了各个分区领导干部的配备，3月上旬，正式宣布组成河南军区，同时组成10个军分区。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刘福胜，政治委员赵紫阳；确山军分区司令员王国华，政治委员于一川；许昌军分区司令员谢育才，政治委员裴孟非；潢川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政治委员刘毅；淮阳军分区司令员方正，政治委员何启光；商丘军分区司令员戴文贤，政治委员郑华；陈留军分区司令员吴诚忠，政治委员李中一；郑州军分区司令员张锡珩，政治委员李福祥；洛阳军分区司令员刘兆先，政治委员杨玉屏；陕州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政治委员李陶亭。

黄河以北，即豫北新乡、安阳等地区的25县，归华北地区管辖，主要归太行、冀鲁豫地区管。当时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4纵队。纵队主要负责人是韦杰、甘渭汉、石志本、甘思和、高厚良等同志。这个纵队是由冀南地区的部队组成的。1947年6月底，我率领2纵渡河转入战略进攻后，以冀南部队为主又组建了第10纵队。同年下半年，王宏坤、刘志坚同志率10纵南下后，1948年3月，冀南部队又组建了第14纵队。该纵队组成后，就在安阳、新乡

地区围困打击敌人。当时,豫北地区有国民党部队第40军及地方保安团队共6万多人。1949年上半年,第14纵队配合东北野战军过境部队,攻克安阳,解放新乡,使豫北地区获得全部解放。编野战军时,该纵队编为第70军。解放战争期间,冀南部队的主力先后编了3个野战纵队,这是冀南人民对革命战争的重大贡献之一。这3个纵队编野战军时,分别编为第10军、第58军和第70军。之后,这些部队有的编入海军,有的编入空军,有的仍在陆军。

1949年3月,河南军区刚组成,就投入了紧张的支前和剿匪斗争。为了有效地完成任务,我们几个领导作了分工。我负责抓总,毕占云同志负责支前,担任河南支前司令部的司令员;河南省政府副主席牛佩琮任政治委员,负责全省支援前线的事宜;文建武同志负责剿匪斗争。当时,刘、邓首长率第二野战军准备由河南地区向长江北岸开进;第四野战军正向河南开进。为了支援大军南进,河南党政军民总动员,除抽调部队3000多人到铁道兵团参加抢修平汉、陇海两铁路干线,还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修筑;另外还抢修了郑(州)信(阳)公路、兰(封)罗(山)公路和许(昌)光(化)公路。大批民工、车辆参加随军运输。过境部队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一片欢腾,纷纷腾房子,烧开水,运军粮,踊跃劳军。在支前工作中,河南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截止我军渡江前后,河南人民供给部队的粮食达21900多万斤,柴草110900万斤;共出动民工332万多人,车船148000多辆(只);参加了修路和运输,共修筑公路2200多公里,修筑桥梁249座。保证了驻境和过境的野战大军得到充分供应,并在渡江作战中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河南人民对革命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初步剿匪

河南军区组建后,一面支援野战军南下,一面进行剿匪斗争。剿匪战斗从1949年3月开始,一直打到年底,几乎打了一年,共歼灭匪徒10万余人。剿匪斗争,开始没想到会搞那么久。当时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歼灭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全被我们控制着,少数股匪掀不起什么大浪。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垂死的敌人仍要挣扎。敌人不消灭,你休想安定下来。我们当时的所谓剿匪,剿的不是一般的劫道、绑票图财的土匪,而是国民

党反动派残余势力。

1949年初，豫南驻马店以南之平汉路一线和豫西陕州以西陇海路一线，仍为国民党游杂武装盘踞着。武汉的白崇禧、西安的胡宗南积极支援这帮坏蛋们"壮大力量"，乘虚向我们进攻和骚扰，并派特务、逃亡恶霸潜回我占领的城镇，组织会道门进行暴动。1949年二三月间，河南全省股匪和被我击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共约5万余人。其中陕州、南阳、确山、潢川地区最多，约4万多人。其他地区多为小股土匪。各种会道门有400多种，其中"无极圣门"、"一贯道"、"庙道"、"红学"等10几种最为猖狂。3月6日，信阳地区的"红学"在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发动了5000多人的大暴动，蔓延百余里，骚乱20多天，杀害我干部、战士400多人。3月21日，洛阳"庙道"100多人，在匪特操纵下，在海资村举行暴乱，我区长、农会主任等11人被杀。4月1日，邓县李锡亭匪部勾结"白带会"，打着"开仓济贫"的口号，纠集群众万余人搞暴动，先后抢我仓库支前粮500多万斤，并两次袭击我邓县县城；与此同时，伪"豫西暂编第3纵队新1师"等股匪，大举向我卢氏县城发动攻击，等等。

鉴于匪情蔓延，为了支援大军顺利南下，河南省委曾召开会议，提出"组织起来，争取群众，坚决打退敌人进攻"的号召。我河南部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剿匪斗争。当时军区除派部队守护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和仓库、矿山外，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作战，坚决打退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参战部队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不怕牺牲，敢打敢冲的战斗作风，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卢氏之战就是一个范例。

1949年春，伪"西安绥署"的高级参议、原69军军长刘希程在陕州地区收罗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组成"暂编第3纵队"，辖3个师8个团，加上伪保安团等地方武装，约有2万多人，盘踞在灵宝、阌乡及陕县、洛宁大部分地区。4月8日，匪乘我陕州军分区兵力薄弱之际，分4路向我卢氏、洛宁进犯，企图攻占我卢氏县城。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令陕州军分区坚决保卫卢氏，力争歼灭进犯卢氏之敌。陕州军分区当即集中2个独立团和几个县大队，准备痛击进犯卢氏之敌。他们将独8团1个步兵连附1个重机枪排占据北关制高点，另2个连隐蔽起来，待机出击；独9团和卢氏、阌乡县大队分别控制城西之权家窑及城东之南窑、石岑头，准备向进犯之敌的两侧迂回。4月9日拂晓，匪"新1师第1团"李子奎部千余人，分两路迫近卢氏城郊。其左路进至卢光寨时，遭到我卢氏县大队猛烈阻

击;其右路主力进至北关时,遭我埋伏部队的迎头痛击。我独9团和阌乡大队乘机分两路向敌迂回,将敌包围压缩在北关至十里铺之间隘路内。我待机部队迅速向敌实施攻击,经3小时激战,歼敌440多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多支、六〇炮3门。余匪向灵宝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得不错,我们只伤亡9人。接着又在陕州地区歼敌300余,收复陕州城。但这个地区的匪部主力未能被歼,有的县城仍被匪部占据,主要是我们兵力不足。

当时,第二、第三野战军已渡江南下,第四野战军正经河南向武汉长江一线进逼,华北18、19兵团准备向西北进军。为了确保后方安全,狠狠打击残敌,我们请军委让过境野战部队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尽力协助我们剿匪。5月间,林彪南下途经河南,在开封住了两天,我们向他汇报了剿匪和支前情况。这时,中原军区已改为华中军区,由第四野战军兼管。林彪认为剿匪斗争很重要,并决定让42军等部参加河南剿匪。

当时,匪"豫西暂编第3纵队"司令刘希程部,在我多次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感到处境不妙,前途无望。特别是5月20日西安被我解放,刘失去靠山,乃和我们主动联系,准备起义。我们当即给予起义名义,令刘将其所属的14个团集结于灵宝以南虢略镇地区,并令进抵河南境内之第四野战军的42军向卢氏、灵宝地区开进,形成对敌包围之势。42军125师尚未赶到,准备起义的刘希程内部发生矛盾,有几个反动团长反对起义,率部向刘部攻击,刘部亲信部队3000多人被打垮。最后只剩下近千人起义。

与此同时,华北第18兵团60军之178师由茅津渡南渡黄河,准备取道灵宝、阌乡入陕。该师在进军中协同我陕州分区部队,向盘踞在灵宝地区的匪部发起攻击。经激战,歼敌430多人,缴获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17挺,长短枪275支,电台6部,汽车1辆,余敌向西逃窜。6月12日我解放灵宝。接着,参战部队乘势向敌发动连续攻击,在池头寨、阳平镇、南上村等地战斗中,又歼敌"暂编第3纵队"及乡保武装500多人,将敌驱逐出阌乡城。陕西、河南之陇海铁路线全部打通。残余股匪被迫转入山区。

当时,南阳地区的股匪也相当嚣张。该地区共有大小股匪近万人。其中"暂编第3纵队新2师"任泰升部为主力,有2000多人,其他股匪,如别瑞久、刘茂亭、刘元芳等,各有人马千人左右。他们盘踞在内乡、淅川、南召一带,不断对我

骚扰破坏。南阳、邓县地区的匪特勾结保甲人员和反动会道门，迷惑群众，举行暴乱。1949年4月初，邓县匪首李锡亭乘我58军调走，分区部队在伏牛山剿匪，我南阳分区兵力薄弱之机，突然在邓县西部之彭桥发动抢粮暴动。他们打着“开仓济贫”的口号，裹胁不明真象的群众，抢劫我公粮520多万斤，匪部并拟乘机攻我邓县城。内乡、淅川等地股匪也乘势向我县城攻击。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让文建武同志派部队增兵邓县，决不能让敌人占领县城；并请示上级，让58军从信阳以北回师南阳地区参加剿匪作战。南召、淅川独立团各一个营迅即向邓县城开进。淅川独立团1营进入邓县境内后，即遭到匪李锡亭部的袭击。该营进抵马岗时，被匪部包围，激战6小时方突出重围，伤亡100多人。4月11日，匪部分4路向我邓县城进攻。南召独立团1营的指战员们奋勇歼敌。他们将一个连埋伏在城西，另两个连在东门、北门待命出击。当敌人接近城垣时，3个连从3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将敌击溃，毙俘敌290多人，我伤亡6人。向西峡口进攻的另一股匪部，也遭到我沉重打击。

南阳地区是战略要地，北有伏牛山，南邻桐柏山，匪部妄图依靠山区向我们不断骚扰破坏。当时，第四野战军主力一部要经南阳地区前进。为保障野战军胜利南进，必须将这个地区的股匪肃清。为此，我们命令所属58军于4月中旬回师南阳地区；陕南12旅亦东出荆紫关进抵淅川、邓县一带。我们决定由58军军长孔庆德统一指挥58军（辖第173师、174师）和12旅及南阳分区武装，在南阳地区向匪部发起攻击。在邓县地区，我陕南12旅34团于4月24日向流窜至韦集之李锡亭股匪展开攻击，股匪退至杨天门寨凭险固守。34团遂将敌包围，173师518团第3营听到枪声也迅速赶到。我攻击开始不久，匪部惊慌失措，企图从东门向外突围。518团3营7连乘匪混乱之际迅即攻入寨内，34团从西北角也攻入寨内，与匪部展开激烈的巷战。经20分钟的战斗，匪部绝大部分被歼。毙俘敌匪首李锡亭以下400多人。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主要是34团猛打穷追，扭住敌人，518团3营机动灵活，主动配合，终于将邓县境内最猖狂的股匪歼灭了，邓县人民无比欢欣鼓舞。我其他各路剿匪部队在淅川、内乡、南召等地，向匪部发动连续攻击，共歼匪1400余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疯狂气焰。匪首任泰升、刘茂亭率残余股匪窜入伏牛山区，其他小股土匪被迫分散活动。南阳地区的局势稳定了，特别是南阳、邓县腹地安定多了。

陕南12旅西返之后，我58军及南阳分区部队即采取分散驻剿方式进行剿匪斗争，各县党政领导都成立了县、区剿匪指挥部，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匪特交枪登记，立功赎罪。短期内，匪特向我交枪、投降和自首者达3477人。拒不交枪投降者，在群众检举下，大部被我捉捕，共活捉匪特844人。南阳地区除逃入山区的股匪外，大部匪特被我歼灭。

这期间，豫南信阳、潢川地区的股匪也遭到我沉重打击。开始，这些股匪大都集中平汉线两侧活动，信阳解放后，一部分随国民党军队南逃，一部分逃入潢川山地和淮河、潢河流域。他们活动诡秘，时集时散。我部队进剿时，他们就分散隐蔽；我部队一离开，他们就集中起来向我小部队和区乡政府进行袭扰。当时第四野战军正经该地区南进，为保证野战军顺利南下，我们令信阳、潢川两个分区的独立团和军区骑兵团以及县区武装，组织联合进剿。5月下旬，四野部队之158师留下4个营参加剿匪斗争。军事上我们采取快速奔袭的方法，向流窜的股匪展开连续攻击，歼灭了许多小股土匪；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匪特中的动摇分子向我交枪投降或登记自首，并及时镇压了个别血债累累的死硬分子。政治攻势成绩显著，仅6月份，潢川分区即争取了匪团长高文俊以下1400余人向我投降，收缴各种枪2000余支，从而保证了支前供应和大军南下途中的运输安全。但仍有不少匪特流窜到大别山区。

这个时期，河南腹地郑州、许昌、洛阳、淮阳、陈留、商丘等地区，共有匪5000多人，大部分是散匪和小股土匪，仅嵩山、鲁山等山区有较大的股匪活动。为了巩固腹地，这几个分区也组织部队向匪特展开攻势。1949年五六月份，这些地区共歼散匪2200余人。5月间，独10团在嵩县南部对匪实施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将该区匪部4个大队400多人全部肃清。在剿匪的同时，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对发动暴乱的会道门坚决镇压。洛阳五区“九宫道”首领郭老九，纠集了500多人，于5月17日潜入我洛阳市，准备劫狱暴动，攻打我市委、市府机关。群众向我报告后，洛阳分区及时派部队将其歼灭，处决了反动头目。

从1949年3月开始剿匪，至同年7月中旬止，共进行大小战斗1078次，歼匪24726人，缴获各种枪35444支、轻重机枪341挺、大小炮9门。有效地打击了匪特进攻，全面控制了平汉、陇海两铁路线，巩固了腹地，保障了对南下野战军的支

援供应，为下半年进一步向残匪进攻打下了良好基础。

重点进剿　分散清剿

1949年下半年剿匪斗争战果辉煌，共歼匪7.5万多人。

上半年经过我们反复进剿，河南腹地及平原地区的股匪基本上被肃清。当时我野战军渡江后乘胜南追逃敌，但敌人不甘心灭亡，河南境内的股匪纷纷向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区集结。伏牛山区较大股匪是任泰升部；大别山北部的匪部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汪宪部。他们都下辖几个师或支队，装备也相当强，和国民党正规部队差不多。其他地区多为时起时散的小股匪特。这帮匪徒不断袭击区乡政权机关，杀害我干部，抢劫我仓库，暗杀群众积极分子，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为了彻底肃清匪患，河南省委遵照华中局“集中全力消灭匪患，是顺利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和建设工作的先决条件”的指示精神，于6月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以剿匪反霸为下半年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剿匪反霸统一战线，以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重点进剿与一般清剿相结合，向敌人展开声势浩大的全面攻击。为贯彻省委指示精神，我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对如何进剿作了部署。大家表示坚决打好这一仗。7月1日，向全省参加剿匪的部队颁发了剿匪动员令和剿匪立功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剿匪立功竞赛，争取在下半年内完全消灭河南境内之匪患，为人民立新功。

根据河南地区之情况，我们确定了以陕（州）洛（宁）、南阳、信（阳）潢（川）及伏牛山东麓之鲁（山）南（召）地区为4个重点清剿区。参战部队除我们军区所辖部队、包括隶属军区建制的58军外，四野42军和骑兵第5师也参加了战斗。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分别组成了工委及指挥部。陕洛地区以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为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42军副军长赵东寰任工委第一副书记兼指挥长，统一指挥42军124师、125师、155师及军区独8团、独9团、独10团及陕州、洛阳两分区的部队，负责进剿伏牛山北部和西部之匪部；南阳地区由58军军

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统一指挥该军173师、174师和军区独14团、独15团及南阳分区部队，负责进剿伏牛山南部及桐柏山北部之匪部；伏牛山东麓进剿的部队，由警备2旅旅长蔡爱卿、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刘丰生分任正副指挥长，指挥警2旅及军区独13团、南召独立营等部，向鲁山、南召地区之匪部进剿；潢川地区进剿指挥部，由42军126师师长胡继成任指挥长、潢川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任副指挥长，统一指挥126师、军区独6团、独7团及潢川分区部队，负责向大别山北部山区和潢淮地区之股匪进剿；信阳军分区统一指挥军区独4团、独5团、骑兵5师13团、军区骑兵团以及分区武装，负责进剿分区境内之残匪；骑5师师部率14团驻漯河，协助许昌军分区进剿该地区之匪，骑兵15团协助商丘军分区剿匪。参战部队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提出“土匪不灭，誓不收兵”的口号，纷纷开展立功竞赛。7月下旬，我参加剿匪的15万大军向匪部展开了全面进剿。

过去参加那么多战役，除淮海大战外，都没有动用过这样多的部队参战。我们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才12万大军，这次15万大军向匪部进剿，一方面说明我们决心肃清匪患，为民除害；另外，也说明剿匪作战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不同。股匪头目不少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有的是当地的惯匪，他们地形熟悉，善于流窜，时隐时现，不易捕捉，不下大力气很难取得全胜，所以我们将能动用的部队全部投入了剿匪。

全面进剿后，各个重点区打得都不错。

豫西地区我陕洛指挥部令155师廖师长率该师及125师之374团、42军警卫营和陕州分区部队，在464团、阌乡大队配合下，于7月24日向流窜至阌乡以南朱阳镇地区的李子奎匪部发起围攻，结果扑了空。李子奎是豫西著名的惯匪，在灵宝、阌乡称霸20多年，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河南国民党主力垮台后，胡宗南又封李为“新1师”师长，李匪搜罗散兵游勇，迅速发展壮大。上半年打他几次都未歼灭他，这次我部队向其合围时，李又率部向西南逃窜。但我剿匪部队穷追不舍。李匪向西北方向逃窜，又遭到我围剿部队堵击，最后李匪部被我包围于秦岭东北之上下东蔡地区。我进剿部队当即向敌实施攻击，敌且战且退。最后，在大小湖峪歼敌2个支队，“新1师”、“保6旅”大部被歼，余匪溃散。李子奎带少数人员逃出重围。接着，我军乘胜追击，又歼灭几股逃跑的小股匪徒。这一仗，共歼敌1748人，缴获各种枪850支。这一胜利，使伏牛山北部宜

阳、洛宁、嵩县等地之股匪惊恐万状。我剿匪部队奋力猛攻猛打，又歼敌700多人。经过反复追剿，伏牛山北部地区的股匪绝大部分被歼灭，取得了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南阳地区我进剿部队亦向伏牛山南部股匪展开围攻。这里主要股匪是匪"豫西剿总"副司令兼"新2师"师长任泰升部。上半年58军回师南阳扑灭李锡亭匪部抢粮暴乱时，任率部逃往豫陕边山区，纠集其他股匪，经常在淅川、西峡口、西坪一带活动骚扰，西坪是匪老巢。为了全歼该匪，不使其西逃，我58军及南阳分区部队决定采取两侧迂回、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向位于豫陕边商南县以东之西坪地区股匪展开攻击。我一部分兵力由南阳直奔淅川、荆紫关，防敌西逃或南窜；一部分兵力进抵内乡以北大平镇一带清剿，策应西坪作战，防敌东逃；主力部队则于7月24日由邓县西北文渠出发，直奔西峡口。27日，进剿部队分两路向西坪之敌实施迂回包围。任部闻悉，向北逃窜。我进剿部队当即向逃敌展开迂回、截击，29日于漆树坪歼匪240多人。匪部继续北窜。我参战部队穷追猛打，在卢氏以南之朱阳关再歼匪一部，余匪向五里川方向逃窜。从西坪逃至唐家湾、花园关地区之敌，也遭到我进剿部队攻击，歼其一部。匪部遂分两路逃窜，一路向卢氏县的龙泉坪、壮子沟山区逃去；一路回窜西坪以南地区。我参战部队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穷追猛打，密切配合，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我521团及独14团迅即向壮子沟合击。独14团在龙泉坪追上敌人后，即向敌发起反击，俘敌团长以下多人。8月1日，我两个团向龙泉坪之敌发起总攻，一举将该地之敌全歼，计俘匪副师长王紫仙等300多人，缴炮4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多支。经5天连续作战，共歼敌1000多人。

逃往西坪以南之敌"新2师"和其他股匪共700多人。该敌乘我后方空虚之际，于8月4日夜偷袭我淅川县城。我留守淅川城内之100多名指战员，奋起反击，首先夺回东关，击伤匪大队长等20余人，余匪纷纷溃逃。守城部队乘胜追击，在彭家湾与匪展开激战，将敌击溃，俘敌一部。

经几天激战歼灭了不少匪部，但匪首副总指挥任泰升仍在率部流窜，其残部"新2师"仍有7000多人麇集在卢氏南之河南村、五里川、上庄一带。在我各路大军围剿下，任匪一面向我求降，一面整顿残部，伺机流窜。我们也准备了两手：一面令任率部到卢氏集结，一面令42军、58军各一部包围该敌。最后，任匪没有来卢氏，他的求降显然是假的。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8月中旬，我参

战部队爬山越岭向五里川展开合击。8月17日，我进剿部队在五里川与敌进行激战，匪部溃不成军，有的逃窜，有的就地分散隐蔽。我进剿部队除继续追歼逃敌外，留下一些部队就地分散搜剿，并对敌展开政治攻势。经4天进剿作战，共歼敌700多人，并迫使任泰升等率部向我投降；缴获迫击炮5门，轻重机枪20挺，长短枪200多支。五里川战斗，我进剿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表现了机警灵活、奋勇顽强的拼搏精神。如373团6连2排的勇士们，勇猛穿插，从侧翼包抄，将逃跑的残匪200多人全歼。

在伏牛山东部，我警2旅和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等部，向盘踞在嵩县、鲁山、南召接合部之股匪展开进剿。7月中旬，经连续5天作战，歼敌300多人，战果不大。之后，他们采取缩小包围圈，控制要点，构筑碉堡，全面搜剿等战术，7天内歼匪700多人。残余股匪向嵩县山区流窜。我进剿部队向残匪展开奔袭、围剿，又歼残匪875人。伏牛山东麓之股匪基本上被我肃清。

伏牛山区的大小股匪，经我7、8两月连续进剿已大部分被歼，只有少数残余匪徒逃窜到栾川、嵩县南部之大山中。为全歼该匪，我们军区专门开会研究，决心彻底消除匪患，不使其卷土重来，遂令陕洛工委统一指挥58军之173师和42军之125师和警2旅等主力部队，向栾川之黑峪山区匪部进行会剿。10月11日，我进剿部队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向残匪扫荡，半个月内歼敌600余人。山区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助部队搜查散匪，检举匪特，盘查行人，捉捕匪首，使敌人陷入绝境，许多县的匪首或被捉或被击毙。这些家伙窜来窜去，全没有逃出我军民撒下的天罗地网。10月间，伏牛山的大小股匪全部被我歼灭。

在伏牛山地区剿匪的同时，我进剿部队向大别山北部的股匪展开全面攻击。8月间，为了肃清大别山区之匪部，华中军区命令成立鄂豫皖剿匪指挥部，我河南军区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大别山北部之股匪。为此，我们令潢川分区组成大别山北线剿匪指挥部，指挥42军之126师两个团、军区独立团和潢川军分区所属的地方武装，向股匪进剿。9月中旬，我固始大队奔袭朱高楼，歼岳岐山匪部200多人，缴获各种枪200多支。经我进剿部队反复打击，迫使敌500多人向我投降。流窜在商城地区之冯春波股匪，在我126师和新县、光山县大队连续追剿下，纷纷溃散隐蔽。我进剿部队分散搜山清剿散匪，匪首一个个被我活捉，12天内共歼匪400多人。至10月下旬，大别山北部的股匪基本上被我肃清。信阳地

区，我进剿部队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对匪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一个月内即歼敌500多名，缴获各种枪600多支，并迫使匪首、匪众1200多人携械向我投降或登记悔过。与此同时，皖北、湖北进剿部队亦先后将“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汪宪、参谋长樊迅等捕捉。至此，大别山区股匪全部被我肃清。

在重点进剿的同时，一般平原地带也展开了剿匪斗争。各分区部队在地方党政群的协助下歼灭小股土匪和散匪7000多人，使河南广大腹心地区更加巩固安定。

接着，河南省委和军区根据情况，重新调整部署，在全区重点转入清剿散匪和清匪反霸的斗争。各部队均以团、营为单位，与所在地区的党政机关组成工委，统一领导，统一行动，以全面展开、大网拉鱼的办法，达到面的控制。同时抽调干部组成武工队，深入山区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掀起了群众性的捕匪运动，匪首、恶霸一个个被我生擒，一般股匪纷纷交枪投降。在清剿散匪中，共歼敌2万多人，缴获迫击炮5门、小炮14门、轻重机枪98挺、长短枪2万多支。之后，在清匪反霸斗争中，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乡村政权，废除旧保甲制度，组织民兵武装，根除匪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成绩显著，战果辉煌，共歼匪、霸1.8万多人。

在清匪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如陕县县大队侦察班长卫志泉在清匪中活捉匪首牛甫让。牛匪是他的表兄，他姨母恳求他释放表兄，遭到拒绝。他说，不消灭土匪，人民就不得安宁，不管是谁，不交枪就不客气。卫班长还生擒了匪团长、大队长、警察局长和特务分子等大小头目13人，缴获长短枪35支，被河南军区评为特等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下半年经过“围剿股匪”、“清剿散匪”、“清匪反霸”三个阶段，我剿匪部队与匪部进行大小战斗500多次，歼匪7.5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06门、轻重机枪461挺、长短枪7.9万多支。加上上半年歼灭的匪徒2.47万多人，共歼匪10万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巨大胜利，河南省历史性严重匪患被我们肃清了。这一胜利，为河南省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和下一步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8年）

豫西剿匪记

赵东寰

1949年初，我们四野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我任副军长）在平津战役胜利后奉命南下追击国民党军队。途中，盘踞在安阳、新乡之伪顽土匪头目王自全、王三竹、贾希珍，以及叛徒吴兰田等所部，仗着有国民党军第40军在新乡一带，虽经华北军区所属第70军包围，但仍扼守要地，拒不投降。我们与70军战友紧密配合，在5月初发起进攻，一举攻克了安阳古城，全歼城内伪军、土匪。第47军挥师直下新乡，迫使国民党军第40军1.7万余官兵开出新乡城接受和平改编。接着，我军即就地清剿隐藏在乡镇的伪顽土匪，为豫北地区人民解除了一大忧患，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并取得了剿灭残匪的初步经验。

随后我军南渡黄河，进驻郑州郊区。此时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已移驻当时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市。从军区通报的情况得知豫西陕洛地区虽已解放，但因胡宗南等部南逃时留下了许多军、警、宪、特残余势力，他们与地方反动会道门、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勾结在一起，活动仍很猖獗，不仅到处抢劫淫掠，危害群众，影响我地方政权的建立，甚至阻碍了我们与西安地区的联络。为了建设新中原，也为了保障南下大军的后方安全，必须尽快消灭豫西的残余反动势力。因此，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玺同志和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一同向四野领导提出请求，要我们42军暂缓南下，留在河南豫西完成剿匪任务，特别是要尽快歼灭国民党委任之"新1师"师长李子奎等部顽匪，以确保陇海路陕洛段及豫西山区群众之安全。四野首长同意了这个请求，并指示我全力以赴，率部队去豫西执行剿匪任务。

7月中旬，河南省委和省军区即作出决定，对盘踞在当时为陕州专区之灵宝、阌乡、陕县、卢氏、洛宁、栾川、渑池县境，洛阳专区之嵩县、宜阳、伊川等县境

及其接合部的国民党残匪进行清剿。并于13日决定成立陕洛工委和剿匪指挥部，机关设在灵宝县城打包厂内。任命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同志为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我为工委第一副书记兼指挥部司令员（又称指挥长），陕州地委书记李陶庭同志为第二副书记，陕州分区司令员郭庆祥同志为副司令员，42军政治部主任郭成柱为政治部主任，洛阳分区司令员刘兆先同志和洛阳地委书记杨蔚屏同志均为工委、指挥部领导成员。下设4个重点区工委会和指挥所。

我们指挥部组织很精干，42军司令部的参谋处长萧剑飞同志和2名作战参谋，加上军政治部的1名干事，河南军区搞情报的苗参谋，以及电台译电员等，总共10几个人。任命的豫西各重点剿匪区域的主要负责人是：灵阌区由我军155师师长廖仲符为指挥长，师政委钟民为书记兼政委；卢洛区由我军125师师长彭龙飞为指挥长，师政委谭文邦为书记兼政委；陕洛区由陕州分区司令员郭庆祥为书记、政委兼指挥长；宜伊嵩栾区由张振华为指挥长，张剑石为书记兼政委。

省委和军区确定的剿匪斗争总方针是：动员全区党政军民及各种社会力量，深入发动群众，以政治攻势为主，在军事上首先是包围匪军，防其向陕南地区逃窜。我们集中主力即42军2个师和分区独立团，先向匪军打几个歼灭战，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尔后根据不同的情况，组织部队，采取分散清剿，以达有步骤地彻底地消灭匪患。总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我们42军当时共有4个师，126师奉命去大别山执行剿匪任务，124师进驻洛阳市作为机动兵力。由我率125师、155师从郑州出发，迅速抵达豫西组建剿匪指挥部，开展进剿。文建武是河南军区副司令员，他对豫西的匪情了解比我多，我和他一同由郑州到达灵宝之后，即对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部署。先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动员会，中心内容是坚定信心，一定要肃清匪患。指出此次大进剿与前几次剿匪情况已大大不同，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有党政军民大力协同，一定能把匪徒很快消灭干净。

豫西之陕州与洛阳两专区今属洛阳、三门峡两市，大部分是山区，有著名古刹少林寺之中岳嵩山，有小秦岭及东部之崤山、熊耳山，有伏牛山系之外方山等；又有黄河、伊河、洛河、宏农涧等河流；有通西安之函谷关、通陕南之芦灵关等要隘，历来为中原西部连通各方之重要地域。

当时豫西的土匪武装，凭借山区窜扰，知名者即有数十股，大股有数千人，小

股有几十人不等，主要活动在小秦岭与伏牛山区。尤其是国民党豫西“剿总”隶属之3个“新编师”，不仅匪众较多，而且装备也好。匪“新1师”师长李子奎是灵宝惯匪出身，率3个团1000余人活动于灵宝燕子山一带；匪“新2师”师长任泰升，率3个团4000余人活动于陕州；匪“新3师”师长谢泽民率3个团1600余人，系栾川、内乡等县之国民党保安队组成。

按地区来说，匪“新1师”师长李子奎与灵宝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鸿业，指挥灵宝一些乡、镇长为头目的10几股土匪活动；阌乡县境匪众由灵阌边伪指挥官李勋其指挥伪“保6旅”王作章部等5股土匪活动；陕县区则有国民党“3纵队”残部王明江等4股土匪活动；洛宁之匪10余股则由国民党“暂3纵队”8团团长王国基指挥，隐藏活动于灵洛山区；卢氏县土匪10股，由伪县长杨春亭指挥活动于兰草、朱阳关等地；栾川之匪主要有8股，活动于黑峪、歪头山等深山区；在嵩县、宜阳、洛宁之接合部，有嵩县保安团长万清魁等股匪流窜，嵩县、栾川接合部有沈翠儒等股匪。以上股匪，有的时聚时散，有的互为呼应。此外，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军统”特工人员约数百人，分别活动于陕洛地域。他们为数虽不很多，但非常反动、狡诈、狠毒，活动能量不小，群众更加恨之入骨。面对严重的匪情，我们立即展开剿匪，以保障人民的安全，保障豫西人民政权建设和土改、反霸斗争的开展。我们有125、155两个野战师的兵力，再加上陕州、洛阳两分区的独立团、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对剿灭土匪是充满信心的。

河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指示我们，把剿匪斗争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从7月开始，至9月为第一阶段，剿匪方针为：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控诉、刨根、算账运动，捉匪首，清散匪，收尽匪枪，打倒匪霸，拔掉匪根。任务主要是消灭伊河、白土、卢氏及其以西至洛河以北，宜阳、伊川以西，阌(乡)潼(关)交界以东，黄河以南之匪。部队在7月底以前主要为军事进剿，8月为分散进剿。8月底至9月为政治攻势结合收枪登记处理工作。第二阶段从10月开始，方针是歼灭残余股匪与分散驻剿相结合，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任务是紧密配合南阳地区剿匪力量，彻底消灭豫西南部伏牛山腹心地区之残匪。力求在年底结束。

在部队全面发起进剿之前，我125师375团先行驻剿洛宁上戈，陕州分区50团于7月上旬已进驻灵宝虢略镇、然村、西章一线，洛宁团已进驻灵宝下砣。在兵力使用上，当时是以三分之一控制土匪，三分之二寻机歼匪。剿匪指挥部随着

胜利的发展，第一次由灵宝移至虢略镇，第二次由虢略镇移到栾川。

由于土匪大多是当地人，地形熟，又普遍着便衣，常常分散行动，出没无常，日夜流窜，大股聚歼实属不易。我部队除了发动群众摸匪情、小的追剿不断进行外，大的军事进剿行动共有3次，分别是在7、8、9三个月进行的。

7月间，我们的全面进剿部署与行动是：由125师两个团及洛宁团1个营，在卢氏、洛宁两县县大队配合下，进剿卢氏之匪及洛宁国民党3纵8团王国基匪部。155师在灵宝、阌乡两县区队和民兵配合下进剿了灵阌之匪。50团与洛宁团进剿了陕州、洛宁二县接合部之匪，51团与嵩县、栾川团各一部和宜阳县大队2个营，进剿了嵩洛、嵩栾接合部之匪。以上进剿战斗均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使大股匪众震惊。特别是7月份匪“保6旅”旅长王作章率部北窜，欲向雒南山西逃。我155师侦察连、464团7连与阌乡县大队配合，在阌峪口、三道崖追上匪众，40分钟即解决战斗，毙伤匪19人，俘匪48人，缴枪137支、机枪2挺。残匪逃散，更使其他股匪惊恐。

与此同时，侦察得悉匪“新1师”李子奎部正流窜于以朱阳镇为中心之卢氏、灵宝、阌乡3县接合部。我们决心发起第一次大的分进合围战斗，令155师2个团经由虢略镇、东石峪，从东北方向突袭朱阳镇之匪；155师另一个团进至卢灵关阳中镇，以堵击可能西窜之匪；125师警卫营、374团及373团1个营，进至杜关、白脸河、犁牛河一带，堵击可能从朱阳镇南逃之匪。但老奸巨猾的李子奎却将匪众分散了。在我军合围中，155师虽歼灭了几股匪徒，但大部匪众就地逃散了。部队迅速转入分区清剿，在几天之内，两师主力及地方武装歼匪千余，把匪“保6旅”旅长王作章也抓住了。匪“新1师”随之覆灭。只是李子奎漏网，逃进了深山区。

匪“新1师”李子奎部被歼的同时，匪“新2师”任泰升部与“新3师”谢泽民部也都受到我军的打击。8月初，任泰升之“新2师”已被我打击得溃不成军而依附于谢泽民。谢泽民之“新3师”，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较完整的建制团较有战斗力，豫西地头蛇任泰升等也就猬集在其周围。当得知谢泽民部流窜在卢氏县五里川后，我为了加强政治攻势，以求瓦解匪军，文建武政委曾通过一位起义军官信使往返，向谢泽民晓以大义，阐明我党我军政策，望能争取和平解决，让谢率部弃暗投明。谢泽民也曾派人挑了2担木耳送给125师部队，但可以看出似为

摸底，并无甘愿投诚之意。

我们限其在8月12日到卢氏县缴械投降。他们迟迟不予表态，并一再讨价还价。我和文政委研究，先礼后兵，匪不愿降，只有进剿，以防谢泽民率匪向南脱逃。随后决定373团与374团连夜强行军奔袭五里川，这是我们在豫西第二次大的进剿战斗。至8月17日，我们合围了五里川。匪部连日顽抗，但我军攻势愈战愈猛，至20日胜利结束战斗，俘匪"新3师"副师长胡均平、参谋主任陈新光等匪首96名，匪众659名。在五里川依附谢泽民之国民党军豫西副司令、"新2师"师长任泰升，和他的副师长宁干臣、参谋长杨春亭、补充团团长萧文莆等都被迫投降了。此次战斗共歼匪760余人，缴步、手枪240余支和轻重机枪19挺；我军仅伤亡4人。谢泽民则和少数匪众逃出包围圈，进往伏牛山去了。

匪新1、2、3师覆灭之后，豫西大股土匪多已被歼。至9月下旬，125师得悉残余中小股土匪在朱阳镇开匪首会议，欲谋流窜之路。师领导立即决定派部队远距离奔袭。匪首们开完会，于次日拂晓正集合匪众企图向陕南商洛地区逃窜，却被赶到的我125师团团包围，将其全部俘获。当即根据河南省委、军区指示精神，号召匪首争取立功赎罪。改恶从善，放下武器。这些匪徒登记之后，即放其回家务农。

在我主力撤出朱阳镇时，由于群众已发动起来，贫苦农民探知了李子奎的隐藏处，主动向我地方武装报告。我军随即搜查，从一个地窖中把李子奎搜了出来。

10月初，陕洛灵卢阌地区之股匪已被解决。因为谢泽民率领残部进入伏牛山中，我军即准备重点进剿伏牛山区。河南省委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安排，指示我们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圆满完成豫西剿匪任务。

根据省委指示，我们立即进军以栾川为中心的伏牛山区。当时伏牛山已无大股土匪的明显活动，主要是公益寨的匪首李家八虎等地方土顽以及各地逃进伏牛山的散匪骨干头目在流窜。部队即配合当地武装发动山区群众，封锁山隘要道与河流渡口，组织大批小分队，日夜侦察巡逻，捕捉散匪。山区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形成了天罗地网，我军大部队难以捉到的匪首，被小分队与群众捉到了。先是由群众传送情报后捉住了李家八虎之老大李腾蛟和李老八等。接着，被我俘虏之一个伪乡长，经过教育后，他坦白了曾缴过我新四军5师在大别山突

围时掉队人员的枪支，愿意主动赎罪。在他配合下，终于把潜逃在深山的谢泽民抓住了。至10月末，在伏牛山区共俘获残匪300余人，伏牛山区的剿匪军事行动随即告一段落。部队撤离时，栾川县人民政府要为部队树碑以志感谢，被我们婉言辞却了。

1949年12月上旬，豫西剿匪之基本任务已胜利完成。历时4个来月，在河南省委、军区的直接指挥与陕州、洛阳两地区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豫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可喜的剿匪战果。原有近2万名土匪，除少数散逃在外乡，余均已被歼灭。共歼匪70余股，计19783人，破获国民党特工组13个，缴获各种枪2.43万余支，六〇炮与迫击炮38门，子弹30余万发，电台9部及大批物资装备。巩固了豫西各级人民政权，发动了群众，使豫西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了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的顺利进行。

剿匪任务完成后，我带指挥部人员由栾川经嵩县回到洛阳。集结部队后，即率部回郑州军部，受到了热烈欢迎。

此次在豫西剿匪，我的体会是：

1. 有党的正确领导，有明确的方针政策。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和方针、政策，这是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的关键。

2. 新组成的领导班子团结合作，有事大家互相商量，共同出谋献策。特别是文建武书记，不仅和我团结紧密，而且善于发挥助手的主观能动性，对各重点区指挥部领导同志大胆放手，使得大家能够及时捕捉战机，取得战果。

3. 野战军和地方军亲密配合，互相协同，互通情报，因而能够情况明、决心大，歼敌迅速。

4. 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军队就能机动灵活，适时集中或分散，多运用围歼战术，勇敢歼敌。并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争取了广大匪众迅速瓦解，回家种田。

5. 朱阳镇奔袭围歼战打得特别好，一举粉碎了匪首李子奎的阴谋，使之无法向陕南逃窜，并全歼在该镇之匪众。这一仗使豫西匪徒大为惊恐，再无法大批集结匪徒顽抗，只能分散逃窜，结果被我军乘胜追歼。

（1992年）

痛歼“铁血自卫团”

程　明

豫西南伏牛山，历朝历代都是土匪猖獗之地。当年我随红军北上抗日时，就有不少分散的红军和掉队的红军伤病员在这一带惨遭土匪杀害。解放战争开始时，我新四军5师从中原突围的一小分队10余人，也被全部残酷屠杀。就在这次剿匪前，一伙土匪白天闯进一家民宅，企图强奸这家的姑娘，遭到反抗后，土匪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姑娘全家杀掉。匪患严重，而其中伏牛山东麓一带李开元股匪（约2000人）尤其猖獗。他们网罗流氓、地痞、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等恶棍地头蛇，占山为王，奸淫烧杀，打家劫舍，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们自称抗过“皇粮”，谁也不能把他们怎样。国民党向南溃逃前，为了使我解放军的后方不得安宁，牵制我军南下，特“收编”李开元匪帮，委以“铁血自卫团”称号，给他们配了电台，并派遣特务和部分士兵进去充当骨干。从此，这伙土匪以受国民党“国防部”直接指挥的“国军”自诩，匪首李开元自称“司令”，土匪们愈发猖狂嚣张了。连我们野战军首长的一个警卫员外出执行任务，也被他们捆住手脚，堵住嘴，扔进了深水井里。由于土匪猖獗，豫西南新解放区基层政权很难开展工作，甚至其中一部分，明为我方政权，实被土匪控制，成为“两面政权”。老百姓深受土匪祸害，对其恨之入骨，但慑于淫威，敢怒而不敢言。

为了巩固后方基层政权，发动群众，支援和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1949年5月，华中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剿除大别山、伏牛山土匪武装。大别山剿匪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负责指挥。伏牛山剿匪由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负责指挥。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达命令，由42军、58军各一部进剿伏牛山西部、南部、北部土匪；由蔡爱卿任旅长、我任政委的军区警备2旅并独立13团、南召独立营，进剿伏牛山东部二郎庙、南召、鲁山一带李开元“铁血自卫团”。警备

2旅当时刚在临汝组建不久，接到命令后，旅剿匪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由副旅长刘自双、副政委李大清负责的前敌指挥所，详细研究拟定了剿匪作战方案：从42军、58军与我们划定的剿匪行动军事分界线顶端往下，我们旅按4团、5团、6团顺序依次进驻，所有村庄、大道道口都进驻班排以上兵力控制。独立13团、南召独立营则从南召由下往上，与进入剿匪纵深区的警备2旅形成夹击合围的铁钳阵势；由政治部、侦察科随时侦察了解敌情、民情，及时通报各部队；由当时鲁山县委书记纪登奎（任剿匪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和旅后勤部部长张培仁负责，南召、临汝等几个县领导参加，组成由地方武装掩护保卫的千人运输队，负责粮食、弹药供应等后勤保障工作。

一切布置就绪后，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行动，由大本营鲁山分头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各指定地区，几乎一眨眼之间，大军压境，飞兵天降。兵力上我们遵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警备2旅、独立13团、南召独立营共出动近万人（匪李开元的“铁血自卫团”仅2000人）。匪、我实力悬殊，加之我们行动突然，“铁血自卫团”匪帮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并且由于匪徒失去民心，没有一个老百姓给他们通风报信，一时间，各路土匪武装联络不上，集中不了，仿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一片混乱，彻底陷入被动挨打、束手待毙境地。正如一名被俘小队长所言：“除了投降，我们别无它路。”

此次剿匪，我们没有打残酷的大战斗，部队日夜搜查追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匪徒。我们召开公审大会，组织人民控诉土匪罪行，将匪首就地正法，并对检举揭发、协助捕获匪首的群众及时给予奖励（奖励面粉，最高的奖励500斤）。这下对人民群众震动极大，也是最实际的激励和动员。老百姓一看动真格的了，世世代代受土匪欺压无人作主，这下有解放大军撑腰，可盼到见天日的时候了。一时间人民群众纷纷起来配合剿匪，匪徒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个别被打散潜回村的土匪，也一一被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出来。在南召县马市坪被土匪残害的190多名群众的坟地处，公审处决了“铁血自卫团”二号头目朱老毛子。参加大会的群众达2000余人，群情激愤，高喊：“杀死他！”“为民解恨，为死难者报仇！”会后，群众纷纷协助部队，指名道姓地抓土匪。大批土匪走投无路，纷纷投降自首。剿匪指挥部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除了罪大恶极的匪首被处决外，其余的经过我们教育，给予悔过自新机会，只要他们在群众大会

上当众表示接受政府群众监督，重新做人，我们均宽大处理，当场释放。

上级要求半年完成的剿匪任务，我们3个月就完成了。召开了剿匪胜利庆功大会，表彰模范功臣。某部6团参谋田耕九同志，孤身一人活捉了“铁血自卫团”匪首李开元和李的老婆、儿女、儿媳等8人，被河南军区授予“孤胆英雄”称号。陈再道司令员和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非常高兴，表扬我们警备2旅剿匪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

剿灭了土匪，平定了后方，共产党、解放军在伏牛山声望大振。基层政权巩固了，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有力地支援了大军南下。伏牛山这一历朝历代匪患不绝、各朝官府无能为力的匪巢，从此根绝了匪患。

（1992年）

鄂豫皖边区剿匪纪略

胡　继　成

1949年5月上旬，我们42军和兄弟部队一起，在豫北拔掉了敌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据点安阳后，继续向南挺进。南下途中，我军奉毛主席、中央军委命令，留下担任伏牛山、大别山地区及川鄂边境的剿匪任务。根据军的统一部署，我们126师进入大别山区，配合兄弟部队担任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协助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等项任务。

为了保证大军南下后，后方社会秩序稳定，交通运输畅通，有力支援前线，上级决定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消灭盘踞鄂、豫、皖3省边界的蒋匪散兵和反动地方武装。据此，河南、湖北两省省委召开了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和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分别到会作了指示。会上确定了剿匪的方针、政策和任务，部署了兵力。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3省的军事力量，由王树声任总指挥兼政委。整个剿匪区域划分为3片：东线由24军71师及皖北独立师、独立团负责；南线由湖北独立师负责；西线和北线由42军126师与河南独立团负责。126师负责商城以南、金寨以西、新县以东和麻城东北的广大地区；河南独立团负责固始县以南、商城县以东地区。

1949年8月，我师进入指定地区后，听取了当地党政部门来自河南的随军工作组的介绍，初步了解划分区内的敌情、社情和民情。

鄂、豫、皖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个土匪麇集的地方。以汪宪为总司令的匪“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统领10多个支队，主要股匪有冯春波、袁成英、黄英等股，约2万余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顾敬之任国民党商城县县长，袁成英任立煌县（即金寨县）县长。匪部长期盘踞在商城的亲区、麻城黄土岗和木子店区以及罗田北区的一些村寨。尽管受到红军不断打击，但因蒋介石连续发动5次

“围剿”，部队忙于集中主力粉碎敌正规军进攻，无余力彻底解决上述反动武装，致使诸匪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鄂东北和皖西地区的一颗毒瘤，长期危害苏区，蹂躏人民。当时，我两个苏区之间，一般都需要绕过上述匪区，北经达权店、银沙畈、南溪向东，才能沟通联系。解放战争末期，我大军渡江南下后，该地区反动武装即和土匪、刀会等统一编组为12个支队，由汪宪任匪总指挥，袁成英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金寨。诸匪中，以盘踞于商城南、金寨西的冯春波部实力最强，也最顽固，拥有5个支队，分别由冯春波、吴砚田、顾中郎、顾中莫、张继武率领，约万余人。该匪虽未打过什么大仗、正规仗，但积历年与我为敌的经验，十分狡诈，不易对付。在军事上，匪采用麻雀战术，百人一股，三五十人一队，甚至三五人一群，分散活动、骚扰。政治上，这帮家伙凭借伪区、乡、保甲基层政权，通过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收集流氓，强派壮丁，扩大反动武装，妄图负隅顽抗，等待时机。他们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统治，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政治上严密控制，实行五家联防，互相监督，规定“三不准”：不准接近解放军，不准给解放军带路，不准给解放军通消息，违者全家处决。当地群众在他们长期的欺骗压榨下，受苦受难，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对我党我军宗旨、政策感到陌生，心存疑惧，在我军进入这个地区后，许多群众离开了家乡，留下的也不敢同我们接近，不敢说真话。

我们根据地方党的介绍，决定首先集中优势兵力，突袭匪盘踞的几个重点地区南溪、金寨、新店和新建坳，以歼其有生力量，打乱其指挥系统。另外，考虑到敌遭我突然打击后，会采取化整为零、与我周旋的情况，决心予敌以重创后，即穷追猛打，严密搜索，务求全歼。与此同时，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我们派出一批工作队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把受蒙骗的群众发动起来，把匪徒孤立起来，以收竭泽而渔之效。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从上而下召开党组织会、干部会、政工会和军人大会，进行深入动员。动员中，为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激发胜利信心，着重讲了彻底肃清土匪的有利条件：有地方党、政府和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有兄弟部队的积极配合，有老苏区人民的支援，有较充足的后勤供应，特别是有全国胜利形势的巨大鼓舞。同时，又教育大家认识，由于群众受匪欺骗太久，疑虑很深，怕同我接

近，许多人生怕我军像过去土地革命时期一样，来了又走，之后致遭匪徒报复，心存观望。

最后，我们向部队强调：有利和不利条件相比，有利条件是根本的。我们依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坚持党的方针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群众风俗习惯，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开展有效的宣传攻势，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在作风上，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光荣传统，勇于吃苦耐劳；既能打大仗、攻坚战，又要学会打山地战、麻雀战；善于夜行军、远程奔袭；准备克服一切困难。经过各级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指战员对剿灭土匪、解放老苏区人民的信心倍增，纷纷表示决心：山再高，坡再陡，我们敢攀登；林再密，路再险，我们敢穿行；小溪、河川、冰雪，挡不住我们前进。饥渴劳累不算啥，解放人民最要紧；千难万难，难不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兵。

1949年9月2日，我师接到指挥部命令，由潢川急进商城。师部于次日拂晓进入商城西南。376团从固始以南，377团居中从商城，378团从新县，分3路向金寨进军；同时，还有友邻部队的3个师，分别从湖北、安徽逼进金寨，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5日拂晓，我军发起总攻。开始时，向城中打了几发试探性炮弹，谁知这帮家伙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顷刻城中大乱。为保护群众安全，我们暂停炮击。这时，百姓像潮水般蜂拥出城。狡猾的敌人也夹在其中，顺着金寨河河道向东南方向仓皇逃窜。随后，我军立即转入追歼战斗。鉴于土匪占有地利、人熟等条件，我们采取铁壁合围，分片清剿，协同作战。经过10多天的围剿，匪首"岳葫芦"被击毙，张连合被追逼无奈而吞金毙命，匪总司令汪宪在金寨县东南方向某山沟被活捉。敌军全线溃散不成体系，各股土匪各自转移其活动范围隐蔽起来，企图等待时机继续负隅顽抗。至10月5日，我军先后解放金寨、南溪、汤家汇、长竹园、双庙，并乘胜追击逃窜之敌，占领双河、皇家河、金刚台和银沙畈等地，在皂靴河附近歼匪张继武支队200余人，在汤家汇歼匪冯春波支队150多人，在长竹园歼匪50人。此后，匪部即逃避与我正面作战，分成小股或化整为零，依靠高山密林，昼伏夜出，伺机向我袭击。我采取的对策是：分区分片，反复围剿、追击、伏击、堵截，不给土匪喘息机会；摧毁匪的区、乡、保、甲组织系统。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在重点清剿地区，以排为单位，坚守要道、制高点或山垭口，白天看烟，夜间看火光，一有情况，立即集中围剿。匪众在我强

大的军事压力下，内部开始动摇，有的自动投诚，有的插枪隐蔽，张继武支队有150余人携械投降，顾中莫也率本支队的240余人幡然来归。一个月来，共俘匪1500余人。

但是，在我师清剿区内，仍有匪4个支队，上万人未被歼灭，他们分成若干小股，活动于双河、皂靴河、南溪、双庙、银沙畈、斑竹园的大山区里。匪众中绝大多数是受裹胁或欺骗而入伙的穷苦老百姓，匪首们见向我投降者与日俱增，匪心不固，遂制造谣言说：凡投降解放军或被解放军抓去的，都遭杀头、活埋，甚至抄了家。一时间，匪徒中不少打算弃暗投明的胁从分子，为谣诼所蛊惑，又由动摇转向顽固。我为击破匪之阴谋，推动形势发展，采取了以下措施：对一部分贫苦出身的俘虏，经过审讯和教育后，迅速予以释放，并发给口粮；对俘获的小头目及其他匪兵，一不杀，二不关，一律集中编队学习，以匪管匪，出操上课，公差勤务，有规有章，井然有序，也不派人看管，特殊情况还准许回家。上述做法，对瓦解敌人起到重大作用。匪军中，过去顽固的，转而观望；过去观望的，现在三三两两下山自首；仍留匪营的，好些也“人在曹营心在汉”，通过关系向我悔罪。

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剿匪任务，3省联合剿匪指挥部于10月20日在金寨召开会议。会上交换了情况，总结了经验，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布置了下一步的任务。确定当时的方针，主要是各线严密协同配合，以政治争取为主，辅以军事打击。对位于3省边界的南溪、双河、皂靴河、汤家汇、丁家埠、斑竹园、汤泉池、新店和双庙等匪情较轻的地区，派出强有力的武装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政权，建立基层地方武装，继续肃清流窜散匪。对盘踞双河、南溪和皂靴河之间的张继武支队，和汤泉池南、新县东、达权店西的冯春波、吴砚田支队，因其怙恶不悛，顽固不化，仍然采取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

会后，我们根据指挥部的指示，集中主力重点对付张、冯、吴等匪部。部队采取清剿与驻剿相结合，担任清剿的部队，一旦发现匪踪，即穷追不舍，四面围歼；担任驻剿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在匪徒可能出没的地方，甚至僻远的人家，分散搭棚，逐区逐片搜索山林。遇到情况，一处打响，各处支援，聚而歼之，不断挫折股匪力量。政策上，明确宣布，胁从者不究，携械投诚者有功，顽抗者坚决消灭。指战员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严格遵守纪律，帮助群众治病、做好事；同时，深入群众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他们

开展诉苦运动，揭露土匪恶霸压榨人民的罪行，讲清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坚决消弭匪患的胜利信心，帮助群众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许多人主动报告匪情，给部队带路，写信劝说为匪的亲友弃暗投明。同时努力做好匪属的工作，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关心，动员他们上山劝降，收效甚好。

冯春波率领的原顾敬之匪部5个支队，由于统治该地区近20年之久，情况熟悉，狡诈成性。有的匪徒见我集中力量于山区，便潜回平畈，利用宗族、亲友、会道门关系作掩护，在一些受蒙骗较深的人家中躲藏起来，致匪民不分，混淆了阶级阵线。为此，我们决定分片清理。首先清查皂靴河、银沙畈几个村镇。摸清情况后，层层发动群众，解除顾虑，通过以匪供匪，掌握各地为匪的人员名单。之后，逐村召开大会，把隐蔽的匪徒清理出来。少数漏网分子也纷纷到驻军和区公所自首。这样，一片片清查，一片片巩固，很快打开了局面，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这时指挥部指示：要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深入动员部队，继续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争取12月底完全、彻底、干净消灭匪部。我们根据上述要求，分别召开了军政干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重新拟定了计划，调整了力量，在党政军民中再一次进行深入动员。要求指战员人人争当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模范；走门串户，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匪情，宽待俘虏。要求各地区争取春节前普遍建立起政权。我们还在山区修公路，搞生产，在集镇办商店，搞一些永久性建设，使人民和残匪看清："这次解放军来了，永远不会再走了。"同时，我们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解放大军的胜利消息。经过这一系列工作，群众情绪高涨了，顾虑打消了；残匪信心动摇了，士气崩溃了。10月28日，我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望儿寨、铜庆寨、西峰寺、风波山为中心，进行全面清剿扫荡。山岗坡沟，均派哨兵；山谷四周，布成人网。搜剿部队不断缩小包围圈。冯春波走投无路，改着便衣，只带2名卫士，潜伏于风波山密林深处，企图伺机溜出包围圈。但这一次他没有得逞，被我刘风亭部活捉了。次年1月，我们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全县公审大会，将冯匪枪决，以示首恶、顽抗者必办。残匪受到震慑，加上政策攻心所起的作用，匪部冰消雪解。迄至1950年2月，匪徒持枪前来自首者达3000余人。至此，大别山区史河以西、新县麻城以东、商城以南的反动武装被全部肃清。老苏区群众扬眉吐气，欢天喜

地，载歌载舞，庆祝胜利。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现在我们真正解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50年3月，我们师完成任务后，离开大别山区，离开老苏区的父老乡亲，由信阳车站搭车北上，踏上了新的征程。

（1988年）

匪首冯春波就擒记

侯　康　庄[1]

大匪首冯春波被捉住了！从豫南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一直到湖北省麻城县和安徽省的金河乡，周围几百里的地方，人们奔走相告，并挺直了腰杆，纷纷拥来这里——羁押着冯春波的通城店乡。挤着、嚷着要亲眼看着用枪把这个恶匪崩了，要亲手用刀把他砍成几块，剁成肉酱。警卫的战士们嗓子都喊哑了，才把这边拥来的老乡拦住，那边又挤上一群。一位老大娘不顾一切地从人群里挤出来。她头发苍白，满脸怒容，一手推开前面的人群，一手颤抖着提起一把血锈斑斑的古代大钢刀。这把刀，就是冯春波杀死她一家几口人的刀。她眼里立即迸发出仇恨的火，双手举起这把钢刀，颠扑着向冯匪砍去，但是她没走几步就晕倒了。她身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立即抓起那把钢刀，对着冯春波劈头就砍，但是她没有力了，她哭诉着，冯春波用这把刀杀死了她的爹、她的娘，还有她的哥……她要求叔叔们为她们报仇！

冯春波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的刽子手，吃人的魔王。大别山的人民对他真是恨入骨髓。自从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席卷江南之际，他又从深山里钻了出来，收拢匪徒，勾结地主、恶霸和伪保甲长，为非作歹。大别山区人民又陷入了灾难的岁月："白天不敢敞门，夜晚不敢点灯"；不肯跟他为匪的，便以通"匪"为名抓去"点天灯"，即把人身缠上棉花，浇上油，用绳子拉到树上，点火活活烧死。我军留在山上养伤的战士，被他抓去残酷杀害了。他和日本鬼子一样，把那些留住过我军政人员的全家杀光，叫做"拔烟筒"。他把被杀者的心挖出来炒了下酒。他曾在一个大坑里活埋了 12 名农会干部。他还领着匪徒包围区、乡政府，杀人、抢

〔1〕侯康庄，当时任第 42 军 126 师政治部秘书。

劫、烧房子。就凭着他是个杀人的恶魔，在蒋家王朝总崩溃前夕，同白崇禧委派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汪宪取得联系，并当上了这支“自卫军”第1支队的司令。他们妄图在我后方——鄂、豫、皖3省的接合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大别山老苏区里建立起他们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我军南下作战，支援国民党在江南的顽抗，等待“大反攻”。

当然，冯春波没有等来国民党的“大反攻”，却等来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围剿。1949年7月，南下作战途经豫南的我42军126师奉命留在大别山剿匪，着重在商城和固始以南、新县以东展开会剿。冯春波支队是商城最大的一股土匪，被我们师列为重点清剿对象。我们的2个正规团分散部署在冯匪经常活动的区域，南边的麻城两路口、三条街、双庙关，东南的长竹园、达权店，西边的沙窝，南边的通城店、冯店都驻有部队。我们采取主力包围，分遣少数兵力侦察搜山的办法，使冯匪不断遭到打击和削弱，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但是，冯春波非常狡猾，他采取化整为零、缩小目标的办法对付搜山，利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条件进行周旋，给我们剿灭该匪增加了困难。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两个月来，打过无数次战斗，歼灭了不少股匪，但就是没抓到冯春波。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爬上大小金龙山，仍然不见他的影子；背起枪，攥着手榴弹，在深山密林里，一棵树，一堆草，一个洞的翻腾，还是找不到他；战士们顶着烈日，拉着用绑带临时扭成的绳子，抱着树根，抓住石缝，攀上金刚山，只见一片茫茫的云雾，却不见冯春波的踪迹。腿流血了，鞋穿破了，脚掌上打了一层层的脓血泡，衣服被荆棘撕成了碎片……这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没抓到冯春波，怎能罢休！挖不掉匪根，怎能解除大别山人民的深仇大恨！

在一次追剿回来后，副排长黄殿珍同志像在和谁生气似的，皱着眉头闭着嘴，一声不吭地在用马尾毛穿脚上的血泡。我知道，他是因为没有抓住匪首而愤怒着。

“今天追剿的情况怎样呀？”我顺口问了一声。哪知道惹他气愤：

“他不是土行孙，钻不下土，又不是孙悟空，飞不上天，我不信就抓不住他。”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与我商量似地说：“秘书同志，照你看，冯春波到底能躲到什么地方去？”

我也正为这事绞着脑汁，叫我怎么回答？

他先是眉头一皱，咧一下嘴。原来他把脚上的连成一片的脓血挑开了，使劲一挤，连脓带血一滴滴地流下来。我禁不住惊叫道：

“怎么，你的脚烂成这个样子？”

他咬着牙挤干净脓血，往地上揩掉，然后把马尾毛打个结，让它留在泡里。一连串的动作，忙得他来不及给我回话。他穿上鞋子，站起来在地上走了一圈，才正式回答我：

“这不算什么，你看，什么事也误不了！”说着，一拐一拐地走向连部。

谁都知道他气愤，但找不到冯春波的影子，又哪里能说服他呢！

10月27日，我们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冯春波带着他的亲信，回到他的老巢——望儿寨和风波山一带。

这消息多么振奋人心哪！明明规定凌晨2点钟出发，可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大家便吵嚷着吃完了早饭，等着出发了。干部们都催战士们躺下休息，可这时候谁还愿再躺下休息呢？

终于盼到了出发的时刻，启明星高高挂在蓝黑色的天空，我们静悄悄地向山涧里开进。不说话，不拉距离，一个紧跟一个，唯恐拉下一步就会放跑冯春波似的。

天亮后，我们的部队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像一张大鱼网似地罩住了冯春波的老巢——以风波山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大山区。

随着一阵清脆洪亮的号声，我们把张开的网向中间收拢。

我们千百双眼睛，就像密集的灯光，扫遍了山上的树丛、小洞。我们爬过一山又一山，搜过一沟又一沟。从山根搜到山顶，又从山顶搜到山脚。衣服被露水浸透了。早晨的冷风吹得使人寒颤，牙尖儿咯咯作响。太阳出来了，又爬到了当顶，露水湿透的衣服早已晒干，但汗水却从我们身上泉水般的冒出来，又浸透了衣衫。

下午，包围圈越缩越小，人越来越稠。在人群中我和黄殿珍同志碰上了。

“老黄，怎么还没看见呐？”我着急地问。

“跑不了！就算他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咱们的天罗地网！”他满有信心地回答一句，就迈开大步走了，还回头补充一句：“管保把那土匪头子掀出来！”

太阳渐渐向西头靠近，人们的情绪一刻刻地紧张起来。这一天虽然抓到了

40多名散匪，但是冯春波还没抓到。眼看天快黑了，冯春波会不会钻空子溜掉了。

我正在焦急着，忽然听到沟口上响起了一阵枪声，接着我们的小号声也响彻山谷，不一会这声音又停息了。怎么，是冯春波吗？抓住了？溜跑了？……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我加快脚步向刚才响过枪声的山沟跑去。

太阳在西山头烧起一片紫霞，从云缝中射出万道金光。晚霞映照着副排长的脸，显得格外红润、光亮。他站在人们中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狠狠地盯着担架上躺着的人。在这个人身后，一群人围着两个竹箱子，吵着、嚷着：

“看，914药膏。哈哈，冯春波生疥疮了！”

“嘿，还有关防呢！”

……

我走到担架跟前，黄殿珍指着担架上的人对我说：“他就是冯春波，还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呢！”冯春波躺在担架上，头上用白纱布包着，紫黑色的血巴涂了半个脸。他听到我们说话，睁开眼，白眼珠子转了一下，又闭上了。冯春波身旁还站着一个陌生人，他穿一件破蓝布棉袍，腰上系一条草绳子，贼眉鼠眼地看着我。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

“噢，他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金头蜈蚣、九头鸟呀！”

“刘金——冯春波的卫士！”

“哈哈哈，真不孬呀，他们一块都来了！”

大家在一旁冷嘲热讽，谈得兴致盎然。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同志赶来了，他当场查明一切，亲切地握着黄殿珍同志的手，感谢地说：

“谢谢你，黄殿珍同志，你为大别山人民立了大功！”又转过头指示我：“侯秘书，给黄殿珍同志记一大功，并把他的事迹通报全师。”

为了起草通报，我便找到黄殿珍同志，请他把抓冯春波的详细情况谈谈。在整个剿匪过程中，我所知道的黄殿珍是那么刚强坚定，每一句话，每一行动都显得扎实、有力，甚至可以说是虎气楞楞的。但是现在，在他亲自抓住了冯春波之后，当他立了大功，并且知道就要把事迹通报全师的时候，他竟是这么谦虚，而且有点腼腆。

“这完全是大家的功劳，我们把冯春波赶得没地方走了，变成了瓮中之鳖，我

不过是把他从瓮中捉出来罢了！”他开头这样评述地说。稍停半刻后，才又慢慢谈起了正题。

“……我追着追着，一下子叫一个悬崖挡住了去路，连冯春波的影子也找不见了。这可真把我急坏啦。”黄殿珍同志一边谈，他的心也一边激动起来，好像回到他抓冯春波那时刻，一会儿拍着大腿，一忽儿瞪着大眼。“我正在崖头上翻腾着，忽然崖下“叭”地一声。我赶快探出头往崖下看，嘿，那家伙倒在一棵小杉树下面。我当时什么也不顾了，照着他身边纵身一跳，只觉得忽悠悠一眨眼就跳到了他身边。那家伙像落岸的鱼一样，两个腮呼闪呼闪地喘着，脸上流出污血，一支匣子枪丢在身旁。我拾起一看，空枪。最后一颗子弹被他自己用了。”

“要是再多一发子弹，那你可危险了！”我笑着插一句。

“不，他只能留下最后的一颗，他要是多一发子弹，他就会挣扎到底的。”他又变得幽默地说：“而且我准知道他不会给自己打个十环。果然那家伙蓦地醒过来，瞪着一双惊惶的、仍然显得凶恶的眼，挣扎着半支起身子要同我拼。我用枪逼住问道：‘你是冯春波吧？’‘是又怎么样，你打吧，打吧，打死了我，我也要……’那家伙赖起来了。‘打死你，那还便宜了你。走吧，要让人民去审判你。’”

黄殿珍说得绘声绘色，怎奈我的手笨，不能活灵活现的写出来，让大别山人民在彻底解放之后，也为我们的副排长黄殿珍同志庆贺一番。

1950年1月7日，126师师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冯店大河湾召开公审大会，在被害群众纷纷上台控诉之后，将冯春波就地枪决。

（1957年）

淮上追匪记

李晓明

(一)

1950年1月18日,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在南照集通往三河尖的小路上,疾驰着一队人马,一个个便衣短枪,英姿飒爽。这是河南军区独立第7团飞行组,正在追踪潜逃的匪首付墨林。当时我是飞行组的一名战士,今天回忆,仍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统治。不久,固始县内区乡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付墨林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纠集了一帮地主恶霸、土匪300多人,长短枪200多支,在沿淮区乡疯狂地屠杀我干部,抢我仓库,毁我交通,闹得鸡犬不宁。1949年夏,他投靠了"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汪宪,被封为"淮河挺进支队"支队长。由此付匪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两次串通周围的匪众,联合攻打我蒋集区政府,但均遭失败。

1949年8月,我剿匪部队对鄂豫皖地区的土匪开始了全面清剿。县区乡武装也紧密配合。短短一个月,固始县境内各股残匪土崩瓦解,付墨林也被打得焦头烂额,仓皇带领10多个残匪落荒而逃。

为了肃清残匪,捕捉付墨林,独7团组织了11人的飞行组,深入沿淮区乡,侦察清剿。可是,付匪相当狡猾,搜寻了数日,连影子也未见着。

现在好不容易得悉付匪的下落,大家激动不已。此时,战士们在独7团副团长刘仪的亲自率领下,正飞速地向付匪的潜藏地扑去。

在南照集以东6里的涯河内,我们将付墨林的大队长邹运生捕住。赶到三河尖,已是拂晓。这是一个住有三四百户的大商镇。它北面紧靠淮河,东面傍着

史河，是来往必经之地。昔日码头船只如云，眼前却空荡荡的，特别冷清。显然此镇也遭到了土匪的破坏。

刘仪和战士们赶到后，雇了船，立即扬帆挥桨，直指凤台而去。

（二）

船整整行驶了一天。翌日清晨，离凤台已不远了。雪还在纷纷地下着。

赶到凤台，刘仪来到公安局，说明了来意，并询问了集台子情况。公安局长老刘介绍说："周建华解放前在付墨林手下干过事。大军南下不久，他就回来了，现在家种地。"说到这，老刘谦逊地一笑："这样吧，咱们协助你一个人。你们马上到集台子去，庄上有我们的农会主席老王，可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集台子在城的东南方，距城七八里地，坐落在一个大土岗上。刘仪离开公安局后，带着战士们一口气赶到离集台子一里外的树林里停了下来。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全部发动起来，为了保密，只好叫公安局派来的小李去庄上把老王请了出来。

老王约有50多岁，身板挺硬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当刘仪问到周建华时，老王吃惊地睁大眼睛："周建华？他走了。怎么，出什么事啦？"

刘仪没有直接回答，又问道："他家里近两个月来过人吗？"

老王沉思了片刻，说："来过，那是前两个月的事了。来了两个人。那阵子，剿匪风声很紧，俺找到周建华，问他来的是什么人，他说是做生意的朋友，叫姚锡吾，另一个是他的伙计。"

"姚锡吾……"刘仪的话音还未落，一个战士紧接着说，"付墨林姥姥家姓姚。"

"噢！"刘仪的眼睛霍地一亮，说，"看来姚锡吾就是付墨林！"

"真的？"老王把脚一跺，"唉！白白地放走了这家伙！"

"他跑不掉！"刘仪语气坚定地说。接着刘仪问道："周建华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王说："前两天到淮南煤矿拉煤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刘仪听了这话，思索了一下，便说："眼下必须要找到周建华？"刘仪话未说

完,老王把胸膛一拍,爽快地说:

"俺给你带路!"

凤台距淮南煤矿八九十里。飞行组在老王的带领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时赶到了煤矿。把周建华找到后,开始他什么也不说,经过耐心劝解,他才吐露真情:"付在我家只住了四五天,就走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也没讲。不过他临走时安排俺,给他望望风,有新的情况,可到田家庵找老宫。"

"这老宫,是什么人?"刘仪紧问道。

"老宫,叫宫旭三,是付的管家,现躲在田家庵,是专门为付墨林跑腿联系的。"

刘仪听罢,决心顺藤摸瓜,就是跑到天边,也要将付墨林捉拿归案。于是刘仪决定让老王回去。随后,飞行组带着周建华向30里外的田家庵奔去。

田家庵是一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刘仪一行赶到后,很顺利抓到了宫旭三。可是宫也不知道付墨林目前的下落,因为付好久没派人联系了。但是宫旭三供出一条线索:付墨林的弟弟付先千现躲在蚌埠一家麻行里,是付墨林的联络点。然而宫旭三没去过,因为他们是单线联系。

刘仪仔细分析了这一系列情况,觉得付墨林没派人联系,这像实话。因为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他为了减少麻烦,不得已这样做。刘仪想到这,双眉拧成了大疙瘩,眼下也只有付先千这条线了。但偌大蚌埠,捉住付先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于是,他决定让宫旭三带路,连夜赶往蚌埠。

(三)

黑夜徐徐地降临。雪停了,但北风仍呼呼刮个不停。飞行组的战士们饿极了,脚也走肿了。但是,为了抓住匪首,我们匆匆吃了点高粱面,又顶着寒风,来到淮南车站,乘上了一列运煤的货车向蚌埠驶去。列车在飞驶,迎面而来的北风刀扎似地吹在刘仪和战士们的脸上。刘仪和战士们紧紧靠在一起,一边互相取着暖,一边商量着下一步的对策。

一个战士说:"依俺看,把蚌埠的所有麻行,统统搜一遍,还怕搜不到人?"

"这样搜能行吗?"另一个战士忙插上嘴,"俺看这样会打草惊蛇,不如另想办

法。”

话到此时，一向沉默的战士吴新豪却开了腔。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大家一说，大家连连叫好。刘仪也欣然称道：“好！就这么办！”

到了蚌埠，天已微明。侦捕队立即开始行动。

刘仪一身商人打扮，带着两个化装成保镖的战士，由宫旭三领路，在街头巷尾搜寻付先千的踪影。

一上午，眼看蚌埠的街道都快转完了，也未发现付先千。刘仪心中一阵焦灼不安。付先千逃走啦？好容易找到的线索要断了？刘仪想着想着来到街头。突然，走在前面的宫旭三猛一回头，对刘仪轻声地说：“长官，刚才俺看到前面那家子进去一个人，很像付墨林家做活的刘贵友。”“去瞧瞧！”刘仪果断地说。

付先千正歪在太师椅子上抽着闷烟，一见宫旭三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不禁大吃一惊，还没等宫旭三开口，便没好气儿说：“你来干什么！”宫旭三装着没听见，走到付先千的跟前，向他介绍道：“这是上边派来的客人，有要事要见付队长。”付先千一听是上边来的，贼眼骨碌一转，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来者穿青色长衫，头戴礼帽，颇有几分派头，付先千谨慎地问道：“请问贵客从何而来？”刘仪轻蔑地瞥他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从武汉。”付先千听说是武汉来的，即刻意识到这是自己人。因为他的哥哥时常提到武汉还有人在，没想到今天喜从天降，危难之际派人来了，却不敢相认，真是太混蛋了。付先千想到这里，立刻抱歉地说：“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请多多原谅！”说着，满脸堆笑，边谈边将刘仪让进了里屋。

刘仪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付墨林现仍活动在凤台县。他手下还有 13 人，经常出没在淝河口、张集一带。

时间刻不容缓。飞行组押着付先千来到航运站，迅速乘上了一艘汽轮，向凤台飞快驶去。

下午 5 点多钟，飞行组回到凤台县。

刘仪把这几天的侦捕情况，向公安局刘局长作了详细介绍。老刘感激地说：“你们太辛苦啦！根据你刚才讲的情况，我们派一个班协助你们。”说到这，老刘话题一转，介绍说：“这条淝河有 300 里长，从北向南流入淮河。此河是一个死胡同。你刚才提到的张集，它是淝河岸边比较繁华的小镇，离这 100 多里。这河有一段很偏僻，前天又有一条商船被抢劫了。”接着他们又一起研究了这次捕捉的

方案。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仪率领走陆地到张集，从那儿乘船往下搜索；另一路由吴新豪带着凤台县公安局的一个班，把守淝河口。部署完毕，两路人马便忙着准备。

吃罢晚饭，两路人马分头出发了。说来也怪，人一走雪又下了起来。战士们即刻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四）

翌日下午，飞行组赶到了张集，立即搭了一艘放空商船，向下游搜索而去。

船一艘一艘地过去了。一下午驶过的十几艘船，都没有发现可疑迹象。

天渐渐黑了下来，河面也慢慢平静下来，听到的只是呼呼的北风和远处不时传来的枪声。夜幕里，船顺流而下，走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驶到距淝河口只有30里地的地段，但仍没有发现付墨林的踪迹。这里是淝河最偏僻的地段，窄窄的河床两岸，只见树木阴森森，很有些怕人。飞行组的同志们把枪握得更紧，眼睛严密地注视着前方的河面。1里、2里……20里，还没有发现付的踪影，队员们不由得忧虑焦急起来。难道付墨林又逃窜啦？刘仪也在反复考虑。忽然，前方传来"哗哗"的划水声。刘仪跃向船头仔细瞭望，发现有个黑影飘动。刘仪手抓船桨，小声对船夫说："快追上去，我帮你划。"两船越来越近了，原来那条船是迎面而来。这是条什么船，敢在深夜孤帆独航，见了对面来船也不躲闪，难道是土匪的船？刘仪即刻吩咐战士们作好战斗准备。

真被刘仪猜中了。那果然是条匪船。土匪们怕是解放军，"叭叭"打了两枪，以作试探。刘仪让大家沉住气，没有还枪，土匪见对面没有还枪，也没有躲避的迹象，就放心了，以为是自己人，于是大叫一声："你们是哪一路的？"

这是土匪的黑话。战士们一听不禁心中暗喜，这回可追上付墨林这坏蛋了，纷纷抓枪跃起。刘仪忙按住大家，用土匪的黑话反问："你们串堂子？"

对面船上即刻回话："不，卡条子。"接着听到噼里叭啦的枪声。刘仪知道，土匪把他们当成是同伙了，所以又故意大声说："兄弟们，误会啦。把机关枪收进舱里去。"说罢又小声嘱咐大家："沉住气，准备好！"

土匪一听对面船上还有机关枪，心里不由打了个寒颤。心想要误会上，那还

有命？船头的匪首却得意地大笑起来，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啦。今天咱们生意不错，鸡鸭鱼肉，样样俱全，请诸位过船宵夜如何？"

刘仪将计就计，答道："我们船上有酒，大曲、白干，还是请诸位过来船上喝两盅。"那匪首听说有好酒，连声道好，说："那就打扰了。"

刘仪见火候已到，就叫船夫靠上了船，说："请过来吧！"只见匪一个个背着枪，提着烧鸡、烧鸭过船来。战士们一个盯着一个布置好了。刘仪暗地一数，一共10个，可就是没有付墨林。刘仪心想，奇怪呀！付墨林是不是还在那船上？故意问道："诸位哥儿们都来齐了吗？"

"还有个划船的。"匪回答道。

"也请过来喝两盅嘛。"刘仪说着，打个手势，"过去两个兄弟，把划船的替下来。"身旁的两个战士会意，一跃跳上匪船，前后舱查看一遍，果然只剩下划船的。战士小王心想，付墨林可能藏在舱板下面，那也是瓮中之鳖，跑不了的。等那划船的也过了船，于是大声喊道："报告，都来齐了。"

刘仪怕船头动手土匪跳水逃跑，就把土匪往舱里让："诸位，舱里暖和，里面请坐。"那匪首说："我们多是'新花'，蒙'老驾子'盛情。荣幸！荣幸！"说着就往舱里钻。

土匪们刚进舱，乌黑发亮的手枪就指住他们的脑袋。刘仪喝道："你们被捕了！"匪徒们吓得个个脸色苍白，像软面一样缩成一团。刘仪叫战士们把土匪捆了，然后过舱检查。只见满舱都是抢劫来的货物，却空无一人。刘仪下令继续开船，搜索前进。又把那个匪首提来审讯，追问付墨林匪船的下落。

经过审问才知道：付墨林和他的小老婆还在离淝河口不远的毛口子藏着。这伙土匪是专门出来抢劫的。刘仪立即让两个战士帮船夫加快划行。这儿距毛口子也不过一二里地了。船像离弦的箭飞快行驶。到了毛口子，付墨林已逃走。飞行组立刻又向淝河口追来。

（五）

原来狡猾的付墨林听到枪声后，预感事情不妙，仓皇向淝河口逃去。

天已破晓，雪亦停下。两岸丛生的灌木和远处的淮河，渐渐分明了。付墨林

看上去不过三十五六岁，他身穿长衫，装扮得像个商人。此刻，他半卧在舱里，不时闪着鬼火般的绿眼，全神地扫视着前方。眼前风平浪静，他深深吁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忽然“嗖”地一声，从一旁的芦苇丛中穿出一条船来。船上人大声喝道：

“干啥的！”

付墨林猛地一惊，但马上冷静下来，立刻回答道：

“做生意的。”

“那就请靠过来检查吧！我们是公安局的。”

付墨林正让船靠过去，突然发现立在船头上的正是同村的仇家吴新豪，顿时吓坏了，慌忙命令划船的土匪：“快把船靠上岸。”说着，拔出手枪，朝着对面船上“嘭嘭”打了两枪。一颗子弹“嗖”地一声从吴新豪的耳旁穿过。“快卧倒！”吴新豪大喊一声，也就势卧倒。“快追！”霎时密集的子弹，像一股狂风卷向匪船，不一会，匪船便起火了，浓烟滚滚，直冲上空。划船的土匪也在密集的枪雨中中弹，栽倒在船板上。付墨林看到这，慌忙挣脱他的小老婆，跳下了水。不一会，爬上了岸，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中，拼命逃奔。“哪里跑！举起手来！”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如晴天霹雳，吓得付墨林魂飞天外，面如土色。随着喊声，从四周跃出四五个持枪的战士。刘仪也立在中间，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付匪的脑袋。付墨林即刻感到完了，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这时，吴新豪和几个战士也押着付的小老婆上了岸。

东方泛起了一抹红云，一轮朝阳喷薄而出。灿烂的阳光染红了银装素裹的大地，也映红了战士们的笑脸。侦捕队扬帆挥桨，迎着拂拂的晨风，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1993年）

大别山南线剿匪纪事

傅 春 早

绵亘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也是我故乡所在的地方。1929年我参加红军，在这里开始了革命战争生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又回到这里参加了最终解放大别山的剿匪斗争。

重 上 大 别

1949年秋，祖国大陆上国民党的正规军事力量大部被歼灭了，湖北省已经大部解放。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不甘心失败，拼命作垂死挣扎。它的阴谋之一，就是纠集残余反动武装，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待机配合国民党幻想中的“反攻”。还在武汉解放之前，桂系军阀白崇禧便派遣汪宪、樊迅、彭楚材等人，携带6部电台，经武汉潜入大别山。这股匪军，乘我军集中全力歼灭盘踞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之敌，山区兵力暂时空虚之际，纠合乡保队、地主武装和土匪，占据金寨（原国民党所设的立煌县城），企图在大别山建立反革命的游击根据地。汪宪把上述武装统一编为所谓“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统领10多个支队，约1万数千人。汪宪自任匪中将总司令并兼“鄂豫皖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樊迅为副总司令。国民党军派飞机数次投送弹药和装备，更增加了匪徒们死灰复燃的梦想。匪徒抓丁抢粮，囤积资财，四出袭扰，残害群众，气焰甚为嚣张。惨遭蹂躏的金寨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声：秋天里呀稻子黄，乡保队奸淫又抢掠。解放军快来救金寨呀，苦难中的人们盼天光。

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期待我们去解放，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去战斗，消灭一切残敌，解放全中国。这年8月的一天，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的李先念同志，把我从孝感叫到武昌。先念说："春早同志，大别山土匪猖獗，现在还不是都进大城市的时候。组织决定让你接替将调地方工作的张体学同志，任军区独立第3师师长，带着部队上山剿匪。有什么意见吗？"组织的分配，没有价钱好讲。我说："听从调动，需要上山就上山！"先念同志说："很好。"接着意味深长地讲了剿匪的意义：不把土匪消灭，就不能有力地支援前方和巩固后方，建立革命秩序；土地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不大力剿匪，我们就要犯战略上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对人民犯罪。他说："你去挑这副担子，把大别山人民最后解放出来，是很光荣的。"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谈话后，先念同志招待我进餐——油条加稀饭，算是送行。

大别山，我真是太熟悉了！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我们19旅旅部组建了鄂豫军区第3军分区，我任副司令员，又在大别山打了20多个月的游击。孝感解放，走下山来，担任了城防司令员。现在又要重新上山了。

武昌受命之后，我立即赶到独3师师部驻地——罗田县北部的滕家堡（今胜利镇）。同我一起受命担任该师领导职务的还有师政委李庆柳同志等。

密布罗网

独立师共约4600余人，所辖的3个团，原来分属刘邓大军第6、第1、第2纵队，现为地方军，战斗力比较强。

我到达3师的时候，大别山的剿匪工作，已经根据8月上旬在武昌召开的第一次鄂豫皖边区剿匪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就绪。遵照上级指示，由湖北军区组成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并成立党的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边工委书记，统一指挥3省边界剿匪部队，大家习惯地称他为总指挥。"边指"也设在滕家堡。豫东南以第四野战军126师为主力，组成北线剿匪部队。皖西以第3野战军71师和皖北军区第1、2警备旅为主力，组成东线剿匪部队。鄂东以独3师为主力，连同黄冈分区独立团和麻城、罗田、英山县大队，组成南线剿匪部队。各线亦设指挥部和工委，独3师师部兼南线指挥部，由我任指挥，庆柳同志任工委书记。兵力分为三线配置：第一线为进剿部队，对匪控中心区域进行合击和扫荡，寻歼股匪；第二线为驻剿、

堵击部队，控制要点及城镇，协同第一线部队进剿；第三线为封锁部队，由县区武装担任，在匪我交界区组织群众联防，防匪流窜，维护交通运输和社会治安。

大别山土匪主要分布于金寨地区。鄂东方面，主要为活动于罗田北部的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1支队司令陈新民部，金麻边界的第5支队司令周醒民部、商城南部之匪第3支队司令吴砚田部亦不时南来窜扰，总共约2000来人。黄冈分区遭匪扰害的有22个区，约占全区总面积三分之一。针对匪情，南线指挥部的部署是：第7团驻罗田东北地区，第8团暂驻滕家堡地区，9团驻麻东地区，黄冈独立团驻英山北部，形成从大别山南面对匪包围之势。

大别山区特点之一，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激烈，历经反复。人民群众有着革命传统，反动派也有一批顽固分子和一套反革命经验。尽管匪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彻底清除他们须经艰巨复杂的斗争。军事打击是首要手段，更基本的是一场政治战，即利用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敌人，大力发动群众参加剿匪斗争。据此，我们师党委注意从以下3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教育部队克服面对胜利向往城市生活的倾向，以不畏艰苦困难的英雄气概，坚决完成剿匪任务。既要树立信心，又防麻痹轻敌。要以巧妙的战术对付狡猾的敌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二、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认真执行中央规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剿匪政策。我们反复告诉部队，剿匪是为了救民，决不能扰民害民；对待俘降匪众，切戒打骂、滥杀。正确掌握政策是赢得人民信任和瓦解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三、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与地方干部亲密团结，以便党政军民协调一致地开展剿匪斗争。

我从参加革命起，多次在大别山投身于反对反革命"围剿"的战斗。现在翻了个儿，轮到我们围剿敌人了。经过充分准备，我军在大别山密布下天罗地网，苟延残喘的匪徒们好比锅里的游鱼，只待烹煮了。

扫 荡 匪 穴

大别山全面剿匪行动，始于1949年9月，在边区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经历了联合剿匪、分区围剿和分散驻剿等步骤。

9月5日，北、东、南三线我军，开始以歼灭汪宪匪"自卫军"总部为主要目标

的联合大围剿。数十支红色“箭头”,指向汪匪巢穴——金寨及附近地区。南线以独3师3个团的各两个营参加,分别从罗田东北的僧塔寺、滕家堡以东的松子关、麻城东北的独杨树等地区出发,奔袭金寨附近的南庄畈。黄冈独立团布于英山境西界岭、长山冲地区,堵歼向南流窜之匪。匪慑于我军声势,不敢作正面抵抗,只是散据山头进行阻挠。7日,各线部队按时进至预定合击点,金寨于是日为东线部队收复。我独3师共歼匪109人,缴获步枪59支。其中,7团4连3排一举歼敌1个排。

这次行动,打乱了匪的指挥系统,震慑了敌人,并且是一次武装大宣传,告诉人民:土匪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部队进剿中,发扬了不畏艰苦疲劳和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的传统作风。沿途虽无激烈战斗,但不时翻山越岭追捕阻挠之敌。8团3营在130里的进军途中就追捕7次,指战员们付出大量体力消耗。当地群众尽管内心向我,但一时尚不明了全国大势,基于历史上革命斗争几起几伏以及屡遭镇压的惨痛经历,对共产党能否长期立足还有疑虑。匪又以残暴手段胁迫群众不得与我接近,因此我军到处,大都十室九空,许多居民躲上山去,部队生活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就地难以筹粮,7团有些连队有时每人一顿只吃2两多米,不得不杂以南瓜充饥。人民币在当地尚不流行,9团1营缺乏群众使用的银元,难得买菜,宁肯吃盐拌饭也不动居民一片菜叶。8团3营在某驻地以大型植物叶子当碗用,不去乱翻居民藏起的生活用具。每到一地,部队还尽可能开展助民劳动,7团1连在4天的行进途中,就为群众担水699担。部队的良好纪律和行动,很快影响并争取了大批群众下山回家。

在我大军压境下,各股土匪开始化整为零,分头向深山老林潜逃。9月10日,我军遂转入第二步:以团为单位,对匪徒藏匿的险峰峻岭进行合击。我师7团合击金罗英交界处、海拔1729米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搜歼匪陈新民支队;8团合击金寨南部、吴店东南的茶园山区,搜歼匪立煌挺进支队第2区团黄英部和第3区团饶国栋部;9团合击金寨西南的牛山河,搜歼匪周醒民、吴砚田等部。

这步行动获得了重大战果。9月12日,7团合围天堂寨西南、罗田北部的大地坳、龚家坳、西佛寺地区,捕获匪11支队副营长夏清林等,得悉该支队副司令彭楚材隐蔽在大孤坪东北坡某湾地的一个卫士家中。黄昏,尹萍副参谋长率团特务连

侦察、警卫两个排，飞速前往捕捉。拂晓将小湾包围，天亮逐家搜寻，但无踪影。尹萍同志遂亲带侦察员再行细查，终于在一睡铺里将装成“瘫痪老人”的彭楚材搜出，“病人”的守候人员也都是彭匪的亲信和卫士。此次战斗，总计俘获彭匪及正、副营长、副官等18人。彭匪时年49岁，罗田牌形地附近狮子沟人，曾任少校参谋、中校股长等职，并在特务组织励志社中任过少校组长、联络站主任，随汪宪潜入大别山后，协助陈新民组织反动武装。湖北军区首长为表彰该团取得的这一胜利，20日特予通令记功。10月2日至5日间，8、9两团在商金麻边界，一举歼灭饶国栋部1个营的大部，俘降匪营长以下98人，也是一次重要胜利。

这期间，东线部队于9月30日和10月2日，在金寨南帽顶山，先后将大匪首汪宪及其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樊迅、第二副司令兼立煌挺进支队司令、立煌伪县长袁成英等捕获，摧毁了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部，对各线剿匪工作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9月5日至10月5日的两步大合击，各线总计歼匪3838人，缴获小炮4门、机枪53挺、长短枪2819支。其中，南线各部队歼敌949人，缴获小炮1门、机枪13挺、长短枪434支。这一胜利，大振军威，大快民心，剿匪局面迅速打开。各地股匪军心动摇，顿呈瓦解之势。但是，那些死硬分子仍企图顽抗，潜伏待机，一般匪众大多回乡插枪观望，而投降的却很少（南线歼匪总数中降者只占28%）。根据这一形势，我军遂由军事进剿为主转入以政治攻势为主的分散驻剿阶段。

两个“结合”

1949年10月，遵照“边指”部署。独3师沿大别山主脉岭脊两侧，西北起麻北三河口，东南至天堂寨，跨鄂、皖两省边界展开。7团团部驻僧塔寺，主力布于周围及牌形地等地区，以第2营布于天堂寨北侧、金寨县有名的“封建堡垒”、大土匪黄英老巢——两畈乡。8团团部驻吴店，部队分驻吴家畈、斑竹园、牛食畈地区。9团团部驻独杨树，主力布于周围及三河口地区，以第1营前出金寨西南境的白沙河。至11月间，清剿取得基本胜利。根据鄂豫边第三次剿匪工作会议关于部署的调整，我师在金寨的清剿区由东线、北线接防。8团全部移麻东龟山区（团部驻余家湾），9团1营及团部移驻木子店，7团2营移滕家堡以东之江家畈。

部队转入分散驻剿之后，进一步贯彻两个“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搜剿相结合、军队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以形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我们师党委要求部队深入动员，坚定“不灭尽土匪不收兵”的决心，不使匪徒一人一枪漏网，并广泛开展为民剿匪立功运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更鼓舞了部队的剿匪热情。指战员们决心夺取剿匪的彻底胜利，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各团在划分的清匪区，实行以排、班为单位的高度分散，做到一切要道、隘口、居民点都置于严密监视之下；采取“梳篦战术”，不怕疲劳，不怕扑空，对深山密林反复抉剔搜剿；在群众中建立秘密情报员，暗中侦察匪踪；细心调查研究，掌握潜匪活动地点和规律，以至连匪首有哪些亲友和姘头也弄得一清二楚。从而逼得顽抗匪徒们无处藏身，无路可走。此外，修公路，建碉堡，修葺部队住房，养猪种菜，既是剿匪部队生活和行动的保障，又有助于消除群众怕我“站不长”的疑虑和匪众暂避风头的幻想。

广泛深入地做群众工作更占有重要地位。部队实行了全面工作队化。师党委先后抽调828名优秀官兵组成专门工作队，在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做群众工作；没有基层政权的地方，暂由军队派人组成乡政府。师党委还号召人人动口动手做宣传工作，广泛开展助民劳动。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剿匪头3个月，全师帮助群众担水、运肥65910担，打柴83674斤，割谷3128亩。1949年10月至年底，师政治部印发宣传品3.8万多份，部队集体和个别宣传群众30万人次以上。各种劝降的传单标语，一直贴到匪徒可能出没的密林中和山洞口。

部队严格执行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争取士绅、匪属、保甲长以及没有严重恶迹、自首的附敌分子，为瓦解匪众出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匪众说明全国形势，指出他们只有投诚才是出路，顽抗是自取灭亡。自首来降者，一律宽大对待，不打不辱，不追不逼，缴枪登记后允其返家和平生活，并教育他们劝说同伙早日归降。各团还举办多期俘匪训练班，给以系统教育。即使有罪恶的匪首，俘降之后也让其瓦解部众，立功赎罪。罪大恶极者亦暂不处决，待群众发动后交政府依法审理。各级领导亲自做瓦解工作。8团团长李逊同志曾以他的名义，给匪第5支队2营营长兼麻城梅庄乡乡长张兴汉发去劝降书，在各方工作配合下争取了该匪投降。金寨西南漆家店有个漆先志，红军时期起就与我同在一个部队，抗日期间从华东逃回家并做了一些错事。我特意找到这个人，教育他立功补过。后来

他劝说了一些匪众来归。

经过上述工作，剿匪形势急转直下。广大群众积极向我靠拢，主动报告匪情，瓦解匪众。在麻东，曾有成百上千群众配合县区武装上山搜剿。匪属中，妻呼夫、父唤子、友劝友投诚登记的事随处可见，匪众大批来降。7团2营在两畈乡，一个月争取了匪乡长投降，60余名匪众登记，缴机枪3挺、长短枪48支。8团1营在斑竹园，9天俘匪15名，降匪团附以下125名，缴获机枪4挺、炮5门、步枪等84支。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完全陷于孤立，他们头发蓬乱，衣衫褴褛，消息闭塞，觅食艰难，感到处处是敌人，阴魂般地游荡于老林岩穴之间，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匪首落网

土匪的指挥部被捣毁了，群众发动起来了，众匪首也就越来越藏不下去了。这里介绍几个俘降匪首的突出事例：

捕捉陈新民。这个匪司令时年37岁，出身地主家庭，僧塔寺附近高家坳人。相貌凶恶，身躯粗壮。早年参加青帮，任保长时便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敲诈勒索，鱼肉乡里。1947年9月，他以松滋乡"自卫队"数十人枪起家，直到当上罗田县"自卫队"第2大队大队长，并且是"励志社"的特务，曾经杀害我区长、农会主席等多人。彭楚材被俘后，10月7日，陈匪的参谋长兼伪罗田县县长叶蕃也被7团在九资河附近山洞里抓到了。陈匪更加惊魂丧胆，带着几个老婆和几名卫士，躲进僧塔寺里笔架山的一个山洞里，并派亲信卫士陈世丙带着一部电话机假装投降，蹲在僧塔寺街上为他暗中送饭和通风报信。这一诡计很快为我识破，经过教育争取，这个暗探愿意立功赎罪。为了不惊动匪徒，7团领导特地利用11日夜的不良天候，由王立勇团长、军区侦察科陈天胜科长率领从团直分队、军区侦察排挑出来的70多名精干勇士，让陈世丙带路，顶风冒雨摸上荆棘丛生的笔架山，将陈匪潜伏的山洞包围起来。陈匪从梦中惊醒，仅着一件裤衩仓皇逃跑。当他爬向山崖的时候，战士王廷金举起冲锋枪一梭子弹，打断了陈匪的腿并击中膀、背多处。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魔鬼奄奄一息中还问："有医院吗？杀我不？"希图活命。及至抬到僧塔寺，陈匪已一命呜呼。群众闻讯，拍手称快，感谢

解放军除掉了一个“活阎王”。截至15日，拥有4个营、500余人的陈新民匪部，包括正、副司令及5名正副营长在内的连以上匪首，被我毙俘降35人。这支土匪武装基本被歼灭了。

降伏周香波。金寨西南白沙河一带流传有“三多”，周香波是“三多”当中的“田多”，说明是个大地主。周匪时年54岁，白沙河上游下楼房人。1931年以3支枪拉杆发展到50余人，积极配合国民党进攻我苏区。他走一湾烧一湾，红军亲属全家杀光，极为残暴。由于“反共”有功，1935年被委为国民党安徽省“直属大队大队长”。1948年，当了立煌县自卫团团长。次年7月被汪宪委为匪周醒民第5支队的副司令。这帮股匪，由白沙河及麻城东木区的地主武装组成。麻城匪首李俊芳任第一副司令兼第17团团长和伪麻城县长。为消灭这股土匪，9团在加紧军事搜剿的同时，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宣传“活捉周香波立大功”，“通周、窝周、知周不报者以通匪论罪”；并教育周的佃户拒不交租。与此同时，争取与周有联系的士绅向我靠拢，大力瓦解其部众，10天之内即有匪营长以下官兵37人来降。东面与其活动区毗邻的饶国栋匪部，被8团肃清殆尽，饶本人亦降，周匪处境日益孤立。一次，周匪想把老婆藏在范河一农民家中。农民说：“要放你的人，就先杀了我！”周匪问为什么，农民说：“你的老婆还要不要？要，你就带走；不要，就直接给八路送去。放在我家，八路抓走了，还得找我要你，我找不到你是死，找到你也是死，不如先死！”周匪只好作罢。他东藏西躲，无处栖身，终于11月2日带着他的投降书，到驻白沙河部队低头认罪。14日，9团管玉田团长亲率直属分队连摸4个湾子，最后于刘家咀将匪李俊芳捕获。该匪支队第16团团长李兴芳、副团长陈尧，也于是日在麻东地区投降。这股土匪基本被歼灭了。暂时逃脱的匪支队司令周醒民(时年36岁，上楼房人，曾任国民党立煌县“自卫团”团长)，后来在土地改革时落网。

活捉郑家贤。郑匪时年49岁，职位并不高，任匪第5支队第17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但他的罪恶甚至超过某些大匪首。活捉了他，在麻城震动很大。郑家贤家居木子店东北八字湾，是血债累累的民团头子郑其玉的继承者，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就是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由于积极反共而得宠，一直当上大队长。1947年10月，他发动反革命暴乱——东义洲事件，枪杀、活埋了我大批工作人员、伤病员、贫农团干部和群众。据统计，郑匪一生杀害革命干部、战士、群

众203人，许多人是遭活埋的；强奸妇女14人，有的年仅14岁；烧毁村庄4座，抢掠财物无数。麻城人民同他有着血海深仇。这是个自知罪责难逃而拼死顽抗的匪首。然而，随着剿匪工作的进展，他的部众全部瓦解，郑匪只身流窜于隘门关、平头山、熬家河一带深山密林中。9团3连3排受领了捕捉郑匪的任务，进驻郑匪经常出没的刘家湾。1949年11月21日夜，郑匪窜出觅食，遭我哨兵喝问遁去。机警的3排长王福林立即召集班长研究，判定很可能是郑匪，天一亮便逐湾搜索。9班副班长王兴仁带本班进到陶家湾，助民劳动中从一个婆婆口里得知有个胜家垱没有搜到，于是立即前往，原来是个独屋。他们将屋子包围后，进去一搜，在碗柜下揪出一个穿长袍的胖子。从乡保队解放参军的战士郭庆祥一看就说："他是郑家贤！"郑匪赶忙拼死夺门外逃。郭庆祥一把扯住他的长袍，随着一起滚下丈余深沟。战士阿正清、冯士东、谭纪亮赶上去，一起将这个恶魔擒住。次年4月2日，人民政府在木子店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将郑匪枪决。

还有一些剿匪故事也是很生动的。8团剿匪功臣、3连副排长郑修文，一次同群众的耐心谈话中，感动得匪属吴婆婆哭起来。吴随即把儿子叫回来交枪登记，并且通过她儿子瓦解了土匪一个班。陈新民的特务连长"恶麻子"余少清开始拒不投降，还从浠水搬来一个会门头子沈道人，蛊惑匪兵"刀枪不入"。匪徒们与7团2连一交锋，这个抡着龙头拐杖指挥匪徒冲锋的妖人，立即饮弹毙命。"恶麻子"埋身于稻田泥水中侥幸逃脱，让家中供起灵牌佯装已死。7团1营经过向他父亲做工作，终于迫使"恶麻子"余匪带着全连名册和9支步枪投降。8团8连驻地麻东黄冈店一带，有个伪区长李孟枢。李为逃避人民惩罚，藏在一个坟地的棺材中，由其姘头送饭吃。8连与群众结合，派人把他的几个姘头暗中一一监视起来，终于悄悄跟着一个送饭的人，把这个伪区长从墓穴中揪了出来。

这期间，在英山剿匪的黄冈分区独立团以及各县地方武装，都获得了显著战果。独立团俘虏了英山县匪"自卫团"团长胡建忠及伪县长等，还从一个山洞里抓到了六安县匪"自卫团"团长。

老区春晓

两个"结合"发挥了巨大威力。至1949年12月5日进剿的3个月中，各线剿

匪部队累计消灭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部及所辖10个支队、9个伪县政府以及自卫团等部匪徒12436人。在10、11两月所歼的8605人中,投降者6585人,占76.5%,足见政治攻势的效果。主要缴获有:各种炮75门,轻重机枪206挺,其他各种枪9558支,子弹近27万发,电台5部半。其中,我南线消灭了匪第5和第11支队、立煌挺进支队第3区团以及第2区团一部和第1、第3支队各一部,还有匪英山自卫团和麻城、罗田、英山伪县政府,共歼匪2189人;缴获迫击炮4门,小炮12门,轻重机枪50挺,其他各种枪1321支,各种子弹52933发,炮弹840发,手榴弹2033枚。至此,太别山区的股匪基本歼灭。

1950年春天对大别山人民说来,是个胜利的春天。经过上年12月和本年1、2两月的继续工作,当鲜艳的杜鹃花漫山开放的时候,潜藏的散匪也大部被清出了。这期间,南线又俘降匪徒200余人,缴枪100余支。全区歼匪总数达到155413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在这里"开辟第二战场"的阴谋,为在当地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彻底翻身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我这个从大别山战斗出来的人,面对这一胜利自然特别激动。大别山自1927年黄麻起义起,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曲曲折折奋斗近23年,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在湖北省委和军区正确领导下,边区指挥部正确指挥、协调,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战而取得的,也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参加的结果。麻城、罗田、英山等县人民响亮地提出"剿匪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协助部队修公路,架电话线,送粮食,仅罗田县就动员民工7万余人。群众还积极参加侦察匪情,组织联防,搜查潜匪,监视坏人,配合军队进剿。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和参加,就不可能有剿匪的胜利。

剿匪胜利后的大别山,犹如春天的早晨,生机勃勃,一派清新。人民不仅安居乐业了,并且普遍组织起农会等群众组织,减租反霸,迎接土改,准备向千百年来压在头上的封建势力作最后的冲击。一个新的时代展现在大别山人民的面前。

(1989年)

平 定 鄂 西

张 才 千

(一)

1949年5月20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江汉军区、鄂豫军区和桐柏军区一部,在孝感花园镇合并组成湖北军区,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王宏坤同志任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同志为副司令员,我为参谋长。同时,组成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仍由李先念同志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我为省委委员。党政军各领导机构组建后,我们便进入省会武汉。

这时,除了鄂西等少数地区外,包括武汉三镇在内的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为了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军区领导作了有所侧重的分工。我主要负责西线战事。西线主要是指荆州以西,包括宜昌、恩施、襄阳以及后来归建的郧阳这一大片地区。当时的军事态势是,南漳、远安、沔阳以西绝大部分为敌占区,因而作战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在奔赴西线之前,根据军区党委的分析和自己的考虑,我对西线作战的总体构想是,大概要分3个阶段实施,即:追歼国民党军阶段、进剿股匪阶段和肃清残匪阶段。

在先念同志和军区的领导下,我西线部队指战员连续发起了宜沙战役、鄂西南战役,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解放了鄂西、鄂西北广大地区。在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队之后,我和军区驻西线的部队便以主要精力进剿股匪。

在鄂西地区我有过两出三进的经历,因而我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对这里的匪情也较为了解。这里是鄂省与豫、陕、川、湘4省接壤的地带,边界长达数千里,分别为秦岭、大巴、武陵三大山脉所绵亘,加之土地贫瘠,地荒民穷,历来是"强人"落草的地方。从明末、清代至民国时期的300年间,这里寨王草寇蜂起,

而且愈演愈烈，惊震朝野，成为全国有名的匪患区。国民党溃败前夕，企图把这里变成他们的“游击根据地”，收罗散兵游勇，把惯匪当成“救国”的力量，统统收编，给钱给枪，对许多作恶多端的匪首封官加委，各种头衔的“司令”比日伪时期还多；溃败的国民党军残部，则全部变成土匪了。加起来，大小股匪200多股，人数约计2万左右，其中300人以上甚至一二千人左右的集团匪帮有好几股。由于各地、县解放的时间不一，加之历史、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进剿兵力的投入和进剿战斗的展开也不一般齐，因而匪势的分布也不同。其大体态势是：北部的保康、房县与九道梁一片，中部的兴山、秭归一片，西南部的来凤等4县一片，均为匪群聚集的重点区。这些股匪为害甚烈，不仅经常袭扰我正规部队，而且主要是袭击我新建立的区乡政权，杀害我工作人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这帮匪徒严重危及我军行动，危及我新生政权和社会治安。匪患不除，鄂西难平。所以，摆在我们面前进剿股匪的任务，是相当艰巨而又严峻的。

（二）

以先念同志为书记的湖北军区党委，一开始就对剿匪予以高度重视。早在军区准备组建时，我们召开了广水会议，详细地分析了省里的匪情，提出了“剿匪，以掩护支前”的方针，并确定了相应的措施。首先在先期解放的地区大力剿匪，稳定政权。各部队在追歼蒋军的同时，见匪必歼，先后进行了大小50余次战斗，歼匪万余名。为了贯彻省委关于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全力开展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的工作方针，军区于7月27日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有各独立师、各军分区领导同志参加。会间，对军区成立2个月来的剿匪工作作了概要总结，对进一步搞好剿匪工作进行了部署，李先念和省委第二副书记刘建勋，军区领导王宏坤、王树声和政治部主任郑绍文等同志，都到会对剿匪工作作了重要讲话。先念同志在总结讲话中说：“剿匪并无别的秘诀，就是依靠群众，正确执行政策，加上我们的决心。只要坚决，匪徒就能肃清；如不坚决，必一事无成。坚决是成败的关键。有了决心，就会产生办法，书本上规定有追剿、堵剿、驻剿、奔袭、合围等等。如果不坚决，还是搞不成，书本本身是一个土匪也捉不住的。要捉住匪徒必须要我们的人去，那就看你坚决不坚决了。有决心，每个人都成诸葛亮，大家想

办法，大家都不怕爬大山、下大雪、落大雨、刮大风、天黑路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为要做到坚决，首先部队本身要纯，每个人都能为人民忠心耿耿。否则所谓坚决也是空谈。”他的讲话形象通俗，言简意赅，提纲挈领，针对性强，给大家以极大的启发。

会上，军区党委的同志还分析了当时湖北境内的匪情性质和特点，明确指出：单纯的经济土匪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他们绝大部分是由匪、兵、警、特及反动分子五位一体组合起来的，以反对我党我军和人民政权为政治目的的反动武装。因而，会议提出的斗争方针是：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管齐下，发动群众是中心环节，重点地区集中力量重点打击；确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既不能宽大无边，又不要乱打乱杀；明确剿匪斗争的组织领导原则是：统一领导，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即必须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军队要受地方党的领导，军区内部实行党委领导；制定的总体计划是：分三种地区，老区、新区、即将解放的地区，要求到1950年年底，争取用一年半时间，全部、彻底、干净地肃清湖北境内的土匪。会议还强调了剿匪斗争的战术指导与思想指导原则。在战术指导上，应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先对股匪进行有重点的合围、追击奔袭，然后展开驻剿搜捕等；在思想指导上，主要强调扎根思想、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这些，无论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后来的剿匪实践来看，都是符合党的路线、符合客观实际的。单从研究部署剿匪斗争这件大事来讲，这次会议是一次全面展开剿匪斗争的动员大会，是一次进一步激发广大指战员战斗热情的誓师大会。

各部队认真传达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我西线独立1师、独立2师和各军分区独立团，还相对集中时间，进行了整顿。主要是：学习剿匪政策，提高指战员的思想水平；了解匪情特点，提高战术技术；清理不纯人员，提高队伍素质；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战斗力。当时，因为胜利，在部分同志中出现了“土匪成不了气候”、“胜利了再挨一枪划不来”等模糊观念。对此，各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诉苦运动、立功运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教育大家懂得，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而有力地消除了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使部队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昂的战斗热情。

经过短期整训，部队士气旺盛。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齐心协力，带领部队主动出击，狠狠打击股匪，取得很大的进展。我独立1师在宜昌的部队与当阳独立团一个月歼匪1000余名，全县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该师驻在兴山秭归边界的部队，在湘坪全歼伪县保安团匪部；7月下旬，襄阳独立团4个连同伪鄂北行署保安团队激战，在匪5倍于我的情况下，坚决进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剿匪范例，受到了军区的通令嘉奖。7、8、9三个月，西线地区歼匪近万名。一些老区和中心地带，流窜为匪的伪军政人员和冒尖的股匪大部被歼。除恩施西南部，宜昌西部鄂川交界处和房县、保康外，其他地方300人以上的股匪基本上被歼灭。为了防止松懈情绪，10月2日军区司令部与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展开剿匪工作的指示，11月27日又发出了第二次指示，及时指导进剿股匪的战斗向纵深发展，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期间，恩施军分区正式组建，由王定烈任司令员，李人林任政治委员，鄂西南剿匪战斗全面展开。我携少数随员渡过长江，来到恩施，与地委书记彭天琦，军分区领导王定烈、李人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剿匪部署。这里的匪情较之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最突出的：一是这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稠密地区，土(家)苗(家)山寨星罗棋布，其社会形态是刚从农奴制度演变过来的，头人、土司，大部分都有武装，其中许多人已与土匪为伍，因而政策性强，不易把握。二是这里抗战时期曾是国民党省府流亡地，武汉解放前夕伪省府又逃到这里，土匪与军警宪特盘根错节，进剿难度大。三是这里的土匪中有一部分是由民变武装蜕变而成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情况复杂。1947年，我率江南游击纵队挺进湘鄂西时，曾寻找过一支为抗丁抗粮而拉起的民变武装，当时没有找着。这次了解到，那支民变武装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首领饮恨身亡，余众后被收编，已成为当地实力颇大的股匪。对此，必须把其匪首与被裹胁的匪众严格区别开来。四是这里与湘西接壤，那里的土匪势力大，许多年来鄂西的土匪大都投靠入伙，受其指使，因而土匪迂回区域大，时下单是号称所谓“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某某纵队的股匪就有十几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决定将独立1师一个团配属给恩施军分区指挥，以加强这一重点区的进剿力量。结果进展很快，在第一步的个把月时间里，就将散潜在8县、140多个乡为匪的伪军政人员全部招降，收缴枪支1.5万多条。该军分区部队还与湖南常德军分区部队联合会剿伪“暂编第2师”，消灭大

部，争取300余匪投降。在利川，军分区和县里武装经9昼夜围攻，智取古眼井，消灭企图凭险盘踞的一股惯匪。春节前，他们抓紧进剿，北4县的大部分中心区乡300人以上的股匪被剿得为数寥寥，基本上控制了社会治安局势。

（三）

1950年1月，郧阳军分区归建。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鄂西、鄂西北地区的剿匪工作，军区于3月份组成鄂西剿匪指挥部，仍由我负责统一指挥，并将独立1师一部及竹山、竹溪、房县独立营，重点配置于鄂西北9县之边缘地区，以展开全面的驻剿和有重点的边缘会剿。这表明，将残匪最后一扫而光的战斗展开了。残匪即指潜散残存在边远区的股匪和零星匪徒，西线地区绝大部分县乡独立作战，基本肃清了本地潜散的匪徒；而在西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边远山区，肃剿残存匪徒的任务还不小。为此，我专程到襄阳，与那里的负责同志一起，对鄂西北的全面驻剿和边缘区会剿事宜，作了研究和部署。

襄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廷发同志、独立1师副师长吴昌炽同志、郧阳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等，向我介绍了情况，交谈了想法。这里大部分县乡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解放较早，基础较好。同时，这里的领导都是老同志，对指挥作战和群众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尽管这里山大林密，匪情复杂，但剿匪工作搞得卓有成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将东南部几个县的股匪扫得残存无几。对西北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他们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围攻，组成两个集团分片进剿的办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年前，南片已将保康、南漳、兴山边境盘踞百年的九路寨匪巢拔除，北片已将南、保、谷（城）边界1600余人的反动会门扑灭。元月份，军分区独立团与均县、房县、南漳、保康、谷城等县的部队一起行动，采取奔袭、奇袭和分进合击等手段，将该地区几股300多人的残匪全部歼灭。与此同时，郧阳军分区部队与安康军分区、川东军区部队联合行动，将活动在3省边界的有1000多人的“川陕鄂游击纵队”一举歼灭，并迫使流窜在该地区的伪保安旅长及残部、伪地方武装纷纷投降，还叫有千余人的大刀会缴了家伙，从而该地区的腹地中心区域股匪已基本完蛋。目前这一地区逃至边沿山区的残散股匪，已大都处于我独立1师部队、各军分区独立团和县区武装的包围之中。据

此，我们当即决定：分片组成武当山和九道梁两个工委兼剿匪指挥所，分别由张廷发、吴昌炽兼任工委书记和指挥长。划分界域，区分任务，分片包干，既建立联防，又以各自进剿为主。这一决策加强了重点区，是适时的，必要的。此后，两地便迅速展开了驻剿会剿。在较短的时间里，武当山地区的残散股匪全被剿灭。九道梁地区，我独立1师部队和各县武装主动与川东军区联合，他们艰苦奋战，穷追猛打，很快将“川鄂人民自卫军”、“江北游击纵队”等顽匪消灭，生擒匪首。

这期间，西线地区的匪情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残匪暴乱，连续多处发生多起，恩施地区上半年竟达50余案。匪徒杀害我部队干部战士、政府工作人员及农会干部70余人，其中较为严重的有利川的文沙、恩施的板桥、来凤的大河坝等处。宜昌地区多起，其中较为严重的五峰的采花、秭归的大坪等处，郧阳、襄阳地区类似情况也接连发生。这类事件，给各地影响很大，震动不小。但从客观情况来分析，发生残匪暴乱，并不足以为怪。当时，我南下大军铺天盖地席卷国民党军；接着，我军区各部队又劈头盖脑地把各地股匪连锅端，这迅雷闪电般的进击和胜利，使一些残存或散潜的匪徒，像被打闷了的狗一样，一下子不知所措，稍喘之后，他们还会跳出来以各种形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我们已曾料到。年前，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在11月27日的指示中，就列举了鄂东两起残匪暴乱杀人事件，提醒各地要密切注视匪情的变化，警惕残匪的顽固与狡猾，指出其“破坏力是很大与残酷的”。然而，从某一事发或酿成后果来看，主要还是我们少数同志思想麻痹。五峰县采花区一股20余人的残匪袭击我一个班。区委书记闻讯后，不加考虑，竟独自一人到一匪伪保长家去了解情况。结果遭匪惨杀。血的教训使我们更清醒、更警惕了。指挥所急令各地严加防范，一有征候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各单位认真贯彻了指挥所的指示，对残匪的动向密切注视，并以各种有力措施，很快遏制了这股逆流。“江南地下军”等好几股残匪刚刚露头即被粉碎，使我们始终掌握了对匪斗争的主动权。

由于党政军的共同努力，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剿匪作战，我省中心地区明火执杖的土匪踪迹渐无，少数残匪及漏网匪首主要是潜窜于省境边界或隐蔽在偏僻的乡村。为此，1950年4月22日，我们向全省发出了《关于组织边沿地区剿匪清匪的指示》，进一步分析了残匪的态势，强调肃清残匪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再接再厉，除恶务尽。此件呈送李先念同志后，他很重视，4月26日亲笔复信给王树

声、张广才和我，说："所决定边沿区会剿计划甚好。"他还作了几条具体指示，一是"力求贯彻，限期肃清"，对会剿的地方，不能流于形式，只有计划，而无实干，要"每天每月通报所得经验教训"，要防止走弯路，不能疏忽；二是要加强指导，如发现那一地兵力不够，应责成该分区主动加兵，必要时争取派出部队加强，以便兵力充足，会剿成功；三是加强兄弟省的联络，司令部可派出联络参谋，到兄弟军区"带上我们的会剿计划图，要求他们下达命令到有关分区与各县"，以便联合进剿；四是近期领导重点"仍应放在剿匪问题上，并坚决贯彻工作队化"。先念同志不仅肯定了加强对边沿地区清剿工作的做法，而且还对具体组织指挥，兵力的投入和使用，同兄弟军区的联络，领导的精力要放在剿匪工作上等，作了极为明确的指示。这对我们具体负责剿匪工作的同志，是非常及时和有力的指导。

我西线指挥所认真贯彻执行了军区关于组织边沿区剿匪清匪的指示和先念同志提出的要求，先后在郧县和川鄂、川湘边缘地带分别设立了6个进剿指挥部和5个进剿指挥所，强化领导，狠抓落实。恩施军分区为了加强计划指导，党委还专门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提出开展剿匪突击月的活动，力求见诸行动。为了集中兵力，他们将独立1师1团与该军分区的独立8团组成南线进剿集团，旋即组织开展对边沿区残匪"游击大队"、"第9纵队"进行围歼，干部带头冲锋陷阵，战士敢打敢拼。该独立团3营3天追匪300余里，其中两天每人只吃了一餐饭，但无人掉队；在进剿招头寨时，战士行军走山路，蹚水过河50余次，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2个月歼匪2000余名，缴枪800余支。鄂西北九道梁地区，独立1师3团在副师长兼工委书记吴昌炽的指挥下，与四川巫山友邻联合行动，将流窜在边沿区的残匪"川鄂边人民自卫军"、"游击纵队"截住，迫其"自卫军总司令"宋大香等头目投降。宜昌军分区部队与川东军区联合，先后将流窜在兴山西部边界的匪伪保安旅等匪部合围，迫其缴械。襄阳地区经过边沿区会剿，上半年已将该地区30人以上的残匪基本肃清，这样整个西线边沿区，除湘川鄂交界的个别地方外，已全在我控制之中。

应该提及的是，在剿匪战斗中开展政治攻势，发挥政策攻心的作用，对分化瓦解土匪起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对伪鄂北行署、伪鄂西南保安队以及鄂西北的大刀会等多达千余人的伪匪武装，都是在军事压力的前提下，采取政治攻势，迫其投降，解除其武装的。在许多次作战中，各部队还采取土喇叭喊话、标语上山

等办法，使匪部失去斗志，从而夺得胜利。郧阳军分区部队将伪保安旅包围后，经过政治攻势，促其旅长以下人员放下武器；襄阳军分区独立团将匪“联防指挥部”包围后，进行喊话攻心，迫其缴出 12 挺轻重机枪和 260 余支长短枪，匪首和匪众全部举手投降。从俘匪的统计表上看，在西线地区的伪地方团队的匪伪人员，大部分是经过我政治攻势后放下武器的。

在肃清残匪的作战中，我们还根据敌变我变的特点，及时指导部队深入下去，切实做到工作队化，要求各部队沉到基层，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深挖细找，把残匪搞干净。我曾给同志们形象地说，牛大压不死跳蚤。要注意改进战术。肃清残匪要学习猎人等兔子和猫抓老鼠的手段，要放长线钓大鱼，顺藤摸瓜，才能把沉在底下、隐蔽得很深的家伙挖出来。各地很快适应了匪情变化，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深挖残匪，许多单位还创造性地摸索出许多新招，出敌不意地制服匪徒。郧阳军分区针对有的漏网匪首潜逃到城市或朋党处匿藏的情况，组织便衣飞行战斗小组，跟踪追捕。他们指派得力的干部和机警的战士，根据掌握的线索，化装成便于行动的各类人员前往侦缉。这些执行任务的同志，有的扮成商人，有的扮成郎中，有的还扮成土匪，想方设法接近目标。他们进城市，住客栈，逛戏院，坐茶馆，寻搜潜匪的蛛丝马迹。有的甚至深入虎穴，与匪周旋，一旦得手，即将匪擒拿。在 2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派出便衣飞行战斗小组 29 个、200 余人次，先后奔赴陕西汉中、四川奉节等地，抓获匪首和潜匪 30 余名，战果赫赫，威震敌胆。如潜逃的匪伪“川陕鄂边区自卫军”旅长、营长等匪首，就是他们在陕南缉拿归案的。

1950 年 10 月，恩施军分区部队与川东、湘西友邻部队联合，发起了对顽匪“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强大攻击。该匪是鄂西，也是鄂境内最后一支大股武装土匪。10 月 15 日，各部队全面展开，追歼 1 周余，将其副司令击毙，其他头目被我抓获，总司令瞿波平率部向我投降。至此，在鄂西、鄂北地区 30 余县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武装土匪全部覆灭，人民政权更加巩固，整个局势完全平定了。

11 月以后，湖北军区视情在全省范围内基本结束了军事进剿行动，部队全部转入工作队化，一个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蓬勃开展，全省工作走向了新的开端。鄂西地区匪患的平定，对于保证几十万大军顺利进入大西南，对于湖北内地

的安定，对于已开始的抗美援朝伟大斗争，对于与湘、川、陕、豫兄弟省沟通工作以及对本地区的新的建设，无疑都起了重要作用。

我是这年7月调离湖北的，在平定鄂西、鄂西北斗争中，刚好工作了一年时间。而这一年，又恰恰是旧社会的终止符，共和国的启奏曲，因而在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记，仿佛就在昨天。

（1989年）

秋 风 卷 叶

——忆鄂西剿匪斗争

王 定 烈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每当我吟诵毛泽东同志这铿锵有力的诗句时，就不禁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剿灭鄂西匪患的场面就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1949年11月中旬，鄂西南战役结束后，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奉命改为恩施军分区，由李人林同志任政委兼地委书记，江贤玉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难同志任副政委，熊光武同志任参谋长，我任军分区司令员。遵照华中局、华中军区以农村工作为重点的指示，军分区边战斗，边分散占领城镇，并组织武装工作队迅速分赴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恩施地区，北起巴东，南至来(凤)咸(丰)，西起利川，东至鹤峰。境内群山起伏，逶迤连绵，山势险要，地形复杂，历史上就是草莽出没、群寇称王的地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巴东、房县有李殿臣(自称“湖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利川有王冠南(匪“鄂西南游击纵队第2路先遣队3支队”少将支队长)、曾照品(匪大队长)，建始、鹤峰有钱甫堂(匪“湘鄂边剿匪司令部”支队长)，宣恩、咸丰有曹子亚(匪“暂5师”师长)，来凤有匪首杨德芝、瞿波平(“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彭雨青(瞿波平部“2纵队”司令)等，共大小土匪武装近70股，总计人数约8000余众。另外，邻近的川东南、湘西、黔东北等区域尚有20余县有股匪为患。他们或啸聚山林，隐匿山洞；或化整为零，四处流窜，洗劫掳掠；或组织反革命暴乱，伏击我来往人员，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时至1950年5月，我们就有70余名工作队员和农会干部惨遭杀害。匪徒的残忍，激起了我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愤慨。由于当时解放不久，不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缺乏了解，匪

徒们乘机封村闭寨，煽风点火，大肆制造、散布谣言，胡说什么“共产党是‘三头’政策，初见点头，过后摇头，长久杀头”，“共产党口蜜腹剑，先甜后辣，先哄后杀”，“拆散家庭，共产共妻，老少分配”等等。同时，他们还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胁迫青壮年为匪，在一段时期里大有“越剿越多”之势。所有这些，给我们开展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地委、军分区党委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不把土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土改运动就不能全面开展。为此，确定了“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巩固政权，开展土改”的工作方针，并根据各县的匪情，采取“内线驻剿与外线进剿相结合”、“以军事打击为主，政策攻心为辅”的斗争策略，决定集中力量先打击最疯狂、危害最烈的大股土匪，力求打击一股，震撼一片，歼灭一股，威慑全线。为此，我们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上。每到一地，就张贴布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宣传政策。同时，要求部队和工作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帮助群众清扫庭院，参加助民生产劳动，喂牛喂猪。凡军用粮草，照价付款。由于我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大群众迅速消除了顾虑，并且积极支援我军，不少人积极主动向我们报告匪情。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狠狠打击了国民党老牌特务刘庄如和瞿波平、朱继凯（匪“暂2师”师长）、宋大香（自称“川鄂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部。在武装进剿的同时，我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策攻心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反复强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召集匪属开会，号召他们动员从匪者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在我党我军的政策感召下，流窜境内的许多匪徒纷纷携械投降。打击了匪焰，壮大了军威，发动了群众，打开了局面。与此同时，8县区、镇相继建立了政权，加强了区级武装力量。

1950年，我军的军事斗争主要在于集中全力剿匪。1月，我们配合湖南常德军分区，向聚集在湘鄂边铁炉坪、走马坪之匪朱继凯部进行会剿，将其大部击溃，匪团长朱平阶率300余人投降。同月19日，建始县大队将匪“神兵”两个队消灭，生俘其队长以下40余人。8团7连将利川古眼洞土匪包围，经9昼夜围攻，采取悬崖架梯办法，将洞口封锁，以炸药爆破，迫使顽敌投降。2月上旬，来凤县大队经一昼夜奔袭，将窜入酉阳地区之匪彭雨青部消灭100余人。在我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境内的土匪武装分崩离析，迅速瓦解。但仍有部分冥顽不化，继

续作恶。他们玩弄花招,蒙我耳目。有的明降我,暗从匪,日散夜聚,伺机而动;有的交枪交坏不交好,交公不交私,交长不交短,或交枪不交弹,交一部分藏一部分。他们还利用封建会道门的关系以及地形熟的有利条件,避实就虚,飘忽流窜,袭击我小分队,采用"咬一口,打了就走"的战术,与我继续顽抗。

为彻底肃清残匪,保卫胜利果实,5月底地委、军分区党委召开了各县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6、7两月为"剿匪突击月"。并根据湖北军区的统一部署,与友邻部队组织了利川、恩(施)奉(节)、巴(东)建(始)鹤(峰)、宣(恩)鹤(峰)龙(山)、咸(丰)酉(阳)龙(山)5个剿匪指挥部,确定了各县的重点打击目标。与此同时,军区增派了独1师第1团加强剿匪兵力,军分区在南线组成指挥所,由江贤玉同志坐镇,以第1、第8两团和来凤县大队,深入湘、鄂、川接合部,配合兄弟部队会剿,将90%的部队投入,掀起剿匪高潮。

联席会议部署完毕,我准备带参谋人员,乘一辆旧吉普车去南线。次日临上车时,我问参谋人员:"你们告诉来凤大队了吗?"答:"昨天就电话通知了。"我说:"那好,今天就不去了,改日再去,但不许你们再打电话。"参谋们搞得莫名其妙。第3天,我们乘车到来凤时,刘大队长一见面就说:"好险呀,昨天有200多名土匪在来(凤)咸(丰)之间公路上活动了一天。你们如果昨天来,很可能要中埋伏。"因为当时都是高架明线,我们打电话,土匪可以窃听到。当时,针对土匪藏匿暗处、飘忽不定、夜间活动等特点,我们相应集中兵力,由点到面,来回拉网,穿梭"梳篦",反复清剿。同时,采用长途奔袭、佯走回肠以及中途设伏、围寨堵洞等战术,迫敌弃守巢穴,疲于奔命。首先以重兵压在龙山南招头寨匪中心巢穴,打乱其指挥系统,迫其外窜。先后将匪"湘鄂川反共救国军第9纵队"副司令覃介民和支队长张晓南捕获,大队长姚绍茂被击毙。

6月中旬,咸丰县大队发现匪首杨茂林伙同30多人在黔江坳活动,侦察排长曾继坤同志立即带领全排化装成便衣跟踪追击。杨匪发觉后慌忙向酉阳方向奔逃。曾率部紧追不放,饿了啃几块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泉,鞋子跑烂了光着脚追,打了血泡谁也不吭一声,一天半追击150华里。杨匪走投无路,被迫乖乖缴械投降。

盘踞在龙山一带的惯匪4支队10大队大队长彭镇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多年来,他在龙山划地为王,鱼肉乡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

恨之入骨，要求我们尽快除掉这个“混世魔王”。7月中旬，当彭匪率百余匪徒在岩头活动时，我10团4连闻讯立即前往围歼。狡猾的敌人发现我们后，马上钻进地势险要的丁家大洞。该洞悬空离地面30余丈，两边崖如刀削，陡峭险峻。敌人在洞口架起机枪，向我疯狂扫射。匪暗我明，地形对我非常不利。4连连长果断地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封锁洞口，防敌逃跑，自率一路绕道攀上峰顶。但是峰顶与洞口几乎垂直，难以发扬火力。在这紧要关头，战士王纪文急中生智，把炸药包捆绑在长竹竿头，垂至洞口，采用悬空爆破的方法，摧毁了敌洞口阵地，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接着，4连连长身先士卒，用绳子拴在腰间从岩顶吊下，端着机枪向洞里猛烈扫射。仅半个小时，战斗结束，击毙彭镇南等匪徒30多人，剩余的60名匪徒举着白旗缴械投降。就这样，铲除了彭镇南，为龙山除了一害，广大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与此同时，我西线部队在利（川）石（柱）交界处消灭了匪大队长曾照品。并协同奉节地方武装在新板桥击溃冉子蛟部，俘敌40余人。匪支队长王冠南率20余人向我投降。

从6月1日至7月15日，45天内，共进行大小战斗38次，消灭大小土匪武装40余股，计2224名，缴枪800余支。至此，我们打乱了匪各部建制及其组织指挥系统，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恩施地区股匪大部肃清。但由于我区与川、湘毗邻，地形复杂，边缘区会剿不够有力，以致残敌仍骑墙跳跃，乘隙流窜。

8月中旬，军分区召开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确定开展“剿匪荣誉竞赛月”，仍以歼灭南线股匪为主。重新组织了巴（东）建（始）恩（施）指挥部和宣（恩）鹤（峰）龙（山）指挥部，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工作队化，组织内线清剿；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由点到面，内外结合，展开对匪的全面进剿。

8月16日，来凤县大队在王卯屋基地区，歼灭了瞿波平匪部“第6纵队第2支队”张让生等70余人。9月，1团在龙山西南之安抚司、小坳地区反复搜剿，结合政治瓦解，先后争取匪支队长向承先以下300余人投降。10月与川湘友邻军区部队实施联合会剿（会剿总指挥曾绍山同志），对瞿波平部等股匪展开了围歼：1团（欠1个营）及来凤大队分布于上河溪、乌鸦河、茨岩塘（龙山东、东北），8团和1团1营位于百户司、贵塘坝地区，担任北面进剿堵击任务；驻湘西北地区剿匪之47军141师（欠2个营）、139师两个营和常德军分区4个连部署于龙山以

南之里耶、洗车和桑植西北之官坝、新街地区，担任东南面堵剿；川东军区以1个营在川鄂边酉阳地区担任堵剿。

10月15日，各线会剿部队全面出击，以龙山县招头寨、贵塘溪和桑植县西北万民岗两点为中心，分进合击瞿波平、杨树臣和陈士、曹子亚等股匪。因匪发觉我意图，仅以小部与我周旋，大部有计划分散隐蔽。最初几天战斗效果不大。

22日，我47军422团将“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击毙。我区部队先后击毙“暂编第5师”师长曹子亚，捕获“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陈士、“6纵队”司令侯唯一、“5纵队”司令邓仲礼、“9纵队”司令向寿伯、“7纵队”司令周绍穆、“青年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余宪章以下217人。此时土匪已乱，不成其股，有的被我压于老巢，无法成群向我流窜。经我军分割反复清剿，并在上河溪、乌鸦河、茨岩塘、麻阳寨、兴隆坪、财神沟等处设“招降办事处”，以政策攻心。慑于我军的强大威力，处于穷途末路的残匪纷纷缴械投降。其中有：“青年救国军”总司令马祥民、参谋长马英山，“反共救国军”1纵队司令朱藩甫、5纵队副司令邓柏林、6纵队副司令张继武以下1200余人。

11月，我3省联合剿匪指挥部在湖南龙山县土道溪等地，对“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的残部展开联合会剿，迫使瞿部向我47军421团投诚。

在“剿匪荣誉竞赛月”中，我区全体指战员以极高的热情，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了剿匪任务，涌现了大批功臣、模范。共歼匪4163人，其中：毙伤61人，俘668人，匪向我投降3884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46挺，长短枪2408支，电台1部，电话机18部，骡马43匹，炮弹572发，子弹239371发。

此次联合进剿，由于统一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几个不同建制的兄弟部队能够密切配合。战术上采取了“分进合击”、“重点包围”、“梳篦拉网”等灵活战术，又适时地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因而取得了全胜。至11月底，3省接合部的股匪均告消灭。

经过1年的军事大清剿，鄂西全境股匪基本消灭，但仍有零散顽匪漏网潜伏，还有少数惯匪逃往外地。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12月军分区党委召开了分区党委扩大会，制定了“由大军进剿转为隐蔽斗争”的方针，分区和8个县成立了

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的清匪肃特委员会，并组织了164个飞行组与便衣队，参加人数有400余人，四处侦缉追捕匪徒。清匪进入更加深入的阶段，敌匪已陷入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

1951年1月，我来凤大队又捕获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副司令彭吉林。同年5月，来凤三胡区中队余看灯飞行小组，在群众的配合下，行程万里，在四川万县、湖南永顺及武汉等地追捕大小匪首17名，获得“模范飞行便衣队”光荣称号。建始县大队便衣组经过半年追踪侦察，将惯匪黄协臣捕获。6月18日，宣恩民兵将“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司令彭雨青捕获。利川民兵冯志成一人捉了4名匪徒，争取投降3名。来凤县民兵从1月至4月，共搜山28次，捕捉匪特302人。

时至6月，全区除零星散匪外，基本平定。从发布剿匪动员令起到1951年5月底止，全区共歼匪万余人，缴获各种枪9540支、子弹121万余发。在这场斗争中，我军伤亡477人，其中连、排级干部牺牲16人。

真是：匪患除，人欢庆；英雄血，育后人。

（1988年）

充分发动群众　瓦解消灭土匪

夏　夔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7月，我在宣恩工作了8个多月。在上级领导下，我同大家一道做了不少工作，但也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肃清土匪的斗争给我印象最深。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策略，积极消灭瓦解股匪；成股的土匪基本被消灭后，我们进一步依靠和发动群众，搜捕残匪、散匪，深入收缴藏散枪械。我们依靠党的政策，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地摧毁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虽然时过40多年，但这场艰巨复杂的斗争仍使我记忆犹新。

（一）

1949年11月上中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乐声中，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湘鄂西作战。当时武汉已经解放，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逃往恩施，鄂西及五峰、长阳部分地区为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控制。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受命参加湘鄂西作战，任务是配合二野、四野主力歼灭敌人，解放恩施，就地建立党政机构，开辟地方工作。

独立第2师辖第4、5、6三个团。当年7月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湖北省委、军区即确定解放恩施后独2师就地分散，执行工作队任务。师领导机关改为恩施军分区，师长王定烈任司令员，调李人林同志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周敬学同志为专员，李蓝田同志为地委组织部长。我那时任第11团政治处主任。当时被告知要我到宣恩县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兼县长，团政

委王英先到恩施县任县委书记，团长熊光武调军分区任参谋长，副团长张汉华到恩施县任指挥长（后改大队长）；部队将分散到巴东、建始、恩施、宣恩4个县，改为县大队和区中队，大部分干部要改行做地方工作。

占领野三关后，6团即开始分散执行任务。11月8日我们进入恩施。第二天地委和分区领导即找我谈工作，说形势发展很快，主力正在围歼逃敌，要我立即率领2营和一部分地方工作干部赶到宣恩，迅速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9日晚我连夜召开会议，向准备担任县领导职务的葛新、黄占兴（2营营长）、孙庆云（2营教导员）等传达地委指示，商讨到宣恩开展工作的方法。大家对新的任务都满怀信心，情绪很高。经过一天行军，于11日上午到达宣恩县城。

县城已先一天为4团解放，部队继续南下追击敌人去了。我们到达时宣恩是一座空城，但在高罗、沙道沟一带有大批敌人正向西逃窜。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立即决定：1、由黄占兴同志带2个连迅速南下，配合主力围歼逃敌；2、即发“安民告示”，约法八章（按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内容，结合实际略有增改），宣告宣恩县人民政府成立；3、分头召开群众会、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安定民心。当晚，我和孙庆云等同志住进原国民党的县政府，葛新同志率地方干部住进原国民党县党部。经过上述工作，县城人心稍安，商店相继开门营业。

解放伊始，百废待兴。当时的任务繁重而紧张。大军过境，支前工作很繁忙，我们本身也要吃饭，加上群众的生产、生活、物价……等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抓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诉我们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宣恩县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地方武装及乡保政权原封未动。蒋介石这棵大树是倒了，但猢狲未散。县长跑了，但反动武装完整无损。全县有1个绥靖团（1个常备营，2个后备营），1个警察局，13个乡公所，都有武装，一些恶霸地主和保长手里也有枪。他们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他们是旧社会反动势力的集中代表，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础，也是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现在，他们有的徘徊观望，窥伺方向；有的幻想变天，阴谋复辟；有的散布谣言，制造事端。宣恩山大人稀，毗邻湘西，惯匪很多，也拥有不少枪支。特别是这次国民党正规军大溃败，丢弃的武器弹药更无法计算，如

此众多的反动武装和土匪，构成了对我们的直接威胁。基本群众不敢靠近我们，地方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全县治安也大受影响，杀人抢劫，日有所闻。总之，不迅速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肃清土匪，彻底收缴枪支，就不能确立革命秩序，建立民主政权，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

（二）

大约是第三天，地委又派王怀民同志率领一部分地方工作干部来到宣恩，决定由我和王怀民（组织部长）、葛新、黄占兴（县大队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宣恩县委会（江尚明同志不久调来任县委宣传部长，王怀民同志于12月底调咸丰工作，葛新同志继任县委组织部长），我任副书记；孙庆云、毛新耕任副县长。我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王怀民同志传达了地委的指示，大意是：蒋介石集团已土崩瓦解，我大军正逼近成都、重庆，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各县都要以剿匪为中心任务。“在剿匪问题上，我们要有主人翁的姿态，使敌人慑服”；“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关系，大胆放手进行招降”。

这时，向西溃逃的国民党军79军、124军及15军已在宣恩、咸丰地区被我主力全部歼灭。黄占兴同志带的部队在高罗以南俘敌169师师长冯兴斋以下官兵600余人。全县大小反动头子都把武装拉上了山，正惶恐不安。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精神，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方针，积极进行政治招降和军事进剿，迅速消灭股匪。

一、在军事上，迅速派武装下乡，对股匪施加压力。当时我们只有两个半连的兵力，留1个排警卫县城，1个连向长潭河以东行动，重点打击宣恩县常备营营长朱冠军部；1个连向高罗及以南李家河、沙道沟活动。

二、在政治上，主要措施是：

1. 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出招降布告，命令国民党一切军政人员及散兵游勇赶快携械投诚。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讲明政策，凡携械投诚、改过自新者，将不究既往；若藏枪不交负隅顽抗者，将严惩不贷。

2. 写招降信。直接向朱冠军及各乡乡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识时务，顺潮流，早日携枪来归；如若听信匪言，执迷不悟，坐失良机，将后悔莫及。

3. 开展统战工作。召集座谈会，讲形势、讲政策，动员各界人士敦促旧军政人员迅速投诚缴枪。

4. 利用多种社会关系分途奔走活动，做劝降工作。

三、将宣恩大体分为南、北两大片，地方工作干部组成2个工作队（地方干部一部分是华北老区南下的，一部分是中原大学和湖北革命大学的学生），分赴城关周围及晓关附近各乡，和部队一道，负责宣传群众，接管城乡，收缴武器，支援前线。对保甲长，则采取利用政策，一般不当敌方人员看待。

那时候干部都很年轻，热情高，干劲大，工作效率也高。县委一决定，各项工作很快就展开了。根据县委分工：王怀民、葛新同志负责开展地方工作和发动群众，黄占兴同志负责军事指挥，毛新耕、孙庆云同志负责财经和支前工作。政治上瓦解敌人的统战工作则主要由我来抓，因为那个时候，县长的身份是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的。

（三）

由于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和党的政策的感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普遍感到大势已去，不少人愿意走自新之路，但因为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顾虑重重，不敢和我们接触。记得最早和我见面的是旧县政府的一个科员，姓张，外乡人，看来是试探性的。我接见了他，谈得比较随便，也比较融洽。他向我介绍了国民党县政府的许多情况，并说县长陈浩也是外乡人，因为怕，前两天才走。我说，陈县长何必跑呢？留下来办个移交也好嘛！要回家，我们还可以给点路费。这次谈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至少证明了共产党并不是“青脸獠牙”的妖怪。据说他出去后逢人便说：新县长很年轻，是个读书人（在他们心目中，共产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老粗），待人平和，你们只管去，保险没关系。接着来见的是县银行经理张淑南。我们那时财政困难得很，想从银行接点资财。但张淑南告诉我，因为通货膨胀，金元券倒台，银行账本上一算，只剩下两角钱。我听了虽感失望和不快，但也没有责难和追究他，只是向他宣传解释了我们党的政策，动员他规劝那些乡政人员赶快来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来见我们的人就多起来了。有商会会长、县参议长、中小学的校长……。最先来投诚的是城关乡的乡长，他藏在乡下，是

派一个保长送的信。开始他只交了几条枪。和我见了面,我们按照政策不追不逼,让他回家。他感到我们的政策确实宽大,说话算数,第二天又交来两支手枪和其余的步枪,还有1挺机枪。缺口打开,政策兑现,紧接着,县警察局以及椒园、镇关、卧犀坪、长潭等乡公所的头头和武装人员也陆续来县投诚。当时的情景是很有戏剧性的。乡丁们挑着成捆的枪支弹药,乡长、乡队副一前一后押着亲自送到县人民政府,要求打上收条方才回去。我们予以接待,有时还招待吃餐饭。明知他们的枪未交完,也不追不压,只是话不谈死。告诉他们如果还有枪,或者想好了,随时再来交枪,我们一样欢迎。万寨乡长吴瑞霖虽然接到我们的招降信,别的人也几次去信劝降,但他一直不敢来。后来我们通过他信得过的好友张伯林写信去,第二天吴就挑枪进城投诚。不到10天,县城周围几个乡公所都投降了。随后,高罗、沙道、李家河的乡长听说来投诚的人身安全都有保障,又见我部队进逼,也挑枪进城,缴械投诚。

朱冠军是最后投诚的一个。他是县常备营营长,实力派,有人枪约300左右。在解放前夕,朱受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之命,在椿木营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联系了万寨、长潭、镇关3个乡的乡长,企图与我长期对抗。不料忠建河一战,朱部被我打败。随后万寨等3个乡乡长先后投诚,朱的一个中队长也来投降,朱匪十分孤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匪终于在11月30日(限期)投诚。至此,宣恩县1个绥靖团、1个警察局、1个办事处、13个乡公所全部缴枪投诚。我们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

1. 所有投诚的军政人员,枪几乎都没有交干净。大体上是"交长不交短,交旧不交新,交枪不交弹"。朱冠军投诚时,亲口对我保证,他的枪都交完了。但没过多久,我6连连长寇金宽又在忠建河一带搜出他藏的枪35支,而且都是好枪。他们这样"留一手",显然是别有企图的。

2. 许多惯匪、恶霸,他们有的原来就有武器,这次又乘国民党正规军溃逃之际,拾或抢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有的继续为匪、杀人越货,有的等待时机,图谋不轨。

3. 群众中有不少散枪。他们也是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抢的武器,主观上不一定想做坏事,但难免不被坏人利用。

因此，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彻底消灭反动武装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四）

1949年12月，宣恩全县开始了清匪收枪的第二阶段斗争。即以清匪收枪为中心，结合进行秋征（粮），坚决发动群众，进一步肃清各种反动武装，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更加艰难的任务。我们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当时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既已公开交枪投诚，保甲长又为我所用，这就表明他们已经承认失败，向共产党、人民政府低头了。平时饱受他们剥削欺凌的劳苦群众就松了一口气，就敢于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而群众一旦有了觉悟，消除了顾虑，就会向我们讲真话，积极揭露匪情，帮助人民政府剿匪收枪，有的还自动起来捕匪缴枪。长潭河土匪覃丕臣是匪朱冠军部的一个分队长，平时奸淫抢劫，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协助我工作队将其捕获送县人民政府关押候审。不料这个坏蛋竟买通旧看守人员越狱逃跑。但刚一露面，即被群众发现。群众说："覃丕臣又回来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于是自动起来将其抓获归案。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好几起。我们发动群众的基本方法是召开各级农民代表会，层层发动。结合布置秋征，把清匪收枪当作一项重大任务，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帮助人民政府彻底肃清土匪，收尽枪支。

经过诉苦教育，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知道，过去受压迫受剥削，就是因为枪杆子在敌人手里，现在土匪不肃清、枪支不收净，自己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保障。现在，谁有枪，谁是匪，谁打算做坏事，群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有的公开在会上揭露，有的向我工作队员秘密报告。由于提供的情况准确，许多私藏武器的旧政人员和惯匪，一经谈话，多数能如数交来。所以我们收缴的散枪、藏枪，百分之七八十是从群众提供的情报中得来的。例如椒园乡惯匪张义山，表面上装得很老实，在家种田。有人向我密报，说他私藏手枪4支、步枪8支、轻机枪1挺，准备待机为匪。但这个家伙很难对付，在旧县政府曾三出三进，没把他怎样。大家建议我亲自出面，看能不能把他的枪缴出来。我认为现在形势不同了，有可能使他慑服。于是通过旧政权时的保长把张义山找来。张义山听说县长找他有事，竟大大方方来了。一见面，我就对他说：你过去的事，今天不谈；听

说你现在想“洗手”,是真的吗?他说:“过去我当过土匪,也是人家逼的。现在解放了,决心做好人,洗手不干。”我说:“那好。你还有那么多枪,为什么不交出来?!”张义山大吃一惊,头上冒热气出汗,低头不语。过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对不起县长,我还有两支枪,一长一短,马上交出来。”我冷冷地说:“不止吧!想洗手,就洗干净,何必还留一手?……像你这种人,只有改恶从善,才有出路。再想上山为匪,只有死路一条。”经过耐心教育,张义山最后说:请县长派人跟我去取枪吧,我一次交完。结果交的和群众密报的数字一样。

除了发动群众以外,我们还采取了以下办法:

1. 多次召开投诚人员会议,反复交代政策,动员他们继续交枪。在一次乡、保长会议上,即报出尚有 60 余支长短枪未交。李家河乡乡长段吉龙,在会上坦白说还有 9 支步枪、2 支手枪(所谓“私枪”)未交。但后来孙庆云同志到李家河去,又被迫交出 8 支手枪和 20 多支步枪。为了帮助投诚人员改造思想,也避免他们妨碍发动群众,恩施军分区专门办了一个训练班。投降匪首朱冠军和其他一些乡长都前往受训,不少人又坦白出不少私藏武器。记得朱冠军在受训期间曾请假回宣恩一次,说他还有枪未交完,特地回来“起枪”云云,但是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2. 张贴布告,奖励交枪。群众中有不少散枪,他们有的想卖钱,有的想防身,有的想打猎,这同旧军政人员和土匪准备“东山再起”有原则区别。我们在布告中号召他们把枪交给政府,按质奖以食盐(如一支步枪若干盐,一颗手榴弹若干盐),逾期不交者,就要追究。这样也收到不少武器弹药。

3.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土匪与旧军政人员之间,各个封建集团、宗族势力、流氓帮会之间,都存在很多矛盾,一方有枪,另一方即感到受威胁。我们利用这些矛盾,使其互相密报、当面揭发,搞出不少枪支。高罗一保长和办事处主任有矛盾,就互相抵出长短枪 10 多支、轻机枪 2 挺。

4. 政策兑现,宽严结合。对于在限期内主动交出武器弹药的,宽大处理,不再追究;抗拒不交者,则严予打击,首先是扣押,直到交完为止。朱冠军的哥哥朱建军、中队长段家祥都因藏枪不交被关押过。城关十一保保长李凤林私藏 1 挺机枪、1 支冲锋枪及 2 支手枪不交,经关押后才被迫交出,后被判两年徒刑。像这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教育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又能打破群众顾虑,提

高政府威信。

5. 对上山的匪，公开抢劫的，及时派部队捕剿；对聚众暴动，反对革命的，则坚决镇压。我县大队和各区中队先后捕获惯匪杨老么（卧犀坪）、赵云卿（镇关）、朱安龙、朱世浩（李家河）等多名，打击了沙道图谋暴乱的李和清，迫使其交出轻机枪3挺、步枪9支、卡宾枪1支和冲锋枪3支。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斗争，全县剿匪收枪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50年1月底止，共收缴步枪1624支，手枪97支，冲锋枪27支，美制卡宾枪11支，轻机枪43挺，重机枪11挺，迫击炮5门，60炮7门，子弹8万余发，还有电台、电话机、望远镜等多种军用物资。这么多的武器装备，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及时收缴，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由于剿匪收枪工作的胜利，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群众也较好地发动起来了。解放之初，我工作队下乡，接管了国民党乡公所的全部职权；保甲长是暂时利用。到12月份，我们将全县划为城关、晓关、狮长、高罗、沙道5个区，成立区政府；基层政权在农代会的基础上，保有农代小组，乡有农代分会，代行基层政权职能，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彻底砸烂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体系。1950年3月4日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代会，3月18日又召开了全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宣恩县确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随着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斗争的展开，阶级斗争也更加尖锐化，不甘心失败的敌对分子进行了绝望的挣扎。1950年4月，卧犀坪发生武装暴乱，残害我工作队员，但很快即被扑灭。随后城关、狮长等区都发现有土匪和旧政人员企图暴乱的阴谋活动，但被群众及时发觉而没有得逞。我离开宣恩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有些土匪和旧政权人员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军在仁川登陆，我军抗美援朝，他们以为气候已到，于是乘机活动，阴谋复辟，匪势又一度猖獗。但时间不长，规模很小，土匪很快被消灭，不法之徒也受到应有的惩罚。我想，这与我们在解放初期相当彻底地消灭了反动武装、收缴了武器弹药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靠党的政策，二靠发动群众”，这是宣恩县解放初期摧毁反动统治，建立革命秩序的两条基本经验。

（1994年）

强攻丁家大洞

胡荣生

1950年夏，鄂西剿匪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突击月”活动。

我独立第1师1团(代号西湖部队)，在军分区南线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和各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将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部击溃，其主力被压到瞿的老巢——湘西龙山县的招头寨一带。世代为匪的瞿波平，凭借他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和地理熟悉的有利条件，利用高山、密林、洞穴与我周旋，负隅顽抗。这一带的老百姓，由于受国民党官匪的重重压迫，既痛恨土匪，又不敢与我接触，怕惹杀身之祸。我们一面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一面侦察敌情，追歼土匪。

一天，侦察员报告：瞿波平部4支队1大队大队长彭镇南，带领近百名土匪在招头寨以南进行骚扰活动。1团首长当即命令该团4连迅速围歼。当部队赶到时，土匪不见了，钻进了丁家大洞。

丁家大洞位于悬崖陡壁上，洞口离山脚约30丈高，只一架木梯可上。在梯子的顶端有一个从岩石中挖出来的石眼，通过这个石眼才能上到约3尺宽的一道岩坎上，再前进几丈远才是洞口，地势之险，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部队强攻几次都未成功。当地群众对我们说，这个洞几十年来就是土匪窝子。洞里有粮仓，有水，你围困个一年半载也饿不死他们。有个老汉说：“贺龙军长在我们这一带打游击时，曾把洞子围过半个月，后来因参加长征，走了。你们要打，难呀！”群众对我军能否彻底消灭土匪，信心不足，怕我们消灭不了土匪，部队走后城乡遭殃。土匪见我军几次进攻未成，气焰嚣张起来，散布谣言威胁群众，说什么“解放军长不了，十分天下四六分”。意思是十分天下，他们有六分。

4连是个有名的英雄连队，在解放战争中曾获“钢铁四连”光荣称号。在这

次攻打丁家大洞的战斗中，虽几次攻击未成功，但全连指战员毫不气馁，连长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组织各班排开“诸葛亮会”，人人为攻打丁家大洞出谋献策。有个班终于想出了从山上往下放炸药包炸洞口的办法，被连里采纳。连长亲自带人绕道上山，勘察地形，试放炸药包。由于山顶距洞口远，炸药包放到半山腰就打转，绳子也打了绞。炸药包没法拉响，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炸药包刚放到了洞口，还没拉响，土匪就把拉火绳割断了。在晚上的“诸葛亮会”上，战士王纪文提出用竹筒套绳子的办法，既可防绳子打绞，又可防绳子被土匪割断。经过试验，成功了。

强攻丁家大洞的方案制订后，全连召开了战前动员会，个个争先恐后报名，要求参加攻坚战斗。经过自动报名，党支部批准，组成了爆破组、突击组和架梯组。临战前，团作战股长带领机炮连前来增援，在洞口对面的山头上架起了八二迫击炮、火箭筒、重机枪。作战股长是炮兵出身，打炮的技术很高，可用八二迫击炮打平射，直接瞄准洞口打。支援分队的到来，更加鼓舞了全连指战员打洞的信心和决心。

7月16日强攻开始。爆破组在支援火器的掩护下，从山顶往洞口吊炸药包。刚至洞口，拉火引爆，一声巨响，霎时洞内烟雾迷漫，土匪乱作一团。趁土匪混乱晕迷之际，突击组姜国光同志抢先登上了30丈高的木梯，冲过机枪封锁口，跃进到洞口外的石墙下，用冲锋枪、手榴弹压住洞口的敌人。跟在姜国光后面的邓兴清、陈文学、陈怀清同志，通过封锁口时牺牲了，洞口只姜国光孤身一人奋战。突击组的李生林、王世纳、邵文清、李挺中同志，不怕牺牲，一个个又奋勇地冲了过去。这几个同志都负了伤，但坚持不下火线，爬到姜国光同志身后，为他压子弹、揭手榴弹盖，把土匪扔出的手榴弹踢到岩下去。

在几位负伤战友的支援配合下，姜国光同志一人交替使用冲锋枪、步枪、卡宾枪，并投掷了60多枚手榴弹，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反冲击。土匪死亡过半，匪首彭镇南被击毙，群魔无首，洞内一片混乱。这时，土匪的一个仓库又被打着了火，浓烟滚滚，呛得土匪鬼哭狼嚎。姜国光同志抓住战机，打一阵枪，喊一阵话。洞里剩下的几十个土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跪地求饶，缴械投降。

强攻丁家大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剿灭顽匪特别是打洞歼敌的斗志，

增强了群众剿匪必胜的信念。姜国光同志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打洞英雄”的光荣称号，4连全连荣立了集体功。

（1989年）

英雄血战冉家坡

邓 金 义

紧 急 出 征

1950年3月12日，我们咸丰县大队正集中在阳洞镇开会，讨论研究清剿土匪石平南、石小南。

“铃铃……铃铃……”会场一角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县大队大队长余荣秀连忙抓起话筒：“喂——我就是……嗯……嗯……是！”

屋内异常寂静，100多双眼睛盯着大队长。只见他剑眉倒竖，厚厚的嘴唇紧紧地咬着，脸色显得格外沉重。他抬起头，用他那快而简洁的河南话告诉大家：“刚才接到恩施军分区命令：全大队火速奔赴来凤县大河区冉家坡，与来凤县大队一起围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田采臣匪部。现在大家准备一下就出发！”

没过一会儿，紧急集合的哨音响了。大队长整队清点人数后，说：“同志们！根据战斗的需要，我们要来一个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指定地点。大家说中不中？”“中——”全体指战员齐声回答。

我县县大队1连和2连1个排共180多人，在大队长的率领下，于3月12日下午4点钟由阳洞出发，昼夜兼程翻越了老岩孔、锣鼓坪几座大山，经过130余华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就赶到了指定地点。这时，来凤县大队大队长李光锁已率部先赶到了这里。李大队长立即向我们介绍说：田采臣是来凤大河坝乡的伪乡长，这家伙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无不愤恨。来凤解放后，田采臣从四面八方网罗、纠集土匪和国民党溃军，投靠了“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被任命为团长、“救国军第9纵队2支队”支队长。田采臣匪部大多是惯匪，加上“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又给他拨了装备优良的2个连，这样，田采臣自恃有实力与

我军较量，叫嚣在农历五月底以前彻底肃清他管辖区域内的共军及工作队，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今天他在白崖山冉家坡一带集结了900多兵力，拥有轻重机枪12挺，控制了制高点，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是一块很硬的骨头！

李大队长介绍完匪情后，紧接着，两县县大队一起制订了联合进剿的作战方案。

突遭包围

正当我部吃早饭时，“叭叭叭！”一阵急促的枪声从冉家坡上空传来。战士们立即放下碗筷，急忙拿起枪，原地待命。不一会儿，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我们的侦察员和大河区中队的1个班已与土匪交上火了！”

情况紧急，不容思索，大队长余荣秀命令我们直接向冉家坡匪部逼近。来凤县大队所属2个连沿我部右翼山沟向匪部的后方迂回。当我们走到一个沟岔相间的地方，不知从哪条道路走才对时，突然有两个老百姓从一条狭沟里走出来，一个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后面的一个还用“尖担”挑着一捆茅草，看样子是到山上割草的。偶然见到我们，显得一阵惊慌，但没过几秒钟，便问：“解放军同志，你们要到哪里去？”“到冉家坡山顶！”我随口答应。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个，摸了摸胡须，两眼瞟着大家，说：“唉呀！到山顶山高路陡，可难走啦！这样吧，我们两个给你们带路。”为了抢时间，我们同意由老乡带路。

同志们紧紧跟着“向导”，钻进了茅草丛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赶路。当来到一个三面陡坡、一面是悬崖的地方，前面的两名“向导”突然放开步子，七拐八弯地钻进了树丛。这时，三面陡坡上不时探出人头来。“不好，有埋伏！”余大队长果断地作出判断，立即命令大家“卧倒”。

“哒哒哒、哒哒哒……”土匪一阵机枪扫过来，战士们连忙在地上作翻滚运动，不断改变卧倒的位置，观察敌情。原来给我们带路的是田采臣手下的喽罗，我们已被引入了土匪的伏击圈。土匪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使我们三面受敌。

怎么办？余大队长发现前面有一无名山头，但到达山头的道路已被敌人火力封锁。情况危急，我部只有强行占领，才能脱离困境！余大队长当机立断，命令1连连长张安栋：拿下无名山头！

张安栋立即指挥1连："副连长，你带王前去把敌人的机枪敲掉。1排长，你们排从右面上去；3排从左面上去；2排跟我从正面佯攻……"

副连长带着神枪手王前，绕到距敌机枪100多米的一块大石后面。王前端起枪目测了一下距离："没问题，敲掉这狗日的！"只见他"叭"地一枪过去，那挺机枪的正射手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躺倒在地；接着，又是"叭"的一枪过去，将副射手也撂倒了。顿时，敌人机枪哑了。我1连战士一跃而起，向无名山头猛冲。经过20多分钟激战，终于攻上了山头阵地。但是，这山头方圆还不足500平方米，150余人的兵力施展不开，阵地背后地势低矮，且有9丈高的深沟，后续部队根本无法上来，我部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钢铁勇士

"哒哒哒！轰！"1连刚上阵地，6倍于我的匪军，在7挺机枪的配合下，从3面向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只见满脸杀气、两眼露出凶光的田采臣，挥舞着手在督战。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声、手榴弹声响个不断。3排排长李福田站在一个高地指挥战斗时，中敌点射。伤亡在不断增加。

这时，在我指挥的3班、7班右边阵地上，敌我双方相距仅50米，友邻部队难辨清我部所处的准确位置。

"轰、轰、轰……"友邻部队向敌人发射的六〇炮弹也连连落在敌我双方阵地上，部队顿时受挫。我部多次吹号联络，都因双方的炮火猛烈，号声传不出去，急得我只好从机枪手中拿过机枪，朝友邻部队的上空连射两梭子之后，友邻部队的炮火才停下来。

炮声一停，敌人以1个营的兵力向这个前沿阵地发起猛攻。为了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大队长余荣秀命令3班、7班暂时放弃阵地，向后转移，阵地上只留下6个人担任掩护。

眼看掩护任务就要完成了，一群匪徒突然从左侧一拥而上攻上了阵地，把6名战士分割围在两处。一场激烈的白刃格斗开始了。3班的战斗小组被20多个匪徒团团围住，3名战士背对背，从3个方向同敌人拼杀，一阵震动山谷的杀声，敌人被撂倒了五六个，但3名战士也倒在地上了。这时，后面的20余个匪徒

见我战士倒地，一下子扑了过来。突然，副班长蔡省华从地上坐起，右手拿着一枚手榴弹，导火索已拉开，直冒烟，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蔡少华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时，我们仅离阵地百把米，看得很清楚。清理战场时，在烈士的遗骸周围，摆着9具血肉模糊的土匪尸体，另外还有几个带伤嚎叫的匪兵。

在7班机枪组的阵地上，7班班长郝保龙带领的机枪组，也被匪徒包围了。他们既无步枪，又无刺刀，只好用随身携带的铁锹为武器，与敌人进行肉搏。一个大块头匪兵见机枪组组长范子清手中无利器，便朝他扑了过去。范子清稳住脚跟，攥起手中的铁锹，一跃而起，与大块头匪兵搏斗起来，大块头想依仗自己的力气和身高，将范子清抱起再摔下去。哪知范子清一挥铁锹，砍中了匪兵的小腿，“哎哟”一声跌下地去。范子清乘机又一锹向匪兵背部砍去。这时范子清忽然看到不远处另有5名匪徒将班长郝保龙和另一个战友团团围住，手中的机枪已经使不上劲了，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增援战友，范子清大吼一声，挥起铁锹，朝大块头匪兵头部砍去，结果了他的性命。尔后又奋不顾身扑向围困其他战友的匪徒。突然，一匪兵从侧面一刺刀捅进了班长郝保龙的胁部，班长倒下了，鲜血直往外冒。另一名战士也在两匪徒的夹击中被刺刀刺中而牺牲，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锹把，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范子清见两名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之中，心中怒火冲天，挥着铁锹，朝敌人发疯似地一阵砍杀。一匪徒被拦腰一锹，“扑”地一下倒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此时，另一匪徒趁机一刺刀捅进了范子清的腹部，肠子一下露了出来了。范子清把肠子捞起，往肚子里一塞，握住铁锹，忍住巨痛，向后一跃，睁着红红的大眼直逼另外3个匪徒。4个匪兵端着刺刀从两个方向围拢过来。范子清毫不畏惧，紧靠着山岩，把那唯一的武器——铁锹，紧紧地捏在手中，准备随时向匪徒们砍去……

正在这时，我带领的1连便衣班赶到，一阵排子枪，击溃了逼近范子清的4个土匪。我们望着这铮铮铁骨的硬汉范子清，顿时眼里充满了热泪。我连忙和便衣班的战士一起把范子清抱起，平放在一块较平坦的地方。一个战士连忙掏出急救包，为他捆扎受伤的腹部。范子清喘着粗气，很费力地说：“不用了。”接着，他用抖动的手掏出两块银元和一封信交给我，很艰难地对我说：“副指导员，这是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我的家在百福司，有妻子和小孩，还有

……老母亲，你告诉他们……不要为我难过……”。他实在无力讲下去了。我和战士们泪水簌簌下流。我急忙安慰他说：“范子清同志，你是好样的，下去安心养伤吧！”我们正准备将他抬下山，只见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固 守 阵 地

我部刚刚放弃前沿阵地转入预备阵地，匪军便占领了前沿，旋即又以3倍于我的兵力向我预备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又进入白热化。不久，1排阵地失守，副排长宋启厚和3名战士阵亡，连长张安栋又负重伤，部队顿时失去指挥。大队长余荣秀高声命令道：“邓副指导员，你接替连长指挥，坚决夺回失守的阵地。”

我接到命令，立即组织火力反击。可是1排排长汤官武在强敌面前畏缩不前，之后索性逃离战场，顿时给部队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连组织两次冲击才夺回阵地。

经过反复争夺阵地的恶战之后，1连伤亡达50多人，没有受伤的战斗员也疲惫不堪，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冷静和坚定。于是我趁反扑的土匪离阵地还远的短暂时间，一跃跳出战壕，从容地向全连指战员大声喊道：“同志们，为了彻底消灭敌人，我们要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与阵地共存亡——”全连指战员也齐声高喊。话音刚落，一群土匪便从我部正面冲了上来。土匪们利用手榴弹的烟雾作隐蔽，接近我方。“轰轰轰——”一排密集的手榴弹在我阵地前沿炸开，有一颗落在我的身边，导火索“咝咝”地燃烧。只见2班班长涂金山一跃上前，奋力将我一把推倒在地，迅速扑在我的身上。随着“轰”的一声，涂金山同志的衣服被撕开了两个大口子，还好，我们都没有受伤。

守卫在阵地另一侧的我连炮班，在班长杨勇的带领下，顽强还击着3倍于己的匪军。敌人距离远，他们就用炮轰击；当敌人接近他们时，就用手榴弹杀伤敌人。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但是由于寡不敌众，敌人围上来了。在这紧急关头，他们抓起地上的乱石作武器，与敌展开了一场肉搏战。众匪徒将他们围在当中，企图生擒。这时，4班4名战士爬到另一侧，以几个岩坎

作掩护，瞄准一个放一枪，瞄准一个又放一枪，不一会儿，敌人又倒下了七八个。众匪徒没来得及看明是何处放的冷枪就退却了。当这伙匪徒退出约200米时，杨勇一声令下："放！""轰、轰、轰……"吊了几炮，敌人在败逃之中倒下了一片。

殊死的战斗从上午开始，打到此时已5个多小时了。田采臣匪部投入的八九百匪兵向我发起疯狂进攻达7次之多，都被我连打退了。这时，趁战斗间隙，我对全连武器弹药和战斗人员进行清点，结果全连只剩下300余发子弹、17颗手榴弹，人员伤亡达60余人。通过观察，匪军还没有停止向我阵地进攻的迹象。为了节省弹药，我命令各班："敌人不到50米以内不准开枪射击，不到30米以内不准扔手榴弹！"

一阵浓烟过去，敌人已冲到我阵地前沿，但我方阵地什么动静都没有，敌人感到奇怪，便就地趴下，停止前进。忽然听到一匪首问道："怎么，都死光了！"边说还边挥舞着手势，匪兵们又向前作匍匐运动。当匪徒爬到距我战壕20来米远时，我们突然跃出战壕，"噼哩啪啦"一阵扫射，当场就有30名匪兵成了我枪下鬼，其他匪兵连滚带爬退回去了。

乘胜反击

在阵地上，大队长余荣秀利用战斗间隙召集骨干开会，分析战斗发展形势，研究新的打法。有的同志提出：以少量的人佯攻匪军正面，以大部分人从侧面作占领性进攻。有的人说：集中火力，攻击匪军总指挥部，叫他指挥失灵。大队长听了这两种意见，都摇摇头。他皱着眉头，略加思索后，说："根据我们的力量，要彻底消灭敌人，首先要考虑怎样瓦解敌人的士气，尔后转守为攻。"大家表示，赞成先采取"政治攻势"。

没用半小时，我方阵地上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对着匪军喊道："弟兄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吧，不要为田采臣卖命了，要为自己的妻室儿女着想……"

几个大嗓门战士轮流地喊了一阵话，匪军开始波动。余大队长又把2连1个排调到我连阵地，使我连战斗力得到加强。之后，大队长命令我连全线出击，同时用信号枪与来凤县大队取得联系。两县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反攻，顿时枪

声、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

在反攻中，一部分匪兵丢下枪，逃命去了。一部分匪兵被我军俘虏后，随即调转枪口，向山顶冲击。我军人员、弹药得到了新的补充，又经过2小时激战，将田采臣匪部的关键阵地——冉家坡主峰攻下。敌人在我两县部队夹击之下开始全线败退。败逃中，匪首田采臣右臂被击伤，狼狈逃窜。

经过13小时的鏖战，当晚11时许，整个战斗结束，共歼敌800余人，其中打死打伤土匪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军牺牲19人，其中咸丰县大队14人，来凤县大队及大河区中队5人；共负伤70余人。

战斗结束后，我全体指战员在刚刚占领的山岗上久久地肃立着，借着明亮的月光，向整个山坡望去，看到那19名倒下的战友，望见那弹痕累累、染满鲜血的土地，一个个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真是一场血的战斗啊！

（1986年）

震惊施南的“桅杆暴乱”

毕 清 泉

恩施县桅杆区地处恩(施)、利(川)、宣(恩)、咸(丰)4县接壤处,南北长百余华里,东西宽80余里,境内山大人稀,森林密布,历来匪霸横行,农民饱受其害。很多人赶场时腰里揣刀或腿上插刀,以为自卫。故这一带赶场称之为“刀刀场”。

1950年2月人民政权桅杆区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这时,一些罪大恶极的旧区乡人员、惯匪、恶霸,预感到末日来临,妄图策动一次大规模的暴乱。

车寥坝,工作组六位同志惨遭杀害

1950年4月10日清晨,寂静的车寥坝小街上,突然响起一阵枪声,紧接着,传来一片混乱的嚎叫声:“冲呀!杀呀!报仇哇!”

一场震惊施南的土匪暴乱开始了。

上百个手持刀斧、火枪、步枪的土匪,正对着一个木仓扫射、狂叫!木仓内也响起了还击的枪声。

被围困在仓里的一共有7个人,他们是县里派到桅杆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工作组。负责人叫邱英杰,是南下干部;一位叫陈发扬,是区政府干部。有4位是恩施军政干校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康纪纯,思施城关人;3个利川县人,有安宾九、安福九兄弟俩;还有一个是本区的农民代表刘云扬。他们是怎么被土匪围困在仓里的呢?

原来这天工作组正在拉弓坝发动群众,被打入农会并篡夺了“贫协副主席”的匪头目文际政碰上。文找到邱英杰说:“解放几个月,车寥坝的群众还没看到

共产党、解放军是个啥样子。今天我特来请你们去开保民大会，和老百姓见见面。”邱英杰说：“我们还有点事，过几天一定来。”文际政急忙说：“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现在群众都在等着你们。”邱英杰同志为了不给群众泼冷水，即答应前去，并叫文带路前往。文际政听后，满心欢喜。他为了急于给匪首报信，便借口说：“我们那里是老高山，缺米少面，你们又是头次来，我在前面走，先安排生活和住处。”就这样，狡猾的文际政连忙给众匪报信去了。

下午，工作组一行7人，背着3支步枪，来到车寥坝，先在姜胜国家吃夜饭。9点多钟，同志们便在姜家外屋地板上开好了铺位。刚睡下不久，文际政从外边进来，对工作组说：“在这里睡觉太拥挤了，不像话，加上老板大男小女的，也不方便，那边有个粮仓空着，我引你们到那边睡。”

工作组的同志见他很“热情”，又想他是“贫协副主席”，对他丧失了警惕，将已打开的铺盖卷又捆上，跟着文际政来到了粮仓。仓屋共2大间，木板构成，只有一个门。文际政等大家把铺开好睡下后，悄悄从外面把仓门上了锁。

凌晨4点钟，工作组的同志正在熟睡，突然仓外响起拍门声，说有要事要见工作组。邱英杰同志翻身披衣，细听动静，觉得情况不对。他便大声回答说：“深更半夜的，有事明天开群众大会解决！”仓外一个土匪大叫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若不投降，老子们就杀得你们几个五马分尸。”工作组同志这时知道中了敌人奸计，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宁死也决不向土匪投降。邱英杰同志很难过地对身边的刘云扬说：“刘同志，你是农民代表，你还年轻，要尽力设法逃出去，给区里报个信。”正说着，土匪发起了攻击，轰地一声巨响，把木仓炸了几处大窟窿，有2位同志被炸成重伤，邱的腹部也挂了花。接着又是一声巨响，邱、陈和利川籍3位同志壮烈牺牲，康纪纯负重伤。刘云扬是农民装束，又由于天黑，土匪辨认不清，刘在混乱中摸了出来。溜出第二条田埂时，土匪发现可疑，喊刘云扬站住。刘拔腿就跑，3个土匪追了一程，见追赶不上，开枪将刘云扬的膀子打伤了。刘云扬蹚过一条小河，又上坡，直跑到罗家坡一户农民家中，包扎好伤口，又赶进城里报信。

豺狗洞，惯匪头目策划"桅杆暴乱"

桅杆区暴乱总头子叫吴三纲，75岁，系惯匪头目，当过副团总。此人无恶不作，势力很大。恩施解放后，吴三纲首先令他的心腹文际政，伪装积极，打入农会当了贫协副主席，以便探听消息。还先后派人联络大集、见天等乡惯匪和宣恩等地的匪首，商定4月4日在豺狗洞开会。

豺狗洞山势险峻，悬岩陡壁，只一条羊肠小道，周围树木参天。洞前有个小草坪，吴三纲就在这里开会。他们商定：一是叫文际政探听工作组的情况；二是派两个密探到宣恩晓关区打探我8团留守处兵员、枪支弹药情况；三是初步定于4月10日起事。

4月9日，吴三纲和匪徒们正聚集在七龙圣等心腹狗腿子文际政的消息。席间，吴三纲凶狠地说："老子活了七十几，没人敢管我。共产党要管我，今天就叫他们看看老子的狠气。"就在这时，文际政跑得满头大汗进来了，向吴三纲禀报说："一切安排好了，只等您老人家发令。"此时已凌晨两点多钟。吴三纲沉默了一会，说："弟兄们，今晚就起事！"吴三纲搞来雄鸡血酒，面对一灶大香火发誓："若有三心二意，照香行事！"说罢一刀将香砍为两截。凌晨4点钟，匪徒往车寥坝工作组的驻地奔去……

大围剿，众匪徒四散逃窜

就在土匪暴乱的同时，我驻大菜场的区中队听到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由于隔山路远，拿不准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位老乡，才弄清在车寥坝方向。冯指导员带了几个战士急速赶到现场。这时天已大亮。指导员立即给县里和军分区打电话，接着清理烈士的遗体。仓屋里，躺着身着军服的6位烈士遗体，有的竟被砍十几刀；有的把膀子砍了下来；有的死后还把耳朵割了，肠子挑出来，没有一具全尸。看到这惨景，同志们都义愤填膺，决心为烈士们报仇。当时，康纪纯烈士遗体安葬在桅杆堡，其余5位同志都埋在大集场街头。

上午8时左右，恩施军分区和县里相继接到桅杆发生暴乱的电话。军分区

从8团抽调1个营的兵力，由分区参谋长熊光武、8团团长汪立进和恩施县大队政委巴方廷亲自指挥，火速赶赴桅杆，搜山围剿。

匪首吴三纲在车寥坝杀人后，于6点撤出。这伙匪徒来到一座大山上，一边弄早饭吃，一边商议：先攻打大集场，解决区中队；再打宣恩晓关镇，抢我8团留守处的枪支弹药；然后再集中到咸丰黑洞。

下午2点多钟，众匪开始移动，刚走到陈家垭口一带，便与我8团部队遭遇。土匪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争相往山林、草丛里乱跑乱钻。当时正是铲草皮、烧火灰的季节，我军为了避免伤害群众，没有开枪，而是从山顶往下搜索，边围边捉，直搜到车寥坝坡上，共捉到12人。其中有一个叫刘定忠的惯匪；被捉时手上的刀子还有斑斑血迹，并在他身上搜出了参加暴乱的人员名单。

逃到宣恩金竹堡一带的上百名土匪，在我军猛追下，大部分把枪丢弃在山林里，化整为零，部分被我军活捉，只有吴三纲、欧少奇等少数顽匪漏网。下午4点多钟搜山完毕。在清查核对武器中，发现工作组被抢的3支步枪已收回2支（因土匪的步枪为便于携带，都锯了枪托把子，故从外表上即可分清）。汪立进同志令部队仍回原地执行任务。又对县大队政委巴方廷说：边缘地区剿匪任务很重，困难是要多一些。我们回去后研究一下，是否再给你们拨一个连队，就住在这一带。一定要把吴三纲这股土匪消灭掉。

访贫苦，穿针引线擒匪首

陈家垭口一战，匪首吴三纲逃脱了，群众议论纷纷，担心这一带还要受他几年罪。

工作组和部队的同志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吴三纲的去向。群众反映吴三纲肯定逃到宣恩管的地方去了，他家虽在恩施，但他的族房都在宣恩境内，相距不到十里地。我部队的刘同志带几个人又到陈家垭口一带了解情况，找到一个姓陈的老汉，此人为人耿直，不怕事。老汉说："那天我在屋后半坡上看见了吴三纲一伙人逃跑，看样子是往宣恩椒园方向跑了。"刘同志问："你怎么知道是往椒园方向跑的呢？"老汉说："大集这边有区中队，翻坡下山就是晓关区。而椒园

那边，吴三纲的族房大部分在那里住。”

刘同志进一步问：“老人家，你能不能估计，他会在哪家落脚呢？”老人说：“我估计他要躲到椒园四保吴竹青家中，因吴竹青家中经济活便（煮酒），屋宽房多，可以躲藏。此人曾在伪椒园乡公所担任过经济股主任，又是汉流红旗管事。”刘同志等听后，对捉拿吴三纲更有了信心。这时天色将黑，为了防止意外，便告辞了老人，走了约四五里路便住下了。

随后，刘同志只身化装便衣，来到宣恩晓关区，与我8团联络。8团又抽了2名战士配合，3个人都换上便衣，腰插手枪，直奔四保吴竹青家。他们找到吴竹青后，吴矢口否认，再三表白不知吴三纲下落。刘同志等对他们进行政策攻心，给他指出：“你本来就有罪，若窝藏匪首，更是罪上加罪。只要说出吴三纲的去向，就算是立了功。”吴竹青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开始吐露真情。他说：“陈家垭口一战，当天夜里吴三纲一跛一跛地逃到我家。我的老婆天天愁眉不展，暗地骂我，说要到区里报案。第3天下午我就跑到七保吴春台家里，要他收藏。开始他坚决不干，我说你先收藏一段时间，万一不行的话，再见机行事，他这才勉强答应收藏。第4天夜晚，我独自一人扶着吴三纲，送到吴春台家，藏在堂屋楼上。”部队同志对他说：“只要你说的情况属实，可以将功折罪。此事不准对外声张，吴三纲若逃跑或自杀，全由你负责。可劝吴春台主动报案，争取立功受奖。”部队便衣同志走后，吴竹青坐卧不安，半夜跑到吴春台家把部队交代的事向他一一讲了。吴春台遂下了决心，于4月18日清晨到当地驻军报案。

驻军听到报案后，派了3名便衣和农民代表曾召武、陈光炳共5人，来到吴春台家。刚上楼，喊了声：“吴三纲滚出来！”吴随即翻窗纵身往楼下跳，倒栽在地上，当场即被两名便衣战士擒获。活捉匪首吴三纲的消息，轰动了全区和4县的边缘地区，人人拍手称快。

5月4日，匪首吴三纲和杀人凶手刘定忠被判处死刑，押解回区就地执行。为了鼓舞群众斗志，扩大政治影响，经研究，分桅杆、大集两地执行，吴三纲押到桅杆堡，刘定忠押到大集场，分别在烈士坟前执行枪决，以祭英灵于九泉。匪首吴三纲被镇压后不久，他的心腹、暴乱时举大旗的文际政，自知罪恶滔天，国法不容，整日忧心忡忡，不久便病死在家中。跟随吴三纲暴乱的一批要犯亦先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一些罪恶小的土匪纷纷到政府投案自首。

夜奔袭，巧捉顽匪欧少奇

匪首欧少奇，是见天乡伪副乡长欧月轩之子，人称“花花公子”，读过初中，但不务正业，一贯为非作歹，拦路抢劫，附近妇女被他糟蹋不少，群众恨之入骨。他参加了“湘鄂川反共救国军”，任大队长，是这次暴乱组织者之一。

大清剿开始后，欧匪与刘贯垂、魏金山等人一起逃窜到金竹堡，继续在三县场一带活动。半月后，区工作组在见天坝听到个别老乡反映：欧少奇在三县场赶场。

我驻军设法侦察了解到欧匪住在他的姘头家。

郝指导员等研究决定，由张排长在家负责，防止敌人突袭；由指导员带队，化装成便衣，晚上前往捕捉。当天下午5点多钟，便衣队出发了，夜晚9点，来到姓周的一农家户。同志们饿了，啃馍馍充饥。这里距欧匪姘头处8华里。大家休息到两点半开始行动。到了欧的姘头家，2名战士在猪栏周围把守，盯住大门。郝指导员和我藏在屋后一带，一直等到4点多钟，仍没有动静。大家继续耐心等待。约摸6点钟，只听到屋里椅子响，又听到房门响，几分钟后，大门开了，但没见人，原来欧匪在门内窥探。过了一会，欧匪出来径直往猪栏走，刚蹲下身，战士齐声吼道：“不准动！”指导员飞快跳出，将手枪对准他的脑袋。欧匪一看，面前是解放军，早已吓得魂飞九霄，浑身发抖说：“我准备去……去投案的！”横行多时的欧少奇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4月3日上午，我们押着欧少奇回区。一路上群众边看边骂。到了见天坝街上，赶场的人很多，为了给群众撑腰，并分化瓦解土匪，我们把欧匪带到街上游街示众。5月8日，桅杆区召开群众大会，将欧匪枪决。

巧安排，匪头金狗娃投案自首

惯匪魏金山，绰号金狗娃，又称“飞毛腿”，50多岁，大集暴乱后躲在家中。此人年轻时手毒心狠，说杀就杀，成家后，有妻室儿女，作恶尚有顾虑。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商议争取他投案自首。通过摸底了解，决定派金狗娃的知心人杨宗林

去做工作。杨宗林系贫农成份，幼时和魏金山是娃娃朋友。成年后也曾跟魏金山在恩、利交界处的马宗岭一带活动，后洗手不干已多年。逢场时二人同在一起喝酒，关系甚为密切。

杨宗林次日到魏金山家，家里人说他在坡上砍柴。等至傍晚，魏悄悄走到场坝边，听儿子说杨宗林一人在家里等他，这才放心进屋。杨宗林说："我不瞒你，这次来是受驻军郝指导员和区工作组毕同志的委托，来劝说你到见天坝报到的，有武器交了，还可以立功受奖。"魏沉默了一会，说："有什么武器？就是一支火枪、一把马刀。"并一再说明在车寥坝起事那天，他没杀人。杨说："惹起这么大的事，政府和军队天天在追查。到处驻扎有大部队，吴三纲、欧少奇都已活捉了，你想跑也跑不脱。我劝你自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也为妻室儿女留条生路。"魏金山说："我们从小就是娃娃朋友，我相信你不会害我，我也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你回去给指导员和毕同志讲，明天清早我到见天坝街上报到投案。"

杨宗林回到见天坝汇报了情况。我们研究决定，魏金山来后，一方面揭发他的罪恶活动，另一方面要给他指明前途，决定不予扣押，当场释放。

次日清早，魏金山带一支火枪、一把马刀、一把刺刀前来投案。哨兵引进后，他口称有罪，请政府宽大。问他车寥坝杀工作组的情况时，他回答语无伦次，再三申述他没有杀人。我们又问刺刀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国民党败退时拾的。由于是第一次，我们也没有深追狠挖，只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改恶从善，并规定每两场(6天)禀报一次，随叫随到。说完就放他回家了。

至此，见天乡参加车寥坝暴乱的大小匪首已全部抓获，为恩、利、咸3县边缘地区的劳苦大众翻身解放，除了大害。从暴乱总头子吴三纲在车寥坝发动暴乱之日起，到剿匪反霸基本结束止，前后不到半年时间，据初步统计，仅车寥坝暴乱案，直接镇压的大小匪首18人，中小匪首被判处10至20年徒刑的有12人，还有几名中小匪首畏罪自杀。这伙匪徒终于落得个可耻下场！

恩、利、宣、咸4县边缘地区的人民长期饱受土匪的压迫。这次剿匪的胜利，拨开乌云见青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从此开始当家作主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989年)

“飞 行”捕 陈 士

邓 忠 乐

1950年9月中旬，我从恩施军分区军政干校毕业，被分配到鹤峰县大队3连任文书。大队长是王焕林，政委徐家友，参谋长陈斌；3连连长刘士贵，指导员田文英。

解放后，湘鄂西一带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虽被我消灭，但盘踞湘鄂边的反动地方武装活动仍很猖獗。他们以武装袭击、暗杀等手段同解放军对抗，不断对人民地方政权进行骚扰、破坏，妄图阻止我民主革命的推进。

1950年8月中旬，恩施军分区党代表会决定开展“剿匪竞赛月”活动。军分区命令鹤峰县大队与兄弟部队配合，围剿以瞿波平、陈士为首的股匪。经过我军一个多月的围剿，敌人伤亡很大，溃不成军，残部便化整为零，与土豪劣绅和反动乡、保人员纠合在一起，组成小股势力，亦匪亦“民”，进行捣乱，残害人民。我走则聚，我打则散。这期间，我们连没休息一天，有时日夜行军。那一段时间前后同敌人打了3仗：一次是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进到桑植三门岩，当时一片浓雾，20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在爬坡时与匪军迎面相遇。敌人居高临下顽固抵抗，但在我军猛烈攻击下，伤亡很大，终于溃逃。第二次是9月底的桑植芭茅溪战斗，歼匪最多，而我军无一伤亡。第三次是10月份，我侦察班获悉：以“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陈士为首的几股匪部聚集芭茅溪开会。我军在进击途中遇到一位农民，得知敌人不在芭茅溪，而是在其左侧半山的大木塘。便在这个农民的带领下，绕道大木塘后山。果然敌人正在这里开会。我们的冲锋枪、步枪、机枪、迫击炮、六〇炮一齐开火，敌人惊惶失措，争相逃命。山坡上留下很多匪兵尸体，有负伤的匪兵趁混乱倒地，然后伺机滚下山沟、草丛逃跑。陈士也在这次逃脱。以后，陈士为了躲避我军追捕，指使亲信放风说，“陈士已被打死”。

我们当时也没有识破他的金蝉脱壳计，使他得以转入潜伏活动。

10月下旬，鉴于股匪残余势力转入潜伏，我们连便以排为单位，安营扎寨，分片负责，驻地清剿；同时发动群众，搞政策攻心，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还动员土匪亲属进行规劝，对自动交枪自首者，予以宽大处理。这样，消除了部分匪众的疑虑，分队长以上的大小匪首向桑鹤剿匪指挥部五道水办事处缴械自首的近百人。这时，我们才从交枪的土匪那里得知陈士没有死。

11月份，恩施军分区给鹤峰县大队下达命令：坚决捕擒陈士。连长刘士贵在全连选了16个有战斗经验，机智勇敢，纪律性强，体力充沛的骨干组成“飞行小组”，执行这一任务。

顽固狡猾的陈士在大木塘战斗中化装逃遁后，眼看山穷水尽，在其义子桂清等几个贴身人员的保护下，以单线联系密藏在桑植五道水陈氏族户内。由于我“飞行小组”侦察工作步步深入，他预感到五道水已不安全，企图经鹤峰边界窜入湖南慈利县境内，伺机活动。

12月2日，陈士背一布袋，内装书本和纸笔墨砚，身穿深颜色精纱短棉袄，腰系粗蓝布汗巾，装扮成游学的私塾先生。陈的保镖张和生背一床粗棉纱印花被褥，以父子相称，从隐蔽地五道水余落湖转移到鹤峰县太坪发展区乡汪三溪一户农民家里。此处位于鹤峰县与湖南桑植县交界的大山里，背坡是30多华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陈士满以为在这样的地方可逍遥法外了。

但是，在此之前我“飞行小组”已于11月底审讯了陈士的亲信、义子桂清，经向他反复宣讲政策，并根据他交代的线索，又顺藤摸瓜逐个追讯了近20人。12月3日上午，又在五道水余落湖抓获了给陈士取鸦片烟的陈吉轩。经审讯，陈吉轩供出陈士隐藏的地点，并由他带路，“飞行小组”迅速出发追捕。辗转行军百余里，在密林参天、泥泞狭窄的羊肠小道上急行军，战士们情绪饱满，无人叫饿叫困。天黑后又走了10多里，于晚上10时抵汪家屋场，迅即包围陈士住屋。先由带路的叫门，住户主人听出是陈吉轩的声音，才给开门。这时，陈士的保镖已发现被包围，迅急钻了出来。我门外的同志未能拦住，这个家伙跃入门前竹林，逃跑了。我“飞行小组”为防“打草惊蛇”，没有开枪。陈吉轩引刘连长及警卫员到内室，陈士此时还躺在床上吸鸦片烟。刘连长手持短枪风趣地说：“陈司令，我们

终于找着你了！”陈士大惊失色，战战兢兢坐在床沿上，垂头丧气地说：“我……我应该早日投降才是！”

当晚，“飞行小组”布置好岗哨，有的烧火烘烤打湿了的衣服，刘连长则和警卫员监守陈士写交代，一夜未睡。

12月4日早饭后，按照陈士的交代，将他押解到五道水尕落湖，收缴了他藏的短枪。接着又捕获逃跑的保镖张和生。随后，我们便将陈士押送鹤峰县城。

12月6日，恩施军分区颁发嘉奖通令说：“由于鹤峰县大队3连‘飞行小组’积极行动，不顾疲劳及执行任务中联系群众，获得了陈匪的活动规律，完成了担负专门捕获陈匪的光荣任务。此种精神，实堪各部学习。为此，本部特给刘士贵连长为首的‘飞行小组’全体16位同志记大功一次。并通令全区表扬。”

1951年2月，陈士被处决。

（1989年）

天　罗　地　网

——惯匪彭雨青被擒记

祝　锋

彭雨青是湘鄂川边区著名的惯匪，曾历任瞿伯阶部团长、“武汉行辕清剿总队第4支队”支队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等职。1951年6月被我宣恩县沙道区13村（茶园）11组（大杨家台）农民捉住，同年9月14日在来凤县被人民法庭依法判决，就地正法，为湘鄂川边区人民除了一害。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恩县大队见习参谋，随副大队长王清海等在沙道沟剿匪，曾亲自参与押解和审讯彭雨青的活动。此事距今已37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9年秋，我解放军在击破国民党军队的鄂西防线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了国民党在鄂西地区成建制的部队，其军政要员纷纷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唯瞿波平、彭雨青等人，惯匪成性，拼凑所谓“反共救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彭雨青于1950年上半年，曾指挥所部袭击来凤县卯洞区百福司，烧毁民房100多间；曾亲自率领所部，袭击来凤茅坝、大河区人民政府，残杀人民群众；参与围攻龙山县城。其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我军发起剿匪战役之后，各路股匪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纷纷被歼，彭雨青部也被击溃，总头目瞿波平被迫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然而，彭雨青仍执迷不悟，窜深山，钻洞穴，先后杀害我军指战员和民兵10多人。实属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首恶分子。

彭雨青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化装潜逃。他的3个警卫（外号“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已有两个被击毙，只有孙悟空（彭大金，警卫营长）一人随从。他们将武器藏小洞里，彭雨青改姓胡，身穿麻布上衣，外套青色领褂，手持拐杖，化装成老者模样。彭大金穿短衣短褂，身背背篓，脚穿草鞋，化装成伴随老者

的仆役。带10只金戒指(藏在竹篓底圈内)作为盘费,计划经宣恩、鹤峰、五峰,潜往香港。他俩从龙山、来凤交界的卯洞地区窜出民兵包围圈,于6月26日逃至宣恩边界,被沙道区五村枕头岩白果坝的民兵捉住。当时民兵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只当成一般的可疑人员押解到伍家寨(现沙道区龙潭乡政府)工作组驻地。当晚他们又乘机逃脱。

为了根除匪患,在股匪被消灭以后,我湘鄂边地区党政军群紧密配合,布下天罗地网。一方面,由解放军各部对漏网匪首进行包干,组成精干的侦察分队,跟踪追捕;一方面,地方上组织若干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一步宣传政策,重点做好与匪首有牵连的群众的教育工作,促使他们与匪首划清界线,立功除害。这样,彭雨青和彭大金虽然从伍家寨逃脱,但仍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彭雨青和彭大金在深山老林里钻了大半夜,27日大早窜至宣恩县大杨家台。这里分散居住着10多户人家,当时属于宣恩县沙道区13村11组,面对八大公山,北靠宣鹤交界的雪落寨大山,这里是土匪团长张明龙和土匪队长胡士魁的老巢。1951年春张、胡二匪均被人民政府处决。工作组同志把大杨家台作为工作的重点,经常来此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群众觉悟逐步提高,纷纷保证和土匪一刀两断,有的还暗下决心,寻找机会,立功受奖。

早饭时候,彭雨青二匪来到居住在龙潭漂的农民组长宋昌云家中,冒充是张明龙的叔叔,路过此地,讨餐饭吃。宋昌云一见他俩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样子,就生几分怀疑,加上又听他说是土匪头子张明龙的叔叔,断定不是好人。于是,宋昌云一面暗示爱人王大妹"接待"他们,安置早饭,一面从侧门溜出来和14岁的大女儿宋伏香分头到外面喊人捉匪。伏香虽然年幼,也懂得清匪的道理,就按父亲的安排,跑到对门河(地名)去喊正在那里割漆的农民杨楚真。杨楚真正赶早割漆,听到伏香抓匪的喊声,即在树上喊正在对门水井垭扯秧草的胡定安。胡定安是张明龙的族房,读过四书五经,当过小学教员,虽曾被迫跟张当过土匪,打过"黑棒"(抢犯),但他经过工作组同志的宣传教育,正想找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听到杨楚真喊龙潭漂来了土匪,二话没说,拿起镰刀向龙潭漂跑去。此时,住在对门河的农民向发丰闻讯,也扛着锄头赶了上来。

彭雨青在宋昌云家中等饭吃,不见宋昌云和小姑娘,又听到远处有喊声,知

道不妙，就和彭大金离开宋家，夺路逃窜。向发丰在后面紧跟不放。当时，彭雨青已50出头，加上逃窜了大半夜没吃东西，虽有“孙悟空”彭大金搀扶，仍行走不快，遂被向发丰赶上。向发丰抢先一步，用锄头作武器拦住他俩的去路：“走那边！”想逼着彭匪到张家垭去。彭匪正准备反抗，胡定安赶了上来，大吼一声：“不准动！”随即扑了上去。彭大金夺路逃跑，彭雨青被向发丰扭住。胡定安举起镰刀，向彭雨青头上就是一刀背，彭雨青失去反抗能力，乖乖被向发丰和胡定安制服。“孙悟空”彭大金逃到肖家坡，遇上五村（罗坪）守卡的民兵，亦被民兵杨楚群、夏长生捉住。

彭雨青、彭大金二匪被捉住后，仍然抵赖。彭雨青冒充是张明龙的叔叔，彭大金冒充是胡士冠的姐夫。胡定安知道底细，当场揭穿：“张明龙没有叔叔，胡士冠的姐夫我认得，你们是他么子叔叔、姐夫？”“我看你就是土匪头子彭雨青，还不老实交代！”其实胡定安也不认识彭雨青，只听到工作组同志宣传说土匪头子彭雨青还未捉到。这样一诈，彭雨青虽是老奸巨猾，也大吃一惊，但仍然继续抵赖：“彭雨青已被打死了，哪里还有什么彭雨青。”“你怎么知道彭雨青死了？”彭雨青知道走嘴，还是坚持不认，想乘机蒙混过去。宋昌云等人，虽然不能肯定他就是匪首彭雨青，但起码可以断定，他俩来头不小。给他们弄点东西吃了以后，即将彭雨青、彭大金火速押解到奠家台解放军贾排长处。

我们在沙道沟剿匪指挥部得到贾排长的报告后，王清海副大队长令我带几个战士到奠家台将彭雨青、彭大金押回。那时沙道沟到奠家台30来里路，中间要经过咸池、布袋溪和匡家大屋，要涉10多道水。彭雨青还耍赖，一时说腿被砍伤了，不能走，一时说鸦片瘾发了，走不动。我叫战士架着他，连拖带拉地押到沙道沟。

第二天（6月29日）早饭后，对彭雨青进行审讯。王清海副大队长主持，我作记录。彭雨青沉默了上10分钟，自知难逃法网，就承认自己就是“彭雨青”，而且说是“彭水县的彭，下雨的雨，青天白日的青”。接着交代了他从跟瞿伯阶到跟瞿波平，从接受国民党的“招安”到组织“反共救国军”，和怎样拒绝王定烈司令（指我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劝降，为什么要反抗到底的经过，断断续续讲了1个多小时，还说：“我已是山穷水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如何处置都行！”最后，他向我们提出了3点要求：一、一切罪过，都由我一人承担，我都坦白，与彭大

金他们无关，希望能赦免他们；二、我有房妻妾，尚还年轻，请政府将我的财产分给他们一部分，其余财产应当充公；三、要求个“愉快”的下场，不要用刑。王清海副大队长严正警告彭雨青：你是匪首，罪当不赦。其他人员和公私财产，人民政府会按政策处理。

6月30日，我们一面派部队将彭雨青押解宣恩县城，转解恩施军分区；一面派出侦察分队，带着彭大金，去龙山、来凤等地取出他们埋藏的武器弹药。据我所知，共收缴手枪两支，“103”子弹数十发，还有其他武器。

宣恩县人民政府对活捉匪首彭雨青的农民宋昌云、向发丰、胡定安等人发给大米600斤，以资奖励。为把这一消息迅速告诉湘鄂川边区人民，我写了一篇稿子投寄恩施日报。1951年7月14日，恩施日报以《惯匪头子彭雨青被宣恩农民捉住了》为题，在一版头条刊出。

37年后，我再访了大杨台，拜访了胡定安、杨楚真、王大妹等参与捉拿匪首彭雨青的农民英雄们。他们又活龙活现地在现场向我讲述了擒匪的经过，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不平凡的岁月吧！

（1989年）

平息兴山反动会道门暴乱

邓　林　孟昭学

1949年7月中旬，随着宜(昌)沙(市)战役的胜利结束，宜昌地区的兴山、秭归两县也相继获得了解放。为了建立解放地区的新生政权，我们所在部队(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党委决定：从部队抽调近百名指战员留地方开展工作。其中有：师民运科长许佑明，1团政治处主任邓林，炮兵营长刘继泰，2连指导员孟昭学等人。部队到达兴山后，我们迅速建立了中共兴山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由邓林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和剿匪指挥部政委，许佑明任县长，刘继泰任县大队指挥长，孟昭学任县大队指导员。并组成了若干个工作队，分散到各个乡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清匪收枪，组织征粮支前。

面对人民解放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乘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新生政权刚刚建立和我们面临的粮食供给等暂时困难，纠集各种反动力量，欺骗和威胁群众，组织反动会道门，暗杀我工作人员，围攻区乡政府，抢劫仓库物资，四处散布谣言，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其人数从几百人发展到数千人，并多次在巴(东)、兴(山)、秭(归)3县交界地区组织会道门暴乱，严重地威胁到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妨碍我支前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兴山、秭归两县毗邻，位于鄂西山区东部、长江三峡出口地带，境内山峦密布，沟壑纵横，坡陡路险，交通十分不便。在长期落后的封建社会里，这里的人民为了抵御外来部落势力入侵，战胜自然灾害，自发结成一些家族或行业团体，参加者有男女老少，会首也只限于家族及行业的首领担任。参加会门组织的人，每天都要到佛堂烧香、拜仙、练功，以求成道。当要进行械斗时，则先喝一种中草药泡过的“仙水”，使会众处于一种梦幻的兴奋状态，自认为这样会“刀砍不进，枪打不入”。然后会众袒胸裸背，画符念咒，挥刀舞棒，冲向对方厮杀。后来，会门被

封建地主阶级控制，成为维护其利益的武装工具。每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时，他们就利用会门组织，煽动群众进行械斗。

兴山、秭归解放前夕，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部"主任朱灿卿和国民党军第32军军长谭克清、惯匪头子宋大香及鄂西各县县长在巴东长坪开会，讨论部署发展土匪武装和会道门问题。并设立了总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巴东、兴山、秭归、建始、长阳等地会道门和土匪活动，妄图开辟所谓的"第二战场"，进行"敌后游击战"，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后，兴山、秭归等地会道门组织逐渐被匪特分子控制，一些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旧军人、土匪流氓纷纷钻入会道门，成为骨干，并很快活动起来。他们增设佛堂、神坛，收徒拜师，讲授法术，威胁强迫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并公开造谣说："国民党进了四川，美国出兵到了东北，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共产党的日子长不了。""只要参加会门组织，国民党来了，能保证生命安全。"一时间，兴山、秭归等地佛堂林立，会众遍地，什么"黄香会"、"大道会"、"扇子会"等，10多种会道门组织应时而生，人数发展到几千人，并控制了大部分山村，其中以"大道会"活动尤为猖狂。

1949年9月，以张华堂、贾宝三为首的"大道会"，兵分两路，一部分从木鱼坪到南阳河直下白沙河一带；另一部分从南阳河翻过三步垭直插邹家岭。他们先后抢劫了我古夫等地粮库，并不断扩大势力，最后到了离县城只有二三十里的地方，天天在山上放枪，威胁县城及附近的粮库。10月6日，他们组织数百人，在湘坪、南阳河一带暴乱，袭击我湘坪乡公所，把乡长张金聚、工作人员和一个班的战士共10多人包围在赵家垭一间房子里，用火焚烧，除一人冲出外，其余全部被活活烧死。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成立兴山县剿匪指挥部，由县长许佑明兼任指挥长，邓林兼任政委；将2个连的兵力集中，保卫县城和附近粮库。同时发展县区武装，将县大队12个班扩编为24个班，将各乡分队合编为区中队；并组织学校师生和各阶层人士，配合部队向群众进行宣传，揭发反动会首的罪行和欺骗手段，启发和动员受骗群众放下武器，退出会门。这些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一些群众退出了会门，一些开明士绅也为帮助政府，向伪军政人员写信招降，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收缴了大量武器。但由于兴山境内山大人稀，加之驻军较少，政权又刚刚建立，力量还较薄弱，在边远乡村，特别是巴、兴、秭交

界处，反动会门的活动仍十分活跃，我们零散的工作人员被杀、仓库被抢仍时有发生。为了彻底肃清匪特，粉碎反动会道门的阴谋，经我们向宜昌地委和军分区请示增援，上级立即从沙市调来2个连（1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并从四野50军抽出1个营前来兴山剿匪。

1949年11月5日，我们探悉土匪主力唐柏松营扰乱南阳河后，在堰塘坪与顾平泉的“大道会”会合，准备在三里荒一带伏击支前民工。县指挥部立即研究，决定兵分3路进击。一路由四野的1个营从伍家坪向张家老屋场搜剿；一路由沙市两个连，经杉树沟、店子坪迂回布网；一路由兴山1、2两连，随指挥部从白沙河出发，顺山梁向万朝山、杉树沟、萝卜园进击。7日，我3路部队在县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始行动。上午9时，在杉树沟方向搜剿的部队与敌人打响了。随后，“大道会”头子张华堂、顾仁泽带领会众向县指挥部所在地三里荒拥来，企图围攻我指挥部，抢劫我白沙河粮库。当时，孟昭学从望远镜里发现对面山上树林里身配白带子的“大道会”会众密密麻麻，向我阵地蠕动，大约有1000余人。孟当即端起守在岩路前的机枪，对着树林扫射了几下，左手被烫起了泡。到了上午10点左右，“大道会”匪众冲上我一个排的阵地，敌我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匪中队长杨国宗挥刀死拼，敌势力一下子占了上风。我部战士伤亡七八人，几经厮杀，阵地失守。当时，该阵地距指挥部只有20米左右，县长许佑明等人就在里面。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指挥长许佑明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孟昭学拔出手枪，命令一部分人员从敌侧集中火力扫射。霎时间，匪众倒下一大片。但杨国宗等仍领着会众顽固不退。孟昭学果断地挥枪将杨国宗胳膊打断，副连长李永发一枪击毙顾仁泽。“大道会”会众一见头领中弹流血，乱了阵脚，抬起受伤的头目，一窝蜂地朝茅麓山溃逃。指挥部立即组织部队乘胜追击。这次战斗，毙敌36人，俘敌3人，缴获枪30余支、子弹数百发和许多大刀、长矛等武器。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使土匪的社会基础会道门遭到严重的打击，戳穿了匪特的所谓“刀枪不入”的谎言，唤醒了受骗的会众，为彻底剿灭土匪，瓦解反动会门奠定了基础。

这次战斗胜利后，我们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军政并重、剿抚兼施、双管齐下的清剿方针。随后，我们组织兵力，顺着大山，追剿顽匪。11月25日，县指挥部组织剿匪部队向土匪盘踞的地区发起猛攻。27日攻下狮子

垭、赵家垭、高家城。这时，匪无士气，一触即溃，疲于奔命，大部分自行解散，少数顽固分子流窜逃到龙虎山、响鼓岩一带。部队一鼓作气，追至匪首张家瑞的老巢木鱼坪、青天包，并挨山挨洞地搜剿。匪营长唐柏松顽固不化，跑到龙门河他的小老婆家里。区中队得知这一情况后，配合部队，深夜将其抓获。接着，又在龙门河的一个山洞里活捉了顾平泉。与此同时，我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组织工作队，深入“大道会”活动较频繁的区乡山村，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全国的形势；用杨国宗等伤亡流血的事实，揭露匪特欺骗群众的谎言，破除“刀枪不入”等迷信；组织群众召开控诉会，并公审处决了张家瑞、顾平泉、唐柏松等罪大恶极的匪首。我们遵照党的一贯政策，正确地将匪特会首和受骗的群众区别对待，对一般的被俘人员，经过严格教育，遣散回家，并对战场上被击毙的会道徒进行安葬，对其家属进行妥善安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一系列的工作，使受骗入会的群众逐渐醒悟，纷纷到当地政府登记，脱离反动会道门，并主动向政府报告匪情，协助政府和部队捉拿匪首。到1950年春，已有数千人到各级政府登记自首，并上交了大量枪支和刀、矛等武器。匪首、大刀会头子张华堂看到这一现实，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少数几个亲信逃往四川。但不久即被捕获押回兴山镇压。至此，兴山地区的反动会道门已被彻底瓦解，匪特霸反动势力也基本被消灭，人民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1995年）

保康剿匪回忆

米　栋　胡庆龙

保康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荆山山脉自西向东横贯其中。境内山峦绵延，林木参天，沟壑溶洞纵横，构成天然屏障，历代战争频仍，屡见史籍。而且，保康北部与南漳、房县、谷城接壤，南部与远安、兴山、宜昌毗邻，系川、陕、鄂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48年刘伯承司令员发出“变汉水为内河，建立渡江入川战略基地”的指示后，保康这个“襄宜咽喉”、“川东门户”更引起敌我双方的高度重视。以国民党保康当局为代表的当地反动势力，为加强防御力量，极力扩充反动武装，强化军事组织，企图负隅顽抗。襄樊战役后，逃往深山的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及其邻县的反动头目，也和保康的土顽勾结一起，企图凭借大山区险要地形，重整旗鼓，伺机反扑，企图打乱我“渡江入川”的战略部署。

为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我汉南工委书记兼指挥部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明坤率部挺进保康。我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广大民兵的积极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剿匪斗争。我们采用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与奔袭、夜袭和围剿、驻剿相结合的战术，苦战500多个日日夜夜，歼敌65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胜利。

连续奔袭　惊走伪县长

1948年7月底，汉南工委和指挥部遵照桐柏区党委“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公开的最反动的武装敌人（争取中立或暂时可以争取中立的），肃清蒋匪武装活动，摧

毁敌占区的统治。并建立我们的县区政权，树立初步的民主秩序”的指示，决定兵分两路进入保康，开辟新区。张廷发率领工委、指挥部机关和直属大队，由长坪西进，到达黄堡坪，建立了保康县第一个民主政权——黄堡坪爱国民主办事处；王明坤率领桐柏军区第3分区第86团1500余人，携重机枪2挺、轻机枪10余挺、八二迫击炮2门以及步枪400余支，从南漳薛坪向保康南部挺进。

第86团来保康后，根据当地土顽或独霸于山寨、或盘踞于集镇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远程奔袭、各个击破的战术，势如破竹，顺利打开了局面。8月1日攻占马良坪，撵走镇上土匪；8月5日奔袭歇马河，歼灭敌自卫队，捣毁敌区乡政权；8月10日回师马良坪，将敌南漳县第3自卫大队击溃；8月22日猛攻界山之敌，击溃保康县第2自卫大队；8月26日再次奔袭歇马河，全歼保康县第3自卫大队，俘敌50余人。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马良、歇马、百峰和重阳坪爱国民主办事处。至此，保康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

在胜利进军中，86团的干部战士发扬我军不怕艰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迅速向前推进。9月7日，他们由保南中心地带歇马出发，翻山越岭，向地处保北的县城进击。国民党县长胡寄梅得知消息后，速派副支队长周继斌率部拦截。上午8时，86团行至羊五垭靠近荆山山脉一制高点大石垴时，与敌激战3小时，突破其在高山陡坡上布下的第一道防线，径直向县城进发。

9月8日，部队行至距县城10华里的黄土岭，与保康县城防保警大队第3中队望成开部激战4小时，突破敌精心部署的第二道防线后，乘胜进入县城。县长胡寄梅自顾不暇，带领常备大队第1、2中队之官兵及县府职员150余人，绕道南、谷边境，经秦家营逃往襄阳，保康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就在当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向中央军委电告了这一喜讯，电报题为《桐柏部队申齐收复保康》，全文如下：

军委：

桐柏军区汉南四分区部于申齐收复保康县城，该地之伪县长胡密甫（指胡寄梅）及土匪一部逃窜。

刘、邓、陈

元末

剿匪斗争的发展为红色政权建设铺平了道路。10月初，中共侨康和南（漳）

保(康)兴(山)宜(昌)县委、县爱国民主政府成立。

正当革命斗争蓬勃发展,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之时,国民党军第79军为策应徐州作战,于11月初南下"扫荡",途经保康,致使县城陷落。同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任命温而理为保康县县长。温而理到任后,在政治上强化保甲组织,推行恐吓与欺骗并行的两手政策,在军事上强化地方武装,组建"民众自卫队",配合79军对我解放区实行残酷"扫荡"。全县剿匪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1948年12月,86团奉命调离,85团1营开进保康。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成立了南保兴宜县剿匪指挥部,县长米栋任指挥长,县独立营营长胡庆龙任副指挥长,冀晨曦兼政委,贾冠军任参谋长(翌年4月,南保兴宜县撤销,分别归建南、保、兴、宜各县,米栋和胡庆龙分任保康县长和独立营营长)。根据工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隐蔽作战,保存实力"的指示,各区采取拔钉子、挖耳目的办法,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迅速组建武工队和区中队,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与自卫联防,进一步促进了剿匪斗争。

"十八罗汉" 巧施迷魂阵

国民党军79军途经保康,沿途骚扰,原来缩着头看动静的地方乡保长又蠢蠢欲动。我独立营又转向马良、百峰一带与敌人周旋。

胡庆龙原在86团工作。这个团调离之前,被留下当了独立营营长,当时全营共40来人,除伤员、病号之外,就只剩下18人能上火线,被称之为"十八罗汉"。约在1949年2月的一天早晨8点钟,我们撤到小官帽山附近的一个叫"龙山"的地方休整。这消息被匪首阎世隆、刘大少知道了,他们带了好几百人来围攻我们。当时,我们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仅有2个掷弹筒,2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面对敌人的疯狂,我们没有动摇,和敌人真真假假地捉了一天迷藏,始终没有暴露目标。由于敌人弄不清我们的虚实,我们的轻重机枪一刻也没有离开通往山上的卡子,不断变换地点,变换手法,向敌人射击,弄得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胡庆龙原来就是特等机枪射手,机枪射程又远,所以敌人不敢接近。但是,土匪头子硬逼着往上冲,喽罗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赤着膀子向山上围攻。枪子像雨点一样打到敌人身上,打死匪徒30多人,打伤的也很多。敌人多次冲锋,

都被我们打回去了，最后只好向后撤退。趁敌人败退之际，我们尾追不舍，又打死他们不少人，逼得敌人落荒逃命。这次战斗，打败了比我兵力多数十倍的敌人，真正打出了威风，成了轰动全县的“龙山战斗”。

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刘大少撤回了马桥，阎世隆撤到歇马，放大胆子在那里休息，原因是他们估计我们会连夜赶到马良。而我们偏偏就地休整吃了饭，又出发追击。第二天拂晓时，趁热打铁，兵分两路袭击歇马河。我们占据歇马街后坡居高临下的有利阵地，架着机枪狠狠地扫射。敌人正在街上吃早饭，听到两边枪响，狼狈地摔下饭碗，慌不择路地向歇马河对岸山坡上逃窜。这样一来，敌人的目标更明显了。我们战士的枪子好像长了眼睛，对准敌人一个劲地打。敌人哪里还有招架之力，只好丢下武器、军用品，逃命去了。这次战斗除消灭10多个敌人，捉了一些俘虏外，还缴获骡子2匹、轻机枪2挺、步枪10多支。群众夸我们独立营是天兵天将，“十八罗汉”的美名到处传扬。

回戈一击　奇袭官帽山

1949年3月，正当温而理制定的“全面反攻计划”彻底破产之时，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密令鄂北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朗星，带领保安第1、2、6团秘密来到保康。李朗星勾结国民党军第14兵团高参吴吉六、俞普和“鄂北挺进第4团”团长张云，妄图在山峦叠嶂、地势险要的大石垴安营扎寨。他们以封官许愿的政治欺骗手段，利用红帮、江湖道会，网罗国民党散兵残匪，成立“均房谷联防指挥部”，任命温而理兼指挥长，均县县长王子云兼副指挥长。5月底6月初，李朗星又先后在歇马邹家院、三坪和宫斗秘密召开鄂西北6县军事会议，决定以保康为据点，扩充一个军的兵力，并将他所带的保安1、2、6团改编为保安第3旅，由王子云代理旅长。李朗星抛出了占领马良、重阳、店垭，直取南漳，回戈襄阳的军事行动计划。为粉碎敌人的阴谋，85团2营奉命挺进马良，配合1营和县独立营开展剿匪活动，与国民党土顽很快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6月26日，李朗星先发制人，下达鄂北行署第2号作战令，亲自率领房、保、均、南、谷武装土匪和国民党兴山第233师669团6000余众，兵分6路直扑马良坪。李朗星本人则坐镇官帽山，直接指挥。

面对敌人的武装挑衅，县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研究策略，指出：敌人在兵力上超过我3倍多，武器精良，气焰嚣张，我军只能智取，不能正面强攻和死打硬拼。

6月29日晚，为诱敌深入，85团的1、4、5、6连按照统一部署，假戏真唱，频频出击。同时，我指挥部集中2门迫击炮、3挺机枪，对准沙子岭、艾家店猛烈射击，打死敌官兵80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余支。正当匪首张懿轩重新组织千余匪众，从天池垭方向扑来时，我85团政委王希永带领全部人马撤出战斗，向重阳坪方向集结。

6月30日拂晓，王子云、王再堂、阮再涛、王子芳等匪部一窝蜂似地占领了马良坪。正当众匪首得意忘形、庆功摆宴、寻欢作乐之时，我指挥部见敌人已落入圈套，决定执行第二步计划，回师马良坪，奇袭官帽山。

7月3日晚，一场掏心战开始了。指挥部一声令下，全体指战员立即出动，从南垭、黄家榨坊、双坪等处，兵分4路前进，切断了马良、天池垭通向官帽山的所有通道。凌晨3时，王希永率领的4个尖刀连跃过马良坪，途经竹林口，进入敌指挥部所在地石人寨湾。

李朗星“大意失荆州”，原以为有马良坪作为“前哨阵地”，万无一失，沉浸在如何攻打重阳、重返襄阳的美梦里，没料到解放军已摸到他的指挥部鼻子底下。我军包围敌指挥部后，指挥长王希永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起攻击。3枚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像暴雨般撒向敌人阵地，手榴弹似冰雹一样在敌群中开花。匪徒们则像脱缰的野马四散奔逃，有的跳下悬崖，有的钻进刺架，有的跪在地上发抖，丢弃的枪支弹药满山皆是，2门金陵造迫击炮油纸都未启封，也成了我军的战利品。李朗星本人丧魂落魄，晕头转向，连坐骑也顾不得牵，混在匪徒中顺着羊肠小道落荒逃命。

官帽山战斗的胜利，一举扭转了整个保康的战局，受到湖北军区通令嘉奖。从此，全县各路土匪龟缩老巢，不敢轻举妄动。李朗星见大势已去，只得抛弃他收编的喽罗们，带着“行署”大印，仓皇逃到四川。不久，便随其主子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飞崖走壁　强夺九路寨

官帽山战斗以后，保康县的大小匪首带领众匪，纷纷向马桥、后坪、寺坪等地逃跑。唯独保安17旅3团4营营长孙秀章，依仗九路寨险要的地形，盘踞山寨，占山为王，妄图与我军见个高低。

九路寨位于保康西南部，海拔1700余米，方圆15平方公里，形似葫芦，四周多为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从1918年起，孙秀章收容散匪，聚贼成众，在此苦心经营30余年，一直霸山为王。国民党政府多次企图收编，终因山高路险，防范严密，未能奏效。此时，孙秀章更是有恃无恐，推行“内不出，外不入”的政策，恬不知耻地在山寨里树起一块“九路国”的石碑。

由于孙秀章曾与官府作对，我军来保康后，曾派百峰区区长崔树鹤与其谈判，想争取他。后又通过孙秀章的同乡吴士悉多次写信劝降。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山寨原有9条路与山下相通。随着战局的变化，孙秀章派匪兵切断了7条，只留下易守难攻的两条小路：一条是“钻天洞”，另一条是“走马岭”。

钻天洞，一侧为千仞绝壁，另一侧乃千米深谷，如刀劈斧砍，人们只能手脚并用，扣住陡壁上的72级石槽和石扣，出入山寨。而山顶洞口宽不盈3尺，设滚木、礌石，站有岗哨，真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要攻上九路寨，只有选择盘山小道走马岭作为主攻路线。但孙秀章伐光半山树林，修筑暗堡，重兵把守，层层设卡，对我军进攻十分不利。

1949年10月，湖北军区独7团挺进保康，成立了保康县剿匪指挥部。第一指挥长王清率领第7团1营进驻歇马河与县独立营会合，组成“南集团”，把进攻的目标直指九路寨。随即王清带领排以上干部到山寨周围作了实地侦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10月31日中午，我部分4路纵队，在马良、歇马、店垭、百峰等地民兵的配合下，日夜兼程120华里，于次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点。在走马岭对岸的“马场”上，架起了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副营长徐鹏率领3连战士从走马岭东南角迅速向山顶运动，但被敌人暗哨发现。孙秀章立即命令土匪封锁道路，砍断系着滚

木、礌石的藤索，顿时，2米多长的滚木和水桶大的礌石呼啸而下，直向3连阵地砸来。战士们利用地形紧贴山崖，沉着应对，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了险情。

正在紧急关头，我指挥部用八二迫击炮摧毁了敌人的暗堡。3连干部战士抓住战机，发动攻势，扑向敌前沿工事。2连战士在营长黄玉发、教导员许金兰带领下，从走马岭另一侧发动攻击，与3连协同作战。1连战士在连长杨永太、指导员郭怀兰带领下，采取搭人梯、抛绳摆渡的办法，抓住从错落叠压的石壁夹缝中伸出的孤松、古藤，攀悬崖，越峭壁，由茅家沟直捣敌指挥部。就在这时，3连1排排长李海林、副排长丁宗德和2排战士姜德从、李怀德一起登上了匪炮楼，把鲜艳的红旗插上了九路寨。

我军占领前沿阵地后，指挥部向军分区发了电报："我部一举攻克九路寨前沿阵地，部队正向纵深发展。"军分区立即复电："王、赵并转全体指战员：悉你们攻占九路寨前沿阵地的胜利消息，给予全体指战员记特等功一次。望再接再厉，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力争全歼敌匪。"

分区首长的鼓励，更加激起战士们胜利的信心。我军乘势冲杀，直插孙秀章住地——老鳖窝。匪首孙秀章、参谋长李宗祥带领数百名土匪，妄想从南岩方向突围，但被我堵截。孙秀章只得改变战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追击和搜捕中，3连2排战士从山洞里搜查出敌参谋长李宗祥和他的小老婆，并得知匪首孙秀章化装后，带领家眷、武器、烟土和6名心腹，由老湾岩摸下了山寨。

为了全歼顽匪，我指挥部分片包干，搜剿残匪近百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孙秀章逃到兴山龙口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兴山县人民政府交枪投降。

战斗结束后，党、政、军、民在寨上召开了庆祝大会。我军还把孙秀章多年来掠夺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苦大众。从此，这个幽静美丽的山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虎穴劝降　争取阎世隆

九路寨战斗的胜利，对全县震动很大，大部分土匪闻风丧胆，四处逃窜。我南北集团立即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奔袭后

坪、莫家垭，接连捣毁敌人据点。1949年12月，保康境内拥有实力的残匪只剩下两股：一是依仗险要地形固守阳岩河的刘善初部；一是逃往保康西部尚无固定落脚点的阎世隆部。

怎样才能击破这两股顽匪呢？我部认真研究了有关军事情报，得知阎世隆是一个少壮派人物，从23岁起历任保长、乡长、区长，直至保安13旅3团副团长。他既有一套作战经验，又善识时务，不像孙秀章、刘善初那样顽固不化，故有争取投诚的可能。若能争取过来，就能最后分化瓦解阳岩河之敌。

通过分析，我指挥部决定继续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展开政治攻势，做阎世隆的转化工作。12月中旬，赵文彬授意歇马秋征仓库主任李镜寰和歇马乡民代表尚祥翰给阎世隆写了一封联名信，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敦促他认清形势，不要重蹈孙秀章的覆辙。

阎世隆深知大势已去，同意投诚，但在回信中也提出了不应有的附加条件。为打消其侥幸心理，我指挥部决定再施加一点军事压力，速派营长黄玉发率领部队星夜奔袭，由歇马河一直打到莫家垭，沿途70多华里，接连捣毁敌人据点。匪徒们连连败退，疲于奔命，士气消沉。阎世隆唯恐哨兵打瞌睡，将火香绑在手上轮流换岗，借以提高警惕。在我军节节追逼之下，阎世隆成了“惊弓之鸟”。

正当阎世隆败走奔逃、惶惶无主之时，赵文彬派李镜寰给他送去了第二封信：“只有放下武器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后悔莫及。”此信还以傅作义、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立功受奖的事例提醒阎世隆，要他认真考虑自己的去从问题。阎见信义正词严，且大势已去，最后终于答应无条件投诚。

随后，指挥部又通过李镜寰等人先后给阎世隆写去两封信，协商了双方谈判的时间、地点，并于1月6日清晨派李镜寰冒雪前往横河与之谈判。

李镜寰经过七道岗哨的盘查，来到阎世隆的团部，在其举行的军官会上再次宣传了我“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解答了他们的提问，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初步拟定1月12日为阎方投诚时间。

但是阎世隆的父亲和妻子儿女当时还在刘善初处。因恐投诚后亲人遇害，他中途改变主意，带队上了阳岩河的狮子寨，打算将家中老少安排妥当后，再向我方投诚。

阎世隆上寨之后，神思恍惚，心慌意乱，言谈中不免露出破绽。因此，刘善初

格外提防，曾对他说："我派人向'刘神仙'问过话，阳岩河是个仙地，只要等到立春节，就有能人相救。"并说："房县援兵已翻过九道梁，到了阳江湾，共产党在保康呆不长了，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温而理也威胁说："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像你这样的人，投降也是一死。"阎世隆未听信他们的恐吓，但感到投诚的时机尚不成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

那段时间，我指挥部与阎世隆失去联系，对他的思想状况更不摸底。为防不测，便兵分3路包围了阳岩河之敌。阎世隆见此情景，生怕我方误解，心急如焚。正当他急于向我方通报情况时，赵文彬、李镜寰连夜摸到狮子寨下，给阎世隆送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说："瑞寰兄(阎世隆的字)：你们现在处在存亡关头，希望当机立断，千万别再徘徊，否则玉石俱碎。千万！千万！"阎世隆读完来信，感到弃暗投明的良机已到，便派其部下星夜赶到我指挥部协商起义投诚的具体步骤。赵主任当即设宴欢迎，并对阎世隆的正确选择予以赞扬，要来人转告他，同意他用3天时间做好投诚的全部准备工作。

阎世隆集中四散的匪官兵和枪支弹药后，带着立功赎罪的心理，来到主洞做伪县长温而理和团长刘善初的工作，但都遭到强烈反对。他们威胁说："如果你真的投降，莫怪我们不讲交情，定叫你腹背受敌，死无葬身之地。"阎世隆刚回狮子寨，刘善初就立即将山寨严密封锁，并命令寨后的八二迫击炮对准狮子寨猛烈轰击。阎世隆见情况有变，没有莽撞下山，立即派电话兵卢太章穿密林，抄捷径，星夜与独7团联系，请求解放军予以援助。

赵文彬函复阎世隆："存亡关头，当机立断，切不要被刘氏兄弟一时嚣长气焰所吓倒！投诚时间定于14日夜半，我军决定配合行动。切切！"

1月14日深夜12点左右，在我军火力掩护下，阎世隆除留下一通信兵坐在电话机旁，支吾应付刘善初外，率300余人离开狮子寨，穿过刘善初布下的火力网，摸黑下山，次日拂晓与独立7团营长黄玉发顺利接头。

阎世隆率部投诚获得成功，充分说明了我军政治瓦解在剿匪中的巨大作用。

围而不歼　智取阳岩河

阎世隆起义后，残匪首领温而理、刘善初已是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被迫

集结于阳岩河山洞中，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为此，我军在争取阎世隆起义的同时，即集中兵力快速奔袭，直指阳岩河。

阳岩河是保康残匪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这里溶洞多，地势险峻，周围有大小山洞12个，分布在洞河两岸，各洞相通，遥相呼应。主洞位于罗家山对面，洞口外面砌了一座2米高、1米厚的“弓”形碉堡，洞内有乳石、溪流，还有很多支洞相互穿插。主洞与其他洞之间架有电话线，可连通高桥河的岗楼，有了情况能以电话告急。本来河床就狭窄，水流湍急，无路可行的阳岩河，两侧还安有铁丝网，网上系铜铃，如有风吹草动，铃声报警，各洞残匪则闻风而动。

固守阳岩河的匪首刘善初，外号“刘大少”，系保安17旅3团团长，也是独霸一方的“座山雕”。他很早就组织常规武装一二百人，在马桥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1931年他带领土匪攻打过房县阳日湾苏维埃政府。1946年他指使匪徒枪杀过掉队的新四军战士。1948年秋，他为了与解放军顽抗到底，大动干戈，变本加厉地抓夫抢粮，在阳岩河赶修永久性工事。他指使匪军强迫群众往洞中送腊肉、运米面、背木炭，运送的各种粮食达数十万斤，甚至把碾玉米用的二三百斤重的大石磨也抬进山洞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山洞中的粮食、油、盐可供我们吃喝3年，储存的布匹可供每人做3套衣服。3年后，蒋委员长反攻过来，马桥还是刘家的天下。”

恰在这时，伪县长温而理也带着部分残匪逃到了阳岩河，山洞里除增添部分武装外，还有了所谓堂堂正正的保安17旅旅长这个精神支柱。因此，刘善初发誓要与解放军打一场消耗战。

1950年1月6日，我部200多名战士在抄了刘善初的家并占领其家门炮楼后，立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阳岩河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隐藏在洞中的是一伙政治土匪，行动诡诈，在思想上、物资上又有一定准备，对我军事进攻确实不利。但这时保康已临近全部解放，我军士气高昂，被围困在洞里的残匪及其家属深知末日来临，怨声载道，分崩离析。据此，我部军事部署决定仍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武装围剿，促使洞内敌人分化瓦解，向我投降。

1月9日，我们俩人和王清、赵文彬各率一支部队，分别从牛鼻子石、黄湾、罗家山、两河口围攻阳岩河。其中的一支（即县大队）干掉了敌人布置的高桥河的岗哨，切断了由此通向各洞的联系。紧接着，我部派了6名投诚人员进洞劝

降。当得知刘善初毫无和谈诚意，开枪打伤前去劝降的方寿铭、王身正二人后，我军又从正面开炮以示警告。14日深夜12点，在接应阎世隆部起义时，我部队快速行动，用机枪堵住了12个山洞的洞口，并用八二炮向阳岩河主洞轰去。

随着阵阵巨响，洞口的碉堡伴着匪兵的血肉飞向天空，“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口号声震动山谷。藏在山洞的匪兵家属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众匪首方寸已乱，慌了手脚，在烟雾迷漫的山洞里走来走去，坐卧不安。温而理对着忽明忽暗即将熄灭的桐油灯、松明子，如丧家之犬，俯首长叹，最后对刘善初发出哀鸣：“兄弟，扯白旗投降吧。”

清晨，笼罩高山的迷雾和硝烟尚未散去，刘善初就派人送来“降书”。我指挥部立即给保安17旅中校军需主任徐汉逸写回信：

徐汉逸先生：

来信悉。刘如有投诚之意，希你与刘之代表到高桥河来进行谈判……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宽大为怀，限今天(二十四小时)不下总攻令，并通知前线军队不发枪。希速来。

赵文彬　米　栋

一月十五日

温而理、刘善初接到信后，顾不得再和我部谈判，就带着部下举着白旗走出山洞，向我军投降。

至此，保康全境解放，长期遭受反动统治的山区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乡亲们双眼饱含热泪，簇拥着广大指战员，沉浸在无比激动、兴奋、欢乐之中……

(1993年)

智擒艾立卿

方永发

1951年初，随着清匪反霸斗争的深入，咸宁几个有名的反动头子陆续落网，受到镇压。但艾立卿这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土匪，却没有抓获，仍然逍遥法外。

艾立卿，时年35岁，解放前任国民党军班、排、连长及分队副、队长等职；解放时，在我大军压力下，曾向我假投降，释放后即投入匪"鄂东南行署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李慧谿的怀抱，先后充任第2团3营营长、第1团团长。"2纵队"被歼后，艾匪改名换姓，带领爪牙几人或十几人，隐蔽活动于蒲圻、崇阳、咸宁、通山、通城等地，杀害群众20余人。1950年冬，艾匪潜逃湖南湘潭湘桂铁路中段沿线连续活动，在宜章杨梅山矿区威胁欺骗工人，组成狙击队、爆破队；在湘潭13区纠集一部分旧军官、帮会会徒，欺骗拉拢我之乡长、农会主席和民兵等，掌握有步枪200余支及轻机枪2挺。艾匪还派人到台湾联络，拟以军山为基地，配合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艾立卿在土匪中虽然牌子不大，但在土匪中影响不小。他血债累累，民愤极大。

一些坏分子借机造谣惑众，说艾立卿又在拉队伍，准备杀回县城；有的还描述得活灵活现，说艾立卿化装成一个妇女，手里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藏着手枪。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以此互相传播。很多群众听到传言后，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为了揭穿谣言，解除群众的顾虑，彻底消除匪患，咸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将艾立卿捉拿归案。

但艾立卿十分狡猾。我大冶分区自1949年秋季即将其列为主要捕捉对象，并责成咸宁县大队限期捕捉归案。咸宁县大队以双溪桥、杨家畈（艾匪家乡附

近)、马桥市为中心,设置3个清匪小组,并活动于大磨山及汀泗桥、柏墩一带。另外在城关区及马桥两地区,以复员为名,派下去2名战士,在杨家畈以帮工的方式打入一名战士,专门侦缉艾匪踪迹。经我多方面侦察,侦知艾匪逃往湖南后又逃至广西。我咸宁县大队即派连长王光生等,于1950年一二月份两次至湖南株洲、广西南宁捕捉艾匪,但均落空。该大队研究了两次扑空的经验教训,并又详细布置了侦察艾匪线索。1951年3月18日,接到由湖南长沙第8派出所保卫科转来从邮局查获艾匪的两封信,从信中了解艾匪化名"吴金山"在南宁湘益公司干活。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定由我和王光生连长从县大队挑选2名班长,前往南宁,捉拿匪首。

当时我在县公安局任治安股长。临走前,县长白云霄同志对我说:"方永发同志,这次任务很艰巨。艾立卿迟迟没有归案,引起很多谣言。你们这次去广西,要千方百计抓住艾立卿;万一抓不到活人回来,打死拍个照片回来也可以,也便于我们制止谣言。"

为了便于活动和应付紧急情况,我们带了300块银元,每人准备了3套服装:一套便衣,一套西服,一套解放军军服。

4月中旬,我们一行4人从咸宁火车站乘火车到达广西南宁。

我们先到一个名叫泥塘村的地方。住下来以后,来到南宁市政府。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详细给我们介绍了湘益公司的情况。他说:"那个地方到处是山,地形险要,土匪在山上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他建议我们不要暴露身份,一切活动都秘密进行。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湘益公司附近。那里驻着解放军1个排。我们拿出证明信和南宁市政府的介绍信,解放军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答应配合我们行动。

经过了解,我们才知道,艾立卿混在里面干活的湘益公司,是湖南省的第6建筑公司,人员十分复杂,1000多人,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军政界的旧职潜逃人员。

几天后,我们几个人均穿上便衣,随驻地解放军一道去湘益公司。

我们先到一个茶馆,找个座位坐下。茶馆里已经坐了很多人,说话南腔北调。我们侧耳细听,发现一个湖北口音,便主动上去与他搭话。经打听,知道他叫王振涛,在湘益公司做工。我看他的衣着破烂不堪,心想他的生活一定很困

难。如果救济他一下，然后利用他去摸情况，不是可以减少风险吗？我便走上前去，对他说："我是奉上级指示来调查的，今天想了解你们湘益公司实际有多少人。"说着给了他7块银元。他开始不肯收，我说："人民政府是拯救穷人的，你困难，给你照顾是应该的，不必客气。"他激动地说：湘益公司的干部我都认识，我去弄一份花名册给你们，保证能知道实际人数。"我又给了他5块银元，让他去拿花名册时请客，不要暴露我们的意图。

第二天，王振涛把花名册拿来了。我在花名册上找到了吴金山这个名字。

人找到了，怎么捉拿呢？

几个人聚到一起研究方案。经过反复分析比较，认为只能智擒不能硬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湘益公司人员复杂，顽固分子较多，到里面去抓人，弄得不好，坏分子会联合起来，抵抗劫人；二是湘益公司范围较大，艾立卿在什么地方落脚，是否离开了，还弄不清楚。

于是又把王振涛请来，我对他说："我们想认识吴金山这个人，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王振涛想一会儿说："我认识吴金山的一个兄弟，叫祁彪。平时他称吴金山为吴大哥，可以通过他打听一下吴金山的情况。"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送了他10块银元，凑近他耳边，叮嘱了一番，王振涛点头去了。

王振涛找到祁彪，问他近况怎样。祁彪沮丧地说："吴大哥出去联系事情，没给我留下多少钱，现在饭都没吃的了。"王振涛问："你吴大哥到哪里了，他还回不回来？"祁彪说："我在这里，他一定会回来。"王振涛听了祁彪的话，将身上的银元拿出5块钱，递给祁彪，说："我最近包了一项工程，要20多人，想和你吴大哥一起干，不知他愿意不愿意？"祁彪听了，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好！我们正愁没事干。"并答应第二天去找吴金山。

我听了王振涛的汇报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逮住艾立卿。为了不让艾立卿发觉，我首先做好了王振涛的思想工作，最后对他说："明天我们与你一起去见吴金山，你跟祁彪一起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走。如果碰到吴金山，你就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

为了确保这次计划成功，我们又请来驻军排长，与他商量说："明天我们派人去把艾立卿引出来，请你多派几个战士守住进入湘益公司的江口大桥，等艾立卿上桥后，我们就在后面堵住他的退路，将他抓住。如果他顽抗，就打死他。"驻军

排长会意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王振涛约祁彪去见艾立卿。我们一行4人与他们2人拉开一段距离紧紧跟随。

走了3个多小时，祁彪高兴地喊道："吴大哥回来了！"姓王的听了，把手举过头顶。我们看到暗号，知道"吴金山"出现了，各自作好了战斗准备。

祁彪向艾立卿报告了王振涛约他合伙承包工程的事情，艾立卿点头同意，立即和祁彪他们往回走。

为了不惊动艾立卿，我们继续往前走，与艾立卿等擦肩而过。随后又迅速转回来，远远地跟在艾立卿一群人后面。当艾立卿走上江口大桥时，守桥的战士要他站住检查。艾立卿开始还若无其事，待我们从后面堵住他时，立刻慌了神，但为时已晚。

就这样，在外流窜一年多的反动土匪头子艾立卿终于落入法网，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1995年）

平息斗姆坛暴乱

周 汉 章

1952年,反动会道门斗姆坛曾在我浠水县腊树乡发动暴乱,直接参与者数百人,牵连面达黄冈、鄂城、大冶等县。关口区政府受到包围袭击,腊树乡政府被洗劫一空,暴徒高喊反动口号,大肆破坏交通,杀害革命干部,搞得乌烟四起,人心惶惶。

但是,斗姆坛的头头们没有想到,他们发动暴乱后,全县民兵即闻讯而至,跟踪追击,驻下巴河的人民解放军亦奉命进剿,仅两天时间,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使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了下来。

这是我县解放后被反动会道门所造成的一大血案,也是一篇最好的反面教材。它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往事重忆仍具有现实意义。我的父亲早年皈依佛教,我的哥哥参加了那次暴乱,我曾奉命打入斗姆坛内部了解情况,因此,对斗姆坛的内幕和暴乱经过比较熟悉。现将我耳闻目睹的写出来,以帮助读者认清反动会道门的真实面目,了解剿匪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相互关系。

斗姆坛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民国18年(1929年),腊树陈家大湾有个做小生意的人叫陈义兴,在鄂城燕矶加入了斗姆坛(庙名三清寺,坛主是当地人陈永吉)。他回家后,也搞些迷信活动,在家里设了佛堂,动员别人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多,只附近几个湾里10几个人。这些加入的人,每月初一、十五在神佛前烧香磕头,有时扶乩跳神,祈求消灾解厄,询问祸福吉凶,公开搞些迷信活动,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后来陈义兴死了,张家寨湾的张舜初继承了衣钵。张舜初除领导当地教徒活动

外，还和燕矶的曹永福勾搭上了。曹永福是燕矶斗姆坛的头子，有一身好武艺（武术教师），与张舜初建立了师徒关系，经常来张舜初家传道教武。从此，腊树和燕矶的斗姆坛合而为一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冈堵城的朱天然，道号半仙，自称是斗姆坛的开化师，来到张舜初家安家落户。朱天然成年累月装神弄鬼，胡说："天要降灾，人要发疯；阴兵到处捉人，大劫大难临头了。"宣扬只有加入斗姆坛，才能避开一切灾难。他指使张舜初在浠水县关口、枚河、三店、中台、巴河等地建立了佛坛，吸收教徒共约数百人。在这期间，黄冈堵城斗姆坛的头子邹三悟（朱天然大舅子），大冶县大刀会的头子陈兴余，也都和朱天然来往，斗姆坛的势力范围更扩大了。朱天然掌管了斗姆坛的大权，利用这个迷信组织骗取钱财，奸淫妇女，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他命令他的高足弟子张舜初在腊树余家湾建造了一座三幢两层的庙宇。庙宇建成后，接着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醮，花费了很多银钱。这些钱都是斗姆坛的徒子徒孙捐献出来的。名为乐捐，实乃摊派，弄得有些教徒卖田卖地，倾家荡产，而他们却从中捞取巨资，大肆挥霍。朱天然全家六口人，穿的是绸和缎，吃的鱼和肉，出外坐轿子，整年不劳动，快活似神仙。不仅如此，他们还借传道的方式，谈因说果，奸污妇女。朱天然有两个老婆，小老婆比他年轻20岁，是以"过仙气"过来的。张舜初纳姨妹为妾，也是算阴阳字算成的。斗姆坛内搞皮乱绊之事，真是一言难尽。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柴××和一些地主恶霸也钻进斗姆坛。这些败类勾结一起，狼狈为奸，诬蔑共产党是凶神恶煞，成不了大事，鼓吹斗姆坛法力无边，能扭转乾坤。从此，斗姆坛成了反共团，矛头对着共产党，反动本质更为露骨，活动更为嚣张，公开进行反共宣传，直接为反动派效劳。

解放战争胜利后，经过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国民党的统治势力垮台，斗姆坛也感到穷途末日到了。这时，朱天然已死，张舜初取而代之。张舜初反动透顶，极端狡猾。他伪装进步，骗取人民政府的信任，混进了医联，以诊跌打损伤为名，到处进行阴谋活动。他一面指使教徒参加民兵组织，作为耳目；另一方面又利用家族关系，推选房弟张××当腊树乡农会主席，操纵乡政大权，并在家窝藏土匪特务，联络各地教徒，等待时机，妄想变天。

斗姆坛武装暴乱

1951年冬，我县在十月区开展土改复查试点工作。张舜初料想这一关不好混过去，便狗急跳墙，咬牙切齿地叫嚷要先下手为强，急忙派人联络各地的反动教徒，收罗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发动了反人民、反共产党的武装大暴乱。

1952年春节期间，各区乡基层干部都到县里学习复查去了，张舜初认为这是造反的好机会，便装病躲在家里和特务江仲雷、陈兴余密谋计划。江仲雷大冶人，土匪出身，当过国民党军营长，懂得些军事知识，在张舜初家的楼上暗藏了半年多，自封为军长。陈兴余参加过大刀会、红枪会，协助日本人打过八路军，有作战经验，自称军师。张舜初自恃武艺高强，会舞枪弄棍，又是一坛之主，自领元帅之职。黄冈邹三悟、鄂城曹永福为师长，浠水巴河汪恭侯、三店刘××、关口柴××均为朋长（即团长）。以腊树为根据地，立朱天然9岁的儿子朱斗鹏为“皇帝”。计划先打我县公安局，抢夺枪支弹药，释放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充实力量；然后沿江直上，由鄂城、黄冈两路的教徒接应，直取武汉。他们提出“扶助真命主，打垮共产党”，“共产党气运已绝，斗姆坛替天行道”，“联合三教九流，为被镇压的人报仇”等反动口号。真是目空一世，狂妄至极。

斗姆坛串联是非常秘密的，采取亲串亲、邻串邻、一人串一人的方法，进行单线联系。各地斗姆坛都有专人负责联络，张寿乔为联络官，他有时卖豆腐，有时换油面，有时收棉花，有时打牛鞭，借此上传下达，招兵买马。

斗姆坛串联对象是三种人：一是各门各教的弟子，二是解放后受过斗争的人，三是暗藏的土匪特务。他们认为这些人对共产党都有刻骨之恨，能够舍死忘生地为“皇帝”打天下。

斗姆坛对加入者要求很严，管得很紧，审查监督，约法三章：其一，奉行教规，严守秘密，父不能传子，夫不能传妻，泄露天机者，遭劫。其二，不分上下，不论亲疏，谁替共产党做事，谁就是对头，一律要打倒。其三，作战时，只准向前，不准退后，临阵脱逃，不听指挥者，立杀不赦。斗姆坛就是用这样的套绳拉着暴徒去卖命。

1952年农历一月二十六日，天阴沉沉的，张家寨湾四周布满了斗姆坛的岗

哨，只准人进，不让人出。特务陈兴余、江仲雷在楼上书写口号，编班分组，部署战斗事宜。联络官张寿乔四处奔跑，传令参加的人，斋戒沐浴，携带刀矛，按时到张家寨集合。这天下午，张舜初探知暴乱的消息泄露了，便改变原来的计划，急忙召集附近的暴徒200人，提前在吃晚饭时候冲进腊树乡政府，杀死秘书周伯才和民兵班长邹葵儿，夺走步枪1支。回头又带领暴徒捉拿密报的我，围攻关口区政府，杀伤区干部1人。在围攻区政府时，暴徒陈甘露中弹毙命。有些受骗的人见符法不灵，思想动摇了，想溜之大吉。此时张舜初凶相毕露，亲自持刀押阵，强迫暴徒经梅河、中台直逼县城，在石佛山下，杀死我蔡河区武装部长和一位路过的革命干部（两人的姓名记不清）。暴徒窜至皮家河，受到县武装部战士和民兵的阻击。他们见进攻县城不能得逞，于是又沿浠河逆流而上，企图逃到英、罗两县的深山野林打游击。暴徒逃到玉泉乡任家老屋后山，即被解放军的1个营（卡巴河开来的部队）和数千民兵团团包围。解放军对空鸣枪，喝令匪徒们放下武器，认罪投降。可是张舜初仍执迷不悟，顽抗到底，指挥暴徒冲杀，带头抢夺解放军机枪。解放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击毙匪徒37人，伤匪徒14人，活捉匪徒数十人，缴获黄旗一面、步枪3支、手枪10支及刀矛等武器数百件。“皇帝”当了俘虏，匪首无一漏网。至此，斗姆坛的复辟迷梦完全破灭了。

我在平乱前后

我是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小时候过继伯父为嗣，生父是当地大恶霸，1951年土改时被镇压。我的哥哥周汉儒为此对共产党极为不满，常怀报仇之心。1952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下午，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里，说有要紧的事商量。我问什么事，他很神秘地说：“天命到了，斗姆坛要起事，张舜初叫我邀你参加，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我听了这话，非常气愤，当面骂他思想糊涂，上了坏人的当。并劝他悬崖勒马，赶快向政府坦白，立功赎罪。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不参加算了，念在兄弟的情份上，不要把这事跟外人说了。”这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心想这是一件大事，不能隐瞒，于是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腊树乡政府和关口区政府报告了。区长陈开源同志当面表扬了我，并鼓励我深入虎穴，了解情况，以便平息此事。

次日一大早，我哥哥和董永年（我哥哥的亲家）又来找我，第二次动员我参加暴动，说我和他是一条肠生下的，应该为父亲报仇。他见我犹豫不定，便恶狠狠地说："你不参加就不是我的兄弟了，也要遭劫。"我见劝说不进，只好按照陈区长的指示，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们见我"回心转意"，万分欣喜，帮我磨刀，替我更衣（斗姆坛只准穿便衣，不准穿制服），还把我参加的事向张舜初报告了。上午，张寿乔奉张舜初之命来到我家，一见面就打拱作揖地说："恭贺，你真有缘，迟不回，早不回，恰在我们起事的时候回来了。你的福份真大，皇帝封你当秘书，以后要啥有啥，好日子来了。"张寿乔把我当作他们内部的人，在谈话中吐露了暴乱的地点、路线、时间和各地头目的姓名，还引我去见了张舜初一面。我见反动分子一切布置就绪，时间紧迫到出乎我意料之外，便立即把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托人送给陈区长，建议马上派人拘捕为首的反革命分子。下午，腊树乡政府召开民兵会，说有紧急任务，要求民兵天黑集中。当时民兵中有11人加入了斗姆坛，把这消息向张舜初说了。张舜初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急忙纠合暴徒数百人，于掌灯时分砸毁了乡政府，杀死周秘书。听说是我密报的，又带人包围了我家，房前房后、楼上楼下全搜遍了，要活捉我杀死祭旗，以泄其愤。我趁天黑和混乱之际逃出家门。张舜初又派8名亲信持刀舞棍，跟踪追捕，我逃到周家铺，他们赶到周家铺，我逃到董家老屋，他们又赶到董家老屋。后来我逃到柴家湾，躲在贫农柴仲元家的草垛里，才算躲过了劫难。

第三日上午，县委领导石川、于保诚和区长陈开源等同志，都来到腊树陈家大湾，派人找到了我，要我协助平乱。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主动到战地验尸，帮助捉拿漏网的暴乱分子，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农历二月上旬，我还在腊树紫龙山3万人的公审大会上，揭露了斗姆坛的内幕和暴乱经过，要求人民政府当场镇压了我的反动哥哥（这次共镇压9人，都是罪大恶极的暴乱骨干分子）。于保诚和陈开源两同志，分别代表县委和区委给我记了一次大功，并勉励我为党的革命事业再作贡献。

（1991年）

我参加捕捉空投匪特的回忆

喻 世 祥

我是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在来凤县大队卯(洞)漫(水)中队当战士,参加清匪反霸,保卫胜利果实。在围剿土匪彭雨青的木叶岗战斗中负过伤。1952年底残匪基本肃清后,各区中队撤销,我的战友任洪湘被留在卯洞区当区武装部长,我被调到县公安大队,编入2班,班长是赵玉林,杨辉是我们的指导员。

1953年农历正月十四(2月27日)早饭后,我在营房休息,班长赵玉林把我找到一边交代,派我跟县公安局的朱德发股长到卯洞执行任务。赵玉林说:"据报告卯洞一带发现飞机低空盘旋。你在卯漫中队时间长,情况熟,你陪朱股长去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

接受命令后,我挎上自己的汤姆式冲锋枪,背着4个弹夹,全副武装,跟着朱股长就出发了。我们急行军90多里,到漫水时已打麻擦(傍晚)。先到漫水老街上的农会田主席家吃了晚饭,然后到乡公所的碉堡里休息。

10点多钟,我们洗好脸、洗好脚正要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朱股长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卯洞谭圣绸向县城打电话,因卯洞无总机,电话摇到了漫水。朱股长接完电话后,对我说:"走,走,快点走,卯洞告急。昨天晚上飞机空投了特务,捏车坪的民兵已和空投特务交上了火。"朱股长又连忙将这一情况打电话向县公安局报告,请求火速派公安队支援。

我和朱股长摸黑从学堂堡坐船过南河,到卯洞区公所时天已开始发白。谭圣绸叫炊事员张家财做早饭。张家财要给我们开甜酒,打荷包蛋,我们连忙谢绝。要求快安排船过河,好赶到捏车坪。为了走得快,我把棉裤脱下来放在区公所。刚上船,谭圣绸跑来喊朱股长去接县里来的电话。朱股长接完电话回到船

上，忙叫快撑船，说："县委书记霍震已下了死命令，限3天捉到空投特务，一定要捉活的，不然要受处分。"

过了酉水河，我们爬上观音阁，翻敖家坡，下塘坊坪，9点多钟到捏车坪，见到了卯洞区武装部长任洪湘、乡农会主席王道华等人。任部长给我们介绍情况说："前天晚上空投到响水洞山林中的特务，昨天中午到滑石板的岩草窝里烧东西，被放牛娃看见。现在，特务已钻进了响水洞一带的深山老林里了。"朱德发也把上级要求全部活捉空投特务的命令作了传达。朱股长、任部长、王道华等人又在一起商量了几件事：一是在各路口设卡，防止特务跑脱；二是组织民兵踩山，把特务撵出山林；三是由乡粮财委员罗光早负责，准备搜山部队和民兵的口粮；四是对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进行监视，防止他们靠拢特务，为特务躲藏提供方便。

任部长、王道华等人都分头去落实任务。我跟朱德发同志一起到处查巡，了解情况，督促落实。中午时候，捏车坪民兵队长田兴富带着民兵从响水洞的山林中搜出了空投特务隐藏的8口袋东西，里面有子弹、药品、罐头、炒米，还有钱等物。就是还没有发现特务。

天要黑时，杨辉指导员和柯善教副排长带着三四十个战士，分别从百福司和龙山明溪方向赶到了。我回到所在班，吃过晚饭，带民兵上山坐卡、堵要道。这一晚没有发现空投特务。

第二天，正月十六日（3月1日）清晨，部队和民兵分股踩山。大概是中午1点多钟，我们搜山搜到一座山腰的一栋瓦屋边，杨辉指导员安排到这户人家做中饭。我们买了腊肉和米，正准备下锅，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指导员当即命令我们跑步赶到现场。

我们扔下腊肉和米，从屋背后的岩板小路往上冲，接着飞步下坡，穿过一个湾子，前面是一座大山。山腰中间树木稀少，白色的岩石呈现得清清楚楚，就像一条带子绕着山腰，当地人叫作腰带山。这时山上的枪声像炒豆子般啪啪直响，原来是龙山公安队和民兵与空投特务接上了火。他们只是将空投特务围住，还未发动进攻。

我们赶到后，杨辉把我们分成几个组，叫赵玉林带着陈少轩、王兴元，从正面坡上进攻，其他人从两侧包抄到特务身后，迫使特务投降。我们迅速进入战斗位置。有一个特务刚一冒头，陈少轩开了枪，只听到陈少轩喊："我搞倒一个。"这

时，战士们一齐向特务冲去，高喊："放下武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只见满山遍野人山人海，喊声不断。特务吓虚了胆，只得乖乖地举起了双手，缴枪投降。

我们将特务活捉后，立即押到山脚下一座瓦屋里。当时龙山方面争着要一个活的特务，好押回去教育群众。最后达成协议，活的全部押回来凤审讯，死的由龙山抬去。空投特务穿的是一身青色，上衣是对襟便衣，有六七颗布扣子，头上包着青布头帕，打着绑腿，穿着胶底鞋。我们将3个特务关在一间靠右边的小屋里，前后左右都放着哨。

3月2日，吃了早饭后，我们给特务讲了政策，用绳子把特务拴了个"背篓系系"，押着回来凤。走到塘坊坪坡脚，碰到恩施军分区余大队长带了一个排赶来。一碰面，余大队长就大声说："同志们辛苦啦！"和余大队长比较熟悉的战士开玩笑说："还不太辛苦，就是没有烟抽难受。"余大队长连忙把身上带的香烟全部分给了我们，并答应到百福司后马上解决香烟问题。看着我们同余队长那亲热劲，空投特务小声嘀咕："难怪我们失败了，他们共产党官兵一致，老百姓觉悟又高，又向着部队……"我们押着特务经过塘坊坪时，山路两边站着很多土家族、苗族群众，齐声拍手称快，指着特务大骂。一位花白胡子齐胸的老汉最为气愤，指着特务就骂："好你个特务！我们中国不像过去了，我们河东也不像过去任土匪兵痞横行。你们从飞机上跳下来搞破坏，办不到，搞不成。"

到了卯洞区百福司街上后，群众听说捉到空投特务，都来观看。工商界的群众送来猪肉、鸡子、鸡蛋和大前门香烟慰劳部队。晚上，我们的卫生员从那受伤特务的膀子上取出几颗火枪码子，并进行了包扎。

3月4日，当我们押着空投特务进入来凤县城时，由县中的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打着洋鼓，吹着洋号，到南门口迎接我们，街道两边自发地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进入县公安局后，根据上面的指示，没有将特务押入监狱，只将他们关押在县公安局院内的一座平房里等待审讯。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家伙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们原来就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名为"第三势力"、实为美蒋特务组织的"自由中国运动"派来的，企图在湘西一带组织土匪武装搞暴乱，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是特务化的土匪，危险性更大。

捕捉空投匪特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上级对我们公安队给予了嘉奖。我们也进行了总结，并会了餐、照了相。河东民兵还因此获得了“英雄民兵队”锦旗。

（1996年）

鄂湘川边界反空投斗争的回忆

徐 达 三

1953年3月至7月，设在日本东京的所谓“第三势力”特务组织，几次在湘鄂交界的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空投特务。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很富有戏剧色彩，至今虽近40年了，但那场斗争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1953年3月初，组织上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批准我由省公安厅去工业战线的要求。正准备办理调动手续去省工业厅工作，省公安厅接到恩施公安处紧急电话报告，敌人在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交界的山上空投了一批特务。当地军民正在搜山围捕，恩施公安处已派部队赶赴现场。第三天又来电话报告，敌人的空投特务已被当地军民在搜山围捕中打死1人，活捉3人，现正关押在来凤县公安局，请求省公安厅指示。

对敌人的空投行动，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和公安部都非常重视，公安部指定中南军区司令部和中南公安部立即成立反空投指挥部。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亲自打电话，命令湖北、湖南两省公安厅分别派一名副厅长和一名处长组成反空投指挥小组，迅速奔赴鄂西来凤，直接指挥这场反空投斗争。

当时我是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解放初曾担任过恩施专署公安处处长兼利川县委书记，同时恩施是我的家乡，对鄂西几个县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上级决定由我完成这个任务，待任务完成后再去省工业厅，并指定由我担任这次反空投指挥小组组长。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到杨奇清部长处报到。我到杨部长处不一会，湖南省公安厅的李强同志从长沙连夜乘火车赶到了。按照杨部长的指示，我和李强同志的任务是迅速赶到来凤，与恩施地区公安处处长、湘西永顺专区公安处长组成反空投领导小组。杨部长告诉我们，中南军区将派一个通讯班并带一部电台前往

来凤协助，要求我们首先要把空投特务看管好，绝不能让他们逃跑、自杀。其次，对特务要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了解敌情。最关键的是要控制敌人的电台，并尽快掌握敌人的联络暗语、波长、信号等情况，争取逆用敌人的电台，诱惑敌人再投，从而进一步扩大战果。杨部长还强调，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同时，由于敌人非常狡猾，他们的电台等器材先进，和他们较量，要处处留心，做到天衣无缝，才能使敌人相信。要求我们去后，要用通讯班带去的电台随时同省里保持联系。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们从武汉出发，日夜兼程，沿途经沙市、宜昌、巴东，第5日才赶到来凤县城。先行赶到的徐耕耘（省公安厅政保处副处长）、段芝英（恩施地区公安处处长）、彭祖贵（湖南永顺专区公安处处长）和来凤县、湖南龙山县公安局局长等，向我们详细汇报了这次敌人空投的情况。

这次空投时间是1953年2月26日深夜一点，地点在鄂、湘、川3省交界的来凤县卯洞河东乡，空投特务4人。组长刘玉麟，湖南龙山县洗车河人，曾任伪县警察局长，1950年初外逃，参加“第三势力”，这次空投着陆后因负隅顽抗，在围捕时被民兵击毙。同时投下的还有钟常培（化名金辉），四川人，伪少校军官；高嵩（化名赵乃盛、郭忍），湖南永顺人；黄孝笃（湖南衡阳人），其父曾任伪县长，黄在日本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是这次空投组电台台长。

我和李强同志向大家扼要地传达了杨部长的指示。根据这次空投的情况，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初步拟定了工作方案：我和李强同志负责对3名特务进行审讯，2个处长负责清理空投物资。当时最关键的是突破敌人的思想防线，迅速查清敌人电台联络密码。

这是一场严肃的极费心机的智力斗争。对手是老牌特务，经过专门训练，远非一般。同时他们科学比我们发达，无线电通讯技术比我们先进，和他们较量，必须随时留心，周密思考，做到天衣无缝，稍有疏忽就难于取胜。比如说，我们在武汉去来凤之前，有人也设想过可以不必到来凤，把特务押送来武汉进行审讯。经过分析，觉得这一方案不妥，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查清敌人电台密码后，利用敌台诱惑敌人，而在武汉向敌人发报与在来凤发报大不一样，敌人可以从发报的方位、角度、电波强度等方面知道我们发报的地点，所以非到来凤不可。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先逐个接触，摸清思想脉络，然后各个击破。对待他们，我们主要是交代政策，指明前途，同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每天审讯后，我

们也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鸡子、鸭子。他们觉得共产党不是青面獠牙,也还是讲人道的。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作战,高嵩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家有年迈的父母,很想和父母及其家属见面。我们紧紧抓住他的思想,答应他只要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可以从宽处理,满足他和家人见面的要求。

高嵩开始交代了,金辉见势不妙也开始交代。他们分别交代了在日本经美国特务训练的情况。在美国特务萧太兹的支持和具体组织下,国民党"军统"特务、"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日本和香港招募和豢养了一批潜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组成了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同时成立了一个"湘鄂西指挥部",总指挥就是国民党军长刘戡的弟弟刘育成。他们在日本东京、冲绳、广岛等地进行专门的特务训练,总共训练特务 2000 多人。所谓"第三势力",就是既反共也反蒋的中国第三种势力,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而已。他们企图将这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即国民党潜逃的军政人员,投回大陆开展"游击战",其根本目的是要颠覆在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高、金交代了,但我们得到的还只是敌人的一般情况,而掌握电台联络暗号的黄孝笃仍不声不吭。又经过几天的工作,对他反复进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教育,最后他终于交代了秘密联络的波长、呼号、暗语等。第二阶段的工作我们胜利了。3 个人交代了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和空投着陆后行动计划,并愿意听从我们的安排。

经请示中南公安部批准,我们决定在我方电台的监视下,让黄孝笃按他们规定的时间,同在日本的总部联络。

一连 3 天呼叫,对方毫无反应。直到第 4 天深夜 12 点,与日本东京总部终于联络上了,黄孝笃将我们事先拟好的电稿内容发给东京。

从开始和东京接上头到后来几个月的往来联系中,我们拟了近百份电报,每份电报都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召开"诸葛亮会"认真研究,同时还必须经过中南公安部审查批准,甚至有的电报要经过中央公安部批准后方可发往东京。我记得第一次发给对方的电报内容是"安全到达,等待指示"。次日夜 12 点,日本总部来电,祝贺空投成功,并询问"桐油价格如何"? 这显然是敌人的暗语,经审讯,才知道是问他们的身体如何。

鉴于组长刘玉麟已被击毙，我们当夜研究了如何回话，既要告诉对方刘已经死了，又要使敌人没有半点怀疑是被我围捕时打死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刘玉麟的情况，他患有肺结核和心脏病，就假称刘的心脏病发作，无法抢救，刘已死于山上。我们还根据一般心脏病人发作的症状，报告对方，刘发病迅速，突然休克，欲言而不能语，不知他临死前想讲些什么。因为他是这次空投的组长，我们怀疑总部对他另外有秘密布置和交代，所以编了“欲言而不能语”等话。

日本总部接到电报后，当即来电表示“吊唁”，并任命金辉为“湘鄂西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继任这次空投组长。还指示金辉，潜伏下来后，设法进入城市，“策反起义部队中校以上军官，搜罗旧部，建立地下网”。并要求侦察来凤、龙山等县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强调要迅速侦察来凤机场的飞机、兵力部署情况。过了两天，我们假报说已派人化装去来凤机场附近侦察。再过两天又假报：“见机场有农夫放牛，未见共军。”当时我们考虑在给敌人“情报”时，既不能把情况讲得很紧，也不能讲得很松，讲紧了他不敢再来；讲松了，如果敌人到处空投，那也是个麻烦。

没过几天，日本总部又一再来电指示，并多次问及“需要什么，尽可详告”。看来敌人对湘鄂西这一带大山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因为这一带便于潜伏和进行“游击战”，同时他们还认为这里有其社会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利用敌人的电台诱惑敌人继续空投的方案。经请示，中南公安部批准了我们诱敌空投的方案。我们再次做金辉等人的工作，指出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1953年3月底，我们利用敌人急于在川湘鄂边区发展势力、扩充队伍的心理，令黄孝笃向总部发报：“仍潜深山，生活困难，请求火速补充人员及物资。”东京回电让金辉等人“准备空投场地，不日即有人员和物资补充”。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决定把这次诱敌空投的地点移到湖南龙山、永顺一带的摩天岭，并立即通知附近的公安机关、武装部队和民兵张网以待。

敌人非常狡猾，尽管我们多次报告场地已经准备好了，急切盼望给予补充，但对方除了一再应允补充外，一直不告诉空投的具体时间，我们只好日夜守在摩天岭上。

1953年4月26日深夜，诱敌空投成功了。但对方却投到了湖南永顺、沅陵两县交界的麻栗场大山上，好在我们早就通知了永顺、沅陵公安局。这次空投的

3名特务全被活捉，空投物资也全被缴获，3名特务被押往湘西永顺专区公安处。我与李强同志商量，并请示杨奇清部长同意，由李强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和金辉等人的交代材料，去湘西公安处突击审讯3名特务。经审讯查实，这次空投特务小组长黄强麟（代号A－250）是湖南永顺人；报务麻大庆，湖南大庸人。他们这次空投的飞机是从日本冲绳起飞的，因计划在天亮之前必须飞出中国大陆领空，在匆忙之中投错了地方。黄强麟等人交代，总部指示他们到大陆后，迅速与金辉组会合；金辉应设法潜入长沙，逐步建立长沙站，黄要迅速与香港接上关系，使长沙、香港、广州连成一线。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尽量搜罗人员，扩充队伍，“与中共开展游击战”。

我们继续利用金辉组的电台与东京总部联系，佯称没有见到补充，要求总部在与空投的补充人员联系上后，速告其详细地址，告诉与其联系的方法和寻找途径。还假报情况说，找到一个叫“谢老五”的老土匪头目，他手下有一批人马，愿意与其合作，为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请求总部给予“补给”。敌人连连上钩，指挥金辉组抓紧收集军事情报，要抓住“谢老五”，“迅速发展队伍，建立龙山基地”，并指示今后电讯联系要尽量减少，以利就地转移和生命安全。还告诉说，总部正着手准备补充，到时“另相电告”。

1953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的监听台收到一种电波，经通知金辉、黄孝笃接收并译出，知道是敌人再次准备空投。

7月27日深夜1点多钟，飞机飞进了事先联系好的空投地点的上空，低空盘旋一圈后，突然又调高飞走，空投到湖南桑植县城外15里的山坡上。机务人员发现那里的火光比原来盘旋的地方的火光更明亮，误认为那里是正确的空投场地。原来那是桑植县城关区晚上在开群众会，散会后群众打着火把回家。这次投下的3名特务，报务员被活捉，其余2名被农民打死。

经过几个月的过细工作，金辉、黄强麟等表示愿意为我们服务，听从我们的安排和指挥，以期立功赎罪。我们不仅利用他们的电台诱惑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空投，一次又一次上钩，给我们送来特务人员、情报和物资，而且还利用金辉等人提供的情况，在大陆破获了2起特务案件。

一次，金辉向我交代，他知道一个姓李的特务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士的合法身份，在天津等地进行特务活动。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南公安部，并

迅速报告北京。未过几天，北京送来了那个姓李的照片，要我给金辉认证。我将这张照片和我们干部中近20张照片混在一起，一张张拿给他认证。他一眼盯住姓李的照片说："就是他，没错，就是他。"就这样，暗藏在天津的那个特务组织很快破获了。

还有一次，我们要金辉再次提出要求"补给"。日本总部答应派人携电台和其他物资从香港到广州，要金辉派人去广州接头。我侦察人员在广州很快与特务接上了头。广州市公安局密捕了这名自投罗网的特务。

1953年8月以后，日本总部指示金辉组速去长沙与那里的特务组织联系。根据中南公安部的指示，将以后的工作移交给湖南省公安厅继续进行。至此，由湖北、湖南两省公安部门组成的反空投指挥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全国反空投斗争的重大胜利。

（1989年）

鄱阳湖畔擒顽匪

萧元礼

奉命剿匪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长江天险防线。我当时任二野第17军副政治委员,率第49师与兄弟部队一起过江,当日到达湖口。随后,我军一路所向披靡,迅速解放了赣东北广大地区。

5月4日上饶解放后,我军奉命进行短暂休整。就在这时,我接受了担任赣东北军区司令员的任务。5月16日,赣东北军区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政治委员由赣东北地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同志兼任,从二野抽调了3个团作为军区下属的浮梁(今景德镇)、上饶、鄱阳和贵溪4个分区的基干力量,加上原来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的1000多名地方武装,军区的兵力总共4600余人。兵力十分有限,但工作任务却十分繁重。上级赋予军区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新区各级政权;清剿残匪,保护交通,保障二野主力南下西进;发动群众筹粮支前等。在军区成立后的第一次高干会议上,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认为:摆在军区面前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千头万绪,但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军区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快安定新区秩序,建立各级政权,巩固赣东北地区,支援我军解放全中国。但由于境内特别是鄱阳湖地区土匪活动猖獗,他们到处杀人放火,破坏我政权建设,因此,必须把剿灭土匪提到首要位置。当时我二野主力10万大军云集赣东北地区,军区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组织主力部队消灭境内主要股匪。会后,军区决定由我亲率主力3个团进入鄱阳湖地区剿匪。

湖 上 初 战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湖面宽阔，湖内芦苇丛生，湖周山多林密，土匪隐匿于此，退可藏身，进可威胁我湖上交通及南浔铁路安全。我军渡江入赣前夕，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将鄱阳湖地区列入所谓“应变计划”中的重点地区，狂称要在这里建立“敌后根据地”。并将原来派系林立的匪特武装统一改编为伪“青年救国义勇军第5总队”，派亲信、鄱阳地区“军统”特务头目李逢春担任总队司令。李匪将区内武装匪特编为15个大队，近2000人，分布于鄱阳湖周围及湖内一带。另外，他还控制了在当地势力较大的“大刀会”、“黄鹤会”、“联庄会”等反动会门组织。李匪十分猖狂，在我军渡江后仍公然到处筹粮派款，强迫群众参加土匪组织，袭击我县区乡政权和小分队。

根据匪情，军区决定部队稍经休整后，于6月上旬开始剿匪。6月的江南，时而倾盆大雨，时而骄阳似火，这种独特的气候，对大多数北方籍战士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许多战士因不适应这种气候病倒了。加上部队从南下以来，一直处于艰苦的行军作战环境，得不到休整，因此许多战士的身体十分虚弱，得了各种疾病。但是，为了捉住李逢春，消灭土匪部队，让湖区人民早日获得彻底解放，战士们情绪极为高昂。为激发战士们的战斗激情，部队出发前，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还特意邀请当时正在浮梁休整的二野第4兵团文工团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激发了我指战员对土匪和地主恶霸的阶级仇恨。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剿匪作战中英勇作战，杀敌立功。

中旬，我各剿匪部队陆续进入指定作战位置。我们的决心是趁李匪认为我军正忙于解放赣西南地区、无暇顾及他们的时候，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根据侦察分队报告，李匪在得知我剿匪部队进入湖区后，已令土匪分散成小股潜伏于湖内各洲岛，并威胁群众不准接近解放军，违者抄斩全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从发动群众入手，封锁湖区，缩小土匪活动区，将土匪困在湖内。部队有重点地分散下去，凡是靠近湖边的港汊、较大的岛洲，都驻有营、连单位。部队一面帮助建立区乡政权、组建地方武装，一面清理国民党军政人员，收缴地主恶霸的枪支。同时，组织水上巡逻队、突击队，侦察匪情，寻机歼敌。李匪十分猖

狂，自恃人地两熟，我军奈何他不得，不断组织轻舟小分队上岸袭扰抢粮。6月底的一天黄昏，李匪企图袭击瑞洪镇，10余条匪船上架着小炮和机枪，气势汹汹地向我袭来。我剿匪部队发现敌船后，立即设伏迎敌，待敌船靠近准备登陆时，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土匪喊爹叫娘，扭头逃跑。我军迅速出击，将登陆的20余名土匪全部歼灭。

为了打击李匪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湖上拉网扫荡。我亲自率部队由西北向东南推进，逐洲逐岛地包围清剿。但由于李匪手下的土匪大都是本地人，他们化装成渔民，分散隐蔽，跟我们兜圈子。而我大多数战士不熟悉水性，不习惯水上战斗，加之湖面辽阔，洲岛很多，地形复杂，因此此次围剿行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仅与李匪的小分队打了几次遭遇战，歼灭了几十名匪徒。

一天，我侦察分队从捕获的一名俘虏口中，得知李逢春准备亲自带队袭击鄱阳县城的情报。当时我的指挥部就设在城里，由于部队都分散下去了，城里正规部队只有1个排。听到这个消息，有的同志有些担心，但我心里却暗暗高兴。我迅速命离城不远的3连增援，并将城内部队和勤杂人员分成3个战斗小组，于通往县城的主要湖口、码头布下口袋。第二天凌晨，李匪果然来了。他亲率100余匪徒分两路登岸，妄图偷袭，不料正好钻进了我军布置好的口袋。仅经过半个小时战斗，偷袭土匪被我歼灭。但李匪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又一次逃脱了。此战，共歼李匪大队长以下9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 次 合 围

由于二野部队奉命陆续南下，军区各地兵力顿感空虚，土匪也趁机活跃起来。7月上中旬，仅湖口、彭泽、都昌3县就发生了8起土匪袭击我区、乡政府事件，杀害、俘虏我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达105人，我损失机枪1挺、长短枪120余支。在鄱阳湖北面的乐亭、响水滩、谢家滩等地，李匪大队长王祉铨、英豪骨、谢老七等股匪连续制造了4起抢粮和袭击我区、乡政权事件，杀害我工作人员数名，我损失公粮1000余斤。

由于兵力不足，我军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除留466团仍在鄱阳湖地区剿匪外，其余部队分赴都昌、上饶地区剿匪。

6月25日，江西军区成立后，即于7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高干会议，会议决定派161师482团、481团3营及南昌、九江军分区各一部，交赣东北军区统一指挥，再次对鄱阳湖地区土匪组织围剿。

这次进剿，我们吸取了第一次进剿的教训。不搞盲目拉网扫荡，采取了先包围进剿、后驻剿翻匪巢的办法，以求彻底消灭土匪。

李匪在遭到我初次打击后，其主力大部进入了鄱阳湖北面之乐亭、段家洲地区。

乐亭是李逢春匪部第3大队王祉铨的老巢。7月11日，王匪为扩充实力，胁迫群众参加土匪队伍，精心策划了抢粮事件。这天他煽动数百名群众，拦截了我二野某部的一艘运粮船，鼓动群众抢粮。这时混入群众队伍的土匪突然朝我押运粮食的战士开火，打死打伤我运粮战士多名，然后威胁参加抢粮的群众参加土匪组织，说："你们抢了解放军的粮，杀了解放军的人，解放军一定会来报仇杀人的。你们跟了我们就不怕解放军！"由于土匪的煽动，一时许多群众十分恐慌。

抢粮事件发生后，我482团1营奉命火速驰援，连夜奔袭。但土匪已分散潜伏起来。该营立即转入驻剿，发动群众。1营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迅速掌握了土匪煽动群众抢粮、胁迫群众为匪的阴谋。针对土匪的阴谋，他们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先后召开了当地知名人士和宗族首领会议，宣讲我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必定彻底失败的形势，说明我军"不剿尽土匪决不收兵"的决心，宣传我军"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由于当地受水灾影响，许多群众没有粮食吃。1营一方面将部队节约的300余斤粮食分发给灾民，一方面帮助他们劳动，进行生产自救。部队的模范行动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扬，群众高兴地说："真的是红军回来了，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那些受土匪煽动参加抢粮的群众，纷纷到乡政府"自首"，并主动提供土匪的活动情报，带部队捉拿匪首。仅经过7天的工作，部队就在群众的配合下，活捉了李匪部大队长王祉铨、副大队长余得华以下10余名匪首，缴获轻重机枪15挺、长短枪40余支。

歼灭王祉铨股匪后，482团又马不停蹄，展开了围剿李匪部第2大队段元浩股匪的战斗。段匪是当地惯匪出身的恶霸地主，自称段霸天，其时段匪率匪100

余人盘踞鄱阳县(今波阳县)北段家洲一带。段家洲村附近有一个无名小湖。在我军进剿前,这个小湖是李匪和段匪的杀人湖,数月间,在这里被他们残杀的我地方干部及进步群众达100余名。8月13日,我482团1营奔袭段家洲。但匪大部分已分散潜伏,段带少数骨干逃跑。部队随即转入驻剿,发动群众。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战士们一面帮助群众抢收稻谷,一面宣传我军的剿匪政策。开始,由于受段匪的威胁和欺骗,村里群众逃跑一空。后来在我大力宣传动员下,群众纷纷下山参加秋收。与此同时,部队派出了10余支便衣小分队搜捕匪首段元浩。一天,小分队终于在段家洲西南的山林中发现段匪踪迹,便穷追不舍,后将其击毙。段匪被击毙后,其余匪徒自感穷途末路,纷纷下山投降。至此,李匪2大队全部被歼。

与此同时,我466团奉命进入进贤县梅庄区,收缴"联庄会"枪支。"联庄会"是受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会门组织,长期利用封建宗族势力控制群众,煽动械斗。解放后,我地方政府先后几次派干部进入该区工作,全部被会匪杀害。他们自称"独立王国",既不向着共产党,也不向着国民党,但实际上受国民党特务操纵。466团进入梅庄地区后,先施以军事压力,对该区实行严密包围封锁,随后展开政治攻势,召集伪保甲长、宗族头领开会,讲明我军政策,动员缴枪。并巧妙利用了各宗族间的矛盾,采取软拉硬打的办法,使会匪头子无计可逃。仅10天时间,即顺利收缴了该区全部枪支,共缴获轻重机枪33挺、长短枪500余支。

顽匪就擒

8月20日,赣东北军区奉命撤销。鄱阳湖地区的剿匪工作交江西军区负责。我亦调江西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工作。

此时,江西全境除赣南地区之乐安、广昌、石城3县外,已全部解放。但全省的匪情仍很严重。军区决定,从9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对各主要股匪展开全面进剿。赣东北地区,仍以鄱阳湖为中心,以浮梁军分区部队为主,对李逢春匪进行彻底清剿。

李匪在遭我连续打击后,由大股活动转为分散隐蔽的小股活动。根据匪情,我决定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手段,加强小部队活动,集中力量首先捕捉匪首

李逢春。

8月31日，我浮梁分区481团3营从船湾出发奔袭盘踞谢家滩地区的土匪。部队进入潘家村时，与李逢春匪部参谋长牛重钦股20余人遭遇。我进剿部队迅速展开围歼，俘匪大队长吴江以下7人。该营转入驻剿后，即组织便衣侦察队，深入股匪经常活动地区进行侦察。同时，分区抽调60余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配合地方工作干部开展群众工作，深入宣传党的政策与我剿匪决心；通过帮助群众劳动，团结群众，揭穿匪特谣言，解除群众顾虑，并以个别访问和召集红军家属与基本群众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匪情。经过一周的多方调查及分析土匪供词和侦察结果，得知匪首李逢春是个矮胖子，大脑袋，脸白白的，正在拉肚子，行动不便，有时须坐担架，3天前还和吴江他们在一起，现正同匪副司令石镜平、大队长石如球、英豪骨等股匪隐蔽在鄱阳以北萧家岭地区。

9月7日，浮梁分区教导队、侦察连配合481团3营，分3路向李匪巢穴萧家岭、草头铺围剿合击。第二日上午，侦察连连长宋金池率领1个排，首先到达漳田渡，以突然袭击动作，迅速冲入村内。当时有些土匪还在睡觉，他们边抵抗边撤。20多人乘船渡河南逃，遭我火力猛袭，多被毙伤溺水；另有6人逃到东山隐藏，被我事先占领东山的7班搜捕擒获，其中就有李逢春。

匪首李逢春被俘后，匪内部“群蜂无王”，极其混乱。我进剿部队抓紧时机转入分散驻剿，一方面配合地方党政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一方面，以军事压力结合政治瓦解，对匪展开政治攻势。并利用俘匪做瓦解土匪的工作，如通过李逢春亲自写信给其部下，争取了其大队长石如球股全部缴械投降。至9月底，鄱阳湖地区主要股匪全部被歼，仅有少数残匪化装渔民，三五成群，利用湖面宽阔与熟悉水性等有利条件，进行袭扰活动。

根据这一情况，我南昌、九江、浮梁3个军分区各一部，组成3个警备大队，成立水上警备指挥所，集中指挥。首先协助政府，组织渔民生产自救，贷粮90余担、食盐1万余斤，解决了当时渔民生活与渔业生产中的物质困难，团结了广大群众。尔后，组织了渔船1200余只，参加剿匪斗争。至10月，共俘土匪340余人。至此，鄱阳湖地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9年10月，军区分工我带领土改工作队到赣东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翌年1月，我亲自带一个班，与省政府副主席方志纯同志一起将李逢春押

送到鄱阳,交给群众审判。方志纯同志主持召开公审大会。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在鄱阳县城举行了公审李逢春大会,在数万名群众愤怒的声讨中,李匪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鄱阳湖区的群众鼓乐齐鸣,欢欣鼓舞,庆祝自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1993 年)

打蛇打七寸　擒贼先擒王

——活捉匪首李逢春的经过

宋　金　池

1949年9月，我二野5兵团西进，赣东北军区及其所辖上饶、贵溪、浮梁、鄱阳军分区即行撤销。我第161师（欠第483团）奉命于8月20日合并浮梁、鄱阳军分区，成立新的浮梁军分区。当时，我在该师侦察连任连长，浮梁军分区成立后，改为分区侦察连，即随分区主力进入鄱阳湖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我连渡江后，同其他连队一样，由于北方籍战士一时不习惯南方气候和水土，又没有配发蚊帐、雨具，粮食也供应不足，战士们白天淋雨，夜间蚊咬，吃不好，睡不好，病号不断增加，非战斗减员高达30%。骑兵排的战马几乎全部病死。尽管如此，全连仍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战士们说，野战军变成了地方军，打大仗我们捞不到了，而剿灭土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也是战斗，侦察兵的作用还能发挥。特别是进入鄱阳湖地区后，战士们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李逢春股匪勾结封建势力，制造谣言，扰乱民心，袭击、抓捕、杀戮我区乡干部和部队外出零星人员，更加激发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增强了剿灭李匪的决心。

以李逢春为司令的"青年救国义勇军第5总队"股匪，有近2000人。经过我前一阶段的陆上打击和湖里进剿后，李匪部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已由大股集中活动，转为小股分散活动，已从湖里窜到陆地，从平原窜到山区隐蔽。敌变我变，我也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术手段，加紧了对李匪的进剿。

8月底，分区剿匪指挥部进驻谢家滩，指挥剿匪部队在鄱阳湖以北的谢家滩和潘村一带山区，对李匪部进行大搜捕，俘获李匪部牛重钦股大队长吴江以下7人。审问吴江，他开始什么也不讲。后经反复交代政策，他才供认。李匪有15个大队，有的大队二三百人，有的大队一二百人，有的大队只有几十人；李逢春有

病，拉肚子，行动不便，有时要坐担架，3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被俘匪徒还说，李匪授予他属下的官衔很多，除大队长、中队长之类的官衔外，还有什么参谋长、副官、主任等官职。当地有一原籍河南人说，李逢春是个矮胖子，大脑袋，脸白白的，7天前就住在谢家滩，还在村中间广场开过"群众大会"，散布了许多谣言，并威胁说：共军来了，谁向共军报告情况，就杀掉谁。由于群众害怕，形势骤变，不敢向解放军反映情况。

吴江的交代，群众的反映，与我们侦察的情况基本一致。据此，分区剿匪指挥部分析认为，李逢春有病，现在还没有走远，可能就躲藏在鄱阳湖以北肖家岭一带山区。于是命令第481团3营、第482团1营、分区教导队和侦察连，兵分4路奔袭肖家岭和草头铺，对李匪进行第2次大范围的搜捕。

9月7日晚9时，我连从驻地谢家滩出发，以班为单位，分乘几条小船直驶肖家岭。行前我们补充了弹药，进行了必要的轻装。指挥部配属给我们1个担架班，要求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全歼李逢春亲自带领的股匪，尽可能活捉李逢春。我们于次日拂晓前按时到达肖家岭。经过搜索，没有发现敌匪。随后，我和指导员张玉华研究，决定兵分东、西两路，一路由我带领，一路由张玉华带领，全连以包抄的形式由北向南奔袭漳田渡。为了相互联系，规定以枪声为令，听到枪声迅速靠拢。上午9时许，我带领3个班和半个担架班进至漳田渡村外，发现情况异常，村里村外，河里田间，鸦雀无声，不见一人。我即命令战士们后撤隐蔽。该村西面是河，东面是山。我派7班占领东山，控制制高点，不准放走一人；另一个班成散开队形，迅速进入村庄，挨家挨户搜查。第1小组搜查到村南第一户人家时，发现屋里有敌人，1挺轻机枪架在窗台上，匪徒有的躺在床上睡觉，有的坐在地上打盹。3名战士没有立即开枪，留2人在村里暗中监视敌人，1人出村向我报告。我接到报告后，立即带领所有战士冲进村里。这时，留在村里的2名战士立即冲上去，夺取架在窗台上的轻机枪，被土匪开枪击中负伤。但土匪没敢进行大的抵抗，便从后门逃出，有的出村后乘船过河向西逃跑，有的向东山逃跑。我即命令集中火力向逃跑敌匪射击。土匪除伤亡外，其余乘船过河上岸逃往西山。有6名来不及上船的家伙，逃到东山腰隐蔽起来，被我们事先占领东山的7班搜索时发现捕获。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敌匪中有李逢春。战士向我报告说：连长，我们在东山抓

到的土匪中，有个矮胖子，脸白白的，他说他不是土匪，是本村的“老俵”。带他下山他不走，躺在地上打滚。我命令战士把他拖下山时，这个家伙表演得更加滑稽可笑，装出要死的样子，嘴里冒着白沫，白眼珠向上翻，四肢挺直，全身抽筋，似乎马上就要断气了。我根据分区作战科长李克华同志事先对李逢春年龄、相貌和体型特征的描绘以及自己的经验，断定眼前装死的“老俵”就是李逢春。我便大吼一声：“你不是‘老俵’，你是李逢春！”这个家伙像触电似的“腾”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有个战士见了，打了他一耳光。这时。他才说：“你们不要打，我是李逢春，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我就是长官。你老实回答，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这个村子的，共有多少人？”我厉声问道。

“今天上午乘船来的，刚到不一会，你们就来了，大部分人还在船上没有下来，共30余人，是直属大队的。”李回答。

“你为什么不上船，而往东山跑呢？”

“听到枪声后，我发现河口被你们的机枪封锁了，才向东山跑，以为你们不会有人在东山把守。”

“跟你到东山的有几个人？”

“就6个人。”他指着站在旁边的5名匪徒说，他们是我的随从。

为了证明此人就是李逢春，我又审问了他的一名随从。这个随从说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李司令。

从战斗打响到捉到李逢春，经过审问，用了将近1小时，但仍不见由张指导员带领的分队到来。如果他们也遇上土匪，又没有听到枪声……，我心里有些着急。设想一旦土匪知道他们的司令被我们捉住，又发现我们的部队较少，进行反击怎么办？那样就可能招致不应有的后果。于是我立即决定，把李逢春和他的随从捆起来押走，撤出该村。李逢春看我们要捆他，他又装死，说他有病不能走。我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的罪行以后再算，现在用担架抬着你走。李匪躺在担架上仍不老实，乱滚乱叫。为了防止意外，战士们用绳子将他牢牢地捆在担架上。出村后，我把2个班部署在村外的有利地形，继续监视逃往河西方向的土匪动静，等我押送李逢春到指挥部后，返回与指导员他们会合，再执行下一步的任务。我带1个班押着李逢春和他的随从回谢家滩。当晚9时到达，将李匪交给警卫

连看押，并向指挥部首长汇报了活捉李逢春的经过。旋后我又带着这个班连夜赶回漳田渡与指导员他们会合，在该村搜出土匪轻机枪2挺、步枪15支、短枪3支，还有李逢春随身穿的“避弹衣”一件。此衣是用一寸宽、一寸长的若干钢板，用丝绵连结而成的特制背心，据说在20步以内手枪子弹穿不透。

李逢春被俘后，我连继续留在该地区配合481团和482团剿匪。我连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匪情，熟悉地形，了解民情，开展群众工作，相机歼灭残匪。我们有时集中活动，有时分散活动。白天串乡，晚上住村，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经常找一些基本群众、开明绅士、土匪家属交谈或开会，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新区政策和我们的剿匪决心以及对待土匪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李匪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最明显的是，基本群众敢于靠近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主动向我们举报匪情，有的自动为我们带路剿匪。还有些青年学生对我们帮助不小，他们会普通话，给我们带路当“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参加过土匪活动的一般成员陆续向我们投降自首，并表示愿意协助我们捉拿匪首，立功赎罪。在自首匪徒中，确有些人几次带我们捕捉过10几名零星土匪。外号叫“双枪女”、“王老六”的2名小匪首，就是根据群众的举报，由自首匪徒带路于夜间捉到的。我连先后捉获匪徒50余名，其中有大队长、中队长10多人。对一般匪徒，教育后即放回家；大小匪首和惯匪，全部押送指挥部或交给482团收容集训，学习改造。在被俘的匪徒中，带枪的很少，他们的枪支早已隐藏起来。到剿匪后期，经过进一步发动群众，才收缴上来。

11月底，鄱阳湖地区的土匪基本肃清后，我连建制撤销编入482团3营，执行新的任务。

（1992年）

云 山 歼 匪 记

刘 四 海

我第43军156师渡江后于5月30日奉命拨归江西军区建制，不久组建南昌、九江2个军分区。468团则进驻九江，担任赣北5县剿匪任务。当时我在该团1营任营长。6月初，我率部队进驻瑞昌县城，组织军管工作。不久，九江地委成立，派随军南下的黄茂、王树枫等40余名地方干部来到瑞昌县工作。我们一面清理国民党军政人员，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收缴地主的武器，一面帮助地方建立县区政权。一个来月的时间，我们收缴了各种枪3000余支、子弹5万余发，县区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8月初，我接到九江分区转江西军区首长的指示，大意是：自我军渡江以来，国民党许多省份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已被打垮，但其残余势力仍然与我们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我区十分明显的是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妨碍我们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也严重妨碍我们筹粮支援大军继续南下任务的完成。为此，军区决定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力量，剿灭土匪，并令我营于8月10日前赶到武宁执行剿匪任务。我接到指示后，向瑞昌县委领导移交了工作，即率队前往武宁。这里不讲武宁剿匪的全面情况，单讲云山歼灭“湘鄂赣义勇总队第22支队”熊扬鹰股匪的斗争经过。

进剿云山 发动群众

10月中旬，团令我带2个连与兄弟部队配合，在南昌分区司令员（156师师长）邓克明同志指挥下，对盘踞云山之熊扬鹰股匪进行了第一次进剿。

匪首熊扬鹰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分子，永修县白槎人，解放前历任国民党江

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大队长、“抗日游击队”队长、德安县保安大队长等职。盘踞云山一带达10多年之久，长期压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群众称他为“云山王”。解放前夕，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指派“军统”特务分子罗光华组织“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湘鄂赣义勇总队”，委任熊扬鹰为“第22支队”支队长。熊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搜罗伪保安队、乡保队及伪军官、职员、兵痞、土匪、流氓和地主恶霸分子，拼凑了300余人，编成4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邹向荣，第2大队大队长涂元志，第3大队大队长曾彪，直属大队大队长马文宣，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军军官，装备也较强，有轻机枪4挺，长短枪280余支，还有电台1部。

6月间，我大军渡江后，沿主要交通干线，自九江、武宁向南昌挺进，我第43军一部驻扎在武宁至南昌公路沿线。熊匪在我大军声威的震慑下，收缩兵力，窜入以云山为据点的永修、武宁、靖安3县交界山区，活动范围东起永修云山，西至武宁石门楼，北自拓林，南至靖安青草山，纵横百里。他一面派遣少数匪徒向我假投降，以减轻对其的压力和刺探我军情况，一面强迫群众不准给我军带路，不准向人民政府交粮纳税。并以小股匪徒埋伏于交通要道、险路等处，伏击我过往人员，抢劫运输车辆，先后杀害我单独执勤人员和掉队的伤病员13人。10月初还窜到武宁杨洲，杀害我地方干部李早模，并将其尸体吊在村头的大树上。

这次进剿，我们以6个步兵连和各营属机炮分队，自永修、靖安、武宁3个方向，向3县交界处进剿。要求部队10月18日以前完成进剿准备，特别是要备足粮食和生活用品，进到指定位置开始会剿。为了歼灭这股土匪，在战术上采取6个连队分成9路向中心进剿，第一步是堵塞土匪逃跑道路，把住口子，安设据点，进行包围，尔后拉网搜剿；打乱土匪组织指挥机构，捕捉潜藏的土匪情报人员，切断匪之交通，断绝其粮食和情报来源。

然而，当我们进山搜剿时，山里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全跑一空，并将所有的粮食、锅灶、碗筷、被子、耕牛甚至鸡鸭全部搬到深山密林之中隐藏起来。每家还打了一个窑洞，旁边架起锅灶，准备长期在山林里吃住。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得不到群众支援，群众又都躲在山林里，要想消灭土匪是很困难的。当时我们接到的指示是：搜山的同时要安定群众，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回家。经过四五天工作之后，动员了一部分群众下山回家。我们就先对回来的人进行宣传教育，再

通过他们动员山上的群众回家。他们刚回村时，对我们表现出有些怕。当看到我们严格遵守纪律，并帮助群众担水打柴时，很快消除了顾虑，与我们融洽起来。不久，除少数从匪者不敢回家外，全部回家了，后来连乡保长和个别的匪情报组长也回家来登记自首，表示今后不再给土匪办事了。接着，我们召开了当地士绅和乡保长会议，宣传我军在全国的伟大胜利，解释我党我军的政策，说明我们进山剿匪的目的与决心。一些士绅和乡保长也讲了话，并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建立人民政府；要看报纸，把小学恢复起来。我们答复说，这些很快都可以实现。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最缺少食盐，因此，我们进山剿匪除粮食、油盐自带外，还从山外运进山里一些食盐，解决群众的困难。这就为剿灭熊扬鹰股匪打下了群众基础。但是狡猾的熊扬鹰还是躲过了我们的第一次搜剿，他带着200余名匪徒窜出了包围圈。

四战四捷　熊匪落荒

在我军3面进剿时，熊匪趁我们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下山的时机，渗出了我们的包围圈。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派人四处侦察。10月25日上午，两个侦察员回来向我报告：熊匪窜到石门楼一带抢劫。石门楼位于武宁西南部，与修水县交界，同我们驻地相距90多里。为了消灭土匪，哪怕山高路远。我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开会，布置任务。尔后，一面派人报告上级，一面率领部队奔袭石门楼。途中部队吃了一顿晚饭，要进行夜行军了。为防止走错路，贻误战机，找了个向导，继续向石门楼奔袭。天渐渐黑了，我们钻进森林，显得格外阴暗。这时，天也跟我们开玩笑，乌云越压越低，一阵凉风吹过，豆大的雨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战士们走出了一身汗，又浇一身水，大家都感到有些凉意。但为了消灭土匪，都全然不顾，继续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急速前进，不断有人滑倒，爬起来再走。10月26日凌晨4时许我们赶到石门楼，这时已雨过天晴，天空中闪出几颗星星，东方开始破晓，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村庄和周围地形。按侦察员指定的方位，我就地给各连规定任务，即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形成3面夹击之势。尔后，由我带1连，直扑土匪住处。

熊匪没料到这样恶劣的天气解放军会突然到来，匪徒们都正在酣睡。战士

们摸掉土匪哨兵，冲进土匪住处，命令道："缴枪不杀！"有的匪徒来不及抵抗就乖乖地交了枪；有的匪徒从梦中惊醒，抓起枪来就放，顿时喊声、枪声连成一片。为震慑土匪，我令六〇炮排打了几炮，炮弹落在土匪住处附近。匪徒们听到炮声，更是惊慌失措，有的大喊："不好了，共军来了！"他们遭到炮击，吓破了胆，有些顾不得穿衣服，光着身子就往外跑，有几个女匪也光着身子跑了出来。战士们乘势冲上去缴枪抓俘虏。

这次战斗只打了30分钟，击毙匪徒1名，俘匪大队长邹向荣以下50余名，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40余支，我无一伤亡。在打扫完战场清查俘虏时，却不见匪首熊扬鹰。经审问俘虏才知道，狡猾的熊扬鹰和另3个大队土匪住在附近村庄里，战斗打响后，他们不仅未来接应，反而悄悄地溜掉了。我命令侦察员一定要摸清土匪逃跑的方向，跟踪侦察。这一仗虽然没有全歼熊匪，但打掉了土匪的气焰，激励了部队的斗志。当地群众也为之振奋，他们怀着对土匪的仇恨，围着被俘的土匪又打又骂，战士们拦都拦不住。许多人还主动向我们诉说土匪的罪行，争着为部队带路。

我将战况上报后，断定熊匪向东窜去，便带着部队沿九岭山脉北麓向东搜剿。兄弟部队听说土匪窜到西部，也并力向西，准备合力聚歼该匪。我们在石境、白崖山、严阳附近地区搜了几天，不见熊匪踪迹。10月30日晚7时许，两名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熊匪已带残部潜回真如寺。"真如寺是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座落在云山以西，五峰山（海拔926米）东、南两峰之间，海拔约800米的周围环山的小盆地里。寺内有100余名和尚，太平年间四季香火不断。上山有3条路可通真如寺。一条自白石港西行，沿着云山南侧穿越森林；越过云山到达真如寺，是上山的一条主要道路。另一条是从戴家沿着一条小溪的右侧，攀山穿林从南面进入真如寺。第三条是从北边江上，经梅花坛、朱家岭，自云山、五峰山两峰之间直入真如寺。因为山高坡陡，有些地方是悬崖绝壁，草木茂密，虽不是"一人持长枪，能挡百万兵"，但要想通过三条险路也是要花些气力的。

我们驻地距真如寺约80华里。我们立即出发，连夜奔袭真如寺。拂晓前赶到江上，沿着北侧上山小路搜索前进。这条上山小路虽然最高最险，但只要夺取两峰之间的隘路，即可以控制真如寺及其周围盆地。8时许到达朱家岭后，我召集各连干部侦察地形，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带1连迅速冲向隘口。土匪发现了

我们，打两枪就往回跑。我们趁势追了过去，1连在右，2连在左，从东、西两侧包围了真如寺。这时匪徒们酒足饭饱之后，有的抱着枪坐在墙根底下打盹，有的在寺外草地上休息，得知发生了情况，乱作一团。为了打匪徒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下令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同时抢占有利地形。我们居高临下，打得匪徒们抱头鼠窜。我们怕误伤僧众，六〇迫击炮未向寺院里打。熊匪指挥匪徒们，一面利用寺院进行抵抗，一面组织突围。我发现土匪动摇了，便指挥部队冲下山去，冲进寺院。战斗约1个小时，击毙匪徒2名，伤俘40余名，缴枪30余支。但仍未捉到匪首熊扬鹰。因为这只山狐狸在云山多年，山势地形非常熟悉，他带着不到百人的残匪突围后，越过云山向拓林方向逃去。据被俘的匪徒说，石门楼战斗损失惨重，群匪动摇。据说熊扬鹰为鼓励士气，对众匪徒说："石门楼战斗不过是偶失兵机，我相信弟兄们不会被共军吃掉，不久我们还会回来的。解放军这群北方佬，人地两生，想剿灭我们，除非这些大山变成平地。凭着我们在山里10多年的经验，他们打不垮我们，我们却能拖垮他们。"

熊匪突围后朝小路向拓林方向窜逃，恰巧遭遇我兄弟部队截击，又打了一仗，毙其3名，伤俘匪30余名。我们处理完真如寺战斗的善后工作后，也向拓林方向追剿。熊匪见势不妙，遂将仅剩下的几十名残匪化整为零，在拓林一带潜伏起来。拓林为九岭山脉北麓丘陵，靠近修水（河）、永修、武宁交界地区，草深林茂，由于常遭水灾，留下一些荒芜的田园，散落着许多临时性的草房居民点，便于土匪潜伏和隐藏。

我们在拓林附近进行短暂休整，研究了下一步剿匪的部署。针对残匪已化整为零，我们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我除掌握1个步兵排和1个六〇迫击炮排外，将2个连组成8个战斗小分队，分头进山清剿。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我军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并对匪属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我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的双重作用下，有些被我们打散隐藏起来的匪徒，纷纷出来交枪投降，拓林附近就有10余名匪徒前来自首，并把熊扬鹰在该镇埋藏的枪支也挖出来了。

11月初，我召集各连干部开会，总结前段剿匪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行动，大家认为：匪首熊扬鹰虽然损兵折将，但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顽固死硬派，不能靠政治争取；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他的爪牙甚众，耳目灵通，靠搜山也很

难捉他。于是我们想了一个以匪治匪的办法，从被俘土匪中找到两个能够接近熊扬鹰的人，一个叫黄小毛，一个叫张宝伢，他俩都跟熊扬鹰干了4年多，黄是河南人，全家住在拓林，张是本地白槎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他俩与熊的关系较好，熊也希望收拢被打散的匪徒，根据他俩的情况，派他们回去，不容易引起熊的怀疑。我找黄小毛、张宝伢谈话，叫他们回到土匪中去作内应。开始两人都有些害怕，怕事情暴露引来杀身之祸。经再三做工作，答应给他们保密，向他们讲清形势，指出消灭熊扬鹰的日子不会很长，派他们回去是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并教给他们对付熊匪的办法，让他们先找土匪中的老关系联系。并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买些米和油盐，挑着东西去找熊匪，就说被打散后，一直躲在家里，现在驻拓林的解放军开往涂家埠方向去了，才敢出来找队伍。同时给他们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和联络信号。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向涂家埠转移。尔后又悄悄返回白槎附近待机。

11月5日，我侦察员接到黄、张二人送出来的情报："熊匪40余人，暂歇杨洲。"杨洲又名刑家庄，是武宁县东南的一个大村庄，座落在瓜源河畔四面环山的一个小盆地里，距我们驻地约50华里。杨洲有个地主名叫柯建安，在杨洲附近有近100间房子和几百亩地，在整个武宁可称一霸。此人老奸巨猾，与熊扬鹰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终于找到了熊扬鹰隐藏的窝底，于是就开向杨洲。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夜行军50华里，凌晨3时赶到杨洲。为了全歼该股土匪，我们接受前两次的教训，令部队展开，先将村庄包围起来。各排、班详细地看了地形，选择进攻道路和突出目标。6时整，我发出信号，部队同时发起攻击。刹那间，各班排像闪电一般冲向敌窝，敌人的哨兵还未喊出声来，就被我战士用枪托打翻在地。战士们冲进土匪住房，匪徒们从梦中惊醒，成了我们的俘虏，有的稍事抵抗也交枪投降了。只有"直属大队"大队长马文宣和几个小匪首带10几名残匪，冲出村庄，钻入森林逃跑了。经过10几分钟战斗，毙匪2名，俘其副支队长陈克桃以下20余人，缴枪20余支。但当时匪首熊扬鹰又未与群匪住一起，而是住在他小老婆家里，这边一打响，他感到情况不妙，带着两名随从溜掉了。

击毙贼王　获得全胜

为了全歼这股残匪，捉住匪首，不使漏网，我们和进剿的兄弟部队同时开展分片搜剿。我营在朱家岩、武宁岩、徐家段地域搜剿；第2营在永修境内，在拓林、白槎以西山区向云山、五峰山搜剿。

匪首熊扬鹰犹如一条漏网之鱼，仅带两名随从，一头扎回白槎他的老家附近，躲在云山北侧梅家山山坳一个小茅屋里。此处往北5公里是修水河，在崇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没有道路，只能沿着山涧小溪攀登而上，砍柴打猎也不会来到这里，这是他在云山精心选择的一个秘密窝点，这里对白槎可以洞察情况，背靠云山便于躲避隐藏。他与群匪失散后，已成了光杆司令，只知道外面搜剿得紧，但不知道他的队伍逃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心乱如麻。他原想在云山可以与共军周旋数年，待国民党反攻大陆，他便是“党国的功臣”，不料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在云山周围建立的情报网就全部被破坏了，老百姓更靠不住了，队伍被消灭了，苦心经营10多年的老巢被彻底捣毁了。不久前他的上司与同僚李逢春、罗光华、车正、徐树南、罗淇淦等，有的被俘，有的失踪，队伍被消灭了，当时他还不过是兔死狐悲假悲伤，如今却真轮到他自己的头上了。

11月11日，我们接到468团2营4连在梅家山击毙熊扬鹰的通报，大致情况是：2营4连在云山北麓何家、梅家山、朱家岭地域搜剿。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山风阵阵，寒气袭人。部队冒雨搜山，战斗组长盛德带着本组战士李大元等3人，沿着梅家山东侧小溪向山里搜索，发现前边有座小茅屋，便提高了警惕，认真观察，发现屋里有人在烤火。盛德做了个手势，3人悄悄地接近茅屋。战士李大元端着三八枪，一脚把门踢开，大声命令：“不准动！”两个匪徒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懵了。狡猾的熊扬鹰是个反革命老手，他不肯束手就擒，躲在门后，趁李大元尚未发觉，冷不防将李大元抱住，一手握着驳壳枪，一手抱着李大元。李大元两手握枪，全力与其搏斗，用力一甩，将熊匪甩到门外。熊匪爬起来趁势向森林窜去。组长盛德端起步枪，扣动扳机，“砰”的一声，熊匪应声倒下。确认后，消息立即传遍附近各县。传到我营，指战员们更是受到极大鼓舞与鞭策，各连表示：“不怕山高林深，一定要肃清残匪！”

匪大队长曾彪、涂元志同“直属大队”大队长马文宣，带着仅剩下的10几名残匪，如同惊弓之鸟，不敢再进入居民地，在山上东躲西藏，几天中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也跳不出我们的包围圈。同时我们加强政治攻势，每到一村，我们都刷写大字标语：梅家山击毙匪首熊扬鹰，只有向人民投降才是土匪的唯一出路！匪曾彪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现我们写的标语，得知熊扬鹰已死，“大树倒，鸟兽散”，群匪不仅失掉了精神支柱，而且意识到继续干下去必定是死路一条，与其走熊扬鹰、李逢春顽固反抗的道路，不如弃暗投明，向解放军投降，以减轻罪过，争取宽大处理。他们经过商量，便带着仅有的10几名残匪下山向我们投降了。投降的匪首中除匪大队长曾彪、涂元志、马文宣外，还有匪中队长杨少元、叶长成等。至此，熊扬鹰股匪完全彻底被消灭了。

进剿云山自10月18日开始，到11月11日结束，共23天的时间，先后经过4次战斗，毙匪首熊扬鹰以下10名，俘匪副支队长陈克桃以下159名，缴获轻机枪3挺、冲锋枪2支及长短枪27支。11月17日，《江西日报》刊登消息：“击毙匪首熊扬鹰，云山剿匪获全胜”。云山剿匪全胜后，我们经短期休整后，又转向武宁北部幕阜山鄂赣边境去清剿其他股匪。

（1992年）

明月山剿匪

王萱春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所向披靡。5月17日之后第四野战军15兵团先后解放了赣西北各县,5月22日第4兵团解放了南昌市。6月16日成立了江西省人民政府,25日江西军区宣告成立。6月底袁州军分区在南昌成立,调我任分区司令员。袁州分区地处赣西北湘、鄂、赣3省交界,辖宜春、萍乡、修水、铜鼓、万载、宜丰、上高、分宜、新余9个县。

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43军向宜春进军,17日解放了宜春县城,并在宜春附近进行短期休整。此时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也继续南下,我率领分区司令部和警卫营,随4兵团自樟树渡过赣江,7月19日进驻了军分区所在地——宜春县城。渡江后改建归属为江西军区的第157师471团,随43军进驻宜春以北15公里的三阳镇。该师第469团于7月底也到达宜春城郊。当时袁州地区各县、交通要道以及较大的村庄都驻有人民解放军部队。江西军区命令我们,利用大军压境之际,立即开展剿匪斗争。

由于我军的胜利,国民党主力部队有的被歼,有的南逃;其地方保安部队,有的被迫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有的窜入深山,与地主武装、特务、土匪勾结起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大小股土匪番号。当时袁州地区的主要股匪有:在修水、铜鼓以车正为首的"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约2000余人;在宜春、分宜交界之明月山以罗光华、谢明远为首的"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1000余人;萍乡有矿警队200余人。此外还有其他小股,他们分布在上高、新余交界的蒙山、宜春慈化的饶市、分宜县的阳桥等地。这些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妄图实行所谓"就地坚持"、与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严重妨碍我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

展。

针对上述匪情，江西军区已指派第471团政委李彦龄率领该团第3营进剿在修水、铜鼓的“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车正股匪，并担任该地区的建政任务。军分区则以分区警卫营和抽调469团第3营2个连的兵力，首先进剿明月山的“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罗光华、谢明远股匪。

明月山位于宜春、安福、萍乡3县交界处，海拔1500米，东起分宜县大岗山，西至1600米的万龙山、武功山，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山区。匪首罗光华是宜春县新坊乡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曾在庐山军官训练队学习，毕业后留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为少校参谋、三青团支部宣传组长，此时为“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总队长兼分宜县县长，手下有400余人，是一个忠实于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谢明远也是宜春县新坊乡人，出身恶霸地主家庭，为宜春县保安团团长，又是谢家宗族的头目；当时任“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副总队长，他的保安团有500余人，又称为保安总队。罗、谢两个匪首都是宜春地区的地头蛇，解放前他们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曾大肆镇压群众和进步人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为使他们能够“就地坚持”与我军进行长期斗争，晋升他们为少将军衔。宜春解放后，他俩勾结起来，拉着队伍窜入明月山区。他们依靠宗族势力的掩护和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又各自有亲手培养的几百名武装，妄图以深山密林为基地，隐蔽待机。

我军于4月下旬由天津出发，经数月的长途行军，过江后未经休整。到达宜春正值盛夏季节，天气炎热。这些来自北方的战士，水土不服，病员较多，主要是拉肚子，发疟疾，要继续进山剿匪确有不少困难。但命令下达后，全体指战员战斗情绪饱满，士气旺盛，一致表示要克服各种困难，坚决完成剿匪任务。

8月上旬剿匪斗争开始了，军分区副司令员谭刚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同志率领分区警卫营和第469团第3营，分两路向明月山进剿。

刘世昌主任和469团徐副团长带着分区警卫营和469团第3营1个连，经一天一夜急行军，奔袭盘踞高富岭的罗光华匪部。匪徒们分散驻在4个村庄里，战斗一打响，就四散逃窜。部队只得分头追击。经过1个小时的战斗，仅歼匪100余名，缴步枪100余支、轻机枪4挺，匪首罗光华及其余匪徒溃散在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土匪，遂将警卫营的1个连驻守在高富岭，另外几个连驻

守在路口、新坊等地，其余分队进山搜剿。

谭刚副司令员率领469团第3营（欠1个连），奔袭宜春县七村、唐家山等地谢明远匪部。该营的另一个连协同警卫营击溃罗光华匪部后，由徐副团长率领进山搜剿，在搜剿中与谭副司令员会合。他们登上明月山的顶峰，侦察明月山的情况，定下连续追剿的决心。继之，连续几天翻山越岭，追击搜剿谢明远股匪。经过一个星期的追击、搜剿，歼灭谢明远保安团1个中队，俘其中队长以下100余人，缴步枪100余支、轻机枪1挺。另有2个队共100余名匪徒，被迫向我军缴械投降。谢明远残部也散入深山里，谢明远本人带着几个亡命之徒躲藏起来了。

遭到我军沉重打击的罗、谢股匪，在我军事进剿的压力下，改变了策略。为了保存实力，股匪不再集股活动，而是利用他们的宗族势力掩护和地方爪牙的关系，在新坊、明月山一带潜伏起来，窥测时机，以求再逞。由于当地群众对我军的政策还不了解，又受土匪的控制与威胁，不敢接近我军。有的群众一见到军队就逃跑，有的则小心躲避，闭门不出。这对我们侦察匪情、剿灭土匪，增加了困难。军分区侦察参谋牛春和同志带着侦察排跟踪追击罗光华半个多月，因为罗匪有爪牙掩护，几次奔袭都未能抓住他。袁州地委和军分区及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1933年明月山地区曾是苏维埃根据地的游击区，尔后是红军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萍宜安中心县委所在地。当地群众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国民党在山里到处烧杀抢劫，群众对国民党和恶霸地主是十分痛恨的；何况我党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只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是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为了尽快消灭残匪，捉到罗光华、谢明远这两个匪首，地委和军分区决定：除以469团3营和分区警卫营分多路继续进行清剿外，还要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于是，由军分区文工团和卫生队，并从宜春县委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剿匪反霸工作队，以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孙新同志为队长，宜春县地委组织部部长李克怀同志为副队长，进驻宜春县南庙、新坊一带，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以求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南庙、新坊位于宜春南，是高富岭山区的边缘，又是罗光华、谢明远的家乡，工作队到达该地区后，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很快安定了民心。然后发动群众，从反霸斗争入手，配合部队剿匪。经过深入了解，该地区有两个恶霸

地主，一个是南庙的彭建高，另一个是谢明远的父亲谢应棠，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工作队组织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启发群众的觉悟，首先斗争了南庙的彭建高，清算了他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的罪行，激起了群众对他的仇恨，一致要求政府枪毙彭建高。工作队考虑到他有治疗伤科和推拿的一技之长，又有浮财，决定把他的浮财分给群众，让他向人民低头认罪，最后判了他几年徒刑。经过这次反霸斗争，狠狠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群众发现匪情即主动向我军报告。9月22日，南庙群众发现东岭隐藏有土匪，就跑来报告。警卫营排长徐山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带1个班奔袭东岭山，捕捉了罗光华匪部2小队的8名匪徒。

第二个斗争对象是谢应棠。工作队组织群众斗争了他，但我们决定不逮捕他，让他与谢明远联系，叫他儿子迅速交枪投降。当时我们写了一封信给谢明远，内容大意是：蒋介石的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军消灭了，剩下少数残兵败将也难逃覆灭的下场，蒋家王朝就要完蛋了。现在大军压境，宜春境内到处是解放军。我们知道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但只要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可以既往不究。若负隅顽抗到底，则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何去何从，由你选择，并迅速作出答复。时不再来，后果自负。谢应棠答应立即去找他的儿子，把这封信交给他。并表示一定要亲自去劝他儿子向解放军投降。

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双重攻势下，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除掉一些土匪的爪牙后，分散潜伏的匪徒大部分被歼或被迫缴械投降自首了。匪首谢明远带着他的几名亲信躲藏在深山石洞里，由于我军不断搜山，10几天来他们不敢生火做饭，只能用泉水泡米生吃充饥。正在身陷绝境、没有出路的时候，他父亲送去了我们给他的信，指给他一条生路。但是狡猾的谢明远还在狐疑，不敢立即出来投降。后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和内部商讨，才决定出洞投降。他于10月下旬写了一张纸条，托一位上山采药的药农，带给他的朋友汤光熔先生。汤光熔是宜春县中学教员，思想比较进步，是一位民主人士。汤把谢写的纸条给了我们。那张纸条写的大意是："我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只得弃暗投明，准备向解放军投降。请兄为我向解放军联系。"

为了争取谢明远放下武器，我们派军分区侦察参谋牛春和，随汤光熔先生去新田、刘家坑一带找谢明远接洽，与他约定来降的时间和地点。谭刚副司令员带

上警卫营的一个分队，叫来已经投降我军的罗光华的上校突击大队长、刘家坑乡乡长刘行敏同行，到约定的地点等候。谢明远带着仅剩下的几名匪徒，按时到达约定的地点交枪投降了。

谢明远投降后，谢股土匪全部肃清。我们按着我军的一贯政策，对投降、自首和被俘的匪徒，包括其中的一些匪首，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经过教育，给予了宽大处理，愿意回家的一律释放资助其回家。这些被宽大释放的匪徒，其中大部分是宜春和分宜县人，这就进一步地孤立了罗光华股匪，并对其有很大的震动和影响。罗匪部自此不敢聚集一起，只得分散藏匿，不敢活动。

我警卫营驻在高富岭和路口等地，既积极进山搜剿，又不断宣传瓦解敌人。罗光华的属下渐渐动摇了，不久，突击大队大队长兼情报组长邹德宗、突击大队副大队长李盛宗、第3大队大队长徐湘、运输大队大队长乐安华、侦察大队副大队长罗荣华等匪首，感到大势已去，继续为匪毫无出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为减轻罪过，求得宽大处理，分别带领少数残余匪徒，前来向我军交枪投降。还有一些跑到家里插枪暗藏起来的匪徒，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也只得向我军自首。到10月底，明月山区的股匪基本肃清了。

只有匪首罗光华，这个国民党的特务骨干分子，顽固死硬，拒不投降，但又无处安身，只身一人，改名换姓，化装潜逃到了萍乡县境内。但仍无处可藏，后又跑到广东，潜入香港，从香港逃往台湾去了。

（1993年）

湘鄂赣边剿匪纪实

李彦龄

1949年5月底，我第44军157师改建归属江西军区。6月下旬进抵南昌附近乐化一带集结待命。当时我在该师第471团任政治委员。

7月初，我奉命率本团第3营配带电台1部，赴湘鄂边之修水、铜鼓两县剿匪建政，并收编修水民主自卫军。出发前，我晋见了袁州地委书记张如屏和军分区司令员王萱春。他们商定由我和袁州地委宣传部长洪树负责，与修水县委书记梁商定、县长吴平、铜鼓县委书记李民组成修铜工作委员会，领导开辟修铜工作。我们会同修、铜两县地方干部，自乐化出发，经永修、武宁溯修河西进，7月中旬到达修水县城。

两次进剿，探匪情

修水县城是第四野战军43军于6月16日解放的。部队到达修水后，我们工委几个同志立即会见了民主自卫军的领导人。民主自卫军是在解放前夕由当地进步人士平戎、陈言和刘绍芝拉起来的一支受“民盟”影响的武装，他们行动的口号是：“反对征兵征粮征实，迎接解放军过江。”修水解放时，他们即与第129师取得联系，该师继续南进时，让他们驻守修水县城，并等候改编。

修铜地区当时的匪情相当严重。主要股匪有以车正为首的“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以吴都俊为首的“湘鄂赣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以荣迪化为首的“修铜保安司令部”，以王建为首的“修铜指挥部”等，这几股土匪总共约3500余人。其中最大的股匪是“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其匪首车正，修水县南茶村人，黄埔军校毕业，曾在国民党正规部队中任少将旅长，颇有些带兵作战

的实践经验。我军过江前夕，他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的旨意，返回故里，收集散兵游勇及土豪武装，扩充实力，图谋就地坚持，待机再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凭借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又得到省政府的支持，修铜地区的反动分子很快地麇集到他的周围，不长的时间就拼凑了3个团和几个独立大队，共约2000余人。在我大军过境时，为避我军锋芒，车正下令分散潜伏，等候时机。我军主力南进后，他们认为时机到来，蠢蠢欲动，扬言要先攻下修水县城。

民主自卫军虽有500余人，但其成份复杂，组织涣散，他们听到传说车正股匪在城西集结，准备攻城，深感不安。恰逢这时我们到达，顿时安定了军心民心。平戎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并重申希望我军早日对他们的部队进行整编。

为了摸清匪情，迅速展开工作，遂留下副营长鲁殿英和11连协助自卫军守城，我与周营长、高教导员带着2个步兵连和1个机炮连向城西进剿，寻找车正主力。为相机建立渣津区政府，把该区地方干部也带上，部队直下马坳、渣津进入幕阜山，延伸到白沙庙直到湖北边缘。连接几天翻山穿林，始终未见土匪大队，只接触到仅有几十个人却号称大队的吴全美股匪。该匪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逃，散匿于山林，我们只在追击中捕捉了几个散兵游勇。于是我们把部队拉回渣津，安下区政府，撤回县城。接着派鲁副营长带11连向修铜边境进剿。他们一到，即摸到车匪第3团的一部，上午袭击，一举奏效，俘匪20余人，并活捉了匪团长帅侠群。但因部队急于追歼逃敌，又让这个匪团长溜进森林逃掉了。部队冒暑追击，翻过几个山头，中暑20余人，只好停止追击。

两次进剿，虽然没有歼灭大股土匪，但却弄清了车正股匪尚未集中，并查清了其分布的位置：第1团和几个独立大队在修水城西及西北南茶村一带，第2团在三都与武宁边界地区，第3团在铜鼓棋坪山一带。

经修铜工委研究，7月底改编了修水民主自卫军。按照留去自由的原则，多数人愿意回家。自愿留下的100余人，编入471团为独立连，有些青年知识分子补充到团的宣传队。根据军区指示，将自卫军领导人平戎、陈言护送到省安排工作，刘绍芝留在471团政治处工作。

巧设机关，擒车正

为歼灭车正股匪于尚未集中之时，8月上旬，派副营长鲁殿英、副教导员马作元带第9连前往铜鼓剿匪，掩护建政；营长周希贤则在城内留守并协助地方开展工作。我和教导员高维学则带第10连、11连和独立连一部，前往三都和南茶车村一带进剿。为减少疲劳，利于连续作战，部队于子夜出发，乘船顺修河东下40里。拂晓上岸袭击三都股匪，很快打掉了车匪第2团的1个连，俘19人，缴枪20余支。据俘虏供称：匪第2团已东窜武宁境内，匪首车正率直属大队及第1团分散隐蔽在修水与通山交界之易溪坑和南茶车村一带。

擒贼先擒王，我们研究决定先抓车正。部队吃过早饭，冒暑行军30余里，正午赶到奔袭易溪坑，但却扑了空。午饭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午3时出发，急行军20里，奔袭车正的老窝南茶车村。黄昏前，我们包围了这个村，在村内村外严密搜索，未发现敌人。当晚就在南茶车村宿营。

次日，部队派出工作组访贫问苦，宣传群众，了解匪情。经过调查得知车正就在附近，并不断回家，但住与不住，变化无常。另据他属下一名已向我投降的营长说，车正就隐蔽在离此不远的山沟里。当天下午，我们召集连上干部开会分析匪情，认为进山搜剿不易奏效，因为他人地两熟，耳目众多，且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搞不好还会吃亏；不如调虎离山，设计擒拿。我们当即决定由10连完成这一任务，具体部署是：部队撤往修水，估计车匪会回家察看动静。第10连指导员王福禄带几个战斗小组星夜返回南茶车村周围设伏。连长李绪生则带1个排于次日清晨返回进剿南茶车村，采用哄兔子撞网的办法，先把车正惊起，当他逃跑时，在村外设伏捕捉。会后，我和高教导员带10连干部环村看了地形，选择了3个设伏点，并嘱咐他们每个小组都要连排干部带队，并熟悉道路，选定方位。第3天上午，我们继续在南茶车村宣传和发动群众。下午3时，部队集合离开南茶车村返回县城，步行20余里到达上杭宿营，并立即设岗布哨封锁消息。

10连依计行事，但却扑了空，返回上杭休息了一夜。这一夜，有个问题总在我的脑子里翻腾：是车正没有回家？还是我们“杀回马枪”时他隐藏起来了呢？

我想决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决心再杀一次“回马枪”。这次把部队拉得远点，撤回修水县城，派一个认识他的人，带一个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他家去捕捉。当时我想到了新编的独立连连长戴亚云。此人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的毕业生，曾在车正部下当过参谋，因有些矛盾，他没跟车正干，而投了民主自卫军。这次改编时，自卫军领导人推荐他当了这个连的连长。我想利用他和车正的矛盾，使用他人地两熟且认识车正的有利条件，担当这个任务。为了稳妥起见，我听取了保卫干事、时任该连指导员的满庆云的意见，并同他一起去这个连抽出1个排长和2个班长随行，以加强这个小分队的战斗力量。为防止得而复失，我又派第10连指导员王福禄带1个排在村口接迎掩护。

22日上午部队离开上杭，东行20里到达杭口，停止休息，在这里作了战斗部署，一切就绪。下午3时许，起程把部队拉回县城，留下执行任务的小分队，准备入夜再向南荼车村杀“回马枪”。

23日夕阳西沉时，戴亚云的小分队押着两个俘虏回来了，10连指导员王福禄也随着回来。戴亚云兴致勃勃地说：“报告政委，我们把车正和他的副官抓来了！”

“好！怎么抓到的？”我欣喜地问。

戴亚云说：“我们拂晓前包围了车正的家，我去敲门，他（指副官）拿着这支枪（一支崭新的左轮）来开门。门一开，我们的班长就用冲锋枪逼上了他，下了他的枪。我们立即冲进车正的卧室。发现床上没人，就到阁楼上去搜索，从禾桶里把他揪出来了，1排长立即把他扭走，我收拢小分队还没出村，后边枪就响起来了。我问‘什么人打枪’。车正说是睡在他家隔壁的几个随从。我们没有理会。刚到村口，王指导员要我们先走，他打掩护，我们就这样回来了。”

王福禄说：“我们多想把村里的土匪消灭啊，可是天亮了，敌人未敢露头，情况不明，我们也就撤下来了。”

我说：“你们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赶快回去休息！”我回头对侦察参谋孙宝善说：“把他（车正）交给侦察班。副官交给独立连看管。”

我把这次剿匪和捉到车正的情况电报军区。次日就接到军区司令员陈奇函签署的嘉奖电，大意是：你们积极行动，机智灵活，一举活捉匪首车正，特给予嘉奖。

趁热打铁，扩战果

活捉车正之后，我们趁群贼无首、动摇混乱之机，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双重攻势，扩大战果。一方面分兵掩护地方干部建政、筹粮支前，另一方面组织军事进剿及收缴散匪的武器，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树倒猢狲散”，匪首车正被捉，加速了该股土匪的灭亡。车正虽然思想反动，老奸巨猾，但意识到大势已去，为了活命，某些方面采取了合作态度。找他谈话时，他先问林司令好（指林彪）、陈司令好（指陈奇函），以标榜自己与他们都是黄埔的同学，并供出了埋藏的武器，起出了装在棺材里的50余支崭新的步机枪和手枪。他写了几封劝降信，送出后中小匪首纷纷来降，潜散在修水的第1团和几个大队就彻底瓦解了，其第2团逃往武宁，第3团遭受打击后散布在棋坪山。我第9连为寻歼该股土匪，曾3次翻越上17里下18里的大山，采取昼伏夜袭等多种办法，但始终没有发现第3团的踪影。一次9连指导员潘士林带两个排，经长途夜奔，拂晓围袭，捉住了“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司令吴都俊，缴枪20余支。经审问，俘虏和投降自首的匪徒们供认车匪第3团在棋坪山一带溃散了。截至8月底，车正股匪在修水、铜鼓两县的残余基本被消灭。

会剿武西，灭残匪

“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6纵队”第2团匪首刘占元，8月底窜到武宁西北部，与匪第17纵队第5团阮英贤勾结，在澧溪东北流窜抢劫，在修河两岸拦截船只，活动甚为猖獗。

9月初，根据军区的指示，我带着团侦察班和第10连的1个加强班，并有10连连长李绪生随行，到武宁去会见九江军分区杜培芳副司令员，协商会剿武宁西部的土匪。去时乘船顺水东下，遭到土匪的截击，被我击退。返回时徒步行军，走到距武宁20余里的甫田又遭土匪拦截。这次战斗虽然击退了土匪，我们也有2名战士负了伤。

回到修水，按武宁协商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召集营连干部研究部署。9月中

旬，我3营(欠第9连)行军到三都，尔后由营长周希贤带领11连先行直奔澧溪以东，袭击匪第2团残部；教导员高维学带10连黄昏后出发，60余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夜，次日红日东升，按时登上了牵牛岭制高点，切断了土匪窜往湖北通山县的道路，与兄弟部队配合，完成了对刘占元、阮英贤股匪的包围。几路部队前堵后追，土匪已成瓮中之鳖，不战自溃，惊慌散匿于深山之中。我部与友邻部队分片搜索，我第10连在搜剿中俘匪40余人，缴枪30余支；匪第2团残部被我第11连和兄弟部队歼灭，我11连俘匪140余人，缴枪100余支，俘匪首刘占元。匪第5团也大部被歼，但匪首阮贤英漏网。这次会剿，我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第10连指导员王福禄，作战勇敢，在抢占牵牛岭制高点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身体力行，帮助战士扛机枪，鼓舞部队士气，按时完成了对敌包围的任务，战后团党委为他记了一大功。

9月下旬，我们完成了修、铜两县剿匪、建政任务。之后，我3营胜利开赴万载归建，赶上了迎接国庆大典的活动。

（1992年）

红军重返井冈山　活捉惯匪萧家璧

欧　致　富

1949年8月底，我48军赣西南追歼战刚一结束，我们142师便接到上级命令：第424团进驻大余县，归军直接指挥，担任大余、崇义、上犹地区的剿匪任务；师部率领第425团、第426团立即返回吉安，兼任吉安军分区并担任吉安地区的剿匪任务。当时我任142师师长，谢镗忠任政委。我们未经休整，立即兼程北返。

在返回吉安途中，我们到赣州受领任务，了解匪情。原来吉安地区的土匪，是以赣西绥靖司令贺维珍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吉安解放时，他们流窜到赣西山区，企图在湘赣边山区建立“游击基地”，与我长期对抗。8月初我军开始进行赣西南战役时，第157师自永新向安福、莲花乘胜进剿，消灭了贺维珍的绥靖司令部及其所属的2个保安团，并争取了几支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投降，歼灭了几小股土匪。但尚有大小18股土匪、共4000余人，未被消灭。其中人数最多、危害最大、活动最为猖獗的是遂川县萧家璧股，他盘踞在我军尚未进入的井冈山区。

任务明确后，我们召集有各团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部署任务。尔后分工几位领导带领机关和直属分队的一部分，前往吉安建立军分区。我带着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另一部分，率领部队直奔井冈山。为了尽快完成剿匪任务，我们边走边进行动员。走着走着，连绵起伏的罗霄山脉，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我们忘记了渡江以来千里追击的疲劳，遥望着屹立于群山之中的一座高峰——巍峨的井冈山，不由得加紧了脚步。

井冈山啊，井冈山！你是革命胜利的起点，红军的摇篮，在你身旁成长的红军今天胜利归来了！

在漫长而艰巨的革命道路上，有无数奇迹般的巧合。今天又是一个巧合：我们142师前身的一部分，正巧就是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亲手培养创建的一支红军队伍。当年坚持过井冈山的老同志，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倒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有的长眠在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有的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疆场上。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老同志，在我们师只有3个人了。但是井冈山精神，一直在部队保持发扬着，一踏上奔往井冈山的征途，我们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温暖和自豪的情感。

可是，当我们深入到井冈山区时，心里又逐渐沉重起来。被反动派糟蹋过的村庄，一片凄凉。许多房屋变成了一堆焦黑的废墟，屋框里生长着几尺深的杂草。只有那一堵堵半截的墙壁上，还模糊地残留着红军时代的标语。许多村庄的群众，不知又来了什么队伍，不等我们进村，就跑进了深山丛林。一天，我们从遂川开往泰和途中，在一个小村停下休息时，只见村里踱出来四五个老人，远远地看着我们，不敢走近。好久，好久，一个年近60的老汉，慢慢地走近过来。他不说话，看看部队中的红旗，又看看红旗的字，悄声问战士：“你们是哪里来的队伍？”战士回答：“我们是江北来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打回来了！”老人又怯又生地问：“你们是红军？”

“是红军！”

“是毛委员的人？”

“是，我们就是毛委员的人！”

老人听了介绍，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哽咽着叫了句“同志哥”，泪水夺眶而出，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老人说不出话了，嘴里只喃喃地说：“毛委员！毛委员……”

“毛委员”是井冈山人民对毛主席的亲切称呼。20年前，井冈山人民到处唱着：“山上来了毛委员，山上山下一片红！”我激动地说：“毛委员问乡亲们好！”

“好，好，毛委员好！”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连声重复着，突然扭头向村里跑去……

很快，从村里跑出来好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抱着娃娃的，拄着拐杖的，看来群众早就在盼着我们到来。一位老人端给我一大碗茶，茶里漂着一片

姜，一片咸萝卜。按当地风俗，老俵们只有对最敬爱的客人，才敬献这种茶。接过茶碗，我想起1930年我们红七军从广西出发，北上会合中央红军时，在井冈山下的永新就是喝的这种茶，自从离开老苏区，已经10多年没有喝过这种茶了。我端起这碗茶，一饮而尽。战士们说："这不是茶，是酒，是胜利的酒！"

消息飞快地传向四面八方，在我们继续向井冈山前进的路上，到处都遇上成群结队的欢迎人群，有的担来茶水，有的挑来水果。有位鬓发皆白的老大爷，还亲自下河捉来鲜鱼，做好饭菜，请在他家的王参谋等同志吃饭。王参谋再三谢绝，并向老人讲解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汉不等他讲完，说道："你先别讲，我问你多大岁数？"

"20岁。"

"同志，我说一句话你莫怪。"老人说，"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委员一上井冈山时就订下的。我学它那功夫，你还未出生呢！"说着，把王参谋等人推上饭桌，叙述起他的身世。

原来他是红军的一位老战士。在红军离开井冈山时，他因腿上带伤，年纪又大，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后，到处搜捕屠杀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仅在小井村一处，就屠杀了190名红军伤员。这位红军老战士是最先躲进深山的，搭起座小草棚，在那里居住了10多年。后听说我军过了长江，才回村来的。讲这段悲惨的经历，他没有眼泪，也没有叹气，只是说："自从红军下山去，天天盼，夜夜盼，壮年盼到胡须长，总算盼到了这一天。"这位老战士的经历，正是井冈山人民英勇不屈的缩影啊！

1934年，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地区。反动恶霸地主萧家璧，带着靖卫团，随国民党军"血洗"了井冈山。

提到萧家璧，井冈山区人民无不咬牙痛恨。萧家璧是遂川县东北50华里外的大坑村人，50多岁，是遂川县最大的恶霸地主。早在1926年就任国民党清乡委员会主任，专门镇压农民协会；1929年又任国民党靖卫团团长，多次率领民防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我工农红军。我红军长征后，他进入井冈山，疯狂地叫嚷："井冈山要换种，山要过火烧，石头砍三刀！"井冈山周围40里的村庄都被烧遍。小井、大井、茨坪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更为重点血洗的地方，大井被烧过4次，小井被烧过13次，小井后来被烧得只剩下一家中和昌小饭店。井冈山人

民称萧家璧是“萧屠夫”、“阎罗王”、“焦面虎”。他捉到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用剥皮、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施行屠杀。仅在井冈山五大哨口，被杀害的群众就达1000余人，在大井村一次就集体枪杀130余人。有的被杀后亲人偷偷地将尸体埋葬起来，萧匪又派人扒出，烧掉棺材，将尸体扔在大路旁。一位红军战士的妈妈，被他将腹部破开，说要看看她为什么要生个红军儿子。人民群众陷入了血与火的深渊，井冈山一片焦土，遍地白骨！萧家璧的罪行，是纸笔难以形容的。由于他杀人有功，受过蒋介石的嘉奖。抗战以来，蒋介石派他的“太子”蒋经国坐镇赣州，又把大土豪萧家璧捧出来，封官加禄，晋升为师管区司令。从此他更是有恃无恐地掠夺镇压人民群众。

井冈山的草可焦，石可烂，但井冈山人民的革命精神是不可摧毁的。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坚信毛主席，坚信共产党，同反动派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敌人推行“自首运动”，革命群众转移到深山老林，宁肯在丛林石洞里吃蕨粉、树皮、草根，也不下山。茨坪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黄隐龙夫妻俩，就这样长期生活在石洞里。共产党员朱子和被抓去后，敌人劝他自首，要他供出党的联系人，他闭着嘴巴，一言不发。敌人暴跳如雷大声咆哮：“你是哑巴，还是木头！”朱子和这才大声回答：“我是钢，我是铁，我是共产党员！”残暴的敌人让他跪砖，让他头顶烧红了的铁锅，叫嚣着：“是钢也要把你化成水！”但是他们失败了，最后也没得到一句话。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经常出没在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消灭敌人。1934年，宁冈县伪县长上任不到10天，就被当地群众杀了；不久派来新县长，又很快遭到同样下场。到我军回到井冈山时为止，宁冈先后派来14个县长，其中有9个被人民群众和游击队打死，3个吓得卷起铺盖走了，还有2个只能远远躲在永新县城内“办公”，不敢住宁冈。

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天天盼、夜夜盼的红军回来了。但是罪恶滔天的萧家璧并没有就此死心，他继续打着国民党委任他的“赣西南绥靖司令部井冈山办事处主任”和“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司令”的旗号，搜罗土匪和国民党残余武装500余人，窜入井冈山区。他叫嚷：“谁敢接近共军，就全家杀绝！”同时强迫向群众征粮要钱，妄图经营井冈山“游击基地”，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我师向井冈山进军时，军首长特别要求我们彻底消灭萧家璧匪部，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活捉萧家璧，不要死的。”我军进剿时，老奸巨猾的萧家

璧,不是集中兵力与我对抗,也不固守要点,而是分散兵力,利用井冈山的山高、坡陡、沟深、草茂、林密和他们熟悉的地形与我周旋。他自己也不多带人马,只带2名亲信,隐藏在少有人迹的地方。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我们把井冈山四周的大道小路全部封死,部队分散向山里搜剿。地方党的同志搞了一张萧家璧的像片,我们翻印了许多,分发到每个战斗小组。9月21日,我们得到消息,萧匪只带2个亲信,出没在仙人迹、樟木坑、丁背坑、犁壁山一带,行动诡秘,一晚转移多次。我们立即派出5个小队,包围了上述各点,但是连续5昼夜,合围17次,都扑了空。尽管阴雨连绵,山上寒冷,鞋子磨烂了,连续几夜睡不了觉,有时一天只喝一顿红薯汤,但同志们并不灰心,从不叫苦,仍是不停地搜剿。9月27日,湖坑的一位老俵跑来报告,萧家璧在湖坑。湖坑位于遂川、宁冈两县交界之黄坳村附近。我425团立即组织部队向湖坑合击。28日拂晓,2连9班搜索到湖坑西山时,战士赵文珍突然发现一个黑东西,从树丛里向山下滚了下去。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也跟着滚了下去。从3尺多深的草丛中,一把抓住一个匪徒,同志们正掏出萧家璧的像片来辨认,一位老俵赶上来说:"不用对,他就是萧家璧,他就是'萧屠夫'!"

萧匪被活捉的消息,飞快地传遍了井冈山区。许多被萧匪逼上深山穴居的群众闻讯后,扶老携幼返回家园。《江西日报》以"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厚礼"为标题,发表消息指出:"正当各地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江西军区吉安军分区某部于28日拂晓,在遂川、宁冈之间的黄坳村附近,擒获了反动土匪萧家璧及其随员全部为贺礼。"

活捉匪首萧家璧后,部队没有松懈斗志,仍然夜以继日地在深山里搜剿。在群匪无首的情况下,我们以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我军胜利消息和剿匪政策,在9、10两个月的进剿中,我们又先后活捉了王子华、王承基、李在杰、何樵夫等匪首,争取了沈志中、郭殿英、黄志中等匪首投降。11月份进入了全面清剿与驻剿阶段,使流窜在山里的散匪和上山为匪的地主无立足之地,就连萧家璧的亲信、匪中队长黄永、林藻、黄传如、钟书保、高友仁等,也觉得再继续为匪毫无出路,都先后下山自首。我军本着宽大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将其释放回家。到12月底统计,只剩下潜、散土匪80余人,成股土匪悉数歼灭,全区匪势基本平息。

1949年11月11日，我们在遂川城东河滩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萧家璧。广场上人山人海，有革命烈士家属，有红军老战士和当年的赤卫队员、工农兵政府的委员、农民协会的会员，以及无数受过萧匪迫害的群众。有的来自100里以外的湘赣边各县，带着干粮爬山越岭赶来参加。许多人扛着2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红旗和刚从地下挖出来的梭镖、大刀，挂着农民协会的红布条，戴着赤卫队的袖章，整个会场上群情激愤。当把匪首萧家璧押上审判台时，群众一拥而上举手要打，若不是维持会场的同志极力劝阻，萧匪即刻就会被群众砸成肉泥。那些苦大仇深的群众代表上台控诉萧匪罪行时，字字血，声声泪，泣不成声，猛揪他的耳朵，扯掉他的胡子。当法庭列举萧家璧的罪状，宣布判处其死刑，立即枪决时，会场上掌声雷动，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87年）

崇山峻岭歼匪记

陈　永　顺

1949年10月，我第142师424团进驻南康、上犹、大余、崇义地区剿匪。当时我在该团3营7连任副连长。由于在基层工作接触面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对于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只不过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供了解研究当时剿匪历史参考。

穿林海越重山　寻歼顽匪

我营的剿匪地区崇义县，位于赣州西南部，与湖南汝城、广东仁化接壤，地理位置为南岭中部、罗霄山脉南段。到处是高山峻岭，莽莽森林，峡谷幽深，溪流纵横，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地方保安团队、土匪地主武装，乘隙窜入这片山区，形成了许多股土匪。大股土匪有“赣西南游击总队”司令周文山部、“闽粤赣军区第2分区第1总队”总队长张南洋部，还有兰举声、何光田、潘国屏等部股匪。这几股土匪每股都有四五百人，匪首都是当地最反动分子，他们与地主恶霸、帮会道门紧密勾结，有封建宗族势力作掩护，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巢穴、亲信和爪牙，到处为非作歹，欺骗敲诈群众，并袭击我小分队，拦劫过往车辆。

我营以聂都、文英为中心展开进剿。我们采取奔袭、搜山、伏击等办法，有时在营统一指挥下几个连向一个目标分进合击，有时与2营配合向大余、崇义和南雄边界进剿。但是狡猾的土匪，凭着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你剿东，他窜西，你剿西，他窜东。匪首张南洋声称：“任你共军有千军万马，我不与你见面，其奈我何？”我们踏遍山山岭岭，只捉到些散兵游勇和零星散匪。虽然如此，我们也追得

各股土匪疲于奔命，其抢劫活动大为收敛。

夜袭天星寨　直捣匪窟

10月下旬一个夜间，我们在乐洞附近一个麻疯村外设伏，拂晓捉到一男一女2个土匪，搜出1支手枪。他们供认是周文山股匪的联络员，并供出天星寨有座古庙，是个窝巢，经常有150余人在那里，匪首们常在那里开会。天星寨位于乐洞以东5公里，主峰海拔1289米，古庙座落在南坡约1000米位置上的森林里，地形隐蔽，道路狭窄，易守难攻。

匪首周文山是宁冈县人，土地革命时期就破坏我苏维埃政权，杀害我党员干部。赣西南解放后，他拉起一股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为了歼灭这股土匪，我连一面在乐洞附近监视土匪，一面派两名战士把两名土匪押送到营，并请求指示。营长李凯接到我们的报告，审问了俘虏，核实情况后，立即带着8连和机炮连来与我们会合。下午4时许到达乐洞，顾不得休息，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勘察地形，研究情况，决定夜袭天星寨，将庙里土匪一网打尽。并作了两面合击的部署，我连担任西南面主攻，8连在东北面包围，重机枪配属给两个连队，迫击炮在我连后尽量靠近目标。营长随我连前进，规定以我连枪声为统一行动信号。入夜后，我们沿着上山的小路，悄悄地接近目标。月黑星稀，钻进森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凭着白天判定的方位，一直摸到庙前，发现庙里有灯光，断定确有土匪在里边。但因地形复杂，夜间攻击不便协同，而土匪熟悉地形，容易跑掉，因而决定待拂晓再攻。于是我们慢慢缩小包围圈，守住寺院周围有利地形和进出路口。候至拂晓，我连6班爬到山门附近，一排手榴弹投进寺院，接着冲了进去。我随突击排冲进寺院，不见土匪还击。便指挥各班冲进厢房和庙内，仍不见土匪，只见室内寝具狼藉，摸摸被子还是暖的，说明土匪还没有跑远，可能就在院子里隐藏。于是我们占领有利地形，控制寺院内外，组织搜索。发现庙后有山洞，战士们堵住洞口大声喊道："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匪徒们听到"不杀"二字，在洞里喊道："不要打！我们交枪。"接着，有的双手举着枪，有的抱着头，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洞，共16个人，还有女的，其中有个小头目。经审问，匪徒们供说匪首周文山前两天便带队下山了，留下他们10几个人看窝。

这座古庙已无僧无道，成了名副其实的匪窝。由于这里山高林密，地处偏僻，多年战乱，香火早断，土匪占据它作为躲藏和贮存物资的窝点，贮存有粮食、食盐，还有糯米糍粑、腊肉、香菇、木耳等食物。我们把这些东西搬下山去，全营改善生活，吃了10多天。

为消灭周文山股匪，营长令我带1个排留在庙里，守庙待匪；他带领其余部队，悄悄撤离天星寨，继续寻踪清剿。我领着班以上干部骨干认真勘察地形，研究战斗方案，确定各班各火器的阵地和任务，研究了少数土匪来时怎样捕捉，大股土匪来时怎样打法，一切准备完毕，单等土匪到来。过了两天，不见匪来。第三天上午，从山下爬上来两位60多岁的老汉，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香烛等供品，见了我们大吃一惊。经询问，他们是庙前村人，土匪要他们来看看庙里有没有解放军。我叫他们回去，就说庙里没有解放军。他俩为难地说："对土匪说了谎话，全家都要被杀的。"我让他们带我们去捉派他俩上山的人。他俩跪下求饶，说什么也不敢下山。又过了两天，还是不见土匪到来，这说明土匪已知道寺庙被我们占领。

以静制动　叛徒服刑

10月30日，我们奉命撤离天星寨古庙，回到聂都。这时连长、指导员带着2、3排进山剿匪去了，令我带1排在聂都待命，并掩护区政府工作。聂都是个集镇，每逢集日都有土匪扮成赶集的模样来探听情况。我们也换穿便衣到圩场活动，想抓几个土匪。但我们这些北方战士个头大，面孔也有差异，很容易被人认出，效果不佳。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却与土匪取得了联系。

我连1排副排长赵承儒，是北平和平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他在国民党部队混了几年，养成了兵痞作风，对我军纪律严明，生活清苦，很不习惯，久而久之，心怀不满。他得知土匪到处抢掠，奸淫妇女，为所欲为，进而产生投土匪去痛快痛快的念头。在聂都街上，他与土匪联络员勾搭上了。经过两次接触，土匪"欢迎"他过去，条件是要他为内应，配合他们袭击聂都，趁乱打死副连长和排长，打垮这个排。如能成功，给予重赏和重用。并商定了时间和信号。他答应了土匪提出的条件，但觉得一个人势单力薄，想找个伴同去投匪。他想到机枪班长李从

河。李从河思想落后，常发牢骚，又与他有些哥们义气，赵承儒便偷偷地找李从河谈投匪之事。李从河说："当土匪有什么出息，还不早晚被剿掉。"赵不以为然地说："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剿灭土匪谈何容易！何况他们都是国民党组织领导与支持的队伍。"他接着说："我们到那边先得一笔可观的赏钱，混上几天，痛快痛快，再多捞些钱，如有不测，我们离开队伍，一同回北方老家去，我们在这里做了坏事家乡也不会有人知道。"李从河说："如能回家那当然好了。"见他有些松口了，赵说："相信哥哥吧！不会把你往死路上领。"接着又说："我已和他们约定好，他们来袭击，我俩趁机干掉陈副连长和排长，尔后从东街口冲出去，有人来接我们。"最后他嘱咐李从河："天机不可泄露，千万小心。"

李从河虽然思想落后，有想家的念头，与赵承儒也有些哥们义气，但他毕竟是翻身农民，叛变革命去当土匪，违背自己心愿，同时还要掉转枪口杀害待他不错的副连长和排长，搞垮自己的部队，实在于心不忍。他想，如果不按土匪提出的条件去干，到他们那边又不会得到信任，等于去送死。至于搞几个钱离开土匪回家，能有几分把握？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下定决心与赵承儒一刀两断。他悄悄地来找我，反映赵承儒拉他去投土匪，时间就在今天晚上。我听了一怔："这可能吗？"他说："这么严重的问题，我怎敢开玩笑。"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我军早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剿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尾声，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内部竟然有人要投匪，实在令人费解。李从河向我报告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我立即派人把赵承儒和1排长找来。我让他们坐下，便问赵承儒："土匪今晚几时来偷袭？"他故作从容回答："土匪来不来，我怎么知道。"我说："你不是和他们联系上了吗？"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强辩说："我哪能和土匪有联系呀！"我让李从河出来与他对质。他有些紧张，但仍不承认，说："那只是和他开玩笑。"我说："不管你是不是开玩笑，先把枪交出来。今天晚上土匪不来，说明你没问题；土匪若来，说明你有问题，你要讲清楚。"我指定一名党员老战士看着他。

掌灯时分，我集合部队，说明情况，尔后令1班守镇北，2班守镇南，我带3班到镇东小山包上，3挺机枪，一个班1挺，令各班选好阵地，严阵以待，土匪不到最有效射程，不准开枪，若土匪摸进街去，就打一个反包围。聂都本来不大，这样部署可以互相支援。我并把情况通报区政府，让他们作好准备。

晚9时许，土匪果然来了。匪徒们在南、北两个方向打枪呐喊，也弄不清来了多少人。我们一枪不发，沉着、冷静地观察土匪的行动。狡猾的土匪不见内应，又看街里没有动静，不敢贸然进街，闹腾一阵子就撤走了。次日，我再问赵承儒。他低头认罪，请求宽恕。我把他连口供一同送到营部。营部查证后报告团转送到师，据说判了他2年徒刑。班长李从河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思想转变得很好。

再袭天星寨　痛歼顽匪

11月中旬，部队传达了赣西南军区第二期剿匪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扬猛打穷追的精神，务必在年底以前消灭所有股匪和散匪。我团的任务是消灭张南洋、周文山、兰举声、何光田股匪。我连在营的统一指挥下，有时和2营配合，在天华山、范水山、展坳之间这一片山区里反复清剿，追得各股土匪不得立足。12月初，匪首周文山再次集结150余人，在天星寨古庙部署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我营得到情报，立即组织全营星夜奔袭天星寨。拂晓将天星寨古庙包围，我带第2排担任正面突击。在接敌中被匪哨兵发现，他们边打枪边喊："解放军来了！"这惊动了群匪，寺院的步枪、机枪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按照预定方案，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密集的炮弹落在寺院和庙宇上。这群土匪没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惊慌失措，庙内一片混乱。我2排迅速接近垣墙，向院内投进几颗手榴弹，接着从正门冲了进去，大喊："缴枪不杀！"匪徒们见势不妙，争相突围，彼此不能相顾。我连和8连两面夹击，战斗约20分钟，占领了寺院，控制了有利地形，尔后组织搜索和打扫战场。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匪徒30余人，活捉10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110余支。我连牺牲5人，负伤10人，兄弟连队也有伤亡。我们清查俘虏和匪尸，独不见匪首周文山。经审问俘虏得知，匪首周文山在激战中带二三十名匪徒突围逃窜了。我们一面处理善后工作，一面组织追剿残匪。周匪逃到大余境内，后被我兄弟部队活捉。周文山股匪被歼，其他股匪化整为零，张南洋就地潜伏，兰举声和何光田逃往仁化和汝城去了。12月底部队收兵，我营进驻崇义南门外进行休整。

参加会剿驻剿　瓦解残匪

1950年3月接到上级通报，匪特刘栋材（原国民党军第63军军长）、华本之（南雄县伪县长）从外地潜回粤赣边，组织“人民反共自由军”4个支队共700余人；逃往邻省的兰举声与何光田又返回大余、崇义地区积极扩充实力，一个月来袭我区乡政府20余次，杀害我区乡干部和群众多人。由于匪势复起，我连奉命再次投入剿匪斗争。

4月初，我连随营配合在粤北的429团向仁化以东，始兴、南雄以北，大余以西粤、赣两省边界会剿，击溃何光田股匪，全歼顾兆祥股匪40余人，活捉匪首顾兆祥。5月上旬，我团6个连与军工兵营、侦察连及427团、429团各一部，会剿油山地区刘栋材、兰举声两大股匪。狡猾的土匪见势不妙，化整为零渗出包围圈，或就地潜伏。敌变我变，部队随即分散驻剿。我连在崇义、仁化、汝城交界处大片山区里，任务是卡住几个山口，制止土匪流窜，并派出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飞行组，搜歼小股土匪，捕捉散匪和匪首。这样一来，逼得土匪走投无路，潜伏的土匪有的被捉，有的向驻军和政府自新，就连何光田手下的大队长唐云和、黎日新也带残部向我营投降；兰举声的3个大队长李自新、曲新民和魏先知也向2营缴械投降了。6月份，我们全营接收自新投降的匪官兵200余人。只有张南洋、兰举声、何光田等罪大恶极的匪首和少数惯匪不肯投降，躲在深山老峪的山洞中和炭棚里，继续作恶。为防止土匪再起，我们一直驻剿到1951年3月，才撤离江西，进驻韶关。后来得知，张南洋于1955年10月11日，在大余县民主乡大坝里山上一间茅屋里，被我搜捕的公安人员当场击毙；兰举声、何光田则一直下落不明。

（1993年）

把红旗插上翠微峰

刘　桐　山

1984年国庆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48军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贺晋年老将军，同我们原432团的一些同志，应宁都县委和县政府的邀请，参加9月23日举行的“翠微峰战斗历史陈列揭幕暨怀功亭落成典礼”，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苏区宁都各界人民一起，纪念我军攻克翠微峰与宁都解放35周年。

时值金秋季节，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翠微峰显得格外宁静、舒展、雄伟、肃穆。我们随着老将军一行，向城西烈士陵园献花圈默哀，到金精洞观看翠微峰战斗的历史陈列，在座落仙桃峰的怀功亭前参加剪彩和庆祝仪式。作为攻克翠微峰的指挥员，重返战地，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无不心情激荡，思绪万千。我不禁赋诗一首，以述胸怀：

重返战地翠微峰，翠微雄姿更峥嵘；
金精洞内叙战景，怀功亭前论英雄。
壮士英名千古赞，赣南江山万代传；
吾侪戎马花甲过，豪情满怀续新功。

怀功亭前，我注视着碑石铭文“为民立功”4个苍健遒劲的大字，默念着碑石背面镌刻的赣西南军区嘉奖令，脑际浮现出我军攻克翠微峰的一幕幕场景。

一　座　空　城

1949年4月26日，我第四野战军48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从北京通州挥师南下，于7月上旬进抵南昌、高安一线待命。7月27日解放赣西南地区，打开我军入粤作战的通路。我第144师沿赣江东侧向南推进，我432团为师后卫，8月10日占领兴国。当时，我在432团当团长。解放赣州后，为防止敌人向广东汕头方向逃窜，保障军主力翼侧，我团由军配属电台一部，归军直接指挥，自兴国出发，直取于都，随即急进会昌。此时师奉命北返，8月23日进占瑞金。稍事休整后，我团接到继续北返歼灭盘踞在宁都的赣西南著名匪首黄镇中部的命令。从此，我们从追歼截击战转为清剿土匪的任务。

因为敌情不明，前进道路又被敌人破坏，时有小股匪特袭扰，因此我们沿途不得不派出战斗警戒，搜索前进。8月28日傍晚逼近宁都，部队迅速向两翼展开，形成包围态势，却发现宁都原是一座空城。不仅不见敌人踪影，县城周围的群众住房和街上的商号、店铺也都是“铁将军”把门，城内有名的陶陶酒家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小伙计。经查询才得知，黄匪已先我半天退守到雄踞县城西北方的翠微峰。我们占领的只是黄镇中“坚壁清野”之地。我们于29日命令第1、2营从西南两面包围翠微峰，并对黄镇中部进行侦察接触。同时，我们还组织力量，到处张贴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宣传标语，做争取群众的工作，从政治上孤立敌人。

我团邹云生政委是宁都北乡安福村人。为解决部队粮草燃眉之急，团机关抽人组成工作组到邹政委家乡一带，向群众宣传解释当前形势和我军进占宁都的目的。当时群众听说邹云生带队伍回来了，要打“黄老虎”（黄镇中的绰号），都积极配合我军筹集粮草、烧柴，购买副食，使部队倍感亲切和鼓舞。

匪据天险

被匪首黄镇中称之为“上帝设计的天然险地”翠微峰，位于宁都城西北10华里，主要由5寨12峰组成，原统称为金精山，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主峰屹立在金精山腹地东侧，正面远眺，直插云霄，峰顶植被覆盖，像一只美丽的翠鸟，故得名。它南北长，东西短，犹如一堵宽厚、陡峭的石壁，成为金精洞的天然屏障。西北面山谷中的金精洞，地貌像个葫芦瓢，镶嵌在凌霄、石鼓、伏虎、披发、仙桃诸峰之间，洞口顶端为高数十丈的峭壁，峭壁上有人工凿成、仅能容一只脚的石梯通

向山巅，这就是有名的金线吊葫芦。南面的安仁山、观音山，西面的三献峰，北面的母狮峰、雄狮峰，成品字形，将金精洞环抱其中，与翠微峰相对峙。此外还有莲花峰、瑞玉峰、香炉峰等，各山峰之间互不相连，但崖角交错。狭谷曲折幽深，有些深谷仰观只见一线蓝天。其东南出入通道“一线天”，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隘口。在翠微峰的外围，簇拥着许多连绵起伏、高低不等的山岗，成为护卫腹心地区自然生成的一个个“桥头堡”。

由于翠微峰地形奇特险要，历来为反动势力所重视。早在太平天国时，它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太平军围攻数年不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宁都起义当天，以靖卫团团长王维坤为首的一伙豪绅地主、反动官吏和团丁500余人，逃上翠微峰坚守，成为我中央苏区的一个“白点”。1932年春，红军独立团团长戴胜福率部攻打，6月攻克观音山，7月夺取黄竹岭，对翠微峰多次攻打未下，继又围困半年之久，才迫使敌人投降。

匪首黄镇中，又名黄才悌，当年52岁，宁都县长胜村人。原是无赖流氓，1929年混入红军，曾任连队指导员。1931年投敌叛变，先后任国民党挺进队长、团长、旅长、宁都县长、江西省第8专员公署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司令官，中将军衔。这个叛变革命的败类，在他投靠国民党19年中，为虎作伥，在赣南各县先后残杀我党和政府人员、红军家属、人民群众8万余人，烧毁民房数万间，老苏区人民称他“黄老虎”。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江西省当局策划所谓“就地坚持”，指令他坚守豫章山区。他明知蒋介石鼓吹的“长江天堑”都挡不住解放军过江，他黄镇中坚守豫章山区，无异于螳臂当车。但他又寄希望于翠微峰，妄图“先置死地而后生”，以侥幸求生存。他经过冥思苦想，强掳各县石匠200余人和大批民工，用半年多的时间修凿山道，建营房，筑工事，于各山谷两侧山脚、山腰处，凿了40多个明碉暗堡与无数个掩体，各条谷口筑起连接山脚的石头寨墙，寨墙外修筑许多地堡，寨墙前边设置铁丝网和拉火地雷等障碍物，构成了立体并有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同时，在他权力所及的第8行政区横征暴敛，不到3个月就掠夺银元648万余元，稻谷2万担，以及大批油料、棉花、布匹、医药等物，屯积于山中。他甚至疯狂叫嚷：“有翠微峰，就有江西省。”“固守三四年，等待时机。”当我军逼近宁都时，他带着部属逃上翠微峰，并下令破坏交通，将粮食运空，井水投毒、锅头敲碎。还把机关、商号、修械厂、发电厂、医院迁入山中，强迫县城及周围

群众撤离到数十里甚至百里以外。他还颁布了十大杀戒：协助解放军者杀；欢迎解放军者杀；送东西给解放军者杀；不疏散者杀；不上寨者杀；官吏投降解放军者杀；自卫队闻风逃匿者杀；一人投降杀一人；全家投降杀全家；全村投降杀全村。

为了迅速查明敌情，我团5连于8月30日、31日两次夜袭黄匪外围突出部策子山，俘敌39人。9月2日再次袭击莲塘坳，毙敌30余人，俘敌50余人，兴国保安团基本被歼。我们从活口（俘虏）中，进一步弄清了敌人的兵力及其配置情况：跟黄镇中上山的共2300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部队1800余人，其司令部设置在金精洞。匪部300余人的特务营分布在金精洞东南偏东一线，驻守一线天、仙桃峰、马瑙寨、翠微峰、朝阳山，以1个连把守金精洞口；宁都县常备团300余人驻守在东北方的大小太阳山；独立团第2、3营600余人分布在西、西北偏北一线，驻守三献峰、母狮峰、雄狮峰，并防守金精洞前一寨门；“戡乱”大队第1中队70余人，在正北方赤脚寨、妙美坑、剪子石驻守；独立团第1营300余人，“戡乱”大队第2、3中队130余人，分布在东南偏南的大石寨、小石寨、安仁山、观音山、黄竹寨驻守；兴国县保安团200余人，在西南方策子山、莲塘坳驻守。

扫清外围　缩小包围圈

9月3日，428团副团长奉命率领该团第3营自寻乌赶来，配合我团作战。

为消灭这股顽匪，我们在战斗动员与准备期间，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进行阵前喊话，揭露黄匪一伙的罪恶，给匪徒们指出出路，号召匪众弃暗投明。此时，随军来宁都的县委与县政府组成工作队，四处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返乡，帮助我们筹集粮食和攻坚必备物资。

在我大军压境与政治攻势面前，外围守敌开始动摇了。9月10日上午9时，我9连夺取赤脚寨，俘敌18人。当天夜间我团第3营向太阳山守敌发起进攻，8连进到山下寨门，还未接火，守敌2个排就在阵前投降了。该连8班长赵九功立即率全班战士乘虚登上山寨，摸向敌人地堡群，大喝一声：缴枪不杀！窝在地堡里的敌人听见“不杀”二字，即放下武器投降了。7连进到山下时，9班摸到东面山下寨门，2组向山洞冲去，组长纪汉武用刺刀逼着敌人说：“不要动，动就捅死你们！”20多个匪徒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3排长命令7、8两个班把守要道，看

守俘虏，随9班继续向前摸去。中途捉到3名匪徒，得知匪连部就在前面洞内。他们加快步伐赶到山洞，乘敌人正在梦乡，抢先收缴了匪徒们的枪支。待匪连长及匪徒们惊醒时，发现已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凌晨5时左右，9班摸到太阳村村口，下了敌哨兵的枪(匪团部、营部所在地)。此时正好后续部队赶上来了，一起冲进村里。刚起床与正在洗脸的匪徒们吓得乱成一团，稀里糊涂当了俘虏。攻占太阳村基本没有交火。这一仗共毙敌5人，俘敌200余人，匪宁都县常备团除一名副团长、一名副连长和一名勤务兵乘乱潜逃处，就这样覆灭了。9月16日夜，我团3营9连夺取妙美坑，俘敌18人。19日下午4时，428团7连在少数火炮的掩护下，激战1小时，攻占朝阳山，歼敌42人。我们夺取敌外围阵地的行动，犹如把黄镇中防御体系剥掉一层皮，黄匪所部被我压缩在金精洞周围几个山峰上，其核心阵地暴露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为了全歼该敌，不使漏网，防其突围逃跑变成散匪，我们在扫清外围作战中，有意隐蔽意图，给匪黄镇中造成错觉。攻占太阳山时，我们使用了炮兵。黄以为我们主攻方向在东南一线。当时总攻前配属和支援我团作战的军、师炮兵营的野炮、山炮和重迫击炮都不准开火，连试射也没有进行，只用营连建制内的八二迫击炮和六〇迫击炮支援步兵战斗和打宣传弹。这样，黄镇中认为我们的炮兵不能上山，对他的坚固工事无可奈何。另外，黄以我军善于夜战，估计不会白天发起攻击。我们就将计就计，有计划地组织各分队在夜间积极佯攻袭扰敌人，白天则组织指战员反复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确定突击目标和运动道路，开展军事民主，讨论战法；炮兵则明确压制和消灭的目标，测量距离与隐蔽地构筑阵地。

多点突破　四面围攻

在反复勘察地形、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以集中对集中的军事进攻为主，紧密结合政治攻势的总攻方案形成了。根据翠微峰的地形和敌人部署的特点，我们决定编成5个突击队，以头尖肚大尾巴长有持续力的战斗队形，沿着5条山谷突破并发展进攻，以5把刀子同时插入割裂敌人。我们强调既要互相协同，又要独立孤胆作战，要控制山谷，夺取制高点，关门打狗，置黄镇中于死地。具体部署是：

我团9连为一路，由北向南，从母狮峰、翠微峰之间突破金精洞前一寨门，向金精洞发展进攻；

第4连为一路，由西北向雄狮峰与母狮峰之间突破金精洞北寨墙，尔后向西夺取三献峰；

第6连为一路，在4连经西狭谷攻击三断寨时，相机发展4、9连的突破战果；

第5连为一路，由西南大石寨、小石寨之间北沟墙突破，向金精洞南面安仁山、观音山发展进攻；

第428团3营担任助攻。该营9连为一路，从东南方突破一线天，向仙桃峰、翠微峰发展进攻。第7连随第9连突破，攻占马瑙寨、黄竹寨，配合控制金精洞。我团第1营为预备队，在南面相机加入战斗；展开1个连，对马瑙寨实施佯攻。

各炮兵分队为有效地压制敌人，支援步兵作战，把火炮分解开，一件一件地搬上既设阵地，逐个矫正射击目标。

通信员、电话员、炊事员、医护人员等各类保障人员，也都抓紧时间熟悉地形和前运后送道路，力求战斗保障万无一失。

9月21日，收音机传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中国就要诞生了的消息。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到部队，阵地上沸腾了，一致表示要打下翠微峰，为新中国行个奠基礼，于是又掀起一个阵前政治攻势高潮。这对黄镇中不亚于一颗精神炸弹。我们还动员了一些土匪亲属参加阵前喊话。母亲喊儿子的，妻子唤丈夫的，子女叫爸爸的，使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9月22日，在夜幕掩护下部队进入阵地。23日6时30分，4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空，数十门火炮突然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向突破地段与山谷倾泻，刹那间炮声在山谷内响彻云霄，硝烟迷漫，烈火熊熊。这些土匪杂牌军从来未见过这种场面。半个小时火力准备，敌人的一些工事被摧毁了，有些匪徒被炸得血肉横飞。当我炮火刚一延伸，各路突击队像离弦的箭一般勇猛地冲向敌人阵地。

7点30分，428团第9连突破了一线天，接着占领了仙桃峰，随后向翠微峰方向发展进攻。我团第5连突破大石寨、小石寨之间北沟寨墙，向安仁山、观音山方向发展进攻。第9连突破金精洞前一寨门，受到墙外一个地堡及两侧山脚

火力夹击，因死角太大，炮火未能摧毁，曾三次爆破未能成功。这时6班战斗组长贺春江，抱着“非把地堡炸掉不可”的决心，把党费交给小组长，瞧了一眼身旁的战友刘荣，俩人突然穿过密集的敌火，向地堡扑去。只见刘荣利用死角纵身靠上地堡，将身贴在两个枪眼之间，随手向枪眼里投进一颗手榴弹。但爆炸后一瞬间，敌人机枪又叫了。他第2次将手榴弹投进地堡，但却被狡猾的敌人扔了出来。他再次投弹时，右臂被敌侧火力打伤。贺春江也负了伤，但见他愤然跃起，向敌堡入口冲去，不幸中敌暗枪，光荣牺牲了。刘荣看在眼里，恨从心头起，奋不顾身地爬到贺春江身旁，取过他的手榴弹，用牙咬开盖子，拉了火，翻身跃上地堡，只听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堡内开花了！突击队乘势冲入突破口。9点15分，攻占了母狮峰，歼敌1个营约300余人。尔后进至红土标一线，控制了金精洞。

在9连攻占母狮峰之际，第4连在雄狮峰、母狮峰之间寨墙外受阻。原来，第4连在冲击发起后，个个像猛虎扑羊，一鼓作气冲到了距寨墙百米处，但遭到正面雄狮峰火力阻击。寨墙外15米处有一道河沟，上面有座桥，为冲击必经之路。3排长率领突击组跳进水深齐腰的河沟，想从桥头炸开铁丝网，接着爆破寨墙。敌人机枪像爆豆似的扫射过来，3排长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了。突击队在副营长的指挥下，连续几次爆破均未能奏效。1班长林长金、8班长邵花山和几名战士英勇牺牲了，9班长李务官也负了伤。4连上不去，9连向前发展将受敌侧射火力威胁，第6连也难以扩大战果。而4连伤亡过大，不能再死打硬拼了，于是我们把4连突击队撤下来，开展阵前军事民主。9班长李务官说，因隔着寨墙，不便我发扬火力，翠微峰后端山脚之敌已被我9连消灭，请9连调两挺机枪压制雄狮峰山脚的敌火力点。7班长认为，只要从桥下钻过去，靠边运动，避开敌火，完全有把握冲上去。领导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重新组织力量，由9班长率领，乘9连发扬火力压制敌人时，再次发起冲击。7班长第一个从桥下钻过去，顺手一颗手榴弹甩上岸，在烟雾掩护下冲上前去；又一颗手榴弹甩向寨墙，随着爆炸声，他一个箭步跃到寨墙死角处，端起冲锋枪瞄准敌机枪眼就是一梭子，敌机枪顿时哑巴了。6班长赵国瑞扛起30多斤重的炸药包冲向寨墙，拉了火，顺势滚了几步，“轰”的一声，寨墙裂开一个大口子。赵国瑞被震昏过去了，沙石埋了半截身子。突击队乘势冲入寨墙，10点15分攻占雄狮峰，歼灭敌团指挥所

及1个营共约300余人，尔后继续向三献峰发展。

这时天空阴云密布，不久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翠微峰守敌居高临下据险顽抗，以机枪同三献峰守敌机关炮配合，拼命封锁通向金精洞的道路。我团指挥所由剪子石转移到雄狮峰，即令炮兵跟上来进行抵近射击。师炮营2连，扛着炮身、炮架和座板，沿着山崖陡梯，冒着暴风骤雨艰难地向山顶爬着，一个摔倒了，另一个接着扛起来，继续艰难地攀登。正在发疟疾的炮手王远山，上山后累得口吐鲜血，他却打趣地说："我们的曲射炮如今变成直射炮啦。让土匪们尝尝我们从北方扛来的炮弹吧！"

第6连乘我炮火威力，突然勇猛地扑向三献峰。5班长王玉波率战士用绳梯从侧翼先行爬上三断寨，夺取了正向我4、9连射击的匪部2门机关炮。被吓懵了的土匪说："莫非你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兵！"11时许，6连攻占了黄匪称之为"西面围屏"的三献峰。这时翠微峰、观音山守敌用机枪封锁6连冲向金精洞的道路，我5班两名战士不幸牺牲了。班长王玉波情急智生，令俘虏来的两名机关炮手调转炮口，向观音山、翠微峰射击，一连串的炮弹向翠微峰、观音山飞去。指导员带着5班率先跳下山崖，顺着山脊向金精洞扑去。没过多久，5连在炮火掩护下，歼灭了观音山守敌。翠微峰守敌见三献峰、观音山相继失守，被迫向428团8连投降了。

金精洞内降妖孽

我们的红旗插上翠微峰一峰又一峰，盘踞在金精洞的匪首黄镇中形同瓮中之鳖，他就是插上翅膀也无法逃脱了。加之我炮火延伸时，击中了他的粮油库，火光冲天，更使他吓破了胆，指挥中枢一片混乱，忙派其副司令李馥斋到金精洞南寨墙去督战。

13时30分，担任预备队的我团第1营，眼见这次攻坚战没有自己的任务了，副营长便率1连加入了战斗，协同428团第7连攻占了马瑙寨、黄竹寨，正好是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了金精洞和金线吊葫芦。我团6连从三献峰冲上来，进入通往金精洞南口山谷。这是一条丛林茂密、竹藤荆棘满布的阴森森的狭长深沟。6连的英雄们劈荆斩棘向前运动，5班战斗组长陆继成率领几名战士走在前面，

一拐山脚就进入金精洞前山谷中，两旁峭壁高耸，抬头只见一线蓝天。他们摸到洞口南寨墙，一排手榴弹扔了过去，密集的火力又射向敌人阵地。匪徒们未来得及抵抗，副司令官李馥斋就让他们举起白旗向我们投降了。我6连立即控制了金精洞，团指挥所随6连转移到南寨墙边。我们简要询问了李馥斋，得知黄镇中在其油粮仓库起火时，以为我们使用了火箭炮，就以不要吓怕乡亲为名，带着一伙头目、妻妾老小及警卫人员，爬上了金线吊葫芦。

兵不厌诈。我遂命令李馥斋写信给黄镇中劝降，否则就将火箭炮调上来，向金线葫芦轰击，把他们都烧死在里边！李馥斋吓得发抖，忙请求："别这样！别这样！我马上写信叫他们投降。"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一个放下武器的匪班长送上去。这个匪班长带着信件从金精洞口向顶上爬去。据我们所知，黄镇中作恶多端，害怕别人暗算，身边有一支40多名亡命之徒组成的警卫队。这些人几经挑选，训练有素，每个人有3件武器（驳壳、卡宾、冲锋枪），个个会武术。为防止意外，我即令6连占领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行踪。

15时15分，匪首黄镇中第一个从崖壁凿成的石梯上爬下来，走到金精洞前的木台上（他原来的指挥位置），举起双手向我们投降。随后是第7专员公署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副司令官少将汤宗威，少将副司令官吴楚山，少将参谋长刘纪文，少将副参谋长何平，宁都县长兼豫章山区银行经理曹桂秋，兴国县县长许烈，南康县县长梅润林，宁都县副县长陈宏，还有个黑僧福元和尚，一个一个学着黄镇中的样子，对我们俯首听命。李馥斋在我身旁说："主要成员都下来了。"我即宣布，"你们的出路是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以安其心。即将黄镇中一伙押送师指挥所。随后，已是乌合之众的黄匪指挥所的其他人员和警卫人员都陆续下来，放下了武器。原计划两三天的攻坚战，9个半小时就宣告结束了。

宁都人民欢庆解放

进剿黄镇中匪部，自8月29日包围，至9月23日全歼，历时25天。计：毙匪官兵350余名，生俘黄镇中及其所属全部官兵1965名；缴获各种炮14门、轻重机枪23挺、步骑枪1165支、短枪250支、手榴弹2000余枚、子弹炮弹8.8万余发及大批军用物资。还有黄金650斤、白银3775斤、散银元1012枚、大烟土610斤、

粮食油盐200万斤，还有布疋药品仓库及大批民用物资。我军纪律严明，全部上交。

攻克翠微峰当天，生擒黄镇中的消息不翼而飞，迅速传遍宁都四乡，许多群众连夜赶到城里，要看一看这只贻害乡里的“老虎”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这个叛变革命、罪恶滔天的地头蛇，曾陷我军于一座“坚壁清野”的空城。我军攻克翠微峰后，宁都县党和政府当天决定：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庆祝宁都解放！我们要举行一个入城式，用辉煌的战绩，向宁都人民汇报，以显军威，以振人心，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一个奠基礼。于是，我们连夜打扫战场，整顿军容。24日上午，按序列编队，前卫连成4路纵队，端枪上刺刀前头开路；其余连队押着战俘和战利品（搬不动的派人看守），浩浩荡荡进入宁都城。这一天，宁都城内人山人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甚为壮观，人人喜笑颜开。用一句话表达，就是：胜利的喜悦是甜蜜的。

9月28日，赣西南军区首长给参加翠微峰攻坚战的各部队颁布了嘉奖令，并给我团第4、6、9连各记大功一次。

（1994年）

扫清广丰匪患　进剿闽浙赣边

张　庆　成

1949年9月，我第157师（欠第471团）由吉安转到上饶，负责合并上饶、贵溪军分区，组建上饶军分区。当时，我在该师第470团任团长。9月中旬，我团奉命到广丰县执行剿匪任务。

广丰位于上饶东北部，与闽浙接壤，其东南部是仙霞岭支脉，与武夷山东北段相绵亘，主要山峰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境内林密草茂，交通不便。解放初期匪患较为严重与复杂，既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政治土匪，又有本地滋生的惯匪。主要股匪有纪老呆、柯国金、叶化龙、王华崽、邱志芳、刘盘崽等多股，共3000余人。群匪之首纪老呆，伪军官出身，国民党委任他为“闽浙赣游击总队”司令。他手下有许多国民党军官，有骨干土匪200余人，能招集五六百人。他与福建敦永槐、浙江徐东亮等匪首相勾结，往返流窜于闽浙赣边。这些匪首相信“狡兔三窟，能免其死”，在广丰、浦城、江山都有巢穴。为了生存，他们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在窝边作案，到外边去抢劫，有时还带上周围的群众，挑着罗筐一道去，抢来的东西分给群众一点，以收买人心。

在我二野大军云集赣东北、扫荡国民党残余武装时，这些股匪慑于我军声威，化整为零逃往边缘地区或就地潜伏起来。二野大军南下西进后，逃往边缘的股匪又窜了回来，就地潜伏的也冒了出来，他们袭击我区乡政府，抢劫财物，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广丰县有2名区长和几十名干部群众被土匪杀害，闹得地方干部不敢离开县城和市镇。

积极进剿　扑灭匪势

我们到广丰后，立即以2个营8个连的兵力分散进驻匪情严重的地区。具体部署：第2营在沙田、五都、二十四都各驻1个连，以1个连为机动分队，营部驻沙田区；第3营在四十二都、排山、大南各驻1个连，以1个连为机动分队，营部驻大南；第1营由张副团长率领到铅山县剿匪，团部驻广丰县城。

部队展开后，驻剿分队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调查匪情，消灭小股土匪和散匪；机动分队进山寻歼大股土匪。当时土匪还很猖狂，他们与地主勾结起来，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趁我初到人地两生，与我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城南、城北各有一个通匪的恶霸地主，一个姓谢，一个姓刘，他们装成开明士绅，常进城交些枪支或反映"匪情"，实际是来摸我们的底，给土匪提供情报。师侦察科长带侦察分队来广丰剿匪，一天走进群众家里，人家拿茶水招待。那人见只剩他一人坐在堂屋时，便举起柴刀向他砍来。他转身躲避，仅被砍伤左臂，当他拔枪还击时，那人已逃之夭夭。我单独外出执勤人员，有时和群众走到一起，冷不防就挨一扁担，枪被抢走。县城商店老板表面上经商，有的则是土匪的联络站与窝藏点。一次2营抓到40余名土匪，派一个班押送来团，走到十字街口，一声呼哨，土匪全部跑光，钻进各个商店。我们组织搜索，一个也未抓回。一段时间，闹得我们民、匪难分。

10连进山剿匪，为行动方便，把发疟疾、拉痢疾的50余名病号留在排山，住在一个寺庙里，留下了患痢疾的副连长魏振忠，还把未生病的1排长留下协助副连长管理这些病号。9月30日是排山的集日，副连长拿10几块银元给4班长贾万春，让他带两人上街买些肉菜来，改善伙食。早饭过后，四乡农民从四面八方拥向圩场。战士们都在寺庙里休息，有的犯了病正在发冷发热。10时许，很多人向寺庙走来，有的挑着担子，乍看起来，他们也是赶场的，未引起注意。突然，他们袭击我哨兵，把2个哨兵的枪给下了。战士们一看，情况不妙，抓起枪堵住山门就打。土匪们边打枪边向寺庙冲来，1排长朱正清接过轻机枪，架在山门口，向土匪猛烈扫射。战士们顾不得病痛，各选射击位置进行射击。这边一打，街上大乱，赶集的群众四散逃走了。副连长魏振忠边指挥战斗，边打电话向团里报告，但电话线已

被切断了。土匪在寺院外越集越多,约有五六百人。他们边打枪边用广播筒子喊话:"解放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跑不了啦。交枪投降吧!"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士们携带的子弹快要打光了,但土匪始终没有攻进寺院。我得到情报已是下午2点多钟,当时城内没有机动分队,只得派出侦察股曹股长带着机炮连去增援。他们接近敌人打了几炮。土匪见援兵来了,撤围就跑。不久10连指导员韩志忠也带着外出剿匪部队回援排山,他们朝土匪逃跑的方向追了一程,因失去目标,返回排山。这一仗打死匪徒8名,击伤30余名。我方被土匪抓去4人,丢失步枪2支。事后查知,这次袭击是纪老呆策划与指挥的。他们逃到大南桥被我截击,俘其40余人,纪老呆"偷鸡不成蚀把米",带着残匪逃向浦城。

当时群众因受土匪的欺骗与威胁,见到我们就逃进山里,藏入森林,我们只得边剿匪边做群众工作。一个月后群众不再躲避我们,但还是不敢向我们报告匪情。7连驻地与纪老呆股匪驻地相距不到10里,住了3天也未觉察。我们进山搜剿,土匪见了我们,打几枪就跑,我们只能在追击和设伏中捕捉些散匪。有的匪首被我们堵在村里,他们混在群众之中,一眨眼他们就装成出外作田的模样,溜出村逃跑了,他们走后群众才敢报告。纪老呆、刘兴财、刘旺财等都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过。

到11月中旬,我们虽然没有大量歼匪,但争取了民众,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追得他们不能立足,逼得他们化大股为小股,抢劫破坏也有所收敛。11月下旬,我们根据匪情变化,改变了战术,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令驻剿分队广泛设点,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配合机动分队堵截土匪,制止其流窜。机动分队则反复清剿,来回拉网,发现土匪猛打穷追,使土匪无活动的余地。经过3个多月的清剿,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各连都打了几个小仗,歼匪470余名,其中击毙匪首杨老四,共毙伤匪徒70余名,俘匪首谢国华以下300余名,争取匪投降自新100余名,缴枪1000余支(包括收缴的民枪在内)。到12月底,广丰境内趋于平静。

深挖匪根　制止匪患再起

1950年二三月份,全省匪势复起,广丰残匪也蠢蠢欲动。于是,我们又投入

了剿匪斗争。这次剿匪，采取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的办法，在边缘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发现土匪猛打穷追，不管省、县界线，直到把土匪消灭或目标消失为止。2月20日，2营配合福建会剿流窜于浦城以西之郭永槐股匪。25日战于盘古街，匪东窜，2营追到礼溪乡，毙伤匪大队长苏文祥以下7名，俘匪副总队长李德以下17名，匪首郭永槐逃窜。6月27日，第3营配合玉山公安分队，在双口村俘重要匪首"闽浙赣反共救国军第1军"副军长刘文波。12月，2营又在天桂区击毙匪首刘盘崽。

工作队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进行"双减反霸"，深挖匪根。如2营工作队去沙田乡翻土匪的老窝，以半个月时间认真调查研究，拔掉了土匪的爪牙，挖出了土匪的赃物：粮食77万余斤，布匹6909尺，耕牛37头，衣被100余件。他们把这些物资分给基本群众，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每天都有上千群众配合部队进山搜剿，在搜捕中俘匪15名，迫降9名，缴枪20余支。其他单位派出的工作队，也都配合政府，在充分发动群众，通过调查研究查清、逮捕并处决了一批资匪通匪的恶霸地主，从而切断了土匪的联络点与供应站。接着又查找土匪家属与亲友，召开匪属亲友座谈会，动员他们劝匪投降自新，争取宽大处理。实行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般匪徒纷纷来降，只有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惯匪不肯投降。3月至10月，全团共歼匪700余人，绝大多数是自新投降者。如7连歼匪110余人，其中毙伤10余人，俘10余人，投降者达80余人。其他单位也大体如此。

夜袭古城　活捉叶化龙

1950年11月，我团10连进入玉山剿匪。一个午夜接到古城匪情报告。古城位于玉山县城以北30多华里，向北20里为浙江常山县，西北10余华里就是怀玉山区。指导员韩志忠、副连长魏振忠（该连无连长）认为，必须迅速抓住这股土匪，绝不能让匪徒逃往邻县或窜入怀玉山区，免贻后患。决定连夜奔袭，打匪个措手不及。遂立即集合部队，指导员韩志忠进行了简短动员。战士们听说发现土匪，个个摩拳擦掌，情绪十分高涨。午夜2时许出发，30华里路，拂晓即赶到。韩、魏侦察地形后，决定：令1排长带2个班沿玉（山）常（山）公路右侧迂回

到敌侧后，防敌向常山逃窜；派1个班直插古城西北竹笕村，防阻敌窜入怀玉山区。尔后率队直扑古城。但在接敌中被土匪发现，匪徒们边打边喊，“解放军来了”，乱哄哄地往镇北山上跑，到了山上稍事抵抗，收拢残兵。剿匪分队穷追不舍。魏振忠把驳壳枪一挥，大喊：“冲上去，抓活的！”这伙土匪边打边往北撤。我迂回分队从侧后插过来，将土匪包围在花底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魏振忠指挥步枪机枪一阵猛打，接着便喊：“缴枪不杀，赶快放下武器！”匪徒们听到“不杀”，停止了射击，有的把枪放在地上举起了双手，有的爬在地上不敢动弹。战士们乘势冲了上去，30余名土匪全被活捉了。战斗从打响到结束，约半个小时。尔后把土匪押回古城，10几个伤匪也被拖了下来。经查证，匪首叶化龙也在俘虏之中。从此，叶股土匪被彻底消灭了。

雪地追踪　击毙徐东亮

1950年12月23日，闽、浙、赣3省组成了以崇安、浦城、上饶、广丰、庆元、龙泉、江山7县联防会剿指挥所，会剿郭永槐、徐东亮、纪老呆等股匪。我团2营参加了会剿。分队进入广丰、浦城、江山3县交界的三角地区，7连负责江山县二十八都一带地区，与兄弟部队配合，采取跟踪追剿，有目标的进山搜剿，选择要道、隘路夜间设伏等多种办法。但时过两个月，也未找到这几股土匪。最后只得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驻在各个村庄，在民兵的配合下，封锁山区，卡住路口，发现土匪就组织进剿与搜剿。

1951年春节前夕，彤云密布，北风呼啸，瑞雪纷纷。一天下午2时许，连长刘振东得到匪情报告，西南约20华里的浮竹洋村有土匪在杀猪抓鸡。刘振东想，这些土匪是想抢些东西，钻进山里过年。既然露了头，就不能让他跑掉。当时刘振东手里只有1个班的兵力。他令二十八都民兵队长集合民兵，随后跟上；他先带1个班直扑浮竹洋村。他们赶到时，土匪已经带上猪肉、鸡等抢到的东西进山了。刘振东断定土匪没有走远。这时二十八都的民兵也赶到了，刘振东根据土匪的去向，指挥部队和民兵包围了一片山地。简单吃了顿饭，天已黄昏，白雪纷飞，寒气袭人。刘振东下令搜山，部队和民兵冒雪搜了一夜，一个土匪也未抓到，只好收兵，令民兵先回二十八都，他带这个班在浮竹洋村小憩，观察情况。

这次搜山虽然没有抓住土匪，却把徐东亮仅有18个人的股匪冲散了。徐东亮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12岁，也被冲散了。徐为找寻儿子，又单独回到这片山区，正好被当地的民兵碰见了。徐头戴解放军的军帽，身穿一件解放军的棉大衣，一双脚却只穿着一只鞋，手里拿着卡宾枪，腰间还有一把手枪。民兵与他谈话，他说他是解放军，搜了一夜土匪，说罢向山里走去，说是去执行任务。民兵想，他说是解放军，怎么会这样狼狈，因而引起怀疑，就去报告刘连长。刘振东听了民兵的报告，认定那个人就是土匪。立即带着这个班，沿着那人去的方向追了下去。雪继续下着，山里静悄悄的不见人迹，但那人走过的雪地上，却留下了一串脚印。刘振东等沿着脚印搜索前进，直奔山坳里一所独立家屋。

原来，这所房子里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家。土匪徐东亮走了进去，对老人说："我在你家休息一会，你到外边去给我把把风，有人来立刻告诉我。"老人戴上斗笠，披上蓑衣，走出了门。徐匪实在累极了，也饿极了，看看屋里没有什么可吃的，只有生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抓起来就吃。此时，刘振东等沿途搜索接近了独立家屋。把风的老人转身就往回走，但被战士们叫住，问出了实情。刘振东指挥这个班包围了独立家屋，随即喊话："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是你唯一的出路。"但徐匪不仅不投降，反而占据着房子，用卡宾枪连续向我射击。战士们边还击，边喊话，持续了约半小时。刘振东想，干打垒的土墙，步枪子弹穿不透，他隐蔽在房子里，我们暴露在外，这样打下去，时间久了会造成伤亡，硬攻也会造成伤亡。怎么办？刘振东灵机一动，便令特等射手刘玉亮选好射击位置据枪待击，令其他同志射击喊话引诱徐匪暴露。果然徐东亮转移了射击位置，但刚一探头，就被刘玉亮一枪击毙。我们将徐匪的尸体抬到二十八都，江山县派人来辨认，确认是徐东亮。徐东亮原是国民党的副军长，是浙南的主要匪首之一。在我军进剿的一年多中，他属下匪徒大部被歼灭或瓦解。不久该股匪徒有的投降，有的被捉，彻底覆灭。

1951年3月，我们结束了剿匪任务，以营为单位集中进行战备训练。

（1993年）

闽赣边剿匪纪实

吴志伟　贾元富

烈日炎炎，热浪袭人。1949年7月7日，第161师到达南昌。11日，师直一部率483团和481团1营进驻抚州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我俩先后在483团1营工作，贾元富任3连连长，第一阶段剿匪结束后，吴志伟接李志祥任营教导员。

（一）

部队到达抚州后，团领导令我营1连、2连和机炮连，配合481团1营解放南丰；3连由师副政委邹日晴率领，到黎川改编武纪彬部队。这两项任务完成后，立即转入剿匪。

我营3连到黎川时，发现号称千人的武纪彬部队实际不足500人。该部是由“民革”江西筹委会组织起来的进步武装，经邹副政委与武纪彬协商，将武部改编为3个连，组成为抚州军分区独立支队。

8月27日，我营（欠第3连）和481团1营只用了3发炮弹，就解放了南丰县城。守敌“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19支队（司令李彬）、20支队（司令曾勋柱）、独立营（营长曾唯），是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昔日表示要“精诚团结”，而今则闻声各奔东西。李彬带群匪几百人逃往福建省泰宁、建宁山区；曾勋柱、曾唯逃往南丰境内军峰山，与邹富成的21支队汇合。这样一来，追剿这几股土匪，就成为我营当时的主要任务。

9月初，我营3个步兵连奉命分别从南丰、黎川出发，进剿李彬和其他股匪。3连出德胜关后，与李彬股匪一部约70余人遭遇。战斗打响后，土匪见是我主

力，来势勇猛，不敢抵抗，就全部缴械投降了。第2天，在寻找匪迹途中，捉住了一名可疑人，经审讯，他说是吴勋民（匪第7总队）派来与后面2中队联系的，让他们快些跟上，1中队就在前面。当时我们本应停止前进，就地埋伏，待匪2中队上来时，来个突然袭击。但因担心这个匪徒的口供有诈，决定先追歼1中队，再伏击2中队。匪1中队要等2中队，走得较慢，很快就被3连追上。战斗刚打响，匪2中队已赶上来。这时，若举措不当，3连就会被前后夹击，承受重大损失。紧要关头，3连官兵沉着镇静，同仇敌忾，在连长的指挥下，各班迅速抢占了山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并命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刹时间，我们的枪声、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山谷。群匪见势，顿时惊慌失措，畏缩不前。战斗不久，土匪便四下窜逃，钻进了深山密林。我当场毙匪10人，俘匪60余人，缴枪100余支。3连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挑夫牺牲，司号员负了轻伤。时隔几天，我营1连、2连在建宁与南丰边沿地区甘家隘击溃李彬股匪4个连，俘匪100多人。接着，李彬的副官王坤带50余人和武器弹药一批投降。

李彬、吴勋民股匪被我营重创后，化整为零，逃往泰宁、建宁山区，隐藏形迹，使我失去追剿目标。我营各连奉命返回，1连驻南丰博坊，2连驻泰宁，3连仍驻黎川，营部驻南丰县。

（二）

李彬虽遭我重击，但仍不甘心失败，他又勾结建宁匪首严正、广昌匪首廖荣昌、光泽大刀会头子蔡缄三等，阴谋策划了"九一六"黎川事件。

1949年9月15日，光泽大刀会占领云际关，并与邵武大刀会汇合，加上其他股匪，号称千人，于16日晨袭击黎川县城。其实，3天前就有大刀会要打黎川的传闻，甚至发展到只要人喊一声"大刀会来了"，城里的商店就关门，摊贩就收摊，弄得人心惶惶。当时，3连两个排在外执行任务，城里只有不足1个排的兵力。上述异常情况，引起了连长的警惕，除派人继续侦察外，令排长于水海带2个班到县城背后的山上设防，那里有当年红军修筑的工事，可以控制整个县城。同时，还在进县城的主要路口放暗哨，埋爆破筒。

16日拂晓前，于水海派一名战士从山上下来向连长报告，说土匪已接近县

城，人数不清。连长命令正在发疟疾的3排长毛守贵和几名生病的战士坚守县政府大院，自己迅速上山察看匪情和组织指挥。战斗打响后，发现来犯之敌是土匪与反动会门相聚集的一群亡命之徒，约有600余人。他们手中不但有大刀、长矛，而且有步枪、手枪、冲锋枪和1挺重机枪，来势凶猛。敌之重机枪对准我制高点猛烈射击，形成很大威胁。连长指挥1个组，带轻机枪绕到其侧翼，很快将匪重机枪手击毙。这时，副连长王金才带1个排从樟树赶回来，并迅速占领了黎川河对面的山头，从而形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正值我山上部队猛烈射击，阻止土匪进城时，约有200人手持大刀、长矛，光着膀子，头扎黄布条，高喊着“刀枪不入”的口号冲进了县城，直奔县政府而来。毛守贵对县政府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也不要乱跑，我不相信他们能刀枪不入。说着，把轻机枪架在大门口一侧的墙上，当大刀会冲到距县政府大院还有百米左右时，他瞄准跑在最前面那个扛大旗的，扣动扳机，一个点射，就把这个匪徒打倒了。接着又两个点射，又有几个家伙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大刀会见势不妙，掉过头来一窝蜂似地往城外跑。毛守贵端起轻机枪从背后猛扫，打得匪徒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

是役，从早晨6点打响，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直到下午5时结束。除大刀会一度攻进县城、后被我打出去外，其余土匪在我山上部队的火力压制下，始终未能攻进县城。战斗中，毙伤土匪70余人，我无一伤亡。这一胜利，在483团和黎川军民中传为佳话，说毛守贵只身守黎川，一枪打垮大刀会，保卫了县政府。

营部接到黎川告急的消息后，命令第1连火速增援。但1连赶到后，敌人早已逃跑。稍加休息，1连即朝敌人逃跑的方向，追至黎川与泰宁边沿地区，又毙匪2人，俘匪19人。余匪钻进深山老林。

1949年9月底，在我营1连、2连的不断追剿下，仅2天时间，邹富成股匪就有20多人被击毙，40余人被俘，被缴轻机枪4挺、火箭筒2具、六〇炮1门、步枪60余支。众匪徒眼看邹富成大势已去，向我缴械投降或弃枪回家者甚多，剩下不足50人。匪首邹富成被迫于10月12日向南丰县二区政府投降，交出手枪2支。

邹富成投降后，我有关领导反复向他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但他不思悔改，暗中托人带信给其二姨太揭秉容和亲信罗文，让他们转告其兄弟邹有学、邹有科，说他求生无望，要找机会为他报仇。后来，揭、罗、邹阴谋策划，于1950年元

月29日杀害了我二区区长张化臣。时隔半月，六区干部杨维翰也被杀害。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经县政府批准，处决了邹富成，逮捕了罗文和揭秉容。同时，我营3个步兵连的大部兵力在军峰山区广泛施行搜剿，在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历时2个月，足迹踏遍了整个军峰山区，共击毙与活捉匪首、匪徒24人，缴轻机枪2挺、手枪6支、步枪15支、子弹2000余发。横扫军峰山区残匪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

军峰山搜剿残匪的胜利，标志着南丰县境内的股匪已基本解决，只剩下逃往闽赣边山区的李彬了。李勾结泰宁、建宁股匪，经常窜回南丰境内，大肆袭扰破坏。建宁匪首黄金坡与李彬勾结很紧。黄原是建宁县伪大队长，解放后上山为匪，1949年曾向我投降，后乘我利用他去争取李彬投降的机会逃脱，并与其他散匪结股20余人，以建宁县芦田为依托，经常窜到南丰、黎川边沿地区作恶，曾抢劫7次，杀害我区长以下干部4人。该匪熟悉民情地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虽经我多次搜剿，均未将其捉获。

为了尽快剿灭这股土匪，上级命令我营3连包歼黄匪。指导员姚振林、副连长梁凤山领受任务后，首先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军事民主。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9月12日进驻南丰镇董家店、石咀，以小型武工队形式，配合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并主动与建宁县里心区政府联系，请他们配合我向芦田一带的搜剿。他们表示，为了完成共同任务，一定积极配合。但由于匪特的欺骗宣传，3连到芦田时，除老弱病残和儿童外，多数强壮男女劳力都逃往山中躲藏，使3连遇到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3连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在当地干部配合下，召开近百次群众会，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我之剿匪决心，揭露匪特制造谣言的罪恶目的，积极开展助民劳动，使进山躲藏的群众陆续自动回家。争取了群众，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基础和完成任务的条件。

3连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从9月下旬开始向山区各个村庄搜剿，反复30多次，均未发现黄匪踪迹。有些群众说：黄匪已知你们到处捉他，他不敢进村庄，可能藏在深山的草棚里。根据群众的意见，又连续搜了10几处草

棚，但处处扑空。3连官兵毫不泄气，坚持继续搜剿。一天，在搜剿中抓住了两名行迹可疑的人。正在审问时，我放出的高点观察哨报告，说对面山半腰上有烟火。姚指导员毫不迟疑，马上指挥部队分3路快速接近包围。果然是土匪。开枪与我对抗数分钟后，7名匪徒往山顶逃跑。3连紧追不舍，越过9个山头，终将匪首击毙，伤匪连长1人，俘匪5人，缴轻机枪1挺、短枪8支。经群众辨认，被击毙的匪首正是黄金坡。次日，又有两名匪徒投降。至此，黄匪部被全部歼灭。

（四）

全歼黄匪不久，李彬股匪大队长郑老柏带6人向我驻金坑分队投降，交出手枪1支、步枪6支。这对匪首李彬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将情况报告军分区，军分区要教导员（鲁营长因病住院）领受新的任务。曾政委说：你营已击毙黄金坡，迫降郑老柏，李彬只剩下几十人，你们要乘胜追击，限1个月内歼灭李彬股匪。领受任务后，我们把李彬的相片洗了很多，发给干部战士，以识真假。

李彬系南丰县傅坊乡人。1937年在南昌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任南丰县自卫大队分队长。1942年任四区区长，其间他提出了一些笼络民心的口号，欺骗和蒙蔽了不少群众。1947年他竞选省参议员成功，第二年又当上了南丰县伪县长。

我解放南丰时，李彬不敢抵抗，带几百人逃往泰宁、建宁山区。经过我多次追剿，其属下大部被歼，或向我缴械投降，有些则自行散去，还剩下不足百人。但他困兽犹斗，于1950年春，勾结“闽赣边自卫军”司令廖荣昌，恢复“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廖荣昌为司令，李彬为副司令兼第19支队支队长。从此，他们又在闽赣边蠢蠢欲动，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地方干部。我们这边对他剿得紧，他就窜到福建的泰宁、建宁，泰、建方面剿得紧，他又窜到江西的南丰、黎川，很难捕捉。我营在1个月内，曾6次得到情报，6次进剿，但6次均扑空。此时，福建泰宁、建宁也加紧了对残匪的清剿，李彬在建、泰的同伙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出于无奈，李匪于1950年10月潜回南丰山区躲藏。

李彬老家傅坊，是五天一圩。过去每逢圩日，浙江菇农都要下山采购生活用品，数量少，品种单一，但现在数量多，品种也多。这一反常现象，引起我营傅坊

生产排的注意。经过他们多次周密侦察，终于探明李彬藏在距傅坊10几里之外的牛牯岭。该岭杂草丛生，树木茂密，地形隐蔽，其生活用品主要靠菇农采购。

过去搜捕李彬累次扑空，现在终于找到了，不能再让他跑掉。为此，我营决定用2个连的兵力，采用半夜出发，多路行进，拂晓前包围，天亮攻击的战术动作，按预定方案，实现对牛牯岭的包围。天快亮时，3连7班发现土匪岗哨2人，手持短枪，一前一后，相距不远。战士们低姿快速接近。7班副宗德玉带一个组走在最前面，发现树丛中有一草人，草人后面不远处有个手持短枪的家伙，坐在那里好像睡着了。宗德玉瞄准他就是一枪，击中了胳臂，并上去将其捉住。事后才知道，此人是李彬的妻子刘细梅。群匪被枪声惊醒，朦胧中乱成一团，抓起枪来乱打乱跑，各不相顾。3连战士风驰电掣，奋勇当先，对准慌乱之匪，边打边喊：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战斗中，宗德玉发现一个光着脚的家伙，有点像李彬，就紧追了过去。这个家伙慌不择路，跑出不远，遇到了近5米深的悬崖。他稍一愣神，宗德玉就追到了跟前。李匪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宗德玉也跟着跳下去，立即用刺刀抵住李的脊梁骨，命令道：放下武器，再跑就打死你。李匪立即把枪丢在地上，举起双手就擒。拿出相片对照，正是我们要追捕的匪首李彬。此次围剿，打伤土匪10人，俘虏30余人，缴轻机枪1挺、手枪8支、步枪21支、子弹若干发。除3名匪徒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

我营完成歼灭李匪的任务后，接着又领受了剿灭“闽赣边游击总队直属建宁支队”参谋长鄢炳武股匪的任务。营里把这项任务交给3连。他们到达剿匪地区后，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就组织起20多个民兵小组，积极配合部队搜山，仅用8天时间，就全歼鄢匪22人，鄢炳武带6人投降。

我营3连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战绩突出，曾获得锦旗23面，被江西军区授予“为民除害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1992年）

闽赣边剿匪与资溪事件

周绍先　牛贵祥　郭永学

1949年8月中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师483团2营和团直侦察排，奉命抵达江西金溪、资溪、黎川执行剿匪任务。因以上3县位于江西东部，又毗邻福建省的光泽、邵武、建宁、泰宁4县，所以，我们的剿匪作战主要在闽赣边界地区进行。当时，周绍先任2营教导员，牛贵祥任分区侦察科参谋，带侦察排配合2营剿匪，郭永学任2营5连指导员。

金溪、资溪、黎川3县境内的土匪，都是国民党残余部队、地方武装及反动会道门的结合体。1949年5月，被黄镇中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收编，加委并授予番号的主要有：资溪的邱旭升、曾皋九为首的"第9支队"；金溪的平安邦、向理安为首的"第6支队"；吴勋民为首的"第7游击总队"；黎川的王象起、王安喜父子为首的"闽赣边游击支队"。

以上大股及其他小股土匪的总数，当时统计是1500余人。他们以赣东与闽北边界山区为基地，抢劫民财，奸淫烧杀，进行骚扰，动荡民心，十分猖狂。群众对他们是既恨又怕。在此种情况下，怎样迅速平匪患，建政权，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军民协力平匪患

剿匪开始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群众不敢与我接近。我营5连和侦察排一个班到德胜关进剿，老百姓见我们就躲，连个向导都很难找到，更谈不上向我们报告匪情了。5连和侦察班在德胜关一带山区转了近20天，大股土匪未遇到，只遇到一些散匪。找不到土匪，无法进剿，只好返回原

驻地黎川。

德胜关进剿为什么扑空呢？2营领导发动干部战士进行讨论，大家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刚解放不久，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还不了解；二是土匪都是地头蛇，有自己的根据地，群众担心我军一时剿灭不了，遭土匪报复；三是福建泰宁、建宁尚未解放，县城还控制在土匪手中。所有这些都是套在群众脖子上的无形枷锁。所以，老百姓见了我们就躲，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报告匪情。

5连的讨论和分析，使2营领导认识到，不剿灭土匪，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而不发动群众，也很难剿灭土匪。因为土匪多系当地人，熟悉民情地形，没有群众的帮助，是难捕捉的。基于这种认识，2营领导要求各连既要发挥战斗队的作用，也要发挥工作队的作用，每到一地都要与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我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们的剿匪决心，并尽可能利用剿匪空隙，帮助群众劳动。党的政策和主张，我军的实际行动，像一股春风逐渐吹散了蒙在群众心头的疑云，受土匪欺骗和恫吓的群众也开始觉悟，敢于靠近我们，敢于向我们报告匪情的人越来越多，使2营的剿匪作战出现了好的势头。

自8月中旬至9月中旬，2营6连在金溪尾追吴勋民股匪3次，歼敌270余人。接着，又活捉向理安股匪大队长王来林和中队长林福生、林金才、刘广子。其匪徒33人向我缴械投降，交出轻机枪1挺、步枪25支、手枪3支和子弹若干发。5连在黎川下村包围了王象起股匪，战斗打响后，毙匪10人，伤匪9人。5连趁机开展政治攻势，争取62名匪徒投降，缴获长短枪58支。接着，又有13名散匪投降，交出长短枪14支。

以上胜利，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造成了其内部的混乱，同时也使群众亲眼看到我们是真剿匪，不是假剿匪。即使这样，当时仍有部分群众不放心，他们说："土匪都被你们打到福建去了，他们回来报复怎么办？"看来只有解放泰宁、建宁，才能进一步解除群众心中的疑团，把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使我们的剿匪斗争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10月中旬，团剿匪指挥部命令1营1连、2连和2营4连、5连，进入福建完成解放泰宁、建宁的任务。我们按计划先抵达泰宁，1营在左翼，2营在右翼。战斗开始后，城里土匪负隅顽抗，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组织攻城。进泰宁县城要

过一座大桥，桥上有土匪构筑的碉堡和掩体，里面有敌人的轻机枪封锁桥面，火力很猛。当时我们没有估计到土匪会有如此猛烈的火力，吃了点亏，1营有8名战士牺牲。为减少伤亡，我们暂停进攻，把六〇炮和重机枪集中起来，对准桥上的碉堡和掩体猛轰猛打，很快把敌人桥上的火力压制住了。然后，所有轻机枪一齐开火，压制城墙上敌人的火力，掩护部队迅速通过大桥，接近城墙。敌人见我来势勇猛，人数众多，不敢继续抵抗，弃城向建宁方向逃跑。攻城时，我们打死打伤土匪50余人，进城后又俘匪70余人，在城墙上和街道拾到土匪丢下的各种枪支40余件。

同志们目睹了8名南下老战士在自己面前猝然倒下，无不对万恶的土匪怒火满膛。进城后，顾不上休息，即朝建宁方向追赶逃匪。

泰宁距建宁40多公里，我们只用6个小时，就到了建宁。建宁县城守敌早已是惊弓之鸟，稍加抵抗，就纷纷退出县城，钻进深山老林。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建宁县城，缴获骡马40多匹，还有一批铜板和光洋。

泰宁、建宁解放后，团剿匪指挥部要2营继续在泰、建境内或边沿地区剿匪。一个多月时间，大股土匪未遇到，只剿到一些小股和散匪，歼敌50余人。12月初开始陆续返回金溪、资溪、黎川境内。至此，1949年的第三期剿匪结束，1950年剿匪任务亦随即开始。

1月17日，向理安股匪39人在金溪县崇岭乡下塘村抢劫，群众连夜向剿匪部队6连报告。6连在县大队配合下，立即前去围剿。部队抵达下塘村时，土匪正在杀猪，准备大吃大喝。我乘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土匪闻枪声四散窜逃。战斗中，有9名土匪丧命，7个受伤，10人被活捉，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5支、手枪1支。同时还救出被土匪掠走的4名青年妇女。可惜的是，这次进剿没有形成四面包围，匪首向理安漏网，带残匪跑掉。

悲壮热血洒鹤城

1949年的第三期剿匪中，曾皋九等主要匪首虽尚未就擒，但其匪徒大部被歼或瓦解，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上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匪首虽未被捉住，匪患有再起的可能，但不足成为大患，

轻敌麻痹思想有所滋长，放松了对剿匪的领导，削弱了剿匪力量。

1950年1月，广昌匪首廖荣昌、南丰匪首李彬和匪首吴勋民等朋比为奸，恢复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匪患再起。他们造谣破坏，聚众抢劫，策划暴乱，连续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地方干部。特别是2月21日，发生了资溪县城被土匪攻占达32小时的"二二一"重大事件，损失极为严重。

资溪位于抚州地区东部，东邻福建光泽，南交黎川，西毗南城，西北接金溪，东北界贵溪，是个人口不足3万的山区小县。地处偏僻，山高林密，坡陡涧深，交通不便。这里曾是燃烧过革命熊熊烈火，弥漫过五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飘扬过革命红旗的老苏区。1935年后，闽北红军游击队开辟了抚东分区，坚持游击战争，建立了资（溪）光（泽）贵（溪）中心县委，其中心区就在资溪境内的马头山区。

"二二一"事件前，教导员周绍先率5连进入福建泰宁、建宁配合兄弟部队剿匪，就从俘虏中获悉土匪正向资溪方向集结，并立即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在高阜、饶桥、松士担负护库任务的6连和副教导员林兴财，要他们提高警惕，加强县城的守备力量。林副教导员带6连2排回县城加强戒备。但县委认为，邱旭升、曾皋九等股匪已遭我多次打击，所剩人数不多，不敢贸然袭击县城。

2月19日，县委召集各区领导开会汇报和研究匪情时，说是除曾皋九股匪30余人于2月16日到黄石口抢粮外，尚无新情况。因此，县委一些领导就误认为土匪扬言袭击县城是为抢粮制造假象，是企图转移我们对粮库的注意力。

2月20日，林副教导员命令6连2排回高阜保卫粮库。当时县城里只有一个多班的兵力（14人），其中还有几名病号。县城的守备任务，主要由机关干部和县自卫队2个连担任。但自卫队内部严重不纯，有些人是曾皋九、向理安派进来的奸细。

2月20日晚8时，土匪以混入我资溪县城关区政府的区民政助理员林永兴为内应，先由10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土匪把在城门站岗的2名自卫队员的枪给缴了，命令他们回去，不准报告，否则枪毙。2名自卫队员吓得心惊肉跳，未敢报告。

是日深夜，近百名土匪溜进城内，与隐藏在自卫队内的奸细取得联系，担任城里巡逻任务的机关干部竟无一人发觉。直至次日4时，土匪600余人突然进

入县城围攻县委时才被发现，可见麻痹到何种程度。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县委决定放弃县城，突围转移。危急关头，副教导员林兴财挺身而出，担任突围指挥，组织14名战士英勇抵抗，掩护30多名机关干部和家属往城外西北方向撤退。20分钟后，林兴财在机关院内转了一圈，见屋里屋外都已无人，才指挥战士们撤退。第一次从正面突围未能奏效，第二次向后突围成功。在城外不远处遇到几名机关干部。林兴财问他们，县委书记、县长在哪里？他们都说没有见到他们出来。林兴财要带两名战士进城去找，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说太危险。他说：我的责任是保卫县委，保卫县城，毅然带两名战士冲进县城。他们在县委院里四处寻找，未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踪影。这时天已见亮，林兴财带两名战士再次向城外冲击，但此时所有通道都被土匪封锁。林兴财急中生智，指挥两名战士翻越城墙，不幸被土匪发现，开枪击中林兴财的腿部。他强忍着巨痛，翻越城墙，由两名战士扶着往三江方向撤退。过河时，土匪的子弹像雨点似地打来。林兴财又被子弹击中腹部，猝然倒在水中，接着两名战士也中弹牺牲。3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泸溪河。

林兴财系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参军后，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在“二二一”事件中，他抗顽匪，救战友，殒身不惜的英雄气概，为老区人民写下了一首新的悲壮诗篇，在资溪县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丰碑。

县城被土匪占领，造成巨大损失。战斗中，我牺牲地方干部和指战员12人，被土匪捉住押到城外活埋13人，其中包括县委宣传部长和两名区长，损失各种枪支140余件，公粮50多万斤，公款2000多万元。

土匪怕被增援部队包剿，于22日下午撤出县城。就在土匪进攻县城后，我高阜护库部队曾以一部兵力增援，途中遇到土匪的埋伏和阻击。自泰宁、建宁返回的1营1连和2营5连接到团部骑兵通信员送来的紧急命令：“资溪县城已被土匪包围，命令你们跑步回黎川！”22日早6时赶到黎川，稍事休息，就乘6辆木炭汽车（当时汽车用木炭火作动力）开往资溪，到金溪左坊就没有公路了，距资溪还有40公里。战士们下车后，以急行军速度向资溪前进。走到高阜见到了6连连长，他说土匪已经撤走了。1营1连和2营5连到资溪县城一看，全城到处乱糟糟的，被烧掉的人民币还在随风飘起，县委、县政府也被土匪捣毁了。

这时，469团3营1个连也从贵溪方向赶到资溪，福建邵武方向也有部队正向资溪奔来。2营5连留下部分人员，寻找和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处理善后事务，其余部队一起朝着土匪逃跑的方向追击。土匪撤退时带走了大批抢劫的物品，走到距资溪10公里的光泽县园代时，躲在山上休息，被我尖兵发现。当时我们没有马上攻击，而是注意观察土匪的动向，同时派人迅速与正向资溪前进的邵武部队联系，告诉他们土匪在什么位置，按约定时间同时发起攻击。这一仗出乎土匪的意料之外，打得不错。战斗中，1连、5连打死打伤土匪50余人，活捉80余人，缴枪67件。

县自卫队2个连，在土匪进城后，部分叛逆投向土匪。土匪撤退时，他们逃到光泽县牛田山区。5连奉命进剿。叛匪利用有利地形东藏西躲，不与我们接触。最后我们放火烧山，在烈火和浓烟中，叛匪有的被烧死，有些出来投降，还有60余人被活捉。

土匪攻进县城，得势于一时，但园代一仗使他们受到重大打击。从此，他们又化整为零，分别窜回自己的巢穴。向理安回到金溪，曾皋九回到资溪五里大山，王象起窜到黎川与资溪交界山区，严正、廖荣昌、蔡缄三分别窜回建宁、泰宁、邵武山区，王安喜跟随廖荣昌逃往建宁。

以散对散歼顽敌

对“二二一”事件，分区、团部主动承担了责任。团剿匪指挥部张绍卿团长还亲自到资溪了解情况，帮助2营自上而下进行剿匪总结，汲取教训，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剿匪任务。总结中，大家认为“二二一”事件的主要教训是：领导上轻敌麻痹，对剿匪抓得不紧；发现土匪向资溪集结，没有派兵主动进剿，而是分兵把口，消极防御；去年剿匪没有捉住或击毙主要匪首，致使散匪结股再起。战士们说：土匪就像麻雀，一打就散，此剿窜彼，彼剿窜此，击毙或活捉一些匪徒容易，要捉匪首确实不易，因为他们都是地头蛇，有土豪劣绅为他们通风报信，又有匪徒的掩护。因此，我们动员干部战士克服捉匪首的畏难情绪，要求今后在战斗中要千方百计捉匪首；捉不到匪首，也应多歼灭其有生力量，使匪首孤立无援，伺机再捕。

“二二一”事件对那些思想上麻痹的同志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同时它也促使我们下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为在“二二一”事件中牺牲的同志报仇。

3月初，根据军区命令，抚州、上饶、宁都军分区投入8个连及1个侦察排的兵力，由抚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春统一指挥，在福建省建阳军分区286团的配合下，联防会剿活动于闽赣边界山区的严正、廖荣昌、王象起等主要股匪。按照剿匪指挥部的部署，我2营各连和团侦察排分别进入资溪、黎川与泰宁、建宁交界山区。根据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要求，指挥部赋予2营以分散指挥、机断行事的指挥权。各连和团侦察排进入山区后，时而以排为单位，时而以班为单位，时而穿便衣，时而穿军装，展开了追击和搜剿顽匪的战斗。

在我不断追击和搜剿下，严正股匪大队长曾文轩投降。曾文轩系国民党残余部队营长，后投靠严正，被委任为大队长。团侦察排进入泰宁山区纵深侦察匪情，回来时要过一座大山，他们上山后刚下到山半腰，前卫尖兵回报：前面有一独立家屋，屋前和两侧各有一群人，好像在开会。于是，他们加快下山速度，直到距独立家屋还有100米时，这三群人竟然把我侦察排当成他们的同伙，便朝天打了三枪，进行联络。侦察排认定他们是土匪，立即开枪，边打边冲，15支冲锋枪，1挺轻机枪，还有手枪，一起开火，打得群匪昏头转向。在仅10几分钟的战斗中，被我打死2人，打伤4人，俘虏70余人，缴获冲锋枪2支、轻机枪2挺、步枪52支、二十响快慢机2支。其余残匪30余人钻进山林。这时已是下午4时，距江西边界还有40多里，被俘土匪又多，侦察排担心进入山林匪徒再回来袭扰，没有继续追击，就把缴获的步机枪枪机卸下，5支一捆，叫俘虏扛着，从泰宁边界回到黎川县城。经审问俘虏，才知道他们的大队长是曾文轩，属严正股，当时在独立家屋开会，研究如何分散躲藏，避开我的不断追击和搜剿，当时逃跑的30余匪徒中就有曾文轩。俘虏中有个叫周才子的，是曾文轩的警卫员，他说曾文轩的妻子住在邵武拿口镇，还说要痛改前非，争取立功赎罪。领导根据他被俘后的表现，就利用他去找曾文轩的妻子，再利用曾的妻子找曾文轩。第3天，侦察排1个班，牵着一匹马，由周才子带路去拿口。来去5天时间，就把曾文轩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接到黎川。经过教育，她给曾文轩写了一封信，交给周才子带着去找曾文轩。没过几天，曾文轩就跟着周才子来黎川投降。曾投降后，又用写信的方式，

使几十名散匪投降。通过这件事，我们总结出了“以匪治匪”的经验，并在全团推广。对曾文轩经过审查，未发现他有大的罪恶，就把他送到武汉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

4月中旬，2营5连和侦察排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樟村一带，配合兄弟部队继续追剿严正、廖荣昌、王象起股匪。由于较好地运用了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追得匪徒没有喘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严正的上校科长黄家干带25人和长短枪33支及子弹数百发向我5连投降，同时还配合福建剿匪部队，跟踪追击王象起、王安喜父子，歼匪68人。王安喜带手下匪徒100余人流窜到邵武文堤村，企图与廖荣昌会合。当时，我们正兵分3路合击潜伏在邵武县官胜山一带的廖荣昌。途中王安喜与5连相遇，被我打死2人，俘虏8人。王安喜带匪徒又往邵武上坪村逃跑，被我1营1连截击，战斗1小时，毙匪5人，俘虏其大队长田世钦以下17人。1连继续追击，后又俘匪7人。王安喜带残匪30余人，窜到资溪与光泽交界山区躲藏。廖荣昌窜到邵武以东山区隐匿。

5月间，2营5连配合福建剿匪部队，在邵武以东山区搜剿廖荣昌。经过6天6夜的连续搜剿和追击，俘虏其中校参谋袁世钧、伪电报局长朱肇济、大队长吴少春以下27人，缴获步枪15支、短枪5支、电台1部。至此，廖荣昌所部残匪已不足20人，窜逃将乐、顺昌山区躲藏。

运用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进剿，虽还未捉住主要匪首，但歼灭了他们大批有生力量，特别是6名土匪骨干投降或被俘，使匪首更加孤立。

斩草除根捉匪首

1950年3月，金溪、资溪、黎川的“双减”反霸斗争已全面展开，彻底肃清封建势力的影响，摧毁土匪社会基础的斗争已经开始。但这3县的主要匪首邱旭升、曾皋九、平安邦、向理安、吴勋民、王象起、王安喜还未擒获，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

当时，根据上级指示，部队既要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参加土改，又要继续剿匪保卫土改，并提出剿匪部队要实行分片包干，包打包剿，限期捕捉匪首的原则。为了加强对剿匪的领导，完成上级交给的限期捉拿匪首的任务，分区剿匪指挥部

在黎川设立了指挥所，由483团张绍卿团长任指挥。根据指挥所的要求，2营和团侦察排除留下部分人员参加土改外，全部进入县界边沿山区，与兄弟部队相配合，横扫残匪，捕捉匪首。后历时1年，终将邱旭升等几名匪首活捉或击毙。

活捉匪首平安邦。平安邦（又名平定）系金溪县明山乡人。曾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过训练，历任景德镇市保安大队大队长，光泽县保安团团长，汤恩伯部"河南游击队"司令，"赣东北游击司令部"上校参谋，少将副师长。解放前夕，带残部投靠黄镇中，任"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6支队"支队长，强迫农民跟他上山为匪。他勾结向理安、蔡兴斯、朱克义等，杀害我农会干部多人。1950年6月，平安邦被我剿匪部队捕捉。人民政府根据群众要求，于7月16日对平安邦进行公审，处以死刑。

匪首王象起虎头山上被俘。王象起，59岁，原籍山东定陶县人。曾任国民党军队中校营长。抗战时期来江西，因负伤离开军队，住南城县珀玕乡。此后，即在南城、南丰、东乡、贵溪、金溪、资溪、黎川、光泽、邵武等县组织青帮，是青帮头子。他广交国民党地方人士和社会豪绅，私购和储藏武器弹药，独霸一方，鱼肉乡民。解放后仍不思悔改，勾结地主恶霸，广招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组织土匪500余人，自任"闽赣边游击支队"司令。曾指挥土匪抢劫公粮数千石，杀害我区、乡政府工作人员数名，途中截杀我部队买菜战士2名，是资溪"二二一"事件的总指挥。光泽园代受我重创后，他将残匪100余人交给其儿子王安喜，依附于廖荣昌，他自己窜到闽赣边山区隐匿。

1950年8月下旬，王象起的秘书在黎川茶亭被我2营5连捉住。他说他是被王象起打出来的，表示愿为我带路去捉拿王象起，戴罪立功。5连由他带路抵达邵武上金坑时，巧遇王安喜股匪在该村做饭。5连突然发起攻击，群匪大乱，各不相顾，抱头鼠窜。当场被我击毙8人，击伤10人，俘虏26人。经过审讯俘虏，得知王象起藏在黎川与邵武之间的虎头山上，共有8人。

为确保虎头山上成功捉拿王象起，5连认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研究了相应对策，命1排吃饱饭后，从上金坑直奔虎头山捕捉王象起。他们进至黎川县牛坪村已是下午5时，找到该村族长派饭，可一转眼功夫这个族长就不见了，原来他企图进山给王象起送信。后被我哨兵抓住。开始问他，他什么也不讲，后经反复做工作，他才承认是想给王象起送信。晚饭后，1排叫他带路。其

实没有路，是沿着山涧小溪涉水而上。老百姓给王象起送生活用品，都走这条小溪，目的是让周围的草木保持原样，以免被我们发现他的蛛丝马迹。下半夜4时左右，才走出小溪，到了虎头山下。休息片刻，即开始爬山。天快亮时，发现前面有一间用木头和杉树皮搭的小房子，房子后面冒出炊烟。排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接近，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时天已大亮，发现小房子门口坐着一人，排长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打得土匪措手不及，有的还在睡梦之中就被活捉了。除王象起外，还有他的副官、参谋长和其他随从5人全部被捉。战斗结束后，发现小屋背后有一岩洞，里面存有粮食和布匹。

根据群众揭发，王象起从国民党军队下来后，曾通过各种关系购买和私藏了大批武器弹药。为了弄清这些武器弹药的去向，在他被俘后，不但没有关押，而且还给了他适当的行动自由，让他在黎川县城开了个小商店。经我多次谈话教育，交代政策，要他说出武器弹药的下落，但他始终不提供任何情况。王象起的青帮总部在南城，他又住在该县珀玕乡，根据南城人民的要求，把他从黎川押送回南城，1950年10月18日公审处决。

击毙资溪县伪县长、匪首邱旭升。1951年2月上旬，侦察排在资溪县去溪村大竹山区搜剿残匪，获悉邱旭升带残匪正由资溪县四区菜园山往云衢山一带流窜，企图逃往福建山区躲藏。侦察排在469团6连和50多名民兵配合下，跟踪追至云衢山，俘其匪徒9人，但未捉到邱旭升。一天，侦察班长朱文义冒雨从山上下来，肩上背着1支冲锋枪，手中提着1支步枪，对侦察参谋说：我打死了1名土匪，还得了1支步枪。问他在哪打死的，他说就在离村不远的山上。为了弄清打死的是什么人，侦察参谋同他一起去看。因是雨天，山上有雾，还找了一农民当向导。上山后，朱文义指着半山腰的瀑布说：被他打死的土匪就在瀑布下面。3人下去寻找，没有发现土匪尸体，却发现在一块大石头下面躲着一个人。命令他出来，他习惯地摸了一下屁股，侦察参谋认为他在掏枪，就先开枪将其打死，但从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搜到。3人又找了一会，仍未发现被朱文义打死的土匪尸体。朱文义从农民手中取过柴刀，砍了一棵竹子，放进水潭中来回挑动，一具死尸便从水中漂起，农民说：这就是伪县长邱旭升。

与此同时，2营4连在黎川边界捉到泰宁匪首马文俊，福建剿匪部队捕获江西匪首吴勋民和匪首王安喜。后互相交换处理。

五里山区击毙匪首曾皋九。曾皋九系资溪县高阜镇人，1910年生，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在南昌保安司令部任连长。1948年回资溪任县保警大队副大队长。他任职后，耀武扬威，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解放后，他带领残部上山为匪，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曾主使匪徒先后枪杀、活埋我区乡村干部王月亭等20多人和数十名无辜百姓，并且是"二二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二二一"事件后，到处搜寻不到曾皋九的行踪。后于1951年3月上旬发现曾匪带着7名匪徒躲藏在距资溪县城18里外的王里山区。为了捉拿他，分区剿匪指挥部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决定使用联合会剿的战术。派人与469团联系，请他们驻贵溪的1营派兵配合，其任务是封锁贵溪、资溪交界地区；483团1营1连、2营5连和侦察排负责封锁资溪高阜至南城一线。经过这样部署，就将五里山区周围的村庄、山口、隘路和要道封锁起来了。之后，有的分队就地驻剿，有的堵击，有的进山搜剿。同时还组织几百名民兵配合坚壁清野，切断土匪情报和粮食来源，断绝其生机。

按照上述部署，连续搜剿了七八天，踏遍了整个五里山区，也未见到曾皋九的踪影。部队已非常疲劳，确有精疲力竭的样子。于是，分区指挥部又在资溪开了一次联剿会。会上有的认为曾皋九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包围圈，或者是饿死在山上，主张撤出封锁和搜剿；有的不主张撤出：我们围得这样严实，他往哪里跑，即使饿死在山上，也要把他的尸首找到。撤还是不撤，会上没有作出决定，各分队原地待命。第2天早6时，天下着蒙蒙细雨，侦察员邹雪梅在五里山东南下丰坑对面发现从山上下来一个人，头带礼帽。与此同时，这个人也发现了邹雪梅，并招手让邹过去，还摘下礼帽放在胸部左侧。邹也招手让他过来，也把帽子放在胸部左边。这个家伙可能发觉暗号不对，掉头就往山上跑。邹雪梅知道这人不是好人，便从蓑衣里拿出冲锋枪，朝其开火，打伤了腿部。这人一跛一拐地继续逃跑。邹雪梅继续追上去。这人坐在一棵树后面刚想拿枪对抗，当即被邹雪梅再次开枪打死。经老百姓辨认，这人就是匪首曾皋九。之后，民兵用竹竿，像抬死猪似的将其抬到资溪县城，交政府处理。

匪首向理安被处极刑。金溪、资溪、黎川3县的7大匪首，至此已有6名被我击毙或捕获，只有向理安还未捉获。向理安，湖南人，曾参加过红军，当过连长、营长，后被俘叛变，成了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解放前夕，任金溪县保安大队副

大队长。他凶残至极，恶贯满盈，是个枪杀、活埋上百人的刽子手。群众对他又恨又怕。他奸诈狡猾，曾多次从我剿匪部队鼻子底下溜掉。但其匪徒绝大多数已被我歼灭或瓦解，他早已是孤家寡人。对他的下落，我曾多次发动群众四处寻找，部队更是多方侦察，但始终未能发现他隐匿何处。后来，从南昌公安部门的一张布告上看到：1951 年 1 月间，向理安躲在贵溪县白水咀山上的岩洞里，被他的警卫员用柴刀砍伤肩部。几天后，他趁夜深人静，偷偷窜到山下，从鹰潭乘火车逃往上海亲戚家暂住。后又从上海逃往香港，经人介绍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1951 年 5 月和 1952 年 2 月两次潜返大陆，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54 年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处以死刑。这就是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红军叛徒的可耻下场。

（1995 年）

湖南军区的组建与湖南剿匪的展开*

萧 劲 光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湖南军区即宣告成立。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我任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黄克诚兼任军区政治委员。陈明仁、陈伯钧、韩先楚、詹才芳、文年生任军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刘道生任军区副政委，解沛然任参谋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我12兵团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军区领导机关。

长沙解放初期，省委书记黄克诚还留在北京治病，几个月后才到任。程潜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样，我得身兼五职：12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代主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在这期间，正进行衡宝战役。我要指挥主力部队同白崇禧集团打仗，要指挥地方部队维护社会治安，还要过问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情。会议一个接一个，文电一摞迭一摞，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工作千头万绪，全省和军区的工作应从何入手？这是当时遇到的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在领导层中意见很不一致。一些同志感到，长沙和全省很大一部分地区虽然解放了，但是革命气氛不浓。他们主张立即宣布民主改革，进行减租减息，把革命浪潮掀起来。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存在统一战线的局面，不应该过份强调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眼前最重要的是要把大批干部分配到已经解放的各县农村去，把政权架子搭起来，随后就抓紧剿匪和筹粮两件大事。而在长沙，要很好团结程潜、陈明仁及他们手下的人，把局势稳定住。持这种意见的，记得有省委第二副书记金明和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等同志。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一天，周小舟找我

---

* 此文节自《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标题为编者重新拟定。

谈了省委内部的分歧，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长沙和平解放不久、湖南土匪又多、缺粮情况严重等情况，觉得工作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一次省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了后一种意见。经过讨论，大家的认识一致起来了。于是，几千名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很快撒下去了，军区的部队也迅速分到各地去组建分区去了。而在长沙，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内，各方密切协商，各项工作虽不轰轰烈烈，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最早拨归军区管辖的部队只有159、160、162、165四个师，和从华北地区调来的第1、2、6等3个补训师。我们就以这些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了长沙、益阳、常德3个军分区。10月间，衡宝战役取得胜利后，又相继成立了衡阳、邵阳、郴州、零陵4个军分区。与此同时，已进至湘西的第13兵团第47军也改为地方部队，组建了湘西军区，归湖南军区管辖，由该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分别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湘西随即成立了沅陵、会同、永顺3个军分区。11月，军委又决定我12兵团的46军也留在湖南地区，成立湘南剿匪指挥部，归湖南军区领导，该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这样一来，军区部队有了很大加强，总兵力不下20万。

湖南是长期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活动，从1947年8月以后就很活跃。到我军解放湖南时，全省的游击武装已发展到2万人，活动分布达20余县，经历了大小战斗100多次，解放了5座县城和一部分农村，对支援和配合我军解放湖南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这部分地方武装，无疑需要军区派人去统一实行改编整顿。军区限期要求他们到指定地点集结，随后就派人去协助他们进行政策和传统教育，并分别情况对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和处理。对少数有较大贡献的负责人安排了领导职务，例如有的当了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或参谋长，有的调到军区当高参。对那些本质好、表现进步的战士和一部分基层干部，则陆续补到军区各部队。

最为复杂的是还有为数多达10来万的杂色武装。他们打着各种不同的番号（据我们初进长沙时统计，就有49个不同番号），各据一方，任意封官加委，征粮征款。有的还四出抢掠，纪律极坏。怎样收编和安置好这批杂色部队，是军区成立初期遇到的一个很伤脑筋但又不能回避的复杂问题。

我们首先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各地杂色武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其

中确有一部分是和我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敌后武装;另一部分是我党外围组织建立起来的关系武装,有的则是由各种人物组织起来,然后再与我外围组织拉上关系的;还有一部分则系敌人留下来或当地地主组织的反动武装,其中有的是原来的"反共救国军",临解放前才打出了革命旗号。

情况摸清了,我们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收编和溶化,既没有操之过急,也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对那些同我党地下组织确有联系的部队,像上述对待党的游击武装一样,一般是命令他们到某地集结。他们大都能服从命令,按期到达,愉快地接受收编。对那些由我党外围组织建立起来的关系武装,当时采取一种办法是,派了一批干部分头到这些部队的所在地去帮助他们集中,讲明我党对待他们的政策。运用这个办法,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相反,有的军分区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把一支部队开进去,命令他们来集中,结果他们害怕缴械,部队一去就都跑散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失败的办法。发现后,我们很快就纠正了。对于那些敌人留下来的或地主的反动武装,凡是听从调动、接受收编的,我们也尽量争取他们;但对那些不听调动、拒绝改编,甚至进行武力反抗的,则坚决予以缴械。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通过大量工作,先后接受改编的杂色武装约有四五万人。收编后,一般集中一段时间的整训。被派去的干部给他们讲时局,使他们确立解放战争的必胜信心;讲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勉励他们发扬三大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和土改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随后,各军分区普遍设立了教导大队,收容、教育连排军官;团营军官则由军区集中送军大分校学习;少数高级军官则送军大分校的高级研究班。经过集训,大部军官都感到满意,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都有提高。广大士兵在经过集训以后,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被遣散回家,三分之一的人补入军区各部队。

解放初期,湖南有土匪 10 余万。这些土匪,有的是几十年,甚至从前清年间就开始打家劫舍的惯匪,有的是地痞、流氓靠抢劫过日子的散匪,但更多的还是被击溃的国民党军队拒不向人民投降、结伙流窜的股匪。他们多是以易于隐蔽的山区(如湘西的慈利、桃源,湘南的衡山)和湖滨(主要是洞庭湖)为巢穴。就当时的多数土匪来说,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地域性。多数土匪是湖南本地人,被打散不久又窜回来,有些人本身就是当地的地主兼土匪。另一个是政治

性。矛头大都是对着共产党和革命政权的，有些土匪还戴着一副替穷人说话的假面具。他们当时提出的一些口号既荒谬又反动，什么“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什么“饿死不征粮，打死不当兵”，“谁通共产党，必杀全家”，等等。这些匪徒经常昼伏夜出，抢劫财物，危害人民，杀害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如耒阳一大股匪徒，在两三个月内就杀害了我区乡干部数十人。他们还经常威胁群众不交公粮，串通地主进行反抗。面对这种情况，清剿土匪就成了各军分区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头一项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土匪不消灭，社会不得安宁，什么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征粮支前等等工作任务，就都难顺利开展。

我那时除了指挥主力部队作战以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指挥和组织部队开展剿匪斗争上面。要掌握分析匪情，还要研究和改进剿匪战术。开始，我们的打击重点放在那些较大的股匪头上。土匪也很狡猾，为了对付我们，便把大股匪徒分散成为许许多多小股。我们也就随之改变战术，以分散对分散。有些匪徒，一打就跑，同我们兜圈子。我们就以逸待劳，一旦发现匪情，就连夜奔袭，大大减少了扑空的次数。开始我们主要是依靠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往往利用当地未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把自己隐蔽起来。于是我们便又着重抓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除了强调军队即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以外，还专门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去加强地方工作。例如，仅湘西军区，当时就抽调了近2000名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这样就把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结合了起来，把群众工作和剿匪反霸结合了起来。军民同心协力，布下天罗地网，土匪无处藏身，便只有俯首就擒或主动投诚自新。

为了分化瓦解匪群，尽快肃清匪患，我们当时还很注意研究斗争策略，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我们一般是交替使用两手，一手是“拉”，一手是“打”。那时提出的口号是：拉要“拉得紧”，打要“打得狠”。对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和平解决，有时对那些明知难以争取的也先作争取，而后才用武力。只有对那些不愿放下武器、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才予以严厉的军事打击。

这些办法，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例如，在长沙和岳阳地区，只经过8、9两个月，三四股大的匪徒就基本上被我肃清了，其中被消灭的500多人，被争取瓦解投降的达4000多人。但是就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来说，特别是湘西和湘南地区，由于地形过于复杂，土地改革、民主反霸等斗争又尚未全面展开等多方面的原因，直到1950年初我离开湖南的时候，剿匪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当时，云、贵、川和粤、桂两省许多地区都还没有解放，湖南成了四野大军挺进广西和二野大军进军西南的必经之地和运输枢纽，湖南省委和军区担负的支前任务就格外繁重。华中局给我们下达的筹粮任务，是要准备9亿斤大米，其中3.9亿斤需要调出，2.5亿斤留给湖南党政军食用，另外的3亿斤，只允许湖南留下5000万斤作为机动粮，其余都留给华中局机动调用。1947年和1948年连续两年湖南遭受灾荒，粮食减产。全省的税收干部只有1000人，远远不敷分配使用。要完成这项征粮支前任务，困难真是大得很。但是，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困难再大，任务也必须完成。于是各个军分区的干部战士都积极动员起来，密切配合地方干部进行秋征。当时只有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手中有粮，交粮的任务主要落在他们头上。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我们借鉴了鄂、豫两省征粮的经验。这就是充分运用区乡农代会，同时利用旧的保甲人员，双管齐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开展反瞒田斗争，反对地主转移粮食，破坏秋征工作。经过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共同努力，总算筹集到大批粮食，基本上保证了几十万大军过境的需要。

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我们还抓了部队本身的建设，特别是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记得当时部队的思想问题，一是不愿意改为地方部队。上级号召主力部队地方化，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不少同志思想不通，感到地方部队不如主力部队，打仗少，立功不易，提拔也慢，北方籍的同志觉得地方化以后再别想回北方，讨厌南方山多、雨多、蚊子多。还有一些同志觉得干地方不如主力部队吃香、光荣，什么由地方到主力是“连升三级”、由主力改为地方是“一落千丈”一类的话也说出来了。有些同志愿意地方化，也是从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觉得可以不走远路了，打仗牺牲的危险性也减少了，婚姻问题也比较好解决了，等等。二是太平享乐和功臣自居的思想开始滋长。有的认为，胜利了，应该享受享受；有的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虽不要封侯割地，多给点报酬总是应该的。个别的甚至贪污腐化，有的还开小差，脱离了革命队伍。三是内部团结出现新问题。新兵与老兵、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北方人与南方人都开始产生隔阂，个别的甚至散布“现在是北方人统治南方人”一类错误言论，有的对地方干部不够尊重。四是群众纪律执行不好。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不断发生，有的贱价强买老百姓的东西，个别的甚至随意打骂群众。

针对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就靠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认真抓好党的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政策教育和内部团结教育，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大家的革命责任感和荣誉感。我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本质都是很好的。只要工作做深做细了，许多问题总是能迎刃而解。9月间，在军区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我就给大家讲了当时面临的形势，讲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讲了军区部队既艰巨又光荣的各项任务，对于克服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不愿干地方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各军分区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普遍提高到了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许多领导干部亲自作报告，积极组织部队重新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全国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有的还开展了忆苦思甜和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的活动。湘西军区党委就解决当时部队的思想问题，专门做出决定，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大量工作，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思想弯子转过来了，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大大减少了，部队的内部团结也有了明显加强。

我在湖南军区工作了约半年。1950年初，中央军委组建人民海军，把我和12兵团的一大批干部调往北京，肩负起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此，开始了我在海军工作30年的新的战斗历程。

收编游杂部队　剿灭土匪武装

王衍铎　郑酉年

岳阳，古称巴陵郡，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是南北水陆交通之枢纽。在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南下追击的形势下，1949年7月20日，我们159师475团一枪未放和平解放了岳阳城，随即留在岳阳、临湘、湘阴、长沙4县地区参加剿匪斗争。当时，王衍铎任该团政委，郑酉年任参谋长。现将主要情况回忆如下。

收编许新猷、李长江部

岳阳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旧势力像一座大山一样，还压在劳苦人民头上，使之喘不过气来。国民党、蒋介石所遗留下来的游杂武装、散兵游勇、恶霸匪特还依然统治着城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征粮要款，抢劫勒索，广大劳苦人民仍然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是彻底解放人民的。如果旧社会、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渣滓不清除掉，又何言广大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我团进驻岳阳后，首先作了战斗部署，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宣传大好形势和我们党的政策。由于当时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还未到，当即宣布军管，旧政府停止实施任何职权。

岳阳县旧县长、保安团团长许新猷，比较老实开明，当天下午就来我团表明态度。他说："县政府有58名各级工作人员，保安团有4个营12个连，共有1100多人。我是向解放军投降的，不是起义。你们什么时候叫我移交我就移交，你们什么时候叫我放下武器我就放下武器。保证人员、武器、物资、档案一切移交不出问题。我请求，有什么事直接与我联系，任何人不能代替我。"

我们觉得许的态度老实，便晓以政策，给予鼓励。

第二天，我们在杨力副师长主持下召开了团党委会，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许新猷部和李长江部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两支部队迫于形势，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都是国民党原建制遗留下来的部队，而且成分复杂，不早点解决，我团的主力就不能派出县城打开局面，不仅不能剿灭面上的匪特，征粮支援前线，就是我们本团的吃饭问题，时间长了也会遇到困难。统一认识后，便进一步研究了什么时间去解决和怎样解决的问题。大家认为：现在岳阳城内从表面上看店铺营业，渔民出湖，还算稳定；可是进一步了解，匪特制造的各种谣言还在群众中暗暗地流传，再加敌机在上空侦察扫射，群众人心惶惶，对我党我军还存在着各种疑虑。党委会决定，事不宜迟，后天（23日）解决。怎样解决？根据许新猷的态度，采取让其放下武器和平整编的形式。岳阳楼北面有一所第一中学，学生正放暑假，可集中在那里解决，但也要作两手准备。当天下午，由乔雨生团长、郑酉年参谋长率各营长到“一中”内外看了地形，布置了兵力，以防万一。

7月23日上午，我们找来许新猷，说明形势和整编的意义。特别说明，旧军队成分复杂，时间长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不仅你要负责任，而且也违背了你投靠共产党、解放军的初衷。

许新猷很干脆很诚恳地说：“早点解除武装好，这样好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这就去集合队伍，保证不会出问题。”

全副武装的队伍集中在“一中”的操坪上，架好枪，然后把排以上军官与士兵分开，集中在教室内，许新猷和我们都讲了话。军官集中学习，士兵重新登记，愿意参加革命者编入我们队伍；不愿参加者发给路费、证件，遣散回家。这次收编，计排以上军官87名，士兵802名（后来实际上参加我军者只有285名）。许新猷的保安团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不久，南下工作团到了岳阳，成立县委、县政府和各个部门，随即展开了接收和支前工作。我团向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并移交了党政工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正式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人民民主政权。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成立。8月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我们抓住时机，又收编了胡戬部和李西安、陈步凡、杨青（地下工作者）组织起来的3个支队，共284人。据了解，李、陈、

杨3个支队的成分较好,除少数遣散回家外,大部分留下暂时编为岳阳县3个区中队。

岳阳城内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们着手解决李长江部。

李长江自称湖南军区第4纵队第6支队。李为司令,胡大士为副司令,王立农为政委,刘子全为参谋长,辖4个团,驻临湘、湖北蒲圻一带。这个部队,实际上是以湖北蒲圻和湖南临湘的自卫团、警察大队组织起来的。由于解放军大军压境,就摇身一变,自称是我们的地下军。我军进驻岳阳路上,李长江曾经与我接过头。当时由于我团奉上级之命,要迅速进占岳阳,来不及解决李部的问题,我们告以就地待命,不准扰民妄动。这时,我团在岳阳县委、县政府的同意下,把他调来岳阳,集中在"一中"进行收编。

李长江于8月初到达岳阳"一中"。开始李报所部有1300多人,但到"一中"集中的只有734名。李长江说,他的特务团(原系蒲圻自卫团)已到湖北蒲圻去了。实际上这个团未到湖北蒲圻去,而是在蒲圻、临湘边境为匪。

李长江的态度与许新猷的态度不同,他妄图保存原编制,即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我们摸清他的意图后,不急于提出收编,先把士兵与军官分开,派去得力的政工干部进行政治教育。首先讲形势,主要是讲湖南的形势,讲清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深明大义率部起义的形势;讲我军的性质与光荣传统,特别讲清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英雄部队。经过一段政治教育,李部内部特别是在士兵中起了变化。这时李部第1团团副向我们报告,他们来岳阳时曾把一部分弹药、炸药隐藏在蒲圻驻地,让我派部队去运回。士兵也开始敢于接近我们,敢于揭露他们军官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李长江见大势已去,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改编,计人员共754名。其中排以上军官178名,经过一段教育后送长沙军分区教导队受训和处理。

在这一阶段,共收编游杂部队大小6股,计军官265名,士兵1662名。收缴迫击炮1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38挺,冲锋枪6支,短枪171支,步枪1628支,手榴弹和各种弹药一批。

歼灭“反共救国第一军”

1949年9月2日，中共长沙地委在地委书记武光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建设地方武装作了全面布置，要求各县在两个月内，将县区武装建立起来。岳阳县立即着手建立7个区的武装部队，面上的清匪反霸工作随着也逐渐展开。

10月初，159师正式宣布地方化，改为长沙军分区，师部已由平江移驻湘潭。驻在岳阳县的475团改为长沙军分区独1团，担负岳阳、临湘、湘阴、长沙4县和洞庭湖的剿匪任务。

为了加强县、区武装建设，进一步剿灭散据在各县境内的匪特，我团奉上级之命，拆掉一个半建制营，改为县大队和加强区中队。当即把3营7连化为岳阳县大队，2营4连化为湘阴县大队，并抽调1个连的兵力和大批骨干加强区中队的建设。

这时，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指出：剿匪是湖南军区各部队刻不容缓的头等重大任务，要求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正规部队和县区武装紧密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剿匪任务。根据我团防区的匪情，我们首先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反共救国第1军”。

“反共救国第1军”的头子万少鼎，是湘阴县一贯鱼肉乡民的一个恶霸地主，向来与国民党匪特勾结在一起。湘阴县解放后，他即潜伏县西部洞庭湖边水网地带，并组织起“反共救国第1军”，妄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时，该匪经常盘踞在湘阴县西50余里的临湘乡茶壶潭一带，敲诈勒索，抢粮索款，还扬言要打湘阴城。

该匪号称“军”，实际上只有300余人，编为2个团，还委任了2个团长，实际上团长当连长。有轻机枪2挺，长短枪200来支。我独1团2营进驻湘阴后，决定首先剿灭这股匪特。

1949年9月的一天，临湘乡来了两个老乡，报告万匪的活动情况。因恐有诈，王衍铎政委对作战参谋说：“你告诉他们，说我很忙，还顾不上听他们汇报。但要好好招待他们，叫他们吃饭、睡觉休息。”尔后，暗暗召集杨建江南地下军第

11师(系我地下游击队,实际人数约700人,解放时被我军收编)副政委左雄同志和2营营长,布置当晚长途奔袭万匪的任务:11师绕到临泚乡茶壶潭西北面堵击,我率2营从正面进攻。王政委最后说:"千万要保密,2营也不要动员,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晚上,2营来了个紧急集合,队伍拉起来就走。"过湘江,打万少鼎去!"队伍边走边传达任务,边进行鼓动,而且边请临泚乡来的两个老乡介绍情况。

部队在水网地带的路上跋涉了整整一夜,拂晓到了茶壶潭村边。敌人哨兵问:"谁?"

"送信的!"我尖兵回答。

"口令?"哨兵又问。

"送信的,哪来的口令!"说着,我尖兵猛向前冲去。这时敌人的枪响了。

敌人枪一响,我们冲锋号也跟着吹响了,队伍一个猛冲,冲进村庄,冲进敌人司令部,有的敌人还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做了俘虏。当冲进万少鼎的住处时,被窝还是热的,但人从后门跑了。原来万少鼎早有准备,他住处后门通湖,放一小舟在那里,万一听到枪响,登舟就逃窜。

这一仗,仅用了还不到半个钟头就结束了。计毙敌21名(内有匪团长1名),俘匪274名(内有匪团长1名),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32支及子弹一部分。

我负伤战士5名。但5连2排有3名战士——张发、刘德标、钟挺,当时却失踪了。部队打扫完战场,正吃早饭时,张发、刘德标、钟挺3位战士押着23名俘虏回来了。

原来,枪一响,他们3人冲到茶壶潭村西头,见一伙匪众仓促地正顺着一小土埂逃窜。他们三人跟着屁股追了过去,一直追了5里多路。这时湖边有2条大船,匪众争先恐后地上船。钟挺见敌人众多,当即甩出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炸死3个匪徒。其余匪徒正不知如何是好,我战士张发举起手榴弹大喊一声:"缴枪不杀!要跑,就吃手榴弹!"

23名敌人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就这样,半个钟头,万少鼎虽然暂时逃窜,可是万少鼎的"反共救国第1军"却永远地被消灭了。

平息南县、岳阳暴乱

常德南县系洞庭湖淤洲，河湖水网地带，比较偏僻，历为匪患重灾之地。南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虽经部队进剿，消灭了以国民党南县县长黄漾为司令、华容县警察局长徐尚达为副司令的“民主反共自卫军”等股匪，但暗藏的土匪、特务和零散土匪仍遍布全县。他们组织假农协会、假贫农团、假防匪自卫队，假借“保仓护粮”，欺骗群众；有的打入我地方组织和基层政权，明里说为政府工作，暗地却在组织匪特。他们一方面利用春荒，大肆造谣、挑拨说：“政府把粮食运走了，要饿死湖南人。毛主席要救湖南人，可是他有职无权，已变成东北人的傀儡。东北不出大米，要把湖南的大米全运到东北去。”“蒋介石坏是坏，人民有米有菜；毛主席好是好，人民吃不饱。”以此煽惑群众。同时又采取恫吓退佃、解雇等种种手段，胁迫群众参加暴乱。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旧保甲长和封建迷信，纠合地主恶霸和会门帮派，组织了以三区四保保长姚绍崇为主任的“反饥饿、反压迫联合办事处”，下设通讯、联络、交际、粮秣、情报5个组；军事上设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分队。

通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的策划，1950年1月22日，一场震惊全省的土匪暴乱首先在南县三区爆发了。这天，匪徒裹胁数千名群众，每人一把梭镖，到处放火、挂灯、敲锣打鼓，高喊“拥护毛主席，先打工作队，再打县政府”、“打倒北方人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围攻工作组，冲向区政府。暴乱从三区迅速蔓延全县。活动在安（乡）南（县）边界的张屏洲、安乡三岔河的姚枚先、九都山乡的许岭梅等武装股匪纷纷响应，乘机发展组织，大肆抢劫破坏。24日，县委派宣传部长万迁等7人前往劝阻，途中与暴乱分子相遇，我当场牺牲3人，万部长等4人负伤被俘。匪徒的气焰更加嚣张，次日又煽动五六千群众，进逼县城。

常德地委及军分区得知南县情况紧急，但又抽不出兵力，便请示湖南省委及军区。湖南军区急电长沙军分区派兵前往。

我独1团接到军分区电令后，由政委王衍铎率2营并携带1部电台，冒雨过湖。急行军一昼夜，跋涉170余华里泥泞路，于1月25日上午赶到南县县城。

匪徒和被骗群众行到距县城10里的一区区公所所在地荷花市时，听说县城于昨天来了正规部队，不敢再往前进，被威逼来的群众也大半散去。

叛乱分子见群众难于掌握，又见城里来了部队，便向县委提出什么“停止征粮，凡征起的粮食不得运走”、“承认我们的运动（叛乱）合理合法”、“要保证地主回家无事”、“把征粮中的坏（其实是好的）干部交我们公审处理”等等反动条件，并留下了几名代表，其余散去。

我们乘此时机，在县委统一领导与配合下，除留机炮连守城以防万一外，王衍铎政委与2营领导分别带领一些部队到几个重点地区开展宣传攻势，并当即救出被扣在三区的万迁部长等4人。

我们部队刚到乡里，有的村庄大部分老乡跑掉或躲藏起来。我们就给群众干活，或把无人的住家打扫干净，把门锁好或关好，有牲畜的人家帮他喂好。我们在群众纪律上做到“三不进四不要”，即老乡的卧室不进，房主不允许不进，屋内的东西群众不收拾好不进；不要吃群众的东西，不要接受群众的慰劳，不要吸群众的烟，不要吃群众担的水（自己担水吃）。如1连1排到二区去，路上遇雨，到路旁老板铺中避雨，老板拿出柴火给战士烤衣服，被战士们好言谢绝了。在十二保住时，一位姓杨的老乡要将卧室腾出来给战士们住，亦被谢绝了。三仙市下了大雪，3连战士一齐动手，一个上午即将街道上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商民们拿出水、烟来慰劳也被谢绝，感动得商民们说：“这真是毛主席的好队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这样，外逃的老百姓逐渐地回来了，不敢接近我们队伍的敢接近、愿意接近了。趁这个机会，我们人人开口，揭露恶霸地主和匪特搞叛乱的阴谋和危害，讲清党的政策，进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搞叛乱的首要分子，把武器和梭镖自动交给政府和军队。

我们部队在南县的1个多月中，一枪未放，把叛乱平息了，并协助政府逮捕了叛乱的匪特首要分子20名、次要分子29名，而且绝大部分是群众报告后逮捕的。还缴获八二迫击炮1门、手枪9支、步枪37支、发报机1部，缴获的梭镖一捆一捆的，不计其数！

南县暴乱刚刚平息，岳阳又发生了“四三”惨案。当过国民党游击队大队长、岳阳县自卫团营长的地主恶霸胡坤，伙同向我诈降骗取信任的匪首胡春台以及

匪首黄菊秋等，在1950年旧历年前后，经过多次密谋，成立了“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胡春台为司令，胡坤为副司令，黄菊秋为参谋长，并制定了暴乱计划。由胡春台出面搜罗潜伏的旧部，扩充土匪组织。胡坤与混入岳阳县一区区中队的内奸勾结，里应外合，劫夺武器。胡坤与其旧部、混入一区区中队的分队长刘湘涛、情报组长任笃初以及炊事员景明华等人取得了联系，商定了内外勾结抢劫暴乱的行动方案。1950年4月3日上午，刘湘涛用调虎离山计将中队蔡指导员劝去治病，命战士们到2华里外的白湖段开荒，并要求只带锄头不带枪，自己和任笃初则在区里留守。10时许，胡坤按照约定，带领10几个匪徒，与刘湘涛联络后，直奔驻白湖寺的区中队，将18支步枪和1支手枪全部劫走。下午窜到康王桥，将一区区公所包围，切断电话线后发起冲击。区政府由于轻敌麻痹，毫无思想准备，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被匪徒攻陷抢劫。在这次惨案中，我方包括区长杨仲英、区委副书记孙锁居、县公安局侦缉股长王良玉、独立团排长王应德等10名干部和1名农民积极分子被匪杀害，被劫长短枪26支，大批房屋被烧毁。胡匪一时发展到50余人，叫嚷要攻打岳阳县城。

“四三”惨案发生后，独1团即派遣训练队及6连迅速追捕，并命令在临湘剿匪的8连由大云山向南堵截。4日与匪遭遇，歼匪20余人，俘匪参谋长黄菊秋、叛徒刘湘涛、特务任笃初等。为了迅速消灭散匪，根据县委决定，建立各级清匪委员会和清匪小组，并明确职权。同时规定侦察人员和任何部门发现情况和线索后，立即报告就近部队，清除匪患。指定县大队大队长为清匪分会主任，公安局长为副主任，独1团领导、武装部长、县长均为委员。洞庭湖之匪患由独1团负责进剿，并建立中心情报站，专门掌握土匪情况，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部队经过20余天进剿，俘匪36名，毙匪1名，收降16名，只有胡坤下落不明。几个月后，胡匪出现在一家小饭馆，被群众发现。群众大喊捉胡坤，附近几个村庄的老乡亦带着梭镖、大刀从四面八方赶来。胡坤被迫向一个山头逃窜，但已被群众重重包围。胡匪施展故伎，将随身所带的黄金等贵重物品掷在地上，企图用重金收买群众，以便乘隙逃跑。但是群众没有上当，而是更积极地追捕，包围圈越围越小。胡匪爬山跑不动了，一个群众随后用红樱枪在胡的屁股上捅了一枪。胡匪当即翻倒在地。大家上去将胡的手脚严严实实地捆住，用抬猪的竹竿把他抬到县人民政府。许多群众自发高呼口号，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胡坤。县长接见了

群众，表彰了响应政府号召自动起来捉匪的群众，把缴获胡坤的黄金奖给群众，并表示一定要严惩胡坤。

胡坤落网后，经公安机关审讯，原来他在我军追剿和发动群众的情况下，无处藏身，曾只身逃往香港，找到原临湘伪专员王剪波。王给了他任务和经费，要他潜回湖南组织“地下武装”。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到本地就被捉拿归案。不久即被处以极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93年）

洞庭湖剿匪回忆

刘　玉

1949年7月20日，岳阳城和平解放。当时我在475团1营1连任政治指导员。我们这个连有157人，奉命驻守在火车站大鄢家冲和吕仙亭一带。不久，我们连便被派往洞庭湖区剿匪。

受命下洞庭

7月29日，营部通知我和连长冯克坦同志到团部接受任务。通常是营给连布置任务，这次为何直接去团部接受任务呢？我们意识到任务不寻常。我俩来到团部，见团长乔雨生、政委王衍铎、参谋长郑酉年、政治处主任赵建初等首长都在，还有副师长杨力同志也来了。我们坐下后，团长首先向我们布置任务说："岳阳县城解放了，广大农村还未解放，全县暂划4个区，洞庭湖西划一个区叫四区。团里再三考虑决定，你们连和去四区的地方干部一起去解放占领湖西区。你们的任务是：(一)保障地方干部安全地站住脚。(二)协助区里征粮支前，建立人民的基层政权。(三)协助区扩兵，组建区中队。(四)打下基础后转入湖里剿匪。湖匪横行，团里才决定你们连去执行这项任务。你们连是打游击抗日的老部队，在北方剿过匪，是解放战争中攻坚战的'尖刀连'，防御战是'守如泰山模范连'，又是南下途中无一非战斗减员的'巩固部队模范连'。你们要保持光荣、发扬光荣，团和师首长希望你们再创一个'剿匪模范连'。你们困难也有，最大的困难是你们没有水上乘船打仗的经验，靠你们自己在水中船上打仗总结。"接着，政委王衍铎同志又交代我们要注意掌握政策，和区地方干部搞好团结。杨力副师长也对我们说："决定你们连去执行湖中剿匪是我们研究商量过的。我只有简单几句

话送你们俩:迅速过湖站住脚根,搞好团结尽快建政,与敌打仗不搞拼命,减少伤亡还要取胜,再创剿匪模范连队。"我和连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们和区干部见面。区长罗崇文、区委书记韩本全和张月桂等同志同我们商量了过湖的有关事情,决定在永益乡的沙堤子靠岸登陆。

逼降保安队

我们从岳阳城过河后,在永益乡沙堤子暂住2天,了解了一般情况,便去盐船套住下。1连和地方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工作。1连还负责侦察匪情。

一天,副连长谷文秀同志带1个机枪班和1个步枪班到柳林洲至君山一线侦察,发现有几只行迹可疑的船停靠在柳林洲东北方向湖边,经侦察确系敌船。敌人下船到附近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去了,船上只有几个人。我方迅速接近,把敌船控制在有效火力之下。此时敌人已发现我侦察分队,感到没路可逃,就派联络员找我谈判。谷副连长很快报告连长。连长和我商量后,决定由我带3名通信员,赶去与敌接触,如谈判不成,即先拖住敌人,待连长集结主力歼敌。我与通信员赶到后,同4名敌军官到小村一房内谈判,弄清该敌系湖北监利县伪保安团的1个中队(1个连)。敌方提出要借路回监利。我即提出两条:(一)接受改编;(二)缴械投降。敌提出改编要保留原建制。我说只能保留班的建制。敌看我人少,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威胁说:"就凭这个,我们也要过去!"我也抽出枪往桌上一摆,说:"你们看我这个枪比你们的如何?国民党蒋介石在北方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歼灭了,你们这几条船已在我军火力控制之下,南面被我军占领了,西面、北面大堤我军正向此逼进,盐船套有我军驻扎,你们的人都会陷入我军火力之中。那时,可不要怪我们手下无情!"正在此时,冯连长又带一个班来到了谈判房,并告诉我:部队已经到达。我问敌军官:"你们是谈还是打?"敌人见势不妙,拿出的枪又插入枪套。他们互换眼色后,表示愿意服从解放军命令。我当即命令敌军官集合队伍,随我军一起开向广兴洲。到广兴洲后,令敌开进一个院内,我们连在院外休息待命,行包围之势。连长带10几个人入院,向敌兵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瓦解敌人。敌兵和我军战士交谈很亲热,当时喊出了"共产党万

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副连长谷秀文随我一起带敌5名军官到堤边一小商店内继续谈判，谈的结果是他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放他们回监利去。

这次，我们缴获轻机枪4挺，枪榴弹筒1个，步枪、手枪59支，手榴弹23枚，枪榴弹7发，各种子弹4000余发。经联系，由监利县大队把这些缴械的官兵领去了。

下湖探匪情

在盐船套做了一些打基础的工作后，区领导和我们一致认为要尽快过江掌握匪情。过江到殷家铺后，四区区公所正式成立挂牌办公。我们连就在这一带展开剿匪斗争。墨山铺、柳林洲一带敌人的恐怖宣传不但有口传，还有贴出标语的。我们及时揭穿敌之阴谋，向群众讲清敌人和当地湖匪勾结在一起残害百姓的事实；讲明我们对国民党残存的各种武装、匪徒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携械投降者给予人身安全保障，准予改过自新，立大功者受奖，负隅顽抗者坚决歼灭；向群众宣布不剿灭湖匪决不收兵的决心。

经过宣传教育，群众纷纷向我们反映匪情。有一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反映说，要剿灭湖匪，谈何容易！自古以来历朝政府都在湖中剿过匪，最后剿不尽，都收兵走了。

洞庭湖中的匪情的确复杂得很。据说宋朝后期农民军杨么部被岳飞围剿，大部分被歼，逃入湖中的部分人为了生计，有时到湖边村落强取些粮食等生活物品，沦落为匪，他们的后代也无出路，就在湖中以打鱼和抢劫为生。洞庭湖中还有“汉流”等封建帮派势力，也是土匪的分支。“汉流”也称“圈子会”。传说元灭宋时和后来清灭明时汉人组织抗元抗清。一说因为力量太小被异族军队打跑，异族称逃跑的汉人为“汉流”。另一种说法是汉人要恢复汉的统治，组织起来的力量叫“汉流”。刚解放时，“汉流”组织是社会大杂烩，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恶霸土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中统”特务、“军统”特务，无所不包，其中也有农民群众。湖中有岳阳帮、华容帮、湘阴帮、沅江帮、草尾帮、湖北帮、监利帮等8大打鱼帮，凡是能在湖里打鱼的基本全是圈子会员，湖区的保甲长绝大部分是圈子会

的。圈子会有严密的组织,除龙头大爷和当家三爷各一人外,其他的人数不限。排辈称号是:龙头大爷、顺仙二爷、当家三爷、四姐、红旗五爷、黑旗五爷、蓝旗五爷、巡风六爷、七妹、老九(也叫夭满)。据说老八因犯圈子会规矩,被杀了,因此圈子会没有"老八"。龙头大爷,是恶霸或有势力的人,掌管一切大权。顺仙二爷,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出钱资助圈子会,他只求自安,免受圈子会和湖匪危害,并无权力。当家三爷,掌管圈子会内部事务,处理与外堂发生的矛盾。四姐基本是淫荡女人或泼妇。红旗五爷是刽子手,执行堂规刑条,打人杀人。黑旗五爷办偷盗和放火烧屋之事。蓝旗五爷是办拦路抢劫和劫拐妇女的。巡风六爷,是为3个五爷办事时站岗放哨及打探的。七妹,也是淫荡妇女。老九,圈子会内最小的,为龙头大爷保管祭物和负责传令,也是龙头亲信,认为他最小不懂规矩,犯规不受责罚。圈子会成员的发展,一般是由圈子会老成员介绍,经龙头大爷同意,在开堂日期,通知本堂人员全体参加。开堂举行仪式,接受新成员,由龙头封新成员老几,给新成员证件,并宣布要遵守的堂规。新成员宣誓后,还要知几句暗语和联络动作手势。另外,新的成员要交入堂活动经费,一般的要交15至20元不等,经济条件好的还要送礼。本堂人犯规也要开堂进行处罚。圈子会的刑规很残酷,有捆打、处杀和沉塘等。

了解一些匪情后,我们认为,要剿灭湖匪,必须摧毁圈子会。为此,我们采取了说服教育和强制性的有力措施。"海底"是"汉流"的信物。龙头大爷有一本手册叫"海底",内容是圈子会内部使用的暗语和为联络规定的各种动作手势,圈子会成员都有一个证件,也叫"海底",统一用缎子做的,宽约8厘米,长约12厘米,四边画有云花,中间写的是山堂名称,有的叫兴汉山柳林山堂,有的叫复汉山君山山堂等。圈子会失掉"海底"就会互不信任而发生矛盾。个人失去"海底",就会说他对山堂不忠而受责。我们查清"海底"是个要害,因此在巡湖剿匪时,见帮船就强令其交出个人的"海底",很快就把几个大帮和部分渔民的"海底"收掉了。渔帮失去帮会匪徒的信任,就向我剿匪解放军靠拢寻求保护,还向我们提供湖中匪情。我们很快了解到郭良生、陶虎雄、李高才等几股湖匪的活动规律和武器配备状况。

围歼四股匪

为了适应湖区作战，我们请渔民当教员，学习驾船和游泳。经过20几天的水上练兵，有两个排的干部战士掌握了驾船技术，习水性的也多了。部队就在南至仁义乡，北至殷家铺，东至鹿角，西至插旗、注滋口的范围内巡湖剿匪。

大约10月中旬，在君山下飘尾水域与一匪船遭遇，我部对敌形成夹击，经我军一阵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举旗投降，计毙敌5人，伤敌7人，俘敌47人；缴轻机枪2挺，步马枪43支，短枪3支，各种子弹2000余发，手榴弹7枚。经审讯，该股匪系活动在平江的杨匪的一部分，企图下湖为匪或向湘西进入大山区，正在举旗不定之际，被我歼灭。

大约11月初，我们以两个排分乘4只船巡湖，忽然一条渔船向我们急速靠近，说有事找我们。当即过来2人到我们船上，说他们是渔民，参加过“圈子会”，“海底”被我们收缴了，听了我们的宣传教育，愿意帮解放军尽快剿完湖匪，他们也好过安定打鱼日子，特向我们报告情况。说是有一股匪，好像是陶虎雄匪帮，乘乌篷船或双桅风船，在下飘尾南边。如果这样去，匪船看见会跑，得想个办法。他们提议，要我们把船全伪装成商船，将背包堆在船前舱内，驾驶人穿便衣。我们研究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巡湖船经伪装后，以一船在前，其余船呈梯形拉开距离，寻找匪船。直到草山洲附近，发现一乌蓬船向我前船行来，并大喊要我停船，同时向我船桅上方打了几枪，要我船落下风帆。我后船看到这种情况，即散开向两侧包抄过去。时机一到，我3条船，以满帆全速围攻敌船，突然开火。我前船又扯起风帆，一面射击，一面直扑匪船。匪船转向企图逃跑，但为时已晚，未做什么抵抗，即被我合围全歼，几个跳入水中的匪徒被击毙。此战共歼匪23人，内毙伤9人，生俘14人；缴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步枪12支，子弹1000余发。

到11月中旬，四区区中队已发展到五六十人。我连以剿匪缴获的武器武装中队后，以全部兵力进入洞庭湖剿匪。匪不离船，与我在湖中周旋。有时遇到商船他们就抢，很难捕歼。我们采取分兵驻剿和湖中巡歼相结合，排长李玉亭同志带领1个排住在君山负责策应四区区中队，控制君山和保护水上的商船航行安全；排长吴国翠同志带2个班驻大通湖附近，1个班在湖中负责混随商船行动，1

个班混在打鱼帮船队内随渔船捕鱼，寻机歼匪。股匪方伯觉匪众13人，长枪10支，在一次抢劫商船时为我歼灭，被缴枪9支，子弹400发。金菊生匪众9人，枪3支，利用“圈子会”的关系隐蔽在渔船上。我们得到情报后，对渔船进行搜查。匪徒把枪用绳捆住吊在水中，但被我查获，在渔民的协助下，匪徒无一漏网。我们还在渔船上捕获散匪20余名，缴获各种枪10余支、子弹一部分。

茅棚捉“麒麟”

我们在地方党支部书记陈忆吾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很快将仁义乡的坐地匪徒肃清了。11月下旬的一天，地方派来协助剿匪的杨忠华向我报告说，有一匪首叫李麒麟，住在梓五港，从滋口沿着一水边堤上可直达梓五港，李部住在河那边洲滩茅棚里，那里属南县管，他愿意亲自带路去，保证捉到他。第2天凌晨3点钟，我集合1个排，由杨带路直奔梓五港。那里有10几个茅棚屋，杨给我们指明李住的那个茅棚，又告知了李的相貌特征。部队过河就把这个茅棚包围，并监视其他茅棚。李起床出来即被堵住了。问其姓名，他说叫李改正，但看面貌特征像李麒麟。问他有个叫李麒麟的是不是住在这里。他说他就是李麒麟，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当即把他带进棚内，看到床上被褥很讲究，非一般家庭所用，还有一妇女未起床。我们向他说明来意，讲清政策，令其交出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他有些慌张，用眼偷看床上，责令妇女起床。这个妇女既妖艳又很沉着。在枕头底下搜出手枪1支，李更慌张了，言语支吾。我们在茅屋展开搜查，又搜出手枪1支、子弹千余发，经清点有七八种子弹，还发现1个手枪弹夹。我强令其按弹种交出武器。事实摆在眼前，他指指壁墙(墙也是芦苇的)，又搜出马枪1支。经严审，再次强令他必须把枪全部交出，又从那妇女手中交出手枪1支。后来把茅屋拆毁，搜出中正式步枪1支、轻机枪1挺。后经多次审讯，李供认，他本人当过国民党军官，被国民党上层委任为“洞庭湖第1游击纵队司令部司令”，想拉拢一些湖匪参加他的“游击司令部”。并供出杨忠华是“军统”特务、“反共救国军”成员，和他相识，有密切联系，杨忠华的手枪也是他给的。杨向他要另一支手枪时，李因心爱不肯，杨即离他而去。杨已改邪归正，还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呢？发现当时杨表现积极，因对剿匪有作用，我们就以毒攻毒，以后交地方处理。当时李麒

麟还供认，有些武器已藏到别处。我派一名干部带人同李去取。到注滋口时，这位干部接到报告，插旗西面靠近山边有20多个土匪。他便留两个人看守李麒麟，自己带队去插旗追匪。但返回注滋口时，李麒麟已趁看守战士打瞌睡之机脱逃了。后来在一次搜查中，意外发现一只小船上3人拼命划向深处，并向我们开枪。我们即以火力还击。待赶上小船时，3人均已被击毙，缴手枪1支、步枪1支，其尸体中有李麒麟。

击毙“水耗子”

我在审讯湖匪时，几次都有人供说湖中有一个叫“水耗子”的土匪。在向渔民调查时，渔民传说得很神奇，说这个土匪水性相当好，在水下仍能行走，还能在水中呆几个小时。要是解放军能把“水耗子”搞掉，那真可称神兵。有个渔民说他见过此人，听不出是哪里口音，中等个头，长方脸，经常是3个人在一起，有枪，但未见他打过枪。只抢钱和物品，不论是抢商船还是运货船，见金银首饰一定要，不抢其他物品。他乘的船是乌蓬式的船，两头翘起，双桅杆，这种船受水阻力小，同时用风帆和摇橹，航行比其他船快。后经进一步调查，得知这个土匪经常出没在飘尾附近商船和运货船航行的水域。

12月中旬，我们在草山洲西北用望远镜搜索时，发现一条乌蓬船，即向其靠近。我们用枪同时指向此船，令其停船时，该船两个人突然跳入水中。我们当即上了那条船，仍在船上的一人吓得打颤不止，说不出话。后有一原先跳入水中的人露出水面。喊他回船，他不听，又潜入水中。当其第2次出水面时，因战士怕他再逃远，开枪射击，只见鲜血染红水面，很可能击毙了。过一会，又发现南面有一人探出水面，随即下潜。我们用船跟随，一面审问船上那人。他供认，跳入水中的人，其中一个是“水耗子”，从不准问他俩姓名，只准叫“老水”、“水耗子”。“水耗子”在水中技能确实不错，我们用船保持一定距离尾随他，打算待他精力不支时活捉，他东潜西潜，行无定向。这样尾随了1个多小时，看来活捉困难，待他再出头时，我们向他集中射击，当即毙于水中，人枪均沉入湖底。

生擒“叶司令”

12月下旬,部队回北部柳林洲休息。一妇女对我说,有一外乡人来10多天了,秘密串连人去吃粮。当地人说的“吃粮”,就是当兵的意思。我们有区政府或部队做扩兵工作,为何还有人秘密串连别人去当兵呢?情况可疑。晚上去捉那人时,有人说刚刚自划小船去君山方向了。我们立即划船追赶,在柳洲东边一条小河发现目标,尾追六七里路,他把船靠小河东岸,上岸到茅棚里去了。我们追进茅棚一看,有七八个人正烤火取暖,商量砍芦苇,都带有砍芦苇的工具。我们问哪个是刚来的,立即有人指给我们说这是刚进来的。我们将其带回柳林洲审问,该人供认是一个叫叶文斌招来当联络员的,叶叫他串连几个人一起当兵,还说叶身上带一支手枪。我们立即令其带路找叶文斌,在新河口一农家将叶文斌捕获,缴手枪1支、子弹30发。经严审,叶供认他是受委派到洞庭湖组建“国民党地下军第3游击司令部”的,他被委任为司令。我们又逼其交出步枪4支,子弹300发。后把叶文斌送交上级处理,叶的“第3游击司令部”就这样夭折了。

(1994年)

洞庭怒涛卷凶顽

傅 庞 如

1949年7月28日，我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独立第4团在郑怀远团长率领下，由监利县大队配合，一举解放了湖南省南县县城。当时我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参与了整个战斗部署，并带第2营担任主攻。

我们冲进县城时，国民党的县长黄涤已带着败兵跑了。我们马上跟踪追击，在荷花咀俘南县自卫总队一部，但余匪先过河跑了。我们路不熟，没再穷追，返回了县城。

由于接管南县的地方干部未到，上级令我们暂驻南县保境安民。于是，我们团部几个领导简单分了一下工，由郑团长和政治处主任马腾负责县城的安民、宣传等工作，由我负责带队清剿残敌。

过了几天，听说离南县不远的六百庵一带有土匪捣乱。我们估计是黄涤他们，便由我率2营去追剿。我们追到牧鹿湖，听说土匪已逃跑了，去向也不清楚，跑了几十里扑了空，心里真憋得慌。但我们人生地不熟，想追没法追，只好又返回县城。我们从此获得了教训，便派出几路侦察员，决心把敌情搞准确后再动手追剿。

8月中旬的一天，侦察员带回了情报：黄涤一伙脱逃后，东躲西藏无处安身，最后窜入洞庭湖。同时发现，7月21日从华容县来的四五百残兵，已由该县国民党警察局长徐尚达统领；7月20日岳阳解放时逃出的守敌残部4个保安连（头子叫郭亮生），也先后窜进洞庭湖。以这3股残敌为主体，纠合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1400余人的反动武装“民主反共自卫军”，黄涤任司令，徐尚达任副司令。这伙匪徒四处烧杀抢掠。不久前洗劫了沅江县的南大膳，杀了五六十人。现已窜到东洞庭湖边南县与华容县交界的注滋口一带骚扰。

听了这些情况，我们心情十分沉重。这几股政治土匪合兵一处，实在是滨湖几县人民的心腹大患。像匪首徐尚达，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死心塌地的老牌反革命，不知杀害过多少革命志士和无辜人民。华容人民一提起他无不咬牙切齿，骂他叫“徐屠夫”。这家伙和一群狐群狗党面临覆灭，必定更加凶暴，如不及早剿灭，滨湖人民随时可能惨遭残害。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为民除害，剿灭这股顽匪。

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我们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敌人虽号称1400多人，但仓促拼凑，匪首之间勾心斗角，匪众都是各县的自卫队、警察、乡镇公所人员，战斗力本就不强，又领略过我军将士的神威，早成了惊弓之鸟，实际上不过是乌合之众。我们呢，虽说兵力少点，但自中原突围以来，南征北战，战士们大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尤其是部分干部和老战士已在洪湖一带转战数年，富有水上作战的经验，加之近几年屡战屡胜，装备越换越好，士气越打越高，再加上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完全有把握以少胜多。于是决定由我率1个营的兵力，走水路进剿；由驻在注滋口附近的监利县大队配合，共同剿灭匪患。

战士们听说去打徐尚达，别提多高兴了。他们早在华容就听过许多老百姓的血泪控诉，对这个杀人魔王恨入骨髓，便纷纷请战。把我缠得最厉害的要算1营教导员倪柏池同志。他说打南县没当上主攻，这次剿匪为民除害，为烈士报仇，非让他们营去不可，否则就是团首长有偏心。我为他那火一般求战的热情所感动，再则考虑到他一向稳重心细，作战顽强坚韧，1营在他影响下也形成了与他相似的风格，剿匪这样的仗的确需要这样的指挥员和部队，便和团长商定，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8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我带着1营的2个连和团部直属机炮连共300多人，登上两艘小火轮，沿藕池河东支顺流挺进注滋口。

约莫中午时分，注滋口到了。但奇怪得很，岸上竟毫无动静。是匪徒们毫无知觉，还是有什么阴谋，或者是又逃跑了？我不敢大意，命令部队登岸搜索前进，一直进到注滋口镇。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看来，这伙匪徒像兔子一般跑得挺快的。我只好立即命各连安锅做饭，准备吃饱再追。同时去找监利县大队联系，查明匪徒去向。经与监利县大队联系，获悉这伙匪徒听到我们前来追剿的消息，便分乘掳掠来的10多只“风王船”，逃进了东洞庭湖。据介绍，这种“风王船”

较大，可载100余人，有3张风帆，两边各配有一只小舟保持平衡，遇上顺风跑得又快又稳，甚至轮船也追不上。但如果没有风，靠人力就跑不快了。当时正好没有一丝风，机不可失，必须趁没风时迅速追击，一鼓作气剿灭匪徒。于是，我们简单研究了一下战斗部署，决定由我率团的兵力乘船插入敌船队，逼敌投降。如敌人敢于顽抗，就集中火力猛打。为了集中火力，我命令把机炮连和各连的八二迫击炮、六〇炮、轻重机枪分别架设在两只轮船四周，构成强大的火力网；监利县大队则布置在注滋口一带湖岸上，阻敌回窜。1营倪教导员还提出，要带几只木船准备装俘虏。按照这一部署，战士们立刻丢下还没煮熟的饭，迅速集合登船，出发追剿。

我们一面加速行驶，一面搜索湖面，追了个把小时，终于发现了敌船。因为没有风，敌船没有张帆，正在湖面上慢慢飘移。我一见大喜，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天助我也！"便下令全速追击。并请大副不停地鸣响气笛，以震慑和扰乱敌人的军心。不一会，负责拦截敌船逃跑的那只轮船已超越了敌船，转过头来横截住敌船。我带的船已闯入了敌船队阵中，战士们齐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这雄壮威严的口令和尖啸的汽笛声，把敌人吓得慌成一团，有的拿着枪不敢放，有的伏在舱板上不敢动弹，有的想逃又无路可逃，丑态百出，可笑极了。有两只船上的敌人胆大包天地向我们开了火。我当即下令："集中火力，打沉它！"霎时间，全船的轻重火器一齐开火。一阵弹雨倾泻过去，顽固的敌船被打得百孔千疮，渐渐往下沉。敌人绝望地嚎叫着，纷纷跳入湖水里，往别的船上游。其他船的敌人被我军的猛烈炮火吓瘫了，连忙挂起白旗表示投降。我们便把船靠过去，逐船收缴武器，搜捕俘虏，把武器都集中到轮船上，把俘虏集中在拖去的木船上看押起来。后来装不下了，就集中在匪徒原来的船上看押。这时，湖面上刮起了一阵凉风。我和战士们正忙得汗流浃背，不觉精神一振。正在这时，突然发现离我们较远的两只敌船升起了满帆，想趁我们忙于搜捕俘虏的时候偷偷溜走。我正要下令开船拦截，大副满脸惊慌地来找我，指着天边的一片乌云说："首长，要起风暴啦！"我深知在空旷的湖面上遇到风暴的危险性，也紧张起来。忙问他怎么办。他指着远处的一片芦苇说："只有赶快开进芦苇丛里去，那里水浅，有芦柴挡浪……"我挥手打断他的话，叫他赶快这样办。于是，我们放弃了再去追捕2只敌船的打算，带着那些装着俘虏的"风王船"开进了芦苇丛。

洞庭湖中的风暴的确吓人，狂风吹过犹如虎吼，掀起的浪头足有丈多高，巨浪从天边卷来，仿佛一群怪兽，要把遇上的一切都一古脑儿吞进肚去。尽管我们的船已停进了芦苇丛中，波浪打到船上时已减轻了冲击力，但船还是被掀得颠簸起伏，简直要把我们抛出船外。一些北方籍的战士受不住这样的剧烈颠簸，晕起船来，有的已开始呕吐。情急之下，我只好叫战士们坐在船两边，一人揪住一把芦苇，来减轻船体的晃动。

夏天的风暴来得快，止得也快。天刚黑下来，风浪已渐渐地平息了。这时我才发现已浑身湿透，感到又冷又饿又乏，全身像散了架似的。战士们也都浑身水淋淋的，满脸倦容，但仍保持着随时待命行动的临战姿态，我不禁心头火辣辣的：多好的战士啊！在这样的战士面前，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被摧垮呢！那时湖面上没有航标，方向难辨，无法夜航，尽管我心急火燎想早点返航，让战士们上岸吃点东西，也没有办法，只好捺住性子等天亮。

夜里，我安排好岗哨，坐下来默默计算了一下战果。这一仗，我们没有伤亡，击沉了两只敌船，毙敌40人，俘敌八九百人，缴获枪械600多件。经俘虏指认，抓住了匪司令黄涤、匪特营长徐维桑等匪首。可惜的是，据俘虏说，徐尚达这家伙淹死了。虽说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未能活捉，交由华容人民公审处决，报仇雪恨，实在太便宜他了。后来跑掉的那两只船，据俘虏说是岳阳的保安队，但遇上这样的大风浪，恐怕也难以活命。后来的消息证实，这些想逃的敌人确实都淹死在湖里了。

天刚亮，我赶紧招呼大副启锚开船，尽快赶回注滋口。到注滋口上岸时，黄涤这家伙竟趁机逃跑了。我们发现后搜了一阵，没有抓到。此时战士们已疲倦得不行，俘虏又多，也就没继续追寻了。不过这家伙终究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后来还是被南县人民抓回来枪毙了。

（1993年）

建立群众情报网　歼灭“反共自卫团”

林　有　春

1950年初夏，我们138师413团驻扎在湖南平江县城。部队一面整训，一面担负了清剿平(江)浏(阳)县境的股匪任务。境内最大一股土匪是魏芦清的“反共自卫团”。说起来称一个团，实际只有70余人。匪首团长魏芦清系我红军叛徒，政委刘汉卿、副团长吴用都系反动恶霸地主分子。“自卫团”下设3个中队，匪众多系当地恶霸地主、反动军警宪特分子、乡保人员。他们以湘鄂赣边幕阜山为基地，出没周围几十里，威胁破坏我平(江)浏(阳)县境的政权建设和工作开展，抢掠人民财产，奸淫妇女，残杀、关押我地方干部和进步群众，进行反动宣传，气焰很是嚣张。当地干部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军进剿除害。

4月中旬，我奉命与侦察股长潘广臣率1营2个连、团侦察排和5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幕阜山下洪桥区所在地。到达后，与地方干部一起互相介绍了情况，随即展开清剿工作。

开始，工作队协助地方组建乡村政权，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反霸、反匪斗争。1连、3连和侦察排则进入幕阜山侦察敌情，展开清剿。他们不分日夜，爬高山，穿林海，钻草丛，到处搜寻匪徒。但由于人地生疏，地形复杂，没有掌握土匪的活动规律，也没有发动群众协助部队，结果，经过一个月搜剿，部队搞得精疲力竭，连个土匪影子都没发现。此时，土匪却凭借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跟我们捉“迷藏”，不断袭击我乡村政权，扰乱民心，还残杀了两名地方积极分子。

为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邀请地方县区干部一起，召开剿匪前指委员会扩大会议。我在会上着重分析了一个月来部队军事进剿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大家也纷纷发言，对敌情进行分析研究。区委于书记说的一个情况，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他说：“昨天一个群众对我说，有一次土匪拂晓前进到他们山村。进村后土匪也

采用我军打游击的办法，首先包围村子，放好警戒，封锁人员外出，外来人员只准进，不准出，直到夜晚10点多钟，他们走了才能自由出入。”根据于书记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情报网，以随时掌握匪踪，依靠群众对土匪进行全面包围进剿。

第2天，我们与县武装部刘部长、区委于书记一起，召开了中心村村以上干部会议，具体划分建立了匪情报告网，规定分散居住的农户、小村，每天上午10时前向中心村报告，各中心村12时前向区政府剿匪指挥部报告。要求无论刮风下雨，务必每天报告有无匪情。如无人报告，即说明土匪就在那里。同时将工作队的同志分散下去，和地方干部一道，深入各村各户，发动群众，张贴“土匪不灭，决不收兵”标语，重申我军消灭土匪的决心。并帮群众挑水、砍柴，解决各种困难。

这个办法还真灵。一天下午2时，距离区政府西边20余里的一个中心村来人报告说：“我村西北3里处一个五户山村，没有人来中心村报告。”还说，临近该山村附近种地的农民发现该村有些生人出出进进。

当时我正在前指，闻讯后决定立即率队前去包剿。但是我手中当时没掌握足够的部队，上午已将侦察排派出20余里外执行任务去了，眼前只有30余人的工作队。于是，我一面立即将工作队集中起来，确定分两路进击包剿。一路由政治指导员唐洪美、排长杨在志率10多人先行10分钟，从紧靠五户山村的西北面157高地迂回包剿进击。当时我们判断157高地可能被匪占据警戒，须先夺取控制该高地，然后攻击五户村。我率20多人从正面攻击，要求动作隐蔽、迅速，出其不意。并规定了联络信号，即左臂扎白毛巾，哨音一长两短是自己人，两长一短为集合，乱吹为攻击，三长两短为撤退。当时我分析，从兵力来说虽然敌众我寡，但我军都是久经锻炼的班排连骨干，战斗经验丰富，斗志旺盛，而匪敌难以判断我军多寡，必定惊慌失措，我猛烈攻击，必然取胜。为全歼该匪，我派人通知侦察排，令他们迅速跑步跟进。

部队约3时出发，经过2个小时奔袭，两路人马几乎同时到达打响。

我率部队进至距五户村150米外，利用草丛隐蔽观察时，被匪哨兵发现，匪向我开枪射击。我们迅即还击，将其中一个打倒，同时部队迅速冲进村子。此时匪徒窜出房子，一面打枪，一面狼狈地向157高地上跑，妄图凭借高地进行顽抗。

但高地已被我先行占领。匪徒一看形势不好，扭头向西南方向分散逃窜到树丛中。我立即追击搜索，但因包围不严，匪凭借地形熟悉逃跑了。经20分钟战斗，仅毙、伤匪徒各一人，缴获长枪1支、手榴弹5枚和几袋子弹。

我们就地总结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了下一步行动。我们判定，匪徒被打散后，必逃往幕阜山重新集结。因此，决定潘股长和侦察排长任兰阁分别率领侦察排堵住两条通往幕阜山的小道，埋伏在小山背草木丛中，待匪徒经过时伏击。我率领工作队在五户村西南一带继续搜索敌人。

天黑后，我们按部署开始行动。不出我们所料，大约9点多钟，侦察排长任兰阁设伏的那个点打响了，当场击毙匪中队长1名，俘获匪徒1名。经过两次打击，敌已成惊弓之鸟。我们立即采用公开鸣枪、打手电等办法，在匪徒可能埋伏的地段拉网搜索，目的是能歼则歼，不能歼灭也将匪徒尽快赶进幕阜山上，以利于我1、3连大部队清剿。同时我派一个侦察小组，连夜进山向王营长及1、3连通报情况，并请王营长天明时率部向幕阜山中心区进击。经前段搜剿已查明大部匪徒的巢穴，所以天一亮，王营长即按我们的意见，将1、3连分成几路，进击匪徒的巢穴。中午12时左右，在一处深山发现匪情，匪一触即溃，弃穴逃跑，被我打伤1名，并俘匪一名病号。当即讯问俘虏，了解到上午匪敌在此开过会，他们感到屡受打击，形势不妙，决定暂时离开幕阜山区，转移到距此100余里的浏阳县境东部斗角尖山区。

就在当天夜晚，匪徒路经我洪桥区所在地，散发了许多反动宣传标语，扬言“在秋天要配合美蒋实行大反攻”。还写了许多“警告”、“威吓”我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的话。他们不敢张贴，把反动标语压在群众门口台阶上，撒在街道上。当夜，土匪还在路经平、浏交界的某村，犯下了新的罪行——枪杀了两名群众。

根据匪情，我们又召开了前指委员会，确定由我率3连、侦察排和部分工作队员，去浏阳县斗角尖山区追剿这股匪徒。我们决心：能就地歼灭则歼灭，不能全歼就将残匪赶回幕阜山堵歼！平江幕阜山这边由王营长率1连及部分工作队，日夜设伏在由斗角尖通往幕阜山区的必经小路上，待敌堵歼。

计议好的第二天，我即率部奔往浏阳县斗角尖山区。当进至平、浏交界地段时，江西省铜鼓县的一个干部向我们报告说：他们某区的银行，昨夜遭一股匪徒抢劫，杀死一个职员，抢走人民币5麻袋（旧币）。我们判断很可能是这股逃匪所

为。

到达斗角尖地区后，我们立即与地方负责同志取得联系，说明来意，请他们大力协助。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乡村干部会议，建立了群众情报网。到底是苏维埃老区人民觉悟高，各乡按要求很快落实了情报网，每天按规定报告。一天中午，距我所在地西北3里处一个村来人报告说："我村西南高山坡的3户人家没出来人向中心村报告。"于是，我们确定侦察排先行，从西南方向包剿，阻止匪敌向山地逃窜；我带3连及工作队从正面分两路进击。我们进至距3户人家200米左右时，被敌人发觉，只听一阵哨音，狡滑的匪徒一不打枪，二不抢占山头，像惊弓之鸟，匆忙纷纷向房屋下边的丛林逃窜，穿过一段丛林，一直向西北小山沟跑去。这时，我迂回到西南山上的侦察排立即尾追匪徒。开始，匪徒在前面拼命跑，侦察排在后边狠狠地追，追着追着，眼看侦察排距离匪徒仅200米了，因天气太热，双方都有些跑不动了。于是我急令3连发射炮火拦击，3门六〇炮集中射击，炮弹组成一道杀伤墙，堵住匪徒的逃路，炸得匪徒们哭嚎喊叫，当场炸死1人，炸伤2人。匪敌见难以顺沟逃脱，只听一声喊叫："赶快上山！赶快上北山！"于是，匪徒像受惊的羊群，一齐拥向北山的丛林中。我军立即追赶，但追至山上一看，见不到敌人踪影。我令3连搜索并堵住匪逃路，自己带侦察排及工作队插到前面堵击敌人。

这座山不高也不大，方圆约五六百米，一二百米高。三面悬崖陡壁，仅有通往西北的一条小路。我带领部队顺小路直插西北山角的出口处，再往前，便是平原矮丘陵地段，往西北走八九十里可进入幕阜山区。该出口地势险要，宽二三十米，两侧是悬崖，住有一户人家。

我们决定在此设伏堵击。部署好部队，吃点干粮，一直等到深夜12点，仍不见动静。

当时我们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认为敌人这么长时间没来，可能不会去幕阜山了，于是决定撤伏，回山与3连会合，继续拉网搜山。当我们顺原路返回山上走了约1里多路的时候，走在前头的尖兵班长遇上了匪徒，一问对方，没有回话，反而一溜滚下了陡壁山坡。尖兵班的战士发觉是土匪，也立即滚下去，但没抓到匪徒，只拣到几个手榴弹和两条从江西银行抢来的装钱麻袋。我们顺沟往

西追，追到设伏地方时，老乡对我说："土匪才过去不久。"我们真后悔莫及。不久天已大亮。我们边追赶边了解情况，群众纷纷自动向我报告匪逃方向，并主动给我们作向导。

部队不顾疲劳，从早到晚，人不歇步、马不停蹄地又追赶了一天。6月的江南天气炎热，干部战士忍饥挨饿，汗流浃背，湿透了衣衫，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一路上官爱兵，兵尊干，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直到下午5时，部队进至幕阜山前长寿街北边20余里处才停下来。该处进至幕阜山，地形复杂。按计划我们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眼下的任务是堵住匪敌南逃去路，一面搜索，一面鸣枪、吹号，大造围剿的声势。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就在当晚10时左右，匪徒沿着我第1连设伏的一条小路经过，妄图窜进幕阜山上。匪徒进至我1连设伏点，我伏兵问："干什么的！"敌人料中埋伏，纷纷滚下山坡逃走。经追击搜索，仅俘获1名伤匪，其余未能就歼。

第二天，我们又分兵两路搜索。3连连长张进功所率一路进至一片草树茂密的矮山处时，发现两个人挑着木桶沿树林鬼鬼祟祟往山上走。当即追赶拿下，一看木桶里装的是匪徒到山前群众家弄来的饭菜，于是立即叫其带路，搜剿匪徒。进至一个藏身岩洞，先击毙了洞口的两个站岗警戒的匪徒，紧接着冲进洞内，边冲边射击边喊："缴枪不杀！我军优待俘虏！"匪众纷纷举手投降，当场将匪政委刘汉卿俘获。经审讯，得知匪徒们头天开过会，会上有的主张坚持与我们周旋，有的主张暂时坚壁武器，把人分散，以后待机东山再起。两种意见严重分歧，匪正副团长魏芦清、吴用一气之下，不干走了。一个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匪徒说："正副团长带上短枪，扛上机枪，临走时说先去岳阳避一避。"

至此，我们基本消灭了这股匪患。先后毙伤俘匪69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及弹药、货币一批。我仅摔伤两人。

随后我们研究，如果魏、吴匪首逃往岳阳市，不可能带上那挺轻机枪，定是把机枪藏于某处了，要设法弄到手，以消除后患。这时有人说："此地距离吴用家住地较近，是否藏在他家？"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吴用家中，经反复细致搜寻，从他家过道上边的一个黑洞库里搜出了一挺较新的捷克三环机枪，还有3袋子弹。

两个多月来，经过军民的艰苦奋战，我们终于较好地完成了清剿土匪的任

务。6月下旬，我们将捕捉两名逃往岳阳匪首的任务移交兄弟部队后，随团开赴湘南耒阳县，又去执行湘南剿匪的新的战斗任务。

（1993年）

湘南剿匪中的第四十六军

詹才芳　李中权

(一)

衡宝战役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迅速推向广东、广西,解放了中南地区大片土地。但垂死的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一面继续组织兵力在两广与我作战;一面大量派遣和组织匪特武装于中南各省,利用其数十年的反动统治基础,乘我地方政权初建和未建之际,妄图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开辟所谓"敌后游击战",钳制我军继续前进,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图谋复辟。

为了安定后方秩序,建立巩固政权,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决定以部分主力部队,在刚解放的新区担负起建设政权、剿灭匪患的任务。我46军和47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接受了经营湘南和湘西的光荣任务。当时,我俩分别担任46军的军长、政治委员。

湘南包括衡阳、邵阳、零陵、郴州4个地区,共辖32个县,人口1000余万。地处湘桂、粤汉两大交通要冲,湘江、资水贯穿其间,水陆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湘南因与广东、广西接壤,故在主要战场转入广西后,随着战略局势的转变,一跃而成为我进军大西南的重要补给基地。国民党反动派溃退出湖南时,曾有计划、有组织地潜留了大批所谓"敌后武装",与恶霸、惯匪相勾结,烧杀抢掠,破坏交通,杀害我工作人员,破坏革命政权的建立。当时,活动于湘南地区的匪特约3.5万名,百人以上的股匪达56股。其中,千人以上的有7股,500人以上者10股。除了大批土匪武装外,还有万余名游杂武装。这些游杂武装成分极为复杂,大部分是国民党在乡军官、当地豪绅地主和野心家。他们为了扩张势力,搜罗地

痞流氓、散兵游勇，组成地方性的反动武装。但慑于我军威力，他们暂不敢轻举妄动，企图保存实力，准备伺机再起。对这些游杂武装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就会流窜为匪，遗祸人民，对我建设政权和进行社会改革是很大的障碍。

当时，湘南人民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匪特的血腥恐怖统治和谣言煽惑下，对我党政策一时还认识不清。一般群众有顾虑，不敢接近我军。而人民政权还未普遍建立，有的虽建立起来，但基础很不巩固。封建势力及各种反动组织依然存在，乡村地主阶级仍握有实权，欺压人民，作威作福。

鉴此，我46军于1949年11月12日，奉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首长的命令，留湘南地区担负剿匪与发动群众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我们在原地进行了思想动员，把指战员准备入桂作战的高昂战斗情绪转到执行剿匪任务上来。

11月中旬，军部进驻衡阳市，成立了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军政委李中权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军长杨梅生兼任警备司令员，衡阳市市长毛远跃兼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为了加强湘南地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奉华中局指示，以我军军党委为主，吸收部分地方党政同志组成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李中权任书记，负责全面领导湘南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此外，为了加强湘南剿匪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湘南剿匪指挥部。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副军长杨梅生、副政委段德彰分别兼任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兼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部、政治部。

当时，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离衡阳返回汉口，司令员林彪曾召集我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就我军进驻湘南后的工作讲了话。12兵团萧劲光司令员也到衡阳给我们作了指示。

11月16日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了湘南地区的社会民情，作出了经营湘南的决议案。11月21日，在衡阳市召开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明确在剿匪中要贯彻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的方针，大体分军事进剿大的股匪、分散驻剿散匪、发动群众清剿残匪三个阶段。剿匪的政策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剿匪战术上，强调贯彻“每战必胜，每打必歼”的原则。要求部队在剿匪中要有高度的灵活性，不错过战机，善于出敌不意，实行远距离奔袭，发扬猛打猛追的战斗作风。强调剿匪必须与发动群众密切结合，号召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地

影响群众，扩大我军声誉。要求人人重视群众工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组成广泛的农村统一战线。

这两次会议，充分地分析了湘南地区当时的情况，贯彻了上级指示，明确了剿匪的方针和任务，具体研究确定了剿匪的步骤、方法，为圆满完成剿匪任务，作好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二）

军事进剿是从12月初开始的。为了首战必胜，打击湘南匪特的嚣张气焰，动摇匪众军心，用事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我们选择势力最大、危害人民最深的国民党"军统""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中将主任王春晖及匪"湘南纵队"中将司令谢声溢匪部作为军事打击的第一个目标。这两股土匪，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领导的交警部队为骨干，与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相勾结，是湘南战斗力最强的土匪武装。他们盘踞在嘉禾、蓝山、临武等县，在匪首王春晖的统一指挥下，企图依靠嘉、蓝、临地区之九嶷山、华荫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的指挥中心设在蓝山县之毛俊，共有匪众1.3万余人。我军决定发动嘉蓝临战役，彻底消灭这股土匪。在此同时，以一部兵力控制活动于宁远、江华、道县、永明等地的原国民党湘南行署欧冠部及新7军曹茂琮部武装，防止其流窜为匪。在歼灭王、谢匪部后，造成其孤立无援，再对其进行收编。

嘉蓝临战役，根据王、谢匪部兵力集中，控制着广大山区，并有反动政权支持等特点，我集中6个团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的方法和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的战术，军事进剿为主，政治攻势为辅。具体部署是：首先以137师（欠第411团）于12月3日前，自洪桥一带以远距离迂回动作，进至江华及其以东，封锁九嶷山向南、向西各通路，尔后与郴州分区部队（493团及495团一个营）在蓝山、连县（广东）通路上会合，切断向两广的一切逃路，达成合围；待136师于12月4日由金兰桥进至新田、桥下洞之后，向蓝山方向实施远距离奔袭合击。

12月1日战役开始。东路，郴州分区的493团以奔袭手段于当日将匪"交警2总队"3个大队1000余人包围在临武城东北寺冲一带，毙俘敌一部，解放临武县城。随后向西南推进，封锁华荫山东南部，切断了敌东逃之路。西路，137师

沿湘桂铁路挺进，12月1日解放江华，尔后又连续急行军3昼夜，翻越海拔千余米的九嶷山万高峰、大冲岭，通过200华里人烟稀少的瑶民区，进抵黄竹寨、三江城一线与东路部队会合，封闭了九嶷山、华荫山之敌逃向广东、广西的道路。至此，完成了合围，这对剿灭嘉蓝临土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担任主攻任务的136师，由金兰桥一带出发，经过4天行军，于12月4日到达预定地域，随即分3路向蓝山、临武、嘉禾及华荫山地区奔袭。为了出敌不意，采取了秘密突然远距离奔袭的动作接近敌人。首先以小部队化装成地方干部及筹粮队迷惑敌人，尔后主力秘密跟进，所经之处严密封锁消息。408团在嘉禾东北普满圩歼灭土匪湘南纵队4支队1大队一部；5日又在芦家圩歼敌一部，占领嘉禾东北地区。407团突破敌人在楠木桥、竹管寺、大青脚、蓝山城北关等地的4次阻击，一昼夜急进200余里，一鼓作气向蓝山县城发起了攻击，全歼了匪湘南纵队司令部、警卫营及保1师师部共1300余人，谢声溢也被我活捉。作为匪特老窠的蓝山即被我解放。406团2营9个小时急进130余华里，打退敌人沿途抵抗，于5日占领嘉禾县城。该团主力则直插匪首王春晖指挥部所在地火田渡和毛俊地区。至5日夜，我军已完成对敌人的奔袭、包围任务，歼敌2000余名。6日我各路部队开始向敌发起攻击。408团在田心铺一带击溃敌人；406团主力在毛俊地区全歼匪交警东南办事处特工中队，打乱了敌指挥机关；407团及136师师直也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各歼敌一部；137师410团在脚岭地区全歼保安第10团。土匪在我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匪首王春晖趁6日夜间大雨，率残部3000余人由毛俊东北突围，沿华荫山北缘向临武方向逃窜；14总队李治民率乌合之众2000余人，由浆洞、文昌坪向南逃跑。部队发扬高度机动灵活与穷追猛打精神，经过8天的连续追击，将上述逃敌歼灭于田心铺和板桥等地，击毙交警东南办事处副主任张葆琛，活捉少将教育主任马鹏飞。板桥一战，匪首王春晖也被我军打伤俘获。但王匪在我未查明其身份之前化装潜逃了。408团5连副连长纪士信率该连1排，经10天9夜连续追击，终于在长沙易家湾渡口将王春晖擒获。后荣获中南军区通令嘉奖，纪士信及1排全体记大功一次。

嘉蓝临地区的股匪基本消灭后，137师409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盘踞在永明西龙虎关的股匪陈平裘部实施进剿。12月18日该团进抵永明。19日急进130余华里，奔袭龙虎关以西的狮公桥、大石桥，将匪包围。经30分钟战

斗，将匪全歼，生俘匪中将军长陈平裘以下200余名。

与此同时，在邵阳的158师（第45军建制）也归我军指挥，配合邵阳军分区剿匪。我138师也在湘北抽出部队执行剿匪任务。

嘉蓝临剿匪战役，是我军由正规作战转入剿匪作战的首次战役，是在缺乏剿匪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由于正确地执行了上级指示，战前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与深入的思想动员，在战术上做到隐蔽前进，严密包围，分进合击，穷追猛打，部队前进时迅速、突然、出敌不意，战斗中各部队指挥灵活，密切配合，主动寻找战机，因此，在不足20天内，就解放了嘉禾、蓝山、江华、临武4座县城及广大地区，歼匪1万余名，擒获中将、少将匪首12名，缴获各种火炮112门、各种枪59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此次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匪特的气焰，震慑了湘南的游杂武装，鼓舞了人民的剿匪情绪，为以后的分散驻剿打下了基础。

嘉蓝临战役后，我以137师部分部队和136师少数部队，对盘踞在湘南的欧冠、曹茂琮等游杂武装进行收编工作。与此同时，138师在湘北收编了毛龚湘、何卓等部。为防止哗变，先令这些游杂武装在我军事警戒下分区集中，尔后我陆续派入干部参加领导。我先后收编游杂武装13股，计9049名。收编游杂武装工作的胜利完成，对巩固湘南社会治安和进行社会改革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

由于嘉蓝临剿匪战役的胜利和收编游杂武装工作的顺利完成，湘南匪情发生了新的变化。部分胁从匪众在我军威震慑下纷纷投降。其余残匪则大多数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逃往偏僻山区，分散隐蔽，时聚时散，流窜不定，常以分散对付我集中，有机可乘时则集中一定兵力对我突然袭击，采取“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手段，继续依靠其农村的封建基础与我周旋。

根据这一变化，湘南党政军委员会于12月22日发出指示，确定了以“分散对分散”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136师、137师、159师分别在邵阳、零陵、郴州3个分区，以营为单位实行分散驻剿。为了积极建设地方武装维持社会治安，配合社会改革工作的开展，各分区独立团分别抽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兵力用来做骨干，改编、扩建了区中队。

此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改称中南局，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我们遵照中南军区的部署，结合本区情况，从1950年1月开始，湘南剿匪进入第二阶段：分散驻剿，展开政治攻势。

分散驻剿开始不久，158师奉调入桂归建第45军。136师主力西调邵阳分区接替158师。各单位驻剿的位置分别是：406团在耒阳、永兴、桂阳地区；407团在邵阳地区西部洞口、花园、竹高塘、山门一带；408团在桃花坪、六都寨、黄桥铺一带；137师师直和410团在湘桂铁路沿线祁阳、东安县、新宁县地区；409团在道县、永明县、江华县地区；411团除警备衡阳外，一部进至邵阳北部荷塘坪一带驻剿。

部队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同时，根据军委和中南军区党委的指示，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应付灾荒，积极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各部队都取得好的成绩。由于部队调动频繁，在执行剿匪、生产、整训任务中，个别单位偏重于生产。特别是由于取得了第一阶段剿匪的胜利，部队中产生了满足于已取得成绩的思想。有的部队轻敌麻痹，对分散驻剿重视不够。在剿匪中，少数单位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未能积极地发动群众剿匪。同时，在战术上也不够灵活，剿匪没有适时集中兵力，而且侦察不准确，往往盲目奔袭。有的团奔袭合击40多次，连续扑空。有的部队对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掌握不准，无原则宽大，使群众产生顾虑，影响了剿匪的积极性。有的枪毙投降匪众，乱打乱捕，民匪不分，错打了一部分群众。有的部队纪律松懈，侵犯群众利益，对群众态度强硬，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此时，土匪活动仍很猖狂，经常截击我军用汽车，袭击区乡政权，杀害地方干部，烧毁仓库，散布谣言。

根据上述情况，为贯彻中南军区、12兵团及省委对剿匪工作的指示，于2月6日在衡阳市召开了军首届党代表会。会上改选了军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传达了湖南省党代表会议的精神，部署研究了剿匪、生产、整训等各项工作任务。特别对剿匪工作做了认真检查，明确了下一步剿匪的对策。对违反政策纪律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首届军党代表会议精神在部队中传达贯彻后，各地剿匪情况均有起色。全区3月份歼匪达2700余名，比1、2两月歼匪总数还多380名。

但是，由于这次会议对部队任务部署重点不突出，部队对生产仍有所偏重，没能彻底扭转剿匪不利的局面。为迅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湘南党政军委

员会于4月8日召开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专门对剿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明确了剿匪各项任务，强调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剿匪。4月26日，我军又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传达贯彻中南军区高干会议和湘南党政军委员会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剿匪是全军的中心任务。这次会议精神在部队进行深入传达贯彻后，彻底地扭转了剿匪不利的局面。

第二次军党代表会议后，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部队和各地区成立了以军队党委为核心的党政军统一领导机构——剿匪委员会，以军队首长为指挥员，地方各级党委书记为政治委员。为迅速、彻底根除匪患，根据土匪分布与活动情况，又将湘南划分为两种地区：邵阳地区的武冈、龙山、隆回等地有土匪活动，我地方工作尚未展开，群众未发动，为重点剿匪区；衡阳、郴州、零陵地区的腹心区，基本上无大股土匪活动，我地方工作已铺开，群众已逐渐发动起来，故划为一般剿匪区。对重点区，先集中兵力，实施军事进剿，强调周密侦察，准确掌握情况，采取奔袭合击的手段，予以歼灭。尔后，再适时转入分散驻剿。对一般区，主要是以县区武装及部分主力部队全面铺开，实行驻剿，以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军事进剿。

在部署上也做了相应调整。136师2个团、137师1个团2个营及邵阳分区独立团负责重点区剿匪任务。为了集中兵力，将担任警备衡阳任务的411团增调到龙山地区（警备任务交给军直担任），协同独立16团共同剿灭该区土匪。其他部队则分驻于一般剿匪区。为了使任务更加明确，各部队按地区、按土匪对象实行包干负责制。同时规定各级指挥机关除留一定人员坚持日常工作外，全部深入连队帮助剿匪，使剿匪形成了一个高潮。

为正确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剿匪政策教育。对匪属一律不拘不扣，不动私产，从感化出发，动员他们劝其丈夫、子弟投降；对自首和投降的土匪一律不捆不押，经短期教育后取保释放。对其中的匪首、惯匪，先集中教育，待剿匪结束后再分别处理；对罪大恶极的匪特，经过公审予以镇压，杀一儆百，以利于发动群众。为防止乱捕乱押现象发生，对证据不足的匪特嫌疑分子暗中监视，继续侦察，经证实后再行处理。这些政策执行的结果，深得群众欢迎，一些胁从匪众纷纷自首坦白登记。

在分散驻剿中，各部队都注意采取机智灵活的战术手段，出敌不意地歼灭敌

人。如先以两三个人深入匪区，土匪见我人少，与我交战。因我后续部队及时跟进，即可将敌一举围歼；根据土匪“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战术，我突然杀“回马枪”抓住敌人；根据土匪夜聚昼散的活动规律，以小部队在匪特经常出没的路口设伏，一举歼灭之。此外，还有的利用土匪无粮、少盐的弱点，我以小部队化装成群众慰问我军的模样，在山区行走，引诱土匪来抢，我则趁机将其消灭。

在分散驻剿中，各部队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对一般胁从匪众，注重宣传我军宽大政策，给予自新的机会，劝其投降。对旧保甲长，除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外，还注意利用他们与土匪之间的矛盾，使之向我军靠拢，报告匪情。同时，各部队广泛进行宣传攻势，人人开口，处处宣传，造成“土匪不消灭、坚决不收兵”之势。部队还在驻地开荒生产，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消除群众怕我军驻不长的顾虑。此外，我军所到之处，缸满院净，对贫苦基本群众节粮拨款给以救济。群众逐步发动起来，报告匪情的一天天增多，为我军彻底清剿潜伏的匪特打下了群众基础。

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剿匪政策，灵活的战术手段与强大的政治攻势结合得好，因此剿匪成绩显著，4月至6月，歼匪1.56万余名，占上半年剿匪总数的76%。到6月底驻剿阶段基本结束，湘南广大腹心地区工作已全面铺开。

（四）

经过我军事进剿和分散驻剿，到1950年6月底，湘南32个县仅剩下散匪不足千人。但这些匪特多为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匪首和最顽固的惯匪。他们过去作恶多端，现在也将顽抗到底。其行踪诡秘，手段狡猾毒辣，有的逃往外地待机再起，有的就地潜伏，化匪为民，企图长期隐蔽，秘密发展；有的流窜深山，与我打游击；也有的假投降，打入我乡村政权，争取合法地位，与我作斗争，破坏农村社会改革工作。这些罪大恶极的匪特不肃清，群众就不能安心生产，土匪也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下一阶段的斗争就更艰巨复杂了。

据此，湘南党政军委员会于6月25日召开会议，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湘南地区的基本形势，传达了中南军区的剿匪工作指示，明确下半年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整顿部队，配合47军准备参加湘西会剿。部队

的部署也做了适当调整：136师以营、团为单位，集结于武冈、耒阳地区；138师411团两个营接替了武冈、隆回和城步地区的防务；138师413团接替了406团耒阳、永兴地区的防务。

暑期整训重点是整顿部队思想，通过评“三好”（剿匪好、政策纪律好、团结好），检查与批评部队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加强了部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提高了部队觉悟。同时也改善了部队的行政管理，健全了制度。

在整训的同时，各部队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一方面使群众得到彻底翻身解放，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势力，挖掉匪特赖以活动的根基。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为了加强地方建设，除分散驻剿的部队就地化为工作队外，全军又抽调1224名干部、战士组成了工作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布在46个区，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和反霸斗争。

湘南人民在土匪长期蹂躏下，生活本来就很苦，加之七八月又遇天旱，许多群众衣食无着，情绪低沉，对彻底清剿土匪表现不够积极。鉴此，工作队的同志积极发动群众挖渠、修水塘，车水灌田，克服困难，战胜天旱。在工作队带动下，群众很快掀起了一个生产救灾的高潮。工作队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逐步启发群众倒苦水、挖苦根，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建立农会，组织民兵。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队即有重点地领导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和减租退押。据统计，湘南在反霸退押中，共退出稻谷3600余万斤，查出黑田20万亩，斗出大批财物分给了农民。群众斗争情绪空前高涨，为进一步清匪反霸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群众斗争高潮掀起来后，即转入整顿组织、纯洁基层政权的工作。在农会中进行“五查一评”，即查组织、查力量、查敌人、查生产、查团结和评决心。对农会干部主要是进行“三查一评”：即查出身成分，查历史，查作风，评干部条件。经过查评，清除了农会中的不纯分子8000余名，重新组织了1300多个真正由贫雇农掌握的农会，发展会员40余万名。随着农会的发展、整顿，又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到12月底，湘南由基本群众组成的民兵武装达12万人。

发动群众，普遍建立起基层政权之后，土匪赖以活动的根基就被挖掉了，这使残存匪众更加惊慌不安。我即乘机开展群众性的劝降瓦解工作。严密控制旧军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伪政府职员的活动，割断他们与匪特的联系。同时

广泛宣传剿匪政策，做到宣传入洞，标语上山。发动群众搜寻匪迹，监视与土匪有关的住户，使匪无处藏身。许多散匪纷纷自首。仅8、9两个月，就争取了自新土匪500余名，收缴长短枪150余支。

对顽固不化的匪特，我们坚决搜剿。对流窜边沿的小股土匪，即深入匪巢，辗转奔袭，穿梭清剿；对匪首或三五成群的散匪，则组织“飞行小组”，确定专一目标，跟踪调查，捕尽为止。为防止匪特逃入城市，我们及时组织城乡联剿，在各乡村要路口站岗盘查行人；在城市登记户口，进行社会调查。仅衡阳市就查出隐蔽的匪特81名。对活动在地区边沿的股匪，则与兄弟部队约定好，组织跨地区会剿。为防止匪特再起，在清匪的同时，重视了收缴枪支的工作。

由于我军按期完成了湘南剿匪任务，8月12日受到中南军区的通令嘉奖。至11月底，清剿土匪阶段基本结束。除外逃匪首外，湘南腹心地区基本达到了无匪踪迹，农村的斗争也由清匪反霸，进入了土地改革。

早在湘南会剿的第三阶段，我军奉命派136师配属47军参加湘西会剿，组成了绥宁剿匪工作委员会，师长曾雍雅任书记。部队于10月5日开始行动，至12月20日胜利结束，共歼匪4223名，其中包括中将司令龙怀麟及以下将级匪首10名，校级匪首153名，解放了绥宁全境。由于该师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湘西剿匪任务，荣获湖南军区、12兵团首长的表扬和湘西军区首长的来电慰勉。

为策应136师在湘西的剿匪，137师组织部队在湘西与桂北边沿地区合围包剿20余次，打击了向内地回窜的股匪近20股，歼匪929名，有力地配合了湘西剿匪，为桂北恭城地区解除了严重匪患。

我军驻湘南一年，在中南军区、12兵团首长及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了以剿匪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一年中，共歼匪37181名，收编游杂武装11405名，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约1.5万余名；俘少将、中将匪首12名，缴获各种炮171门、轻重机枪260余挺、各种长短枪1.12万余支。从而粉碎了敌人在湘南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的幻想，彻底地肃清了湘南地区的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建立了人民政权，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为湘南进行社会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0年）

忆嘉(禾)蓝(山)临(武)围歼战

曾 雍 雅

1949年11月29日开始,我46军以136师为主,由137师两个团及零陵、郴州军分区武装配合,经远距离奔袭,向盘踞在以湘南蓝山为中心的匪"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匪"湘南纵队"司令谢声溢及保1师等匪部发动进剿。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对进、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法,大胆穿插,猛烈攻击,打乱敌之指挥,将敌分割成数块,猛打穷追,各个歼灭。战斗历时17天,将匪全部歼灭,解放了嘉禾、蓝山、临武、江华4座县城。

(一)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时,有计划地在中南各地潜留下大批匪特武装。他们勾结当地的地主恶霸、封建会道门、惯匪及其他反革命组织,进行破坏和捣乱,图谋反扑。

国民党在湘南之嘉禾、蓝山、临武潜留的匪特武装,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国民党"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所属的"交警总队"。这是以"军统"特务为骨干的正规部队,久经训练,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另一股是国民党湖南师管区"湘南纵队"司令谢声溢匪部及保1师等。该部主要由地方部队和当地地主武装、地痞流氓、乡警土匪组成,战斗力较差。这些敌人,在匪首王春晖的统一指挥下,妄图在湘粤桂边境保存扩充实力,坚持"游击战争",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两股匪特武装共有匪众1.3万余名。其具体分布是:匪"交警东南办事处直属队"、2总队、14总队、17总队共7000余人,在蓝山县毛俊、田心铺和临武县芦家圩一带;匪交警2旅、18总队、4总队共2000余人,在嘉、蓝、临交界之塘村圩、石蹭、

新塘、奄塘圩、榕木圩、詹家坊；匪“湘南纵队”2000余人，在蓝山县的竹管寺、楠木桥、大水坪及嘉禾县之普满圩地区；匪保1师1000余人，在蓝山、临武县城内。另外，嘉、蓝、临3个县城内，分别有伪自卫队700人、400人和500人。敌总指挥部在毛俊。他们到处修筑工事，不断向湘南各地袭扰扩展，疯狂抢掠财粮，奸淫妇女，大肆造谣惑众，狂叫“反共到底”等等。国民党对这股土匪武装十分重视，11月12日还派运输机一架，在古城七里江和火市雷家岭一带，给他们投下一批银元和各种物资。

嘉蓝临地区分属零陵、郴州地区管辖。南与广东毗连，西与广西接壤，为3省交界。东有粤汉铁路，北有湘桂铁路。境内有阳明山、华荫山、香花岭、骑田岭等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有潇水、沱水、春陵水、深水、九嶷河等河流。群山高耸，水流湍急，地势陡峭险恶，道路狭窄崎岖。许多地方没有道路，沟深崖险，须攀绳缘索才能通行。境内多为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对我军不了解，给进剿增加不少困难。而国民党则认为，依托该地区，进可取郴州、永州，乃至整个湖南，退可逃“两广”，将残军麇集该地区，妄图作垂死挣扎。

为迅速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巩固进军基地，支援解放“两广”和大西南，194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命令，第46军由入桂作战转为担任湘南剿匪和经营湘南之任务。并组织了以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为首的湘南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对衡阳、邵阳、零陵、郴州4个地区的剿匪斗争。

11月26日，46军和湘南剿匪指挥部发布了湘南剿匪命令，要求在12月底之前消灭湘南地区200人以上的股匪，尔后继续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并对嘉蓝临地区剿匪战役做了部署：

136师担任主攻任务。由祁东县之金兰桥出发，以4天时间长途行军230华里，翻越阳明山区，进至新田、桥下洞一带。尔后实施远距离奔袭，迅速向王春晖、谢声溢匪部发起攻击。在137师和郴州、零陵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彻底歼灭该敌。

137师（欠第411团）担任西路迂回包围任务。以远距离奔袭动作，从道县、江华出发，沿湘桂边沿前进，封锁九嶷山向南及向西的各条道路。在蓝山至连县道路上，与东路郴州军分区部队会合，将九嶷山、华荫山完全封锁，切断敌之逃

路。

郴州军分区部队(493团及495团1个营)担任东路包围。分别由郴县、宜章出发,进至临武一带,将华荫山东部严密封锁,切断敌东逃之路。

(二)

当时我是第136师师长。根据军和湘南剿匪指挥部交给的任务,全师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师、团干部分别深入部队动员,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由准备入桂作战转为湘南剿匪作战的重大意义。全师上下士气高昂,决心在剿匪作战中杀敌立功,为民除害,纷纷要求执行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并以一周时间进行了有关远距离奔袭、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分割,以及不怕艰苦、积极求战、灵活指挥、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和猛打、猛冲、猛追等战术的教育。

11月24日,师派出作战、侦察科长,率师、团侦察连及电台一部,并以408团2营作武装掩护,组成先遣支队,以筹粮为名,由金兰桥到新田,秘密侦察了一周,查明了敌之部署、装备编制、主官姓名及地形等情况。还捕捉了10几名"舌头"(其中有两名副官),找好了向导,为部队的指挥和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27日,师在金兰桥召开了有各团团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统一了思想,研究了部署。除军布置的外线大包围圈外,决心再给敌人加上一道内线包围圈,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对进、中间突破的战法,使敌腹背受敌,指挥中断,将敌一网打尽。具体部署是:

一、408团担任东路攻击。由新田经冷水铺、梓木圩、卢家圩、朱禾铺,直插华荫山东南(临武县城西南)。控制华荫山以后,主力由华荫山西麓直插蓝山东北,协同406团、407团歼灭蓝山、毛俊之敌。

二、407团为西路。由桥下洞经竹管寺直插蓝山、岭脚,歼灭蓝山之敌。尔后插入华荫山,在408团配合下歼灭逃入华荫山之敌。

三、406团为中路。经正宜圩、楠木桥直插匪指挥中心火田渡和毛俊地区,打乱敌之部署,在408团、407团协同下歼灭该地域之敌。

四、师指挥所和直属队随407团行动。

五、师向各团派出电台,以无线电为主,运动通信、有线通信为辅,保障及时

联络和指挥。

为加强指挥和保障行动的迅速与突然性，团营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多数随连队行动。要求善于在总的作战意图下，灵活处置情况，抓住战机，打没有命令的胜仗。部队彻底轻装，除骑兵通信员外，均不带马匹，重火器用人背。并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利用阳明山区的浓云密雾作掩护，昼夜兼程前进。做到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务求全歼。

（三）

11月29日，各部队从金兰桥（408团从归阳）出发，向嘉蓝临地区挺进。在阴雨连绵的恶劣气候下，连续翻越海拔1000多米高的杉头岭、老鹏岭、达德岭、三牙岭等4座高峰，师指挥所于12月4日上午10时到达新田，各部队于当日14时先后到达新田、桥下洞、柏万城一带。为了不使敌发觉我之行动，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部队仅停了几个小时，做了一顿饭吃，当即于4日17时，继续分别向蓝山、临武、嘉禾、华荫山远距离奔袭。

东路408团，从新田出发，以急袭姿态前进。到达距普满圩7公里的太平圩时，了解普满圩住有敌人，该团即令1营急速包围。战斗于5日7时零5分打响，经25分钟激战，全歼匪“湘南纵队”4支队1大队，俘匪大队长李英奇以下83人。继于5日22时25分夺占芦家圩，歼匪40余人。尔后，主力迅速向华荫山挺进，迂回包围敌人。

西路407团，由黄塘出发，采取闪击战法，突袭蓝山城。尖兵连（1连）进至楠木桥，发现该地有敌人。团即令该连留下1个班监视敌人，主力继续前进。进至竹管寺发现敌人约有1个营，我一阵猛打猛冲，将敌打散。团令1连暂时留下监视敌人，由2连担任尖兵连，其余部队迅速跟进。进至青山脚时，匪一个支队发现我军后，慌忙退至西山。我仍置敌于不顾，继续猛插蓝山城。临近蓝山城时，遇敌一个营长带1个排出城换哨。匪徒们还没弄清是谁，就全部被我俘虏。5日14时进至蓝山城北，又发现匪保1师1个营。我前卫部队猛烈冲击，将敌驱散。至16时，该团终于以一昼夜240华里的速度，插到了蓝山城下，将敌包围。

蓝山城系湘南重镇，地处九嶷山北麓，是敌进入九嶷山和逃往湘西的门户。

该城城墙系砖石结构，高约两丈多，易守难攻。团令2、3营由北面攻城，令1营沿紧靠西山的一条冲沟向城南迂回。该城西南有个叫富阳头的村庄，驻有匪1个中队。2连以迅猛动作冲入村内，匪徒还未弄清是怎回事，就全部当了俘虏，匪徒们还连声喊叫："你们是哪部分的？不要误会。"此时，城内部分匪徒发现情况不对，从南门蜂拥而出。遭我2连迎头痛击后，匪徒又跑回城内，关闭城门，企图据城死守。

攻击南、北城门的战斗同时打响。炮弹、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倾泻到城墙上，打得敌人抱头乱窜。3连连长许满田在火力掩护下当人梯，让9班长朱延林带领全班登城，奋力打开南门。1营随之冲进城内，迅速与从北门攻入的2、3营会合，展开巷战，生俘化装逃跑的匪首"湘南纵队"司令谢声溢。1连围歼伪县政府，活捉"湘南纵队"副司令、参谋长、政训主任等匪首。战至18时30分，蓝山城全部解放，全歼匪"湘南纵队"司令部、直属队、警卫营、保1师师部及"第3专员公署"、"蓝山县政府"等1300余人。

师根据战场情况，临时决定中路406团兵分两路。以2营为一路，5日在桥下洞与团主力分开，向嘉禾奔袭。该营冒雨连续急进90里，沿途打退敌人两次阻击。进至嘉禾城下时，发现大股土匪已向西南逃窜。但守城残敌仍仓促应战。经30分钟战斗，将守敌200余人全歼。5日16时，嘉禾县城宣告解放。2营主力不顾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跟踪追击，又俘敌58名。另一路为团主力1、3营，以30个小时长途奔袭，经正宜圩、楠木桥前进220华里，直捣匪巢火田渡、毛俊，打乱了敌人指挥中心，使敌陷入混乱。

师指挥所于5日18时进入蓝山县城。

这时，友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外线包围圈。担任东路包围的郴州分区部队，将华荫山东部严密封锁。担任西路包围的137师两个团，分别由道县、江华出发，经3天3夜冒雨急进，翻越九嶷山，通过200余里的瑶族地区，于4日进至黄竹砦、三江城一线，切断了匪向东南、西南的逃路。

5日23时，各进剿部队完成了奔袭和迂回穿插的任务，在华荫山以北塘村圩、竹管寺地区对敌形成了内线包围圈。王春晖及匪主力1.1万余人被我分割包围在毛俊至浆洞、文昌坪方圆30里的狭窄地区内，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惊恐万状。在激烈的战斗中，403团1连战士郑守恩送俘虏返回途中，失去联络，突

然被匪用刺刀抵住胸膛，逼他交代我军兵力部署。郑守恩大义凛然，利用匪徒的恐惧心理，整夜宣传全国的胜利形势和我军宽待俘虏政策。匪首们听了既钦佩，又忧虑不安。最后，3个匪支队长感到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出路，即率领1200余名匪徒向我投降。

（四）

被围之敌主力集中在几个要点，凭险顽抗。12月6日，师命令各团从不同方向对敌发动猛烈攻击，紧缩包围圈，迅速歼灭敌主力。我率精干指挥所，于6日上午进至毛俊北山，指挥围攻敌主力战斗。

406团团部带1、3营于6日6时抵毛俊地区。1营以突然动作包围了洋田，经激战，全歼匪“交警东南办事处”直属2中队。3营迅速向毛俊前进，在毛俊东北山与敌主力展开激战。这是敌最后一道防线，争夺十分激烈。战至傍晚，打得敌人混乱不堪，大部被歼。王春晖见末日来临，趁大雨浓雾之机，率领残余匪徒向田心铺突围。师即令406团追歼该敌。

407团除留1个连据守蓝山外，主力于6日7时抵达毛俊地区。他们协同406团围攻王春晖总部，俘匪110余人。7时，该团3营插到新冲，歼匪1个中队。之后，团主力转向华荫山内浆洞、杨家洞等地进剿。8日，2营在杨家洞歼敌300余人。

匪“湘南纵队”1000余人疲于奔命，逃至竹管寺以北、楠木桥以南地区被407团追降。

6日，408团向田心铺攻击，歼敌200余人，将匪机动部队主力14总队、交警2总队、4总队击溃。是日11时30分，该团在南湾歼匪14总队一部，毙伤俘匪300余人。次日分进合击，在九嶷山歼匪14总队2大队全部，俘匪230余名。

师指挥所和直属队6日14时抵达火田渡、排下一带。18时发现匪18总队8中队西逃。当即组织师警通、担架等勤杂人员伏击，俘匪中队长以下130余人。师警卫营4个排，在零陵分区486团一部配合下，于6日20时，将逃至红观圩之匪18总队4中队全歼。

406团2营解放嘉禾后，6日除留下1个排据守嘉禾，主力向塘村圩挺进。

次日，在詹家坊遇敌“交警18纵队”头目派副官来谈判。我方识破其缓兵之计，将计就计，派团主任侯建华、2营政教刘云飞等组成五人小组，深入匪穴劝降。各分队仍不停顿地向敌进攻，保持军事压力。匪首利用谈判极力拖延时间，等待增援。我谈判小组在谈判中揭破敌缓兵幻想，指出放下武器是其唯一出路。敌又获悉来援之敌已于途中被歼，匪“交警18纵队”少将纵队长汪瑞文只得率1000余人投降。

7日晨，师侦察参谋宋文忠率10名侦察员和1名司号员，由火田渡去田心铺联络408团，路遇许多逃匪。宋文忠急中生智，虚张声势，组织侦察员占领三面山头。一阵猛打，敌不知虚实，晕头转向，争相溃逃。宋参谋见敌混乱，高声大喊：“1连把住西山口，2连由北面冲，3连由南面冲，机炮连准备集中火力射击。”并命司号员吹冲锋号，迷惑敌人。敌以为遇上了我军主力，匪14总队一上校队长即率220余人向我交枪投降。

与此同时，友邻137师410团在岭脚地区全歼匪“保安第10团”330余人；郴州分区493团在大坪歼灭匪交警2总队200余人。

经过我各部队3天奋力进剿，匪主力已基本消灭，散匪逃入华荫山中，我师各部队即转入追击搜剿。

（五）

匪遭受我军沉重打击，恐慌万状，丧失了抵抗信心，惧怕遭到全歼。12月6日夜，乘大雨夜暗之机，王春晖率交警17总队、14总队一部及直属队共约3000余匪徒，由毛俊东北突围，沿华荫山北缘向临武逃窜；交警14总队总队长李治民率14总队一部及交警2总队、保1师残部共2000余人，准备由浆洞、文昌坪方向南逃；留各县自卫队1000余人，在华荫山分散“游击”。

7日晨，王春晖率逃敌3000余人窜到临武城西五里牌、花塘及楚江圩一带，拼命向我攻击，企图打开通路。我郴州军分区493团1营、山炮连和县大队共700余人，将敌阻截在临武城北与西北的大山上。当日，我493团2、3营由华荫山文昌坪赶至临武，495团在镇南铺阻击的1个营也自动赶至临武。战斗一天一夜，歼敌300余人。敌逃跑未逞，又沿华荫山向西回窜，逃至南帽山至田心铺

一带，又被我408团消灭230余人。之后匪继续西逃。

8日，王春晖率匪向蓝山逃窜，企图西逃广西。王匪部在蓝山城东遭我407团迎头痛击，400余匪徒被俘。匪又沿华荫山东北，利用山林掩护向东回窜。师命令408团2营跟踪穷追。

10日，王匪残部约1500人，利用408团和493团之间隙从楚江圩突出包围圈，企图经两河口、清和市、良田过铁路，向广东逃窜。493团两个营和408团2营继续跟踪猛追。

11日敌人逃到良田时，听说该地有我军1个师（实是1个营），未敢过路，即由清和市继续北上，准备从高亭司过铁路，逃往江西。敌人经过保和塘时，遭到在该地截击的郴州军分区独立团1个连的打击。敌逃向桂阳东南，又被我桂阳县大队歼灭150余人。匪人继续从华塘铺越过郴桂公路，向高亭寺方向逃窜。

14日敌逃到高亭寺，已被追得惊魂丧胆，将我郴州分区山炮营误当作炮师，未敢从高亭寺过铁路，而北上太平塘，企图从界牌偷越粤汉铁路。但遭我493团截击，俘匪100余人。敌转向西沙西逃，最终被我408团2营在板桥围住。当时，408团2营已连续穷追6天5夜，越过蓝山、临武、桂阳、郴县、常宁、耒阳6个县境，行程450余里。鞋子破了打赤脚，脚伤了忍痛坚持，全营无一人掉队。经激战，共毙匪100余人，俘匪700余人，将匪“交警东南办事处”副主任张葆琛击毙，活捉匪首王春晖及匪少将教育主任马鹏飞。至此，王春晖率领逃窜的3000余匪徒，全部被我歼灭。

匪14总队、2总队和保1师残部逃至华荫山南部之南风坳以北，被137师堵截在天鹅寨、棉花地等地区。先后经过6次战斗，歼匪14总队总队长李治民以下2270余人。匪交警2总队一部逃至广东连县境内，后被我广东军区部队迫降。

匪成建制的单位被我歼灭后，仍有不少散匪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12月7日以后，各部队陆续转入搜剿散匪，逐山逐洞，苦搜穷追。许多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匪徒，听到我军喊话后，从草丛树后出来投降。整个战斗于12月15日结束。本已在板桥战斗负伤被俘的匪首王春晖，15日在青桥边同其副官一起化装潜逃。408团派5连副连长纪士信率1个排寻踪追捕。经10天细致追踪，行程800余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湘江上游易家湾将其擒获。

整个战役历时17天，歼匪1.3万余人，擒少将以上匪首12名，缴各种炮112门、枪59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嘉蓝临围歼战，是湘南剿匪最重要之一役，也是我军由正规作战转入剿匪作战后的一次较大、较成功的战役，给了匪特武装狠狠打击。它对夺取湖南剿匪斗争的胜利，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湖南新生的革命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对中南其他地区的剿匪，配合大军南进和解放大西南，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为我军的光荣战斗历程增添了新的一页。

（1988年）

追捕匪首王春晖

纪 士 信

(一)

夜幕降临在湘南山区。

一支17人的小分队,从桂阳出发,直插阴沉沉、雨蒙蒙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是1949年12月17日。我来不及拂去剿匪战斗的征尘,便带领一支小分队回师青桥边,寻踪追捕湘南匪首王春晖。

参加湘南剿匪的干部战士,都知道王春晖的"鼎鼎大名"。王春晖是国民党军统局中将特务,国民党"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死心塌地的反共、反革命、反人民分子。在我解放大军风卷残云、挥师南下之际,他仍不甘心失败,网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领导的"交警"部队为骨干的万余名土匪,盘踞在湘南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妄图凭借他们经营了数十年的反动基础,钳制我军前进,破坏我政权建设,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欠了下人民群众累累血债。

为消灭这股匪祸,人民解放军第46军于1949年12月初集中兵力对其重点进剿。仅用一个星期,便将其彻底击溃。当时,我在该军136师408团5连任副连长,参加了这场战斗。14日下午,以我们这支小分队为主体,在一个叫"青桥边"的小山村,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一举俘获当地最后一股残匪300余人,湘南势力最大、危害人民最重的王春晖匪部全部被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天战斗结束时天色已晚,加上战士们一整天没吃没喝,过于疲劳和饥饿,没来得及仔细审查俘虏,第二天部队返回桂阳时,让两个腿部负重伤、自称是伙夫的敌人溜了。我们奉命追捕前才知道,这两个家伙中就有一个是罪大恶极的匪首

王春晖。

我非常清楚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不要说我们的对手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不好对付，就说当时的任务，能用我们这17名同志的双脚追上王春晖，也并非易事。况且，战士们经连续10天9夜行军作战，已疲惫不堪，出发前也仅仅争取到一顿饭功夫的小憩。除我外，16双脚，全部穿着露底的草鞋，脚掌磨起血泡不说，就连脚面，由于乱石刺、风霜削，也血肉模糊了。我最幸运，获得一双后露脚根、前露脚趾的胶鞋，再用一根草绳拦脚腰一扎，就算满不错的了。但是由于整天泡在水里，两个大脚趾盖也烂掉了。再说，上级赋予任务时，要求我们一昼夜赶回青桥边，这24小时要走完的，正是我们用3天时间刚走过的路程。好在我们的战士久经战火考验，具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深知追捕匪首王春晖对于彻底根除这股匪患、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意义，因而再大的苦累也不在话下。简短的战斗动员后，我们便整装上路了。

湘南山区的冬夜，寒风嗖嗖，细雨纷纷，阴冷可怖。战士们裹紧被雨水浇透了的单薄衣服，拖着一双双"遍体鳞伤"的脚，忍受着钻心的疼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迈出坚毅的步伐。

"冷吗？"我抓着一位战士冰凉的手，低声询问。

"我不怕冷！"战士回答时，哆嗦得上下牙关直打架。我知道，个个战士的心中都燃着一盆火，一盆战斗的烈火。这火，能把自然界加于人类的寒冷驱除掉，所以战士们才这样坚毅地回答。

下半夜，雨越下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走在队伍前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扑嗵"、"扑嗵"的声音，同时行军速度也放慢了。我回转身来，近前一看，好几个战士趴在地上没起来。

"怎么啦？"我边问边用力去拉。

"副连长，一身都摔痛了，还不如爬着走好。"一个趴在地上的战士说。

"副连长，你放心，我们爬也要爬到青桥边！"又一个趴在地上的战士的声音。

此时，我心中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深为战士们这种勇敢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所感动。我完全理解这些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从不退缩的勇士的心情；可是这200多里路，走了尚不足三分之一，剩下这一大段路，爬是爬不到的。我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互相搀扶着前进。

天，终于放亮了。饱尝雨夜跌跤苦头的战士们，见到了光明，太高兴了，尽管这一个白天，仍是雨丝不断。为了抢时间赶路，分散到老乡家要了点锅巴和剩饭吃了以后，我们的脚步也随之加快了。

（二）

经过连续27小时冒雨行军，19日晚11时左右，我们终于回到青桥边。

但这个沉睡的小山村，并没有像五天前那样，给我们带来胜利的欢笑。相反，它给我们的是一个极大的失望：

王春晖跑了！

自然，这也是我们预料中之事。难道一个国民党中将特务，会束手就擒不成？

王春晖和他的胖副官，都有一条腿的要害部位负了重伤，很显然，这两个家伙孤身密逃是不可能的，要有他人帮助。他们是怎样逃跑的呢？逃往何处去了呢？为了弄清这些情况，我们访问了王春晖逃跑前的房东。

房东是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从那清寒的家境、朴实的为人和小心翼翼的处事来看，是家地地道道的种田人，不像与土匪有什么瓜葛。可当我们向他了解王春晖的去向时，老两口却含糊其辞，不肯说出匪徒逃走的时间、去向和化装情况。

我们深知，这里的群众受匪害极深，对我军又不十分了解，不敢说真话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从这对夫妇嘴里掏出我们需要的情报，我们决定分头行动，找一个有觉悟的老乡帮忙。

很快，一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被领到我跟前。他是青桥边临近一个大村庄的小学教师。我们一同来到王春晖的房东家。青年教师不仅跟这老两口很熟，而且做工作还有道道。经他左一说，右一说，房东终于消除了疑虑，透露了真情。原来，我营南返桂阳那天，王春晖和他的副官就装扮成老百姓，趁俘虏多、我们照看不过来之机，潜藏下来。我们刚离开青桥边，他们就叫来了伪甲长，用金条收买和胁迫相结合的办法，让房东为他们保密，让甲长雇了两乘大轿，由甲长陪同，往东边的春陵河方向逃去。以后的情形，房东就不知道了。

青桥边距春陵河不过四五华里，我们立即赶到河边。

春陵河是湘江一条支流，青桥边附近河段水面宽阔，南来北往的船只川流不息。我们发现紧靠河岸有一村庄，河边有码头，码头旁停泊着几只渡船，一位青年艄公在船中忙碌着。

这里的风光很有特色，我们却无心欣赏。只是这位艄公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估摸，他整天在河边摆渡，肯定知道这些天河边的情况。我便和青年教师一同往码头走去。他们像是老朋友，因而我们与青年艄公便很快转入了正题：

“4天前，也就是15日，见没见过用轿子抬两个人到这里来？”我问。

艄公想了想，说：“有这事。那天上午，是青桥边的甲长陪同两个人来的。他们的腿脚好像有什么毛病，走路不便当。”

“往哪啦？”我不由得心头一喜，继续问。

“在这里雇用一条小划子，装了半船萝卜，说是去衡阳卖萝卜去了。”

“追！”我不假思索地作出了决定。

青年教师又主动要求一同去。他告诉我，江河上行船，有许多规矩，乡下船进衡阳，只能停在规定的地方。他还说，他谙熟这些情况，又认识送土匪的船和船主。他去衡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尽快找到那条船，免得走弯路，延误抓土匪。

我真感激这位热心肠的青年教师，有这样的群众支持，还愁抓不到王春晖！战士们也受到很大鼓舞。我们立即借了一条大木船，急如星火般地赶到衡阳。

（三）

湘南剿匪指挥部（我们军部兼任）就设在衡阳。尽管这对我们追捕有利，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抓的是狡诈多端的高级匪首，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为了预防乘船查找易被敌人提前发觉，我叫我们乘坐的船在正常锚泊地上游二三华里处靠岸了。

衡阳的大街上，巡逻分队不时往返。我们10几个人出现在湘江畔的马路上，显得十分自然。距乡下人泊船的解放路口码头还有较远的一段路，眼尖的青年教师就发现了那只船，他的右手朝江中一指：

“喏，你看！”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我也看清了那条挤在密密匝匝的木船中的小划子。

走近去，只见船上的萝卜似乎没动，可是，不见一个人影。

他们的人上哪了？怎么连船主也不见？我很纳闷。但又一想，船还在，人一定会来的。我们就隐蔽起来，来个“守株待兔”。

我们等呀等，天都擦黑了，仍不见人回船。“不好，中了敌人‘金蝉脱壳’之计了！”我预感事情不妙，立即跑到驻在附近的409团1营，给剿匪指挥部挂了电话，详细汇报了情况。我的报告，引起了首长的高度重视，一个叫姚文奇的参谋很快便来到了江边码头。

在现场，我们认真分析了敌人的惯用伎俩、企图和可能的去向，认为王春晖和他的胖副官以及伪甲长和船主逃跑已肯定无疑，而且狡诈的王春晖为缩小目标，摆脱追踪，必定要把乡下人当包袱甩掉。可是，匪徒身负重伤，短时间内不能自由行动，因此，不论在衡阳藏匿，还是逃走他处，他们都还得找人帮助。码头不远处，是三轮车出租公司，他们坐三轮车转移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我先送走了青年教师，就和姚参谋一块来到三轮车工会。这一晚，我们在三轮车工人的指引下，几乎走访了所有在码头附近拉客的三轮车工人，最后终于找到了卡断了的线索：3天前，那装萝卜的小划子刚到衡阳，王春晖果然甩掉了伪甲长，和胖副官一起，坐三轮车来到了衡阳西郊一所美国人开的医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了医院。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虽说已经没有美国人了，但政治情况依然复杂。就拿门卫来讲，他是个60多岁的干巴老头，歪眉斜眼，一看就知道不好对付。我们认为，王春晖来到医院，必然避不开看门人，所以首先就应该从门卫入手。

“老大爷，您19日那天，见到两个伤了腿的病人吗？”随即我还把王春晖的长相介绍了一番。

“没见。”门卫冷冷回答。

“这是两个大土匪，我们是抓他们的。”

“不知道。”

我们跟门卫磨蹭了好半天，讲了不少道理，没得到任何情况，这正好说明这个门卫与匪徒已有关系。“好吧，等拿出证据来，看你还抵赖不！”我和姚参谋暗暗下定决心。

我们会见了院方负责人，出示了证件，说明了来意。院方见我们向他要人，

显得格外紧张，领着我们逐个病房查找，可是一无所获。难道飞了不成？我们从医院退出来，又作了一番考虑。

我们想，如果医院有敌人内线，要搜到王春晖是困难的。但王春晖负了伤，到了医院，必定看病换药，外科门诊不可能不留痕迹。我们决定查19日的门诊病历。

这着棋真走对了。在19日的外科门诊病历上，果然找到两张记载着枪伤部位与王春晖和他的胖副官相同的人，只是那左膝负伤的变成了“朱洪轩”。医生回忆说：“当天，这两个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来看病，自称是从战场附近路过，被子弹误伤的。”我们与医生核对病人的身材、相貌，证实那两个人正是王春晖和他的胖副官。

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我们又找到门卫老头。我们向他摆事实，交代了政策，陈述其利害关系，并让送王春晖的三轮车工人当面对质，又请院方出面做工作，门卫老头不得不作了交代，承认自己被土匪收买，为王春晖雇过三轮车，并交代了王春晖从医院离去的大致方向和时间。

线索又回到了三轮车工会。当晚，三轮车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快找到了送王春晖的三轮车工人。据那位工人反映。19日下午，王春晖已被送至城北郊区位于湘江畔的一个行人罕至的地方，停车处是一间破草房。

按照三轮车工人指点的路线和目标，第二天清晨，我们赶到了破草房附近。这里确实偏僻，不仅远离人行大道，就是农户人家，不下地干活，也极少来此。仅有一位老人住在破草房内。

我们访问了老人。凑巧老人19日下午在屋前干活，对当时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一辆三轮车送来两个瘸腿人。他们下车后坐在江岸，一个劲地呼喝下行的船只捎个脚。后来，有两只装煤的大船靠了岸，把他们接上去了。老人说，那两只船是开往长沙去的。

（四）

剿匪指挥部根据我们的报告立即作了紧急部署，指示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138师和驻湘江沿线重要码头的部队加强警戒，同时命令我们火速拿出追捕方

案。

我们分析:王春晖是湘乡人,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是回湘乡老家,二是去长沙隐藏。这样,既可能在株洲下船,也可能在长沙上岸。最后一比较,觉得长沙刚解放,国民党地下势力尚未肃清,宜于王匪藏身,王匪去长沙的可能性大。

开始我们打算乘汽船追。但一看江心船太多,检查不过来,且王匪已乘木船走了4天(当时从衡阳到长沙大约需要八九天时间),弄不好,汽船边走边检查,还追不上王匪。于是,我们决定改乘火车到长沙城。

25日晨,我和姚参谋、通信员出了长沙火车站,穿街过巷来到江边。只见宽广的江面上千帆竞发,大大小小的木船互相拥挤着,望不到尽头。

"在码头上堵,恐怕难堵住。"我望着江心,摇头自语。

姚参谋也有同感:"这么多船,王春晖不上岸,搜都没法搜。"

"这样行不行?"我提议道,"我们在长沙上游,选个江面较窄的地方,设下关卡,逐船过筛。"

"好!"姚参谋略为一思,欣然表示赞同。

我们查阅了军用地图,走访了老渔民,证明长沙上游40余公里处的易家湾,江面仅宽300余米,是个截查过往船只的好地方。于是,我们与138师联系,借调了1个排的兵力(我的1个排留在衡阳),在当天下午就乘卡车来到了易家湾。

傍晚,一张捕获巨匪的大网,就在易家湾的河道两侧布置就绪。

姚参谋因有其他事,当晚回军部了。

(五)

几天里,我和通信员一天24小时守在江边,认真检查每条下行的船只。晚上,也仅仅能轮流就地打个盹,似乎没觉察到冬寒,也没觉察到劳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两眼充满血丝。熬到12月29日,仍不见王春晖乘坐的木船的踪影。我们不免有些紧张,扳着指头一算:王春晖19日傍晚上船,就算20日从衡阳出发(晚间不行船),昨日也该到了。莫非独立草屋的老人提供的情况有假?莫非王春晖中途上了岸?莫非……一个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里,使我万分烦躁焦急。一些战士也感到灰心,认为王春晖要来也该早来了,现在不

来就不会来了，主张撤回去，另打主意。

设卡前的情报不准吗？分析判断有错吗？冷静思索，感到回答应是否定的。我想，我们的行动王春晖是无从知晓的。也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船要晚到几天。我们一定要坚持等下去。我警告自己，当时是现地最高指挥员，一言一行，直接影响战士们的情绪，思想上、行动上决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和急躁。

果然，我的镇静感染了大家，战士们都耐心地等待着。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时，易家湾上游又出现了两张帆影。我不由得心头一动：要是王春晖在这两条船上，该多么好啊。

“喂，老乡，把船靠到岸边检查！”等那两条船进入检查点上游400米的警戒区时，两岸值勤战士发出了命令。

船上没有回音。

“喂，把船靠到岸边检查！”值勤战士又一次发出了命令。

船夫们一看装聋不行，只得答话：“不行呀，我们船大，靠不了岸。”

奇怪，久在湘江行船的人，还不知道易家湾是个大码头吗？别的船，一通知就靠了岸，唯独这两只船，竟然两次不服从命令。这引起了我的更高警觉。船越驶越近，我跑到高埠处一看，船舱里装的全是煤。顿时，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我命令全排战士做好战斗准备，拉出向船射击的架式。然后，以坚决的语调，向船夫们发出了靠岸检查的命令。

船夫们望着岸边一排排乌黑的枪口，害怕了，不得不把船摇过来。

两条装满煤炭的大木船，一里一外靠到了岸边，一块跳板从靠岸侧的那条船上伸了过来。

“别害怕，你们都请站到船头来。”我握紧已上膛的手枪，踏上跳板，向船上发出了第二道命令。

船夫们顺从地执行着我的命令，10几个人一齐挤到了靠岸侧的那条船的船头上，面向岸，静候检查。我的眼光一扫众人，心想：王春晖和他的副官还藏在舱里呢！

靠岸侧的船上没发现可疑迹象，我又迈上外侧那条船，可是在住人的大舱里，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我怀着一点急躁情绪走到船头，只觉得眼前一亮：啊，船头放工具的小舱里，不是也可以容纳一个人么?！于是，我顺手动一下船头小

舱盖板，瞪大眼睛顺缝往下看，清清楚楚现出一件衣服。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地把其中一块盖板稍稍揭起，里面侧身躺着的，正是王春晖的胖副官。我无意惊动这条“小鱼”，重新把盖板轻轻盖好。

我心中有数了，既然胖副官在，王春晖也跑不了。但船舱里没人，那就肯定是混在船夫们中间了。我对船夫们只是“眼光一扫”，这多危险啊！差点又出了大漏洞。于是，我根据王春晖左腿负伤的情况，令船夫们把裤腿卷到膝盖上。好狡猾的王春晖，他把自己扮成秃头和尚，挤在船夫中间，竟然使我开始没认出来；让卷裤腿，他又顺势把脚踏在系缆绳的木桩上，左腿仅仅卷到腿肚处，继续掩着伤口。若不是带着情况观察，10几个人的裤腿卷得一般齐，还发现不了问题哩！

这时的我，可要短兵相接了，一切动作都要敏捷果敢。于是，我从后边靠上去，冷不防用左手按在秃和尚缠绷带的左膝上。

“你就是‘朱洪轩’吧？”我用枪顶住他的后脊，厉声地问。

“啊！是……”我已看到，在这数九寒天的船头上，王春晖的额角已沁出了汗珠。

这时，从岸边奔来5名战士，把王春晖和他的副官架了下去。

这年底，湘南剿匪指挥部和地方政府在衡阳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王春晖。残匪们闻风丧胆，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

生擒匪首陈光中

李 道 之

(一)

陈光中的克星是人民解放军第158师。

158师原是河北省冀东军区独立师,后编入人民解放军第45军,下辖第472、473、474三个团。该师由我任师长,王晓生任政治委员。1949年9月,我师随军部参加了衡宝战役。10月11日,与兄弟部队一起,庄严地参加了解放邵阳的入城仪式,受到邵阳人民的热烈欢迎。不久,军部奉命去广西,我师留驻邵阳,担负邵阳的警备和剿匪任务。

邵阳地处湘中腹地,是国民党反动派官匪苦心经营的一块地方。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趁湘中、湘南、湘西广大地区尚未解放,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任湖南省主席、第1兵团司令官兼湘赣绥靖总司令,参与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黄杰坐镇邵阳,纠集各地反动武装,将隆回、邵阳、新化、武冈等6个县自卫队改编为"反共救国军"的8个游击队,重组"湖南第6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县政府,妄图在邵阳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匪首、原国民党军第63师师长陈光中被派为第6游击纵队司令兼隆回县县长。衡宝战役接近尾声时,黄杰败退到隆回,在桃花坪召见地方反动头目时说:"国军后撤后,建立根据地,扰乱共军占领区秩序,等待国军反攻。"黄杰走后,陈光中等匪部趁各级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际,猖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

(二)

陈光中又名陈桂生,1897年生于邵东县双泉铺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南北军阀混战时,陈光中怀着乱世当"英雄"的欲望,离家至长沙,经人介绍到常德学兵营受训,训后当上了班长。1922年,陈随部队移驻湘阴,乘机夺得短枪1支,跑回家乡打劫"吊羊",啸聚百余人枪,流窜在邵阳、隆回、武冈一带杀人越货。后为地方当局"招安",缴出部分枪支,被派为上尉参谋。不久,生性顽劣的陈光中借故回家,收罗旧日匪徒,起出原藏枪支,重操旧业,远近深受其害。当局再次对其"招安"。不久,奸诈善变的陈光中又拖带100余人枪回邵为匪。1926年5月,周磐部移驻湘乡,见陈部有数百人枪,便把他"招安"为营长。从此,这个土匪出身的陈光中,以匪谋官,找到了升官发财的门径。

1927年马日事变后,不甘心屈居小小营长职务的陈光中,观察时局,窥探风云,决意充当反共急先锋。他在洞庭湖一带拉出4个连又一机枪排,于沅江脱离周磐部,经益阳、安化、新化窜到邵阳,夺取了驻军1个营的枪兵,攻打工农武装,打开监狱,放出在押的土豪劣绅,支持右派势力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反攻倒算。是年秋,陈部流窜到湘桂边境,形成了拥有6个支队的反革命武装。1928年春,奉蒋介石命令,陈部调岳阳整编。不久,陈被委任为湘东"剿共"司令、独立5师第二训练处处长(相当于旅长)。同年7月底,第一训练处的团长彭德怀和营长黄公略等在平江起义,陈为请赏记头功,即率所部3个团星夜赶到平江,镇压彭黄起义,大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脱一个"。陈匪灭绝人性的烧杀,在平江、浏阳、莲花等县的一些重点"清剿区",造成了一二十里内无人烟的惨状。1930年,陈光中凭着他的"剿共伟绩",博得了蒋介石的器重,提升为国民党军新编第62师师长,后改任第63师师长。1935年冬,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从桑植突围长征时,陈光中等率部围追堵截,沿途捕杀红军掉队战士和伤病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中的第63师被调往浙江沿海一带驻防。1941年至1942年,他被以贪污渎职罪交军法处关押。抗战胜利后,陈被革职回乡,组织帮会,开设赌场,抽头放梢,在城乡横行霸道,官府也莫奈其何。1949年春,解放战争的发展势如破竹,陈光中预感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7月,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到邵阳,召

开和平会议，陈谎称愿跟程主席走和平道路。8月，黄杰从广州飞抵邵阳后，陈马上换了一副面孔，说要“坚决做一个反共顽固派”，被黄杰委派为第6游击纵队中将司令兼隆回县县长。

8月下旬，陈光中带着他的卫队、亲信100余人枪来到隆回，依靠帮会组织和“拜把结盟”等形式，收编了驻防隆回内四乡的国民党保安5团3营800余人枪和3个乡的地方武装；控制了刘科恕的隆回县自卫总队近200人枪；拉拢了袁庆光的交通警察第12总队800人枪。10月中旬隆回南部解放后，他继续在北部地区发布告，向群众索粮派款。中共隆回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派人前往其盘踞地六都寨，劝其弃暗投明。陈光中执迷不悟，扬言“还要打三年再说”。10月23日，陈部被桃花坪驻军147师440团赶出六都寨，逃窜到新化，与在江东拥有近1000人枪的贺幼农匪部汇合，拼凑了一支2600余人枪的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义勇军”，陈自称总司令，贺幼农为副总司令；下辖4个纵队，陈齐、汤宏怀、袁庆光、贺幼农分任或兼任纵队司令。他们从江东出发，逃至琅塘、圳上，每到一地，大肆进行烧杀掳抢。11月19日，起义将领、原国民党军第1兵团副司令官李觉等7人，由邵阳前往新化圳上陈光中驻地，向其晓以大义，指明出路。陈光中却继续奉行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主张，恶语攻击程、陈和平起义的爱国行动，并赶走了李觉。陈光中还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美国要出兵援助蒋总统，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国军就要回来，共产党长久不了”，还吹牛说“打游击有绝对把握”，并扬言要“反攻隆回，光复邵阳”。11月25日，陈光中唆使各路土匪2000余人，合攻新化县罗洪（今属隆回）区政府。同日，又鼓动匪首刘科恕在隆回县司门前重新组建国民党隆回县政府。陈部流窜月余，烧毁民房上千栋，抢劫人民政府公粮千余担，强征商人跑鞋3000余双，还残害干部、战士多名，强奸妇女数百名。

（三）

11月下旬，湖南军区、湘南剿匪指挥部和邵阳地委、邵阳军分区决定，对集结在隆回、新化、武冈、邵阳边境的反动武装进行会剿。以我师为主，由独立15团、武冈独立团和隆回县大队紧密配合，负责围剿陈光中等匪部的军事行动。指

挥所设在隆回桃花坪，我和政委王晓生、副师长鲍吉祥、参谋长莫玉明等师的主要领导，都亲临战区指挥督战。

这时，陈光中、贺幼农部活动在新化县水车、文田一带，袁庆光部困守在隆回县黄金井附近，刘科恕部流窜在司门前，刘建章、胡惕、邓耀楚部逃窜在隆、邵接壤的滩头至大桥边（时属新化，今属隆回）一带，张云卿部的张光彪中队与王国卿中队分别盘踞在横板桥、紫阳一带，总共有5000多人枪。这几股土匪中，陈、贺匪部人数最多，且受过正规训练，势力最大。师党委反复分析了敌情，认为衡宝战役后，邵阳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已不复存在，顽匪只能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暗斗，我大军去围剿，牠们必定逃走。因此，我们的进剿原则应当是打歼灭战，而不是打击溃战。具体部署是：东至邵阳的巨口铺（今属洞口）、南至隆回桃花坪，在纵横近100公里的地域内形成一个包围圈，撒开大网，并穿插割裂7股土匪的联络，逼使敌人向我预定地区逃奔；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先行打击势力较强的陈光中部，尔后各个击破，以达全歼敌人之目的。为使情况准确，指挥及时，要求各部队在会剿中一律不许打与剿匪无关的电话，最大限度地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作战命令下达后，全师上下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提出口号：活捉匪首陈光中，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家表示：要想立大功，活捉陈光中！

11月26日晚，按预定方案，474团冒雨由巨口铺出发。27日到达石冲口时，据报陈光中匪部要进犯新化县城。474团立即赶到，却扑了空。团领导决定将计就计，摆出屯兵不前的态势，迷惑敌人。当晚，全团指战员悄悄离城，以每小时6公里的急行军，翻过3座大山，疾往文田、水车。28日清晨，该团3营插向大行山，以防匪北逃；2营逼近文田，1营包围水车。上午10时，1营1连的前卫排与水车之匪打响。5班首先突破敌人火力网，击溃了西南陡峰上拥有轻重机枪火力的100余名土匪，接着发起追击。2营及团直属部队闻讯跑步赶到水车，相继投入战斗。指战员以组、班、排为单位，在水车附近的山林、田野、坑沟激战刺杀，杀得土匪抱头鼠窜。经过8小时的激战，474团在水车一战中歼灭陈、贺匪部2个团，生俘土匪500余名。战斗中，“反共救国义勇军”副总司令贺幼农化装潜逃，但在向溆浦方向逃跑途中被农民抓获。陈光中被打得晕头转向后，只好率残部西移。

11月29日上午，从水车战斗败逃到黄金井的陈光中，在附近的兰草田召开土匪军事会议，决定向湘西逃窜。当日下午，他率领近1000名残兵迅速西逃。翌日上午，陈部逃窜到小沙江附近的芒花坪时，遭到湖南人民游击队湘中3支队8团欧阳芳部的阻击，即急忙向溆浦边陲小镇龙庄湾逃去。12月11日到达龙庄湾。龙庄湾，四面环山，中间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青山界。这是当年红军长征时，陈光中阻击过贺龙、萧克将军北上的地方。陈光中向匪参谋长魏龙驰哀叹说："过去，我在这里打过共产党，万万没想到，今天却被共产党赶到这里来了。"他命参谋长下令：迅速离开龙庄湾。这批饥肠辘辘的土匪正欲做饭，突然山下拱桥边响起了枪声。这是负责追击陈匪的474团的两个班追了上来。当天细雨蒙蒙，大雾漫漫，匪军弄不清虚实，只是盲目开枪。两个班长带头冲锋，将土匪部队拦腰截断，"解放军宽大俘虏"、"缴枪不杀"之声四起。土匪闻声丧胆，纷纷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共俘匪官兵300余人，缴枪500多支，缴获行李200多担。陈光中率残匪向塘湾（今属洞口）方向逃奔。

为防陈匪逃窜湘西，我师早已命令473团一部进至水西桥，相机而动。12月3日，该团获悉陈匪的准确流向，即抽调5个排的兵力，分乘5辆军车，赶赴塘湾阻击。陈匪见势不妙，改向乌峰、客溪方向逃奔。473团的5个排经过乌峰截击，客溪激战，将陈光中匪军司令部击溃，歼敌600余人。陈匪收集残兵近50人，向月溪逃窜，妄图越过邵安公路，同武冈顽匪张云卿部会合，但又遭到武冈独立团两个连的堵击。陈匪突围南逃，我军沿公路追击。陈匪走投无路，只好潜入月溪山林。我军将士一面打扫战场，一面进行搜剿。

在追击陈光中匪部的同时，驻隆回县荷香桥待机行动的472团，分别对刘建章、胡惕诸部进行了围剿。盘踞在大观（今属隆回）的刘建章，获悉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大的军事行动，率部西逃。28日逃到六都寨附近的马坪，气喘未定，29日即遭到472团2营的前后夹击，他那不足200人的"湘江部队"顷刻被我击溃。刘建章本人向我投降后，于1950年元月以外出经商为名，途经广州逃往香港。

胡惕部于11月30日逃窜到隆回县大东山脚下，遭到我师侦察连和472团1个连的阻击，被歼250名。胡惕率残匪向白马山逃窜，途经苏家洞，又遇到我473团一部的阻击。胡匪即收集残部逃回板子山老巢继续作恶。翌年5月，胡匪部被我军剿灭，胡惕化名逃匿湘乡，后被捉拿归案。

我474团4连和一个六〇炮组，在水车战斗后，由连长李庭阁带领，以班组为单位，在麻溪一带搜剿。接到当地群众报告袁庆光匪部的活动情况后，李连长抓住战机，集合32人，于11月30日凌晨跑步赶到袁部驻地黄金井附近，趁天亮前朦胧月色，奔袭匪司令部。经激烈战斗，我军以32人歼匪300余人。袁庆光率余部近500人逃至冷溪山，又遇我474团主力攻击，被歼200余人。袁匪逃窜到望云山等地。经我军反复搜剿，袁部被彻底击溃。后袁庆光本人在株洲被我擒获，于1951年1月6日在长沙市郊伏法。之后，刘科恕匪部遭到我473团一部和隆回县大队追剿，被全部歼灭。至此，与陈光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7大股土匪，先后被我歼灭，陈光中失去了依靠势力。

陈光中残部潜入月溪山林后，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参谋长魏龙驰见四面楚歌，趁机独自开溜，化装逃至洞口，又乘车逃往长沙，翌年被捕归案。12月5日，我各路追剿部队开展全面搜山清剿。当晚子夜时分，陈匪一伙逃窜到禾梨树院子(月溪的一个山庄)，分别住在各家民房里。陈光中和他的两个小老婆、大儿子、马弁和贴身警卫等10余人住在一栋民房里。他饥不择食，以酸菜下饭，填饱了肚子，却不敢入睡，点燃一根线香，蹲在火灶旁。凌晨3点，线香还未烧完，我473团3连1排，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追到该地。顿时，冲锋号一响，枪声大作，我军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陈匪的两个小老婆吓得钻进床底，被勒令爬出来后，还企图耍无赖。陈光中丢下她们，独自从后门开溜，希图攀住房后土坎上的紫竹钻进山林逃跑，怎奈他平时喝人民的血汗太多，肥胖过甚，无力爬坎，加之土石松塌，跌倒在沟里，当即被我战士生擒。天亮前战斗结束，陈光中的"反共救国义勇军"彻底覆灭，随从都成了俘虏。

6日，我和王政委在指挥所获悉剿匪前线抓到匪首陈光中的消息后，炒鸡蛋喝酒表示庆祝，连续几个不眠之夜造成的疲劳一扫而光。为了这个胜利，前线指战员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副师长鲍吉祥亲自率部连续追击，有时坐在马上竟也打起盹来。

第二天，我们收到邵阳地委和军分区拍来的慰问电。我和王政委一起驱车到前线慰问了英勇的指战员。指挥所驻地桃花坪的人民群众听说抓住了匪首陈光中，人人拍手称快，奔走相告。12月8日，陈光中被押至桃花坪，围观人群水泄不通，一致要求将陈匪先交他们批斗。为顺民意，我们在县立松坡中学广场召

开了有千人参加的控诉大会。

我师将陈光中活捉的经过向湖南军区和四野作了汇报，《湖南日报》和《资江日报》作了详细报道。

消息传开，平江、浏阳、茶陵、攸县、芷江及江西莲花等地二三十年代的被害者、家属及邵阳、隆回、新化各县，纷纷推派代表到邵阳军管会控诉匪首陈光中的滔天罪行。邵阳军管会报请湖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批准，于12月25日组织人民法庭，将陈匪交由人民公审。是日，各界人民群众3万余人，云集邵阳市飞机坪，参加公审大会。11时许陈匪被押至现场。经3个小时的公审控诉，审判长宣布：为顺应人民请求，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判处陈光中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这时，为验明正身给他拍照，他耷拉着脑袋怎么也不肯抬头。

下午2时，横行城乡20多年、血债累累的匪首陈光中被推向刑场，在正义的枪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989年）

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曹 里 怀

1949年的七八月间，我们第47军在解放湖北的沙市、宜昌之后，渡江南下，进入常德、慈利一带集结待命。9月下旬，全军奉命经营湘西。这是一项以剿匪为主，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光荣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在战略追击途经湘西时曾经指出，湘西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国民党军第122军驻在大庸一线，严重威胁我军侧翼安全。只有打开湘西局面，创造一切条件掩护交通沿线，才能使部队向大西南顺利进军。遵照二野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于10月初在常德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组织、物资准备。随即全军紧接13兵团之后挺进湘西，军部驻沅陵，开始了为期1年零2个月的湘西剿匪斗争。当时，我担任第47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周赤萍任军政委兼湘西军区政委。

(一)

当时的湘西，辖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有22个县，310多万人口。境内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纵贯全境，高山起伏，森林密布，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该地区历来有“三多”(枪多、匪多、鸦片多)之称，特别是匪情严重。湘西的匪情，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匪史长远。据传湘西土匪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自明朝以来，这里就是全国闻名的匪患地区。清朝统治者曾经血洗过芷江县的榆树湾(今属怀化市)，放火烧了这里的全部房子，从别的地方移民来这里居住，但不到20年，土匪

又活动起来了。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10万袁军大败，其中有不少散兵游勇流落湘西当了土匪，更增加了湘西的匪患。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湘西土匪抚而不剿和先剿后抚，实行养匪害民政策，使湘西匪患更加蔓延扩大，造成湘西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匪患。由于匪情历史长，湘西土匪的根基深，有很多是世代为匪的职业土匪。有的原来是穷光蛋，依靠为匪致富，逐步发展成为租谷万担的大地主；有的本来是大恶霸地主，依靠拖枪为匪，保护和扩大家产，成为豢养千百匪奴的大匪首；有的跻身仕途，依靠打家劫舍和拦路剪径扩充势力，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如横行在辰溪、麻阳一带的匪首张玉琳，后来居然成为国民党暂编第2军的副军长。晃县土匪姚大榜，十几岁就跟着叔伯四处抢劫，直至湘西解放初期还为匪顽抗，有将近50年的匪龄，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土匪们称他为“榜老爷”，人民骂他是惯匪。这类职业土匪，是湘西土匪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分布广泛。据统计，解放前湘西的武装土匪逾10万，占人口总数的3.3%。而且分布面广，每县每乡每区都有。有的一县一股，有的一县几股，多的一县10多股、几十股。有的一股10几人，有的一股几十、几百人，多的一股上千人。在大匪首张平统治下的古丈县，他自己规定，一个甲要买10支步枪，一个保要买1挺机枪。并规定甲长就是“班长”，保长就是“排长”，乡长就是“连长”。大约一个乡有步枪100多支，轻机枪数挺至十来挺，张平就是据有民枪千多支、机枪数十挺的匪“师长”。龙山县的师兴周也是这样，强迫老百姓买枪为匪，扩充势力，登上了国民党“师长”的宝座。师兴周还模仿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的所谓“兵农”政策，要老百姓自备军服，自带给养参加短期训练。还要各乡保甲保证兵员足额，一个不缺，缺了要由乡、保、甲长负责补上，以此逼使大量无辜的农民陷入持枪为匪的陷阱。永顺地方还流行一句俗语：“永顺十八保，保保出强盗。”某些乡保长、地主、帮会头子，甚至有的小学校长都有几十条或上百条枪。他们强迫老百姓为匪，谁不愿意就要遭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全家。所以说，湘西土匪的广泛性，很大一部分是匪首恶棍和官府强逼的结果。

三是各霸一方。湘西土匪太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霸一方，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其区域界限分明，有的以县为界，有的以区为界，甚至有的以保为界，称霸一方，自己封官加委，越界就打，互相残杀，矛盾甚烈，有的甚至

有数代结下的杀父之仇或夺妻之恨。相互关系变化无常，今天联这股打那股，明天联那股打这股，为争夺地盘，长年累月战祸不停，残杀不止。如龙山县的师兴周和瞿波平之间，互相对立讨伐长达20多年。保靖县聂鹏升与黄宝辉兄弟、叔侄之间为争夺县城，发生过"七进七出"之战。麻阳县境内，以龙飞天为首的上麻阳和被张玉琳占领的下麻阳激烈争夺，1949年酿成有名的"麻阳事件"，好几百人为之丧生。怀化县的蒲和生和辰溪的张玉琳原本是"一家"，蒲是在走投无路时，被张收留当上了中队长。1949年湘西"三二"事变中，蒲和生在辰溪兵工厂抢得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又当上了张玉琳匪部的旅长。但为扩充势力和争夺地盘，相互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演愈烈。蒲和生坐镇怀化泸阳，张玉琳几次想把他调开而不能得逞，只好采取"掺沙子"的办法，派其亲信8师师长胡震率部进驻泸阳，企图以武力钳制蒲和生部。1949年4月5日，蒲、胡两部由不和而酿成战祸，在泸阳街上激战了7天7夜，胡震部被打死120多人，打散280多人，只好带着残兵败将离开泸阳。这些由土匪矛盾激化而酿成的战祸，都导致地方糜烂，不可收拾，人民痛苦不堪。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想把湘西土匪收罗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番号，封官加委，以期调解矛盾，消除分歧，共同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匪首们面和心不和，暗中的争权夺利更加激烈。如古丈县的张平，在其老巢——李家洞被我人民解放军合围后，十分狼狈，到处窜来窜去，就是不敢离开古丈县这块地盘，不敢到邻近的大庸、永顺、泸溪、沅陵、保靖等县去。因为这些县的土匪势力中都有他的仇人，他要提防这些"难兄难弟"们乘机报仇。

四是官匪一体。湘西土匪的政治性和反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大都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充当地主阶级的武装，为反动的统治者效劳。人们常说，解放前的湘西，官就是匪，匪就是官。有的今天是匪，明天是官；有的今天是官，明天是匪。有的在这里是匪，到那里为官；有的在这里是官，到那里为匪。有的明官暗匪；有的昼官夜匪。表面上看，湘西的官匪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实质上是互相利用，互相转化。尤其到了解放前夕，湘西基本上是"官匪一家"了。1949年湘西爆发有名的"三二"事变，实质是官匪之间由争夺势力范围而走向一体化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三二"事变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第17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下令要永顺县长杨禹九收缴枪支，因而触犯了湘西的地方势力。永顺的警察局长曹振亚和驻大庸的省保安第10团团长汪援华首先发难，大造舆论说李

默庵要排除湘西地方势力，并组织所谓“湘西人民反压迫行动委员会”，喊出“湘西人治理湘西”的口号，挂起“湘黔川人民自卫军”的招牌，自称正副总司令。3月2日，汪、曹率领5000余人攻陷沅陵城，国民党军队两个营不战而溃，暴乱很快蔓延。3月5日，张玉琳攻陷辰溪，抢走辰溪兵工厂的步枪3万余支，机枪数百挺。紧接着，麻阳龙飞天攻陷麻阳城，活捉县长杨熙政；泸溪徐汉章攻陷泸溪城；黔阳潘壮飞血洗黔城，并企图占据黔城后，再攻打洪江、安江，然后再与汪援华、曹振亚联合起来称霸湘西。“三二”事变的波及面很大，除了沅、辰、泸、麻、怀、黔6个县城遭到大劫大杀之外，保靖黄麟、黄凤宇、罗炳武，龙山的程子霞、田光梅(女)，武冈的李精一，城步的尹立言等，都纷纷起来响应。湖南的第8、9、10、4、6等行政区都处在动乱之中。他们还以周燮卿为首召集各路人马，在乾城马颈坳举行会议，企图进攻桃源、常德。湘西“三二”事变越闹越大，轰动全国。蒋介石命令程潜平息“湘西之乱”。程潜先是派“保2旅”旅长周笃恭率部进剿，指名要惩办制造“三二”事变的祸首汪援华和曹振亚。但周笃恭在古丈被汪援华联合地方势力打败，退驻沅陵。程潜不得不另派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去沅陵谈判。1949年4月上旬，采用封官加委的办法，收编了一批湘西土匪武装。包括委辰溪“三五”事变祸首张玉琳为“暂编第2军”副军长，军长张中宁不在位，实际由张玉琳统领，下辖石玉湘、胡震、徐汉章3个暂编师；将“三二”事变的制造者、血洗沅陵城的刽子手曹振亚、周海寰等土匪队伍，编为“湖南省保安5旅”，委汪援华为旅长，曹振亚为副旅长，从而暂时平息了这场骚乱。宋希濂兵团在鄂西吃了败仗后，慌忙逃到湘西，按照蒋介石、白崇禧的旨意，更加快了收编湘西土匪武装的步伐。先是收编田载龙、周燮卿、陈子贤、罗文杰、汪援华等5个暂编师，共3万多人。接着又于7月份在常德收编了师兴周 、张平等5个暂编师。前后共收编10个暂编师，组成3个暂编军，分别委陈子贤、张中宁、田植为第1、2、3暂编军的军长。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退守衡阳一带。白一方面加紧在衡宝一线布防，妄图负隅顽抗；一方面坐飞机飞往芷江，又一次策划收罗土匪武装。他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的名义，网罗湘西著名的土匪头目杨永清、潘壮飞等400多人参加会议，并磕香拜把，歃血为盟。然后加封戴季韬为湘西地区司令，靖县伪“国大”代表唐振之为“反共救国军司令”，杨永清为“芷江警备司令”，周燮卿为“三湘联防纵队司令”等。如果说，以往国民党在湘西的官匪之间

还装有一层“隔音膜”的话，那么这时连“隔音膜”也不要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的“官匪政治”讽之曰：“要当官，拖枪杆，越拖越大，军师旅团。”

五是手段残忍。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以武力、地租和大烟对人民进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弄得田园荒芜，水利失修，灾荒连年，民不聊生。许多人为了躲避土匪的劫掠，逃进深山老林，过着穴居野外的生活。据怀化县统计，解放前该县的52名惯匪和匪霸，先后杀害群众321人，抓走人质24人，烧毁房屋80多栋。古丈县的土匪头子张平，是众所周知的杀人成性的魔鬼，那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就是对张平嗜杀生涯的真实写照。他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有一次，他在沅陵凉水井杀害了农民向开国一家7口，接着又将向开国的同族向登浩一家全部杀害。麻阳匪首丁龙胜也是如此。1942年他带领1000多人打进牙溪村，将财物全部抢光，100多栋房子全部烧光，100多男女老少全部杀害，甚至连70多岁的老人和两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有的全家被杀绝。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长期统治着湘西北8个县，刮尽了民脂民膏，许多人被逼得家破人亡，离乡背井。花垣县黄瓜寨，是个有100多户、400多人的苗族村寨，经过陈渠珍手下土匪的多次洗劫，人亡房光，变成了一片焦土，仅剩下9个人逃出虎口，流落他乡。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惨死在湘西土匪手下的无辜群众不知有多少。湘西人民一提起解放前土匪的残害，无不切齿痛恨。

1949年10月初，我们47军挺进湘西剿匪时，群众面对上述严重的匪情，对共产党、解放军能不能将土匪剿灭，不少人持怀疑态度。有的人因受土匪的长期统治，看不到人民自己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总觉得湘西土匪历史上从未消灭过，因而错误地认为：“湘西土匪是无法消灭的，就是神仙也不行。”还有的人认为：“湘西土匪能够消灭，但必须打‘持久战’，没有十年八年是办不到的。”然而，我们在同湘西广大人民的普遍接触中，明显地感到迫切要求“剿灭土匪，根绝匪患”的强烈愿望是共同的。因此，我们47军全体指战员坚定地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湘西各级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和积极支援下，经过1年零2个多月的英勇奋斗，湘西22个县的土匪基本上

被肃清了。共计歼灭土匪武装92081名，缴获各种枪79831支，各种炮19门，取得了湘西剿匪的历史性胜利。

（二）

夺取湘西剿匪胜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极其艰苦曲折的斗争。

湘西是与鄂、川、黔3省接壤的边陲之地，境内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二野大军入川作战、解放大西南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9年，蒋介石为了保住湘西，从而进一步达到保住大西南这个最后堡垒的目的，曾对湘西进行了重点布防。他一方面指令宋希濂的第122军部署在大庸和溪口一线，扼守进入湘西北的大门。另一方面密令白崇禧、宋希濂在湘西大肆收罗土匪武装，组成所谓“地下游击队”，建立所谓“千里人防长城”，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靠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军进入湘西和解放大西南。当时，湘西土匪势力的具体分布是：永顺地区约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陈子贤暂1军所辖的暂4、10、12师，田植暂3军所辖的暂2、5、11师等，共96股。盘踞的地方为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沅凌地区约2万多人，集股活动的有张中宁、张玉琳暂2军所辖的暂6、7、8、9师以及龙汉奎、徐亚南、聂焕章、周开宣等股匪，共42股。盘踞的地方除沅陵、溆浦、辰溪、泸溪、花垣等5座县城外，广大的乡镇、农村以及麻阳、乾城、凤凰3座县城，均为土匪所控制。会同地区约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伪国大代表龙怀麟匪部和“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匪部等，共49股。除怀化、芷江、晃县、洪江、安江等5座城镇为我们占领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4县的全部都被土匪盘踞着。此外，还有小股土匪2万多人在各地流窜。

为实现“捉尽匪首，收尽匪枪”的目的，我们在湘西剿匪的整个部署，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入湘西初期，掩护交通沿线，支援大军过境，时间从1949年10月至12月。

这一阶段，我们首先集中2个师、1个团，围歼宋希濂部署在大庸一带的第122军。其具体部署是：第139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首先攻

占溪口、渔浦一线，尔后向大庸推进；第141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主力的增援，并阻截敌人北窜；第140师418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壁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整个战斗从10月14日下午开始行动，至10月16日晚上10点多钟全部结束，共毙俘敌军长以下5000多人，其中俘虏了敌军长张绍勋、217师师长谢淑周、345师师长黄鼎勋等。除副军长丁树中带1000多人因往四川接运新兵而侥幸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次进剿，消灭了敌人在湘西北的主力部队，打开了解放湘西北的大门，开通了解放大西南的道路。接着我们又乘胜前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先后争取了匪绥靖保安守备司令聂鹏升、暂1军副军长汪援华等40多股，共1.2多人投降。

这一阶段上级赋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征粮支前，并配合第二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由于我军抽出139师和141师入川配合作战，留在湘西的只有军直属队和140师，主要部署在湘川、湘黔公路沿线，负责维护后方秩序及交通、桥梁安全，因此湘西土匪这时又猖狂起来了。他们化整为零，并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提出“反征粮，拒用人民币”等反动口号。有的还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筹建匪政权，派粮派款，打家劫舍，破坏交通，袭击城镇，伏击我人民解放军，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湘西22个县除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外，有半数以上的县城一时又为土匪占据或者成为空白。我军直和140师曾组织力量，有重点地向公路两侧进行了几次进剿。11月9日，419团主力向杨永清匪部潜逃在米贝、天雷山地区的匪徒分路进剿；17日，420团的主力和418团的一部分，分别从怀化和辰溪同时出发，向张玉琳匪部的老巢茶田垅合击；11月底至12月初，军直分别组织力量，向沅陵的宋官荣匪部和古丈的张平匪部分别进剿等。但都因力量单薄，加上战术问题，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奔袭围歼是扑空而归，未能给土匪以有力的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没有打下去，湘西的混乱局面一时尚未得到整治。

第二阶段，发动春季剿匪攻势，时间从1950年1月至3月。

我军139师和141师配合二野解放重庆后，于1949年12月中旬开始由重庆陆续东返。1950年1月部队回到湘西后，未及休整，就全力投入了春季剿匪斗争。

这一阶段，我们首先向部队传达了湖南省党代会精神和湖南军区的剿匪计

划。省党代会分析了湖南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全省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强调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说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湖南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和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剿匪计划。要求我们湘西剿匪部队集中使用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然后再结合发动群众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并指示我们，“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根据湖南军区指示，我47军兼湘西军区党委、湘西区党委和湘西行署的领导同志一道，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湘西地区的匪情，制订了剿匪作战计划。总的部署是：47军机关和军直驻沅陵；139师驻辰溪，负责沅陵专区剿匪；140师驻芷江，负责会同专区剿匪；141师驻永顺，负责永顺专区剿匪。

1950年1月下旬，湘西军区、47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斗争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的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战！

这一阶段，我们针对湘西地区几股最猖狂、最反动的股匪，分别组织了6次重点合围。即：1月8日，141师两个团对盘踞在龙山八面山一带的暂1军陈子贤匪部进行合击；1月19日，139师415团两个营对辰溪长田湾匪暂2军暂7师的石玉湘股匪进行合围；1月下旬，140师组织11个营的兵力，对盘踞在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姚大榜、彭玉清、方世雄等股匪分别进行合围；2月10日，沅陵军分区2个团和1个营同会同军分区的2个团和1个营，在湘西军区的指挥下，共同对盘踞在麻阳一带的5000多名土匪进行围剿；3月3日，湘西军区直属队的7个连，加上141师和139师各2个营，采取四面围攻、分进合击的战术，组织了对古丈张平股匪的围歼战；3月3日，415团2个营和416团1个营，在泸溪兴隆场分3路进击，对暂9师徐汉章股匪近2000人进行合围。这6次大的

重点合围，共歼灭和收降土匪1万余人，消灭了几股流动性最大、最反动、为群众最痛恨的股匪，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凶焰，先后解放了乾城、古丈、麻阳、凤凰、绥宁、会同、靖县、通道等8座县城。但是，由于我们对情况摸得不透，又缺乏山地剿匪的作战经验，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土匪的基础。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匪在形式上被打散了，实则隐蔽了，有生力量尚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段，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在中心区的土匪，暂时放弃边缘区。时间从1950年4月至9月底。

1950年4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贯彻3月份召开的中南高干会议精神。中南高干会议指出："在我力量不足时，某些次要地区可暂时空白起来，将匪有意识、有步骤的往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压缩，尔后组织力量一鼓而歼灭之。"这一重点进剿的方针确定，对湘西剿匪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认真总结了春季剿匪攻势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少数同志中急于求成与和平麻痹的思想，纠正了战术上单纯追求浩浩荡荡的正规战法，采取"适当分散兵力，以营为单位，重点铺开，划分区域，实行对股匪或地区的包剿责任制"，"针对匪的特性，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合围、驻剿、清剿三者相结合的战术原则"。并确定集中兵力对中心区进行重点进剿，暂时放弃边缘区。除少数部队留在边缘防线外，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之中心地区。实行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内向外的进剿路线，有阵地巩固地向前发展。搞清一块或几块，再搞另一块或几块，分别对活动于中心区一带的各股土匪展开有步骤有计划的进剿。

这一阶段因为实行分片包剿，组织的战斗较多。主要有以下几次：4月15日，永顺分区以141师422团1营和423团2营，对潜藏在永顺松柏场五连洞（即5个并排的岩洞）的李兰初股匪进行围剿；4月下旬，141师421团2个营对永顺塘坊坪曹振亚、曹子西两股土匪进行追剿，连续追击十天十夜，奔袭700余里，歼匪100多人；5月上旬，421团1营和永顺分区直属队共7个连，合击保靖野竹坪之徐亚南、贾凤明等股匪，歼匪100多人，残匪逃入四川境内；从4月上旬起，139师和湘西军区直属队共组织5个多团的兵力，分布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上麻阳等地，对匪暂2军张玉琳残部和其他股匪近8000人，进行重点包干清剿；417团在芷江、麻阳边界打垮了周升宝、李摆子（李运忠）股匪1000多人，歼其一

部，余匪逃至边缘区；415团配合会同、邵阳两个军分区的剿匪部队，先后对溆浦、怀化边界的段明堂等股匪展开围剿，歼匪200多人。至7月底止，整个湘西中心区经过重点进剿，共消灭土匪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5万多件，击毙大匪首、湖南“中统”特务头子陈通焕，生俘匪暂1军军长陈子贤、师长陈策勋、副师长杨西新、杨作治等。至此，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消灭，散匪一部分逃到边缘区，一部分就地隐蔽。

1950年8月初，为进一步巩固中心区的剿匪成果，我们又对中心区占面积较大的“夹生区”重点使用兵力。所谓“夹生区”，是指有些地方在我军事压力下，表面已经没有股匪活动，但潜藏的土匪势力很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因此，这段时间对“夹生区”的用兵，大多采用小分队活动的形式，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铺开，时集时散，交替穿插使用，战术上极为灵活。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拉网搜剿，分散搜剿，反复扫荡，清洞搜山，实行普遍控制和打拉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到10月上旬为止，前后两个多月时间，在“夹生区”又歼匪近万名。在发动群众剿匪的同时，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起色，从而使“夹生区”得到整顿提高。

第四阶段，组织边缘区剿匪会战，夺取湘西剿匪的最后胜利。时间从1950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这是湘西剿匪的最后阶段，分为南区和北区展开。南区以绥宁、靖县为重点，北区以龙山、桑植为重点。这是在湘、黔、桂和湘、鄂、川的边缘长达800余里的战线上进行的。

在我们清剿“夹生区”股匪的几个月时间里，一些潜逃和聚集在边缘区的残匪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他们一面调整矛盾，统一组织，拼凑新的反抗力量；一面扩大队伍，派粮派款，妄图进行负隅顽抗。此时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这些残匪更加嚣张起来，大肆叫嚣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提出“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等反动口号。土匪势力由原来的1.8万人发展到2.3万人。其分布是：北区残匪9000多人，较大的股匪有瞿波平的“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5000余人，师兴周残匪500多人，徐亚南、石永安、杨佐芝、龙云飞、唐汉云、杨永清等股匪共3600多人。南区以杨彪（亦称杨标）为首成立了“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彪和龙怀麟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下辖12

个纵队及1个“会同游击队”，共1.3万多人。这是当时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个比较大的据点，敌人自称是“铁的根据地”。他们妄想凭借湘桂黔边缘区山高林密和民族之间存有隔阂等，与我们进行长期周旋。

为了打好边缘区剿匪会战，我剿匪部队在战前作了充分准备。包括详细侦察匪情和进行兵要调查，训练足够的向导等。地方党政机关还培训了一批开辟新区工作的干部，其中有几百名少数民族干部。各部队在接到上级发布的剿匪命令后，还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表示“土匪不消灭，誓不归营”的战斗决心。

1950年9月17日，湖南军区陈伯钧副司令员亲来湘西传达了军区对边缘区剿匪战役的计划。确定以永顺分区的龙山和会同分区的雪峰山之绥(宁)靖(县)为重点，逐步向边缘区发展。并以47军为主，组成了南、北两区的“剿匪会战指挥部”，我任南区总指挥，副军长刘贤权任北区总指挥。整个战役会战分两步走：

第一步，南、北两区共集中10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对反动性最强的龙山地区股匪和绥(宁)靖(县)地区股匪分头围剿。

在湘西北的龙山地区，我们集中了15个营，在四川、湖北边境友邻部队配合下，对土匪先实行严密包围，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圈，层层进剿。到11月10日左右，共消灭土匪4000余人。击毙“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活捉匪副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和大队长以上匪首115名；迫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3支队司令瞿南楷、副司令瞿奎如和匪“湘鄂川边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等重要匪首向我军投降。

在南部绥宁、靖县地区，行动前我在安江开了作战会议。随后出动了3个团，在友邻部队136师3个团的密切配合下，从10月19日开始，先后对活动在绥宁的龙怀麟、周连生股匪，靖县的沈大海股匪及“游击第2指挥部”的易豪、段明堂等股匪进行围剿。至11月中旬止，前后一个月时间里，消灭了包围圈内20人以上的股匪，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麟以下500多人，活捉了大特务头子、匪“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总司令蒋燮琴。至此，整个边缘区的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会战第一步胜利结束。

第二步，我军出动了11个团(包括地方武装)。一面以7个团的兵力在已经解放的边缘区就地铺开清剿散匪；一面以4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会合友邻部

队围剿边界上的最后几股残匪。这次会剿是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的。其中包括：在会同地区，包围会同县西南炮团附近的张伦奇、傅太和股匪，消灭匪参谋长吴永义以下1000余人；在九龙山地区，将杨彪匪部2500余人全部歼灭，俘虏大匪首吴君庭，仅剩杨彪一人男扮女装逃至广西三江；会同军分区和贵州镇远军分区于11月20日组织雪（洞）凉（伞）合围，消灭了盘踞在晃县西南地区的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共2800多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击毙匪副司令姚大榜；12月初，沅陵军分区组织16个连的兵力进入凤凰县境内，收编凤凰常备队600多人，击毙匪首龙云飞，其残匪全部瓦解。同时，我们在通道还争取了苗王（实际为侗王）粟昌福率领"第12纵队"向我军投诚。12月3日，我140师418团一部分开进通道县城。至此，会战第二步结束，歼匪8000多人。

这次历时两个半月的边缘区剿匪会战，共歼灭土匪2万多人，获得了湘西剿匪军事进剿最后一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至此，湘西全境的股匪武装已基本肃清，湘西22个县全部得到了解放。

（三）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湘西10万土匪基本肃清，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实行了"党、政、军、民总体战"。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配合和支持，依靠全军指战员"不消灭土匪不收兵"的战斗决心，依靠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政干部在剿匪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湘西剿匪，不仅是一场荷枪实弹的武装斗争，而且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彻底摧毁封建地主武装的流血的阶级斗争。因此，在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统一部署和统一指挥是十分必要的。我军从接受任务进入湘西剿匪起，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1949年10月，大庸战役结束后，上级命令我军进驻沅陵，并成立湘西军区，明确指出："湘西军区隶属12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即47军的机构就是湘西军区机构，军党委即为湘西军区党委，军长兼军区司令员，军政委兼军区政委。下设的3个军分区也是如此，沅陵

军分区由139师兼，会同军分区由140师兼，永顺军分区由141师兼。1949年11月，经湖南省委报请中南局批准，成立中共湘西区党委。区党委成员由周赤萍、曹里怀、晏福生、刘西元、杨秀昆、葛琛6人组成，由军政委周赤萍兼任第一书记。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分别成立地方工作委员会，其地工委成员也是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以统一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区党委成立后，召开了地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于12月14日通过了《湘西土匪与剿匪方针的决定》。12月16日，47军党委作出《关于执行地方化的的决议》。1950年1月1日，湘西行政公署成立，由47军副军长晏福生任行署主任，王含馥为副主任。1950年3月，我军抽出3000多名指战员支援地方工作，划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各县都建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副政委、武装部长和驻军团、营主要领导为成员组成的清匪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剿匪斗争。1950年8月，12兵团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来湘西视察，对剿匪工作提出了3条验收标准：一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二是政权建立了没有；三是匪首抓光没有。我们根据这3条验收标准，采取以县、区为单位，以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为基础，实行分片包剿责任制。各县、区党委普遍加强了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并发动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配合当地驻军，共同完成分片剿匪的任务。如晃县的治安指挥部建立后，县委书记赵振英兼指挥部政委，419团3营营长李玉春任指挥长，县大队队长鲍海成和县公安局长张苏任副指挥长，共同狠抓剿匪责任制的落实。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初，配合全军对边缘区的剿匪会战，该县组织了对姚大榜股匪的合围战斗，赵振英、李玉春和治安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分别带队进剿。通过“中寨前哨战”、“鲊水伏击战”和“边境围歼战”，全歼姚大榜股匪2000余人，匪首姚大榜被伏击淹死在鲊水河中，大匪首杨永清被活捉。仅1个多月时间，就基本肃清了全县的股匪。

在地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政干部对剿匪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军进入湘西剿匪的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从北方南下的地方干部和学生干部中，抽调了近1000人随军进入湘西。他们一方面要完成征粮支前、建立政权等开辟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和部队一道参加剿匪斗争，不少同志在剿匪和开辟新区工作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晃县、怀化、芷江、辰溪等4县初步统计，仅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征粮支前和筹建政

权这一段，先后被土匪杀害或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地方党政干部有100多名。1950年2月，晃县城关区区长李长海、二区区长刘允生等7名党政干部，去该县二区新合乡木铎镇征粮时，就被萧宗淮匪部围攻后全部遇难。1950年3月，芷江县三区区长杜春生，带领50多人前往该县木叶溪一带开辟工作时，遭到匪首张嗣基、张秀吉、萧德纯、杨海洲、李运忠等带领的500多名匪徒包围，在突围中，牺牲了党政干部和部队战士共23人。在筹建农会、组织民兵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斗争中，各级党政干部一方面对土匪骚扰进行了直接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通过做工作又对巩固剿匪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二、以军队为主力，充分发挥全军指战员的剿匪积极性。1950年1月，我军主力从四川凯旋归来，未及休整，即颁布了剿匪战役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动员起来，彻底消灭湘西土匪，为保护湘西人民生命财产而战，和土匪展开不睡觉、不吃饭、爬山越岭的竞赛。这一号召，调动了全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通过春季剿匪攻势中组织的6次大的合围，打退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使当时的湘西动荡局面得以稍为稳定。1950年4月，中南高干会议精神贯彻后，全军指战员进一步增强了夺取剿匪胜利的决心。大家一致表示："与湘西土匪誓不两立"、"决不让一个土匪留在湘西祸害人民"。这个决心马上变成了剿匪实际行动。从川湘鄂的八面山到湘桂黔的雪峰山长达近千里的深山密林里，展开了空前未有的激烈的剿匪斗争。沅陵军分区"钢八连"，追歼徐汉章股匪，从麻阳追到贵州，从贵州又追到四川。战士们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赶路，忍饥挨饿往返1500里。这种"长追千里"的钢铁意志，终于给徐汉章匪部以致命的打击。永顺著名匪巢五连洞在2500米高的云岩山上，周围尽是悬崖陡壁，形势绝险。匪首李兰初钻到洞里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是我们永顺军分区423团2营和422团机炮连担任围剿任务的指战员，把该洞包围了数昼夜。在阴雨的天气里，风餐露宿，挖野菜喝稀饭度日；大家的棉衣淋湿了，冷得直打寒颤，还紧张地练习爆破、架梯子等动作。终于一举突破天险，直捣匪巢，活捉匪首李兰初。龙山匪巢牛栏洞，长约4华里，地形极其复杂，匪首田高年凭险顽抗，自吹为"小台湾"。但我爆破英雄丛世林，以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单身入洞，负伤多处，还连续进行6次爆破，硬把土匪震死在洞里。军直属营在追剿杨奇武股匪时，连续3昼夜不眠不休，奔袭180里，在荒山密林的荆棘草丛中钻，抱着枪从斜坡往下滚，有时人顶人、人拉人地爬

过悬崖绝壁。大家的口号是:“土匪钻山我们搜山,土匪进洞我们炸洞,土匪钻进石缝里,也要把他挖出来!”终于全歼了这股土匪。在追剿中,我军指战员目睹了人民在土匪蹂躏下十室十空的悲惨景象,为民除害的决心更加坚定。419 团 3 连在怀化驻剿时,听到谭家坪群众报告匪害,他们不顾疲劳,星夜出发,每天只喝一些稀饭,连追 5 天 4 夜,爬山 250 多里,终将被抢去的耕牛追回,如数交给群众。1950 年 2 月,我军直山炮营从沅陵麻溪铺出发,向东追剿张宽侯股匪,连续追了几天几夜,直追到安化边境,终于夺回了被土匪抢劫的耕牛 18 头,救回了被土匪抢走的两名妇女。

1950 年 9 月,我军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进一步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剿匪决心。417 团 3 营在麻阳驻剿老惯匪聂焕章时,白天组织群众和民兵有重点的拉网搜山,夜间有目标的围村,拂晓开始搜索,连续苦战 1 个月零 5 天,先逼使聂匪部 79 名匪徒来降,接着又迫使该匪部团长龙家藩、聂龙清等 29 名投降。最后只剩聂匪孤身一人,化装成小贩,改名“舒老板”,潜逃到贵州铜仁一带。部队闻讯,立即组织“飞行队”前往追捕,经过几天几夜跟踪搜索,终于将聂匪捉拿归案。会同军分区 418 团 5 连 12 天中出击 62 次,侦察队 10 天出击 58 次,为搜捕土匪立下了战功。驻怀化部队为了捕捉惯匪头子彭玉清(外号灵鸡公),先后搜剿 500 多次,最后彭匪走投无路,只好交枪投降。类似的事例很多。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全军涌现了 174 个模范连排班单位、3390 位人民功臣,有近 1000 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仅 140 师就牺牲 348 人。

三、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打拉结合,打得狠和拉得紧,是夺取湘西剿匪胜利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贯穿于剿匪全过程的重要策略原则。1949 年 9 月中旬,13 兵团进入湘西,先后解放了湘川黔公路两侧的沅陵、溆浦、辰溪、泸溪、麻阳、怀化、芷江、黔阳、洪江、会同、靖县等 10 余座县城。随后,我们 47 军长途奔袭围歼了国民党盘踞在大庸一带的 122 军。大军压境,军威大振,湘西土匪极度恐慌动摇。我们借势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和平缴枪,争取并瓦解了一部分土匪武装。1949 年 10 月,我们争取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起义;大庸战役后,我们又争取了匪“暂 1 军”副军长汪援华、永顺专员周海寰、永保总指挥聂鹏升、“暂 2 军暂 7 师”师长石玉湘(第一次)、

“保安第5师”师长兼沅陵警备司令颜梧、副师长李鹏飞、“3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副司令潘壮飞、杨春圃等一批重要匪首投诚。加上其他大小股匪及游杂武装，共计来降者1.26万多人。1949年12月4日，中共湘西区委召开地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会上通过了《湘西土匪与剿匪方针的决定》，指出：“先施行军事打击，发挥我们的军威，造成土匪的混乱。在这种军事压力之下，再进行政治的瓦解分化。军事与政治要结合得紧，要切合时机，军事上的打要结合政治上的拉。”根据这一决定，我们把对土匪的政治攻势，紧密结合部队的军事行动共同进行。把以政治争取土匪来降的任务落实到每个班排连，落实到每次战斗或战役中。随后，通过对辰溪长田湾、龙山的八面山、芷怀黔北部地区、麻阳地区、古丈李家洞和泸溪兴隆场等几股较大土匪的合围进剿，不仅从军事上打击了敌人，而且从政治上瓦解了一批匪特武装。迫使了匪“暂8师”师长胡震、副师长胡振华等率部投降。特别是原已投降后又反叛的石玉湘，在我军事上狠打和政治上紧拉的情况下，走投无路，不得已又带领最后的300多人再次向我军投降。

1950年3月，中南军区高干会议提出，“乘胜进剿，军政结合，发动群众”作为剿匪的基本方针。湖南军区发布《全面展开剿匪政治攻势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各地必须根据当前匪情，具体布置政治攻势，千万不可一般化”；“目前全省政攻重点应在湘西，湘西的政攻的有力开展，对今秋解决湘西股匪有重大作用”。我们根据这些指示，进一步强调政治攻势的重要性，指出：“剿匪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光靠打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必须贯彻打拉结合的原则，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才能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这段时间做法上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动群众人人做“紧拉”的工作，造成强大的群众声势，使大多数土匪感到：老百姓都变成了“解放军”，实在没有办法活动了，只有投降一条路。

从开始单纯依靠领导做“紧拉”工作，发展到指战员在每个战斗中做“紧拉”工作，再发展到动员广大群众人人做“紧拉”工作，使我们的政治攻势一步深一步地向前推进。特别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配合部队共同开展对土匪的政治攻势，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形式。主要有：一是开展火线喊话，动摇土匪意志。如423团2营和422团机炮连攻打永顺五连洞时，先将一个洞爆破攻开后，活捉土匪20多名，再利用被俘土匪向二洞、三洞喊话，胁迫其投降，使匪首李兰初等交枪被俘。二是广泛张贴标语，大造剿匪声势。仅418团就发动群众书写

标语口号1.28万条。土匪说:“看到解放军的标语口号,心里就麻,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不投降不行啊!”三是多方面组织写信,说服土匪投降。如当时湖南省委和湖南军区主要领导黄克诚同志就曾给匪首罗文杰写亲笔信,劝其立即交出武装,听候处理,收到了好的效果。部队的指战员一边剿匪,也一边写信劝降。如418团将匪首梁绍安包围后,有一天梁连续收到我包围部队战士写的14封劝降信,第二天梁就缴械投降了。他说:“我再不投降,就罪上加罪了。”比较普遍的是动员匪属写信,动员当地的开明人士写信,动员被俘降的土匪写信,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成立规劝小组,开展规劝活动,造成妻劝夫、母劝子、子劝父、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匪首劝匪首的劝匪归降热潮。出现了“妻子上山喊回丈夫”、“母亲上山喊回儿子”、“老兄上山劝回老弟”的生动事例。415团1营2连在搜捕匪首杨立篆时,动员杨的妻子劝夫下山。其妻带着部队印发的公告和标语,上山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宣传党的政策,并向他讲述解放军帮助家里打柴、挑水、喂猪等事实,使杨深受感动,随即带了8个人、9支枪下山归降。五是控制旧职人员,令其立功赎罪。国民党的乡、保、甲长,参议员、干事、保代表等旧职人员,既是国民党的统治工具,又是土匪赖以存在、活动的社会基础,他们大都有通匪、资匪的历史。把这些人加以控制利用,令其具结悔过,给其限期追回匪首、匪众的任务,有着积极的作用。六是设立“悔过登记处”,号召土匪自首。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由部队和地方政府选派。一般土匪登记悔过后当场具保释放,检举揭发有功者予以表扬奖励,生活确有困难者酌情给予救济,有顾虑暂不愿登记者不追迫太急,从而使登记自首的土匪日渐增多。黔阳县42个驻军的点都设有登记处。仅铁山、仙峰溪、大坪3个点上,自新登记的就有500多名土匪。怀化县5个月内有1800多名土匪登记自首 。七是利用土匪相互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如416团针对泸溪县兴隆场上、下四保之间长期不和的情况,促其双方匪霸互相检举揭发,对深挖匪徒和匪枪起了重要作用。八是实行宽严结合,争取分化匪众。坚决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极大地震慑了土匪的营垒,使分化瓦解匪众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靖县在公审枪决沈大海以下8名罪大恶极顽匪的同时,奖励了报告匪情、劝匪自首的10多名立功的原土匪。大会后3天,仅该县甘堂坳地区就有110多名匪徒来降。419团在匪首彭玉清的巢穴桐树溪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顽抗到底的匪霸彭林娃,释

放了携带机枪向我军投降的铜和尚，并发给奖金若干，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匪徒说："有彭林娃作样子，我们哪个还敢顽抗。"10多天中，又有100多名土匪自首，交出机枪3挺，长短枪80多支，子弹1000多发。

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被歼的近10万武装土匪中，投降瓦解的有6万多名，占总数的60%以上。其中有1万多名原地方游杂武装和投降过来的土匪，经过集中教育和训练改造后，1951年2月随47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保家卫国作战中英勇杀敌，有的还立了战功。

四、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剿匪积极性。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不仅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要做，我们军队更要做。记得我们初进湘西剿匪时，情况不熟，语言不通，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上土匪的欺骗、威逼、恫吓，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工作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如415团2个营进剿辰溪长田湾石玉湘老巢，418团2个营进剿辰溪茶田垅张玉琳老巢，军直属7个连队和422团、416团各2个营合围古丈李家洞张平老巢，都遇到土匪强迫老百姓搞"坚壁清野"的情况，不仅人员跑光，粮食藏尽，而且连煮饭的铁锅都带走了，妄想把我们饿死、困死。村里留下的一些老年人，既不敢反映情况，更不敢给我们带路。他们说："得罪你们，你们最多杀我们一个；你们走了，土匪知道了，就要杀我们全家！"面对群众的误解和逃跑一空的局面，我们指挥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儿子"的根本宗旨，严格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响亮地提出"进门原封不动，出门寸草不拿"等口号，并把在外面乱跑的猪牛赶回圈里，亲手割草喂养。419团7连被1000多个土匪包围了4天5夜，可炊事员们始终不忘把全村每家的猪喂好；谁家的鸡婆下了蛋，战士们拾来保管好，待群众回家后一一交还，群众大为感动。进驻麻阳高村剿匪的部队，因粮食特别困难，连喝了15天稀饭。有时水烧开了，米还没有。周围穷苦人看不过意，送饭给部队吃。但我们的战士宁肯挨饿，谁也不吃，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老百姓见了，被感动得落泪，说："真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队伍。"1950年夏天湘西大旱，部队的剿匪任务正进入紧张繁忙阶段，但全军指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帮助群众抗旱保苗。如5大队迫击炮连3排，10多天中就为农民挖了2口井，筑了3道坝，挑了1万多担水，保住了100多亩禾苗。据139师统计，1950年4月至9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师指

战员帮助群众开荒1956亩，插秧3313亩，割麦3413亩，铲地15740亩，担水112万余担，挑粪4.78万担，砍柴121万余斤，劈柴31万余斤，割草6.9万余斤，扫地108万余次。部队每到一地，积极帮助群众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我军指战员不仅以良好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影响教育群众，而且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以扎实深入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不管是抽出来专门协助地方工作的工作组或武工队，或者是以剿匪为主的小分队，都能做到边剿边工作，以剿匪带动其他工作，以其他工作促进剿匪。特别是1950年6月47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部队进一步工作队化”的决议贯彻以后，群众工作有了更深入的发展。7月至9月的3个月时间里，单是部队组织的地方工作队，就已在湘西开展了2321个保的工作，组织了758个农会，发展农会会员3.65万名，还组织了150个妇女会，3979个儿童团。在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方面，共减租谷24万多石，清理积谷1.6万多石，清出黑田8893亩。除湘西南部的绥宁、靖县、通道3县外，19个县都已开始建立地方武装。由军队调出干部446名，战士4184名（包括改编的湘西纵队、泸溪自卫队等），到各县大队、区中队担任骨干。到1950年9月底止，全湘西已建立19个县大队，83个区中队，共6614人。整个湘西剿匪期间，我们协助地方共组建地方武装1.5万多名，发展民兵10万多名。同时，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我们根据上级有关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制订了少数民族地区剿匪和开展其他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包括1950年7月5日湘西区党委提出切合苗民区实际情况的工作指导方针以及湖南省委7月11日批发的《湘西区党委对苗民工作方针的指示》。所有这些，对进一步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剿匪及各项工作，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发动群众，群众起来积极支援剿匪。首先是民兵和地方武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剿匪斗争中，表现了嫉恶如仇的政治觉悟，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机智敏捷的斗争艺术。他们不仅配合部队剿匪作战，侦察匪情，传递情报，带路搜剿，组织群众搜山，起到人民解放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而且进行了许多次单独的对匪作战和长途追击、捕捉散匪的斗争。如黔阳驻剿部队，将基干民兵编成3个武装工作组，配合部队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仅据1950年5

月至8月统计，该县民兵武装工作组先后跑了2000多里山路，与匪首周凯宣、舒代斌、彭玉清等匪部作战10多次。其中5月27日一天就作战3次，击毙击伤土匪46名，俘匪11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4支、子弹1000多发。永顺县7区杉木村民兵队长王康臣，有一天发现10多个土匪在该村抢劫圩场。他一面带领20多名民兵将圩场包围，一面派民兵刘英祥火速去毛坝乡给部队报信。部队及时赶到杉木村，全歼了这股土匪，夺回了全部被抢的东西，救回了两名妇女。晃县五区旧德乡4个保的民兵，自制土炮174门，梭镖200余支。1950年7月14日，他们发现30多个土匪在该乡五保活动，立即集合100多名民兵，带上土炮、梭镖等，对土匪进行包围。战斗半个小时后，土匪仓皇逃走。民兵和自卫队一直追了15华里，最后在该区中和乡二保的龙潭地段，捉住了匪排长杨有富等5人，缴获土炮一门、梭镖3支，追回了被抢去的3头耕牛和被子、衣物等。7月19日，土匪王维国等16人流窜到桑植县四区新街乡的深山密林，被二保的民兵自卫队发觉。民兵小队长陈棠福立即集合30多名队员紧追猛打，打死土匪2人，伤匪1人。驻军闻讯赶到后，又活捉土匪3人。匪徒哀叹说："想不到土解放（指民兵）也这么厉害，我们实在无法藏身了！"民兵们自动组织"飞行组"，长追千里抓捕散匪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据统计，在湘西整个剿匪斗争中，民兵先后参战的达10多万人，配合部队作战962次，单独作战450次，击毙土匪18544人，其中土匪头目524人；俘获土匪13070人，其中土匪头目435人；瓦解匪众38227人。缴获各种枪械43777支，枪弹92万多发，手榴弹553枚。1951年2月，湘西军区授予15个民兵剿匪先进集体和38名民兵剿匪"英雄模范"光荣称号。

在湘西剿匪斗争中，还有一支不可低估的群众力量，就是湘西广大贫苦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积极作用。他们思想觉悟提高以后，积极为部队宣传政策，站岗放哨，侦察匪情，传递信息，捕捉散匪。麻阳县农村有个陈老婆婆，家里很穷，常靠扯野菜充饥，盐都没有吃的。我417团5连炊事员杜喜山发现后，就把自己的1万元（旧币）津贴送给她，并亲自跑到江口赶场，为她买回两斤盐及其他食物。老婆婆感动地说："解放军真比我儿子还亲啊！"以后她积极向驻军报告匪情，帮助驻军起出10多支步枪和1挺机枪。辰溪县保和乡有位受人敬重的王老太太，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山高路远，往返于辰溪、沅陵两县的山区之间，积极宣传我党我军的剿匪政策。甚至冒生命危险深入匪穴，先后规劝100多名土匪下

山投降。古丈县大匪首张平，是由张高升老人的报告并带路而将其击毙的；匪“暂1军”军长陈子贤是由一个老板娘的报信而被俘的；匪师长陈策勋是经桑植县群众刘芳财父子的报信，并同部队一道搜山而被活捉的。儿童团英勇捕匪的事迹也被广泛传颂着。晃县有个儿童团长，是个只有12岁的放牛娃，名叫杨建国。有一天，他智擒匪支队副、大恶霸地主杨长源，缴获步枪1支、短枪1支、子弹40多发。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一匹马，给他戴上大红花骑马游街。永顺县14岁的少年马绍银，单家独户住在离村3里的山湾里。父母都去世了，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有一天3名土匪闯进他的家里，威逼着要他煮饭吃。他机智地对付了土匪的纠缠，乘空隙跑去村上叫来10多名民兵，将3个土匪全部捉住。

湘西剿匪已经过去38年了，回顾这一段历史，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借此机会，谨向为湘西剿匪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向英勇善战的全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大力支援剿匪的湘西各级党政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问候和感谢。

（1988年）

忆湘西剿匪初期
争取“湘西王”陈渠珍的工作

顾　凌　申

1949年，我在第47军政治部联络部任部长。当年夏，四野南下，渡过长江。47军进驻湖南常德待命。这时，中央军委决定我军留驻湖南，担任经营湘西的任务。于是，我军在驻常德时即开始做经营湘西的准备工作。军部尚未离开常德，即先派出部分战斗部队，于9月下旬随同进军大西南的二野开进湘西，进行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部由常德西移，进驻沅陵，铺开了经营湘西的局面。

所谓“经营湘西”，含有两种意义；一是平定湘西，二是建设湘西。要想建设湘西，首要的是把湘西的局势平定下来，为建设铺平道路。所以经营湘西工作必须先以剿灭土匪来开路。

湘西，这块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地方，崇山僻壤，交通不便，历来是匪类窝聚之处。自清朝末期百余年来，湘西这块地方一向匪患成灾。在反动政权统治的年代里，不但官匪不分，而且官养匪，匪出官，官匪沆瀣一气，共同逼民为匪，于是又出现“民匪不分”的现象。当然，过去官方在表面上也不是不搞些剿匪动作，可是剿匪的结果，反而是匪越剿越多。所以，湘西群众对于剿匪一向是缺乏信心的。至于湘西土匪，则认为无论是谁来剿匪，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走走过场而已。

我军所面对的湘西土匪，为数不少，估计约有200余股共10万之众。匪聚成股，各据山头。其中较大的股匪有93股，分布在永顺地区的有23股，在沅陵地区的有33股，在会同地区的有35股。每股人数，多者近万，少者千把。土匪头子多系封建余孽或惯匪。国民党当局撤退大陆前，这些土匪头子一般都经国

民党势力任命过，当上了什么“军”、什么“师”、什么“队”的头头，被纳入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失败之后，更梦想把湘西搞成个“小台湾”，作为大陆上的“反共基地”。所以，我军在湘西所进剿的土匪，不是一般性的土匪，而是政治土匪。

在对敌武装斗争中，同时不放松在政治上对敌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这是人民军队一贯的优良传统。我军成立以来，一直同有正规编制和装备精良的敌军作战，那时尚不放弃对敌政治工作，而今要对各有特点的土匪，则更应注意开展政治工作。我军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中的联络部门（解放战争之初称为敌军工作部），就是具体执行我军对敌政治争取工作的部门。联络部门的对敌工作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当敌方尚未放下武器时，对之开展劝归工作；另一方面是，当敌方或由于和平归顺，或由于被迫投降，或由于战败被俘而缴械时，对那些过来的大小头目，由我各级联络部门接管和处理。军联络部，除对全军的对敌争取工作起指导作用外，本部还要亲自投入这项工作中去。我们在湘西各方匪首中，首先认定作为政治争取对象的是谁呢？那就是在湘西匪类势力中最有权威的、通称“湘西王”的陈渠珍。

陈渠珍，可以说是一个湘西妇孺皆知的人物。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关系，他的姓名也高贵起来，常人避讳直呼其姓名，而是呼其官称。他的世交人物，也讳其名“渠珍”，而称其字“玉鏊”，或只提“玉”，而恭称“玉公”。他是凤凰县人，汉族。只因他权势盖苗乡，并与苗族联姻，人们习惯于直视为苗族人。又以他在苗族中有声望，故奉之为“苗王”。实际上在湘西确另有个自称“苗王”的匪首，苗族人，名字叫龙云飞。陈渠珍是湘西几十年来掌握军政大权、最有资历的人物。在清朝末年，他就当统领。国民党统治湘西时期，曾任命他为师长、警备司令以及省政府委员等职。1949年春，湘西发生“三二事变”（3月2日，以匪首汪援华为首，聚集众匪掠劫沅陵县城）。国民党当局要他出面维持湘西局面，委以“湘西行政公署主任”之职。这样，不仅在声势上，而且在官职上也可称为“湘西王”了。在解放战争中，我大军南下，驻湖南的国民党军宋希濂部退守川湘鄂边区，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出现。国民党为了在湘西扩充军力，要将湘西的股匪和地方武装改编为国民党军，乃拉陈渠珍为助手，委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之职。如此，陈渠珍就有了与宋希濂共掌川湘鄂边区，包括湘西在内

的军政大权的身份了。国民党对陈渠珍这个地方实力人物的拉拢，用心还不止于此。他们阴谋策划将来要把湘西变成“反共游击根据地”，认定陈渠珍是个撑大旗的人物。于是蒋介石亲自给他写信，要他“戡乱建国，共图中兴”。当白崇禧由中南地区败退南逃时，也把陈当做一块宝，想要派飞机运他去台湾。陈渠珍这个地方实力派头子，明知自身若离开湘西，则一切都悬空了。所以，他不愿走开，他要留在湘西看一看局势究竟会演变得怎么样。他认为，解放军虽能打大仗，然而是否能创历史先例，平定湘西，也要看一看。他这个老于世故的当权者，自信在湘西还有应变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决定不离开湘西。

我47军南下湖南进驻常德，着手做经营湘西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就把了解湘西匪情做为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新建立起来的湖南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联络部当时接待了一位由省里介绍来的湘西匪情的知情者，他名叫陈裕新。省里是把他作为一位民主人士看待的。解放前，陈裕新曾任过国民党湖南西南地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在社会上也曾是个知名的帮会头子。因而他跟社会各界人士多有交往，对各方面的情况颇为熟悉。陈裕新和陈渠珍同是旧官场中的头面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故交。凭着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陈裕新表示有信心帮助我军与陈渠珍打交道。

陈裕新是省里临时介绍给我军帮助做剿匪工作的。军联络部由我出面，对他表示热情欢迎，并以礼相待。在交谈中，他盛赞我军在军事剿匪同时，开展政治争取工作是英明之举。他相信，对湘西匪帮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包括对陈渠珍这样的大头头在内），不但可能，而且肯定是会生效的。他认为，我军决定首先选定陈渠珍为争取对象，很得当。所谓“擒贼先擒王”嘛！他表示，在对陈渠珍做争取工作上，“愿效犬马之劳”。他愿意亲自动笔给陈渠珍写信，劝他下山来归。至于信如何送交陈渠珍手中，他提出了他所相识的两个人来，一姓朱，一姓李。这两个也与陈渠珍相识，他认为托这两人跑腿送信是相宜的。他说，这两个人住在沅陵县城，我军进入湘西后，容易找到他们。我当即赞成他的建议。随后，他立即给陈渠珍写了一封劝说的信。又另外给前去送信的人写了短柬，表示拜托之意。他把亲笔写好的两件信，先经我看过，才分别封起来交给我，以备我部进入湘西后使用。他本人在我军部离开常德西进时，就返回长沙去了。

我联络部确定以陈渠珍为争取对象，并拿到由陈裕新给陈渠珍所写的规劝

信之后，我即同军首长共同商谈关于争取陈渠珍的具体办法。军首长着我代表47军出面做工作，决定由我以军联络部长的名义代表军首长，先以书信与陈渠珍直接通气，阐述当前国内和湘西的局势，讲明我军进军和经营湘西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表示欢迎对方与我军接触并和平解决问题。至于如何具体解决，建议对方来人当面商谈。信写好后，当即交由陈裕新推荐的朱、李二人，要其连同陈裕新写的信，一并送到陈渠珍手中。

陈渠珍这时住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湘西行政公署主任。公署机关设在乾城县城内，他本人也住在那里。9月中旬，我先头部队进入湘西后，陈渠珍见大势不妙，慌忙带着他的一批人逃到他的凤凰老家去了。乾城解放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将陈渠珍丢下来的"湘西行政公署"机关的全部房产和什物一并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时凤凰尚未解放。在军事行动时期，为了便于送信人在解放了的地区通行，我部给朱、李二人办了通行手续。于是这两个送信人就由沅陵出发，往凤凰县城给陈渠珍送信去了。

过了10多天，送信人由凤凰返回沅陵。他们二人没带回陈渠珍的书面回音，而是带来一名代表陈渠珍前来会谈的人。此人叫杨光耀，也是湘西的一个拉队伍的人。他自己宣称曾经带过几万人，这分明是吹牛，实则他未曾带过多少人，自己没有什么实力，只是陈渠珍的一名幕僚罢了。看来这个人是个善于交际、左右逢源、花言巧语、取宠于人的人。他顺着对方的语气来讲话，同这样的人谈判，可不会出现什么僵局。

这次谈判的双方：一方由我代表47军；另一方是杨光耀代表陈渠珍。谈判的时间是1949年10月下旬，地点在沅陵城内47军政治部联络部办公室。我方列席者有联络部充当谈判记录人的干事罗鹏。杨光耀发言时，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之后，代表陈渠珍表示很重视我军在去信中的"深明大义"，并对去信表示感谢，陈希望湘西能出现和平、安定、兴旺的局面，愿意接受和平解放。我则代表我军，表示钦佩陈渠珍先生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欢迎陈先生放下武器，消除敌对观念，下山来与我方携手共进。陈先生下山来，将受到我方的尊重，不咎既往，保证陈先生的亲属以及一起下山来的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并予适当照顾和安置。谈判至此，双方达成了关于陈渠珍下山的协议。

谈判结束之后，协议开始生效。我军乃通知乾城一带驻军，并通报乾城县人

民政府，对陈渠珍等人由凤凰前来乾城，在不携带武器情况下，予以放行。至于我军代表何时前往乾城与陈渠珍正式会面，以及双方如何进行交接等，则有待杨光耀回凤凰向陈渠珍陈述后再定。

11月，双方商定，我军代表不带武器、不带武装队伍，在约定的时间，到乾城原国民党政府湘西行政公署旧址去与陈渠珍会面。在此之前，陈渠珍应将原行署的一切人员、武器、档案、财产等清理造册，准备交报我军。

去乾城的军代表仍由我担任。我本人没带武器，只随身带警卫员一人。这名"警卫员"，临时改由联络部干事罗鹏顶替。既然公开身份是"警卫员"，那么，按制度随身配带一支驳壳枪，也是名正言顺的。11月中旬，我与罗鹏由沅陵驱车前往乾城，下榻于我县人民政府，听取了县领导关于陈渠珍由凤凰回乾城之后的动态的汇报。陈渠珍得知我到了乾城，立派杨光耀前来致意，并确定与陈渠珍会面时日。届期杨光耀又代表陈渠珍前来迎我赴会。当我应约前去陈渠珍处与之会面时，才发觉他竟事前准备好一场大宴会。如果事前得知，我一定予以制止。不过，我冷静一想，他之所以要搞这样的场面，固然是为欢迎我军代表前来接受他归顺之举；可是参加宴会的人很多，其中多系他的友好和行署同仁，请这些人前来赴宴，自然也含有同这些人吃"散班饭"之意。宴后，双方交谈，并进行交接。我着县人民政府人员按册照收所缴的武器、档案、财产、物资等，暂为代管，并将所有房产予以封存，以待处理。本来，我素闻"湘西王"威势很大，掌握的队伍也多，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交出多少武器来。事实如何呢？原来只交出老式的旧步枪一堆，估量也就是二三十支。尽管数量虽如此之少，也暂时不予计较。

为便于照顾，我请陈渠珍来沅陵，住在我联络部内。他接受了，并请允许他的两位密友戴季韬和陈景尧一起前来。原来，戴是一员武官，曾任过师长之职，是陈渠珍在"武略"方面的得力助手。陈是贵州人，一向从事文墨生涯，曾任陈渠珍手下的秘书长，是陈渠珍在"文韬"方面的得力助手。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

至此，争取"湘西王"陈渠珍来归的工作，即宣告圆满完成。不久，陈渠珍同戴季韬、陈景尧从凤凰前来沅陵，在我军联络部招待所住下了。

本来我联络部进驻沅陵之初，并未设立招待所，陈渠珍等3人来时，乃向房主张一尊借一栋小楼，作为招待所使用。

我们对陈渠珍等3人是当作民主人士看待的,生活上按供给制予以小灶待遇,在行动上不加管制,不组织他们搞什么统一动作。他们的一切活动,在守法的范围内,悉听自便,不予干涉。

1949年秋,47军开始经营湘西时,曾以2个师进入四川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军部率1个师镇守湘西。至1950年春,47军开始把3个师的兵力集中用在歼灭湘西股匪的战斗上,我联络部也就把主要精力放到各师送上来的较高层匪首的收容、管教和处理工作上去了。对陈渠珍等3人,除每日照常供应他们的生活外,也无力进行更多的工作。陈渠珍等3位住在我联络部招待所,有充分的个人行动自由,他们经常与住在沅陵之外的亲友保持联系。1950年春的一天,陈渠珍突然向我部探询,是否可以将家眷迁到沅陵来居住,以便就近看家;他本人则仍住在我部招待所。我部认为,一般居民都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只要在户口管理上通得过即可。于是,他们在沅陵近郊租了民房,将陈渠珍全家大小十来口人从凤凰家乡迁来居住。

在湘西军事剿匪中,我军大力抓紧了对匪的政治工作。各师的政治工作机构都设有投降和俘获人员收容所。按规定,除可由师里自行处理者外,凡属应上送的股匪头子,都由联络部所办的匪官学习班收容。

这个学习班,虽然在外表上类似"拘留所",例如行动上不能各随其便,实则并不是法制机构,不设警卫,而是有组织地进行思想改造、教育的学习场所。学习内容是当前政局和战局形势教育;我党我军的对敌政策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交代、自我检查。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编成学习小组,进行分组讨论或分散各自学习。有时也将全班人员集中起来听报告或上课。生活上实行供给制,享受与我一般工作人员同等的大灶待遇。学习班号召大家遵纪守法,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履行各种应尽的义务,实行自我管理,提倡自我改造,弃旧图新。学习班的班主任由我兼任。学习班的办公室工作,由联络部的干事兼顾。

收容到学习班的匪官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享受平等待遇,不再被视作敌人。这样可以促使他们自悟、自觉、自动向我党靠拢,真正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而不专限于表面上向我们缴出几条枪。这说明我们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在学习班里,他们若真有进步的表现,我们就予以肯定。假若有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居心叵测、图谋不轨者,也要自食其果。我们在组织上也必不可少的

要对他们进行审查、考察和鉴定。在办学习班过程中，他们中间也确曾出现过真正有所转变和觉悟的人。人数虽然不多，毕竟有些罪人得救了。这是我党改造政策威力的体现。

1950年下半年，由于抗美援朝，47军加紧了在湘西剿匪的步伐，准备接受执行新的任务。1950年冬，当湘西剿匪处于扫尾期间，我47军联络部认为“招待所”不宜再继续办下去，住在招待所的3位民主人士也到了一定要转走的时候。我部即同湖南省委进行联系，省里表示同意接受。于是，我部及时欢送陈渠珍、戴季韬和陈景尧3位离开沅陵去省会长沙，由省里直接安置。

1950年底，我军为接受新任务作准备。为了预防主力部队撤离之后湘西再出现匪患，湘西全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时，由我联络部主办的匪官学习班，也要对所收容的匪首进行处理。如何处理呢？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不搞“一刀切”，罪行大小和性质的不同，在收容期间表现好坏不同，处理方法也就不同。联络部在经过仔细审查、多方面考察之后，一一进行反复讨论研究，最后提出一个初步方案，报请军领导审批处理。之后，将匪官学习班全体人员，连同我部对他们所作的初步认定，一起移交给湘西军区司令部有关部门接收处理。

1951年春，我奉命转到中共湘西区委任统战部部长，继而又兼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从此，我就开始从事湖南地方工作了。我原所在的47军，于1951年夏离开湘西，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军，浩浩荡荡开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去了。

（1992年）

一四〇师会同地区剿匪纪略

刘 子 云

(一)

白崇禧从湖南逃跑时,慌忙亲临湘西,在芷江召集了湘西大土匪头子会议,将土匪、特务、散兵、国民党反动官员、地主恶霸及反动帮会头子等反革命余孽,收罗起来,封官加委编成"反共救国军",要他们坚持"敌后反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待机配合反攻。其实,这些新花样,是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老把戏。敌人为什么选中湘西作他们的"敌后反共根据地"呢?他们的根据是在地理上湘西山高林密,且多悬崖陡壁,地势险要,又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数省边陲,可进可退;在政治上湘西历来是封建割据,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养匪残民,土匪专政,匪多枪多,土匪头子都有一套残酷的统治手段;在阶级基础上,湘西的土匪不仅有地主阶级作依靠,而且还有封建家族、迷信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湘西人民由于长期受着反动阶级的统治,敢怒而不敢言。白崇禧利用这些,将湘西10余万土匪武装组成3个暂编军,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反共救国军",委任大特务头子蒋燮琴为"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副总司令,在湘西坐镇指挥。敌人梦想依靠这个"反共根据地",达到死灰复燃的目的。

我们接到经营湘西任务时,正赶上二野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从湘西经过。刘、邓首长对我们说:经营湘西的任务是艰巨的,土匪武装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它处的位置很重要,它好比我们国家的盲肠,搞不好,就要发炎,要是穿了孔那就更麻烦,湘西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健康很有关系。我们从这段生动的话里,深刻地了解到消灭土匪武装的重要意义。

10月初,我47军进到湘西的沅陵一带,在沅陵建立了湘西军区,军区机关

由第47军兼任。由于急着追歼敌人的主力，我军主力随二野入川作战，仅留下军直机关和我们140师，会同派到湘西的党政干部坚守湘西。当时我任第140师师长，我师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湘川、湘黔公路的交通，打击危害这两条公路的土匪武装，组织武工队，协同地方干部接管地方政权，筹粮支前，维持二野大军的后方安全，保证前线的胜利。

初到湘西时，由于我军胜利的声势和长沙和平解放的影响，匪特武装晕头转向，惶恐不安。有的潜伏在穷乡僻壤，躲避风声；有的盘踞一地，观望不动；有的怀着各自目的向我投靠；有的则集股偷袭我分散下乡的工作人员和人少的运输部队。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即乘着二野大军过境的有利时机，大力向土匪武装开展政治攻势，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剿匪政策及决心，出安民布告，发动群众，争取土匪交枪投降。同时集中兵力坚决打击了那些执迷不悟，继续与我为敌并对我军危害最大的股匪。盘踞在辰溪一带的匪暂编第2军张玉琳部，时常集结匪众，破坏交通，抢劫人民财产，危害社会治安。我军集中兵力狠狠地给了张玉琳以痛击，当即消灭张匪部1000多人。紧接着，湘西军区直属部队和我师分别向沅陵、辰溪、怀化、麻阳、芷江、黔阳等地的股匪进行了20多次合击，共歼土匪1700多人，争取7400多人向我投降。与此同时，还整编和收编了起义投诚和游杂武装1.2万余人，胜利完成了支援二野进军的任务。

二野大军过境之后，我军主力还未返回湘西之前，土匪即趁我当时兵力不足之机，纠集起来开展他们的所谓“游击战争”，扬言要“把解放军赶出湘西去”。一场艰巨复杂的剿匪斗争就全面开始了。

（二）

在前往芷江的路上，我得到侦察参谋的报告，说匪首杨永清集中了2个团的兵力从山里出来，准备向芷江、怀化两地开进，切断芷江交通，妄想一举消灭我进入芷江、怀化的少数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

杨永清早在1928年就当过国民党军的师长，后来做过南京的警备司令、“国大”代表，如今是“反共救国义勇军”的总司令、帮会的“龙头大爷”。他利用帮会（俗称“圈子”）和土匪，统治全县。在我军未进入湖南以前，他通过“圈子”组织发

动芷江上万人打过黔阳,那里的群众都知道"杨永清血洗黔阳城"的事情。从那以后,人们传说:"杨永清一声吼,能够喊来芷江10万兵。"杨永清本身有2个团和4个支队的武装,共计8000多人。他把2个团叫做2个铁拳头。自从白崇禧召开匪首会议之后,杨永清不仅统率芷江的土匪,而且怀化、晃县、黔阳和麻阳的部分土匪都归他指挥。我军未到芷江时,他集中属下的匪首开了一个会,狂妄地说:"有湘西的山在就有我在。共军就是神兵天将,也绝对征服不了湘西!"他把芷江比作一个"大鸡笼子",狂叫:"待共军进入芷江以后,把鸡笼子门一关,把来者都消灭在鸡笼子里。"会后,他与匪首喝了鸡血酒,照了集体相,在相片上写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8个大字。他们发誓与解放军顽抗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杨永清为了保存实力,会后将全部武装撤进山里,在芷江城里潜伏了300来名匪兵,准备待机作内应。当我军进入芷江时,杨永清认为时机已到,派他的副司令潘壮飞率两个团的兵力到芷江东北"关住鸡笼子的大门",4个支队从芷江西南进攻。他亲自往晃县调动姚大榜股匪,要其协同他消灭"关"在芷江的解放军。

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即刻以5个营的兵力,冒雨疾进,对杨永清的两个团实行长途奔袭。经一夜急行军,行程90余公里,拂晓时,我5个营已全部出现在敌人面前。敌人两个团摆在公路以南,面向他们所说的芷江那个"鸡笼子",等待着截击我芷江的"退兵"。但匪徒们万万没想到我们从他们的屁股后头出现了。敌人遭到我突如其来的打击,如虎惊羊群似地狼狈奔逃。我军乘胜追击,一气追至芷江县的米贝和天雷山一带,将潘壮飞率领的两个团消灭了800余人,缴枪500余支,余则溃不成军。这一下就把杨永清的两个拳头打掉了。杨永清和姚大榜从晃县奔向芷江来的一路,听说他的两个团主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也急忙向后转了。

这次战斗俘虏120名匪兵。我们向他们讲解了战争形势和我们的剿匪决心、政策,当即将其释放了。战斗结束,即在芷江城正式成立会同军分区,我兼军分区司令员,司令部驻在芷江城北街。

（三）

配合二野入川作战的我军主力返回湘西后，即刻对八面山地区的匪暂编第1军、辰溪和麻阳地区的暂编第2军、桑植和大庸地区的暂编第3军及杨永清、聂焕章、周开宣、方世雄等3万余匪众，分别展开全面军事进剿。我140师此刻全部集中在会同军分区，专门围剿杨永清和方世雄两伙股匪。同时，47军抽出3000名干部、战士，组成武装工作队，分散下去，协助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挖匪根，打击土匪的社会基础。

杨永清后来在芷江城外又遭到一次打击后，一部分逃往芷晃边缘，一部分潜伏在芷麻边界，另一部分开往雪峰山西段，与雪峰山地区的段明堂、张云卿等匪合股。1950年3月11日，段明堂纠合武冈、绥宁股匪，将我二野的94辆军车截在雪峰山上。与此同时，方世雄率领1000多名土匪围攻安江，企图抢劫安江纱厂。

得此消息后，我带了一个侦察班，坐着一辆嘎斯车赶到了安江。安江当时驻有我师420团的1个营。我们到安江后，首先从纱厂借了3辆汽车，载着1个连，由营教导员带着增援部队来到雪峰山上，打击截击我二野汽车的段明堂股匪；另一个连由杨营长率领，在安江纱厂附近守住几处房子，集中手榴弹，打击围攻安江的方世雄。方世雄率1000多名匪众一次接一次地向杨营长带的那个连冲击。我军在3个钟头内，打退了土匪的5次集团冲锋。土匪后来不冲了，光在四处烧火。杨营长要率两个排向土匪突击。我考虑了一下，制止了他的计划，把好的射击手组织起来，分成3个小组，敌人不来，我们射击手就摸出去打他，打死他十个八个再回来；敌人向我冲锋，我们就等他来到最近的地方，请他吃手榴弹。就这样打了10多个小时，方匪丢下二三百具尸体逃跑了。与此同时，雪峰山上的土匪也被击溃，二野的94辆军车安全地通过了雪峰山。

我即将离开安江时，突然侦察员报告，曾西胡子和李拐子等股匪知道我到安江来了，在安江和怀化交界的鸡公山上埋伏了500来人，等着打我。我获此情报后，首先给驻怀化的部队发了个电报，叫他们派两个连迅速插向敌人背后，隐蔽起来，等到打响时，实行包抄合围。然后我从安江带了1个加强连，即向土匪埋

伏的方向出发。安江到怀化，要爬一个很高的山，汽车路在山上盘来盘去。我们走上一个盘陀路的时候，土匪从山上窜出来开火了。我们还是老办法，先打手榴弹，然后端着刺刀冲锋，因为土匪怕见这硬家伙。我们集中打击山上的一股。这股土匪见我军冲到跟前，撒腿就往后跑。一跑正跑到怀化来的那3个连的怀里，被挤在一个窄狭的山沟中。匪兵遇到这种情况，都四散潜逃，各自奔命。我们一部分人把住外围，不让匪逃出；另一部分人插进山沟，搜索追击。土匪有的攀在树枝上，有的藏在草丛里，有的钻进山洞里。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我们的战士将他们都拉了出来。只用半天的时间，就将这股土匪全部消灭了。

此时，八面山区的残匪瞿波平、罗文杰、师兴周3个暂编师被我军打垮，被我歼灭8000余人。蒋介石从台湾发给师兴周的电报被缴获。匪军在八面山上修建机场的计划被打破。石玉湘的暂7师和胡震的暂8师也被迫向我投降。徐汉章的暂9师和张平的暂11师均遭到歼灭性的打击。陈策勋的暂2师和曹振亚的暂5师被消灭大半。这一时期，全湘西共歼、降土匪1万余人。会同地区的杨永清、彭灵鸡公(彭玉清)、周全福等匪遭我军打击后，化整为零，四散潜伏。我军即集中兵力到中心区，发动群众进行驻剿。

(四)

清剿中心地区的土匪，主要是清剿散匪，收缴匪枪和捉拿匪首。斗争的形势，主要是积极的军事搜剿结合广泛的政治争取；再加上普遍地发动群众，形成全面的剿匪运动。

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如果不把匪首抓到，群众就有顾虑，匪众也不敢公开地来交枪，他们怕匪首日后找他们算账。因此，我们特别注意捕捉匪首。从部队中挑选出有战斗经验并能单独活动的战士和侦察人员，组成侦缉队和飞行捕捉小组，穿上便衣，专门负责侦缉、捉拿匪首。这种飞行捕捉任务也是很艰巨的。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日夜追击。他们克服暑天炎热、阴雨连绵和山高路远等重重困难，创造了不少光辉事迹。416团8连飞行队追击匪师长徐汉章，一连穿越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4省边界，追了1500里，毙捕散匪100余人，活捉了匪大队长李文治，迫使徐汉章向我投降。

生擒李拐子，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会同军分区侦察排杨排长追击李拐子，追了1个多月，李匪杳无音信。杨排长便蹲到李拐子的家，进行守候。突然村里传出风声，说李拐子在芷江大树坳被打死了。他的家属雇请了10几个人，买了一口棺材，将李拐子的尸体装殓起来抬着，还买了一只公鸡，沿路叫着李拐子的"冤魂"，抬到了他家里。杨排长为查明真相，还叫打开棺材看了一下，里面果然装着一具死尸，已经腐烂得面目不清了。杨排长回来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一查对，在大坳树战斗中，并无李拐子。就叫杨排长再到李拐子的家乡深入了解。

杨排长带领3个人又回到了李拐子住的村里。他们一进村，就看见家家门上都贴着黄纸画的镇鬼符。人们都说李拐子的恶魂不散，在阴曹地府里还率领死去的土匪和解放军打仗。到了夜间，时常听到神哭鬼嚎，有时还砸农会干部的窗户。杨排长觉得这里边有名堂，一定是李拐子的亲属里有坏人，借李拐子的鬼魂搞鬼。他留心观察，经常看见一个长得很丑的女人，在天黑的时候拿着香烛钱纸到村外去烧。一天夜间，杨排长等人潜伏在村边暗处，见一个黑影又走出村外。他们悄悄地跟上去，果然是那个丑女人。他们跟着她，跟到一个山涧，不见了。只见那山涧瀑布飞溅，水声哗哗。他们在瀑布四周找了好一会，不见女人的去向。他们正欲离开时，猛听得呼啦一声，从那瀑布下面钻出一个人来。他们跑上去将那人抓住，原来是那个丑女人。这时，看着那女人的脸色更加丑恶，并且带着阴险。他们将她拴住，然后从她钻出来的那个飞溅的瀑布下钻进去。谁知瀑布里边是个大石洞，石洞深处，微露光影，扑来酒味鱼腥，地下有六个人正蹲着吃东西。杨排长看清之后，大声一吼说："解放军来了，还不举手投降！"匪徒们大吃一惊，有的人抄起枪来就要打。杨排长先发制人，开枪先打倒了这个匪徒。其余的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在被捕的5人中，有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问其名，竟是李拐子。原来传说李拐子已死，是匪徒玩的借尸还魂的鬼把戏。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这次真正把李拐子打发到阴曹地府去了。

（五）

湘西边缘的残余股匪，在我们清剿中心地区的土匪时，获得了喘息机会，在

蒋介石的遥控指挥下，频繁地召开匪首会议，调解内部矛盾，统一组织，收容残余股匪，扩大武装，重整旗鼓，妄图卷土重来。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进犯至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土匪更加猖狂起来。他们认为“救命星”到了。他们更错误地把我们放弃边缘地区看成是“退却”，放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蒋总统要反攻大陆了”，又集中起来，扬言要发动攻势。杨永清制定了一个“一胜芷江，二胜湘西，三胜湖南，四胜全国”的狂妄计划，纠集了1700多人在湘黔边境跃跃欲试。

但没等土匪动手，我们即发动了边缘区的会剿。这次会剿是对几股土匪同时进行的。由于我军兵力集中，中心区巩固，土匪没有逃窜的余地，所以战役进展得非常顺利，一开始就将几股较大的土匪歼灭了。我们进剿杨永清这一股。与杨匪刚一接触，就有100多名土匪倒扛着枪来降。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全湘西又歼匪2万余人，其中歼大队长以上匪首1700余人，蒋介石亲自委任的“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副总司令蒋燮琴，以及瞿波平、师兴周、姚大榜等，都被毙、俘或投降。就是杨永清还不见下落。为此，我们同贵州驻军一道，实行严密封锁，在湘黔边境组织雪(洞)凉(伞)合围，发动群众大搜山。最后，杨永清终于被我军机智勇敢的侦察员活捉了。在公审杨永清的那天，湘西的大部分县派了代表，到会2万多人，在芷江城内的大操坪里公审。杨永清跪在公审台前的方桌上。一位牙齿都已全部脱落的老太婆，人们把她扶到方桌上。她用拳头捶着杨永清的光脑袋，喊道：“杨永清呵杨永清！你杀我三代人。我活着，我等着，我等到牙齿全落光了，我等到眼泪都枯干了，到底等到了报三代冤仇的日子！”老太婆抬手朝我们部队作揖，高呼“共产党万岁”！

处决杨永清时，群众要求到会的人每人割他一刀。这个意见被我们说服了。但是人们坚决要求当众枪毙，并且在枪毙之后，每个到会的人都从他身上走过去。这个要求我们答应了。当即把杨永清枪毙在公审台前，人们排起队从他尸体上跨过，每个人都向其吐一口唾沫，怒视这个恶魔的可耻下场。

我们在湘西一带，和湘西人民一起，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很快肃清了湘西历史性的匪患，将湘西人民从暗无天日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后来，蒋介石又从台湾派飞机到湘西来空投特务，联系他的“反共游击队”。然而，他空投下来的特务，一落地就成了湘西人民的俘虏。

随着反革命土匪武装被消灭，很快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人民政权机构，组建了地方武装和民兵，接着进行了土地改革。湘西是人民的湘西了，人们可以在湘西的每一块土地上自由劳动，幸福地生活。

我们离开湘西后，湘西的人民写信来说："亲爱的解放军同志，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神话，被你们打破了！神仙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你们的恩情，比雪峰山还高，比沅江的水还长……"

（1988 年）

利用降匪　侦捕匪首

王　建　玺

1949年10月，我南下来到怀化县工作，11月初成立县人民政府时，我被任命为县公安局长。在清匪反霸的日子里，我们坚持贯彻“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全县范围内，利用已投降的土匪侦捕匪首，先后捉住了不少潜逃的中小土匪头目。下面就是几个真实的故事。

智擒彭光明

1949年12月的一天上午，怀化县公安局的门口来了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他自称是到县公安局来自首登记的。我要通信员把他带进来，一问情况，才知道他原来是匪第3纵队第2支队支队长彭玉山部下的一名中队长，名叫彭光贵。他随彭玉山潜逃贵州的途中，在芷江南木坪被解放军截击后当了俘虏，经教育释放回家，现在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来了。我心想：湘西剿匪部队主力随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以后，有些已经投降的匪头目又叛变拖枪上山为匪了，而彭光贵却在没有施加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主动登记投案自首，看来有几分回心转意的表现。我有意问了他怀化几股主要土匪的活动情况。他回答的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我们把他留在局里吃了餐中饭，他很感动。吃饭中间，他突然问我：“可不可主动赎罪？”我说：“当然可以！”我当即分配他打入外号“灵鸡公”彭玉清匪部，充当我们的耳目。他想了想，摇着头说：“‘灵鸡公’这个人非常狡猾，和我从无来往。猛然进去，他不但不会接收我，还会把我当‘卖客’杀掉。”我问他究竟打入哪股土匪比较合适？他说：“我和彭光明是熟人，他也知道我的底细，我

去了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我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彭光明在怀化县算是有“名气”的土匪头目。杨永清在芷江复兴“楚汉宫”开山堂的时候，他就是帮会骨干。后又自设山堂，自称山主，拜倒在“双龙头”大爷杨永清脚下。从此官运亨通，先后在杨永清统管的芷江警备司令部任中校参谋、副师长、支队长等职。芷江解放后，杨永清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远逃湘黔边境的深山老林躲避。作为追随者的彭光明，也只得带着仅有的20多名匪徒，潜回怀化铜湾一带活动。他虽然野心不小，但实力很弱，于是，和黔阳县有名的土匪头目段明堂密谋，联合成立所谓“湘西游击区第9纵队”，段明堂自封为总指挥，彭光明自封为副总指挥兼怀化县的指挥。这时，活动在怀化县境内的股匪头目如周麻子、杨福清、李东升、丁人孝、尹毛牯、彭玉清等，虽然各自分散活动，但在名义上有时还得听从彭光明的调遣和指挥。

彭光贵打入彭光明匪部时，名为副总指挥的彭光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身边只剩下两个人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彭光贵主动入伙，当然使他高兴。彭光贵因此很快当上了彭光明匪部的“联络员”。有一天，彭光明派“联络员”带着密信去联络彭玉清、尹毛 牯、李东升等股匪，准备在青水乡集中，偷袭县城榆树湾，一则抢出怀化县“反共救国军”的特务总头目腾国英，二则袭击我县委和驻军的后方机关。“联络员”彭光贵拿到密信后，偷偷跑到县城榆树湾，先把信给我看了。我又把信转交给419团的陈团长看了。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把密信封好，让彭光贵按照彭光明的旨意继续联络各股匪首，我们则暗暗作好了阻击土匪的各种准备。第三天晚上，果然如信上所说，匪徒袭击了榆树湾。由于我们事先有充分准备，土匪一无所获，放了一阵空枪就逃散了。

经过这次考验，我们感到彭光贵确实有立功赎罪的诚意，即暗地布置他抓紧做彭光明缴械投降的工作。但他仅是个“联络员”，没有资格向彭光明“进谏”，只好成天跟在彭的屁股后面钻山逃窜。彭非常狡猾，行动也十分诡秘，有时半夜里起身，带着警卫员彭长和尚偷偷跑了，使“联络员”一时失掉联系，又得找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彭光贵孤身一人正在深山密林里寻找彭光明的踪迹，我军小分队紧追不舍，最后将他活捉了。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把彭光贵从解放军手里要了回来，并策划当天晚上让他化装逃走，继续充当我们的内线。

1950年7月，彭光贵几经周折，在水环口的牛婆冲再次找到了匪首彭光明。

这时，他按照事先研究的方案，决心先把彭光明引到县城附近，然后再想办法将他捕捉归案。于是，他对彭光明“献计”说：“大哥，我们成天这样东躲西藏，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解放军追得很厉害，不如远走高飞，到贵州去躲避一阵，等时局变了再回来。”彭光明长叹一声，说：“唉！这个办法好是好，只是手边无钱走不动啊！”彭光贵看他有些动心，就拍着胸脯说：“大哥决心要走，筹集路费的问题包在我身上，大哥尽管放心。”彭光明迟疑了一会说：“行！那就决定走吧！不过，筹集路费到哪里想办法呢？”彭光贵看到目的即将达到，心里暗暗高兴，即把彭光明和警卫员彭长和尚带到县城附近的孟家，住在一个姓姜的婆婆家里。然后，他以外出筹集路费为借口，到县公安局向我们作了汇报，并一道研究了捉拿彭光明的具体办法。

第二天傍晚，彭光贵要姜婆婆烧了一锅热水，以伺候大哥洗澡为名，将彭光明带到后院里。在澡盆旁边放了一盏小桐油灯，作为我们捕捉的目标，这是原已约定的。待彭光明脱光衣服，赤条条地坐进澡盆，彭光贵走过去，将其放在桌上的两支短枪和衣服轻轻移了一下。这时，早已埋伏在姜婆婆屋后的公安局翁贤卿等3名便衣侦察，向着桐油灯的地方飞步奔去，把枪口对准了彭光明的脊背。彭光明光着身子在澡盆里就擒了。坐在堂屋的警卫员彭长和尚见情况不妙，当时溜跑了，第三天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侦捕李先明

1950年入夏以后，怀化县委派出工作组，在泸阳、石门、沅水等16个保开展减租减息试点。别的保都搞得轰轰烈烈，唯独石门搞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原来因为本地大匪霸地主李先明还潜逃在山上，群众存在惧怕心理，李先明暗中威胁煽动说：“谁要是动了我的家产，我要他十倍、百倍的偿还！”

李先明是怀化石门人，湘西有名的大匪首李国钧的亲哥哥。按匪龄排辈，杨永清的起事还远在李国钧之后。早在民国初年，李国钧就是打家劫舍、烧杀淫掠的土匪王了。以后被国民党政府“招安”，委以“师长”之职。李先明在旧社会依仗其弟弟的反动势力，横行乡里，无所不为。解放前夕，他弟弟李国钧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中，被另一派匪霸枪杀了，留下的土匪枪支和田产，给李先明继

续争霸奠定了基础。解放初期，李先明几次拒绝我军对他的政治争取，拖枪上山继续为匪。当时，要解除群众的心头之虑，把石门的减租斗争开展起来，非要解决李先明这个魔头不可。

然而，李先明究竟躲藏在哪里呢？有一天，石门乡农会积极分子汇报情况时，说到一个姓谭的人要求加入农会，因为他是匪霸李先明的内侄，以前当过土匪扛过枪，现在虽表示洗手不干了，但没有立功表现，所以农会没有批准他入会，他一直很苦恼。我又问谭某和李先明的关系如何？到会的同志都说："他的姑母是李先明的大老婆，但他对李先明虐待他的姑母谭氏极为不满。"李先明是好色之徒，见谭氏年老色衰，李便成天抱着小老婆寻欢作乐，把谭氏晾在一边，经济上严加限制。听了这些情况后，我觉得这是捉拿李先明的一个很好的线索。晚上，我要农会积极分子把谭某带到住所，对谭进行思想教育，交代政策，指出："你以前当过土匪，今天又没有立功表现，农会怎能相信你呢？要让农会相信你，就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帮助政府把李先明捉拿归案。"通过教育，谭某开始有所觉悟，表示愿意提供李先明活动的线索，协助政府将他捉拿归案。

谭某回家后，就上山寻找李先明。有一次，他提着煮熟的猪肉和米饭，在山上转了一阵，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山洞里找到了李先明。一见面，他就说："姑爷！你在山上受苦了。你看躲了这一阵，头发长了，人也瘦多了。"李先明看见篮子里香喷喷的猪肉和米饭，早已垂涎三尺。但又怕谭是来当"卖客"的，于是恶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谭某赶忙赔着笑脸说："我是特意来给姑爷送饭吃的。"李先明拔出腰间手枪威逼说："是给解放军当探子来的吗？快说。"谭某有些尴尬，但仍镇定地回答："我确实是来给姑爷送吃的，饭菜摆在这里，我回去了。"谭某还没有走出洞口，就被李先明喊了回去。他掀开篮子上的盖帕，端出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谭某收拾好碗筷出了洞子，即找到我们，把情况详细作了汇报。我们布置他第二天继续上山给李先明送饭，并安排两名便衣侦察跟踪保护。进到洞里，发现李先明已经转移。谭某只好沿着山间小路，继续寻找。终于在另一个大岩洞里找到了李先明，这时，这个饥饿难奈的匪霸已不再怀疑，接过饭篮就吃。吃了几口，突然说："贤侄！姑爷现在处境困难，难得你这样关心。我想下山去会会你姑妈，就怕被村里解放军发现。"谭某赶紧献殷勤地说："姑爷！解放军都在榆树湾，我们村没住得。姑妈也很想你哩！"心里暗暗骂道："你这个老畜生，以前

不把我姑妈当人，现在又想起她了。”只顾埋头吃饭的李先明，当然觉察不出谭某思想感情上的这些变化。只见他把饭碗一丢，用手抹了抹嘴角的涎水说：“把你姑妈喊到你家里等我，明晚我下山去会她。”谭某见机，满怀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先派公安战士埋伏在谭家屋背后，打发谭某把姑妈叫来，谎称有要事商量。天黑过后，李先明跌跌撞撞地摸进了谭家屋。按照事先商量的办法，由谭侍候他吃了晚饭，又让他躺在床上抽了几口大烟。正当他上床歇息时，我公安战士突然闯了进去。这时，他才明白妻侄的殷勤关心是怎么回事了。

奔袭李东升

怀化县石门乡的李东升，原来是杨永清部下“第3纵队”的独立支队支队长，也是怀化县有名的匪霸。自从石门一仗被解放军打垮以后，他犹如丧家之犬，成天在山野里东躲西藏，暗地里却勾结其他匪首，先后密谋杀害了我农会主席彭祖坤、赤卫队长彭定明等，旧账未算，又添了新的血债。

在侦捕李东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石门乡的铁匠李传兴同他联系紧密。李铁匠曾帮助李东升修过枪，解放后虽然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了，但有时还暗地里干一些通匪、济匪的勾当。我们把李铁匠找来公安局谈话，严肃批评了他，并讲明政策，指出严重后果。在我们启发教育下，李铁匠放下思想包袱，愿意协助政府捉拿李东升，但要求借一支步枪护身，以防不测。我们想，用人不疑，借就借吧，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拿到步枪和子弹后，心情异常激动，觉得这是政府对他的高度信任，当即表示愿意以性命担保，坚决完成任务。

1950年8月20日下午，我刚从二区张家村剿匪回局，走进屋就接到李铁匠的报告，说今天侦察李东升在高堰庵堂里搞饭吃。我觉得事不宜迟，不顾疲劳，立即带领公安队长康景禄、侦察股长赵治法、侦察员蒲玉培以及武警战士20多人前往。为了缩小目标，防止走漏风声，出城不远，我就带侦察员、通信员走在前面，康队长带公安队跟在后面，相隔一段距离，分散行进。当时公安人员都是穿便服，一路上没有惊动群众。到了高堰庵堂，直接把长老叫来，嘱咐说：“我们有事，你们不要怕，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用不着惊慌。”过了一会，在庵堂外面放哨的蒲玉堂跑步进来报告：“外面有一个人在那里鬼头鬼脑地探望，看样子很像李

东升的侄儿李绍开!"我要蒲玉堂(本地人)赶快把那人喊进来。他见我们穿的都是便衣,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暗示蒲玉堂装着和李绍开搭上话。闲谈中,李绍开无意中泄露了李东升隐蔽的地点,并说,来不来庵堂搞饭吃,要等他侦察回来再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便当机立断,派人通知康队长,又要蒲玉堂和通信员马吉镇在庵堂监视李绍开。

下午5点多钟,康队长带着队伍向李东升隐蔽的地点小鸡冲进发。临出发前,我把自己的小手枪换了通信员马吉镇的快慢枪,把手表、自来水笔都交给小马保管,面对顽匪,作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

到了小鸡冲,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只见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下面,横着一条不宽的溪坑,溪坑里面长满了一人多深的芦苇。这时发现一大堆芦苇丛中有个黑影晃动,发出哗哗的响声,证明李东升即隐藏在此。于是我虚张声势,发出进攻的命令:"1连靠左,2连靠右! 李东升,你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喊声未落,"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我公安战士立即鸣枪还击,并大声喊话:"抓活的! 李东升,你跑不了啦!"我身子一跃跳下土坎,沿着田园坎,逼近那丛芦苇。康队长紧接着也纵身跳下地坎,紧紧跟进。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噗"的一声,我知道情况不妙,康队长可能被李匪击中了,但又不好过去抢救,于是,我端起快慢机,向芦苇猛射,把李匪的火力压下去。我公安战士见康队长不动弹,怀着复仇的决心,向芦苇丛靠近射击。这时,李东升无路可逃,只得高喊:"莫打了! 我投降,我投降!"接着把1支步枪和子弹从芦苇丛中丢了出来。公安战士立即冲进芦苇丛,把李东升和他的老婆蒲氏以及警卫员等3人抓了出来。后来我们根据李东升供认的地点,挖出他埋藏的轻机枪1挺、手枪1支、子弹几百发。只是康队长在这次奔袭中不幸中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活捉彭三光

怀化县石门、盈门一带群众传言:"捉不住阎王彭三光,吃饭吃不香,睡觉都心慌。"

彭三光匪职不算高,只在杨永清手下混了个小小营长。但他手段残忍,嗜杀成性。仅1949年4月到年底,他就亲手杀了11人。他为人异常狡诈,活动无

常。1950年8月以前，活动在怀化沅水、石门、鸭嘴岩一带的土匪头目彭光明、李先明、李东升、曾西胡子、周树斗等先后落网，唯独彭三光无影无踪。我们先后派出大量侦察人员，串村走户，开展广泛周密的侦察，发现彭必全通匪济匪的嫌疑最大。彭必全是彭三光的同族，两人关系密切。彭三光上山为匪时，彭必全曾供给他步枪2支、子弹1000多发。据彭必全的长工反映：8月9日深夜，村子里狗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当时他听到有人从彭必全家里往外走的脚步声。第二天他到屋后放牛，又看到茅草屋里垫着一层稻草，有人睡过。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断定8月上旬彭三光到过彭必全家，因此决定立即传讯彭必全。经过政策教育，彭必全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意协助政府捉拿彭三光，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三天过去了，彭必全即来交差，说跑遍了山山岭岭，就是找不到彭三光。彭必全不可能不知道彭三光的下落，可他采取这种应付态度，其中必有缘故。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才弄清：原来在1940年左右，彭三光曾经杀害两个百姓，这与彭必全的支持怂勇分不开，有的还认为彭必全直接参与其事。因此，彭必全怕把彭三光捉住后，供认出这段血案，牵连自己。我们再次传讯彭必全，严肃指出："要想得到政府宽大和人民谅解，唯一的出路是把彭三光捉住，将功折罪 。执迷不悟，到头来只会落个与匪首同罪。"当时，彭必全的儿子彭明榜也在场，听了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育，提出："三天之内一定把彭三光捉拿归案，做不到甘受政府处理。"

彭必全父子第二天就上山寻找彭三光的踪迹。8月16日来到凉山脚下，很快就了解到彭三光躲藏的地方。他们先说服同族的彭必银、彭明勋两人，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接着又到暗地为彭三光送饭的彭必雨家。彭必雨开始顾虑重重，不肯提供彭三光隐藏的地方。彭明榜气愤地说："老叔莫装傻了，你能瞒得住政府，可瞒不过我们。好吧，你不讲不要紧，我把情况报告给县公安局，说你通匪、济匪。那时，政府要严办，群众要找你算账，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彭必雨反复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协助政府捉拿彭三光的唯一出路，并供出了彭三光隐藏的地点和与他联络的具体办法。

彭必全把情况及时向我们作了汇报，并研究了捉拿彭三光的具体方案。

8月19日晚上，彭必全、彭明榜、彭必银、彭明勋等4人，首先埋伏在彭三光经常吃饭的地点附近。彭必雨像往常一样，把饭用罐子装好，放在事先约定的地方，然后照例站到远远的地方替他放哨。彭三光鬼头鬼脑地从山上下来，用两只

贼眼向四周环视一遍，见没有异常动静，就把枪放在大腿上，坐下来吃饭。他刚把第一口饭扒进口，彭明榜一跃而起，从背后将彭三光紧紧抱住，其他3人扯脚的扯脚，捆绳子的捆绳。彭三光反抗，用手枪打了彭明榜的手和彭必银的脚。这时处于生死关头的彭明榜，忍受着疼痛，死死地抱住彭三光不放。彭必银随手端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在彭三光的手上，彭必全乘机夺下他的手枪。担任保护任务的公安战士和民兵听到枪响后，跑步赶到现场，协助彭光明等人将血债累累的活阎王彭三光活捉归案了。事后，我们还挖出了彭三光埋藏的机枪1挺，长短枪3支，子弹200多发，光洋130多块。并清洗了隐藏在怀化县二区人民政府通风报信的彭三光的女婿曾六子。

8月23日，正逢榆树赶集。匪首彭三光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执行枪决。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8年）

茶田垅合围战*

袁福生

茶田垅地处湖南怀化地区北侧的辰溪县大水田乡，北部毗邻麻阳，西南接壤怀化，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这里历来是土匪集结、隐匿和为非作歹的重要据点，历史上曾有过“茶田府”之称，是匪“暂编第2军”副军长张玉琳等老巢所在地。

1950年1月，解放军第47军入川主力部队解放重庆后，胜利东返，相继进入各进剿地区，择其对我威胁最大的股匪，开展大规模军事进剿。2月10日至12日，我139师、140师在湘西军区的指挥下，在辰、麻、芷、怀边区进行了著名的“麻阳合围”战役。茶田垅合围战便是这一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在139师任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当我二野大军入川作战经过湘西时，47军也相继进入湘西地区。盘踞在辰、怀、溆、麻、泸一线的匪“暂2军”，慑于我军威势，未触即溃。军长张中宁飞逃广州，副军长张玉琳、“暂6师”师长米家琏等逃往四川。其部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化匪为民，暂时隐匿；有的主动自首，缴械投降；有的昼伏夜出，分散活动。张玉琳嫡系“暂8师”、“暂17团”、“暂18团”、“暂19团”以及军直特务营等部，则由其家兄“暂19团”团长张玉德、把兄“暂8师”师长胡震率领，窜回老巢辰、麻、怀边陲之茶田垅一线，以“分则为民，聚则为匪，召之即来”的办法进行骚乱活动。

我大军过境后，张玉琳从重庆来信向部属鼓吹：“此次奉蒋总裁召见，饬弟不日返湘，希转知暂2军同仁安心为盼。”因此，其部属又重新纠合起来，与我为敌。

---

* 此文原载《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月8日，我驻辰部队第418团2营为了打击土匪嚣张气焰，长驱直入，直捣匪巢茶田垅。部队进入沟壑纵横、山高路险的龙泉岩境内后，被土匪包围在一个夹山沟里，我军伤亡50余人。27日，我418团、419团、420团，分别从怀化、辰溪奔袭茶田垅。我军一开始合击，土匪便窜入一大山躲藏。因我驻剿时间短，匪势仍未受到打击。从此，他们认为我军对其无可奈何，因而活动日趋猖獗。不久，他们又与流窜于芷(江)怀(化)麻(阳)边境的"长沙绥署第3纵队"杨永清等部取得联络。这样，在东起辰溪的王安坪、西到湘黔边陲之西晃山、北至辰水流域、南至湘黔公路沿线方圆数百里的地方，便成了武装土匪活动的一块基地。

1950年2月6日，股匪为了重整旗鼓，部署对策，由张玉德、胡震等匪首发起，在大水田乡的包家祠堂召开了辰、麻、芷、怀地区匪营长、乡保长以上人员的紧急会议。匪徒们决定：一、成立"湘西反共救国委员会"，推张玉德为主任委员(总指挥)，胡震等为副主任委员(副总指挥)；二、迅速扩充兵员，凡18岁以上男青年一律登记当兵；三、所有公私粮仓一律封存，以供军饷；四、不许当"卖客"，团结内部，组织全面"反击"。到会者300多人，当场摆设香案，喝鸡血酒，砍香盟誓，决心凭借湘西的天然险要，与我军对抗到底。

包家祠堂会议之后，土匪活动异常猖獗，很短时间内组织起5000人枪，以茶田垅为中心，重重布防。匪"暂8师"副师长胡振华率领独立旅驻防怀化花桥、泸阳一线山里；匪"3纵队"第3支队长彭玉清(灵鸡公)部驻怀、麻边的贺家田、凉亭坳一线；匪"暂17团"团长张玉玖部驻茶田垅以北辰、麻边一线的辰溪境域；匪"暂18团"团长易国英部驻茶田垅以东的龙泉岩一线；匪特务营营长张文祥部驻茶田垅以南之西侧怀化境域的塘坳，其前哨由"3纵队"尹毛牯大队、"暂19团"张国有营驻怀化的江垅湾、荷包田一线；"暂19团"团长张玉德部驻茶田垅以南之东侧的蛇王垅，其前哨直伸至怀化境域的细面庞、大门溪一线。

1950年1月上旬，我47军主力在解放重庆之后胜利返回湘西，相继进入各自进剿地区。139师进入辰溪，按"择其对我威胁最大的股匪立即开展军事进剿"的部署，1月20日合围长田湾首战告捷，一举歼匪千余名，将匪"暂2军暂7师"石玉湘部基本消灭。1月27日，湘西军区、47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布战斗动员令，号召剿匪部队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湘西土匪而斗争。2月2日，湘西军区、47军司令部又联合发表《告土匪书》，阐明我军剿匪决心及有关政

策，着重指出：为匪者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这两个文件发表后，我军对湘西土匪摆开了全面军事进剿的架势，矛头直指盘踞在辰、麻、芷、怀边陲的“暂2军”张玉德、胡震以及杨永清“第3纵队”等最凶恶、最顽固的几股土匪。因此，土匪巢穴茶田垅便成了这次进剿的重要目标之一。

2月初，湘西军区、47军司令部成立了剿匪前线指挥部，军领导亲临前线指挥。在周密侦察匪情，了解地形、路线，制定进击方案和战前动员以后，我们以2个师4个团10个营的兵力，向“暂2军”匪巢茶田垅进击。140师从怀化方向主攻茶田垅南线。该师418团从辰溪的王安坪出发，沿湘黔公路南下，经花桥、泸阳插入荷包田等处山地，攻茶田垅南面西侧；420团从榆树湾出发，沿湘黔公路北上，经泸阳、聂家村进入细面垅，攻茶田垅南面山东侧。第139师从东、北、西3面进击：416团从辰溪县城出发，溯辰水向南，经石马湾进入王安坪、龙泉岩，攻茶田垅东线；417团从麻阳高村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沿辰水东下经兰里进入和平溪，攻茶田垅之北，一路经兰村迂回怀化的凉亭坳，攻茶田垅以东。这样兵分5路，如5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匪巢茶田垅。

2月10日晨6时，我南线140师、西路418团2营，在怀化的荷包田大山里遭匪“3纵队”尹毛牯、“暂2军”张国有营袭击。我军奋勇反击，激战一整天，将土匪击溃，匪营长张国有毙命。同日，我东路416团在细面垅正碰上一股土匪，部队立即追击，将其歼灭。11日，匪张玉德部的前哨张岩山部与我南进的东路416团在怀化境内大门溪发生战斗。我采取“麻雀战”办法，进行小部队接触，若即若离，小战了一整天。土匪误认为我兵力不多，更加轻狂骄傲。12日凌晨，张玉德亲率百余人枪，进犯大门溪。我军昼伏夜出，正向茶田垅方向推进，在怀化三方塘的山坳上与张匪部遭遇。土匪向我发起猛烈冲锋。我军以密集火力阻击，炮弹在敌阵地上连续爆炸，并利用时机迅速左右包抄过去。张玉德见势不妙，仓皇撤逃。这时夜色朦胧，土匪往深山密林里四散逃窜。我军一鼓作气，趁势向茶田垅方向搜索前进。

唐坳村是从泸阳进入茶田垅的一条必经要道。匪“暂2军”军直特务营营长张文祥（钉子眼）率400余人枪据险固守。匪前哨张国有、尹毛牯所部被我击败后，我立即派人在长潭桥报木山一线把关设卡，严密封锁，并在唐坳村设立了瞭望哨。张文祥自以为解放军冰天雪地不会出击，便醉心于为小孩“打三朝”，杀猪

宰羊，大办筵席，所有匪徒都沉浸在猜拳行令的狂欢声中。

12日7时许，我417团冲破匪前哨的所谓"险关隘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唐坳村四周的制高点，对张文祥匪部形成包围。在距寨顶峰不远的地方被匪岗哨发现。匪立即向我军开火。我军以机枪、大炮的密集火力向寨顶猛烈攻击，指战员们漫山遍野奋勇争先，激战10多分钟，将土匪击溃。张文祥跑至天平垴（辰溪境地）组织匪众反扑。我机枪连猛打猛冲，经半小时战斗，又将土匪击溃。张文祥双脚被炸断，被匪众背起慌忙溃逃。我军突袭唐坳告捷，打开了通向茶田垅南大门的第一道关口。

攻占唐坳以后，我军乘胜追击张文祥残部，经潘良溪、马脸坡，进入张玉琳、张玉玖、张文祥等匪首的出生地木叶溪。张文祥残部占据尖坡垴制高点，妄图阻截我军北进。8时许，我军在机枪、大炮猛烈火力掩护下，从3面向尖坡垴高地发起冲锋。由于张文祥匪部已成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见我军来势凶猛，激战不到半小时，就各自慌忙逃窜。至此，匪特务营土崩瓦解。

我418团占据尖坡垴高地后，锋芒直逼茶田垅，把龟缩在南面帽子坡的张玉德股匪也置于我军直接打击之下了。

与此同时，416团在东面进占了龙泉岩，418团分别从西北面的怀麻交界处向辰溪的大水田逼进，迫使匪"3纵队"彭灵鸡公、"暂2军8师"师长胡震、副师长胡振华等部，不敢正面和我作战，只得在怀化、麻阳边境化整为零，躲进大山之中。张玉玖、易国英等部也慌忙放弃了东北面的防区。被胁迫为匪的400余匪众驰往茶田垅南边增援。上午6时许，张玉玖等率部赶来，与占据尖坡垴的我418团形成对峙。我军对前沿阵地上顽固冲锋者狠打，匪连长张同干、雷忠信等先后毙命；而对胁从而来的败退者一般不对准射击，使其有悔改回头的余地。

我416团从怀化边境进入帽子坡，占据了台天垴附近的3个高峰。张玉德在蛇王垅村集结溃匪，纠合600余人枪，占据帽子坡及沙子岭等地，与我相距不到100米。8时半，匪向我3号高地发起冲锋，张玉德亲临前沿阵地督阵。我军为了引蛇出洞，只激战20多分钟，便主动后撤。匪军乘势进占了3号高地，与我占据的4号高地台天垴再次对峙，敌我隔着一个荒草坪，相距300来米，各自埋伏在很深的茅草里，密切注视着对方。战斗打响后，匪3号高地与2号高地山坳之间相隔一块100余米宽的山坳田，被我侧峰的火力死死控制住，这样，匪最前

沿的3号高地即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张玉德的儿子张黑老鸦组织几个亡命之徒企图从坳田冲过,增援3号高地。刚冲到坳田中间,我侧峰的机枪打响了。张黑老鸦连中3枪,当即毙命。我418团主力立即向帽子坡靠拢。11时许与416团会合后,向帽子坡发起总攻,匪军拼命向主峰逃窜。2时许,张玉德带少数匪徒仓皇撤离帽子坡。大部散匪因未接到撤退命令,仍在原地埋伏。这时被击伤的匪徒和击毙的匪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下午4时许,我军又向原地埋伏的散匪发起冲击,失去指挥的散匪立即向四野散去。

经过唐坳、尖坡垴、帽子坡等处分头激战,至12日下午,茶田垅合围战胜利结束。虽因山高林密,土匪熟悉地形,我军只毙伤俘匪200余人,但匪主力被打得全部溃散,各逃生路。

为了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该地区的土匪,我军总结了这次合击的经验教训,随即由417团、418团分别驻辰溪县境大水田、茶田垅和怀化县境唐坳一线,实行驻剿和搜剿,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部队无山不上,无洞不入,使土匪走投无路,只好缴械投降。2月17日,匪"暂8师"师长胡震率领残部向我投降。至下旬,被我毙伤俘或缴械投诚者达2000余人。至此,匪"暂2军"被基本消灭。

边　城　枪　声

——回忆湖南省花垣县茶洞保卫战

郭　珍

我是北京市平谷县人，原在冀中3大队2中队工作，担任过平谷县第七区区长。1949年随47军139师416团2营南下，来到湖南长沙，记得到长沙的时间是8月份。到长沙不久，即被分配到沅陵专署，在沅陵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了第一个国庆节后，大概是10月10日抵达花垣（当时叫永绥）县。接管县城后，即进行分区工作。花垣分为4个区，茶洞属二区。不久，组织上派我赴二区工作，叫我担任二区的区委书记。当时二区包括“一镇三乡”，即茶洞镇、吉峒坪乡、民乐乡和猫儿乡。为了便于工作，我们住在茶洞。与我同去的还有何景岳同志，他是华北大学南下工作团的成员。

边城茶洞，地处湖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素有“一脚踏三省”的说法。解放前，这里山城雄峙，楼阁巍峨；林石幽静，城垣逶迤；青石道路整洁风雅，吊脚木楼古色古香；河水悠悠，古舟摆渡；白塔耸立，如诗如画。有诗赞云：“城垣胜景令人醉，疑是身在画中游。”1934年，文学家沈从文以茶洞为背景，写出了小说《边城》。他以其深刻独到的观察，和谐清丽的笔调，把茶洞以及湘西地区的山水人情，如诗如画地再现出来。“边城”的古典风貌与绚丽的景物，从此更是蜚声中外，成了别具一格的知名城镇。

边城茶洞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城镇，而且是一个军事要地。早在清朝时期，就在此建立了叫协台的军事机构，为永绥厅协城。于是高筑城墙，配以重兵，雄峙三边（湘、黔、川3省边陲接壤之地）。自此以后，水陆畅通，市场日广，在3省的经济地位上起着辐射与集散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茶洞地方虽然不大，但确属后方之安全地带与交通孔道，常德、武汉、重庆以及邻近的贵州松桃、四川秀

山以及湖南的花垣、保靖、乾城等县的商贾都云集于此，茶洞市场与商业更加蓬勃发展。这里又建立了国立茶洞师范学校，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优秀教师，为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茶洞又获得了“小南京”的称号。我被分配到茶洞工作，虽然感到陌生，但这如诗如画的边城，又令人陶醉。40多年过去了，边城的风貌，甚至边城的一切，都使我记忆犹新。

然而，令我更加难以忘怀的，还是1950年7月上旬的一天，茶洞镇骤然响起了持续大半天的密集枪声。恶贯4省边区的“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周燮卿，号令“九路军”的数千人马，大举围攻边城。城内三千百姓，在80多名解放军、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

边城军民经受了一场极为严重的考验。

当我解放大军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总统府时，国民党军企图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的美梦已宣告彻底破灭。但国民党仍想挽回残局，宋希濂于同年7月指令“暂2师”师长周燮卿在湘、黔、川3省边界的茶洞及其附近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反共基地，并委任周为“湘、黔、川3省边区联防纵队”司令，继而烧毁茶洞大桥，妄图阻我二野大军解放大西南。

1949年11月湘西解放。匪“暂2师”垮台，周燮卿带着随员10余人，潜伏在茶洞附近的雅西乡，勾结反动头目，组织反共委员会，并乘我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边境各乡镇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就绪之际，派人到3省边界纠集反动武装匪首，在花垣县弥诺乡（今民乐镇）召开会议，组成“湘、鄂、黔、川4省边区反共救国军”，周燮卿自任总司令，委徐雅南、杨光沛为副总司令，下面分别委派了9个司令。军分9路，名曰“九路军”，含有与我“八路”为敌之意。

1950年春，“九路军”纠合千余人，分别在3省边境窜扰，到处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曾先后围攻了松桃、秀山县境，洗劫过3省边境的邑梅、雅江、长兴、普觉、民乐、吉卫、龙潭等乡镇，给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在周燮卿看来，唯独边城茶洞是三边地区的一块肥肉。这里商店林立，仅花垣来此避难的一户巨商就有光洋4万多块，至于布匹、食盐、大米，真是不可计数。“洗劫茶洞，杀尽解放军与农会会员”，是周燮卿分别在弥诺、雅堂、黄泥坳几次秘密土匪会议上的中心议题。

7月上旬的一天，经过周密策划的“九路军”全部乌合之众，分兵3路，围攻

茶洞。

号称有1万之众的"九路军"，为何能在同一时刻将茶洞团团包围呢？这不得不从周燮卿其人说起。据我们了解，周燮卿，浑名周矮子，还有一个绰号叫矮子老沙，四川江津人。此人鹰鼻鹞子眼，身材短小，头上长有癞疤，常年戴着军帽，以便遮羞。远在军阀割据年代，他即在熊克武部任混成旅长。北伐失败后，投靠了"湘西王"陈渠珍，任陈部"34师第3旅"旅长，是1935年前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敌手之一。十万坪一仗，该旅大部被红军歼灭。但周匪仍贼心不死，后来又投靠了反共头子卢建绪，在其部下任旅长，并在安徽某县兼任城防司令。周燮卿虽然反革命坚决，但其官运不通，反而在内部斗争中以"通共嫌疑"被囚禁达十来年，直至南京解放，他才跑出牢狱。"三二事变"接近尾声，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沅陵冒出来。1949年4月投靠老主子"湘西王"陈渠珍。1949年6月，国民党军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兼任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长官，周被任命为"暂2师"师长。野心勃勃的周匪妄图勾结特务头子罗文杰东山再起，独霸湘西，以取代"湘西王"陈渠珍的地位。他对部下说："玉公（即陈渠珍，又名陈玉鋆）年纪大了，好多事不清楚了，我不得不出来收拾湘西残局。"于是先后派人串联湖南花垣的石海伦、石永安、白选文、罗仕生，保靖的徐雅南，四川省秀山的杨卓之、王建元、邓吉斌，贵州松桃的高竹梅等9伙匪众，纠合了3000人马。1950年6月中旬，各匪首在黄泥坳开会。在会上，周抛出了攻打茶洞、建立反共基地、进而独霸湘西的计划。他在会上说："根据我多年的反共经验与教训，以及共军的战略战术，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夺取茶洞。诸位弟兄要有信心，茶洞的解放军不过1个营，二区区政府十来支枪，农会会员只有20多杆梭镖。而我有3000之众，现在派一路军攻打吉卫，茶洞这个营必定派兵全力支援，这样茶洞兵力就空虚了，还怕什么？"他当即向各路司令作了具体部署，并规定每人左手臂上捆一根草绳作为标志，以"草绳"为口令。

临行前，周燮卿再三叮嘱，凡茶洞来的人，到了你们的防区，一概拘留，农会会员格杀勿论。

没有不透风的墙。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周燮卿，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在激战前夕发生了。

1950年6月上旬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位穿着满襟上衣，头裹丝帕

的青年妇女，背着一个背篓来到了茶洞渡口。这时，渡船老板正在酣睡，她也没有去惊醒他，便急忙解开缆绳，轻手轻脚地上了渡船，拖起篙子就撑。渡船老板被惊醒，一手夺过篙子就撑，看是个女的，情绪平静了下来。

“老板，我有急事过河，请您……”

“半夜三更，船翻了，你想死呀！”

“大伯，我是偷偷跑出来，过河去报信的。”

听说是报信的，船老板一下子也清醒了。他知道近来风声很紧，于是立即撑篙划桨，迅速将女青年送过了河。

这女青年名叫廖幺，是秀山县峨溶人。他从“九路军”一个司令身边的兵痞田中健口中得知“九路军”欲进攻茶洞的消息。她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她的胞姐廖冬小和姐夫熊宗祥。

廖冬小是茶洞农会的妇女主任，姐夫熊宗祥是农会的治安委员。由于熊宗祥为人正直，且聪明过人，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把加强治安工作的重任放在他肩上的。

廖幺上了岸，直奔茶洞城内姐姐家。这时，熊氏夫妇正在推豆腐，见妹妹深更半夜闯来，估计一定有重要事情，便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夫。廖幺急步走到姐姐面前，慌忙轻声地说：

“河那边 10 多里，当官的头头都集中了，他们知道茶洞的解放军和工作同志只有几十个人，田中健说，三五天后，他们就要抢茶洞了。半夜枪响，就是行动暗号。你们可要当心呀！”

听到这一情况，熊宗祥眉头一皱，豆腐也不推了，立刻到区委来找我们。当时，我和 139 师 416 团 2 营杨君全营长刚刚开完会，正准备上床休息，看见熊宗祥深夜上门，倦意顿消，知道必有重要情报。最近几天我和杨营长均先后派出各种人物，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去探听“九路军”的动静，结果都没有探到敌人进攻茶洞的时间。正当我们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熊宗祥来了，我立即将他迎进屋里，并派人把杨营长请来，一起听汇报。

杨营长是湖南省慈利县人，和我年纪差不多，30 几岁，身材魁梧，说话干脆利落。他见了熊宗祥，便急忙敬烟。熊宗祥心急如火，谈了听到的情报后，说：“我只是把消息的来源和情报的内容讲一下，如果三五天内不作好准备，真的来

了，就不得了。我们宁可信其有，无事当作有事防。”

杨营长忙说：“必须无事当作有事防。”

“那么，你说说要作哪些准备呢？”我主动征求熊宗祥的意见。

“我建议，”这时，熊宗祥已毫无顾虑，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明天发动群众修堡子，路口、通河要道扎栅子门，城墙上修垛子，晚上戒严，由农会会员巡逻，不准夜间通行，对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拘留盘查。另外，东门口城墙顶上的天王庙（当时是解放军2营弹药库所在地）一定要控制住，它位置高，可以控制河对面渡口与四川秀山县的洪安区以及茶洞的东、西、南门，又可以鸟瞰全城大部，便于观察敌情。还有，对于内部要纯洁，防止里应外合……”

我和杨营长听了熊宗祥的建议，一致认为很好。于是要熊宗祥回去后，找到农会主席田超伯，要他们两人负责发动群众，并维持社会秩序；农会会员都用大刀、梭镖武装起来，配合部队站岗放哨。

第二天，茶洞城墙里的3000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城内4个堡，按照分工，只一天时间就修好了防御工事：在茶洞西门和万家屋后堆起了石堡，防守西门；在水门修栅子，防守北门；在隘门口桥头上修了哨堡，监视和防守小寨和板栗树来的敌人。对军用物资与生活必需品都作了准备。

形势确实危急。匪“九路军”集合拢来的人枪有3000多，裹胁来的徒手约6000余，号称万人。而我2营只有营部、机枪连共仅30余人，还有少数非战斗人员，能作战的加起来，总数也不过80来人。另外，在茶洞镇还有一支自卫队，队长叫周兴武。此人与“九路军”有联系，几次想里应外合打解放军与区政府。在这关键时刻，杨营长采取了果断措施。第二天中午，杨营长带了8名战士来到了区政府，把自卫队20来人集合拢来后，他首先下达了命令。

“枪放下！”

20多个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齐把枪放下了。8名战士接着从外面走了进来，把自卫队员们的枪、子弹全部收了。

接着杨营长当场宣布：“交枪以后，你们都回家老老实实生产，种好阳春，不准和土匪有联系，其身家性命，我们负责；谁胆敢与土匪勾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到那时就要从严惩处。你们队长周兴武的问题，等打退“九路军”以后再解决；现在就老老实实蹲在区政府内，不得擅自行动。”

心怀鬼胎的周兴武，万没料到杨营长会来这么一手，不仅解散了自卫队，连自己也被软禁起来了。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知道自己的尾巴已被解放军抓住了。杨营长这一措施，消除了内部隐患，对茶洞保卫战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在遣散自卫队的同时，我和杨营长还考虑了如何与花垣县委、县大队取得联系，一旦发生战斗，怎样才能获得上级的及时支援。

第二天下午，茶洞通往外地的电话不通了。我便要熊宗祥派人送信。熊宗祥先派农会会员谭里正送信，走不上5里地，发现到处是黑压压的土匪，被阻了回来。又派会员何大脑壳绕道走，土匪满山遍野，还是钻不出去。看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茶洞10里外，都有土匪在秘密运动，慢慢向边城靠拢。杨营长派出去的便衣队也陆续回来了，我派去的以划龙船与治病为业作掩护、专门探听消息的姚斗南也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都令人不安：

“‘九路军’前线指挥官徐雅南到了离茶洞5里外的陈家寨，并设了指挥所。”

“从贵州下来的船快到茶洞了。这些船是土匪抢来准备到茶洞抢运东西的。”

“土匪陆续拢来了，城外制高点差不多都有土匪活动的迹象。”

“还有一些是被胁迫而来的人，头上包着丝帕，肩挑箩筐，背着背篓，手拿柴刀，数也数不清。”

……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和杨营长镇定自如，神色不变，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冷静、沉着是至关重要的。几个主要领导的具体分工是：我带领区里的工作人员负责茶洞东门与南门的防守任务；2营黄副营长和李教导员带着重机枪和一部分解放军战士防守天王庙，控制与支援对河属四川秀山管辖的洪安区政府；杨营长带领另一部分解放军战士负责隘门口和水门口一带的防守任务；陈进山区长带领农会梭镖队负责茶洞街道的巡逻。

事也凑巧，第三天黄昏，二野驻酉阳的部队从常德开来了6辆运输汽车，车上装的全是军需用品，为安全起见，还配有一个武装排护送押运，每辆车顶上都安放了一挺机关枪。

军车风驰电掣般地从花垣向茶洞方向开来。大概二野的同志也闻到了茶洞

周围的路断人行的非常气氛，军车顶上的机关枪脱下了枪衣，战士们荷枪实弹，双目圆睁，随时准备粉碎来自公路两侧的突然袭击。匪第4路司令白选文远远蹲在吉峒坪公路的一座山岗上，他周围的大小喽罗看到突然出现的有武装押运的6辆军车，纷纷要求开火。白选文想起了周燮卿对他面授机宜："边城枪声响前，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惊动茶洞，破坏整个部署。"于是他一挥手："放行！"军车很快安全抵达了茶洞老车站。

更出乎"九路军"意外的是，6辆军车开进茶洞城外老车站后就不走了。护送的排长一下车，就对3个班长说："人不离车，枪不卸弹，我与当地政府联系去。"

护送排长离开车站向茶洞的南门走来。当时我正在南门城墙上巡逻查看情况，看见来客，便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互相自我介绍后，我对他说："今夜情况紧急，你们就别走了，如果能够协助我们守住南门，就太好了。至于军车上的物品，为防意外，我准备马上派人搬进城来。"在这危急时刻，我也顾不得客气了，大胆地向护送排长提出了要求和建议。护送排长听后，立即表示同意我的安排。

枕戈待旦的茶洞居民，不一阵工夫，就把6部军车上的食盐、棉花和军需用品，安全运到城内的指定地点。护送排长临时以6辆军车为阵地，加上原配备的一个机枪组以及步枪战士6人，扼住了南门及老车站一带土匪的必经之道。

边城军民面对强敌，斗志高昂，只等"九路军"饱尝铁拳了。

夜幕降临，边城内外分外寂静。

田超伯与熊宗祥带领几个农会会员手持梭镖在城内巡视。他们边走边对站在门口的茶洞居民说："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几个毛匪来了不要怕，解放军一个可以打土匪十个。天亮后，不要出来观战，免遭误伤……"

茶洞居民虽然关门闭户在家，可是都在想怎样支援守城的解放军，让他们吃饱喝足，打退"九路军"的围攻。一致的想法是，烧茶送水送饭，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去慰劳守城战士。

1950年7月3日（阴历五月二十日）凌晨3点，"九路军"在拂晓前发动了进攻。隘门口桥头响了第一枪，寂静的夜空被划破，茶洞保卫战的序幕拉开了。

原来，敌第9路司令邓吉斌及第2路司令徐雅南部的王彪支队两部在黄昏前，就在潘家寨地区集结，当晚即运动到茶洞旁边的香炉山上，半夜下香炉山，占

据了茶洞师范学校一带高地。凌晨3点,届时枪响,土匪开始向我逼近,香炉山上的重机枪不时打着点发。与此同时,河对门四川省秀山县的洪安区方向也枪声大作。攻打洪安区政府的是第9路军司令邓吉斌的胞弟邓祖均,他是秀山峨溶人。边城枪响以后,敌人很快就占据了洪安区政府背后高地上的碉堡,用机枪向洪安区政府的封火墙大院猛扫。

土匪虽然人多,但处于夜幕之下,因此动作迟缓。除上述两处听到枪声外,住在东北方向半坡的第3路司令石永安,当他的数百匪徒运动到一个叫桂花树的地方后,便下令停止前进。他要观察动静,如果得手,便打进茶洞;如果受挫,他就开溜。

进攻南门及老车站一带的是第1路司令石海伦。他带有1000多人枪,当香炉山与洪安区政府背后的机枪遥相呼应时,他的匪队还在几里外的八排汛,急先锋罗宏锦还在长老坟一带摸路。

尽管隘门口和洪安区方向发生了战斗,我守城指战员却纹丝不动,严阵以待,南门、老车站、天王庙制高点上仍然十分寂静。

先说茶洞师范门前隘门口战场。我哨所守军仅3人。枪响后,杨营长立即率领一个5人的战斗小组支援隘门口哨所,指挥哨兵以猛烈的火力,将正面之匪拒于隘门口以北街头,使其无法前进。这时,杨营长观察到茶洞师范校舍内高地及香炉山一带灯火忽明忽暗,人声嘈杂,判断为匪之重兵所在,于是一面命令哨兵保持一定火力,注意监视和阻击正面之敌,一面亲自率领战斗小组,乘着黑夜向盘踞在茶师校舍之匪发起反击。香炉山匪队长邓吉云发现我方人数不多,于是狂妄叫嚷:"抓活的,捉到一个赏光洋10块!"

杨营长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带领5名战士,先用冲锋枪猛射,以开拓前进,继而将手榴弹连续投掷到敌群中去,顿时硝烟四起,弹片横飞,把众匪逐步赶到了茶师校舍的食堂边集结,还有不少脚快的匪徒往二僧庵(茶师办公所在地)集中。忽然"轰隆"、"轰隆"两声炮响,一发落在食堂前集结的土匪群中,一发落在二僧庵上,打得土匪死伤累累。原来,这是杨营长安排的六〇炮战士打来的炮弹。侥幸活着的土匪,大概从来没有见过大炮,大惊小怪地乱嚷:"解放军的钢炮有眼睛,快跑呀!"

敌人经不住这凌厉的攻势与我军强大火力的袭击,纷纷逃命,狼狈后撤。

杨营长趁势占领了茶师校舍，与战斗小组一起端起冲锋枪，将众匪逐回茶师以北洼地及香炉山、潘家寨一带。匪众被吓破了胆，还击的枪声逐渐稀疏。此时杨营长的左手不幸被弹片炸伤，但他毫不顾及，一咬牙，裹伤再战，往返指挥。

天快亮了，布防在香炉山对面的马鞍碉山上的高地处的我机枪阵地及城内水井湾杨姓门前的机枪阵地上的战士，又向散布在茶师以北及香炉山麓、潘家寨一带的土匪反复扫射，将其压制住，使其无法前进。

在隘门口杨营长指挥的漂亮反击战取得胜利的同时，洪安区政府反而沦入了敌手，情况十分危急。

进攻洪安区政府的是匪副总司令兼第2路司令徐雅南、第8路司令王健元。正当邓吉斌部向隘门口猛扑遭到反击时，徐、王两部已集结成队，有组织地向洪安街道冲来。

洪安方面，徐、王二匪为何得手这么快呢？原来，他们早就与洪安区政府管辖的住在区政府后面高地碉堡上的乡自卫队挂上了钩。洪安自卫队队长孔吉清明里受区政府节制，暗地里却与“九路军”私下往来。该自卫队如同茶洞镇的周兴武一样，原是国民党的自卫队。我军解放边城后，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不法行为有所收敛。当时我洪安区政府为了集中精力打击主要敌人，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在边城危急的时刻，又没有像杨营长那样采取果断措施肃清隐患，而被其假象所惑，以致造成了严重失误。

隘门口枪声一响，匪“自卫队”队长孔吉清认为时机已到，竟比“九路军”更疯狂，迫不及待地命令轻机枪呼应，接着叛变投降徐匪，并把枪口掉过头来，把目标对准了封火墙内的洪安区政府。徐、王二匪首借里应外合之机，十分顺当地冲进了洪安街道，区政府处于三面受围的孤立据点。

夜幕笼罩，枪声不绝。

洪安区政府的临街大门紧闭着。它与我茶洞天王庙隔河相望，并且在我天王庙守军的重机枪有效射程之内。匪徒狂叫着向洪安区政府冲来，无奈我天王庙高地的重机枪封锁极严，无法接近。一群亡命之徒在徐雅南的督战下，刚接近区政府大门，就被我军重机枪点了几名，倒下了一片，土匪不战而退。

徐匪雅南与王匪健元合谋后，决定躲开我茶洞驻军的火力，令喽罗逐屋拆墙攻击。

与洪安区政府紧挨着的是10来幢格局相同的封火墙大砖房，从天王庙看去，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从凌晨枪响后，直到天明，徐、王二匪的部下终于逐层打通砖墙，直逼洪安区政府。

在这形势极度紧急之时，我茶洞天王庙城堡上的重机枪和六〇炮阵地，严密控制着洪安大街及通河的交通要道，洪安区政府人员在区长郑树梅的率领和我方炮火的掩护下，向河边撤退。在此之前，我就事先安排了10几个会泅水的民兵、战士先游过河，此时便将洪安区政府的干部泅水接回，转移到茶洞。最后，匪军攻进了洪安区政府，市区的民宅、学校、商店均遭到了土匪的大肆抢劫。

就在隘门口大胜、洪安区沦入敌手的同时，南门口、老车站一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

隘门口枪响后约半个多时辰，匪第1路司令石海伦及第4路司令白选文所辖的罗宏锦大队（多系贵州松桃木树一带的匪兵），在八排汛与长老坟一带集结，利用夜幕向老车站蜂拥而来，颇有一口气吞下边城之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二野过路的押车护送排已经为他们在老车站附近掘了坟墓。在石、罗二匪看来，打进南门，夺取茶洞的首功，除他们还有谁？那巨商的4万块光洋，以及他们的太太、小姐，均垂手可得。想到金钱、美女，石、罗两匪马不停蹄，身先士卒，边跑边喊："弟兄们，快呀！打进茶洞抢光洋、布匹和洋货，捉个乖婆娘好困觉！"

匪徒们听到匪首的鼓噪，便加快了步伐，全不把茶洞军民的力量放在眼里，只一个劲地猛扑。当石、罗两匪突然发现朦胧中的6辆军车时，一下惊呆了，还以为是茶洞军民突然修筑的6座暗堡。他们马上止步后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众匪鬼哭狼嚎，接着军车上的6挺机枪和南门的机枪同时开了火，一片匪徒倒下了，匪首罗宏锦也中弹倒地。突然，罗宏锦又爬起来，看来没有伤到致命处。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不准后退，冲！"接着罗匪就被匪兵背走了。

匪首石海伦以自己兵多，几乎数十倍于我，虽遇些挫折，岂肯就此罢休。于是，他又纠集兵力继续轮番进攻，但初到时的锐气已经没有了。我护车守军迅速抢占了附近的制高点碉堡，战士们爬上碉堡后，坡下的匪兵就完全暴露在我军的视线与射程之内了。这时天已大亮，目标看得清清楚楚，我军将敌击退在离老车站的百米之外。双方对峙着，枪声渐渐稀疏。但是石海伦匪部还没有丝毫撤退的迹象。

经过天亮前的激战，我军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时，我和杨营长、护车排长的心里都在暗暗着急。茶洞居民冒着不时飞来的冷枪来到阵地送茶送饭慰劳守军，我们反复告诉茶洞老百姓，不要害怕，敌人虽然没有退，但气焰已被打下去了。

为了防止敌人在覆亡前孤注一掷，杨营长决定用六〇炮对着花垣县的吉峒坪方向轰。连续的巨响，是茶洞军民向县委、县大队求援的信号。究竟是县委、县大队已经掌握了情况，还是六〇炮的吼声传到了县委和县大队，当时谁也说不清楚。情况是够紧张的了。虽然茶洞军民上下一致，秩序井然，但洪安区已被匪军占领，敌人在肆虐，整个边城仍处在匪军的包围之中。茶洞四周的高地，除马鞍碉堡外，全被匪军占领，不时向我射击或喊话，而且调动频繁，似有重新组织进攻的模样，特别是洪安区方向，敌之锐气正炽，企图涉水过河。总之，对我边城威胁尚未解除。茶洞这边，仍然是敌众我寡，虽我军沉着应战，坚守阵地，但整个阵势于我军民不利，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被包围中的相峙状态。

茶洞军民盼望着县委和县大队的到来！

上午 10 时，花垣县大队和 2 营第 5 连，约计 180 人，终于从吉卫支援来了。

原来，周燮卿已布置第 4 路司令白选文在吉峒坪至兴隆公路沿线阻击我援军。我援军在吉峒坪下车后，沿公路两侧山脊搜索前进，节节排除白选文所设的层层阻击，且战且进。在攻抵板栗树以后受阻。我援军一个猛冲，敌退至距茶洞七八里的小寨。这时，我军已俘敌 100 多人，立刻组织便衣队，左手臂上也捆一根草绳，径直朝小寨奔来。

小寨守敌见来的是一支与他们同一装束且手臂带有草绳共同标志的队伍，以为是同一伙“弟兄”，便放松戒备。等到快接近卡口时，土匪头目才问：“口令！”

便衣回答：“草绳！”

“是哪一部分的？”

“徐雅南的人！”

可是，我便衣队“徐雅南”三个字刚出口，土匪就开枪了。原来 5 连都是北方籍战士，土匪一听不是本地人的声音，就知道是解放军的便衣队，于是慌忙开枪，接着就逃跑。与土匪距离很近的我便衣队，“刷”地一下拖出“赤膊连枪”，追了上去，10 多支快慢机一阵扫射。阻击我援军的白选文匪兵慌忙溃退，各自只顾逃

命，哪管什么周燮卿的阻击打援计划。这时，我支援部队180名勇士长驱直入，我茶洞守军有限的枪弹也顿时打响了，形成了两面夹攻匪队之势。

大约上午10点半，邓吉斌、王彪等匪部迅速撤离香炉山、潘家寨一带；在碉堡附近与我对峙的石海伦部以及罗宏锦部也闻讯逃窜，在桂花树、半坡等地观望的一直等着趁火打劫的石永安部则跑得更快。茶洞东、南、北3面战斗已经结束，只有西面洪安区还在敌人手中。为了解放洪安人民，援军到达茶洞后，顾不得吃饭，立刻涉水过河，由本地农会会员带路，分别从徐家巷、水巷子出发，涉水占领了洪安中坝，对洪安区进行包围。在我天王庙、马鞍碉堡等处的炮火掩护下，向观音阁方向疾进，截断洪安市区匪徒的归路。

徐雅南慌神了，没等我军合围圈完成，便带所属匪众狼狈地向抱家坡、坝德方向退去。我5连和县大队的指战员，迅速登上湘川公路尾追逃敌，并将洪安市区被匪徒抢去的大部财物、人员截获夺回。这时，茶洞人民也纷纷走出家门，爬到最佳位置观看我军英勇追敌，笑看匪兵仓皇逃命的丑态，其壮观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此役后，土匪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举，边城再也没有发生战斗。我方指战员以无一牺牲的光辉战绩永炳青史！茶洞人民、三边人民世世代代永记47军139师416团2营全体指战员与茶洞党政领导的光荣业绩，是他们团结人民，英勇沉着，协同一致，击溃10倍于我的匪“九路军”的疯狂进攻，使边城人民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的空前浩劫！

至于周燮卿这个想当“湘西王”的丑类，不久也在贵州就擒，得到了可耻的下场。他下辖的9个司令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边城枪声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1995年）

“山大王”师兴周覆灭记

郑　波

湘西，历史上就是土匪各霸一方互相争斗盘剥百姓的地方。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曾多次剿匪，但屡剿不灭。因为土匪和国民党军政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匪首多是当地“名门望族”，有的家中有人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做官，有的本人就是失意政客或落魄回乡的军官。国民党当局当然知道这些人正是他们可以利用来对付解放大军及尔后卷土重来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我大军南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当时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就将湘西土匪收编为3个军12个师，并亲自训话打气。这样，我人民解放军在湘西进行一场艰难复杂的剿匪斗争，就势在必行了。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受命进军湘西，负责湘西的剿匪建政任务。141师兼永顺分区。所辖的龙山县当时有师兴周、瞿波平两股最大的土匪。我141师422团、421团都在这里剿过匪，我当时先后在422、421团当过团长，对龙山消灭师兴周匪部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师　兴　周　其　人

龙山县地势北高南低，县城靠北部边界距湖北来凤县城仅7公里，而距本县南部重镇里耶则有百多公里。师兴周的家就在里耶以北20余里八面山麓的内夕棚村。师家拖枪为匪已数十年了。在湘西，尤其是龙山县，师兴周其人，可谓无人不晓。

师兴周之父名师德煊，是个只有五六十亩田的小地主，读书人，曾得过满清政府从九品的官衔，生有10个子女，长大成人仅两男三女。大男孩叫师立鼎，字

镜铭，号新吾。小儿子师立武，字修文，号兴周。最初师德煊精心教导2个儿子读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后来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民国，连年军阀混战，湘西原本使枪弄棒打家劫舍的土匪就多，在这种形势下，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风气就更盛了。这时师德煊不再叫儿子走优学取仕之路，而是走“想当官，拖枪上山受招安”的绿林老路了。据传他曾对儿子说：“当今之世，有枪者有势，有势者有权（当官），有权者有钱，钱多枪越多，枪多势越大。”于是，在民国8年就利用本村师、凌两姓群众械斗的机会，师家以“组织武装保卫地方”为号召，以师立鼎为首成立了联防团。并派人找驻保靖的湘西王“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联系，被陈委任为“湘西巡防军中校营长”，并令他“主办龙山团防事务”。自此，师新吾这个清末秀才就成了显赫地方的军官。

师兴周生于1903年，自幼不喜读书。其兄当营长时，他17岁，跟着当班长，后来当排长、连长。师新吾力量扩大后，他当了支队长，到1934年冬师新吾病死，师兴周就正式接任团长。

1934年至1935年，国民党疯狂“围剿”红军，师兴周积极配合。1935年红军为调动并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6月18日至7月27日，围困龙山1个多月，红军多次在野外消灭敌人，并捣毁了师在招头寨的兵工厂，但因缺少重武器，未能攻克县城。师兴周曾因此受到国民党军委会授予的“二级国范奖章”。

师兴周的名声越大，他作的恶也就越多，其中有一条群众最痛恨的是到处奸污妇女。师正式娶了7个老婆，但每驻一地仍要就地物色有姿色的年轻妇女供其玩弄，即使亲朋好友的家属也不顾及。他曾霸占手下小头目的妻子；强奸过自己的干女儿以及县立女子学校的学生；县城一钟姓士绅的儿媳也遭奸污。龙山人都骂他是“大脚猪”（公猪）。

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吃紧，省城机关纷纷向湘南、湘西疏散。当时湘西土匪占山为王称霸一方的局面，对政府工作及交通治安，均是心腹大患。于是，1939年冬国民党派第24集团军一部到湘川鄂边界剿匪，并以不服从调动为由将师兴周逮捕，逼令其交出人枪，然后关进耒阳狱中。但奸滑的师兴周早已将好枪藏起，仅交了些破烂枪而已。

国民党剿匪初期，大匪首一捉，树倒猢狲散，地方一时呈平静景象，但没过多久，土匪又越剿越多了。因为，师、瞿（伯阶）两大股匪下面的小头目避风一时后

又出来活动，上无约束，更形猖獗；而且剿匪军纷纷以枪弹换鸦片，官匪相通，何能剿灭？尤其是剿匪的官军敲诈勒索，抢掠奸淫，诬良为匪，滥施酷刑，实行连坐，滥杀无辜，其暴虐程度甚于土匪，逼迫人民纷纷起来造反。1943年瞿伯阶重聚旧部，以抗兵祸为号召，四乡之人纷纷参加，最多时曾达1.9万余人，并于7月攻克辰溪兵工厂，使国民党政府甚为震惊。在此情况下，师家花了上千两鸦片，邀瞿荪楼前往说情，说师兴周虽明团暗匪，但他从来不反对国民党，不如放他出来"以匪制匪"，"以龙山人治龙山"。于是，1944年冬释放了师兴周，并被委为"湖南省清乡督察专员"，师回到龙山又拉起400余人。当时正值86军（代号竹山部队）追剿瞿伯阶。师深知，要重振独霸龙山的威风，必须依靠中央军搞垮瞿伯阶。即暗中将瞿部情报供给竹山部队，结果瞿部被包围在八面山打了5天后溃散。

1946年龙山成立自卫总队，师当了总队长。经过坐牢又复出，他更加肆无忌惮。内夕乡踏竹坪保长王富田因不按他的要求交鸦片，师先是派人暗杀未成，后以剿匪为名于1947年4月围攻踏竹坪两个月，以致全村房屋被毁，人员伤亡，又误了农时，人民流离失所。

1947年冬，师的侄子师文雅（龙山三青团干事长）竞选"国大"代表，被县党部书记长田和中所支持的田植击败，师兴周即派人将田和中打死在隆头街上。国民党省党部要第八区（永顺）专员聂鹏升捉拿凶手，聂慑于师的势力，装聋作哑搪塞了事。师兴周为报聂的恩德，后来也帮了聂的忙。1948年永顺警察局长周海寰要夺专员的权，将聂鹏升软禁在专员公署。师闻讯后，派叶伸翔带队进永顺将聂接出。为此，聂报请省府委师为第八区保安副司令。1949年白崇禧收编湘西土匪时，委任师兴周为暂编第12师师长。

师兴周就是这样一条地头蛇。

大军入川作战　土匪散而复聚

1949年10月16日，我第141师主力占领桑植，配合139师歼灭了大庸的国民党军122军，我422团在桑植受命于19日解放了永顺县城。在我们进军湘西前，上级给我们介绍了湘西匪患的历史。当年红二方面军就曾与他们作过斗争。

如果说那时土匪主要是地主恶霸所操纵的武装的话，那现在就是受国民党当局所指挥的，集军、政、党、团、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于一体的反共合唱团了。他们欺骗胁迫人民，与群众混在一起。上级要求，为了完成湘西剿匪任务，必须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但当时部队长驱南下，从东北打到江南，轻敌思想是存在的。正当全师准备展开分赴各县剿匪时，我们接到命令入川配合二野作战。部队于10月30日又轻装出发西进了。

在衡宝战役、大庸战役胜利和解放大军云集的威慑下，湘西土匪纷纷藏枪隐蔽，部分头面人物如"湘西王"陈渠珍、暂1军副军长汪援华、永顺专员周海寰、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等，均向解放军投降交械。奸滑的师兴周，一方面要他那跟随聂鹏升当大队长的外甥贾奇才向解放军假意交枪，令其打入解放军内部探听消息，他自己则蛰伏在八面山老巢观风听声。我驻保靖的师直留守部队见贾奇才表现积极又是师兴周的外甥，就委他为贾家寨乡的乡长，并负责争取师兴周。贾奇才利用这种身份，不断把我军情况报告师兴周。故此，师匪对我大军西去，龙山、永顺、花垣、保靖等处我军仅有少数留守部队的情况十分清楚。11月底，师匪重新集合旧部，与里耶的瞿闵生商议，约集瞿波平一起攻打解放军。

前面说的龙山大匪首瞿伯阶，后被程潜收编委为暂编第10师师长，1949年6月因病毙命。其族弟、团长瞿波平接任了师长。8月份程潜在长沙起义，瞿波平又投靠了宋希濂。瞿波平接到师兴周的信时，正值宋希濂西逃，瞿彷徨不得主意，所以就如约带队去到里耶。与此同时，酉阳的庹贡庭（当过专员）、沅陵的陈子贤（匪暂1军军长）以及罗文杰（国民党特务头子兼暂4师师长）的女儿，带着电台都到了里耶。庹说："现在时机大好，解放军入川，后方空虚，我们要把川东、湘鄂西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干它一场，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有办法了。"陈子贤也说："三次大战肯定要打，到那时，我们占有湘、鄂、川、黔这一大块地方，向蒋总统要两个兵团的番号不成问题。"庹、陈的话说得大家都喜形于色。根据师兴周的意见，他们到八面山南麓的小山村岩科洛，召开了当时在土匪中影响颇大的"岩科洛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庹为司令，师、陈为副司令，瞿闵生为参谋长，瞿波平和他的副师长杨树臣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会后砍香喝了血酒，向台湾蒋介石发了电报。正当这群匪首跃跃欲试之际，我入川大军班师回湘西了。

班师回湘西　会攻八面山

我422团由重庆坐木船顺江而下，在坨口下船，12月31日进到湖北利川，准备在此休息两天过元旦。但当晚接到师首长的电报："匪首师兴周、陈子贤等纠合匪众万余人于里耶，伺机蠢动。你团应迅速南下，攻歼该敌。"尽管电报没规定作战时间，但精神是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在利川只休息了一天，元月2日即向龙山开进。

土匪上万，我团只有1600人，这仗该怎么打，才不致出现以下两种不利局面：一是遭匪处处阻击，陷入麻雀阵里；二是土匪逃掉我扑空。根据土匪人地两熟，但装备较差、战斗力不强的特点，我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威慑敌人。我们在龙山城外试射了各种火炮，在轰隆声中，在城里召开了军民欢庆胜利大会，首先从气势上威慑敌人。二是麻痹敌人。在大会讲话中，绝不提里耶，在向敌开进中避开了招头寨内夕棚到里耶的近路，而是选择洛塔、洗车、隆头路线，扬言到保靖去。13日部队到隆头后仍是公开调查保靖路线，第二天部队突然沿酉水两岸西进，进袭里耶。下午4时尖兵在里耶以东之岩冲村与匪打响。部队刚展开攻击，匪即向八面山撤退，没能追上消灭敌人，仅俘百余老弱残兵，经教育后都释放了。

里耶战斗报告送出的第二天，师里来电称421团将到达八面山东面的内夕棚，准备从望乡岩台西眉峡两个岩口突击，与我团会攻八面山，我团突击点为燕子洞以西的大小岩门，并要求迅速作好准备。

八面山在湘、川交界处，海拔1300余米，南北宽15至30华里，东西长约70华里，周围除西面与四川交界处的牛路口稍缓外，全是悬岩绝壁，只有人工修的20余条梯级小路可以上下山。山上为中等起伏地，有居民两个保。土地肥沃，但海拔高，气候寒冷，当时山下正下小雨，而山上则已一片皑皑白雪。师、瞿匪的家都在山脚，几十年来，一遇军队进剿，他们就上山。八面山的道路地形他们极熟悉。上下山的通道他们叫岩口，每个岩口都修有石墙，仅留一小门。我大军南下后，师兴周预感形势不妙，就令人在各岩口外加修一道起落门，内备一堆大石块，必要时作为武器向下投砸。当时群众一说八面山，必然提到燕子洞，说那是

土匪的司令部，易守难攻。传说过去中央军两个师剿匪，虽上了八面山，但未打开燕子洞等等。后来我们侦察，发现该洞确实险要。那是在悬崖上自然形成的并排4个小洞，除一号洞外，其余三洞内部相通，高大深穹，内有地下河，水声隆隆，传说可通四川。各洞口间有人工开凿的两尺来宽的栈道相通。一号洞旁边有一梯级小路可上下山。两侧的山顶均有石砌碉堡。真可以说，外人除了有像燕子那样灵巧敏捷的动作外，是很难进入洞口的。师匪在洞内储存了上万斤谷米，上千斤油、肉、咸盐，还盖了小木楼，养了鸡。

17日我们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发现，除了岩口外全是悬崖峭壁，于是就地分了任务：1营攻左侧小岩门，2营攻右侧大岩门，均在夜间秘密接敌，拂晓突击，在团炮火掩护下，坚决夺占岩口。2营上山后，以1个连跑步前往封锁燕子洞，制止匪徒出入。2营主力与1营协同搜剿山上土匪。3营在黄昏后，沿八面山南麓向小洞方向迂回，堵击可能经牛路向四川逃窜之敌。团指挥所及炮阵地在曹家坡。我宣布完任务后，各营也在现地给各连明确了任务。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后来影响整个战斗的小插曲。2营营长规定5连为突击连，4、6连为二梯队。当向4连交代任务时，4连连长杨宝山不见了。回头一看，只见杨正往回走，我派通信员把他叫回，问他："往哪去？"杨答"回驻地去"。"正在交代任务，你回去干么？""没有我们任务，我在这干啥？"营长听了，不高兴地说："5连攻不上，你连接着攻，怎么没任务？"杨宝山看也不看他，扭着脖子蹲在地上："我不当二梯队，我要突击。"听到这儿，我才弄明白他要小孩子脾气的原因，就笑着说："那好！5连把突击任务让给他，完不成任务可不行。"我知道5连不会让的。果然，5连连长赵汝斌急了，"那不行！"转身对着杨宝山："你这家伙耍阴谋，想抢我的任务呀！"杨也不理他，忽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谁的任务我也不抢，只要叫我突击，我就从这儿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顿受启发，那是在两个岩口之间连绵不断的悬崖上，有一处只有四五米高的崖壁，没有上下通路，土匪肯定不会设防，若能从那里攀登上去，倒是可能出奇制胜的。我马上高兴地说："好！你连可以从那里攻，但要做到两条：一是要偷摸攀登，不能弄得石滚人喧，惊动了岩口的敌人；二是摸上去后，以1个排向左接应1营，连主力向右接应5连。"杨宝山愉快地答应了。后来实践证明，4连用船上的篙和缆绳作工具攀登上去，对战斗起了重要作用。

进攻八面山的战斗于20日拂晓打响，全团很快上了八面山，开始了扫荡战。接近中午时，1营追到牛路口，发现土匪数百人已逃下山去。但是由山下迂回的第3营，因天黑路窄且滑，加之该营营长犹疑不决，待部队到达牛路口山下时，土匪已下山西逃，没能堵住，只抓到几个掉队散匪和一匹骡子。经了解情况后，3营跟踪追击，翻越一座山梁，发现数百土匪正在山下集合。该营展开火力猛打，土匪则星散逃窜。1营由牛路口向回搜索扫荡时，听到东北方枪炮激烈，即主动向该方向前进，原来是望乡台、西眉峡的敌人正在用石块、手榴弹阻击我第421团的部队。1营即从背后包围，配合消灭了敌人。

团主力在燕子洞附近集结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包围燕子洞的第5连请示马上开始攻洞。我勘察了地形，虽然洞外两侧的石堡已被我占领，但接近洞口只有一条一侧是深渊的不足两尺宽的小路，用一支枪封锁就难以通过。考虑到部队已一天没休息吃饭了，我决定先用政治攻势劝降，部队休息一夜，次日再攻洞。于是就派了个俘虏进洞给师兴周送劝降信。

包围洞子的5连怕土匪趁天黑跑掉，在两侧的路口点燃了两堆大火照明。洞中的土匪怕我军进攻，也在每个洞口点了一盏大桐油灯。5连监视敌人的哨兵见敌人还敢点灯，就瞄准一枪一个将其打灭了。我们点的火堆，也被半夜一场小雨淋熄了。结果，土匪就利用这漆黑的夜空和哗哗雨声作掩护，用绳子和连接起来的头巾作索具，一个一个溜下洞口外的悬崖逃跑了。拂晓时在山下的哨兵捉到一个散匪，说是从燕子洞逃出来的。我听了大吃一惊，马上要5连攻洞，果然除了粮、油、鸦片、枪、弹、电台等物资外，人员全跑光了。后来在审俘中得知：师兴周、陈子贤等从里耶上八面山，进了燕子洞，师笑着对庹、陈等人说："我这地方怎么样？都说我是八面山的山大王，一点也不错。几十年来，国军对我这八面山没办法。现共军又怎奈我何？我们要利用这八面山做基地，干出一番事业来。"当晚他们商定，第二天开会研究对付解放军的办法。后因瞿波平借口不来，没有开成。第二天他们向台湾发了电报，虚报战果，请求空投援助，但没等到台湾回电，陈、庹等就都回本地去了。

师兴周上八面山后，估计我军会攻八面山，但没想到那么快就攻，更没想到我军能一举就攻了上去。据说，我军进攻那天晚上，师兴周在西壁岑保长彭延登家吃喜酒，他听到枪声正要派人去察看时，我1营部队已与匪哨兵打响了。师急

忙跨上骡子，带着护卫人员向牛路口逃窜，沿途收拢了匪众数百人。他们从牛路口下山进入四川，正在苗儿溪的山凹里集合训话，被我3营火力打散。当时跟着师兴周的有20余人，狡猾的师兴周想：里耶一仗打得我丢了手杖，这次又丢了坐骑，看来是专找我的。我要暂避一时，人多目标大，乃命令众匪徒各自分散回家趴壕（隐藏），师自己仅带警卫班12人，秘密地溜到桂塘坝画眉亭一个山洞里藏了起来。后来我141师侦察科长带着在保靖投降的聂鹏升去争取他，但住了个把月，始终没有找到。

集中兵力重点进剿

经过里耶、八面山战斗后，龙山土匪都潜藏起来了。我422团在八面山清剿一个多月，只收缴枪支200余件，没有发现成股土匪。因此春节过后，2月25日即奉命转移到古丈县进剿张平匪部。龙山这五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就只有我第421团控制了。为了能照顾全县，部队高度分散，以连、排为单位，分驻在各要点进行清匪建政工作。这时土匪见几十里路才有解放军1个连，就又集中起来，伏击杀害我分散活动人员，袭击我新建的区乡政权。如：匪营长王家池袭击苗儿滩乡公所，洗劫全镇；原已被我委为乡长的贾奇才4月14日又反水，打进里耶镇大肆抢劫；匪团长萧达武、营长杨竹斋、方绪凡等数百人，乘石牌洞圩日，将圩场洗劫一空；匪首汪天才部伏击我从桂塘坝去老兴场联络的1个班，我1个排增援又遭伏击，被抢去机枪1挺、步枪7支；4月中旬，匪支队长贾福五和他的儿子贾奇才带600余人包围我第2连，战斗一天终被我击退，匪首贾福五、贾松青、贾绍峰均被我击毙。大匪首瞿波平更形嚣张，和侯振汉纠合一起，打出“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自称司令，侯任参谋长。并将3省交界的12个县划为9个“游击作战区”，委派了一批纵队司令、独立支队长，狂言要“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湘鄂川，四胜全国”。并乘我421团团部4月中旬奉命由龙山转移到苗儿滩，城里兵力空虚之际，纠集千余匪众与白莲教“神兵”进攻龙山城，但后被我增援部队击退。

师兴周在八面山被打散后，在麦夫沟趴壕了1个多月。当众匪重新集结活动时，师初始只要手下人积极干，自己还不敢出头。待瞿波平自称司令大干起来

后，他也从麦夫沟出来，理发洗澡，狂妄地对部下说："我早讲过，解放军是水，再多也要流走，我们是这溪里的石头，大水过后就有出头之日。这次出去，定要大干一场。"他决定大干，当然不会去找瞿波平，于4月中旬带着叶仲翔、师秀章两个支队长窜到与永顺交界的靛房万云山。民谚云："靛房有座万云山，半截插入天中间。"海拔1000余米，林密人稀。师住在一个名叫扎岩洞的小山村，派人找来永顺的曹子西和曹斌。两曹正被永顺我军追剿，也想卷土重来，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的组织，师任司令，二曹任副司令，又分封下面一些人为各路司令及规定了活动地区、联络办法。最后砍香盟誓，各回原地，妄图伺机大干。

4月初，上级开会总结前段剿匪经验，认为尽管成绩很大，但急于求胜，铺的面过宽，结果我军兵力集中一扫荡，匪就潜藏，我军一分散，匪又集中与我周旋，这样既不能消灭土匪，又不利于发动群众。为此，确定今后剿匪分两步走：先集中兵力肃清中心区土匪，再转入边沿区剿匪。肃清土匪的标志是：肃清散匪，捉尽匪首，收尽匪枪。并要求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争取相结合；二是驻剿与追剿相结合；三是剿匪与发动群众、减租退押、救灾救荒、清匪反霸相结合。

根据这一精神，龙山县城以东至桑植交界处，以南经招头寨、明溪、二梭到八面山一线都作为边沿区，则为第二步任务。我421团团部由县城撤至苗儿滩，城里只留1个连，团主力则分布在洗车、马皮寨、苗儿滩、隆头一线及以东至永顺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小股匪纷纷集中，猖狂活动，喧嚷说："解放军被从龙山赶跑了。""共军要退出湘西了。"前面讲的瞿波平进攻龙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师兴周从万云山回到八面山后，也大肆叫嚣："要把解放军赶出苗儿滩，赶出湘西。""解放军有女兵，打进苗儿滩，谁捉到归谁做堂客。"气焰十分嚣张。

5月初，我奉命调到第421团当团长，团部和县机关住苗儿滩，3个营及团高炮连都分驻在各自地区剿匪，除警卫连外，苗儿滩没有战斗部队。部队和地方群众对土匪扬言要攻苗儿滩，都心存顾虑，谣言四起。有时大白天土匪就在四周山上打枪威胁，以致有的地方干部提议调部队来保卫机关。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也由开始的轻敌思想，变为失望报复情绪，说"湘西匪民不分，人人是匪"，"剿匪无底"，并出现乱抓乱打现象。于是我们召开县、团党委联席会分析形势，认

为:由于我军调整部署,土匪产生错觉而猖獗一时,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苗儿滩,土匪肯定是想来打,但敢不敢来则要看我们的态度与行动。现在的土匪就像狂吠的恶狗,你若胆怯一跑,他就会争先恐后追咬你;如果你沉着不动,他就只敢远远地吠叫;若你跺脚弯腰摸石头,他就夹起尾巴跑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沉着、坚定。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采取了4条措施:一、用缴获的枪,将团部所有干部、战士、公勤杂务人员武装起来,人手一枪。二、按防守需要调整了各单位驻地,区分防守任务,修筑工事,规定作战方法及联络讯号。三、调整哨位。四、利用圩日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全体军人大会,400多人枪,整齐地坐满了小学校操场。我在讲话时,大声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湘西土匪,但土匪地熟人熟,我们很难找到。现在土匪扬言要来攻打苗儿滩,这是大好事,他送上门来,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一旦发生情况,按方案行动,不轻易开枪,放近打,防其跑掉。要求大家保密,不然他就不来了。"当时围观的人山人海,这些话早被传到土匪那里去了。第二个会是群众大会,除了讲要大家坚定胜利信心外,要求一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告;一有情况,不论平日、圩日,黑夜、白天,各人原地不动,不乱跑,以免土匪混迹其中。两个会开过后,攻苗儿滩的谣言和周围山上鸣枪的事再也没有了。

中心区剿匪由于政策方法对头,进展顺利。通过"三个结合",很快击溃股匪,发动了群众。分散回家的匪众在失去匪首控制后,觉悟提高,纷纷来交枪自首,潜藏的小头目也纷纷来降。顽固不化不肯投降的则被从洞中挖出惩办。如:古丈的匪首张平,其匪部被打散后,孤身一人藏在山上。后在下山讨饭吃时,被群众发现报告解放军,将其击毙。匪"暂5师"副师长李兰初藏在永顺五连洞不投降,被我422、423团各一部攻克,李被俘获后镇压。桑植县伪县长及被师兴周委为"反共第1路军司令"的陈策勋拒绝投降,被我423团活捉镇压。永、龙交界处他沙乡的匪首田高年、魏金万,顽固不化,带匪众进入牛栏洞据守。因争取无效,我421团2营战士丛世林在炮火掩护下,携带35公斤重的大炸药包,将洞炸塌,匪徒全部葬身山洞中。

我中心区剿匪的这些胜利,使匪师兴周逐渐醒悟过来,知道这不是共军撤退,而是挖他的老根。他曾派人去与旧相识联络,交换意见,但带回的多是坏消息,说那些要求找的人,有的已投降解放军,有的捉后镇压了,有的正东藏西躲没

法找到。不仅找不到人，连走路都危险，村头路口到处有民兵、儿童团放哨，说话稍不对头就被送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现在的百姓都像喝了白莲教的神水一样，胆大得很，根本不听咱们的话了。”这些报告使师兴周心里凉透了。当时叶仲翔、师秀章曾提议：趁共军没到时，打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旗号，大干一场。师兴周摇摇头说：“那个旗号作不得数。有枪有地盘才作得数。几十年来我戴过的大帽子多了，到头来还是这‘老团’靠得住。看起来这次共产党比国民党搞得要凶些，但共产党是外乡人，迟早要走的。要保住人、枪，耐心等待时机。”师兴周订出这个蛰伏待变的方针，叶仲翔等就命令部下：一、把好枪藏起来；二、凡跟“七叔”当差的，共军都不会相信，大家不准投共当“卖客”，否则时局一变，绝不客气；三、“七叔”是个命大福大的人，几十年经历多少风险都平安无事，这次共军闹得凶，但总要走的，龙山还是要龙山人来治理。匪部安排好以后，又在地方大造谣言：“解放军先甜后苦，先收枪后收头。”“解放军是过山水，师‘老团’是溪中石，水会流尽，石头是冲不走的。”“朝鲜战争已打起来了，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蒋总统要打回来了。”“××村的×××，参加农会当卖客，夜里被人打死了。”“××村××家的妹子参加妇女会，夜晚开完会被解放军一个连拉去共妻了。”“解放军把财主家的谷分给穷人，换穷人家的妹子去做堂客。”……这些谣言，对第二步边沿区剿匪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省联合会剿 “山大王”彻底覆灭

中心区剿匪在8月底已基本按“三条标准”达到了要求。9月师团都召开了会议，总结表彰先进，调整部署，为10月份的边沿区剿匪作准备。在师召开的英模会上，各单位介绍了许多经验，主要是：从军事上先奔袭合围，对分散之匪以“飞行小组”跟踪追歼，对潜藏之匪则划片分工搜剿，逢山就上，逢林就钻，逢沟就搜，逢洞就进，使匪徒无藏身之地，无喘息之机。在政治上，各县区都以地方党委为核心，成立清匪反霸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清匪、反霸、生产救灾、减租退押等发动群众工作。具体措施是：(1)针对匪谣言及顾虑，张贴布告、传单、标语进行宣传，把布告、传单贴到山上、寨内、林中、洞中；(2)设立举报箱和自新登记处；(3)成立规劝小组，开展规劝运动；(4)集训旧乡、保、甲长及来降匪首，使其戴罪

立功;(5)发动群众,订立清匪收枪公约,不定期清查户口;(6)对自动来降的匪众同样分发救济粮款,吸收其中表现好的参加民兵、参加斗争;(7)挖井、修塘,抗旱保苗自救;(8)对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的惯匪公开镇压。为使中心区这一整套剿匪经验在下一步剿匪中贯彻,团里开了干部会,为各连培训了工作组。

422团在完成古丈剿匪任务后,9月份,团部带2、3营又返回里耶八面山地区,参加边沿区剿匪。该团3营进驻师兴周的老家内夕棚。

我421团也调整了部署:团部移洗车河,原在里耶的1营移到招头寨,重点对付瞿波平;在永顺以西的第2营转向八面山,协同422团3营,重点对付师兴周;3营则由马皮寨向北延伸至龙山以东红岩溪、茨岩塘一带,重点对付向阳、彭耀南等。1、2、3营分别由参谋长范朝运、副团长王应山和副政委张骥领导,加强指挥。

边沿区剿匪因与川东、鄂西友军协同行动,故上级统一规定行动时间为10月15日开始。但实际上9月份部队调整到达新地区后,即开展了清剿行动。因为当时的土匪受中心区剿匪的影响,已成惊弓之鸟,部队一到即东躲西藏。再者,部队有了经验,斗志高昂,发现有匪,不待命令即主动出击。3省会剿又合围拉网数天,白天搜山,晚上设卡堵截,股匪无法活动,散匪也难藏身,于是纷纷来降。贾奇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又来投降的。10月份一个月,边沿区剿匪即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军事进剿同时,也做了争取师兴周、瞿波平的工作。上级了解到师兴周有个小儿子师文禹,在永顺师范读书,就派师文禹带劝降信回家劝其父投降。

前面已讲过,师兴周从万云山回到八面山本想干一场的,没想到后来形势变了,他布置了退路,隐藏起来。3个来月他不断派人四处了解情况,但每次消息都使他增加忧愁。7月份听到陈策勋、李兰初被处决的消息后,他的情绪极度低落。叶仲翔、师秀章也曾提出:"是否派人与解放军联系一下?"他果断地一摇头:"我师家办团至今都是打红军杀共产党,怎能去找他们联络?"停了一下,他又说:"你们年轻,经的事少,即使投过去,他们也饶不过我的。"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提高嗓门说:"白崇禧、陈子贤都讲过,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要打的。现在朝鲜已打起来了,只要美国一参战,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肯定打不赢,到那时蒋总统就会打回来的。莫看眼下共军闹得凶,长不了的。"此后再也没匪徒敢

向他提投降的事了。

尽管师兴周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眼前的现实，使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白天不敢外出，夜晚怕闻狗叫，睡不着，吃不下，整天躺下抽大烟，坐起抽旱烟（连他带的猴子跟着闻烟味都上了瘾，半天不闻就乱跳乱叫）。开始自己带了12个人的警卫班。后来我422团3营进驻内夕棚，他仍觉目标太大，即又分成两部分，多数由师秀章带着，自己仅带刘启文、吴矮子两个亲信及一起抽大烟的舅老爷，先向四川方向绕了一圈，以迷惑人们的视线，最后极秘密地藏在内夕棚附近五官庄山上一个天坑里，只在夜晚与师秀章联系。

师文禹回到家，第二天夜里由其弟师老十领着上八面山找到师秀章。师秀章又领他俩下山找到师兴周。师兴周见到两个儿子时，又喜又怕。喜的是见到了亲人，怕的是暴露了自己，忙吃惊地问："你两兄弟搞么子来的？"师文禹一边掏信一边说："解放军永顺分区派我送信来，劝你投降。爹，现在全国全省都解放了，你躲也躲不久的。不如投过去争取宽大处理。"师兴周看完信，长叹一声，说："唉！你两兄弟是来催我的命哟！"稍停了一下，又说："要晓得，我死了，师家就没得好日子过，出不得人头了。"师文禹开导说："不会的，聂鹏升投过去就受到宽大……"不等儿子说完，他抢着说："你在永顺，没听说陈策勋、李兰初的事？"师文禹说："他们都拒不投降，被俘后又不认罪，继续顽抗才——，不光他们，听说杨树臣前天在咱果坪与解放军作战时被打死了……"师兴周没再说什么，沉默一会儿，说："好！事到如今，你要老子投就投吧！"第二天（10月15日），师兴周在师文荡家里洗澡理发吃喝一顿之后，到422团3营投降了。422团按照"自动投诚，宽大对待"的政策，将师安排住在里耶小学，和其他投降匪首一起学习，并可以在里耶自由活动。但师兴周利用这种宽大待遇，招摇过市，并放出谣言："师'老团'投降后，和解放军团长住在一起，成了好朋友。""解放军是过山水，很快要走的，泥腿子不要太高兴了。""共产党也要靠师'老团'来治理龙山。"等等。这些谣言，无疑给刚刚庆贺解放的善良的人民浇了一盆冷水；清匪缴枪、反霸减租的热潮冷下来了。但这些谣言同时也给觉悟了的人民愤怒的火焰上又浇了一桶油，他们纷纷上告，提意见，说"共产党宽大无边"，"国民党是有法无天，共产党是有天无法"，要求严惩大匪首师兴周。后来，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下，上级批准将双

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山大王”师兴周公审处决了。龙山人民从此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1988年）

澧源剿匪

李钦哲

1949年宜沙战役之后，我47军141师423团奉命随主力插入湘西，担负大庸、桑植及永顺县城以东、以北的剿匪任务。当时我在第423团任政治委员。大庸、桑植在湘西的北端，是澧水的发源地，桑植古时就叫澧源县。这地区崇山峻岭，交通非常不便，匪患相当严重，真是处处有枪，遍地有匪。早在我大军南下之前，国民党为了控制湘西，把湘西作为阻止我军前进的“钉子”，曾给当地土匪委以各种番号，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配备电台。单是这两个半县之内，就委任了2个“暂编师”。土匪们在“暂编师”的招牌下，更是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把这地区的牲畜抓得近于灭绝，人民无法正常生产。不少农民还是刀耕火种，靠吃野菜、蕨根为生。许多穷苦人没有衣服穿，没有盐吃，蓬头垢面，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农村到处是墙倒屋塌，杂草丛生，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我们剿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展开的。

上山擒王

423团防区内的土匪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陈策勋的“暂编第2师”，盘踞在除陈家河以西外的桑植县大部分地区，还控制了大庸的大部 。二是曹振亚的“暂5师”，盘踞在桑植的陈家河以西和大庸西部及永顺境内。土匪总数有1万多人。为了各个击破敌人，我们几个团领导反复研究，决定集中力量，先解决陈策勋部。

陈策勋是桑植城东瑞塔铺人，大地主，还开有专治枪伤的白药店。当年红军在这里建立湘鄂西根据地时，他就组织民团同红军作对；还扒掉了贺龙家乡的洪

家河上的古石桥，说是要挖断龙脉。以后，他打着“暂2师”师长的招牌，网罗桑植的惯匪，自称有5000人枪，是桑植之王。1950年1月17日，我团主力向陈匪所在地龙洞坪进攻。因为陈匪到处有坐探，部队一出城，他们就转移走了。我团即迅速展开侦察，并宣传群众、总结经验。当得知陈匪已转移到正阳山区之后，我们接受上次扑空的教训，尽量隐蔽行动。21日黄昏，剿匪部队从龙洞坪和桑植分两路同时出发。22日拂晓包围了土匪居住的山村。打响后，敌成股向正阳山上逃跑。正阳山海拔1500多米，地形很复杂。但由于我们是两面夹击，突然出现，又加上六〇炮准确轰击，匪溃不成军，一下就毙俘了800多人，看管俘虏都成了问题。接着把部队就地铺开，在山上收集散匪、散枪，在山村宣传群众。经过20多天清剿，匪“暂2师”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处长和3个团长，均被俘或向我投降，唯独没有陈策勋。3月中旬，团派侦察排长赵凤歧带3个侦察员专门去捉拿。赵排长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得到了陈匪的佃户刘芳父子的协助，几经辗转，得知陈匪可能逃往瑞塔铺东北的麦地坪。麦地坪处在一个海拔1200多米的大山里。侦察组于22日赶到那里，村里没有找到，村后山大林密，无法搜寻。侦察组根据陈匪经常流动的特点，决定白天在村里活动，虚张声势，夜晚在村外冲口的石桥边放潜伏哨。果然，24日夜晚10时，陈匪从山上下来，准备过桥向外转移。侦察组发现后即喊：“站住！”匪徒们闻声，转身就跑。侦察组开枪打倒临近的两人，又捉到了陈匪的妻子和儿子。可惜陈匪带着一个副官和一个匪兵趁夜暗和阴雨逃脱了。经审问俘匪，得知陈匪是预备去10多公里外的陈子界的。陈子界的躲藏处很隐蔽，加之陈匪还不知老婆、孩子已被捉，有等待家人团聚的心理。侦察组判断陈匪还可能去陈子界。

25日，天仍下着雨。侦察组为了不惊动村民，黄昏才进入陈子界。据匪兵反映，陈匪经常住在山顶一个很小的山洞里。这个洞口很小，人只能爬进去。洞口离地面有三四米高，人进洞后就把竹梯拉进洞里。洞口内放一个铜脸盆，向洞里扔石子，铜盆一响，里面的人就会出来放梯子。侦察组在匪俘带领和刘芳父子的帮助下，夜晚9时冒着滂沱大雨，踏着坎坷泥泞的羊肠小道，悄悄摸到洞口，轻轻地竖起了自己带的梯子。赵排长第一个爬进洞里，小心地摸到铜盆，把它放在一边，免得发出响声。接着全组进了洞子，在匪俘的指引下，一下子扑到了陈匪睡觉的洞窝里。陈匪措手不及，乖乖地束手就擒。陈策勋体态肥大，浓眉大眼，

光着脑壳，留着乌黑的一绺八字胡，穿着宽大的丝织薄棉衣，还带着金壳手表，真是一副土皇帝像！不久，在县城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桑植王”，结束了他在桑植10几年的血腥统治。

入洞降魔

2月24日，团决定向澧水以西的桑植西部、永顺东部及大庸西南部进剿。桑植西部、永顺北部是澧水的源头，大庸西南部是武陵山的主脉，两处的山更大，人更稀。这里的土匪都属匪“暂5师”，也号称5000人，分驻3个地区。匪师长曹振亚带旅长曹子西驻永顺西北及龙山东南；匪参谋长陈天坛驻守陈家河一带及永顺的塔卧地区；匪副师长李兰初活动于永顺、大庸之间的石堤溪一带。陈策勋匪部被消灭后，“暂5师”有所震惊，一般以100多人为一股，分散在各地驻守。

根据匪情分散的特点，我们决定由各营分片包干，采用奔袭、合围、反复扫荡等战术进剿。这段进剿比较突出的是第1、2营打陈家洞和五连洞。

陈家洞在陈家河以南10多里处，由匪“暂5师”参谋长陈天坛驻守。陈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5期毕业生，任过连长、参谋、营长等职，国民党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回乡。他家是大地主，其哥哥陈天伦在我红军时期就搞民团，任过“剿共”大队长。陈天坛回来后，被委任为“暂5师”参谋长。他网罗陈家河一带的土匪1000多人，自称是桑、龙、永游击司令，驻守在陈家洞。我1营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命3连连长郝忠云带领该连，撇开周围土匪占据的小洞，迅速直插陈家洞，严密地把其围住。

陈家洞在一座大山的峭壁上，离山脚100多米，离山顶50多米，上下都没有通路，只有洞口向左有一条两尺多宽的栈道沿石壁通向山头的左侧，以供出入。洞口有10多米高，40多米宽，冲着洞口修了一长排房子，既可住人，又是向外射击的屏障。房子外边还有宽10至20米不等的一条长坪，下面是悬崖绝壁。阴雨时，该洞处于云雾缭绕的山巅，与世隔绝，真是个世外洞天。陈天坛像魔鬼一样带着全家和100多个匪徒住在洞里。由于这洞在半空中悬着，唯一外出的小栈道口还修了个碉堡式的石门，有两层向外射击的窗口，要攻克它，困难是较大的。

3月16日拂晓,攻打陈家洞的战斗正式打响。进剿部队首先用九二式步兵炮打了10几发,打穿了洞口的房子,可就是打不到栈道口的石堡,因为目标太小。接着,由3连6班进行爆破。副班长邓新之抱着炸药包刚冲上栈道,即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中弹负伤。连长把沙袋向前推进到栈道一个弯道处加强火力掩护。19岁的小战士吴贤轩再行爆破。吴个子小,非常灵活,在机枪掩护下,一下子就扑到石堡前,顺利地把爆破筒从枪眼里塞了进去。不料当小吴回来后,爆破筒被匪徒捅了出来,沿窄窄的栈道滚下石崖,在山下爆炸!连队决定改用炸药包。小吴因没有完成任务,非再送不可。他抱了两个5斤重的炸药包,一下子就放到了石堡前。这下敌人可傻眼了,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轰响,石堡炸塌了一半,紧接着突击组就冲了进去。经过一阵手榴弹轰击,土匪被制服了,打死和捉到的有90多人。但这比土匪的总人数要少,尤其少了土匪头子陈天坛。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上,用望远镜看见3连冲击时,有两个匪徒在洞口右侧石崖前拉着小树枝往下爬,即刻告诉3连前去搜查。结果在石崖下10多米处找到了这两个匪徒。匪徒们颤抖地举起双手就擒,其中之一就是洞主陈天坛。

洞里有锅灶,有米,还有很多腊肉,炊事班高高兴兴地忙着做饭。但同志们仍在琢磨:还差几十个土匪哪里去了呢?他们继续在洞里认真搜索。这个洞洞口宽大,有百十米深,但内部并不复杂。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问题可能在洞里。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小水潭,水从一个小洞通向山里。这个小洞在水面看只有一尺来高,宽也不过两尺,土匪能钻进去么?3连抽1个排下山看守俘虏,其余就住在洞口房子里,并派哨兵看守这小水潭。夜晚,水潭里果真有了动静。哨兵一声喊,又没了声息。该连断定这水潭后面有匪,次日组织人员反复喊话,却没有人应声。用竹竿探水潭,水只到胸口那么深,决定派人进去搜。8班长乔玉林领着黄世全、孟兆臣,带着手电筒和冲锋枪,涉着冰冷的水,歪着头钻了进去。过了约1米多远的隘口,里面却出现一个大洞,果然藏着20几个匪徒。8班长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匪徒们随即放下武器,在洞里爬了出来。这帮人带头的就是陈天坛的哥哥——"剿共"大队长陈天伦。这次捉到桑植西北的霸主陈天坛兄弟,为桑、龙、永一带的剿匪打开了局面。

4月,2营派5连包围了匪"暂5师"副师长李兰初驻守的五连洞。五连洞在永顺城东南60公里的云岩山上,在笔陡的石壁上并排一起有5个不同大小的

洞，故名五连洞。各洞上离山顶七八十米，下离平地四五十米，上高下低。5个洞口，左边3个邻近，右边2个邻近，分成了2组，中间隔二三十米，没有路连接。两组洞各有一条小道顺着峭壁弯弯曲曲地通往山下，远看像一个“八”字。各洞口都修了石墙，只留有小门供人出入。两组洞子下山的小路口还修有石门，非常险要。匪“暂5师”副师长李兰初和“特务团”团长彭春林（彭当土匪后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人称独眼龙；又因生性骄横，外号叫彭叫骡子），带着200多人驻守在这洞里。5连15日赶到，次日又来了422团1连。他们协商决定，5连打左边的3连洞，1连打右边的2个洞。5连开始有点轻敌，没有充分准备就扑向洞口，伤亡了六七个人，进攻暂时停止。经进一步研究认为，打洞口，白天太暴露，夜晚又不便发扬火力，只有雾里最理想。为此，他们对洞包围了9天9夜，直到24日起了大雾，才发起攻击。排长关福君带领爆破组在大雾弥漫中顺利地炸开寨门和3个洞口，部队随即勇猛地冲进了洞里。李兰初躲在一个只能爬着才能进去的小洞里，战士们用炭火加辣椒把他熏了出来。战斗结果，5连捉到匪副师长李兰初和100多个匪徒，1连捉到匪“特务团”团长彭春林和几十个匪徒。至此，匪“暂5师”除师长曹振亚在永顺西北我421团防区内仍盘踞骚扰外，其余均已被打散，其他股匪再也不敢据洞顽抗了。

根除匪患

匪暂2师、暂5师被歼和瓦解后，在我团防区里，除边缘地区外，20人以上的股匪已没有了。但大部分散匪仍藏匿于深山丛林，猖狂活动。桑植三区贫农罗宪南，因为在剿匪中给部队带了路，夜晚被土匪打死，还把头割下来挂在村口的大树上。政府派出的两个工作队员在教子垭被打死。9连通信员在送信中，枪被抢走，人被捆在大树上。6连上士卢有根在瑞塔铺去镇外买菜时，也在途中被打死。我们几位团的领导都深深感到，不捉尽土匪，根除匪患，这里的人民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根据军、师的要求，从5月起，团对边区的每一个区派了一个连进行驻剿。各连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首先发动群众开展减租运动，使贫苦农民在减租中分到了粮食，度过了当时最困难的夏荒，这对发动贫农雇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全团防区内新组建了农会 111 个，有会员 5905 人。参加妇女会的有 4728 人，参加儿童团的有 1237 人。还在每保组建了一个基干民兵班，每区组建了一个基干民兵排，参加民兵 3128 人。

群众发动起来后，纷纷向部队提供散匪的线索，并协助部队搜山和防匪自卫。大庸王家坪和唐家沟的群众，及时把进村的几个散匪捉起来送交部队。桑植利福塔有个张大娘，土匪头目彭裁缝夜晚到她家要东西吃时，她用土枪将其打伤，邻居的民兵赶来帮助把匪捆起来，交给了部队。万民岗有个姓宋的老太婆，原做过卖烟酒的小买卖，因土匪的劫掠而亏了本，老伴忧愁得病而死。她对土匪有刻骨仇恨，认得的土匪也多，经我 1 连做工作，她跟着部队搜山清匪 1 个多月，认出土匪 30 多个，还及时排除一些有嫌疑的人，为剿匪立了功。

为了解除一些群众对匪首的惧怕心理，并更好地分化瓦解土匪，在驻剿阶段，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选了 100 多个罪大恶极的匪首，经报地委、专署批准，在各地公审处决，在群众中反应强烈。这也引起了土匪的极大震动，主动前来自首登记的日益增多。一些匪属经过做工作，也积极协助我们对其丈夫、儿子、兄弟进行劝降。6 连 8 班住的村子里，有个姓黄的大娘和她的怀孕的儿媳，生活困难，愁眉苦脸。8 连帮他们挖蕨根，还从自己口粮里抽了两袋米送给他们。黄大娘受到感动，一连几天冒着雨上山去找她当匪的儿子，最后把儿子领到 8 班登记。部队在大庸张家沟开展工作后，匪属张先仁叫回了当匪徒的弟弟，并带领部队捉到了匪大队长张星光，还争取了 20 几个匪徒投降。驻剿期间，土匪投诚登记的有 2000 多人，比全团在战斗中毙俘的土匪数要多得多。

1950 年 10 月，军、师和友邻单位协商，在边缘区组织会剿。我团 1 营参加桑(植)龙(山)鹤(峰)边的会剿，负责五道水、上河溪和万民岗一带，歼匪 300 多人。3 营参加桑植、永顺、慈利交界处以空壳树为中心的会剿，消灭了陈子书匪部。经过这次会剿，歼匪七八股，堵住了几县交界处的空子，对剿灭土匪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剿匪斗争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匪首经过我们的不断打击，销声匿迹了。而这些人都罪恶极大，如不及早擒获，将是严重隐患。我们根据捉陈策勋的经验，有重点地组织了捉匪“飞行小组”。一组一个对象，不受时间、地域限制，捉到为止。9 连连长赵世太带领“飞行组”，前后一个月，反复的在

桑植、鹤峰、五峰之间活动，追捕土匪头子谭楚堂。到12月底，终于把谭匪击毙在白竹山。3营重机枪连连长范兆兴带领“飞行小组”捉拿匪首熊志清。他们根据线索，从大庸追到桑植，从桑植又追到慈利，最后追到津市，才把熊匪捉回。到年底，逃匿的匪首已基本捉完。

我423团在大庸、桑植进剿土匪，前后历时1年零3个月，共歼匪5058人，缴获六〇炮3门，轻重机枪110挺，步枪3013支，电台2部。通过这场战斗，这一地区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人民生活趋于安定。1951年1月，部队在大庸集中开赴抗美援朝战场。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澧水之源的大庸、桑植人民恋恋不舍，他们在沿途提着开水，拿着水果、鸡蛋等，含着眼泪热烈地欢送。从他们欢快、感激的眼神中，我们感触到：他们祖祖辈辈遭受的匪患之忧，终于彻底解除了。

（1988年）

忆平息常德匪患的三次战斗

刘　重　桂

1949年7月以后，常德专区所属各县市相继解放，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曙光。但境内匪情仍很严重，特别是刘邓大军和第13兵团等主力部队过境之后，我160师又分兵一部去邵阳，土匪认为有机可乘，四出烧杀抢掠，并袭击了慈利县城、石门夏家巷、桃源八区人民政府，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

9月12日，以160师机关部分人员和479团、480团为基础，组成常德军分区，第一司令员朱子修，第二司令员田厚义，政治委员由地委书记乔晓光兼任，副司令员王子仁(后胡循武)，副政委孙卓夫。我被任命为参谋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我们根据湖南军区和常德地委的指示，分析了匪情，研究了对策，作出了具体部署。接着，连续组织了进剿石门、围攻江垭、会战太浮三次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平息了全区匪患。

(一)

石门县素来土匪活动猖獗。我军解放石门时，大部分土匪逃往石门西北乡的深山老林；国民党石门县长陈聪谟，也带领党政要员及反动武装逃到那里。1949年10月，驻扎那里的国民党军第15军军长刘平，为了笼络陈聪谟，电请宋希濂加封陈为15军少将高参。10月15日晚，刘平在水南渡军部召集陈聪谟，陈金次、陈烈谟等匪首及15军军官开会，决定成立“湘鄂边区石(门)澧(县)临(澧)3县联防指挥部”，委任陈聪谟为指挥长，国民党回乡军官江维民为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辖2个纵队共5个支队，第1纵队司令向应东，第2纵队司令唐天文，共有匪众3000余人。10月16日，我军解放大庸后，刘平率15军逃离西北乡。陈

聪谟失去靠山，如坐针毡，不久便溜到长沙，请求程潜宽恕。但江维民执迷不悟，继续纠合匪兵，为非作歹，妄图攻打石门县城。

据此，军分区党委决定，派480团进驻石门，剿灭这股土匪。此次进剿，我虽未带队前去，但作为参谋长却一直掌握其情况，并参与作战指挥。

480团到达石门后，于11月6日成立了以政委李天义（团长已调走）为首的前方剿匪指挥所，成员有该县副县长田中夷、公安局长吴斌、县大队政委李忠义。11月14日，480团一部从皂角市出发，经骡子坝渡河到桐梓溪，然后翻过杜家岗，直插维新场；另一部从骡子坝经阳泉、青鱼垴、十里长滩到蛇头咀过河，形成对盘踞在维新场之唐天文第2纵队匪部的包围态势。但包围圈尚未合拢，就与土匪遭遇。战斗打响，唐率匪部西逃。我军奋勇追击，俘匪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多支和一批军用物资。首战告捷，士气倍增。17日，指战员们不顾疲劳、伤病，兵分3路，围歼盘踞子良坪一带的向应东第1纵队匪部。一路从皂角市出发，直插尖锋岭；二路从河口出发，包围护城峪，直捣匪司令部；三路从维新场出发，向万世桥前进。我军在万世桥截击了向匪后卫，活捉了匪第1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梁栋材、中队长向家武、朱雅安等80余人。向应东闻风丧胆，率匪徒500余窜逃江坪河一带，又经中岭入湖北边境，旋即遭到湖北剿匪部队拦截。匪再逃狮子溪，打算绕道秋木峰潜回老巢子良坪。我军觉察了向匪意图，马上组织兵力，于19日在黄连河附近伏击。土匪一触即溃，被俘36人，缴枪50支，匪大队长唐伯雄乖乖投降。20日，我军继续追歼，匪副指挥长江维民率少数警卫士兵，窜往海拔1500米的东山峰；向应东则令残部埋枪疏散，只身潜逃；匪1支队支队长陈金次、2支队支队长陈烈谟，也分别率领亲信，在鹞儿岩和石门垭隐藏保命。

这样，经过几天军事进剿，土匪被打得七零八落，惶惶不可终日。石门县委和480团党委，审时度势，确定了肃清溃匪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将指挥所移驻磨岗隘。11月下旬，江维民在我副县长田中夷、民主人士袁平风的劝导下，下山投降；陈聪谟在程潜的教育下，也从长沙回来向石门县人民政府投诚。为进一步做好争取土匪投诚的工作，12月3日，480团政委李天义、石门县委副书记崔鸿儒、副县长田中夷，率领一批地方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郑汉邦、袁平凡，石门县参议龚再生、伍伯显，投诚匪首陈聪谟、江维民等，前往西北

乡，广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做好分化瓦解工作。12月10日，石门县委副书记崔鸿儒在磨岗隘接受了匪第2纵队司令唐天文、2支队支队长陈烈谟的投降。树倒猢狲散，此后，一批中小匪首和大批匪众纷纷前来交械投诚。这时，只有陈金次仍躲在鹞儿岩的山洞中，拒不出来投降。陈金次原是所谓石门县的“西天王”，称霸一方的土匪头子，此时仍在狂叫：“如果还剩两颗子弹，一颗打共产党，一颗打自己。”对这样顽固的匪首，我军仍未放松争取工作。团政委李天义将团部驻在陈金次家里，对陈的家属不加歧视，对陈的财产不予侵犯。陈金次躲藏的山洞离家仅5华里，对我军严明的纪律和对投降人员宽大的情况，时有所闻。后来，他的女婿、投诚人员唐纯尊又带着李天义的信进洞劝降。信中写道，我军已做到仁至义尽，如仍执迷不悟，就将炸毁山洞，你和你的部下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陈金次只好率部出洞，交枪投降。

到这年年底，石门西北乡土匪基本歼灭，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

（二）

进剿石门陈聪谟、江维民股匪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我们随即总结经验，部署了第二次战斗，围歼慈利江垭聚集的土匪。

当时在江垭一带活动的土匪有4股：一是慈利朱际凯部，朱因右脸有块红疤，人称朱疤子；二是慈利张沼吴部，张系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慈利县长；三是桑植陈策勋部；四是石门侯宗汉部。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将、匪首田载龙窜到江垭，召集各股匪首开会，成立“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指挥部”和“湘鄂边区行政长官公署”，田载龙任司令兼行政长官，朱际凯任副司令，下辖4路纵队，陈策勋、朱际凯、张沼吴、侯宗汉分任纵队长，共有人枪4000余，妄图攻打慈利、石门、桃源、大庸、桑植等县城，建立反共根据地。会后，他们把慈利反动会道门头子戴孔许组织的“神兵”收编为第5团，令其配合作战。

鉴于江垭匪情严重，军分区党委决定集中兵力予以围歼，并指定副司令员胡循武、我和政治部副主任张胜明等组成前方剿匪指挥部。12月25日午后，我们一行从常德坐美造“中卡”来到慈利县城。就在我们到达之前，张沼吴匪部伙同“神兵”袭击了县城，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13人。全城军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

对盘踞江垭之匪进行严惩。26日，我们在479团团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除指挥部成员外，479团团长兼政委王海萍、副团长伍生亭和慈利县的党政领导参加。会上认真分析了匪情，确定了包抄合围战术，进行了兵力部署：配属我军分区剿匪的138师414团2个营与我480团2个连，从石门西北边界之樟树角出发，一部进至慈利庄塔一线，防匪沿溇水逃往湖北；一部经向家溪、旭日塌插到九溪背后的北山，封锁敌人北逃之路。479团2营由伍副团长带领，经岩泊渡、康家坪进至赵家岗一线，截敌西南逃路；3营由我亲自带领，走垭门关、通津铺、象耳桥，从正面进攻江垭。27日，我们在县城中学操坪召开大会，我和地方有关领导讲了话，悼念在击退“神兵”攻打县城时牺牲的5位战友，动员全县军民围歼江垭土匪。

按照作战计划，12月30日下午，各路围歼部队分别从驻地出发。我们指挥部和479团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先后离开慈利县城的。时值隆冬，十分寒冷。傍晚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后又纷纷扬扬飘起雪花，加之山高路险，天黑如墨，行军极为困难。为了隐蔽接敌，行军途中不准讲话，不准吸烟，不准点火，只能摸索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担心，各路围歼部队尤其是伍副团长带的2营能否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便派侦察员到前面了解情况。当我得知2营和其他部队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时，即令担任主攻的3营迅速从关门岩过河，插美石坪、莲坪一线，占领制高点，等待2营信号，准备发起总攻。

31日上午8时左右，伍副团长打出3发信号弹，指挥炮连在碾盘山上用六〇炮向江垭后山的碉堡实施轰击，拉开了战斗的序幕。躲在碉堡内的张沼吴部赵中庆第3团稍作抵抗，即向石家峪方向溃逃。这时埋伏在飞凤岭一线的2营，待敌接近，用机枪猛烈扫射。土匪掉头向另一方向逃窜，同样遭到伏击。众匪在晕头转向狼奔豕突之时，我2营一齐冲下山去，喝令“缴枪不杀”！赵匪见无路可逃，只得带头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与此同时，张沼吴匪部第1团在副团长邓立臣带领下，慌忙撤出江垭，向莲坪、美石坪方向逃窜，正好钻进我3营伏击圈。这群乌合之众经3营一阵猛打，像一群鸭子一样，顾不了刺骨的雪水，跳下腊水田里，一会拥向东边，一会拥向西边，始终冲不出去，最后只好举手投降。接着我命令3营一举冲进江垭镇，没有遇到大的抵抗。部队逐巷逐屋搜捕，却不见张沼吴和其他匪首。

原来，盘踞江垭之各股土匪得知“神兵”攻打慈利失败之后，就开始分头撤离江垭。我们围歼前，田载龙、陈策勋、侯宗汉和朱疤子匪部的全部或大部，均已退走他处，只留张沼吴和朱疤子的部分匪徒驻守江垭，以作掩护。但从审讯俘虏中得知，张沼吴尚在江垭不远的卓家峪，我便调整作战部署，下令追剿，要求部队一定要抓到张沼吴。

此刻，张沼吴已被江垭激烈的枪炮声吓破了胆，正骑上马带着警卫慌忙离开卓家峪，向赵家岗逃窜。伍副团长立即命令副营长赵全林率4连1排抄近路截击。上午10时许，1排2班先敌赶到株木岗，并抢占了制高点。待张匪接近时，2班战士突然开火。张匪一惊，以为是陈策勋部在找麻烦，忙叫副官喊话：“陈司令，别误会！”我2班战士又一齐开火，高喊：“我们是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顿时，匪徒如鸟兽散，各自逃命。匪首张沼吴浑身散了架，从马上滚下来，钻进了株木岗大道旁“李云纪”饭铺。他坐在火炕边，对李老板哀叹说：“这是天意啊！昨天解放军还在县城，可现在就到了眼前。这不是我的禄吃满了吧！”张的行踪，已被我2班班长看得一清二楚。他带着两名战士冲了过去，对饭铺喊道：“张县长，快缴枪吧！”张沼吴只好举起双手，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下午4点，对江垭之匪的军事围歼告一段落。

接着，我们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土匪；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在此期间，我们还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匪首张沼吴、邓立臣。另一匪首朱疤子虽侥幸脱逃，但经过江垭一战，感到大势已去，便于当天下午宣布：“部队解散，各奔前程。”他与警卫团长刘运煜流窜于桑、鹤、石边界，最后在石门放下武器。这样，长期盘踞慈利的两股土匪土崩瓦解；从江垭逃窜的外地土匪，也未逃出覆灭的命运。至1950年1月20日止，共击毙土匪58名，俘降土匪1200名，缴获长短枪998支，基本平息了慈利匪患，推动了全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

我们虽然连续歼灭了陈聪谟、江维民和张沼吴、朱际凯几股土匪，但匪首侯宗汉硬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还在太浮山区猖狂活动。

太浮山位于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临澧5县交界处，方圆150余里，境内山峰连绵，林密草深。以侯宗汉为首的股匪，在这里统治活动了20多年。当年国民党曾调1师兵力驻剿一年之久，却始终未能将其剿灭。后来，国民党地方政府拉拢利诱，封侯为石门南区区长，统治王化、保文（临澧西南）、盘石、花薮、白洋（石门以南）等地，号称“南天王”。

1949年10月至11月，当我大军过境入川时，侯匪曾先后假意投降3次，交出短枪30余支，企图取得合法地位。12月中旬，他去慈利江垭参加匪首会议。江垭战前，他回到太浮山，纠合石门、临澧、桃源、常德等县匪徒，成立“中国人民救国军湘鄂边区太浮山区指挥部”，自任总指挥，下设2个纵队，匪兵由500多扩至1500多。1950年1月至3月，我人民政府减租反霸开始之后，侯匪进一步勾结地主、帮会、地痞、流氓，控制、利用伪保甲组织，公开与人民政府对抗。侯匪为压制群众斗争和防止内部反叛，制订了血腥的“十杀”政策，在其办的《太阳报》上公布，即：见解放军不跑者杀，见解放军不报者杀，给解放军送粮者杀，给解放军带路者杀，给解放军送信者杀，不站岗放哨者杀，和政府工作人员接近者杀，不送情报者杀，窝藏解放军者杀，见杀人后向外宣扬者杀。仅两三个月时间，侯匪亲自杀害我地方干部、解放军外出零散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近500人，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彻底剿灭这股土匪，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亲临常德检查督促，坐镇指挥。常德地委和军分区进行了认真研究部署，指定副司令员胡循武、我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东才等同志组成太浮山剿匪指挥部。我们于1950年3月中旬，带领479团团直和第3营进入太浮山区，指挥部设在常（德）临（澧）公路边临澧县的一个村庄。由于侯匪在太浮山区长期实行血腥统治和欺骗宣传，我们进山之初，群众都不敢接近，加之我们兵力又少，辗转半月，毫无进展。看来，这次战斗比上两次艰巨得多。有鉴于此，3月底，常德地委和军分区决定，由地委常委、军分区副政委孙卓夫统一领导太浮山的军队与地方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有胡循武、我和王东才、湖南军区工作队队长马守义及479团团长兼政委王海萍参加的工作委员会，下面又分设太浮山、浮邱山、峰山、温泉、王雷山等5个分工委会，各分工委会直接领导几个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则统一领导一个地区（1至3个保）的剿匪与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增调414团2

个营和省委警卫团2个连，加上原有部队和县大队，进剿兵力共14个连，另外还动员太浮山周围5县的300多名地方干部共同会战。

我们的兵力部署是，在土匪活动之次要地区，即慈利以南、常临公路以东各以1个连的兵力控制交通要道，并以县大队一部控制澧水渡口，防匪外窜；主力部队则以太浮山后花薮、盘石、王化3个乡为中心，逐步进行合围。鉴于前段教训，我们这次要求以连或排为单位分散驻剿，在统一的号令下，采用拉网战术，分片围剿。一般是在拂晓开始包围，将成年男子集中起来，由地方干部、地下党员辨认，释放老实农民，扣留可疑分子，进行审查处理。记得有一次抓到了侯匪亲信余化龙等8名土匪，便以常德专署名义，利用当地圩场之日，召开公审大会，予以处决。这样，不仅震慑了土匪，更重要的是教育了群众，他们说："共产党不像国民党，是真来剿匪的！""这回侯宗汉的末日到了！"同时，我们和地方干部一起，贴标语，发传单，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开展减租退押，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救济饥不饱肚的贫苦农民，从而激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剿匪战斗也就顺利多了。

4月4日拂晓，我们指挥主力部队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多路向太浮山中心发起总攻，并以两个连的兵力专门负责围剿匪首侯宗汉。经过3昼夜的跟踪追剿，侯匪如惊弓之鸟，到处乱窜。7日，侯宗汉遣散其余匪众，只带了50多个亲信和大米、腊肉及炊具，逃入山高林密的浮山寺，后又躲进自家后山的螃蟹洞。我们在反复拉网搜山中，发现了侯匪的食物和炊具，即将其全部带走。侯匪更加恐慌，昼夜不敢下山，又不敢在石洞隐藏，只好分别钻进草丛荆棘中，饥不得食，困不得宿。侯自感走投无路，被迫在9日晚，带9名卫士下山投降。他万般无奈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不怕高山小路，不分白天黑夜地追剿。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侯宗汉投降之后，其余匪徒除一部被歼外，有的自动缴械投降，有的继续潜伏山中，有的化装成商人、农民、樵夫四处流窜。对此，我们分散下去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搜捕，同时向匪开展政治攻势，并协同人民政府监视地主恶霸分子，控制保甲组织，实行户口登记，不断进行检查，使匪无藏身之地。我们正确运用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被胁迫为匪者，经教育后一律释放，对作恶多端且民愤极大者，则坚决镇压，进一步分化瓦解土匪。

至6月底止，我们在太浮山共歼匪1348人，其中毙匪92人、俘匪489人、降匪767人，缴获各种枪2708支。太浮山回到了人民手中。

匪乱不除，人民难安。我从就任常德军分区参谋长起，即参与指挥剿匪斗争，直到1950年10月才告结束。据统计，一年多中，共毙俘土匪1.6万多人，缴获各种枪炮5200多件。从此，常德专区全境平息了多年匪患，呈现了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

（1991年）

桃源擒匪记

翟仲禹　李　伟

1950年春节过后，在云南曲靖，我们114师为进军滇南的胜利举行了祝捷庆功大会。会后不久，便奉命北上归建。一路上，全师上下都为大陆上敌人全部被歼兴高采烈，巴不得早日到达河南省回归38军建制，参加和平建设。3月24日途经湘西芷江时，突然接到上级电令，命我师暂缓归建，到湘西桃源一带剿匪。

这一变化，对我们师的领导干部来说虽然感到突然，但对执行命令都没有二话。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南召集师的几位同志立即开会，在讨论开进计划的同时，着重考虑到如何抓紧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使指战员明确参加剿匪斗争的重大意义，转好思想弯子，尽快投入战斗。

全师同志带着进军滇南未洗的征尘，于4月14日进驻湖南省桃源、常德、安化县一带，开始了我师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另一种战斗。

(一)

湘西泛指湖南西部20多县地域，与鄂、川、黔、桂几省毗邻。我师负责剿匪的地区，为常德专区的桃源县大部，常德县小部，还有安化县(属益阳专区)的一部，面积约17500平方公里。在此区域内，山峦起伏，河网密布，为湖南腹地与川、黔、桂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形复杂，村落稀疏，有道路崎岖的十八拐、窟穴遍山的十八洞等地，地势异常险要。南下进军大西南途中，我师曾在此小驻一段时间，对这里的一般情形并不陌生。

不多日，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同志和常德地委常委王浩同志来到师里，指导工作。经过他们和当地党政机关介绍以及部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

到：自清末以来的百余年间，湘西匪患不仅没有休止，而且愈演愈烈。解放以后，趁大军南下，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派遣和安置的特务匪徒，勾结当地反动恶霸地主，收罗国民党的散兵残部，组成土匪武装，加上原有的惯匪，到处骚扰作乱，解放了的人民仍不得安生。当时，桃源的土匪主要有3股。一股以郭炎（绰号郭和尚）、刘新科为首，自称“中国护民救国军洞庭纵队”，又称“九路军”，郭、刘分别担任正副纵队长，率杨启、向铁匠等匪众400余人，分为3个大队，活动于沅水北岸、桃源西南之大古冲、九龙山、戴家棚、陈天池一带。一股以安步洲、燕桂峰为首，率匪300余人（大部系国民党军第100军残余），组成“人民反共自卫军桃源纵队”，安、燕分任正副纵队长，下设4个大队，活动于新店驿、泥涂山一带。一股以彭立芳为首，组成“湘西联防大队”，彭任大队长，率匪100余名，活动于李子溪、新店驿以南地区。这几股土匪，以这一地区山高林密、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为依托，利用深厚的封建社会基础和帮会组织，企图建立“游击区”，离间我军民关系，袭击区乡政权，杀害地方干部，欺压群众，索粮逼款，奸淫烧杀，无恶不作。1949年12月9日，郭和尚指挥匪徒300余人，袭击桃源县第八区人民政府，残杀了中共桃源县委宣传部长相庚时、中共桃源县第八区区委书记张秀江、八区区长滕万昌等13人，制造了震惊湖南的“一二·九”事件。继而窜至郑家驿，抢劫公粮20余万斤，烧毁澄溪、水溪两桥，妄图破坏我军西进。1950年1月，郭匪亲自指挥，袭击安化县东坪区区政府，杀害干部、群众20余人。更为甚者，郭匪于同年初袭击我兄弟部队一个排，除一通信员外，其余均遭不幸。郭和尚还扬言要打进桃源县城，活捉人民政府县长李希峰。据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在我师包干的3县地区约有土匪武装1500余人。

湘西匪患给当地人民和革命政权带来的危害，有力地教育和激发了部队指战员。大家看到和听到这里的人民群众苦遭匪祸，人民政权和我党干部经常受到土匪武装的骚扰，无不义愤填膺，迅速扭转了一心归建的思想。为了把这一思想转变真正落实到剿匪斗争的行动上，师党委及时指导部队，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结合当前匪患，进行了“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动员教育；同时，将中央关于肃清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指示精神，讲给每个指战员听，使大家不仅了解剿匪斗争的意义，也掌握了这一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全师上下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坚定了信心。许多同志

说:“为巩固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趁枪筒子还没凉,一定把国民党留下的别动队消灭光!”部队指战员纷纷表示:“不肃清匪患,决不收兵!”都要求执行最艰巨的任务。全师指战员如箭上弦,跃跃欲试,只待我们领导上引发了。

(二)

我们师自组建以来,在战争中同国民党军队打过大小规模不同的运动战、防御战和攻坚战,却从来未同流窜于深山老林中的土匪武装交过手,缺少剿匪斗争经验。刘贤权师长和师政治部李伟主任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曾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指挥过剿匪战斗。他们一再强调,剿匪任务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直接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程度。所以,我们在组织剿匪战斗的同时,十分注意要求部队随时随地做好群众工作。可是,工作刚刚开展,刘师长和方政委相继调离我师另有任务,翟仲禹和李伟分任师长、政委,我们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了。

为了同地方党政机关统一行动,密切协调作战,师、团、营分别同地方党政机关组成了联合剿匪委员会。师政治委员李伟着重于同地方联系,刚到任的凌少农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余琳主任抓机关,副师长宋文洪带一部分人员先期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建设“家园”,全师的战斗指挥由翟仲禹全面负责。

正当我们组织兵力准备进剿郭和尚、安步洲等股匪的时候,湘西军区(由47军兼)接到湖南军区(由12兵团兼)司令部的命令,要求他们组织部队配合我们共同进剿。湘西军区接到命令后,即以军直工兵营、湘西纵队1个连的兵力,于沅水南岸驻兵堵击,以补充团、422团共6个连的兵力于4月24日拂晓到曾家河、观音寺、白泮桥奔袭合击濮口及麻神殿(原为燕匪之老窝)。我们师根据中共常德地委的意见,以大古冲、泥涂山两处为重点,以师直6个连及341团、342团全部,于4月25日半夜先后到达指定地区,26日、27日进行合围拉网。由于缺乏经验,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力量,使用兵力不敢大胆撒手,以排为单位拉网搜剿中间空隙太大,在战术上动作呆板,股匪闻风随即就地隐蔽或化装逃窜。加之两支部队间配合联络不够,掌握情况也不准确,因此,虽经10余天的几次合围拉网,但收效不大,仅俘匪“九路军”副纵队长刘新科、匪安步洲部中校副纵队长宋浩魁以下199人,缴获枪弹一批。5月5日以后,湘西军区各部陆续返回原地。

在拉网合围的打击下，匪大部化整为零，以伪装潜伏的办法同我们周旋，并在群众中散布："解放军都是北方佬，在这里不会久留。"还威胁恫吓群众："谁靠拢解放军，给解放军送情报，就让他全家鸡犬不留！"刚获得解放的当地群众对我军和人民政权还不完全摸底，不敢靠近我军，使潜匪有了可乘之隙。这也是我们肃清潜匪的困难所在。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召开了师党委会议，在总结前段围剿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集思广益，研究下一步肃清潜匪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大家认为，前一段集中力量对土匪实行军事打击是必要的，消灭土匪数量虽不多，但却打乱了土匪的建制，打击了土匪的凶焰，为广大群众壮了胆。但在土匪化整为零、实行伪装潜伏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行动，而且应该又是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我们提出：一要向群众宣传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为人民的利益办事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不消灭土匪不收兵"的决心。二是要在行动中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注意为群众兴利除弊。三是通过召开匪属会和通过自新土匪向匪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和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四是取得地方配合，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援剿匪斗争。

会后，各团也把部队"化整为零"，以排或班为单位到各个村落住下来，共安点137个，一面帮助群众扫院子、磨米、挑水、捡柴，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和匪属座谈会，宣传形势和政策。同时抽出一定的人力适时帮助采茶、插秧、拾粪和干其他农活。还组织卫生人员送医上门，为群众治病。342团2营医生抢救了一名被毒蛇咬伤的农民，在村里影响很大。

根据当地剿匪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我们还组织干部，协助乡政府派出的地方工作人员，建立农会、妇女会和民兵组织，健全村级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经过此番工作，基本群众开始向我军和地方政府靠拢，并敢于报告匪情。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协助我们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一些原有顾虑的群众，也采取向检举箱投信或通过第三者转告的办法，向我们报告匪情。5月初的一天下午，一位老乡跑到342团的一个连报告说："土匪头目罗江初回家来了。"该连立即派4班长萧子清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冒雨奔赴罗家池塘，包围了罗匪住所，将匪罗

江初从一口棺材里抓了出来。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使我们变得耳聪目明了，剿匪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在此前后的一个月内，我们在军事上采取全面进剿和重点围剿相结合，在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对匪情清楚，行动果断，在打了几个歼灭战之后，再施以政治攻势，土匪即纷纷向我投降。投降的匪首有湘西联防大队大队长彭立芳、纵队长安步洲等55人，匪众518人。之后，又利用以匪劝匪，以匪认匪，以匪带路捕匪等办法，捕获了200多名散匪。自4月25日至5月25日，仅1个月时间，中心区即基本肃清了股匪，清除了匪患。

（三）

大部土匪虽已落网，但少数土匪，特别是大土匪头子郭和尚和他的少数骨干却隐蔽得更深了。他们东藏西躲，妄图伺机反攻倒算。显然，抓不到郭匪一伙，匪患就不能彻底肃清，人民也就不能真正得到安宁。我们决定发动全师寻觅郭匪踪迹。由驻扎桃源县的341团担负追捕任务。翟仲禹带师司令部几名同志到该团与团领导同志研究了追捕方案，确定由他们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捉拿郭和尚。该团1营营长张成招在追捕匪首的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有勇有谋，我们决定要他率领小分队执行任务。张成招很有信心。他从1营挑选了12名干部战士，每人配备短枪和卡宾枪各一支，师里还给他们配备了1部电台。小分队稍加训练，在5月下旬的一天，便身着便衣向大古冲、泥涂山一带进发了。

小分队到达目的地之后，一面把住山垭路口，一面到附近的各村落进行查访。他们夜以继日，到处奔波，10多天后仍未能摸到郭和尚的行踪。他们急得吃不下，睡不安，可谁也不敢有半点松懈。一天，在一个村子里盘查到一个可疑的人，经过盘问，此人终于露了马脚。原来他姓王，是郭和尚的警卫。据他交代，他们这股土匪在我师合围拉网时被冲散了，他也正在找郭和尚。小分队对他晓以大义，指出我军对他同郭和尚是有区别的，如能帮助抓到郭匪，为人民立功，就能得到宽大。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通过他提供的线索，小分队追寻数日，找到了郭匪部刘副官的婆娘，从其口中得知，她男人次日晚将回家来。小分队当即布

下罗网，果然抓获了被称为“刘大爷”的郭匪部副官。经过审问，加上其婆娘和姓王的警卫从旁规劝，“刘大爷”表示不再为郭匪卖命，愿意戴罪立功，争取早日回家同老婆孩子过安生日子。他还供出了一名叫阙标的郭匪部骨干的下落。阙标借端午节到来的时机，化装成商人，搭船到外地贩粽叶去了。于是，几个人借到一只篷船，让“刘大爷”和王警卫藏在船上，在码头附近停泊。当日下午，一只船靠近码头，随着众多的乘客登岸，“刘大爷”指出了混在乘客中的阙标。守候在码头的小分队立即将阙标抓获。

抓到阙标后，经过再三审问和宣传我军政策，他交代，在他同郭匪被我军冲散前，曾商定应变计划，把这一带作为他们重聚潜伏之所。可他找了几处预备联络地点，均未能寻到郭匪。

师里收到小分队报告上述情况的电报后，我们即命司令部通知张成招回部面报详情，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从张成招那明显消瘦的面庞，可以想见小分队的活动是多么艰苦了。不过从他的汇报来看，他们对完成任务仍然充满信心。我们对张成招说：“你抓到的两个土匪，已经为你捉拿郭和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即使他们不掌握郭的下落，还可以摸出靠近郭匪的骨干，如此顺藤摸瓜，不难达到目的。但必须坚持依靠群众，深入宣传我军剿匪的决心和政策。”张成招表示同意。他回到小分队不久，就把郭匪的副官和警卫放走，要他们“好自为之”。与此同时，小分队依靠群众查找郭匪及其亲信的蛛丝马迹，很快发现郭匪的帮手刘彪正隐藏在他干娘家中。小分队在村民的带领下，迅速找到了刘彪干娘的住处。小分队人员刚进院子，刘彪便翻墙逃命。小分队鸣枪示警，紧追不舍，群众蜂拥围上，把刘匪捉住。刘彪顽固而狡猾，几经审问，他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不肯供出郭匪的下落。小分队向他指出两条路：一是顽固到底，没有好下场；二是要想得到宽大，就赶快同郭匪分道扬镳。同去的刘副官劝其立功赎罪，他的干娘和婆娘也劝他赶快回头，争取宽大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刘彪才交代郭和尚的行踪。

原来，郭和尚4月下旬在大古冲被我军击溃后，郭带两个卫兵，跟随其部下陈远和逃窜到汉寿县，以放鸭作为掩护。陈远和系保靖县人，因祖父、父亲放鸭流落到桃源县澄溪乡（今寺平乡），与郭和尚同村，两人一起长大。陈远和受郭匪影响很深，1938年刚满17岁的时候便当上了土匪。郭、陈到汉寿后，将鸭棚作为

掩护地，企图长期隐藏。1950年5月下旬，汉寿剿匪部队将鸭棚抄获，诸匪逃散，郭和尚与陈远和又潜回桃源。

郭和尚回到桃源之后，买了300多只鸭子，在沅江边放养；又用10余担谷子换了一条小船，企图驾船到武汉去跑买卖，以便长期潜伏下来。小分队立即派人侦察核实，然后出其不意地前往围捕。结果只缴获了船和鸭子，郭和尚早在围捕之前就已逃之夭夭。

眼看到手的猎物，却从眼皮底下跑掉了，小分队的同志们深感遗憾。张成招营长要大家千万不能灰心，只要不怕疲劳，穷追不舍，郭和尚就是插上翅膀也逃不出天罗地网。通过动员和讨论，大家又鼓起劲来，深入群众调查，组织民兵协同作战，并利用阙标、刘彪等多方寻觅线索。有一天接到群众报告说：郭匪用一名雇工，刚从他干爹家挑走一架缝纫机，到东南山外的一个村庄去了。小分队顾不上休息，当晚就尾随追赶，并请靠近那村庄的乡政府派民兵协助。小分队一进到当地，郭匪又惊慌逃跑了。张成招断定，这一定是有人暗中告密。

6月27日，郭和尚与陈远和在桃源县崇义乡一保（现桃花源乡）出现，郭和尚患了疟疾，走路直打晃。当地群众看到后立即报告农会，农会当即派人将郭和尚等两人抓获。恰巧小分队的同志也追踪到这里，便将郭和尚等两人押送桃源县城。

追捕郭和尚的小分队，历时一月有余，跋山涉水，先后到过汉寿、益阳等地，他们不怕疲劳，几经周折，终于为湘西人民除了一大害。事后师领导机关为小分队记了集体三等功。至此，桃源县境内匪首捕获殆尽，潜匪土崩瓦解，纷纷投降。我师在湘西转战两个多月，共歼土匪1429人。

郭和尚被押送到桃源县城后，全县人民纷纷要求处死郭和尚。经过同地方政府共同审讯，并报请上级批准，判处土匪头子郭炎死刑。1950年7月4日在桃源县城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大会上，群情激愤，许多人以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郭和尚的累累罪行。会后，将郭和尚就地正法，大快人心。

不久，我师奉命归建，7月下旬离开湘西，开赴辽宁省，执行戍边和准备迎击美国侵略军的任务。

（1992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剿匪

洪 学 智

1949年10月2日，奉中央军委和四野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与第4兵团及两广纵队发起了广东战役。7日，解放粤北要地韶关；14日，解放省城广州；下旬在两阳（阳江、阳春）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4个军又一个兵团部。随后，我军乘胜西进，先后占领罗定、信宜、廉江等地。在这同时，我闽粤赣边纵队乘胜解放汕头、潮安。至11月4日，广东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6万多人。

在广东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即于11月6日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任副主席。9日，广东军区成立（军区机关由第15兵团领导机关兼），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陈光、洪学智、曾生任副司令员，赖传珠、林平、冯白驹任副政治委员，洪学智兼参谋长，萧向荣任政治部主任。接着，成立了潮汕、兴梅、东江、北江、西江、珠江、台山（粤中）、南路等8个军分区。

广东军区成立后，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我们一面组织做好支前工作，打好正在进行的粤桂边战役，以及做好解放海南及沿海岛屿的准备工作；一面调整兵力，部署剿匪，迅速开展稳定新区秩序、巩固社会治安的斗争。

广东，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是匪患严重地区之一。国民党当局败逃之前，布置了大批潜藏匪特，并收编惯匪，纠合反动地主恶霸势力，形成一支以特务为领导、惯匪为骨干、地霸为基础的匪特武装。据当时掌握的数字，全省约有股匪4万多人。再加上被打散的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人数还要多。这些匪特武装，受国民党设在港澳地区匪特机关的指挥，趁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广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利用粤北丛林茂密、山高洞多，南部岛屿罗列的地势，以港澳

为依托，有计划有组织地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各种破坏活动。在粤北地区，有原国民党专员李楚瀛聚集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及由湖南流窜至此的国民党“交警总队第2纵队”，企图夹击曲江，扼制粤汉铁路，断绝我南北交通；在粤东地区，匪首黄治浩、吴超俊、洪子政等率匪众企图以南澳岛为基地，建立袭扰大陆的“海上游击根据地”；在珠江地区，国民党“军统”头目李崇诗、“中统”头目朱克勤等人纠合当地的“大天二”（官僚、恶霸、地主、土匪四位一体的总称），成立“广东突击军”、“游击指挥部”，在珠江口一带进行破坏活动；西江地区，原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黑旗军”头目叶肇等土匪，盘踞于云浮西山一带，经常进行破坏。如果不对这些无恶不作的匪徒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给予歼灭性的打击，我基层政权难以建立，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新区的各项工作也难以展开。为此，广东军区决定迅速组织力量彻底歼灭这些土匪武装，以巩固我人民政权。

剿匪，对野战部队来说是一项新的任务。作战对象由过去的国民党正规军变成地区性匪特武装，这就要根据匪情活动特点周密部署，灵活指挥。我们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匪特武装大都为当地人，语言通，情况熟，扎根深，东逃西窜，时聚时散；而我剿匪部队大都来自北方，不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不懂粤语，加上新解放地区的基层旧政权尚未改造，部分群众在匪特分子的蒙骗威吓控制下，不敢起来与匪特作斗争。这些不利方面都给我们的剿匪增添了困难。

为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剿匪工作顺利展开，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联合向各地区发出指示。要求认真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不能把剿匪当成单一的军事行动；要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地区性治安委员会，协助剿匪；在粤港澳边界及匪区周围组织军民联防，实行封锁堵击，防止匪徒漏网逃窜；将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共同组成剿匪部队，加强联络，相互配合，发挥优势；请地方政府派出人员随同部队行动，担任翻译，开展宣传、瓦解、争取土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样，我剿匪部队就可以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变被动为主动。在兵力部署上，由于当时广西战役正在进行，我留驻后方的野战部队只有1个军，决定首期剿匪以稳定中心城市、维护交通干线为目标，采取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由点到面的办法，分片进行。第一步预定用3个月时间剿灭股匪。第二步广泛开展清匪反霸，挖掉匪根。各军分区与剿匪部队按照这一部署，于11月下旬先后展开了对土匪的进剿。

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因而，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稳定广州治安，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州市军管会、警备司令部成立后，即全力以赴，加紧治理。11月12日，当时兼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同志，在中山纪念堂向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作动员讲话，勉励大家要依靠群众，提高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本领，消灭土匪特务，搞好城市警备，强化社会治安。随后，叶剑英同志又于27日主持召开了广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就肃清匪特、巩固治安、维护交通、恢复生产等问题，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商讨，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会后，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5200多人的市民纠察队，市工会组织了8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在中共广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配合警备广州的第132师官兵与公安部门，实施军、警、民联合巡逻，搜捕匪特，维护治安。经军民3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在城区捕获潜藏匪特300多人，收容国民党军散兵游勇3.92万多人，收缴长短枪2300多支；在广州外围歼匪1600多人，经常在西村一带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所谓“四老虎”、“八大仙”等巨匪均一一落网，曾经在广州黄沙一带及铁路线上长期作案的劫匪集团“飞轮党”也被全歼。剿匪肃特工作的初步胜利，为稳定广州秩序，安定民心，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保证粤汉铁路的畅通，扫除铁路沿线两侧的土匪，是当时剿匪工作的又一个重要任务。为了集中兵力消灭盘踞在粤北地区的土匪，我第48军143师（欠1个团）从江西调到广东韶关，按军区部署与北江军分区部队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这一任务。11月下旬，参剿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弄清了股匪李楚瀛部在连县、连山、连南、阳山一带的设防。此处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参剿部队决定兵分两路，实施南北夹攻，相互策应，力争全歼。12月6日战斗打响，组成北线部队的143师428、429团及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0团，从湘粤边的星子、东城向连县、连南攻击前进；组成南线部队的143师警卫营及北江军分区的独立第11、12团，从英德向西部的大弯、七拱一带攻击前进，最后南、北两线部队合击阳山匪巢。经过多日的追截围堵，匪徒大部被歼。16日，428团3营营长安鸿飞得到2名瑶胞报信，随即由报信人带路，率部队赶至大麦山，在一山洞内将匪“第9军”军长李楚瀛、参谋长于继祖等活捉。此次进剿，共歼匪2300多人，匪“反共救国军第9军”及“交警总队第2纵队”大部被消灭，匪徒依托的“北江游击根据地”被摧毁，从而

解除了粤汉铁路粤北段受到的匪患威胁。

在已解放的其他地区，各军分区也都根据当地匪情，集中一定兵力对最大的股匪进行了围剿。12月中旬，西江军分区与台山军分区的独立团，会同43军129师一部，向盘踞西山一带的叶肇股匪展开围剿，捣毁了匪指挥所，俘匪少将总队长伍继南等800多人。西江军分区独立第13团与野战部队一部，在广宁一带将原国民党广宁县县长陈嗣运带领的股匪200多人包围，迫其全部投降。潮汕军分区部队歼灭吴超俊股匪近300人。东江军分区部队与野战部队配合，先后歼灭盘踞于九连山的原国民党龙川县县长黄道仁为首的股匪2000余人，歼灭钟铁坚、凌炳权等土匪1800多人，俘原国民党广州保安总队总队长杨衍翀等190多人。

珠江一带水网交织，河汊纵横，是土匪活动频繁的地区。为了配合珠江三角洲剿匪工作以及巩固珠江防务，于12月15日成立了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由我兼任司令员。经珠江军分区、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的共同努力，珠江地区先后歼匪6000多人。

由于各军分区及剿匪部队的积极进剿，至12月底止，全省共歼匪2.7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32门，各式轻重机枪600多挺，长短枪1.8万多支。通过对各股土匪的初步打击，维持了治安，保护了交通，为巩固新区、建立政权和支援主力胜利进行广西战役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是，剿匪是一场长期复杂的斗争。1950年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积极策划"反攻大陆"，派特务头子郑介民到香港、澳门整顿大陆匪特武装，派飞机散发反动传单，在汕头、广州、江门等地投弹、扫射。这样，一个时期里，土匪数量骤增，气焰嚣张；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发生，匪情出现了较大起伏。据不完全统计，1月至3月匪特利用春荒和我某些地区征粮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群众，在13个乡掀起暴乱，武装袭击我区乡政权达82起。3月4日，连平县土匪500多人袭击上坪乡政府，使60余名乡政府人员牺牲；24日，北江地区土匪600余人围攻粤北乐昌县城，后被击退。武装匪徒再度猖狂的事实提醒我们，剿匪实际上是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继续，决不可松懈麻痹，掉以轻心。

广东军区司令部针对匪情变化在年初发出剿匪计划后，陆续调整部署，加强了剿匪力量。此时，第41军由桂入粤，我们除组织力量支援解放海南岛及沿海

岛屿之外，令第41军121师与潮汕军分区部队负责夺取南澳诸岛及肃清闽粤边之匪；123师与东江军分区部队负责肃清东江地区之匪；122师与西江军分区部队肃清西江地区之匪。第44军130师负责守备广九铁路并肃清虎门、石龙一带之匪；131师负责警备佛山并肃清佛山地区之匪；132师警备广州。两广纵队负责肃清珠江三角洲之匪。第48军143师负责守备粤汉铁路，并与北江军分区部队共同肃清北江地区之匪。南路军分区，先集中力量保护解放海南的作战物资，搞好支前工作，然后相机对土匪展开进剿。

为了统一对剿匪的认识，尽快消除匪患，广东军区于3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会上，邓华副司令员就剿匪方针问题讲了话。他指出，剿匪就是要剿、抚、挖并举。首先是军事进剿，然后政治争取、瓦解，并发动群众挖匪根。每个团可抽调100人组织工作队做群众工作。赖传珠副政委在会上就剿匪中的几个认识问题和执行政策的问题也讲了话，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充分认识剿匪斗争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各级领导要正确处理剿匪与生产、整编等任务之间的关系，以剿匪为中心开展工作；剿匪中要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正确执行对匪政策，既不可民匪不分，乱捕乱杀，也不可片面宽大，脱离群众。我在会上就广东4个月来的剿匪工作作了总结，并布置了今后的剿匪任务。从总体上看，4个月来的剿匪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一定经验，但与上级的要求还有差距，剿匪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加快进剿。与会人员对军区领导同志的讲话，进行了积极认真的讨论，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认识。会议研究了剿匪作战的特点与相应的战术原则，确定推行剿匪包干制，并订出了剿灭股匪的3条验收标准，即：匪首落网或被击毙；匪众人枪被收清；匪情报联络站被挖掉。达到上述标准，才算完成了剿匪任务。这次会议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解决问题集中，提出措施得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后，各军分区与剿匪部队马上调整部署，立即行动，对省境内股匪展开了全面进剿。

3月下旬，中南军区召开高干会议，我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我汇报了广东的剿匪情况和下一步剿匪部署意见。会议强调剿匪是目前的头等任务，军地必须密切配合，全力以赴；部队生产减少三分之一，以利于集中兵力完成剿匪任务；并确定了重点进剿的方针，以加快肃清股匪。4月上旬，为贯彻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听取了我参加高干会议的情况汇报，决定召开华南分局

扩大会议，请各地区和军分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上，我传达了高干会议精神。叶剑英同志就剿匪问题讲话，要求大家进一步认清肃清匪特、巩固治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对党、政、群众团体配合剿匪提出了要求。为了搞好军地配合，协调行动，会议决定剿匪部队的师政治委员参加地区党委工作，担任副书记。

在中南军区、华南分局两个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各项剿匪措施迅速贯彻，剿匪部队的战斗积极性也更加高涨。仅4月份，就进行大小战斗187次，消灭股匪30股，击溃43股，歼匪5700多人，给土匪以有力的打击，社会秩序逐渐好转。与此同时，从各军分区和野战部队抽调了6000多人组成130个下乡工作队，协助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救灾和民主改革工作。5月，海南岛解放，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剿匪的积极性更高。各地土匪感到前途无望，思想动摇，投降者逐日增多。据战报统计，5月份歼匪9000多人，其中投降自新的约占三分之一多。这表明，宣传胜利形势，对瓦解匪众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了肃清盘踞珠江口一带岛屿上的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及其匪特武装，粉碎敌人"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的阴谋，我江防舰队和131师392团、393团以及珠江军分区炮团密切配合，于5月25日发起了万山战役。我军充分发挥炮火的优势，采取近战夜战，稳扎稳打，逐岛争夺，夺取一个巩固一个的办法，经过激烈战斗，打跨了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及其增援的"第1舰队"一部，摧毁了匪特武装"广东突击军"总部。此役，击沉敌炮艇4艘，重创敌指挥舰"太和"号等12艘，缴获舰船11艘；毙伤敌舰队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等500余人，生俘敌海军及匪特武装上校以下官兵190多人。万山群岛的解放，拔除了蒋介石集团设在我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脚点，疏通了广州向外的海上航道。并使匪特分子设在香港、澳门的基地，处于我严密的监视控制之下，不再具有"任意进出"的可能，为最终肃清省内匪特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对万山战役的胜利给予了表扬，海军、中南军区发来了嘉奖令，勉励我们再接再厉，继续为消灭匪特、巩固海防作出贡献。

在万山战役打响的同时，广东军区为加快剿匪进程，于5月29日召开了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会上，赖传珠副政委、孔石泉副主任分别就剿匪中的政策问题、政治工作问题讲了话。我就4、5两个月的剿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任务作了发言，要求各剿匪部队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严格履行包剿

制度。掌握以攻为主、发动群众、继续清剿的方针，动员全区官兵以突击精神，保证在7月中旬以前完成消灭现存股匪的任务。会议决定6月为剿匪突击月，广泛开展剿匪立功运动。并针对匪势的变化，为加强边沿地带的会剿，彻底堵塞匪徒流窜空隙，对原来的部署作了调整。由122师包剿粤桂边之匪；143师包剿湘粤边之匪；41军包剿潮汕、东江边界地带之匪；44军包剿从化、花县、番禺、宝安、东莞地区之匪；台山军分区包剿电白、阳江一带之匪；西江军分区包剿三水、高要边界流窜之匪；南路军分区主力与391团在消灭廉江、遂溪边界股匪之后，开赴钦廉地区（即合浦、钦州、防城、灵山）加强剿匪。同时，会议提出请地方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取缔与匪勾结、制造事端、掀起暴乱的反动会道门组织“长发党”（又名“黄旗党”）、“忠义党”、“大刀会”等，以教育群众，孤立匪特。并采取措施，整顿民兵组织，防止匪特分子混入。

6月15日，华南分局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批转了军区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各地区认真贯彻执行。强调各地委要协同军分区对本地区的剿匪工作进行仔细研究，周密布置，动员党、政及群众团体一切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积极主动配合部队剿匪。在华南分局的“决定”推动下，军区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精神很快贯彻到了基层。各地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密切配合，对土匪展开攻势。在进剿中，广大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走小路，走夜路，爬山蹚河，经常饿着肚子出击，坚持“日日出动，夜夜不停，山山到人，村村有兵”，适时地把进剿与驻剿、清剿结合起来。并采取“匪变我变”的灵活战术，利用黄昏进村、拂晓等门、夜间堵路、白天搜山以及迂回包围、杀回马枪等办法，穿梭扫荡，反复搜剿，使匪徒藏无栖身之地，走无涉足之路，最终陷入我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据当时的战报统计，1950年上半年共歼匪7万多人，其中仅6月份即歼匪145股、1.5万多人，被匪称为“小台湾”的粤北天井山地区，匪首李谨标等企图凭借山势险峻，工事林立，负隅顽抗。但在我367团铁拳打击下，天井山被攻克，顽匪大部被歼。西江惯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司令陆轰多次逃脱追捕，但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剿匪的情况下，无处藏身，很快就被当地军民活捉。粤东地区匪特利用封建迷信组建起来的“长发党”，在剿匪部队开展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迅速解体，大批受骗入伙的群众纷纷登记自新，仅陆丰县南塘区就有3600多人申明脱离这一组织。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经过4、

5、6三个月的全面进剿，重点打击，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武装股匪基本消灭，社会秩序也转为安定。但潜散匪特尚未完全肃清，粤北、粤西一些地区土匪尚有活动，斗争仍在继续。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随后美国出兵干涉，并派“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直接把战火引向我新生共和国的大门口。此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乘机叫喊“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广东省内的潜藏匪特也蠢蠢欲动。7月中旬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我15兵团领导机构与13兵团领导机构对调，并互换番号，我们开赴东北组建边防军，担负抗美援朝的准备工作。原第13兵团部调来广东改为第15兵团部，并兼广东军区。叶剑英同志仍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样，广东剿匪便在新的领导机构人员指挥下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结束。

回顾建国初期广东剿匪的这段历程，虽然时隔已久，难以一一记清，但广东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齐心合力，表现出的那种敢打必胜的大无畏精神，永远难以忘怀。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这是叶剑英同志生前对年轻一代接班人的寄托和赞美。愿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1993年）

广东剿匪斗争中的第四十一军

欧 阳 文

(一)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再加上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境内岛屿林立、河道纵横、山峦起伏的复杂地形地貌,造成了广东省匪患丛生的情景。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全省共有残匪130多股,约4.1万余人。尽管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土匪的原有组织被打乱,匪首纷纷逃往港澳潜伏,匪众大都溃散隐蔽,但是他们的贼心不死,与人民作对的本性不改,遇有时机,便又死灰复燃。

当祖国大陆基本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仍利用其残存在大陆的反动势力,妄图发动"大陆游击战争",待机里应外合,卷土重来。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内地,除了广泛收编和加委这伙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惯匪外,还纠集国民党军溃败后藏匿起来的反动军官、散兵游勇,以及恶霸地主、混迹江湖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的骨干,等等。他们纠合在一起,打起"反共救国军"、"忠义救国军"、"中国义勇军"等旗号,自封什么"团长"、"师长"、"司令",继续与人民为敌。这些土匪队伍,截至1950年1月底,在广东省内已具有相当规模。其中41军与之作斗争的较大股匪有:活动于罗定县泗纶地区的"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部独立第5旅"旅长李次雄股;盘踞高要、德庆山区的惯匪、被国民党反动派加委为"中国义勇军华南总司令"的陆轰股;粤北的梁猛雄股与"青年服务团"团长谢之股。此外还有粤东的吴大柴股。吴大柴原系粤东惯匪洪之政的同伙。洪于1926年间便啸聚匪众,活动于潮汕一带。20余年来,历经日本侵华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聚集匪众,多达4000余人。他们割据一方,抢劫烧杀,祸害乡里,无恶

不作，并与我游击队死死作对。1949年末，潮汕地区解放，洪见势不妙，遂潜居香港，由吴大柴出面率部“起义”，编入我潮汕军分区，并分别组成第4、第5两个团。不久，吴与国民党派遣特务勾引，率第4团1700余人叛变，渡海盘踞南澳岛，被国民党反动派封为“广州绥靖公署第1挺进纵队司令”，并与国民党驻金门“司令”胡琏勾结。胡派副师长郭梦熊驻岛控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跳板。从上述洪、吴两匪的变迁，足可见广东匪情发展之一斑。

1950年初，他们的疯狂活动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的公然大肆造谣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离间人民群众和我党我军的关系，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制造舆论；有的围攻县城，袭击区乡政府，残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的破坏铁路、公路、河道、渡口，哄抢公粮，抢夺民财；有的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或地方宗族矛盾，煽动农民，制造暴乱，挑起械斗，嫁祸政府，滋扰民生。总之，广东大地（特别是农村）被这帮反动家伙闹得乌烟瘴气，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受到严重的障碍。正如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土匪不肃清，社会秩序不能安定，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安全；土匪不肃清，群众不能充分地发动，土地改革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建设也不能很快发展；土匪不肃清，也影响到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

为了完成广东剿匪和守卫海防的任务，1949年12月，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41军奉命进驻广东。次年1月中、下旬，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军部驻惠阳（现惠州），121师驻潮汕地区黄岗一带，122师驻西江地区高要一带，123师驻东江地区淡水一带。当时，41军军长是吴克华，我任政治委员。

我军进入广东后，根据中南军区1月提出的“剿匪、整顿、生产三大中心任务，以剿匪为主”的指示，和广东军区关于6月前消灭股匪的要求以及15兵团的有关部署，军党委在广州市召开党委会，讨论了剿匪作战任务，决定：除以少数部队守备海防外，主力在东江、西江、北江、潮汕地区展开剿匪（同年2月和8月，又以部分主力，分别渡海解放南澳岛、南鹏岛）。由于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歼匪2.5万人的胜利，基本肃清了上述地区的股匪和公开活动的匪特，协助地方政府建立和改造了基层政权，发动了群众，安定了民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为以后进行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也有力地巩固了

我广东海防前线阵地。

（二）

从各个时期匪情的变化和剿匪斗争的特点来看，我军剿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重点进剿阶段，对大股土匪实行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围剿；深入驻剿阶段，对土匪盘踞和活动的地区，派驻部队，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土匪；分散清剿阶段，对溃散潜伏、伪装起来的土匪，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加以肃清。

重点进剿阶段

1950年1月下旬，除121师准备攻取南澳岛外，其他各部已在各地区展开进剿。在匪患较为严重的西江地区，我122师首先集中8个营的兵力，采取奔袭合围的手段，将盘踞在高要以北，水南、七坑、下坪山三角地区，以陆轰、张大杰、许锡基为主的匪"中国义勇军"600余人击溃，歼匪262名，击毙匪首许锡基。后于2月初，在西江北岸高要、德庆、封川、开建、广宁、四会等县，展开全面进剿。先后达一月之久，歼其主力，余匪溃散或由大股化为小股，分散潜伏活动。分布在东江地区的小股土匪，经我123师各部进剿后，化整为零，暂时消声匿迹。

经过充分准备。121师于2月23日渡海，在潮汕军民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南澳岛，取得了毙伤敌27名，俘敌1300余名，缴获长短枪1200多支、各种机枪56挺、汽船3只等的重大胜利。南澳岛是粤东近海的一个岛屿，北距粤东的海山岛3海里，西距汕头24海里，东距福建的东山岛20海里，距台湾260海里。此岛向为海盗、惯匪盘踞之地，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两次进占该岛，作为进攻潮汕地区的跳板。由此可见它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此次我军攻克南澳岛，不仅剿灭了盘踞岛上的土匪，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此岛作为"反攻大陆"前哨的阴谋，有力地保障了粤东海防前线的安全。另外，由于我军解放了南澳岛，潮汕地区的土匪因而失去了指挥枢纽，只好转向分散潜伏。

土匪经我第一次军事打击之后，我军进剿的所有地区曾出现了一个暂时的表面平静现象。但3月至4月上旬，广东各地区匪数又急剧增加。如北江地区

英德、阳山、清远3县，土匪由2000余人增至6000余人；西江地区由3000余人增至6000余人；东江地区也增至2600余人；潮汕地区400余人。他们四出蠢动，疯狂气焰达到高峰。匪患严重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华浪潮，蒋介石重新登台，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派遣匪特（包括许多主要匪首在内）潜入内地，组织与勾结土匪作乱。我军有的剿匪部队在战术上使用兵力不够集中，执行政策上有时对匪特过于宽大，各地剿匪工作发展不平衡，也使匪特有机可乘，钻隙流窜。加之广东与港澳紧相连接，给匪特时聚时散、钻进钻出带来了有利条件。我们还没有掌握住土匪的活动规律，特别是没有挖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针对这些情况，我军在中南军区和广东军区分别召开的高干会议以及首次剿匪工作会议之后，于4月中旬召开首届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关于1950年中南军区武装部队工作任务”，对剿匪任务作了专门研究。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要求各级把剿匪当作“我军当前最主要的严重的紧急任务，一切生产、整训工作，均应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来进行”，强调部队要工作队化，并规定了包剿、包打、包发动群众的“包干制”，等等。所有这些，对以后的剿匪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1月至3月，我军即根据各进剿地区的匪情，组织和展开了重点地区的进剿工作：

在西江地区，122师在平息了封川县渔涝、杏花两地暴乱之后，即将主力转向西江南岸，于3月中旬集中6个营的兵力（包括西江军分区部队），对罗定、泗纶地区进行重点进剿，先后10余天，给叶肇、李次雄、严博球、陆轰等大小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随后就地展开跟踪追剿。4月，以日行140华里的速度，奔袭粤桂边岑溪、根竹一带的股匪黄星耀部，并将其击溃。两个月来，西江地区的土匪，在我重点进剿和“包打包剿”下先后被歼14股，溃散89股，共歼匪3000余人。

在东江地区，123师以增城、龙门、博罗、河源地区，陆丰东北上砂地区，惠东坪山和多祝地区为重点，先后合击增城地区“华南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歼匪300余人；平息了陆丰上砂村的暴乱，沉重地打击了活动于多祝一带的土匪李改、谢乃扣股，残匪被迫分散潜伏。

4月底，除留369团于原地外，123师率367、368两团，进剿北江地区英德、阳山、清远一带土匪。5月初，该师首先以2个营的兵力，由清远至阳山，布成一

条防匪西窜的封锁线后，即在腹心地区有重点地反复进剿，予较大的股匪梁猛雄、谢之、黄来、陈大春等以沉重的打击，匪首谢之、陈大春以下700余人先后被迫投降。6月上旬，该师除留少部兵力，配合工作队于腹心地区继续开展工作外，主力分别转向乳源、英德边界的被匪特吹嘘为“小台湾”的天井山及清远南石角坑两地，围歼了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的土匪梁耀忠部、刘郎林部。至此，北江地区之英德、阳山、清远各地已无百人以上的股匪。

我121师于2月解放南澳岛后，即与潮汕军分区以及地方政权，组织了统一的剿匪机构。于四五月间，在闽粤边的饶平、诏安地区，惠来、普宁、陆丰3县交界的大坪山区，澄海县的桑浦山区，重点进剿，歼匪300余众，击毙匪首吴思义。之后残匪化为星星点点，分散隐蔽活动。

深入驻剿阶段

5月以后，我军各进剿地区的匪情有了新的变化：较大的股匪已基本打散，分成小股流窜于边沿地区，继续乘隙为患；匪首带着10几个或几十个骨干亲信隐蔽活动；余下的匪众“群龙无首”，向我投降者日渐增多。这一变化的产生，除因我军积极进剿，予匪以强大军事压力外，还由于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得到整顿巩固与充实，工作中某些偏差逐步纠正，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人心和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等等有利因素所促成。

广东军区根据匪情的变化，于5月末召开了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确定除个别地区及某些边沿地区仍组织较大的军事进剿外，其他地区改为政治进剿为主，以军事上的深入驻剿，达成政治进剿的目的。并决定6月份为剿匪突击月，以突击精神和行动保证6月底、最迟7月上半月完成消灭股匪任务。我军根据会议精神和进剿地区的情况，于5、6两月先后转入以政治攻势为主的驻剿阶段。

在此阶段，我军把驻剿分队变成武装工作队。在原基础上，扩建组织，充实骨干，先后以1400余人组成49个工作队。参加工作队的队员，绝大多数是优秀或较优秀的干部、战士，其中班排干部占2/3，党团员占80%以上，有些单位派出团政治处主任、营连政工干部、各级民运负责干部担任队长或组长，其中有的还在县、区、乡地方政权中兼有职务。此外，各工作队都建立了党团支部，规定了必要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是保证工作队顺利完成任务的重要一环。

367团的4个工作队，曾在工作区内，集中于一个重点村，以半天学习、半天工作的办法，学习一点，实践一点。如学习划分阶级成分后，便立即分头进村调查，搜集情况，然后集体讨论、评议。经过这样7天的实际学习，才回到各自的驻点工作，确保了工作质量的提高。

工作队建成后，以此为骨干，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重点地选择匪患较为严重的乡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组织生产渡荒，以及改造农村政权，建立农、青、妇以及民兵组织等工作。由于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效，群众得到了实惠，从亲身感受中了解和体验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亲切地把我军和穷苦农民比喻成“一个娘生的兄弟”，伸出拇指夸赞“大军顶呱呱”。由于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剿匪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比如，不少乡村的民兵组织积极调查匪情，有的还主动帮助部队清匪、剿匪。某县碧云乡民兵除积极参加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外，为了控制释放回家的土匪，还实行了“签到制”，令他们每天到农会签到一次，报告自己一天的劳作和活动。某县隆平乡民兵，曾自动捉匪8名。匪首刘景云被部队捉到后，没看押好，逃跑了，乡里的民兵就自动包围山林，把刘匪捉回来；以后刘匪又跑了一次，还是在民兵的协助下，再次将其捉拿归案的。据惠阳、河源、紫金、龙川、和平、连平、龙门、增城、博罗、海丰、陆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从3月至9月，民兵单独剿匪68次，配合部队剿匪32次，毙伤俘匪230名，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150余支。许多指战员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的确已清楚地看到群众的真实力量了。”正因为有群众的密切配合，所以仅122师，在一月余的剿匪中便取得了歼匪1000余人、缴枪200余支的重大胜利。

在这一阶段，部队除了掌握一定数量机动兵力，继续进剿股匪外，其余则实行工作队化，以团、营、连为单位，按照地区划分任务，实行“包干”（包剿、包打、包发动群众）；以班、排为单位，向面上铺开，实行“村村有兵，山山控制”，结合群众性的剿匪斗争，向土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政治攻势中，主要实行对土匪的“攻心战”，使其从精神上完全解除武装。同时亦可达到动员群众，提高信心，打消顾虑，助我剿匪的目的。在方法和内容上，主要有：通过写标语、发传单、送劝降信、开各种会议、进行个别谈话等方式，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宣传剿匪的胜利；并针对匪特的谣言，予以有力的驳斥，以

打消其对美蒋的幻想；表明我军“土匪不清，决不收兵”的决心，绝其负隅待机复辟妄想；宣传我党剿匪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缴枪投降，宽大处理”、“继续顽抗，坚决消灭”，以促土匪的分化瓦解。这些宣传，要求做到村村开会，家家过问，人人知道。许多地方还做到了标语上山，传单入洞。有的在村头、要道、集镇等地普遍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收降自新土匪。对少数通匪、藏匪、资匪的反动地主、豪绅，实行群众性监视，使匪断绝情报和物资来源。

在我军各进剿区，经先后数月驻剿，除英德、阳山、清远地区仍有小股土匪外，其他各地的重要匪首，有的被俘，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潜逃港澳；次要匪首有的就地隐蔽，有的向我投降。这一阶段，我们深感剿匪斗争必须正确运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政治瓦解与军事搜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做到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打拉结合，如此才能奏效。

分散清剿阶段

土匪之所以剿而不清，除有国民党匪特的派遣与策动外，主要由于他们在农村中有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的支持，这是土匪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广大农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时，他们便混杂在群众之中，伪装起来，使部队难以辨认。在驻剿阶段中，虽有部分匪首和大批匪众向我投降自新，但仍不能断绝匪源，根绝匪患。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潜伏的匪首，极其反动、刁顽，他们仍有藏身之处。有的利用宗族之间的历史矛盾，挑起械斗和纠纷，唆使群众把矛头指向新生的政权，并直接干扰我军的剿匪工作，以达到掩护自己或浑水摸鱼之目的。因此，捕尽潜散匪特，挖掉匪根，不充分发动群众是不行的。鉴于上述情况，我军各部，除北江地区和沿海岛屿外，于7月以后先后转入清剿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以发动群众为主，把清匪与反霸斗争结合起来，把清匪与减租废债等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使群众发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使清剿匪特的斗争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随着清匪反霸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各种群众性组织，如农会、民兵自卫队等得到进一步加强，使我剿匪工作有一个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在此期间，群众积极报告，协助或自动捕捉潜匪，以及规劝土匪自新投降等，对早日肃清残匪作出了应有贡献。如一个年过半百、与土匪有杀亲之仇的群众，伪装外出卖菜，将密报匪情的信藏在菜筐底下，混过了土匪岗哨，从20里

以外赶到部队。然后，又带路帮助部队剿灭了这股土匪。阳山县忠洞村有两个群众，为了捕捉匪首江柏年，远出70余里侦察。在探得江匪的足迹后，马上留一人暗中监视，另一人立即返回向部队报告。又如，某县九坑乡最后消灭股匪张金七部，并活捉匪首张金七，就是由群众张玉生的检举而取得的。

在发动群众开展清剿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向伪乡保甲长、土匪家属以及自新土匪的教育和宣传。如，龙门铁岗一位老妈妈听了部队的政策教育后，感到自己的儿子当土匪是极大的耻辱，便亲自带领部队上山搜捕。土匪谢铁仔的父亲，也因为我军对降匪政策的宽大，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我宁可让他回家吃地瓜，也一定要把铁仔找回来。"第二天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谢匪，并把他拉回来自首。364团1营在广宁县江屯召开伪乡保甲长会，在反复宣传政策后，凤凰圩的伪乡长在会上当即交出了全乡土匪名单；伪保长江德生第二天带土匪10名前来自首；大湘乡伪保长在会后就将当土匪的兄弟找回来登记。再如，366团5连在对匪首卢义士进行教育后，立即予以释放。不久，卢将70余名匪众带来投降。杜波股匪中向我自新者，经过教育，自动带路，协助我军将隐蔽山林的50名同伙捉拿归案。

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军民协力，布下天罗地网，再狡猾的土匪也逃不脱覆灭的下场。364团一次进剿散匿于山区的匪众时，首先派兵守住道口，然后组织轻便机智的小分队进山搜剿，使土匪无处躲藏，只有投降之路。匪首欧子才投降后供称："大军搜山，我们很紧张，吃不饱，睡不安，想来想去，只有投降自新，才是出路。"匪首董辛荣在我军事压力下，开始企图乘夜潜逃，但处处皆兵，怎么也逃不出人民的手心，最后只好乖乖地投降。像以上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是非常多的。与此同时，我军各进剿部队还组织了少数精悍小分队，身穿便衣，携带短枪，在土匪出没之处秘密进行活动。发现线索后，立即组织跟踪捕捉。残余匪特在我追捕下，有的束手就擒，有的投降自首，极少数被迫潜逃港澳。

8月9日，我122师364团3营在粤中分区部队配合下，攻克南鹏岛，取得了俘匪首黄恩甫、王贵以下395名，毙伤土匪16名，缴获长短枪197支，轻重机枪18挺，迫击炮1门，电台1部，汽船1只，以及大小帆船17只的重大胜利。黄、王是粤中地区著名惯匪，横行20余年。大陆解放后，在澳门敌特机构指使下，跨海盘踞南鹏岛（位于阳江县东平圩正南约13海里），掳掠过往渔商船只。南鹏岛的

解放，既剿灭了土匪，又拔除了大陆残匪逃匿潜伏的一个巢穴，对我军完成剿匪任务、巩固边防海防是有重大作用的。

由于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美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可能袭扰我沿海。1950年9月，我军奉命，除少数部队及原有工作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和地方部队继续清剿匪特外，主力则集中粤东沿海，于1951年1月全军进入潮汕地区，担负守备海防和进行整训任务。

（三）

我军之所以能够完成剿匪任务，主要是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中南军区、广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以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并取得了当地党政机关、各军分区部队的有力配合，积极支持的结果。

在完成剿匪任务的过程中，广东各地区及其所属的各级党政机关，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我们并肩战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地方干部中，有许多来自粤桂边、粤赣湘边或闽粤赣边游击纵队，粤中纵队以及著名的东江纵队，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同当地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不但熟悉地形民情，而且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他们帮助下，我们首先克服了语言方面的困难，密切了群众关系，为完成剿匪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地方党政机关和干部的有力配合，光我们部队，是很难顺利完成剿匪任务的。

当然，剿匪任务的完成，和我军各级指战员、工作队队员的积极作战、机智灵活、吃苦耐劳、勇于献身，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工作中坚决贯彻了“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坚决执行了包剿、包打、包发动群众的“包干制”。他们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爬山涉水，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助民劳作，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纪律，克服种种困难，包括语言上生活上的困难，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团结群众，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为我军增添了新的光彩。

指战员们的剿匪积极性高涨，来源于思想认识的提高；而思想认识的提高，又在于思想教育的深入细致。开始，不少指战员对剿匪有“临时观念”、“帮忙思

想”。还有的认为:“打大仗轰轰烈烈,立功当英雄。剿匪人生地不熟,有劲使不上”等等。少数指战员进入广东后,滋长了怕继续吃苦的想法,因而对下乡剿匪有畏难情绪。也有的指战员认为,蒋介石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这几个星星点点的蟊贼算个啥,“杀鸡还用牛刀”?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针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指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的剿匪不仅是社会治安的问题,而且是彻底消灭敌人、巩固革命胜利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因为今天的土匪不是别的,而是国民党遗留的反动武装,他们的猖狂活动,直接指向革命,指向政府,指向人民。因此,绝不应把剿匪看成什么临时的“帮助”,而是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不把土匪剿灭,土改就无从实施,我们已取得的胜利便无法巩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不能彻底完成。部队在进入土匪活动地区后,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让大家耳闻目睹匪患的猖獗和灾难,再结合回忆自身过去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思想顿时豁然开朗,剿匪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与此同时,各部队开展了立功运动,使这种积极性得以持续蓬勃地高涨,并不断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成为完成各项任务的动力。

(1991 年)

北江两岸荡穷寇

——回忆粤北剿匪斗争

邬 强 黄 业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广东军区宣布成立。紧接着，粤北地区于1949年11月成立北江军分区，到1952年4月，我俩先后在北江军分区担任司令员。粤北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汉、瑶、壮等多民族聚居。我人民解放军席卷华南大地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残兵游勇、官吏政客逃入偏僻山区，结伙成股，因而粤北地区建国初期匪患冠广东全省之最，剿匪斗争成为北江军分区成立后的首要任务。

粤北地区的剿匪斗争，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143师、第41军123师、第44军132师等部队先后同我们北江军分区部队一道参加。从1949年11月起，至1952年12月，历时3年2个月，靠上级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支持，终于荡平了穷寇，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了粤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几件往事记忆犹新。

首战连阳全歼“反共救国军第九军”

粤北地区西部的连县、连山、连南、阳山4县，称连阳地区。我解放大军在解放广东的战役中，勇猛疾进，追歼逃敌，暂时无暇顾及偏远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入连阳地区较多，计有从坪石退到连阳地区的交警总队2000多人，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17团300多人，国民党军第63军残部，保4师残部及各县警备队、保警队、护航队、乡卫队等，合计约4000余人。这些乌合之众，在国民党军第5兵团中将副司令李楚瀛的纠合下，闹哄哄地组成了“反共救国军第9军”，成为连

阳地区以至广东境内一大土匪集团。

李楚瀛，广东连县三江镇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历任国民党军第23师少将师长、整编第3师师长、第5兵团副司令官、第31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兼第85军军长，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共老手。解放战争中李楚瀛部被歼。随后李潜回连阳地区，出任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连县县长。国民党军败退时，委任李楚瀛为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军长，下辖3个师、9个团。其兵员来源，除收容国民党残部外，还将国民党连阳4县的党政机关纳入战时军事体制，强行"三丁抽一"，扩大征兵；还勾结地主恶霸，滥杀无辜，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们在国民党兵败山倒之时，仍不甘失败，企图凭借连阳地区与我周旋，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事实表明，剿灭李楚瀛匪部已成为北江分区的当务之急。

1949年11月下旬，北江地委、军分区、第143师领导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首先歼灭李匪有生力量，主攻目标是李匪指挥所连州城和李匪老家三江镇；实行穷追猛打，力争在连阳地区就地歼灭，不让匪徒窜到广西去。为了实现这一作战目的，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明、参谋长黄云波，143师参谋长王中军、政治部主任吕琳组成前线指挥小组，统一指挥剿灭李楚瀛匪部的战斗。其部署是：以第143师的428团、429团和分区第12团及连江支队组成进剿部队，分北、中、南3路进军，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北路是428团和连江支队7团，由143师参谋长王中军指挥，从湖南宜章黄沙堡出发，经周家岱、连县天光山、东坡，直插三江后背山，扼守鹿鸣关，堵住匪军西进连山的道路；中路是军分区12团、连江支队10团和143师1个炮连，由12团副团长吕广先指挥，从乐昌坪石出发，经大路边、星子镇直插连州城，如敌人弃城逃窜，即组织追击，在追击中歼灭敌人；南路是军分区暂编3团、429团2个营及连江支队第4、6团，由军分区参谋长黄云波指挥，从英德出发，经西牛、九龙、黄花攻击梁猛雄部，尔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阳山县城，消灭阳山李谨标的反动武装，另一路穿插到三江南侧，配合428团围歼李楚瀛主力。

在迅速做好战斗准备的同时，我前线指挥小组向李楚瀛部发出通牒，敦促其放下武器，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我前线指挥小组于12月5日命令部队按计划行动，开始了剿灭李楚瀛部的连阳之战。

北路部队于12月6日经天光山、桐木冲到达黄洞山时，获悉前面的梁家水

村驻有从湖南溃退下来的原“东北中长路交警总队”600多人，即分兵3路包围该敌。敌发现退路已断，拼死顽抗。傍晚我夺取了敌南炮楼。天黑后，我军发挥近战夜战的本领，同敌展开巷战，将敌分割包围，切断其联系。这时，群众找来大量的辣椒粉和石灰，战士们把它包扎在手榴弹上，一批一批地投入敌指挥机关的大祠堂内，敌人被辣椒粉和石灰呛得哭爹喊娘。7日凌晨1时许，在我政治攻势配合下，敌总队部和各据点守敌先后投降。此战计毙伤敌200余人，俘“交警总队”上校总队长申学忠以下官兵440余人，缴轻重机枪35挺、炮2门、长短枪500余支、电台2部。

梁家水村战斗结束后，北路部队直扑李楚瀛老巢三江。沿途消灭驻新岩村国民党军1个连，并占领鹿鸣关，完成迂回任务。7日下午，北路部队从东、西、北3面发起攻击，解放三江镇，毙敌营长莫家铨以下多人。8日下午北路部队进入连山县，国民党军第26师副师长兼连山伪县长卢泽广弃城潜逃，连山县城守敌无条件投降，计俘敌第76团副团长卢泽洽、“连山县自卫总队”总队长蒋友森以下256人。北路部队遂于12月10日开进连山县城永和镇，堵住李楚瀛部向西逃跑的道路。

中路部队于12月6日半夜包围星子镇。7日凌晨向敌发起攻击。敌人慌作一团，从南面仓皇逃窜。我即向连县县城连州方向追击。晚上，中路部队从南、东、北3面包围了连州城。驻守连州的李楚瀛获悉三江已被解放军占领，知道自己难以守住连州，因而乘我围城部队尚未合围之机，率领党政官员、保警队、护卫队、便衣队等700多人，从连州城南门渡河，经乱窑岗、九陂向黎埠逃窜。我中路部队进入连州城后，马不停蹄，向黎埠跟踪追击。敌人意料不到我部队这么快就追赶上来，仓促应战。在我猛烈攻击下，李楚瀛抛弃部属，带领亲信随从100多人向瑶山逃走。其他敌人失去指挥，四散溃逃，大部分当了我军俘虏。

南路剿匪部队分兵两路直捣阳山。12月7日，迫使“反共救国军”驻英德西牛的1个中队100多人投降。9日解放大湾。10日，迫敌驻青莲的“反共救国军”团长陈子模率该团一部向我投降，缴获一批武器。此时，英德全境获得解放，国民党在英德9个番号的残部全部被歼。14日南路部队解放阳山县城，匪“反共救国军”成家球中队60多人投降。我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精神，立即向瑶山进军，围剿李匪残部，不给敌人有喘息机会，在追击途中歼匪数十人。

我军各路部队进入瑶山，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无犯，自觉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群众，尊老爱幼。同时，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群众消除了顾虑，主动协助围剿残匪。12月16日，一位知情的南排瑶胞向428团3营报告了李楚瀛的下落，并愿意带路。该营立即组织部队出发，下午5时包围了李匪隐藏的山洞。前哨班在班长钟炳南带领下，乘当时阴雨雾大的天气，爬到匪哨兵身边，冷不防缴了哨兵的驳壳枪，接着向山洞鸣枪警告，边喊："缴枪不杀！"李匪自知难以脱逃，带少将参谋长于继祖等亲信官兵40余人爬出洞口，向我军投降。

连阳战斗历时11天，全歼李楚瀛的"反共救国军第9军"和"交警总队"共2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各种炮10门，长短枪2000余支，大洋4万余块。我南路部队还歼灭了英德境内的其他小股残匪，毙伤俘敌官兵727人，缴机枪19挺、六〇炮1门、各种枪1173支。

连阳之战，在粤北地区拉开了剿匪斗争的序幕。

分片包剿　围歼股匪

李楚瀛的"反共救国军第9军"这个大的土匪集团被歼，仅仅是粤北地区剿匪斗争的开始。当时，粤北地区还有土匪72股，共约5100余人。到1950年春，这些散落各地的土匪又陆续增加到120股、1.3万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区遭到土匪袭击的县城1个，区政府15个，乡政府65个；土匪伏击解放军和杀害我区乡干部、群众共152人，并大肆抢劫我粮仓、税所、银行、商店，拦路劫掠群众财物，奸淫妇女，破坏交通，无恶不作。清远、乐昌两县的匪情尤为严重。清远县设5个区共49个乡政府，其中遇到匪徒袭击的有龙山、山塘两个区政府和31个乡政府，土匪杀害我区、乡干部37人，捉去我干部34人，其中有14人被杀害。乐昌县城和3个区政府及15个乡政府遭到匪徒的袭击，土匪杀害我县、区干部30余人。乐昌和英德铁路多次受到匪徒的破坏，过往客车受到抢劫，甚至乘车人员遭杀害，城乡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影响了城乡人民的物资交流供应。土匪猖獗的原因在于：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一股反苏反华的浪潮，以图诋毁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产生的政治影响；台湾蒋介石重新登台，加紧了"反攻大陆"的

宣传和破坏活动；国际上风云变幻，国内则沉渣泛起，内地潜伏的敌对分子又活跃起来。而我军野战部队正忙于解放海南岛等沿海岛屿，维护大中城市及铁路交通干线的安全，地方部队正忙于整编，一个时期，我们对匪患严重性估计不足，剿匪不够得力，因而使得土匪有空可钻。面对上述严重匪患，我们当务之急是肃清土匪，巩固政权，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于1950年3月召开剿匪会议，明确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土匪不灭，决不收兵”。规定了“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剿匪方针，采取分片包剿的方法，集中全力，全面进剿股匪。为加强粤北地区的剿匪力量，广东军区还决定调正在惠阳地区执行任务的123师的2个团参加粤北地区剿匪斗争。

根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剿匪会议精神，粤北地委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伍晋南主持下，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华南分局、广东军区有关剿匪的指示。分区司令员黄业在会上介绍粤北匪情，作了以剿匪为中心任务的发言。会议决定围绕剿匪这个中心任务，动员党、政、军、民力量，加强一元化领导，清除匪患，保卫政权，保护群众生产，完成支前任务。

紧接着，北江军分区于4月27日至30日召开党代会，认真贯彻军区剿匪会议精神。会后，军分区3个团和16个县大队协同143师、123师，对粤北之匪实施分片包剿，围歼股匪。根据股匪的分布地域，划分4个重点区，分工包剿。

143师剿匪部队，在分区11团及6个县大队的配合下，对盘踞乐昌、乳源、仁化、曲江、南雄、始兴之匪实施围歼，重点围歼敌“反共救国军第4军”。该军军长林显，副军长兼“10师”师长何康民，参谋长兼“11师”师长董超云，“2师”师长黎元勋，下设若干个团，活动于粤北6县，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至9月底，林显全军土崩瓦解。此战共歼俘匪4306人，其中歼师级匪首1人、团级7人、营级14人、排级67人。对俘获的土匪骨干分子，集中于乐昌分批集训，促使其悔改，对罪大恶极的顽固匪首则坚决严办。这样对分化瓦解土匪起了积极作用。

123师于1950年4月下旬调入清(远)英(德)阳(山)地区。在3个县大队的配合下，该师首先以两个营的兵力，由清远至阳山边境形成封锁线后，即向东压缩。在我军事搜剿与政治攻势下，迫匪团长陈大春等人率领700余人缴械投降。随后，匪团长谢之、政委邱思贤以及匪大队长谢芳等股匪向我军投降。至9月

底，共歼匪3608人，其中击毙土匪188人，内有匪团长2人、营长3人和连、排长42人；俘匪550人，其中有正副支队长2人、正副大队长4人和正副中、小队长61人；向我自首的土匪2870人。

1950年3月中旬，粤赣湘边纵队直属第4团（欠第1营）奉广东军区命令，从市桥调清远源潭镇整编。在北江军分区黄业司令员主持下，和北江第1支队5团合编为北江军分区第10团，共3个营、11个连。该团组建后，兵力部署是：3营以两个连担任追歼英德下砜、英佛两县边界邓德明、邓飞龙、陆忠良股匪；另两个连担任追歼横石塘李富股匪；而以主要力量，即该团团直及1、2营，对滃江地区的谭砥纯、李再芳股匪实施围歼。经过50多天的军事追剿与政治攻势，共歼匪348人，其中击毙18人，俘70人，促其投降、自新260余人。5月上旬，该地区剿匪任务移交给123师368团1营负责。

北江军分区担任包剿两个重点地区之股匪，9团包剿连阳地区股匪，10团包剿英德下砜及英德、翁源、新丰、佛冈4县边界之股匪。

根据土匪分散活动的情况，我们的剿匪方法亦以分散对分散。在土匪活动地区，我军组织民兵，张贴布告，散发传单，造成浩大的剿匪声势，对重点山区、村庄进行反复搜索，给土匪以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压力。部队用小分队形式活动，根据土匪多在夜间流窜的情况，在土匪常走的小路设伏、跟踪，加强对土匪活动情况的侦察，发现匪穴，立即围歼。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争取、教育匪属，动摇瓦解土匪。这些方法效果很好。10团1营4连在搜剿卢家豪股匪时就采取了这种打法。卢家豪是英德青塘人，任伪自卫大队大队副、联防大队长。他先后杀害我游击队员、革命群众25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解放前夕上山为匪，自任英、翁、新3县边区"反共救国军独立支队"司令，活动于英、翁、新3县边界。1950年7月，1营4连以班为作战单位，在卢家豪股匪出没的小村庄及单家独户设伏。卢匪及其参谋长周瑞波等10余人进村找粮食，当即被我伏击，毙匪徒3人，活捉匪部参谋长周瑞波等以下8人，卢匪逃脱。8月2日，我1连排长张利带4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寻找卢家豪的下落。当晚到达周陂腾山张屋村，在我原游击队地下交通员张伯协助下，了解到茜坛地主许欢昌与卢匪素有来往。于是张利等同志连夜找到许欢昌家中，假称是同卢家豪失去联系的部下，并从中获悉卢匪还有20余人，正在马安山附近村庄。于是，张利集合全排，于拂晓包围了

马安山江屋和英屋，用两挺机枪封锁江屋、英屋大门。卢匪垂死挣扎，向我猛烈射击。我部班长林忠不幸中弹牺牲。战斗持续到8月4日上午9时许，一名土匪企图从屋背后逃走，被我抓获。经审讯，获悉匪首卢家豪共18人被我包围。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土匪终于动摇了，一个个放下武器，举起双手向我投降。但卢匪仍躲在隔墙内不肯出来。战士们遂向隔墙内投掷手榴弹。卢匪因多处受伤，不得不从隔墙里爬出来。解放军活捉了卢家豪，当地群众奔走相告。卢家豪手下的300余名土匪眼看大小头目被捉，大势已去，纷纷向我军投降自首。此战，我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卢家豪股匪。

1营2连的两个排，在副连长王志忠、指导员万培安率领下，开赴新丰西区河田。在副区长潘仕杰工作组密切配合下，到路下村围剿该地区之股匪潘伯恭、潘毅、潘名仔、陈访如、潘实英等匪首。

该连进驻路下村后，以班排为单位，白天到附近村庄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夜间分头守关卡、道路，伏击土匪，从政治宣传到军事行动全面向土匪展开攻势。经过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和进行拥政爱民活动后，干部、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群情振奋，许多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投身到剿匪工作的行列，有一些一度误入歧途当过土匪的人也纷纷投降自首，使土匪陷入四面楚歌的重重困境之中。该连抓获了土匪的情报员潘亚耀，在审讯中，反复宣传我军政策，摆明利害关系，收到了良好效果，潘供出匪首隐蔽地点在万坛村后山，并答应给我军带路。我1营2连立即出动。部队搜索到半山，隐蔽在山窝的土匪发现被我包围，仓皇逃窜。连领导立即组织部队合围冲击，展开一场激烈枪战，活捉了匪支队长邓仲实（外号湿水米）。匪大队长潘捷如、副官潘德、中队长潘顶仰等见无法逃脱，向我投降。受伤的匪中队长潘帝惠也被抓获。这次战斗捉获了该股土匪的主要骨干；部分逃散的匪徒，在我政治攻势和政策的感召下也纷纷返回自首。

活捉邓仲实不久，我发现伪保长叶惠生与匪支队政治部主任潘毅有联系。经副区长潘仕杰向叶惠生讲明政策，做工作，促使叶供出潘毅等5人的隐蔽地点风坑。于是，我连长石明叫叶带路，率领部队于天亮前包围风坑村，抓获匪支队长潘伯恭、政治部主任潘毅和中队长罗力子、潘步须等4人，但匪大队长潘实英趁夜暗潜逃。根据情报，第三天傍晚我派出小分队潜入潘的家里，深夜潘实英果然摸黑回家，即当被我抓获。几天后，新岭背村一农户被抢劫。当时分析很可能

是潘名仔所为，于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全面搜查。南坑村一民兵在水礁寮里发现饭锅里有许多块含血迹的猪肉，群众判断是潘名仔食剩的，估计潘就藏在附近山坡草棚里。于是部队立即出动前往围捕，将潘名仔擒获。

在审讯中，潘匪供出了以他为首的地下组织英新佛地区“反共地下青年军”，合计120人。我立即出动，将其全部捉获。2连历时两个月，共歼灭瓦解匪徒280多人，肃清了新丰西区的土匪。

在此期间，该连2排在兼营农场生产的同时，在翁城郊区歼灭了王朝昌土匪中队长以下60余人。3连担任围歼潭头地区股匪时，举办匪属训练班，提高了匪属的思想觉悟，他们纷纷上山寻找一度误入匪伙的亲人回来投降自首，计有100多人在亲属劝导下回来投诚。10团1营胜利地完成了包歼英翁新佛4县边境的剿匪任务。3营追歼邓德明、李富股匪时共歼匪200余人，仅匪首李富等逃脱。11团仅6月份就出动剿匪269次，歼匪138人。9团在地方县区工作队密切配合下，对连阳地区之股匪廖耀庭实施围攻，歼其一部，其余溃散，有的则向我区乡政府投降自首。

1950年1月至9月，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我驻粤北人民解放军，对粤北股匪实施全面清剿，共歼土匪2万余人，大股土匪已被击溃打散，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但还有不少被打散的土匪未被消灭，特别是一些匪首没有抓获。他们一有机会就重新集结，为非作歹。因此剿匪任务仍十分艰巨。

捕捉匪首　根除匪患

1951年初，黄业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邬强调任北江军分区司令员。此时，在粤北剿匪的123师早在1950年9月调往粤东，143师亦于同年11月调离北江，剿匪任务由北江军分区所属部队单独担任。上级要求对北江土匪限期肃清。北江地委、分区召开会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行包干制，提出：不仅要歼灭匪众，还要捕捉或歼灭匪首才算完成剿匪任务。接着分区召集各团领导干部开会，明确剿匪为全区部队的中心任务，必须加紧肃清现有残匪。为此，要求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麻痹思想和疲塌情绪，认真贯彻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人人捉匪，村村包干；先

剿股匪，后清散匪；强调发动群众，开展抓匪竞赛运动。

军分区兵力部署是：9团以1个营接替143师大坑口至英德的护路任务。该团主力仍在英德、清远、连阳地区包剿梁猛雄、廖耀庭、刘时芳、黄生鸡、熊志恩、唐林标等股匪。10团团直及2营进驻韶关接替城市警备任务。该团1营包剿曲江境内之匪，以3个连及团直包剿罗坑傅桂标股。1营1连在沙溪包剿黄友庭、范庚、黄昌等匪部。该团3营仍包剿英德下砍邓德明、邓飞龙、陆忠良和横石塘李富等股匪。11团包剿乐昌、仁化、南雄之何康民、黎洪、刘瑞熊、刘明古等股匪。各县县大队配合主力参加围歼本县股匪的斗争。平时，县大队根据匪情组织民兵，发动群众搜捕散匪。军分区领导带工作组分赴各团，到剿匪斗争第一线加强指挥。

1951年1月上旬，各团迅速行动，向自己所担负的驻剿地区开进。这一时期历时较长，剿匪斗争尤为曲折的是追踪剿灭曲江、乳源、英德3县边界的傅桂标股匪。韶关解放初期，傅桂标假惺惺地交出30多支枪向我假自首，暗中却纠合600余名土匪，先后4次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区乡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及群众40余人，被群众称为“杀人王”，是一名穷凶极恶而又十分狡猾、土生土长的国民党党棍恶霸。北江军分区第10团1营在营长邱振英、教导员袁明率领下，进驻罗坑地区，包剿傅桂标股匪。

该营到罗坑地区后，与区工作组密切配合，以第2连驻剿仙洞傅桂标的巢穴，在当地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封锁瑶山，控制一些怀疑对象的行动。营部及第3连、文工队、侦察班进驻匪参谋长张神友老家张屋村。第4连进驻匪副司令高毅活动的地盘峡洞及胜筴岭一带。这些部队进村之后，广泛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加强农会和民兵组织，并管制地主，控制匪属外出，以防他们与匪通风报信，防其资匪济匪。

2月上旬，群众举报师木坑山上有土匪活动。1营教导员袁明率3连1个排及民兵、群众共600多人，立即对师木坑实施包围搜山。隐蔽在山里的40多名土匪开枪顽抗。我班长杨先不幸中弹牺牲，战士李谋当即高呼，“为班长报仇”，端起冲锋枪就向匪群扫射，当场击毙匪参谋长张神友。这一仗毙伤俘土匪40多人，缴获长短枪40多支。接着，2连捕获了傅桂标的副官，并从讯问中证实傅桂标的老婆潘亚云带20余人仍在胜筴岭的土坑。当晚11时，剿匪部队急速赶去

围捕。第二天凌晨，我到达胜筴岭的部队发现潘亚云所带的土匪正在转移，便立即开枪，勇猛冲击，当场击毙匪徒2人，活捉潘亚云、吴庭顺等3人，其余残匪陆续向我投降或自首。几天后，我驻峡洞的第4连捕捉了下山抢粮的一名匪徒，经审讯得知是傅桂标的副司令高毅的马弁。经过反复宣传政策，这个土匪供出高毅藏身的石洞。1营以1个排包围该石洞，一边向洞里喊话，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一边让高毅的马弁进洞向高毅劝降，终于促使高毅等11人放下武器投降。

为了彻底瓦解土匪，1营抓住时机，与地方工作组共同举办投降自首的土匪及匪属集训班，宣传我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及窝匪不报者严处等有关政策，随即出现了不少父母上山寻子、妻子劝夫下山的情景。在我军事打击和政策感召下，许多分散隐藏的土匪纷纷携带武器向我自首，仅傅桂标率剩下的15名顽匪骨干四处逃窜躲藏。

为了尽快捉住匪首傅桂标，邬强司令员亲自到1营，帮助该营总结击毙张神友和活捉潘亚云、高毅等匪首的经验，对如何彻底消灭这股土匪作了新的部署。根据傅桂标狡猾多变，不易捉拿，并经常变换隐藏地点，现正逃窜于曲江、乳源等情况，该营组织了有70人参加、分成若干小组的“飞行队”，由邱振英营长带领，跟踪追击傅桂标。各连驻剿点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捕捉散匪，封锁粮食，并继续举办自首人员及匪属的集训班，使傅匪失去耳目，断绝粮食。

其时正是初春季节，阴雨连绵，寒风袭人，“飞行队”冒着寒风冷雨，活动于深山老林，寻找傅匪踪迹，生活十分艰苦。罗坑至南山是曲、乳两县接合部，山高林密。部队在明处，土匪在暗处，部队人地两生，土匪山路熟悉。土匪今天窜到这个山洞，明天钻到那个山坑，凭着这些条件，不和我们正面交锋，而是与我在山林里周旋，要抓到有多年为匪经验的傅桂标，确实不容易。我们在跟踪追击过程中发现傅匪为了走路方便，每人手持一条棍杖，其中傅桂标持的棍杖尖端是金属做的，在路上留下特别明显的痕迹。“飞行队”凭着傅桂标留在地上的这一痕迹，从曲江的罗坑跟到乳源的大东山，越跟越近。一天，在大东脚的傅屋村，我“飞行队”抓获了傅匪的联络员傅牛毛，他供出傅桂标前天已离此地向罗坑方向逃去。我“飞行队”立即往罗坑方向跟踪。“飞行队”到达犀牛村时，该村一名群众向部队反映，土匪抢了他家里的粮食。“飞行队”跟踪追击，当天在距石背村4华里处

发现了傅匪隐藏的山洞。“飞行队”即用密集火力封锁洞口，不让傅匪冲出。正在吃饭的后续部队听到枪声，放下饭碗迅速赶到，加强洞口兵力，占领石山周围。经向群众调查，山后还有一个小洞口可以爬出来，我们又加强了这个小洞口的封锁，把土匪牢牢地围困在洞里。随后部队请当地政府组织民兵、群众1000多人上山，在部队统一指挥下，把整个石山里里外外围住，军民一齐动手搭起简易茅棚安营扎寨。夜间，100多盏汽灯和许多小油灯把石山周围照得通亮，像集市一样热闹非常。部队又在洞口烧起一大堆柴火，把洞口照得通亮，给土匪突围多设了一重障碍。战士们一齐向洞内喊话，警告洞内土匪，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第二天，“飞行队”从附近农村借来3台风车鼓烟进洞。中午，邹强司令员赶到现场指挥战斗，指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迫匪出洞的办法围困土匪。第三天下午6时许，洞内土匪饥渴交加，忍受不住，从洞里传出话来，要求送饭进洞给他们吃饱才出来投降。我们答复：“出来才给饭吃，不出来只有困死。”匪大队长吴祖权第一个弯腰举枪从洞里爬出来。我们让他吃了一顿饱饭，向他讲清形势，摆明利害，让他带劝降信进洞给傅桂标。不一会，又有13名土匪从洞内爬出来向我投降，洞里只剩下傅桂标和他的继子傅宏全了。我们又让土匪进洞内劝降。最后，傅桂标终于爬出洞外，束手就擒。

10团第1营从1月至3月27日的近3个月中，全歼傅匪280余人，其中活捉傅桂标、高毅、潘亚云等81人，投降自首190余人；缴获长短枪160余支，轻机枪2挺。从此，罗坑傅桂标股匪全部被歼灭。我1营1连还在沙溪活捉了黄友庭、范庚、黄昌等匪首。曲江境内股匪终于肃清。

1951年5月4日，10团1营完成曲江境内剿匪任务后，奉命调英德沙口地区，围剿杨策雄股匪。杨策雄，英德县沙口人，是集土匪、特务、日本汉奸、国民党联防大队长、地主恶霸于一身，五位一体的顽匪。刚解放时，他以假自首欺骗人民政府，却暗中组织400多人上山为匪，自任“广东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北江纵队”司令，曾两次破坏铁路，伏击护路解放军，先后杀害我干部战士11人。其下主要匪首有黄炳新、杨泽周、赖强、丘相等人，他们活动于英德、曲江、翁源3县边界地区。

围歼杨策雄股匪的部署是：1连在龙头山区；2连在高桥至大坑口地区；3连在铁龙至石坑洞；营部及4连在沙口，对杨匪活动地区形成包围态势。邹强司令

员带作战科长马林到该营加强指挥，在土改队密切配合下，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多次搜山，先后活捉匪军需主任黄炳新、参谋长尹哲明、大队长赖强与队长李泽周等人，只有杨策雄“光棍司令”隐藏于龙头山。

5月31日晨，杨匪下山摸到水车棚，找农民沈明要火烧芋头吃。沈明说：“你到后面山沟小茅棚等着，我帮你烧好送去。”然后沈明即到1营第1连报告。我第1、2连即包围了杨匪隐藏的小山沟，当场将杨匪击毙。至此，这股土匪被我全部肃清。

10团3营围剿李富股匪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战斗。李富是英德县横石塘鬼子洞人，从16岁开始当土匪。他凶恶残忍，阴险毒辣，无恶不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用金钱、封官作诱饵，把他拉下山，封为保安团副团长。解放前夕他拖枪上山，被国民党任命为“广东反共救国军北江纵队独立支队”司令。解放后经我军一年围剿，李富股匪已七零八散，只剩四五十人了，但大都是土匪骨干死硬分子，龟缩在老家鬼子洞一带活动。我剿匪部队采取“紧缩包围，直捣匪巢”的作战方针，派8连进驻文峰、石牯塘一带地区，10连进驻石塘圩、松下山一带地区，形成对盘踞在大南山的李富股匪的四面包围。先后击毙了土匪李大等3人，活捉了土匪和通匪、窝匪分子20余人。然后，部队分成几个小分队，撒开大网，扩大包围圈。西北部从八宝山、五思脑一线，东南部从云岭、麻跋一线，向土匪展开大包围。然后分进合击，逐步缩小包围圈，将土匪从外围压回到鬼子洞、热水湖一带地方。在部队的连续进攻和围剿下，李富股匪的粮食和物资几乎断绝，不得不派土匪在夜间下山搞粮食和物资。但这些下山来的土匪，有的被我军和民兵抓获，有的被击毙。

经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停租废债”斗争，横石塘地区广大群众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积极配合部队剿匪。3月22日上午11时，据十六村村长陈瑞和民兵4人来连部报告，南山脚太安洞附近的一个草寮，发现有人住过，很可能李富带领一帮土匪来过这个地方。部队当即与十六村民兵一道，包围并检查了这个草寮，从灶内的草木灰还烫手的情况看，估计土匪离去的时间还不久。于是，部队和民兵分成3个战斗小组，向山窝竹林和芒草中搜索。有几个民兵刚走进竹林，就在竹林里发现放在那里的一个篮子和做饭用的铜锅，篮子里放着一些木炭和发霉的麦子，还有一支鸦片烟枪。不一会，剿匪部队抓住了李富的

大队长李苟。经审讯，得知李富一行4人藏在山上。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快要天黑了，我们包围了李富，并在周围燃起了10堆篝火，山上山下有什么动静看得清清楚楚。3月23日早晨，10连连长刘德胜带着1、2排从热水湖赶到太安湖，实施双重包围，采取以班为单位形成扇形状，从下而上进行搜山。半个多小时后，在山窝里发现了土匪。我们立即追击，在半山腰击毙了李富。

与此同时，经过几个月的跟踪，我第11团在湖南军区兄弟部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下，歼灭了粤湘"反共救国军第4军"，活捉匪副军长何康民；我第9团歼灭了"粤桂边民众反共救国军21支队"，活捉了匪支队长廖耀庭。

北江地区剿匪，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底，历时3年2个月，在上级正确领导下和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军事进剿、驻剿和清剿，结合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共歼匪特3.35万余人。至此，全区匪首除个别潜逃港澳外，全部被捉获，散匪基本肃清。北江剿匪斗争的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在北江的反动武装，巩固了北江地区新生革命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93年）

粤北剿匪护路散记

张 兴 华

接受任务 部署清剿

1949年冬，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华南作战，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望风披靡，两广大陆先后解放。正在这时，我们48军143师进驻赣南。那时我在这个师担任师长，接到军部命令，叫我和师政委刘禄长到军部驻地——江西赣州开会，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我们到了赣州，军长贺晋年、军政委陈仁麒分析了国内、特别是华南和粤北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南败退的时候，有计划地潜留了一部分反动武装，与当地的地主恶霸、伪职人员以及封建会道门的绿林惯匪勾结起来，组成土匪武装，企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消灭这些土匪就成为我军的一项重大任务。粤北连阳地区（连县、连南、连山、阳山4县）地处广东西北一隅，地方偏僻，我南下大军急于追歼蒋军及桂系主力，无暇清除山区角落的残敌，一些国民党残余部队和特务土匪就潜伏在那里，其中国民党"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李楚瀛部就盘踞在连阳一带。我军部根据上级指示，令我们带领师直、428团、429团开赴粤北（427团留在赣西南剿匪，后调粤北），配合地方部队，清剿粤北地区之残敌与土匪，维护粤汉铁路粤北路段的交通安全，巩固新建立的地方政权。

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同刘政委立即赶回了师部（当时驻赣南龙南县）。同副师长吴荣正、参谋长王中军等同志研究后，召开了全师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动员。11月19日，我们率师直和428团、429团沿粤赣公路徒步行进，至11月28日前后全部到达曲江一线，师直驻曲江，428团驻英德，429团驻始兴。紧接着，北江地委、143师、北江军分区召开科团以上干部和各县大队代表联席会议，

决定成立剿匪联合指挥部，研究剿匪部署。会议决定由我担任总指挥，下设4个剿匪区：一是连阳地区，以143师428团、429团的主要兵力、军分区12团全部和10团的两个营配合，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明和143师参谋长王中军指挥，歼灭李楚瀛部；二是仁化、乐昌、曲江、始兴、南雄地区，由429团1个营及分区11团2个营负责，11团领导干部和143师三科科长指挥，清剿这个地区的股匪；三是乳源、英德地区由师侦察连和分区10团1个营担任清剿，10团领导干部和师侦察科长指挥；四是粤汉铁路英德至乐昌路段的清匪护路任务，由143师师直及所属各团抽部分兵力担任。我师各团团部和独立行动的营部都用电台或电话联系指挥。

对于我们这个部队来说，剿匪是一项新的战斗任务，同过去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有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强调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清剿土匪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要求严格执行剿匪政策，打击首恶，争取和教育胁从分子。

任务布置完毕以后，各部队立即按照任务与地区划分，开赴各县，投入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

分析匪情　先打首恶

北江地险山多，处于粤、赣、湘、桂4省交界，粤汉铁路贯穿其中，是南北交通要道。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企图利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建立其“反攻基地”，所以北江匪患尤为严重。其中较大的股匪有：伪“广东第5区专员”、“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军长”李楚瀛股，下辖第25、26、27师，盘踞于连阳地区，共约6000人；以仁化县伪县长林显为军长、以湖南汝城县伪县长何康民为副军长的“反共救国军第4军”，活动于仁化、乐昌、曲江、乳源一带；英德伪县长周文浩股及惯匪梁猛雄股，活动于英德、清远、阳山一带。这些分散在北江各地的土匪，当时粗略估算共有29股、7600余人。

在各股土匪中人数最多、活动最甚的是李楚瀛股。李楚瀛是粤北连县三江镇人，曾任国民党军第5兵团中将副司令官。这个兵团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歼灭，李败落回家，屈任“广东第5专区”（连阳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逃离

大陆时，又委为“反共救国军第9军”军长。李盘踞在连县、连南、连山、阳山地区，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招兵买马，收罗惯匪及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部。他们还在连阳地区实行“三丁抽一”（每户三个男青年抽一个当兵），以扩充其队伍；实行“十家抽一”（在十户老百姓中抽一份棉被和衣服用具），以充军需。他们号称上万人马，实际只有6000余人。我南下大军急于奔袭追歼蒋军及桂系主力，还来不及肃清连阳一带山区角落的残敌，李楚瀛所部还在那里继续横行作恶，消灭李部就成为当时剿匪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消灭李楚瀛股匪，11月底的联席会议决定，以李匪指挥部连县县城连州镇及李匪老巢三江镇为主攻目标，兵分3路，南北夹击，把李楚瀛股匪消灭在连阳地区。具体部署是：北路由我师428团为主力，尚未改编的连江支队7团配合，由我师参谋长王中军指挥，从乐昌出发经湖南宜章的黄沙堡直插连县的东坡圩，消灭匪“交警第2总队”之后，进击连县。中路以北江军分区12团和143师警卫连为主力，连江支队10团配合，由12团的领导指挥，经连县星子圩向连州镇合围。南路由我师429团2个营、军分区暂编3团为主力，由军分区参谋长黄云波指挥，从英德出发，进军阳山，消灭伪县长李谨标部，插向三江镇之南，形成对李匪南北夹击之势。

突击梁家水村　消灭交警二总队

北路部队我428团于12月3日从乐昌出发，5日在宜章黄沙堡与连江支队第7团会合。之后继续向西到达湘粤边界上的天光山，兵分两路，准备从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夹击东坡圩的匪特关以忠股。12月6日中午，我北路部队进到黄洞山下的开心坳，尖兵排抓到4个挎卡宾枪的国民党兵。经讯问了解，面前的这股敌人是原驻守中长路的“交警2总队”残部，约500人，正从湖南临武溃退下来。他们原是美式装备，不可一世，但在东北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退到关内，由北而南，一败千里，现在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估计敌人大队就在前边不远，战士们都加快了脚步。正追击中，忽然看到路边岩石上写着“到目的地12里”的粉笔字。从敌人去向和里程计算，敌人的宿营地很可能是东坡区的梁家水村。

“迅速赶到梁家水，抓住伪交警，坚决消灭它。”指挥部发出了号令。一听说有仗打，战士们劲更足了，个个脚下生风，热气腾腾。

当天下午，我追击部队在离梁家水不远的飞鼠洞附近同敌人的后卫接上了火。为了不惊动敌人的大队，收到突袭的效果，我们对其后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近距离包围，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结果半小时解决战斗，占领龙形洞，接近梁家水村前沿。敌人在村的外围驻着1个警卫排，正在吃午饭。我尖刀排飞快上去，把该敌全缴了械。之后，主力部队赶到，形成了对梁家水村东、西、北3面包围的态势。

梁家水村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大村庄，一条小河从东边蜿蜒流过，南面是一片开阔的田野，西面和北面依着密林与山岗。村内小街小巷纵横其间，中间有座大祠堂，敌“交警2总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村的东、西、北3面都有炮楼，形成交叉火力，控制全村。

我军在西面配置428团的1个连和当地游击队连江支队的1个排，据守龙形洞，切断敌人西逃之路；东面也配置428团1个连，从仙人岭脚配合进攻；北面由428团刘副团长率1个连2个排担任主攻。6日下午2时45分开始发起攻击，组成突击队，以西北角为突破口。爆破组连续几次冲锋都被炮楼的交叉火力打了回来。但经过这几次冲击，我们摸清了敌人的火力点，就组织轻重机枪封锁敌人的火力点，掩护爆破组冲击。只见爆破手冲上去就地一滚，接近了墙边。不一会，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墙倒屋塌。突击队像一把尖刀直插北门巷，拿下北炮楼。但敌人仍然据守巷口屋角负隅顽抗，天黑后双方进入巷战。我军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勇猛穿插，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几个狭小的地段上，切断了敌司令部同各个据点的联系。这时，我们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你们别替他卖命了！”“你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等。有的孤立地段上的敌人被迫交枪投降，但龟缩在祠堂里的敌司令部却顽固抗拒，不时放出冷枪。刘副团长和连江支队的同志商量，想出一个“土办法”，从群众那里找来一批辣椒粉和生石灰，用布包好捆在手榴弹上，投到祠堂里爆炸。一阵轰隆响声过后，祠堂里咳嗽声、喷嚏声、呻吟声不断，一片混乱。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敌司令部从窗口挂出了白旗，宣告投降。这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有些还在顽抗的据点，得知司令部已经投降的消息，也纷纷

放下武器。

梁家水村战斗，全歼敌“交警第2总队”上校总队长申学忠以下500余人，其中毙伤敌数十人，生俘400余人；缴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30挺，长短枪400余枝，电台2部。我军牺牲副连长赵廷贵等22人。梁家水战斗的胜利，揭开了解放连县的序幕。

进军瑶山　活捉匪首李楚瀛

在北路部队攻打梁家水村的过程中，中路部队也拿下了星子圩。之后，立即向连县县城连州镇进击，敌人望风而逃。8日，我军解放了连州镇。南路部队在进军途中，在英德西部九龙、黄花一带追歼惯匪梁猛雄股，却费了一些周折，虽歼其主力，但梁匪率小股潜逃了。我军于12月14日解放阳山县城。

我北路部队在7日凌晨于梁家水村歼灭敌“交警第2总队”后，马不停蹄，经西岸、石角，直扑李楚瀛老巢三江镇。李楚瀛原来坐镇连州城，当他得知“交警第2总队”在梁家水村被歼的消息后，料想三江也难保，便一面通知家人逃往瑶山，一面带领匪军部、专署、县府的文武官员出城南逃，企图到阳山与匪“27师”师长兼阳山县长李谨标会合。但直跑到黎埠凤山村，仍与阳山联系不上，估计凶多吉少，于是转向南岗、油岭一带瑶山，准备以瑶山为根据地，筹划对策。

我北路追击部队于7日下午包围了三江镇。守敌1个营全部退到镇内，企图凭借古老围墙固守待援，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军长”这时已自顾逃命去了。8日拂晓，我军对三江镇发起攻击，击毙匪营长莫家铨，重伤伪乡长丘海（后死亡），解放了三江镇。搜查李楚瀛的老家，但不见李匪下落。于是，428团又向连山县进军。匪“连山县长”兼“第26师”副师长虞广泽自知无力抵抗，悄悄潜逃，余部不战而降。8日下午解放连山县城永和镇。这时据报，南岗、油岭一带瑶山有残匪活动，428团即挥师向南岗追击。

与此同时，中路的北江军分区12团在解放连州镇之后，亦向南岗、油岭一带追来，并与李楚瀛军部人员首先打响。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我军俘获了李楚瀛的母亲等家属和敌军官兵200余人，但李匪仍无下落。

李楚瀛带着亲信与残部在瑶山东躲西藏，日子很不好过。原来，瑶族同胞受

够了国民党官兵的欺凌压榨，对国民党这批残兵与土匪采取了防范与抵制的态度。在南岗，瑶族首领在瑶寨周围设置了栏栅闸门，派人防守，不准外人入寨。昔日横行霸道的李楚瀛怕得罪瑶民，他们向解放军通风报信，只好忍气吞声，住在瑶寨外面的草寮里。但这样一来，吃饭问题又不好解决，李只好领着亲信与败兵四处流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对阳山李谨标仍存有一线幻想，便收集余部向阳山进发。到了凤山村，打听得前面黎埠已有解放军驻扎，后面水竹塘也来了解放军，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只好向沙冲村方向逃窜。

李楚瀛的人马多是东拼西凑的乌合之众。其中，很多是从连阳地区“三丁抽一”强拉的壮丁，早就想逃跑回家；一些追随他多年的团长、处长，在此大难临头之际，也纷纷各自逃命。几个逃脱出来的三江籍匪兵，在水竹塘遇到我军429团的追剿部队，即向我报告李匪已经向沙冲村方向逃窜。我429团立即向沙冲追击。到达风门坳山顶时，山下的沙冲村一群群匪兵有的正在做饭，有的正在休息。李楚瀛也发现我军追来了，仓皇指挥应战。我军枪声一响，李匪部不但士兵不听指挥，就连匪“第25师”师长张燮元等文武官员也各散西东。李匪见势不妙，带着少数卫士和随从绕道逃回瑶山，悄悄进入南岗瑶排的一个天然山洞躲藏起来，成了“穴居野人”。但残匪们总得出来找饭吃，不可能“绝对保密”。而这个时候，受尽苦难的瑶胞同解放军是相通的，痛恨李楚瀛。12月16日，有个叫房大猪六的南岗瑶族同胞，向我428团3营报告了李楚瀛藏身的地方，并表示愿意带路。3营即令8连立即出发。这天正是阴雨天，山上雾大，能见度差，这倒便于我部队隐蔽行动。8连班长钟炳南带领突击班，乘着雨雾，利用山洞附近的地形地物，摸到洞口哨兵身边，迅速缴了哨兵的枪。突击班立即埋伏在洞口两旁，向洞内一边鸣枪，一边大喊：“缴枪不杀！”洞里的土匪突然听到这令人丧胆的喊声，先是一怔，接着乱作一团。这时我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敌人一听洞外人数不少，抗拒也是徒劳，只得投降。他们举着双手走出洞口，共计40余人。走在前面的是匪参谋长于继祖，李楚瀛由他的老婆搀扶着走在最后。

李楚瀛及其喽罗的覆灭，说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不管他们如何顽固与狡猾，终归都是要失败的。

连阳战役，除北江军分区所属部队的战果之外，我143师共歼敌1818名，缴获六〇炮2门，轻重机枪18挺，长短枪1700余支。我们在这场新的战斗中又经

受了一次锻炼: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不但要善于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

夜袭九峰山 全歼"流窜犯"

粤赣湘边有一股自称"反共救国军第4军"所属的13师和23师的残部,流窜于边区,企图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等待蒋军"反攻大陆"。他们有美式的轻便装备,出没于3省边界,时而湘南,时而粤北,一下又跑到江西。战士们称这股土匪为"流窜犯"。我师429团曾多次追剿,但均扑空,或者是因为情况摸得不准,或者是我们行动缓慢,不注意隐蔽与保密。以后,我们一方面组织便衣侦察,一方面发动群众提供情报。一次,429团3营获悉这股匪特在粤北乐昌九峰山出现。陈营长立即召开连长、指导员会议,部署战斗行动,采取远距离奔袭的办法,请了几位农民带路,兵分3路连夜向九峰进发。部队一夜行军100里,天亮以前到达九峰,分东、西、南3面埋伏,包围这股残匪。又派出1个小分队插到九峰北面,先从北面打响,进行佯攻。当时这股土匪的头目们正在山上一个茶寮开会,一听到北面枪响,想不到解放军来得这样快,这样突然,慌忙指挥匪徒们向南逃跑。但正好遇上我军部署在南面的埋伏。土匪被迫分兵向东西两侧突围,又被我猛烈火力拦阻。土匪这才知道已陷入我军重围,顿时乱作一团。这时天已拂晓,我3营一面打,一面喊话,宣传我军俘虏政策。在激战中,当场打死匪23师副师长廖东绍以下11人,打伤10余人。匪13师师长黎元勋被迫投降,其余土匪也纷纷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我军终于全歼了这股土匪。战斗中俘敌245人,缴获电台1部,机枪8挺,步枪300多支,手枪10余支,迫击炮、六〇炮各一门,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和信心。

护路护桥 确保铁路畅通

在剿匪过程中,我师还担负着卫护粤北铁路安全的任务。北起湘粤边界,南至英德县境,都属我们守护的范围。为了确保安全通车,我师427团亦从赣南进入广东北江,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在铁路沿线设点立岗,有的守护重点目标,有的

巡逻检查，打击敌特破坏，维护交通安全。我们的兵力部署大体是：大站1个连，一般站1个排，小站1个班；凡车站、桥梁、隧道，每隔15至20分钟巡逻一次，车站与车站之间30至40分钟巡逻一次。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破获破坏铁路的案件10多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

匪徒们破坏铁路交通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或用手榴弹炸电线杆，破坏铁路通讯；或在夜间撬开枕木上的铆钉，使铁轨移位；或用树木堆放在铁轨上，以制造火车出轨。匪徒们知道，破坏桥梁则可以造成交通中断，且难于修复，所以把破坏的重点放在铁路沿线的桥梁上。我们护路的重点也就放在守卫铁路桥梁的安全上。

英德大桥是粤北地区几百公里干线上较大的一座桥梁，匪徒们把破坏英德大桥作为首要目标。这座大桥由我师427团6连（董存瑞生前所在连）担任守护。大约是1949年11月下旬，一趟从广州开往湖南的列车上混进了化装成农民的匪特5人，带了90公斤黄色炸药，伪装成苞谷面，分成3个麻袋包装，在英德车站下车，企图炸毁英德大桥。下车检查时，他们撒谎说是“苞谷面”。我们的战士打开麻袋看了一下，没有过细检查就放他们走了。匪徒们下车后，经过侦察地形、勘查行动路线等活动，于当天黄昏后就把“苞谷面”分批运往英德大桥附近。他们把第1袋运到离大桥约30米的草丛中藏好，接着偷运第2袋。这时被我守桥战士发现，立即截住查问：“袋里是什么东西？”化装成农民的匪徒回答：“苞谷面。”这个战士叫他把袋子放下、打开，用手抓了一把放在舌头上一舔，觉得气味不对，便立即警惕起来。这时又来了两个守桥战士，大家一商量，用火柴点了一把“苞谷面”，立时燃烧起来。这哪里是“苞谷面”呀！分明是黄色炸药。于是把运炸药的人看押起来，带回哨所讯问，才知道有一袋已藏在大桥附近的草丛里了，后面还有一袋。哨所立即设下埋伏，准备抓“狼”。大约过了20分钟，果然又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其中一个背着一袋东西来到大桥附近。战士们一拥而上，把两人抓住。原来匪徒们想在半夜火车来时，把炸药放在桥上铁轨上，炸毁大桥，颠覆列车。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我守桥战士活捉了3个。另两个一看“送货人”没有回音，知道情况不妙，就溜掉了。这次歼匪护路斗争的胜利，对部队提高警惕、鼓舞斗志起了推动作用。师政治部给这个班和两名战士记了特等功，并上报军部。军里表彰了他们的事迹，总结了他们的经验。

这次事件以后，各护路连队经常派出巡逻车，严密察看铁路沿线情况，及时排除险情。记得是英德大桥事件发生后不久，粤北乐昌县田头车站至坪石车站之间又发生了一起匪特在铁轨上堆放树木、妄图颠覆列车的事件。当时，我429团的巡逻车开到田头小站过去几公里的地方，发现前面铁轨上有什么东西，黄班长叫司机减速前进。巡逻车慢慢接近出事地点，才发现铁轨上堆放着3根约有小桶粗细、2丈多长的树木。铁路两侧还横七竖八堆着同样粗细的一些木材。这时有一趟列车很快就要从这里通过，黄班长立即下令："快把树木搬开！"全班战士推的推，抬的抬，全力搬运。刚把树木搬开，一列客车就飞驰而过。部队的战士就是这样，以警惕的眼睛、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守护着新中国南北大动脉的安全。

1950年6月，我奉命调离143师和粤北地区。在这8个月的粤北剿匪护路斗争中，野战军与地方部队密切配合，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援，有效地打击了匪特活动，大股土匪有的全部被歼，有的仅剩小股，只好由匪首带着四处流窜，惶恐度日。自此，粤北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与好转，铁路畅通，生产恢复。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军民关系和谐融洽，展示着新中国的美好前程。

（1991年）

乐昌平暴纪实

陈培兴　杨贵生

1950年3月，广东乐昌土匪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暴乱，震惊全省。我们亲历其境，直接领导和参加了平暴斗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回想当年那艰苦斗争的生活，犹历历在目。

山雨欲来风满楼

解放前乐昌县是国民党的“模范县”，也是国民党军“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和国民党“北江专员公署”专员龚楚的家乡，反动的社会基础雄厚，封建势力强大，官僚统治影响深远。乐昌县伪县长薛纯武是薛岳的胞弟，其家乡九峰乡即有国民党军校毕业生60多人。乐昌解放时，国民党军警和地方反动势力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其残余部队却退到瑶山的偏僻地区，暂时隐藏。伪专员龚楚、伪县长薛纯武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到中共乐昌县委派人送去的叶剑英的亲笔信，指出其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龚楚、薛纯武带领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从乐昌的瑶山下山投降。后来，龚楚、薛纯武以赴海南对薛岳劝降为名，一去不返。而随他们下山的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则利用政府对他们的宽大政策，暗中联络与发展土匪组织，各地隐藏的土匪纷纷出笼。他们凭借湘粤边界群山绵亘、沟壑纵横、洞穴繁多和反动社会基础深厚的条件，麇集乐昌。如湖南省汝城县伪县长何康民和仁化县伪县长林显等都窜来乐昌，收买散兵游勇、恶霸地主、封建会道门以及惯匪和流氓地痞等，趁乐昌县、区、乡人民政权刚刚建立，部分群众对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还不很了解之机，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煽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蒋介石开始反攻了，国军打到广州啦”，“共产党

的日子长不了”等等，企图扰乱民心，间离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拉拢、胁迫各区、乡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土匪组织。有的还用威迫利诱的手段说：“凡参加者每月发薪水光洋20元，不参加者便任由共产党捉去杀头”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轻信谣言，有的经不住物质诱惑，参加了土匪组织。1950年3月初，林显、何康民把在乐昌成立的“粤湘边民众反共自救委员会”改为“反共救国军第4军”，林显为军长，何康民为副军长，董超云为参谋长。下设3个师：第2师，师长黎元勋；第10师，师长何康民（兼）；第11师，师长董超云（兼）。还有若干个团：独立团，团长康作云；1团，团长黎洪；28团，团长张文照；31团，团长薛秀基；32团，团长谭钧亮（被我俘虏后由白铎其接任）；33团，团长朱炳寰。号称有1000多人，实际上只有几百人。自此以后，各区、乡连续发生了抢劫车辆、船只、商旅，破坏交通，暗杀区、乡政府干部、农会骨干、工作队员等事件，少数留用人员甚至携抢叛变投匪。土匪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们利用山区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在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美国已经占领了东北”等等谣言的同时，还编造了一个古怪离奇的故事：蒋介石的飞机飞到广州上空，飞机过后，天空飘满了传单，传单中写着一个“蒫”字，这个“蒫”字拆开来解，就是“三月廿二”，说这就是国民党总反攻的日子。如此等等。自封为“反共救国军第4军”副军长的何康民，竟在乐昌县五山乡对民众公然狂妄宣称，“3月21日总反攻，现乐昌有9个团的兵力，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粤北”，并扬言准备策应“国际志愿兵”反攻华南。在这些谣言的蛊惑下，一时人心惶惶，乐昌县城有20余户居民被迫搬离县城，有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也无法开展工作。

黑云压城费运筹

面对土匪的嚣张气焰和蠢蠢欲动的态势，我们的心头都有“黑云压城”的感觉，估计土匪将要举行武装暴乱，只是还不能确切知道哪一天罢了。当时局势很严峻，驻乐昌的部队只有143师429团后勤处卫生队，这个团的连队都分散在粤北各县剿匪，留在乐昌的只有两个连。这两个连还奉命到离乐昌县城36公里的九峰山砍木伐竹，准备日后建造营房。如何应付突然事变呢？县委、县政府都为此煞费脑筋。县委书记兼县长陈培兴、副书记陈奋带领一班人，决定采取几项应

变措施：第一，召开各区区长、区委书记紧急会议，通报匪情，要求各区、乡提高警惕，加强民兵、农会、区中队的组织力量，提防土匪袭击。鉴于乐昌驻军少，而粤汉铁路沿线有护路部队，建议各区政府暂时往铁路边靠，多同护路部队联系，如有土匪袭击，可以互相支援，共同对敌。同时要求各区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枪支子弹的保管，并对如何组织防暴等事项作了具体研究。第二，加紧县城的防暴准备。召开县委、县政府全体人员会议，动员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给每个干部发了枪支弹药，组成战斗小组；由于乐昌县城没有城墙门可守，便采取措施加固机关围墙和大门，以利防守；派出县大队一个班到河对岸山头埋伏，以成犄角之势；给河对岸的乐昌中学部分师生发放武器，以利自卫和策应。第三，向上级报告和求援。陈培兴县长打电话向北江军分区副政委袁鉴文汇报了乐昌匪情，要求派兵增援。袁副政委说，韶关市也只有两个连兵力驻守，派不出兵。我们只好按照坚守自卫、独立作战的要求作应变的一切准备。同时，向驻守乐昌的429团后勤部门取得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共同对付突然事变。我们积极筹划应变的时候，土匪们也在紧锣密鼓地作暴乱准备，他们的反动标语甚至贴进了县城。当时我们心头压力确实很大，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廊田暴乱始作俑

1950年3月22日，“反共救国军第4军”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何康民，勾结乐昌县廊田区的地头蛇谢仲山，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共1000多人，于拂晓偷袭廊田区人民政府和区中队，妄图捕捉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场阴谋策划的土匪暴乱爆发了，这是乐昌土匪大暴乱的前奏。

3月22日拂晓，天色朦胧。区政府炊事员黄国雄起床做早饭，刚走进厨房，就听见外面有嘁嘁喳喳的异常声音，朝窗外一望，只见七八个手里拿着枪的人在区政府周围探头探脑、藏头露尾地张望。他立刻警觉起来，断定这伙人是土匪，便不动声色，跑回自己房内，拿起一支步枪朝天“砰”放了一枪。土匪原计划派几个人隐藏在厨房侧旁，其余则埋伏在区政府周围，待厨房门一开，即把炊事员打死，然后打手势，告知埋伏在周围的土匪冲进去，一下捉住区政府全体人员。然

而我们的工作人员早有思想准备，一看情况异常，便立即警觉。黄国雄的枪声一响，把土匪的计划全打乱了。何康民、谢仲山一伙从四面八方向区政府和区中队包围过来。土匪毕竟是些乌合之众，被骗来的农民更不愿意为土匪卖命，一听到枪响，知道区政府和区中队早有准备，谁也不愿充当枪下之鬼。当时区政府只有9个人，在区长林立的指挥下，临危不惧，奋起反击，用步枪、机枪、手榴弹、火箭筒向土匪射击。区长林立和区干部毛必分别持机枪和冲锋枪，从不同的角度轮番扫射，使土匪无法弄清我方的火力情况。就这样，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区政府不远处的区中队也遭到土匪的袭击。队员们在中队长邓国雄的率领下，用手榴弹炸得匪徒们鬼哭狼嚎。趁匪徒混乱之机，邓国雄带领队员们向外突围，增援区政府。这时，区政府下乡工作的李仕兰等7人，听到来自区政府方向的枪声后，亦赶回增援。乐昌县长陈培兴接到区长林立的告急电话后，立即派出县大队1个排乘3辆汽车前往增援。几股力量与区政府里应外合，越战越勇，战斗一天，匪徒们仍无法攻下区政府，这时天又下雨，只好撤走。

23日，何康民见攻区政府无望，便撤下廊田，策划进攻县城。但当地土霸谢仲山等仍不甘休，为防我方增援，先剪断电话线，破坏通讯设备；又搬来10几桶煤油、几大捆棉花和几支喷筒，想把浇有煤油的棉花点燃，用喷筒喷射，火烧区政府。我廊田区政府设在一个独立大院，近距离内没有民房等掩蔽物，匪徒们在我强大的火力面前，贪生怕死，不敢近前，用喷射筒喷射棉花火球又因距离太远，射程有限，未到区政府大院便坠落了，匪徒们火烧区政府的计划始终没有得逞。谢仲山像泄了气的皮球，跳不起来了。

24日，“反共救国军第4军”的头子林显、何康民以及匪1团团长黎洪等匪首，在乐昌县城和附城区、长来区、北乡区发动了全面暴乱。这时谢仲山又神气起来了，倾其全力，以机枪、土炮为掩护向我猛攻。我方则掷出一颗颗手榴弹，把冲到近前的匪徒炸得丢盔弃甲。这时，为乐昌县城解围的驻军429团一部得到消息，专程赶来增援，同区政府内外夹击。土匪们一听来了解放军，便争相逃命。至此，为时3天2晚的廊田土匪暴动被平息了下去。

乐昌城头大搏斗

土匪袭击廊田虽未果，但我们估计攻打乐昌县城是这次土匪暴乱的主要目标，于是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战斗。果然，3月23日晚上12点多，土匪开始行动了，大瑶山山顶上首先露出了几点萤火似的灯光，很快变成一联串手电光，缓缓地从山上向山下延伸，像一条发亮的银蛇，在一片漆黑的山腰间游动着。我们断定这是前来袭扰乐昌县城的土匪。陈培兴县长立即打电话到韶关市向北江军分区报告匪情，请求支援。但通讯线路已被土匪切断，电话打不出去，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接着又同429团联系，请求紧急召回九峰山的连队驻守县城。他们立即派一名通信员骑马去九峰山传令。可惜，通信员奔驰到半路的风门坳时，被土匪打死殉职了，我们在县城与土匪激战，九峰山的两个连队还不知道。

3月24日凌晨，匪首林显、何康民，以匪1团和特务团为主力，集结1500多匪徒，包围了乐昌县城。我们由于兵力薄弱，主要据守县委、县政府、公安局、429团团部后勤处等几个要点，互相支援。土匪的进攻也主要对着这几个目标。其中匪自卫团占据县城北郊，主攻县政府和附城区（第一区）区政府；匪特务团占据乐昌河南岸，主攻我驻军后勤卫生队；匪1团占据城南大肚岭山头，主攻县公安局。战斗尤以县公安局最为激烈。匪指挥部设在河南中华火柴厂，插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他们攻城的主力是黎洪第1团。这个团有两个连是以国民党的交警部队为基础组建的，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林显把它用在攻打公安局上。

凌晨6点，匪首黎洪在指挥部打电话到县政府，以威胁的口气对陈培兴县长说："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交出县长大印。"陈培兴县长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你们被我们反包围了，你们赶快向人民政府投降。"黎洪见共产党没有被吓倒，便发起了全面进攻，指挥匪徒从四面八方向县政府、县公安局、驻军后勤处进行猛烈攻击。

在县政府这边，土匪主要从石角庙、西门口、老虎头、鲤鱼岭等地，向我攻击。由于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县大队武装和县政府工作人员由陈培兴县长指挥，按原定的战斗方案坚守岗位，沉着应战，靠大门两侧和伏在围墙四周进行顽强抗击。县委机关与县政府隔街相望，由县委副书记陈奋指挥1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抵

抗。县委与县政府互为犄角,互相照应。土匪人数虽多,但组织性差,士气不高,始终未能把我们机关大院攻破。

离县委、县政府200米外的429团团部后勤卫生队,只有几个医生护士带着70多个伤病员,没有作战部队。幸好副团长杨贵生赴韶关市开完会后,于3月23日晚12点多赶回了乐昌。天将拂晓时团部通信员急促地跑来向副团长报告:"土匪来了,团部已被包围。"杨贵生跑出来,这时土匪已到院门口。通信员用机枪向院子外面一阵横扫,打倒了几个土匪,其余的都退了回去。杨副团长又组织几个通信员和警卫员把院子周围的土匪打退以后,便跑上团部对面的一座饭店大楼上。这楼是县城最高的建筑物之一。杨副团长在楼顶上观察匪情,只见土匪几个指挥部都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方向都有土匪集结,枪声密集,战斗激烈。杨副团长见匪情紧急,立即跑回团后勤处大院,集合全体人员,计有70多名伤病员,5名司号员,7名通信员和警卫员。他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编成两个排,并从后勤仓库里拉出2挺重机枪和1门迫击炮,安排5名司号员各带2名战士(有的是轻伤员),分别在5处隐蔽起来,等重机枪一打响后,就吹冲锋号。杨副团长布置完毕,即带两个排抢占驻地后面的山头,将重机枪和迫击炮分开,从伤病员中选择有经验的机枪手和炮手,指挥迫击炮对着河对岸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土匪指挥部开炮。头两发炮弹因为炮手紧张,没有命中。杨副团长急得大叫:"怎么打的?"炮手赶紧校正距离,只听"轰!轰"几声,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落在匪指挥部。接着,各种武器向土匪齐射,分别隐蔽在5处不同地方的军号手,"嘟…嘟…嘟",一齐吹起了冲锋号。此时,杨副团长把手一扬,对同志们大喊一声:"冲啊!"霎时间,两个排的伤病员个个精神抖擞,向匪群冲去,那勇猛顽强的士气,丝毫看不出他们是伤病员。土匪见指挥部被打垮了,我方声势浩大,以为是大部队回来了,即望风而逃。我军乘胜追击。其中有一股土匪约80人,顺着武江河正往下跑的时候,发现2艘船,即连忙登船逃命。杨副团长率战士紧追不放,边追边用机枪扫射,后将这两艘船上的土匪全部抓获。其中有个土匪营长叫曹炳荣,杨贵生审问他时,他说:"前几天我们派了好几个人来侦察,都说乐昌县城没有部队,没想到你们主力部队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他误把我军卫生队的伤病员当成主力部队了哩!这时乐昌县公安局方向枪声很紧,杨副团长又立即派出部分武装前去支援。

座落在乐昌县城南的县公安局，是全城的制高点，土匪攻打乐昌县城时，把主要力量放在攻打县公安局上。因为公安局内押着一批国民党的政治要犯、土匪头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土匪把打下县公安局作为攻打乐昌县城的重点和关键。土匪的阴谋早在县公安局长冯成烈的意料之中，已作好了外抗土匪、内防犯人的准备，并将个别不可靠的旧职人员的枪支暂时收缴起来，以防万一。3月23日晚上，当瑶山上火光点点，正向山下流动之时，公安人员便枕戈待旦，严阵以待。公安队排长郑伟、蔡祥各抱一挺捷克轻机枪，分别守卫着县公安局的前后大门，直到黎明的钟声响了6下（3月24日凌晨6点钟），大伙才松了一口气。正想休息一下，就听到枪声响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大喊："土匪打来了！土匪打来了！"原来是公安队的一个小战士清晨天蒙蒙亮时到外面上厕所，发现土匪正向公安局蠕动，就朝天放了一枪，边跑边喊地冲了回来。县公安局长冯成烈、公安队长李球从容地指挥着三四十名干警，各就各位，迎接战斗。来犯的土匪正是黎洪一伙。他们气势汹汹地占据了公安局后面的山头大肚岭（今新村街一带）、人民公园的山头和对面法院那个山头。匪徒们分两路进攻公安局：一路从正面主攻；另一路从大肚岭侧攻。我县公安局长冯成烈、公安队长李球、排长蔡祥、郑伟等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战士，在这紧要关头，总是身先士卒。蔡、郑各带1个班，用机枪守住前后大门。公安干警们充分利用县公安局大门右边的围墙和左边的烂墙角为掩体，等土匪从低坡处爬近公安局这个制高点时，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打得土匪滚下了山坡。土匪以轻重机枪为掩护，向我发起数次冲锋，均被我方打退。土匪见正面主攻不下，就加强了大肚岭方面的侧攻。土匪几度冲锋，想爬上公安局的后门，但都被我以同样猛烈的火力击退。手榴弹用完后，排长蔡祥就用砖头丢下去砸匪徒，吓得土匪不辨东南西北，在坡下面惊呼："手榴弹！手榴弹！"

土匪攻打县公安局的战斗开始后，关押在牢房的政治犯、匪首、匪骨干和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趁机兴风作浪，起哄闹事："时机到了，想办法冲出去呀！"蔡祥在战斗间隙，端着机枪冲到牢房前，用利剑似的目光，扫视着在押犯人，严厉警告他们："谁要闹事，我就用机枪扫过去！"在押犯人这才老实一点，不敢吭声。

经过数小时的鏖战，大约9点多钟，在公安战士弹药将尽之时，杨贵生派出的1个班增援来了，公安队的士气更加高涨。大约10点半左右，一批六七十人

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坐火车经乐昌去广州开会，暴匪们破坏铁路，袭击火车，反被这批解放军一个反击，冲入乐昌县城。11点左右，我们乘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县政府、县大队和429团后勤处一齐出动，迫击炮向大肚岭方向开了几炮，土匪惊慌失措，开始败退。法院后面那个山头也被我占领了。我们接着进攻公园的那个山头，但遇到土匪顽抗，牺牲了我们3名解放军战士。

这时，土匪的总指挥部和主要武装力量集结在河南岸，我们用迫击炮向匪巢轰击，并组织军政人员，以解放军为先锋，冲过对岸。早泄了气的土匪队伍，见指挥部被我军炮火轰垮，解放大军和政府武装已过浮桥，便不战自乱，待我军到达匪总指挥部河南中华火柴厂附近时，匪徒们已逃跑得无影无踪了。城北的西门口、鲤鱼岭、大肚岭一带残余土匪，见河南的土匪总指挥部已经溃退，只好各自逃散。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西乡塔脚下才返回来。这时已是下午3点钟，战斗至此结束。这次战斗，公安人员没有伤亡，解放军牺牲4人，负伤5人。

这次乐昌城头搏斗，我方以百人左右的武装队伍，击溃了十数倍于我之敌，靠的是勇敢机智、团结协作和顽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土匪人数虽多，但大都是乌合之众，有相当部分是被欺骗来的落后群众，有的是拿着扁担想来县城抢东西发横财的，所以真正打起来，他们就不敢向前，甚至偷偷跑了。只有少数土匪骨干是死硬分子，但他们也很心虚怕死，因此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战斗结束后，我们脑子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在土匪围城之前电话打不出去，而土匪头子黎洪的电话却可以打进来？于是去邮电所调查。原来邮电所所长黄胜是国民党旧职留用人员，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通过电话刺探我方军情，给土匪通风报信。战斗激烈时，他还在邮电所造谣说“公安局已投降缴枪”，蛊惑人心。我们立即逮捕了他，并从他身上搜出美式小手枪一支。

北乡、长耒破敌谋

就在土匪攻打乐昌县城的同时，即3月24日，匪“反共救国军第4军”32团团长谭钧亮勾结北乡土霸李盛财、邓大环一伙共计数百人，攻打北乡（第四区）区政府。区长杨文光打电话向乐昌县政府告急，才知土匪早已把电话线剪断，只好坚守自卫。区政府设在一所独立的类似炮楼的房子里，四周不连其他建筑物，但

同匪首邓大环的楼房相距不远。匪徒们就利用邓大环的楼房，居高临下，向区政府射击，子弹啪、啪、啪地射在区政府的瓦面上，被击碎的瓦片像雨点般地落下来，有的打在了同志们的头上和身上。区长杨文光和区中队长张树枝指挥区干部20人，充分利用区政府四周各个枪眼向外面的土匪射击。张树枝掌握着唯一的一挺轻机枪，轮换着从不同的方位，封锁通向区政府的通道。匪徒们十分怕死，躲在匪首邓大环住房的楼上和房后各个角落盲目射击，不敢向外探头。

经过两三个小时战斗，匪首邓大环见硬攻不行，便喊叫要暂时停火，并派人送来一张条子，大意是：你们现已被我全部包围，插翅难飞，缴枪投降，还会有条生路。何去何从，请即回复。杨区长看完条子后表示："我们绝不投降。"打发来人走了。然后鼓励大家：只要我们坚持住，土匪是无法攻进来的。我们可以等待县里派兵来解围。与此同时，土匪又向北乡区政府喊话，区政府的同志以机枪作答，土匪不敢上前进攻。就这样，双方对峙着。随着夜幕降临，土匪的枪声也逐渐稀落了。漆黑夜幕带来的是更加紧张的气氛，因为北乡的同志必须密切监视土匪的一举一动，以防匪徒们利用夜暗掩护，前来火攻或偷袭。区政府楼下存放了不少支前的粮食和收缴来的民枪，这些正是土匪迫切想要得到的，这又给区政府人员增添了责任感和压力。夜深了，土匪除了偶尔放一两枪骚扰外，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和火攻。好不容易盼来了3月25日黎明，杨文光断定土匪已无计可施，就安排大家轮流休息，以便持久作战。土匪见久攻不下，也有些疲软了。虽然还放枪，以示他们并不死心，但已不如先前那样急风暴雨般的袭来了。10点钟左右，远远望见一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沿公路而来。土匪一看，吓得急急忙忙溜走了。区政府人员喜出望外，前往迎接，这才弄清这个连队原来是从九峰山完成任务后回县城去的，他们也是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件。

被历代称为匪巢的长耒区，不但是国民党专员龚楚的家乡，且是黎洪、罗倭子、烂庙古、张穿耳等惯匪的"根据地"。根据这种情况，区委书记林振赓事前作了抗击土匪的充分准备，一面加强区中队、农会、民兵军事知识训练，一面向守桥护路部队求援。护路部队派了7个班来到乐昌县长耒区，支援剿匪，铲除祸根。3月23日夜11点，除大军唯一的重机枪班和20多名区干部留守区政府外，其余的6个班，带2具掷弹筒、1挺轻机枪，加上由区长刘汉斌、区中队长饶济生带领的区中队、民兵共50余人，夜行二三十里，袭击土匪经常出没的大岭脚和西乡的

几个村。24日拂晓刚要开始搜索土匪，就听见乐昌县城方向有枪声，继而长耒区也枪声阵阵，土匪已抢先一步，向我县、区政府进攻了。原来，土匪“西乡保卫团”团长张养，纠集长耒惯匪罗倭子，强迫与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举行暴乱，于3月24日拂晓攻打长耒区政府。留守在区政府负责的秦峰同志，叫大军重机枪班把守大门，并派人将在押犯人逐个绑牢，不准他们乱动，其他区干部则在窗边射击。解放军机枪班有战斗经验，凭枪声可以判断土匪的方位及武器装备情况，听到哪里有枪响，机枪就往哪里扫射。土匪一看区政府有重机枪把守，不敢靠近。匪首张养、罗倭子气急败坏，沿街诱骗百姓，大叫：“你们快起来，去发洋财呀！”企图驱赶群众为他火中取栗。这时派出去剿匪的解放大军的6个班和区武装50多人听到枪声，迅速赶了回来，向土匪内外夹击，还打了几发炮弹，很快将土匪击溃，平息了暴乱。然后又派30多名解放军带1门炮，去支援乐昌县城。他们在县城河南岸截击了溃逃的散匪，直到乐昌县城枪声停了，才返回区政府。

在这场土匪暴乱中，损失较严重的要数坪石区（第五区）黄圃乡。3月24日晚，第五区区长何祥从县里回到坪石区政府时，已是傍晚时分。他先打电话给黄圃乡，告诉乡长李远岳、工作队队长李英杰：“目前乐昌县匪情相当严重，土匪已攻打了县城和其他4个区的区政府，现只剩我们这个区未受袭击。你们黄圃乡较偏僻，要注意提高警惕。现在天色已晚，我明天再去你们黄圃乡。”不料，这一情况被当时在石溪邮电所做话务员的张德英（旧职留用人员）窃听，他马上通知土匪，土匪即抢在当天（3月24日）晚上行动。国民党黄圃乡乡长白炳焕勾结“反共救国军第4军”33团李勋高、陈泰禧等，纠合300多人，于3月25日拂晓包围了黄圃乡政府。由于叛徒出卖，致使乡长李远岳、工作队队长李英杰等乡干部和乡工作队员共18人惨遭杀害，造成这次乐昌土匪暴动最严重的损失。这说明，对待各种事变，有备则无患，无备则有患。

乘胜追击荡穷寇

土匪在全县范围掀起的暴动被我们平息了。我们通过顽强的战斗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土匪头子没有抓到，土匪队伍尚未消灭。北江地委、北江军分区和当时驻北江的143师领导，都下了很大决心，要把匪患彻底肃清。为此，

上级领导调整了部署，把143师原负责北江地区16个县的剿匪任务缩小为6个县，以便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并从乐昌县调来了较多部队，把剿匪作为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剿匪部队对成股土匪采取远途奔袭的办法，一股一股地歼灭；对被打散的土匪，则实行逐山搜捕。乐昌县委、县政府密切配合剿匪部队，发动群众，收集和提供匪情；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做好土匪家属工作，开展“索夫唤子”活动，号召土匪投降自新。在我剿匪部队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俘获了“反共救国军第4军”副军长何康民、参谋长兼第11师师长董超云、33团团长朱炳寰，第2师师长黎元勋、师部秘书丘策中；活捉了32团团长谭钧亮、31团团长薛秀基、副团长张志坚；还活捉了反动会道门“一贯道”首犯曾崇贤、何志清。先后击毙匪32团继任团长白铎其（薛岳的管家）、匪大队长陈能文以及匪独立1团团长黎洪、副团长骆麻子、队长黎禧等。匪军长林显、匪首谢仲山无处躲藏，被迫化装逃往香港。树倒猢狲散，众匪徒动摇分化，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土匪展开政策攻心，重申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指出土匪放下武器、投降自新才是唯一出路，顽固不化、坚持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在我党剿匪政策的感召下，匪属也积极协助我们劝其丈夫、儿子、兄弟下山自新。一些中、小股匪头目，在我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下，纷纷下山自首，有的还劝降同伙，争取将功折罪，匪首黎洪就是不听劝降而被他的随从打死的。至1950年6月止，向我自新的匪首105人，其中连级72人、营级28人、团级4人、师级1人。以最先受到土匪袭击的廊田区（三区）为例，就有800多名土匪或受骗参加暴乱的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军事打击下，走上了自新之路。为了教育他们重新做人，县委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学校举办了自新人员训练班，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认清形势，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经过全体军民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对匪发起猛烈的军事进剿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整个剿匪斗争中，乐昌县境共毙伤和俘虏土匪3600多人，缴获枪2800多支、子弹近5万发以及军用物资等一大批，肃清了土匪，扭转了曾经一度陷于混乱的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92年）

剿匪也是一场政治仗思想仗

江　民　风

解放后活动于各地的土匪武装，是旧社会遗留的政治毒瘤。剿匪少不了军事打击，但也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回顾解放初期我们部队在粤西北剿匪的日子，深切感到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论对部队官兵或者人民群众，都不能低估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对土匪特务，也不单纯是个军事行动，还必须有政治攻势，匪特的活动也总是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我军的政治攻势紧密相联系的。

“牛刀”不磨也卷刃

1950年4月广东军区高干会议以后，我41军123师奉命从广东惠阳地区转赴北江地区，担负英德、清远、阳山一带的剿匪任务。当时我在师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务下达以后，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有种不正确的反映，认为我们从解放东北、进关、过江一直打到两广，什么大仗、恶仗、硬仗都打过，把蒋介石几百万机械化部队都消灭了，现在剩下几个土匪毛毛，有什么了不起的？“杀鸡焉用牛刀”，去个把营，“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扫光了。老实说，这种思想情绪，包括我们几个师的领导干部也多少有一点。多少年来，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似乎也有这样一个规律：在一定时期的某种情况下，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可以反映领导干部的思想情绪。部队带着这种思想情绪，于4月底5月初开进了英、清、阳地区。这里靠近粤西北，崇山峻岭，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大部分乡村尚未有解放军来过。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反动政客就麇集在这里，隐蔽待机。到1950年三四月间，匪徒们趁着我野战部队忙于解放沿海岛屿、警卫城市和交通干线，地方部队忙于整编之机，又从地下浮了出来，集股作乱，公开打起反共旗

号，成立什么“反共救国军”、“忠义救国军”、“青年军”，委以什么“司令”、“师长”、“团长”、“纵队长”、“支队长”等等。他们的头衔不过是虚张声势，而他们的行动却是坏事做尽。他们纠合了一批地主恶霸、伪政府官员、伪乡保长，收买利用解放前以抢劫为业的惯匪和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头子等社会渣滓，张贴和散发反动标语，造谣惑众，甚至袭击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气焰十分嚣张。

正在匪特猖狂的时候，我们部队背着“焉用牛刀”的思想包袱，开到英（德）西、清（远）西北、阳（山）西南3县边界地区。师部驻英德，367团驻英西北的大湾一带，368团驻清西北。369团按原计划驻龙门，作为机动策应。部队到达剿匪地区后，一了解匪情如此猖狂，一方面出于阶级义愤，对土匪的恶行非常仇恨；一方面也带有轻敌情绪，大有“看我‘牛刀’一下裁你两截”之势，产生了急躁情绪，敌情未摸清，思想未端正，地形又陌生，就急于出击。1个团在1周内动用连以上兵力出击20多次，有的连队每天出击两三次，奔袭、合围、追击行程140多华里，有时白天吃一顿饭，晚上露宿山头。367团1连（该连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名的“钢七连”，在解放战争时期荣获“塔山英雄连”称号）有一次在夜间奔袭英西黄沙坑的匪特，正值天下大雨，山洪突然暴发，把船打翻，连长史登林和18名战士被洪水吞没牺牲了。其他部队在奔袭中有的遭到匪特冷枪射击，也有少数伤亡。加上北方战士初到南方，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与生活习惯，缺少雨具，缺少防暑和防疫的经验，也有一小部分非战斗减员。语言不通，也增加了一些困难。我们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三下五除二”搞了一星期，东一耙子，西一扁担，十扑九空，结果除了毙俘为数不多的小土匪毛毛而外，收效不大，还把部队累得够呛。基层干部战士大有“水牛掉在井里，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开始有点信心不足和畏难情绪了。这时候，部队上下都逐渐认识到“牛刀”不磨也是要卷刃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

为了解决部队当时的思想问题，以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我们下令部队停下来休整一个星期。与此同时，师里和北江地委联合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县团干部参加。会上大家坐下来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学习《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著作,学习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关于剿匪的指示、决定、方针政策和政府法令等文件,联系当时当地客观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检查总结了前一段剿匪工作的经验教训,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讲话,就好像主席坐在我们对面同我们个别谈话一样,倍感亲切。我们带头作了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认识到过去对剿匪思想准备不足,政治思想工作肤浅,脱离了完成任务的实际需要。参加会议的地方同志也都作了相应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大家认识到,所谓剿匪,并不是抓几个毛贼,而是铲除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复辟的残余武装。这些人过去是蒋家王朝的支柱,现在是"反攻"复辟的先锋。蒋介石在台湾天天叫喊"反攻大陆",讲他们在大陆上还有力量,就是指这些匪特说的。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剿匪是当时乡村工作的中心政治任务,必须贯彻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三管齐下才能完成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匪特不灭,军民之耻"、"土匪不净,绝不收兵"和"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等口号。

此次联席会议之后,在北江地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按各自系统传达布置下去。我们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各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连队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和全体军人大会,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通过这一系列会议,真正达到了整顿思想、提高认识、鼓舞斗志的目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次层层"磨刀",自上而下地检查总结和自下而上地发扬民主,并且研究了匪特的活动规律和在南方雨季、山岳丛林复杂地形条件下消灭土匪的作战方法。大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合理化建议。在部队休整的同时,我们还派便衣潜入土匪活动地区,侦察匪特动向。此时,发现匪特也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们要收兵了,他们由小股又集中成大股,活动又猖狂起来。5月13日,他们纠集1000多匪徒,在清阳边、坡头地带袭击我368团9连,但被我击退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在军事上重新作了调整部署。当时英西、英东、清南、清西北、阳西(清阳边)匪情特别严重,我们对这5个重点地区实行分工包剿的"包干制",期限完成。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5月中旬，进入剿匪第二阶段。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剿匪形势，觉得需要给最猖狂的股匪以有效的严厉的军事打击。我们选择了乳源县西南的天井山股匪作为首先打击的对象。天井山地势险要，位于英、乳、阳3县边界，匪徒们妄图以此作为粤北山区“山地游击战的根据地”，自称“小台湾”，集结土匪三四百人，是经我军多次围剿后剩下的较大的一股。我们来到粤西北之初，曾对天井山地区组织过一次围剿，但因地势险要，我军对地形不熟，急攻不下，无功而返。这反而助长了匪特气焰。肃清“小台湾”匪特，可以打击股匪的气焰，对歼灭其他地区的土匪可以产生震慑作用。于是，我们于6月5日组织367团1、3两营，再次奔袭天井山地区，将匪梁耀中股及李谨标（阳山县伪县长）股共三四百人包围于坑口东山、上洞北山上。6日拂晓发起攻击，匪徒们凭险顽抗。经过政治整训的我剿匪部队斗志旺盛，战术得当，仅用1个小时，就突破敌人阵地。毙伤土匪20余人，其余溃散。我部队即留下驻剿，5天内捕获及向我自新的土匪200余人，之后又陆续有40余人登记自新。从此，天井山再也不是土匪的“小台湾”了。

接着，我们组织了367团2营2个连，368团1营2个连、3营1个连，分5路向盘踞九龙山、明径一带的以梁猛雄为首的大股土匪进行围剿。我们在战术上和战斗动作上一改前一阶段白天大摇大摆不注意隐蔽保密的做法，变为白天隐蔽休息，夜间行动，待包围圈形成，即按预定的统一时间发出信号，突然向其大股匪特发起围攻；待将其大部歼灭或击溃后，即在匪特盘踞的腹心地区住下不走，进行驻剿、清剿。同时，根据村庄大小和户数多少，分散以班、排、连或战斗小组为单位，同地方派出的工作队合成强大的武装工作队和化装成便衣队上山搜捕，周密侦察被击溃后的匪特流窜的去向和地点，依据地形和环境布成袋形阵势，张开一个口子或几个口子，采取“围渊捕鱼”、“请君入瓮”的战术，把惊弓之鸟、抱头鼠窜的小股土匪赶入袋子。匪徒们刚刚逃出巢穴、正在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的时候，殊不知又落入我口袋，周围又响起了枪声和“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喊杀声，这时才明白自己又陷入了解放军的重围，只好举手投降。有些被俘匪首也不得不佩服说：“解放军真是神机妙算。”这次军事进剿给土匪以沉重打击，匪

首梁猛雄等虽然逃脱(梁猛雄后于1953年6月被抓获),但已歼其主力,余匪溃散。

在给土匪军事打击的同时,我们还对匪特开展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一是宣传中国大陆及沿海岛屿相继解放的大好形势,以鼓舞民心,也促使匪特丢掉幻想,改过自新。二是宣传党的剿匪政策,特别强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三是宣传我军"土匪不净,决不收兵"、"匪患不止,军民之耻"的决心,长人民的志气,灭土匪的威风。我们剿匪部队还组织了工作队,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召开各种群众性的会议,例如农民积极分子代表会、妇女代表会、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座谈会、开明士绅座谈会以及匪属座谈会等,并成立匪特"自新登记处",组织有开明士绅和表现较好的投诚匪首参加的"招抚委员会",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和宣传方式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对剿匪斗争有一种说法,叫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不管这个"三七开"是否准确,但剿匪要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采取"攻心为上"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剿匪部队采取军事进剿紧密结合强大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管齐下的方针政策,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从5月下旬到6月初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共毙俘及向我自新投诚土匪2400多人,其中包括"青年服务团团长"谢之、"政委"邱恩贤、"副团长"马陆、吴斌等土匪头目;匪"政治部主任"谢川、刘玉林等则带了一部分匪众前来向我军投诚。由于剿匪部队的政治瓦解工作做得好,匪属及其亲朋都纷纷上山,甚至远道去香港、澳门,父母规劝自己的儿子,妻子规劝自己的丈夫,亲朋规劝自己的亲友,下山、回乡投降自首,改邪归正,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当时投降自新的匪众占歼匪总数的60%以上。接着367团1营在英西南、水边和石角坑、连江口,368团1、3营在阳山县之苦竹坪、茶坑、官人岭、雷公岭地区组织围剿都采取了这种办法,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收获。

军民团结 天下谁敌

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群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剿匪斗争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再狡猾的土匪也逃脱不了。

争取和团结群众,首先在政策上要反映群众的利益,要得民心。在剿匪工作中,开始有一个短时期,对捕获的土匪宽大有余,惩处不足。有的抓了又放,往往是放虎归山,为害无穷,因而部分地失去了民心,有的群众因此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土匪的活动。我们分析,全面地正确执行党的剿匪政策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我们对那些民愤大、罪恶严重的首要分子,通过群众揭发控诉和政府批准,召开了公审大会,按政府法令处以死刑。连南县镇压了"杀人王"关以忠、黄感恩,翁源县镇压了龚家其(伪县长)、赖介夫("军统"特务),阳山县与连山县也镇压了一批恶霸、特务头子以及首恶分子。有个惯匪头子("军统"特务),过去曾经几抓几放,每次放回去后,他额头上汗珠一擦,又干起了坏事,说什么"无非是再填一次表格"。这次公审大会上群众揭露了他的罪行,他又提出希望像诸葛亮那样再放他一次。台下群众不干了,高喊:"不能再放了!""不能宽大无边!"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当场推出处决了。这样,群众雀跃欢呼,受到鼓舞;匪特内部则受到震动。在严惩首恶的同时,对一般的匪众,特别是胁从的匪众或者罪恶不大的头目,主动投降自新确有悔过表现的,在大会上当众予以释放。通过事实,纠正并防止了该镇压的不镇压、失之过宽,该宽大的没有宽大、失之过严的偏差,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自后群众即勇于同我们站在一起同匪特作斗争了。

做好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清匪工作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地处粤北的连南县瑶山区有瑶族同胞3.5万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受尽了歧视与压迫,过着贫困迷信落后的生活,经济文化相当落后。他们有嗜酒习惯,很讲义气。我们的部队工作队进驻以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他们平等相处,帮助他们播种、插秧、施肥,改进生产技术,同他们交朋友。语言不通,就用手比划,用行动感化。当时在军队或地方上到处寻找瑶族出身的干部战士,能找到一个就如获至宝,你争我夺,请他们当翻译,向群众宣传民族政策。我们还在瑶族同胞中选择少数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对象,在自愿的原则下教他们学点汉文汉语。当时正是农历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生活困难,我们从通匪、资匪的一些地主恶霸那里征用部分粮食,又把部队节约的一部分口粮拿出来,救济缺粮户,特别是断炊户。他们拿到这些粮食下锅时,在灶炕头烧香拜佛,感激涕零,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这种场面确实使人感动。

我们通过上述办法，逐渐架起了团结少数民族的桥梁，消除了千百年的民族隔阂。过去瑶胞不敢下山，不敢接近部队，经过这番团结争取的工作，逐渐乐于接近以至帮助部队带路当向导，送情报，甚至和部队一起捉拿匪特。因为他们久居山区，地形非常熟悉，了解匪特经常出入的小山路、山窝窝，在土匪经常出入过的地方像捉野兽一样设埋伏、陷阱和套子，把捉住的土匪五花大绑，用箩筐和竹笼子抬下山来，当礼物一样送给部队和政府发落。

这次粤西北剿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对剿匪部队，用兵先练心；对人民群众，连人先连心；对土匪特务，攻贼先攻心。这是使剿匪任务得以胜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1991 年）

杨策雄股匪的覆灭

张惠泉

解放初期，北江土匪特别猖獗，烧杀淫掠，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严重地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彻底清除国民党的这些残余武装，是当时我党我军的一项紧迫任务。那时，我带领工作队，在英德曲江一带执行清匪反霸任务，剿灭英德县著名的土匪头子杨策雄及其党羽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杨策雄是英德县沙口镇望河乡人，解放前曾任伪联防大队长。英德刚解放时，他假装自首，交出少量坏枪来欺骗人民政府。1949年12月潜逃香港，会见了国民党反动头目林健，被任命为“广东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北江纵队”的司令。1950年1月潜回英德后，积极搜罗国民党溃散的兵痞、流氓、惯匪、恶霸等400余人，组成“广东反共第5纵队第2支队”，成为作恶一方的土匪武装。他以“司令”的名义任命了副司令杨玉珂、黄友庭，政治部主任杨蔚青，参谋主任潘劲中，少校军需杨锐坚。下设若干个大队和突击大队等，主要活动于曲江、英德、翁源等县的粤汉铁路沿线一带，欺压百姓，造谣惑众，煽动暴乱，屡次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伏击我部队，气焰极为嚣张。1950年2月9日，杨策雄杀害我英德望河公安队队长范景中。3月7日，他带着60多名土匪，深夜包围了望河中心学校，用手榴弹炸开学校后门，杀害了校长陆上明及其妻邓素英（怀孕6个月）以及教员邓海涛、罗远朱、赖受南、罗叶生，造成骇人听闻的六尸七命惨案。3月12日，围攻英德剃头岭乡政府，杀我群运干部赖汉光；4月15日，袭击曲江县大坑口守卫铁路桥梁的我143师427团的一个班，杀害班长等6人，抢走了长短枪7支。4月16日，杨策雄带领70多名土匪，在曲江县大坑口亚婆庙处，撬开粤汉铁路的铁轨道钉、螺栓，造成一台机车、6节车厢出轨翻车的重大事件，列车司机殉职，两个司炉受重伤。此外，杨策雄股匪还经常抢劫翁韶公

路上的客车，并在北江河上勒索过往船只。杨策雄股匪的存在，严重地危害着北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新社会的秩序。在我驻北江地区剿匪部队143师和北江军分区部队的多次打击下，这股恶匪有的被击毙，有的被击伤或生俘，大部溃散后前来投降、自新。到1950年底，只剩下匪司令杨策雄和他的警卫员杨细苟以及军需赖强、参谋黄炳新等少数顽匪，继续在曲江大坑口、英德大圆、翁源铁笼等一带大山流窜。

智擒通匪乡长

1951年1月下旬，担负英德一带清剿任务的44军132师南调执行海防任务。北江军分区当即抽出部分兵力接替野战军的剿匪任务，以北江军分区第10团1营负责围剿杨策雄股匪。同时，英德县、曲江县作为全省的土改试点，土改工作队分赴各乡村展开清匪反霸运动。我奉命到英德县与曲江县交界的曲江县大坑口镇石角乡，执行清剿杨策雄残部和进行土改的任务。3月的一天，我们在大坑口石角乡榕树下村，抓获了杨策雄的警卫员杨细苟，缴获左轮枪1支、子弹10多发，并把他押解到大坑口乡人民政府关押，由乡长萧某（原伪乡长，留用继任乡长）看管。谁知这个萧乡长是通匪分子，有意放虎归山，趁杨细苟黑夜上厕所的机会放跑了他。为了纯洁内部，进一步弄清萧某通匪的情况，经上级批准，准备逮捕他。我们接受这个逮捕任务时，考虑到萧某充任国民党乡长的职务多年，平时枪不离身，为避免我方伤亡，逮捕时必须谨慎行事。经反复研究，决定智擒，采取出其不意，突然袭击的手法将其制服。我们经过秘密侦察，决定以跟他研究上调公粮为由，在吃晚饭时将其逮捕。萧家住在乡公所内，正值晚饭时分，我带3人来到乡政府，留2人在门口秘密警戒，我和另一同志进入萧的住处，说是跟他研究上调公粮的事。此时他正准备吃饭，在他双手捧起饭碗的瞬间，说时迟，那时快，趁其不备，我俩迅速把他的驳壳枪缴了，用手枪对着他大喝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萧受此一惊，脸色霎时变得铁青，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这时在门口警戒的两同志也进来了，迅速把萧某捆绑起来，宣布他的通匪罪行，实行逮捕。随后押交曲江县马坝区人民法庭查处。

再擒杨细苟

杨细苟被萧某放跑后，我们再一次向群众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和决心，召开了匪属会议，一面宣传通匪藏匪者一定严肃查处，一面宣传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在匪属中开展“索夫唤子”运动，号召他们向自己的丈夫、儿子宣传我党宽待俘虏的政策，督促其劝匪迅速自新。我们在做匪属的宣传工作中，调查到杨细苟有个远房叔父是雇农，土改中我们工作队给他分了土地，经常和他谈话，给他讲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能使穷人翻身的道理。他觉悟提高后，成为我们的秘密情报户。像这样的情报户，我们工作队发展了10多户，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有一天早上，杨细苟的叔父跑来对我说：“杨细苟昨天半夜摸到我家，向我打听工作队的住处，我没告诉他。”（当时我工作队的住处经常变动）根据这个情报，我们分析杨细苟就在附近活动，于是我们经常在夜间或白天到他家去突击搜查。一天下午，我带工作队的3人和大坑口守桥部队的两个同志到杨细苟家搜查，一进门就发现一个人影向后门窜出，往屋后的石山上狂奔。我们分析很可能就是杨细苟，便迅速追上去。当时我们的意图是活捉，以便弄清杨策雄的下落。于是边喊“站住”，边朝天鸣枪。他听到枪响，不但没有停下，反而跑得更快，由于他熟悉地形，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我们立即发动民兵、群众，将小石山围住，同时讯问他的老婆。据他老婆交代，杨细苟身上带了“一支扁扁的短枪”。我们一听，知道杨带的是驳壳枪，断定杨细苟上次逃跑之后，又与匪首杨策雄取得了联系，重新配发了枪支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动员杨细苟的母亲、舅父、老婆高声呼叫他出来投案自首，一面发动民兵群众边搜索边缩小包围圈。杨细苟在逃跑无望的情况下，从小石洞内爬出来向我投降。我们搜查他身上，未发现短枪，就问他：“你的枪呢？”他说：“我没有枪。”后经他老婆证实，他无法抵赖，只得供认手枪藏在石洞内，并同意带我们去石洞取枪。这时天色已近傍晚，我们跟着杨细苟到石洞去找枪。他一会儿诡称枪在这，一会儿又诡称枪在那，拖延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把枪找出来。我们厉声警告他：再耍花招，罪加一等。这时天色已晚，杨细苟说枪支放在石崖上，要求我们松开手绑，以便他爬上石崖，上去取枪。我们一面给他松绑，一面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一

步步地爬上石崖，正待接近藏枪处时，突然停住脚步，左手迅速伸向洞内。我们发现他这一异常行动，用手枪对着大喝一声："不准动！下来。快下来。"他被这声色俱厉的喝声怔住了，只得缩回左手，爬了下来。之后，我们在崖上的石洞里摸到了一支已上膛的驳壳枪。幸运的是，我们警惕性高，及时识破了杨细苟的诡计，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当天晚上，经过审讯，杨细苟招供：上次逃跑后，与杨策雄设的联络站取得联系，补发了枪支弹药。杨命他回村进行活动，任务是打探我工作队的住处，准备暗杀。殊不知觉悟起来的贫雇农爱憎分明，他的堂叔始终没有透露我工作队的情况，反而不怕威胁，向我报告土匪的行踪，使杨细苟阴谋未逞身先擒，这是一切顽固分子的必然下场。

捣毁土匪联络站

据杨细苟交代，杨策雄设的土匪联络站就在英德大园村和罗寺内。杨细苟上次逃跑后，就是通过这个联络站领到枪支和接受任务的。为此，我们决心捣毁联络站。第二天，工作队派我和另一名干部和两名战士一同出发，向和罗寺奔去。

和罗寺座落在英德大园村东边的一个大山脚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寺院外古树参天，行人稀少，环境幽静，是土匪藏身落脚的理想地方。该寺庙原来有10多个和尚和尼姑，解放后大部分已经还俗了，只剩下一个和尚在庙里主持香火。我们接近寺庙时，由两名战士守住寺庙大门，我和那个干部进入庙里，准备突击搜查。只见那和尚身穿黑袈裟，半闭着眼睛正在念经、敲木鱼。我们向他表明身份，进行检查，但未搜出任何反动证件和枪支，他口中连声大叫："阿弥陀佛，冤枉！"我们继续在庙里搜查，最后在夹墙里搜到几袋粮食和10多只鸡，还有一张当地土匪的名单和接济粮食的数量。显然，这些都是资匪的食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个和尚神色慌张，满头冒汗，只得承认这些物资是用来接济土匪的，寺庙是杨策雄的联络站。我们根据这个和尚通匪资匪的罪行，将其押送驻军军法处处理。同时按名单清除了散匪。

捣毁杨策雄的联络站之后，斩断了土匪的耳目，断绝了土匪的生活供给，土

匪陷于极端困难之地。加上我们封锁围困，躲在深山里的土匪面临饥饿，只得冒险下山寻找食物或投案自首。

炸死匪军需

杨策雄的联络站被捣毁后，土匪失去了食物来源，加上我们发动群众，加强了对匪属的管理，陷土匪于饥饿困境。这时，杨策雄把希望与责任落到军需赖强身上。

赖强是杨策雄的得力干将，跟随杨策雄多年，枪法百发百中，罪行累累，是个十恶不赦的惯匪，当地群众既仇恨、又害怕这个杀人魔王。赖强的家就住在英德县大园村，他岳母是村里的地主婆。土改开始后，地主婆家的财产被我工作队查封，房子变成了民兵队部。地主婆被安排到别的房子去住。赖强不知道岳母已经搬家，一天晚上，他从窗口伸进一只提布袋的手，低声向他岳母要粮食。我民兵听清是赖强的声音，迅速抓住那只伸进窗内的手。赖强知道情况不妙，另一只手举枪对准民兵，要民兵马上放手。民兵知道他枪法厉害，稍一怔，被赖强挣脱跑了。民兵马上报告。北江军分区10团1营的战士和土改工作队及地方政府的干部立即出动，封锁路口。但赖强是本地人，地形熟悉，早逃得不见踪影。第二天，我们动员了附近几个村的群众近千人上山搜索，但直到下午4点钟仍未搜到赖强。正当我们在他家的村后山上继续逐段搜索时，突然一阵驳壳枪声向我搜索队伍袭来。我们当即还击。但因为不知丛林中究竟有多少土匪，我们就集中火力向枪响之处猛打，手榴弹、步枪一齐开火。打了一阵不见还击，我们即停止射击，派部队进行搜索，结果在草丛中发现了被我手榴弹炸死的赖强尸体，同时缴获驳壳枪1支、子弹29发。

为了消除群众怕报复的顾虑心理和争取匪徒投降自新，我们把赖强的尸体抬回大园村，绑在村口的大树下示众。周围几个村的群众看到这个杀人魔王被打死了，无不拍手称快。

匪参谋招供

随着土改的深入和剿匪的进展，人民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一发现土匪行踪，群众就主动及时向我军报告。土匪越来越孤立了。杨策雄的参谋黄炳新就是被群众举报而抓获的。

黄炳新是曲江县石角乡人。捣毁了杨策雄的联络站，击毙匪军需赖强后，断了土匪的粮源，残余的土匪陷于绝境，正为求食而苦苦挣扎。1951 年 4 月的一天，黄炳新躲在石角乡榕树下村后深山的小溪边钓鱼，被榕树下村的一名牧童发现，立即向我报告。我们马上与剿匪部队、土改工作队、民兵迅速前往围剿。当我们赶到溪边时，已不见人影，但发现溪边有个石洞，洞口旁野草歪斜，并隐约听到洞内有人在活动。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判断黄炳新可能躲在洞内。向群众了解，得知这个石洞很深，只有一个出入口。我们立即布置民兵、群众将此洞周围团团围住，防土匪逃跑，并向洞内扔了一批手榴弹，但洞内毫无动静。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们把黄炳新的母亲和妻子找来，叫她们进洞劝黄炳新出来投降。她们害怕洞内开枪，一边叫喊“炳新啊，不要开枪啊”，一边慢慢往里爬。大约过了半小时之后，她们从洞内取出一些衣物，说洞内很深，没有找到黄炳新。我们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而是严密监视洞口及周围的动静。夜暮降临后，我们又动员群众烧起篝火，继续在洞外围困。大约在半夜 12 点多钟，忽然听到洞口草丛中有轻微的响声，接着有个黑影一闪。我和北江军分区 10 团的战士迅速用枪指向草丛处的黑影，大喝一声：“谁？举起手来！”“是我，黄炳新，不要开枪。”他举着双手，在草丛中慢慢站起身来。我们立即上前搜身检查，未发现枪支。把他带到篝火旁，讯问他的同伙、枪支和电台的下落。他说，他的同伙不是被抓就是自首了，这里只剩他一个人。并推说自己没有枪，更不知道电台在哪里。我们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再执迷不悟。最后，他供认枪支、电台、机枪都已交榕树下村村长杨兴祥（解放后当选的村长）藏起来了，这是他和杨策雄商量后认为是最安全的、最保险的办法。他们当时估计，只要给村长加以威胁，是不会泄露出去的，因为村长如果向政府或驻军报告，一怕杨策雄他们要了他全家的性命，二怕共产党治他的罪，而共产党是不会怀疑民选的村长会帮土匪

收藏武器的。我们听了黄炳新这一番招供，深感反动分子是多么狡诈毒辣啊！但不管他们如何施展诡计，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我们来到村长杨兴祥的家，反复向他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他终于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在我工作队赴县城开会时，杨策雄、黄炳新摸到了他家，把机枪、电台硬塞给他保管，并威胁他说："如果丢失或去告密，则要你全家的性命！"他又惊又怕，无可奈何地把机枪、电台丢进屋后的水塘里。接着，杨兴祥带我们来到水塘边，下塘把机枪、电台捞了起来。我们查实他不是自愿而是被胁迫的，根据党的"坦白从宽"、"胁从不问"的政策，免予法律制裁，只是行政上免去了他的村长职务。至于黄炳新，我们则把他押送到军事法庭审理。法庭查实他的罪恶严重，民愤极大，后依法对其处以极刑。

潜入特务落网

敌人总是不甘心灭亡的。杨策雄手下的匪徒均已基本被歼灭，只剩个"光杆司令"了。可是国民党驻香港的特务头目仍在做他的复辟梦。1951年4月，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构总部派遣原籍始兴县的特务分子张某，由香港潜回内地，准备同杨策雄股匪联络，并将杨匪的情况以密码向香港总部作了汇报。

特务张某乘坐火车在曲江县大坑口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他凭着熟悉的地形，伪装农民作掩护，向石角大山的方向走去。半路上刚巧遇到了我们的工作队。他神色惊慌，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对他进行盘问，他支支吾吾，矛盾百出，连他原籍乡村的干部姓名都一无所知，而且身上无任何外出证明（路条）。我们将他带回北江军分区第10团团部，经反复多次审讯和交代我党的政策，最后才不得不供认他是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派来的联络员，来这里的目的和任务是与杨策雄联络，并将杨策雄匪部的人数、枪支向香港特务机关汇报。这个特务满以为凭着熟悉的地形和乔装打扮，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刚下火车就被我工作队抓获。

击毙杨策雄

杨策雄的外部联系被斩断了，他的爪牙也被打掉了。依据1950年10月10日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匪副司令黄友庭、政治部主任杨蔚青以及黄炳新、杨细苟等一干罪犯先后被依法处决。我们经过反复核实，只剩下杨策雄这个“光杆司令”尚未抓获。

1951年5月初，北江军分区10团团长吕广先、政委汤山、1营营长邱振英来到英德县沙口乡，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了围歼杨策雄的行动计划。会后，我们工作队和民兵继续积极配合部队，在望河乡、沙口乡一带布下天罗地网，白天搜山，夜间设伏，杨策雄走投无路。5月30日，杨策雄饥饿难忍，不得不下山偷农民地里的芋头。他摸到老农民沈明的茅棚边，向沈明要火烧芋头吃。沈明看他一身狼狈相，又见他带着枪，估计是个漏网的土匪，就对他说：“这里很危险，有部队驻扎，你先去那边的草寮等着，我帮你烧好送去。”杨策雄答应等着。沈明立即向驻在附近的北江军分区10团1连报告。部队和民兵立即行动，撒开包围网，严密搜索。杨策雄发现有人向山这边搜索，立即上山，企图翻山逃窜。我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杨匪狗急跳墙，竟向我搜索部队开枪，妄图冲出包围圈。杨策雄的枪声一响，正好暴露了他的藏身处所，我民兵利用有利地形，从不同方位向负隅顽抗的目标猛烈射击，直到听不到杨策雄的还击才停止。但走近一看，只见杨匪躺在草丛中，已经一命呜呼了。“杨策雄被打死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人们为铲除了这个恶魔而奔走相告。

至此，杨策雄股匪全部被消灭。第二天，即1951年6月1日，沙口乡召开了剿匪祝捷大会。会上，一面面锦旗分别赠送给剿匪有功部队、土改工作队、民兵队，对报信有功的老农沈明给予表彰和嘉奖。

（1990年）

西江北岸剿匪第一仗

梁　嘉

解放初期，我军在广宁县东北部地区实施的围歼战斗，是西江剿匪战役中消灭陈嗣运股匪的一场恶仗、硬仗。战斗的结局有力地推动了西江地区剿匪斗争的进程。当年我军在总结这场战斗时曾指出：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但给广（宁）四（会）清（远）群众留下了一个军事胜利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在政治上打了个胜仗。

陈嗣运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的广宁县长。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粤桂湘边打游击，主要的根据地就在广宁一带，直接的主要的敌手之一就是陈嗣运。解放后，陈拖枪上山，继续与人民为敌。我那时担任中共西江地委书记兼广东军区第5（西江）军分区政委。消灭陈嗣运股匪是我的宿愿，也是当务之急。这场战斗的过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围攻扶溪　生擒陈嗣运

1949年10月，解放广东的战役拉开了序幕。之前的9月3日，活动于广（宁）四（会）清（远）边区的粤桂湘边纵队独立团和绥贺支队第1团等部队，胜利地解放了广宁县城。以陈嗣运为首的国民党广宁县保警队遭受我军重创后，逃往江屯一带山区变为政治土匪。10月中旬，我南下大军解放广州，刀锋直指粤桂边境时，这个老奸巨猾的匪首陈嗣运，率其所属武装500余人藏匿在广宁、四会、清远、阳山4县的交界地区，并大肆招兵买马，收罗散匪，扩充武装，构筑工事，妄图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从9月至11月，曾数次率其残部骚扰广宁县城，但均被我军击退。

位于广宁东北部之江屯、北市、螺岗、联和等地，是陈匪活动的主要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十分不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而反动的封建势力却根深蒂固，历来都是土匪栖身出没之地，盘踞在这里的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可谓是官、绅、匪结成一体。国民党统治崩溃后，他们仍然坚持与人民为敌，在边远地区抓丁派款，杀人抢粮，散布谣言，威迫和恐吓群众，离间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关系。

这支反动武装经过近两个月的收拢、扩编，组成了以原国民党广宁县政府的军政人员为骨干，惯匪和反动会道门为先锋，地主、恶霸为靠山的土匪组织，番号为“广四清边游击支队”，下设2个大队、2个独立营和1个警卫连，总兵力600余人，由陈嗣运任“支队司令”，何炳、江柏年分任大队长，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设立了供应、卫生、转运等秘密联络点，成为当时西江北岸活动最猖狂、实力最强的一支土匪武装。

为消除匪患，稳定西江局势，我们于1949年11月上旬，根据“赣州会议”和广东军区的指示精神，专门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全面地分析了西江形势。一致认为，西江匪患十分严重，特别是广宁陈嗣运股匪，由于没有受到南下大军的打击，气焰十分嚣张。如不及时给予坚决镇压，我们的征粮、支前、治安等各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但是，当时刚组建的军分区部队尚未集中整编，许多城镇仍需部队维持治安，一时难以集中兵力进剿，为此，我不得不向上级请求援兵。11月底，我专程到广州向叶剑英同志请示汇报，要求留下一部分大军协助我们剿灭广宁陈嗣运股匪。叶听了汇报后，即带我见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同志。邓司令员采纳了我的建议，同意稍后从附近集结的部队中抽调1个营进剿广宁陈嗣运股匪。

12月中旬，西江军分区接到广东军区命令，以分区所属1个团，配合第44军131师393团的1个加强营围歼陈嗣运股匪。我与周时源代司令员商量后认为，13团是以原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和独立团为基础编成，该团中当地人和长期战斗在广宁的战士多，地形、道路、民情和匪情都比较熟悉，为此决定由13团担任配合围歼陈匪的任务。

同月25日，第393团派来的加强营，由李副团长带队，到达广宁与西江军分区13团会合。在广宁县大队的接应下，随即兵分两路，对江屯、河东之匪发起进攻，收复了江屯，俘原江屯乡保长江秀文以下10余人。匪首江柏年闻风而逃，带

着部分人员龟缩于北市扶溪、中洞一带。

北市扶溪是陈匪苦心经营的主要防御阵地，是匪首陈嗣运的第一个巢穴。扶溪村附近的山头都构筑有各种防御工事。村庄周围修筑了围墙，其中东北、西北和正南3个方向各筑有一座碉堡。围墙的木桥门有隐蔽墙，且有数层枪眼，可以组织火力相互支援和封锁通路。整个防御体系就像一个城堡。

江屯收复后，我们根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指示，认真地分析了匪情、社情、民情以及扶溪地区的地形，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围歼扶溪地区之匪，尔后攻取带心、双车，捣毁匪巢；继而肃清边沿地区散匪，进一步扩大战果。攻打扶溪的部署是：以第393团加强营担任主攻；西江军分区第13团助攻，从两翼侧击，3个营齐头并进，互相策应。

集结在广宁江屯的进剿部队受领任务后，欢欣鼓舞，士气高涨，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各部（分）队先后派遣侦察小组，化装成当地人模样进入村内侦察地形，组织有关人员熟悉情况，选择进攻道路。经勘实，发现土匪防守的设施比较严密。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成了3道防御阵地：第1道为前沿阵地，位于扶溪村外的各个山头上，分别挖了堑壕等各种防御工事，并在阵地前沿和主要通道上设置了竹签、鹿砦等障碍物，每个山头均有土匪把守。第2道是主阵地，位于村庄外围，村边有城壕、炮楼、掩体和防御物，比较坚固。第3道是核心阵地，以福安楼为核心，包括村内所有的民房，周围有两道又高又厚的围墙，还有木桩，每座炮楼建有一个3厘米厚的铁栏门。此外，陈匪还在离村子五六里的要道上派出了潜伏警戒哨，一旦发现情况，即及时回村报告或鸣枪示警。

扶溪是陈嗣运亲自组织把守的。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为防避我游击队的进攻，接受过专门训练，防守比较擅长。因我进剿部队从江屯集结地域到扶溪有几十里，要捣毁这个匪巢，就必须采用奔袭合击的战术，一举而歼灭之。

奔袭是在夜间进行的。12月28日凌晨2时，第393团加强营和西江军分区第13团2个营从江屯出发，按各自的进攻方向疾进。于5时到达指定位置后，迅速做好攻击准备，拟于拂晓发起攻击。

外围战斗的重点，是扶溪东北、西北、正南边的3座碉堡和肃清四面山上的散匪，扫除前进障碍，开辟进攻村庄的通路。

近战是我军的传统战法。6时40分，天刚蒙蒙亮，我进剿部队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发起攻击。在扶溪东北侧攻击的第393团10连3排，首先接近碉堡，扫除了碉堡附近的鹿砦等障碍物。突在前面的该排8班接近山脚时，被潜伏在正前方50米处北山草丛中的匪哨兵发现，匪兵喝令我们"缴枪"。在这紧急关头，我3排排长张云才沉着应战，令1个组从正面牵制，以1个组从侧翼冲上去包围土匪。狡猾的匪徒见我们人数不多，便用诈降欺骗我们，使我2名战士受伤。随后，该排的另一个班从北山迂回过来，吓得在这里防守的30多名匪徒急忙向扶溪村内逃窜。张排长带着突击班跟踪追击。追击中，突然又遭到前方30米处敌两侧火力的夹击。战士们机智灵活，趁着手榴弹的硝烟，勇猛地冲过去。进至城壕时，匪炮楼上的火力又袭击过来，我军伤亡战士3名，进攻受阻；随后跟进突击的2排6班，也突然遭到匪机枪猛烈火力的扫射，伤亡6人。10连的突击分队被压在村边围墙一线。在这紧急的时刻，营部命令另一个突击排从两侧迂回过去，在各分队的配合下，才突破围墙攻入村内。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至黄昏，除何炳、龙生等部分匪徒逃脱外，其余的被包围在村内。随后，我们对村内的土匪实施逼近收缩。

29日上午，我围剿部队根据地形和攻击目标，作了具体部署。10时40分，我突击分队在连长王忠良的指挥下，发起总攻。各攻击分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迅速通过突破口，沿着村内通道和街巷穿插分割。下午4时，担任开辟通路的战士，又以勇猛机灵的动作接近第1道围墙爆破，掷入第2道墙。经一天激战，我进剿部队把敌压缩包围在福安楼附近，匪首陈嗣运及其匪徒成了笼中之鸟。

战斗第三天，我们考虑到扶溪村内的土匪已被我们围剿部队压缩包围在福安楼及其附近的工事内，基本达到了军事打击的目的，于是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展开政治攻势，利用俘来的原广宁县副参议长陈静松等人在阵前喊话，劝匪投降自新。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以陈嗣运为首的180余名土匪被迫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苦心经营的巢穴亦被我军彻底摧毁。

同一天，我393团9连在当地民兵的帮助下，追歼逃匪，毙伤匪数名，俘匪60余名，胜利地结束了扶溪战斗。

攻克带心　全歼股匪

12月30日下午，我围剿部队撤出扶溪，回到江屯地区休整，发动全体干部战士认真总结这场战斗的经验教训，准备再战。

刚进入休整的第二天，侦察分队回来报告说，北市漏网的匪首何炳带50多名匪徒窜至带心、双车地区，沿途还收容了150多名散匪，同时还在当地威逼蒙骗了一部分落后群众，企图依托带心地区，同我军对抗。

何炳土匪出身，是为祸广（宁）四（会）清（远）边区20多年的匪首。早在解放前，他就勾结江柏年、江富年、林开业、谭玉堂等组成反动武装，成立江屯、北市、螺岗3乡“剿匪委员会”，向我游击区进攻。他凶恶残暴，罪大恶极，曾杀害无辜百姓百余人。后被陈嗣运收买，委任为“大队长”，其思想更加顽固、反动。在陈匪的操纵下，何炳匪部长期盘踞在江屯以南、北市以北的广（宁）清（远）边界地区作恶，其中扶溪是他们的大本营，带心是他们的第二巢穴。

西江军分区代司令员周时源接到侦察分队报告的情况后，同393团李副团长一起组织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定下了决心。根据当时的匪情、民情和地形，决定由西江军分区第13团担任穿插任务，沿广（宁）清（远）边迂回到带心东侧，尔后以一部兵力向带心村攻击，配合正面分队攻击带心；另一部兵力分散配置在附近地区，封锁要道和追歼溃窜之匪。393团以2个连的兵力从带心村正面攻击，突破后，从右翼直捣匪巢；1个连攻打双车，得手后，迅速撤回归建，随时准备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为了确保主要方向的顺利进攻，393团李副团长根据所担负的任务，组织有关干部反复研究，确定了具体打法，决定由9连担任营的主攻分队；10连攻打双车；11连为营的第二梯队。

各进剿部队明确任务后，经过周密准备，于1950年1月3日午夜从集结地域出发，按战斗部署分别沿着穿插或占领攻击出发阵地的路线开进。

西江军分区第13团的穿插路线比较长，道路崎岖，但该团的指战员不怕连续行军的疲劳，身穿单薄的军衣，顶着凛冽的寒风，翻山越岭，经过4个多小时的穿插，于4日拂晓前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担任正面进攻的393团加强营，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按时占领了攻击出发阵地，并于6时20分前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6时30分，围歼何炳股匪的战斗打响。各攻击分队在火力的支援下，按约定的进攻方向发起攻击。

在带心正面攻击的393团9连发起冲击后，突然遭到东山守敌火力的侧射。3排排长即率1个班和1挺机枪前出消灭敌人火力点，连副指导员则率2个班迅速占领距匪阵前约40米处的有利地形。随后跟进的李副团长简单地观察了周围情况后，命令8班作试探性的进攻。8班奉命迅速向前运动，接近敌据点。8班将要通过开阔地，接近围墙时，狡猾的匪徒组织密集火力，突然疯狂地向我8班扫射。8班受到重大伤亡，被压制在围墙外一线。随后，顽匪又组织了1个班的兵力向我8班反扑。8班副班长顾维新沉着应战，带着战士迅速抢占附近的有利地形，在友邻的支援下，打退了匪徒的多次反扑。攻击分队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1时许才撤出战斗。

担任进剿双车股匪的393团10连，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了顽匪，收复了双车。其余部(分)队也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任务。

下午，393团加强营根据战斗发展情况，重新调整部署，决定从带心村东北侧方向打开突破口，并将主要火器调集到这个方向。下午4时部署调整完毕后，发起了第二次攻击。

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担任主攻任务的393团9连5班战士王文林灵活机智地爬到土匪把守的炮楼的围墙下爆破，为部队开辟了通路。但是，顽固的土匪又组织了几挺机枪封锁我突入的唯一通道。但我9连2排勇猛冲击，毫不畏缩，至下午6时许，终于打开了突破口。几位战士冲入村内后，与顽匪展开巷战。狡猾的匪徒见势不妙，立即改换战术，派出部分人员分散钻入村边山林，企图转移我对炮楼的攻击。这时，营决定预备队加入战斗。但当预备队向前运动时，突然遭到钻入山林的散匪的袭击。鉴此，营即令刚完成双车战斗后撤回来的10连向村边山林搜索，有效地保障了预备队及时投入了战斗。

在激战中，堆放在带心村北侧炮楼附近的柴草被我炮火引燃，顿时烈火冲天。死守在炮楼上及其附近的匪副营长冯凯以下83名匪徒，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部被火焰吞没。

这次战斗一直持续至晚上8点多，除少数匪徒溃逃阳山、清远外，其余400余名匪徒均被我消灭，并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匪首何炳当时亦被393团俘获，但他混在匪众之中，未被识破，一时被误放了（后来何炳逃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镇反时被捉拿归案）。至此，围剿陈嗣运股匪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乘胜追击　肃清残匪

我军进剿扶溪、带心股匪取得胜利后，随即转入清剿残存在北市、螺岗、联和地区的零星散匪。我们首先对五宅山地区的散匪进行了搜剿，然后进剿扶罗口、新楼等地的散匪。至1月中旬，歼灭了匪首邓文华、冯炯修、谭广标等以下匪徒100余人，并恢复和建立了该地区的村镇政权。

历时24天的进剿，经过大小战斗10余次。战斗中，俘获了广宁县伪参议会副参议长陈静松、秘书周子鑫、二科科长陆众群、财粮科科长杨家兰、巡官陈丰运、卫生队队副陈烙以及支队属下的连长梁瑞文等匪徒600余人。在我政治攻势下，北市、江屯、螺岗3乡的经粮主任林开业、情报组组长陈星桓、自卫分队分队长江钧等，也主动向我投案自新。计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4挺、六〇迫击炮1门、步马枪1143支、短枪87支、子弹13079发，以及军用物资一批。我军伤35人，牺牲18人。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但使广宁地区尤其是广宁东北部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而且教育了群众，使群众逐步靠拢我军。原来受匪欺骗上山为匪或外逃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生产，并主动协助我军做好清查散匪的工作。

1月中旬，鉴于一些土匪散于民间等情况，我进剿部队在周时源代司令员和李副团长率领下，以班排为单位，组成精悍的小分队，深入各乡村发动群众，搜捕散匪，清查散枪。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我军展开全面清剿和强大政治攻势的压力下，逃窜在边界上和山林中藏匿的散匪纷纷向我军投降。曾两次遭受打击、后窜入阳山境内的匪首江柏年，无栖身之地，便派出代表与我军联络投诚，交出机枪2挺、步枪69支，表示改过自新。随后，匪第5中队中队长谭广标和匪首陈桂新亦带着30余名匪徒，先后向我军投降。至1月21日止，

我们基本肃清了广宁东北部地区的残匪。

在围剿陈嗣运股匪的战斗中，进剿部队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深受群众的赞扬。如在双车剿匪时，我393团10连的干部战士由于战斗紧张而吃不上饭，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老百姓的东西。事后，该区区长熊亦轩得知，深受感动。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组织了劳军慰问团，挑着自己种的蔬菜，抬着自己养的猪、牵着牛慰劳部队。为祭奠英雄的英灵，当地政府还发动群众捐款，先后在北市和江屯中学花园里各建筑了一座烈士纪念塔，以示人们永远怀念烈士的功绩。

陈嗣运股匪的消灭，稳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扫除了一大障碍。从此，广宁人民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1991年）

巨浪荡涤污垢

——西江剿匪回忆片断

吴　桐

广东西江地区，是指以肇庆市为中心，包括西江南北两岸11个县市的地域，地处两广水路交通之要冲，沿江而下，可出广州及珠江三角洲，逆流而上，直通广西重镇梧州。境内江河纵横，山岳连绵。解放前是我游击队驰骋的好战场；解放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封建反动势力和惯匪互相勾结，拖枪上山，残害人民，妄图破坏和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猖獗一时的匪特反动势力的麇集之所。剿灭这些土匪，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

1949年冬，我南下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华南大地，各地土匪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势，暂时消声匿迹。1949年底和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西江地区刚刚过去，潜伏的土匪特务又沉渣泛起，从分散隐蔽转向集中公开行动。据1950年2月统计，西江地区约有土匪18股、5800余人。其中较大的股匪有：活动于云浮西山地区的“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部总指挥”叶肇股，约1500余人；活动于罗定县泗纶地区的“西江指挥部独立第5旅”旅长李次鸿股，约800余人；盘踞高要、德庆地区的惯匪、被国民党封为“中国义勇军华南总司令”的陆轰股，约600余人；活动于四会、广宁一带的广宁伪县长陈嗣运股，500余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队长张建中股，约150人；还有云浮土霸“西江指挥部独立第2旅”副旅长刘汉清股，约400余人。为了消灭这些土匪，稳定城乡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由当时西江驻军第41军122师和中共西江地委、西江专员公署以及西江军分区，联合组成了西江剿匪指挥部。122师师长田维扬任指挥，师政委吴保山、地委书记梁嘉任政委，军分区代司令员周时源、副司令员李镇静任副指挥，122师和军分区参谋长

和政治部主任分别担任剿匪指挥部的参谋长和主任。我当时是西江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参谋长暂缺),在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直接参与了部分剿匪行动。

西江土匪的活动大体经历了从分散隐蔽到集股行动、受到打击以后又被迫分散流窜的过程,最后往往是匪首带着几个人、10几个人东躲西藏,直至被我完全消灭。土匪人数总的趋势是由多到少,大股化小股,最后走向消灭。但往往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台湾蒋军特务活动的起伏以及我军进剿行动的节奏,时有增减。有时好像越剿越多,有时又化整为零或人数减少而股数增加,表现了斗争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我们的剿匪工作,开始是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大股土匪;继而派出适当部队,进驻某一地区,分片包干,实行驻剿;最后,剩下的一些残余土匪(大多是匪首和骨干分子)到处流窜,我则组成精干小分队或"飞行小组",进行清剿。我记忆较深的有下面几次斗争。

进剿西山叶肇股匪

1949年冬,西江地区已经解放,但我军正在进行粤桂边战役,驻西江部队不多,我地方武装主要控制西江两岸平原,保护交通。土匪则乘隙钻入偏僻地区。原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西江指挥所主任叶肇,纠合德庆伪县长严博球,阳春县联防主任李雄万,云浮和西山的土霸刘汉清、兰香池,信宜县刘汉光等人,窜入云浮西山,最多时集结1500余人,下编3个旅和若干个团,是西江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他们企图负隅顽抗,待机复辟。

西山原是云浮县的一个区,位于西江南岸阳春县境内西北部,历史上称云浮西山飞地,是与罗定、信宜交界的一个偏僻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险要。解放前,我们在这里打过游击,当时也常有惯匪出没。解放前后叶肇窜入西山,袭击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基层干部、群众和革命军人家属,气焰十分嚣张。为消灭这股土匪,1949年12月中旬组织了一次联合围剿。这次联合围剿以台山(粤中)军分区(阳春县属粤中)为主。从13日开始,43军129师1个营和台山军分区19团从开平长沙出发,经岗步圩直插西山;台山军分区第20团和阳春县大队则从阳春出发进行合击。那时,西江军分区的主力13团正在广宁县围剿陈嗣运

股匪，就派罗定、云浮两个县大队在西山周围堵击逃敌。17日，我两路夹击叶肇司令部驻地铁场、松柏一带，歼敌140余人。20日，我西江军分区部队在云浮富林区老虎坳一带全歼叶匪独立团1营1个连，俘匪营长以下70余人。21日拂晓追剿刘汉清股，俘35人，刘匪逃脱。台山军分区部队在西山搜剿几天，歼匪近千。这次围剿，歼其主力，但匪首逃脱。此后即进行分片包剿。

1950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前后，各地土匪又活跃起来，袭击我区、乡人民政府，叶肇股残匪在信宜、罗定边之思贺、木瓜一带集结，抢我思贺粮仓。我决心再次进剿这股土匪。122师2个营及西江军分区第14团，采取百里奔袭的办法，向西山松柏和信宜罗定边的思贺、木瓜等地分进合击。预定3月3日凌晨4时合围，6时开始攻击，因14团1营在3月2日22时到达大洞时即与匪前哨打响，匪顽抗1个多小时，其余闻声而逃。我军即跟踪追击，在当地搜剿5天，俘敌“西江指挥部独立1旅”参谋长陈少达、团长罗国璋以下共360余人。此时，叶肇逃往澳门，残部由阳春县伪联防主任李雄万指挥，潜伏于阳春西山及附近各县。他们大股化小股，很多头领各散西东。我们也用分片包剿的办法，各个击破。

叶肇部属、原国民党德庆县长严博球匪部，在西山遭我打击后，窜回德庆阴谋组织暴动。严勾结当地反动地主冯志超、冯化烈和德庆惯匪梁圣泉、董桂祥等人，于3月20日在德庆播桂乡开会，计划在3月30日、31日两天举行暴乱。暴乱分3路进行：一路在县城，由潜伏在德庆县政府的民政科长梁本盈领导（梁是敌伪假投诚人员），勾结附城惯匪何胜，准备袭击县政府机关，纵火破坏，抢掠财物。一路在3区暴乱，由梁圣泉指挥，勾结潜伏在我3区区中队内的一名特务，准备袭击区政府，先抢夺粮仓，再进攻县城。一路在四区暴乱，由严博球亲自指挥，纠合冯志超、冯化烈等土霸，准备挑动全区暴乱，劫掠粮仓，成立“讨共救国军560师第1支队”，占据四区南木坑一带山区，长期作乱。获悉这些情况后，3月28日122师366团就近驰往围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逮捕潜伏在我内部的敌特梁本盈、梁泽如及公安队副连长梁化科等，解除谋反有据的梁化科部下30余人的武装。在3区，首先袭击惯匪梁圣泉的老巢，俘其喽罗90余人，同时包围阴谋反叛的区中队梁国培部。除梁凭借熟悉山区地形率1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落网。在4区，因我军动作稍有迟缓，严博球闻风而逃，身边只带了7个人。我军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云浮西山边界漓那村附近，将严匪包围。严匪走投无

路，饮弹自杀；其骨干严保庭等7人被迫缴械投降。至此，从西山逃出的严博球股匪被全部消灭。

生俘“义勇军司令”陆轰

陆轰原是长期横行于高要、四会、德庆一带山区的惯匪头目，拥有轻重机枪等较强火器，长期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群众恨之入骨。解放前夕，国民党搜罗了这班社会渣滓，封陆轰为“中国义勇军华南总司令”。陆更是得意忘形，气焰嚣张，集结600余人，公然与我对抗。在西江北岸，自1949年底歼灭广宁陈嗣运股匪之后，就以这股土匪人数最多，作恶最劣。我西江剿匪指挥部决定把剿匪重点转向歼灭陆轰。

1950年初，第41军122师奉命进驻西江，担任剿匪任务。1月17日师指挥部先期到达肇庆市，立即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商议决定乘122师初到，敌人尚未警觉之时，以隐蔽迅速突然之动作，分进合击，直捣匪巢，给土匪一个下马威。那时陆轰及其主要头领张大杰、许锡基、吴耀元等正盘踞在高要以北水南、九坑、下坪一带山区。我122师于1月21日全部到达高要、肇庆附近。各团抽出部分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围剿陆轰匪部。366团于21日19时从高要县禄步圩登陆，经白土、白石等地，自西而东向水南包围压缩；364团于同日18时由高要沿西江北岸自东向西包围压缩；365团经三水沿绥江而上，在四会县石狗圩登陆，从东北面向水南、九坑压缩；西江军分区13团控制伍村林洞一带要道，防敌北窜。22日拂晓，各部向水南、九坑合围。上午8时，364团2连首于东坑口将匪第2大队许锡基股包围，击毙匪首许锡基以下10余人，俘匪排长以下97人。同日，我进剿水南之364团在黄泥田一带俘匪50余人。365团因绥江水浅，行船搁浅，延误了合围时间，使陆轰及部分土匪得以向北逃窜，部分就地分散隐蔽。23日后，部队在水南、九坑一带连续搜剿8天，歼匪262名；余匪分成小股，四散逃匿。此后，我122师留下部分兵力，在高要北部分散驻剿。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查匪清匪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查匪清匪，大部分胁从土匪纷纷投诚自新，匪首东躲西躲，成了孤家寡人。4月中旬，高要县禄步镇九源乡偏远山坑兰青村，一位姓林的农民扛着锄头到附近的驻军122师警卫营报告：“早

上有3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到我家要饭吃，还问附近有没有解放军？我骗他们，这里深山老林，解放军不会来，你们在这吃饭休息不妨。这样，他们吃过饭就开始睡觉。我和子女扛起锄头，说是到山上做工。出来后，我叫孩子在附近监视，自己就跑来向大军报告了。”驻军一位同志问老林：“那几个人有没有枪？”老林说：“3个人都有枪，其中两个还各有一个长布袋。”警卫营领导立即叫赵排长带1个加强排，乡自卫队长也主动配合，在赵排长带领下，直奔兰青村。兰青村只有几户人家，四周都是高山。老林先找到他的儿子了解情况，知道这3个人还在屋里。赵排长即令1、2班占领附近制高点，自己带领3、4班和自卫队包围村子，迫近老林的房屋，向屋里喊话，叫土匪出来投降。话音刚落，藏在屋里的土匪首先开枪顽抗。我立即还击。在火力掩护下，赵排长带几个人迅速跃进到屋边的一棵大树后面，发现一个土匪正从屋里窜出来。我自卫队长眼明手快，一枪击中该匪大腿，倒在地上。赵排长拖过来讯问，土匪自供：“我叫林松仔，是陆轰的马弁，屋里还有陆轰和他的秘书吴荣福。”大家听了喜出望外，3个月爬山涉水抓陆轰，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这里。突然，屋里掷出一枚手榴弹。赵排长一个箭步上去抓起扔回屋里。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高喊：“陆轰快投降，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只见一个人举手走出来，问他是谁，说是陆轰的秘书吴荣福。赵排长立即带战士突进屋里，到处搜索，屋里无人。隐约听到屋后竹林有呻吟声，循声找去，见一人负伤倒在竹林中，估计这就是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陆轰。问他的枪支，他拒不回答。正在搜索的自卫队长发现竹林边的水田有一圈浊水，伸手去摸，摸出了两支手枪和10多发子弹，随后又摸到两个印章，大的一个是圆的，刻着“中国义勇军华南总司令部”字样，小的是方的，刻着“总司令陆轰”字样。我们终于抓住了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陆轰。

依靠群众，无往不胜。为抓陆轰，我们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穿山钻林找不着，一旦发动了群众，我们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再狡猾的敌人也难逃法网。

平定云浮南区暴乱

1950年春节，是西江人民解放后过的第一个春节，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残余的敌人却以加倍的仇恨，疯狂的行动，企图报复。一些边远地区潜伏的土匪，趁

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初建、群众未完全组织起来之机，举行武装暴乱。云浮县南区暴乱就是其中的一例。

云浮南区暴乱，是由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独立第2旅"副旅长、云浮县的土霸刘汉清组织煽动起来的。2月26日(农历正月初十)早上6时，达石乡土匪头子陈伙仔首先发难，纠集一批匪徒袭击我达石乡人民政府，杀害了指导员蔡雄、彭毅等9人。接着，陈伙仔又带匪徒20多人，于当天上午10点袭击罗坪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征粮工作队员4人。27日，料洞的土匪，在匪首刘汉清指挥下，纠合横岗、七洞、竹洞、铁场等地匪徒和受骗群众400余人，围攻料洞区、乡人民政府，杀害区长李军等7人，开仓抢粮，劫圩抢物。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云浮南区暴乱。

暴乱发生后，我122师364团、365团一部立即开赴云浮南区。东线由122师一部从小河方向经罗坪直插达石，北线由云浮县大队和河口乡民兵经云楼开赴横岗；西路由122师另一部从西山经富林，直逼刘汉清老巢铁场，形成对匪徒的三面包围。

2月28日，东线部队进攻达石，土匪闻风而逃，我军紧追不舍。3月3日，匪首陈伙仔在逃窜中被击毙。我军即在达石乡全面开展清匪收枪工作，4天之内，捉到土匪营长陈家凯、连长梁桂林等130多人。

从北线进剿的云浮县大队，在大队领导陈凤堃、李行指挥下，攻占了横岗附近的十八坑高地。龟缩在十八坑村的匪徒凭借炮楼顽抗，但在我炮火猛烈攻击下，自知不敌，弃楼退入横岗。这样就切断了横岗匪徒钻入深山的去路。3月6日，我军对横岗土匪发动最后攻击。土匪营长周伯祥、叶松庆妄图顽抗，但抵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被迫投降。此战除毙伤土匪数十人外，生俘周伯祥、叶松庆以下100余人。

3月9日，部队在扫清外围土匪之后，向匪徒的重要据点料洞进攻。匪首刘汉清、徐维明见我大军逼近，乃向七洞、杉山方向撤退。部队进驻料洞，一面安抚百姓，清查残匪，一面等待另外两路迂回部队到达，按兵不动以迷惑敌人，使土匪不致四散远逃。3月12日，进攻达石的东线部队在消灭陈伙仔股匪之后，迂回到杉山附近；北线部队从茶洞经大坑洞，占领江根岭，切断了刘汉清向其老巢铁场的退路。这时，我军即由料洞向杉山发起正面进攻。战斗打响后，土匪营长徐

维明所部即被分割包围。徐仓皇突围，想退向铁场，但路已封锁，只好退入江根村，这正好落入我口袋，当即俯首就擒。这次战斗，除毙伤少数敌人外，生俘200人，其中俘匪连长以上9人，但就是不见匪首刘汉清。原来刘汉清在战斗打响之前，即已带少数随从绕道窜回老家铁场。我部队继续向铁场追击。土匪见大势已去，顽抗无用，纷纷投降。刘汉清的儿子、匪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刘绍文，匪团参谋长梁巨康等来不及逃跑，也成了我军俘虏。只有刘汉清、陈家才等20多人化装逃脱。此次平息暴乱，共歼匪480人，缴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12挺、步枪600支、手枪100多支。接着，部队在铁场一带暂驻，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宣传剿匪政策。土匪纷纷前来自首，很快使社会秩序恢复了平静。

镇压罗定泗纶叛乱

泗纶位于罗定县西北部，毗邻信宜、郁南和广西的岑溪县，地处两省4县的边界，当地历来就有经济土匪为患。解放初期，当地的反动顽固势力与惯匪相勾结，鸣锣击鼓地组织叛乱，妄图攻城夺地，推翻我基层人民政权。

1950年3月上旬，泗纶圩的原泗水中学校长李次鸿，纠合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占领泗纶区属的都门、南山等地，打出“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独立第5旅”的旗号，自封旅长，下辖4个团，分别由匪首李伯桃、谭昭、罗国璋、黄星耀任团长。另一股由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国民党军副团长的沈利庭聚众400余人，自立番号为“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新5师第4团”，自任团长，盘踞泗纶附近的菴章，策应李次鸿叛乱。

1950年3月初，沈利庭杀害了当地我公安派出所所长，袭击我征粮工作队员。3月5日，李次鸿率匪众400余人，抢劫郁南县扶合粮仓，夺走粮食2万多斤。这实际是泗纶叛乱的前奏。

3月8日，李次鸿纠合沈利庭共八九百人，集结于泗纶周围，准备攻占泗纶区人民政府，扬言：“打开泗纶圩，粮仓谷任担，商店布任拿。”匪徒们还制订了一套进攻计划：东面由黄星耀带领所部封锁通向罗定县城的要道龙塘坳；南面由李伯桃股占领泗纶南面的制高点马背山、薄刀山，西北部是匪徒们的主攻方向，由沈利庭股攻打泗纶的沙街和靠近圩市的制高点大旺山；匪首李次鸿则在西南面

设指挥所，接应各路人马。

我驻守泗纶的兵力主要有县大队的一个建制连120人；还有接报后日夜兼程赶到的县公安局长徐文华及其带领的20多名公安队员，从附近罗平、沙塱赶来的民兵60余人，以及泗纶的民警和民兵80人。泗纶区政府的干部和征粮工作队近百人亦编组担负防守任务。这样，总人数仍不足400人。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防沙街和控制大旺山制高点上，徐文华局长亲自指挥；派部分兵力防备从青桐、扶合方面来犯之敌；还派部分民兵控制泗水中学，以防从内部攻破泗纶圩镇。

3月9日凌晨2时，我守卫泗纶国庆路口岗哨首先发现来犯之敌，打响了泗纶保卫战的第一枪。接着，企图抢占大旺山的匪徒亦开始发动攻击。这时，各路匪徒以点火为号，呐喊着向我发动全面进攻。匪徒们毕竟是乌合之众，胆怯心虚，很多还是被胁迫而来的，人数虽多，攻击力并不强。我们虽是背水之战，但大局在握，人心向往，援兵可待，所以个个奋勇，敌人多次冲击，都被我打退。黎明时分，从青桐方向进犯之敌被迫后撤。我部即冲过泗纶河追击，土匪向青桐退去。其他各路匪徒眼看天亮仍不得手，早已灰心泄气，亦各自撤出，匪李次鸿、沈利庭分别向南山、菭章方向逃窜。上午8时战斗结束，奋战6个小时，泗纶暴乱终告平息。这次战斗共击毙土匪15名，俘获24名，其余大部溃散。但是，作为平乱工作并没有结束，为了彻底肃清这股土匪，挖出分散各地的零星散匪，122师、西江军分区和罗定县大队都派出部队，在地方政府和民兵配合下，一面实行军事清剿，一面宣传群众，反复讲解我党的剿匪政策。我们又决定把1950年6月作为西江剿匪突击月，在加强军事进剿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6月20日，匪团长李伯桃投降自新。6月27日，黄星耀携带武器及10多人向我泗纶驻军投诚。匪首罗国章、谭昭先后被俘，沈利庭投降，只李次鸿逃往香港。

剿灭四会股匪

四会县的股匪主要有两股。一股是所谓“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支队长张建中，副支队长张生，约150余人，流窜于二区、四区江谷圩一带。一股是以吴则和陈同善为首的反革命武装，活动于一区、三区石狗、大旺塘一带。

1950年春，正当各地土匪相继发动暴乱的时候，他们也到处张贴标语传单，袭击我基层干部和征粮队员，扰乱社会治安。有的匪徒甚至穿戴国民党军服，携带武器，在江谷圩等地招摇过市。

为了剿灭这两股土匪，西江剿匪指挥部派122师364团一部进驻四会县，县大队配合行动。我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消灭人数较多、活动最猖獗的“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张建中股。大约是1950年3月7日（农历正月十九），四会县大队接到江谷区人民政府报告，获悉张建中股正与混入我区中队的苏全等坏分子勾结，密谋于当晚袭击区政府和杀害区长许思珍。县大队当即会同驻军赶到江谷，将区中队苏全等8人缴械、逮捕。匪徒袭击区政府的阴谋破产，被迫分散隐蔽。4月中旬，“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所属薛大光等20多人，在龙湾附近拦劫邮递员。适逢龙湾驻有我四会县大队一部，闻讯立即出动，将这小股土匪包围，并击毙薛大光。

此后，部队进一步加紧清剿。土匪怕被围歼，活动更加分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部队针对土匪分散流窜的情况，组成三五人一队的“飞行组”，快速跟踪，远距离追击；同时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使土匪无处藏身。至6月份，我清剿部队和“飞行组”俘获土匪100多人。其余匪众纷纷投降自新，匪首张建中、张生亦在我“飞行组”的紧迫追击下缴械投降。至此，“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全部瓦解。

流窜一、三区活动的吴则、陈同善股匪，在364团的围剿追击下，四散逃奔。由于我们发动了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查匪清匪活动，土匪不仅无处藏身，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到处拦路抢劫。驻剿的县大队一部，立即出动追击，当场击毙1人，另两人逃脱。经当地群众验明，被击毙的正是匪首吴则。5月间，陈同善匪部窜到三区大旺塘一带活动，被群众发现，报告了当地驻军364团。驻军立即前往围捕，当场把陈同善抓获。至此，四会县的股匪基本肃清。一些零星散匪，经过下半年的连续清剿后，已基本消灭。

剿匪工作是广东省、也是西江地区1950年的中心工作之一，西江军分区和驻西江地区部队更是全力以赴。我们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发动群众和部队行动相结合，形成一股巨大浪潮，经1950年一年的清剿，西江地区共消灭土匪1.3万余人，收缴各类枪支（包括后来收缴的民枪）7万余件。再经

1951年的继续清剿，零星散匪基本肃清。剩下的一点残余以及国民党不时派遣进来的特务，后来就交由公安部门解决了。

（1992年）

封川县平暴斗争回顾

赵 本 仁

封川县地处西江沿岸、粤桂边区，西接广西梧州市，东邻德庆，南连郁南，扼粤、桂两省水路交通之要冲。境内群山绵亘，河流纵横，反动势力和惯匪活动猖獗。1949年11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15军45师一部，在粤桂湘边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封川县城。23日，封川全境解放。27日成立封川县人民治安委员会及支前指挥部。接着，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当时，全县划分为3个区、8个乡，相继成立了区、乡政府。由于当时缺乏干部，有的乡仍由旧政权中劣绩不很显著的旧乡长继任。村政权尚未建立，仍利用旧保、甲长来做些工作。我当时奉命担任封川县委书记兼县长，何涛任副县长，王烈生任县大队的大队长。县大队是以粤桂湘边游击队绥贺支队第6团为基础整编而成的，约200人。

反动残余势力野心不死策划暴乱

封川县解放之初，我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大军压境，国民党的反动残余势力一时被迫潜藏于山区乡野，分散隐蔽，等待时机。这场急风暴雨一过，那些社会沉渣复又泛起。他们乘我新秩序尚未建立，我们正忙于支前和征粮工作之机，在原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总指挥官叶肇的策划下，开始蠢动。12月22日，曾在大革命时期镇压我县农民运动的大恶霸地主莫佐南，纠集原修泰乡反动乡长刘名腾、官僚地主黄秉权，以及封建地主、豪绅恶霸张荔垣、刘汉翰、石芝源、苏泰然、梁铭新、匪首黄牙等10余人，到郁南县都城镇中山路12号福民商店召开秘密会议，制订暴动计划，决定分3个组进行暴动的准备。

1950年1月中旬，粤桂边战役结束后，野战部队陆续撤离，执行新的作战任

务，由第41军122师接替来西江地区担任剿匪。他们首先集中兵力于高要、云浮等主要方向，打击对本地区威胁最大的集股土匪，当时我县只有366团2连驻杏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潜匿在粤桂边及我县境内的国民党残余也拼凑非法反动武装，加紧活动。

2月3日，在西江南岸的我县属地区，大恶霸地主莫佐南纠集刘名腾、黄秉权、黄牙、朱松等10余名反动头子，在凤村圩德和楼召开会议，成立“粤桂边反共救国军第3支队”，封黄秉权为司令、刘名腾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匪首黄牙、恶霸地主梁湘迟、聂剑泉分任属下3个大队的大队长。同时成立“封川县修泰乡人民反共救国委员会”，由刘名腾兼任主任，下设秘书、财政、警卫、宣传、交际等5个组，分别在江口、梧州、都城等地设立联络点，指派联络员，确定联络暗号。并制订了劫夺粮食、枪支弹药的行动方案，组织该区的武装暴乱。

与此同时，在西江北岸的我县属地区，曾任过国民党封川县党部书记、县长的封川县“南霸天”叶宣甫，纠集原德宁乡长黎宗煦、保长植映秋、恶霸地主孔浩新、“霹雳兵器厂”厂长植瑞春，以及长期在封川、开建、梧州、苍梧等边境地区作恶的匪首侯高赐、侯桂森等，在三区德宁乡太白村召开会议，成立“德宁乡反共救国委员会”和“粤桂边反共救国军第5支队”，由叶宣甫的儿子叶思训、叶思让分任司令、主任，并派遣特务分子到江口、都城、云浮等地串联。此外，在二区的大恶霸地主、文西乡保长李晋林，原封川县参议员吕鸿图，以及长期活动于封川、德庆地区的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浔梧游击纵队”支队司令戴娇也加紧阴谋活动，在黄岗山、麒麟山一带苦心经营“游击区”，企图发动暴乱后，依托该地与我军长期对抗。

这段时间，我们的征粮任务很重，有些地方只能利用旧保甲长去贯彻落实。而这些保甲长多数本身就是地富或地富的爪牙，他们把本应由地富承担的征粮任务部分地转移到了农民身上，从而引起农民的不满。这给土匪煽动群众制造了借口，加上政府内部不纯，也给土匪暴乱以可乘之机。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六），黄牙、朱松等又纠集10余名反动头子在郁南县古备村召开紧急会议，确定2月24日举行武装暴乱，攻打修泰乡人民政府，抢劫粮仓。会上还分发了“反共救国军”白布臂章。23日，莫佐南、黄牙到广西苍梧县纠集了500余名匪徒，潜入封川修泰、平岗地区，待机暴乱。这时，一场酝酿多时的土匪暴乱，箭在弦上，已

形成一触即发之势了。

土匪在修泰乡首先发难

2月24日，我同副县长何涛到肇庆市参加中共西江地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土匪头子们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他们首先在一区修泰乡发难。是日7时许，我一区修泰乡乡长刘尚镇率征粮队和县大队战士共12人，沿山间小路到古池村征粮。他们进至村前几百米处的瓦窑洞附近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两侧山边的数十名匪徒袭击。刘尚镇沉着果断，组织随同人员抢占有利地形，自卫还击。这时，附近各村的暴徒亦擂鼓打锣参与暴乱，很快便煽动和聚集1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时间，把刘尚镇等人严实包围在一个小山岗上。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刘尚镇指挥随同人员突围。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多次突围都未成功，且牺牲战士3人，刘尚镇亦身负重伤。最后终因孤立无援，刘乡长等8人被掳去，惨遭杀害。只有征粮队员郑廉一人冲出重围，回到县城江口镇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了修泰乡暴乱的情况。

当日8时许，这些凶狠的匪徒在莫佐南的策划下，转向平岗圩围攻我修泰乡人民政府。留守在乡政府工作的谢平、李文英等3名干部，为保卫乡人民政权，不畏暴徒人多势众，奋不顾身地抗击暴徒的猖狂进犯，一直战斗到最后牺牲。11时左右，匪徒们捣毁我修泰乡政府后，匪首黄秉权、刘名腾、黄牙、朱松又带着1000多人拥向凤村圩，分多路攻打我设在凤村小学的粮食仓库。守卫仓库的县大队战士和征粮队员共21人，在县大队副中队长李少泉的指挥下，与来犯之匪展开巷战，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因弹尽无援，被迫撤离凤村圩，向都城方向突围。战斗中，我机枪手黎子升中弹牺牲。其余同志突围后，撤至都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暴乱情况。

12时许，县委接到修泰乡发生武装暴乱的情况报告后，县大队长王烈生随即与有关负责同志研究，派遣吴健、谢宝明率县大队两个班和公安队一个班共40余人，向修泰方向驰援。14时左右，驰援分队进至凤村圩大岭附近时与匪徒遭遇。吴、谢指挥分队抢占左侧山头，依托有利地形与匪徒展开阵地战。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了匪徒的多次冲击。后因敌众我寡，无法取胜，被迫撤回县城。

在修泰地区的暴徒继续作恶，匪首莫佐南派人到河村洗劫乡干部李文英、李向阳、聂汉章的家财，轮奸并杀害了这3位干部的妻子。

二区、三区相继暴乱

2月25日，土匪暴乱扩大到二区文西乡。这天上午10时许，县人民法院审判员邹定钰和我的翻译员易健思二人到文西乡罗院村第五保保长李晋林家里催缴公粮。当时李正与副保长欧之才、甲长李楚玉研究抗交公粮，准备把公粮运入黄岗山，供给戴娇匪帮。发现邹、易两人步入屋内，便借机生事，破口大骂我征粮的同志，恶毒攻击我党政策。邹、易两人不畏险恶，理直气壮地严词批评他们。李晋林凶相毕露，暗中指使欧之才、李楚玉从后门出去，纠集了10多名暴徒，持着刀枪，气势汹汹地冲入屋内，企图围打邹定钰和易健思。邹、易看来势不对，便冲出李家，向千层峰方向撤退。至六群冲时，遭到随尾追击的匪徒的射击，中弹负伤，不能走动，便倚靠在松树旁继续战斗。终因弹尽无援，被惨杀于六群冲的大松树下。

罗院事件后，该区匪特活动更加猖獗。在该区聚众暴乱的主犯李晋林派出爪牙到良心寨、白社、咬龙、带村、渔涝等地串联，通知各地叛乱武装按计划一齐发难。这天晚上，文东、文西两乡的反动恶霸地主及乡保长四出活动，以抗交公粮为由，煽动落后群众参与暴乱，准备于27日一齐到渔涝圩攻打二区人民政府。

鉴于罗院事件的教训，二区区长黄厉于25日下午，通知全区下乡征粮的工作队员立即返回区人民政府集中，以对付土匪暴乱。我在获悉土匪暴乱的消息后，根据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梁嘉的指示，于26日上午11时从肇庆回到封川，立即召集暂时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王烈生等人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面商调驻杏花的122师366团2连2排进至渔涝圩，同时要求各区收拢工作队，以便配合主力展开平暴斗争；一面向西江剿匪指挥部请求派遣部队增援，平息土匪暴乱。

26日黄昏，驻三区杏花圩的366团2连副指导员李富川率该连2排30多人到达渔涝圩。27日凌晨，这个排会同县大队第2中队和公安分队共60余人，在区长黄厉带领下，包围罗院村，准备逮捕组织暴乱、杀害我征粮队员的匪首李晋

林一伙。但进村一看，空无一人。不久，我一名战士发现罗院后山上有两名持枪匪徒活动。黄厉立即组织分队搜捕。366团2连2排进到距匪徒百余米处时，实施阵前喊话，劝匪投降。可是匪徒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向我方战士开枪射击，副班长王善延及一名战士不幸中弹负伤（两人后牺牲）。战士们端起冲锋枪还击，当即把开枪射击的匪徒黎本生、李定新击毙。8时许我分队搜索罗院村后山，未发现新情况，便撤回渔涝区政府。

原来，在我搜剿罗院村前，李晋林及该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任莫胁斋已带领暴徒和胁迫群众撤离了该村，并于27日拂晓发动了在二区的全面武装暴乱。

27日上午7时，原国民党封川县参议员、大恶霸地主吕鸿图和原封川县保安队连长吕新带领匪徒54人，分5路攻打瀛洲乡大浒村，妄图杀害我征粮队陈其凯等10余名队员。陈其凯得到情报后，立即组织队员向后山突围，经近1小时战斗，占领了后山制高点，并组织防御，打退了匪徒的多次冲击。战斗中，我牺牲队员2人。吕鸿图见攻我阵地不下，就把队伍带到白垢村发动暴乱，袭击我从县城领款回来的县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葛子明一行7人。葛子明立即组织战士向北突围，战斗中牺牲战士3人。葛子明等4人突围后，于第三天早上进至开建县南丰圩。

8时左右，二区聚众暴乱主犯李晋林、侯赐派遣9名匪徒，在莲花迳杀害经过渔涝、欲往肇庆投考西江公学的怀集县诗洞乡19名青年学生后，率1000余名暴徒拥进渔涝圩，分数路围攻我二区人民政府。这些匪徒有的持枪，有的拿刀，有的扛着木棒，来势汹汹。在这紧急时刻，区长黄厉与366团2连副政指李富川交换意见后，决定暂时撤离区政府，向麒麟山方向突围，占领有利地形后再与匪徒周旋。当即以县大队第2中队和公安分队在前面开路，征粮队员在中间，366团2连2排断后，实施突围。至11时占领了区政府后山，黄厉率部在山顶上，李富川率部在半山腰，依托地形组织防御，打退了匪徒的多次多方向的攻击。暴徒们自恃人多势众，在山下呐喊，但不敢上山。

我小分队撤离二区人民政府后，暴徒乘虚而入，有的捣毁公共设施，焚毁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和档案，有的开仓劫粮抢物，横行一时。鉴于匪特全面暴乱和我方被围困、电话线被切断等情况，黄厉派人同李富川商议后，决定天黑后乘夜暗突围。李富川率所部向三区杏花驻军连部靠拢；黄厉率县、区所属人员向县城进

发。他们在黑夜中沿山路行进，第二天下午2时到达封川县城。这时县人民政府才知道二区也发生了土匪暴乱。

27日下午3时左右，在李晋林一伙砸毁二区区政府的同时，匪特又在文东乡发动了暴乱。

在文东地区，匪首叶世强、叶成昌、梁富车率匪徒1000余人，分成数路围攻我设在河儿口的乡人民政府，当场杀害了年已古稀的乡生产委员曾耀衡，焚毁了乡政府的一切公物和文件档案。接着又攻打该乡公粮仓库，我损失稻谷1万多斤、大米3960斤。与此同时，原国民党封川县参议员、文德东西两乡联防会副主任孔润南、"反共救国军"中队长孔祥祯带匪徒100多人，在良心寨袭击从怀集县永固乡返回渔涝二区政府的植育华等17人，杀害我人员14人(其中11人是正准备入伍的革命青年)。之后，孔祥祯又带着暴徒到扶学村洗劫文东乡乡长梁标元和符汝英两人的家，并把被掳去的我县大队两名战士强行拉到我军处决的匪首原"封川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兼文东、文西二乡联防主任孔蔼堂墓前杀害，为孔蔼堂祭墓，以示报仇。

在文西乡地区，原在瀛洲乡发动暴乱的匪首吕鸿图又聚众骚乱，于清水湾附近袭击我来不及撤退的征粮工作队，杀害征粮队员何定国、陈干两人，夺去手枪2支。此外，我366团5名从肇庆徒手返回开建归队的伤病员，也于同日17时在西村地区附近遭到欧之和股匪的伏击，被抓到渔涝河沙滩杀害。

为吸取二区的教训，加强三区的戒备，我366团2连副指导员李富川率部撤回杏花后，于当日晚上召集驻军和三区干部紧急会议，通报了渔涝地区发生暴乱的情况，决定除以该连一个班和区公安队担任区政府警戒外，其余人员星夜进至杏花圩后山构筑工事，组织防御。2月28日，三区(区府设在杏花圩)仁里、德宁两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暴乱。

在仁里乡，上午10点多，匪首彭尚英(又叫莫牛栳)、伍学全纠集暴徒300余人，攻打杏花圩区人民政府。担任区政府的警戒分队按计划组织防御；在杏花圩后山组织防御的366团2连以一部兵力迂回到土匪后侧攻击，支援警戒分队战斗。在部队的配合下，很快打退了匪徒的进攻。匪首彭尚英不甘心失败，又在德宁乡和二区文西乡纠集暴徒1000余人，于下午同时进攻我杏花圩后山和区政府。我分队严阵以待，连续作战，打退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15时，攻打区政府

的匪徒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再次发起攻击，相继占领了杏花圩、当铺楼。匪徒依托坚固的当铺楼组织火力向我区政府内射击，双方对峙了3个多小时。至黄昏，驻守区政府的分队因弹药紧缺，经征得驻军同意，秘密撤出区政府，向杏花圩后山解放军的防御阵地靠拢。匪发现我行动后，乘虚而入，劫去步枪4支、手枪2支、稻谷2000余斤、税款11万元(旧币)。

在德宁乡，曾任过国民党封川县党部书记、县长的“南霸天”叶宣甫父子3人，纠集匪徒200余人，于28日晚同时袭击在罗董圩的德宁乡人民政府和在大洞村的乡粮仓。乡干部及多数征粮人员安全撤离。但粮仓管理员袁斌、征粮员侯品辉被暴徒捉住，后在罗董圩沙滩惨遭残杀，剖腹剜心。匪徒还抢走了我库存的长短枪45支，税款430万元(旧币)，稻谷2800斤。之后，暴乱匪徒分成数股窜入山区密林藏匿。

平息暴乱　清除匪患

土匪暴乱发生后，县里全力以赴，平息暴乱和防止暴乱扩大。西江地区剿匪指挥部果断决定，派366团1连和从该团炮兵连、警卫连各抽调一部兵力组成平暴分队，分路向修泰、杏花和渔涝驰援。同意调西江军分区15团3营开赴封川江口，13团进至德庆县城北部地区，以策应366团的行动。

驰援修泰乡的部队于28日上午7时到达郁南、封川边界地区，分东、北两路向修泰夹击，围剿从广西苍梧窜入平岗圩作乱的土匪。战斗中毙匪中队长2人，俘匪6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支。余匪一部窜往苍梧县境，一部潜入郁南地区，一部分散潜匿在附近各村民间。我平暴分队就地转入搜捕和清剿。

3月1日上午10点多，366团向杏花驰援的分队进至距杏花约5公里的地方，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成两路向杏花方向进攻。坚守在杏花的驻军和区政府人员发现增援分队已加入战斗，立即组织反击。在平暴部队的互相配合下，经过几小时的战斗，毙伤匪数十人，俘匪100余人，余匪溃散，大部窜入白马山区。随后，部队就地展开搜捕和清剿。

与此同时，向德宁乡方向驰援的分队于3月1日13时到达指定位置后，在驻地征粮队的配合下，对重点山区之潜匪实施搜剿。至黄昏，先后搜山4处，歼

匪首植树春、植映秋以下10余人，缴轻机枪1挺、长短枪10余支。

3月2日上午，在杏花地区的部队，由二区征粮队指导员谢程、公安助理员黄友鉴作向导，继续向北推进，镇压渔涝地区的匪乱。猾集渔涝的匪众闻讯后，即由匪首欧之才率暴徒进至猪母迳地区组织防御，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渔涝。

猪母迳地处渔涝南侧四五百米山地，是渔涝的南面门户。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其南侧山谷还有一条小溪作天然壕障。下午3时左右，我北上部队与守匪发生战斗。土匪凭仗有利地形固守，我首次进攻未遂，便组织炮兵实施炮火袭击，歼匪首符金生以下多人。接着，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击分队分多路冲击。土匪阵脚大乱，各自逃散。

北上部队击溃猪母迳守匪后，即分3路向渔涝圩推进。盘踞渔涝圩的匪徒闻风丧胆，纷纷向东北和东南方向逃窜。我平暴部队乘胜追击，歼其数十人，余匪一部窜入西山，一部逃至黄岗山潜藏。

3日，收复渔涝圩的平暴部队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又向文西乡石基塘、香车等地暴徒实施武装进剿，匪四处潜匿。我部队进行搜剿，歼其20余人，生俘在二区聚众暴乱的首犯李晋林，其余暴徒慑于我军的威势，四处逃散。至此，我初步平息了县境内发生的武装暴乱，收复了被匪占据的2个区、6个乡，恢复了区乡组织，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暴乱平息后，残匪、特务除一部潜匿民间外，大部窜入边沿山区，组成股匪活动。其中，郁(南)封(川)苍(梧)边区有黄牙、朱松股，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浔梧游击纵队第3支队”，约200余人；德(庆)封(川)怀(集)开(建)苍(梧)边区有侯桂森、侯高赐股，为“第5支队”，约120人；贺江沿岸有董新荣、陈耀焜股，约80余人。这些股匪妄图依托边沿山区，继续作恶。鉴此，平暴部队随即转入驻剿。

3月上旬，负责修泰乡的平暴部队，在郁南县大队的配合下，对窜入郁封边古洞、平川、蟠龙口地区之匪进行围剿，歼其60余人，俘原国民党军营、连长各一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0余支。

9日，在江口地区的西江军分区第15团3营搜剿匿藏在一区忠义乡、筛箕塘地区的莫辉股匪。当日生擒匪首莫辉，歼匪众7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60余支，粉碎了莫匪妄图在江口圩发动暴乱的阴谋。

3月18日，西江地委和西江剿匪指挥部召开剿匪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广东

军区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实行有重点的分片包干驻剿，并对剿匪部署作了调整。当时在我县境部队的任务区分为：366团政治处主任孔庆凤率约1个营，在县大队配合下，围剿戴娇股匪；西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吴桐率所属第13团1营，在开建县大队的配合下，围剿黄牙、朱松股匪。

为统一领导，协调党政军民的行动，成立了封川县党政军工作委员会，我为主任，366团政委许圣亭为副主任，在西江地委和西江剿匪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清剿工作。

在清剿斗争中，我们坚持“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剿匪方针。

在军事打击方面，采取重点打击股匪的原则，适时地集中兵力，进剿边沿地区的股匪和搜捕腹地散匪，做到清剿一地，巩固一地。

在开展政治攻势方面，主要是宣传我党的剿匪政策，做好教育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好匪属的工作。结合贯彻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又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制订和公布了《处理土匪自新的暂行办法》；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兑现宽严结合的政策，杀一批，关一批，宽大处理一批，以打击匪特气焰，加速股匪的瓦解和消除群众对匪特的恐惧心理。

在发动群众方面，通过减租退押和反霸斗争运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使群众加深对人民政府和子弟兵的了解。在这基础上，大力整顿和建立、健全区、乡政权，纯洁民兵组织，使民兵群众主动起来维护治安，报告匪情，参加剿匪，使肃清叛乱匪特变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斗争。

在这个时期，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剿匪方针，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至1951年4月底止，共歼匪1663人，其中毙“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浔梧游击纵队第6支队”副司令谢安德、团长潘福恩、政治处主任潘道真等以下32人，伤匪33人，俘匪支队司令戴娇、大队长伍学全、参谋长聂宇雄以下566人；匪首董新荣、何日荣、彭尚英、芦义士、吕鸿图等以下1032人向我投降自新；缴获火炮2门、轻重机枪25挺、报话机1部以及弹药等军用物资一批。与此同时，我公安部门结合各阶段的清剿斗争，积极开展镇反肃特工作，先后破获了企图在江口发动暴乱的“反共救国军江口行动大队”等3个地下组织；全县共逮捕反革命案犯553人，

其中国民党特务分子16人、“反共救国军”成员238人、匪首和惯匪154人、恶霸和不法地主9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49人。匪首侯高赐走投无路，被迫带其妻子及马弁共7人投降。在三区聚众暴乱的首犯叶宣甫父子和在修泰乡首先发难的匪首莫佐南潜逃香港。

（1992年）

海岛荡敌记

李丙令

1949年底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第41军121师挥师东进，驻守广东潮汕地区。在向粤东进军途中，我们接受了剿灭盘踞粤东南澳岛的国民党残敌、土匪、特务的任务。当时师长左叶同志因病住院，我作为师政委，深感责任重大，不可懈怠。经过长途行军，部队于1950年1月23日到达粤东饶平、澄海一线，与南澳岛隔海遥遥相望。我们随即开始了攻克南澳、扫荡残敌的准备工作。

“秋蚂蚱”麇集海岛

南澳是孤悬于粤东近海的一个岛屿，属广东省的一个县。全岛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西部为6.5公里、东部约10多公里，总面积170余平方公里，山地占70%。它地处汕头东南24海里，东距福建东山岛20海里，离台湾160海里，北距粤东海山岛4海里、旗头山8海里，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

南澳岛历来是海盗出没之所。粤东惯匪头目洪之政早在三十年代就啸聚匪众，在潮汕一带为非作歹。后来又与匪首吴超俊（外号吴大柴）、陈汉英歃血为盟，拜把兄弟，最多时曾集结匪众4000余人。匪徒们打家劫舍，抢劫来往船只。潮汕解放前夕，这些匪徒仓皇逃到南澳，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洪之政潜逃香港，等待时机。吴、陈则于1949年10月23日伪装“起义”，被我收编入潮汕军分区所属4团、5团。但他们贼性不改，吴大柴于同年11月21日率其旧部叛变，逃到南澳，纠合千余人妄图负隅顽抗，国民党封他为“广州绥靖公署第1挺进纵队司令”。蒋军胡琏兵团逃到金门后，得知吴大柴拥有千余匪众，盘踞南澳，就派其58师少将副师长郭梦熊到南澳任“华南反共救国军”司令，以控制和利用吴部。

盘踞在南澳的还有一些地头蛇，国民党南澳县长黄绍宗就是一个。黄本是当地的一个土霸，我解放大军席卷闽粤大地的时候，他弃职逃台。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企图把南澳作为“反攻大陆”的前哨和补给站，就派黄绍宗回南澳作为吴大柴的副手，以加强南澳的反共力量。这样，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是一伙由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海盗土匪、地主恶霸三位一体的反动武装。他们政治上顽固，但军事上却很脆弱。他们缺少正规作战的训练和经验，装备低劣，官多兵少，内部矛盾重重，是一伙乌合之众。国民党委任吴大柴为南澳总指挥，黄绍宗为副指挥兼东部地区指挥官，周必信（外号周空心，南澳人，惯匪头目）为参谋长兼中部地区指挥官，吴泽波（又名吴木水）为西部地区指挥官。这股反动武装约有1700余人，拥有1门迫击炮，1门火箭炮，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手枪1300余支，并装配武器汽船3艘。岛上敌匪编为2个团2个警卫营。吴大柴的司令部驻县城隆澳。其防御重点是西起长山尾，东至走马铺、青澳一线的北岸。敌人的兵力部署：以第1团守备猴鼻尖至深澳一线，为中部地区；第2团守备深澳至青澳一带，为东线；两个警卫营守备鼻尖至长山尾及前江一带，为西线；岛之南岸从前江至云澳一线则比较薄弱，只有保安队100余人驻守。

从这些敌情来看，敌人是一群“秋后蚂蚱”，本质虚弱，蹦跳不了几天了。但是“困兽犹斗”，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用周密的部署、旺盛的斗志、果敢的行动去消灭敌人，争取胜利。

“旱鸭子”苦练渡海本领

要消灭当面的敌人，必须渡海作战。渡海作战，对我们这些从北方南下的部队来说，真是个新课题，干部战士大多不习水性，给渡海作战增加了困难。当年三国赤壁之战，曹军因不习水性，不善水战而兵败赤壁。当然，我们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我们已经渡过了长江天险，赤壁之战的历史不可能在今天重演。但是，“旱鸭子”要过海，必须做好认真的准备。我们的作战准备工作，不但要了解敌情，熟悉两岸地形，还要筹划渡海工作和掌握海上作战的本领。

渡海船只主要是请新建立的地方人民政府协助办理。我们1950年1月23

日进至粤东沿海，到月底大约只一周时间，应征船只便陆续到齐，共计318艘，其中三桅船23只，二桅船51只，一桅船244只，外加汽船和机帆船20余只。我们十分感激地方同志和广大船工对子弟兵的热情支持。他们以如此快的速度完成了征集船只的任务，真正体现了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效率。船只集中以后，随即进行统筹分配。从船只的载航能力看，预计每营需一桅船30余只，二、三桅船七八只，包括火力、指挥、救护船只在内。汽船则主要作为师团指挥与通讯联络之用。我们还根据吃水量和航速等情况，尽量做到各营、连使用的船只型号一致，以利保持航速一致和航海队形不乱。各级指挥船则配备性能较好的船只，同时根据船工对登陆场的熟悉情况进行配置，以利渡海与登陆作战的顺利进行。

进行艰苦的海上作战训练，是“旱鸭子”渡海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海练着重解决海上航行的适应性训练，划船操舟技术，船上射击，航海队形以及抢占滩头阵地的训练。此外，还介绍和了解登陆场地的地形以及每月潮汐涨落的规律。训练的方法是先从内海小浪练起，逐步走向外海驾驭大浪，先白天后黑夜，先分练后合练。要求指战员经得起大风大浪的颠簸，学会在风浪中准确射击，能划船掌舵。每船要求有三五个骨干掌握全套操舟技术，以保证一旦船工受伤时，仍能驾船继续前进。“旱鸭子”下海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很多同志晕船、呕吐，吃不下饭。但革命军队，人民的战士，不畏艰险，不怕苦累，大多数同志在苦练中逐渐适应了海上生活。作为指挥员，每天出海训练都惦挂着每一艘战船，怕有什么不测事故。但人民军队有自觉的纪律、团结战斗的精神，在将近一个月的海练中没有出现大的事故。“旱鸭子”终于初习水性了。

打仗要靠士气，“旱鸭子”渡海更要有勇气和觉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斗志，是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既要教育好部队，又要提高船工的思想觉悟，解决船工的一些家庭实际困难，以稳定情绪。我们深切感到，这次渡海作战，部队干部战士与船工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战斗集体，任何一方的工作都不要忽略。对于我们这支从北到南、身经百战的部队来说，打仗是家常便饭，但由于不习水性，产生了怕晕船、怕翻船的思想顾虑。我们除了通过海上练兵亲身实践之外，还把部队中当过水手和熟习水性的同志调整到各班排当骨干，组织他们谈水上生活的体会和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置办法，以打消顾虑。对于船工来说，主要是

未打过仗,有畏惧心理,也担心船只被打坏,有的还担心日后出海会不会遇到这股残匪。我们就组织他们控诉海盗、土匪的罪行,提高船工的政治觉悟,鼓舞其杀敌立功的斗志。同时做好军民团结的工作。从船工分配到连之日起,战士与船工就同吃一锅饭,共同参加海上训练,以建立深厚的战斗情谊。很多船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战,争当渡海第一船。船工的情绪与信心,反过来又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的真正优势,是任何敌人都不能比拟的。

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又是极为艰巨和细微的工作。第41军参谋长李福泽亲临前线;师参谋长韩复东带领本师司政机关认真地组织实施海练工作;副师长张捷勋也经常到海练第一线检查工作。这些都为保证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强风难移勇士志

指挥员正确的决心和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调查和对调查材料的正确分析。我们在调查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了解了南澳岛的地形、港湾水深和登陆点的环境等情况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研究,确定了如下的渡海作战部署:

以362团、363团及师炮营为主攻,361团为第二梯队。

363团攻取南澳西部,夺取南澳县城及敌指挥部驻地隆澳镇。这个团从海山岛52高地前的三义女庙、宫子澳一带起渡,1个营从上下田鞍登陆,经金山向隆澳发起攻击,并控制其南岸渡口,以阻止敌人向外海逃跑;1个营从小猴澳峰子洞登陆,向西发展,肃清西半岛的残敌,控制要点,防敌零星船只逃窜;以1个连配备3艘汽艇及九二炮等重武器到达南岸之前江一带巡逻警戒,以保证主攻部队右翼之安全;又以1个连用同样装备,警戒左翼保障部队安全。

362团攻取南澳东部,夺取该岛北岸之深澳、东南岸之云澳、东部之青澳诸要点。这个团从饶平县柘林镇及附近之西澳山、塘尾等处起渡。因海程比363团远,提前1小时出发,在南澳东部之白牛至羊口一带登陆,各营分头攻占上述各要点。另以2个连配备汽艇、战防炮、九二炮等武器,分头巡逻于左右两翼,以

策安全。

361团集结于澄海县之埠尾镇一带，待363团起渡后，立即进至海山岛，作为总预备队。

在南澳岛与粤东大陆之间有3个小岛：一个叫案屿，位于隆澳以北5000米处，东西长400米，南北长300米，是南澳后江之咽喉；一个叫凤屿，距南澳岛西北4300米，凤屿全长1500米，设有航标，能舶大小帆船数十只；还有一个叫腊屿，位于岛中部吴平寨以西500米，为深澳澳口之右卫。这几个小岛屿，对于守岛的敌人来说，是其屏障和前哨阵地；但对于我军进攻来说，则是理想的跳板和炮兵发射阵地。敌人的指挥官终究是土匪头子，只会打家劫舍，不会打仗，小岛上未派一兵一卒，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它占领了。我们把这些小岛作为炮兵发射阵地，准备轰击可能出现之敌人军舰与汽艇，轰击敌人滩头阵地，以掩护部队航行与登陆。

南澳岛可以靠岸和停舶船只的港湾较多，北岸从长山尾至西阁后一带，就有11处不受潮水涨落影响的登陆点。据此，我们采取了宽正面，多路突破，分头登陆，集中作战的办法，分头登陆后，首先控制要点，巩固滩头阵地，夺取侧翼，清除敌人火力点；然后分路向攻击目标前进，向纵深发展。

我们原定2月23日18时发起攻击。但到22日20时30分，风向忽变，微弱的北风转为比较强劲的东风，海浪随起。到23日12时，风浪仍很大，我们由北向南进军，东风从侧面吹来，对航向和航速都有较大的影响。当年赤壁之战诸葛亮因借得东风而大破曹军，今天的东风却给我们这正义之师带来了麻烦。改不改变总攻时间呢？指挥员需作慎重抉择。这时，我们仔细征询了两个主攻团的领导干部周之同、刘玲、刘存智等海练第一线的指挥员的意见。大家权衡利弊，果断作出了按原定计划发起总攻的决定：第一，偏东风对航向有影响，但船只可靠岸的地方很多，即使登陆点偏差一点，对整个登陆作战影响不大，调整登陆点也并不困难。第二，延迟进攻时间，敌情可能有变，甚至可能招致敌人军舰的增援，增加攻击的困难。第三，风浪较大，外海航船难于行驶，这也增加了敌人从海上逃跑的困难，有利于我们将敌人一网打尽。第四，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发动攻击，可以收到奇袭的效果。风大，自然界给我们增加了困难，也容易麻痹敌人，出敌不意，可以减少敌人给我们施加的阻力。我们向指战员宣传这几条，统一了认

识,坚定了信心,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事后了解,当我们的炮火进行压制射击时,据守前哨阵地的敌人慌作一团,急忙用电话向吴大柴告急:"共军的炮火打得太猛了,顶不住了。"吴大柴还躺在床上抽大烟,说:"现在风浪这样大,帆船渡海是不可能的。打几发炮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慌什么?"直到我军登陆,炮弹打到隆澳街头了,吴大柴才扔掉烟枪,仓皇出逃。可见我们确实收到了奇袭之效。

迎风破浪下南澳

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我炮兵营于23日凌晨2时半乘夜暗起渡,拂晓到达凤屿、案屿岸边,至上午10时,全部火炮及器材登陆完毕。下午3时炮兵营筑好了炮兵阵地,完成了射击准备。

与此同时,我们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别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强调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一进入战斗,就要以一往无前、压倒敌人的气概,以最快速度占领滩头阵地,任何困难也决不动摇前进的决心,坚决去掉"不行重来"的退缩思想。部队士气高涨,纷纷表示:"坚决解放南澳,肃清孤岛残敌。"船工们则高呼:"保证把大军顺利送到南澳,争当登陆第一船。"

担任东线攻击任务的362团因海程较远,提前1个小时于17时从饶平县的柘林、西澳、信洲等处起渡。363团担负西线攻击,于18时从海山岛之三义女庙、埠尾山等处起渡。当时我随362团行动,但见一声令下,千帆竞发,如万马奔腾,迎风击浪,向南疾进。原来,各船为了加强木船的防护力和攻击力,都用麻袋装了牡蛎壳堆集船头,作为掩体。这样一来,船身头重尾轻,不但减慢了前进速度,风浪一大,船头必然进水,一旦需要掉头,容易翻沉。一些有经验的老船工议论纷纷。我们采纳了船工的意见,传令各船把麻袋掀掉,船即轻装前进了。

各攻击部队起航后,队形秩序尚好,大约以每小时5海里(1海里等于1852米)的航速前进。由于从侧面吹来强劲的东风,船身常向西侧倾斜。船工们凭借他们的技巧与经验,巧妙地掌握着航舵。战士们有的帮助摇橹,有的警戒着前方。有时一阵风浪打来,激起阵阵浪花,海水从头上往下浇,但谁也顾不得管它。战士和船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船工告诉战士如何战胜晕船,战士鼓励船工

“加油”。船过中流，我在凤屿、案屿的炮兵即开始对敌滩头阵地和山头据点进行压制射击。当我船队接近敌岸四五百米处时，队形逐渐拉开，敌人也开始向我猛烈射击，顷刻之间，枪炮呼啸，水面溅起阵阵浪花。这时，我们的炮兵更准确地发现了敌人的火力点，一发发炮弹，准确地打在敌人的阵地上，敌人的火力减弱了，有的火力点哑巴了。船工们分外振奋，不时高喊：“打得好！”在快要到达滩头时，大小船只奋力争先。有的抢上去了，却被一个浪头打了回来，他们不顾岩石与暗礁的碰撞，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向滩头冲击，尽快让战士登岸。船工们平时演练，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把船弄坏，这时都把船的好坏置之度外，只有一个心眼，靠岸就是胜利。363 团 8 连乘坐的一条帆船，没有把船头堆放的装着牡蛎壳的麻袋掀掉，在将要登陆时，船身调头，失去平衡，船头倾斜插入水中翻沉。救生艇赶来把竹竿递给连长王吉山。王吉山把竹竿拨给其他同志，而他自己却给海浪吞没了。王吉山为消灭土匪，解放南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时，各船陆续接近滩头，随即向敌滩头阵地发起猛烈冲击。盘踞南澳的敌人是一伙乌合之众的土匪队伍，在我炮火轰击与部队冲击下，一触即溃。在西线，363 团 2 营在炮火支援下，仅用 45 分钟即在猴澳登陆，其 4 连仅以 38 分钟就踏上了南澳滩头。他们用步谈机向正在海中航进的团指挥所报告了登陆情况。2 营登陆后，直插县城隆澳。1 营以 1 小时零 2 分于上下田鞍登陆，亦按计划沿下寮一线向隆澳攻击，并迂回到位于岛南岸的前江，扼守敌人往外海逃窜的渡口。3 营以 1 小时 20 分于凤仔澳登陆完毕，沿长山尾、尖石、金交椅一线，肃清了该岛西部残敌。全团以 1 个半小时全部登陆完毕，并于当晚 20 时完全占领隆澳。他们按事前约定，燃起三堆大火，报告部队胜利登陆，并到达指定位置。西线除在滩头交火并歼敌一部外，沿线未发生激烈战斗，匪特大部溃散，逃匿山中。

在东线，362 团 2 营于 19 时 25 分在白牛登陆，自北向南发展，首先夺取东半部南北交通要道雄镇关，进而向南夺取南澳岛东南重镇云澳，并以部分兵力向该岛东端之青澳前进。3 营于 19 时 30 分在西阁后登陆，在隆澳以东沿烟墩子自西向东直取云澳，于 22 时占领云澳，歼敌一部。1 营于 20 时 10 分在走马铺登陆，夺取该岛东部北岸重镇深澳，随即以 2 连占领贼澳，以 3 连配合 2 营夺取青澳。23 日 24 时前，各攻击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各战略要点、交通要道已全部为我控制。师指挥部随即移驻隆澳，设于隆澳中学内。敌人只剩匪首和残部溃退

山中。我们下一步的战斗任务是捉拿匪首,肃清残敌。

机智勇敢扫残敌

24日晨,我363团部分团营干部登山观察地形。这时敌两艘小艇进到后江附近(南澳岛北岸中部)海面,见有人在山头观察,便用旗语联系,发现是我军人员,立即掉头东遁。可惜我案屿、凤屿的炮兵此时已移阵前江,准备对付海上来犯之敌,未能给这两艘敌艇以应得的惩罚。这也足见原来盘踞南澳的敌人,在我突然袭击之下,还来不及同他们的上司联系,就仓皇逃跑了。不久,金门守敌来了两艘军舰,一在前江湾,一在贼澳湾,向岛上炮击。我炮兵立即还击,击中前江湾上的一艘,敌舰才掉头跑了。当天还有4架敌机来袭。362团一机帆船正在驶往柘林途中,遭敌机扫射,张参谋不幸中弹牺牲。

从24日起,我们严密控制各渡口码头,同时开始肃清岛上残敌。由于登陆作战时守敌一触即溃,打死打伤的并不多,敌大部分散隐蔽到山沟和乡村之中,这给我们肃清残敌的任务增加了难度。我们乘胜利登岛的余勇,紧追穷寇,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残敌。从24日起,连续搜山清剿,特别是对敌人据点附近和山沟岩洞进行了严密搜索;并到乡村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经过3天搜索清剿,除少数残敌负隅顽抗,用手榴弹炸伤我2名战士之外,大部被俘或投降。我记得当时最突出的是五勇士生擒匪特64名的事迹:

363团8连机枪班长赵昌龙和战士宫万钧,奉命驾船外出运牡蛎壳,修筑船头掩体;3班长张闵和战士张福奉命去修船。部队就要起渡了,连里派通信员侯满库去找他们归队。待这5人回来时,部队已起渡出海了。他们就驾着运牡蛎壳的小船,向战前预定的登陆点粗沙驶去。24日清晨6时45分登陆后,立即翻山越岭寻找部队。他们翻了几座山,来到南澳岛西部的最高峰笔架山的半腰时,突然4架敌机掠空而过。5人的视线随着敌机而转,忽然发现山顶上有两个敌人,便立即迂回到敌人右侧。到距敌200米左右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们,并立即隐蔽起来。通信员小侯厉声向敌人喊话,叫他们下来投降。赵昌龙也高喊:"快下来交枪吧,再不下来我们就开枪了。"不一会,山上下来一个人,自称是"广州绥靖公署"第1挺进纵队1团2营上尉指导员,名叫吴福。我们的战士向他宣传我

军的俘虏政策，指出他们处境只有交枪投降一条出路。在形势所逼和我党政策感召下，吴福供称山上隐蔽的是2营营部和5连。正谈话间，又发现山上两个敌人各扛1挺机枪，西南方向另一个山头又有3个人头晃动。五勇士知道情况复杂，必须冷静清醒，机智勇敢地处理面临的情况。他们首先设法把山上的两挺机枪夺过来，以争取主动，便让吴福叫山上两个敌机枪手过来。两个敌机枪手犹犹豫豫、战战兢兢下来了。赵、宫两人上去一把将机枪夺过来，各朝一方，对着两个方向的敌人。赵昌龙想，西山上的一股敌人，情况清楚，又有吴福在这里，应先解决。就对西山喊话："快下来吧！不然就开枪了。枪一响，我们的炮就会向山上打了。"山上的敌人大概已经尝过我军登陆前炮火压制的滋味，敌俘吴福忙说："别打别打，这山上的人，我说话算，我叫他们都下来就是。"于是，随着吴福的喊话，山上之敌2营营部和5连共41人，全部走下来放下了武器。这时，我3班战士张福一直监视着西南山上的敌人。为迷惑敌人，他虚张声势地朝山下喊道："下面的人不必上来了，我们就带他们下去。"随即用枪指着西南山上的敌人，厉声喝道："过来！过来！"那3个敌人被吓住了，慢慢地走了过来。经过宣传俘虏政策，这3个人也把西南山上的另23个敌人喊下来投降了。当五勇士押着64个俘虏走向隆澳的时候，同志们都惊奇地问："你们多少人抓住了这些俘虏？"他们回答："5个人。"被俘的敌营长和副营长面面相觑，露出一副狼狈相。

草寮岩洞擒匪首

擒贼必擒王。攻占南澳以后，我们一直关注着匪首的下落。但在两三天的清点俘虏中，都没有发现吴大柴等匪首。原来，吴大柴开始判断"风大浪高，共军不会来"，但当我们的炮弹落到南澳伪县府和吴大柴的司令部附近的时候，他顿时惊慌失措，蒙头转向。这个土匪司令作恶一生，却没有经过什么大仗，遭此突然的大规模的攻击，就失去了照应全局的能力。他的参谋队伍也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一遇事变，就作鸟兽散了。吴大柴气急败坏地带着几个随从和卫兵向前江逃跑，途中一发炮弹正好在身旁爆炸，他的胳膊和大腿3处受伤。一个卫兵背他到田野草寮中躲藏后，然后自己逃命跑了。这时的吴大柴，树倒猢狲散，真正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一个老百姓到田野干活，发现草寮里有个伤兵，并向

他要饭吃。这个老百姓不知道眼前这个伤兵就是匪首，给了点吃的东西，并把他赶走。吴大柴只好离开草寮藏匿到附近山洞草丛，想寻机找小船或竹筏外逃。这样过了两天，忍不住饥饿与伤痛，就乘夜踉踉跄跄走到附近村庄寻找食物。这时，我363团3连战士孟范文和欧阳根南正巡逻放哨，看见有个人影闪动，就大声喝问："谁?"这个土匪司令一听，转身便逃。我们机警的哨兵快步追上去，将其抓住，带回连部讯问。他哆哆嗦嗦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卖大烟的，黄岗人。"追问他的伤是怎么来的，同时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大队长。"经再三审问，吴大柴才供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南澳伪县长兼副指挥黄绍宗，则是在我部队搜山时，在下松柏坑园堆山上一个岩洞中抓获的。南澳敌参谋长周必信在兵败以后，躲藏在海边一个叫空壳山的岩洞中，几天后被我南澳县人民政府治安股的便衣警探发现。在我治安人员的呼喊下，他见大势已去，别无出路，即与4名卫兵走出洞来，举手投降。敌少将副师长郭梦熊是个"外来户"，对南澳的地形、人情不大熟悉，只能混杂于败兵之中逃命，为我进山清剿分队俘获。匪首吴泽波是隆澳附近后宅村人，带着2挺轻机枪藏在附城亲友家中。两个月后，为我锄奸小组清出，人枪并获。至此，盘踞在南澳岛上的主要匪首，一网打尽了。

这次解放南澳之战，共计毙敌13人，伤敌14人，俘敌1348人，其中俘校以上敌军官25名、少将2名，总计共歼敌1375名；缴获长短枪1278支，轻重机枪52挺，迫击炮1门，各种子弹5万余发，各种炮弹532发，电台5部，无线电话1台，单机14部，汽船3只。

这次荡平残敌，使我军经历了一次渡海作战的锻炼，同时也为今后的渡海作战提供某些借鉴和经验。

（1992年）

兴宁解放初期的清匪斗争

罗 亚 辉

1949年10月初，我奉命到兴宁接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解放前，兴宁是粤东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伪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均设在兴宁，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反动武装除2个保安营外，还有谢海筹的“联防自卫队”，张英的“兴宁自卫总队”。恶霸豪绅及失意军人还藏有不少枪支。

1949年5月17日，李洁之、陈郁平二位先生率部起义，兴宁和平解放。免遭兵燹，人民庆幸！我们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成立了兴宁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戈伦为主任。发布的第一号布告，就是解散非法武装和收缴民枪。半个月内，收缴步枪7900多支，短枪100多支，子弹50万发。这一措施意义重大，为以后治安情况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7月14日，国民党胡琏兵团1万多人，从江西溃退粤东，窜占兴宁。匪谢海筹与胡军勾结一起，盘踞兴宁达1个半月之久。谢海筹任伪县长，派粮派款，拉夫抓丁，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敌人利用优势兵力，妄图消灭我们地方武装和县级党政工作人员。幸赖我第6团和东江第2支队与敌人激战多次，敌人企图才未能得逞。

8月28日，在我南下大军进逼下，胡、谢匪军撤出兴城，往丰顺、汕头逃窜，兴宁第二次解放。谢匪沿途护送，希望与胡军一道渡海赴台，向蒋介石邀功讨赏，升官发财。讵料胡琏委谢海筹为“粤赣边游击司令”，回原地活动。于是，谢匪9月21日带领700多匪徒，又窜回兴城。我军6团、边3团、东2支队四面包围县城，发起总攻。谢匪惊惶失措，洗劫了城里财物后，9月29日突围逃窜。兴宁县城第三次解放。我军追至羊古颈，与谢匪打了一仗，敌人大败而逃。

谢匪逃到水罗塘歇脚，剩下残匪200人左右。然后分兵2路，由钟石八带领

50人，并重机枪1挺，逃往岗背；其余由谢海筹亲自率领，向黄陂马子嶂落巢。

谢海筹何许人也？他是兴宁罗浮区人，地头蛇、土匪头子，是个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家伙。30年代初，就在罗浮、寻邬交界的山区当土匪，抢劫商民。后由国民党政府"招抚"下山，曾封他为"县冬防大队长"、"县联防自卫队主任"等职。利用他对山区情况熟悉，生性残酷，来镇压革命。谢匪带着反动武装，在山区进行"围剿"。1934年，曾枪杀叶世英、叶水龙等无辜群众。1947年冬，"围剿"我梅西游击队，在葛藤窝（铁山嶂山麓）枪杀群众，烧毁房屋。1948年春，再次"围剿"我梅西游击队。在黄槐乡塔顶寨交锋，打死我战士多人。兴宁解放，谢匪拒不投降，带队伍逃到山区去了。

谢匪为什么选择黄陂山区落巢？原因是跟随他的死党骨干，如石锦先、石宗良、李渺泉、曾宪生等，都是黄陂山区人，对地形十分熟悉，活动方便。黄陂一部分乡绅和保甲长，也同谢关系密切，可以做他们耳目，帮助弄到粮食和用品。谢匪初到马子嶂时，就有石伴生等人摆酒"压惊"。当时虽解放大局已定，但新秩序尚待建立，一些边远山区尚有死角存在，所以谢匪能在黄陂暂时立足。但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南下大军势如破竹，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24日解放汕头。兴梅地区革命秩序日益巩固，谢匪的日子就越不好过了。

我们对谢则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是政治攻势，二是军事进剿。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在村边道口等地方，写上标语口号，开村民会，使家喻户晓。解放军胜利消息不断向群众传播，稳定民心，动摇敌人。黄陂区负责人是曾绮春、叶超祥同志，当地人，有威信，情况熟悉，工作做得细致，利用亲朋故旧和各种社会关系，分别对谢匪部属进行劝降归顺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胁从分子纷纷下山投诚，连谢匪手下的大队长巫觉民、钟醒民、钟振声等都向人民政府自新。到1949年末，谢匪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人了。

1950年春，县委决定清匪反霸，彻底消灭谢海筹股匪。县政府下了通缉谢匪的命令。兴梅军分区派出1营兵力，县大队派出1连兵力，区上武工队民兵配合，向马子嶂进军。进驻半月，四处搜索，找不到匪踪。后抓到一个逃匪，经审讯才知道谢匪在半月前转移到宝龙山区去了。队伍追到宝龙。又经过10多天搜索，仍无动静。这时又抓到一个逃匪，知道谢匪隐藏在禾村谢庚生的山寮里。立即进行围捕，却扑了空。据谢庚生供认，谢海筹前两天转移到石屋去了。谢匪十

分狡猾，昼伏夜出，不走大路，遇有动静，马上躲藏，每晚换一个地方。在万山重叠、棘荆丛生的深山里，捉迷藏似的，同谢匪周旋了两个月，仍没有捕获。于是撤出主力，改变办法，改在附近山口上日夜放哨，观察动静。同时认真做好群众工作，特别对受蒙蔽的人，反复进行教育，以缩小谢匪活动范围。如5次窝藏谢匪的谢庚生，原是老实农民，经过耐心教育，他暴露思想说："头颅上共一个'谢'字，不敢造孽障。国民党倒回来，谢海筹一旦得势，我就没命了。"谢匪也威胁他："如果你去告密，把我捉去，我的部下会把你全家杀掉的。"我们对受胁迫的群众，不给刁难，鼓励他们协助政府捕捉谢匪。

5月中旬，军分区高健司令员亲临黄陂，视察山区地形，听取各方意见，与县区干部共同研究捕捉谢匪的办法。大家认为谢匪一日三餐要吃饭，要粮要菜，要举火烧饭，总会暴露目标。为此，决定采取麻雀战术，将队伍分为100多个小组，在横直30华里内谢匪出没的地方布下天罗地网。对山区群众，交政策，交任务，交办法，白天黑夜放哨，使谢匪陷于群众汪洋大海之中。有一天夜里，谢匪由宝龙逃往马子嶂，他的随从仅有3人，路过山岚时，被民兵发现。匪徒们立即躲藏。匪李渺泉与谢海筹失掉联络，便只身潜回宝龙，后被我捉获。谢匪自感末日将至，在黄陂不能藏身，便转往寻邬他原先落巢为匪的地方。他走到罗浮交界处，看见山口上有民兵放哨，便马上折回罗岗溪尾，找他的老部属弄粮食炊具，躲在十分偏僻的坑窝里，住在烧过木炭的老窑内。每天三更造饭，日间酣睡。8月中旬，有一天睡过头，起晚了，做完饭天已大亮，举柴灭火，炊烟溢出窑外。两个放牛小孩发现炊烟，感到奇怪，想起村里开会说谢匪在山区活动，便回村报告解放军。战士们马上跑来察看，果见山腰上有炊烟缭绕。追至炊烟起处，找到破窑，听里面有动静，战士大喝一声："出来！缴枪不杀。"窑内响起拉枪机声，随即谢匪疾步冲出。这个战士先发制人，朝谢打了一枪，正中要害，当场结束了谢匪狗命。经过辨认，确系匪首谢海筹，并搜出左轮手枪1支、子弹28发、大洋12块及反动证件一束。黄陂区开了祝捷大会，把谢匪尸体拉到县城大坝里示众3天。全县人民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谢海筹被击毙后，他的死党石锦先、石崇良等亦先后被我捕获。谢匪派出的钟石八股匪50人，在我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先后投诚自首，交出重机枪1挺。至8月份，谢海筹匪帮全部肃清。

在兴宁地区还有以刘仕钦为首的小股土匪，人数不过10名左右，但活动猖獗，自封“华南反共救国军闽粤边游击司令”，在水口、新圩一带抢劫，持有盒子枪，行动诡秘。有一次我们围捕，捉到匪徒5名，打死1名，但匪首在逃，继续在南面地区活动。我们派人设法打进去，侦悉他们准备到城镇抢劫。8月16日，我们在城南胡屋设下埋伏，将这股匪徒一网打尽，匪首刘仕钦、古水昌等4人全数捕获。匪首张敬堂、张仁标等组织“中南区兴宁武军兴石区政治部”，亦于5月间侦破，全部落网。匪李汉东、丘振华、何星超、张学雄等组织地下军，准备暴乱，亦被我扑灭。其他零星散匪，也一个个被捉拿归案。到8月份，全县肃清了土匪，人民愉快安心地过上了解放后的新生活。

（1988年）

龙门铁岗打顽匪

江 雪 山

1949年底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41军123师367团奉命挥师东进，于1950年1月上旬到达广东惠阳淡水西南的坪山，担任西起深圳沙头角、东至大鹏湾一线的海边防任务，并休整部队，总结入桂作战经验。1月下旬，上级命令我部去龙门县铁岗圩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我正和团里的几位同志奉命去东北塔山阵地，参加由苏联导演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录制，拍摄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的镜头，所以剿匪任务交由郑戈令、王淳先后两任政委带领部队执行。事后，我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看了剿匪的总结报告，同两位政委多次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龙门县铁岗圩，地处广东从化、新丰、增城、龙门4县交界处，在龙门县城以西50里。这里住着4000多居民，旧时是一个乡，该地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只有一所小学），民性剽悍，常相互殴斗而致人命。由于这里属于九连山脉，四周崇山峻岭，道路闭塞，故有“山中之国”之称。在群山环抱中，有一片形状像树叶，东西七八里，南北三四里的一块谷地，几道溪流贯穿其间。这里早有为封建会道门控制的“大刀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该地为国民党军第135师驻扎。但我东江纵队亦曾来此且有一定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华南恢复武装斗争后，粤赣湘边纵队东江3支队曾活动于罗浮山一带，并于1949年解放了包括龙门在内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县、区、乡人民政权。但铁岗这个地方封建势力相当顽固，原国民党乡长钟绍文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许悦礼、戴礼等人仍控制着匪特骨干武装六七十人枪，其外围组织“大刀会”有千余成员。他们勾结密谋，与我乡政府对抗，一时形成声势，活动猖獗，甚至妄想进逼龙门县城。我们的部队虽多次进剿，但都不是那么顺利。龙门铁岗剿匪的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进剿过程甚为复杂，经验教

训颇多。

(一)

1949年11月广州解放不久,东江3支队奉调支援前线。当时地方县区政权成立时间不长,铁岗地区以钟绍文、许悦礼、戴礼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势力以为有机可乘,策划阴谋,企图颠覆我乡政权。他们先以谣言开道,说什么"乡政府要的民夫都是去给共党当壮丁的。乡政府已准备好500根麻绳,要从铁岗绑500个壮丁去前线当炮灰,替共产党打人海战术","乡政府贪污我们几百担公粮,乡干部生活腐败,现在打倒共产党领导是时候了。我们要神来领导保佑,人人起来打倒乡政府"。在许悦礼、戴礼等"大刀会"头目煽动和主持下,要所有刀会会徒斩鸡头、割手指,歃血为盟,一齐上前围攻乡政府;谁要不参加,格杀勿论。一时被欺骗、蒙蔽、威胁而来的刀会会众达1000多人,原先埋藏起来的数十条枪也起出来了。围攻从11月11日开始。建立不久的乡政府,总共人员才16名,长短枪13支,他们据守乡政府的院落和两座砖石炮楼奋力抵抗。

匪特刀会围攻乡政府的消息,越过区政府所在地左潭圩报到龙门县政府。此时,龙门县长李绍宗正在组织群众抢修公路,迎接大军南下,知道情况已是第二天了。他一面向3支队司令部请援,一面亲率县大队奔赴铁岗。当时县大队刚刚成立,只有60多人,而且除了大队长李达松和连长黄如(原雁洋坡民兵排长)外,都是新兵,武器也不全。他们刚赶到铁岗圩东边的入口老鸦口,便被刀会四五百匪众包围上来。匪众脸上都涂抹得狰狞可怕,新成立的县大队战士一见吓得惊慌失措,有些人便拔脚向后跑。李绍宗怕误伤受骗群众,未按原计划组织密集火力阻击,只毙伤几名匪徒,便撤离了。匪徒也停止了前进。但乡政府人员有的已被包围。第三天,李县长组织县大队再次救援,但一进铁岗即被刀会打散,且有多人被匪徒砍伤。县城两次赴援失败,匪特和刀会更加猖狂。但坚守乡政府大院的16名同志,一次次扯起红布在炮楼上表明他们仍在坚持战斗。最后,16名同志据守的炮楼又被会匪从四面架柴焚烧,乡长杨其祥、副乡长于炳南等16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我乡公所被敌捣毁后,会匪成立了以钟绍文为首的伪乡公所。他们扬言这次要干到底,谁不跟着干就杀谁的全家。他们残忍无比,

对死难家属也不饶过。副乡长于炳南牺牲后，匪徒又杀害了于的妻子和13岁的儿子，来一个斩草除根。另一位参加过我东江3支队的同志被杀后，妻子也吊死了。整个铁岗一片白色恐怖。这里一时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成了敌人四面出击的根据地。

这时，我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两广，广东大地纷纷解放。44军131师路过龙门，得知铁岗匪徒暴乱后，派1个营来支援县政府，打死打伤刀会五六人，活捉30几人，其他匪徒跑得无影无踪。131师奉命西进后，东江军分区8团营长王镜率本营进驻铁岗，因缺乏打刀会的经验，反而受了一些损失。

在此情况下，我方便采取劝降办法。哪知敌人气焰更加嚣张，狡猾险恶，造谣煽动说："现在是杀红眼了，共产党和大军一来要把铁岗人都杀光，只有和政府干到底才是出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国军一反攻回来，天下便是我们的"，等等。他们还采取欺骗伎俩，胡说他们的行动是"官逼民反"，"只打土共，不打大军，打倒李绍宗，拥护毛泽东"，以扰乱视听；他们对当地百姓则宣扬，"钟绍文是刘伯温转世，有大将之才，台湾和陈济棠都下了委任，做龙门县长，将来还不知要当多大的官哩"，等等。

11月11日铁岗惨案发生后，两个月来我军进剿虽取得一定成绩和效果，但铁岗匪患并未解决，反而敌人几次进至龙门城郊，龙门危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进剿铁岗匪特的任务落到了第123师367团肩上。

（二）

我367团进驻惠阳坪山之后，面前摆着一大堆繁重任务。大鹏湾海面上肆意游弋的星条旗、米字旗美英战舰，对我海岸虎视眈眈。偷渡偷贩者来来往往，边界哨所上往往一夜之间可以拦抓几百"黄牛"、"水牛"，小规模的枪战时有发生。经过广西战役近两个月艰苦奋战之后，部队亟待休整，正在这繁忙的时刻，我团又接到一个紧急命令。

命令是军经师下达的，指定团政委郑戈令同志率领1个营急赴军部惠阳驻地接受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并没有明确指出。当时我是367团团长，因摄制电影外出，由政委郑戈令、副团长许和、参谋长张兴佐、政治处主任于厚德诸同

志，共同研究如何去接受和执行这个尚未具体明确的新任务。经过考虑，决定由2营跟随政委前往，并配属警卫连1个排、1个侦察班、1个骑兵通信班，由侦察股长王急进指挥，配合政委完成任务。2营在政委率领下立即出发。他们路过淡水师部时，师长江燮元及政委张秀川叫他们迅速去军部，由军首长直接交代布置任务。

部队迅速赶到惠阳41军军部驻地，接见郑政委的是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诸首长，同时还有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黄柏(原东江3支队支队长)、龙门县长李绍宗。军首长说，龙门县告急，铁岗匪情严重，367团的任务是火急进驻龙门，剿灭铁岗匪特，平息刀会的暴乱。吴军长说，铁岗匪情的特点，主要是匪特和刀会混在一起，对打刀会不能采取一般作战方法，应该总结历次进剿经验，制订新战术。而且时间要快，不可旷日持久。欧阳文政委说，你们此次进军龙门铁岗作战，应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大刀会”是封建迷信武装组织，大多是被欺骗蒙蔽的老百姓，应通过有力的政治宣传进行瓦解，把匪、民分开，集中打击特匪，争取广大群众，如此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军首长还说，此次执行任务有东江军分区黄庄平副政委、龙门县李县长参加，要在地方党政军配合下共同完成任务。临行时军首长给我们配属1部电台，要求在执行任务中随时向军报告情况。

接受任务后，我团2营急急过了东江，疾速向龙门挺进。2营的行军路线是沿着罗浮山东脉向北疾进。一路峰回路转，怪石奇峰，山势嵯峨，虽是旧历腊月季节，却正值岭南春晓，山陵阡陌，桃梅芬芳，绿野苍翠。然而如此美景，也吸引不了郑政委这些兵戎重务在身的人的兴趣。当2营赶到龙门县城时，才知道铁岗的匪特及刀会已数次进逼城郊，县城居民已被闹得人心惶惶。他们一见大军到来，个个把我们看成救星，大大稳定了民心。郑政委率2营进城时，恰巧有一支小分队进到这里，他们属于44军131师的一个机枪连，携有步兵炮2门、重机枪2挺，在李副营长率领下路经龙门城。他们一听到这里匪患猖獗，郑政委所率部队的任务是剿匪，便欣然同意参加对铁岗进剿的军事行动。东江军分区的1个营和龙门县大队也配属367团行动。

在龙门县召开的小型军事会议上，参加的人员有负责全面进剿指挥的367团政委郑戈令、东江军分区副政委黄庄平、龙门县长李绍宗、367团2营营长于

长友、教导员范丕忠、367团侦察股长王急进、131师炮营李副营长等。大家研究分析了敌我双方兵力的对比情况，此时我方仅正规主力就有1000人，而敌方匪特加刀会总共才1000多人。从人员素质、作战经验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看，我军皆占压倒优势。李绍宗县长介绍了11月11日惨案以来各次进剿失败的情况及经验教训，希望这次大军能彻底铲除匪特，瓦解刀会，根绝后患，以不负全县人民的期望。黄庄平副政委介绍了铁岗一带以及增城、从化、龙门、新丰4县边区的历史情况。他说，仅从铁岗圩而言，也不是铁板一块，那里上洞五村我们有过工作基础，老百姓在国民党和刀会淫威下敢怒不敢言，实际内心倾向我们。铁岗400多人口中只有10几户地主，其中许悦礼是最大的地主又是“大刀会”头子。人民完全处在白色恐怖高压下，生命不保，苦不堪言，从抗日战争至目前，我党政军人员及无辜百姓就有100多人被他们残杀，他们血债累累。我军的行动是为了解放人民，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为人民报仇雪恨。黄副政委还介绍了一些刀会内部的情况，以及打刀会的经验。会议最后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消灭土匪特务！”“我军消灭匪特、取缔刀会。刀会中的受骗群众应回到人民中来，不为匪特所利用。”“对放下武器的特匪及刀会会众实行宽大政策，一律受到政府及大军的保护。”部队进行了充分动员，人人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彻底消灭敌人。

在研究这次剿匪作战的战术时，大家认为应把匪特和刀会的头目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作战时要注意识别，匪特持步枪短枪，穿便衣；刀会多穿法衣，手持各种原始武器。战场上主要打穿便衣持长短枪者；对盲目蜂拥而来的刀会会众，主要打蜂拥在前组织指挥的会头和点传师。刀会作战是一窝蜂，一遇伤亡便惊慌溃退。针对刀会这些特点，郑政委要求部队作战要沉着，兵力火力作多层次的纵深配备。

在进攻路线上，以前各次进剿均是从龙门县城一路向西，经左潭圩约坊、新围、老鸦口，一路冲进铁岗。会议决定这次行动要来个变化，改从东、西两路合击。东路由131师1个营、东江军分区1个营和县大队一部组成，由龙城出发，经左潭进入铁岗，李县长随东路行动。西路由367团主力和县大队一部组成，从龙城出发，经永汉翻过火烧街，绕过铁岗后再从西向东进攻铁岗，以期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

郑政委还要求部队以严明的纪律进入铁岗，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外，连部队食用的粮食蔬菜也将从外运来，绝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县府又组织了30几人的工作组和不到100人的武装以及向导等，协助大军完成任务。

以上准备可说完备无缺了。部队正准备开进，可是又冒出一个新情况。原来匪特派来一个姓禤的小学教员，持信前来谈判。开始部队以为这个人是来下战书的，等到姓禤的谈明来意拆看来信后，才知道是来谈判投降条件的。信上说："我们从来拥护大军毛泽东，反对官逼民反的李绍宗。如今大军压境，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吾等念及乡里父老生命财产安全，如其战事一开，生灵涂炭，玉石俱焚。吾等昼夜寐思，寝食不安。特向大军提出以下条件：第一，两家休兵罢战，大军不必再进铁岗，吾等亦不越铁岗圩之界，双方保持公平，并可照规定向龙门县政府交纳公粮。第二，如其以上条件不为大军接受，吾等亦愿交出枪械10多支，并希网开一面，开出路条，允许我等10余人前去香港。铁岗圩任从大军接管，从此休战，化干戈为玉帛。以上条款如何？望大军定之。禤先生为我等全权代表，是战是和，愿赐回音。"

匪特这番言词，郑政委等也曾考虑过，如他们真能全部交出武器，和平解决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条件还须斟酌。这时，黄庄平、李绍宗两同志立即揭穿匪特的阴谋。他们说，匪特玩弄假投降的阴谋伎俩已非一次，几乎我军每次进剿前都派人来谈判，这已经是他们的惯伎。他们还派人假充人民代表，到华南军政机关去告我们的状。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当。并说，他们血债累累，不消灭不足以平民愤。他们极端狡猾，值得警惕。

据此，进剿的决心完全坚定了下来。两国交兵，不杀来使。打发走禤某以后，郑政委等便按预定计划，向铁岗进军。

（三）

1950年1月21日下午，我军绕道向铁岗圩进发，这时是进至龙门县的第三天。事实上我军的行动早已为铁岗敌人所掌握，敌人已作了各方面迎战的准备。我军的行动路线是从龙门县城向西南绕道永汉，再向西北从铁岗西口进入铁岗。这条路线长达110里，比起从左潭圩向西直进铁岗，路程要远一倍多。部队出发

时天空乌云弥漫，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部队行进至永汉附近时，又分出2营6连，在连长贺明豹、指导员冷续仁指挥下，按地图标志的羊肠小道，从铁岗南面翻过五老峰，直扑山下的山辰村。因有情报讲，钟绍文的窝巢正在山辰。我军如能居高临下，突袭其巢穴，可获奇功。

进攻铁岗的主力经过一夜冒雨行军，于拂晓东方冒白时通过铁岗西口陡峭的石阶梯道，进入铁岗西部腹地。2营4连、5连主力及所属部队，立即在附近几个村庄展开搜索，但没有发现匪情。正当部队准备向铁岗中心乡公所前进时，忽然几个村庄当当响起锣声，接着又响起阵阵牛角号及擂鼓声；锣鼓、牛角号响过，又响起杂乱的步枪声及人的呐喊声。这时天已经大亮，蒙蒙薄雾中可以看到各个村庄的人影晃动，成群结队的人集结，吆吆喝喝向我拉开散兵线的部队一步步进逼过来。

我军立即占领铁岗西面普济堂南北梁两处高地：4连和机枪连、131师炮连及县大队一部，控制普济堂北168高地；5连在范丕忠教导员指挥下抢占了普济堂南144小高地。这两处小高地皆可向东俯瞰全铁岗。天光大亮后这才看清铁岗地形的真面目。南面是高耸入云、山头上覆盖着白雪的锯齿形的五老山帽子峰，从西至北是险峻的鸡枕山，东南是铁门似的山峰夹峙着铁岗圩的入口。所有山峰上是丛丛密密的原始森林，高峰顶上覆盖着雪霜。在高处看，铁岗圩从西向东很像一片桃叶形的峡谷地带，夹在群山峻岭之间。在这片约有十数平方公里的峡谷地带，散处着大小几十个村舍。从这里向南望去，是逶迤连绵、烟云缭绕的罗浮山，北边是奇峰插云的新丰山区。据说这里能常听到四周虎啸声。铁岗地势如此险要，无怪乎被称为妖邪出没、藏龙卧虎的“山中王国”。

扼守两处高地的剿匪部队直至早饭时刻均没有主动出击。因为这是第一次打刀会，摸不清敌人的深浅，只得认真观察敌人的动态。只听一阵紧似一阵的由远而近的锣鼓咚咚响，号角高声长鸣，各村的人群由稀疏汇集成一簇簇，很快集结成两个集团，一队向144高地接近，另一队向168高地靠拢。两处汇集来的刀会会徒总计不足千人，以普济堂后168高地前面最多，这一地的刀会会徒有六七百人。从望远镜看，这些人群的队形很杂乱，既不是方阵，也不是纵列，而是杂乱地蜂拥在一起。刀会的阵列逐渐接近我普济堂后阵地168高地。我布置在168高地上的367团4连、营部机枪连大部、131师机炮连及县大队一部，步兵以环形

队形占据高地前沿第一线，轻重机枪架设在步兵之后，小山头上放列着两门步兵炮。阵地前面是冷水坑一片方圆几里的冬季作物畦田。指挥所则设置在168高地山头，政委郑戈令、黄副政委、营长于长友、李副营长等都在这里。

大刀会的阵势愈来愈近，不须望远镜用肉眼已可看得清清楚楚。从这些人的外形看，他们的扮相装束既有几分狰狞可怕，但又奇形怪状滑稽可笑。这些人大部穿着像和尚道士穿的黑的红的黄的道袍子，下面勒着红兜兜，即所谓法衣。也有不穿法衣而穿行其间的，那大概就是骨干匪特。这些刀会会徒，头上都包着红黄黑色的布，手里一手执武器，一手拿芭蕉扇或擎着木制、泥制的小菩萨。武器多是大刀、梭镖，也有短家伙棍棒、竹竿以及杀猪刀、菜刀，个别的还有步枪。他们的脸色更是五花八门，简单比喻可以把他们比作潮汕地区盛行的高跷大秧歌一百单八将的脸谱，不过刀会的脸不规整，多半是用墨汁锅灰白粉涂抹的，也有用鸡血猪血涂抹的，有的还挂着红的蓝的或黑的胡须。真是个个像恶鬼。他们趔趄着脚步拥在一起，前走走，后退退，手摇芭蕉扇，托着菩萨，挥动武器，装出吓人的样子。口里咿咿哇哇发出怪叫，但北方人听不懂，本地同志翻译说，他们在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打不倒—打不倒"。这倒使据守阵地的指战员们笑了起来。

刀会的阵列步步逼近了。由于168高地我军前沿阵地伸延得过远，须作必要的收缩。于营长请示郑政委、黄副政委，正在调整收缩，刀会即乘机冲了上来。我军紧缩阵地后，纵深力量配备更为集中。刀会会徒以为我怯懦畏惧，随从东、西、南3面簇拥冲来，有的手摇芭蕉扇，挥动大刀，已跳上我前沿阵地。这些家伙在临阵前都大量吞食了朱砂、牛黄等热性药物，又大量灌了烧酒，他们已昏头昏脑完全失去理智，丧失人性，只有兽性，显得凶猛异常。于长友营长喊着说："政委，再不打敌人要抓住我们枪筒子啦！"因为原先对打刀会的战术原则已有确定。会匪阵列前面一个嘴挂红胡子、面如唱京戏大花脸的人，手挥明晃晃的大刀，手摇芭蕉扇，嘴里念咒语，带领几十个人，一阵风地向我阵地扑来。这个带头的家伙无疑是会首或点传师，郑政委当即大喊一声："打！"

站在于营长旁边的4连班长马明超举起枪说："看看我能不能打倒他？"枪声响处，这个大花脸红胡子挥芭蕉扇的那只膀子被打断了，但这家伙仍然拖着膀子挥着刀，哇哇叫着往上冲。附近的机枪手张挺说："让我也来一下。""嘟嘟"数发

子弹连射，红胡子会匪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丢掉大刀，从心窝里冒出血来。

随着红胡子被打倒，那些敢于上前的也一一毙伤在我机步枪弹下。紧接着我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近距离的投掷手榴弹，枪枪弹弹主要打那些持枪匪特及领头冲锋的会首、点传师。片刻工夫，已有三四十名匪特会首倒在血泊中。我阵地山上的步兵炮、六〇炮及重机枪，也轰轰哒哒一齐开火，从空中控制威镇住这一群匪特、会徒，猛烈的机枪声震撼着整个铁岗山谷。刀会和匪特动摇了，他们没命地向东面冷水坑河田围一带河谷中溃退狂奔。我军冲出阵地穷追不舍，很快把溃散的300多刀会匪徒包围在冷水坑河谷里。南边144高地的我5连，也把100多暴徒驱赶过来，一齐合围在冷水坑附近的河套里。匪徒们撕去法衣，扯掉胡子，丢掉手中物体，狼狈不堪，被困在河套中的共有500多会众。有的在匪特、会首、点传师鼓动下，还想同我军一试身手。凡敢于逞强的，都在我战士刺刀下非死即伤。个性诙谐的营长于长友指着被枪击、正在同死亡挣扎的点传师，大声对一旁的刀会会徒说：

“这个被打倒的是什么人，你们说能不能打得倒？”

“唉！大军官长哩！谁说打不倒，一打就倒哇！”不少会徒大声说。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你们刀会里都是被欺骗的老百姓，再不要为他们卖命了，快快放下武器，解放军放你们回家！”

在我军一阵口号声中，500余名刀会会徒一齐放下武器。混在其中的匪特和会首，有的在混乱中丢掉枪支武器偷偷溜了。我军随即把被俘的这500多人，临时关押在一所大院中，部队即从西向东展开全面搜索。

铁岗“大刀会”虽然被大部消灭或击溃，但匪特骨干武装并没有被消灭。在我军展开全面搜索中，他们不时组织成百人或几十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一日。这期间，郑政委和黄副政委曾部署6连越过五老峰，从南面进入铁岗发起突袭，合围会匪。可直到中午在河滩上解决了500余刀会会徒后，才看到6连的指战员还在远远的南边山峰上的雪线下面。望山跑死马。6连直到当天下午全面战斗快要结束时，才攀下五老峰与营主力会合。当时，这个连队疲惫不堪，从武器到人都拖泥带水，并且还摔伤了几个人。听他们说，五老峰上根本没有路径，许多悬崖他们都是用数条绑带结在一起，连武器带人攀援而下的。他们从连长、指导员到于长友营长，都有怨言。后来郑戈令政委对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在

对崇山峻岭道路不熟悉的情况下，又不是大兵团作战，不宜把一支小部队远距离撒开，而应该同主力一起跟进，到达战场时迅速投向战斗目标。如此，既不疲劳部队，又能发挥部队威力，战果也会达到预期目的。这是一个用兵的教训。

第一次进剿战斗，共毙伤匪特及刀会头子40余人，俘虏500余名刀会会众；缴获长短枪10余支，大刀400余把以及梭镖土炮和其他武器100余件。另外还缴获法衣、红兜兜400余件，芭蕉扇、旗帜、锣鼓角号喇叭等一大堆。以上这些东西大部被焚之一炬。俘获的人员中也是光怪陆离，从年岁来说，有七十多岁白胡子老汉，十二三岁的娃娃；从性别来说，500多人中还有几十名妇女，妇女中也是年岁不等，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和十多岁、二十几岁的姑娘媳妇；还有数名和尚、道士、尼姑，真是五花八门。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胁迫欺骗来的，经过几天的教育后便全部释放回家了。郑政委他们想从这些俘虏中查出匪特骨干，但费了许多气力，一无所获。俘虏们都承认是强迫来的刀会会徒，不承认是匪特。这是群众的觉悟问题。后来了解，混在刀会中的匪特威胁会众说，谁要告密就杀谁的全家。结果，在俘虏中起码误放了几十名匪特。

部队把战况向军首长汇报后，军首长回电说："欣闻初战胜利，望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消灭残匪，并配合地方党政迅速恢复建立我基层政权及各革命群众组织。进剿续况及时报告。"

（四）

这次合击进剿后，漏网匪首钟绍文、许悦礼以其残余的四五十名匪特骨干和保存的30多支步枪、几支手枪，对我展开"游击战"。我军占领普济堂、新屋、乡公所、河田围、罗家益一线中心地带，他们则流窜于周围一带山区边缘对我进行骚扰。我军白天进各村舍开展工作，他们则夜间活动。他们不打我们整排整班建制部队，专打我外出零星人员，不到一周时间，我有六七名地方通讯采购人员被他们击伤或杀害。我们聚集大部队搜山追击，他们则钻进森林深处及山谷中，和我们捉迷藏。我们是外地人，地形不熟，抓不住他们，部队却弄得疲惫不堪。一次，郑政委正在炮楼灯光下起草一份发往军部的电报稿，"嗖"一发子弹飞来，打掉了他的帽子。这帮匪徒在夜间摸我岗哨，发动袭击打黑枪，一直闹个不停。

时值1950年春节，我们即借这个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铁岗圩敌我经过一次次进出拉锯的战斗，双方死亡都很大。但匪特没有根除，气焰仍极猖狂，广大人民生活极不安定。龙门县政府首先对“11.11事件”中的死难家属作了重点救济，过节时每家发放粮米40斤，猪肉5斤。后又对困难户作了一些照顾，并对烈属户、困难户登门慰问。对刀会被伤人员也给予了医药治疗。这时，铁岗乡政府重新建立起来，区委书记兼区长叶成超也经常来铁岗帮助工作。通过多方面的配合，一些群众逐渐向我靠拢，特别是过去有我工作基础的上洞各村群众情绪逐渐恢复，有的夜里向我送情报写条子报告匪特行踪，使我对匪特活动情况逐渐明朗化。但是广大群众仍是顾虑重重，害怕我军不能长期驻扎，一旦我军离开，他们便会遭到残害。

从1950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近两个月的进剿，虽作了极大努力，但匪特的基干武装仍未铲除。此时，进剿总负责人郑戈令政委奉命调军政治部组织部任职，接替郑戈令岗位的是369团王淳政委。王政委在铁岗主持进剿时间不长，没能完成消灭钟绍文股匪的任务，收获不大，不久粤北匪患复又大起。123师奉命进驻北江英德、清远、连阳一带，展开大规模的剿匪。367团2营也奉命撤离铁岗随主力北去。钟绍文、许悦礼等乘机重据铁岗，铁岗又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五）

我团撤退后，匪特气焰又嚣张起来。他们说，“共产党和大军都打不过我们，是我们为国民党建功立业的时候了。”他们还与邻乡茅岗、邻县新丰的土匪勾结，集结在县城郊区，扬言要再次攻打县城。

为了根除匪患，东江军分区派团长王佑带1个营来龙门县大队负责清剿工作。县里成立了由县长李绍宗、团长王佑、县公安局长黎霜组成的剿匪领导小组（李绍宗为组长），王团长率领两个连长驻铁岗。领导小组成立后，结合反霸，将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派各村广泛发动群众；同时，采取统一行动，封锁公路交通和渡船口岸，捕捉匪交通人员，揭挖匪联络点，断其给养。匪徒们感到无处藏身，纷纷下山自首。

在这种背景下，我44军388团奉命到从化、花县一带剿匪。1950年4月中旬，他们行军路过铁岗西北从化县境的吕田、良口时，当地老百姓指着东南山区说："大军同志啊，不得了啦！那里'大刀会'土匪厉害呀！几次打到我们这里来，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污辱妇女！"这个情况立即引起团领导的注意。侦察清楚情况后，团首长即果断决定夜晚奔袭铁岗。

良口至铁岗80余里。388团指战员在向导引路下，经过一夜跋涉，于拂晓前进入铁岗。他们以神速动作，悄悄包围了土匪的"乡公所"和四五处匪特聚集的大院。并分派好部队，部署好战斗，等待天明发起攻击。

这时匪徒们正在梦乡，并不知道已被我军包围，待天明我军冲进院中，有的还在醉梦中未醒。有的匪徒发觉后，据守围墙碉堡抵抗。388团携带有火炮，平射炮、步兵炮一阵炮火过后，土匪依托的围墙和炮楼即被摧毁，匪徒们顿时大乱，纷纷缴械投降。只有钟绍文带两三名贴身警卫跳墙突围逃跑(后来潜逃香港)。

388团这次突袭取得消灭会匪的胜利，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欢欣若狂。龙门县长李绍宗带领县府的工作人员特地从县城赶来，协助部队清查被俘虏的500多名匪徒，从中查出了许悦礼、戴礼等30几名匪特骨干分子。接着登记刀会人员，宣布取缔刀会组织，一般会众进行教育予以释放。刀会中的会首多半原来就是匪首，多数审判后被判刑或正法。几百名胁从者，经教育后给予宽大处理，释放回家。随后，由党和政府领导建立民兵组织，进行减租减息，准备实行土改。从此铁岗匪患根绝，后来还听说成了模范乡。

(1990年)

忆两广纵队与珠江三角洲剿匪*

曾　生

1949年7月25日，我们两广纵队于黄河之滨的河南襄城誓师南征。10月，参加广东战役，同粤赣湘边纵队一起，挺进珠江三角洲。完成消灭残敌的作战任务后，部队集中在中山县，领导机关设在石岐镇，等待新的任务。我们这支队伍中，原来东江、珠江、粤中等抗日纵队的同志们，在离别了3年多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回到了可爱的家乡，大家感慨万分。

11月，广东军区成立，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陈光、洪学智任副司令员（洪兼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仍兼两广纵队司令员），赖传珠、林平、冯白驹任副政治委员，萧向荣任政治部主任，孔石泉、杨康华任副主任（杨仍兼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王作尧任江防指挥部副司令员（仍兼两广纵队副司令员）。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决定以两广纵队为基础，同粤赣湘边纵队第4支队及原第6军分区4个团合编组成珠江军分区。两广纵队番号仍保留。我任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作尧兼任第一副司令员，彭沃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兼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饶璜湘任政治部主任。两广纵队第1、第2师的番号撤销，下辖的4个团改为珠江军分区独立第1、第2、第4、第5团（后又改为独立第14、第15、第16、第17团）；独立师、炮兵团、教导团均改属珠江军分区。珠江军分区还管辖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三水、花县、东莞、宝安等8个县大队，全部兵力共2.65万余人。同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还任命我兼任中共珠江地委书记。这样，我在珠江地区，

---

* 此文节选自《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身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三职。一方面我深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更感到责任的重大。我牢记1948年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对我的教导:要听党的话,党交给的任务要尽最大努力干好。

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保护河道航行安全,巩固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密封锁海边防,监视港澳英葡的行动,禁止粮食外流和港澳人员涌进;建立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总的来说,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卫和建设好祖国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濒临南海,面对香港、澳门,是祖国的南大门。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广东省的一个粮仓。区内河流交错,珠江口外岛屿星罗棋布,地形复杂。在历史上,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最早,阶级敌人统治强大,土匪为害甚烈的地区。解放前数十年来,这里号称"大天二"的大小股匪,同各个时期的反动统治者、外国侵略势力和地主恶霸互相勾结,横行乡里,强取豪夺,打家劫舍,鱼肉人民。"大天二"的得名,来自赌具天九牌。在天九牌中,天牌十二点红黑各半,最大;地牌二红点,次之。"大天二"就是割地称雄,霸占一定地盘,进行打劫勒索的意思。广大劳动群众在官、绅、匪重重压迫和剥削下,处于痛苦的深渊。我南下大军解放了珠江三角洲,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但大小股匪仍散处广大农村,未受打击。据统计,大股土匪有26股,小股土匪有97股,共约有1.2万人。大股土匪装备有小炮、轻重机枪、电扒(电动小快艇)等,主要在中山、顺德、番禺等县活动。这些股匪,大部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并与国民党军撤退时组织的地下武装、乡村封建势力相结合,有一些还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地下武装力量。他们在这个地区长期盘踞,依恃深厚的社会根基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公开对我袭击,时而隐蔽潜伏等手法,同我作斗争;并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农民群众,或派人打入我基层组织等,来和我们争夺广大农村的控制权。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珠江三角洲的工作。每次见到我时,他都详细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他指示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迅速剿灭土匪和国民党地下武装,肃清特务,巩固边防海防。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而要根绝珠江三角洲的匪特,就必须切断他们和港澳的联系。1949年11月9日,叶

剑英同志在欢迎港九观光团的晚会上指出："今天珠江三角洲的特务、土匪，就利用港澳来买枪械，潜匿逃捕，而肆虐于珠江三角洲。因此，解决三角洲的治安问题，是巩固广州秩序的先决条件。"

12月13日至15日，我们在中山县石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清剿土匪的战斗。参加会议的有各师、团参谋长或军事副职和机关科以上的干部。会议的目的是：分析珠江三角洲敌我斗争的形势；研究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分析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研究兵力部署和各部队的任务等。会议开始，先由我传达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华南分局的指示指出："广东解放后，肃清土匪是开展广东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在3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大股土匪。"我还谈了我们部队进军珠江三角洲以来的概况和当前的敌情及匪情。接着，王作尧副司令员介绍了珠江水域敌我海军的情况；严尚民参谋长介绍了匪情特点；杨康华主任作了有关政策的讲话。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结束时，经前委研究后，由我作了总结发言，要求各部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并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兵力部署：珠江以西，中山、顺德、南海、番禺等县，以两广纵队第1师（附2个山炮连）和粤赣湘边纵队第1、第3、第4团及第4支队等部驻守；珠江以东，东莞、宝安等县，以两广纵队第2师、炮兵团（缺2个山炮连）和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1支队第3团等部驻守。各部队所有马匹组成骑兵队，担任陆上交通线上的巡逻任务，严密封锁，禁止粮食资财外流。沿江河各镇驻军设检查站，监视来往船只，发现走私和偷运粮食出口船只，一律扣留查处。江防指挥部位于石岐镇，以8艘舰艇组成2个巡逻分队，在珠江和内河航道巡逻，负责护航和水上封锁。

（二）各团应在限期内剿灭辖区内的大股土匪；深入发动群众，组建区乡民兵队伍，进行武装自卫和配合部队清匪肃特；区别对待政治土匪（有国民党特务在幕后操纵和指挥的土匪，或匪首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的地方当权派武装）与经济土匪，匪首与匪众，土匪个人与其家庭成员；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宣传我军胜利形势和对土匪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派出干部掌握和改造愿意维持地方治安的地主武装，收缴反动地主武装的武器；党政军民组成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种自卫武装，编练愿意接受收编的游杂队伍。

(三)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克服指战员中要求调动或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思想倾向;树立胆大心细,机警敏捷,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作风;在剿匪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群众纪律和缴获归公的纪律。

(四)各团、各区普遍建立情报网,加强侦察工作,切实掌握匪情;有条件的团应建立有10多艘汽船的水上部队,学会水上作战,密切水陆配合,进行水陆联合作战。

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后,经过讨论学习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战员们的情绪安定了下来,各师、各团进入了规定的位置,开始了清剿土匪的战斗。开始剿匪的势头并不大。这是由于我们对匪情的严重性认识还不足,加上国民党军仍占据着伶仃、万山群岛,在沿海进行骚扰;帝国主义在边境的挑衅还时有发生;区内城乡水陆交通还有待恢复;县区人民政权刚把架子搭起来,工作尚未走上轨道。因此,我们部队的重点首先是巩固海边防和恢复城乡交通,尤其是各县至广州的水陆交通,并大力协助县区政府突击征粮,以支援广州市和西进兵团。而直接用于剿匪的兵力并不多,对土匪的打击还不够有力,到2月底一共才歼灭土匪144人。

进入3月份,粤赣湘边纵队各独立团他调,珠江军分区成立,两广纵队进行整编,剿匪工作因而放松,几乎陷于停顿。3月26日,珠江军分区召开了各团、各县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统一了思想,重新研究了剿匪部署。我代表军分区党委常委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强调主力实行地方化和发挥工作队的作用。根据匪情重新部署了兵力,把剿匪重点首先放在珠江以西、番禺以南各县。实行包干制的剿匪方针,给各团划分了包干责任区,第1团负责中山县第九、第十区和第一区港口乡,第2团负责中山县第三区、五区及第一区一部,第4团负责番禺县南部,第5团负责中山县第八区和新会边,独立师负责顺德县,炮兵团负责中山县第四、第六区。各县大队也划分了包干责任区。各团、各县大队在划分的责任区内,实行"四包",即包消灭土匪,包发动群众,包建立乡村政权,包执行政策纪律。要求部队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还要分出百分之十的兵力搞生产,当生产队。

各团、各县大队认真传达了会议的精神,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提高了指战员的认识。并以营、连、排甚至班为单位区分了包剿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剿匪

立功运动，掀起了剿匪的高潮。4月1日，在军分区统一号令下，全分区统一行动，向土匪展开了全面的进剿。指战员们斗志旺盛，行动积极，在地方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土匪在我强大的军政攻势下，开始土崩瓦解，股匪减至50股、约6000人，大股土匪基本肃清。这样，珠江三角洲长期以来的严重匪患基本上消除，社会治安、革命秩序由平稳逐渐走向好转，城乡水陆交通畅通无阻。但是，匪患并未根绝，他们变换了与我斗争的方式，采取分散潜伏，保存力量，伺机卷土重来的策略，其中一部分打入我内部，特别是生产部门和群众组织；一部分以暗杀、放毒等手段，进行破坏活动。

5月下旬，珠江军分区再次召开了各团、各县大队主要领导参加的剿匪会议，总结近半年来剿匪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进一步剿灭土匪的办法。接着，全体与会同志参加了中共珠江地委第二次扩大会议。6月2日会议开始时，我代表地委常委作了珠江地区半年来工作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我根据军分区剿匪会议上同志们谈的经验和军分区综合的资料，为了根绝珠江三角洲的匪患，谈了8点意见：

（一）驻剿与机动出击相结合。在剿匪初期，我们只驻剿，而不机动出击，土匪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规律之后，转向我无部队驻扎的地区活动。今后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经常机动出击。

（二）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部队在驻剿地区要组织剿匪工作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对土匪长期活动而有深固基础的地区。

（三）进剿与便衣侦缉相结合。在我大力进剿下，股匪分散潜伏，隐蔽活动，进剿部队以便衣侦察或伪装土匪侦缉，屡有成效，以后要继续采用。

（四）陆上清剿与水上出击相结合。珠江三角洲的土匪在水上活动极为猖狂，我们虽然装备了3个连的船队，但仍不占优势，还必须缴获和没收匪船，建立强大的水上部队，结合陆上清剿，消灭水上活动的土匪。

（五）部队与地方要密切结合。前段剿匪，凡是部队与地方结合得好的，就有成绩，如南海县。有的县结合不好，成绩就差。今后要更加密切配合，深挖匪根。同时，对非法武装的处理，部队和地方在认识上、步骤上要取得一致，克服过去的一些不协调的现象。

(六)包干制与消灭边沿地区土匪相结合。前段剿匪的实践证明,划分地区负责清剿的做法已有成效,但土匪仍利用各部队的接合地区或边沿山区活动。因此,各部队除继续执行包干制外,还要密切协同作战,加强接合地区和边沿山区的清剿行动。

(七)全面进剿与重点使用兵力相结合。珠江三角洲东南地区毗邻港澳,土匪活动最猖狂,他们利用港澳取得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和逃避我之清剿。因此,我们首先是把兵力重点使用于东南各县,切断土匪与港澳的联系,以根绝匪患。目前东南地区股匪已基本肃清,可以把主要兵力逐渐向西北地区转移。

(八)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前段剿匪,在大力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攻势,宣传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和我们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土匪纷纷向我自新;并运用治安委员会的组织,改编自新投诚的土匪,取得瓦解土匪1000余人的成绩,以后还应这样做。但要防止土匪利用治安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

各部队根据会议的精神和对剿匪工作的要求,又进行了3个多月艰苦细致的清剿斗争。到8月底,大股土匪全部被消灭,小股土匪尚余4股,共38人。此外,部分土匪逃往港澳,部分土匪仍潜伏在我基层组织和边远农村。

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剿匪斗争又出现了反复。1950年9月,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同时英葡军舰、飞机经常侵扰我华南的领空、领海,造成海边防的紧张状态。珠江军分区奉广东军区的命令对兵力作了改变和重新部署。除第14团(原第1团)的2个营和各县大队的部分兵力继续执行剿匪任务外,其他各团和县大队的部分兵力全部转为担任海、边防任务。这时,逃往港澳的一些土匪又潜回珠江三角洲,与潜伏的土匪会合,乘机再起活动,由4股、38人,上升至34股、585人。12月,珠江军分区召开各团参谋长会议,决定重新组织兵力,继续进行全面清剿。这样,在1951年这一年中,一方面由于我们分区部队反复清剿和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土匪数量不断减少;但另一方面匪情也不断反复。全年共歼灭土匪3794人。到年底,残存土匪仅4股、40余人,已不能在中心地区立足,只能在边沿地带流窜。至此,珠江三角洲严重的匪患基本肃清,社会治安良好,革命秩序完全确立,广大人民和港澳同胞对此非常称赞。在两年的剿匪作战中,我们总共歼灭土匪13379人,其中俘匪5202人,向我自新和投诚的

7204人;缴获(包括收缴黑枪)大小炮154门、长短枪27435支、轻重机枪和冲锋枪844挺(支)。部队涌现出功臣1627人。在剿匪战斗中,我军伤亡83人,其中负伤61人、牺牲22人,第1团第3营营长邓发同志光荣牺牲。

我们一面以珠江军分区部队为主,大力进剿股匪和清剿散匪,一面以公安部门为主,开展肃清国民党特务的斗争。珠江三角洲解放后,国民党潜藏的特务与土匪相勾结,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又派遣特务潜入我区加强活动,在1950年的一年中,即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97人、伤4人,破坏公路桥梁8座。为了同特务作斗争,我们专门召开了全区的公安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公安工作。1950年,在公安干警的努力下,共破获特务案113宗,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保证了我地方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交通运输的畅通。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宝安县和中山县建立了边防管理委员会和边防部队,将祖国大门看管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把沿海1000余艘渔船和6000多渔民组织起来,加强边海防的建设,以捍卫祖国的南大门。

珠江三角洲剿匪概述

彭　沃

珠江三角洲的剿匪斗争，在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在珠江军分区参战部队的积极努力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从1949年11月开始，至1951年5月，基本肃清了这一地区延续几十年的匪患，为巩固祖国南大门，为三角洲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我任珠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直接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地区的剿匪斗争。

（一）

珠江三角洲包括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8县，大部分地区属珠江冲积平原，河汊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广东粮仓”；又兼毗邻香港、澳门，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门户，工商业、对外贸易和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被誉为“金三角”。然而在解放前，这个好地方却成了“大天二”肆意横行的黑暗世界。“大天二”是当地对土匪头子的蔑称，与“南霸天、”“土皇帝”同义。多数“大天二”集地主、官僚、恶霸、豪绅于一身，亦称官匪。他们拥有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以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为骨干组成武装，配备有13毫米机关炮以及轻重机枪、冲锋枪、长短枪等比较精良的武器，在政治上形成地方割据，称王称霸。他们强占大片田地出租，盘剥农民；放高利贷，收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在河涌渡口设卡，勒收“行水”，抢劫过往船只；走私贩私，开设赌场、烟馆、妓院，毒害人民群众。他们草菅人命，嗜杀成性。顺德县龙江镇一个叫张初的惯匪，被捕后供认杀人不下一百，而且“杀人如宰猪”，手段极端残忍。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大天二”，如番禺的李朗鸡、东（莞）宝（安）的徐东来、番（禺）南（海）的林小亚

等，投靠日寇，成为汉奸、伪军头目，专门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为敌，残杀我游击队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不计其数。解放前夕，这些“大天二”，又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特务机关相勾结，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救国义勇军”、“民众反共自卫军”等等名目的反革命武装，企图长期在珠江三角洲与我对抗。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专事打家劫舍、绑票勒索等劣行的“经济土匪”，对人民群众也为害甚烈。据了解，解放前夕整个珠江三角洲有大小股匪约100股，匪徒总计上万人。

随着广州的解放，我南下部队两广纵队和四野44军131师以及粤赣湘边纵队一部于1949年11月进驻珠江三角洲，一边守卫海边防和重要交通线，一边清剿土匪武装，维护地方安全。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大天二”纷纷逃往香港、澳门。一般匪首及骨干分子（俗称“马仔”）惊恐万分，多数潜伏待机，有的与我搭线要求“收编”、“投诚”。部分匪徒在了解我政策后，悔过自新，交出枪支。这期间，我两广纵队炮团及2师4团先后攻克东江三门关岛和大铲岛，全歼匪伪“东江人民革命军第1纵队”200多名。各部队相继消灭了一部分股匪，给三角洲的土匪武装以沉重的打击，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匪情比较沉寂。

1950年初，在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收复失地”的叫嚣中，珠江三角洲匪势日益猖狂。当时，国民党委任薛岳为“广东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薛岳派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黄范一到香港，组建“广东反共救国军珠江指挥所”，并将逃到港澳的“大天二”林小亚、梁自带、黄琪仔、苏汉、廖忠等收罗起来，指挥他们派遣土匪特务潜回内地，与原先隐蔽的各地匪首会合，集结其已被打散的土匪武装，扬言要“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农历除夕，盘踞在内伶仃岛的国民党残部派舰艇驶入龙穴岛海面，发炮策应中山九区匪首陈满根操纵的“自卫队”暴乱，杀害我干部战士4名。许多土匪武装四出伏击我县大队，袭击乡政府，暗杀农村干部和工作队员，抢劫粮食仓库；到处张贴反动布告散播谣言，恐吓群众，破坏农村征粮和减租工作；重新搞起“彩龙堂”、“飞天堂”之类的“堂口”，绑票索赎，勒收“保护税”，杀人越货，扰乱治安，无恶不作。匪帮的猖狂活动，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威胁到三角洲的海边防建设和祖国南大门的安全。

面对如此严重的匪情，华南分局、广东军区联合下达了剿匪指示，广东军区并发布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珠江军分区于1950年3月26日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根据上级精神，统一了思想，研究了剿匪具体部署。决定军分区所属各团队实行分片“四包”，即包剿灭土匪、包发动群众、包建立政权、包执行政策，集中全力投入剿匪斗争。兵力部署是：1团（后改为独立14团）包中山县第九区、十区及一区港口乡；2团（后改为独立15团）包中山县三区、五区及一区一部分；4团（后改为独立16团）包番禺、南海；5团（后改为独立17团）包中山八区及中山新会交界；独立师（实有1个团）包顺德；炮团包中山县四区、六区。各县大队也都划分了包剿地区。军分区领导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打好这场灭匪之战，为珠江三角洲人民立功！

（二）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军分区研究了如何贯彻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

为贯彻这一方针，从1950年2月开始，军分区所属部队组织了40多次一个连以上的兵力的军事行动，对各地股匪进行围剿。行动前，各部队在匪情严重地区布置了情报网，及时准确地掌握土匪活动情报；尔后集中相对优势兵力，远途奔袭，多重包围，严密封锁，彻底搜捕，力求全歼。

2月16日，1团出动5个连兵力，包围消灭了中山九区陈十顷搞反革命暴乱的“自卫队”。开始，暴乱匪徒杀害了我1团1营派出收缴枪支的副排长1名、副班长2名、战士1名，打伤战士2名。1团得到情报后，立即派1营和团直炮连前往进剿。部队乘夜幕包围了敌占炮楼，经喊话劝降无效，即接连轰了几炮，把炮楼炸开一个大洞。匪徒们惊慌失措，四散逃命，当即被我击毙9名，活捉24名，其余20多名跳河溺死，无一漏网。在这次战斗中，我1连排长萧来表现出色。起初，他和几个战士遭匪伏击，战友们牺牲了，他受伤后被匪徒捉住。在紧要关头，萧来与土匪展开搏斗，挣脱后冲进炮楼，抓起一颗手榴弹投向门外的匪群，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他立刻关上铁门，抱起一挺轻机枪跑上楼顶，向四周的匪徒

猛烈射击，坚持战斗数小时，直到部队全歼这股土匪。萧来同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受到军分区的表彰。

2月26日，军分区组织5团的2个营、2团1营和中山独立团（实有1个营）共1个团部、4个营的兵力，对中山二区、三区进行围剿。指战员们不分昼夜，不顾日晒雨淋，不怕疲劳挨饿，连续三天逐村逐屋、逐条堤围搜索，生俘匪"反共救国军"大队长洗惠泉及匪徒28名，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

3月17日，1团出动1个营兵力，在中山九区、十区展开会剿。时间持续5天，俘匪"反共抗俄游击总队"大队副郭牛仔等27名，抓获散匪19名。

4月14日，4团组织2个连兵力，在南海池涌围剿著名惯匪邹八提。经一天战斗、搜索，全歼股匪，活捉邹八提及匪徒32人。

在军事进剿中，各部队还频繁派出侦察分队和便衣小组，四面八方侦察敌情，追捕匪首和散匪。三四月间，4团8连进驻中山七区龙江镇，侦察获悉血债累累、极其狡猾的惯匪张初潜逃广州，即派排长陈锦成带两名战士，身着便装，日夜兼程，寻踪至广州市。陈锦成在永汉路（今北京路）一戏院门口，发觉张初在那里摆卖咸酸菜以伪装自己。陈锦成乘其不备，突然扑上去将张初按倒擒住，捆送当地公安机关，后押回龙江镇公审正法。

解除"自卫队"非法武装，也是军事进剿的一项重要任务。解放前，珠江三角洲尤其是中山县各地，挂牌"自卫队"的武装组织到处可见。这类"自卫队"情况非常复杂，多数由地主、恶霸所掌握，成员多为农村的流氓、烂仔，也有少量为生计而投身其中的群众。"自卫队"对本村本镇打着"保家族"、"保青苗"、"打更巡夜"等旗号，公开征收"保护税"、"自卫谷"等杂税；对外地外村则进行抢劫、绑票、收"行水"，甚至挑起村与村、族与族之间的械斗。这类武装解放后与土匪大同小异，它与群众常常混在一起，需要慎重处理，区别对待。我们对这类"自卫队"的方针是：坚决解散，收缴武器，首恶拘捕，胁从不问，基本群众则教育归农；对拒不缴枪的"自卫队"，则以武力解决。1950年4月，我1团获悉番禺市桥镇有一支打着"自卫队"招牌的便衣武装，经常为非作歹，勒索行凶，欺压群众，即派2连连长萧亨带队前去解决。2连与地方政府部门配合，以政府名义通知"自卫队"在一个大院里集合，听候改编。2连事先在周围楼房、门口布置好火力。随着一声令下，突然将"自卫队"包围缴械。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这60多人的非法武装。

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进剿，珠江三角洲的股匪大都被消灭或打散，非法的“自卫队”大都被解除武装，土匪活动的猖狂气焰被压了下去。

（三）

1950年5月25日，珠江军分区根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剿匪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剿匪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着重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匪情的新变化、新特点：三角洲的土匪被迫采取分散潜藏的方式，或化装成农民、渔民或三五成群，藏匿于村庄、河堤、基围，昼伏夜出，遇有机会抢了就跑；一些土匪还假装自新，缴出破旧枪支，以骗取宽大处理；有的土匪通过各种关系混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农会、商会等组织，企图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研究了清剿土匪应采取的对策。要求部队克服因为剿匪取得重大胜利而产生的自满松懈情绪、厌倦过艰苦生活想早日收兵的情绪，进一步增强斗志，把剿匪斗争的“战役”进行到底。在工作上，强调坚决贯彻上级作出的主力地方化的决策，深入发动群众，形成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高潮。在兵力部署上，要求部队以排、班为单位，分散进驻各点，由前一段集中兵力歼灭股匪转到着重清剿潜匪，收缴土匪枪支；同时派出小分队，积极追歼流窜的小股土匪。就这样，使珠江三角洲剿匪斗争引向逐步深入。

早在1950年4月23日军分区就发表了《为消灭土匪告同胞书》，向广大群众表明我军坚决消灭土匪，为民除害，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态度和决心，起了动员群众的作用。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城镇和农村广为宣传，部队同各级政府相互配合，适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还派人到工会、农会、商会、学校等单位和群众活动的各种场合广泛进行剿匪斗争的宣传，制造“肃清土匪，人人有责”、“军民团结，剿匪必胜”的强大社会舆论。

这个时期，珠江口沿海岛屿先后相继解放。8月初，解放了万山群岛。44军131师解放万山群岛之后，奉命投入珠江三角洲的清剿斗争，这样一来，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剿匪力量。各部队采取有力措施，执行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团、营一名主要领导兼任县委副书记、常委或区委书记，与地方党委协调一致地领导当地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中心工作。各

团、营抽调几十名干部战士组成专门工作队，与地方同志一起从事群众工作。每个连队组成民运组、宣传组、调查组，撒到各个角落，部队所到之处，首先开展宣传工作，向群众讲明当前形势，申明我剿匪决心和有关政策，特别是讲清剿灭土匪与群众自身利益的关系，启发群众的觉悟。珠江三角洲广大群众深受土匪的祸害，许多地方的农民“收起禾镰无米煮，寒冬一张破棉絮，一生只穿木屐鞋，几辈蹲在稻草寮”，生活非常穷困，不少人家被土匪害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部队同志启发苦大仇深的群众，以自身的悲惨遭遇控诉匪帮的罪恶行径，激起人们对匪徒尤其是对“大天二”的阶级仇恨，同时也教育人们懂得了“土匪不灭，永无安宁”的道理。其次是帮助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遴选有一定觉悟的贫下中农青年组成第一批民兵，并把收缴的土匪和“自卫队”的一部分枪支武装他们。这批民兵很快成了部队剿匪的好助手。再次是协同地方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帮助灾区群众抗灾救灾。贫苦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实际利益，初步改善了生活，无不由衷地感激说：“是共产党、解放军救了我们啊！”农村到处都可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感谢党和政府的歌声。此外，部队官兵还十分注意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随时随地开展助民劳动，扫院挑水、插秧割稻、补路架桥、修房筑堤、防病治病，样样都干；并节省粮食救济灾民。人民群众把我们部队的所做所为同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武装的种种暴行相比较，从内心里发出赞叹：“解放军真是顶呱呱！”

群众发动起来了，很多正直农民自觉自愿地协助我军剿匪。在各地，经常有人明里暗里给部队提供土匪活动情报，举报土匪藏枪地点；许多人通过写信、捎话，劝告当土匪的亲戚朋友向部队悔过自新；有的民兵积极分子亲自带部队直捣匪穴活捉匪首，或者破壁挖墙缴出土匪隐藏的武器。部队行动时，群众给带路、送信、送粮、摆渡过河，有的地方甚至组成自行车队，驮载官兵快速行进。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部队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对剿匪帮助很大。我5团在中山、新会两县边界的竹洲头、白蕉、虎蕉山一带，经过一段时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又节粮济民，抢修围堤，密切了军民关系，很快打开剿匪的新局面。仅6月1个月，就歼灭土匪4股，争取14股土匪投诚，俘匪576人，解除非法武装近1000人，还有匪徒687人前来自新，共缴获武器5000余件，取得很大成绩。6月上旬，三水县大队2连来到三水北区六和乡沙坑村。此前几天，土匪曾在这个村强奸了10多

名妇女，抢劫了大批财物。村民们害怕土匪报复，不敢张声。2连进村后，白天助民劳动，晚上开会做宣传，挨家挨户访贫问苦。群众觉醒了，纷纷起来揭露土匪的罪行，并给2连带路，几天内就抓获匪徒40多人。事实一再证明，军民团结如一家，就如同撒下天罗地网，土匪再狡猾也无藏身之地。

（四）

大规模地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大批匪徒悔过自新，瓦解土匪武装，肃清散匪，是珠江三角洲剿匪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手段。

剿匪开始不久，珠江军分区和各团队就与地方政府相协调，在地区、县、区（乡）成立“招抚委员会”（有的称“治安委员会”或“指导自新委员会”）。由地方行政领导出任委员会主任，邀请当地对我党我军较有认识、又有一定社会名望的开明士绅、工商业者、教师以及少数对我态度较好的旧政权官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们利用各方关系，牵线搭桥，督促、劝告土匪悔过自新，并出面帮助办理自新手续。“珠江地区招抚委员会”成立当日，即在《珠江人民报》上发表了《告珠江土匪书》，大张旗鼓地宣传我“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各地“招抚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过去与某些匪首和匪徒有交往或互相认识。现在他们得到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鼓舞，便大胆地给土匪写信、送宣传品，或者秘密进行接触，推动匪徒走自新之路。与此同时，部队官兵每到一地，都注意做好土匪家属的工作。对土匪家属不斗争、不歧视，不称“土匪家属”，对家境困难的同其他群众一样对待，生活上救济帮助。工作队员和战士们还登门同其个别谈话，耐心讲解党的宽大政策，帮助打消顾虑。在我党政策感召下，许多土匪家属写信规劝潜逃在外的丈夫、儿子早日回来自新，争取宽大处理。“招抚委员会”和土匪家属开展的种种劝降活动，对走投无路、濒临绝境的匪众起到了攻心作用，促使土匪武装迅速瓦解。在我2团驻地中山三区，7月上半月，匪中队长罗新泉带匪徒42名由澳门回来自新，匪首余单仔、陈鹤安、梁九欢等带匪徒191名由三角洲各地回来自新。匪首陈鹤安是中山三区小榄镇人，当土匪已经25年，作恶多端，起初不敢回来自新。部队同志从调查中了解到陈鹤安有个心腹爪牙叫黄潮，家境贫穷，先动员黄的老婆劝其回来自新后，部队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去劝降陈鹤

安。一见面，陈鹤安就问："解放军对你怎么样？挨打没有？"黄潮说："解放军讲政策，对我和老婆、孩子都好。你老婆、孩子也等着你回去。"陈鹤安因当土匪太久，顾虑回家挨清算。于是，战士们又带着黄潮去陈鹤安家，见陈鹤安的老婆带着4个孩子，日子不好过，就一面做说服工作，一面帮她挑水扫地。她被感动了，写信给丈夫陈鹤安宣传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叫丈夫不用害怕，立即回家向解放军自新，好全家团聚。后来，陈鹤安果真回来自新了。部队对他体现了政策，并利用他的这个实例扩大政治攻势，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出8天，在小榄附近，农会劝回匪徒29名，土匪家属叫回匪徒20名，旧保长带回匪徒19名，教员动员回乡匪徒2名，还起出枪支一批。

军分区各部队还很重视对自新和被俘的匪徒进行教育改造，促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主要办法是分批组织短期集训。集训中除对他们进行管制劳动外，还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阶级教育、新旧社会对比教育，指明改邪归正的途径。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强制要求匪徒坦白检讨过去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积极举报匪情和匪枪，带部队捉拿土匪，取出枪支，将功赎罪。集训后期，要求每人写出一份《悔过自新保证书》，保证今后遵守政府法令，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协助剿匪，努力生产，绝对不再干坏事。集训结束后，部队对每个匪徒进行审查，区别不同对象不同情况，体现政策。少数罪行严重、无悔改表现的，予以拘留，继续审查；大多数罪行较轻，愿意悔过的，交保释放，回乡劳动。回乡后，要求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表示悔过自新，接受政府的管制和群众的监督。我们这样做的结果，的确把相当一部分匪徒改造过来了。社会上各界人士对此反映都很强烈，他们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匪），新社会把鬼（匪）变成人。共产党、解放军真了不起！"经过集训回到乡村的不少原来的匪徒，由过去的害人精变成了协助部队剿匪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的人还现身说法，给尚未自新的匪徒宣传我军对待土匪的坦白从宽政策，说服动员这些匪徒回来自新；有的人多次给部队提供土匪活动的情报，成了部队的义务情报员；更多的人主动协助部队侦查土匪隐藏的枪支，有时一次行动能搜缴到包括迫击炮、六〇炮、轻重机枪在内的各式武器数百件。政府和部队对这些人兑现"立功受奖"的政策，及时给予奖励，并通过各种方式广为宣传，使我们剿匪斗争的政治攻势开展得有声有色。

（五）

经过一年的奋战，到1950年11月，据各县各部队调查估计，我们已消灭90%以上的股匪，肃清了80%以上的散匪潜匪，收缴了数以上万计的枪支。我们在珠江三角洲的剿匪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天二”在这块“金三角”肆虐横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三角洲接近港澳，土匪还可以随时窜来窜去；一些边缘地区改革尚未开始，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土匪还有活动地盘；加上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仍在不断地给土匪以各种方式的支持，匪患尚未最后彻底清除。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悍然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噪大嚷“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三角洲各地残存的土匪与港澳复又潜回的匪首相结合，又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个别地方由于我们部队的调离，匪情出现了死灰复燃的势头。据11月份侦查，全区8个县发现有30多股土匪在活动，匪众大约600人。

鉴于这一情况，为彻底完成上级赋予的剿匪任务，珠江军分区领导于12月25日又专门发出指示，限令各部队在1951年2月半以前消灭现存股匪，做到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军分区一声令下，各团各县大队迅速行动。独立14团在中山三区、四区、九区及顺德一带，独立15团在中山五区，独立16团在东莞、宝安一带，独立17团在中山八区及竹洲头一带，炮团在中山唐家、上下栅一带，军分区侦察队在中山二区，番禺、南海、三水、花县等县大队在本县地区，各自实施“包股包干”的办法，各指定一支剿匪分队（至少1个连加1个侦察排的兵力），指定一名领导干部具体负责，包干消灭指定的股匪，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者奖，没完成任务者罚。这一措施把部队指战员的剿匪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剿匪分队各显神通，侦察、收集情报，发现股匪行踪，即奔袭穷追，封锁堵截，一网打尽。有的股匪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部队即派出精干便衣小队，到各处搜索、追捕。同时发动农会、民兵予以配合，清出潜散匪徒和挖出枪支。这一轮军事进剿，由于领导决心大，目标明确，部署周密，措施得当，部队行动果断灵活，地方政府和群众大力支援，结果仅用了1个月左右时间，就完成了军分区领导提出的“不仅要歼灭匪众，还要捕捉或击毙匪首”的任务。

珠江军分区在珠江三角洲历时1年零6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共消灭土匪2.1万多人，缴获枪炮2.84万多件。从此，珠江三角洲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生产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

（1990年）

发动群众　奸匪难藏

邵　震

1950年冬，我所在的第44军131师奉命到珠江三角洲剿匪，历时70多天。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至今记忆犹新。

神圣的使命

1950年8月，我师主力参加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9月进驻佛山。当时部队有些疲劳，机关也都想休息一下，投入整训。9月中旬，军里召开剿匪会议，令我师所属各部立即开往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番禺、顺德，执行剿匪任务。要求我们分片包干，限期肃清，收缴匪枪，挖掉匪根，完不成任务决不收兵。我当时任师长，自感责任重大。从军部开会回来，我立即开会传达研究，并找珠江地委、珠江军分区了解匪情，协同作战。还请曾在南路担任剿匪任务的391团团长董仁介绍了情况和体会。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南海、三水、番禺、顺德4县的剿匪工作。这4个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枢，地接港澳，河网纵横，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匪特盘踞的老巢。上半年，我师部和珠江军分区兄弟部队对股匪进行了严厉打击，收缴了大批枪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匪首未除，群众未普遍发动，土匪分散藏匿于民众之中，造成“夹生”现象。这个“夹生区”的主要匪首都逃到香港、澳门，指使其在大陆的爪牙插枪隐名，伪装平民百姓，暗中纠合惯匪、特务、恶霸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这伙人的活动方式与上半年的公开集股、武装对抗不同。他们采取分散流窜、忽隐忽显、时聚时散的方式，进行暗杀破坏活动，仅禺南沙头地区潜匪暗杀群众投入河中的事件就接连发生3次，受害群众达29名之多。有的利

用封建会门，如一贯道、洪门会、宏德堂等，暗中组织爆炸队、暗杀队进行破坏，或造谣惑众，或对群众进行经济上的勒索。有的甚至公然以办夜校和拳师传艺等方式，暗中进行反革命宣传，三水县“反共救国军”队长何信竟然组织篮球队，以此作掩护，进行反革命串联。更多的则是钻进我民兵、农会组织，伪装进步，暗中却和港澳联系，伺机破坏。

9月23日、24日两天，师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剿匪工作人员会议。我和蒋润观政委分别讲了话。我们针对干部战士怕苦怕累和思想上存在的“作客帮忙”的模糊认识，进行动员，统一认识，使大家认清剿匪是野战部队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炮火连天的战斗更艰巨，因而也更光荣。还请珠江地委副书记杨康华作了情况介绍。尔后，经过讨论，分片包干：391团，番禺；392团，顺德；393团，南海；师直，三水。作为指挥机构，师里成立了剿匪办公室，下设4个大队，分别由各政治处主任领队。他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各大队适当配备武装连队。为了工作方便，解决语言不通方面的问题，各大队还选配了一些广东籍的干部战士，并加强了党团骨干的配备。根据当时土匪分散和伪装、潜伏的特点，我们在贯彻剿匪方针上以政治攻势为主，发动群众，清剿散匪，捉拿匪首，挖掉匪根。

我师过去作战历来有开民主会的传统。这次剿匪前，各团像研究打仗那样开了好几天的民主会。除了研究本地区匪情以及如何和地方党政军协同外，还制订了剿匪立功标准，开展了挑应战活动。392团根据工作性质，在大队下编成文字宣传组、情报调查组、群众工作组，互相协同动作。这些组织在后来的剿匪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症结”在哪里

10月初，各工作大队都迅速下到了农村，展开工作。可是没料到群众普遍躲避我们。工作队一进村，老百姓连话都不讲，便把大门关起来。工作队想帮助群众干活，老百姓多数拒绝。这样的局面持续了10多天。

“症结”在哪里？剿匪办公室经过调查了解认为，这种现象正是匪特暗中破坏的结果。工作队必须立即深入到群众中间，把群众和土匪分开来。改变匪民

不分的局面。其办法是选择群众最紧迫的农活或公益事业，进行助民劳动，在与群众共同劳动中，把群众争取过来。同时对部队重申了华南分局所颁的“四条纪律”：不准接收地富的馈赠或参加他们举行的宴会；不准接收群众的劳动报酬；不准乱打乱杀乱捉；男女关系要正派。

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助民劳动中，全师即帮助群众挑水 3.7 万多担，打柴 1.3 万多斤，打谷 12 万多斤，浇菜 200 多亩。其他如修桥、铺路、采桑等，难以数计。

群众总是通情达理的。391 团工作大队 3 中队段福帮助一个贫苦老大娘挑水。老大娘开始不讲话。后来挑的次数多了，看到了大军的真诚，就悄悄对段福说：“听他们（指土匪）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打人杀人。我看你们不是这号人！”段福点点头。随后，这个老太太便把土匪如何造的谣统统说了出来。原来群众受土匪的挑唆，一怕国民党反攻回来，二怕匪特暗害。土匪们还造谣说：谁接受了大军的劳动，光报酬就负担不起。战士们就利用助民劳动的机会向群众讲国内外的形势，讲我们剿匪的决心，揭穿土匪的谣言。勒流村中的一条河被繁茂的水仙草堵塞，来往船只无法通行，生产受影响。391 团工作队刚进村时，有人就放风说：“我就不相信大军会真心帮咱干活，想干就下水把勒流河搞通它。”可是工作队进村以后，集中力量，连续干了好几天，把河道疏通了，劳动不要任何报酬。群众见了十分感动，一传十，十传百，再也不信土匪谣言了，不拒绝工作队劳作了。

广大群众纷纷向工作队靠拢。可是伪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土匪还在暗地里捣乱。南海良涌村的土匪付家祥背地里对群众说：“谁去报告情况就打死谁！”工作队掌握了这一情况，立即将付家祥抓起来，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揭发他暗地造谣的罪行。会上，我们公开表示解放军支持群众的斗争，引导大家不必害怕坏人报复，号召群众揭露土匪、消灭土匪，并警告土匪“顽固下去没有好下场”。群众的顾虑打消了，大会开过之后，当即就有 7 名土匪向工作队交代了罪行，交出了枪支。工作队抓紧时机深入进行宣传，开大会，贴标语，讲政策，并广设告密箱，号召人民群众随时揭发土匪的罪恶，从此土匪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发展“知情人”

经过广泛思想发动之后，师剿匪办公室研究认为，大规模号召自新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普遍召开群众大会，让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号召土匪自新。开展自新运动，除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之外，关键是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在当时，我们叫发展“知情人”。

剿匪一开始，我们便着手培养积极分子，充当清匪的骨干。办法是首先摸底，选定可靠的、有工作能力的对象，在劳动中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投入清匪斗争。三水花塘小组在助民劳动中认识一个叫唐大嫂的贫苦妇女，她知道一些匪情，就是有些怕。我们的女工作队员就教她唱《谁养活谁》的歌，对其进行阶级教育，使这位唐大嫂很快懂得了“怕贼反会受贼害，灭贼才能保平安”的道理。于是，她勇敢地帮我们侦察情况，劝土匪自新、起枪，她一人就搞出 10 多支枪。391 团工作大队在石龙培养了一个熟悉匪情的积极分子陈亮。他向工作队报告情况说，石龙的农会会长当过土匪，有新枪 6 支、子弹 2000 发。他知道埋枪的地点，让工作组去取。工作组在他指出的地点起出 5 支枪。陈亮看后，说这些不是他见过的新枪，估计在另一个地方还有。工作组又在他指出的地方挖出 5 支枪。陈看后说也不是这 5 支。于是，工作队又到新的地点去起枪。陈亮前后带工作组共起出 10 多支枪。像唐大嫂、陈亮这样的积极分子，各大队都培养了上百名。他（她）们主动召集群众会议，组织群众起枪，报告情况，对剿匪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自新运动中，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一个人带动一大帮人，由一个匪劝降很多匪的喜人现象。391 团工作大队在六区冲鹤十三保，将一个贫苦农民培养成积极分子。这个积极分子报告了土匪杨令的情况，并带杨到工作组自新。杨令自新后，又向工作队报告了土匪郭新知的情况，并带郭来自新。郭新知又将土匪杨子孔带来自新。杨带工作组起出了“大天二”（黑社会头目）隐藏的 4 支枪。他们的这些行动，受到工作组的赞扬。

在清剿土匪中，我们发现农村中的旧保甲长、“自卫”队员、二流子、地痞、烟鬼等人员社会联系广，对土匪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些人中，有的或许就是股匪的

一员，或者帮过土匪的忙，教育改造这些人员，对彻底清除土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旧保甲长，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启发教育，另一方面则强制其立功赎罪。工作组开始号召土匪自新时，他们总是说："我们保（甲）内绝对绝对没问题。"我们掌握了一些匪特线索后，就在他的保（甲）内捕几个土匪，起几条枪给他看，然后公开在大会上对其进行警告。此后，这些人就再也不敢"绝对"了。391团工作大队在勒流用这样的方法，从一个甲长的嘴里供出情况，3天内即起出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掷弹筒8具和子弹5000多发。经过我们做工作，保甲长主动领土匪自新的也不少。

至于利用地痞、二流子，则有一些区别。有的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有的还要进行暗中保护。在南海，有一个叫郭元的二流子，很愿意接近我们，但不敢公开靠拢我们，怕土匪整他，也怕我们不信任他。我们便在与其接触中注意场合，暗中保护他，使他很感动。有一次郭元给我们报告情况，画图指出了土匪埋枪的位置。工作组按图挖掘，果然起出长短枪9支、子弹2000余发。

在清匪斗争中，我们研究分析了匪属心理状态，他们既怕亲人被捉，又怕亲人因抗拒而从重办罪或长期流落在外。但只要工作做得好，匪属是可以配合我们清匪的。师直工作大队女队员李月群、陈琼珍得知匪首陆杰比较孝顺，就耐心地做陆母的工作，讲明利害，晓以大义。陆母终于被感化，三番五次写信到香港，劝儿子回来自首。陆杰在其母亲的规劝下，终于回到了内地。391团工作队在冲鹤镇东坊剿匪时，女队员注意做土匪潘同顺姐姐的工作，教她认字，启发她同土匪划清界限。土匪潘同顺的姐姐认识提高后，不但争取了她的两个弟弟自新，后来她的两个弟弟又带了几个土匪自新，前后经他们争取自新的土匪共有14名。

特别训练班

随着自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自新土匪的人数逐日增加。对于这些土匪，条件成熟的，可以登记取保释放；而对于条件还不成熟的，则根据情况让他们进管训班学习一周或几周。因为我们曾经发现不少土匪自新后，表面上装得老实，或者"进步"，但暗地里却又通匪。为了防止假自新，以免放虎归山，我们将95%的自

新土匪编入管训班，经教育后，根据情况释放他们，或者交地方处理。

392团工作队办的管训班，过的是军事生活，每天起床、学习、讨论、娱乐、汇报，都严格按时间表进行。教育内容分为国内外形势、两个前途、党的政策、坦白反省等。他们还对原是贫苦出身的土匪中的胁从分子进行阶级教育，发动土匪立功赎罪，使他们真正幡然悔改。393团在办管训班时，专门划出时间，让自新土匪每天报告情况，交给自新土匪新任务。土匪潘福在管训班劝导了7个土匪向我自新，还擒获了一个特务，起出了一些枪支。393团第1期管训班结束时，受训人员还联名写劝土匪自新书，自动组织起来写标语，沿街张贴；组织狮子队，敲锣打鼓，以表示只有走自新的路才是光明大道。到这个团办第2期管训班时，又有60多名匪特自九江圩写信要求向我自新。

全师推广了393团办管训班的经验，对剿匪工作推动很大。392团工作队在管训班审查自新土匪过程中，号召报告匪情，结果又揭发出土匪130余名、枪130余支，还暴露和审查出一批假自新的惯匪。

各团工作队在办管训班的同时，同整顿民兵、农会组织结合起来，效果较好。三水沙头乡忠义村的民兵20人中，有16人或长或短、程度不同地当过一段时间的土匪。自新训练班成立后，这些不纯的成分全部进了管训班，给予教育改造。后来，这个村的民兵组织改由在剿匪斗争中锻炼出的积极分子充任新的领导，补充新的成员，民兵组织焕然一新。三水县的群众反映说："国民党来了把好人变成坏人，共产党来了把坏人变成好人。"

法网难逃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处于孤立境地的土匪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当然也有少数死硬分子或逃或匿，但由于这些人已被人民群众列入"另册"，处于人人喊打声中，最终逃不出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顺德官田的匪首刘坤早潜逃香港，但仍暗中指使内地的土匪进行破坏。391团工作组早就注意监视刘家的动向，发现刘的妻子在一楼睡觉，而将幼女放到楼上，分析这个反常现象，估计可能是刘匪潜回家里了。工作组了解到刘坤的岳父谭富就住在东头村，分队长滕枫就带两人去调查，从东头村妇女主任所提供的情况中了解了到谭富的住处以及刘坤

的相貌特征。工作队员们火速赶到谭富家，见一眼角有痣的陌生人进出，立即将其逮捕，经审核果然是刘坤。这个匪首虽然鬼计多端，仍然难逃法网。

南海县著名匪首罗勤、罗耀曾经横行一时，不可一世，但在人民群众的围追下，暂时不敢露面。一天，有个群众提供了该匪匿藏地点的可靠情报。我剿匪部队即在地方同志配合下，分南北两路，突然严密包围紫洞圩和瓦灶沙，在一座地下仓库和夹墙密室中，将血债累累的罗勤、罗耀擒获，搜出快慢机驳壳、左轮手枪94支，步枪380支，各类机枪70多挺，掷弹筒20具，子弹15万发。执行枪决那天，6000多群众观看，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1950年12月底，我师主力奉命开往东莞执行海边防任务。70多天的剿匪任务胜利结束了。剿匪期间，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全师捕捉和管训土匪共4500余人，收缴各种枪1万余支，为珠江三角洲人民清除了一大祸患，为这个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收兵的当天，师直工作大队驻防的花塘村贫雇农送给工作队一面锦旗，上写“打动了穷人的心”七个大字。这面锦旗至今仍在我的心中飘荡。

（1990年）

广州郊县剿匪琐忆

贾 清 江

1949年10月，我44军130师奉命向广州进军。当时我在这个师388团任团长。14日，我带领全团刚赶到白云山麓，就听说国民党军政头目李宗仁、余汉谋等在我军强大攻势下逃跑了，广州宣告解放。随后，我奉命赶往沙河师指挥所，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师长邢程告诉我们，广州虽已解放，但是广州市区和附近郊县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被击溃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特务组织，有的潜伏城内，有的逃向港澳，有的隐藏于附近的偏僻角落。这伙人纠合散兵游勇、惯匪、地主、恶霸以及黑社会组织、反动会道门等，趁新旧交替、社会动乱之机，极力造谣惑众，策动暴乱，继续与人民为敌。军领导指示，第388团除1营担任广九铁路护路任务外，主力担任广州附近的增城、从化、番禺、花县等县的剿匪任务。

跟踪追击 捣毁匪特巢穴

我团刚进驻增城时，敌情仍很严重，我们得随时准备出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当面的匪情。经多方侦察获知，我团负责剿匪的各县都有几股、十几股甚至数十股匪特在猖獗地进行活动。其中较大的一股是国民党“广州保安总队”残部500余人，流窜于增城中新以北的山区石桥山、灵山一带。

11月30日接敌情通报，数百土匪在石桥山集结。我团决定率部全力进剿。

12月1日夜，我和团政委耿青率第2、3营的6个连队前往围剿。2营绕道从北面、西南迂回包围，3营从东面、南面包围石桥山。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上山时经常有人跌倒，复即悄悄爬起来继续前进。50多里的山路走了整整一夜。

拂晓各连到达指定位置时，发现敌人已经逃去，部队扑了个空。从敌人遗弃的物品和吃剩的饭还未完全凉透判断，土匪没有离开多久。这时，一个老乡报告说："土匪向派潭跑了！"

部队虽已经很疲劳，但任务在肩，干部战士为没有抓到土匪急得直嚷。我和耿政委研究决定：立即跟踪追击！

通向派潭的路有大小两条，我率2营和2个炮连走大路搜索前进，耿政委率3营抄小路追击。部队又走了一整天，翻过了一座大山，越过谷底又走向另一座山。黄昏时分到达派潭南的一个村庄，在这里又发现敌人遗弃的一些食物。但土匪已不知去向，我只好令部队停止前进，弄清情况再作处理。

第三天上午10时，我正在审讯几个刚抓到的土匪，耿政委派人送急信来，上写："贾团长，股匪300人已进到灵山。望速率2营，聚歼该敌。"

通向灵山的路，蜿蜒崎岖，人走尚需攀藤附葛，马就更加难走了。根据这一情况，我当即命令炮连返回增城待命。我率步兵连继续追击。4小时后到达灵山，耿政委已先行到达那里。

来到灵山，发现匪特已钻进了一个足有4丈高的大碉堡内。这里是匪特们赖以生存的巢穴。这座碉堡每面都有4层枪眼，正不时地向四面八方吐着火舌。底下还有暗道同山上相通。由于步兵炮没有拉来，战士们焦急地拿它没办法。

看到这个碉堡，我想起了一年前在攻打锦州时用迫击炮攻打炮楼取胜的情景，决定用迫击炮试一试。于是便组织团属八二迫击炮轰击堡顶，并组织营属火箭筒、连属六〇炮，轻重机枪一阵猛打，其中有7发迫击炮弹落在匪碉堡顶上。吓得匪特心慌意乱。17时，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5连首先冲进碉堡。残存之敌无处藏身，只好举起双手投降。这一仗仅用1小时即结束战斗，除20多名惯匪利用暗道逃跑外，全歼股匪270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6挺。我无一伤亡。国民党"广州郊区专员"、"广州保安总队"总队长杨衍翀，以及6名匪大队长都当了俘虏。他们妄图建立"游击区"和伪政权的美梦，随着这个碉堡的崩溃而化为泡影。

敌变我变　力擒顽匪司令

灵山一仗，给土匪以很大震慑，匪特的活动此后亦有所收敛。但当时土地改革还没有展开，地主武装势力还很猖獗。特别是1950年春节过后，从广州逃来的特务分子和从清远方向窜来山区的股匪大量增加。他们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国民党准备8月份反攻大陆……一时间流言四起，乌烟瘴气。在这一阵鼓噪声中，从化县东北部我良口区政府和米埗乡政府被敌人攻占。为迅速剿灭这股反动势力，130师首长决定，除我团1营由护路改为剿匪外，抽调389团2营加强我团，团部进驻广（州）从（化）公路上的龙归镇。

4月上旬的一天，从化县长马达派人送信来说："3000多名土匪聚集于鳌头圩，正准备攻打从化县城……"我团即邀请花县县长谢光、从化县县长马达以及禺北区区长，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马达县长因从化危急，正组织人员修筑工事保卫县城，只派了一个代表参加。经过研究认为，股匪集中攻打从化，正是我歼敌的大好时机。我应将计就计，集中优势兵力，将其一网打尽。于是决定，除组织我团4个营兵力围剿外，还派作战股长到清远联系，请北江分区部队配合行动，从西北方向共同参加合围。此外，还派人将我团在老隆生产的人员调回来参加战斗。

4月12日一早，我部分4路对聚集在鳌头圩的土匪实施合击。各路部队到达指定的地区时，忽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一阵枪声。原来是我团和北江分区部队由于夜暗联络信号没有对上，闹了点小误会，幸无伤亡。这一误会，给了股匪以分散逃窜的机会。我各路合围部队一碰头，总共才抓到10余名小土匪。审讯中，他们说："头儿看到大军那么多人，那么多枪炮，都怕了，叫我们撤下来，再作打算……"经过分析了解，确认大股土匪已经化整为零了。

我们分析了鳌头圩合围扑空的教训，认识到剿匪行动应有高度的突然性和灵活性，对分散的股匪更应以小部队突击，才能奏效。敌变我变，根据大股土匪化整为零的情况，我即把部队有计划适当分散于土匪活动区的村镇，实行驻剿。为了掌握敌情，我们建立了可靠的联络网，一发现敌情，便立即报告。有了准确的情报，我军或迅速出击，或提前设伏。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根据联络员提供的

准确情报，将匪“忠义救国军第2支队”司令陈洪禧在一个山沟里击伤俘获，并俘其大队长谢忠以下200余人。在驻剿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一些股匪在我强大的攻势下被迫投降。4、5两个月，我团先后出击50余次，招降匪大队长郭华爱以下517人。原先攻占良口、米埗的匪首闻我军进剿，也都作鸟兽散。

广州东北部的形势又稳定下来。

维护交通　全歼劫车悍匪

1950年春，从化、番禺地区的匪徒除妄图袭扰县、区、乡政府外，破坏交通、抢劫财物则是土匪作恶的重要手段。一段时间，广从公路的交通受到严重阻碍，从江西、梅县等地运往广州的物资经常被抢劫，人员被绑架杀害。我团不得不抽出力量，加强对公路沿线进行军事进剿，仅第一季度，即在广从公路沿线歼匪首8名、匪众659名，缴各种枪400余支。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中旬的一次剿匪。12日，梅县用一部汽车运送外币去广州银行。那时，梅县至广州的直达公路不通，需绕道经从化到广州。为了稳妥起见，梅县县大队派了一名中队长秘密押送。没料到，惯匪串通内线得知情报，密谋劫车夺钱。当日下午1时，运币车到达从化良口与米埗之间的山区公路时，反动会道门“大刀会”200余人一声呼哨，有的挥舞大刀长矛，有的端着机枪步枪，直冲车前，一刀向押车的梅县中队长头部砍去，致其当场牺牲。然后，匪徒将外币洗劫一空。正在进剿的我团2营干部战士闻知这一情况，赶到现场增援时，只看到一辆空车。

国家财产岂能让这伙匪徒抢走！2营立即向土匪窜逃的方向扑去。夜幕降临了。敌人依仗对地形熟悉，快步如飞逃跑。我则依靠战士勇敢顽强的杀敌决心，紧紧咬住不放。土匪们绕着圈子走险路，我则不怕苦不怕死，敌能往，我亦能往。从头天黄昏一直追到第二天太阳出山，在地形极为复杂的山区奋力穷追了120余里，最后终于在下官村附近追上了这股匪徒，并将其团团围住。干部战士看到这股匪徒如此猖獗，个个气愤填膺。他们端着机枪、冲锋枪，一阵猛打、猛追，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匪徒20余人，生俘40余人（其中包括匪大队长

6人），其余向我投降自新，终将这股土匪全部歼灭；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300余件、大刀长矛百余件，但没有发现外币。战士们立即过细搜查，终于在匪徒们身上搜了出来，之后全数交给了广州银行。经过这次打击，广从公路的交通安全基本好转。

分片驻剿　干净彻底扫除匪患

5月间，广东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会议，强调各剿匪部队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清匪与反霸相结合”等政策，指出：军队应当与地方政府紧密结合，采取有效措施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年底将匪特肃清。

根据剿匪会议精神，我团从5月份起即以剿匪工作队的组织形式，实行驻剿。我们首先将全团负责的区域分成3个管区，分片包干。1营和团直负责南片，即从化县城以南至广九铁路地区。2营负责西片，主要是花县地区。3营负责北片，即从化县城以北的温泉、良口地区。389团2营归回原建制。包干的内容为：包剿匪，包发动群众，包建立政权，包执行政策纪律。各营都建立了招抚委员会。通过标语、开会、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我团多为北方人，不懂当地话，各连都组织了3至5名当地参军的知识青年作宣传员，兼作向导，当翻译。

开始发动群众时，遇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群众见了我们，欲言又止。一了解，原来有的匪首暗地里进行串联，出坏主意，威胁知情群众，声言谁吐露了真情，就对谁毫不客气。据此，剿匪部队和各县组织了联合工作组，对重点地区实施重点调查侦察。5月间，我团在良口组织了工作组，陈耀其区长为组长，第10连政指钱会选为副组长。通过两个月深入访贫问苦，过细调查，终于弄清楚当年2月攻占良口区政府，是当地地主陈伯南串通清远县匪首何亚琴组织煽动起来的。于是在良口召开了有5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揭发批判了陈、何的罪恶，并将其就地正法。同时借此掀起一个反对不法地主恶霸、揭匪查匪、号召土匪自新的运动，把剿匪与反霸结合起来。

运用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做好匪属工作，让

其对隐藏的土匪或外地的土匪实施劝降;通过自新匪特串联在外的匪特自新。其间,花县自新土匪黄茅写信给相识的同伙张文明回来自新;接着又叫张文明写信给相识的土匪大队副张大均回来自新。花县运用这种方法争取回来自新的就有6名。在剿匪中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弄不清楚匪特的真实面目。开始在花县剿匪时我们抓到了一些胁从分子,经过短期教育,其中大部分人坦白了罪行,交出了枪支,于是我们就把他们释放了。但是,其中有些土匪并未从此改恶从善;有些土匪虽把坏枪交了出来,但把好枪隐藏,留着继续作恶。后来,我们发现有的土匪隐藏得很深,特别是那些会讲几句普通话的油子,善耍两面派,在解放军面前讲好话,暗中却怂勇土匪作恶。对这种人我们着重观其行,待完全掌握了这些土匪的全部罪证,再行逮捕。用这种办法,终于甄别出死不悔改、极其顽固的匪首27名。我们在从化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经上级批准,将这些顽固分子绑赴法场执行枪决。同时,对那些有立功表现的自新土匪给予奖励。这样一来,群众的剿匪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土匪纷纷自首。有个土匪长期不敢吐露真情,最后终于供出在深山洞中隐藏长达半年之久的匪首,并带部队前往将其抓获。还有一个土匪,在房子的阁楼上架起机枪,枪口对准团部。后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主动坦白了罪恶,交出了枪支。至11月底,全团接受自新登记的土匪共有6000多名。

我团经过一年的剿匪,逐渐摸到了土匪的活动规律,这就是:我来匪去,我驻匪伏,我动匪窜,我退匪出。剿匪吃紧,东躲西藏,分散潜伏,往返周旋。我们则采取突然袭击,多路合围,要道设伏,便衣侦察,跟踪追击等手段进行清剿。我们共计歼匪7500余名,缴获长短枪7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各种炮100余门,摩托车10辆以及电台、收音机等物资一批,荣获广东军区和第44军两次嘉奖。此后,广州郊县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形势逐渐稳定,我团则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奔赴新的战场。

(1989年)

粤中剿匪始末

钟明锋　吴振刚　郑锦波

1949年10月，我南下野战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华南进军，广东全境（除海南岛及其沿海岛屿）先后解放。11月成立了广东军区和各军分区。我们粤中（台山）军分区的几个领导同志有的来自野战军，有的来自华南游击队粤中纵队，一上任就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剿匪斗争。当时，我们三人分别任军分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台山地区地处珠江三角洲边缘，外通港澳与南海，内连粤中腹地。区内一面河网纵横，一面山岳连绵，还有滨海丘陵，地形比较复杂。海外的敌特容易潜入海岛，躲避我军对他们的打击。台山地区是著名的侨乡，很多村镇都筑有炮楼，以对付劫掠村寨的惯匪。解放初期，有的炮楼却为土匪敌特占据，倚仗它顽抗我军的清剿。加上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占山为王的强盗，横行于江湖河网的“大天二”，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潜入特务、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构成了当时的不容忽视的土匪队伍。剿灭这些土匪是军分区成立后的一项紧急任务。而台山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环境，给我们的剿匪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

担任剿匪任务的我粤中军分区的部队，主要由原来的粤中纵队改编而成，有由粤中独立团改编的19团，由粤中2支队改编的20团，由粤中滨海总队改编的21团（21团后来与从粤赣湘边纵队的一个主力团合并，改称18团，取消21团番号），另外成立了1个海上大队，各县有县大队、区中队。除分区部队参加剿匪外，15兵团兼广东军区有时还派出野战部队围剿大股土匪。

剿匪斗争的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40多年了，有些具体细节已经淡忘，但主要的斗争历程至今没有忘怀，其中有几件事记忆犹新。

各方合围 进击西山

西山系云雾山的支脉,在阳春县境,解放前属西江地区云浮县辖,称"西山飞地"。解放初,伪"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西江指挥所主任"叶肇聚众于此,扰乱社会秩序,残害革命干部与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这股土匪共约1500人,有轻重机枪40余挺,与台港蒋帮特务机构有电台联系,是粤中地区与西江地区边界上最大的一股土匪。我们粤中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第一仗打的就是围剿西山叶肇股匪。

为了剿灭西山股匪,15兵团兼广东军区派出43军129师的1个营参加作战;粤中分区派出19团全部、阳春县大队全部及新兴县大队3个连、20团两个连、恩平县大队1个连投入战斗;西江军分区还派出云浮、罗定的两个县大队配合行动。我方兵力共计2000余人,由粤中军分区参谋长蔺斌指挥。我们的具体部署是:

以129师1个营及粤中分区19团为主攻,经岗步圩从北路进击西山;以20团两个连和阳春县大队为南路,担任阻击任务,防匪向西南突围;以新兴县大队(新兴县当时属台山地区管辖,后来划归西江地区)在新兴县之天堂、勒竹一带警戒,配合北线主力,防敌向东北逃窜。北线部队于1949年12月13日晚从开平县长沙乘车出发,进至圣堂圩下车,步行到达土地嘴、塘口、通口、新村一带,16日到达西山外围之岗步圩,与敌前哨接触,并歼灭该敌,与同日到达庙龙圩的南线部队形成对西山的钳形包围。17日拂晓,发起向匪叶肇司令部及主力驻地大塱、荔枝寨、柯木林、杨屋各点之攻击。叶肇股匪在我攻击下分头溃散。我军继续追击。19日,我军在阳春交简乡、新兴天堂镇等地截击其一股,生俘匪连长石其英以下50余人,在阳春青山乡俘匪营长何某以下30余人,阳春伪县长罗宾瑚负伤逃脱。20日,我军在云浮富林区老虎坳将叶匪1个营部及1个连全歼,生俘其营长以下70余人。22日,在阳春县黄泥塘、大塘一带追击叶肇股匪主力,将其包围,俘匪总队长以下300余人,缴获电台3部,匪首叶肇带其秘书长及随从13人逃脱。

这次合围,从16日打响至22日,一周内打了5仗,我军分区及129师参战部

队两路夹击，共歼土匪820余人（另西江军分区部队歼匪200余人），其中毙伤敌102人，生俘653人，向我投案自新数十人，被俘人员中有匪总队长伍继南、政工处长王特家、特务营长叶炳伟、副营长邓子江等。至12月29日，匪团长罗开焰等10余人在我追击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交出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西山惯匪头目兰香池亦派人来与我联系，表示愿意缴械投降。这样，除主要匪首叶肇、李雄万等脱逃外，其主力被歼，余匪向西山附近之阳春、罗定、信宜、新兴等地溃散，化为若干小股分散活动。我则分片包干，多用小部队行动，继续清剿。流窜于恩平、阳江边糯米田村之叶肇股匪独立1团团长王文兴（外号王牛仔）股80余人常四出活动，打劫车辆与行人。粤中军分区派阳江、恩平的两个县大队，以奇袭的迅速行动围歼这股土匪。他们于2月1日晨包围了糯米田村。土匪企图顽抗，但顶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势，当场被击毙9人，一部溃散，其余被迫投降。我俘匪团长王文兴、营长黄振昌以下20人。之后接获可靠情报，有一股土匪潜伏于恩平第二区那间村。我们即派部队于2月4日深夜奔袭，天亮前完成包围，天刚亮发起攻击。土匪遭此突然袭击，慌忙逃入村后山坑。我军穷追不舍，到下午3时，这股土匪被我全部歼灭。这次战斗毙匪8名，伤匪16名，俘匪31名，仅10余人逃脱。

西山股匪中，一些逃到云浮、罗定、信宜等地，后亦为我西江军分区和南路军分区部队歼灭。至1950年8月，除匪首叶肇潜逃澳门外，其余先后落网或向我投诚自新，西山地区股匪全部肃清。

机动灵活　围剿古兜山

古兜山位于台山与新会边界，是粤中河网边缘上的山地，解放前是惯匪出没的场所。这些惯匪拦路打劫，绑票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还传说，山上有好几块大石头，是杀人开膛的地方。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关立卡，向过往行人和船只勒收“买路钱”。老百姓和客商都很憎恨。据说几年前，有个新会的华侨回乡，要求到古兜山上看一看，接待人员陪他上山，当他亲眼看到古兜山上强盗绝迹的时候，深有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受够了古兜山土匪之害，海外同乡至今还谈贼色变，担心回乡遭土匪劫难。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大可放心了。”这件事也反

映了当年古兜山匪患之烈。

解放初期，古兜山的惯匪与国民党地方官僚、封建势力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这伙土匪的主要头目有钟立、傅顺有、林日和等，各自拉帮结股，作恶一方。人民解放军席卷粤中大地的时候，他们慑于我军的威力，暂时匿迹山林江湖之间。到了1950年初，他们以为风暴已过，又集结起来，在古兜山一带为非作歹。粤中军分区18团于1月30日进山搜剿，捕获惯匪头目李新彦、刘汉等17人，匪首钟立等分散逃遁。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分成小股，有时上山，有时下河，出没无常。我们亦以小分队围捕，消灭了一些小股，但几个匪首仍逍遥法外。

到了6月，随着群众的广泛发动，向我自新的土匪日渐增多，匪首更加孤立，容易暴露。6月4日，我们分区18团3连在进山搜剿中，在离三村乡16里之红毛桥发现钟立（国民党封他为"珠江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18支队1团"团长）股匪7人，于是立即用火力拦击。匪徒们急不择路，躲进附近一个石洞，进去后看到无路可走，又想冲出石洞。但此时石洞已被我3连包围，排长霍连、班长蓝瑞洲奋勇当先，将匪首钟立击毙，打伤2人，余匪全部被俘。

6月12日，有改过自新的土匪来报：傅顺有（"反共救国军"大队长）股匪10余人在三沙一带活动。18团从警卫连和1营挑选36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小分队，化装成农民，分乘6只小艇，冒着大雨向三沙出发。航行约2小时，突然听到左前方枪声混杂着电船的马达声，判断是傅匪在拦劫电船。我突击小分队分路赶去，一部登陆从陆路包抄，一部仍乘船追击。这时才弄清是被劫的客船上有18团搭乘的3个同志，同劫匪展开枪战。匪徒们见我来势凶猛，知道惹出解放军来了，便向陆上溃退，且战且逃。我突击分队迅速合围，经过1小时战斗，生俘匪首傅顺有和当地著匪梁勤等，消灭了这股土匪。

与此同时，18团1连指导员带领3个同志化装便衣侦察匪情。他们走过一座山腰，发现对面山坡有一股土匪共11人，就迅速隐蔽接敌，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土匪遭我突然袭击，四散逃命。敌我兵力对比为11比4，我以少数兵力击溃了两三倍于我的敌人。战斗中我军的4个勇士注意观察查找敌匪头目，紧追不放，最后终于生擒了匪头目及两个随从。后经审问，原来匪首正是林日和。这次战斗虽然多数匪徒暂时逃脱，但由于匪首就擒，其余匪众没有出路，只好向我投降自新。从此，古兜山上的土匪绝迹了。

跨海进剿　解放南鹏岛

我们在围剿西山、古兜山股匪的过程中发现，大陆上有些土匪，特别是他们的头目，在内地无处躲藏的时候，就跑到海岛上避难。一有空子，他们又窜回内地作乱。海岛上的敌特也常派人潜回内地，与土匪勾结，在政治上为土匪打气，在武装上支援土匪。因此，跨海灭匪，势在必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国民党和盘踞在沿海小岛的敌人更加活跃起来，“反攻大陆”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呼叫声甚嚣尘上。加快剿匪进度，彻底消灭内地和沿海的土匪是形势发展的要求。粤中地区的沿海小岛主要有阳江县的南鹏岛和台山县的川山群岛。南鹏岛歼匪战斗更具典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鹏岛位于阳江西南海面，离大陆约60华里，地处从广州、江门至湛江和海南的海上交通要道。粤中大陆解放后，一群海盗以及国民党的败兵、特务盘踞在那里，一些在内地受到打击的漏网残匪也逃到该岛上，加上伪阳江县府的一部分小官僚及新近从万山群岛侥幸逃脱的国民党军官兵，共约400余人。他们妄图控制海上交通，伺机“反攻大陆”。为首分子是“广东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第6支队”司令黄恩甫、“反共救国军南鹏支队”支队长王贵及从西山逃脱的叶肇股匪旅长敖昌瑞等。他们拥有电船1艘，帆船20多只，轻重机枪10余挺，六〇炮1门和若干长短枪。

为了消灭南鹏岛匪特，广东军区派41军122师364团3营担任主攻，粤中分区20团和阳江县大队配合作战，分东、西两路分进合击。南鹏岛东西长5华里，南北宽3华里，南面靠外海全是陡岩峭壁，一条新月形的山脉环抱着中间一块平地，像个蚌壳浮在万顷碧波之中，匪徒们就在“蚌壳”的中间搭了很多草屋居住。全岛只有正北面的蚌壳口——大环，和靠西北面的蕉坑可以登陆。匪徒们的火力主要布置在大环沙滩沿岸。蕉坑沙滩较小，大部队展不开，所以匪徒不很重视。我攻岛部队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分东、西两路分进合击，东线目标是攻占大环，西线目标是从蕉坑登陆。战前，军分区司令员钟明锋作了战斗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战士们纷纷表示，“不消灭土匪不算好汉”。

8月8日清晨开始封锁阳江海面，禁止一切船只来往，以防走漏消息，也防

土匪逃窜。下午1时进攻部队由台山广海出发,由当地最大的一只电船号称"海上霸王"的广江号作"旗舰",领着8艘电船、30多只帆船,浩浩荡荡开向南鹏。电船上装配有山炮、迫击炮、六〇炮及轻重机枪等武器,9日拂晓前抵达距大环与蕉坑约3华里的海面,先由364团7连偷袭登陆,成功后实施炮火轰击。8艘电船组成海上炮兵阵地,于凌晨4时半对两个登陆点同时进行炮火袭击。一时间,海面上炮火连天,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滩头工事大部被摧毁。在我炮火掩护下,30多艘载着步兵的帆船直冲敌阵。我军首先在蕉坑登陆,登陆部队迅速抢占了制高点。接着,大环滩头亦为我军占领。这时敌人已基本失去抵抗能力。我军迅速向"蚌壳口"的大环草屋进击,匪徒们只好举手投降。战斗至6时半即告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我牺牲2人,轻伤6人;毙匪10人,俘匪黄恩甫、王贵等411人,岛上匪特无一漏网。匪首敖昌瑞跳海淹死。缴获电船1只,帆船20只,轻重机枪17挺,长短枪近200支。这次战斗受到15兵团领导和广东军区的表扬。

南鹏岛解放,不但使海上交通更加安全,而且给以后清剿粤中区零星散匪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民合力　清剿散匪

西山、古兜山两股土匪主力被歼,残部被打散,我们随即开始清剿散匪。南鹏股匪的覆灭,标志着粤中地区大股土匪基本肃清,分区部队即集中全力清剿散匪。散匪虽然人数不多,但多是一些死硬分子,其活动更加隐蔽,手段更加毒辣,消灭他们比打击大股土匪更加困难,更要斗智斗勇。而能否剿灭这些残渣余孽,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发动了群众我们就眼明耳聪,土匪再狡猾,也难逃罗网。剿匪部队针对土匪分散、隐蔽的特点,采取小分队和化装老百姓的方式进行侦察和捕捉。此外,还大力宣传剿匪政策,敦促土匪自新投降。这些办法,成效显著。在我们的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是:

1950年5月4日,我军分区19团1连1排的两个班共22人驻阳江蒲牌,有群众来报:伪"国防部保密局华南工作站忠义救国军"一股土匪窜到上洋乡坑西村。我1连副连长随1排行动,接报后立即与阳江六区区中队取得联系,协同向

坑西村奔袭。当天15时出发，分两路包围了坑西村。土匪发觉后，即以轻机枪掩护撤退。我部跟踪追击，以两挺轻机枪掩护步兵冲击。土匪退到山上，想借树林掩蔽逃窜。我追剿分队亦上山追击，战斗两个半小时，击毙和俘虏土匪28名，其中击毙匪首大队长谢天伟，俘匪政工室主任许尔雷、挺进大队大队长张德芳、少校政治主任梁有焕等。我无伤亡。

在恩平，各区乡都组织了民兵投入清匪反霸。土匪头目黄德哲已被判死刑，正押回原籍，准备枪决。但半途被他逃脱。蒲山民兵黄恩等3人前往追捕，赶了40多里，直追到开平县的马岗乡，终把黄德哲抓住。黄匪拿出32万元（那时的1万元在1955年币制改革时，兑换新币1元）要求黄恩放他走。黄恩说："不要钱，只要你条命，好保卫人民的生命。"民兵梁伍捉住了土匪梁国。梁国半是哀求半是恫吓地说："兄弟，放开眼好吧。以后还会见面的。"梁伍坚决地回答："不行，放了你，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终把梁匪押交给政府。恩平一区民兵黎元带着杂粮，化装上山侦察匪情。他摸清匪首梁瑞初的行踪后，立即报告县大队的同志，并配合他们把梁匪抓获。

散匪多是经过反复清剿而拒不投降者，他们不但态度顽固，而且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以清剿散匪，有时得付出鲜血和牺牲。我们的清剿部队都是不怕牺牲、不怕苦累的英勇战士，再顽固的土匪也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1950年6月25日，19团2连7班和5班1个组到阳春县黄山牛尾石一带搜剿，转过一座山坡，发现前面有两个人见到军队就拼命逃跑。班长王岗带领战士追赶过去，那两人持枪顽抗，我一个战士中弹倒地。王岗继续追击，不幸又被土匪击中而牺牲。其他同志决心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个个奋勇当先，终将这两个土匪打伤后俘获。旺盛的士气，坚强的斗志，是我军一定胜利的保证。

收缴枪支　根绝匪患

在剿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土匪剿而不灭，难于根绝。原因虽多，但枪支失控，为匪所乘，可能是土匪"剿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粤中地区解放前流散于社会的枪支较多，大多掌握在惯匪、地富及其随从手中。他们有的人一遇适当气候，起出藏枪，又成土匪。故此，收缴民枪是根绝匪患、稳定社会秩序的一

个极其重要的措施。军分区作了一个调查，粤中地区的民间枪支，地主恶霸占有90%，地痞流氓占有6%，其他工商人员和农民占有4%左右。可见，绝大部分民间枪支不在可靠群众的手中。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收缴民间枪支，把武装完全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开始收枪的时候，有人写信向叶剑英同志告我们的状。我们把实际情况和调查材料向领导反映之后，叶司令员很支持，说我们“做得很对”。我们党政军一起协同动作，通过各种会议讲明道理，动员群众，广大农民和各界群众都支持和协助收枪。事实证明，收缴民间枪支以后，基本群众敢于抬头讲话了，地方征粮工作顺利了，自后土匪也逐渐绝迹了。1951年1月27日，台山破获一个自称“反共地下军第3军”的反动组织，计划纠集1个营的兵力，伺机里应外合，实行武装暴动。但东拼西凑，组织不起来。这个地下军的营长王律版后来供称：“你们将武器全部收了，打破了我们的计划。”

结合清匪反霸，组织民兵来收缴民间枪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至1950年，粤中地区共肃清土匪1.7万余人，收缴枪支12万件。此后，粤中地区出现了一个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新局面。我们之中的吴振刚同志是粤中开平县人，他在参加了粤中的剿匪斗争之后，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朝鲜停战后，他利用干部休假的机会，重返粤中，旧地重游，昔日各村的炮楼有的已经报废，有的移作它用；昔日盗匪出没的河道，而今不再担忧土匪打劫了；昔日持枪拦路，搜掠过客的强盗，而今也绝迹了。回想当年剿匪战斗的日子，看看今日的太平世界，我们的心情充满着喜悦与快慰。

（1992年）

清剿南路土匪　支援渡海作战

邬　强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我野战大军挥师进入南路地区。各路部队秣马厉兵，积极进行解放海南岛的准备。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南路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同年11月，上级决定成立南路军分区。我被任命为南路军分区司令员。

南路地区位于广东大陆的最南端，与海南岛一水之隔，是祖国大陆与海南岛连接的最近通道。其西南邻近越南的谅山，西至西北与广西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以及云开大山交界，东北与西江地区的云雾山接壤，有海岸线约500公里，轮船可自湛江直航广州港。广州原有的陆路经佛山、恩平、吴川等地至湛江，人称南线。野战大军南下时又开辟了广州经肇庆、茂名、廉江至湛江的公路，后称北线。南路地区辖湛江市等15个县市，人口约500万。

解放初期，南路土匪人数众多，匪患严重。因为南路是广东大陆最晚解放的地区，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官僚政客、土豪劣绅纷纷南逃至此，并且集股上山为匪。南路反动顽固的地主军阀，与官僚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相勾结，分别培植和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反动武装，在当地割据统治了几十年，其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相当顽固。解放初期，他们搜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地方散匪，占山为王，继续与人民为敌。

1949年冬至1950年春，南路土匪趁我集中精力整编部队和支前征粮之际，由原来分散隐蔽的形式转为公开活动，并且从山区边沿地带进入平原腹地，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与台湾当局和海外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除求得封官许愿和物资供应外，还指引蒋军飞机到南路骚扰破坏，扫射我支前船只，投放反动宣传品。在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土匪多次攻打我区乡基层政权，残杀革命干部和

人民群众，抢劫国家物资和群众财产，烧毁村庄房屋，袭击交通线和过往车辆船只，破坏通讯设施，甚至袭击我地方武装，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南路土匪的猖狂作乱，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和解放海南的支前准备。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渡海作战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安全，我南路军分区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大力开展剿匪斗争。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代表会议提出了剿匪任务。12 月，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联合发出了剿匪指示。根据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围绕着支援渡海作战的中心任务，分区部队和野战军一道，以优势兵力向成股土匪展开进剿，重点打击威胁我交通线的股匪。

当时南路地区土匪人数最多、危害最大的是叶肇股匪。叶肇原是国民党湘粤赣指挥所中将司令和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代司令。1949 年 10 月下旬我进军广州之际，叶肇率其残部及粤西数县反动武装数百人逃入西山，其中有西江“剿共”副司令、德庆县伪县长严博球等 10 余名匪首。叶肇股匪窜入西山后，收罗地方反动势力、残兵败将，并胁迫附近群众加入匪帮，随后封官许愿，组成所谓 3 个独立旅，下编 13 个团和 10 个独立营，号称 1 万余人。配备轻重机枪 40 余挺及六〇炮等。这股土匪利用西山一带山高林密，地处信宜、罗定、阳春、云浮、茂名、阳江、电白等县交界的复杂地形，以及封建统治顽固和社会经济落后等条件，在那里建立游击指挥所和伪政权，并委任当地大地主、反动头子梁瑞财为信宜伪县长。叶肇股匪还设有电台与台湾国民党组织联系，国民党军飞机也曾来空投物资和传单。这班残匪以小股活动为主，破坏我两条公路交通线，抢劫我支前物资，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农会组织，捕杀我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到处打家劫舍，搜刮群众财物，强奸妇女，群众恨之入骨。为此，我剿匪部队首先把作战目标指向叶肇股匪。

1949 年 12 月 16 日，我 43 军 129 师 1 个营，粤中军分区 19 团和 20 团 2 个连，恩平县大队 1 个连，阳春县大队 4 个连，先后进入西山地区，组成两个指挥所，分路包围、进剿西山股匪。第一指挥所在北路，由分区参谋长蔺斌、19 团团长黄东明、政委黄晓春和 43 军 129 师科长刘明泉，率 19 团、129 师 1 个营及恩平县大队 1 个连组成。第二指挥所在南路，由阳春县委书记吴学仁、大队长曹广，率 20 团 2 个连、阳春县大队及区中队组成。另有新兴县大队集中当地武装进入天堂一带，从北面堵截敌人。两路部队于 17 日拂晓完成对大望、荔枝寨、柯木

林、杨屋一带匪司令部的合围，凌晨5时开始攻击。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盘踞西山一带的土匪土崩瓦解，叶肇股匪分数十路四散逃窜。

12月22日，我军在追击中，在黄泥塘、大塘两地包围歼灭叶肇股匪一部分，俘匪300余名，内有匪总队长、营长、连长及无线电台长等；缴获电台3部，轻机枪7挺，掷弹筒2具及一批步枪弹药和军用物资。从1949年12月下旬至1950年1月，我军组织了多次对叶肇股匪的进剿，先后共俘匪团长以下800余人，毙伤匪200余人。

叶肇匪帮虽被击溃，但主要匪首未被抓获，其匪部时聚时散，四处流窜作乱。在南路活动猖獗的还有茂（名）信（宜）一带的周奇股匪、合（浦）博（白）一带的白崇禧残部以及海（康）徐（闻）沿海地区和加山一带的陈廷佐匪部。台湾和国民党海外组织也派遣匪特从海岛和边境窜入区内，阻碍我渡海作战的部署，土匪到处袭击我区乡政府，破坏交通运输线和支前征粮工作。至1950年3月，股匪增至36股、9790人，匪情日益严重。

1950年3月8日，广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剿匪工作，指示南路军分区必须进一步围剿对我危害极大的顽匪，特别是海陆交通运输线附近的股匪，确保解放海南岛人员物资运输的安全畅通。

根据军区剿匪会议精神，以南路军分区为主，指挥粤中、西江两个军分区部队围歼西山叶肇股匪。1950年3月下旬，我和军分区副政委杨辉图在茂名县召开剿匪会议。会议围绕维护交通线、支援渡海作战的中心任务，制订了剿灭叶肇等匪部的具体措施，决定采取重点进剿与驻剿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分片包干，重点解决叶肇匪部。

茂名会议后，我剿匪部队兵分3路，进剿流窜在信宜、罗定间之大雾山和阳春西山一带的叶肇匪部。南路军分区所属独立23团和所在县的独立大队以及44军131师391团，分别从信宜和电白两个方向进剿信宜、茂名、电白一带的残匪；粤中军分区独立19团从阳春出发，围剿西山一带散匪；西江军分区1个团从北向南进入罗定、云浮之间围剿。剿匪部队在进剿过程中，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促使不少受胁迫蒙蔽而上山为匪的农民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和部队自首，携械投诚。那些分散活动的叶肇残部，在我军机智灵活的连续追剿下也逐股被消灭。原国民党连平县党部书记长、匪旅长杨才汉，

匪团长谢清泉、兰香池、罗全明和副团长罗日新、方良文以及匪县长梁瑞南等数十名匪首纷纷落网。反动武装头子罗少藩、游大毓、黄其标被击毙,国民党西江"剿共"副司令严博球饮弹毙命。眼看大势已去,叶肇等人潜逃海外。至1950年下半年,这股作恶多端的股匪基本肃清。

与此同时,驻合浦、灵山、防城、钦县一带的南路军分区独立24团,配合野战军45军围剿白崇禧残部。其任务以巩固县城和交通为主,然后进剿合浦、钦县边三那一带股匪。南路军分区独立22团和海康、徐闻县大队进剿徐闻、海康,集中歼灭流窜加山及沿海一带的陈廷佐股匪。分区新成立的海上独立大队驻东海岛和硇州岛一带,负责围剿海上流窜的散匪,保障海上运输和渔民生产的安全。

这期间剿匪的重点仍以茂名、电白、信宜为主。剿匪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连续歼灭了威胁我交通线的数股土匪,其中最重大的战果是俘虏了国民党"粤桂湘赣忠义救国军第1兵团"司令官周奇。

周奇曾任国民党高州守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茂名自卫总队参谋主任等职。民主革命时期,周奇多次率部到革命老根据地云谭、谭巴、黄塘、茂北等地"清乡"、"扫荡",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和当地群众,是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解放前夕,周奇纠集官僚政客、土豪劣绅、流氓特务等数百人,在茂名县城成立了"忠义堂兄弟会",自封"堂大哥",发誓要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其后周奇又与台湾国民党取得联系,被委任为"粤桂湘赣忠义救国军第1兵团"司令官,下辖两广和湘赣两个纵队。其中"两广纵队"设8个指挥部和7个直属团。茂名、电白、信宜一带解放后,周奇指使其匪部频频暴乱。他们攻打茂名沙田圩和朗韶乡人民政府,杀害农会会员、征粮队员等12人,抢走步枪100余支及粮财一批,还袭击了信宜县六承南乡人民政府,抢劫粮食一大批。1949年信宜县的晚稻失收,春荒严重。周奇股匪在灾荒中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企图煽动灾民到县城静坐示威,并伺机攻打我县政府。1950年4月中旬,周奇拟纠集在信宜白马、大田顶一带的匪"第6团"400多人,茂西匪"第7支队"朱伟韬和广西北流匪"第7团"700余人,以及在北流、信宜边的股匪1000余人,配备电台、轻重机枪、火炮等精良武器,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先以部分匪徒佯攻我北界区人民政府,以吸引县大队出城增援,然后乘虚攻打信宜县城。周奇还布置潜伏在县城的特务、奸细、反革命分子作里应外合。种种事实表明,周奇股匪的猖狂作乱已经

成为严重威胁我政府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祸害。

1950年4月20日，周奇一伙潜入信宜县城附近的六旺村，进一步策划攻打县城的行动。我信宜县委从投降自新的匪徒中得到了这一紧急情报，立即召开会议，制订了化装围村，直捣匪巢，活捉周奇的具体方案。随后，县大队陈达增政委带领1个加强连迅速包围六旺村，封锁村口道路，抢占附近高地。县警卫连指导员潘斌修、代连长刘周泓等人组成的精悍小分队，化装成农民直捣村中匪巢，似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周奇面前。周奇还未醒悟过来，即已被我小分队制服。随后，我外围部队向村内其他土匪发起进攻，很快结束战斗。此战俘周奇及其参谋长以下匪2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生擒周奇后，我军分区茂名指挥部号召剿匪部队乘胜追歼信宜县城周围的股匪。经月余战斗，先后俘匪"第6团"团长陈锦兆、"第8团"团长蒋炎、"第9团"团长汪汉宇、"第10团"团长陈沛弟等以下200余人，向我投降的匪徒300余人，毙伤匪100余人，彻底粉碎了周奇股匪妄图攻占信宜县城的阴谋。活捉周奇的消息震慑了南路土匪，尤其是高雷地区的周奇匪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其属下各路土匪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逐渐形成分裂瓦解、自寻出路的局面。

我军分区分析了剿匪局势的变化，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清剿周奇残部及其股匪。5月，分区剿匪前线指挥部仍设茂名，以便更好地肃清该地区的匪患，维护陆地的交通运输。在兵力部署上，仍以44军131师391团和分区独立23团为主力，配以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吴川、梅茂6个县大队分工包干。剿匪的重点是周奇的亲信"粤南指挥部"指挥官陈生及部属朱伟韬、何禄仔、吴希文等股匪。

匪"第7支队"少将司令朱伟韬率领的土匪号称有1000余人枪。该匪部原是国民党军1个营的残部，有许多老兵痞子，武器装备也较好，是周奇匪部中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顽匪。他们曾多次攻打我区乡政府，声言要彻底摧毁茂西区乡人民政权，还袭击我县大队、独立团的剿匪分队，其气焰极为嚣张。1950年3月，我独立团一部在茂西镇江圩一带围剿朱伟韬匪帮。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毙伤敌77人，俘敌55人，缴获各种武器130多件。5月12日，我391团和茂名、化县县大队一部，采取分进合击、进剿和驻剿相结合的方法，追歼朱伟韬匪部。经8天激烈战斗，将朱伟韬股匪基本消灭。此间，朱伟韬率20余人出逃，但

终究未逃脱灭亡的命运。8月24日,该股匪残部亦被我391团侦察排全歼,生俘匪"第7支队"司令朱伟韬。

5月13日,军分区独立23团开进电白,配合电白县大队,对活动于电白、阳江一带股匪实行围歼。经过半个月的围剿,茂名、电白、信宜、化县、梅茂5个县的13股土匪被歼,毙伤匪首陈瑞生及大队长以下56名,俘匪副支队长黄友才、团长梁应球、毛永正以下333名,向我自新者有伪化县"青年党"区委书记李汉彪、匪大队长陈浩以下410名;缴获长短枪206支,轻机枪1挺,枪弹4400余发。

6月5日,391团主力进剿信宜、茂名、阳江边坡圩一带陈生、吴熙文股匪,俘匪15名,随即转入驻剿。至10日,匪西江指挥所独立旅少将旅长吴熙文、17团团长李厚峰等匪首投降。除陈生率30余人逃往阳江边界外,匪"独立旅"属下的"13团"、"17团"、"21团"、"22团"等400余匪徒被消灭。与此同时,391团另一部及信宜县大队追剿流窜信西北的北流陈广陆股匪,俘匪人枪100余。军分区第22团在徐闻、海康、廉江等地发动群众,清剿散匪;第24团配合45军进剿合(浦)博(白)边,俘匪"粤桂边纵队"指挥官李耀武以下人枪200余。

经5、6两月军事进剿和驻剿,结合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反霸的斗争,高雷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被肃清。匪"第1支队"司令何瑞荣,"第13支队"司令陈志超、副司令陈东波等一批匪首纷纷投降。曾经在南路地区猖獗一时的所谓"忠义救国军第1兵团"终于覆灭。

南路地区的剿匪斗争,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协助下,剿匪部队英勇作战,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6月,共歼匪7640人。这一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南路土匪破坏我支前工作乃至渡海作战的阴谋,在解放海南战役中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1950年5月,国民党薛岳部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被粉碎,我野战大军胜利解放海南岛。大量的支前人员和物资安全通过南路地区,源源输往祖国的第二大岛。至此,广东南路地区以支援渡海作战为中心任务的剿匪斗争胜利完成。

(1993年)

西进剿匪散记

宋 维 栻

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7月下旬，第43军除128师留驻海南外，军部率其余2个师返回海北。我们127师驻防廉江，进行休整，并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当时，我任该师政治委员。

受 命 西 进

剿匪，这是我师继海南战役之后的又一重大作战任务。早在1949年11月广东大陆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提出了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的任务。广东战役一结束，人民解放军驻粤部队一部与广东军区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便在一些重点地区展开了剿匪。经1950年上半年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大部分股匪被歼。但是，当时土地改革尚未进行，滋生匪患的社会基础尚未摧垮，不少匪首尚未缉拿归案，因此剿匪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我们部队从海南回师之后，干部战士都在议论着下一步的行动，估计要参加剿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武装入侵朝鲜的同时，其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重返大陆，在华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加紧了对大陆沿海的侦察骚扰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潜藏在境内的匪特也以为时机已到，积极扩展武装，疯狂进行破坏。一个时期，出现了人心不安，政权不稳的紧张局面。很显然，若不加紧平息匪患，不仅影响治安，而且直接关系国防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当时，我们师里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在思索，等待上级下达命令，准备行动。

8月下旬，15兵团、广东军区召开了高干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

了加强海防和加紧剿匪的问题，确定南路地区剿匪由43军负责。9月2日，军首长下达指示，让我们作好西进剿匪的准备。指出，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黄杰残部七八千人，企图窜回境内，进占东兴，可能与钦（县）廉（廉州，即合浦）地区的匪特武装汇合，必须限期予以消灭。9月10日，军首长签发了作战命令，令我们师进驻钦廉，并接受当时已在粤桂边地区负责剿匪的第45军领导。

我们师于9月25日从廉江出发，经7天的行军，于10月1日抵达合浦地区集结。地区党政领导同志及兄弟部队当即向我们介绍了情况。

据当时的调查，钦廉地区有匪93股，约1.2万多人。有23个乡、43万人被土匪武装控制。逃往越南的国民党军残部也经常派人窜入境内，联络各地区的股匪，不断进行破坏活动。股匪在他们所盘踞的地区自设政权，自造武器，并强令各家各户买枪入伙，妄图在此建立“反共复国”的基地。广大群众在他们的威逼、迫害之下，饥寒交迫，人身难保，怒不敢言，纷纷盼望人民政府早日消灭这帮匪徒。

我们根据匪情介绍和受领的任务，于10月3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和研究，7日召集连以上干部进行动员。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充分认识这次剿匪的意义，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正确执行剿匪方针与对匪政策，保证如期完成任务。

会后，各团分别进行了思想发动。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要坚决执行命令，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再立战功。

初战奏捷

钦廉地区当时属广东省，包括钦县、合浦、灵山、防城4县，西有十万大山，东有六万大山，南临北部湾，方圆数百里，山峦起伏，岩洞密布，草木丛生，河网交织，地形十分复杂。顽匪依托十万大山、沿海边缘及“三那”（即那丽圩、那彭圩、那恩圩）一带的山崖，企图长期与我周旋。

我师按照计划，379团负责进剿合浦乌家圩以南之沙岗、西场及沿海一带的股匪；380团负责进剿钦州至小董一线及其附近的股匪；381团负责进剿灵西陆屋、那彭一带地区之股匪。全师并随时准备集中应付从越南境内回窜的国民党

军残部。与我师一起配合行动的，还有钦廉军分区的独立第24团和当地的县大队及民兵。

10月11日，各团向指定的位置开进，并以营为单位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战斗正式打响。

为了捕捉战机，抓住敌人，各团均采用了远途奔袭、多面合围的战术。指战员们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时而攀登海拔上百米的山崖，时而涉入没腰身的激流，不少人跌伤，但大家情绪高昂，均无怨言。

379团各营分头奔袭合浦西场、沙岗一线，经短时间战斗，俘匪"反共救国军第3纵队"支前司令莫长惠、原国民党合浦县县长兼匪团长潘贯远等60多人。

380团奔袭钦县小董地区新月塘、那隆一线。为解救被土匪已经包围达50天之久的800余群众及400余民兵，指战员们日夜兼程，攀悬崖，下深涧，终于按时赶到了目的地，解救了被围困的群众，俘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支队副司令黄雄士、总队长黄万华以下160多人。

381团1营奔袭钦县那彭圩，在周屋村与土匪发生了激烈战斗。

周屋三面环山，村四周种了许多松柏树，密密层层遮天蔽地。这个从远处很难发现的隐蔽在树林中的小村，就是匪"反共救国军12支队"盘踞的老巢。

1营经过90多华里的急行军，于12日天将拂晓的时候翻过金鸡岭，包围了周屋。此时敌人正在吹起床号。最先打进周屋的是1连3排。3排长李金标带领全排出现在一个大院前。这时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展开火力阻击。李金标正挥手指挥部队前进，被匪徒的子弹打中胸膛，英勇牺牲。3排的战士们眼见自己的排长倒下去了，燃起满腔怒火，高喊着"为排长报仇"，继续向匪窟冲去。匪徒们凭借厚墙工事，用机枪封锁道路，疯狂扫射，进行拼命挣扎。此时，我军战斗模范7班长王玉山率领全班，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不料他刚一起身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左臂。王玉山不顾伤痛，一步也未停，从背上解下自己的背包，冲向敌人院墙内的工事，把背包塞进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又用肩膀死死抵住背包。就在敌人火力稍停的一刹那，7班的战士们冲了上去，把一颗颗手榴弹投进了院中。

王玉山的英勇行动鼓舞了全排同志。机枪组的3个人，倒下去了2个，只剩下王耀清一人，他顽强用猛烈火力封锁院门，使匪徒们无法夺门逃跑，并掩护7

班冲了上去，夺取了第一个大院。与此同时，3连攻破了第二个大院。这次战斗，全歼匪“反共救国军12支队”，毙俘匪总队长施荣州、副总队长朱德春、政工主任黄冠峰等100余人。

战斗结束后，王玉山被誉为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1951年，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访问了波兰和苏联。

炸洞歼敌

位于钦灵边缘地带的石磊村，两山环抱，遍布岩洞，为土匪提供了天然的藏身之所。这里是匪第24师74旅旅长劳振喜的老窝。原国民党灵山县县长黄五常也率匪众聚集在此，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消灭这股匪徒，381团3营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又一次采取远程奔袭的方法，在黎明之前包围了石磊村。但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原来匪徒们都已逃跑上山，钻进山洞里去了。

3营营长了解到这个情况，果断地下达立即搜山的命令。急行军一夜未曾合眼的指战员们立刻行动起来，一个个精神抖擞地爬上村旁的牛尾岭和北凤岭。

部队正搜山的时候，突然听到山谷中响起枪声，指战员一下子就发现了匪徒们的藏身之处，13个黑黑的洞口暴露在我军面前。为了避免伤亡，决定先采用政治攻势。但是，经过多次喊话、劝降，得到的回答都是一阵阵的枪声。看来除了强攻，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迅速调整火力，用机枪封锁洞口，准备实施爆破。

首先，7连在火力的掩护下，以班、组为单位交替前进，很快逼近敌人洞口。匪徒们遭到我强大火力袭击，被迫退进洞内。我部战士们往洞内投掷手榴弹。但这伙匪徒凭借崖洞内的特殊地貌，肆意顽抗，居然叫嚣：“扔原子弹也不怕！”我部战士一个个咬牙切齿，果断用炸药炸开洞口，使这帮匪徒尝了尝坐“土飞机”的滋味。洞口炸开了，匪徒们终于顶不住了，发出一阵阵哀嚎，在匪团长的率领下举着双手，走出洞穴。

战斗中，李福同志的英勇行为受到了大家的称颂。爆炸的烟雾尚未散去，3

班副班长李福紧跟突击组冲进了山洞。洞内匪徒开枪阻击，我突击组的3位同志先后中弹。李福立即端起冲锋枪向洞内猛扫。匪徒们被打懵了，盲目地乱开枪。李福深入洞内，大吼一声："缴枪不杀！"30多个匪徒在李福的声威震慑下，一个个放下了武器。李福攻下这个山洞后，又向指导员要求攻打另一个山洞。指导员尚未回答他的要求，李福转身就奔向洞口，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力，深入洞内，端起冲锋枪猛烈射击，又一批匪徒举手投降了。李福在攻打第三个山洞的时候，遇到了匪徒们猛烈的火力封锁。他闪避不及，腿上负了伤，然而他没有倒下，也没有后退，而是继续前进。不幸再一次中弹，鲜血染红了军装，他仍然端着冲锋枪向着匪徒猛扫，最后终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后续部队踏着烈士的血迹，冲进洞去，消灭了这股顽匪。战后，李福被追认为战斗英雄。

石磊村战斗，共歼匪400多人，俘匪团长蔡传臣及黄五常等重要匪首。战斗中，我部指战员也初步摸索到了山洞作战的经验，为完成下一步的剿匪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智 擒 匪 首

顽匪在我军事打击之下，有的化整为零，分散潜藏，有的则披上伪装，以村民身份继续活动。为了使部队提高警惕，注意识别，我们向各团发出了匪特活动情况的通报。

钦（县）灵（山）边陆屋地区的贵屋堂村，是土匪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381团1连、2连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包围了这个村子。两个连的干部正在磋商打法，准备发起进攻时，忽然听到村子里响起了锣鼓声。这声音越来越近，只见一群人打着红旗从村口走来，向部队靠近，还有人举着拳头带头喊着口号："欢迎大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两个连长一合计，虽然觉得可疑，但也不好立即采取行动，决定还是先搞清楚了情况再说；如果是土匪，谅他们也跑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一身黑衣黑裤，脚上穿着一双用汽车轮胎作底的鞋，边走边说："欢迎大军！"徐连长从这个人身着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判断，心里有了底，因为土匪多半是穿这种鞋。他立即向来人喝问道："别装模

作样了。土匪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人一愣神,随即装出笑脸:"别误会,我们都是好老百姓,土匪早就跑了。"徐连长接着问他:"你看到他们跑了吗?"那人立即回答:"看到了。"徐连长抓住他的手接着说:"那好,你给我们带路。"这话一出,那人被吓呆了。可他还不死心,哈着腰说:"还是请大军先进村吧!"事情到此已经真相大白了,徐连长大声喝道:"别装蒜了!快说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话音未落,这群人立刻乱了套。原来这帮家伙都是土匪,领头的就是匪"第11支队"参谋长吴芳甫。他们在村子里设下伏击圈,让一部分土匪装扮成村民出来"欢迎",企图诱骗部队进村,然后聚歼。可他们的伪装被识破了。现在,土匪们一看形势不妙,准备逃跑,但四周已被解放军包围,60多名土匪只好乖乖地投降。

与此同时,村子里枪声四起,一场反伏击战展开了。1、2两连连长按商议好的打法,指挥部队向村子里突袭,搜索前进。1连8班长萧国栋带领全班从东北角打进村内,途经一个长满荒草的壕沟,发现草丛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立即喝问:"什么人?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这时,只见一个人举着双手,从草丛中走出来,嘴里喊着:"别开枪,我投降。"原来这正是匪第11支队副司令何拔群。战士们令他向村内的土匪喊话,匪徒们便纷纷走出来缴枪投降了。

痛歼顽匪

股匪"粤桂湘赣黔5省反共救国自卫军第2路军",在钦县小董一线遭我380团痛击后,匪代司令阮扬腾率残部500多人逃循至小董东南方向的三踏水、高卓岭地区,企图在此整编匪徒,建立"游击区"。并扬言要"攻村庄,夺县城",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

11月底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务于12月20日前将钦县小董以东、灵山旧州以南的股匪彻底肃清。其中,首要任务是歼灭阮扬腾这股顽匪,彻底摧毁土匪的"指挥部"。据此,我们随即进行了部署。决定380团2营由西向东,进抵平吉圩,防匪南窜;381团3营由东向西,并与钦州军分区(1950年11月由钦廉军分区改称)独立24团配合,展开进剿。

12月3日夜晚,381团3营的战士们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奔袭钦县三踏水阮扬腾股匪。拂晓,8连尖兵班发现了土匪设在村头的哨兵。匪哨兵也发现

了前进中的我尖兵班，立即鸣枪报警。尖兵班见形势紧迫，边射击边前进。但到达村口，被敌人的火力阻住。

7连1排在排长朱海山的率领下，渡过一道深及腰部的小河，同妄图突围的匪徒遭遇，双方几乎同时开火。我部机枪射手杨景尉来不及卧倒，端着机枪即向对面的匪徒扫射，1班长董长江的冲锋枪也打响了，战士苏学堂几个箭步跨至匪前，把刺刀插进了匪徒的胸膛。1班的战士们一齐冲上去，端起刺刀和匪徒们展开了肉搏战。不一会儿，又有几把刺刀穿透了匪徒们的胸膛，敌人的机枪射手也被打倒了，前后有18名匪徒被击毙或被刺死。冲在最前面的我机枪射手杨景尉，快速越过匪群，猛一回身，切断了匪徒们的退路。匪徒们见腹背受敌，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了。

打入村中的8连也歼灭了好几股散匪。

三踏水战斗共歼匪380多人，俘获匪“第6支队2总队”总队长黎鉴全。

其中一批漏网的匪徒逃向深山。团领导从俘获的匪徒中查明，逃跑的土匪中有匪首阮扬腾，当即下令部队连夜追击。此地山高路险，部队攀悬崖，穿丛林，连续翻越了好几座大山。指战员们不顾跌伤，飞速前进，互相鼓励着：不怕山高，不怕路险，抓住匪首为民除害！

几经跋涉，终于在高卓岭上找到了残匪的踪迹。这山海拔500多米，密布石洞。匪首阮扬腾从三踏水逃脱后，率残匪一路奔跑逃到此地，妄图凭借这里的高山深洞隐蔽藏身，继续顽抗。

战士许金海和杨荣在搜索中发现远处有一个山洞，洞口隐约有人影晃动。再向前走，看清洞口的人影原是端枪站岗的匪徒。他俩继续前进，迅速接敌，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不料这个匪徒一缩头就躲进洞里去了，并且鸣枪报警。许金海和杨荣对着这个洞口边打枪边喊话。不久，有7个匪徒举着双手从山洞里走出来，但是没走几步就被洞里射出来的子弹打倒了。这说明，洞里还藏有一些更顽固的匪徒在抵抗，拒不缴枪。许、杨两战士一面向洞口射击，一面向洞内投出了3颗手榴弹。可是，爆炸的烟雾一散，洞内敌人的机枪子弹又向外飞来。他俩一时接近不了洞口，只得用步枪交替射击，封锁洞口，等待后续部队上来。不一会，战友们上来了，实施连续爆破，炸塌了这座山洞，残余的匪徒才从洞中爬出来，举起双手投降。

6连3排副排长带领8班在搜索中也发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在半山腰，更加不易接近，手榴弹也无法投进洞口。爆破员唐坤观察地形之后，发现如采用爆破办法炸洞，只有先爬上山顶，由上而下把炸药包吊向洞口才能奏效。他即带上一包炸药，向山顶爬去。到了山顶，他用绳子把炸药包吊起来，一节一节地放下去。为了使匪徒们无法逃脱，他事先点燃了导火索，炸药包一接近洞口就开了花，洞内没有被炸死的匪徒才晕头转向地走出洞投降。

1连3排搜索到一个大山沟时，发现一个山洞藏有土匪。排长李玉立即组织4挺机枪，掩护突击组向山洞发起冲击。孤胆英雄胡海青带领突击组，在机枪的掩护下接近了洞口。他刚一抬头，一颗子弹打飞了他的军帽。他气愤之极，不顾个人安危，站起来端起冲锋枪向洞内猛扫。这时突击组的两名战士把两颗手榴弹投向洞内，然后乘着爆炸的烟雾冲了进去。洞内的敌人被吓得目瞪口呆，42名匪徒纷纷放下了武器。

战后清查，这一仗击毙匪首阮扬腾、副司令关章铭、“14旅”副旅长廖宏辉、团长廖大可以下109人，生俘匪“第2纵队”司令兼国民党“钦廉专署”专员杨志英、上校军需主任杨祖芬等379人。钦廉地区土匪“首脑机关”被彻底摧毁。

扩大战果

为了扩大军事进剿的战果，我们在对匪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强调宣传剿匪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匪徒向我投降自新。380团刚来钦县小董圩一带剿匪时，有的同志觉得这里“民匪难分”、“剿匪难尽”。后来贯彻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群众运动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发动全体指战员展开政治攻势，加快了进剿速度，仅半个月时间就争取到1200多名匪徒向我投降。2营营部侦察排的同志主动为群众办好事，宣传解放军为穷苦人打天下，使一些有疑虑的群众放了心，积极协助部队“抓散匪，收黑枪”，一个晚上就取出7支枪。4连连长李浩带着一名自新土匪去敌据点喊话，宣传政策，指明出路，迫使据点内的100多名土匪带枪出来投降。379团3营营部通信员蒙天海只身深入匪穴，宣传我军剿匪政策，前后说降匪团长王日常以下73人，并缴获一批枪支。381团在驻剿区的各个圩镇上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并广泛张贴布告，宣传政策，号召土匪自新。对一些顽

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匪首，抓获之后经过审讯和上级批准，即在群众赶集的圩市上当众宣布其罪行，然后执行枪决。这对瓦解匪众起了积极作用，许多走投无路的土匪，在我政策的影响下，听从亲属的规劝，携械投降。仅自11月24日至12月14日的20天内，即有3400多匪徒向我投降自新。

据战报统计，我师参加钦廉地区剿匪从10月11日开始，至12月15日止，历时66天，进行大小战斗260多次，共歼匪1.1万多人，其中投降自新的近5000人；缴获各种枪6700多支、各种炮19门、弹药物资一批。

由于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正确执行了党的剿匪方针和对匪政策，在广大群众和兄弟部队的支援下，依靠当地党的正确领导，胜利完成了预定的剿匪任务，包剿区内的股匪基本消灭。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庆贺再次获得解放。

（1992年）

鏖战天涯灭匪踪

——回忆解放初期海南剿匪斗争

陈　青　山

1950年5月1日，海南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自己的解放。然而，解放的硝烟尚未散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上山为匪的国民党军残部、暗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及封建地主恶霸武装，就向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乘我党我军的主要精力转入城市工作和部队进行整编之机，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大肆活动：杀害群众，破坏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抢掠截劫我军用品和生产物资，散布各种谣言，扰乱社会治安。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建设与巩固海南，我们遵照当时广东军区的指示，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当时我是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海南军区成立后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这场波澜壮阔、雄伟壮观的剿匪斗争中，我再次经受了锻炼，并受到鼓舞。

全力以赴　进剿大股土匪

海南刚解放时，全岛共有土匪约1.4万多人。这些土匪大部分是敌正规军溃散形成的，小部分是当地豪绅的反动武装和惯匪，此外还有国民党溃逃时潜藏的武装特务。这些匪特的分布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南区——有匪4000余人，流窜于崖县、乐东交界的抱龙岗，保亭、陵水交界的二三弓，以及保亭的番什，昌感、乐东交界的罗望、保平一带地区；西区——有匪4000多人，经常活动在临高的和舍、兰洋、美台、加来、多文，儋县的片石、和盛、大星，澄迈的岑前岗、大同、封溪、桥头，新民的南闾、屯昌等乡；东区——有匪3000多人，主要活动在琼东的长坡、

烟塘，定安的文曲、石壁，乐会的白石岭、黑蛇及定安、澄迈交界的新吴、新竹一带；北区——有匪1000多人，经常活动在文昌的文教、烟墩、迈号、土宛、谭牛、九龙、蛟龙及琼山的永兴一带。

由于国民党政权被摧毁，系统被打乱，这些土匪一时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大部行动迟疑，易于争取瓦解。但其骨干分子尤其是特务匪徒反革命立场坚决，且其中很多是多年屠杀海南人民的刽子手，是我们保卫新生人民政权、建设海南的极大障碍。

为迅速肃清这些匪特，我们在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先后抽调了25个连队和16个县大队共3500人及2.4万多民兵，开赴琼山、澄迈、临高、儋县、文昌、万宁、陵水、保亭、崖县、乐东、昌江、白沙等匪特武装比较集中的地区，大举清剿。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南区——由第5总队负责进剿。以第5团及主力128师的384团1个连，从崖县马岭进入抱龙岗，进剿国民党军第64军残部1个营及崖县地方土匪。以第6团从榆林进入保亭，配合独立支队进剿保亭县番什地区之匪。第4团则进剿昌感一带之匪。西区——由第1总队负责进剿。第7团进剿澄迈岭前、北雁、大同、封溪一带之匪，第8团进剿临高和洋、和舍、美台、加来等地之匪，第9团进剿儋县片石及大星、和盛等地之匪。东区、北区——由第3总队负责进剿。第1团在琼山、文昌，第2团在定安，第3团在万宁、琼东、乐会，扫荡匪特。

为了尽快消灭匪特，各部队、民兵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军事上，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剿股匪。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力求全歼。政治上，我们对内则不断动员教育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证完全彻底消灭残匪。组织工作队大力发动群众，以孤立匪徒；对敌则进行各种瓦解工作，并在地方上普遍展开“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由于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紧密结合，海南的剿匪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进剿股匪，海南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50年的5月至7月。首仗从南区开始。5月初，独立支队即从乐东之番阳向番什进攻。这一行动像一把利刃，迅速割断了崖县和陵水、保亭两支股匪之间的联系，迫使崖县地区的股匪退守抱龙岗。5月20日，我第5

团从崖县县城尾敌进入抱龙岗，将国民党军第64军残部1个营全部歼灭，计毙伤俘敌300多人。同日，我第6团及独立支队合击麋集番什地区股匪，毙伤俘敌数十人。残敌分两路向陵水二三弓和保亭牙洋方向流窜，6团马上派部队跟踪追击。窜入牙洋的土匪头子陈光华所率的残匪200多人，被我军昼夜追击，于6月初缴械投降。陈光华匪部被歼后，我们即集中第6团配合独立支队追剿逃向陵水之敌。6月中旬，独立支队在二三弓地域撵上了匪徒。当即毙其一部，俘匪30多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30多支。股匪已被打散后，我军即转入驻剿，并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匪众。比如利用匪首陈光华劝降其部属，结果其残部100多人全部携械向我投降。至此，流窜在保亭、陵水、崖县之间的大股土匪被我全部肃清了。

在南区剿匪势如破竹的同时，琼岛西、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也取得了胜利。我第1总队7团进驻那大镇。当时，有一股20多人的土匪经常在多文镇附近活动，伏击海口至那大公路的车辆，抢劫老百姓财物。我7团派出侦察小组掌握股匪活动规律后，于5月底的一天深夜派部队悄悄逼近多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敌人倾巢出动，企图抢劫车辆，即中伏被我包围合击。顽匪措手不及，被击毙5人，伤3人，其余全部缴械投降。随后，7团向临高的马枭港进剿，一举歼灭匪中队长以下30余人。驻文昌县的剿匪部队与当地党政群配合，布置内应工作，全歼韩慕和、詹尊雯、韩兰丰等股匪。我第1总队和第3总队全体官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进剿取得很大成绩。在第一阶段的进剿中，1总队共毙俘匪徒4100多人，3总队共毙俘匪徒3300多人。

从1950年5月至7月底的剿匪作战中，全岛共歼匪1.3万多人（其中投降4000多人），缴获各种炮44门、轻重机枪500多挺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此后，侥幸逃脱的残余土匪化为小股，分散流窜或转入隐蔽状态。

第一阶段进剿股匪取得的胜利，使个别部队对匪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曾一度放松了进剿。这时朝鲜战争爆发，美蒋对海南岛的侵扰活动日益频繁，他们妄图以海南岛作为跳板“反攻大陆”。八九月间，残匪又在定安、琼山、澄迈、新民等县的接合部恢复组织，疯狂活动，匪特数量又有增加。据当时统计，全岛仍有土匪30多股，共约700多人。这些土匪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造谣说“美国已占领朝鲜，开始向东北进攻”，极力鼓吹“打第三次世界大

战”、“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等。他们网罗社会渣滓，扩充土匪队伍。潜伏下来的琼西区3县（澄迈、临高、儋县）专员邱岳关，在琼西北的澄迈、琼山、定安和新民（含屯昌）4县接合部组织国民党“琼西路反共救国军”。琼东、琼南的一些残匪也蠢蠢欲动，多次袭击我边远山区的乡政府，有的还武装征粮抽税，打劫群众财物。1950年8月11日，剿匪总指挥部接到琼山公安局报告：匪首叶丹青带领20余名匪徒在海口市与琼山交界的村庄持枪抢劫财物。8月20日，又有20多名匪特在海口至永兴镇的公路间，抢劫我货车一辆。逃台的琼崖匪特头子吴道南，亦准备于8月份组织3个师待机行动，并把原琼东县伪镇长王荷臣提升为县长，指令他负责组织南路匪特武装，传说已组织40多名匪徒分散在各乡活动。鉴于匪患未灭，社会不安，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开展清剿，海南的剿匪斗争便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从1950年8月至11月止。

从1950年7月开始，我们遵照中央军委、中南军区的命令，部队进行整编，以琼崖纵队为基础成立了海南军区，原琼崖纵队所属部队编为7个团（即步兵第26团、27团、28团、29团、30团、31团和炮兵团），共有2.2万人。这7个团，除29团部署在匪情较重的定安、琼山、澄迈、新民的接合部外，其余6个团均部署在沿海一带加强海边防。

部队整编、部署完毕，29团即开始向残匪采取包围态势并展开进剿，在新吴毙俘匪西路指挥部参谋长陈道以下50人。残匪被迫由集中转向分散，由公开转向隐蔽，并依靠反动势力，利用山村、石洞、地洞等隐蔽潜伏，或向琼山、澄迈、定安等地区逃窜，以避开我搜剿锋芒，企图保存实力伺机再起。据此情况，我剿匪部队亦改变战术，以小分队分散追击，经常出没在崇山密林之中，不怕疲劳，连续奋战，搜剿残匪。8月初，29团进驻琼山县东山镇，在儒万、儒郭、东兴、羊山一带搜剿惯匪王尊彦、吴志香、吴番南股匪，共毙伤俘匪30多人，但王和二吴3名匪首漏网逃脱。至11月底止，我军在重点清剿区共歼土匪270多人（其中投降的有160多人），缴获机关枪10多挺、长短枪200多支。在29团全力进剿的同时，驻守琼岛各地的海边防部队也积极配合进剿，歼灭残匪116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100多支。

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军忙于整编及布置海防，部队思想上有些波动，加上偏重军事进剿，发动群众不充分，同时在执行政策上没有认真执行宽严结合的方

针,因而战果不大。而匪特却乘机发展,竟由32股增至42股,从7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这些土匪大至100多人一股,小的只有两三个一夥,多分布在各县的边远山区。他们利用原有的社会基础,采取分散潜伏的手段,秘密进行活动,气焰仍然十分嚣张。

马不停蹄 驻剿散、潜匪特

为彻底消灭这些散、潜匪特,杜绝匪患,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部队以驻剿为主要形式,在全区范围内马不停蹄地继续清剿。这一时期的清剿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12月开始至1951年2月止。这一阶段,由29团担任琼(山)澄(迈)定(安)新(民)边区的重点驻剿;由28团2个营担任琼(山)文(昌)琼(东)定(安)乐(会)边的清剿;31团6个连担任澄(迈)临(高)儋(县)边的清剿,先集中力量清剿澄(迈)临(高)边后,再转入清剿儋临边之匪;27团以两个连担任万(宁)陵(水)保(亭)边,并以1个连担任崖(县)乐(东)边的清剿;30团以两个连担任儋(县)昌(江)白(沙)边界的清剿;26团以3个连担任琼(山)文(昌)边的清剿。各剿匪区,均由党政军群组织剿匪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指挥,统一步骤,统一行动,以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在军事上采取重点清剿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划定一定地区,实行反复清剿与长时间的驻扎搜剿。政治上则展开政治攻势,揭露土匪的欺骗宣传,表明我军的剿匪决心,争取瓦解匪众,孤立并打击凶恶匪首,以便抓尽匪首,缴清匪枪,挖尽匪根。同时发动群众,组建民兵队伍。在剿匪政策上,实行镇压与宽大、打击与争取紧密结合,反复清剿搜剿,打乱其系统,使土匪成盲人瞎马,便于我各个击破、分头捕捉、一网打尽。1951年1月1日,各清剿部队在统一号令下,开始了清剿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计毙伤匪特39人,俘虏100多人,敌人投降180多人、悔过自新70多人;缴获重机枪8挺,卡宾枪、长短枪200多支。匪特经我严重打击后,避免跟我作战,并加强与外界勾结,隐蔽发展力量。我们则根据海岛的特点,在清剿岛内残匪的同时,加强反偷渡登陆的斗争。1月13日,钦廉地区的残匪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清剿声势中,企图乘船向南逃窜。其中有一船匪特在海上夜遇大风,迷航漂进我海

南岛西北部沿海，准备在昌江县的海尾港偷偷登陆。被我巡逻民兵发现后驻军30团和当地公安部队立即紧密配合，将匪连人带船全部俘获，计俘匪18人（内有1名排长和1名女特务），缴获冲锋枪、轻机枪各1，步枪16支，子弹200余发。3月初在万宁县乌坡港又发现匪特20多人登陆，企图与岛内匪特会合，但亦均被我歼灭。

在这一阶段的清剿中，由于各地党政未能很好配合，剿匪委员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有的也是有名无实，各团领导上亦不够重视，所以这一阶段的清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第二阶段从1951年3月至5月。此期间，海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阶段清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传达与讨论了华南军区高干会议的决定，明确了清匪工作的方针、政策。并主动加强了同地方党政的联系，各地区普遍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剿匪委员会，取得了党、政、群的密切配合；纠正了部队过去单纯军事清剿的偏向，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政治攻势，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形成了群众性的剿匪运动。是年3月的一天，琼东县良山坡村一名农妇遇到一匪首进村找饭吃，便一边招呼这个匪首吃饭，一边抽身出去叫来邻居监视该匪，然后再去通知部队。待部队赶到，村中群众已自动将匪首包围，匪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在乐会县白石岭剿匪的部队，不但广泛宣传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和支持剿匪斗争，还把自新土匪、匪属发动组织起来，对残匪做劝降说服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我军俘虏的土匪深受我党政策的感动，匪属亲眼见到我军剿匪的决心和战果，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深知他们的亲人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都自愿进山做劝降工作。部队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分批进山。第二天就有自新土匪进山喊话，以切身体会宣传我党我军的剿匪政策和决心，规劝他们原先的同伙弃暗投明。匪属也每天争着上山去寻找自己的亲人，有的父母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又劝又拉，有的妻子找到自己的丈夫，洒泪劝降。被打散的匪徒基本被劝服，被劝来降的散匪共有70多人，有个班的匪徒还带了1挺机枪来投降。

在这个阶段的清剿中，几个重点地区，如琼（山）澄（迈）定（安）新（民）边区和琼（山）琼（东）定（安）乐（会）边区，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剿匪工作进展迅速。1951年3月初，我27团6连全歼苏亚伊股匪19人。31团1连、2连全歼陈维秀、王有禄等股匪。临高县公安部队接到群众的匪情报告，立即会同31团部队联合

出击，击毙了“国民党临高县党部”书记薛道萱，并生俘该股匪徒40多名。28团采取远道奔袭战术，在琼东全歼符志光股匪。从3月至5月，我军共歼匪28股、80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1挺、卡宾枪和各式长短枪600多支。

第三阶段从1951年6月至7月底。在这一阶段，各重点区之股匪已基本被消灭，除了陵水、澄迈、儋县及琼山、定安部分地区有小股匪特活动，我军仍抓紧清剿外，其余各地只有零星散匪。因此这个时期的剿匪工作是着重发动群众及组织民兵清剿。经两个月清剿，几个重点区均按期完成了任务。全区共歼匪760多人，其中毙伤匪109人，俘匪210多人，向我投降的土匪40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多支。

在这个时期，为彻底消除匪患与巩固海防前哨，我们还加强了全区民兵的建设，配置了专职武装干部。当时的海南民兵大部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只有一部分是新成分。经过整顿和发展，至6月，全区民兵达到2万多人，不但数量上增加，素质也大大增强，有效地促进了剿匪工作的进行。

严阵以待　肃清空降、偷潜匪特

由于剿匪斗争的胜利，也由于1951年春季以来所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继之而起的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大量的反革命骨干分子被消灭，敌人赖以活动、生存的社会基础逐渐被摧毁，给了国民党残余匪特以沉重的打击。然而，蒋介石反动派并未死心，他们仍想通过空降和海上偷潜来串联岛上的反动势力，梦想把海南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为此目的，从1951年6月至1952年7月，国民党曾5次派遣空降特务到海南。这些空降特务都在美国特务机关进行过专门训练。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颇大。能否及时将这些匪特擒拿归案，影响极大。因此我们很注意抓好这一斗争，教育部队和民兵群众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粉碎台湾国民党当局空降特务的阴谋。

国民党首次对海南空降特务是在1951年10月15日深夜。空降特务的头衔是什么“人民反共突击军游干班联络队”，两个小组共有9个人，乘一架军用飞机在乌坡、海军（属屯昌县）、牙叉山（属白沙县）一带降落。第二次是在1952年5月10日夜，“人民反共突击军游干班”两个组20人和国民党保密局一个组5个

人，携电台3部，乘一架军用飞机，分别于崖县梅东、儋县洛基、临高刀崖降落。第3次是同年7月9日夜，国民党“大陆工作处突击队”3个组共27人，携电台6部，在白沙境内波并、屯昌白马岭一带降落。

这3批空降特务，出发前其上司都曾为他们打气，说海南老百姓对共产党如何“不满”，“反共的游击队”是如何“活跃”，他们一到海南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游击队”也会来“积极接应”。但这些匪特万万没想到，一着陆就被我民兵、群众发觉，并陷于部队和成千上万的民兵、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这些来联络“反共游击队”的特务匪徒们，不但找不到一个“游击队”的影子，也见不着任何“反共的人民”，有的只是持枪握矛搜剿他们的觉悟了的革命群众。匪特们一落地就掉进了海南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虽有深山密林，他们也无法藏身，终被我全部歼灭，共缴获电台8部、自动枪74支，彻底粉碎了美蒋匪帮用空投手段派遣、输送特务进入海南从事破坏活动的阴谋。

1951年6月30日夜，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派遣匪首郑开勋、林鸿英率领18名匪特，从琼东县青葛港偷偷登陆后，迅速逃入长坡镇附近的山孚岭中。附近港口的民兵发现匪迹，立即报告驻军第26团。该团接报，很快派出3个连的兵力乘车赶至山孚岭搜剿，并发动全县民兵配合围堵。同时，128师383团一部也前来配合。经过3天3夜的围堵搜剿，全歼偷登匪特，缴获电台、枪弹、密码本及文件等一批。

在围剿空降和偷登匪特的斗争中，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发现敌人的空降活动早，地形熟悉，包围敌人的行动快；他们群策群力，上下一心，把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管制得严严实实的，使这些人不能与空降特务联系。此外，各地的县区武装在这场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

歼灭了这几起空降和偷登匪特，海南剿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1年8月初，海南军区召开了清匪庆功大会，总结了经验，表彰了先进，有200多名功臣和模范代表受到大会的奖励。这场剿匪斗争，从1950年5月算起，至1952年8月结束，历时2年零3个月，共计歼匪1.4万多人，缴获各种火炮100多门，轻重机枪180多挺，长短枪数千支及各种弹药一大批。

海南剿匪斗争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我军在海南解放后部队进行了有效的整编，提高了部队政治思想觉悟，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高度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困难，艰苦战斗。他们不怕山高林密，荆棘丛生，“土匪不灭不收兵”。有的一月甚至数月背着干粮在深山老林中跟踪追剿，有的忍饥受寒化装侦察与捕捉散匪，使海南的土匪迅速被剿灭。

其次是海南地方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区成立了党政军一元化的剿匪委员会，加强了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展开“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以及其他社会改革运动，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匪特。

第三是军区部队长期战斗在海南，熟悉地方情况，与当地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并能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我军消息灵通，行动迅速。在战术上我们以集中对匪集中，先歼股匪；股匪溃散后，改为以分散对匪分散，组织“飞行小组”，跟踪追击，分头搜捕，土匪就更无藏身之地了。

海南的剿匪斗争能取得伟大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民兵队伍。1950 年 10 月以后，我军区成立了各级人民武装部门，民兵组织发展到 10 万多人。在剿匪战斗中他们不但配合部队担负运输、情报、向导等工作，而且像部队一样拿起武器，协助部队、甚至单独进行剿匪战斗。截至 1951 年 12 月止，民兵歼匪即有 1100 多人，缴获机枪 40 多挺及其他枪支弹药一大批。在 1951 年至 1952 年 3 次歼灭国民党空降特务的作战中，则有成千上万的民兵配合部队围匪搜山，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论是潜伏的、偷登的、空降的匪特，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民兵在剿匪过程中出现了大批英雄人物。1951 年底在海口市召开的海南首届民兵庆功大会，有 240 多位民兵功臣受到表彰，其中的 5 位民兵功臣还参加了 1952 年的国庆观礼。

海南剿匪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依靠土匪作骨干，把海南经营成“反攻大陆”的根据地的阴谋，保卫了海南的革命胜利果实，为建设海南提供了可靠保障。作为有幸参加这场斗争的一名老战士，我的心里是永远珍藏着这一幅幅壮观画卷的。

（1992 年）

愿将余勇歼穷寇

——记琼岛南区的剿匪战斗

潘　江　汉

在1950年上半年的解放海南战役中，我在琼崖纵队第5总队任总队长，带领部队在西北部沿海儋县一带牵制敌守岛部队，策应野战军的大规模登陆。大军登陆后，5总队指战员马不停蹄，向南挥师，追击南逃的敌人，主力6团在南端重镇三亚、榆林与从东路向南追击逃敌的43军128师胜利会师，海南全岛解放。之后，我们奉命立即在南区各县展开剿匪斗争。

下面记述的，是海南解放前后到当年7月底第5总队建制撤销之前，5总队下属3个团参加第一阶段剿匪战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剿灭崖县山区两股残匪

4月下旬，我琼崖纵队第5总队5团在乐东志仲，崖县雅亮、育才一带阻击向沿海逃跑的敌人。崖县南部羊栏乡国民党乡长（琼山县大坡乡石岭村人）闻悉我野战军大部队在“琼纵”配合下已经渡过琼州海峡，正向南追击逃敌，即慌忙率领地方反动武装100多人，窜逃到崖县北部山区高峰乡抱龙峒到抱油南一带，麇集在一座海拔415米的高地上，妄图与我对抗到底。

5团接到群众的报告后，团长冯位才、政委符力坚立即率领全团，向高峰乡开拔。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爬山穿林，于上午10时许逼近415高地。团领导立即在阵前部署战斗：2营分成两部，从左右两侧向高地包抄、搜索；1营以2个连从正面向高地冲击；团直属机炮连以八二炮轮番向山上轰击；3营作为预备队。冯团长一声令下，枪炮齐鸣，像雨点般落在高地

上。炮声一停,我3路队伍立即向高地冲击。初时,匪军以石块、树杆为掩体,向我开枪还击。因我军火力强大,3路队伍像撒开在山上的罗网,逐渐收紧。不到1小时,敌军就停止抵抗,溃不成军,各自逃散。我军在山野里全面展开,追捕逃敌。到下午3时收兵,清点战果,共打死打伤敌军20多人,俘获和向我缴械投降的120多人,只有少数侥幸逃脱(后来也向地方政府自首);缴获机枪4挺、步枪80多支。

抱龙剿匪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即4月30日,海南南部重镇三亚、榆林获得解放。5团派出联络员到三亚镇与总队部联络。根据总队的命令,5团留在羊栏乡待命。

在我军解放乐东、崖县沿海各城镇的过程中,溃败的国民党军四散逃窜。敌第64军某团团长是乐东县乐罗镇人,熟悉乐东、崖县内陆山区的地形、民情,并得到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的掩护。他纠集残部200多人,逃入崖县中部内陆山区高峰乡台楼峒一带。总队部向5团通报了这一情况,命令5团全团出动,消灭这股残匪。四野第43军128师也派出某团2营,由副营长李步三、团政治处股长高仁言率领配合行动,归5团统一指挥。

台楼峒东、南、北3面都有高山,其中南面的山最高,海拔1325.3米;西北面为三四华里的丘陵地;西面有抱导、三单、上头等几个黎寨。敌估计我军尚在沿海地区作战或休整。台楼峒一带地处深山僻野,山头连着山头,原始森林成片,行人踪迹极少,是土匪理想的藏身之地。这伙匪帮为了给我部队进军制造障碍,进山时砍倒沿途的树木阻塞了路面。我军指战员只好攀爬行进在砍倒的树枝间,拖延了行军时间,6公里的路程走了3个多小时,到正午才抵达目的地。

我军首先将台楼周围的高地控制起来,准备派出侦察员深入黎寨摸清敌情。正在这时,两名匪兵荷枪出村打鸟,可见匪军思想麻痹,警戒松弛,估计不到我军来得如此迅速。这两名匪兵当即被我生擒。讯问之下,他们供出:匪团长和大部匪兵住在台楼峒,派出零星哨兵住在周围村寨担任警戒;台楼峒正南面路口设置排哨,排哨前面还设有复哨。

5团领导与128师2营领队干部观察地形后,现地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128师2营以1个连担任主攻,以2个排消灭敌排哨;5团1营负责从村后包抄敌人并截拦逃敌。匪军吃过中饭,有的懒洋洋地躺下歇息,有的到溪涧洗澡,这时,

我突击队突然潜入敌排哨阵地，不发一枪，生擒了20多名敌哨兵。接着，主攻连集中3门八二炮、3挺机枪、8支冲锋枪，向台楼敌军轰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乱了阵脚。进剿分队乘机以猛虎下山之势，在炮火掩护下冲进了台楼峒。不久，快步迂回到台楼峒后面的5团1营，也从东面向敌开火。敌团长开始还指挥部下还击，但很快就无法掌握部队，匪兵四散夺路逃命。我1营当即迅速占领东边的519高地，居高临下，以机枪向逃敌扫射。这时，敌已无法组织火力抵抗，只好分散藏匿。

下午3时，我军全部出动搜山，到下午5时收队到抱前峒休息。这场战斗，打死、打伤敌军30多人，俘虏敌军130多人，敌团长和50多名匪徒脱逃后，又潜回乐东县乐罗老家，妄图找船外逃，但未能得逞。几天后，敌团长看大势已去，被迫向我投降，其部下共300多名匪徒亦向我投诚。

全歼保亭残匪陈光华部

三亚、榆林解放后，6团由我和团长李贤祥、政委林鸿盛率领，开赴陵水，一边休整，一边做好剿匪的准备。这时，我和李贤祥团长到海口参加5月1日举行的海南解放庆祝大会，部队由政委林鸿盛、副团长符气元掌握，开赴保亭县大本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保亭中部的大本山，方圆七八华里，山峦层叠，森林、荆棘、藤蔓重重覆盖地面，几座山峰低的海拔200多米，高的500多米，外来人很难找到进山的路口。保亭县解放后，国民党“保亭县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光华利用这个易守难攻的天然条件，率领残匪200多人逃进山里，拒不投降。

6团指战员进驻了大本山东侧的大本、什迎、番坡、番道、大村等10余个黎族村寨，首先将这些村寨控制起来。保亭县委书记黄世儒也带领工作队配合部队行动。工作队研究认为，匪徒占据有利地形，群众又尚未觉悟，如果单靠军事进剿，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挥政策的威力，把群众争取过来，以军事进剿相配合，达到发动群众、瓦解土匪队伍的目的。整个剿匪斗争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宣传发动群众。陈光华是大本村人，这一带村庄是他的基地，群众

不同程度地受其蒙蔽。我军一到，青壮年黎胞纷纷逃到山里躲避。剿匪部队分头驻扎到各村寨后，立即向群众宣传国民党彻底溃败、琼崖人民翻身解放的新形势，揭露土匪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罪行。指战员和工作队不但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帮助群众干农活、盖草房，地方政府也及时发放救济粮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安排生活。黎胞受到事实的教育，逐步认识我党的政策，纷纷奔走相告。一周之内，上山躲避的黎胞95%回到了村里。在此同时，部队还通过访问群众和实地勘察，了解大本山的地形地貌，特别注意了解匪伙赖以生存的河流、溪涧，逐步摸清土匪居住和出没的地方。

第二步，严密监视土匪。群众发动起来后，纷纷向我报告土匪经常出没的隘口、道路。我军还了解到，陈光华匪部有3个中队，分别盘踞在3个山头，一般都分开活动。据此，我们以2营为机动部队，随时待命，并负责10多个设在树梢、山岗的监视哨；1、3营以班为单位，由群众配合昼夜不停地轮流埋伏在匪徒可能出没的路上，将股匪控制起来。一旦有匪伙出现，就以火力阻止其通过，但不将其杀伤。这样，匪徒既暴露了目标，但又不能入村取得给养与情报，被困守在山上。监视期间，地方党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发动土匪家属上山劝说匪徒投降缴械。

第三步，以个别捕捉与突然袭击相结合的方法消灭土匪。经过第二步约15天时间的工作，我军基本上摸清了匪情。匪伙久困山上，给养断绝，又不能下山，个别忍受不住，偷偷地乘着夜黑溜下山来，即被我把守路口的军民捉住，一共捉到10多名。经过政策教育，这些匪徒愿戴罪立功，向我供出山上的匪情。我军给其饱餐后，放回山上当“宣传员”。从被捉匪徒的口中，我们了解到出没在北边一座高地的匪“第2中队”最顽固，扬言至死不降。打击这个中队对其他土匪震动最大。于是，我军出动两个连的兵力，将这伙土匪围困，以猛烈的火力轰击，60多人的匪中队当场有10多人伤亡，20多人向我投降，只有中队长及其亲信10多人逃脱（最后也向我投降）。

经过这场战斗后，每天都有逃散的零星土匪向我投降。

这时，陈光华已不敢对我骚扰，也不敢正面抗击我军的进剿，只好东躲西藏度日。我们再次宣传我党宽待俘虏的政策，并派出已投降的匪徒向陈光华劝降。过了几天，陈光华派一个代表到大本村与我军接洽，然后率领其亲信向我投降。

其余200多名匪徒也分批下山自首，共交出轻机枪3挺、冲锋枪4支、长短枪210支。至此，昔日保亭县的“土霸王”陈光华及其股匪被我全部歼灭。

肃清昌感地区残匪

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我5总队4团配合野战军43军129师某部行动，从儋县追击南逃敌军，沿途扫荡分散零星的敌军据点，到4月底赶到昌感县（昌江、感恩两县解放后合并为昌感县）的沿海城镇。4月30日，海南西部重要港口八所解放，团政委吴以怀率领2营驻扎八所港，团长林侠君率领团部和1、3营驻扎乌烈镇，并派兵在沿海城镇墩头、昌化、感恩等地驻防。

在我军解放昌感地区以前，敌正规部队有好几批从八所乘舰船仓皇逃走。因人多船少，加上昌化江水涨，渡江受阻，尚有零星敌军滞留在岛上，我军一到，这些匪军就像无头苍蝇似的，胡乱奔窜，成为散兵游勇。他们当中，有的被搜捕，有的分散到反动社会基础比较深的村庄及附近山野匿藏，有的在自己或亲戚家里躲避，一些恶迹昭著且手中还拥有武器和党羽的则上山为匪，妄图等待国民党再回来，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昌感人民，积极配合我军的剿匪斗争。在八所港解放前夕，八所邻近的革命老区村庄墩头村人民，以钩刀、锄头、棍棒为武器，抗拒入村抢掠的国民党匪军。部队进驻八所等沿海地区后，群众天天向部队报告匪踪，有的还带领部队搜山、进剿。

昌化江以北的鹅沟岭、昌化岭，地势险要，国民党军一些地方部队和行政官员逃到山上，继续顽抗。4团驻扎在岭脚的保平、塘坊、鹅沟等村，派出部队突击上山进剿。因地盘广袤，匪徒分散流窜，进剿了3天，仍找不到匪踪。团后勤处主任陈辉是当地人，他深入接触、访问群众，了解到有10多名匪徒从山上潜入保平村。4团便于一天凌晨将保平村严密包围，天亮后召开全村大会，通知男女老少一律到会。吴以怀政委在大会上讲话，宣传政策，敦促敌人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但是，混在群众中的匪徒们硬是不肯自首。这时，事先已布置在群众队伍中的该村烈属江其明，在一匪徒背后发出暗号，这个匪徒当场就被揪出来，原来他就是“乡自卫队”队长王正怀。王正怀被迫将混在群众中的16名匪徒一一

供出，匪徒们还交出窝藏的17支步枪。经过林团长、吴政委的耐心开导，保平小学校长杨荣康也将躲藏在自家地洞的保平乡伪乡长杨大洪带出来投降。

国民党昌江县党部书记长钟德基，是个有10多年反共反人民历史、双手沾满人民群众鲜血的顽固分子。昌感解放后，他潜回老家乌烈村，靠家人窝藏和接济度日。保平乡股匪被我解决后，4团立即派兵驻扎乌烈、峨港、白石等村，将这些村庄严密控制起来，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雄兵云集、壁垒森严的形势下，钟德基深知坐以待擒不是办法，出来投降还有一丝生的希望。在部队进驻的第4天，他带领3名匪徒、携带3支驳壳枪出来投降。同一天，国民党峨港乡乡长叶焕山也携带1支驳壳枪向部队自首。

有一天，据群众报告，数十名土匪正流窜于昌化岭。4团乘胜前进，又回到昌化岭一带进剿。白天，部队以多梯次的排、班在岭脚穿插行进，有意让山上的土匪看到我军的强大声势，感到插翅也飞不出罗网；晚上，在路口设伏，捕捉企图突围的匪徒。另一方面，部队配合地方党政严密控制岭脚各村庄，防止有人向山上送情报、送粮食。与此同时，部队派出人员，配合地方干部做土匪家属的工作，动员他们上山劝说土匪归降，争取宽大处理。山上土匪亲身体验感受到了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进剿第4天，匪首、原国民党“昌江县游击大队”队长同“游击副指挥”叶金贵派出代表到部队求降。部队当即表示欢迎。代表回去后的第3天，叶金贵带领40多名土匪携27支步枪、4支驳壳枪，到昌感城向4团团部投降。至此，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基本肃清了昌感地区的匪患。

（1990年）

琼岛西北扫残匪

崔 懋 峰

残匪伺机反扑

1950年4月解放海南战役中，我渡海大军忙于追歼国民党军的主力，琼崖纵队也全面配合野战军作战。国民党在海南地方的残余势力约有1万多人趁机流窜于偏僻角落，成了当地一支人数众多的股匪。海南解放后，我琼崖纵队各总队根据上级指示，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转入了追剿残散土匪的斗争。在5、6、7三个月间，基本肃清了全岛各地的大股残匪，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但是不久，一些在我清剿中分散隐蔽的小股残匪、散匪，又趁我琼崖纵队集中改编、整顿和野战部队大部调离之机，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台湾国民党当局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反动气势，他们一面同台湾取得联系，一面集股结伙，四出活动，打村劫舍，猖獗一时。潜伏下来的琼西区3县（澄迈、临高、儋县）伪专员邱岳关，又在琼西北的澄迈、琼山、定安和新民（今屯昌）4县交界地区，组织所谓"琼西路反共救国军"，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多次武装袭击澄（迈）定（安）交界的定安县新竹乡人民政府，我人员和枪支受损失，澄迈县瑞溪等区、乡政权也受到威胁。原来潜伏在琼山县羊山地区的惯匪王尊彦、吴志香、吴发南等也沉渣泛起，变本加厉地残害人民。猖獗一时的匪患，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此，清除匪患，挖除匪根，已成了我琼西北军民刻不容缓的斗争任务。

奔袭股匪 力擒匪首

琼崖纵队经过整编，成立了海南军区，下辖7个独立团。当时我任独立29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海南军区通过整顿，部队克服了轻敌麻痹思想，投入紧张的剿匪斗争。我独立29团主要负责清剿琼西北之残匪。

1950年7月16日晚，地方政府送来情报：有一股土匪在澄迈县新吴圩活动，估计他们将在那里宿夜。团领导研究决定，立即派出3营前往围剿。3营于当晚下半夜潜入新吴圩，对匪实施包围、突袭，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计毙俘"琼西路反共救国军指挥部"参谋长陈道以下50余人，缴获机关枪3挺、冲锋枪7支、长短枪30余支及弹药一批。打胜了改编之后围剿残匪的第一仗，全团士气大增。17日上午，我团全部开进澄迈、定安、新民、琼山4县边界地区。具体部署是：3营在澄迈县的瑞溪、长安地区；2营在定安县的新兴、大同和新民县的南闾一带；1营在琼山的东山、永发地区；团部和直属分队则驻扎在澄迈县的瑞溪圩。由于我29团进剿声势浩大，又先在新吴圩打了一次胜仗，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欢天喜地，鸣炮欢迎我们到来。

为有效地剿灭残匪，我团充分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首先，我们以营为单位集中，重点打击有组织的股匪。7月25日凌晨，在当地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3营又在瑞溪和长安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合击了一小股土匪，毙伤匪连长以下26人，缴获机关枪2挺、冲锋枪3支、长短枪19支。26日下午，2营根据群众的报告奔袭定安县富文乡的一个山村，毙俘匪小队长以下30余人，缴获机关枪1挺、冲锋枪2支、长短枪20多支。8月中旬，1营在琼山县先后两次奔袭活动在该县东山和永兴边界山林之中的王尊彦股匪，毙俘匪11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经过这几次战斗，严厉打击了琼西北地区股匪的嚣张气焰，其余残匪犹如惊弓之鸟，有些出来向我投降，有些则逃进深山或钻进洞穴隐藏起来，以逃避我军的搜剿。

由于土匪分成小股溃散潜藏，我们感到再用大规模的奔袭合击的办法已不适合，于是立即调整部署，由奔袭围剿改为分散驻剿。这样，我们团部就由澄迈县的瑞溪圩移驻定安县的新竹区和与此接壤的澄迈县新吴圩。各营也相应的以

连为单位转向散匪经常出没的重点地区驻扎，发动群众，清剿散匪。在这期间，部队积极配合各区、乡党政召开大会，对群众进行剿匪宣传，发动他们配合部队清剿隐蔽的散匪。当地群众由于长期遭受土匪的侵害和威胁，起初顾虑重重，害怕部队开走后残匪卷土重来进行报复，不敢配合我们实施清剿工作。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打消了顾虑，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帮助我们侦察，有的向我们提供线索，有的则协助我们捕捉散匪。有一天，匪首李英、符明伯率9名散匪，在新民县与澄迈县交界的枫木市北20里的上琼村附近搭起几间草棚居住，并窜进该村强迫群众给他们送米煮饭吃。群众一边佯装为他们送米，一边派人向部队报告。部队立即前往围捕，将该匪歼灭。

各营、连在发动群众配合我军驻剿的同时，还特别组织“飞行小组”，爬山涉水，深入高山密林，查找匪踪，搜剿散匪。有一天上午，我“飞行小组”在新民县南阊区的深山里，击毙了正在开碰头会的3名匪首，缴获手枪3支及文件一束。匪“琼西路军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邱岳关在南阊区的山路上被我捕获，但关押时，由于看守不严，邱匪化装成商人逃脱。后来我们得知邱匪已潜入屯昌县乌坡岭、前洞一带，纠集一伙残匪进行骚扰、破坏，行动更加诡秘飘忽。我立即派出3营前往驻剿。3营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飞行小队”，携带冲锋枪、手榴弹、干粮等，日伏夜出，追寻邱匪行踪。有一天，“飞行小队”得知邱匪在乌坡，但部队接到报告赶到乌坡时，邱匪已闻风逃窜。经过这次扑空，我们觉得不应老是让他牵着鼻子转，便略施小计，一边公开佯装撤离，一边秘密安排一个精悍的“飞行小队”潜伏下来。果然，部队刚撤出不久，邱岳关又带着100多残匪返回乌坡，当夜住宿在附近的一座山头上。我军接到报告，立即派出1个连和屯昌县大队一起连夜合围。那时已是冬天，浓重的夜雾在山峰上缭绕。我军赶到山下时，已是早晨5点多钟。正好有个土匪从营地出来拉大便，发现了我军行动。这个匪徒提着裤子边喊边向山上跑，被我战士开枪击毙。枪声一响，匪营大乱，受惊的匪徒慌忙抓起武器，一边射击一边向山下冲，企图突围逃命，但大部分被我围歼在山下的水沟里，只邱岳关带着他的侄儿（邱的警卫员）逃脱。不久，邱岳关逃回新民县陆地村，潜伏在村前不远的一个山洞里。由于饥饿，邱找到该村一名曾和他一起喝过血酒立誓为盟的同姓兄弟，交出一元光洋，请其代买大米煮饭吃。邱匪以为此人信得过，没想到此人已在我驻剿部队的政治教育下有所转变。他又慑于我军

的声威，不敢私自接济邱匪，就连夜跑到我驻新竹的团部报告。当时团领导正在开会，参谋长魏学良立即率领警通连的1个排30多人，携带1挺轻机枪前往搜捕。邱岳关和他的警卫员龟缩在山洞里，发现我军前来包围，便狡猾地支使警卫员逃出山洞，沿着田埂跑，有意引开我军的注意力，而自己则窜出山洞，悄悄潜卧在洞外一条杂草覆盖的小河沟里。邱的警卫员出洞后发现被围，插翅难飞，就想引爆手榴弹自杀，但被我军战士冲上去将其捉住。追问他邱岳关在哪里？他慌称邱早已逃往别处，只留自己一人在洞中过夜。我军不相信此人的鬼话，遂在山洞附近仔细搜查。当日将晚，团侦察排的同志看到小河沟的流水浑浊，心中生疑，便沿着河沟往上搜索，结果发现了隐藏在泥水中的邱岳关，当即将其击伤俘获，缴获1支手枪，还从他身上搜出一本内容十分反动的日记本。至此，这个狡猾顽固的匪首终于被我军在不断的追剿中擒获归案。

根据围捕邱岳关的经验，我团继续组织若干“飞行小组”搜剿残匪，仅从暗洞里就搜捕了63名隐藏的土匪，其中一名曾当过国民党高级要员宋子文的警卫官，有7名是国民党连职军官。各“飞行小组”还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如登高侦察、化装袭击、要道设伏等，先后在澄、定边界多次伏击残匪，共毙伤俘匪57名；在新民、琼山两县毙俘匪26名。“飞行小组”成员为早日剿灭琼西北土匪，不辞劳苦，爬山钻林，风餐露宿，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1营1连战士华乃荣、蔡茂清等，为了追捕散匪，常常把干粮带到山上，或在野外做饭吃。有一次，连续4天4夜跋涉于高山丛林，搜捕匪首。他们风餐露宿、雨淋日晒生了病，归队后仍不肯休息，又继续跟随连队参加剿匪战斗。

控制匪属　断匪后路

在琼西北驻剿残匪期间，我们意识到土匪之所以剿而不灭，有些甚至长期隐蔽而得以生存，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有某些社会基础。尽管部队转入驻剿后，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注意对匪属和伪职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配合部队清剿散匪，但仍有人还在暗中接济、窝藏当土匪的亲属。因此，为了割断土匪的社会关系，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驻剿部队对匪属进行了严密控制。同时，我们还组织民兵和群众日夜轮流站岗，封锁村口，甚至监视番薯地和山间通道等

土匪可能活动的地区。这样一来，隐蔽的残散土匪没人接济，断了粮食，便不得不亲自出来找人找粮，或四处流窜，终被我发现捕歼。如匪“游击大队长”王大儒和匪营长王大仲兄弟带着56名匪徒，靠匪属和反动伪职人员的供给，在山中暗藏了半年多。由于我军对匪属人员进行控制，切断其供给，残匪饥饿难耐，倾巢出洞，被我全部捕获。

活动在琼山县永兴和十字路一带的匪首吴志香、吴发南自被我一营奔袭合击后，便在该地区流窜，藏匿起来。两人都是当地惯匪，熟悉地形，异常狡猾。我军曾根据群众报告对他们多次追剿，但均未成功。后来，我军对匪属实行控制，召集两吴的亲属开会，向他们宣讲我军的剿匪政策，要求他们积极配合，提供匪首线索。吴志香在永兴有一年轻情妇。驻剿部队通过对她进行说服教育，使她思想有所觉悟，向我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她说：“吴志香在十字路还有一名暗中结识的拜把兄弟，吴志香、吴发南两人可能常去他那里取粮吃饭。”我们考虑到如果立即把吴匪的这位拜把兄弟捉起来，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打草惊蛇，于是请她配合，给了她旧币20万元，拿去试探这位拜把兄弟，托其转交给吴志香用，看他如何反应。果然，那拜把兄弟答应了，并告诉吴匪的情妇说，吴当晚要到他家来吃饭。她告辞后，吴志香的这个拜把兄弟心里又后悔，担心这个青年妇女万一向解放军报告，自己岂不是以通匪论罪。他不敢怠慢，下午连忙赶来向我军报告，并要求立即派部队到他家埋伏，尽可能将两吴打死。

当晚，老天下了一场大雨。我1营派1连连长带领4名有经验的干部赶到十字路圩，悄悄潜入吴志香的拜把兄弟家里埋伏下来。连长叮嘱主人尽量装出平常的样子，待吴匪到家后照常为他们准备饭菜，热情招待，然后抽身躲开，以免被我误伤。一切安排停当。下半夜，吴志香和吴发南果然来了。他们每人手上提着一支20响驳壳枪，一闪进来就慌忙将院门关了起来。尔后，吴志香让吴发南先进伙房吃饭，自己站在庭院内放哨。他的拜把兄弟点头哈腰的劝他也去吃饭，但他很狡猾，坚持自己放哨。那拜把兄弟无奈，便假装进里屋拿东西去了。埋伏在院墙外的我1连连长看时机已到，一声断喝，旋即从墙洞里朝吴志香开了一枪。吴匪负伤坐在地上，随手射来一梭子弹，打伤了1连连长的耳朵。这时，1连长带去的4名干部一齐射击，打倒了吴志香。吴发南举着驳壳枪从屋里奔跑出来，企图夺门逃跑，当即被我枪弹击毙。这两名恶贯满盈、顽固不化的惯匪头

子终于落得了可耻下场。消息传出，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驻剿过程中，我团各部队还注意教育土匪亲属和被俘的土匪劝导潜匪回来自新，这一工作也加速了土匪内部的瓦解。到1951年春节前，就有1530余名土匪出来登记投降。我团经过分期分批地对这些降匪进行政治集训，改造教育，使他们大部分改过自新。有些自新土匪还主动上山寻找隐蔽的匪首与同伙，宣讲我军的宽大政策，劝他们出来投降。

1951年春节后，我团结合肃反和土改，进一步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分子，清剿残余散匪。1951年5月底，我团部由定安县新竹圩移驻定安县，尔后进驻琼山县昌皇村。此时，2营仍留在澄（迈）定（安）交界地区搜捕匪连长邱家球等零星散匪；3营则调至琼山协同1营在东山、永发一带，结合土改充分发动群众和组织民兵搜剿残余惯匪。8月下旬，残余散匪纷纷落网被歼。至此，我独立29团担负剿灭琼西北残匪的任务已告完成。

从1950年7月16日至1951年8月底的1年零1个月的时间内，我独立29团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努力，终于剿灭了琼西北的土匪。共计毙俘匪"琼西路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邱岳关和指挥部参谋长陈道以下3100余人，其中毙伤550余人，俘虏510多人，登记投诚2100余人；缴获（包括民间收交的武器）机关枪60余挺，各种炮20多门，冲锋枪80多支，长短枪2400余支，弹药和军需物品一大批，从而平息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

8月30日，琼西北4县党政军民在定安县城召开庆祝大会，隆重庆祝琼西北剿匪的胜利。

（1992年）

山孚岭围歼偷登匪特

符 气 元

海南解放以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台湾国民党军也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企图偷袭与占领海南岛，以其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潜伏在海南岛上的残余散匪又蠢蠢欲动，趁机扩大组织，频繁活动于我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也加紧派遣武装匪特，在我海南沿海地区实施偷钻偷登，或使用飞机空投，企图以各种方式组织特务潜入海南岛，结合岛上股匪，扩大武装，伺机再起。鉴于上述情况，海南军区一面部署部队加强海防守备，保卫国防；一面组织部队加紧剿灭岛上股匪。

为适应海南解放后的新形势，海南军区成立时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原琼崖纵队第3总队第1团与第2团1营改编为独立26团，团长张积成，政委张发华，副团长林青，我为该团参谋长。按照军区的部署，我团驻文昌县城，担负守卫海边防和剿灭琼东北零散残匪的任务。

1951年6月30日夜，琼海县长坡区政府送来紧急情报称：是日夜11点半左右，民兵发现有一伙匪特乘坐一小船在琼东县（现为琼海县）属青葛港登陆。我民兵开枪射击，匪特没有还枪，逃窜去向不明。我团接此情报，立即派司令部陈参谋带两名侦察员赶到现场侦察，同时将敌情报告军区。7月1日10时，海南军区指示：“派1个营配合当地民兵围剿偷登匪特。”我团接到军区指示后，立即召开团干部会议，研究贯彻执行军区的指示和听取陈参谋侦察归来的汇报。陈参谋说，长坡区政府报告的匪特情况属实，并且发现从青葛港往山孚岭方向（长坡市西南5公里）的沿海沙滩有一行脚印。根据敌情分析，我们判断：这伙匪特是从台湾派来的；从脚印看，估计有20人左右；他们逃进山孚岭，有可能向长坡、塔

洋、烟塘一带活动。据此,张团长交代我带两个参谋和2营开往长坡市,趁匪特立足未稳之际将其彻底剿灭。张政委特别强调,要我们到了那里后主动与当地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发动民兵群众配合部队搞好围剿。接受任务后,我即召集2营营长符气光、教导员梁发和副营长符其全、副教导员邢福震在团部开会,研究匪情,明确任务,仅30分钟就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

同日11时30分,我们分乘6辆大汽车开抵长坡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发动民兵、群众封锁山区,控制村庄要道,要求各地一旦发现情况,及时上报。13时,吃过午饭后,2营全体指战员会同长坡、塔洋、烟塘等地民兵300多人向山孚岭进发,14时30分到达岭下。我们一面布置部队和民兵把山孚岭严密包围,一面派出小分队搜查山脚,但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正在纳闷,怀疑偷登匪特是否已逃出山孚岭。2日凌晨3时,扼守在西面的部队和民兵突然发现匪特偷越长坡至塔洋的公路,匆忙向西北方向逃窜。我部队和民兵开枪射击未中,匪特并没有还枪,尔后不见动静。

为了不让匪特有喘息机会,我当即从4连抽出的两个加强班,配合民兵组成两个小队,兵分两路向西北方向追击。同时召开紧急会议,与营干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首先分析判断匪特逃窜的去向。营长认为,敌特很有可能逃往烟塘方向,因为那里山与山相接,村与山相连,有逃窜的余地。教导员说,东北方向有山有村,且又是烟塘与长坡的交界之地,匪特逃往那里也有可能。而副营长则认为,匪特有可能分成两个小分队,一个向东南,一个向西北逃去。各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西北烟塘方向逃窜的理由更充分,因为西北方向山连山,山连村,有地可藏,找人容易,逃也方便。大家意见统一后,我们立即调整部署,让4连配合长坡民兵,5连配合塔洋民兵,6连配合烟塘民兵,分为3路,于2日凌晨4点多钟向烟塘附近山地开进。当部队和民兵赶到暂作休息时,追击分队发现烟塘附近山林里有几个生面人,他们行动诡秘,很有可能是匪特出来找人。接到追击分队的报告后,我们分析认为,天将亮,匪特不可能大胆逃出山林。晨6时许,我命令2营和民兵分为3路跑步开进,率先将烟塘附近山林包围起来;4连与部分民兵在东南方向埋伏;5连与部分民兵在西北方向埋伏;6连和部分民兵在东北方向为正面攻击。把部队和民兵部署好后,我来到6连,他们正派出3个精悍小分队(3个班)排成一线,以战斗队形

搜索山林。搜到山林深处，匪特暴露了目标，慌忙向我搜索小分队开枪射击。听到枪声，6连马上循枪声向匪特扑去。经过30分钟激烈战斗，匪特发现是我主力，急忙往西北方向逃窜，正好逃到我5连埋伏的阵地前面。5连集中火力向匪特猛烈射击，迫使匪特逃进一片旱田里。4连靠近旱田边埋伏，正好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匪特受到四面夹击，无路可逃，开始还伏在田埂边负隅顽抗，但渐渐地意识到已陷入重围，插翅难飞。他们看到同伙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只好在我猛烈的火力攻击和响亮的"缴枪不杀"声中投降。

战斗于7月2日16时结束，打得准，打得快，打得匪特没有喘息的余地。计毙匪首郑开勋（"琼崖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吴少华（"琼崖反共突击军第2纵队"参谋长）、韦穗（"琼崖反共突击军第3纵队"代理参谋长）等8人，俘匪特电台总台长莫德初等9人，缴获电台2部、冲锋枪8支、美国左轮15支、驳壳枪1支。我们从被俘匪特口中了解到，这次偷渡登陆的匪特是蒋军保密局派遣从台湾潜来海南岛的，共有郑开勋、吴少华等20人。我们通过清点，发现已毙俘匪特17名，尚有3名残匪漏网在外。于是，派陈参谋带领1个加强班配合当地民兵继续搜捕，终于在7月3日又击毙偷登匪特两名，另一名被击伤后俘获。至此，这股偷渡登陆匪特全部就歼。

这次山孚岭围歼战，从6月30日夜获悉匪情，至7月3日毙伤最后3名残匪，仅用了3天时间。它说明，只要我军判断准确，行动迅速，部署得当，而且和人民群众配合得好，任何狡猾敌人都是不能得逞的。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粉碎了国民党军侵袭海南、反攻大陆的迷梦，说明人民的江山是坚不可摧的。据被俘的匪特电台总台长供认：他们在偷渡之前，经过反复侦察，已选定登陆地点，制订出行动方案。登陆地点：一是由文昌县的清澜至琼东县的潭门一线；二是由潭门至乐会县的北营一线；三是由北营至陵水的新村港一线。偷登分为两步，第一步，组织精悍的小分队20人，携带轻便武器和电台，以便活动和联络。第二步，待第一批偷登成功并立稳脚跟后，即组织在马公岛待命的第二批匪特65人偷登。他们在偷登前还成立了"琼崖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杨开东（中将），副总指挥吴石安（少将），参谋长吴仲奇（少将），副参谋长郑开勋（上校）。总指挥部下辖4个纵队。除第4纵队外，其他3个纵队均已选定了领导人。他们的偷登计划成功后，即与岛上匪特联络，准备在白沙县、定安

四区，南吕、枫木(新民县)一带以及琼山六区、新兴(新民县)、屯昌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然后找空投点，布置空降，接应袭击部队登岛。同时还准备联络有钱人，争取中学生，以扩大武装力量，打击人民政权和革命干部，为国民党重返海南岛做内应。为实现这些阴谋，“总指挥”杨开东曾亲自乘船到沿海观察，提出无论困难多大都要偷渡。他还准备到香港化装潜入海南岛，或由儋县沿海登陆，或采取空降着陆，千方百计，以求一逞。

由此可见，台湾匪特偷登海南岛并非偶然，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这次我们在山孚岭围歼战的胜利，对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重返海南”的企图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90年）

解放初期广东结合剿匪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片断回忆

寇庆延

解放初期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大部分被国民党匪特分子操纵利用，成为他们欺骗群众，对抗人民政权，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许多会道门头目，自身即匪。因此，取缔反动会道门是当时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政权的急切需要。

广东省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与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相互配合进行的。当时我是省公安厅厅长，主管此事。现根据我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记载，将有关的情况作简要的记述。

解放初期，全省的会道门情况复杂，名目繁多，组织庞大，分布很广，并各有其历史渊源。其中几个主要的组织情况如下：

一贯道，起源于清光绪年间的“东震堂”。传至路中一（第17代祖师）时，他取《论语》中的“吾道一以贯之”而改为“一贯道”。路中一自称是“弥勒佛”下凡，传道10余年，信者无几。1925年路死后，由其妹继承，自称“南海古佛”下凡，还是很少人相信。路的妹妹死后，路的弟子张光壁继承，自称“济公活佛”，是“济公活佛下凡而奉天承运来办理道务”，号称“师尊”。抗战时为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看中，叛国附逆，充当日伪走狗，被聘为汪伪政府的“顾问”。取得合法地位后，势力迅速扩张。日本投降后，很快转为蒋帮特务机关控制。为了掩人耳目，于1947年6月，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继续活动。“一贯道”于1942年从天津传入广东，由道首霍荣轩率领广东班人员到广州办道，分设四坛，发展迅速。至解放时全省有55个县市有其组织，“三才”以上道首共有2000余人，多数是汉奸、特务、恶霸、军官充当，道徒有2.5万余人。

先天道，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由陈复始、林法善从湖北传入广东。林法

善在清远县创办的藏霞洞，是先天道在广东的发源地。该道原称办道宗旨是“修儒家之礼、释家之戒、道家之法”，即所谓“三教合一”，因而欺骗了不少群众参加，至解放时全省已有该道堂、洞113处。民国时期先天道已为国民党的官僚、特务把持，演变为反动组织。广东省参议梁慕陶、国民党中央委员崔广秀、“军统”特务何继林、邓大璋、清远县长罗慕扬等人，都是清远先天道的幕后操纵者，利用先天道设的堂、洞作为反共据点。

同善社，它的前身为八德社，清朝末年由彭克尊创办，以宣扬“孔孟之道，设立善堂，坐练气功”为名发展道务。1917年由雷兴城将同善社传入广东，在广州海珠北路设社，立号为“大仁祥”。日本侵华以后，同善社道首与日军勾结充当汉奸，依仗日伪势力，在沦陷区大肆发展组织，在63个县市设立了道堂。抗战以后，同善社头子多为国民党头面人物或特务充当，湛江市“善长”潘玉轩在赤坎开设的商店，是“军统”特务的联络处。一些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同善社首领。

归根道，是先天道分化出来的分支。1871年艾元华继任祖师时改名为归根道。1908年首从江西传入广东始兴县。接着又从广西梧州、湖南衡州分别传入广东。1936年该道五行道首邱瑞堂在乐昌办西安堂时，即与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解放初期“反共救国军”黎洪匪帮攻打乐昌县城时，邱瑞堂在城内作内应。湛江兴贤堂道首陈润明与遂溪县长、“军统”南路特务头子戴朝恩等狼狈为奸。有些道首本身就是官僚政客，如五行道首蔡飞曾是国民党的县长、旅长。

吕祖道，在广东省有几个分支。1854年由黎子已、周泰清等人传入清远县太和洞，在周田乡创建“桃沅仙馆”。另一分支是由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全真道士何启忠传到广州，设立“齐善坛”，在南海县西樵山设“云泉仙馆”。民国时期该道道首和骨干多是官僚、特务、恶霸、汉奸。清远县太和洞道首何继林是保警大队长，朱辅林是县参议。“宝仙坛”的叶文选，日伪时期是南海县自卫大队长，地主恶霸。另一道首陆格真是三水县参议、恶霸。“宏道精社”为“军统”特务葛肇煌所掌握。

长发党，源于福建黄牛洞，信仰“齐天大圣佛祖”，其党徒均留长头发，故称长发党，又名黄旗党。1893年由福建传入广东陆丰县，道首林国瑞在陆丰县陂洋区清峰山建“产田庵”，作为长发党在广东的总部。随后发展到海丰、惠来、普宁、

惠阳一带。长发党是披着迷信外衣的地主武装组织。早在1927年前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长发党曾组织武装，在陆丰博美一带攻打彭湃领导的农会和赤卫队。被击溃后，其头子沈深、张胜富逃往香港。后又返回海丰旧圩任民团队长、大队副等职，专事杀害革命同志。抗日战争时期，该党在海陆丰边境之半埔一带，以林碧川为首组织千余武装到处劫掠。以林国瑞为首的一支武装，勾结"军统"特务刘武才到处搜集共产党游击队的动向，并率部袭击游击区。解放战争初期，道首林伯山的武装又在海陆丰边沿地区一带劫掠民财。

大刀会，又叫神打会、矛山教、三山教。广东省大刀会最早的传道人是刘万标，英德县水边人，首先在英德县传道。1910年从英德传入清远县，逐渐传到博罗、和平、紫金、龙川等山区县。由于它宣传入道后能"避灾消难"，"刀枪不入"，在文化落后的山区农村发展很快，迅速遍及全省25个县市。大刀会是一种武装性质的帮会，入了会每人都要制大刀一把，耍弄刀枪，宣讲邪术，吃符念咒。大部分组织为地霸恶棍所掌握，为封建反动势力所操纵利用。解放前主要是制造宗族矛盾，挑起械斗，劫掠财物。如1921年佛冈的刘姓与黄、朱二姓的一次械斗，就是大刀会挑起的，死亡90多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所谓的"义勇军"，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抢劫民财。1944年博罗县大刀会头子钟国材、李汉英纠集13个县的道徒，在沛潭、正果一带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清远县神打会头子丘树贵，在国民党军的指挥下，攻打文洞山、鱼咀的抗日游击队。

解放以后，上述组织的破坏活动变本加厉，不仅以求神拜佛、"扶乩"、"考诚"、"考色"、"考气"、"结丹"等手段愚弄群众，诈骗民财，奸淫妇女，伤害人命，使不少群众深受其害；而且受美蒋特务操纵，继续进行隐蔽的反革命活动，探听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更为严重的是组织地下武装，进行武装暴乱，阴谋颠覆人民政权。为此，我公安部门协同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平息各地匪患的过程中，对掀起暴乱、破坏生产、扰乱社会治安的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了查处，先后惩办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反动会道门首领。现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些事件列举如下：

海陆丰解放后，号称"海丰皇帝"的长发党首领张胜富，在海城开设"万昌米店"，作为该党的交通联络点，暗中策划武装暴乱。1950年4月，由该党南路道首

卓雅、温礼能，纠集南塘、碣石、桥冲、湖东等地堂馆的道徒武装200余人，集中在南塘五峰山，与国民党残余武装100余人（有步枪30余支）会合，举行暴乱。首先绑架人民政府民运工作队队员卢寿山，加以杀害，剖腹取肝，“祭旗奠礼”，然后分3路袭击湖东镇政府。4月15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攻进镇政府，抓走6名干部，抢走左轮枪3支。接着进攻税站，打伤工作人员，抢去左轮枪2支，并放火烧税站和公粮仓库等处。几小时后，县公安大队和当地驻军赶到围剿，当场击毙匪首陈妈约，打死打伤匪徒20多人。余匪向海甲山和下尾山逃窜。我们在追击中营救出被抓走的6名干部，并击毙匪徒37名，打伤51名，俘获48名，缴获步枪4支和子弹、刀剑一批。其余匪徒四散逃匿。接着，县公安部门配合各武装队伍侦查藏匿在清峰山的道首，一举攻下匪帮的据点，捕获该党各路头领林国瑞及参加暴乱的道首19名和道徒数十名，全歼了这股匪帮。

大刀会在解放后亦到处组织道徒暴乱。1950年间，佛冈、从化、英德、清远、惠阳、增城、博罗、龙门等县，都先后发生过该会暴乱。1950年2月，从化县以梁河彬为首的会匪，勾结匪“华南反共救国军”，攻打该县五区区政府，杀害区长1人，解放军连长1人、班长2人、战士1人和乡干部9人。博罗县会首王火光纠集会匪200多人，攻打该县区、乡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20多人。英德县四区大刀会与匪“反共救国军”军长梁猛雄勾结一起，攻打该县金造乡，打死民兵和群众36人。最突出的是龙门县会首钟绍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任命为“龙门县长”兼广东“东路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司令，直接受在香港的反共地下军组织领导。1950年初，他纠集会匪1000多人，在该县铁岗暴乱，人人左手持大刀，右手拿葵扇，大喊大叫“刀兵定天下”，攻打乡政府，杀害乡干部和解放军战士，抢去长短枪90支及公粮一大批。事后，所有这些匪帮都一一被歼灭。

先天道清远县飞霞洞道首梁苏与土匪勾结，组织“反共游击队”，自任情报站长。由黎仲仁、邹应中率众道徒攻打驻在该县五区梅坑、江口一带的解放军，后被击退。解放军在追击时，从飞霞洞搜出匪徒丢下的长短枪10多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10枚、大刀6把和粮食一批。

上述事例，足以说明此时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实与匪特武装合而为一，是匪特分子赖以藏身的最后“避难所”。为了彻底根绝匪患，随着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的深入，党和人民政府决意采取严厉措施，坚决取缔一切反

动会道门组织。1953年5月15日，我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第103次行政会议上，作了《关于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报告》，汇报了广东反动会道门的历史沿革和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情况，提出了必须坚决取缔应采取的政策，得到了省主席和全体委员的赞同和批准。同日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布告》，指出："查一贯道、先天道、同善社、归根道、长发党、吕祖道等（后加上大刀会），均为披着封建迷信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其反动首领一向勾结日寇、汉奸、美蒋特务，进行各种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的破坏活动……本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利益，并挽救误入歧途之被骗群众，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之精神，宣布一贯道、先天道、同善社、归根道、长发党、吕祖道等及其各支派均为非法组织，坚决予以取缔。"

为使取缔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在已开展的惩办匪徒、收缴武器等项工作的基础上，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揭露反动会道门组织的罪行。同时，反复讲解人民政府的处理政策：

一、凡上列反动会道门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立即予以逮捕，并按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办（但不牵连其家属）。至于一般骨干分子，罪恶不大，愿意真诚悔过的，视其悔改程度，酌情予以宽大处理。凡须登记之反动会道门分子，应立即办理登记，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如有抗拒登记或隐瞒情节，或登记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经查有实据者，予以严惩。如真诚悔过并有立功表现者，予以宽大处理。

二、凡被欺骗或被胁迫入道的一般道徒，只要能脱离反动会道门的组织，申明退道，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即免予追究。

三、不论道徒或一般道首，均应真诚悔悟，积极揭露反动会道门之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检举隐藏或潜逃的罪行重大的反动分子。凡有显著成绩者，酌予奖励。如有包庇者，从重处罚。

四、各界人民对反动会道门均有检举权利，其检举有据因而破案者，予以奖励。

经过宣传揭露和宣布处理政策，大批道徒纷纷申明退道，并揭发其道首的罪行。

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历时4个月，全省共逮捕反动道首695名，查封各种

道堂400多间，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和证件、道具，共有10万余名道徒申明退道，取得了平息暴乱、铲除会匪、稳定治安的胜利。

（1991年）

广西剿匪的回忆

莫文骅

1949年10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3兵团在结束衡宝战役后，奉命入桂参加解放广西和剿灭土匪的战斗。我当时是13兵团政治委员。得此命令，十分激动。自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随红7军离桂北上，转战至今已20年了，多么想立即回到故乡啊！接令后，我们立即向广西进发。在离开湖南安江时，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他调，我率队伍于11月进入广西。

踏上家乡的土地，倍觉亲切。沿途时有被老百姓剥得赤条条的国民党残兵，跟在我军后面，请求收留，原来他们怕百姓甚于怕大军。这情景使我深深感到广西人民受压迫之深和对敌人仇恨之烈，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神圣的责任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为了让家乡父老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彻底解放广西，全歼败军，消灭土匪。

（一）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基本歼灭。12月中旬，我率兵团司令部抵达南宁。早在接到进军广西的指示之时，我已电转张云逸同志，请他去汉口中共中央华中局，请求组织广西省委，建议派陈漫远、李天佑等和以前参加百色起义的干部入桂工作。这时，他们尚未到职，我便临时主持省委、军区的工作，开展恢复生产建设和部署军事剿匪工作。

刚解放的广西，境内土匪之多，为中南6省之最。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山不有洞，无洞不有匪。"新旧桂系军阀割据以来，长期穷兵黩武，战祸绵延，残酷剥削人民，且不说战乱之后散兵游勇落草为寇者众，就是一般百姓因生活穷

困潦倒而上山为匪者亦不在少数，加上一些地痞无赖、打家劫舍之徒，这些人延迭下来成为历史性的惯匪。除此之外，广西解放初期的土匪，主要还是反动地主恶霸和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有计划地留下的一部分正规武装和特务分子。这些土匪纠集地主武装、惯匪、流氓，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进行破坏捣乱，妄图阻挠人民的翻身运动，恢复失去的"天堂"，甘作蒋介石匪帮有朝一日"反攻大陆"的内应。土匪还得到了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支持，不仅一些桂系头目仍滞留香港遥控，台湾飞机也常常飞到土匪盘踞之地，投下枪支弹药和银元黄金。恭城暴乱策划者钟祖培，瑶山匪首甘竞生、杨创奇等，与海外国民党反动势力都有直接联系。因而土匪气焰十分嚣张，不时袭击我小分队，骚扰百姓，抢财劫物。我到南宁不久，时常接到这方面的报告。因此，消除匪患已成为广西解放后的首要任务，舍此则无法开展其他工作。根据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区（1950年元旦起启用此称）的指示，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剿匪反霸上。剿匪的军事行动由省军区负主要责任，反霸和发动群众工作由省委、省政府负主要责任。当时，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干部是这样的：张云逸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13兵团政治委员兼省委副书记、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主持省委、军区的具体工作；陈漫远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李楚离、何伟亦任省委副书记；吴法宪任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永胜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任第二副司令员（以上职务安排后来有变动）。

1950年1月15日起，剿匪工作全面展开。中南军区给我们的指示是1950年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1月10日，省委、军区联合发布了《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确定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全省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广西军区投入了10个师、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共有14万余人的兵力。

广西全境解放，使部分敌残余武装受到我军声威的震慑，先后来降或起义，接受我军改编。其中有国民党桂西军政长官莫树杰，桂北军政司令周祖晃、副司令杨俊昌，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滇桂边区纵队司令张光玮，172师少将师长刘维楷，38师少将师长蒋晃，靖西专员赖慧鹏，八步专员虞世熙，梧州专员冯璜等人及其所部。匪情迅速减轻，大部分股匪分散到各地潜伏起来，社会秩序转趋安

定。鉴于此，我们暂时改变剿匪方针，以驻剿为主，部队分驻各地，边剿匪边进行筹粮和发动群众等工作。我们估计，上半年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不成问题。然而就在此时，一股土匪暴乱的潜流却在暗中涌动，我们还没有完全觉察到，恭城暴乱就发生了。

1月25日凌晨，恭城县嘉会乡上空传来密集的枪声，夹杂着人群的呼喊声，“土匪来了，快跑！”顿时鸡飞狗跳，乱成一片，乡政府随即被攻占。同日，栗木、和平两个乡的乡政府遭土匪围攻。晚上，恭城县城告急，土匪从四面八方拥来，包围了县城。我守军30多人坚持战斗4昼夜。30日援军赶到，方解恭城之危，平息了匪乱。

恭城暴乱时间之早（离广西解放仅45天）、规模之大（参加者3000余人），在解放后全国各地的土匪暴乱中都比较突出，不仅震动了省内，也震惊了中南乃至全国，由此而引发的匪乱更迅速蔓延八桂大地。2月25日至30日，玉林县有24个乡先后发生土匪暴乱，攻占了10个乡政府。梧州、平乐两地区也相继发生严重匪乱，参加者达1万人之多。暴乱中，玉林、梧州、平乐3个地区有3000多名干部群众被害。

土匪暴乱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省委、军区负责人十分焦急，中南局和中南军区也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如此紧急，我们一方面迅速派出部队镇压匪乱，杀了一批匪首骨干，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匪情，研究和部署剿匪对策，召开了剿匪中的第一次高干会议，省委、军区及各地委、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3月的南宁，天气尚未转热。大家坐在省委不大的会议室里讨论，却分明感到阵阵燥热，分析目前的情况和土匪暴乱的原因，都有些激动。有的说，看来我们对土匪的估计过低了；有的认为，剿匪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如分散驻剿，容易受土匪的牵制和袭击，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出击；有的分析土匪聚众暴乱的原因，指出土匪喊出“反征粮”口号，提醒了我们在做筹粮工作时必须注意政策，同时要抓紧发动群众，孤立土匪，等等。大家各抒己见，共商对策。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到主要的两点上：一、剿匪工作必须与改造乡政权以及解除地主富农的武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挖掉土匪的根基，同时要发动群众，形成军民联合剿匪的局面；二、改变原来分兵把口、力量分散的驻剿方针，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将股匪

彻底消灭，不使复燃。

在此新的部署下，我军于3月至5月间先平息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继于5月至7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重点进剿省东南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天堂山等地的股匪，取得了歼匪3万余人的胜利。

军事斗争主要在农村地区进行，这是剿匪工作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城市大力开展镇反肃特，配合部队的军事行动。我们入桂之初，就在各大中城市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整顿社会秩序，为开展剿匪创造条件。随着剿匪工作的全面展开，城市镇反肃特工作也进一步加强。当时，我除在省委、军区任职外，还担任了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务，具体负责南宁市的镇反肃特和恢复生产工作。1950年1月，基本完成接管任务后，我们随即在南宁市开展清查匪特的工作。1月17日，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通告，令“蒋白军流散官兵一律限于本月27日前到散兵收容处报到登记，逾期再不登记者，定予严惩”。这样收容了一批流落在南宁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对于一部分隐藏下来的敌特分子和大量地痞流氓、封建把头等，我们严格清查控制，如采取清查户口、登记反动军官和会道门等措施，使匪特和反动分子无处藏身。与这些工作同时进行的是收缴枪支。一开始，老百姓有些不理解，认为在匪特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有枪可自卫。我们反复耐心地做工作，讲政策，说明在匪特未除之前，民枪非但不能起到自卫的作用，反而会为匪所利用、流转成匪枪的道理。在我们耐心细致的说服下，市民们纷纷交出收藏的枪支。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对潜藏匪特头目的镇压，1950年南宁市抓获了匪特分子465名，枪毙了20名。南宁市的工作在全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其他各大中城市也纷纷起而行动，城市社会秩序迅速好转，人心安定，为我军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剿匪军事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1950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原定消灭全省股匪的计划却有很大距离。省委、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很着急，大家常聚在一起，分析各种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下半年的剿匪工作搞上去。

当时我也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剿匪进展不大，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主观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这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影响到了剿匪工作的有效进行。这些问题主要有：

关于部队地方化。早在1949年12月10日，省委，军区联合下达了《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初步指示》，并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建立了10个军分区。问题是部队的思想没有打通，诸如"广西苦，不愿干"、"不愿下乡"等情绪普遍存在；加上我部队大多是北方人，不习惯广西山多、路陡、洞密、气候炎热的环境，只愿打大仗，不愿打小仗，认为剿匪不如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光荣等思想也很严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部队剿匪的主动性。我们在一些会上经常指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干部起带头作用。对于一些"下乡就提升一级"和"请求调离乡下"的不正当要求进行严厉批评，有时还个别找人谈话，尽可能打通大家的思想。但由于剿匪任务重，时间紧，除开始曾就此事专门在全军进行过动员教育外，剿匪开始后对这个问题抓得不够紧，直到7月整风之前，部队里仍或多或少有这种情绪。

在执行剿匪政策上，主要方面是好的。我们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和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也适时地争取了一批匪首、匪众来降。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偏向：一种是过于宽大。有的土匪本已抓获，因不知是土匪又放了，有时因抓得太多没地方关也放了，有个别土匪先后被抓放达四五次。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甚至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对土匪讲宽大"。土匪呢，也很得意地说："当土匪也没有什么，抓了又放。"这种过于宽大的偏向所产生的后果是很有害的。另一种偏向是乱打乱捕乱杀，同样也影响很坏。这种偏向的思想根源是"匪、民难分"，认为广西人很坏，土匪和老百姓难以区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乱抓乱捕，匪、民不分。当然有客观原因，那就是土匪暴乱时往往裹胁群众参加，例如二三月间土匪暴乱，参加者有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主观原因是由于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正是土匪的罪恶造成的，应该把账算在土匪的身上。我在3月高干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要部队引起注意，在《四个月剿匪的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我专门指出了这两种偏向的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希望能纠正这些错误。

如何处理民枪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几位领导专门讨论过，记得中南局的同志曾叮嘱我们：广西情况复杂，政策要稳妥谨慎。我考虑到广西老百姓历来爱枪如命，差不多家家有枪，他们的枪有的用来自卫，也有的用来械斗、抢劫，各种情况都有。笼统收缴恐引起群众不满，也收不到效果，建议区别对待。凡我军到达之地，则由当地政府出面用“枪换肩”的形式收缴；我军未达之地暂不宣布收缴。这样做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收缴民枪比较顺利。但这个做法也不够全面。因为，在剿匪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土匪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胁迫老百姓交出枪支。而且，此处收，彼处不收，民枪仍有可能流转为匪枪。土匪枪一多，势又壮了。这个矛盾不妥善解决，必然影响到剿匪的效果。

剿匪必须发动群众，否则难以取得预期的胜利。省委、军区对这个问题一向比较重视，先后发布过《关于在驻剿中大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保护夏收夏种的指示》等，从多方面入手调动群众的剿匪积极性。我对广西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要求部队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同地方党政部门和当地群众的联系，如召开座谈会，和地方同志研究匪情；深入乡村群众家中宣传剿匪政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消除群众的顾虑，发动群众起来抓匪。但由于部队北方同志多，语言不通，情况不甚熟悉，做群众工作困难很多。

另外，兵力不足也影响了剿匪的效果。开始投入近 14 万人的兵力，部队只能占领城市，乡镇、山区都控制不了。为了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有时还要抽一个师护送 500 辆大汽车向越南运送战备物资。我曾向毛主席建议，以这样一年的消耗，不如修通南宁至凭祥的铁路，可以省去不少人力物力。得到毛主席批准后，铁路于 1951 年 4 月修通，这是后话。1950 年 6 月以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进行，38 军准备调离广西，兵力更加不足。我几次向省委建议，请中南局、中南军区考虑给广西增派部队。张云逸到中南局开会时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来便有 21 兵团（4 个师）由湘入桂参战一事。总之，兵力不足也是当时困扰我们的客观因素之一，因为部队摆不过来，如果集中起来使用，别的地方就得放弃，所以未能形成全省性的战略性的剿匪重点区。

7 月以后，广西的酷暑天气到来，部队不宜进行大规模进剿，从而转入夏休，进行整风学习。我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上述存在的主观问题一一解决，打通部队官兵的思想，统一上下认识，以利在下一阶段剿匪中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充分地了解情况，这段时间，我们比较注意听取部队和地方两方面同志的意见，与他们广泛交换看法，总结经验教训。8月初，军区在南宁召开部队整风动员大会，我以《八个月来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为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报告，着重强调剿匪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8个月剿匪未能取得全歼股匪的胜利，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对匪情认识不足，开始有些轻敌，战略部署上过早提出驻剿，分散了兵力，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按不住；二、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到家，享乐怕苦、不愿扎根广西的思想一直存在，剿匪不够主动，和群众联系不够，剿匪限于单纯的军事进剿；三、军队和地方互相配合不紧，实际工作中有时脱节；四、战术思想不灵活，只能打大仗，不会根据广西的特点与匪周旋的情况较普遍，上半年我军遭匪袭击达110次，柳州的一个排、梧州的一个营被匪打垮；五、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过于宽大，或乱抓乱捕。这个报告贯彻到了军区部队中去，部队各级党委先后开会传达，认真讨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对照检查本部门的工作，结合实际进行整风。

于是，从8月至9月，部队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剿匪为中心，认真检查过去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为后来的重点进剿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整风结束后，为进一步明确剿匪任务和方针，省委、军区又先后下达了《争取主动剿匪》、《在重点剿匪区对于乡村地主富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及《剿匪战术指示》等有关指示，对以前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为达到调动部队剿匪积极性之目的，广西军区党委颁布了《剿匪立功暂行办法》，要求部队各级党委定期进行评功、庆功活动，造成群众性的立功运动，以保证剿匪发动群众的顺利进行。这些措施落实到剿匪工作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扩大了剿匪成绩。

（三）

10月中旬以后，我军转入冬季重点进剿。

9月18日，省委发出了冬季剿匪指示，指出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合力剿匪；各级党委必须实行党委一元化

领导,统一剿匪的领导与组织等。10月17日,军区发出了4个月剿匪计划,确定了以冬季将实行土改的17个县(邕宁、永淳、横县、宾阳、武宣、贵县、玉林、兴业、苍梧、贺县、信都、灌阳、全县、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和主要交通干线及其两则(25至50公里)与产粮丰富、人口众多的地区为剿匪重点区,并明确以桂东南为省的主要重点剿匪区。

部队通过整风,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人争抓匪、多抓匪,形成剿匪立功的高潮。各级党政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剿匪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后勤供应及时,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带路、送情报,争取土匪自新,为部队做饭送柴、护理伤员等等,以各种方式协助和支持我军进剿。党、政、军、民齐心合力,剿匪捷报频传。10月份取得了歼匪1.8万余的战绩,剿匪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

就在这时,我们又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来电,进一步加快了剿匪步伐。

毛主席一直关心广西的情况,解放广西战役是主席亲自部署的,剿匪斗争也得到了他的直接关怀。上半年我们剿匪局势不甚明朗已引起了中央的注意。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主席更关心广西的剿匪进展。在美蒋联合觊觎华南、扬言"反攻大陆"的形势下,两广必须统筹一致,广西要迅速完成军事行动,以抽出部分兵力增援、加固海防,以备不测。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批评广西剿匪落后,要求叶剑英前往广西指导工作。11月16日,主席又给张云逸、陈漫远、我、李天佑4人来电,要求检查剿匪落后的原因。接此电后,我们有些紧张不安,广西的情况惊动了主席,说明我们的工作确有不足,剿匪步伐还是太慢,跟不上全国的形势。我以省委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承认错误,接受批评,表示坚决按主席指示去做,并汇报了当时的剿匪计划。此报告经张云逸和省委讨论同意后发出。11月20日,我们4人署名再回电主席,除认真检讨过去剿匪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外,还详细汇报了冬季进剿计划及进剿开始以来的进展情况。11月22日,主席回电,表示对我们所作检讨及今后计划满意,说"望本此做去,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我们这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接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入桂指导剿匪工作,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已先到广西帮助工作。省委决定尽快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议,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

的指示，加速剿匪进程。

月底，高干会议在叶剑英指导、陶铸帮助、张云逸主持下召开。陶铸、张云逸、李天佑等同志都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叶剑英作总结报告。他说：广西剿匪已不是广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的一场政治、军事斗争，因此毛主席要求我们加快步伐。我们要“打快板”，而不是“悠悠地敲慢板”，否则就不合毛主席的拍子。会后，我们重新制定了剿匪部署。省委下达了《为完成1951年4月底肃清全省股匪及迅速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杀人、收枪、反霸等工作的补充指示》等，重申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思想，明确了若干前期剿匪中不甚明确的问题，确定全省以瑶山和桂南为目前两个重点剿匪区。省委的指示精神和高干会议的决定，鼓舞和提高了全省党政军民剿匪斗争的信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剿匪高潮，剿匪斗争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时，21兵团也由湖南入桂参战，更加强了剿匪部队的力量。

桂南剿匪首先拉开战幕。

桂南地区南临大海，西南毗邻越南，横跨10多个县，地肥物丰，人口稠密，其中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地形险要，为土匪长期盘踞之地。我军曾于1950年5月对该地区实施进剿，但股匪还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未被歼灭，危害我海边防的安全。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反攻大陆”的落脚点。歼灭这一地区的土匪有着重大的意义。

12月初，我军以45军全部和21兵团的219师，玉林军分区、钦廉军分区各2个团，龙州军分区1个团，共17个团的兵力，由45军领导统一指挥，对桂南地区之匪实施围剿。

12月19日，45军133师对盘踞于灵山西南、永淳以南、钦州东北之煌墩、旧州、陆屋、武利地区的股匪发起攻击。至翌年2月下旬，共歼匪1.6万余人，基本肃清该地区股匪。这样一来，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土匪顿时陷于孤立。为了活命，十万大山区的股匪企图向越南逃跑。我军修正原计划提前进剿，先巧妙迂回，东西南北四面下网，构成铁壁合围之势，断绝土匪外逃去路。经12天的外围战斗，消灭了匪“两广反共救国会”及“粤桂边反共救国军”大部。12月25日，我军乘胜向十万大山区进剿。至1951年2月下旬，共歼匪3万余人，基本消灭该

地区的股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女)被击毙;副总指挥郭德光、“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伪“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原国民党夏威兵团副司令钟飞等被迫缴械投降。与此同时,我135师和玉林军分区部队对六万大山区股匪也发起攻势,歼匪1.5万余人,肃清了该地区的股匪。主要匪首杨凤池、伍达顾被击毙,冯宗铭被活捉,陈日东、曾仲荣、曾东元、陈兴良等被迫向我投降。至此,历时两个半月的桂南重点进剿,以歼匪6.4万余人的战绩胜利结束。

桂南剿匪战斗开始不久,1951年1月8日,瑶山重点剿匪战斗也打响了,这是广西剿匪斗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

大小瑶山,位于桂林、柳州、平乐、梧州4个地区交界处,山岳连绵,地形复杂,历来为土匪聚散之地。我冬季进剿开始后,各路匪首骨干纷纷上山,企图负隅顽抗。据侦察,这里有匪两大系统、8个军、13个师、7个旅、19个团、2个纵队、7个支队的番号,共3万余人。瑶山不仅是桂东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而且实际上也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拔掉这颗“钉子”,将使剿匪局面大为改观。

为了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省委、军区作了周密的布置。1950年12月9日,军区制定了《桂北大小瑶山重点剿匪计划》,对兵力部署、作战方法及其他有关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省委、军区将这一计划报告中南军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得到了肯定。由于瑶山地区系瑶族同胞居住之地,我们在进剿前强调要严格认真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少数民族同胞参加剿匪和照顾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的指示。派出了40多支侦察队,一方面侦察匪情和地形,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山区的民情、社情,作好进剿前的准备工作。担任瑶山进剿总指挥的是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同志,他和栗在山、何伟等一起负责指挥的同志,夜以继日地研究作战方案和行动计划,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周密的分析和安排。

1月8日,大小瑶山会剿拉开战幕,我军14个半团的兵力投入战斗。首先以32个连的主力部队和7个县大队、两个区中队以及民兵群众共数万人,对环绕瑶山的桂江、浔江、柳江及柳(州)平(乐)公路突然实施两线式的严密封锁,构成了500多公里长的不可逾越的大包围圈,切断了土匪外逃的去路。之后,我52军214师、215师和柳州、平乐、梧州、宜山、桂林5个军分区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瑶山外围土匪长期盘踞之地进行突袭。土匪一触即溃,四散逃命。我军改变

战术，就地铺开兵力，驻剿和搜剿相结合，分片包干，拉网扫荡。经过10多天的战斗，歼匪“55军”副军长刘锦堂、参谋长朱满锡，匪“48军”参谋长姜阴祥，匪“14纵队”司令王晟、政治部主任陈泽东，匪“新1军”军长余铸，匪“桂东军政区6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黄品琼以下8000余人。2月2日，柳州、平乐、梧州3个军分区部队共30个连队，分路向瑶山纵深奔袭合围，再歼匪骨干800余人。为了捕捉散匪、逃匪，部队组织了飞行队、飞行组，日行百余里，穷追猛打。省委及时派出4000余人的随军工作队，这时也大显威力。他们进驻到大小瑶山的78个乡，发动群众，对土匪展开政治攻势，做到“人人开口，家喻户晓”，“标语上山、标语入洞”，使土匪无处躲匿，一大批散匪不得不投降自新。至3月中旬，瑶山会剿战斗结束，共歼匪38030人，四大匪首林秀山、韩蒙轩、甘竞生、杨创奇及其他重要匪首无一漏网。

桂南、瑶山剿匪，由于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落实了高干会议的精神，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期，全省两个半月歼匪共18万多人，收缴枪支22万支；除桂西北和桂西30多个县外，在全省71个县内基本消灭了股匪，其中45个县已接近肃清散匪，从根本上扭转了剿匪的被动局面。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完全转为主动，土匪从此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

（四）

为了彻底消灭土匪，瑶山会剿一结束，我们又投入了部署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的工作中。这段时间，我先到钦州，出龙门港，乘船到北海一带视察海防，布置战场，筹备粮食。因为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要为防止美蒋登陆作准备，归来即参加研究桂西北进剿的工作。3月份，我与李天佑同志共同起草了《西北部剿匪部署情况》的报告，呈张云逸和华南分局，提出了兵分3路进剿桂西北的3个重点地区。具体计划是：21兵团之52军指挥215师2个团及桂林、柳州军分区各一个团，围剿四十八弄之匪；宜山军分区指挥其3个团及214师2个团，进剿罗（城）宜（山）南（丹）天（峨）地区之匪；21兵团之53军指挥219师全部及南宁、百色军分区各一个团，会剿百色即桂西地区之匪。这个报告经省委、军区审定，同意按此执行。

3月15日，省委召开了剿匪第四次高干会议，会议提出“为争取5月1日前完成消灭广西土匪的任务，巩固桂东南剿匪胜利，扩大桂西北剿匪面”的总方针，决定从3月下旬开始，集中16个团的兵力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同时在东北部开展清匪反霸斗争。

桂西北剿匪，分为柳(州)北、天(峨)南(丹)以及桂西3个重点区。柳北重点剿匪，又分为四十八弄、九万大山及三江、大苗山3个点。3月20日，我215师和柳州、桂林、宜山军分区部队共6个团的兵力，协同区内全部县、区武装和4万多民兵，分两路首先对四十八弄和九万大山地区的土匪发起进攻。我军采取层层包围、多路奔袭合围的战术，由外向内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然后逐一搜剿，村村驻兵，日夜出击，很快使大批土匪缴枪投降。四十八弄经30天会剿，歼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向天雷以下2500余人；九万大山区会剿19天，歼匪4700余人。随后对三江和大苗山地区股匪进行奔袭合围，经反复扫荡和政治攻势，全歼两地股匪。三江地区主要匪首伍英、石世佑被击毙；大苗山地区主要匪首梁庆春、夏建庭、韦加思、林茂权等无一漏网。5月20日，柳北重点区剿匪以总共歼匪2万多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4月6日，我军以4个团的兵力对天峨、南丹重点区展开进剿，不到1个月，全部肃清该地区股匪，歼匪9000余人。4月15日，我军又以6个团的兵力，会同云南、贵州军区部队对桂西百色地区进剿。由于充分吸取了其他地区剿匪的斗争经验，进展顺利，至5月底，歼匪1.5万余人，基本清除百色地区的大股匪患。

两个半月的桂西北剿匪，共歼匪5万多人。这一胜利的取得，使广西境内的股匪基本就歼，完成了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毛主席曾来电表扬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军迅速转入捕捉散匪、肃清特务分子、开展反霸退押和土改的阶段，进一步夺取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

广西剿匪到1951年5月算是告一段落，境内股匪基本就歼，以后的工作主要是肃清散匪、特务，巩固治安。

4月下旬召开高干会，我作了基本完成剿匪任务的报告。5月1日，省委、军区主持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我在大会上作了简短讲话并告别乡亲。此时我已接到新的任命，会后即赴东北工作，离开了广西。

43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回首过去，深感取得和巩固革命胜利很不容易，无

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之献出了生命，借此向所有在广西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表示无限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1992年）

毛主席指示我们加快广西剿匪步伐

栗 在 山

(一)

1949年11月,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49军,与8个兄弟军一起,发起了解放广西战役。至12月14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17万多人,解放了广西全境。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闻讯后十分高兴,12月18日致电四野司令员林彪表示赞赏,同时指示:四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

解放初期,广西的匪情十分严重,居中南6省之首。除反动地主恶霸、惯匪及流氓地痞之外,白崇禧败退之前有计划地留下来的一部分国民党正规武装是当时广西土匪的主力。因为他们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活动十分猖狂。因此,中南局、中南军区要求广西省委、军区认真贯彻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剿匪为中心任务来展开广西的工作。

当时,广西省委、广西军区(由13兵团领导机关兼)于1949年12月先后成立。我是1950年4月49军军部与广西军区机关合并(49军番号仍保留)时,担任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职务的。这时,13兵团领导机关已调离广西,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副司令员李天佑、副政委莫文骅、参谋长钟伟、政治部主任刘随春。

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中南局的有关指示,省委、军区于1950年1月10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指示》,确定以剿匪为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初步提出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1月15日,投入主力部队10个师1个团及地方武装共14万多人兵力的剿匪斗争全面铺开。

经过追歼国民党残余正规武装、镇压土匪暴乱、有重点地进行剿匪等几个阶

段的军事行动，至1950年7月，全省共歼匪9万多，取得了一定胜利。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当时全省的匪情仍很严重，主要表现在：重要股匪多数未受到致命打击，特务、惯匪仍四处活动，反动地主恶霸在农村还可以为非作歹。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多，从我们自身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索：

一、为什么会出现土匪越剿越多的现象。我以为这首先是个认识上的问题，并非土匪越剿就越多，而是土匪本来就多，只是我们开始认识不足，对匪情估计过低而已。原来估计有股匪9万多，后来歼匪数表明远远不止这个数。年初部队进剿初胜就大喜过望，当土匪暴乱危及全局才发现一下子冒出了众多土匪，便转而认为广西"民、匪难分"，土匪"越剿越多"。其实，匪多枪多洞多，是解放初广西匪情的一大特点，大军入桂解放广西后，土匪暂时潜伏下来了，造成一种假象；同时，反动的地主恶霸不仅是潜在的土匪后备军，还是土匪的社会基础。随着我军剿匪斗争的步步深入，潜藏的土匪都跳了出来，欲作垂死挣扎，露面的土匪就多了起来。因而必须重新认识匪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为什么股匪受不到致命的打击。从战略上说，由于我军上半年剿匪斗争未能形成全省性的战略重点区，分散驻剿对股匪形不成拳头，土匪只是暂时被击溃，不久又啸聚成股，占山为王。从战术来说也存在不灵活的问题，南下主力部队打惯了大仗，对于山多、洞多的广西地形情况不适应，加上部队分散，常常遭土匪袭击，主动出击又往往扑空，行动上有些被动。这当然也影响了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为什么农村地主恶霸还有很大势力。主要是我们发动群众工作没有做到家，对党的政策解释宣传不够，征粮工作中有"强迫征收"行为，反动地主恶霸乘机打出"反征粮"、"反北佬"（指南下的解放军）的口号蛊惑人心。同时，当时土改未展开，地主阶级的经济优势未被打垮。

四、怎样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剿匪的积极性。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剿匪斗争只是部队的军事行动，显得力不从心。为什么群众参加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发动不够。党、政、军三方虽不能说没有配合，但确实不够协调密切，把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部队在执行剿匪政策的过程中有某种偏差，如过于宽大和乱打乱捕等错误倾向，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不但上半年剿匪收效不大，而且使我军遭受了一定损失，有4000多人死亡、失踪，地方干部和工作人员也有1000多人被害，更为严重的是土匪暴乱仍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7月南方酷暑天气到来后，省委、军区抓住部队夏休的机会，及时开展整风学习运动。8月中旬军区整风开始。军区首长都在动员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总结剿匪斗争的经验教训，对照成绩找差距，纠正错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下一阶段的剿匪工作中抓出成绩。我于9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全军中去》的文章，提出了几点意见，意在进一步引起全体官兵的重视，使整风运动收到促进剿匪斗争的效果。

根据省委、军区的部署，冬季进剿拉开战幕，以桂东南地区为进剿重点，对六万山、镇龙山、大容山等地股匪发起了围攻，取得了不小的战绩，我们为之鼓舞。但是，广西剿匪的进展在全国仍然落后，与毛主席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不能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后形势发生了剧变。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登陆，而且觊觎我国东北地区，派飞机轰炸，公开向新中国挑衅；又向台湾海峡派驻舰队，侵犯我国主权。蒋介石妄图火中取栗，发出“反攻大陆”的狂喊。一时间不仅东北形势告急，华南、东南沿海也陡然成了御敌前线，活动在这些地区尚未就歼的土匪则像打了气的皮球又蹦哒起来了，大有与蒋介石里应外合之势。这当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站在世界的高处看中国，站在中国的全局看各个省区的。这时，他所着重思虑的是如何尽快完成剿匪，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应付美国和蒋介石可能发动的侵略与反攻。当了解到广西剿匪进展缓慢、匪患仍很严重的情况后，他感到不能不直接过问广西的剿匪了。

9月16日，毛主席电示中南军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随后，在11月份的9天之内，毛主席又就广西剿匪问题连续发出4份电报，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指示。

11月14日，毛主席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等："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要求叶剑英到广西工作一段时间，"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并指示叶剑英将此意见转达中南局和广西领导人。两天之后的11月16日，毛主席直接给广西省委、军区发来电报："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十二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17日，毛主席又致电叶剑英等："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要求"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要只顾一省"。同日，毛主席还指示中南局和中南军区：你们速派陶铸（当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叶剑英不宜离开广州过久，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

不言而喻，毛主席的指示对我们震动极大，我们打心眼里敬佩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更为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反映不敏而惭愧，为广西剿匪的落后局面而不安。这时，我们深深地感到，广西剿匪斗争目前虽有进步，但仍落后于形势，如不尽快取得胜利，势必影响到中央在华南地区的战略部署。于是，我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一面立即向毛主席汇报，检查过去剿匪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报告1950年9月以来剿匪所取得的新进展；一面指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研究提出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具体措施。

11月20日，张云逸等主要领导联名致电毛主席，检查过去剿匪中存在问题主要是"领导的错误与缺点造成的"，经过整风已基本克服，并汇报了冬季重点进剿作战计划。毛主席接电后迅即于22日复电，肯定广西的检查和计划，希望"本此做去，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11月24日，陶铸、张云逸等又联名致电毛主席、中南局和中南军区，详细报告准备重点进剿桂南、大小瑶山的计划。

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做到半年内剿灭广西土匪，省委、军区于11月底至12月初，召集各地委、各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在南宁召开第3次高干会议。

会上，叶剑英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加快广西剿匪进程的指示。他风趣地说：我是来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要把板子打得快些，现在新的情况已经来临，而我们还在打慢板，就不合毛主席的拍子了。陶铸同志也作了《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的讲话，张云逸同志代表省委、军区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这次会议进一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统一了思想，决定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展开剿匪总体战，以桂南、大小瑶山为全省重点剿匪区，为从根本上扭转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提供思想、组织和物质保证。我在会议讨论中就如何把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到政治工作中去谈了自己的想法。会上和会后，我先后参与了《关于剿匪发动群众标语口号的规定》、《十项剿匪法规》、《关于为完成毛主席限期消灭全省股匪对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此，广西剿匪进入了快速决胜的新阶段。

（三）

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后，广大干部战士深受鼓舞和教育，剿匪积极性大为高涨。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梧州分区战士王福田，听了上级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后，当场表示："我有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的决心在今后行动中看。"在剿匪行动中，王福田3天就抓了两个匪首，缴获20多支枪。一次，班长在战斗中挂了花，全班失去指挥，在此时刻，王福田挺身而出。他拿过班长的冲锋枪说："同志们！不要慌，跟我干！"说着，就带领全班截住土匪逃路，结果擒获20多个土匪。广大干部战士英勇歼匪，大大加快了广西剿匪进程。

12月，奉毛主席指示，中南军区将第21兵团的两个军调到广西参加剿匪作战，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兵力。

从12月起，我们集中45军、21兵团之219师和及玉林、钦廉、龙州军分区各一个团，共17个团的兵力，对桂南地区实行重点进剿，结合反霸、减租减押、建立农会和民兵武装等项工作，很快就取得辉煌战果。12月初开始的十万大山剿匪行动，仅12天就消灭了匪"两广反共救国会"及"粤桂边反共救国军"大部，击毙

“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女)等。经过两个多月战斗,在桂南地区歼匪6.4万多人,收缴各种枪9600多支,肃清了该地区匪患。

毛主席对我们剿匪斗争取得的进步十分高兴并予以充分肯定。1951年1月2日,他致电张云逸等军区领导说,“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1月7日,又将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进展的报告批转华东、西南、西北三大军区,指出:“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毛主席所指“经验”主要是讲广西在执行有关剿匪政策上取得了进步。过去我们对土匪有过于宽大的偏向,毛主席曾提出批评。此后我们坚决纠正,从1950年9月起,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及其他反动分子,打击了匪焰,人民扬眉吐气。毛主席对此非常赞赏,1月24日,他致电张云逸,表扬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

毛主席对广西剿匪进步的肯定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省委、军区又精心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重点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1年1月8日,军区集中14个半团的兵力,打响了围剿大小瑶山股匪的战斗。我与何伟同志协助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组成前线指挥部,具体部署军事行动。由于事先经过周密研究和深入调查,第一步包围瑶山山区的行动非常成功。随后进行多路奔袭,扫荡山区外围土匪。将残匪压缩到山区内部之后,又以13个营的兵力进行第二步奔袭合围瑶山腹地残匪的行动。先后经过50多天的战斗,歼匪3.8万多人。

在此过程中,我和李天佑共同起草了《关于瑶山外围反霸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草案)》、《关于大力开展反霸清匪斗争的意见》,印发各进剿部队前方指挥所研究执行。这两个文件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剿匪斗争应该注意的方法和政策;二、在股匪肃清的地区如何开展清匪反霸、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工作。两个文件贯彻下去,对瑶山会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瑶山会剿的胜利,拔掉了全省土匪最大的据点,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为了彻底肃清股匪,按时完成中央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我们决心继续战斗,不给土匪以喘息的机会,于1951年3月中旬开始部署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的行动。

3月15日，省委召开了第四次高干会议，决定从3月下旬开始，集中16个团的兵力会剿桂西北地区股匪，同时在省东北部开展清匪反霸斗争。从3月20日进剿四十八弄和九万大山地区股匪的战斗打响开始，4月6日集中兵力进剿天峨、南丹地区，到5月初百色地区会剿结束，桂西北三大重点匪区，即柳北、天(峨)南(丹)和桂西(百色)地区的股匪基本就歼，两个半月时间取得了歼匪5万多的战绩，顺利完成了毛主席限期剿除匪患的任务。

就在广大指战员、人民群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又致电广西军区司令部并告中南军区，对广西剿匪的胜利表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我们进行了传达讨论，号召部队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纠正认为股匪基本消灭了、天下太平无事的错误认识，指出轻敌麻痹与和平享乐思想是彻底完成清匪任务的障碍，要求全体同志毫不松懈地进一步肃清散匪。此后至1952年底，全省在进行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又清出散匪特务及反革命分子数万人，彻底完成了广西剿匪作战任务。

1951年夏全省股匪肃清后，重建49军军部，我即调离广西军区，重任49军政委。1952年春，49军军部改编为空军第3军，我又担任了新的职务，离开了广西。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参加广西剿匪的那段历史，总是激动不已，感慨很多。尤其是在广西剿匪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多次来电指导，使我们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取得剿匪胜利，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老人家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艺术，抓住关键、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等等，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也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很好地研究和发扬。

(1995年)

恭城浴血记

罗　荣

1950年1月25日，广西恭城发生了解放初期广西最早最严重的土匪暴乱。其范围之广，匪徒之众，危害之大，震惊一时。当时我任解放军第145师434团团长，负责领导平乐、荔浦、恭城等县的剿匪斗争，并在匪乱之后在恭城主持了近1个月的清匪工作，耳闻目睹了土匪暴乱所造成的危害和我军浴血奋战的情景，这是我参加广西剿匪斗争中印象最深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恭城土匪暴乱的形成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恭城县，东西两面分别有都庞山系和海洋山系穿过，境内半为山地、半为丘陵。四周与富川、钟山、平乐、阳朔、灵川及湖南江永等县接壤，正当湘桂交通要冲。这种复杂的地形，使恭城成为解放初众多土匪隐藏聚散、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巢穴。但土匪啸聚恭城并举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暴乱，又决不只是地理环境上的原因，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这就得从桂系军阀的“宿将”、恭城匪乱的总策划人钟祖培说起。

钟祖培，号植轩公，恭城平安乡对河村人。早年与李宗仁有同窗之谊，为李所器重。从连长、营长、纵队司令、旅长、师长直到军长，钟祖培一直追随李宗仁，官运亨通。后来因与白崇禧有矛盾受排挤，方闲居故里。返归家乡的钟祖培一改平日横行霸道的作风，显出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的作派，曾博得一时美名，居然又当选上了伪“国大”代表。解放战争结束，人民解放军进驻恭城，这位显赫乡里的植轩公见风使舵，主动投诚，摇身一变俨然是一位乡贤，受到了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善待，并被视为统战对象。

但是，钟祖培内心并没有投向人民。他怎么也忘不了其恭城第一人的地位，忘不了昔日的荣华富贵、风光气派、门庭若市，一种揪心的失落感盘绕在心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巴结他的人越来越少，工作队也向他征粮借枪，钟祖培的失落感变成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仇恨："哼，共产党讲得好听，如今对我也要粮要枪了。李(宗仁)、白(崇禧)还没有缴过我的枪哩！"这个原国民党退役中将军长简直怒火满腔。

就在钟祖培报仇之心膨胀的时候，一个名叫梁赓的特务，奉白崇禧之命，偷偷潜回恭城，敲响了钟家大门。真是打瞌睡碰着了枕头——正合适，钟祖培得到了20两黄金的活动经费，奉旨筹划暴动。

一个昏暗的夜晚，钟祖培把林伟勋、田民丰、余伟年、张明琳、钟士奇、黄强、莫癫子等老部下和伪民团头目10几人，召到他的油榨房，秘密商定"暴动计划"。这些人出了钟家，就四处串联发动潜伏的匪众，不仅本县的土匪，连湘桂边交界山区的原国民党军长周天雄，瑶山惯匪欧十三、余继光，灌阳匪首卢一枝、田邦交、周武常，以及匪"湘桂边区司令"黄绍立等一大批匪首骨干，都被钟祖培的人沟通了联系，蠢蠢欲动。

钟祖培好不得意，与众匪首商定了暴乱的行动计划：一、由田民丰、张明琳分别向嘉会、栗木等乡摊粮派谷，限期交纳。二、成立暴乱机构"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钟祖培、田民丰为正副总指挥，余伟年为参谋长，林绩勋为秘书长，钟士奇为副官长，钟伟人为军需长，下设7个大队。三、确立暴乱时间为1950年1月25日，规定了信号、口令等；四、成败后之对策：攻下县城，由田民丰任临时县长；如"失利"，则退至钟山、恭城、永明3县交界区的山区"打游击"。

一个罪恶阴谋在残冬里酝酿成熟，一只巨大的黑手已伸向恭城——

1月19日，莲花乡工作队长刘禄盛由县里返乡，途中遭匪拦袭，被连砍数刀壮烈牺牲。

24日，嘉会乡泗安村地主何振德纠集匪徒百余人，袭击我征粮工作队。

同日，驻三江乡解放军战士9人返回莲花，途经单竹遭匪伏击，牺牲6人。

……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血案，是匪徒们发动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白色信号弹，已经引起了群众的注意。

匪乱发生的前几日，恭城县委连续接到下面党团干部、工作队员及群众的反映和密报：土匪和地主勾结，准备暴乱。遗憾的是，县委并未引起重视，反认为是

下层干部恐慌。直到暴乱发生的当天，和平乡被匪围攻，工作队还打电话给钟祖培请他支援，钟匪拿着电话筒，竟差点笑出了声。

一场殊死的搏斗已无法避免。

1月25日凌晨，嘉会乡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划破了早晨的宁静。40余名匪徒在余伟年的指挥下直冲乡人民政府。一时间，人群哭喊，鸡飞狗跳。恭城土匪暴乱由此开始了。下午，嘉会通往县城的电话被切断，乡政府四周布满土匪。匪首狂叫：打死一个工作队员奖大洋300元，打死一个解放军奖600元，打死一个领导人奖1000—2000元。匪众像打足了气的皮球，狂蹦乱跳。

同日，天麻麻亮，栗木乡遭到匪徒四面八方的围攻。正在这里做发动群众工作的副县长赵国士率全体工作队员及区乡干部拼死向湖南突围。晚10时，和平乡工作队亦遭400余匪徒的攻击。工作队长王宏家组织工作队和县大队14人，与匪激战数小时，8人壮烈牺牲，2人冲出重围。

26日早，东寨乡乡长侯杨智、干事黄自益等人预感情况不妙，正要离开，土匪冲了进来。他们与匪展开搏斗，因寡不敌众，侯杨智及工作队员赖绍连、邓美被匪抓住，至死不屈，英勇牺牲。下午5时，莲花乡工作队住地被1000余名土匪围攻，解放军、工作队40余人在副排长毋连才、工作队长董荣生、县大队副队长李煌茂、莲花乡副乡长李志儒率领下，与匪激战通宵，多数牺牲。女团员秦克贞不幸被俘，惨遭土匪折磨，被裸体游行。但她坚贞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赴难。

26日，全县13个乡及平乐县世平乡土匪3000人，分东、西、南、北4路，分别由钟士奇、余继光、张兴贵、田民丰指挥，气势汹汹地向县城进犯。下午5时匪徒占领了县城四周高地，切断了县城与周围几个乡的电话联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驻守恭城的是我团3营。但此时兵力已分散到全县各地，一个连在栗木乡维护栗木矿区的安全和协同采锡矿，一个连负责维护桂中南北铁路干线的运输治安，剩下的8连日前又抽走两个排下乡筹粮。此时能肩负起守城任务的只有8连3排36人，加上县大队12人、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80余人及师部侦察队的5个侦察员，总共才140多人。而土匪却有3000多人，数十倍于我，又来得突然，电话被切断了，信送不出去。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担任县委书记的我团政治处

主任田继舫，保持镇静，立即召集城内全体干部紧急会商，当即定下“重点防御、固守待援”的方针，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县城。他们坚信，土匪攻城的消息一定会传到附近剿匪部队，援军很快会到来。

田继舫随即作出如下布置：两个班抢占县城制高点文庙岭和武庙岭，用交叉火力阻敌前进；一个战斗小组在县府大门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一个战斗小组坚守十字街的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这是县政府大院的最后一道屏障；县大队一个班守护老庙粮仓。命令传达后，各就各位，立即进入阵地。

晚10时许，城北道公山腾空燃起了3堆熊熊烈火，这是匪徒进攻县城的信号。“轰轰”两声炮响之后，大批左臂缠着白布条的匪徒分4路扑向县城。东路由匪首钟士奇率600多人，从凤凰山、金鸡寺、江久村、东渡浮桥，攻入兴隆街。南路由匪首欧十三等率600多人，由鹅山亭、燕子岩、狮子头、南渡浮桥，直逼十字街。北路由匪首田民丰等率750人，穿过李子园，扑向文庙岭。西路由匪首余继光率200多人，越过下里洞，向窑钵岭高地进攻，与匪首陈荣仔一股会合后再向武庙岭进攻。

“打进县城捉县长，杀光解放军！”

“冲啊，抢啊，发洋财啊！”

匪徒们一边放枪，一边嗷嗷狂叫，像一群野兽，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撒泼肆虐兴隆街、太和街上，受害群众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土匪打死了街民欧明记9岁的孙子，枪伤了陈盛溪10岁的小女，当着李国兴、王硕俊亲人的面残酷地杀害了李、王两人……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翌日（26日）凌晨3时，各路匪徒集结于十字街，包围圈缩小到县政府四周，企图拿下县政府。

我守城人员早已摩拳擦掌，准备痛歼土匪。只是因为人太少，不宜过早暴露目标，要等到土匪接近的时候再打。这时，守城人员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数十倍于己之敌，沉着应战，一连3次击退了匪徒的疯狂进攻。土匪死伤枕藉，县政府阵地岿然不动。

在城外路口村李家祠堂坐镇指挥的钟祖培，见攻城不下，气急败坏地下令连夜从莲花、西江、世平等地再调1000名匪徒增援，27日继续攻城。又派自己贴身的30名精悍匪徒，配以2挺机枪助战，集中火力抢夺武庙岭高地，妄图以此为突

破口攻下县政府。

我固守高地的9班战士，面对山下人头攒动的匪徒，毫无惧色，奋起反击，连续数小时与匪激战，打退了匪徒10余次轮番进攻，最后弹尽力乏，不得不退出阵地与县政府主力汇合。他们刚撤出阵地，县政府即受到土匪火力的严重威胁。田继舫书记一看情况危急，立即作出夺回阵地的决定。他和副书记贺万年、副教导员丛明德、副指导员李树亭等人，亲自带领9班战士，在7班火力掩护下，出敌不意，分两路夹击敌人。

占领山头的敌人正为自己的"胜利"得意忘形，9班战士又突然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周围。"哒…哒…"一梭梭复仇的子弹雨点般扫向敌群。匪徒们顿时乱了阵脚，有的还未来得及端起枪就被送上西天。战士们以迅猛的动作，仅20分钟便夺回了阵地。随即又以更猛的火力，将潮水般溃逃的匪徒逼退到城郊西河口。

与此同时，距离县政府不远的老庙镇粮仓的12名县大队战士也在同1000多匪徒浴血奋战。为了保卫这个极其重要的据点，副中队长周建辉带领11名战士，凭依不到一米高的断墙残垣，击退了匪徒的3次进攻。27日天亮后，蜂拥而来的匪徒越来越多，轮番进攻。县大队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棍棒、砖头、石块与匪肉搏，谱写了一曲悲壮战歌。

周建辉腹部中弹，肠子外流。他一手捂住伤口，一手紧握石块，狠狠地砸向匪徒的头。文书赖绍新颈脖被匪徒用马刀砍掉了一半，他踉跄着，握着一根木棍向匪徒扫去。炊事员侯吉祥腿部受伤，手被打断，被一个匪徒压在身下，他大喝一声，愤怒地咬下了这个匪徒的耳朵。热情而朝气蓬勃的周建辉牺牲了！精细文静内秀的赖绍新牺牲了！忠厚粗犷豪放的侯吉祥牺牲了……固守粮仓的10位战士先后牺牲了！碧血染红了茶江。

剩下的守城人员仍在苦战，等待援军的到来。

27日，一支援军终于从平乐赶来了。驻守在平乐的我团2营在平乐得知恭城匪乱消息，2营营长李自章率30余人，同平乐县大队副队长莫楚英率县大队120余人，火速赶往恭城。同时派人给团部送信。下午5时，2营赶到恭城县，立即上武庙岭增援；莫楚英率县大队进入县府。

匪徒一见我援军到来，四散奔逃。后见援军不多，28日再度攻城。守城战士分东南、西南两路出击，将匪击退。但土匪仍围住县城，不肯罢休。

此时，我另一支援军正在兼程疾进。副县长赵国士25日在栗木率众拼死突围，终于和几个战士突出了土匪的围攻，昼夜兼程赶到邻近的湖南永明县求援。永明县委和驻军立即发兵出援。27日，赵国士等人和援军一起疾驰恭城。28日到达县城近郊西岭，将正在这里准备再度围城的土匪击溃。29日逼近县城。

同日，我从荔浦派出的援兵也赶到了恭城。我在荔浦指挥攻打桂山岩战斗时得到2营从平乐送来的消息，才得知恭城被围的。当时攻打桂山岩的战事正酣，不能立即结束战斗，前去支援，心里非常着急。旋知师部已派参谋长赵峰率435团3营前往增援，才稍放心，但我仍派在荔浦的炮兵、工兵各1个排火速赶往恭城。29日，他们和永明援军会合，对仍在围城的土匪发起猛烈攻击，霎时炮声、枪声响成一片。土匪顿时愣了，不知哪里冒出这么多兵力。我守城指战员听到援军的冲锋号声，精神大振，跃出阵地出击。在内外夹击之下，土匪瓦解，死伤众多，未死者四散逃命。当天，我再率两个连赶到嘉会时，县城已经解围。便和部队在嘉会暂时驻下。

赵峰同志率435团离开恭城后，我到县城主持后一阶段的清剿土匪工作。当时，县城之围虽解，但匪情仍然严重。溃散的土匪只是暂时躲进了附近山林地区，随时准备反扑。有的区乡仍有土匪公开活动。我们在开往恭城县城途经莲花乡时，大白天还遭土匪的冷枪，说明土匪明知大军开到也并不死心。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召开了县委会，研究部署清剿工作。当时着重解决了两个认识上的问题。第一，正确认识匪情。土匪暴乱前，恭城匪情已经十分严重并露出了种种迹象，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县里对下面群众的反映也不重视，犯了轻敌的认识错误。匪乱之后，又有人认为土匪太多，夸大土匪的能量，不注意从我们自身工作失误中去找主观原因。我认为，土匪多是匪乱发生的原因不错，但匪乱之所以能形成，主观上是我们轻敌的错误所致，同时还有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的原因，否则不会有那么多被蒙骗的群众参加暴乱。正确认识这点，才能认清目前的形势，即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恭城境内的土匪是完全可以剿灭的。第二，关于收枪问题。我认为所有民枪必须收缴，否则就会为匪所用，此次匪乱已充分说明问题。目前要大力贯彻落实一律收缴民间枪支的政策，以绝后患。我的意见得到了同志们的赞同。之后，我们就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匪运动。

首先，大力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强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有奖”，瓦解残匪，争取一部分被胁迫的匪众来降；对于少数罪大恶极、顽抗不化的匪首骨干，则毫不留情地杀了一批，打掉了土匪的气焰。

其次，彻底发动群众起来清匪。匪乱刚过时，群众都不敢和我们讲话，一是怕土匪再来报复，二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七八个工作组，每个组带一个武装便衣队，分散到乡村各地，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清匪。工作队每到一地，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农村的封建势力，树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同时合理征粮，农民负担比以前有所减轻。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注意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剿匪的主动性增强，纷纷积极要求协助部队清匪，收到了好的效果。

第三，严肃处理旧职人员。这是从恭城暴乱中得出的教训。像钟祖培这样的人，我们原先视之为统战对象，优待有加，没有警惕他暗藏反动动机，结果事发后还不知他是幕后总指挥。实际上，留用的旧职人员中，像钟匪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因为过去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颇有些“号召力”，加上他们表面伪善，一般群众也难免不被其利用，因此由他们鼓噪煽动起来的匪乱，性质严重，规模很大。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一条就是严肃认真处理旧职人员，对有劣迹、暗中资匪者一律严肃追究，从重处理，以免后患无穷。这在当时是极为必要的有效的清剿措施。

通过采取上述3方面的措施，清剿恭城土匪的斗争开展顺利。一批顽抗之匪被消灭了，一批匪徒下山投降了。从恭城逃出后龟缩在瑶山密林的钟祖培和他的喽罗们惶惶不可终日。1951年1月上旬，我军进行瑶山会剿，消灭了广西土匪的最大据点，策划、指挥恭城土匪暴乱的元凶钟祖培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恭城暴乱中，我解放军指战员表现了孤胆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战斗作风，8连3排事后受到中南军区的通令嘉奖。但此次暴乱来得突然，我准备不足，敌众我寡，致我干部战士59人，工作队45人，县大队14人，其他干部群众3人，共121人惨遭匪徒杀害；县城居民被匪洗劫，损失达折合人民币3.29亿元（当时币值），难以统计的房屋被匪烧毁。对土匪的这一罪行，恭城人民群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钟匪落网的消息传出，人民群众一致强烈要求严惩。短短几天，我们收到揭发钟匪罪行的群众来信就达几千封之多。

1951年2月27日，恭城人民盼望的这一天来到了！钟祖培、林绩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正义的枪声在天空久久回荡，像是要告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英烈：安息吧，战友！

（1990年）

激战平而关

董占林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4师400团进驻西南边防龙州地区的水口关、平而关、镇南关、隘店关一线，执行保卫国防、清剿残匪的任务。当时，我担任该团的团长，宋世永同志任团政委。

1月9日，先后从湘西、桂西败逃的国民党军第17兵团残部约7000人，在兵团司令官刘嘉树的指挥下，由靖西平孟窜入越南边境，企图在高平以北占据地盘，保存实力，伺机窜犯。但在侵越法军和越南劳动党游击队的打击下，他们无路可走，2月1日又奉白崇禧电令，回窜我广西边防要地水口关，企图取道平而关，进入越南东北沿海地区，从海上逃往海南岛或台湾。师接到我们的敌情报告后，当即指示我团调整部署阻击该敌，并相机诱敌深入，把该敌歼灭在我国境之内。

我和宋世永同志一起研究了如何完成这次作战任务的具体措施。当时我团的部队分散驻守在龙州、水口关、镇南关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迅速收拢部队，第二件事是立即派出侦察部队查明我驻守水口关的2营4连与敌人战斗的情况，第三件事是火速调1营和9连回龙州，准备迎击敌人，并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2月1日早晨，敌人乘我边防部队不多，一拥而入，于当日下午3点进至水口关。驻守水口关的我团4连1排发现敌人后，迅速占领了水口关南侧的古代要塞炮台山，与进犯水口关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三四次连规模的进攻，打死打伤敌军30余人。当天下午我接到4连1排的报告后，于下午6时率1营、团迫击炮连和侦察排从龙州出发，增援4连1排。那时，从龙州到边防上各关口的部队，不但没有无线电台，有线电话也不通。我们还不知道我4连

1排由于寡不敌众,战斗到黄昏,已经主动放弃水口关,撤到越南境内,绕道撤回了。

我率领部队乘着夜色,向水口关急进,于2月2日凌晨2时到达了水口关北面的河边。这时,我发现对岸水口关村子里隐隐有灯光,就叫司号长吹号联系我4连的部队。司号长吹了三四遍均未有答号。侦察排的同志也在河边大声喊叫,要对岸把船撑过来渡河过去。正在这时,对岸答号了。号长一听,立即向我报告:"团长,号音不对,是敌人答号!"我心里一沉,估计水口关被敌人占领了,而4连1排的情况,是主动撤走了,还是被敌人消灭了?现在我们已经闯进敌人阵前了,这里的地形对我很不利,部分分散在河边的土坎沿线上,土坎下是奔腾的河水,南面是两丈多深的河槽,附近山头上都有火光,判断都是敌人。于是,我立即命令部队保持绝对肃静,后卫变前卫,迅速后撤。一直撤出两三里之外,我这才松了口气。这时敌人的枪声也响了,但我们也基本上脱离了危险区。如果不是果断地及时后撤,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二天敌人仍原地未动。2月3日,敌兵分两路向罗回、更益地区窜犯。

3日晚,我们将1营和第9连部署在水口关至大青山西北地区,诱敌深入,伏击敌人。

4日拂晓,敌人由水口关方向向东开始蠕动。10时许,敌行至大青山以西地区。我预先埋伏的部队,待敌人接近后,突然猛烈开火,敌人队形顿时混乱,莫知所措。在这里,我军阻滞了敌人约3小时。敌人对我兵力不明,胆颤心惊,不敢恋战,一面以1个团的兵力与我对峙,大部敌人则绕道继续沿国境线向平而关方向窜犯。我9连为阻击敌人窜出国境线,仅40分钟的时间,便快速勇猛地抢占了大青山,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侧击沿国境线向平而关方向逃窜的敌人,同时保障了团右翼战斗队形的稳定。我们在大青山麓与敌激战终日,杀伤敌100余人,争取了时间。之后,我团1营不顾疲劳,勇猛地追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扰得敌人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疲于奔命。

5日8时,兄弟部队402团2个营由靖西日夜兼程,赶到龙州以西水口关以东的下冻地区。我团6连从隘店关、7连从镇南关急行军,也同时赶到了平而关西边的炮台山。

我团主力2月4日夜继续尾追敌人,但部队进到橄门山区却找不到敌人了,

摸了几个山头都没有见到。部队连夜沿着国境线上的崇山峻岭，继续前进。我们部队这时虽然已连续5夜没有休息，两天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但大家仍然咬紧牙关，坚持战斗，一路上没有一个战士掉队。

这时驻守平而关的我团5连2排，依托有利地形，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先头部队197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多次挫败了敌人向国境外突围的企图。但该排连续作战，已伤亡过半，子弹也快打光了，全排只剩下4枚手榴弹。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由苏圩赶来的401团兄弟部队的4个排和由凭祥赶来的我团6、7两连赶到平而关，与2排会合，大大增强了阻击力量。

5日夜，我和宋世永同志带着1营和9连、4连以及由水口关撤回来的1个排、团直属队，沿着中越边界杂草丛生的山坡向前追击，一面侦察，一面前进。部队走着走着，找不见敌人行军踏过的道路留下的痕迹，敌人向哪个方向走了也不清楚，我十分着急。当时已是5日夜间10点左右，于是，我把行军队形调整了一下，按2、3、1、9连的序列前进，我跟在2连后面行进。部队在前进中，突然发现左前方白马村北山腰有火光。我立即叫团侦察排传令停止前进，当场给2连连长交代，用夜摸的动作突然攻占白马北山，也就是修龙岭。

白马村距平而关30华里左右，村后是怪石嶙峋、杂草丛生的修龙岭。村前是起伏的山地，地形非常险要，易守难攻。事后得知，修龙岭当时由敌人的1个营据险扼守。我当即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利用夜暗，向敌人发起进攻。

5日夜11时许，部队利用夜暗向敌人摸去。2连1排长杨清义同志，不顾荆棘树丛，山石锋利，带病在前开道，直上主峰。我2、3连摸到半山坡时，突然敌人哨兵高声喝叫："谁？"

我曾交代2连连长，部队在运动途中无论如何不能打枪，以免过早暴露自己。我们在大青山凤西战斗中还曾抓了一个俘虏，对敌人的番号事先作了了解。这时，我们的战士便机智地回答："55团掉队的。"

惊疑未定的敌人又问口令。在敌人未搞清虚实的瞬间，我2连以勇猛的动作冲上山去，占领了白马村东北山。3连从白马村北山鞍部一直打到白马村里，用四〇火箭筒把白马村的房子打着了，火光冲天。我在2连攻占的白马北山腰上看到敌人乱了营，立即令团八二迫击炮连向敌轰击，并令9连从白马村东侧进攻向平而关方向撤退的敌人。但白马村至平而关之间的一座山上的古代炮台被

敌人占领,阻挡我军前进。6日拂晓前,9连以13名战友伤亡的代价,终于攻占了这个炮台山。

从修龙岭退下的敌人,又被督战队威逼着向山上反扑,妄想掩护白马村的敌师部撤退,反扑一次比一次疯狂。我团指战员越打越勇,用手榴弹甚至石块打退了敌人7次反扑。3连文书何德福同志,在排长牺牲后,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代理排长,负伤3处不下火线,继续坚持战斗。我团侦察排绕到白马村西南山,对敌19师训练队向我反扑的50多个敌人从背后进行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接着,我侦察排利用夜暗,一口气攻下敌据守的两个山头,并打退了敌人3次反扑,活捉了敌19师训练队30多名排级军官。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终于攻占了后山,并查明白马村住的是敌19师师部。

6日上午10时,我团从东北方向进到距平而关12华里的地方,遇到敌人的阻击。当时,敌以1个营的兵力控制着平而关河东的东山,企图掩护敌主力由平而关向西外窜。我军如不迅速攻占这个山头,则必前功尽弃。我团1营在团八二迫击炮连的掩护下,奋勇向敌人发起了进攻。第一次攻击失利。第二次在迫击炮猛烈火力及烟幕弹的掩护下,1营1连终于攻上平而关河东的大山梁。至此,平而关松吉河以北、以东、以西敌人的阵地均被我攻占,敌17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为首的残敌被我压缩在平而关松吉河套内方圆不到10华里的小群山里。

被我压缩包围的敌人,犹作困兽之斗。我和宋世永政委带领团指挥所人员登上平而关河东的山头,透过滚滚烟尘,见松吉河在平而关前形成了一个马蹄形,河两岸丘陵起伏,村落点点。数千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东碰西撞。我即下令部队迅速渡河,同时令各种火炮向对岸敌群轰击,掩护部队强渡松吉河歼灭敌人。

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哭爹喊娘,嗷嗷乱叫。

松吉河最宽的地方300米,最窄的地方80米,流速甚急,河水较深,最浅处也有1米多深,首先跳下的3连两个战士被急流卷走,加上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部队一时受阻。此时,兄弟部队402团由松吉河东北角过河插入敌群。我1营3连不失时机,纷纷跳进急流,首先冲入对岸敌阵。

由于我团5连第3排、6连、7连和兄弟部队的401团4、6连的4个排,在平而关西南方向的古代要塞炮台上的顽强阻击,顶住了敌人由平而关向国界线外

突围，再加上我正面部队的进攻和激烈的炮火轰击，敌人溃不成军，拥挤一团，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

我们缴获的敌197师上校副师长蔡亚锷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描写："6日，早已预料到迟早会降临的不可思议的悲惨命运，今天果然到来了。197师在河北岸遭到了全面重大压力，除57团外，一起溃退下来。悲惨的命运便决定于'前面打不出，后面抵不住'十个字。在危急的时候，我约莫走出一里多路，突然出现一位手提快慢机手枪、头戴红五星帽的解放军，一面摇手，一面喊着不要打了。这样，便结束了我个人在国民党17年的历史……"

2月6日黄昏后，我参战部队在平而关西侧河洼深谷、群峰山巅搜捕俘虏。战士们高举火把，照亮了国境线上的高山深谷，"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喊声山鸣谷应。在草坑里，战士们抓出了浑身颤抖的敌兵团司令官刘嘉树、敌197师师长曾祥斌，在弹坑边找到了敌100军军长杜鼎的尸体，敌兵团少将副参谋长刘忍波、100军少将参谋长刘庸元等均被俘虏。平而关之战历经7天6夜激战，于1950年2月7日上午胜利结束，共歼敌第17兵团及所属第100军残部约6700余人，其中俘虏敌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以下6100余人。这一胜利，对于巩固广西边防、全面展开广西剿匪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受到了上级的嘉勉。

（1987年）

桂东南剿匪纪实

吴瑞山

1949年12月，广西解放后，我们第45军135师根据中南军区的命令和军的统一部署，进入广西东南部玉林地区执行剿匪任务，重点是大容山、天堂山、六万大山。至1951年初胜利结束。我师共歼灭土匪31224名，其中毙伤匪1322名，俘匪13087名，向我自新16815名；缴获长短枪21069支，轻重机枪1167挺，各种炮20门。并实现了上级领导要求完成任务的三个标准，即土匪基本肃清了，群众组织起来了，政权建立起来了。

广西玉林地处祖国南疆，山多、水多、石洞多，林木茂密，葛藤蔓生，河流纵横。在这里，桂系军阀留下并隐匿潜伏的大批匪特，与封建势力和惯匪相结合，形成了严重的匪患。这里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性强悍，群众有较浓的封建宗族观念。而我军则刚到南方，对当地的敌情、社情、地形均不熟悉，地方政权尚未建立，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只能控制县城，而区、乡政权及广大农村还是土匪的天下，我们一个连的兵力都不能单独行动。但是，由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剿匪积极性，圆满完成了任务。当时，我任135师师长。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做一个概略回忆。

根据土匪活动的规律不同和我军采用的相应手段，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可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奉命进山，分片包剿，时间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我135师主力担负搜剿大容山周围地区。第403团负责大容山北之桂平、兴业地区；第405团负责大容山南之容县、玉林、北流地区；师部驻容县。第404团则由军直接指挥，负责大瑶山以南之象县、武宣地区。

我师展开时，各地匪众大都慑于我军神威，惊魂未定，加上原来的领导体系和社会关系被打乱，尚处于隐蔽观望、重新聚集力量的状态，公开活动者不多。有的匪众改头换面，打起我游击队的旗帜，争取合法存在。此时掌握的匪情，我师搜剿区内只玉林地区一股，且人数不多，仅一二百人。于是，部队中特别是各级领导都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错以为匪情并不严重，动用野战军剿匪是杀鸡用牛刀，只需一两个月就能完成任务。因此，部队普遍产生了轻敌麻痹情绪。进剿中，既不踏实调查匪情，仔细准备，又不隐蔽行动意图，也不认真研究战术，多是得悉匪情就去，遇上敌人即打。不少同志还存在着居功自满、怕苦怕累的思想，不愿留在广西，只想快打快走。在工作安排上，把剿匪与其他工作等量齐观，分散了剿匪力量。组织工作队不积极，怕把干部撤下去被粘住。加之，敌匪与社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比较灵通，能够比较及时获取我军行动的情报，有的阶级敌人混入我地方政权，内外勾结，使我军行动很快暴露。所以，我们这个时期进剿往往扑空，或者与敌交手，伤亡不小，而战绩不大。在沙塘战斗中，第403团副团长纪得胜同志就不幸牺牲了。

2月中旬，桂东南地区敌情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溃散人员已与土匪结合，经过串联已开始汇股，集结成百人以上的土匪增至二三十股。北流南部还发生了大规模武装暴乱，集结土匪千人以上，攻打区乡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抢劫公粮，破坏道路，焚烧桥梁，气焰甚为嚣张。这时我第四野战军正在准备解放海南岛的渡海战役，由梧州向雷州半岛运送弹药物资的车辆常常遭到土匪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我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为总结前段剿匪的经验教训，适应新的斗争形势，45军于2月20日在贵县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会上着重批评了各级领导由于认识上的盲目性所带来的轻敌麻痹思想，表扬了一些战斗积极性高的部队，号召全军学习我师第403团不受地区限制，猛追120里，捕匪13名的积极顽强精神。并决定我师第404团归还建制。会后，我们对部队进行了以克服轻敌麻痹情绪为主要目的的形势任务教育，研究了匪情和剿匪战术。

1950年3月至1950年4月为第二阶段，突出特点是平息暴乱，揭露土匪暴行。在部队短期整训期间，我师负责区域的匪情发展日趋严重，继2月北流地区暴乱之后，3月初玉林分区所属北流、博白、贵县等地区，匪特大小数十股，并煽惑威逼部分群众，先后掀起反革命暴乱。暴乱中我师管辖区域有300多区乡工

作人员惨遭杀害，公粮物资损失严重，公路电线多被破坏，谣言蜂起，人心惶惶，形势极为严峻。特别是玉林县，24个乡先后发生严重土匪暴乱，抢粮20.9万公斤，杀害干部群众274名，分区领导机关一度十分紧张。土匪的手段十分残忍，将我方被俘人员活埋、剥皮、挖心的不少，对俘虏我军的女同志先奸后杀，赤身裸体，目不忍睹。我们发动部队边剿边访，大力揭露土匪的暴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大家纷纷表示："为广西人民除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第135师奉命在玉林分区协同下迅速开展平暴斗争。经20余天积极主动的进剿，获得很大成绩，计歼匪1800余人，其中毙匪首"军委"主任李参林、双凤堰副司令李才发以及视察副司令及大队长各一人，缴获长短枪1200支，争取匪投降交出长短枪2000支。这期间进行的主要战斗有：

古龙、双凤战斗。3月6日，第403团2营与第405团2营，连夜奔袭窜至六万山区之暴乱股匪"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2、第13支队。7日拂晓，将匪第13支队包围于古龙村，经2小时战斗，将敌全歼，毙敌76人，俘匪总司令黄泳春以下220余人，缴枪82支。战斗结束后，旋即奔袭盘踞罗田之匪第2支队，但股匪已逃往双凤圩。遂又连夜奔袭60公里，以小分队逐一消灭敌前伸15里的多点警戒，主力直捣双凤，拂晓达成合围后，立即展开攻击，又毙匪50人、俘匪15人，缴获步枪99支。

买酒山战斗。3月中旬，暴乱匪首钟铁魁率匪300余众，窜至大容山西南买酒山一带，企图配合玉林股匪攻打玉林县城。14日，第405团3营奔袭该匪，因走错路，于15日天明才赶到，匪众已从赵村学校逃跑。3营立即追击。敌不断组织火力抵抗。该营不顾敌火力侧射，追上敌人，将其压缩于一山沟内。后经1小时战斗，除90余名土匪夺路逃跑外，共毙匪副司令陈章甫以下97人，俘28人，缴长短枪50支、轻机枪3挺。

这个阶段，几个主要地区暴乱的股匪，经我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除被歼灭和投降者外，大部分分散隐蔽或交枪洗手，仅1700余人分股窜进山区。至此，玉林地区暴乱宣告平息，我师并获得广西军区通令嘉奖。

第三个阶段，1950年5月至1950年12月，重点进剿，消灭股匪。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剿匪斗争，我们虽然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仍没能给土匪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我平息暴乱之后，敌匪在境外派遣的特务策划下，从4月底起进行组织整

顿，分为正规军、地方军及“反共联防自卫军”等，并编有正式番号，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指挥。在我力量薄弱地区，强化其反动地方组织，实行征兵征税，依托县区交界之险要地形，以集中对我分散，以分散对我重点进剿。我进剿时，匪三五成群，同我兜圈子，妄图借此长期与我顽抗，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土匪越剿越多的现象。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理解不深，怕犯乱杀人的错误，对土匪打击不力，该抓的没有抓，该杀的没有杀，存在宽大无边的偏向。结果，土匪的气焰更加嚣张，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有的土匪威胁农民说：“解放军对我们宽大。你们谁要帮助解放军，我们可不宽大。”当时在群众中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有的甚至说：“宁当土匪，不入农会。”因为当土匪被解放军抓住后还受宽大，而入农会被土匪抓住后就得被杀头。所以，有的村的农民一见我们进村便逃走一空。

针对这种情况，第45军在1950年5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认真学习贯彻中南军区3月高干会议的精神，总结前段剿匪斗争的经验教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端正剿匪政策的要求，并具体规定了处决匪特分子的条件。会后，审判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特恶霸，并将斗争果实分给群众。从此，群众积极向我靠拢，土匪内部不断动摇分化，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我师根据军的统一部署，先是对大容山开展进剿。5月10日开始，我135师指挥10个营实行进剿，先以分进合击，歼匪百余名。其余土匪分散隐蔽，插枪化民，我遂实行分散搜剿。至6月底，共歼匪2000余人，基本肃清了该区的股匪。

此后，我第135师在容县、北流、博白地区（其中第405团负责天堂山）进剿。这段时间打得较好的战斗是沟泉街战斗。第405团4连副连长李树庭战斗积极性高，6月26日在新圩获悉西南35里处有匪数十人正与我民兵战斗，不待命令，当即率12人前往进剿。经2时20分赶到后，发现匪正在沟泉街村边树下休息。李树庭率部隐蔽接近，以迅猛突然的动作迫敌缴械投降，歼匪24人。后李树庭副连长获团记战功嘉奖。

7月中旬，由于炎夏酷暑，暴雨竟日，山洪暴发，部队根据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指示进行两个月夏休。我师即以连为单位扎点驻剿，进行总结和准备下一步重点进剿工作。军先后召开了干部代表会、功臣会、政工会、参谋会议及后勤工作会，我师和各团相应召开了各种会议，总结了上半年的剿匪工作，表彰了先进，明

确了下一步任务。与此同时，还派出部队积极侦察匪情，广泛开展招降活动，组织小分队不断出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夏休，部队加强了思想、组织准备，恢复了体力，为下一步进剿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大举侵朝的影响，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断向内地派遣特务，一部分顽固分子仍贼心不死，妄图对抗到底，在我军夏休期间匪势又有所抬头。为彻底肃清匪患，夏休之后，我师各团按照军的部署，对六万大山地区的土匪实行全面进剿。11月1日，第404团以两个营，对活动于博白东南之匪"反共青年军第176师"(师长曾仲荣)实施进剿，歼匪3000余人，曾匪本人及其参谋长、团长、营长均向我投降。第405团率师侦察队，对活动于容县东南黎村伍达欧匪部进剿，歼匪200余人，伍匪被我击毙。12月29日，第403团组织8个连，在玉林分区部队配合下，对六万大山南部实施进剿，歼匪300余人。

最后一个阶段是1951年初开始的清匪反霸，挖掉匪根。

重点进剿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发动组织群众清匪反霸的斗争。这时股匪已完全被歼，仅有少数零星散匪潜入城市或躲进深山老林窝藏起来。但群众尚未普遍发动，更未组织起来；各地区虽已为我部队完全控制，但政权尚未建立。况且，发动群众、清匪、反霸互相关联，不清除匪患不足以为反霸创造条件，不反霸不能挖掉匪根；发动群众是清匪反霸的根本，清匪反霸又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发动群众清匪反霸中，一面组织力量追捕逃匪，一面铺开做发动群众反霸工作。在追捕逃匪中，主要办法是组成便衣精干小分队，由各连10余人组成，叫"飞虎队"，对逃匪穷追不舍，不擒获不罢休。如第403团"飞虎队"跟踪匪首庞积善月余，终将其击毙；匪首谭万泽被追得走投无路而悬梁自尽；在广州抓回了匪副师长陈百葵等。又如第405团"飞虎队"，跑遍广州、梧州、南宁、钦县，先后捕捉大小匪首26名。

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清匪反霸中，我们采取分散铺开的办法，即一个团管一个县，一个连管一个区，一个排管一个乡；在已建立我们政权的地方，还成立了军民联防委员会。这时，工作重点实际上发展到反对恶霸的斗争。同地方政府配合协调，召开公审大会，有计划地分批地镇压罪行昭著的恶霸和死不悔改的惯匪头子，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和促进政权的建立；在6个半县内协助地方政府组织了1138个农会，参加农会的会员达16万多人，组织民兵33万多名，抓获了1186名

恶霸，公审枪决了1000余名土匪、恶霸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经过清匪反霸，桂东南地区基层人民政权普遍建立，社会秩序日趋安定。1951年2月，我师奉命调往广东执行新的任务。

（1992年）

陶铸同志率领我们抓匪首

朱　林　尧

1950年，我们在广西小董、贵台、大寺、大塘一带（原属广东南路地区，后划归广西领导）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我任134师401团政治委员。这年深秋，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来到我们团指导工作。陶铸同志来到部队后，不但和我们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而且还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作战。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大寺圩。一天下午3点多钟，陶铸同志正在和我们团的领导干部一起总结前段剿匪的经验教训。这时，驻地附近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土匪纵队司令黄理雄带着两个匪徒窜到大寺圩附近果稔村一个姘头家里。

黄理雄是当地的土匪头子。他横行乡里，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既怕他，又恨他，骂他是白蚁钻心的料——坏透了。这个家伙很狡猾，他的队伍虽然被我们打散了，但他却在几次围剿中漏网了。大家听说这个家伙就在附近，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把他抓来处决。陶铸同志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他听到老乡的报告后，右手往大腿上一拍，霍地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说："好啊，这家伙休想再溜了。"说完，他就领着大家研究捉拿黄理雄的行动方案。

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心急的同志说："赶十五不如赶初一，干脆马上行动，抓住黄理雄再吃晚饭。"陶铸同志摇摇头，说："我们白天行动目标大，急不得，等天黑动手也不晚。"有的同志担心黄理雄不在这个村子里过夜，主张设法通过老乡在当地找个有钱的人去和黄理雄赌博，以便拖住他。陶铸同志了解到这个有钱人平时很少参加赌博，认为这样做会打草惊蛇，引起黄理雄怀疑，因此不同意这样做。黄理雄会不会在村子里过夜呢？对这个问题能否作出

正确的判断，这是关系到能否制订正确的行动方案，能否抓住黄理雄的关键一着。讨论到这里，大家都在深思，有的埋头抽烟，有的搔首抓腮。

陶铸同志冷静、沉着。我坐在他的身旁，只见他边思索，边喃喃自语："不会走的，不会走的。"接着，他向大家说了自己的看法：黄理雄窜到他的姘头家里，无非是搞乌七八糟的事情。他进村的时间是下午，又带着两名匪徒，实际上这是为他作保镖的，看来是想混一夜再走。再说，黄理雄的家并不在这个村子里，这就有可能使他思想麻痹，认为我们不会发现他在这里。大家觉得这个分析合乎情理，都用赞许的目光投向陶铸同志。陶铸同志看到大家同意他的看法，又询问了驻地到果稔村的距离，然后果断地说："现在按兵不动，凌晨1时派一个加强排出发，4时左右赶到目的地形成包围圈，天亮时动手擒敌。这次瓮中捉鳖，十拿九稳。"

"一个加强排够不够？是不是派一个连去？"我怀着忧虑的心情向陶铸同志请示。

陶铸同志回答："够了，人少了容易吃亏，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一个加强排正合适。"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2连1排。

晚饭后，我跟随陶铸同志来到2连。他向执行任务的干部战士作了简短的动员，提出了要求。他说："黄理雄这个土匪头子罪恶多端，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我们抓住了这个家伙，就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夜间奔袭，大家要遵守纪律，保持肃静，不带容易发出响声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要掉队。"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现在的任务是睡觉，不到时间不准起来。养精蓄锐嘛！"

陶铸同志从2连回到指挥所后，叫警卫员找一双草鞋给他，说是要跟1排一起徒步行动。陶铸同志到我们团后，已经参加过两次袭击土匪的夜间行动。警卫员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急得不得了，心里想，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去了，便去劝阻说："陶主任，夜路不好走。头两次夜袭你都参加了，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警卫员也在一旁帮腔："首长，你老是到第一线去，我的任务就难完成了。"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陶铸同志还是坚持要去。后来，我作了让步，打算为他准备一匹骡子。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三伏天穿皮袄，不是时候。"陶铸同志接过草鞋一看是新的，眉头一皱，说："新草鞋打脚，使不得。找一双旧草鞋就行了。"为了让首长早一点休息，我脱下自己的草鞋给陶铸同志。可是，陶铸同志的脚比我

的小，试穿时那双草鞋显然大了些。我说："另找一双合适的来。"他摆了摆手，笑嘻嘻地说："不必了，事在人为，把草鞋绑紧些不就小了么。"陶铸同志看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让我和警卫员去休息。

我们休息了，陶铸同志并没有休息，在灯下看看写写。陶铸同志来到我们团以后，白天深入群众，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我看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很吃力，就弄来一盏汽灯。陶铸同志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就用废纸把灯围起来，再在纸上凿一个不大的洞，靠洞透出来的光亮进行工作。今晚，他和往常一样，又在灯下忙碌着，有时还走到床前看望我们。我和警卫员虽然躺在床上，其实谁也没有睡着，眼睁睁地等待着出发时刻的到来。我们俩看到陶铸同志来了，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警卫员还假装打起了呼噜。

凌晨1点钟，加强排起床集合了。陶铸同志在队列前再三勉励大家："抓住匪首立大功！"他还挨个检查了同志们的行装，看到大家确实没有携带容易发出声响的东西，才放心地挥手让向导领着队伍出发。那几天一直下着毛毛雨，这天晚上雨比往日小了些，但还没有停。我们抬头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眼前一片漆黑。陶铸同志身披雨衣，手柱木棍，和大家一起摸黑前进。我们走的是山路，曲折坎坷，大家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前进，不少同志还摔了跤，可是陶铸同志步履稳健，没有摔过一跤，这是由于他久经锻炼的缘故吧。每逢过独木桥，他还站在桥头，把嘴巴凑到同志们的耳旁，小声地说："前面危险，注意安全。"一直等队伍过完了，他才最后一个过桥。从驻地到目的地有20来里路，我们用两个多小时走完了这段路程，按时到达了这个村子的东南面。

向导是当地人。他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村子的情况。这个村子有20来户人家，几十个单家独户的房子几乎连成一片。村里一条通路从一排房子前面穿过，两头分别向村东北、西南延伸。村西北是一片开阔地。根据地形，我们决定：2班、机炮班隐蔽在东南的山坡上，负责控制西南、东北一带，陶铸同志和我的指挥位置也定在这里；1班隐蔽在东北面，到拂晓时，除留几个人留在原处控制西北开阔地外，其余的人员进村搜捕土匪；3班隐蔽在村子的西南角，配合2班、机炮班和1班封锁东南、西北角，防止敌人逃跑。

布置以后，各班分头行动。这时大约4点半钟，天还未亮。我们静悄悄的蹲在山坡上，迎接即将来临的曙光。这时虽然离天亮只有个把钟头，可是我总觉得

时间过得特别慢。

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可仍不见1班有什么动静。陶铸同志心里很着急，站起来拔腿就往1班方向奔去。我和警卫员同时上去把他拉回来。我说："首长，如果你到前面去，我们也跟着你一起去，那么，这里就……"正当我要往下说"没有人指挥"这句话时，只见正前方一个房子里亮出了灯，瞬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听到枪声，陶铸同志心里反而显得没那么急了。他说："黄理雄果然还在村子里，命令各班机枪开火，虚张声势，封锁村口和开阔地。"我立即把陶铸同志的命令传下去。不一会儿，各班的机枪就"哒哒哒"叫开了。

"报告！"1班一个战士来到我们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刚才的情况。原来，1班的几个同志按照向导的指点摸到黄理雄姘头的屋里，既不见土匪，也不见那个姘头，只有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刚把灯点亮，就从附近一个简易炮楼里打来了两枪。据此，我立即命令3班派人包围，搜索那个炮楼。大约过了10分钟，3班的同志说，炮楼里也没有人。

1班、3班正在继续搜索。

天慢慢亮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土匪藏在哪里。这几个家伙到哪里去了呢？我心里很纳闷。莫非这回黄理雄又溜了？陶铸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思，不慌不忙地说："别急，那些家伙肯定离开炮楼藏到别的地方去了。找群众问一问。"1班、3班的同志遵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炮楼附近找来了10多个老百姓，一一询问。由于害怕土匪报复，前面几个人显得十分恐惧，说声"没有看见"，随后就转身回家去了。战士们没有灰心，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和不剿完土匪决不收兵的决心，一边继续探问。当问到最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时，他的嗓门特别高，嘴里说"没有看见"，右手却指向旁边不远的一座破房子，接着他的食指又朝天上指了指。战士们会意了，马上冲到这座房子的门口。战士们正要喊话，土匪已用快慢机、左轮朝门外射击了。

战士们用卡宾枪进行了猛烈还击，只听楼上"喔"的一声惨叫，顷刻火力就比原来减弱了。屋里屋外对峙了一阵之后，陶铸同志告诉大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如果他们仍然负隅顽抗，就坚决消灭他们。

把守门口的战士停止了射击，开始喊话："缴枪不杀！""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不要为他卖命了！""携枪投降，既往不咎，从宽处

理!""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喊声不断,枪声不停。又过了一段时间,只听楼上一个人沮丧地说:"糟糕,没有子弹了。""他妈的!"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这人骂完后又打了两枪,就再也听不到枪声了。战士们估计到土匪真没有子弹了,几人蜂拥冲上楼去,擒住了2个。另一个倒在血泊之中,已被击毙了。被活捉的两个人中,一个大高个,这就是土匪纵队司令黄理雄。黄被我们打伤了右手,他的一支快慢机、左轮已经没有子弹了。另一名中等个,他虽还有子弹,但已不愿再为主子卖命了。

天亮了,战斗也结束了。这次围剿,活捉土匪2名,击毙土匪1名,缴获快慢机1支、左轮3支和几发左轮子弹。我无一伤亡。

战士们押着两名土匪兴高采烈地来到我们面前。陶铸同志问大家:"是谁抓到的?"1班、3班的同志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2班、机炮班的同志们留在山头没有出击,觉得受了委屈。陶铸同志看到他们的情绪,又补充说:"活捉土匪纵队司令,大家都出了力,回去给你们排记集体功!"这才使2班、机炮班的同志露出了笑容。他还嘱咐连队干部回去后,让战士们好好休息,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抓住黄理雄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拍手叫好,纷纷出来围观。我们的队伍离开村子很远了,后面还尾随着一大堆看热闹的小孩。说来也怪,夜里细雨绵绵,早上却雨停云散,从东方喷射出暖融融的阳光,好像老天爷也在为凯旋而归的战士们助兴。陶铸同志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毫无倦意,脚步轻盈、精神抖擞地领着我们沿晚上走过的路胜利班师回营。

(1982年)

徐汉林舍身炸敌堡

叶 汉 香

今年9月23日，是我军董存瑞式的人民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400团6连7班副班长、我的亲密战友徐汉林同志牺牲46周年的日子。46年来，徐汉林同志舍身炸敌堡的英勇壮举，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我前进。

徐汉林，乳名祥子，1925年出生在热河省林西县十间房村（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一个贫苦汉族农民的家里。徐汉林在连队诉苦大会上讲，他父亲徐铎靠给地主扛长活养家，全家8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灾荒，父亲领着全家逃荒到巴林左旗沙子山，后又流落到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凤凰山。这时祥子七八岁了，他父亲和哥哥去给地主耪青（季节工），祥子就去给东家放猪。有一次，一头猪崽被母猪压死了，祥子被东家打得死去活来，父亲和哥哥也被赶出了东家的门。徐铎只好带着全家逃荒到荞麦塔拉张家店。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大姐送给了别人，二姐赶紧出嫁，三姐做了童养媳，大哥、二哥也各自出门逃荒去了。母亲饥饿加忧愁，不久含悲逝世。徐铎把祥子交给他姑妈，自己孤身去寻找外出逃荒的两个儿子，从此杳无音讯。祥子就在姑妈家同表哥一起去给地主家耪青，挣一点粮食糊口。

1946年，祥子的家乡解放了，天山街来了解放军。打这时起，祥子才正式取了个大名叫徐汉林。他和表哥来到天山街，看到解放军战士给老百姓挑水、扫地，说话和气，买东西都按价付钱，感到这部队真好。回到家就向姑妈提出，要去参加解放军。可是姑妈死活不同意，怕将来汉林的父亲回来不好交代。不久村里成立了自卫队，徐汉林当上了自卫基干队队长。

这年秋天，解放军第20军分区警备2团开来了。徐汉林和队员们积极配合

部队保卫地方治安。

1947年4月,在动员青年参军的会上,徐汉林第一个举手报名要求参军。这次他姑妈同意了。他来到东北民主联军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16旅(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134师),从此开始了他北战南征、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由于工作积极、学习努力、作战勇敢,入伍才4个月,即被党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后,随大军挺进关内。在天津战役中,他从敌人碉堡的枪眼下夺取一挺机枪,荣立一大功。随后,跨黄河,过长江,进军广西,最后牺牲在剿匪战场上,演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撼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烈一幕!

那是1950年9月,我和徐汉林所在的134师400团2营6连,奉命随团围剿盘踞在广东灵山县盘古村(今属广西邕宁县)的土匪"反共救国军"第7军19师74团。

盘古村位于邕宁、灵山、钦县3县交界地区,是3县来往的通道。村庄座落在200米高的山上,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匪凭着有利地形,并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企图长期占据这一要地,与我对抗。在村南立庙山顶修筑了丈余高的碉堡,配置了轻重火器,控制全村;在村的周围挖了地道暗堡,设置了两道比人高、两米来厚的鹿砦,构成了一道月牙形的防御阵地,成了远近闻名的土匪据点。连十万大山的土匪也来这里喝血酒,拜把兄弟。这股土匪倚仗险要地形,气焰嚣张,活动猖獗,曾经攻打新江、百济、那马等乡的人民政府,捕杀区乡公职人员和无辜居民。1950年9月中旬,我军某营途经盘古村时,土匪竟敢开枪射击。由于此地易守难攻,而这个营又另有任务,所以不得不在反击一阵后主动撤出战斗。从此,土匪更加狂妄,叫嚷:"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共军来攻打。"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无比愤慨,个个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坚决消灭土匪,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进剿的命令下来了,6连全体同志都在积极地做准备。恰好这时去师开会的功臣代表回来了,大家都高兴地围上去问长问短,连里又举行了欢迎会,请他们介绍各单位的剿匪经验和英雄事迹。散会后,7班副班长徐汉林同志心里不是滋味,感到又难过又惭愧。他马上找到7班长说:"咱俩在一块工作很久了,你是知道我的,在天津战役立了一大功,南下时身子不给我做主,连着害了几场大

病，身体一软，人就松了劲，干的工作也就稀拉起来。咱是共产党员，检讨起来，真是对不起党。这次进剿，有啥艰巨任务交给我，保证完成。我是决心立功，争取参加明年春季功臣代表大会，给咱们班里争光荣。”班长说：“好！我也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创造三好班。”徐汉林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后，觉得清爽痛快多了。

9月22日拂晓，我400团将土匪团团包围。根据团的作战部署，2营6连的任务是攻占村南立庙山，摧毁敌碉堡，保障进攻部队的行动。战斗打响后，连长王开来、指导员杨景尧首先组织部队占领了村子南面的高山梁子，控制了制高点，尔后即率1、3班向月牙形敌阵地冲击。但由于土匪占据有利地形，火力猛烈，封锁了前进路线，连续5次进攻均未奏效，连长、指导员和一些战士相继中弹牺牲，全连指战员都气红了眼。营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带着3挺机枪和2门六〇炮赶来支援，并且命令6连：为了保证全团战斗计划的实现，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占立庙山。于是，6连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十勇士突击班”，在1排排长王森率领下，高呼着“要用自己的鲜血来保持6连的光荣”、“不攻下山头不回来”、“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等口号，冲向敌人阵地。冲击的路上，排长王森和两名战士先后牺牲，另两名爆破手也负了伤。这时，徐汉林和班长等5勇士，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进。进至距敌人碉堡30米左右时，意外情况发生了：炸药包只剩下一包，炸了鹿砦，炸不了敌堡；更为严重的是炸药包上的导火索不知何时丢失了。他们意识到：回阵地取炸药包、导火索，既耽误时间，又增大伤亡，已不可能；只有用手榴弹引爆炸药包，但这样做，稍有不慎，便会葬身火海。此时，共产党员徐汉林毫不犹豫地将炸药包抢在手，随即将两枚手榴弹塞进炸药包里，并对班长说：“你们掩护，我去炸它！”班长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便叫他去找条绳子拉火。他说：“不赶趟了，同志们的生命要紧。”他抱起炸药包，说了声“我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便向敌人碉堡冲去。徐汉林钻过鹿砦，跃过沟壕，10秒、20秒……只听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连同碉堡内20多个敌人一起被炸飞了，但我们的徐汉林同志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随着爆炸声，6连迅速攻占了立庙山，以火力支援部队的进攻，消灭了土匪，再次解放了盘古村。此次战斗，前后共进行了两三个小时，取得了全胜，敌人无一漏网，计毙敌团政治处主任陆兰生以下70余人，俘匪团长黄硕德以下300余人；缴获机关炮1门，掷弹筒1具，机枪3挺，长短

枪、冲锋枪共149支。

徐汉林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中南军区。为了表彰烈士，激励部队，第134师党委作出决定：追认徐汉林为“中共模范党员”，并追记三大功，命名6连7班为“汉林班”；军、师分别为徐汉林班颁发了“舍身为人民”、“功臣班”的锦旗。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首长发布通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徐汉林同志“顽强壮烈，为歼灭土匪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中南军区《战士报》以“伟大的爱国主义典型”为题发表了社论，《广西日报》、《南方日报》均发表评论文章和消息，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徐汉林烈士的英雄事迹。

徐汉林生前驻扎过的邕宁县蒲庙镇富裕街，命名为“汉林街”。将他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地点盘古村命名为“汉林村”，村里的小学校命名为“汉林小学”，在“汉林村”前对面山丘上修建了徐汉林烈士墓、“汉林亭”和徐汉林烈士事迹陈列馆。每年9月23日徐汉林牺牲的这一天，邕宁县机关、工矿、学校举行纪念活动。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师生和工农群众都到徐汉林烈士墓祭扫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徐汉林家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为烈士建了纪念碑，天山镇内西桥至东桥6里长街，命名为“汉林路”。他落籍的家乡张家店亦改名为“汉林村”。

徐汉林从漠漠华北内蒙古走来，在南疆边陲大地逝去。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1996年）

女匪首韦秀英被歼记

宋桂林　于长琛

1950年底，我151师452团3营，奉命配合45军134师、21兵团219师兄弟部队进剿桂西南十万大山地区的股匪。当时，宋桂林任营长，于长琛任教导员。在这里，我们先后进行了大小20余次战斗。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歼灭女匪首“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及其所部。时过40余载，当年战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女　魔　其　人

在当时的广西，说起女匪首韦秀英可谓无人不晓。后来拍摄的反映广西剿匪的著名影片《英雄虎胆》中那个颇厉害的女土匪头目的原型就是她。她原是国民党中将军长张瑞贵的老婆。1948年，张瑞贵任“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时，纠集地方杂牌军数千人，疯狂进攻十万大山的革命游击队，韦秀英随丈夫“东征西讨”，经常帮丈夫出谋划策，参予了屠杀革命志士的许多勾当，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后来，因与张的小老婆不和，韦秀英被迫住到夫家钦县贵台那统村，守着张家深院大宅，靠搓麻将玩纸牌度日。时间长了不免寂寞难耐，总想再出风头。

1949年冬，我军解放广西的战役开始后，张瑞贵自知末日来临，只身逃亡海南，留下韦秀英在家乡作潜伏准备，妄图日后再杀回来。广西剿匪初期，由于兵力不足，对十万大山地区暂时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张瑞贵认为有机可乘，派外甥李成威拿着自己的亲笔信从海南潜回十万大山，找到韦秀英，密谋“东山再起”。

韦秀英见外甥到来，又喜又怨。她怨张瑞贵一走了之，丢下她空守闺房不说，终日提心吊胆。虽说还没同共产党交手，家里还有家丁、佣人几十，但早晚还不是投降一途！李成威忙安慰了舅母一番，拿出张瑞贵的密函说："请舅母不要烦恼，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奉上峰和舅父之命，回来协助舅母组织武装暴动的。"韦秀英看完信，马上转悲为喜，眼睛也亮了起来，昔日耀武扬威的神色又回到了脸上，当即对李成威说："我马上派人通知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暴动计划。"

1950年2月13日，韦秀英聚集了50余名土匪骨干，在邕(宁)钦(县)边境的南间乡那曹村秘密开会。她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妄，得意地说："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美国人会支持我们反共复国，上峰指示尽快暴动，配合前线作战。"

那曹会议使这一带的土匪精神大振，也使韦秀英身价大增，身后有台湾、美国撑腰的她，被其他匪首视为"非凡人物"，朱炳瑞、黄理雄、黄炳熙、陈其文、杨得时、黄美廷、黄美琪等一批匪首都投到了她的门下。韦秀英也就放大胆子，打出了"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招牌，以壮声势。下辖6个纵队、25个支队，到1950年6月韦匪已扩充到2000余人，最多时达5000余众。他们乘剿匪大军未到之前，肆意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案。仅据钦县不完全统计，在韦匪暴乱中，全县被害干部群众231人，被烧房屋1029间，被抢耕牛1298头、猪1167头、稻谷7629担等。

韦匪成为十万大山地区为害极大的一股顽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女匪首"，令许多人闻之失色。韦秀英本人也洋洋得意，当我剿匪部队开进十万大山及周围地区时，她还做着"国军反攻大陆，丈夫归来团聚"的美梦。

奉命追剿

1950年11月底的一天，团政治处主任董玉奇受宁明中心县委书记、团政委孟彬和副团长张蕴山的委托，风尘仆仆地来到爱店乡——我们3营的驻防地点，传达了上级决定调我营参加十万大山剿匪大会战的命令。经过短暂的动员后，部队于12月初由爱店出发，向十万大山进剿。就在我们日夜兼程赶往十万大山的途中，收到了剿匪指挥部的命令：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股匪经我多次打击后，现率残匪一部，盘踞防城县大绿镇地区，企图伺机越境逃往越南。

命令我营奔袭大绿镇，堵击该股匪。接令后，全营情绪饱满，士气高昂，在向导的带领下，取近道，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大绿镇奔去。12月12日，我营经过一天的行军才翻过了一座大山。刚下山谷，就听到前面村子里有枪声，山区回音使枪声格外清脆。有情况！我营立即将村子包围。原来惊魂未定的韦秀英一伙正想在这里歇脚，围攻我乡政府。一见我们的战士出现，韦秀英大惊失色，声嘶力竭大喊："快！快！占领对面山头。"众匪徒被她驱赶上了大包岭，与我军对峙，双方交战至黄昏。韦匪目的在逃命，不敢恋战，借着黑下来的天色四散溃逃。韦秀英带着几十名贴身亲信，向大绿镇方向窜去。

当晚，我们获悉韦匪已逃往大绿镇那厚村。终于抓到了狐狸尾巴，我们非常兴奋，即传令部队立即追击。

夜茫茫，行军急。连日奔袭作战已十分疲劳，走过30余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后，有的同志真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但是距离那厚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大家都不敢放慢脚步。担任尖兵任务的9连2排战士，肩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虽然辛苦，仍高度警惕地搜索着向前赶路。

14日上午，尖兵2排的战士刚刚接近那厚村，看见了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村前的水沟洗脸，即喝令他们接受检查。这几个人头也不回慌里慌张就往村子里跑。2排战士正要追，"砰"地一声，前面山头上突然响了一枪。战士们马上卧倒，准备还击。

就这一会功夫，那几个人已经溜进村子，关上了全村的大闸门。

瓮 中 之 鳖

那厚村是个小村庄，地处偏僻，东面是山，四周旷野，不大引人注意。说是个村，其实只有几座孤独大院。因为韦匪早有打算，一旦失利，便潜伏此地，再伺机逃向越南，所以，他们已占据该村多时，村民都被赶走了。

2排长兰凤河带领战士们追到村前，看见村子四周是围墙，四角有炮楼，刚才的枪声显然发自后山的碉堡里。村子易守难攻，的确是土匪苦心经营的一个据点。这时土匪又开火了，可大部队还没有上来，怎么办呢？兰排长容不得多想，命令战士立即从南面向左迂回，围住东面。炮楼里围墙里的土匪一齐向2排

扫射，一挺轻机枪肆无忌惮地狂叫着。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向大院攻击。经过南门时，2排副牺牲了，有的战士负了伤，攻了几次，均因土匪的火力太猛，地形开阔，接近不了围墙，攻不上去。

韦秀英见我军一时攻不下院子，强作镇静召来几个人，吩咐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阵地；又派了几个匪徒外出送信，请其他在外的大队土匪来解围。做完这些，她带着自己的贴身女警卫到围墙上走了一遭，以壮"军威"。这时，我军大部队陆续赶到，将那厚村包围得铁桶似的，韦匪已成瓮中之鳖了。

命赴黄泉

兰排长意识到硬攻不行，必须先爆破围墙，打开缺口，攻进大院，才能歼灭顽匪。便立即向连指导员刘殿奎请求爆破。刘指导员完全赞同。

"排长，我去爆破！"弹药手郭喜林一跃而起。他是老战士，素来杀敌勇敢，1948年围困长春时，曾经学过爆破，但没在实战中应用过。他凭着对土匪的仇恨，主动请战炸敌围墙。

指导员看了看郭喜林，又看了看村子，里面土匪还在向外扫射。这样做是有危险的，但没有别的办法，便宣布说：

"好吧，就这样。完成任务，炸开围墙，给你请功，记大功。"

"我是共产党员，一定完成任务。"郭喜林响亮回答。

干部们观察地形，选择了爆破点，抽调了两挺机枪，组织火力网，准备掩护爆破。突击组人员选好了，他们的任务是等爆破成功，立即攻入院内。

"哒哒……"我们的机枪响了，朝匪炮楼枪眼猛射，封锁了土匪的火力点。土匪的机枪哑了，郭喜林抱着炸药包，敏捷地跑向炮楼根，将炸药包放在楼下基石上，点着了导火线。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仅用了一分钟时间。就听得一声巨响，硝烟冲天，碎石乱飞，炮楼一角被炸开了三四尺宽的大窟窿。

说时迟，那时快，突击组冒着浓烟攻了进去，4名被震晕的土匪当即做了俘虏。突击组提着缴获的一挺机枪，紧接着冲向院子。正在慌乱之中的土匪被我突击组的突然出现惊呆了，有的反应过来后就隐藏到棚顶上，但都没有逃脱被擒的命运，共有20多人被俘。

突击组又奔向东面房子。这里的土匪有韦秀英督战，很是猖狂，一面喊叫，一面阻击我军。房子里面光线很暗，从外面看不见土匪的影子，但一接近就遭枪击，部队冲了3次，牺牲了4个同志，仍未成功。指导员果断地说："再送炸药！"

没等话音落下，郭喜林抱起炸药包又冲了上去，他把炸药包放在靠山的房子脚下点燃了，然后迅速跑开。但好几秒钟过去了，炸药还没响。郭喜林急了，跑去就要看个究竟，没等他到跟前，炸药响了。郭喜林只感到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

几分钟后，郭喜林苏醒过来，觉得两眼冒花，耳内嗡嗡作响。这时，土匪已被我军逼到南面一间房子去了，他们死守这最后一个据点，顽固抵抗，快慢机一齐向我开火。这些土匪骨干枪法挺准，连长王晚富也负了伤。郭喜林一看情况不好，又抱起仅有的最后一包炸药，进行第3次爆破。

郭喜林同志不愧是共产党员，他连续完成3次爆破任务，为部队攻占那厚村消灭韦秀英匪帮打开了通道。战后，我们报请上级，给他记了一大功。

9连包围那厚村，经半天激战，正要端掉最后一个匪工事时，村子左右两边山头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草丛中出现了大批打着旗子高声怪叫的男女土匪。

韦秀英请的"援兵"到了，他们占领了那厚村东北面高地，正在给村内被围的土匪呐喊助威。

形势危急！满山遍野嗷嗷乱叫的土匪，把原来包围村内土匪的我9连包围了。9连腹背受敌，面临内外夹击的危险。带领9连进行战斗的教导员一面指挥继续猛攻院内土匪，一面组织兵力反击山上土匪，同时派老乡给营长送信。

营长接到教导员的信后，立即带队出发增援。我增援分队下午5时左右占领那厚村西南山头高地，与东面山头上的土匪形成对峙之势。他们用掷弹筒、六〇炮、轻重机枪一齐向土匪开火。土匪本是乌合之众，一见我主力到来，自知不是对手，边打边逃。6时左右，援匪丢下还困在那厚村的"总指挥"韦秀英，全部逃往大绿、太平一带。

时近黄昏，天色渐黑，村内的土匪没有动静。但是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们决定当晚围而不攻，用各种办法诱蛇出洞。但是狡猾的韦匪不上钩，死守不出。

第二天清晨，我们发起了最后的攻击，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组成的火力猛烈地

射向声匪最后的据点。战斗小组爬上了韦秀英盘踞的房顶，向屋里扔手榴弹。逐渐，屋里的枪声由密集到稀疏，最后完全停止了。

战士们冲了进去。只见里面七八个土匪全部被击毙。有一个女匪双脚被炸断，只有一点皮还连着，奄奄一息。问她，她说是韦秀英的丫头，实际是韦匪的贴身卫士。战士追问韦秀英的下落，她指着床底下说："在那里。"战士们从床底下拖出一具弹痕累累的女尸，年纪在50岁左右。经辨认确定，女尸就是匪首韦秀英。

韦匪被击毙的消息迅速传开，防城附近的老百姓拍手称快，感谢解放军为老百姓除了大害。我营指战员也受到了师、团党委和宁明中心县委的慰问表扬，剿匪的士气更高昂了。

（1991年）

跟踪追击擒匪首

王 凤 仪

1950年，我在45军133师397团3营机枪连2排任排长。这年11月，我军奉命到广西剿匪。所谓匪，其实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部队被我军打败以后，其残部逃入广西山区，他们不断进行骚扰活动，不时截击我军小分队，袭击我革命政权，残害我革命群众，是一伙无恶不作的匪徒，群众恨之入骨。当时我们连进驻广西灵山县一个集镇。住下不久，我们了解到本镇大地主谢正保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兼特务团团长。他曾指挥部队杀死了不少革命干部和群众，罪大恶极，是当地有名的匪首，听到解放军进山的消息以后，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上级认为，如果不将此匪首捉住，当地革命政权就难以建立和巩固，就难以充分发动群众参加革命。首长把捉拿谢正保的任务交给了我连。我连从各排抽调了年轻力壮、作战勇敢的19名同志组成了剿匪飞行组，下设2个班，由我担任组长，专门负责捉拿匪首谢正保。飞行组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抓捕谢正保的斗争。

山 岗 遇 敌

当地群众报告，谢正保已逃到钦县他舅舅家躲藏。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飞行组全副武装，每人带上冲锋枪、手枪各一支，手榴弹4枚，组里还带了2挺轻机枪，并背上5天的粮食，带上两个向导（向导是我基本群众，既知道路，又认识谢正保）和谢正保的照片，于1951年年初的一天（农历腊月二十八）清晨3点左右，步行出发了。我们急速行进在山间小路上，走到下午4点，虽然很累，但谁也不肯休息。我们正向一个山岗走去，突听前面“啪啪啪”响起枪来，往前一看，正前

方300米左右，我们的尖兵组正卧倒在山岗上，向岗那边射击，枪声很急。我判断是和敌人遭遇了，就大声说："同志们，前面发现敌人。1班在左，2班在右，分两路占领山岗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敌人。"说完就带领大家冲上了山岗。上到岗顶，见岗下的丛林边有10几个土匪正向我们射击。我指挥同志们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火力很强，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经过20多分钟战斗，敌人丢下1具尸体和2个背包仓皇逃走了。为了抓紧时间赶到钦县，我们也没追击，继续向钦县方向进发。

钦县扑空

我连驻地到钦县280华里。我们经过一天一夜长途奔袭，农历腊月二十九清晨赶到钦县。那时钦县刚解放不久，革命政权也刚刚建立，为了不给政府和人民增加负担，我们和老乡联系，住进了一个大门洞的两间空房里，睡自己背的被褥，吃自己带的粮食。放下背包，我们立即与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县政府和县大队、县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之后，我带领两个班长和4个战士到谢正保舅家附近进行详细侦察，掌握了其住宅及附近的情况。钦县这地方有个老风俗，每逢大年初一，大街上都耍龙灯，男女老少都上街观看，十分热闹。为了抓到谢正保，我们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到街上装做看龙灯的人，暗暗寻找谢正保，一经发现立即抓获。二是如果在街上找不到，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到谢的舅舅家搜捕。初一这天，钦县的大街上挤满了看龙灯的人们。我们小组的同志全都换上便衣，有穿长袍戴礼帽的，有穿短衣裤的，腰间暗藏短枪，在地方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混杂在人群中间，寻找谢正保。我们仔细查看和寻找着，忙活了一天，也没发现谢正保的踪影。于是决定实施第二个方案。谢正保舅舅是木匠铺的老板，家住在一座二层楼房里。初一当天深夜11点多钟，我们飞行组在县大队1个连的兵力及一部分公安人员的配合下，突然包围了这座楼房。我们组留6名同志在楼外，其余14名同志都冲进楼房，先搜查了一楼各房间。随即我带领几名同志冲进二楼搜查。二楼共3个房间，搜了两个房间没搜到，我们又搜第3个房间。这是一间比较讲究的卧室，室内很整洁，两张紫色檀木床靠着墙摆着，一张三屉桌迎窗而放，但室内空无一人。我们四处搜寻仍一无所获，最后在

三屉桌抽屉里搜出了谢正保给其舅舅写的一封信。信是从南宁发来的，信中谈了谢在南宁的住址等一些情况，并让其舅舅给汇300块银元。我们这才知道谢正保已逃到南宁。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将谢的舅舅抓起来进行审问。这家伙很狡猾，一开始什么也不说，最后看抵赖不过，才勉强交代了谢正保的情况。原来，谢正保是一个月以前逃到他舅舅家的，他怕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露马脚，就于3天前逃到南宁，在南宁的一个亲属家躲藏。为了不给谢匪喘息机会，我们决定火速赶往南宁。

匪首就擒

钦县距南宁380华里。为了争取时间，正月初三上午8点钟，我们便坐上政府派出的卡车，押上谢正保的舅舅向南宁进发，当晚7点钟就赶到了。南宁是广西的省会，政治文化中心，在这样的大城市里查找一个人，谈何容易。为了将谢匪迅速抓获，到南宁后，我们首先和市警备司令部取得联系。市警备司令部听说我们是抓匪首的，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从各方面给我们大力支持。

经过一番准备后，初四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同志，在地方公安人员的配合下，突然包围了谢正保在南宁的住地，随即冲进了谢住的房间，但又是一所空房。谢正保到哪里去了呢？经过了解，才知道此时他到剧院看戏去了。剧院里，观众正聚精会神地看戏。为防止打草惊蛇，到剧场后，我们装成观众的样子，一边假装看戏，一边寻找谢正保。不一会，和我们一起来的灵山向导认出了谢正保。谢正坐在离我们4排远的座位上看戏，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我们乘戏剧换场的机会，突然冲到谢正保面前："不许动，举起手来！"几支乌黑的枪口同时对准了谢的脑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谢正保吓呆了，他先是一怔，刚要掏枪顽抗，就被我们捆了起来。面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他浑身瘫软在地上，口里连说"我没罪、我没罪"。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无论怎样狡猾、怎样逃遁，也没逃出人民的法网。第二天，我们就押解着谢正保步行起程回灵山。

经过长途奔袭捉住了匪首，上级给我们以很高的评价，飞行小组受到了表扬，我本人荣立了大功。《南宁日报》还专门报道了我们捉拿谢正保的经过。

（1984年）

三千里“飞行”记

武剑青

1951年5月的最后一天，广西玉林县城出现了一条特大新闻：

玉林军分区一个“飞行小组”，历时33天，行程3000余里，将玉林流窜在滇桂边境的12名匪首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

当时我是玉林军分区的作战参谋，亲眼目睹此事的始末，至今时隔41年，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敌变我变

桂系新军阀李、白、黄统治了广西几十年，他们在逃离大陆前，不甘心失败，留下了几万正规军作骨干，还在全省成立了6个所谓“敌后军政区”，布置了一批潜伏特务、情报站及地下军，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并得到国际反共力量的支持。1950年春天，这伙匪徒利用春荒缺粮及封建排外思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掀起了武装暴乱。他们杀人放火，抢劫粮仓，攻打我区、乡政府，妄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霎时间，风云变幻，电闪雷鸣，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匪乱像瘟疫似的蔓延开来，仅玉林军分区所属6个县，就有匪12.6万之多。作战室告急求援的电话铃声日夜不停。当时作战参谋只有我和所明生两人，另有一名见习参谋李日新。所和李是南下大军的干部，我是由粤桂边纵队营教导员的岗位上调来的，原先互不认识，工作还没上手，所以累得很。每天嗓子都快要喊哑了，很少休息。姜茂生司令员、杨克武参谋长、王治国副参谋长及作战科长曾名遥、侦察科长黄观仕，也和我们同甘共苦，日夜在作战室工作。

在我军的英勇奋战下，在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匪徒掀起的暴乱很快被平息。至1951年春天，大股匪基本消灭。但狡猾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采取化整为零的做法，外逃的外逃，潜伏的潜伏，有的甚至披着合法的外衣，混进我政权机构，伺机破坏。这些大多是漏网的匪首和骨干，如果不将其一个个挖出来，会后患无穷。所以军分区党委决定：根据敌变我变的策略，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找线索，挖匪根，组织精干的"飞行小组"，将外逃的、潜伏的土匪骨干全部捉拿归案。

有一天，参谋长叫我把侦通连的侦察排长蔡华找来。我意识到参谋长在亲自抓清匪挖根的典型了。于是，兴冲冲地摇通了侦通连长王惠卿的电话。

"啥事这么急呀？"王连长操着东北口音说。

"不知道，反正是好事，你们连大概又要走在前面了。"我含蓄地答道。

"好，马上就到。"王连长兴奋起来。

不一会，作战室门口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我知道是蔡华来了。因为最近刚给他们排配备了自行车。果然，铃声一停，蔡华那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响了：

"报告，侦察排长蔡华奉命赶到。"

作战科长说："进来。"我随即掀开了帘子。

蔡华年仅20多岁，长得结实彪悍，微黑的脸膛，厚嘴唇，一双剑眉，两只虎眼，脸上若隐若现地有几粒白麻子，但这并不妨碍观瞻，反而使人感到有一种威武之气。

侦察科长和我们几个参谋都在座。

参谋长把消灭股匪后敌人新的变化情况以及我们的打法，做了详细的说明，然后下达命令：

"据情报，敌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的几名心腹干将庞仕河、梁志英、黎呈耀、钟礼已向南宁方向逃窜。你立即组织一个'飞行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他们逮捕归案。"

蔡华兴奋地说："是，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来。"

海里捞针

1951年4月27日，蔡华率领5名战士，外加一名知情人，化装成商人，骑着自行车，向南宁方向飞驰而去。

解放初期，国民党留给广西的交通，只有一条613公里的铁路和总计3622公里的公路，很多县城不通汽车。玉林到南宁没有火车，来往多是乘烧木炭的汽车或自行车。因为玉林是我国自行车之乡，解放前自行车就比较多。

蔡华"飞行组"飞车急驰了三四天，跨过巍巍的昆仑关，终于到了南宁。南宁是广西的省会，人海茫茫，上哪去找？

蔡华自有主张。他想，如今匪乱期间，一般人是不轻易出远门的，出门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做生意的，一种是有特殊原因的。玉林人做生意又多是布贩子，那么就从这里查起吧！

他们与市公安机关接头后，拿来了一长串客居南宁的玉林商人名单，逐个登门拜访，但毫无所获。

蔡华不死心，对着名单苦苦思索，目光忽然停在陈少球3个字上。这个陈少球，在玉林商人中生意做得最大，交游很广，名气很大，凡是玉林来南宁的商人，都要拜会他，他的货店成了玉林人的落脚点。也许从他身上能找出点蛛丝马迹。于是，蔡华化装成布贩子，造访陈少球。

蔡华和小林班长在柜台前，故意用玉林土话指指点点。陈少球一听，也用玉林话热情地打招呼：

"同志，你买时勒(即什么)？"

蔡华故作又惊又喜地答："时勒？你亦系玉林人？"接着问陈少球，有没有玉林洲佩产的合纱蓝布。陈少球忙说有，还报了价。蔡华故作沉吟地说："价钱是合适的。我常跑山区，山里人最喜欢这种既耐穿又便宜的土布，我想与你订个长期合同，先给一半定金，卖完货结账。如何？"

陈少球为难了："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我上了几回当，心里不踏实。"蔡华说："我是重信誉的。"陈少球笑了笑，还是不同意："谁都这么说，两个月前有个庞老板，赊了我一批布到靖西去卖，也是先给一半定金，可如今连个影子也不见。"

蔡华心里一亮："庞老板？叫庞仕河吗？"陈少球摇摇头："说叫庞德初。"蔡华比划着问是不是中等个，身体蛮胖的……越说越像，蔡华不禁一阵欢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终于从海里捞到了针。

跟踪追击

蔡华"飞行组"出发10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参谋长那清癯的身子，常在我们作战室出现；他紧皱的双眉，忧虑的眼光，看得我们心里有点发慌。我们和省军区联系，说没见这个"飞行组"来报到。又和南宁市公安局联系，说有过这事，但接上头后又不见了。

参谋长沉吟地说："难道他们发现新的线索，追踪去了？"我小心地说："有可能，因为路途遥远，通讯不便，他们怕贻误战机，来不及请示了。"

果然有一天，从南宁寄来一封信，里面只有简单一句话："庞老板到靖西做生意了，我们去和他会合。"我兴冲冲地跑去向参谋长汇报。参谋长高兴地说："好样的！"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且说蔡华"飞行组"，经过4天风雨兼程，跑了700多里山路，终于到了桂西的边陲小城靖西县。他们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连夜清查户口，可是踪影全无，怎么办？

访来查去，他们发现有一户刚从玉林迁来的商人，名叫谢有礼。白天去查问，他神色慌张，语无伦次。便派民兵暗中监视。不久民兵来报，谢有礼连夜收拾东西，还不时探头观看门外动静。

蔡华猛拍一下大腿："有门！"立即传讯。

谢有礼大喊大叫，说侵犯他的人身自由，怎么问也不开口。蔡华冷不丁地问了一句："玉林的庞德初到哪里去啦！"谢有礼脸色一变："谁？谁叫庞德初？我，我不知道。"小林班长在旁边冷冷地说："真名庞仕河，罗活中将的军需主任，知道了吧！"谢有礼惊慌地不断摇头，但额上已冒出了冷汗。

天快亮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宇上闪烁的星星慢慢隐退了，谢有礼还没回答实质性问题。

蔡华严厉地说："谢有礼，你放明白些，全省的股匪即将消灭。残余散匪不管

跑到哪里，终究是要逮捕归案的。敢不敢签名盖章，保证不认识庞德初，也不知道他上哪？我们抓到他以后，你敢不敢和他对质？"说罢，将纸笔掷在他面前。

谢有礼全身颤抖了一下，嗫嚅嚅地说，是有过一个姓庞的老乡，开始卖布，后来又做木工，现在不知上哪了。

天亮后，蔡华顺藤摸瓜，找到了名叫黄升的木工工头，故意说是来靖西找工做，想加入行业工会。

黄升是爽快人，说："好办，工会是工人的家嘛，只要来历清楚，有证明就行了。"他还说："听口音你是玉林人。你们玉林也有人加入过呀！"蔡华兴奋地问："谁呀，是不是庞德初他们？我们就是他写信叫来的，说这里找工做很容易。可来了又不见他们了。"黄升一听高兴了："原来是老庞叫你们来的呀，那就不是外人了。可惜你们来迟了。半个月前，云南富宁县建筑工会来招工，他们几个都去了，老庞还迟走了几天呢。"

蔡华大喜过望，说："他迟走了几天，是等我们的呀！"

请 君 入 瓮

靖西到云南富宁，山高入云，崎岖难行，人烟稀少，瘴气浓厚。当地人多为大脖子，臃肿得吓人。"飞行组"每天凌晨3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干粮就出发了。由于水土不服，水壶的水喝干了，不敢喝生水，就以树叶解渴；找不到营地，就露宿野外。前两天快到靖西县城时，蔡华被一匹狂马撞倒，额头的伤口还疼痛，他不时用手捂一捂，继续顽强地赶路。他们想，只要能把这些害人虫除掉，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带地处中越边境，历来是走私贩毒和强盗出没之地，也许会有漏网匪首潜伏于此.所以路过镇边县时，他们不顾劳累，连夜访查匪踪。结果发现一个叫陈树森的人，特征与匪"第1大队"大队长陈进才极其相似。于是把他叫来询问。该人伪称家在南宁民权路28号。蔡华故意说：是靠江边那条街吧！该人顺竿往上爬地答是，还说他小时常下江游泳。这显然是胡编。为了进一步核实，蔡华问他跑马场在哪里？他说在汽车站旁。蔡华勃然怒喝道："别再演戏了，靠江边那条街叫当阳街，不是民权路；跑马场靠南湖边，不靠汽车站。你到底是谁？"该人

刹时脸如灰土，垂头丧气地承认是匪大队长陈进才。

“飞行组”途中巧捉陈匪，斗志更旺了。

经过7天强行军，终于到了富宁县。县公安局听说来意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里成了匪首的防空洞。他们马上派人将庞匪等暗中监视起来，并采纳蔡华用召开会议方式诱捕的方案，以免打草惊蛇。

晚上，华灯初上，建筑工会里一片亮堂，工人们穿梭出进，热闹非凡。平时，庞德初等天黑就关门睡觉，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今晚，工会主席登门相请，说要招标一项大工程，别错过良机，连劝带拉将他们领来了。

招标的干部讲完条件后，就逐个地请应标者进里屋谈条件。轮到庞德初他们了，谈了半天，也没讲妥。这时，门外走进一个干部，冷冷地说：“工程谈不拢，我们来谈另一件事吧。庞主任，你好呀！”庞德初猛吃一惊，颤声说：“你，你叫谁呀？”那位干部笑笑说：“叫你呀，庞仕河先生，南方‘黑大王’罗活中将的军需主任。还有你们，‘反共救国军’的梁志英大队长，黎呈耀大队长。”

几个匪首惊吓得跳了起来，正想夺门逃走，门外走进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窗外还有几支乌黑的枪口直指过来。

那位干部哈哈笑了：“我也自我介绍吧，广西玉林军分区侦察排长蔡华。”

顿时，庞仕河等只觉得天旋地转，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从庞仕河口中，获悉了另一个未到场的匪首钟礼潜伏的地方。小林班长当即率两名战士飞快地赶去逮捕了这个险些漏网的匪首。

一 网 打 尽

军分区首长给蔡华“飞行组”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庞仕河等4名匪首逮捕归案。蔡华向首长立的军令状是：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来。如今，庞、梁、黎、钟4匪均已落网，还外加路过镇边时抓到的陈进才，有本有息了。战士们思家心切，说该打马回朝了吧？可是蔡华却另有打算。他想：这一带是边防国界，山高林密，是坏人潜伏蛰居的好地方，说不定还有匪首漏网此处，何不来个一网打尽？战士们对排长的新计划，纷纷叫好。可是线索呢？蔡华胸有成竹地说：“线索就在庞匪等人身上。”

于是，他们立即提审庞仕河。开始庞匪很狡猾，说他们被打散后就黄牛过水各顾各了，又说他是胁从，什么也不知道。蔡华严厉地指出："你负责整个桂南军政区几万土匪的供给，还叫胁从吗？罗活逃港前找你们开过会，布置你们潜伏下来，组织什么'反共救国保民会'，伺机破坏。没有联络，叫什么组织？"庞仕河一听，浑身颤抖，他没想到，连这最机密的事都被解放军掌握了。

蔡华见他额冒冷汗，脸色苍白，知道庞开始动摇了，便出其不意地突然问他：靖西的谢有礼是什么人？庞匪吓了一跳："怎么他……"蔡华故意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说："你还蒙在鼓里呀！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你从布贩子变成了木工师傅？怎么会从靖西追到富宁来？你在这里讲义气，其实早被人家卖了。"

庞匪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用玉林话骂了一句："看侬背义，反骨仔。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他豁出去了，说："谢有礼是大队长。"

经过分别审讯，几个匪首招供了：南宁有支队长罗子珧和吕十，靖西有供给主任陈信章、陈和平、尹富卿、谢有礼，田东有匪首唐殿华，镇边有大队长陈进才……

"飞行组"立即行动起来，分头将潜伏在边境线上的匪首擒获。

"飞行组"班师来到南宁。路经中山公园时，一个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咦了一声，便迅速走开。庞匪等脸色一变，马上将头拧过一边。蔡华忙问这人是谁？庞匪嗫嚅地说是罗子珧。蔡华飞快追上去，将罗匪逮住了。从罗匪口中，又得知了吕十的住处。

晚上，夜色茫茫，罗子珧反绑着手，用衣服遮住，在蔡华和小林的押送下，来到了吕十的家。一群人正蹲在门外闲聊。一位倚在门旁嗑瓜子的妇女听说找吕十，忙答不在。蔡华冒充是吕十的朋友，说有一批洲佩合纱蓝布要脱手，想问吕十还要不要？那妇女正沉吟间，抬头见到罗子珧，稍为放心地说："哦，是罗叔呀。"小林暗中用枪顶了罗匪腰部一下，罗匪忙说："这两位是吕哥刚认识的朋友，这批货是吕哥托他俩从玉林贩来的。"那妇人这才笑道："那就不是外人了。请跟我来。"

罗子珧暗暗叫苦，可蔡华却暗地笑了。

威 名 远 扬

蔡华“飞行组”凯旋归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玉林城。6名战士押着12名大匪首，雄赳赳地出现在玉林的大街上，人们围上去，叫呀、笑呀、骂呀、惊叹呀，七嘴八舌，好不热闹。

军分区作战科的办公室设在罗活公馆的平顶大厅里，热情地接待了蔡华“飞行组”。我故意捅了蔡华一下，说：

“你这个家伙，跑了3000里，居然不给家里打个招呼，把我们都急坏了。”

蔡华抱歉地笑道：“来不及了。”

参谋长喜笑颜开地说：“你们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代表分区党委感谢你们。整整33天，你们‘飞行’了3000余里，历尽千辛万苦，斗智斗勇，大获全胜，里面有多少经验值得我们汲取啊！好好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对我们当前的清匪挖根工作会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此后，作战科，侦察科，花了几天时间，和“飞行组”的同志详细交谈。后来，由我执笔整理了一份战斗总结，报给了军分区党委。不久，军分区党委发出了向蔡华“飞行组”学习的号召，并将他们的经验印发下去。我将他们的英雄事迹写成了一篇通讯，题目叫《穷追三千里逮捕匪首》，发表在《广西日报》上。

从此，蔡华的名字迅速地传遍了广西军区的每一个连队，威名远扬。

（1992年）

博白剿匪斗争片断

赵 雄 武

1949年冬，家乡解放后的第三天，我即报名参加了民兵，协助解放军收缴国民党溃散官兵的枪支，给剿匪部队带路。之后，当了村民兵队长，先后参与剿匪战斗16次，2次身负重伤，荣立2大功。1951年8月出席广西军区第二届庆功大会，被授予"民兵英雄"光荣称号；1952年随广西国庆观礼团赴北京观礼，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广西剿匪斗争虽然是40年前的事了，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巧过匪卡救凤山

1950年1月，博白县黄凌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远在山区的区、乡人民政府相继被土匪攻占，交通被切断，形势极为紧张。

一天，我们五区学田乡政府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黄岭山匪首曾仲荣密谋攻占凤山乡人民政府，要设法通知凤山乡政府机关，务必在3天之内迅速转移。接到通知后，我们乡政府作了认真反复研究，但因学田至凤山相隔上百里，路经的黄岭山一带还有土匪的层层关卡，交通被切断，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去完成这紧急任务。当时我在乡队当民兵，得知这个情况后，便自告奋勇请求任务。乡领导问我有何打算。我说凤山虽然我没有去过，但通往黄岭的路前几年我父亲曾带我走过，只要翻过黄岭山，就不愁找不到凤山乡政府。至于山上的层层匪卡，前庄有位刘六伯，他的外甥就在我们村，名叫黄康宝，和我一样的年纪，一般的个头，最近他父亲病故了，我可以借此机会冒充黄康宝到其外公家报丧，也许这样能混过关。听我这么说，乡领导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交代我去时任何武器也不能

带，担心一旦暴露，我会连本也给赔上。我说，只要土匪的子弹打不中我，空手我也要打倒他几个。对于我的话，领导是不会怀疑的，因为远近的乡亲们都知道，我从小跟父亲学了几套拳术，刀、枪、剑、棍都能应付一阵，平常，一些地痞恶棍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接受任务后，第二天一早，我穿上了一双新草鞋，一套黑布衣，把乡政府写好的一张小纸条塞在上衣从上往下的第三个布扣子里，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在这个扣子上系一条一寸宽、半尺长的白纸条作报丧的标志。准备妥当后，我便上路了。

南国初春的早晨，空气格外清新，晨风带着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更使人心旷神怡。我迈开大步赶路，太阳未露山顶便到了黄岭山脚下。就要翻山闯关卡了，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束，没发现什么漏洞，于是把脸一沉，真的像报丧的样子向山上走。

这山林密草深，唯有一条羊肠小道勉强能走人，大晴天也阴森森的，单人独个从这里走过，也使人不寒而栗，何况前面就是土匪窝。我大着胆子走路，准备随时对付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果然，没走多远，在一个拐弯处便被两个土匪拦住了。还没让我走近前，一个持长枪的土匪便高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说着，手持长柄大刀的另一个土匪紧跟了过来。

见此，我指指胸前吊的白纸条，不慌不忙地答道："我父亲病故了，我到前庄外公家报丧去。"

"不行！这里是我们曾司令的天下，没有命令谁也不许通行！"土匪横枪拦住了我的去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谁知我不吃他这一套，说："不行，我父亲死了，你管得了吗？"

那匪徒见我还要往前走，慌忙倒退两步，枪口对着我，喝道："不许动，再动……"乌黑的枪口对着我，我一下子火了。这时我猛一侧身，左手一把抓住土匪的枪管，接着来个拳落脚起，一下子便把那家伙打翻地，顺势夺过了他的长枪。那个拿大刀的家伙见此情景，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一面拼命跑，一面大声地叫喊："来人啦，来人啦，抓共匪……"顿时，山背上走下来五六个匪徒，前前后后把我包围起来。我明知一时难以脱身，便愤愤地把夺过来的枪丢在地上，停了下来。被打的那个土匪上前咬牙切齿地喊道："把他绑到司令部去。"说着，几个匪徒呼啦

啦的一齐上来就要动手绑。我大喝一声："想干什么？"说着，迅速拉开架势，吓得几个土匪倒退了几步，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见此，我才收起架势说："去就去，老子跑到天下也不怕，但要绑着走不行！"这时，一个提短枪的匪徒装腔作势地骂道："蠢猪，一个个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带走！"说完，他挑了两个匪徒送我。

两个匪徒一前一后把我押在中间。我边走边盘算着，一有机会就想法脱身。

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两个匪徒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一个山坳遇上一个砍柴人。两个匪徒叫我停一会，就上前对那个砍柴的说，回头要给他俩每人砍一担柴送到家里去。趁他们说话的机会，我见到不远处的柴堆上有一根杯子粗、5尺多长的棍子，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捡起这根棍子，送俩匪徒上西天。就在我正想伸手捡木棍的一瞬间，被一个匪徒发现了："想干什么？"见时机不成，我不慌不忙地笑着答道："看看这是什么好树……"这样，两个匪徒也就不再问了。

真后悔，这么好的机会未能动手。走了一阵，来到了另一个关卡。送我来的两个匪徒对这个守卡的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们把他带到司令部去。"说完就回头走了。接我的匪徒也不问什么，带起我就走。就这样，我被接连交过6个关卡，到了后面，匪徒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抓来的。

下午一两点钟，我被带到一山庄。这里炊烟四起，鸡鸣狗叫，村前有不少匪徒进进出出，但见不到一个小孩和妇女。我心想，这回可真的到了土匪窝，生还的希望没有了。押送的匪徒叫我在一棵大树下等候，便进村去了。村前的匪徒见到我，都好奇地围观过来。我无法找到脱身的机会。过了一会，在几个匪徒的簇拥下，从村里走出一个穿黄衫、鸡冠脸、深眼窝，挎着一支盒子枪的匪头目。我定睛一看，喜了："这不是黄康宝的远房舅舅刘十一吗？他前两年经常到我们庄同伪村长暗地里做买卖。"想到这里，我高兴得喊起来："阿舅……"

听到喊声，刘十一眯着眼睛侧头看我："你？……"

我边走边把那白纸条撕下，说："阿舅你不记得啦？我是康宝，正来找你啊。"

刘十一若有所思，然后爽声笑道："啊，外甥，外甥……你找我有啥事？"

我脑子一转，胡编道："最近村长捡到一些枪支弹药，他让我来告诉你，没想到给他们抓了。"

刘十一听说是伪村长刘荣星叫来卖武器的，一挥手支开了身旁的匪徒，带我到一间屋子里，问道："村长捡到的是什么枪，什么子弹？有多少？开价多少？"我明知说不出个一二三，便说："阿舅，我从小没念过书，咋懂那玩艺。"刘十一信以为真，随即叫身旁的随从请匪司令曾仲荣来。很快，来了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我想，这家伙可能就是匪首曾仲荣。刘十一赶忙上前对这个胖家伙说："他是我的外甥。刘荣星那里捡到一些枪支弹药，让他来告诉我。"

刘十一见我一动不动愣站着，便用博白客家话对我说："康宝，学乖点，他就是曾司令。"

曾仲荣在一个木椅上坐下后，张开一张肥大的嘴，声音似闷钟一般，慢吞吞问我："你说的当真？都是些什么枪，什么弹？"

刘十一见我愣着不说话，赶忙解释说："司令，这娃子从小没念过书，又没使过那玩艺，具体数目刚才他都对我说了。"

曾匪无可奈何，便叫我立据为证。于是刘十一抓住我的食指沾上印泥，在写好的一纸上按手印，要我对天发誓：第二天日头落山前交不来货，与日同落。我默默地看着被印泥粘得鲜红的食指，没说一句话。

可以离开这匪窝了。我叫刘十一给开一张出山的通行证，以便直达凤山。没想到他叫来一个匪徒，要把我送出山回学田。我心急得很，可又不敢说，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那匪徒走。这家伙怕麻烦，才过了两卡，就对我说："老弟，你自己走吧。路上遇上守卡的你就咳嗽三声，有人问你就说是刘参谋长让你办事去的，这样，他们就让你过去了。"说完就转身回去了。

按照匪徒的口令，我果真顺利地过了一关。这时，我暗暗高兴，心想既然得到了土匪的口令，与其现在再转过头去通知凤山，还不如迅速回去带队伍来攻打黄岭，这样既摸了匪窝，又解了凤山之危。主意已定，我顺利地通过了土匪所有的关卡，当晚赶回政府作了汇报。大家都很赞成这个打算。

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准备，第二天一早，我们攻打黄岭的队伍便出发了。我和区里的3位老队员化装好先打头阵。按照土匪的口令，我们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摸掉了7个土匪岗哨。还没等土匪发觉，我们便占领了山头，控制了交通要道。我带一队民兵直捣匪窝，激战不到1个小时，即打死打伤土匪上百名，俘匪7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匪司令曾仲荣等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搞得措手不

及,忙带着匪众仓皇逃窜。土匪密谋攻占凤山的阴谋被打破了,当晚凤山乡政府机关也安全转移了。

三滩侦察脱险记

1950年10月,博白的剿匪斗争进入了高潮。然而黄凌一带的土匪仍活动猖狂,经常出没三滩等地拦路抢劫,扰乱治安。

10月的某天是三滩圩日。遵照区委的指示,我带民兵2班到三滩执行侦察任务。三滩离区公所约15里,为了防意外,吃过早饭,我吩咐2班长陈伍带队先走一步,抢占三滩口两面的山头,控制交通要道;我则和区干部冯晃成、民兵王九哥随赶集的群众一起进圩。

这天天气很好,火红的太阳从远边山顶慢慢探出头,渐渐由红变白,由白变亮,似一面大火镜斜照山间。赶圩的群众和蜿蜒的山路一样,前后看不到头。我跟随走在杂乱无章的人流里,心想今天的圩日肯定会出现少有的热闹,万一发生情况……想着想着,我更感任务的艰巨和复杂。果然,我们赶到三滩时,圩上已是人山人海,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闲的地方。我们在圩上转了一圈后来到卖肉行,装着买肉的样子,挨摊挨台看一看,问一问行情。其实,我们的眼睛都在搜索着每一点可疑的蛛丝马迹。

到了中午,天气骤变,一片片黑云从天边压来,天色黑了,人们的脸色也沉下来了。为了躲雨,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席棚下、屋檐下、大树下,向一切可能避雨的角落挤去。不一会,大雨倾盆而下。这时,我忽然看到2班长陈伍先被雨浇得像只落汤鸡一样朝我走来。顿时,我心头火冒三尺,但又不好发作。陈伍先来到跟前,我狠瞪了他一眼,问道:"谁让你跑到这里来?"

2班长陈伍先说:"下大雨了,我担心你们里面有情况外面听不到,就把队伍拉到黄凌方向一线,以防万一。"一听,我更觉问题严重,命令他带着队伍马上撤离。

陈伍先刚离开,我发现冯晃成身后跟上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再回头一看,自己身后也有人窥视。不好!土匪已经注意我们。于是,我迅速向冯晃成、王九哥发出暗号。显然,他们也已觉察到了。一场殊死的拼搏一触即发。我下意识

地用左手往下拉一拉雨帽，右手紧握着裤袋内的驳壳枪，拇指顶开了保险，慢慢转移位置，来到一个粉摊要了一碗粉。店主递过一个齐膝高的方凳，我没坐，顺势将右脚踏在凳面上，左手拿筷子夹起米粉，摆开一个若明若暗的架势。就在我正要用嘴去吃左手夹起来的米粉时，突然，我右边的那个土匪拙笨地掏出了驳壳枪。说时迟，那时快，我吼叫一声，在丢掉筷子的同时，右手迅速拔出驳壳枪，顺势踏过小方凳，转身抬手就给那家伙两枪。接着又顺手朝正在掏枪的另一个匪徒开了火。与此同时，冯晃成、王九哥也拔枪指向匪徒。为了不伤害群众，我们没继续开枪。两个受伤的家伙一拐一拐没命地往人群里钻，其他匪徒见势不妙，也趁机溜了。听到枪声，整个圩场顿时乱成一团，尖叫声盖过了哗哗的雨声，受惊的人们像洪水一样发疯似地向圩外拥去。我命令2班长和王九哥带着民兵护送群众赶快往外撤，我和冯晃成在后掩护。说完，我们就各自行动了。

雨越下越大，山道上、田埂上、稻田里到处是受惊的群众。我和冯晃成刚冲出三滩口，“哒哒哒……”突然从右侧的山坡上打来了一梭机枪子弹，几个无辜的群众尖叫着倒在雨水中。我正抬头看，“哒哒哒……”又一梭子弹打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不好，敌人已抢占了右侧山坡。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群众和民兵撤出，我和冯晃成马上转身，高喊着冲向左山坡。敌人的机枪跟踪射击，山顶上也出现了敌人的火力，一梭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冯晃成“扑通”一声一头栽进了水沟。我看了一看，冯晃成并没伤着，便挽着他的胳膊向另一个山坡上爬去。匪徒发现我们就要冲过山坡，几乎把所有的火器都集中起来向我射击，子弹像雨点一样封锁了我们的去路。接着，山上下来五六名匪徒，一边跑一边吼叫要抓俘虏。我们一口气冲上坡顶。匪徒也追过来了，情况十分危急。我对冯晃成说：“你沿着下面的水沟赶快冲出去，我来对付这帮狗杂种！”说完，没等他再说什么，就用力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冯晃成下撤后，我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揭开盖，摆在土坎上，两眼怒视着步步逼近的敌人。50米、30米、20米……我狠狠地骂了一声：“有种的就上来！”说着，连续扔出了两颗手榴弹。随着“轰轰”的爆炸声，五六个匪徒伤的伤，死的死，幸存的仓皇逃命跑了。

我提起驳壳枪抬头瞭望，冯晃成已撤，山道上稀稀拉拉走着几个挑夫，对面山坡上还断断续续地响着枪声。“莫非有的民兵还没有撤出？”想到这里，我又迅

速朝着枪响的山坡冲过去。

此时已过晌午，雨还似断了线的珠儿，一串串的下个不止。激战了大半天，我也觉得有点累和饿了，加上被雨水浇得好像刚从水里钻出一样，喉咙也干得很，只好仰头张口接点雨水解渴。到了山脚下，我正想用手抹一下脸上的雨水，只听"哒哒哒"几声，觉得脑袋一震，抹水的手抹到的竟是鲜红的血。原来是敌人的两发机枪弹从我的后肩打入，从下巴穿出，顿时鲜血直流。我回头一看，就在距我20米左右的一个山坎上，两个匪徒架着的机枪还对着我。火从胆边生，气从头上冒，我举手就是两枪，一个匪徒当场被击倒，另一个匪徒吓得丢下机枪就跑。此时此刻，我发疯一般怒吼着冲过去，双手高高举起敌人的机枪往下砸，"咔嚓"一下，枪托摔断了。我感到还没解恨，接着又一把操起枪身，跑到水沟上狠狠地砸下去。当我正想回过头来捡子弹箱时，"哒哒哒"，离我不到50米的田埂上，两个匪徒架着机枪又向我射击。好险，子弹从我的耳边飞过。我火冒三丈，举手还击，虽没打中，但却吓得两个匪徒扛起机枪就跑。我正想继续往前追，突然眼前一晃，差点倒下去。这样，我只好用左手托住流血不止的下巴，一跌一撞地往回撤了。

雨停了，天晴了。我忍着剧痛艰难地往回撤，还要随时对付追上来的敌人，这样一边打，一边撤，渐渐前面出现了一队人马，定神一看，原来是区中队长带着队伍接应来了。这时，我只觉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

破获土匪"地下军"

伤愈出院后，组织上让我回家继续养伤。借此机会，我积极协助乡政府和工作队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恢复生产。

一天，我回家路经孤老伯赵之福门口，正好碰上老人。他把我喊住了："二娃子，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老伯，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知道，老人是个独身汉，由于家穷，连个老婆也讨不起。这些年岁数大了，种不了地，他就到山里贩一些鸡回来卖，远近的乡亲们都叫他"鸡贩子"，其实他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

我停住后，老人愤愤不平地说："上个月我借别人的钱从外地买回一些大阉

鸡，每只都有四五斤重，当晚刘陶星这混小子带人来硬抓了6只。我向他要钱，他说，'你要钱，不想要命啦'。我知惹不起，没敢再问了。你们乡政府、民兵要帮我管一管这事啊。"说着说着，老人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我一听觉得有点不对头，便问："老伯，刘陶星夜里来抓鸡干什么用？带来的人你认识吗？"老人说，带来的人过去从来未见过，只听刘陶星说鸡是他哥哥刘善祥派他来要的。我越听越觉得事情复杂。刘陶星的哥哥刘善祥是国民党特务，早两天已被人民政府抓获枪毙了。刘陶星因参与土匪暴乱，前些天也被解放军俘虏，现正在部队关押。这些人半夜活动，肯定有文章。

我安慰了赵之福老人几句后，连家也不回，便直接到部队找在押的刘陶星审讯。经过反复严厉审讯，刘陶星终于交代了抓鸡的经过和原因。

原来，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刘善祥和匪排长刘二十四从外面带着几十名匪徒，要到50公里以外的关峒运枪，来时在高新村停留。伪村长刘荣星便在离家仅100多米的一座尼姑庵里接待了这帮匪徒。刘陶星到赵之福那里抓鸡，是为这帮匪徒饯行的。当晚刘陶星吃饱饭就回家睡觉去了，至于刘善祥何时带着匪徒去运枪，运回来的枪又放在什么地方？他一概不知。

听了刘陶星的交代后，我反复琢磨着：刘善祥从哪里弄来的枪支？运回来后又藏什么地方？土匪活动如此猖狂，是否又在密谋新的暴乱？……一连串的疑问使我坐立不安，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必须立即向区乡汇报，以便及早将事情查明。于是，当晚我就赶回村里，打算就这事同新村长黄成光商量。因为黄成光是我在乡队当民兵时的好友，两人同睡一铺床，平常有啥事也喜欢交换意见。

我赶回村里时夜已很深，待找到黄成光时，他已进入梦乡，并正在说梦话。我觉得奇怪，没有叫醒他。只见他喘着粗气，两手在胸前乱抓，口里一个劲地念道："我交代，我说……"顿时，我的脑子里起了个大疑团，黄成光当村长时间不长，怎么说这样的话呢？莫非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前两天开会讨论枪决刘善祥的问题时，他很少说话，是不是与此有关？难道他……想到这里，我立即警觉起来，悄悄地离开了。

走出黄成光的住处，此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为了及早弄清土匪活动的目的和黄成光是否和匪徒有关系，我不顾一天的劳累，连夜赶到区里作了汇报。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和区委原已掌握的情况，区委和工作队的同志作了认真分析研

究，天一亮就找黄成光到区里问话。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黄成光终于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国民党特务刘善祥为了发展地下组织，密谋新的暴乱，把新村长黄成光的哥哥抓去当人质，进行严刑拷打，同时通过伪村长刘荣星悄悄对黄成光说，只要能给刘善祥送一批武器弹药，就能把黄成光的哥哥保出来，否则他哥哥将被处死。黄成光明知是圈套，但救兄心切，也就不顾了。于是，他暗地里从收缴国民党残匪的枪支弹药中，挑了一些给刘善祥。没料到刘善祥变本加厉继续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把村里的民兵连同所有的武器全部拉出去归刘善祥指挥，不然就供他暗当土匪。早两天刘善祥被枪决了，但黄成光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敢将此事向组织交代。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土匪很可能有地下组织，并在预谋发动新的暴乱。区委决定，立即逮捕伪村长刘荣星，迅速破获匪地下组织。接受命令后，我立即带领民兵逮捕了刘荣星，并在他家的隔墙内挖出 30 多支长短枪、部分弹药和土匪地下军 1 个团组织的名单，新村长黄成光也被封为匪团组织中的一个小头目。真相大白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带领民兵迅速封锁了全部交通要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按照匪团名单，仅用了 4 天时间，就捕获了匪团陈芝信等 15 名匪首和 100 多名匪徒，缴获了匪团的全部枪支弹药，粉碎了国民党匪徒新的暴乱阴谋，用实际行动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89 年）

瑶山的春天*

李天佑

毛泽东的英明指示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祖国南方边陲，歼灭了白崇禧的残余军队。12月21日，红旗插上了镇南关(今友谊关)。广西，这个反动统治的顽固堡垒、桂系军阀的老巢，终于全境获得了解放。

但是，敌人的正规军虽然被消灭了，大量的土匪武装还盘踞着山区和偏僻的农村，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敌我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尖锐。当时，广西匪情的严重性，在全国来说，是比较突出的。这不仅是由于它数量多，还由于它有着深厚的反动社会基础。

桂系军阀为了巩固他们对广西的血腥统治，20年来，苦心经营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严密的反动统治机构和反革命政策，培植他们的社会支柱——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让他们拥兵主政，统治群众。因此，广西的地主阶级都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广西解放前夕，白崇禧除部署留下3万正规军，分散各地，作为地主武装的骨干力量外，又以管制民枪为名，大量掠夺农民的枪支，交给地主恶霸，并对壮丁强迫施以军事训练。在地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了所谓“反共救国军”7个军，各伪专员公署所辖的“保安部队”，也由1个营扩大为1个团。此外，又以收编、加委种种办法，搜罗广西各地的惯匪，供其驱使。从而形成了一支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以正规军为骨干、以惯匪作先锋的土匪武装。他们和台湾、香港的美蒋反动派函电往返，在美蒋反动派的指使下，企图依靠其封建统治基础，抗拒

---

* 此文转自《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标题为编者重新拟定。

我军解放广西，并等待时机实行反革命复辟。因此，我军的剿匪斗争是为了彻底肃清残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粉碎国内外反动派企图实行阶级复辟的一场战斗，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

我军进入广西以后，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了剿匪斗争，到1950年5月上旬，基本将暴乱镇压下去。后来又重点进剿了桂东南的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天堂山等地区的土匪。朝鲜战争开始后，我军立即集中力量首先进剿准备袭击我省会南宁市的邕(宁)南地区股匪。10月份，又配合全省17个县的土地改革，重点进剿了桂东南的镇龙山、大容山区。这次冬季进剿，获得成绩不小，全省有30多个县消灭了股匪，散匪也大部就擒，粉碎了土匪策应美蒋反动派反攻大陆的阴谋，打垮了他们的疯狂气焰，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但是，由于广西土匪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由于我们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剿匪斗争的指示和方针政策，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广西土匪一面被剿灭，一面又不断孳生。1950年2月以前，我们受降和歼灭了3万匪徒。当时全省还有6万土匪。经过2月至12月的进剿，共歼匪18.2万人，而结果统计全省却还有股匪5万余人。

1950年11月，毛主席两次来电，明确指出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剿匪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明确重点，端正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改进领导方法。而且要求1951年5月1日以前彻底肃清广西全省股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特别赶来南宁，亲临指导。

我当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当我们读到毛主席指示的时候，心中充满敬佩、感激、惭愧、兴奋的复杂心情。像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紧要关头一样，在这关键性的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在大家这种心情之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检讨了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新解放区党和军队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在乡村中，首先要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1949年渡江后，毛

主席更向我们明确指出了军事进剿结合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相辅而行的剿匪方针。会议以毛主席的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广西土匪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它的社会基础，决定把剿匪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了“肃清土匪，反对恶霸，发动群众”的号召，指出剿匪重点区也就是群众工作的重点区；并且研究了发动群众的方法与步骤；制定了10项剿匪法规，具体规定了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界限，对坚决顽抗的被俘匪首和反革命分子，一律严惩，决定断然收缴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的所谓“民枪”。

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全省从上到下，从军队到地方，立即投入了重点进剿的准备工作。当毛主席的指示、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的时候，有如风驰大海，转眼波涛千里。首先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了军区对剿匪部队规定的任务，讨论了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剿匪立功标准暂行草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对今后会剿，从生活到战术，提出了许多问题，研究了解决办法。

根据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的决定，由我和省委副书记何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栗在山3人组成桂北地区剿匪指挥部，负责组织瑶山会剿。

瑶山地区有3万多人口，其中瑶族有近2万人，其余是汉族和壮族。瑶族大多居住于山区，汉族和壮族大部分居住山区外围。这次重点进剿，不但要肃清3.8万土匪，还要做好这3万多群众的工作，当然其中主要是要做好2万瑶族同胞的工作。因此，我军和瑶山外围的地方政府，分别开办了瑶族干部训练班、瑶民向导训练班，把瑶族党员、积极分子、游击队员，不堪国民党土匪蹂躏而逃亡山外的瑶民，以及通过亲友关系到山里请出来的瑶民，都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准备随军入山开展工作或担任向导。此外，地方党政机关还抽调了42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准备配合军事进剿，铺开在瑶山及其外围的87个乡开展工作。我军参战各团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从省会南宁到边远地区，从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党、政、军、民、财各条战线，都在一个目标下紧张地进行着准备。前线指挥机构成立了；各级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各级支前机构成立了；少数边远地区的驻军秩序井然地撤出了；大批粮食、油盐、蔬菜、鞋子、针线等集中起来了。汽车、火车、船只，夜以继日地从各方朝前线奔驰。瑶山外围的民兵和群众都紧急动员起来，严密地组织起来了，只要一声令下，千万条扁担，千百支

枪，就会向指定的地点集中。

突然，突然，再一个突然

在广西中部略偏东北有一个山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那里山连山，岭连岭，纵横盘错，绵亘叠架，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60座，有的高至2000多米，齐腰藏在云里，终年不露面目。境内到处是幽深的峡谷，笔陡的悬崖，还有原始森林，雄关鸟道，湍急的河流，地形十分险要。山区的外围，是一片平原和丘陵相间的宽阔地带，向东直抵桂江，西抵柳江、黔江，南临浔江，出产既丰富，交通也便利，真是倚山面水、进退自如的绝好的兵家屯聚之所。

这就是我们即将与土匪角逐的瑶山。

老奸巨猾的白崇禧早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在我大军入桂时，他就命令臭名昭彰的戴笠特务部队——伪“交通警察总队”一部开进了瑶山，据此作为招纳匪徒、屯兵买马的根据地。后来又不断从香港派人前来，打旗号，拉队伍，增添他的赌注。加之，我军实施冬季重点剿匪前后，梧州、平乐、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也纷纷率部聚集这里躲避。这样一来，瑶山成了土匪的渊薮，番号五花八门，司令多如牛毛。

瑶山土匪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匪“第3路军”，总指挥罗活和副指挥王景宋已逃往香港，实际指挥人是该路军所辖的“第48军”军长杨创奇和“新1军”（伪“交警总队”编成）军长余铸。匪“桂北军政区”司令白浪涛及所部，也属“第3路军”指挥。这一系统的土匪盘踞于大瑶山以东、以北及小瑶山地区（小瑶山位于大瑶山正北，中间隔一条柳州至平乐的公路）。另一个系统是匪“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已逃往香港，实际指挥人是副司令甘竞生，指挥“第126军”、“暂编第36军”和“平（乐）藤（县）昭（平）蒙（山）荔（浦）修（仁）6县清剿指挥所”。“第126军”军长是林秀山，“6县清剿指挥所”司令是黄品琼。这一系统的土匪盘踞于大瑶山及以西、以南边境。除了上述两大系统外，耸人听闻的番号还有许多，诸如“广西游击队联军司令部”、“第55军”、“第7军”、“第12军”、“桂北游击队”等等，有的是自己打出的旗号，有的人数微不足道。以上所有牛鬼蛇神，加起来共约3.8万余人。他们一面在山区储粮蓄锐，恃险自固，一面不断向外扩展势

力，威胁我交通线，直接策应桂西北、桂南、桂北的土匪活动。事实上，瑶山不仅是最大的匪窟，而且已经成为土匪桂北、桂东的指挥中心。

瑶山既然是全省土匪的心脏，我们就来个“黑虎掏心”，心掏掉了，四肢就动弹不起来了；主力吃掉了，其余的必然胆战心惊，就不难收拾了。这就是我们重点进剿瑶山的战略目的。

1951年1月初，进剿瑶山土匪的战役行动开始了。参加进剿的14个团零1个营的指战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瑶山进发。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行军。白天，公路上尘土不扬，河面上波平浪静，这么多的队伍见不到一点踪影，只有寨门街口几个着便衣的战士站在隐蔽处放哨，行人只准进，不准出。街道上没有一个军人来往，院墙里静悄悄，鸡犬不惊。原来部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休息。等到黄昏以后，战士们从一家家屋里拥出来，汇合一起，离开宿营地，马不嘶，人不喊，跨开大步，沿公路疾驰而去。公路另一边是民工队伍，抬担架的，挑箩筐的，有的背鸟枪，有的挎大刀，络绎不绝。成百辆卡车，满载军需物资，车厢上蒙着黑布，不亮灯，不鸣号，一辆紧接一辆从战士身边嘎然驶过。在江河航道上，小火轮拖着长串的船队，放于中流。各种大小木船，桨橹相击，竞争上游。船上满载着军需及供应瑶山群众的物资。看不见一星灯火，只听到浪击船舷，桨声咿哑，和人们低声的吆喝。在这样的冬夜，月色朦胧，冷风习习，谁能想到会有千军万马，正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水陆并进，直奔瑶山而去呢！

各路剿匪部队按照严格保密命令，开到指定的集结位置，隐蔽下来。1月7日夜间，一声令下，立即从各自的集结点朝封锁线扑去。

大范围的外线封锁，是这次瑶山剿匪的一个很重要的战术措施。这条封锁线，由三条江和一条公路构成，从瑶山南面的桂平，沿蜿蜒东去的浔江，到瑶山东南方向的梧州；从梧州逆桂江而北，到东北方向的平乐；从平乐沿大、小瑶山之间的公路，到西北方向的鹿寨；再由鹿寨顺柳江（下游为黔江）南下到桂平，长达500多公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一个梯形封锁区，把瑶山及其外围广大地区完全包围在中间。小瑶山因为土匪不多，我军就用2个团零1个营的兵力逼近包围。

集结位置距离封锁线近的不到20公里，各部根据距离远近，算定开进时间，

在8日拂晓同时到达。昨夜还是冷冷清清的江岸和公路，天一亮，突然出现了千千万万的解放军和民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按照建制单位划分地段，包干负责，真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路口渡口，山道隘口，更是警戒森严。三条江20270多只船，全部集中管制，江上断绝了航行。

据后来讯知，甘竞生、韩蒙轩、林秀山、黄品琼这班匪首，也听到了我军要进剿瑶山的一点风声，曾于1950年12月17日，在金秀召开过一次支队以上的匪首会议，研究对策。他们估计我军可能先包后打，便妄想玩弄故伎，随时准备跳出包围圈，以逃脱被动，力争主动。可是，土匪的算盘完全落了空。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这次采取的部署是大范围的合围，也没有料到我们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匪徒们事先固然未能闻风而遁逃，事后又见我雄兵云集，壁垒森严，无懈可击，认识到形势严重，自己已完全丧失了主动，精神上受到致命的震撼，有的股匪甚至士气全堕，不战自乱了。

千里封江、封路的突然性措施，使我军一开始就夺取了战役的主动权，对整个战役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现在，大军压境，局势摆好，主动权在握，我军从此可以游刃自如。

瑶山外围我方控制区，所有地主恶霸几乎都和土匪有联系，不过有的是明火执仗，有的是暗中勾结而已。不抓起这些内外奸细，不把掌握在这班人手里的枪支收缴干净，群众根本不敢抬头，剿匪也就根本无法进行。因此，我军把这一带的反霸斗争分成两步来走，首先在军事管制期间把地主恶霸抓起来，缴掉他们手中的枪，然后再发动群众。

这天深夜，前线指挥部用电报、电话同时向全线发出一道紧急命令："开始行动！"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要道到偏僻山庄，转眼间，命令传遍了瑶山周围10多个县的我方控制区。早在封江、封路以前，我军就已派人作过细致的调查。此时，早作好充分准备的解放军指战员、公安人员、县区武装、党政财贸卫生系统的干部，手持长短枪、手电筒、对恶霸内奸的逮捕证、枪支分布的表册，纷纷出动了。在夜色掩护下，按照事先分工，一个小组又一个小组悄悄进入各自负责的地段，将街头巷尾、村门路口立即控制起来，然后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大门。这些恶霸、内奸被从被窝里叫起来，一见逮捕证，有的吓得抖抖索索，连衣钮也扣不起来；有的跌足叫冤，还想耍赖；有的连声哀叹，大概怪我们来得太突然了，他没有

来得及逃开。

我们一边抓人，一边登记和收缴枪支。收枪涉及的面较广，对象也是各种各样，采取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地主恶霸和富农一律勒令缴枪，并且反复向他们交代政策：自动缴枪献枪的，可以视情况宽大处理；隐瞒的，拒缴的，要依法惩办；对检举揭发的人将给予奖励。对一般中农、贫农，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进行说服动员。那些恶霸地主，乖觉的见我们已经掌握了底细，不敢抵赖，从佛龛后面、屋梁凹处，取出长枪短铳来；滑头的还矢口否认，赌天咒地，用头担保，当我们撬开地板，打开夹墙，起出成捆的枪支、成箱的子弹后，才低下脑袋，一声也不吭了。

这天夜里，桂平江口区梁区长带着30几个民兵，手持钢枪、长矛、大刀，按照预定的路线，奔袭了几个村庄，逮捕了一个假农会主席，捕捉了一个躲藏在灶堂里的匪首，接着就来到黄鹿佳家里。

这个黄鹿佳是何许人？说起来方圆百里无人不知。他原来是江口一霸，黄姓的族长，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县参议员，是一手遮天的土皇上。桂平解放后，他伪装开明，常到我区政府走动，以此一方面蒙骗政府，一方面炫耀乡里。后来又盗用政府法令的名义，自己组织了“农会”和“民兵”。他自以为得计，曾吹嘘说：“我黄鹿佳一声锣响，马上能集合一百条枪！”于是，气焰逐渐张狂，原形毕露，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甚至派他的“民兵”到渡口抢劫船只，在区政府门口张贴反动标语。他以为政权、兵权在手，人民政府奈何他不得。岂不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给他作了结论。

这天，黄鹿佳正在替他的老母做寿，厅堂中红烛高照，鼓乐齐鸣，摆满了宴席。黄鹿佳身着长袍马褂，正与客人饮酒作乐。梁区长带着民兵突然排门而入，黄鹿佳却居然稳坐不动，神气傲然地要搜查证明看。梁区长拿出逮捕证向他照了照，庄严地说：“现在你被捕了！”满屋的客人顿时骚动起来，有的拔腿就逃。这时，正在院中监视厅堂动静的50多岁的老民兵芦权，抬手向空打了一枪，接着又拔刀在手，雄赳赳往廊前一站，那股威势，吓得地主们直往后缩。梁区长冷笑一声，对黄鹿佳说：“请你敲锣吧，你不是一敲锣就有一百条枪吗？”黄鹿佳垂头丧气，呆若木鸡，一声也不响了。接着，又以检阅为名，把黄鹿佳的假民兵队集合起来，先命令把枪架好，然后当众揭发了黄鹿佳的种种罪行，戳穿了他的假面具，并宣布了逮捕命令。然后，梁区长下令黄鹿佳苦心经营的假民兵队解散，100多支

枪也全部收缴了。

太阳高高升起来了，彻夜未眠的战士们、民兵们，挑着缴来的枪支，押解着恶霸、特务，从各地向县区政府所在地集中。一路上，人们喜气盈盈，奔走相告，都聚集到大路两旁来看，有咬牙切齿痛骂土匪恶霸，有悲忿填胸哽咽不能成声，有指指戳戳喜形于色，也有赶前赶后要捶一拳、咬一口这些反动家伙的。那些平日耀武扬威、逞凶霸道的家伙，这时候一个个恨不得把肥脑袋缩进肚皮里去，都哈着腰，用衣领捂着脸，小老鼠似地溜溜湫湫走得真快。这一天仅仅是个开始。但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调查和其他准备，并且保持了行动突然性，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一夜之间，把我控制区内的匪霸基本上肃清了，假农会、假民兵解散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部清除，所谓“民枪”也大部分收缴了，光梧州市这一天就收缴了500多支。在这些地区，如何进一步抓尽匪霸、收尽枪支的问题，并将其与剿匪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成为军事进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一个半月中，我军共收缴了6万多支枪。

瑶山土匪大部分麇集于外围地区。重点进剿前，我军也曾有意将邻近地区一时不能剿尽的土匪逼赶到这里来。我军的进剿打算是：极力争取把绝大部分土匪消灭在瑶山外围汉人区，然后再清剿山里。

合围以后，土匪好像猛听到一声春雷的鸭群，惊魂不定，呆然木立，是逃是散，是降是打，一时举棋不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我军立即趁热打铁，就在合围的当天，实行了第三个突然性措施：除留下32个主力连配合7个县大队、2个区中队及数万民兵群众，继续严密警戒封锁线外，其余部队迅即向瑶山外围匪区实行长距离突然奔袭。

1月8日夜间，前线指挥部一声号令，千余里广阔战线的各路进剿部队的指战员，一齐向各自的目标区进发。当时正逢天下大雨，电闪霍霍，雷声隆隆。每一路部队出发的时候，总有许多群众站在路旁送行。大雨把他们的头发、衣服浇得精湿，寒气一阵阵扑袭着他们的肌肤，他们却安然地站在风雨里，向战士们招手致敬，嘱咐他们许多话。这些送行的群众，有许多是战士们认识的，他们有的是驻地房东，有的曾经被请来部队诉过苦。有一位中年人，手臂被土匪砍去一段，他怀着复仇的愤怒心情，带着那只发黑的断臂来了；还有一位妇女，眼睛被土匪挖了，她满腔怒火，把被土匪挖下的眼珠带来了。在群众的行列里，也有这一

两天刚从匪区逃出来的人。有一位老年人，一家5口，前天刚被土匪杀死了4个，只有他躲在草丛里幸免于难。他怀着满腔怒火，连夜逃了出来，四处寻找解放军。他每见到一战士，就磕一个头，要求替他报仇。现在，这些饱受土匪残害的人们，怀着悲愤、激动、希望的心情，不避风雨，为出征的战士来送别，雨水、泪水流满一脸。他们把最深的感谢，最好的祝愿，最关切的叮咛，一齐献给战士们。也有的哽咽不能成声，只是紧紧拉着战士的衣袖，一手遥遥指向匪区，千言万语全在他的指尖上了。

战士们见到这幅景象，人人热血汹涌，内心如焚。一个个奔上前去，亲切地呼叫大伯、大娘，用各种话抚慰他们，要他们放心，一定给他们报仇。有些指挥员领头高呼口号，战士们一齐举枪响应，愤怒的声音，雄壮的声音，盖过风雨雷电，回荡在瑶山外围的千里山陵河川之上。

一阵惊雷向北滚去。转眼间，战士们已经消失在滂沱的大雨里了。

黑云压山，大雨冲刷着狭窄的田埂、嶙峋的山道，瑶山西南外围的十八大山还飞起雪来。就在这风雨凌厉的冬夜，解放军的剿匪部队背负着群众的期望，用异乎寻常的速度，势如滚雷，猛扑匪区。

平乐军分区有一个营，这夜急行军150里，9日拂晓突然把大瑶山东南方向的万隆包围。可是，只捉住了几个散匪。一审问，才知道匪师长带着150多人，已窜向不远的下莫四村。他们立即向那里扑去。村头的匪哨兵向我射击，当即被我先头班一枪打死。但这一来，土匪都惊动了，四散乱窜。我军主力赶到，四面一兜，跑掉大约40多个，其余的土匪都被堵进村里的两座炮楼里。

这两座炮楼是全村最高的建筑，矗立在两座大院的中间，四四方方，好像古代的城堡，全用花岗石和大青石垒成，非常坚固，机枪子弹打过去，只能碰出点火花。土匪从枪眼里向外射击，封锁我们的冲锋道路。战士们掏开一个大院的院墙，送上炸药，把其中的一座炮楼炸开，土匪马上龟缩到另一座炮楼里，战士们一抬头，匪徒们就疯狂地扫射。

大雨哗哗下个不停，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战士们爬在泥泞里，身上穿着湿透了的棉衣，忍冻挨饿，向土匪展开政治攻势。土匪看到天晚快黑，可以利用夜暗突围，根本不理睬。突击班长张吉亮气坏了，抱起一包炸药，飞快地冲向炮楼，可惜只炸塌了几块石砖。土匪也警惕起来，监视着爆破行进的道路，只要张吉亮一

动，子弹便像泼水似的射来。张吉亮在火力掩护下，紧贴着断墙残壁匍匐前进，又送上第2包炸药，但还是没有炸开。张吉亮毫不动摇，抱起炸药又冲上去。直到第4次，终于把炮楼炸垮。连长、政治指导员立即带头冲入硝烟迷漫的炮楼内。张吉亮也拣起敌人的一支冲锋枪冲进去搏斗，但却在这时候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怒火冲天，一齐逼上去。土匪占据着半边炮楼拼命顽抗，一时枪弹交织，手榴弹横飞。最后，匪副师长王晟被打死了，剩下的土匪群龙无首，有的投降，有的逃跑时被击毙。我们终于结束了这场8小时的战斗，歼灭了112名土匪。

下莫四战斗算是这次奔袭比较大的战斗了，还有一些小的接触，其余各部队扑空。但这并不出我们意料，说明敌人有所准备。敌人实力没有受到损失，很有可能集中一部分力量对付我一路，或施行突围。

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敌人分散，我们应该怎么办：分散对付还是集中对付？我军没有被奔袭大部分扑空所麻痹而立即分散兵力，相反，仍紧紧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按照预先划定的区域，了解敌情，选择目标，集中兵力进行连续奔袭，来往扫荡，纵横驰骋，一连搞了七八天。土匪大概没料到我这一着，被我东赶西撵，拳打脚踢，匪徒们站不住脚，喘不过气，组织系统也被打乱了，大的碰小，小的碰散，七零八落，几十人一伙，三五个一群，东躲西藏，完全形成无组织的分散状态，想集中也集中不起来了。仅有若干匪首，带着贴身的精悍武装，还在顽抗、挣扎或向外突围，妄图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又是这样同一个问题：敌人被我们打散了，我们应该分散对付还是集中对付？这时候，敌人已遭我打击，被迫分散，如果继续集中兵力奔袭，无异用拳头打跳蚤，不起作用，相反会错过时机，让分散的敌人在我较大的空隙中保存下来，逐渐集中起来。因此，1月15日左右，我们立即收拢部队，缩小包围圈，利用兵力强大的有利条件，由外向内步步压缩，把土匪分割包围在几个狭小的地区内。随即分散铺开驻剿，在各个区域内实行小范围的内线封锁，山山有哨，村村有兵，纵横交织，来往搜剿，迫使土匪陷入我重重封锁的铁壁之中，如绳捆索缚，罗兜网罩，无法动弹，只得在荒山旷野、林丛、洞穴中暂时栖身，坐待末日的来临。

剿匪战斗中，战术的主动性、灵活性，常常表现在分散与集中的问题上。一般地说，土匪都是以集中对我之分散，以分散对我之集中。我则相反，但也不是"匪变我变"地被动应付，而是要力争主动，左右敌人。土匪集中时，我以集中的

力量，采取长距离奔袭、夜间奔袭等手段，突然扑去，迫其来不及分散而加以歼灭。土匪分散时，则须弄清敌情，正确判断，决定自己的战术。如果敌人未经打击便主动分散，一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贸然分散对付，就易遭敌突然集中一股打我一路而吃亏。如果敌人接连遭我沉重打击而被迫分散，我们就要紧紧掌握这个火候，适时分散，甚至是高度地分散，否则就错过了时机，使散匪从我空隙中窜走，或授敌以重新收拾残局的机会。我军正是正确地处理了这几个关键问题，因而一直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把瑶山外围的土匪打得稀烂，使他们没有还手的余地。

在威力强大的军事打击以后，我军立即大力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掀起群众剿匪斗争的浪潮

部队分散驻剿，发动群众，一上来就遇到严重的困难。战士们一进村子，就看到家家关门闭户，不见人影。有些村子虽然有几个老弱残病的人，也是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

群众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是土匪把他们骗走了，逼走了。我军进剿瑶山外围时，群众几乎被土匪胁骗逃跑一空。

战士们知道，群众对我们不了解。怎样才能戳穿土匪的欺骗、解除群众的顾虑？唯一办法就是行动。要用行动使群众一眼就看出这支队伍是什么性质。行动才是最有效的语言。

在战斗中，我们注意分别真正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不放过一个土匪，也不使一个无辜的群众受到伤害。

有支部队搜剿时经过一个山口，忽然发现山上有一串人影，用望远镜一看，约百余人，有的拿枪，有的却背着筐、拄着树棍。显然是土匪裹胁群众在转移，就立即将山头包围起来。我军有两个连，歼灭这几十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打起来，那些被土匪裹胁的群众就会受到连累。于是，他们就齐声向山上喊话："老百姓快跑开！"喊了一下午，只听到山头上劈劈拍拍朝下打枪，却不见一个人跑动。他们考虑再三，还是不能打。一直围到天黑，忽然山上接二连三跌跌滚滚跑下一些人来，一个个气喘吁吁，有的说："你们喊的话，我们都听到，就是不敢跑，一跑

土匪就开枪打。”有的抓住战士的手说:“快,土匪朝那边跑了!”战士们来不及多问,一齐向群众指的方向追去,把那股土匪打散了,俘虏了一部分。这次战斗,谁是群众的真正护卫者,群众看得非常清楚。

在村子里,有几个群众,战士们就做几个群众的工作。群众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对解放军究竟是什么部队,心里有了底。晚上,从山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局面初步打开,据此,我们大力展开扎根串联的工作。但是,有的村子工作起来还是不大顺手,老乡们在街上遇到战士或工作队,总是躲躲闪闪。只有到了晚上,把大门一关,才同志长、同志短,肯同战士们拉家常。工作队知道他们有顾虑,行动也就十分注意保密,找他们说句话,也约个隐僻的地方,开“贫雇农会”,都在半夜以后,还指定专人放哨。在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为了免除群众的顾虑,各部队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秘密串联的方式。基本群众很高兴,觉得大军真能体谅人,于是和我们更亲近了,有什么顾虑也敢讲了。思和街的一个老贫农就情不自禁地说:“同志莫怪,你们防匪自卫委员会还请那号人办事,教堂里的美国鬼还骑摩托车来来往往,能不叫人提心吊胆哪!”

原来,部队初进思和街时,有个青年主动和我们接近,还检举旧乡长家里有枪。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果然起出了两支三八大盖。那时,整个思和街总共找不到10个男人,而且对我们都是“敬而远之”。部队觉得这人还熟悉情况,就吸收他参加了防匪自卫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代行政府职权,等于城市里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帮助办点事。此人油嘴滑舌,胁肩谄笑,我们也觉得他作风不正,行迹可疑,但一时弄不清底细。老贫农这么一说,就追问下去。后来,他提供了这样的情况:大军进街的前一天,土匪十分慌乱,满街跑来跑去,造谣胁逼群众上山。当时看见这个家伙也是里里外外,十分忙碌,还听见有人喊他“特务长”。据此,部队立刻将其抓起来,果然一讯即服,承认是土匪故意留下来打入内部的。

思和山口有座大教堂和一所医院,周围筑有碉堡,里面住着3个美国人。据群众讲,这3个家伙常和地主恶霸、土匪头子一起吃喝玩乐,医院就是给土匪使用的。他们还常骑摩托车去平南,替土匪采购物资。我军来到后,他们仍然神气活现,常到街上东游西逛,侦察我军的动静,看到工作队从哪家出来,就马上进去。经他一叨咕,第二天这家老乡的态度就冷了。有的骨干分子同我们说话,也是四面瞅瞅,怕被美国佬看见,他们心里嘀咕:“不知解放军对外国人如何?”对于

这些情况，我军也早有警觉。后来审讯了几个匪首，证实了这几个外国人确实资匪，于是立即进行搜查。那几个美国“传教士”故作镇静，起初唱赞美诗恭维我们，后来又诬蔑我们侵犯宗教自由，总之是设法蒙混，拒不认罪。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的诬蔑：“我们是保护宗教自由的，但是并不保护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在我们神圣国土上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后来，果然在教堂内搜出了电台、大瑶山附近的地形照片，以及医药、粮食等资匪物资。铁证如山，那些“传教士”脸色陡变，一个个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我们把这3个家伙押送梧州，勒令出境。

这件事一办，思和基本群众的顾虑就完全消除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跑到防匪自卫委员会来，和我们一起列恶霸名单，绞脑汁，想主意，有的干脆把被子抱来，要了一杆枪，不回家了。接着，他们主动大串联，发动贫苦兄弟和受害苦主，召开斗争会。

一个村开公审大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扶老携幼，敲锣打鼓，络绎不绝。苦主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民兵们举枪高喊口号：“打倒恶霸，讨还血债！消灭土匪，保卫家乡！”全场群众都跟着喊，激越的口号声，震得四面山岗嗡嗡作响，真有山摇地动之势。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经揭开，群众的斗争气势就像百川入海，汹涌澎湃，任何过去骑在群众头上的地主恶霸都站立不住，被冲烂冲垮。想逃吗，逃到天涯海角，群众也要把他揪出来，归案法办。某部抓到恶霸匪首，关在十锦，县委批准第二天开公审大会，工作队已经通知了群众。这天晚上下雨，这3个家伙利用雨声的掩护，乘我哨兵不注意，半夜挖墙逃跑，天亮后才发觉。工作队员们又气又急，大家没主意。是告诉群众好？还是不告诉好？告诉了，怕影响群众情绪；不告诉，眼看开会开不成，拿什么话来说？后来决定应该告诉群众。就派通信员去各村通知：恶霸逃跑，今天不开会了。群众一听，说：“会还是要开，而且还得今天开！”部队刚上山去搜，只见附近各村男女老少，拿着钢叉粉枪、大刀矛子、扁担锄头，黑压压地向山上拥去，村子里一个人也不剩。到下午3点钟，群众终于抓回了两个逃跑的恶霸，但还有一个不见踪影。工作队说：下山吧，按计划开大会。群众不依。好容易说服了，回到十锦，立刻开大会公审，把那两个家伙枪毙了。会一开完，群众呼啦一下又拥上山去，连饭也不吃。直搜到第二天晚上，终于把那家伙找到。原来他被群众搜山的声势吓怕了，自知逃不出天

罗地网，已经在树上吊死了。

桂平江口乡甘塘、理塘等村群众，配合部队冒雨从大山中搜出了匪“第55军”副军长兼“桂南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大恶霸刘锦堂（此人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一带“清党”的元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公审大会到了6000余人，群情昂奋。会一散，1400多群众立即上山大搜查，不多久就把罗伯岩、罗基庭、罗崇钦几个匪首全部捉了回来，交给了部队。

那时候，农村的基本群众大部分都参加了民兵队，拿起了武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警惕性很高，他们不但参加搜山捕匪，还自动日夜巡逻放哨，封锁山卡路口，严密监视匪家属，一有情况立即报告部队。我军得到群众的支持，搜剿的战果有了显著增加，在群众的协助下，每战必获。战士们尝到了依靠群众的甜头，积极性更高。他们提出“有地必寻，有疑必找”、“闻情即扑，见影即追”等许多口号，互相鼓励，想出种种办法搜剿。那时，各部队的剿匪战术，真是灵活极了，生动极了。某部追寻一个匪首，匪首藏在深草中，怎么也搜索不到。指挥员就吹哨集合，大声说：“土匪可能跑了，咱们回！”把部队拉走了。走到半途，天黑了，又悄悄返回原来地方。那土匪刚站起身来舒了口气，不知不觉就当了俘虏。这种“回马枪”战术，是战士们常用的。其他新创造的战术还有很多，例如“哄兔子上网”，就是三面喊叫，一面设伏；“旁敲侧击”，就是敲邻家门，看住匪家前后门；“留出空隙，突然包抄”，就是留一个山头不搜，麻痹土匪，然后突然加以包围。还有“白天搜山，夜间围村”、“要道设伏，守株待兔”、“孤胆独行，一人一路”、“发现疑迹，跟踪盯梢”等等，真是人人献计，各显神通。

土匪在我军和群众的合力搜捕下，想出各种诡计，但怎么也逃不出天罗地网。一次，一个土匪被我军追捕，慌慌张张进入一个村庄。部队跟踪而至，却找不到他。这时，看见一个老太婆，个子不高，用布包着头，怀里还抱着个小孩。逼近细看，相貌不像女人，问也不答话。扯去头巾一看，是个光头，原来正是那个土匪。有些匪首散布谣言，说“××已经投降”、“××已经被俘”，想麻痹我们，放松对他们的搜捕，然后化装成乞丐、妇女，混过封锁线；有的甚至化装成我军或匪犯，想混过我耳目。但是，你有诡计千条，我有慧眼万双，任你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也逃不出群众的手掌。我军搜剿某村土匪时，发现一间屋内捆放着两个人，自称是被土匪抓来的老百姓。指挥员看他们的眼神飘忽，言词闪烁，知道有

诈，厉声一喝，那两个家伙心胆俱裂，磕头如捣蒜，乖乖从实招来。其中一个还是匪新1军政治部副主任陆泽冬，被我围困逃不掉，才想了这么一个脱身之计。有一批土匪，化装成我军，押解一个匪首，大白天在大路上行动。旁边的群众左看右看，不像解放军，但也不便贸然上去询问，就故意大喊一声："有土匪！"这一声喊，顿时解除了土匪的"魔法"，吓得他们拔腿就逃。各村群众听到喊声，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们包围住，扁担、石头一齐上。这几个土匪抵抗了一阵，也无济于事，只好丢下枪，束手就擒。一个土匪在被审讯时，心有余悸地说："共产党来多少兵，还有法对付，就是一转眼功夫，人都随了共产党，万人开会，千人搜山，这一着厉害！"

瑶山外围群众协同我军经过10余天的搜捕，就获得了歼匪8000余人、生俘匪新1军军长余铸等重要匪首的辉煌战果。有些匪徒还妄想偷越外围封锁线，但前后偷渡40余次，一个也没有逃脱。我军和民兵、群众在封锁线上共歼匪5260人。光是桂平碧滩至苍梧的京南，600里的郁江封锁线上，就歼灭了2000余名匪徒，其中有军级匪首1名，师级5名。

政策的威力

军队驻剿加上发动群众，对土匪恶霸来说，是连续的两次致命打击。尤其是我们发动群众后，土匪剩余的一点侥幸心理也被彻底摧垮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这时候，发生了两种明显的趋势：一种是狗急跳墙，临死找人垫背；一种是恐慌动摇，极想回头。

针对土匪情况的变化，我们一方面森严壁垒，乘胜追击；另一方面，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全力展开瓦解敌人的工作。

在剿匪斗争中，随着军队的足迹所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标语，贴遍了瑶山外围的村庄、深山野岭的石崖、路卡渡口的树干，将成千上万张传单投进大山和密林里。在搜剿时，一有机会就向敌人喊话。在公审大会上，匪属座谈会上，在禁闭室里、集训班上，也是反复交代这些政策。同时，我们在各个村庄都组织了规劝委员会或招降委员会，吸收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和一部分认清了我党政策的匪属参加，进行具体的招降工作。设立了

自新登记站，宣布凡自新登记的土匪，可以宽大处理。各村还常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政策兑现”。对作恶多端拒不投降的匪首公审后，当场宣判死刑；对罪轻的宣布关押；对受骗的土匪，准予自新，经过教育，当场释放回家，家里生活实在困难的，有的还救济一点粮食，要他们接受群众监督，洗心革面，重新作人，立功赎罪。对有立功行为的，就当场发给一些奖金和物资。这些具体事例，像在土匪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土匪遭到我连续的军事打击和群众搜捕的震撼，感到大势已去，恐慌动摇时，这颗定时炸弹就发挥了无穷的威力。党的政策向他们指出了光明前途。这时候，往往只需要有一点指引，就可以促使他们立时定下决心。

大匪首黄品琼最初直接指挥500余土匪，被我们一打剩下200多人；我宣传攻势一开展，剩下了一个排。最后只剩下了3个人，黄品琼再也不敢动了，带着这3个人各处窜伏，终于冻饿而死。重屯村妇女主任李兰芝在搜山时，向估计隐藏土匪的地方喊话，告诉他们，顽抗是死路一条，只有悔罪自新才是生路，要他们好好想一想，如果不敢直接找解放军，可以先找她。一天夜里，果然有个匪首跑来敲她家的后窗户，请她带去投降。后来一问，这个土匪是个什么副司令，躲在山里，好几次几乎被搜山的群众抓住，他想跑，各个路口都有民兵和解放军的哨位，只好又回到山里，吃没吃，住没住，又冻又饿，晕死好几次，但一想到自己是个副司令，又不敢去自新，想来想去，只有死路一条。听到李兰芝的喊话，才下决心下山投降。桂平紫荆乡田心村农民朱亚八，每次上山砍柴碰见土匪，都要向他们讲讲共产党的政策和一些土匪的处理情况，有的土匪听了，扛起枪就跟他下了山。他就这样赤手空拳一个人先后争取了30多个土匪携枪自新。

我军执行政策一丝不苟，该杀的就公开正法，对关押的土匪，也宣布关押的理由；自新土匪经过审查教育，给予宽大处理。执行政策的严肃性，增强了政策的威力，促使土匪加速分化。土匪对我们的政策更是深信不疑了，倒反而害怕自新不成，被人抓住，不能得到宽大处理。有的预先打听好自新登记站的地点，把枪藏起来，躲躲闪闪跑到登记站，猛然推开门就高声声明：“我是来自新的！”登记好了，这才领人把枪取回。有的一进村，就指着墙上的标语喊道：“我是凭这一条来自新的。”许多土匪带着我军的传单来登记。有个土匪悄悄跟在搜山群众后面，想弄到一张传单。群众搜过一个山洞刚出来，他就钻进去，轻轻揭起新贴上

的传单，乘着浆糊未干，往脑门上一贴，兴冲冲地跑进村来登记。那些匪属更是着急，纷纷带着干粮，满山遍野去找自己的丈夫、儿子回来自新。

自新登记站每天人来人往，越来越忙碌，自新土匪人数与日俱增。平冲村十多天就收降120多人，仁德村20天收降了300多人。某部收降的人数竟达到歼匪数的65%。

对在押的匪俘和自新的土匪，各部队都分别组织进行集训，依据阶级出身和当土匪时是官是兵，分开编组。出身贫穷被胁骗的匪众，是绝大多数，把他们编在一起，进行诉苦教育，诉阶级压迫之苦，诉受匪官压迫之苦。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号召他们复仇立功，检举匪首的罪行，检举假自新，检举瞒枪不交。对那些恶霸匪首，则进行正面教育，告诉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他们主动交代，不要等待被人检举。我们在匪俘中进行阶级教育，就从根本上击破了匪首与一般土匪之间封建的、宗法的、迷信的、习惯的关系，进一步分化了敌人，改造并进而团结了其中的大多数，暴露和孤立了少数罪大恶极和怙恶不悛分子。

那些误入歧途的匪俘提高了觉悟，明白了道理以后，他们的立场马上改变过来，把矛头转向那些过去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匪首。某村有个自新匪首，是伪乡长的儿子，回来时缴了1支短枪、2支长枪，虽然过去罪恶很大，我们还是准予自新，释放回家，受群众监督。诉苦教育以后，一个土匪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小老婆住在某村，那里可能还有枪。我们暗中派人前去，果然起了一支短枪。原来，他想过了这一阵，以后伺机逃跑，带上这支短枪再干。第二天把他喊来，要他讲自新经过。他期期艾艾，讲了半天，始终不提瞒枪的事。我们把他一家人都找来，把短枪往桌上一撂，问道："这是什么？是不是不老实？"他这才低下脑袋，无话可说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乡群众大会，把所有自新的土匪都找来，宣布了他瞒枪抗拒、假自新、欺骗政府的罪行。他原是本乡一霸，群众争先恐后上台控诉他的罪恶。最后，我们宣布：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决定对他处以死刑。匪霸们看到那些往日受他们驱使的人而今突然掉过头来对准他们，心里不禁凉了半截。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起来，嘴里不迭恨恨地嘀咕："共产党真厉害！"有的纷纷补充交代，把隐藏的武器都交出来了。

在我政策的教育与感召下，绝大多数自新和在押的土匪很快安定下来。某部集训了七八十个土匪，到了春节，有的土匪提出是否可以回家过节？我军指挥

员考虑到，这一带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武装力量完全可以控制他们，于是立即集合，宣布："集体放假5天，旧历正月初五中午12点钟以前回来报到，过了12点钟就不要了。跑是你的事，可抓住了，你们也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正月初五那天还没有到12点钟，土匪都回来了，一个也不缺。

土匪之间一经分化，许多匪俘为了争取立功赎罪，踊跃提供线索，有的自告奋勇去劝说土匪回来。自新土匪、"桂柳边区游击队"政工主任何凯，曾只身前去说降了该匪原来的纵队副司令林峰冠，后又通过林说降了匪司令徐丙祥及营长刘汉鼎，前后一共争取了58名土匪，其中排长以上匪首就有39名。一般土匪表现更为积极。我军某排搜捕"反共救国军西江纵队"副司令陆执中，3次未抓获。后来有3个自新土匪陆二、陆三和刘三表示愿意前去调查陆匪的住处，我们立即答应了。他们一上山，很快就找到了陆匪的儿子陆儒贤，假说给他做饭吃，将他诱回家中，打听到了陆匪的住处。这时，陆二陡地变了脸，卸了陆儒贤的驳壳枪。刘三赶快跑到部队报信，领着队伍上山。快到目的地时，刘三说："陆执中有支左轮枪，冲上去怕伤人，不如我先去假装给他送信，你们乘他不备猛地冲上来。"用他这个法子，果然很顺利地活捉了这个大匪首。某地有几个自新的匪首卫士，自愿上山去争取"浔字反共救国军第6支队"副司令谢叶彬和参谋长。谁知匪首不愿投降，他们扑了上去，夺得一支手枪，当场就把这两个家伙打死了，提着人头回来报功。

我军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的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瑶山外围的土匪。其中除被我军歼灭和少量窜逃瑶山山区外，半数以上是向我投降自新的，只有少数匪首畏罪不降，被我击毙或冻饿死在深山。瑶山外围这个向来是战乱匪祸连续不断的地区，从此根绝了匪患。

在深山丛林里战斗

我军基本肃清瑶山外围股匪后，留下大部分兵力继续驻剿，并协助当地群众建立政权。抽出了13个营，于2月2日向瑶山山区的高山密林进发，开始了最艰苦的第二阶段的作战。

瑶山内部山区残存的土匪，都是最反动的匪首和骨干分子，也比较有战斗经验。几个主要匪首，除匪“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在外围被我围困冻饿而死、匪“新1军”军长余铸在外围被我生俘外，其余都在山区。这些家伙，慑于我外围清剿的强大声威，感觉到云乱风紧，山雨必来，自知已日暮途穷，因而惴惴不安，但又妄想凭借瑶山的峭岩深沟顽抗，以苟延残喘。甘竞生、林秀山、韩蒙轩、杨创奇等几个主要匪首，在1月中旬曾齐集金秀又开了一次会。会后就在各他险要隘口、山头，添筑工事，增派岗哨，设置了大量的防御物。他们砍倒大树阻塞道路，村边路口到处插上竹签。还安设了滚木礌石，把竹子弯在地面，一旦我军攻来，让弯曲的竹子猛然弹起，妄图把我攻击的战士们扫下悬崖峭壁。同时，他们还大肆搜刮粮食，造谣诬蔑我军，威逼群众上山，空室清野，如果不从，就将一家杀尽。务本、王锦等地，一次即被李开鉴匪部杀害了180余人，刘才甫匪部也一次杀害了群众70余人，腥风满谷，血水漂流，瑶山人民遭受着又一次惨痛的浩劫。

当这些消息传到部队，指战员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拯救瑶族同胞的迫切愿望，冲向瑶山口。

从瑶山由正北永宁乡入山的平乐军分区部队，带着瑶民工作队和一支汉民工作队，沿着一条尺把宽的山道，直奔瑶山的心脏地区金秀。初进去，一路都是土山，茅草有一人多高。我军一路正面前进，另派出两路从两侧漫山猛插。那些扼守山隘的土匪见我军来势凶猛，眼看又要被“兜屁股”，不战自乱，砰砰拍拍乱放一顿枪，有的连滚木礌石也来不及打，就四散钻山逃掉。我军以一部分部队，砍倒隘口的木栅，拔除竹签，扫清障碍，主力只顾向前猛进。

从六段向南，山势变陡，一岭高过一岭，云雾总是悬在半山腰，天又将黑下来。战士们紧跟着瑶族向导，攀藤缘石，向据守险关隘口的土匪冲击。过了长二，山势更陡，路途更险，加之天色墨黑，满目只见山影幢幢，辨不清道路，东碰西撞，好些人摔了跤。战士们一心只想在拂晓前赶到金秀，与兄弟部队完成合围，哪里顾得这些，跌倒的站起来就走，腰摔痛了站不起来，就爬着前进。一路土匪枪声不断，火光忽明忽灭，寒风紧急，山林呜呜呼啸。他们一路走，一路打，一夜接连打开了5个隘口，拂晓前赶到了金秀。

金秀位于瑶山中部群山丛中方圆约五六里的一块平地，村后就是长满原始

森林的老山，全村依山筑寨，一共只有30多户瑶家，连同附近的白沙和六拉，3个村也才有六七十户，但这里一向是大瑶山的政治、经济中心，国民党设治局就在这里，大瑶王陶进达、伪参议员陶国均的家都在这里。土匪盘踞瑶山后，这里就成他们的指挥中心，大匪首韩蒙轩常驻于此，其他匪首也常到这里聚会。他们还在金秀开办了“军官学校”，从修仁县劫去的一所医院也设在这里。

2月3日拂晓，这个连队到达金秀时，由瑶山正西的东北乡入山的另一支部队的两个连，行动较快，已经提前到达这里。3路部队立即占领了金秀四周的山头，很快向村内逼近。土匪在伪设治局门口摆了一挺机枪，不断扫射，企图阻击，但立即引起了我军机枪的回击，匪机枪手很快被打死了。部队乘这个时机勇猛冲进去，夺下机枪，冲入伪设治局，缴获了一部电台，但只俘虏了10几个人，一问，才晓得：土匪知道我军进剿山里，大股已经转移，韩蒙轩在我军攻击时，从陶国均家的后门溜上了老山。我军随即跟踪向老山搜剿。

另一支部队的目标是金秀南约十二三里的下孟。据了解，大匪首林秀山率百余土匪就住在这里。为了不使敌人发觉而逃跑，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夜间奔袭合围，拂晓攻击。4连由瑶山东北的岭祖乡入山，包围下孟的东、北两面；6连由瑶山正东的古朴乡入山，包围下孟的南、西和西北方向。当时，领导上没有经验，未详细计算里程，规定速度，统一开进时间，只是命令两支部队晚间出发，拂晓打响。谁知山区行军千差万别，一道溪流，一座独木桥，一堵悬崖，甚至一株倒下的树木，都会影响行军速度。因而路近、障碍少的6连，比4连提前半小时到达。6连到达后，又未很好隐蔽，结果，4连还没有完全包围好，尖兵就和敌人的哨兵开了火，过早地暴露了目标。这一天，敌人本就想在拂晓前向金秀逃跑的，这时候正在村子里杀鸡吃饭，抢东西，杀人。哨位离村子里把路，一打响，村里的敌人就丢下饭碗，一拥而出，四散逃命。6连这时又没有进行迂回，只是一路跟在敌人后边，像撵羊一样，结果只抓到一二十人，连林秀山的马也抓到了，但大部分敌人却跑掉了。敌人的一小部逃向金秀，其余的随着林秀山向南逃向平竹、罗运方向。我军乃分头追剿。

这时，柳州军分区的1个团也进入了瑶山。他们以1个营的兵力，从瑶山西南的木山乡向北迂回到罗运、新老横村一线，把瑶山南半部切成两半，使瑶山西部的东南、东北两乡的土匪不能南逃或东窜，然后以2个营的兵力，分别从东南、

东北两乡进入瑶山，向内压缩，形成对这两乡交界之瑶山最高峰圣堂山的包围。梧州军分区也以2个营的兵力，从瑶山东南部之罗运、罗香两乡进入瑶山，向平竹前进。

我军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声势煊赫，震天撼地而来。土匪四处钻隙逃窜，怎么也躲不掉我军的打击。这时，从下孟落荒而逃的林秀山，马也丢了，由卫兵背着，高一脚，低一脚，磕磕绊绊，加之鸦片烟瘾发作，翻山过岭，困顿不堪。好不容易来到罗丹村，遇上了匪“48军”军长杨创奇。杨在滴水一山中被我军打垮，带着伪交通警察部队也逃到这里，两人合在一处，约有800多人。林秀山眼看瑶山无法立足，就极力怂恿杨创奇突围，先到柳州、鹿寨一带林秀山的老窠活动一个时期，然后再到三江、三防，在广西、贵州边境的大山里“打游击”。

2月5日，这股土匪开始突围了。但刚窜到十八大山以东的大凳附近，就被我柳州军分区的部队截住击溃了。林秀山为了自己逃脱性命，继续吹捧杨创奇兵力多，又都是美械装备，突围不成问题。杨创奇明知道林秀山是利用自己，但是，不突围迟早也是死路一条，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再次组织突围。

2月8日深夜三四点钟，土匪突然向大樟、东安堡方向冲击。大樟位于十八大山以北、大瑶山山区的边缘，是我柳州军分区指挥所驻地。广西解放前，这里就有了我党的工作基础，并且组织了游击武装；在瑶山外围清剿时，这一带发动群众的工作也开展得较快、较好。但是，土匪突围时，这一带恰巧没有战斗部队，正是我封锁线上的薄弱点。土匪来势迅猛，情况实在紧急，要调动战斗部队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指挥员果断地动员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3个连，由作战科长率领，前去迎战。地方工作队的同志也立即率领民兵赶来支援。

天刚蒙蒙亮，土匪已经来了，一边打枪，一边乱叫乱嚷朝上拥。我军这3个机关连队沉着应战，长枪短枪有秩序地射击，把冲在前面的土匪打死了一大批。就在这时候，大樟、寺村、中平各地的民兵带领群众万余人，拿着扁担、柴刀、木棒、绳索，齐声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拥上来了，霎时漫遍了整个山坡。我军也立即发起冲锋，连炊事员也举着菜刀，宣传队的女同志和小鬼也挥着手枪、大棍，向土匪正面冲去。只听到一片喊声，“捉活的！”“缴枪不杀！”像滚雷过空，余音不绝。土匪攻击受挫，天又亮了，已是胆虚，受不了这么大的声势一压，立刻大乱，各顾性命，东逃西奔，自相践踏。在我军民围击下，不少作了俘虏，有的被在村边山口

放哨守卡的妇女和儿童捉住，大部分土匪逃向圣堂山。这时，老奸巨猾的林秀山，缩在后边，一看风色不顺，拔腿就逃。替他打头阵的杨创奇却没有逃出我们的手掌，被一个工作队员配合民兵活捉。瑶山残存的四大匪首，算他第一个向我“报到”。

粉碎敌人的突围后，我军除以一部兵力将圣堂山至青山塘、大凳一带，实行双线式封锁，就地清剿外，立即组织兵力向圣堂山匪窟进击。

圣堂山在大瑶山的西南部，在绵延几百里的高山峻岭中，数它拔尖。山腰以上终年埋在云里，只有极少的晴朗天气人们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广西中南部从不下雪，可是圣堂山阴却有斑斑积雪，树枝和茅草上都结着白棱棱的冰溜子。据瑶族向导说，圣堂山从来没有人上去过。国民党过去曾来过几个探矿的人，说要到山顶勘探，结果还没有爬到山腰就下来了。瑶民中有许多关于这座山的神话传说，说什么圣堂山是仙人住的，凡人上不去。山顶有个小湖，仙人就在水中养了鱼，在湖边的石台石凳上下棋、坐卧，在山上种了仙桃仙果，吃了终年不饥，等等。现在，匪首林秀山，还有 600 余匪“交警部队”，正躲在这座高深莫测的大山上。

战士们听说要上圣堂山，劲头更大，都说：“莫说圣堂山，林秀山就是上了天，也要把他揪下来！”他们互相鼓励说：“山里的土匪都是骨干，抓一个赛如在外围抓十个！好好干哪！”他们饭也顾不得吃，爬了一天一夜的山路，一气追到了圣堂山脚，这才架锅做饭。

吃完饭，开始上山。山脊两边都是陡坡，根本无法攀登，战士们就沿着山脊爬。悬崖挡道，就踩着布满青苔的石缝摸过去，自己绑扎竹筏渡过去，用竹子、树皮野藤、绑腿，拧成溜索滑过去。有些战士一脚踩在风化了的岩石上，摔下了悬崖，有的因此牺牲了生命。有的腰摔闪了，膝盖摔破了，马上翻起身来继续向上爬。山风越来越大，寒气直刺骨髓，瀑布都冻结了，冰凌有碗口粗，大家爬累了，就躺在潮湿的石缝里休息一会。从早晨 7 时上山，爬了一天一夜，满以为快到了，第二天天亮一看，才到山腰。大家腰也硬了，腿也肿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还是一股劲地爬。一宣布休息，一个个朝地上一倒，累得都不能动弹了。老炊事员已浑身无力，手足发抖，连锅也抓不住。指挥员来回嘱咐大家不要走动，不要大声说话，节省精力。好歹吃了一顿饭，喝了点姜汤，烧热水烫了脚，劲头又来

了。这一下，一股作气直爬上山顶。

这支部队来到山顶四下一望，只见群峰环拱，圣堂山顶高踞中央，意外的是山顶上竟是一马平川。果然有个小湖，湖水清澈见底，只是没有瑶民神话中所说的石台石凳、仙桃仙果。更奇怪的是北山头上还驻着一支解放军。跑去一问，原来是某部的1个班1个机枪组，一共才10几个人。他们一开始进山，就遇到林秀山匪300多人正向圣堂山流窜。他们不管自己人多人少，紧追不舍。敌人上山，他们也上山；敌人上到山顶，他们也来到山顶。敌人欺他们人少，想把他们吃掉。可是，他们守住一个山头，像生了根，怎么也攻不动，土匪自己倒伤亡了不少，只好放弃这个打算。他们弹药虽足（那时进山的部队，每个战士都带100发子弹），但人太少，出击显然不利，就紧紧盯在那里，土匪不动，他们也不动，土匪要转移，他们就跟着，反正紧紧拖住不放，等待大部队来聚歼。土匪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掉，实在拿他们没法。他们饥一顿，饱一顿，有啥吃啥，菜里早已断了油盐，渴了就抓把雪放在嘴里，脏了还是抓把雪擦擦脸。夜里，山顶上朔风凛冽，寒气侵骨，又无法生火，10几个人就抱在一起，依靠大家的体温来挡御风寒。实在睡不着，就围坐讲一些红军长征过雪山的故事，谈一谈祖国的建设情况和光明前景，汲取力量，汲取温暖，度过漫漫长宵。“为了完成任务，不怕过原始生活！”这就是他们的豪言壮语。他们就这样，同20倍于己的敌人对峙在拔海2000多米，云雾迷漫、鸟兽绝迹的圣堂山顶，到这天为止，已经整整7天7夜了！

土匪一见来了部队，慌忙朝山下逃窜。这两支部队会合一起，顺着山坡就往下追。一直追到山下，却不见了土匪的踪影。没料到，第三天清早，刚架锅做饭，土匪却自己找上门来了。他们大概看到我们人数不多，地形不熟，就躲在树林子里向我们射击，还一个劲地乱嚷嚷：“打呀，捉活的！”

战士们一听，都笑呵呵地说：“兔子敲门——送肉来了！”拿起六〇炮一阵猛轰，炸死土匪20多个，其余的掉头就跑。战士们撒开大网罩去，一直赶了30里，抓到了五六十人。

其他各路部队也在圣堂山同时展开搜剿，把土匪的精锐“交警部队”打得稀烂，一共歼灭敌人300多。那些溃散的土匪，有的又回头向大樟方向逃窜，企图突过封锁线。其实自上次粉碎土匪大规模的突围后，大樟、寺村、中平地区的群众一直没有收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搜山，并且日夜轮流地加紧守候在山口，好

像张着一张网，这些土匪一跑出瑶山口，就一个接一个地掉进网里。6天中，这一带一共捕获了500多；一个土匪也没有走脱。其余土匪走投无路，只好跑出原始森林。遗憾的是：奸猾的林秀山下落不明。

至此，瑶山的大股土匪已完全溃散。我军随即以23个连队，撒布在30余里的范围内，开始向原始森林的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剿。

瑶山的山，按照生长植物的情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草山，满山遍谷是一人多深的茅草；一类瑶族人民称为青山，是灌木幼树及其他杂木林带；一类是瑶族人民所谓的老山，遍山是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老山比起其他山来，更高、更大、更险，山里古木参天，浓荫覆盖，终年不见阳光；藤蔓网结，荆棘丛生，一眼望不出半丈；地上腐叶盈尺，朽木纵横，没个落脚之处。林里经常雾气蒙蒙，霉味蒸腾，阴暗潮湿，阴气森森，辨不清方向，找不到道路，几十里没有人迹，只有鸟啼兽吼和流水潺潺而已。

在这种亚热带丛林里作战，自然界的困难条件，敌人和我们是完全对等的。我军战士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部队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坚强的政治工作，这就保证了我军能够战胜困难，超越敌人。

一进入丛林，大部队活动不便，一般都分散到以排为单位活动，有时还要分散到班、组。排都成立了党的分支部，随时掌握部队思想动向，研究和解决战斗、行军、生活上的种种问题。每班都有党的小组，单独活动时，支委和排级干部分到班里，一发现什么思想苗头和其他问题，就及时解决。虽然环境极其艰苦紧张，思想工作却非常活跃，干部找战士谈，老战士找新战士谈，党员找非党员谈，北方人同广西人互相谈。无论行军、宿营，常常见到一对对军人在谈话。行军一休息，就开会，表扬好人好事，评功记功，检查战前订的计划，谈思想，互相帮助。同时建立了定期、定时、定点的汇报制度，一星期班长向排长汇报一次，排向连、连向营10天一次，分散前规定好联络地点，排、连、营都经常派人去联络点接头。这样，部队的情况就可以完全及时掌握。那时，部队中充满饱满的活泼的政治气氛，只要一个命令，一声号召，谁都是争先恐后地去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山林里空气潮湿，战士们背着米袋进去，很快就发霉、发酸，膨胀起来了。一个连进林，就得有一个排的人不断从外面背粮送来。怎么办？这个困难战士们

克服了，他们把米炒一炒，炕得干干的，有的用面粉做成块块，烤熟烤干，这样就能吃个四五天不坏。实在没吃的，就采野果、蘑菇，挖竹笋，煮白开水充饥。行军锅摔到山沟里丢了，就用竹筒、钢盔、水壶煮饭。高山上，饭煮不熟，常常吃一顿饭要花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得不吞咽生米。

穿胶鞋进山，路滑，不易攀登，同时，一不小心，还可能被枯枝竹签戳通，过河涉水，脚上没有干的时候，戳开的伤口化脓溃烂，脚也被沤烂了。布鞋好一些，但烂得快，最后不得不赤着脚走，许多人脚上都打起血泡。广西籍的战士想出改穿草鞋的主意。山林里有的是打草鞋的材料，北方人不会打，广西人就教，三次两次也就会了。这样，战士们又解决了一个难题。

山林里常下雨，真所谓“今天不下明天下，上午不下下午下，白天不下晚上下”。走着走着，突然瓢泼大雨淋头盖下，淋得你不能出一口气。不一会，汹涌的山洪像万马奔腾而来，把人冲出好远；如果正好走在合水线上，会连人带东西被冲得无影无踪。有时是成天阴雨霏霏，衣服淋湿了，披雨布也不顶用，汗水又把衣服湿透；换一套干的，不一会又湿透了，晚上露宿，只好仍穿着湿衣。许多人因受潮生了湿疹。也有的打起摆子来；连北方的马来到这里，也哆哆嗦嗦打摆子。常常一个连队就有20%的病号。怎样避免受潮？党支部开会研究，战士们想出种种办法。例如说，把一套干衣服打在背包里，外面用雨布包起，晚上宿营才拿出来穿，第二天早晨又包起来，仍然穿上昨天半干半湿的衣服，这样，每天宿营就都可以穿一套干衣服睡觉。这个办法一推广，发病率果然显著下降了。

这里山脉走向不定，而且丛林蔽障，看不到远貌。那时连里也没有一具指北针，部队一进到山林里，三转两转就迷失了方向，前后也失掉联络。一次，我军一个连进去后出不来了，粮食也吃光了，只好边走边采蘑菇吃，又转了两天一夜，才走出了丛林。后来，党支部就组织大家研究出了种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例如，进林前，大家都认一认方向；进林后，一起记住拐弯的方向，拐了多大角度。走一段路，选个定足点，大家回忆、判定一个方位，然后再走。依靠集体的力量，常能比较准确地到达目的地。为了保持与后续部队的联络，战士们就砍树为记，一边走，一边在前进方向一侧的树上砍一道口子，“砍左不砍右”。其他部队来了，不仅能认出行军路线，而且能判定开进的方向。

再说走路。丛林里根本没有路，要靠自己开路。最初没有充分估计这方面

的困难，结果战士们成天和野藤、乱枝搏斗，不仅疲累，而且走得很慢，有的一小时才能走两里路。战士们说："有刀就有路！"他们带上刀锯，组织了开路班，分了工，有的砍地面，有的砍两侧，有的砍高处，累了就换一批人。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就快得多了。有些战士和瑶族向导一起走，又发现了问题：在平地上还能跟得上，一爬山，即使向导是个瑶族妇女，小伙子们也拉下一大截。他们就观察、捉摸，终于发现了诀窍，原来瑶民爬山时，腿弯不打直，一步一步爬得又快又省劲；而我们却是走一步腿弯挺一次，既慢又费力。摸到了这个窍门，果然爬起来敏捷得多了。

丛林里害虫特别多，除了蛇、蜈蚣、马蜂、蚂蚁、牛虻以外，最叫人伤脑筋的是旱蚂蝗，这东西只有小指头大小，栖息在青草树叶上，闻到人畜的气味就朝前运动，顺着人的脚、雨衣、手杖向上爬，或依靠草梗树枝的弹力跳落在人的身上。只要衣服一有缝隙就钻进去，有的甚至隔着单薄的衣服就吸血。但是被咬的人毫无感觉，直等它吸饱了血，胀得像根香肠，自动脱落了，才感到有点痒痛，伤口流黄水，流血，什么药也止不住，两三天后毒汁流尽了，伤口才会好起来。最初战士们也没有防备，行军一休息，挽起裤管一看，腿上一叮就是10几条，越拉越往里钻，拉断了还是往里钻，用手掌使劲打，才能打掉下来，常常弄得满腿鲜血淋漓。后来，行军前就把脚包起来，裤管、袖口、领口扎起来，头也用毛巾裹起来，裸露的部分涂上肥皂水。蚂蝗多在夜间出来活动，因此夜间行动时就派两个人在前面用竹竿拨打。这东西怕盐、怕碱、怕草灰，也怕干净。宿营的时候，先在四周清出一圈空地，烧些草木灰洒上，人睡在圈子里，它就钻不进去了。

这种种看去都是具体而又微小的问题，在当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就是极大的困难，有时还能影响战斗的成败。正是由于战士们首先树立了"不怕"的思想，高度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发挥了集体的智慧，才能战胜这些艰难困苦。那时部队中有一句鼓动口号，"苦里出战术"，越是艰苦，我军越是出敌意外地战胜它。某部就是利用下雨天的机会，利用敌人的错误估计，连续3次奔袭，3次都歼灭了敌人。我军正是因为首先在这个方面胜敌一筹，才保证了在深山丛林中战斗的胜利。

在丛林里，一次交手战就把敌人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这样的事例很少，经常的是歼灭一部，其他敌人溃散，所以要彻底歼灭敌人，必须猛追细搜。许多部队

事前都进行动员，反对贪歼大股而忽视抓散匪的思想，要求绝不使一个匪首从我们的指缝里漏掉。在深山丛林里，几步之间往往就有好几处可以藏人：茂密的灌木丛、朽木、叶堆、古树洞、岩石缝、枝叶交错的大树……也许藏匪就在你的脚边，稍一大意，一步就错过了，所以战士们都用“大海捞针”的精神进行搜索。有些敌人偷偷向我军打冷枪，但大多是不敢轻易暴露，只在被发现后才进行抵抗，视机返身逃跑。战士们总是奋不顾身，穷追到底。

小股敌人在我军不断围击追歼下，除被歼者外，其余都七零八落，躲的躲，窜的窜，完全失掉了抵抗能力。他们在深山密林里东游西荡，吃没吃的，住没住的。饿得没法，夜里就偷偷到林边村子里找瑶族老乡要点饭吃，有的溜到田里挖番薯吃。我们知道，这时候对土匪控制粮食比控制子弹还要紧，除继续搜剿外，立即在各个村庄驻上兵，各个隘口都看起来，土匪只要一出丛林，路还没看清，就做了俘虏。后来连那些大匪首也被饥饿逼得没法，试试探探，冒险下山出林，想弄口饭吃。我们探听到匪首林秀山有一座孤独的房子在林外，算定他饿急了一定会不顾一切到那里去找存粮，便在夜里去偷袭。谁知几次都扑了空。一天夜里，我军干脆以一个班住在那里等候。果然，半夜以后，林秀山带人来了。哨兵刚喝问一声：“谁?”土匪返身就跑。哨兵顺手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林秀山屁股被崩掉一块，由勤务兵背着一溜烟逃进了山林。有不少匪首活活饿死在山上。我军在搜剿中曾发现一具匪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腰里还藏着七八十两黄金。这时候，黄金已救不了他的命了。

我军在瑶山深林里的大规模搜剿，共歼灭土匪骨干800余人。这一胜利，对残存在瑶山的土匪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自此以后，瑶山匪组织系统已全部被我打烂，几无成股土匪存在，只有零星土匪四处流窜，主要匪首仅带几个亲信藏在深山，避我锋芒，不敢活动。

以后，我军即以大部分兵力配合工作队，大力开展了发动瑶族群众的工作，并实行分区包干的搜剿与驻剿。

革命风雷动瑶山

进剿瑶山前，我军就对瑶族的历史、阶级关系、风俗人情进行了调查研究，在

部队中普遍传达，并且着重地组织学习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全军上下，十分同情瑶族同胞的深重的苦难，对他们坚强不屈地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精神怀着深深的敬意。

经过1个月左右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终于把遮蔽在瑶民眼前的云雾拨开了，使瑶族同胞透过民族矛盾的外表看到了阶级矛盾的本质，明白了历来欺侮他们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和瑶族的头人、山主是一个窝里的豺狼，没有什么两样；而汉族的穷根和瑶族的山丁，却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统治阶级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无非是蒙骗大家，不让看出真相，借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金秀瑶民见我军抓住了陶国均、陶进达、苏道旺、苏道海4个瑶族头领，高兴得很，一再嘱咐战士们："这4个家伙罪恶最大，无论如何不能放，一定要枪毙！"

我们及时把群众可贵的阶级斗争热情引导到剿匪方面去，通过大会小会，向他们说明：土匪就是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不肃清土匪，瑶民翻不了身。瑶民都说："大军是为我们好，我们全听你们的，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我军依靠瑶民的引导，搜遍荒山密林、秘洞兽窟，捉到了很多散匪。瑶民勇敢得很，尽管战士们不让他们走在前边，枪一打响就要他们卧倒不动，可是瑶民哪里肯听，总是勇敢向前。在罗香山里搜剿的我军一个组，遇到6个土匪。匪首见我们人不多，就一面组织抵抗一面跑。战士们紧追不舍，被打伤了4个，还是追。带路的瑶民气急了，拿起粉枪，纵纵跳跳，抄到土匪前面，迎头就是一枪。铁砂子打到土匪身上，虽然没有打死，却把他们吓得一愣。战士们乘机猛扑上去，把匪首捕住，其余的也就缴了械。

长二附近有两个村庄，叫"将军"和"大保"。这天，两村各来了一些人给我军带路搜山。一小股土匪被搜出来了，不肯缴械。我军四面包抄，步步逼近，双方火力很猛。正在紧张对峙之际，一个瑶民突然跃起，举着大刀冲向前去。战士们未能拖住他，就提前发起了冲锋，终于把这股土匪歼灭了。可是那位勇敢的瑶民却不幸中弹牺牲。大家都为他难过，又有点发愁，怕一回去宣布会影响群众剿匪的积极性。党支部仔细认真研究怎么处理才好呢？后来决定还是应该公开告诉瑶民。第二天便召开了附近四五个村庄联合群众大会，政治指导员报告了这位瑶民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经过，表扬了这种为人民利益不惜牺牲的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为了嘉奖他的功劳和抚恤他的遗属，当场发给1000斤谷子、2床棉

被、4套衣服及盐巴、针线、砍刀、鞋子等，把他家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烈士的父亲感动地跑上台说："我们瑶家死的人不少了，被反动派杀死的，被山主逼死的，被土匪挖心死的，还有生瘟疫死的，还数得清吗？过去谁把我们瑶家人当人？瑶人一条命，比不上有钱人家一条狗。今天，我儿子参加剿匪被土匪打死了，大军说是为国为民牺牲，还给了这么多好东西。我就想到，从此以后，我们瑶家真是个人了，真是我们穷苦人当家作主了。这个世界变得多好呀！我有10个儿子，我就一个个都叫上山去，帮助大军抓土匪，把反动派除得一干二净。"老人一边说，一边激动地流出眼泪。大家听了很感动，各村都推派代表上台表示决心：一定要和大军一起把土匪肃清，哪怕剩一个人也要带路。我们原来把瑶民的觉悟估计得太低了，这时候大家兴奋极了，感动极了，战士们一拥上前，同死者的亲属及其他瑶民热烈握手。想不到一个追悼会却成了一个动员会，从此以后，各村群众剿匪积极性更高，每天都准备好十个八个向导等着，还自动进山打探情况，一发现匪踪就赶快回来报告。

以后瑶民自动组织上山搜匪的更多了。他们带上干粮粉面，常常一去就是几天不回。在离金秀八九里的一个山寨里有位老瑶民，一意要请我军连长、排长吃饭，说不去就是瞧不起他，大家只好去了。老人抬出一大坛酒和很多饭菜，替大家斟满酒，然后刷地从绑腿里抽出一把刀，划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在碗里，道声"请"！大家也豪爽地拿起酒一饮而尽。老人笑呵呵地啧嘴说："够朋友！"酒席一散，他就领着儿子，一人背着一支鸟枪，插着一把砍山刀，悄悄上山了。只半天工夫，他们就捆着两个土匪，背着缴来的两支枪，押送到连部来。

金秀驻军和群众一同开会算剿匪账，算来算去，土匪头和坏瑶都抓住了，只剩下副乡长韦朝昌没有下落。这是个没什么要紧的小匪首，就宣布剿匪基本胜利。可是瑶民们却说："不能这么就算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会后，12个民兵带着干粮上了老山，其他的就在四周山上搜。民兵们在原始森林一连搜了4天4夜，终于把韦朝昌的头背了回来。原来这个匪首已被友邻部队打死，他耳后有个瘤子，瑶民都认得他。

横冲村8个瑶民分成4路出发，搜索大瑶王李荣宝。他们几乎踏遍了附近所有山头，搜遍了所有草丛石洞，终于找到了。瑶民即向他说明我军剿匪决心，现在解放军正严密封锁着山口，瑶族民兵四处巡逻，天罗地网，插翅难飞，又向他

交代我党剿匪政策和对待瑶族的政策，告诉他：要保命只有投降，假如抵抗就是死路一条。这个30多年来一贯作威作福、压迫瑶民的瑶王和他的全家20多口人，已经3天没有吃到一口饭，小孩饿得哇哇直哭。这时，他脸色煞白，汗流满面，两手捧着我军的劝降信索索发抖。最后，他终于乖乖地缴出了2支卡宾枪和2支短枪，低着脑袋，领全家跟随瑶民下山投降。

瑶民们机智捉匪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一个匪师长被我军民困在深山，无衣无食，奄奄待毙。这天，他偷偷溜下山来，到一瑶家逼着做饭给他吃。这家只有夫妇两口，男人40多岁。匪师长胆战心惊，拿着枪死死盯住他们。他们只好一个淘米，一个劈柴。那瑶民劈着劈着，突然站起身举起勾刀大喊："把枪放下，不放就砍死你！"匪师长措手不及，眼看刀就在头顶，只好缩住脖子扔掉了枪。夫妇俩就把他绑了起来。怕他在途中逃跑，还想出一个法子，把他的两手平张开绑在一根扁担上，匪师长成了"十"字架，怎么也无法滚山了。夫妇俩拿着缴来的枪，一左一右，押着这个匪首，连夜送到了我军驻地。

散匪在我军民合力搜捕下，走投无路，有的作了俘虏，有的被打死或冻饿而死，有的被迫下山投降自新。1个多月，瑶山的土匪就基本肃清了。林秀山、甘竞生、韩蒙轩等几个匪首，像釜底游魂，隐匿深山。我军于是一面组织专门小组搜捕，一面协助瑶山人民建设政权，巩固剿匪的胜利。

大匪首的末日

早在瑶山外围剿匪时，有些部队为了便于捕捉匪首，就在原来的便衣侦察队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精明强悍的干部、战士，组成了一些小分队，四出活动，只要发现匪首的蛛丝马迹，立刻盯住不放，穿州过县，跨山越水，直到把他们逮捕归案方才罢休，他们把这叫作飞行队。前线指挥部发现后，立即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并指示各部队都成立这种组织。于是，飞行队不久就成了瑶山剿匪斗争中最活跃的一种追捕匪首的战斗组织。

飞行队追捕的主要目标就是甘竞生、林秀山、韩蒙轩这几个重要匪首。战士们知道：不歼灭这些匪首，等于斩草不除根，部队一走，他们又会纠合匪徒，东山再起，这就给瑶族同胞留下了心腹大患。因此，都表示决心：上天入地，也要把他

们抓到。

甘竞生是匪桂东军政区少将副司令。他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直接指挥下，曾经统一组织和策划过瑶山地区和桂中、桂北地区的土匪暴乱。他曾写信给台湾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吹嘘，说已“率所部转入金秀瑶山基地，策动游击，转战经年……现已扩展58个县份之乡村组织，有人枪数万之众”。要求郑转告亡命香港的匪“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从速返桂主持”，还要求蒋介石“指示机宜”、“予以接济”。这个穷凶极恶的老“军统”特务头子杀人如麻，光他亲自杀害的就有200多人，还挖人心、喝人血、剖孕妇，抽人脚筋做鞭子。我军进剿后，一直留心查访他的踪迹。

一次，我们在瑶山外围歼灭了匪“新1军”的一支股匪，俘虏了8个女人。不料从她们口里探听到了甘竞生的消息。

原来这几个妇人是匪下级军官家属，其中一个姓彭，一个姓刘，丈夫都是排长，早被打死了。她们都很年轻，被拐骗来到大瑶山，日夜受到土匪的欺凌和侮辱，有苦难言。甘竞生看中这支部队是美械装备，有战斗力，想抓住他们扩充实力，经常来活动，所以她们也就认识了甘竞生。

我军向她们宣传俘虏政策，消除了她们的恐惧心理，给她们指出前途，最后对她们说：“我们准备送你们回家，不过想先请你们帮助抓到甘竞生。”她们愿意立功赎罪。于是，一支飞行队就带着这两个妇人，进入了大瑶山罗香乡。

飞行队到达罗香后，听说罗运还有土匪，情况很乱，就派她俩先行潜入探听消息。一去好几天，却不见回来。是逃跑了呢，还是被土匪搞掉了呢？大家又怀疑，又担心。

飞行队刚进罗运，她们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了，急忙说：“碰见了甘竞生，快去！他往罗丹去了！”原来土匪在罗运乱成一团，只顾逃命，她们以伪“新1军”家属的身份进去，并无人查问。在混乱的人群里，她们看见了甘竞生，便留下来报告情况。

飞行队立即星夜赶往30里外的罗丹，谁知又扑了空。当地瑶民也认识甘竞生，说他40多岁，个子不高，很胖，留着山羊胡子，穿黑毛料对襟短便服，昨夜在这里住过，天不亮就走了。可是，往哪个方向去了，谁也不知道。

飞行队刚离开罗丹，甘竞生就回到罗丹；飞行队转身追回来，他又跑往平竹

了。就这样一连扑空3次,连线索也断了。

大家就一起分析扑空的原因,提出了许多疑问:为什么这几天他总在罗丹、罗运、平竹、滴水一带转圈呢?明明他就在前面,为什么却总是扑空呢?为什么时间往往只差一两个小时呢?大家判定:甘竞生摸到了飞行队的活动规律,所以就跟飞行队捉迷藏,并不跑出很远。

于是,飞行队立即改变行动规律,以前白天走,现在改在晚上走。他们估计甘竞生可能就近逃往金秀老山的原始森林藏身,而从罗运去老山一定要经过平竹乡的一个小寨子,于是就半夜摸黑赶到那里,并进行了严密封锁。

战士们叩开了老乡的门,逐户进行搜查,还是没有甘竞生,但却找到了他的线索。原来甘竞生在我大军进剿后,便脱离大股土匪,只带着一个副官、两个护兵。他被我们赶得走投无路,不敢在山里生火做饭,也不敢在村子里逗留,连日来饿得头昏眼花。不久前来到这里,仍不敢进村,只派副官威逼老乡做饭送上山去。飞行队晚到了一步,没有捉到这个副官,只找到了那个做饭的瑶民梁庭桂。

梁庭桂知道是解放军以后,心里好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主动要求带路。飞行队一算时间,该送饭了,拖久了容易使甘匪产生怀疑,转移潜伏地点。于是,派副班长谢新庭率领12个飞行队员,连夜出发。

天色漆黑,雨哗哗地下着。山陡林密,道路泥泞,走几步就跌一跤,逢到稍陡一点的路,只能爬着前进。就这样一直摸行了好几个钟头,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猫儿岭。四顾茫然,伸手不见五指,梁庭桂苦恼地说:"我也迷路了!"

在这节骨眼上向导却迷了路,真令人焦急。谢新庭一面极力使自己保持冷静,一面安慰梁庭桂,叫他不要急,慢慢找路,一定能找到。他们在山上转了好多圈子,终于摸到了猫儿岭附近。

这里三面是河,一面是路,中间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只要有人把大路卡住,山包上的人就没有退路。甘竞生为什么不钻到周围的深山密林里,却偏偏藏在这里?这也容易明白,这里一看就不是个藏人的地方,他以为反而可以混过我们的耳目。

梁庭桂提着饭盒在前面领路,战士们静悄悄地在后面摸索跟进,大雨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

赶到河边,梁庭桂拍了两下巴掌,对面黑暗里也传来两下掌声,暗号联络上

了。

这时，听到对面河边一声轻喊："谁？"

"送饭的。"

"几个人？"

"一个。"

"不准上前！"

谢新庭这时看见一个黑影从树背后钻出来，担心梁庭桂遭其毒手，就闪在他前面。战士们五六支电筒一齐照住了那个黑影，趁他睁不开眼的时机，谢新庭和另一个同志猛扑上去，把他按倒。梁庭桂悄悄说："他就是副官郭庭辉！"

突然，黑暗里两处火光闪闪，响起短促清脆的卡宾枪声，子弹呲呲擦顶飞过。战士们立即端起冲锋枪还击。那两个土匪见我火力猛，人又多，滚下河就逃走了。

这时，谢新庭瞥见身边有个人影一闪。他眼快手急，迅速朝黑影打了一枪，跟即猛扑上去，卡住了这人的脖子。然后抽出手电筒一照，觉得这个怪模怪样的家伙好像就是甘竞生，带回村子一审问，他却说是个算卦先生。后来在他身上搜出了望远镜、怀表、派克笔、金戒指、光洋，还有一个刻着甘竞生名字的印章。把这些往他面前一摆，他才吞吞吐吐地招供："姓甘，甘竞生。"

为什么过去飞行队总是扑空呢？原来甘竞生转移时，都是派人拿着望远镜看四周动静，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跟在后面的飞行队，飞行队却看不到他们，因而每次虽然差几里路，却次次扑空。甘竞生此次却没料到飞行队会突然迎头卡住了他的去路。

这是2月12日晚上的事。甘竞生被活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瑶山。各剿匪部队和民兵群众更加来劲，都说："老狐狸林秀山也快走到头了！"

提起林秀山，柳州以北方圆几百里的人，谁都恨得咬牙切齿。林秀山是鹿寨县人，又矮又瘦，凹眼睛，高颧骨，外貌奇丑。15岁就混入国民党军队，从勤务兵直干到营长。但他仍不满足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的生活，19岁时，干脆回乡当了土匪。开始只是单身远出，在荒山僻野拦劫商旅，抢来钱财大吃大喝一阵，花光了又去抢。不久，他凭着泼天大胆和一手枪法，竟招引70多个亡命之徒，啸聚山林，大干起来，杀人越货，武装走私烟土。后来爪牙越来越多，他就坐镇鹿寨县

城;一面分拨其喽罗任意抢劫商店、船只、汽车、银行,自己坐地分赃;一面开设赌摊烟馆,霸田占产,无恶不作。1937年后,他已搜罗了9000多人,便自封"司令",活动于广东、广西、贵州3省边境。他不知杀过多少人,只要哼一声,爪牙就把人拉出去,刀砍、枪崩,或活活拖死,然后丢到荒山野泽,苦主连尸首都找不到。这一带,连3岁孩子对他都怀着恐怖心情,只要妈妈说一声"林秀山来了",就像听到野兽来了一样,吓得不敢哭了。

广西解放前夕,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惯匪得到白崇禧的赏识。白特地请他去桂林开会,发给他大批枪炮弹药,要他"开辟敌后反共根据地,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广西解放后,白崇禧又派了个少将参谋潜回广西,跟他联系,并委任他为126军军长。林秀山受宠若惊,更思报效,于是指挥其8个团匪徒,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所到之处,城镇为墟。他流窜到瑶山以后,也有人误称他为"瑶王"。

这个鸦片烟鬼积累了几十年打家劫舍的经验,滑得像条泥鳅。他不相信任何人,从不和他的匪徒住在一起,只带几个亲信单独行动,一夜转移好几处。有几次战斗,明明是他在指挥,但当我们全歼股匪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1950年10月,我军获悉他率2000多匪徒在象县大乐圩,立即去了5个连将其包围。部队攻进去后,俘虏了林秀山的养子、匪团长林忠发,但是却不见林秀山。林忠发也莫名其妙地说:"刚才还在这儿的嘛!"原来他在我军最后总攻时,换上便衣,挖开了墙脚,带几个亲信,钻进圩内的暗沟逃走了。我军进剿大瑶山以来,也有几次眼看就要抓到他,但都被他逃脱。

我军好些部队都加强了对林秀山的追踪。

一天,在瑶山外围的一支部队得到情报:林秀山坐轿子出来了!立即派5个连分5路去截。其中一路翻过几座山头后,果然远远看到大山中隐隐出现了一顶轿子,两个人悠悠晃晃地抬着,轿前轿后都是护兵,还有女的。战士们见与情报相符,认定是林秀山,飞快地冲过去。土匪边打边撤,山高路险,相隔里把路,就是追不上。轿子一过山坳,就隐没在原始森林里了,只打死6个土匪,活捉了3个。据俘虏供称:轿子里坐的就是林秀山!奇怪的是:其他4路连队也都发现了轿子,其中一路还抓住了轿子,里面坐的是个大烟鬼,瘦得像猴子,五六十岁左右。这正是林秀山的特征。但是一审问,并不是林秀山,只是他的一个小头目。

以后,谣言越发多起来。林秀山的老巢鹿寨传说他已摸过封锁线,从黄晃搭

火车混到了柳州。后来又躺在棺材里，瞒过我军岗哨，逃往导江去了。大瑶山里的说法更多，有的说他化装成瑶族老太婆出去了，有的说混入大军的民工队抬着伤员出山了，还有的说他用了疑兵计，坐着轿子走了……说得活灵活现，有的似乎还与一些迹象相符。

我军指挥员没有轻信这些流言蜚语，从群众中、从俘虏中作了多方面的调查，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断定这些都是林秀山放出的烟幕，他仍在大瑶山里。于是把林秀山的外貌特征及活动规律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号召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查明其踪迹。那时，只要听到一点可疑的信息，部队就不管山高水低，风雨晦暝，立即出动，到丛山密林去搜捕。有个连队在圣堂山的林海中一连追捕 10 来天，扑空 100 多次，始终没有逮住林秀山。

其实林秀山正藏在大湾村附近的深山里，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吃没喝，饿得骨瘦如柴，爬一步都十分困难，靠吞鸦片烟苟延残喘。他挖空心思想出种种办法，想迷惑我们。可是解放军却追捕得更紧了：他想逃，到处是岗哨，稍一挪动，就会堕入天罗地网；他想等待时机，饥饿与寒冷又紧紧追索着他的性命。

他终于饿得没法忍受了，只好冒着走漏消息的危险，深夜派护兵摸黑下山，到瑶民地里偷红薯吃。瑶民发现红薯地被人挖过，警惕起来，立即报告部队。战士们潜伏下来，抓住了护兵，从他身上搜出一口袋林秀山的“官印”，这证实林秀山就在附近山里。

这个连的飞行组，由组长孙永富率领，连夜奔扑大山。大雨泼头盖脑地下着，山路溜滑，最后连路都没有了，前面只是一片巴芒草，像千万把利剑，拦住了去路。战士们手割破了，鲜血直滴，仍然紧紧抓住巴芒叶一步步攀登，一面竖起耳朵细听周围的动静。他们搜遍了这座上下 30 多里的大山，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于是，飞行组就在深草里埋伏下来。进剿以来，他们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不顾饥疲交迫，不顾雨打风吹，任凭蚂蟥咬得手肿脸红，任凭野兽擦身走过，总是一动不动。他们度过了几小时难耐的时光，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

东方渐渐发白了，眼看这一夜的辛劳又白费了，突然一个同志发现不远处有被人踩倒的野草。他们真像抓住了林秀山一样。瑶族民兵也守在山顶、隘口，端着粉枪，扬着腰刀，摇晃着小红旗，呐喊助威，只听到漫山遍野一片喊：“不要走了

林秀山!”

孙永富他们沿着踩倒的野草步步搜索,到了中午,却又回到了早晨发现脚印的地方,再也找不到新脚印了。线索断了!

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耐性啊!战士们不灰心,不急躁,继续在这座山上反复搜索,有时发现了新鲜的脚印,但不久又无影无踪了。就这样,他们又度过了10多个紧张的白昼与黑夜。

战士们觉得,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搜索,终究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开会研究,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叫林秀山自己送上门来。

天黑了,2排战士们举着火把闹闹嚷嚷地正在搜索,副排长忽然大声埋怨说:“真扯蛋,听风就是雨,叫我们瞎搜了10几天。林秀山早跑了,大家回走吧!”战士们也附和着喊:“早该回家了,走呀!”嘻嘻哈哈地从林秀山躲藏的山前走过去了。

林秀山提心吊胆地躲在树林里,注视着这一切,但还是一直伏着不动。眼看着火把的长龙走远了,四周已一片静寂,他这才大着胆子,摸黑走下山来,想到地里去找点吃的。他走一步,停一步,害怕碰上我军的潜伏哨。怎奈饥饿难忍,他又不得不放开脚步。刚摸到红薯地里,突然一声喊:“不准动!”像半空打了一个炸雷,4支冲锋枪已经对准了他。林秀山刚掏出雪白闪亮的小手枪,就被孙永富顺手夺了下来。

“你是谁?”战士们大喝一声。

“我……我……林秀山,准备……下山投降……”

这是2月26日。这个一生罪恶累累的魔王,在他57岁的这一年,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这时,他上身穿一件国民党黄棉军衣,下着黑色便裤,拖一双布鞋,背两块水獭皮,腰带上还绑着一块烟土。衣服挂得稀烂,身上被蚂蟥咬烂了,化脓了。蓬头垢面,已经没有人样了。

后来,我军专门用一个小汽轮,派1个排战士,枪上上着刺刀,押送他到柳州。据说公审枪决林秀山那天,附近几百里都有人赶到柳州观看。游行示众时,满街满巷都是愤怒的喊声,人们围着囚车,几乎要把他撕成碎片。执刑队好不容易才把囚车开到法场。

镇压林秀山的消息像春雷一声响遍了大小瑶山,人们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有的还杀鸡庆贺。有些瑶民跑到我军指挥部，主动出谋献策。有个老瑶民说："现在就剩下韩蒙轩没抓到了。这家伙从金秀逃走的时候，只带了半个月粮食，如今已一个多月了，粮食早该吃光了，很可能在山场找东西吃！"

在金秀驻剿的我军，曾经想过种种办法抓韩蒙轩，例如扬言大军有紧急任务撤走了，然后来个"回马枪"。可是韩蒙轩狡猾得很，不管是真撤假撤，总不肯出山。我们也曾和瑶民一起日夜搜山，可是在这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里搜一个人，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大家正有点犯愁，听到老瑶民这个主意，都感到有了希望。

"山场"是瑶民搭在老山里的茅寮。每年春秋盛产山货的季节，瑶民们就扶老携幼搬到山场去住，烘竹笋，焙香菇，装鸟盆（一种诱捕鸟雀的器具）。平时山场没有人住，但仍留有床铺、炉灶和口粮。我军进剿初期，瑶民对我不了解，也曾纷纷躲到山场里。现在瑶民都下山了，山场也没有人守，土匪很可能住在山场里。于是，我军立即组织瑶民到老山里去看看自家的山场。

果然不出老瑶民所料，有个瑶民在自己的山场里遇见了韩蒙轩。瑶民本来不认识他，这时见他戴一顶礼帽，人饿瘦了，个子好像更高了，正带着副官和几个护兵从山场里走出来。他一见瑶民就吆喝道："喂，老头，过来！身上带干粮没有？"

这个瑶民见韩蒙轩人多，不好动手，只好应付着说："我带的已经吃完了。请韩司令稍等一下，我回去取来。"他走进森林，举起鸟枪就朝韩蒙轩背后打了一枪，可惜没打中，然后返身就跑。他知道，在这密不通风的森林里，韩蒙轩是奈何他不得的。当他回村带着民兵再去搜捕时，韩蒙轩早已逃之夭夭了。

2月28日清晨，老山香炉山下一个村子里的瑶民赵济富，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金秀我军指挥所来说："你们快去，韩蒙轩的护兵下山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天还没亮，韩蒙轩的护兵就来到赵济富的邻家要粮食。邻居是个寡妇，只有一人在家。她装着十分热情地说："我马上给韩司令搞粮食。你呆在这里不方便，我先给你做点饭吃，吃完就到山后等我。"护兵见她很热情，决心等待，但是又怕她去报告，就留在她家监视。

这个妇女十分机智，忙忙碌碌替他淘米做饭，却利用到菜园拔菜的机会，隔着篱巴向赵济富使了个眼色，说了一句悄悄话。赵济富就连忙赶到金秀去了。

这天，部队已上山搜捕去了，家里只有一个班和杂务人员。8连连长带一个通信员随着赵济富就先去了。到那里时，护兵正在吃饭。乘其措手不及，就缴了他的枪，一问才知道韩蒙轩在瑶王陶国钧的山场附近，还有20多里路。

刚回到金秀，又来了个瑶民报信说，韩蒙轩在山里被他们包围了。原来他们12个民兵早就等候在韩蒙轩躲藏的山头附近，一发现山场冒出炊烟，便拿着鸟枪、铁叉守住路口，一面派人报告部队。

指挥员立即把勤杂人员组织了一下，连同那个建制班，一共10多个人，一口气跑了20多里，然后分4路包抄上山。各村各寨的瑶族民兵闻讯，纷纷赶来参战，一下子就聚集了400多人，将山头围得水泄不通。

部队赶到山场一看，余烬未灭，火堆边有一小锅开水和一些生姜，但韩蒙轩已不知去向。熟悉地形的战士立即向右边搜索过去。果然，匪徒们躲在丛林里，一发现我军，拼命扫射。这一带尽是悬崖陡壁，满布密林，只听到枪响，就是不见人影。

战士们一听到土匪还枪，更来劲了，直向前闯，果然发现一个戴礼帽的高个子，手拿快慢机，正躲在岩石后面射击。那不正是韩蒙轩吗！大家眼睛都冒出火来了。机枪手端起机枪，一连打了几梭子弹。战斗英雄孙桂芳第一个冲上前去。他曾经在东北铁岭战斗中连甩73颗手榴弹，拿下了敌人7个碉堡。现在他的英雄本色丝毫不减，只见他几个跃步就跳到韩匪跟前，一下子就把他拦腰抱住，卡住了他的脖子。同志们也随即冲了过来。

韩匪急忙说："我交枪，不打了！"

孙桂芳缴了韩匪的快慢机，把韩交给后面的同志看管，又和副班长郭宝林向左边山上冲去，追捕韩匪的两个随从。左边是悬崖，他俩冲势太猛，收不住脚，从崖边摔了下去，郭宝林摔伤了，孙桂芳同志被土匪打中，为了广西和大瑶山人民的彻底解放，献出了自己英雄的生命。

抓住了韩蒙轩，瑶族民兵和群众欢声雷动。不料又发生了一个波折。看守韩匪的战士正解绑腿准备捆时，韩匪乘机一下子推倒了这个战士，向山下冲去。这时，其他两个匪陡也回过身来猛烈射击，掩护韩匪逃跑。

班长周德林眼快，箭一般跃上前去。其余的战士也奋力猛追，高喊："为孙桂芳同志报仇！冲啊！"

韩蒙轩滚下悬崖，周德林也跟着滚下悬崖，紧追不舍。

突然，韩蒙轩一转身向原始森林里窜去。周德林知道，如果被他再窜进原始森林，就麻烦了。于是站稳脚跟，举枪瞄准。

“砰”地一声，韩匪应声而倒，结束了他反动的一生。

另两个匪徒趁机急忙钻进原始森林，翻过几十道山梁，逃出了包围圈。但第二天黎明，就被兄弟部队和守卡的瑶族民兵击毙了，毕竟没有逃出天罗地网。

瑶族同胞抬着韩蒙轩的尸体下了山。几十里外的瑶民听到信息，也纷纷赶来，队伍越走越长。他们一路穿村走寨，敲锣打鼓，民兵们不断随着人群的欢呼，朝空鸣放鸟枪。青年们一路走一路跳起舞来，老年人一个个激动得直抹眼泪。

瑶山的土匪至此彻底肃清了！

旧的时代终于打倒了！屈辱和痛苦，随着这最后的一枪而结束了！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把几百里的山岗染得一片彤红。只听到一阵阵欢呼声，从万山丛中升起，回荡不歇。

步调一致得胜利

——围捕匪首林秀山始末

梁 志 强

1951年元月末，瑶山外围经反复清剿，已无匪情。参加围歼瑶山腹地股匪的各路大军，亦全部按规定进入指定位置。总攻瑶山的时机已成熟。上级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出击，广西军区李天佑副司令员等首长亲临前线指挥。

计划“流产”

我所在的146师438团1营，担任主攻金秀的任务。2月1日晨，部队从象州大乐出发，直插金秀。第二天，不知为什么，3连和机枪连却由教导员柳读文率领去打滴水。这样，攻打金秀的兵力只有1连和2连了。

行前，据司令部通报，金秀聚有匪众2000人，由匪首韩蒙轩和“反共救国军第126军”军长林秀山指挥。我军的作战方案是：438团1营由西向东攻击；147师439团在东、南、北3面阻击，力求一举全歼该匪，活捉韩蒙轩、林秀山。

2月2日拂晓，在距金秀约10华里的一个山坳，1连的尖兵班和匪1个排哨接上了火，敌稍作抵抗即向后退去。我们翻过一道山梁后，遇到猛烈的火力阻击。在炮火掩护下，2连1排迅速攻占右边山头，金秀在望了。连长将兵力稍作调整，便率3排向山下攻击前进。

刚接近小河，便遇到金秀后山火力袭击，似暴风雨般的枪弹铺天盖地而来，打得大家抬不起头来。1、2排从另一侧运动，也被封锁得寸步难行。

战至中午，情况并没多大进展。从金秀后山左、中、右3面环形暗堡射出的

火力，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无论我们从哪里进攻，都遇到威胁、杀伤。我们的火力对敌却威胁不大，整个阵地没有丝毫动摇迹象。对此，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连串疑问：打了半天，兄弟部队怎么一个不见？439团为什么不按计划从东、南、北面出击，似现在这样打法——300多对2000，哪像个合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午，局面依然没多大改观。营长只好将1连从正面抽回，命令他们从左侧绕进，向金秀后山主阵地迂回。2连则在原地保持与敌对峙，待1连接敌后再发起攻击。

1连迂回的路程大约有20华里，全是极难翻越的崇山峻岭，因此，未等他们走到，天便慢慢暗下来了。这时，金秀的敌人开始逐步向后山撤退。2连只好不等1连，单独发起攻击。但没前进多远，便被压制在寨前的稻田中。

我们眼睁睁望着金秀之敌在后山火力掩护下退尽。不久，远方突然响起了密集枪声。10多分钟后，枪声停止了。稍停，传来了嘹亮的号音。“报告营长，是我军号谱。问3营在哪里？”司号班长说。营长即令“答号，告诉他们，我们是1营。”

我们答号后，对方马上问：“你们是哪团1营？”我们按要求答复不到10分钟，前方便传来马蹄声。一会，七八匹马来到面前。为首一位同志下马后大声问：“你们营长呢？”

“我是。”营长迎上去。

来人自我介绍是439团团长南士云，然后问：“命令规定你什么时候打响？”

“今天早上6点。”营长答。

“今天？”

“对。”

“不对！”南团长提高了声音说，“是明天！”

“我接到命令是2月2日。”营长坚持说。

对方听了，气得举起马鞭指着营长说：“问题很快会搞清的。你要对今天的战果负责！”说完，翻身上马，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营长骄傲，认为土匪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想独自吃掉金秀之敌，因此擅自决定提前一天打响，按计划从三河、新圩一带出击的439

团无法于2月2日清晨赶到金秀，导致整个合围计划流产，一个土匪也未捉到。

林海“捞针”

金秀之敌退入老山后，当即化整为零，凭借复杂地形，和我们捉起迷藏来。

第二天，我们追进老山，不由对眼前景况惊呀不止：林区外阳光灿烂，林区内却阴黑如夜，茂密的森林将光线遮得严严实实；一举步，脚下像踩上一层松软的弹簧，细辨认，原来是千百年积贮下来的、足有几尺厚的落叶；再向前，一棵棵几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横七竖八倒在地下，踏上去，只听“扑嘶”一声，整条腿全陷了进去，原来这些自生自灭的巨树，已倒下不知有多少年，它外表似乎完好，中间却已彻底朽烂，只剩下一腔腐水。

同志们顾不上欣赏这罕见的“奇景”，更无暇抒发各自的感慨，当即在这上不见天、视界狭窄的原始森林中搜索起来。

一天过去了，前进不到6公里，而且毫无收获。晚上，大家边饮泉水，边啃干粮，边开“诸葛亮会”，围绕如何提高搜索速度，怎样识破敌人躲藏的地点出谋献策。

第三天，各班按照连里集中的意见，分成6个组，搜索时各司其责：有专门负责观察空间的；有专门辨认足迹的；有专注意土匪留下的联络记号的；有专门研究分析落叶层形状变化的。这样一来，狡猾的敌人终于在“火眼金睛”、听觉嗅觉灵敏的战士面前逐一露出了原形。

上午10时余，4班负责观察左边空间的战士小王，隐约看见七八米外一棵大树的枝丫晃了一下。他向班长打了个手势，便敏捷地爬上树去。刚穿过密麻麻的叶层，就听见他大声喊：“树上有土匪！”霎时，密集的弹雨从四周树顶向2排倾泻下来。左右侧的1、3排和附近的1连闻声围拢过来，经20多分钟对射，137名土匪像秃鹫似的被击落了下来！

下午搜查到一处树木特别茂盛的山凹，只见外号叫“小不点”的7班战士小郭突然蹲下，不住地掀动鼻翼。与此同时，副班长于凯也隐约闻到一丝淡淡的樟脑碘酒混合味。他凑近小郭悄声问：“闻到啥啦？”“像是西药味。”两人感觉相似，于凯马上向班长报告。这时，专门负责研究落叶层形状变化的小吴也来报告：

“凹地东侧落叶好像比周围高一些。”

全班随小吴来到可疑处，于凯和小郭嗅到的气味大部分同志也闻到了。在班长李荣茂的指挥下，刚掀开一层约一尺厚的落叶，一排碗口粗的木头便呈现脚下，这时气味更浓了。撬开几根木头，露出了一个黑幽幽的洞。待几十根木头全部掀开，只见七八个披头散发、身穿黑衫的女子蜷缩在一堆箱子旁。经审问，原来是林匪从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中收容下来的一所残破野战医院，这些女子全是几个月前从湖南长沙骗来的高中毕业生。

“飞 行”追 魔

正当我们在林海深处初显身手，突然接到命令，要我连火速赶到团部接受新任务。

在司令部，参谋长张生奎告诉我们，老奸巨猾的林秀山已于2月2日深夜，带了几十个亲信从老山窜往岁舟。昨天(2月5日)发现他在瑶山第一高峰圣堂山北麓。团党委决定由我连担任“飞行队”，沿着匪首林秀山的脚印追下去，直至逮住为止。

提起林秀山，柳州以北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没有谁不恨得咬牙切齿的。此人15岁就开始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先后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卫弁、连长、代团长、民团副指挥官、支队上校司令等职。他由匪而官，官败又匪，广西解放前夕被白崇禧任命为少将师长。1950年1月，林匪率残部窜至瑶山，又被白崇禧任命为“第126军”军长，与“第48军”军长杨创奇、“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6县清剿指挥部”司令韩蒙轩齐名，成为瑶山四大匪首之一。林秀山究竟杀了多少人，犯下多少罪行，无法记数，但是他竟敢在大白天将鹿寨镇商会会长张兆卿杀害于大码头，并且逍遥法外，其心狠手辣和土匪淫威可见一斑。林匪积累了几十年的为匪经验，十分狡猾，我军几次跟踪围剿，他都得以乘隙逃脱。

为了让我们进一步领会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最后强调：“你们全连每个人都要记住，任务是抓林秀山而不是抓其他土匪。追捕时，不管遇到什么敌人，只要不是林秀山，就不必理睬，更不能恋战，那些土匪小喽啰自有兄弟部队去收拾。你们的任务是抓林秀山，两眼要瞪得大大的，死死盯住他，一追到底，不让他有喘

息的机会，用坚强意志和集体智慧将他擒拿归案。”

按侦察股提供的线索，我们“飞行队”马上行动起来。

2月7日，我们赶到圣堂山下。得知林秀山与匪“第48军”军长（原国民党军第56军129师师长）杨创奇于前天在圣堂山企图向北突围，被我兄弟部队发现阻击，匪被迫退回山中。于是，我们立即向海拔1979米的山顶攀登。

入夜，连里接到上级通报，林匪已从东面窜出包围圈，正向罗舟方向逃去。全连当即作了最大限度的轻装，混合组成两支精干小分队，由连长和指导员各带一队，交替追赶，轮换休息，保持24小时内始终有1队在“飞”。

在孟塘顶附近，一位种山的瑶族老人向一队提供：早上，也就是七八小时前，一个约50岁、身穿黄大衣的汉子，由一些人扶着向东北走去，每人身上都背着枪。

特征相符，正是林匪。

这时，由指导员率领的2队跟上来了。连长将情况扼要介绍后，2队便拿起1队做好的饭菜上路了。

依靠沿途种山瑶胞兄弟帮助，我们准确地咬住了老贼的尾巴。距离越来越小了，2月9日下午，2队在一条隐蔽的冲沟找到了林匪埋锅做饭的地方。经检查，火灶尚有余温。同志们顿时忘记了疲劳，低声欢呼起来！

1队追至水湾附近一条小溪旁，见一瑶族老人正抱着一个满身污血的小姑娘尸体痛哭。原来在两个小时前，他和孙女路过这里，见一帮带枪的汉人在溪边饮水，便马上闪进林子，走在前面的小姑娘不提防，被发现抓住，被一个高大汉人用刀捅死。

老人听翻译说我们要为他孙女报仇，激动地说：“快，他们分两边走了。”“有个穿黄大衣的老头走哪边？”连长问。“两边都有穿黄大衣的，这边人多。”老人指着右边说，“这边人少，只有5个，有个矮矮瘦瘦的由人背着走。”

连长略一思忖，便带着部队朝右边追去，只留通信员等候2队。

原来林匪发现被紧紧咬住后，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寄希望于“一分为二”，企图丢卒保车，将我军引开，乘机逃脱。无奈他有“芙蓉”之癖，烟瘾一上来便全身瘫软，只好靠人背着溜，这给连长提供了正确判断的依据。

在横冲附近的一处山林中，老贼的贴身护兵刚将饭做好，1队便追上了。林

匪慌忙伏在护兵背上开溜。我们找到他丢下的饭菜，还冒着热气哩！

往后，这5个家伙显得更狼狈了。我们追一段，便"捡"到一个因背老贼累得精疲力尽，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一步三喘、蹒跚而行的匪护兵。这时，已是2月10日傍晚。据我"捡"到的两个匪护兵交代，林匪原拟由蒙山、平南县交界处窜出瑶山，相机逃香港。后见我追捕得紧，大小出路被封锁得水泄不通，便打算先到六干、六卜一带暂时隐蔽，再觅机会。

不 争 功 劳

眼看"猎物"就要被我们手到擒来，在夜色茫茫中，对面山中突然杀出一支部队。经了解，他们是梧州军分区的1个加强连，也是专门负责追捕林秀山的。通过双方领导研究，我们便联合起来在这一带展开围捕。可是搜到天亮，也没有发现林匪踪迹。

2月11日，经再次协商，我连主动承担搜索从大垌至六干、六卜及石羊顶一带区域；兄弟连队则负责搜索附近的平竹、罗梦、桂田一带大山……

3天后，兄弟连队在罗梦南边大山捕获了外逃找吃的林匪护兵，这家伙供认林秀山一直潜伏在大湾附近的山中。于是，他们将包围圈缩小，终于在2月26日夜将这个横行柳北30余年、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共老手擒获了。

事后，兄弟连队主动提出，这个战果也有我连一份功劳，表示要和我们分享这一荣誉。按上级规定，无论谁抓到林秀山，除个人立功受奖，所在的班、排、连、营、团也给予记功奖励。党支部经过研究，一致不同意这样做，大家说，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只要老贼不漏网，不立功受奖也高兴，再苦再累也值得。

（1986年）

四十八岩捣匪巢

于 振 河

奉命剿匪 初战告捷

1950年12月，我步兵第21兵团52军215师奉命随兵团参加广西剿匪。

215师是由长沙起义的一部分原国民党军和我军抽调的领导骨干、建制单位改编而成。经过一年的政治整训，开展生产和民主两大运动，部队从政治上与组织上得到基本改造。首次受领党和上级赋予的光荣任务，全师上下无不感到鼓舞。我们受命之际，正当我志愿军出师朝鲜，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土匪是美、蒋妄图重返大陆的爪牙和内应，彻底消灭土匪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纷纷表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在完成任务中锻炼与考验自己，争取早日向主力看齐，因而激发了剿匪立功的高涨情绪。12月8日举行全师誓师大会，12日由湘南出发，18日到达指定地区广西雒容、鹿寨一带集结待命。当时，我在215师任副师长，现将我印象最深的四十八岩剿匪情况忆述如下。

根据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对桂北剿匪的统一部署，命令我师先行配合兄弟部队肃清大小瑶山的匪患。这一地区的土匪，虽经我南下大军的屡次打击，但凶焰尚高，匪首甘竞生、林秀山和反动瑶王李荣保等大小30多股土匪均云集于此。他们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叫嚷"美、蒋要反攻大陆"，欺骗宣传，造谣惑众，抢掠民枪民财，企图凭借险要复杂的有利地形，等待所谓的"时机到来"。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向雒(容)柳(江)象(县)修(仁)西地区重点进剿。从1951年元月10日至2月底，我以644团及643团、645团各一部，经过重点进剿，分兵驻剿，发动群众，克服语言不通等困难，歼匪4000余人，其中歼团以上匪首98名，

基本完成任务。

初战获胜，我们这支新改编的部队在实战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不仅从土匪残害群众的暴行中进一步认清了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政治本质，而且对党和上级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紧密结合”的剿匪方针与原则政策有了深切的体会，也摸到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和战法，更加坚定了剿灭土匪的决心和信心。正当我们召开师党员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明确部队建设的方向，为继续剿匪作思想动员时，上级又把捣毁四十八弄股匪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进剿垱区　直捣匪巢

四十八弄地处鹿寨县中渡区（当时为中渡县），与融安、永福等县接壤，是桂北一个重要的土匪老巢。弄区地形极为特殊，山多为梯形，山山相接，洞洞相连，山间刺松遍野，草木丛生，能通行的道路很少。弄区人烟稀少，居民点有200多个，小则3至5户，多则30至50户。国民党统治时期，李宗仁、白崇禧反动集团曾在此经营多年，从大陆撤退时有意安插军政要员，纠集其正规军残余部队与特务、旧军官、惯匪、地主恶霸，企图继续经营巢穴。主要匪首“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系大地主兼在乡军官，其副司令兼“128军”军长向天雷和“第3兵团”副司令潘荣斋则是1950年9月由国民党从香港派回来的。随着我军剿匪的深入进行，各地漏网的匪首和匪众都逃窜麇集于此。他们的统治手段十分毒辣，对匪众实行武装、政权、宗教合一，组织“全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空室清野，“人上山，狗入洞”，制造民、匪不分，破坏道路，构筑障碍，企图与我对抗。

为彻底捣毁四十八弄土匪老巢，全歼弄内顽匪，我们根据瑶山地区剿匪的经验和四十八弄的特殊地形，决定采取多路多点进剿，以形成“拉网式”的合击，使弄内匪徒无隙可乘。在柳州军分区的密切配合下，我师于1951年3月20日夜间分兵17路将弄内分割包围。当时正值雨季，淫雨霏霏，夜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翻山越岭，爬峭壁，钻山洞，手脚划破，棉衣湿透，行动十分困难。但为把土匪消灭在各自的指定地域，个个奋不顾身，凭借绳子和绑腿带上拉下吊，终于按预定时间向匪徒发起突然进攻。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644团6连在营长武福有率领下，出敌不意地翻越右湾山，直捣屯秋弄向天雷的128军指挥所。凌晨4时进至寨脚时（距屯秋约2华里），匪哨兵发现我尖兵班系北方口音，当即鸣枪报警，被我击毙。匪大队长洪武英闻枪声率匪众向我扑来。武营长即命指导员高超带领3排还击寨脚之敌，他与郭连长率领1、2排直扑屯秋，可是在屯秋只捉住一些零散匪徒。于是迅即追回寨脚同3排会合，只见寨脚除留下匪大队长和一些匪徒的尸体外，其余匪众均已不见踪影。他们审讯抓获的匪徒得知，匪首何次山、向天雷已获悉我大军包围四十八弄的情况，头天晚上在山脚召开各股匪首会议，提出3点对策：一、凭借有利地形顽抗；二、向北突围到贵州、云南边界，等待时机；三、分散到柳州、柳城、鹿寨一带隐蔽活动。最后决定分散突围进行隐蔽活动。会议结束后就在寨脚过夜，刚睡下不久，闻到枪声即狼狈逃窜。我们发现一所房子内灯光昏暗，杯盘狼藉，烟头满地，桌椅翻倒，确似匪首聚会之所。是时天还没亮，为防止匪徒反扑，武营长即令6连抢占屯秋附近有利地形，轻重火器齐射20发，以威慑敌人。天刚蒙蒙亮，教导员黄大贵带4连和炮连赶到。经研究决定，乘匪官兵分离的时机，拉网搜山。6连和炮连采取拉网摸鱼的战术，把屯秋像梳头一样梳了几遍，抓获数百名散匪和一些小头目。4连进入同前，遇到一股从屯秋逃出的匪徒正向一座陡峭的石山上攀登。3排长李廷甫率战士猛扑上去，但遭到匪徒的顽抗。他沉着指挥，以顽强的毅力和巧妙地组织火力，边追边打，毙匪9人，伤9人，俘8人，将这股匪徒歼灭。在同前4连还抓获匪“桂中军政区”支队副司令罗安庆和一些散匪。该团8连担负捣毁匪“桂中军政区司令部”的任务。他们摸进弄口进至斗跃时，兄弟连队已同斗跃的敌人打响。连长王光汉和副指导员杨廷甫乘机率8连直扑饭洞，村中却空无一人，只在附近抓获一些零散匪徒。天刚亮，他们看到饭洞对面弄口有两匹军马，在山洞里搜出一布袋刻有匪“桂中军政区司令部”和何次山等匪首的印章，断定匪司令部已落荒而逃，何次山也不会跑远，随即严密封锁弄口，准备搜山。645团副团长阎候洪率1营2连和营部侦察班，先行摸进古里槽。古里槽匪“桂中军政区第6支队”，约1000余人，配有重机枪和六〇炮，火力较强。他们一进弄，就把古里槽的匪徒压入一个院内。经两个小时激战，匪徒拒不缴枪，最后实施爆破，把房子炸毁，匪躲进一个大粪坑，被活捉70多人。据匪徒供称：“支队司令覃正辉头天夜里在此开会，说解放军要来打我们，你

们要坚守古里槽，实在守不住就是跑死，也不要被捉住。”覃正辉拂晓闻到枪声，带一部匪徒从后山的洞里逃走。接着，我营部侦察班在猴子垅发现敌情，2连一鼓作气把逃到半山腰的匪徒围歼，抓获60多人。事后得知，这伙匪徒是“6支队”司令部人员。随后又抓获匪“6支队”参谋长陶荣伟。

分兵搜剿　发动群众

根据上述情况，师指挥所认为，由于我军突然发起进剿，匪屯秋会议未来得及贯彻，其指挥中枢和组织系统已被我打乱，匪首与匪众被迫分离，一时难以收拢，遂命令各进剿部队按指定地域严密封锁垅口和交通要道，山山设哨，路路设卡，村村驻军，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争取基本群众，瓦解胁从人员，断绝土匪生存的社会条件。部队进垅后，不仅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而且派出分队或组织人员打扫环境卫生，帮助群众养鸡喂猪、放牧牲畜、管理秧田，有的还套上牛翻田整地。躲在山上的群众看到如此情景，先是派一些老人和妇孺回来试探。他们亲眼见到我军确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大军，即上山把乡亲们叫了回来。经过宣传党和政府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与我军“土匪不灭，誓不收兵”的剿匪决心，许多混迹群众中的土匪纷纷自首，交出了隐藏的武器弹药；不少群众还设法上山入洞，叫回了从匪的亲人。我进剿的各班、排、连都挑选战斗骨干，组成人数不等的“飞行小组”，执行追捕远距离逃窜的匪首和匪徒的特殊任务。他们深入高山老林，白天搜山，夜间设伏，吃炒米，喝凉水，昼夜活动，很少休息，实在困了就随地打个盹。有些匪徒十分狡猾，你上山，他入洞；你搜洞，他上山。我们就杀“回马枪”，予以围歼。有的土匪据险顽抗，我们就将其围困在山上或洞中，组织火力强攻，用炮轰，用爆破，用烟熏，彻底歼灭之。有些部队在搜山时，指战员着便衣伪装，诱匪下山、出洞，将其捕获。在搜山活动中，部队克服自然条件等重重困难，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645团4连在高坡搜山时，一股匪徒爬上山岩，缩在山腰一个没有出口的小石洞中，凭借有利地形及轻机枪作掩护，进行顽抗。爆破手夏保仁看到爬上山岩接近洞口的战友一个个牺牲了，连里组织用竹竿绑着集束手榴弹爆破敌洞，刚送到洞口又被敌扔回来，反伤了自己人，用辣椒烟熏匪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不顾自己头部负伤的

疼痛，硬是从侧翼攀登到洞口的顶端，用炸药包裹着手榴弹朝洞口扔下去，把匪徒全部埋葬在石洞里。该团2连在古里槽围歼一股逃窜的匪徒时，副炮手李门看到3名匪徒逃脱后爬上一座百丈高峰。他凭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勇气，置生死于不顾，强行登上峰顶，把两名顽抗的匪徒击毙。之后又同另一名匪徒展开肉搏，将其推下山洞摔死。645团6连战士丁喜保在追捕逃匪中，从3丈多高的悬崖上跳下，左臂骨折3段，仍忍痛用右手将一名匪徒活捉。

“飞行”追捕　全歼匪首

经过几天搜山进剿，盘踞四十八弄的土匪基本瓦解，大部匪众被我歼灭，并在屯秋、同前、莲花、龙登、龙口、高坡、五指山、古里槽等地抓获匪“128军”副军长陈右雄和该军组训科长兼政工室主任郝更生、“第3兵团”副司令潘荣斋、“126军”参谋长周绍芳（瑶山的漏网匪首）、“31师”师长廖珊珊、“6支队”司令覃正辉等一批重要匪首。但主要匪首何次山、向天雷去向不明，还有一些重要匪首尚未抓获。因此，3月25日我与吴林焕副军长来到平山644团指挥所，同团首长召集各营领导分析进剿情况。他们说已发现何次山行踪，正在追捕中；但向天雷还未找到线索。外区战地捷报传，向天雷逃出弄区后被兄弟部队击毙，并登有照片。经仔细分析，发现照片特征与掌握的向天雷的情况不符。同时，已抓获的匪首供称，前两天还有人在屯秋附近见过向天雷，怎么能够在我严密封锁下逃至200多里以外被兄弟部队击毙呢？于是，我责令他们在一周内活捉何次山和向天雷，并澄清此事。该团8连连长王光汉带领“飞行组”，从25日开始追踪何次山。但由于何是个地头蛇，地形熟悉，又有人通风报信，因而屡次扑空。经过7个昼夜不停的跟踪追击，4月1日在唠死坳山顶发现大向弄的山腰有炊烟升空。为防止敌人再逃进深山老林，王光汉连长组织“飞行组”从大向弄的山顶多路向下包抄。敌人发现开枪射击。王连长听枪声是快慢机，断定是匪首何次山，当即摔出两枚手榴弹，“飞行组”随即扑上去，但匪徒已向下逃去。他们沿着被炸伤的敌人的血迹紧追，终于把何次山围在另一座高山上。接着，正在搜山的2排和团部侦察排迅速赶到，围了个水泄不通。匪首何次山据险顽抗，王光汉指挥神枪手李克模将其击毙，两名匪卫士，一名被打死，一名被活捉。“飞行组”在继续搜山中，于4月

3日又配合搜山部队击毙何次山的参谋长何冠民。为活捉向天雷，2营营长武福有组织9连，由连排干部各带1个班，化装成土匪模样，在屯秋周围5华里的地域内。昼夜反复搜查。3月31日，1排2班捉住出来觅食的土匪余四。这个匪徒供称：20日拂晓股匪被我军打散后，他同另一名匪士兵随营长躲在小平山一个山洞里。匪营长用望远镜看到我们都穿着便衣，以为是自己人，便叫他出来联系，顺便弄点吃的。经过做余四的工作，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带我们去抓匪营长。小平山距屯秋2华里，匪营长藏身的山洞洞口很低，只能一个人进出，洞前被一块大石遮掩，周围长满了茅草，就是走到洞口也不易发现。余四以找到匪部同伙为名，进洞诱出两名土匪，一个手提卡宾枪，一个握着左轮手枪。他们一出洞，埋伏在洞口的我战士立即扑上去。端卡宾枪的匪徒还击了两枪，但当即被我击毙。匪营长夺路窜逃，从高崖上跳下摔了个狗吃屎。我部2班战士刘仕和跟着跳崖将匪营长活捉。匪营长自称叫张仁和，操河南口音，说是驻马店人（向天雷是广西人）。当即送营部俘虏队看管。眼看活捉向天雷的期限到了，还不见向天雷的踪影，武营长和郭连长决定再次审问俘虏。审讯张仁和时，张嘻皮笑脸同干部、战士拉近乎（2营多系河南籍人）。武营长觉得可疑，拿照片核对，并示意郭连长带战士将其左手掰开，见其左手小指是四节。向天雷见伪装不过，只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4月5日左右，匪"312师"师长冯常君和副师长曾远仁，"21师"师长潘彩荣，"中（渡）百（寿）柳（城）3县联防指挥部"参谋长奂秀华，"7支队"副支队长覃继太等一批重要匪首，先后被我活捉。至此，我师进剿四十八弄土匪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主要匪首何次山被击毙与向天雷、潘荣斋被擒，就像搬掉了压在四十八弄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群众纷纷起来揭发地主恶霸与特务、惯匪勾结残害乡里的罪行。为巩固扩大剿匪的胜利成果，使四十八弄人民永不再受土匪的欺凌，我们配合地方随军工作队，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斗争，依法杀了一批，关了一批，一些罪恶较轻的则交群众管制，对一般胁从分子当即予以释放，兑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一些隐迹于群众中的散匪主动向政府自首，依靠群众揭发又抓获了号称"小诸葛"的匪312师副师长兼融安县长廖世祥等一些大小头目。

四十八弄剿匪战斗，我师总计歼匪2500多人，其中歼团以上匪首56名。通

过清匪反霸斗争，初步树立了贫雇农优势，建立起乡村人民政权，成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四十八弄人民开始当家作了主人。

（1992年）

活捉匪首向天雷

武 福 有

怒 征 腐 恶

1951年3月20日，我215师644团2营接受了插入四十八弄屯秋匪巢，捣毁土匪指挥部的任务。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从柳城县的东泉，向四十八弄的门户——平山开进。我作为营长，参加了行动的全过程。

南疆早春，阴雨绵绵，寒风阵阵，我带着部队顶风冒雨飞速前进。一路上，不少村子的老乡听说我们到四十八弄剿匪，冒雨给我们端茶送水，一些受过土匪迫害的群众无比愤怒地向我们控诉了向天雷匪部的残暴罪行，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向天雷，消灭匪部，为他们报仇。

听了群众血泪斑斑的控诉，亲眼见到被向匪烧焦的村庄，顿时我心中悲愤交加，纵步跃上一个大土堆，高声喊道："同志们！土匪欠下这么多血债，我们应该怎么办？"干部战士个个怒火满腔，摩拳擦掌，齐声回答："消灭土匪，为群众报仇！""进剿四十八弄，活捉向天雷！"口号声像阵阵春雷在群山间回响：活捉向天雷……活捉向天雷……

向天雷，真名叫何宗钊，广西鹿寨县洛埠镇人，家是大官僚地主，本人是行伍出身，10几岁即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由于肯卖命，会钻营，30多岁就当了国民党的军长。他生性凶狠残暴，人称"向天雷"，他也以此为荣。"向天雷"这个外号叫惯了，真名倒很少有人知道。

1949年，向天雷随国民党溃逃到台湾。1950年被蒋帮派遣返回大陆广西活动，任128军军长，负责指挥桂北、黔南的股匪。他率领匪众，占据桂北四十八弄一带，储粮蓄锐，恃险自固，不断袭击我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残杀我政府工作人

员和无辜群众，抢劫我运输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匪首。

满腔血泪满腔仇恨，化作干部战士杀敌的巨大动力。同志们冒着风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急速前进，只用3个多小时就赶了40多里路。到达平山以后，我们虚张声势地号房子，看地形，修工事，摆开了要在平山久住的架式，使敌人误认为我们不会立刻进攻四十八弄，以便我们对四十八弄股匪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

夜袭匪巢

入夜，天下着大雨，我营突然把整个平山镇控制起来，所有的人准进不准出。然后，我带着6连在两个向导的引导下，按照预定的作战目标，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平山，向四十八弄奔去。

四十八弄多石山、岩洞，山重岭叠，崖险沟深。弄与弄之间山岭相隔，进出只有一条险峻的山路。大的弄有几个村庄，百来户人家。我们要攻打的屯秋弄长约13华里、宽3华里，只有屯秋与寨脚两个村子，一共不到40户人家。

为了不被土匪发觉，我们避开大路，从土匪意料不到的地方爬山进弄。山上石笋锋利，荆棘丛生，我们的裤子挂破了，鞋子磨烂了，手上、脚上尽是伤口，雨水一浇，钻心地疼。

凌晨4点，我们爬上了古笃山。透过夜幕，看见了山下的屯秋和寨脚两个村庄。战士们见匪巢就在眼前，顿时精神振奋，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连长郭江生命令尖兵班迅速向寨脚接近。

寨脚只有3幢茅草房，距屯秋2华里，是去屯秋的必经之地。尖兵班刚接近村庄，就被匪哨兵发现："哪一部分的？"

"自己人。"尖兵班战士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前进。

匪哨兵一听我们是北方口音，觉得不对，马上鸣枪报警。尖兵班立即将其击毙。

清脆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弄，驻守寨脚的匪大队长洪武英立即率众向我扑来。

当时我想，进攻屯秋要紧，不能在这时同敌人纠缠。便命令指导员高超率3

排顶住寨脚之敌，我与郭连长率其余部队直扑屯秋。

高指导员命令9班迅速抢占寨脚南面的小山包，7班、8班迎击匪众。霎时间，震耳的枪声与喊杀声响彻山岩，震撼山谷。

7班长王体仁端起上了刺刀的七九步枪，大喊一声"杀"，率先冲入敌阵。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一冲上去就捅倒了3个敌人。匪徒被他威武的气势震慑，吓得纷纷倒退，不敢接战。

正在督战的匪大队长洪武英见势不妙，对准王体仁连开两枪，王体仁同志当场壮烈牺牲。

扼守小山包的9班战士景子修见匪洪武英打死自己的战友，怒从心头起，火向胆边生，一个箭步冲到洪匪身边，对准他的胁部就是一个突刺。洪武英大叫一声，鲜血迸流，翻倒在地。景子修仍不解恨，刺刀还未拔出，又补上一枪，使这个凶恶的匪徒见阎王去了。匪徒们一见头头丧命，树倒猢狲散，立刻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我们冲进了屯秋。可是只抓到10几个土匪，一审问，获悉向天雷刚刚还在寨脚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这真出人意外，我气得直跺脚，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寨脚。

我们来回一折腾，寨脚的土匪早跑光了。此时只见一间屋子里杯盘狼藉，烟头满地，桌翻椅倒，灯火昏暗，说明这正是不久前匪首聚会的地方。

深更半夜，我们不知土匪到底有多少人。为了防止敌人反扑，我命令部队立即抢占四周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并命令所有轻重机枪齐射20发，吓唬敌人。刹那间，屯秋岩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山鸣谷应，禽鸟乱飞，曾经放言要与我军在四十八岩较量一番的向天雷匪部，这时却吓得屁也不敢放一个了。

天刚亮，教导员黄大贵率4连、5连、炮连赶到了这里。这时，我向四周一看，除了我们的战士，一个土匪也不见，岩里的群众也跑光了。据敌情通报，四十八岩有土匪1万多人，可今天我们只抓了10几个，那么多土匪，都跑到哪去了呢？

拉网搜剿

天亮后，我营采用拉网捉鱼的战术，像梳头一样把屯秋岩梳了几遍。在几条

山沟里，我们捉到了20多个土匪，其中还有向天雷的副官，但一个大官也没有。经审讯，得知向天雷昨晚确实在寨脚开会，但以后不知去向。

搜了一天，收获不多。但有个现象使大家迷惑不解：在别的地方打仗，敌人总是往高处跑，抢占制高点；而四十八弄的土匪却喜欢往地下钻，哪里低就往哪里藏，真是名副其实的"土"匪。

接着我们又拉了几天网，还是收获不大，连向天雷的踪迹都没有发现。我焦急了，生怕向天雷跑掉。

26日傍晚，6连在屯秋的北面山上发现一股百余人的土匪，于是马上将山头包围起来。第二天拂晓，我们又调了两个连队去增援。天一亮，部队就往上冲，但到山顶一看，连一根土匪毛都不见。后来发现山腰有一个洞，可以通往另一座山，原来土匪趁夜暗逃跑了。

这天晚上，两个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的匪徒钻进我们营部炊事班偷剩饭吃，被战士抓住。我们据此分析，土匪被围困了四五天，粮食吃得差不多了，向匪肯定要出来活动。于是我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一定要抓住匪首向天雷。

可是，第二天我们突然接到团里通报，说向天雷两天前已被兄弟部队击毙了。顿时我心里感到挺不是滋味，我们围了这么久，倒被兄弟部队捡了洋捞。但一琢磨，又感到蹊跷：前两天抓到的俘虏中还有人见到向天雷，怎么会这么快在离屯秋200里的地方被打死了呢？

我感到不对头，向团里崔政委汇报了我的看法，并提供了俘虏的供词。崔政委把俘虏的供词和我的看法向指挥部作了汇报。后经仔细核对，兄弟部队击毙的不是向天雷，因为向天雷有两个特征：一是满口白牙；二是左手小指有四节，跟无名指一样长。为此，指挥部要求我们继续抓紧搜捕，限一个星期捉到真正的向天雷。

后来，于振河副师长亲自到我团来具体指导，并鼓励我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很及时。你是个老侦察员，过去抓过不少俘虏，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首长的鼓励和鞭策，更使我深深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在脑子里反复琢磨：我军在明处，部队的一举一动，土匪容易发觉。相反，土匪在暗处，他们随便藏个地方，都够我们找的。只有引他们出来，我们才好捉。可是，怎么才能使

土匪自己走出来呢?

引 蛇 出 洞

我正在着急的时候,想起了于副师长跟我谈的侦察捕俘的往事,心里忽然一亮,冒出了一个主意:能不能将部队化装成土匪,将土匪引出来?我一阵高兴,带着这个问题到6连去了。

到6连后,我首先传达了上级限我们一星期内捉到向天雷的指示,谈了我们化装诱匪的想法,让大家讨论。

战士们一听向天雷还没有跑掉,高兴极了。大家对化装诱匪的做法很感兴趣,都表示要抓紧行动。

晚上,6连的连、排干部各带1个班化装出发了。有的埋伏在险要地段,有的来回在山弄里穿梭。

在四十八弄,土匪的番号很多,我们穿上便衣(在湖南剿匪时每人发了两套便衣)后,土匪迎面碰上也不会生疑。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晚上就取得了战果,捕获了匪126军参谋长周绍芳、128军组训科长兼政工室主任郝更生、21师中校军需主任韦允中等一批土匪头目。经审问周绍芳、郝更生,得知向天雷确实还藏在屯秋,这使我们的劲头更足了。

3月31日,天仍下着蒙蒙细雨。1排2班的战士正在一条山沟里活动。下午3点,发现对面山坡的深草丛猛地晃动了一下,接着钻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土匪,东张西望,时隐时现,慢腾腾地向山下走来。2班立即派出一个组绕到这个土匪的背后,截住了退路。待匪接近时,全班一跃而上,向其扑去。

土匪见面前突然冒出这么多人,惊恐万状,正想开枪,可他定睛一看,都是穿便衣的,便立即镇定下来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班长高天才反问:"你是哪一部分?"

土匪一听高天才说的是北方话,端起卡宾枪就想扣扳机。高天才大喝一声:"不许动!"绕到土匪后面的战士立即将其紧紧抱住,高天才一把夺过了这个土匪的卡宾枪。

回到排里后,弄了点饭给这个土匪吃,并向他交代了政策。土匪说:"我叫余

四,20日晚被大军打散后,我们两个士兵随营长躲进了山洞。刚才营长用望远镜看见你们都是穿便衣的,以为是自己人,便叫我出来联系,顺便弄点吃的,没想到给大军捉住了。”

通过做余四的工作,他表示要立功赎罪,答应带1排去抓匪营长。

匪营长藏身的山洞离屯秋有2华里。这个山洞很小,而且洞口很低,只能爬进爬出。洞上方是悬崖,洞前有块巨石,洞两边长满茅草,不明底细的人走到近处也发现不了。

余四按照我们的吩咐,以找到匪部同伙来接应为名,进洞送信给匪营长,诱其出洞。

不一会儿,余四先爬出来,接着是一个提卡宾枪的匪徒。最后,身材高大、握着左轮手枪的匪营长爬了出来。

土匪刚出来,埋伏在洞口两边的战士立即向匪扑去。端卡宾枪的匪徒见势不妙,向我战士连开了两枪,我当即将这个猖狂的匪徒击毙。

匪营长急忙向右夺路逃跑,正撞上迎面扑来的高明安。匪营长正想开枪射击,战士刘仕何突然从悬崖上跳下来,用一双铁钳似的手将其连腰带手紧紧抱住,匪营长一点不能动弹。接着使了个脚绊,把匪营长摔了个狗吃屎。高明安立即过来夺了匪营长的枪。

当晚,连里对匪营长进行了审问。匪营长交代说自己叫张仁和,河南驻马店人,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书记官,撤到广西后,土匪要他当营长。家中还有老母。自己早就不想干了,请求政府宽大。问他向天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于是连里把他送到了营部的俘虏队。

原形毕露

我们进巢已快10天,上级规定一星期抓到向天雷的期限也过去4天了,部队带的粮食已快吃完,战士们昼夜执行搜剿任务已够疲劳了,可是向天雷仍没有抓到。我当时心如火燎,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决定把俘虏再审一遍,认真查查向天雷的行踪。

我和郭连长审讯匪营长张仁和时,就感到这个人特别狡猾。他听我们的口

音是北方人，便嘻皮笑脸地跟我们拉老乡、套近乎："大军，我们是老乡，让我烤烤火吧。"

我叫人给他松了绑，让他坐在火堆边烤火。问他土匪的情况，他没有谈啥新内容。问他驻马店的风土民情，他说得头头是道。一会儿，他用右手比划了一个手势问："你们有这个吗？"

我说："不懂你问的啥东西。"

张笑着说："我有个毛病，想抽点大烟。你们这里有吗？"

我对他说："只要你帮我们抓住向天雷，你要抽多少，我们都给你。"于是，我便叫卫生员拿了块缴获的烟土给他。

张仁和伸手接过烟土，用锡箔纸卷了一个筒，便吸起来。

我看着张仁和美滋滋的神态，心里想，他过去当文书官，薪饷不多，还要供养老母，怎抽得起大烟呢？看来看去，好像面熟起来，我便对张仁和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张说："可能在驻马店吧！"

我说："我很早就离开驻马店了，不可能在那里。"

"那可能在别的地方。"张仁和仍吸着大烟。

我反复想，是在哪里见过他呢？想来想去，心里格登一跳：他就是向天雷！怪不得这么面熟。再仔细一看，他的左手总是拳着，我心里就有底了。

进剿前指挥部发了一张向天雷的照片。这时，我正想揭破他的老底，一想屋里只有我和郭连长两人，而且还不明底细，便不动声色地拍了一下郭连长的肩膀："出外有点事。"

走到外面，我掏出相片给郭连长看，说："张仁和就是向天雷。"郭连长一看，顿时大吃一惊。我们立刻叫上通信班，一起冲进房里，将向天雷捆了起来。

向天雷挣扎着说："你们认错人了，我是张仁和，不是向天雷呀！"

我掏出相片给他看，一个战士猛地掰开了他那总是拳着的左手，一看左手小指确实是四节。

向天雷不敢假装了，只好老老实实地束手就擒。

（1986年）

“中将高参”落网记

梁 志 强

1951年春，我所在的146师438团1营刚结束对大瑶山土匪的围剿，便奉命转战四十八弄。部队以日行百余里的速度，于3月6日到达大、小拉会一带，开始执行清剿四十八弄土匪的任务。

云 遮 雾 障

四十八弄位于中渡、永福、柳城等县交界处。山重岭叠，谷峒环围，共有大小四十八处。弄内石山多溶洞，大的长达数里，可容数千人躲藏；有的洞洞相通，极利隐蔽转移。匪首向天雷、何次三、覃明河自盘踞此地，即将可资利用的岩洞统一编号、修整、伪装，划分使用范围；按军事价值确定用途，分为指挥、作战、隐蔽、联络、交通、贮存、疏散转移专用或共用；所有山洞均制订有严格的使用规定，一旦情况有变，即相机切断、封锁，形成一个进退自如的机动网。对此，向天雷狂妄地夸口：“四十八弄不是大瑶山，共匪休想在我这里捞到半点便宜！”

当时，我在2连任连长。我连进弄后，即按照上级划分的责任区，发动组织各方力量，力争尽快彻底摸清匪情。可是，一开始就碰到不少困难。在土匪的威吓裹胁下，附近村子十室九空，留下不走的也是顾虑重重，磨破嘴皮也掏不出一句心里话。而弄内所有山洞，在我们使用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示；加上天公不作美，一连数天，方圆百里均被阴云浓雾笼罩，几十米外就观察不清，给搜索工作带来极大影响。五六天过去了，这种局面丝毫没有改观。全连上下为此急得愁眉苦脸，寝食不安，纷纷议论：现在离毛主席要求广西结束剿匪的期限只有1个多月了，可我们连土匪的毛还没有摸到一根，到时拿什么向军区、省委交代！

潜伏张网

一天，2排按照营部通报的情况外出搜索回来晚了。深夜1时，他们路经一块田垌，走在前面的6班长王春芳隐约看到10多步外有个黑影一闪。他马上快步冲上，后面的同志随即包抄上来，在一块稻田中，捉到了一个蓬头垢脸的家伙。起初，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说，最后才被迫承认是国民党军"第56军329师"的传令兵，受命出来联络。因在预定碰头地点没找到人，返回时被我们发现。

问清匪徒们躲藏的地点后，2排长赵凤久立即命令他带路。走出七八里，在一座长满小灌木的山上陡壁处，这家伙捡起一块石头朝石壁连敲了3下，稍停又敲了1下，末了再敲3下。约1分钟，壁上慢慢移开一块石头。接着，第2块、第3块也随着转动……当石壁张开的口子已可通过一个人时，隐蔽在两侧的我5班6个同志一齐拉燃手中的手榴弹，丢了进去……经10余分钟战斗，毙敌12名，俘虏27名，其中包括匪"56军"军长马拔萃的少校副官。另外还缴获了10几担行李。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我们未能堵住其中另两个口子，10几名敌人乘机逃脱了。

2排这一意外收获，给全连以极大启发。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设法捕捉在外活动的零星散匪，"顺藤摸瓜"弄清其隐蔽巢穴，然后围而歼之，是清剿分散躲藏于大小山洞的土匪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我们白天继续发动群众，收集情况；夜间则在偏僻、险要、隐蔽的地方和交通要道，广设秘密潜伏哨，密切监视敌人活动，待机捕捉。

一试，果然有效。头一夜，15个哨位13个有收获。第二天，根据俘虏口供，我们会同1、3连，一举围歼了来不及转移、分别躲藏在6个洞内的200余土匪。

我连的做法，营里极为重视，马上派人来帮助总结，迅速在本营推广，并向兄弟部队介绍。

匪秘密藏匿地点陆续被我发现后，向天雷等又气又恼，严厉命令所属匪众尽量减少人员外出，如离群者逾期不归，立即转移，以防被我军侦破、袭击。

敌变我变。打这以后，凡夜间发现零星敌人，除行动迟缓、犹豫和步履艰难、身体虚弱者（此类多为离群独匿，缺粮缺药，无目的地乱窜）当场捕捉外，其余一

律暂时不捉，用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派人尾随其后，让其充当“义务向导”，待搞清其归宿再围而歼之。这样，我连3天之内又歼匪100余名。

先斩“左手”

局面打开后，我们便将清剿重心转到围捕藏匿于我连责任区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高级参议覃明河上来。这个自称“桂系师爷”的老狐狸狡猾异常，他依仗自己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在我们进驻不久，便与向天雷、何次三分开，仅带几个亲信和一队卫士单独活动。自己深居简出，对外的一切活动全交给其视为“左右手”的随从副官罗清源和卫队长“草上飞”负责。曾有几次，我们根据俘虏口供追踪搜捕他，终因覃熟悉地形，善布疑阵，转移快捷，而功亏一篑。连里接受以往教训，决定以1排为主，抽调其他排的广西籍战士，组织一支便衣“飞行队”，专门负责追捕覃明河。正在这时，我们得知在沈阳解放人伍的营部通信班副班长罗炳辉，是覃匪随从副官罗清源的堂弟，便将他从营部借来做瓦解工作。

两天后，罗炳辉的一位亲属捎来一个口信：罗清源同意同他单独一人在福驻见面。为预防万一，1排长刘执信从“飞行队”挑选了5个同志，配以清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秘密保护罗炳辉前往。

罗炳辉按商定时间到达福驻附近观音山的山腰。突然，从树后闪出一人。他一看，正是4年不见的堂哥。两人互相注视了几秒钟后，堂哥罗清源首先开口：“阿弟，你传来的话家里都对我讲了，我想照你的话去做，不过难呀！”

“怎样难？你讲讲看。”堂弟罗炳辉单刀直入问。

罗清源眼珠骨碌转了几下，叹口气说：“我要‘反水’，覃高参放得过我全家吗？”

“这个老贼已成了秋后蚂蚱，跳不了几天啦，能把你家怎样？！”见堂哥无言以对，罗炳辉接着说：“我劝你还是认清形势，早点回头，不要再存什么幻想了。”

说着，罗炳辉一把抓住他的手：“走！现在你就跟我去坦白。”

此时，灌木丛后突然跳出4个彪形大汉，用枪指着罗炳辉：“不准动！”

这一手，早在罗炳辉意料之中，只见他迅速往下一蹲，就地一滚，抬手扬枪就

是一梭子。

“哒……”在罗炳辉发枪的同时，埋伏在后面的我5个战士的驳壳枪也射出了急骤的子弹，4个匪徒连哎唷都来不及叫，就被击毙在地。

罗清源一见这场面，马上扭身就跑。无论后面的人怎样喊，他都没有停步。眼看就要翻过山梁了，这时，只听罗炳辉副班长咬牙地说：“不要喊了，用嘴讲他不听，只有用枪讲了。”他边说边扬手，枪一响，这个死心塌地追随覃明河，被老贼视为“左手”的顽固分子，一头栽倒，从高山上滚了下来。

再断“右臂”

罗炳辉大义灭亲，除掉覃匪的“左手”罗清源后，覃匪身边的得力干将只剩下卫队长“草上飞”了。

“草上飞”原名覃阿狗，一贯不务正业，专喜玩弄刀棒，从小练就一身轻功，10多岁时即在柳州、南宁等“码头”闯荡，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由于他登山像灵猴，上房快似猫，得了个“草上飞”外号，真名反而渐渐被埋没了。

柳州解放前夕，这家伙回到乡间。他那“两下子”被覃明河看上，委以上尉卫队长职衔。从此，覃阿狗依仗覃匪权势，敲诈群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我们进羿后，曾与他“交手”两次，都因他熟悉地形，身手快捷，未能将其擒获。为此，这家伙得意忘形地宣称：“除非共匪身上有翅膀，否则休想摸到老子身上一根毛！”

罗清源被我击毙后，覃明河的行踪更加诡秘了，与外界接触，全部通过“草上飞”这条单线。因此，要捉匪魁，必须先除掉他这条得力的“右臂”。我“飞行队”吸取前两次教训，特意从各班选出几名优秀射手，成立了两个狙击组，由1班长王和、3班长萧广荣率领，准备在活捉不成时，将其击毙！

在一个雾雨朦胧的早上，被“飞行队”一刻不停地追了一天两夜的土匪“草上飞”，终于陷入了我们的包围圈，被迫在吊胆羿两边一座险峻高山上拉开“决斗”的架势，和我们“来硬的”了。

按“飞行队”当时暴露的兵力和所处的地形，“草上飞”判断我们不可能将所有通道全部封锁，更无法从每个角度发扬火力，所以接上火后，他不惜抛出几个

“弟兄”,以求从中找出我们的“致命弱点”,乘机利用。

可是“草上飞”万万没有想到,“飞行队”的两个狙击组早已分散埋伏在可以互相策应、发扬交叉火力的位置上。“草上飞”看准东南角我1、3班接合部有空隙,正待突围时,我狙击组便当机立断从隐蔽处冲出。“草上飞”刚跑几步,便被狙击组盯上了。

狙击组第一次齐射,由于能见度不高,距离较远(200多米),加上战士小吴提前几秒发射,引起这家伙警觉,被其施展伏地轻功躲过。

“草上飞”突围的方向不改,但前进姿势却不一样了:时而贴地而行,不露身影;时而双脚勾石,迅速翻腾;时而像山羊越涧,纵跳如飞……狙击组看准再次射击,结果只打飞了他的帽子。

参军前是兴安岭有名猎手的1班长率领1组,从东边观察到这个情况,恨得两手直发痒。待这家伙进入该组射程内,他边追随瞄准边自言自语:“我先敲断你的腿。看你还‘飞’不‘飞’!”随着一声枪响,只见刚要闪入一块巨石后面的“草上飞”身子向左一歪,便栽倒在地。但不到一分钟,他又继续向前跳跃了,不过已不像先前那样灵活。同志们正想趁机扑上去,1班长制止说:“先别上,等我再敲断他的右腿!”一枪打去,“草上飞”正腾空跳跃逃窜的身子,倏地向右边倒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大家迅速赶到“草上飞”跌倒处,只见这家伙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1班长见了,幽默地说:“没本事‘飞’啦?那就在地上爬吧!”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开心的笑声!

元凶就擒

根据“草上飞”交代的线索,一排跟踪追击覃明河已持续3天了,但在大巉附近线索断了。

在“诸葛亮会”上,3班长提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案,主动请战:他们班带足水和干粮留下,埋伏在这一带洞中,不和外界任何人联系接触,耐心等候老贼转回;1班和2班则离开此地到外围驱赶,迫其再窜回这一带入我圈套。

这个方案的客观现实性到底如何?经分析,多数同志认为:第一,此处地形

复杂，山洞纵横相通，是敌苦心经营的重点地区，覃匪绝不会只用一次就放弃，不得已时还会利用。第二，我军在这一带已形成包围圈，特别是兄弟部队21兵团215师加入清剿后，覃明河老贼机动回旋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处境越来越困难，他若彻底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外地躲藏，无异是自取灭亡。这种事，老狐狸是不会干的，早晚必定还要转回来。第三，覃匪一贯以擅杀回马枪自诩，部队撤离此地后，只要条件具备，他认为有空可钻，不会不用此招。讨论结果，3班长的方案得到了肯定。同时，大家还就一些细节补充了不少好意见，使这一方案更加完善了。

下午，1排长即带领1班和2班转到外线去。走前，他们故意派人到附近的板桥和古雷村请向导，有意向群众暴露转移方向、地点。

3班12个人编成4个组，分别埋伏在4个有进出口的洞中。为不留下痕迹，4个组藏身之处分别由1班和2班在走前照原样砌好石块，只留下枪眼和瞭望孔。

第一夜，平静无事过去了。

第二夜，覃匪依然没有动静。

敌人长时间不出现，可苦了3班的同志。藏身处太小，不能轮流躺下休息还可勉强坚持，不能大小便（怕被敌闻到气味）就难以忍受了。想刨坑，拉完再深埋，但脚下全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最后，大家只好尽量少吃干粮少喝水，用惊人毅力强行“关”住这些找人麻烦的废物。

第三夜子时过后不久，在3班长和战士小王小周的潜伏处，突然响起轻微的石头碰击声。3人精神一振，右手随即摸向枪栓。

随着响声，洞壁渐渐出现了一个口子。从里面钻出一个人来，在洞内前后摸索了一会，没发现什么可疑征候，便走到口子对面，搬开几块大石，轻轻用手拍了两下。一会，便从石后钻出一人。两人耳语几句，便分别向洞的两头走去。小周和小王沉不住气，刚要动，3班长马上向他们示意不要着急。

几分钟后，两个黑影又对着走了回来。擦肩相遇但并不停步，看来是对洞中安全仍不放心，还要交叉搜查一遍。

20分钟过去了，两人也折腾得差不多了，这时其中一人来到第二个口子下方几步处，轻轻敲了两下洞壁；停一会，又敲了4下。待听到壁后响起3下细微

的叩击声后，两人马上动手撬洞壁。不久，从新开的缺口处鱼贯爬出5个人来。他们在附近坐下后，3班长等听见以下对话：

“老爷，毯子铺好了，睡一会吧，你都三夜未合眼了。”是个中年女子的声音。

“先服药吧，老爷。”接着响起另一个女子的声音。

“阿四。”一个苍老的男声响自3班长对面。

“有什么吩咐？参座。”声音清脆、有力。

“这里也不安全，顶多只能停两个钟头。你和阿六马上去把那包东西挖出来，3点半以后向5号洞转移。”是刚才那苍老的男声。

听到这里，3班长激动得心几乎要跳到喉咙上来了。“是老贼！怎么抓？”想到这里，他迅速将敌我情况作了判断，决定先消灭除老贼外那4个男的。刚用手势将意图告知小周，对面两个黑影已朝洞子一头移去。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3支枪分别对准两个方向齐发。在枪响的同时，3班长和小王、小周奋力将石墙推倒，跳了出去，一个监视，两人用火力封锁敌人的来路口子。

打了两梭子，不见敌还击。三班长按亮电筒，只见不远处一男两女抖作一团；20多步外倒着两具尸体，另两人却不见了。

3班长留下小周，和小王向外追去。

小周上前将那个男的喝起，问他是不是覃明河？老家伙一味摇头不语。最后，从一女的腰上捆着的布袋中搜出1个2寸见方、上面雕着狮子踏球、底面刻着“覃明河”3字的玉印，这家伙才无可奈何地承认“印为在下所有”。

企图逃走的两个匪卫士刚出洞口，就被闻声赶来的3班副农克勤逮住了。

师首长得知活捉了覃明河，马上来电祝贺，通令嘉奖我连，奖励500万元（旧人民币）给我们改善生活。并给有关人员记功奖励。

（1986年）

宜山地区剿匪的回忆

贺　亦　然

1950年7月，陆军第58军174师奉命从河南开赴广西宜山地区，接替115师的剿匪任务。当时我担任174师政治委员。

174师的兵力有师辖第520团、521团、522团和特种大队（相当团）；河南军区第15团亦调归我师建制；还有划归我师指挥的铁道兵第33团，但该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剿匪，而是负责拆迁都匀到金城江黔桂线的铁路，赶修来宾到镇南关这段铁路。

部队到达之后，因不了解情况，我们只能先按115师的部署，接替他们的防务。520团接替河池、南丹、思恩和铁路守卫任务；521团接替罗城、天河剿匪任务；522团部署在宜山并接替护路任务；15团和军分区独立营在忻城守护公路（宜山至忻城、大塘至迁江）和进剿公路两侧之土匪，确保公路通行无阻。部署接防完毕，师和团都没有多少机动兵力了。

当时宜山地区总的情况是：土匪控制了5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和3个县的小部分地区，有730多个村庄，约占50%强；我控制416个村庄，只占31%强；其他33%的村庄是敌我争夺地区。据当时广西军区通报：宜山地区有原国民党宜山专员陈与参任司令的“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纵队”1000余人，下辖“1总队”（司令韦作屏，副司令黄旭廷）约1400多人；“反共救围军黔桂边第2纵队”（司令韩勋）约800余人；“第3纵队”（司令罗松桥，副司令温强）约4500余人；“第5纵队”（司令黄威宜，副司令覃石林）约1300多人；“第7纵队”（司令梁庆春，副司令夏廷玉）约1300多人；“第8纵队”（司令朱志达）约1100多人；“第9纵队”（司令林图轩）约900多人。还有“第11纵队”、“第4纵队”、“第1纵队”，各有一二百人。匪纵队下辖的番号共有39个支队，小股土匪难以数计。土匪合计约

1.6万多人。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长期经营的老巢，有一套反动统治的办法，如什么“三寓政策”，寓兵于民，寓将于校，寓征于募；并鼓励当地群众当兵，如普遍教群众唱一首歌，其中有几句说：“广西是个好地方，男儿都刚强，天生会打仗……”所以当地民性强悍，当过兵的人多，民枪也多。在蒋家王朝覆灭之际，李、白有预谋的留下了一批军、警、宪、特，仅正规部队留下的残部就有三几万人。当时正值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一直打到鸭绿江附近，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朝鲜政府的紧急求援，我国出兵抗美援朝。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国民党特务、土匪到处叫嚣：“李、白反攻大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军要打进来了！”这时我们又拆金城江到都匀的铁轨，抢修来宾到镇南关的铁路。土匪更是借机造谣：“解放军不会长久，把拆出的铁轨都运到北方去了！”群众惶恐不安，土匪猖獗嚣张。

我师刚刚接防完毕，师部的几部电话机和配有电台的团，都是告急电话、求援电报。因为分散驻守的各个点大都遭匪围困和袭扰，师部驻在宜山县城的龙江河岸边，土匪在河对面多次向我扫射，甚至混进师司令部打了数枪后潜逃，形势异常紧张。我们接防完毕，师团都没有多少机动兵力，也深知这样部署基本上是分兵把口。可是没有摸清情况，也难以马上改变原来的部署。不能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怎能消灭股匪呢？怎么变被动为主动呢？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命令各守点部队加紧构筑、加固防卫工事。同时告诉各团营领导，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可以据情改变接防的原部署，凡是可以暂时收缩的据点主动收缩一下，便于集中较多的兵力，以便进剿股匪；师、团机关人员武装起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必要时可随部队进剿土匪。

不久，广西军区转中南军区命令：174师与宜山军分区合并，省委通知由我任中共宜山地委第一书记。这是重要的措施，党政军民可通过地委统一起来，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为剿匪的胜利而行动起来，实现全党全军全民总动员。

1950年8月上旬，省委、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高干会议）进行整风。我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汉昭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实行重点剿匪，纠正了分兵把口的

错误；二是正确执行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纠正了对匪首、恶霸宽大无边的错误；三是不论匪枪、民枪，只要交战，一律收缴，纠正了打完了仗还得区分匪枪、民枪，不得收缴所谓民枪的错误。这是英明的决策，对迅速改变剿匪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次高干会议之后，我们马上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在党、政、军、民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针、政策，根据重点剿匪的精神，调整了分兵把口的部署。决定以宜山为中心，分南、北两片重点区，每个团尽可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重点打击股匪。北片重点以521团为主，先消灭以罗城县四把乡为中心的16个乡范围的股匪；南片重点以522团为主，先消灭宜山县南部地区的股匪。以上为两个重点剿匪区。15团及宜山军分区独立营，除维护公路交通外，进剿大塘到忻城两侧的土匪。520团除担负守护铁路任务外，进剿河池、思恩、南丹的股匪。各县县、区武装与主力部队统一行动。地方上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作队，随军进剿。县区武装、民兵和地方干部一起进剿，解决了174师是北方部队，对广西语言不通、民情不熟、匪情不清和在茂密的丛林山地作战缺少经验的困难，对剿匪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两片重点区的股匪，按其番号有2个纵队、12个支队、32个大队，合计有大小59股。

对股匪作战强调打得狠，力争多打歼灭战。进剿后连续打了14次歼灭战。震动比较大、影响大的有围村、北山、安马、四堡、胡长、屏南、龙岗、德胜和地黄等几个地方的战斗，振奋人心，惊破匪胆！除匪“第2支队”陆福才和“第11纵队”司令李益卿窜出重点地区外，其他股匪大部全歼或基本歼灭，这段期间共消灭土匪8100多人，缴获长短枪4931支、轻重机枪13挺、子弹2万多发。匪“第8纵队”司令朱志达、副司令李秀楠被我活捉。

在这段期间，非重点区的520团、15团和独立营也都打了不少歼灭战或重创股匪，全区除天峨、南丹外，局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股匪遭受我惨重打击的同时，尚未被消灭的则采取小股活动，缩小目标，保存力量。依据这一匪情变化，我相应地调整了部署，斗争手段上也作了改变。以我之多路分遣小部队，采取梳篦队形反复合围敌之小股。522团以20多支小分队反复合击洛富乡一带，迫使匪小股不敢活动，被迫隐匿插枪为“民”，以待时机。

根据匪情这一变化，我即分遣部队驻在匪徒众多的地方进行驻剿。主要是开展政治攻势，号召匪众投降自首，宣布对投降自新者宽大处理；同时结合摸清拒绝投降的土匪行踪，进行捕捉。宜山县屏南乡几天内即有900多名土匪投降，祥贝乡、小龙乡有1000多名土匪投降。

大部土匪投降自首了，但是投降土匪中有的并没有死心，采取投降不缴枪或者纯粹是假投降，有的隐瞒其官衔职务，装作匪众投降，个别的还偷偷活动。还有少数出身不好或当土匪后自觉罪大不敢向我投降，逃进深山密林以待时机。对此，我部将投降自首和被捕来的匪众集中起来办训练班，军分区和各团举办集训班，通过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开展诉苦运动，启发原本出身贫苦、后被迫胁从为匪的一般匪徒的阶级觉悟，尔后宣布约法十章，并号召立功赎罪，检举揭发。南片开办了20多期集训班，参加者3000多人。经过教育训练，坦白或被检举有官衔的土匪200多名，其中检举出改名换姓的匪团长李宏允；坦白交出隐藏的重机枪1挺、炮1门和步枪167支。据3个月的不完全统计，投降自首的土匪达5780多名。

对付逃亡上山之散匪，我部则组织军民，一起大搜山，群众比喻为“下大网（发动群众搜山），捕大鱼（捕捉最顽固的土匪）”。各团都组织过多次大搜山。宜山太平乡、洛崖乡发动群众4000多人，与我军一起，将两个乡的山林普遍搜捕了一次或几次。军分区驻在宜山县县城，有的土匪把县城附近视为“灯下黑”，认为可以无忧，我们组织城关群众和机关干部约2500多人，对宜山城附近的山林展开搜查，影响很大，逼使土匪纷纷投降。

我们贯彻执行省委、军区指示精神，实际上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影响最大的股匪。第二阶段，股匪被歼灭或击溃，即改变战术，以小股对付我之围剿。我则以精干小分队对付匪之小股。第三阶段，土匪小股也不能存在了，便分散隐蔽，以待时机。此时，在匪情严重的地区，我们的部队驻下来，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号召土匪们投降登记并结合捕捉土匪。第四阶段，土匪隐藏不住了，不得不投降，我们就将降匪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上述4个阶段，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匪变我变，所采取的灵活战术手段。但剿匪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执行正确的政策极其重要，特别是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整体说，实际上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三分军事七分政

治的斗争。

关于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我们采取了对罪大恶极且又顽抗的匪首，俘虏后召开群众公审控诉大会，执行枪决。如匪纵队副司令、大恶霸李秀楠，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之后，震动很大，群众普遍反映："枪毙了李秀楠，给我们除了害，出了气！"祥贝乡枪决了匪首伪乡长以后，一名伪村长马上带着23名土匪来投降。在公审枪决了匪旅长戚廷芳的同时，对带领我军活捉戚廷芳的那个土匪当场宽大处理，并给了他物质奖励。据统计，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匪首、恶霸194名，处决罪大恶极的土匪137名。这样，体现了顽抗的坚决镇压、投降的从宽、立功的受奖的我党我军剿匪政策，纠正了宽大无边的错误。

关于民枪问题。以前军事进剿把股匪打散了，而他们躲藏在民间，穿着便衣，与群众难以区分；而他们潜藏的枪支又说是民枪，民枪不能随便收缴，这就造成很难真正消灭土匪。当时有种错误的说法：广西不同于其他地方，民枪多，群众爱枪如命。如果你收缴了民枪，本来他没有当土匪，为了保护他这支枪，也就去当土匪了，这样土匪会愈剿愈多。所以当时曾规定只缴匪枪，不缴民枪。殊不知匪枪、民枪匪乱期间是很难区分的。实际情况是土匪散在民间，匪枪也说成民枪，你无法区分；如果我们剿匪战斗失利，有的人为了"发洋财"，是匪不是匪的枪都扛出来参战了。我们有一次从马尾乘坐火车回来，路经南丹县东，被数千土匪包围了。土匪没有料到我们乘坐的是铁甲列车，我们打了几炮，土匪立即散去。原来他们以为我们乘坐的是客、货车，想发洋财，一听炮响就知道无利可图，散去了。我们正确执行了收缴民枪的政策，办法是你说是民枪，我们给你打个收条，暂时登记收缴保管。这项政策对彻底消除匪患，起了很大作用。

宜山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的土匪便跑到瑶族聚居区隐藏起来。520团在剿匪时，给瑶族群众带去盐巴、针线等日用品，解决群众因匪乱日用品奇缺的困难，群众很高兴。那时瑶族备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如瑶胞出来卖山货，竟有人拿上坟烧的"鬼票"冒充真票子骗货。部队就帮他们认票子，辨假象，免受欺骗。同时组织有影响的头人到金城江参观。瑶族同胞看到汽车、火车、电灯、电话，高兴极了。经过我军从多方面做瑶族同胞的工作，有的瑶胞主动给我军送情报、带路，参与捕捉、围剿土匪，使土匪在瑶族地区无法存身，这些地方的匪乱很快得以平息。据统计，重点剿匪3个月，共消灭股匪53股，歼匪8000多人，向我

投降自首近万人;缴获机、步枪5000余支(粉枪不计在内);击毙团以上匪首11人,生俘营以上匪首40余人。同时粉碎了旧保甲,建立了乡人民政权。有的乡村成立了农会,整顿发展了民兵,县大队、区中队比较顺利地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地方工作顺利展开。

剿匪胜利的实践,证明省委、军区第二次高干会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开始集中兵力重点剿匪时,也遇到一些困难,如我主动撤离的防守点,干部群众十分惊恐,说,"部队撤走了,我们怎么办?土匪见大军集中,岂不扰乱更厉害?"等等。实际上我集中兵力打击股匪越猛、越狠,土匪也就愈恐慌。在我撤离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土匪更加猖獗的情况。

1950年11月间,广西省委、军区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议。这次总结检讨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教训。总的认为前段剿匪虽有进展,但是重点还不够突出,并根据当前的情况,决定全省以大瑶山为重点,组织强大兵力进剿。宜山地委书记贺亦然、张伟烈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调174师520团参加大瑶山重点剿匪。

在大瑶山剿匪战斗中,520团与兄弟部队打得很好,大匪首、"桂中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被我520团侦察参谋彭玉林等活捉。

1951年3月,军区部署开始对桂西北重点剿匪。共分3个重点区:柳北重点区,南丹、天峨重点区和桂西重点区。我174师521团和师炮兵营参加柳北重点区剿匪;520团和522团参加南丹、天峨剿匪。

521团、师炮兵营和柳州军分区436团,首先合击罗城县之三坊大苗山县之香粉一带。经合围进剿,反复奔袭,辗转扫荡,驻剿、搜捕,结合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股匪被歼,梁庆春、林茂权等匪首或被击毙或被俘,无一漏网。

11月28日,伪专员韦嘉恩匪部200余人聚集龙岸兴洞村"庆祝"金街垭伏击"胜利",并为其弟韦嘉雄讨老婆。我521团获讯后,与罗城县县大队、区中队、民兵700余人冒雨连夜长途奔袭进剿。打响后,匪凭借炮楼负隅顽抗。我方用六〇炮轰,用炸药包炸,战至30日,敌据点全被我攻破,共毙敌100余人,俘50余人。残匪潜伏兴洞后山,又被我罗城县大队的两个排包围,除韦嘉恩逃脱外,包括韦嘉雄在内的7名残匪被活捉。

韦嘉恩逃出包围圈后,东躲西藏。融县、罗城联合剿匪指挥部王奎先司令员

提出："不捉到韦嘉恩永远不离罗城。"我军民日夜跟踪搜捕，最后将韦匪包围在其老家龙岸甘源村后山。韦匪用望远镜看到村里有个人出村，便悄悄下山拦截盘问。得知是给解放军送信并放走送信人后，立即转移到八联山茶村后山潜伏。他遇到了小老婆的干妈，请求干妈送饭给他吃。但他干妈马上报告了农会妇女组长，随后民兵赶来将其包围。521团接报后，立即派1营400余人前往围捕。最后在一草丛中发现韦匪，一战士连开3枪，将韦匪当场击毙，为当地除了一大害。

我师师长郭庆祥、参谋长刘始明率520团、522团和第21兵团的640团、641团，从1951年4月6日开始向南丹、天峨地区进剿，至同年5月底的仅一个多月时间，除黄景芬匪首带千余人窜入贵州境内（后也被贵州某部消灭），原来这里的股匪8个纵队番号，大小58股，5800余人，全部被歼。主要匪首"3纵队"司令罗松桥、"4纵队"司令莫礼衡被我击毙，"1纵队"司令罗民中、"5纵队"司令李瑞华、"10纵队"（又称"2纵队"）司令韩勋、"21纵队"司令莫云、"桂黔滇纵队"司令罗绍卿先后向我投降，这一地区的土匪基本被消灭。这次重点剿匪，我520团从4月19日到5月5日，在河池县角田、保平地区歼匪1312名，缴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44支。

据广西军区的战报统计，174师（含宜山军分区地方部队）在宜山地区剿匪斗争中，共歼匪38768名，缴获长短枪25292支，战果是比较大的。此外，在我剿匪的声威下，土匪向地方政府、农会缴出隐藏的机关炮2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30多挺，步马枪5636支，短枪3328支，土枪5000多支，各种子弹2万多发。至于协助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组建农会，整顿和发展民兵等等工作，也都取得很大成绩，体现了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

（1991年）

大安民兵剿匪记

韦佩行

1950年，刚刚解放的环江县土匪活动猖狂，他们时而集零为整，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造谣惑众，时而暗杀干部群众。当时，我在五区即大安区担任民兵中队长和剿匪“飞行组”组长，为了铲除匪患，保护人民利益，带领民兵不畏艰险，与土匪展开了生死搏斗。

寻机除害

土匪中队长黄梅英，个子高大，身体肥肿，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匪首。他凭借着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统领土匪200多人，常在大安地区打家劫舍，杀害民众，强迫群众当匪，抢劫人民财产，而且还准备对我民兵中队部所在地才来村进行偷袭。

1950年农历六月十六，黄梅英带着匪徒窜到才来村抢粮。我们听到消息后，派出民兵进行周密侦察后，决心趁机把黄匪除掉。18日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匪徒们正在田里群魔乱舞，黄匪却跑到才来村的一个人家里喝酒去了。他赤着上身，面朝门口，与坐在他左边的哥哥黄老七大吃大喝。他同时在酒桌子上放了一把大刀，一手握步枪，随时准备决斗杀人。

掌握确切情报后，当天中午，我利用下着细雨和土匪的村哨未到位之机，带领5个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才来村。我派4名民兵迅速占领了才来村的主要路口，自己带民兵韦会光向黄梅英喝酒的家接近，并命韦会光在门外随时对付意外来敌，由我单独一人冲进家去。一到门口，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端着枪，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黄匪一见有人，立即举枪射击。我一个箭步冲上

去，左手把黄的枪往上一托，“砰”一枪，子弹打在房顶。黄老七见事不妙，夹着尾巴从后门溜出去了。黄梅英隔桌一手抓住我的枪用力拖，使我无法开枪，黄也无法装上第2发子弹。我们两人你一戳，我一脚，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足足斗了10多分钟。由于我个子小，体力渐渐不支，眼看黄匪就要跑掉，我急中生智大声呼喊：“外面的人快进来。”这一招真灵，黄梅英锐气顿挫了一半，突然脸色变青，枪往地上一丢，拔腿就跑。他逃到屋右侧20多米远的茶菜园时，我紧追出来举枪一扣，一枪就送黄梅英上西天去了。正在抢粮的众匪徒在我民兵的打击下，犹如惊弓之鸟，四处逃命。

以少敌众

才来村位于大安乡北侧，是个只有10多户、70多人的小村庄。它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村周围3个村门，每个村门建有一个村楼，村周围是密集的荆棘，人难以进得去。我五区民兵中队部就设在这里，住在民兵中队部的有我和分队长欧顺庭、谭朝炳，以及韦寿松、罗严夫、韦朝丕、韦展、韦金度、韦世其、陆泽民、莫桂华、韦正荣等17名朝气勃勃的民兵，并有步枪16支、轻机枪1挺。

土匪副司令覃石林手下有200多人枪，加上遭到我解放大军的打击后从宜山逃来与其会合的陈与参的100多匪兵，结成了一股较大的土匪武装。他们早就把才来村的民兵据点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欲置死地而后快，对我构成巨大威胁。

195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早上4点钟，匪首覃石林，带领400人枪向我才来村蜂拥而来，兵分东、南、西3个方向，对我才来村进行全面的进攻。面对这股强敌，是打是退成了必须果断解决的问题。如果打，我人枪少，力量悬殊，随时都有全部牺牲的危险；如果撤离，全村的群众将要遭殃，更主要的是我民兵中队部所在地被匪占领，将造成该股匪徒对全区进行猖狂扫荡的可能。我当时分析，土匪虽多，但是乌合之众，只要我们敢打敢拼，周密部署，取胜是有可能的。经区领导同意，我们下定了打的决心，并研究制订出了具体的打法，决定每个村门由4个民兵负责守卫，五六个作机动，随时准备增援某个村门。

胆小如鼠的土匪见村内很少放枪，弄不清我民兵的情况，未敢轻易闯进。我

弄清土匪的情况后，拂晓前带了5名精干民兵，悄悄从北门出发，游过10多米宽、2米多深的小河后，占领了村西北方向的山腰有利地形。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土匪的兵力部署，发现村西面山坡有挺重机枪，东面山脚和南面山坡各有1挺轻机枪，3个方向的土匪均有100多人，正向村内盲目地开枪。我和5位民兵突然集中火力向西面之匪开枪还击，几个匪徒被当场击毙。其余的敌人惊恐万状，纷纷拖枪往后逃走了。我们又调过枪口，向东面之匪猛射，村内的11名民兵也及时接应，村内村外一齐开枪，枪声连成一片，打得东、西两侧之敌狼狈不堪，匪首覃石林带着残兵败将向后溃逃了。这次战斗打了13个多小时，共毙匪4名，伤匪30余名，缴获战利品一批。我方无一伤亡。

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我民兵们勇敢作战的结果，增强了我民兵、群众剿匪斗争的信心，推动了全区剿匪工作的开展。

铲除匪首

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我们区只剩下一个阴险毒辣、两手沾满人民群众鲜血的匪首甘光任没有归案了。他利用老巢与我周旋，昼伏夜出，时东时西。如果不把他铲除，大安区一带人民就不得安宁，群众就会遭殃。1951年4月20日，我带领4位民兵向长治乡出发，于当晚到关安村、内足村，并到甘光任的亲戚甘光应家了解情况。当时甘光任的二老婆回答支支吾吾，漏洞百出。我根据平常的了解、观察，分析甘光任很有可能躲在内足与山门村之间的一个叫刺猬岩的山洞里。次日，我们一行便到此洞搜查，可是这洞又宽又长，下面有水，很难搜进。这时我想，如果我们几个人照这样行动，不但会打草惊蛇，无法查到，达不到抓匪首的目的，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为了弄清甘光任的亲戚到底是哪些人，22日晚，我们5位民兵又到八面岗。我假意说是甘光任母舅家人，在外地跟甘光任共同作战被打散，但还是没有查到甘光任。第二天我们又到肯塘村，找到甘光任的舅母，从她那里终于打听出了甘光任的行踪。她说："甘光任被打散后，正月间都在这里，8日在这里吃过饭，昨夜他还给了我2斤大米和几个粽粑，说去他岳父家。"我们得到情报后，直插长美村，抓来甘光任岳父审问，得知甘光任已从后村逃跑了。于是，我们又连夜赶去

肯浮村，追捕甘光任。

25日早上，肯浮村的一名群众向我们报告，说发现甘匪从肯浮村后山方向逃跑。为了不让这个匪首跑掉，我和民兵穷追不放，追了五六个坡，来回又转了七八次，当追到一个大坡时，甘光任钻进了一片大树林。由于与敌来回周旋，我也累得精疲力尽了。可是，一想到如果耽误了时间和机会，匪首就会跑掉，就马上来了精神。我让4个民兵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包围大树林。自己单枪匹马进林搜索。民兵和群众在外面大喊："甘光任缴枪不杀！"可是甘拼命挣扎，边跑边向我射击，子弹从我身边穿过。我利用一棵大树作依托，瞄准甘光任，一扣扳机，甘匪应声倒毙。这时大家齐声喝采，欢呼匪根得到了铲除。

由于我在剿匪斗争中的表现，上级领导给予我很多鼓励。1950年，广西军区授予我"民兵剿匪英雄"的光荣称号。

（1987年）

荡涤桂西

王振乾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由陈明仁将军统率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起义后，于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委。不久，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整编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的指示，四野调了一批干部及12个连队共17731人，补入21兵团。我和王振祥等人受部队首长委派到53军，王振祥任副军长，我任副政委(不久任政委)，军长由起义军官彭杰如担任。12月上旬，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到浏阳参加了部队改编后举行的授旗典礼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记得陶铸在授旗大会上说：“从今天起，你们正式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你们已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部队彻底决裂了，这是你们的光荣！”闻此言，一些起义官兵当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共产党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令他们无比感动。陶铸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在浏阳逗留了3天。此间，不断有起义官兵找到陶铸，表示要接受党的考验，请求分配任务，争取为人民立功。陶铸勉励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把部队建设成真正的人民军队。他还找了我们这些补充进来的干部们谈话，要求搞好部队建设。

之后，52军和我们53军，分别移驻攸县和安仁，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整训。短短一年时间，部队转变很大，进步很快。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

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广大官兵纷纷请求赴朝参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中南军区很重视部队的要求，时值广西剿匪第二阶段大规模进剿开始之际，兵力不敷用，广西领导人再三请求中南军区给广西增兵。中南军区便于11月下旬指示21兵团，迅速作好入桂参战的准备。干部战士闻讯，欢呼雀跃。改编后还没有打过一次大仗，部队早就跃跃欲试。我军迅速

集结到耒阳待命，52军集结在醴陵。在出发前召开的誓师大会上，我作了简短动员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们这支部队，这次奉命入桂剿匪，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在战斗中锻炼自己。希望每个人都拿出实际行动，英勇杀敌，切莫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坚决剿灭土匪，为人民立功！"部队情绪激昂，喊声震撼小城。

进军百色　初试"牛刀"

1950年12月20日左右，我军全部抵达柳州，受到了广西同志的热情欢迎。时受毛泽东和中南局委派，在广西指导剿匪工作的陶铸同志，也亲到柳州迎接。他再次勉励部队剿匪立功，并特地向我交代：部队到来后，要与当地党政军各部门密切协同，主动联系；部队分散时，要多注意解决具体问题，别把矛盾上交；在剿匪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政策，严肃纪律，等等。陶铸同志的关心，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这时正是桂南大小瑶山会剿前夕。我军在广西军区的统一安排下，立即加入到配合这一重大战斗的行动中。所辖的两个师，219师到邕（宁）钦（州）线西侧，217师3个团分赴宜山、宾阳、柳城、融县等地，执行剿匪任务。

瑶山会剿一结束，我军即奉命开向百色，扫荡桂西之匪。

桂西剿匪是桂西北剿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桂西北地区分为柳（州）北、天（峨）南（丹）、桂西（即百色地区）3个重点剿匪区。柳北、天南地区由52军负责，我军负责桂西地区。

桂西地区当时有匪70股，约1.2万人。匪"西南地区第7集团军"司令吴中坚及所属"25军"、"27军"、"29军"、"31军"、"33军"等5个军及匪"黔桂边区军政长官"余启佑、牙玉贵等股，是盘踞此地的国民党残余正规武装、匪之主力；钟日山、杨登鹏、陆尔福等则是当地有名的老惯匪头子。这两股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互为依托，彼此勾结，活动在西隆、西林、田西、乐业、凤山及百色西南部一带。其中，西隆、西林、田西3县匪患最为严重，长期为匪控制。就在我军进剿前夕，土匪还到处划地逼民为匪，开训练班培养土匪骨干，强迫群众参加匪自卫队，并强行征粮纳税，俨然一派匪占区景象。

消灭桂西北地区的股匪，是整个广西剿匪中大规模进剿股匪战斗的最后一仗，意义重大，胜利了，就能按时完成毛主席要求广西于1951年5月前肃清境内股匪的任务。所以当部队接到这个任务时，官兵上下都很激动，认为这不仅是对我军的高度信任，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立功。

3月底、4月初，我军部和一部分先头部队抵达百色及附近地区。百色是广西革命的圣地，百色风暴带着广西各族人民的希望，曾震撼全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怀着敬仰和向往的心情而来，充满了剿匪必胜的信心。但是情况出人意料地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住下后，我们让各部队去发动群众。下面的干部都纷纷反映：群众发动不起来。怎么回事？遇着绕道走，一问三不知，革命圣地的群众觉悟就这么低吗？有的同志有情绪了。我分析，这里的人民本来觉悟很高，革命性很强，只是在匪患的骚扰下，他们不仅生活困苦，思想上也存有顾虑罢了。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发动工作，群众的热情一定会激发出来。紧跟着发生一件事，证明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219师655团1个排开进百色附近某村后，一开始群众都“闭门谢客”，不愿交谈，只有该村村长梁桂芬鞍前马后，送往迎来，热情异常。排长很是纳闷。后来主动上门找老百姓说话，帮助他们挑水干活，终于了解到梁桂芬原来是个恶霸，平日欺压百姓，闻我军到来，隐埋财物，遣送家人，伪装进步。因为他和我们的部队套近乎，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加上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敢揭发他。排长立即派人扣押了梁桂芬，并召集全村群众开大会，控诉梁匪的罪行。群众的顾虑消除了，主动靠近部队。梁匪经过教育，认了罪，交出了土匪藏在他家的枪支，并表示愿帮助部队做其他匪众的说服工作。

655团团长汇报此事后，我们深受启发。并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着重从主观上找原因，想办法调动群众的剿匪积极性。大家认为，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在发动群众、加强军民联系等方面，是有些经验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加倍努力。之后，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逐级成立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由军队、地方党政部门和当地群众等几方面的代表组成，以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军部的联合剿匪委员会率先成立，由王副军长负责。每到一地，委

员会在不妨碍老百姓生产的情况下，召集各种会议，宣传剿匪政策；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其次，军、师组织前方指挥所，负责军事进剿前的准备工作。此外，在部队进行纪律、政策教育，建立报告制度，以统一步调，严明军纪，加强战斗力。

这些措施贯彻下去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群众开始主动帮助部队，找线索，当向导。部队树立了不怕吃苦、全心全意为广西人民服务的思想，剿匪工作局面逐渐打开。

4月15日全面进剿开始。按预定计划，我军219师3个团进剿西隆、西林、田西之匪；百色分区独立团、南宁分区455团统归我军指挥，分别进剿乐业、凌云之匪和百色以南楞安与田阳交界地区之匪。同时，贵州、云南两省军区也派出部队，协同我军在广西与两省交界地区剿匪作战。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在统一部署的前提下，各部队力争消灭本部负责地区的股匪，即既分工，又协作。但是，狡猾的土匪还是钻了我们的空子。各部队行动时间总体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剿匪地域广等原因，未能对土匪形成严密的包围圈。而土匪熟门熟路，分股流窜。根据这种情况，我军改变打法，由集中进剿改为搜剿、奔袭、追歼。这样一来，尽管土匪刁猾，最终都没能逃过我军的打击，重要匪首一一落网。

红河设伏　匪司令毙命

匪"西南地区第7集团军"司令吴中坚和余启佑、陆尔福、杨登鹏等股匪盘踞西隆，自以为"人多马壮"，地形有利，决心和我军对抗到底。4月下旬，我军和云、贵两省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实施包围进剿，该股匪迅速瓦解。陆尔福、杨登鹏等人平日被吴中坚封为高官，此时却不顾"长官大恩"，弃吴而去。但陆尔福逃到金钟山林区藏匿不久，即被打死在山上。杨登鹏也逃到了城外。吴中坚毕竟老奸巨猾，他和匪"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越桂边总指挥"黄北辰，纠集残部颜炎、黄昆山、许宗瑞、宁能仁等股匪约1000多人，窜入贵州省望谟县境。他们原想攻打望谟县城，以此为据点扩张，伺机反攻百色。不料探子回报：望谟县城已有大批解放军驻扎。吴中坚只好在一个林子里暂避风头。驻望谟的解放军二野147团的两个连闻风而至。吴中坚一伙人丢下正在吃饭的碗筷，慌忙逃命。吴

这一逃就没法停脚了，后面解放军穷追不舍。吴中坚匪部越逃身边的人越少，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黄北辰等少数残匪。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准备再溜回广西乐业的雅长一带，栖身原始林区顽抗。我军接到贵州部队的匪情报告，即令驻乐业的百色军分区独立团作好拦击吴中坚股匪的准备。

5月25日早晨，吴匪在乐业雅长一带的红水河边发起攻击，妄图渡河逃命。百色军分区副司令员黄明金率独立团2营、乐业县大队和民兵共600余人，埋伏在红河沿岸。见吴中坚一伙人冲向河边，立即向敌人开火，贵州的解放军部队也赶来助战。吴匪虽有8挺轻机枪，但也挡不住我南北两岸的夹击，枪声、炮声，伴随冲杀声，淹没了哗哗的红河水声。吴中坚见大势已去，抢船渡河。我战士鸣枪警告，吴匪不理。随即我战士再次举枪射击，"砰"的一声枪响，吴匪倒毙河滩。黄北辰刚逃到南岸，即被擒。吴、黄二匪一死一被擒，残匪没了主张，未跳江的寻隙向山林逃跑，已过河的溃不成股各自逃命，还在河滩上的下跪投降。群匪无首的"第7集团军"从此瓦解。

深山搜洞 "苗王"归西

吴中坚等人逃出西隆县城的同时，号称"苗王"的惯匪头子杨登鹏也逃到了城外，并且一古脑儿跑到深山丛林中隐藏起来。

这个杨登鹏，解放初期曾表示"金盆洗手"，投向人民。中共百色地委鉴于杨是苗族头领，从争取、改造、团结的愿望出发，相信他的诚意，并派人送他到南宁学习。但杨并不甘心，到了学习班后甚觉无聊，烟瘾发作，感到度日如年，暗中和大烟贩梁平勾勾搭搭，在梁的鼓噪下，"苗王"重新"出山"，操起了旧业。此时正值吴中坚等落脚西隆，吴封杨登鹏为匪"第27军"军长，把个"苗王"乐得合不拢嘴，他提笔给我西隆县黄县长写了一封信，威胁要"兵戎相见"："黄县长钧鉴：多谢阁下关照，让不才往邕洗脑。现洗脑业已完毕，目前重返故园，奉劝阁下趁早撤走，否则兵戎相见。第27军军长杨登鹏谨上。"

可惜好梦不长，解放军开来了。怎么办？杨登鹏和儿子杨华荣一合计，带着人马跑进了山林。7月的一天，隐藏了近3个月的杨匪父子实在耐不住了，和众匪下山找吃食。刚接近大麻子寨就觉得风声不对，即躲进寨后山岩洞里。我

657团3连包围了岩洞，断匪粮、水15天，强行爆破突入洞内，发现杨的堂弟杨登成、次子杨华隆及匪首杜阿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唯独不见杨登鹏和他的长子杨华荣及女儿杨阿英。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西隆县县大队2连连长苗成旺率2个排90多人，化装成苗民深入山寨村庄，寻找“苗王”父子的踪迹。10月下旬，有人在长发、克长交界的山上发觉了匪踪。30日，苗成旺连长立即布置军民大搜山。杨登鹏父子刚刚从九冲寨吃过饭出来，看见来人，知道定是捉拿自己的，没命地跑到寨后岩壁下，企图躲过这一关。我4名战士尾追而至，高喊“缴枪不杀”，准备活捉杨匪。杨匪见只有4人，不顾喊声，拔脚又跑向竹林。杨阿英跑不快，被我战士抓住。杨登鹏回头两枪，追赶的战士一闪身，就这功夫，杨氏父子已躲进了竹林后面的岩洞里。

入夜，附近的民兵、群众闻声赶到，将岩洞死死围住。苗成旺连长对着岩洞作最后的劝降尝试：“杨登鹏，赶快出来投降。缴枪不杀！”没有回答，反而打出两枪，伤我民兵二人。战士、民兵怒不可遏，苗连长大喊一声：“打”。一阵扫射之后，战士们逼近洞口，将手榴弹扔进洞里。几声巨响过后，杨登鹏被炸得血肉横飞，只剩下杨华荣还在顽抗。一个战士上前踢掉他的手枪，结果了这个家伙的性命。

西隆惯匪杨登鹏被炸死了，消息立即传开，苗民拍手称快。

穷追猛杀　韦炳章股匪覆灭

匪“第25军”盘踞在田西县多时，得知我大军开到，匪首韦炳章召集众匪商讨对策。他们预感到这次很难“过关”，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韦炳章率亲信百余人及独立团的30余人，携轻机五六挺，步枪80余支，在我219师655团未开到的前两天，从田西县城秘密撤出，从西林、八桂方向，经供尖向南逃窜，企图逃往云南广南县一带躲避打击。

我655团拿下田西县城后，发现韦炳章和其他主要匪首已经逃跑，团长马上下令：一部分队伍留在县城继续搜剿散匪，1营迅速出发，追歼韦匪。1营当即领命。察知韦匪已逃到大榄、小榄、洞弄一带，即兵分3路，2个连从正面，1个连迂

回包围了韦匪，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圈。4月14日下午4时，2连在小榄发现了匪“独立团”的人马，双方距离很近，立即交战，匪“独立团”30余人大部分被歼。

消灭匪独立团后，连长断定，韦炳章及其亲信百余人一定也在附近，即命令部队乘胜追击。4月15日上午10时，2连搜索到洞巉附近的东阳村，刚要进村，就见村里人来人往，像是匪军在活动。连长忙令队伍分散隐蔽。此时韦炳章带着百余人，拖着机枪，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向村外走来。看来疲于奔命的韦匪只是在村子歇歇脚，不敢久留，又准备逃命去了。

土匪走近了。连长一声令下，“打！”战士们跳出草丛，举枪就打，犹如天兵降临。土匪被突然出现的我军惊呆了，反应过来后，立即疯狂地向外冲。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土匪冲到了村外小山岭下的河边，准备渡河。2连兵分3路，欲将土匪压在河边歼灭。突然，河对面大山上响起“突突突”的机枪声。“不好！”连长发现对河山上隐藏了一股土匪，想帮助从村里逃出来的土匪解围过河，即令两个班的战士抢在土匪之前突击过河，战斗随后在两岸展开。6班从正面，5班从侧面，向山上的土匪冲击。5班冲到半山腰，即与土匪拼开了刺刀。5班副刘全义英勇过人，率第3小组最先冲上山顶，与10多个土匪展开肉搏。他刚把刺刀扎进一个土匪的胸膛，从后面草丛又冒出4个土匪。说时迟，那时快，刘全义转身一刀，土匪应声倒地。他又一枪挑倒了第2个，另两个土匪见势不妙，夺路而逃。刘全义紧追上去，再刺倒了1个，正要冲向第4个，后面打来一枪，刘全义受伤了。开枪的两个匪徒以为有机可乘，冲上前来。哪知刘全义又拼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左手挟枪，右手握着手榴弹，一步步逼向敌人，土匪大惊失色，连连后退。这时又从后面上来一个土匪，朝刘全义摔来一支空膛枪，刘全义一个踉跄，倒在地上。就在这关键时刻，3排长带着队伍冲了上来，土匪吓得四散逃命。

近7个小时的遭遇战，击毙土匪50余名，缴长短枪30余支，轻机枪2挺，马13匹。一个战士拾到一枚敌伪关防印，把它恨恨地摔在地上：“又给韦炳章这家伙跑了。”

不！韦炳章逃不了“劫难”。不久，他和他的“25军”就遭到了我剿匪部队的歼灭性打击，烟消云散了。

嘉尤合围　卢匪就擒

匪“反共义民军”副司令卢森林、“31军”军长钟日山等，在我219师655团向西林推进时，弃城逃命。钟日山跑到了贵州境内，后又折回凌云、乐业一带。卢森林与匪“新1军”何立奇、“新2军”林立中所部几百人，刚窜出西林，就被655团1营和3营盯上了。

4月18日上午，卢、何股匪窜至平林以北、周马东北附近山区，已疲惫不堪。3名匪徒到周马东端渡口打探消息，被我团直搜山队捕获。土匪供出了卢匪所在地点。搜山队立即押着3名土匪，朝匪窝奔去。上午11时许，3营8连及机枪连一部，听到平林附近枪声，立即赶去参战，由东南方向向前围歼。1营3连顺着枪炮声，由东向西边搜边打。经4个多小时战斗，歼匪几十名。但大部分土匪仍随卢匪跑了。于是，部队改变战术，3营尾敌穷追，其余部队就地清剿。

卢森林、何立奇、林立中等人率残部逃到大发附近，发现我3营已经追上来了，即命匪众分散隐蔽。卢率主力300余人隐藏在囊堤、大龙及潭和之间的山谷里。20日清晨，3营发现匪情，即命7、8两连迅速占领高地，围歼该匪。2连也恰好赶到。激战之后，匪“新2军5师”参谋长林立中以下15名土匪被打死。

卢森林及其亲信几十人突出包围，一路狂逃，窜到嘉尤地区“打游击”，并与逃到田西、凌云、乐业、凤山4县交界地区的玉洪、浪平、逻楼等地的其他股匪如钟日山、曹世贵（匪“20师”师长）、杨昌相（匪“19师”师长）、吴昌槐（匪“29军”参谋长）等重新结合，形成大约有1400多人的大股土匪。

6月上旬，军部制定了围歼这一地区股匪的作战方案。6月12日，我军9个连将卢森林股匪围在嘉尤地区，经3天战斗，歼匪177人。卢匪藏在众匪中想蒙混过关，被我战士一把抓住，生擒过来。

然后，我军又展开了对玉洪、浪平、逻楼等地股匪的围歼。

经两个多月进剿，桂西股匪基本被歼。至6月份，我军共歼匪1.5万余人，主要匪首或死或降或擒，只有极少数如钟日山、李继超（匪“33军”军长）、黄昆山（匪“29军”军长）等仍在逃。8月份，匪军长钟日山、李继超被歼，黄昆山向我投降自新。至此，桂西剿匪战斗基本结束。

桂西剿匪战斗中，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经受了锻炼，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中有新入伍的战士，也有从旧军队来的官兵，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流血流汗，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了一份力量。

（1993 年）

那岩歼匪记

韩 玉 初

在广西西林县的崇山峻岭中，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的山村，名叫那岩村。1951年，惯匪林界雄在我强大军事力量的打击下，走投无路，带着300多名土匪，在那岩村构筑了近百个明碉暗堡和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企图作困兽之斗，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概是9月中旬，二野剿匪部队某营包围了那岩村，我营（53军655团2营）奉令赶赴那岩，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林界雄匪部。

这股土匪，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地形熟悉。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后，又纠集补充了国民党总统府的部分溃兵，在武器装备上得到了加强，变得更加凶残顽固。我们听说这次去打林界雄，人人摩拳擦掌，忘掉了山高路滑，随时都有掉进深沟的危险，连走带跑，连夜赶到了那岩。

那岩这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周围群山起伏，一山高矗入云，那岩村就座落在这座高山的半山腰上，背靠山的主峰，三面都是陡坡，只有西北一角沿陡坡有路通往村庄。要拿下那岩，就要从周围的小山上下来，越过山沟，爬上陡坡，才能进到村子。这一切都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一举一动，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村子后面主峰上的3个大碉堡，像个瞭望台，俯视着周围的山峦、整个村子和周围的山头，对我威胁最大。我们手头上仅有几门六〇炮，试打了几发，对敌人的主峰碉堡奈何不了。兄弟部队的两具火箭筒，只有3发弹，又受了潮，不爆炸。整个战斗，只能靠炸药包、手榴弹去对付敌人坚固的防御体系。

根据敌情地形，指挥部研究决定，避我之短，扬我之长，利用夜暗，偷袭歼敌。先拿下敌主峰阵地，然后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向村子发起全面进攻，山上山下，四面合击，使敌人上下左右不能相顾。

偷袭命令传达下去后，各连纷纷向营党委表决心，要求担任主攻任务。经过研究，营里决定把偷袭的任务交给4连。

4连连长周仕臣、指导员朱连修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班以上人员看地形，动员部队，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三天凌晨3点钟，他们以2排为第一梯队，1排为第二梯队，趁着夜暗，向敌主峰阵地摸去。部队进至半山腰，通信员张福全传达命令时不慎被敌发现，瞬间，敌轻重机枪一起吼叫，打得山上的树枝杂草"嘎嘎"直掉。偷袭不成，便转为强攻，我架在山上的两挺重机枪和10几挺轻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主峰阵地压了过去。在敌重新组织火力的间隙，2排的同志一跃而起，迅速迫近到敌1号主堡的陡坡下。敌人一见，慌了手脚，急忙丢下很多手榴弹，陡坡上的各暗火力点也一齐开火，严密封锁了陡坡。2排被阻滞在陡坡下，同敌相持对峙。这时天快亮了，如天亮前我们攻不下敌阵地，就会被敌火力压到山沟里，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减少部队伤亡，营里命令4连撤出了战斗。

以后，4连又进行过两次偷袭，都没有成功。第3次偷袭，战士袁和已冲上陡坡，把爆破筒塞进了敌1号主堡。但正想拉爆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重新封锁了突击路线。

通过几次偷袭，4连的同志对敌主峰阵地的防御结构和1号主堡通向陡壁的各明暗火力点，已摸得比较熟了。于是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第8天凌晨4点钟，进行了第4次偷袭。连里组织了10几人的突击分队，每人1支20响快慢机，配带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由副指导员王毅清带队，从敌人防备较弱的西边陡壁攀登上去。与此同时，在敌主峰阵地的东南面，1、2排在营各种火器的支援下，发动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掩护突击分队偷袭。担任佯攻的各排打得非常积极主动，一直攻到敌前沿阵地二三十米的地方。敌人一片恐慌，大叫大嚷，数不清的子弹，呼啸着向1、2排倾泻。

我东南面佯攻部队攻击最激烈的时候，王副指导员带领突击分队从西边隐蔽地爬上了陡坡，敏捷地向敌1号主堡摸去。由于敌将地堡周围10来米远的树木杂草都已砍去，无处隐蔽，突击队进至距敌1号主堡五六米远的地方被敌发现。说时迟，那时快，王副指导员一个箭步猛扑上去，一跃跳上敌人的地堡，倒伏身子，把四五枚手榴弹捆成一把，塞进了敌堡，随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敌人

的机枪哑了。突击队的其他同志以勇猛的动作，乘机迅速冲了上去，沿着交通壕，向另两个主堡扑去。经过20多分钟激战，全部解决了敌主峰阵地的3个主堡，残敌一窝蜂向山下村庄逃去。凌晨5点左右，敌主峰阵地全部被我占领。

敌人丢失了主峰阵地，整个村子一片混乱。不等敌缓过气来，我攻占主峰的连队从山上向村庄发起了冲击，早已潜伏在村庄山脚下的连队也同时从山下往上打。在我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敌人的外围防御阵地很快被我攻占，部队向村子穿插，同敌人逐堡逐屋地展开了争夺战。

土匪很顽固，他们凭着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构筑在房屋院墙和各路口的明碉暗堡，拼命进行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我们重新组织了火力和爆破力量，逐堡进攻，一个房屋一个房屋地清除，逐个解决了近百个敌堡。最后剩下20多名土匪，被压缩到一个大青砖屋里，我们用机枪封锁了门窗，命令敌匪放下武器。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人被迫把枪丢了出来，向我投降。

下午1点多钟，战斗胜利结束。300多名土匪，除20多名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我击毙。土匪头子林界雄也被炸死在土堡里，半边脸被炸药熏得灰黑，躺在地上，像一条死狗。林界雄的女婿化装成一个农村妇女混在老百姓里面，想蒙混逃跑，也被我们查出捉住了。

（1990年）

大　事　记

大 事 记

一九四九年

三 月

1 日 中共河南省委成立。随后,7 日成立河南军区,下辖南阳、确山(后改为信阳)、许昌、潢川、淮阳、陈留、商丘、郑州、洛阳、陕州 10 个军分区。省委和军区成立后,即组织力量,开展剿匪斗争。

6 日 河南信阳地区"红学"、"黄学"两会门 5000 多人,在国民党信阳县吴家店区联防支队长吴少华鼓惑下,掀起暴乱。先后在吴家店区、黄家店区、游河区、草店区杀害县大队、区中队干部战士 330 多人、地方干部 20 多人。后经桐柏军区一分区第 88 团弹压,暴乱得到控制。

29 日 中共河南省委、军区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大力建设武装,肃清土匪,支援前线。决定军区成立 3 个警备旅,各军分区成立基干团,县成立大队,区成立中队。

四 月

1 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向河南省委发出指示:希抓紧洛阳、信阳会门暴乱事件,通报全区,引起警惕。并指出,在敌人的公开武装被打散后,大多利用道门枪会企图东山再起。对敌人这一斗争形式的变化,需要全区普遍地加以注视,并采取正确的对策。

4 日 湖北应山县独立团在赵家坡地区将流窜至此的河南信阳县"红学"、"黄

学”会门暴乱匪徒1000多人击溃，俘匪首吴少华等400多人。

6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大力开辟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鄂豫边地区土匪、会门、敌特活动甚烈，必先进行剿匪。第12兵团部队应就地加以协助。并调第58军驻信阳的两个团及桐柏、泌县两县地方武装，由确山军分区统一指挥，组织会剿。争取在大军驻扎时期内将股匪平灭，然后清除散匪。

9日 河南军区洛宁团两个营及陕乡县大队在北关、十里铺间的隘路内，歼匪“暂编第3纵队新1师第1团”李子奎部440多人。

11日 河南南召县独立团第1营，及邓县基干连、公安队等，将前来攻城的匪“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李锡亭部击溃，毙伤俘匪290多人。

22日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至23日结束。会议确定建立10万地方武装，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发展与训练民兵，剿灭土匪。

24日 陕南军区第12旅34团一部与第58军173师518团3营主动配合，在河南邓县杨天门寨将“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股匪包围。毙伤匪正、副指挥官李锡亭、郑腾云以下225人，俘450多人。

五 月

12日 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

15日 赣东北军区在景德镇市成立。随后，调集3个团的兵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开始进剿鄱阳湖地区股匪。

17日 河南洛阳县五区“九宫道”会首郭老九纠集500余人，潜入洛阳市准备于夜晚劫狱暴乱，并攻打市政府和抢劫银行。阴谋暴露后，郭犯等人被人民政府捕获。

18日 河南固始县县大队奔袭窑沟，俘原国民党县长马兆瑞等27人。经反复搜剿，至23日，又俘匪“固、潢、息3县联防指挥官”吕养吾以下136人。

20日 湖北军区成立。随后，相继成立了孝感、黄岗、大冶、沔阳、荆州、宜昌、襄阳、恩施8个军分区。1950年1月，增加郧阳军分区。

22日 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

△ 第四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调热河入关之骑兵师进驻豫省剿匪。26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25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会议部署河南剿匪，河南省委、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决定该省在前两月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下半年仍以剿匪为中心，限年内肃清全境土匪。参剿部队除第58军两个师、河南军区警2旅及各军分区独立团外，另调第42军和热河骑兵师由河南军区统一指挥，投入剿匪。

27日 毛泽东根据林彪转报河南洛阳地区匪特暴乱情况的报告，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中央局："查我大军南进，国民党在我后方组织暴动，组织放火，组织政治土匪，组织暗杀，组织各项破坏工作，业已发现多处，甚为严重，而我很多同志甚至领导机关（如洛阳市委）满足于前线胜利，麻木不仁，熟视不睹，业已受了许多损失。""务望你们加强这一方面的注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

30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作出决定，将20万主力部队成建制、有组织、有计划地留置于豫、鄂、湘、赣4省，实行地方化，担负开辟新区、保护交通、进剿土匪的任务。

3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就中原地区剿匪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综合报告，提出：剿匪必须划定较长时期，作为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和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加以解决。

六 月

3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下达关于豫、鄂、湘、赣4省留置主力部队及建立地方武装的初步方案：除第58军已在河南实行地方化之外，决定第42军4个师与热河骑兵师，以及9个独立步兵师（即第154、156、157、158、159、160、161、162、165师），分别留置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地区剿匪建政。并在各省建立地方武装，区建中队，县建大队，分区建独立团，以维护

治安。

10日 河南灵宝县准备起义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司令部及其警卫部队，遭到其下属李子奎等部的突袭，人枪损失严重。“纵队”司令刘希程在陕州军分区部队的协助下，率1000多人突出重围，归向人民。

12日 第60军178师途经河南灵宝地区，与陕州军分区部队配合，分两路夹击匪“暂编第3纵队新1师”李子奎部。经数小时战斗，歼匪430人，并解放灵宝县城。

16日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至26日结束。会议决定将全省划分4个重点清剿区，即陕(州)洛(阳)、南阳、信(阳)潢(川)及鲁(山)南(召)地区。并分别成立地区工委和剿匪指挥部，统一领导当地的剿匪治安工作。

19日 第157师一部，在江西修水县击溃匪“湘鄂赣总队”，毙伤匪231人，活捉其少将司令吴抚德，缴枪400余支。

23日 江西剿匪部队一部在靖安县邱家街歼匪185人，活捉国民党九江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徐树南，缴枪180余支。

25日 江西军区成立。下辖九江、南昌、袁州、浮梁、上饶、抚州、吉安、赣州、宁都9个军分区。

△ 江西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将第15兵团留置江西实行地方化的第156、157、161师，分别配属于南昌、九江、上饶、袁州、浮梁、抚州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

下旬 河南开封市破获市郊反动会门“通天道”。该道会首袁国福与匪特勾结，组织“义勇军指挥部”，下设两个团，并发展会众达1.4万多人，计划于6月28日举行暴动，攻打开封。

七 月

1日 中共河南省委向全省党、政、军、民发出剿匪动员令，并颁布《关于剿匪中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对土匪、会道门、保甲长及捕人、杀人、抢枪等问题的处理，作出具体政策规定。

4日 河南信阳县大队、洋河区中队和当地民兵协同作战，将袭击区政府的土匪

包围，俘原国民党信阳县党部书记长等匪徒200多人。

7 日 江西军区召开高干会议部署剿匪，确定采取集中兵力，分期进剿的方针。首期，以南(昌)浔(阳)铁路沿线和鄱阳湖周围地区为重点，由北向南展开进剿。

14 日 江西军区第156师驻南昌地区的剿匪部队，歼灭匪“青年救国军第20支队”大部，俘匪50多人，击毙匪支队长樊孟凯。

中旬 河南军区洪淮剿匪指挥部将进剿部队分散，以班排为单位展开驻剿。经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歼匪“豫皖纵队”1000多人，匪团长王林国、马文俊等400多人投降，淮河两岸河南境内的股匪基本被消灭。

22 日 河南军区陕洛剿匪指挥部令第42军155师及第125师之374团、军警卫营和陕州军分区部队，采取宽大正面分进合击战术，围剿朱阳镇一带股匪。经连续追剿、围堵，至31日，在大小湖峪将匪“黄河”、“绥远”支队全部歼灭，匪“新1师”、陕西“保安第6旅”大部被歼，共毙伤俘匪1700多人。

24 日 河南军区警2旅、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联合向流窜于南召一带的匪“铁血自卫团”、“南召保安团”展开进剿，经多日连续扫荡，歼匪730多人。

26 日 第58军173师517、518团冒雨疾进，向盘踞于河南淅川一带的股匪“新2师”、“暂4师”实施突袭。匪闻声窜逃。后在独立第14、15团的配合下，进行连续追剿堵截，歼匪1000多人，俘匪副师长王紫仙、团长李兴吾等。

27 日 湖北军区召开党代表会议，历时8天。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以农村为重点，全力开展剿匪反霸的指示，并总结了军区成立以来的剿匪工作，作出了下一阶段的部署。要求所属部队进一步提高对匪患严重性的认识，认真研究匪情，发动群众，实施全面进剿。

31 日 第48军先遣部队，在江西遂川县歼灭匪“井冈绥靖区反共自卫军第3纵队”司令郭明达以下150多人。

下旬 湖北军区奉令组织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和中共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王树声任边区剿匪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边区工委书记，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

八 月

4 日 南昌军分区剿匪部队在宜丰县林基村歼灭匪“青年救国军第 18 支队”，生俘支队长黄云峰以下 26 人。

△ 原国民党江西遂川县县长、匪“井冈绥靖区反共自卫军第 2 纵队”司令罗普权，在遂川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生擒。

6 日 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在武昌召开，10 日结束。会议决定以第 42 军 126 师（欠 1 个团）及河南固始、商城、新县及湖北麻城等县区武装组成北线部队；以湖北军区独立第 3 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组成南线部队；以三野第 24 军 71 师、皖北军区警备第 1、2 旅及地方武装组成东线部队，统一展开进剿。

9 日 湖南军区成立（第 12 兵团部兼）。随后根据上级关于野战部队实行地方化的指示，以第 159、160、162、165 师及各地游击队为基础，相继成立了长沙、益阳、常德、沅陵、永顺、会同、衡阳、郴州、邵阳、零陵 10 个军分区。第 158 师作为军区机动部队，留驻邵阳地区。各部队随即在已解放的地区开展剿匪。

△ 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从衡阳飞抵芷江，召开湘西各路匪首和反动头目参加的“军政联席会议”，提出在西南地区建立一道“人防长城”，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会上授予一批惯匪武装番号，加委一批匪首。至此，湘西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达 200 余股，计 10 万多人。

13 日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首次党代表会议。省委书记李先念在报告中指出：本省今后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剿匪反霸，发动群众。而目前剿匪为重点之重点。

15 日 江西军区第 157 师 469 团 2 营在永新、莲花全歼匪“赣西绥靖司令部”及其所属第 1 团一部共 300 多人。活捉匪首中将司令贺维珍（后潜逃）及少将高参戴绥、少将处长龙宜池等。

△ 湖北军区独立第 4 团与湖南常德军分区部队配合，分水陆两路在东洞庭湖区全歼匪“洞庭挺进纵队”，俘匪司令黄涤以下 900 多人，匪副司令徐尚

达落水淹毙。

△ 江西袁州军分区剿匪部队第471团3营，在修水县南茶车村俘获匪“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6纵队”司令车正。

17日 第42军125师373团和374团两个营、第58军173师517团及洛宁团，在豫西五里川地区经4天合围搜剿，毙伤俘匪“新3师”副师长胡均平以下750多人，匪“新2师”师长任泰升、参谋长杨春亭等投降。

18日 江西军区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第一期剿匪中的经验教训，调整部署，实施第二期剿匪。

19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剿匪奖惩暂行办法》。

中旬 河南鲁(山)南(召)工委和剿匪指挥部调集3个支队，向嵩山、鲁山、南召接合部之吴马寺、唐王寺、湍源一带之残匪展开进剿。经10余日连续奔袭、合围，到月底歼匪875人。至此，伏牛山东麓股匪基本肃清。

22日 活动在赣西武功山区的原国民党江西“保安旅”参谋长仇国权率官兵一部，向解放军投诚。

本月 中共湖南省长岳地委积极领导剿匪斗争。本月受降及收编残留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浏阳地区的股匪共4465人，俘匪437人。

九 月

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向江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在秋征告一段落后，工作中心应转入剿匪反霸，消灭大部股匪，打落匪势；并取得群众援助，协同清剿散匪，挖掉匪根。

3日 湖北沔阳军分区部队一部，配合崇阳、通城两县地方武装，向活动于鄂南黄袍山地区的匪“湘鄂赣边区游击纵队”葛焰兴部发动进剿，歼其纵队参谋长程比远以下369人，缴获各种枪208支。

5日 鄂豫皖边区剿匪全面展开。东线进剿部队于当日解放立煌(今金寨)县，继而实施分片围剿，先后俘获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汪宪等一批重要匪首。北线进剿部队在皂家河附近歼匪张继武部200多人，在汤家汇歼匪冯春波支队150多人，在长竹园歼匪50人。南线进剿部队奔

袭匪情最严重的立煌县南庄畈地区，俘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1支队”司令陈新民、副司令彭楚才以下100多人。至月底，鄂豫皖边区共歼匪2400多人。

8日 江西浮梁军分区侦察连，在都昌县萧家岭山区樟田渡活捉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第5总队”司令李逢春及其随从6人。

9日 赣西南军区成立（第48军兼），下辖吉安军分区（第142师兼）、赣州军分区（第143师兼）、宁都军分区（第144师兼）。

上旬 江西修水县驻军第157师471团3营与武宁县剿匪部队联合会剿“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第2团”，歼匪130多人，活捉匪团长刘占元。

17日 河南固始县县大队与皖北军区警卫旅1个营配合，在白大山、朱高楼地区将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7支队”司令岳岐山部包围，毙俘匪“皖北绥靖区”副总指挥白云廷、副团长蔡祥甫等230多人。下旬，又将匪“第2支队”、固始县“保安团”等歼灭，毙俘匪支队司令张连合、团长张兴禄等100多人，并迫使匪团长陈少芳等520多人携械投降。

中旬 湖南常德县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剿匪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对匪政策，发动群众做匪属劝降工作，先后有970多名武装土匪向人民政府投诚，交出各种枪785支、轻重机枪12挺、小钢炮1具。

22日 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14纵队第3师”（即“雪峰部队”）向承祖、谌志锦等2000多人，经中共秘密党员多次深入工作，于是日在湖南溆浦县起义，编入湖南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

△ 河南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至10月3日结束。会议认为，前两个月全省歼匪3万余人，残匪现已分散隐蔽，活动方式更为狡猾。要求剿匪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进一步实行工作队化，发动群众，结合反霸，清剿残匪，争取全面胜利。

23日 第48军144师432团与第143师428团3营，在军、师炮兵的支持下，对盘踞于江西宁都地区翠微峰的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司令黄镇中部发起总攻。经7小时激战，全歼该敌，计生俘黄镇中等将、校级及县级军政官员75人，尉级以下官兵1800多人。

△ 江西股匪“井冈绥靖区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副司令黄咸一率部向人民政

府投诚，交出步枪 149 支、冲锋枪及手枪 6 支、电台 1 部。

26 日 河南南阳县大匪首张寿亭落网。张匪历任国民党军团长、纵队长等职，南阳解放时曾窜逃湖北宜昌，在与其他匪首密谋后潜回南阳，妄图扩组部队，东山再起。

28 日 第 48 军 142 师 425 团在宁冈、遂川交界之黄坳村附近湖坑，擒获匪“赣西绥靖司令部反共自卫军第 1 纵队”司令兼“井冈山办事处”主任萧家璧。

本月 湖北荆州军分区长湖剿匪指挥部，集中 10 个连的兵力，消灭盘踞在长湖一带的匪“华中剿总直属第 3 支队”张子华部，俘其副支队长张恒之以下 80 多人，瓦解匪众 700 多人，缴获枪炮一批。

△ 华中军区司令部总结豫、鄂、赣 3 省 7、8 两月的剿匪经验，提出了剿匪作战的基本要领，印发剿匪部队实施。

十 月

1 日 鄂南大幕山腹心区剿匪战斗展开。湖北军区独立第 4 师和大冶军分区部队对活动于该地的股匪“鄂东南行署游击第 2 纵队”施行合击，歼其大部。匪纵队司令李慧谿潜逃，后被独立第 4 师飞行小组从湖南长沙捕回。

2 日 广东战役开始，14 日解放广州。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第 15 兵团指挥机关随后进入广州，接管城市，展开清匪治安。

△ 第 47 军进驻湖南沅陵县，奉命成立并兼湘西军区，隶属湖南军区领导。下设 3 个军分区：沅陵军分区由第 139 师兼；会同军分区由第 140 师兼；永顺军分区由第 141 师兼。湘西军区成立后，即着手清除湘西匪患。

△ 鄂豫皖边区剿匪工作会议在安徽立煌（今金寨）召开，历时 4 天。会议总结了剿匪斗争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全面展开驻剿、清剿的措施。要求各部队继续发挥剿匪的积极性，大力发动群众，采取匪变我变的方式，灵活施用集中与分散等战术手段，彻底清剿残匪。

7 日 赣南第 48 军 144 师一部对广昌县原国民党保安团展开进剿。匪逃至闽赣边宁化县境被全歼，其中 300 多人被俘。

12 日 湖北军区发出关于深入进行剿匪的指示。指出，6、7、8 三个月全区歼匪

2.4万多人，除恩施、保康等地外，中心区内已很少大的股匪活动。要求各部队根据匪情变化，充分发挥工作队作用，贯彻清匪反霸、发动群众的方针，组织工作队下乡展开驻剿，把剿匪斗争深入一步。

15日 江西军区部署第三期剿匪。要求各剿匪部队分散到县，结合反霸斗争发动群众，清剿潜藏残匪。

16日 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在桂林召开广西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布置实施"总体战"，决定将全省划分为桂北、桂东、桂西、桂南、桂中、桂黔边6个军政区，下辖13个专员公署。并令各市、县、乡、镇开展"一甲一兵一枪"运动，以扩充反共武装。

17日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和大冶军分区部队在鄂南大幕山地区，歼灭匪"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军"。俘匪司令郭礼、副司令张锡侯，击毙匪副司令樊相谷。

△ 第四野战军首长致电嘉奖第48军，祝贺在粤赣边歼灭国民党军第23、70军残部和歼灭土匪3230人的重大胜利。

△ 原国民党湖南新化县自卫队、警察局等1300多人，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投诚，接受改编。

19日 曾被国民党军收编的匪"暂3师1旅"副旅长余谦吾率部681人，在湖南桃源县向常德军分区部队投诚。

中旬 河南军区陕洛剿匪指挥部在栾川县黑峪地区组织联合会剿。经剿匪部队反复清剿，半月歼匪600多人。俘匪"新3师"师长谢泽民及嵩、栾(川)、内(乡)3县指挥官李腾蛟等。

21日 湖南军区第162师484团和衡阳军分区地方部队，在安仁县莲花乡鹏塘地区歼灭匪"湖南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400多人，擒获匪首霍远鹏。

△ 江西德安县匪"青年救国军赣西北总队第5支队"支队长杨先茂率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24日 江西宜春地区匪"青年救国军赣西北总队"副总队长谢明远率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25日 湖南军区第165师494团，经80里奔袭，在湘乡县洪里地区歼灭匪"新8军"尹立言部700多人。

28日 第42军126师在河南新县、光山两县县大队的配合下，对流窜于商城地区之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展开进剿。是日在望儿寨密林内活捉匪支队司令冯春波。尔后连续搜剿12天，歼匪440多人。

下旬 江西袁州军分区部队在明月山地区歼匪“青年救国军赣西北总队”800多人。

本月 湖北秭归县茅坪匪首陈振国，利用会道门诱骗群众600多人发动暴乱。当地驻军先期派出一个班继而派出一个连前往平定，均失利。后派两个营前往暴乱地区，一面向群众宣传，揭露匪特破坏阴谋，一面将匪首逮捕，暴乱终被平息。

十一月

5日 湖南军区第158师与邵阳军分区部队，在龙山地区发起邵北剿匪战役，对匪“新8军”实施奔袭合围。至13日结束，共歼匪2800多人，俘匪旅长杨熙政等。

7日 在湘西军区政治攻势的影响下，原国民党“湘西行署”主任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陈渠珍，在凤凰县城举行起义大会，率部归向人民。

8日 湖北大冶县长灵区反动会道门“劝善堂”（又名“黑杀团”），组织200余会众身着黑衣、黑头巾，胸前挂纸符，手持长枪短刀，袭击区政府。先后杀害工作组干部3人、通信员1人，夺走步枪1支、手榴弹1枚。后被区武装击溃。

9日 第47军140师419团在湘西芷江县天雷山地区，对匪“长沙绥靖公署第3纵队”杨永清部发起攻击，俘匪100多人。匪副司令潘壮飞、芷江县警备副司令杨春圃、支队长邱茂培等100多人投降。

△ 广东军区成立（第15兵团部兼），下辖潮汕、兴梅、东江、北江、西江、珠江、台山（粤中）、南路8个军分区。军区成立后，剿匪斗争随即在重点地区展开。

10日 江西军区第156师468团一部在永修以西云山地区展开清剿，歼匪“青年救国军第22支队”300多人，击毙匪支队长熊扬鹰。

上旬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第480团进驻石门县，对该县西北地区土匪展开进剿。迫使匪"湘鄂边区石、澧、临3县联防指挥部"总指挥陈聪谟投诚。

△ 经营赣西南的第48军抽调千名干部下乡，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农村工作，配合清匪。

△ 河南陕州军分区剿匪部队在寺河山地区发动群众清匪，先后捕获匪首阎玉堂、薛万年、王丕谋等人，并将匪"灵(宝)阌(乡)边区指挥部"副指挥官王池清(又名王二旦)击毙。

11日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第479团，在桃源县打仗坪将匪"暂3师3旅"余千伍部包围，迫其600多人投降。

△ 江西遂川县人民法庭公审匪首萧家璧，4万余群众冒雨参加。萧匪自1927年起即在井冈山地区杀害革命群众，仅有名可查的即达1280多人，无名可查的达2000人以上，烧毁村庄30余处、房屋5000余间，被人称为"萧屠夫"、"阎罗王"、"焦面老虎"。人民法院根据广大群众要求，依法判处萧匪死刑，当即执行。

12日 第44军130师388团与粤赣湘边纵队东江3支队联合进剿增城西北灵山地区之匪，俘原国民党广州"保安总队"总队长杨衍翀以下192人，缴获轻重机枪10挺、长短枪92支及其他武器弹药一批。

△ 第46军奉命成立湘南剿匪指挥部，统一领导衡阳、邵阳、零陵、郴州4个军分区的剿匪。

13日 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一部经长途追剿，将流窜于粤东陆丰县境内的凌炳权、钟铁坚股匪包围，毙伤俘匪团长以下500多人，击沉匪电船1艘，缴获各种炮3门、枪330余支。

14日 江西抚州军分区第483团，在南丰县军峰山地带全歼匪"第7纵队21支队"，匪支队长邹福成率残部投降。

16日 河南栾川县人民法庭公审大匪首李腾蛟，两万农民与会控诉李匪罪行，要求政府严惩。人民法庭依法判处李匪极刑，当即执行。

21日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湖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李先念，就大别山剿匪问题写信给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提出使部队加速工作队化、密切与地方工作配合的意见。

△ 河南鲁山县独立团在扫帚街、三官庙地带的山洞中将匪“铁血自卫团”团长李开元父子3人擒获。

26日 河南军区警2旅在南召县老庙山仙人洞芦花门，将匪“南召保安团”团长王立敬活捉。

28日 湖南军区第158师和武冈独立团展开隆回剿匪作战，对“反共救国义勇军”陈光中、贺幼农、胡惕等匪部实施围剿。至12月6日，共歼匪1800多人，活捉匪首陈光中、贺幼农。

△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防止匪特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最近常德地区临澧、石门、慈利、澧县等地不断发生匪特袭击区署，长沙地区岳阳亦发现匪特暗杀团，宝庆(今邵阳)地区也出现匪特破坏征粮事件。各地应提高警惕，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在有匪活动的地区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武装起来，加强自卫；在匪患严重区应集中部队配合群众斗争及公安工作，进行有力的全面清匪；对杀害干部和群众的土匪，必须严厉处置，不得释放。

29日 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一部，围剿盘踞于粤东海丰县龟龄岛上的股匪，俘海匪头子吴奇以下153人，缴获枪炮、弹药一批。

十二月

1日 第46军136师、137师与零陵、郴县两个军分区配合，发起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对匪“交警总队”、“湘南纵队”、“保1师”等展开进剿。至15日，共歼匪1.2万多人，缴获大炮117门、各种枪支9500余件，俘获匪“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中将主任王春晖(后潜逃被捕回)、原国民党湘南师管区中将司令谢声溢等将级头目9人。

4日 原国民党湖北省第6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鲁坚、副司令谢钟岳，湖北绥靖第1师师长傅锡章等率残部1000多人，携带轻重武器700余件向恩施军分区部队投降。

6日 河南陕州军分区司令部侦察科、灵宝联络站、独立第8团8连协同作战，在灵宝县马家寨将匪“新1师”师长李子奎捕获。李匪在灵宝、陕县、卢氏

等县作恶长达25年之久，负案500多条人命，后被灵宝县人民法庭判处极刑。

△ 第48军143师主力与广东北江军分区部队共同发起粤北连阳剿匪战役。至16日，先后歼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军长李楚瀛、参谋长于继祖以下2300多人，连县、连南、连山、阳山4县获得解放。

△ 广东潮汕军分区部队对盘踞饶平地区之股匪吴超骏（吴大柴）部展开连续进剿。至15日歼匪近300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9日 广西军区成立（第13兵团部兼），下辖桂林、柳州、平乐、宜山、南宁、梧州、龙州、武鸣、玉林、百色10个军分区。

10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根据上级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指示，决定由第49军之145师兼平乐军分区，146师兼柳州军分区，147师兼桂林军分区；第38军151师兼龙州军分区；第39军152师兼南宁军分区；第41军154师兼梧州军分区；由第13兵团补训师和南下工作团两广工作队干部分别组成宜山、玉林、百色、武鸣军分区，并由第151、152、154师各抽一个团，以及第38军113师335团（暂留），成为这4个军分区的基干武装。

11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分析了广东匪情特点，提出了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对全省的剿匪作出了部署。

13日 驻粤第43军129师一部与西江、台山、南路3个军分区的部队共2000多人，联合对盘踞云浮西山的前国民党广州市警备司令叶肇股匪展开进剿。经5次作战，歼匪大部。俘其少将纵队长伍继南以下800多人，缴获电台2部、机枪26挺、长短枪480多支。

25日 驻粤第44军131师393团一部与西江军分区独立第13团，在广宁、清远县大队的配合下，对盘踞江屯、北市一带之匪“反共救国军广宁支队”发起攻击，歼匪支队长、原国民党广宁县县长陈嗣运以下500多人。

△ 湖南邵阳县人民法庭召开大会公审匪首陈光中，3万余群众参加。陈匪历任国民党军营长、师长、“反共救国义勇军”司令等职，遭其杀害的革命群众达1.2万多人，1000多名民女被蹂躏。人民法庭接受广大群众要求，依法判处陈光中死刑，当即执行。

26 日 中央军委决定:中南地区 6 省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下辖第 12、13、15、21 兵团,及河南军区、湖北军区、湖南军区、江西军区、广东军区、广西军区。

29 日 中南军区发出《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剿匪指示》,分析了中南地区形势,决定除留一部分主力担任解放海南岛及国防任务之外,大部分力量分遣各地进行剿匪。"指示"还对剿匪的阶段划分及各部队的任务作了规定。

△ 第 46 军 138 师 414 团、湖南军区第 160 师 479 团各两个营及 480 团两个连,在慈利县江垭地区对匪"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展开进剿。至翌年 1 月 20 日,共歼匪 1200 多人,匪首朱际凯被迫投降,张沼武被活捉。

年底 自华中军区成立以来,中南地区豫、鄂、赣、湘、粤 5 省共歼匪 382461 人。其中,河南 142991 人、湖北 58897 人、江西 30918 人、湖南 122098 人、广东 27557 人。广西解放较晚,剿匪尚待展开。

一九五〇年

一 月

3 日 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发出通令,嘉奖长追千里,捕获湘南匪首王春晖的第 46 军 136 师 408 团 5 连副连长纪士信及该连 1 排全体人员,并分别记大功一次。

5 日 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党代表会议,至 19 日结束。会议将肃清土匪特务列为全年的首项任务。强调必须采取政治攻势、军事扑灭、群众反匪密切结合的方式,并组织广泛的反匪统一战线,结合反霸减租、生产等群众运动,建立群众性的防匪组织;要求严格执行对匪政策,既不许乱打乱杀,也不准无原则的宽大,对罪恶极大不愿悔悟的匪首、惯匪必须坚决惩办。

6 日 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 2 师 4 团和东江军分区一个营在纵队炮兵团的支援下,全歼盘踞在三门岛的股匪。俘匪团长梁国兴以下 250 多人,缴获电

船1艘、轻重机枪12挺、长短枪232支及弹药物资一批。

7日 大别山北部地区大匪首冯春波在河南商城县伏法。冯匪曾杀害无辜群众及革命工作人员160多人，被群众称为“杀人魔王”。

8日 第41军由桂入粤执行剿匪和海防任务。军部抵惠阳，所属第121师驻潮汕地区、122师驻西江地区、123师驻东江地区。

10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确定广西全省以清匪肃特，巩固治安，发动并武装群众为全年的中心任务。要求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

△ 第47军141师421、422两个团，对盘踞湘西龙山县八面山一带的股匪“暂12师”等展开合击。至1月底，歼匪80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0多支。

12日 第39军116师在广西象县东北地带歼匪400多人。

14日 湖北襄阳军分区独立第7团与保康县大队，联合将据守在保康以南地区的原国民党新编湖北保安第17旅残部包围，迫其旅长兼保康县县长温而礼以下300多人投降。

15日 广西剿匪全面展开。参加剿匪的主力部队共10个师加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达14万人。其中，第45军及第151、152、154师负责桂东南地区的剿匪及桂西南的守备任务；第49军负责桂东北地区的剿匪；第39军115师负责宜山地区的剿匪。

△ 逃往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暂编第10军29师师长、雷州巨匪陈宏梁，率匪142人在粤西海康县乌石港登陆，当即被人民解放军第40军120师全歼。陈匪被俘后又潜逃。

18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剿匪通报。要求各剿匪部队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切实掌握匪情，细致组织进剿，讲究战术技术，防止急躁莽撞。

19日 湖北郧阳军分区独立第9团和竹溪、竹山独立营，在川东、陕南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对当地股匪展开进剿。经7天连续作战，歼匪“川陕鄂游击纵队”司令柯玉珊部和“湖北绥靖第1师”残部共1400多人，柯匪被击毙。至2月中旬，竹溪、竹山、房县等地股匪及大刀会等1000多人投降。

△ 第47军139师组织4个营兵力，在湘西辰溪县长田湾对匪“暂7师”石玉湘部展开围剿。经20多天连续作战，歼匪1000多人。石玉湘后于3月

上旬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22日 第41军122师一部与广东西江军分区部队共8个营，于高要县北部坑口村地区歼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主力许锡荃大队，匪纵队司令陆轰潜逃。后进剿部队就地展开清剿，又歼匪260多人。

25日 以国民党军退役中将军长钟祖培为首的匪“抗共复国军”并裹胁群众3000多人，在桂东恭城地区发起武装暴乱，先后攻占嘉会、栗木、和平等乡政府，当晚围攻县政府，共杀害350多人。人民解放军守城部队的4个班30多人英勇抗击，连续打退土匪10多次进攻。后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歼匪一部，余匪溃逃。

27日 鄂西利川县沙溪、文斗地区土匪连续暴乱，杀害解放军战士、土改工作队员29人。至31日，在恩施军分区部队的军事打击下暴乱被平息。

下旬 湘西军区第140师兼会同军分区，组织11个营的兵力，对聚集在芷江、怀化、黔阳一带进行破坏活动的杨永清、姚大榜、彭玉清、方世雄等股匪展开会剿。经10多次战斗，歼匪850人，缴获各种枪1400余支。

二 月

1日 湘西残匪“暂2军”纵队司令瞿闰生率匪众170多人向永顺军分区投降。

4日 湖北来凤县地方武装两个连，长途追击，将流窜于川鄂边界地区的惯匪彭雨青部1000余人击溃，毙俘匪10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5日 第45军134师在广西边境平而关地区将流窜为匪的国民党军第17兵团等残部包围。经两昼夜激战，毙伤敌571人，俘其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以下6144人。

△ 第48军143师428团与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2团一部，在英德县西部地区歼灭惯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1军”梁猛雄部280多人。随后又歼股匪谭井生部100多人。

9日 江西宁都地区召开2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对杀害当地群众8万多人的匪首黄镇中进行宣判。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黄匪被处决。

10日 湘西军区组织沅陵、会同两个军分区部队，对麻阳地区匪“暂2军”张玉琳

部实施合围，歼匪2000多人，并迫使原国民党麻阳县县长龙汉魁等400多人投降。

上旬 原驻湖南邵阳地区的第158师奉命调入广西宜山担负剿匪任务。

14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联合发出指示，通报近一月来各地土匪暴乱情况，并对肃清潜散残匪提出了实施意见。

21日 江西资溪县城守城干部战士与地方工作人员，遭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廖荣昌率残部500多人袭击，牺牲25人。翌日，抚州军分区派出4个连驰援，歼灭从城内撤逃之匪100多人，余匪溃散。

23日 第41军121师在潮汕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对盘踞南澳岛上的股匪发起攻击，俘惯匪、国民党“广州绥署第1挺进纵队”副司令吴超俊、原国民党南澳县县长黄绍宗以下1348人，缴获汽船3艘及枪支弹药一批。南澳岛获得解放。

26日 广西罗城、融县、柳城3县股匪5600多人将柳州县古寨区中队包围。区中队干部战士20多人英勇抗击，连续击退土匪6次进攻，毙匪数十人。后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完，被匪攻陷，牺牲区长以下15人。

28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组织省县边缘地区会剿发出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针对股匪骑墙跳跃的伎俩，打破地域界限，在省与省、区与区之间的接合部积极组织会剿，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消灭进剿中之“死角”。

△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预防匪特煽动群众抢粮的指示》指出，2月下旬以来湘阴等地接连发生匪特分子煽动群众抢粮，先后被抢30万斤。“指示”强调，粮食问题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各地要在严厉镇压惯匪、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主动地全面领导贫苦农民向地富进行减租退押，清理积谷公款，解决群众渡荒问题。不能只是被动的看管仓库。

下旬 广东封川地区匪特武装500多人先后袭击渔涝区及修泰、文东、德宁乡人民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及解放军伤病员共113人。经第41军122师366团和西江军分区部队联合进剿，俘匪首植瑞椿、植映秋等150多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为此发出通报，指示各地警惕匪特暴乱。

△ 第38军151师由滇返桂，途经西隆县与匪作战3次，歼匪“黔桂边区司令部”及“新编第24师”500多人，击毙匪师长胡栋成。

本月 广西玉林、梧州、平乐等地区相继发生土匪暴乱，损失粮食35万多公斤，约3000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惨遭杀害。3月中旬匪乱被平息。

三 月

2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湖南南县暴乱事件的通报》。1月23日，南县地区匪特与地富中之反动分子，煽动群众五六千人进逼县城。县政府人员牺牲战士5人、干部1人，另有21人被暴乱分子扣押。枪支被抢13支，粮食被抢100余担。“通报”要求各地在剿匪反霸中切实打击恶霸特务分子，加强公安工作；同时要改进工作作风，积极领导群众反霸减租，调整负担，帮助群众渡过春荒，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 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转湖南省委《关于预防匪特煽动群众抢粮的指示》，指出：农民吃饭要求已成为今春的紧急问题。如不能坚定地领导农民向地主斗争，就会被敌人领导农民向我们斗争。目前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就是领导农民退租退押。在业已发生抢粮风潮的地区，必须集中力量采取正确办法平灭叛乱，对主谋分子必须处决。

3 日 湘西军区调集第139师416团、第141师422团、军区直属队共6个营的兵力，围歼古丈县股匪“暂11师”张平部。至4月上旬，歼匪2000多人，其中俘、降支队长以上匪首10多人。

△ 第47军139师415团2个营和416团1个营，分3路合围湘西泸溪县兴隆场匪“暂9师”徐汉章部，歼匪1000多人，缴枪1000余支。

6 日 第45军135师与广西玉林军分区部队配合，对在北流、博白、贵县等地掀起暴乱的股匪展开围剿。至下旬，歼匪1800多人，其中击毙匪“军委会”主任李昭林、副司令李才发，生擒匪暴乱总司令黄泳春。

7 日 第40军119师一部解放北部湾上的涠州岛，毙俘匪“广东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部”参谋长以下450多人。

8 日 广东军区召开剿匪会议，分析剿匪斗争形势，批评了存在的太平麻痹思想和领导思想上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偏向。会议提出要以剿匪为中

心，加强军地配合，并决定增调部队，展开全面进剿，争取上半年消灭股匪。

9 日 湘西地区匪“暂 8 师”师长胡震率该匪部副旅长邢开南、第 4 支队司令张云等 500 多人向湘西军区投降。

△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指出：近来土匪活动转趋活跃，数量未见减少，抢劫案件增加，清剿工作未获得预定成绩。为加快剿匪，军区部队要以剿匪为中心，参剿部队可酌情减少或免除生产任务，以便注全力于清匪工作；对土匪的处理要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决不可一个不杀、随捉随放；剿匪部队要实行专责包干制，限期完成辖区清剿任务。

上旬 驻粤第 41 军 122 师与西江军分区部队集中 6 个营的兵力，在平息罗定、云浮县一带匪特暴乱的同时，采用远距离奔袭战术，摧毁匪特武装“西江指挥所”，击毙匪副司令陈少进，俘匪副司令刘汉光、团长罗国章等 400 多人。

13 日 河南军区召开英模大会，表彰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大会公布，从 1949 年 6 月至 1950 年 2 月底，全省共歼匪 13.9 万多人，缴枪 15.9 万多支，基本肃清武装残匪。

16 日 河南陕州地区公安局在灵宝县侦破匪“青年救国军”组织，捕获匪司令官李秉时、联络专员郭孝义，分处主任刘津民、刘真基、屈志邦等骨干分子。

17 日 中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至 28 日结束。参谋长赵尔陆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剿匪斗争的经验，统一了剿匪作战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集中兵力实施重点进剿的部署。

18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强调，“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要注意做好生产救灾工作。

△ 广东陆丰县上砂乡匪特武装煽动 1200 多人掀起暴乱，攻占乡政府，伏击县大队，杀害干部战士多人。第 41 军 123 师 368 团派出 1 个营，在 3000

多民兵的配合下，前往平息，计毙伤匪34人，俘569人。

19日 广东东江军分区第9团一部在新丰县大队的配合下，分3路进剿杨梅峒一带的股匪。经3天激烈战斗，攻克匪巢，生俘匪首詹兰桂以下114人，毙伤匪14人，匪投降自新71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及物资弹药一批。

△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增强敌情观念，加强对匪特破坏活动打击镇压的指示》，指出：自去年12月以来，匪特武装经过观望整顿，渐趋积极，由隐蔽转入公开，仅1至2月匪特分子掀起的群众性暴乱即达24起，损失粮食达8.5万余斤。“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增强敌情观念，结合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加强情报、侦察、管制等工作，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日 湖北军区司令部发出匪情通报，指出：2月份全区有匪262股，共7200多人。其中以恩施地区股匪较多，计61股、4100多人。次为荆州、沔阳、宜昌三地，各有股匪700多人。入春以来，匪特利用春荒大肆造谣，破坏活动加剧。

△ 第46军136师408团两个连、湖南军区独立第15团两个连、第16团1个连相互配合，在邵阳板子山地区对匪“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队”李吉生、唐伟残部展开围歼。经连续合击、追剿，至4月下旬，共歼匪750多人，生擒匪首李吉生，击毙唐伟。

23日 广西省人民政府、广西军区颁发《关于严惩暴乱首要分子》布告，重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强调对参加暴乱的伪政府工作人员、伪军官、保甲长等必须罪加一等，决不宽容。

24日 广东北江地区林显、何康明等股匪裹胁群众共1500多人围攻乐昌县城，遭到守城工作人员顽强抵抗。后人民解放军主力一部及时增援，将匪击溃，歼匪170多人。

27日 湘西地区匪“暂编11师”支队长张高沙、李甲科等110多人，向湘西军区投降。

30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给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发出指示，对民兵在剿匪中所犯错误提出处理意见。“指示”指出，东江上沙参加剿匪的民兵队抢掠烧杀牲畜与家具，北江军分区乡队剿匪时烧毁民房70余间，韩江8团两个连

也参与此种行动。对此，必须严肃地加以处理，给带头闯祸及该部负责干部以党纪、军纪处分，并将处理结果公布，向人民进行自我批评。凡犯此种错误的干部、民兵与军队，均应进行短期整训，不能以其任务紧张而予以容忍。

下旬 驻粤第41军122师一部与西江军分区部队密切配合，在德庆县歼灭企图掀起暴乱的匪徒近700人。原国民党德庆县县长严博球走投无路，饮弹自毙。

△ 江西抚州军分区部队与福建建阳军分区部队配合，对“闽赣边反共救国军”严正匪部展开围剿，至4月上旬，共歼匪300多人。匪作战科长马文增、第二副总指挥曾文轩先后率残部投降。

本月 广东南路军分区部队配合野战部队，先后于灵（山）钦（县）边、灵（山）合（浦）边、茂（名）阳（春）边对股匪展开进剿。作战30余次，毙匪首黄丽初、曹振甫等以下239人，俘匪“反共救国军第2支队”副指挥黄超雄、“义勇救国军”参谋长朱威以下2284人。匪首傅彰昭等以下514人投降。

△ 原国民党军第63军军长刘栋材、广东南雄县县长华本之从香港潜回粤赣边境，组建“粤赣边反共救国自卫军”，凑成4个支队，约700多人，于江西信丰县油山地区流窜作乱。

△ 湖北军区为加强鄂西剿匪斗争领导，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负责，成立鄂西剿匪指挥所。同时，将匪情严重的武当山和九道梁地区划为重点清剿区，分别成立剿匪指挥所和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该区的剿匪工作。

△ 第47军抽调3000多名指战员，支援湘西地方政府工作，交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

四 月

1日 湘西军区第140师418团组织小分队，对盘踞会同县八宝山上的股匪实施突袭，活捉匪“中华民族自救军第3方面军第5纵队”司令陈通焕，摧毁其指挥部，俘其20多名随从。

2日 中南军区领导人就剿匪中的几个战术问题向各军区、各军发出指示，强调

在匪患严重地区，进剿部队应适当靠拢，不宜过份分散；独立执勤分队遇匪围攻时应坚决固守，避免慌乱突围；各部队之间应相互策应，主动驰援。

4 日 湖北军区贯彻中南军区3月高干会议精神，决定全省组成8个边缘区剿匪工作委员会、34个会剿指挥部（所）及24个联防区，对流窜省县边缘地区的股匪展开联合会剿。

△ 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贯彻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确定的重点进剿方针，划定湘西中心区、常德太浮山区、邵阳的龙山、板子山及武冈地区为全省重点进剿区。

△ 湖南常德军分区组织14个连兵力，对盘踞太浮山区的匪“湘鄂边反共救国军第4路纵队”展开进剿。至9日，歼匪大部，匪纵队司令侯宗汉投降。

上旬 第46军136师集中两个团和师直分队，对在湖南武冈、城步、新宁地区作乱的多股土匪武装实施围剿。至5月中旬，共歼匪2500多人，其中匪首9人。

11 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召开会议贯彻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通过《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剿匪布告》等文件，强调要提高对剿匪斗争的认识，加强领导，密切军政配合，实行“分片包剿制”。

△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岳阳、宁远匪特暴乱事件的通报》。3月29日和4月3日，宁远县二区、岳阳县一区分别发生匪特暴乱，地方干部和部队战士13人遇害，5人被掳。“通报”指出，两地暴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之所以遭受损失主要是由于思想麻痹。各地要吸取血的教训，提高警惕，不可疏忽。

14 日 驻桂第45军133师的1个团在横县以北镇龙山区合围“广西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5师”，歼匪800多人。

15 日 第47军141师422团1营和423团2营，对潜藏在湘西永顺县松柏场五连洞的匪“暂4师”残部展开进剿。至24日，全歼残匪，俘匪副师长兼“第1旅”旅长李兰初等80多人。

△ 第45军134师401团合击粤西钦州北大寺股匪黄正球部，歼匪600多人，缴获各种枪210多支。

16 日 广西忻城地区匪首吴光廷、杨杰率300余人围攻忻城县城。城内5名县

大队的战士英勇抗击，坚守县政府5昼夜。岐山、守江、嘉仁等乡民兵闻讯自动组织前往增援，将匪击溃，歼匪25人，县城得到解困。守城战士和增援民兵受到中南军区通令嘉奖。

△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根据中南军区3月高干会议精神作出决定：以第49军全部及第115、158师，和桂林、柳州、平乐、宜山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桂北进剿指挥部；以第45军全部及南宁、玉林、梧州3个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桂东南进剿指挥部，统一指挥对上述地区的重点进剿。

17日 第45军134师集中10个连，围剿桂西南绥渌县（今扶绥）石山区的股匪。经8昼夜战斗，歼匪“桂境第1方面军第11纵队第2联队”黄配鹏部500多人。

18日 第44军130师390团解放珠江口内伶仃岛。

20日 第46军137师411团和湖南军区独立第16团，联合向龟缩在邵阳龙山地区之匪“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队”尹立言、匡国军残部实施围剿。至5月下旬，共歼匪700多人。

中旬 湖北沔阳军分区部队先后在监利、崇阳、蒲圻、石首、公安、汉川、沔阳等边界地带组织会剿，捕获匪大队长姜文佳以下138人，并争取匪投降自新142人。

24日 湖北秭归县西庄坪、磨坪等地反动会道门煽动600余人进行暴乱，接连3天围攻解放军护仓战士及政府工作人员。27日，县大队驰援被困人员，击毙匪首郑家宽以下40多人，俘12人，暴乱被平息。

25日 第38军114师两个团和湖南常德军分区独立第9团配合，对盘踞桃源县境内之匪“中国护民救国军洞庭纵队”等实施围剿。至5月下旬，歼匪1200多人，匪首刘彪、宋浩魁、郭炎先后被俘，安步洲、彭立芳率部投降。

下旬 广西贵县地区匪首韦杰才、毛玉光、潘汉波等胁迫群众2000多人，攻打樟木区区乡政府，抢粮17万斤。后被剿匪部队平息。

△ 第41军123师（欠第369团）进抵粤北地区，奉命进剿英德、清远、阳山3县之匪。

△ 湖南邵阳地区剿匪部队根据军事进剿的情况，及时转入清剿，编组350多

个工作队投入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发展民兵、清除散匪的工作。至6月底,3个月共歼匪7750多人。

△ 第39军115师一部协同广西平乐军分区部队,在修仁县境歼匪"桂中军政区"副司令欧阳拔英以下700多人。

月底 江西赣州军分区部队一部在安远县境内,经60余天艰苦进剿,奔袭近百次,将惯匪赖世桂部歼灭。俘匪副团长黄志义以下7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0多支。

本月 广东南路军分区部队继续清剿境内土匪,俘匪"忠义救国军第1兵团"司令周奇以下249人,毙匪团长陈茂光以下280多人,匪团长邹志刚等136人投降。

五 月

1日 海南岛全境解放,歼国民党军3.3万多人。残存在华南大陆上的匪特分子受到极大震慑。

△ 江西军区召开首届党代表会议,传达贯彻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总结前一阶段的剿匪经验,确定1950年仍以剿匪为中心任务,作出了进一步贯彻主力地方化、彻底扑灭匪患的部署。

4日 驻桂第45军133师一部协同南宁军分区部队,在宾阳县樟木、蒙公地区歼灭匪"反共救国军第12纵队"司令陈洪豪以下700多人。

5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纠正乱捕乱押现象的几项规定》,指出:乱捕乱押会发展干部命令主义作风,丧失人心,孤立自己,帮助敌人。此种现象必须克服。

9日 盘踞粤北阳山地区的股匪"国民党青年服务团",经驻剿部队第123师368团的多次打击后,匪团长谢之率300多人投降。

10日 驻桂第45军共抽调10个营的兵力,进剿大容山区股匪"桂南反共救国军暂1军"。至6月底,歼匪军长庞积善以下2400多人。

△ 中共河南省委、军区联合发出指示指出,4月以来匪数增至1500多人,发生暴乱49起,参加暴乱人数共达7万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提高警

惕，采取有效办法肃清匪特残余；在县、区、省际之间的接合部组织会剿；要加强情报工作与民兵建设，以武装保卫麦收。

上旬 江西宁都军分区驻石城剿匪部队，通过剿抚兼施，开展政治攻势，10天内降、俘土匪200多人，其中匪首10人。

△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3团一部，连日追歼抢劫兵站物资的匪“川鄂边区人民自卫军”。在四川巫山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将其合围，俘匪100多人，匪首宋大香等被迫投降，其余解体潜逃。

15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广西军区剿匪发出指示，强调坚持贯彻重点进剿方针，在重点进剿区成立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并认真执行工作队化的任务，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与巩固政权。各级指挥机关应加强具体指导，防止官僚主义。

17日 驻桂第45军134师和龙州军分区共组织8个营兵力，进剿盘踞十万大山的姚槐、黄正球、雷啸空等股匪。至6月底，共歼匪950多人。

18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4月16日广西梧州军分区461团3营的两个连，在平南县丹木剿匪战斗中因指挥失当，伤亡154人，损失枪支、弹药、马匹等物资一批。通报要求各部队吸取教训，切实掌握匪情，如遇匪袭击，必须坚守待援，不可慌乱突围，以免损失。

中旬 广东西江地区匪“反共救国军”团长沈立亭、副团长沈齐全，在人民解放军进剿部队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下，弃暗投明，率匪众190多人向人民政府投降。

△ 驻粤第44军131师391团配合地方部队，在茂名地区歼匪“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俘其少将司令朱伟韬等100多人。

△ 广西柳州军分区集中7个连兵力进剿中渡以西四十八弄、象县之马坪地区股匪，歼匪600多人。

22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介绍顽强抗击、坚守待援、最终获胜的范例：驻广西良江之437团9连1个排，遭匪700多人围攻，坚守四昼三夜，配合援军歼匪160多人。广西忻城县县大队5名队员抗击土匪300多人的围攻达5昼夜，后在3个乡的50多名民兵的增援下解围。

△ 驻粤第41军122师直属营在高要县禄步镇兰青村，与当地群众配合，活

捉西江地区惯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司令陆轰。

25日 南路军分区部队在粤西地区俘匪“广东反共救国军合(浦)灵(山)总队”总队长郭文波以下156人,毙伤130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 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展开。第44军131师在广东军区江防舰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盘踞珠江口万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匪“国防部突击军总部”发起攻击。至8月7日,战役结束,共歼敌700多人,珠江口大小岛屿均获解放。

26日 湖南军区召开首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以剿匪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完成剿匪任务的3条标准:肃清散匪、捉净匪首、收尽匪枪;把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建立和巩固地方武装、民兵组织。

29日 广东军区召开剿匪会议,交流实施重点进剿的经验,确定6月为剿匪突击月。

本月 广西军区领导机关进行调整。原兼其领导机关的第13兵团部奉命移驻河南,第49军军部与原广西军区机关一部合并。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仍为张云逸。

△ 驻粤第41军123师于英德、清远、阳山等边界地区歼匪2000多人,使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1军”遭到严重打击。

△ 海南岛解放一个月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对岛上股匪进行全面清剿,计俘匪604人,迫匪投降3127人。

△ 驻粤第41军抽调1400多人,第44军抽调1100多人,分别组成工作队,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参加农村民主改革和生产救灾活动,发动群众,配合剿匪。

△ 进入鄂西武当山和九道梁地区进行重点清剿的郧阳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灭武当山区全部股匪,在九道梁一带消灭匪“川鄂边区人民自卫军”、“江北游击纵队”等股匪。

△ 第158师奉命从广西宜山调入广东,参加粤中地区剿匪。第115师接替其防务。

六 月

2 日 驻桂第45军133师和玉林军分区共调集8个营兵力，围剿六万大山一带股匪。至16日，共歼匪1100多人。

3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桂北地区连续遭匪袭击给广西军区发出指示，强调要从军、师领导方法、领导作风方面作出检查，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切实改正。

4 日 第47军侦察分队在湘西沅陵县老鸦冲活捉匪“暂编第1军”军长陈子贤。

△ 驻粤第41军123师368团一部，于英德县石角坑将刘朗林股匪包围。翌日与367团一部共同发起攻击，歼匪310多人。

5 日 中南军区领导为贯彻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的方针，向各剿匪部队发出指示。“指示”总结了高干会议以来实施重点进剿的情况，提出了坚持和搞好重点进剿的意见。

△ 第41军123师367团两个营，在粤北英（德）、乳（源）、阳（山）交界地区将股匪盘踞的天井山包围，歼匪250多人。

△ 琼崖纵队第6团，在保亭县牙洋地区将匪“保亭县自卫大队”200多人包围，迫使匪首陈光华率部投降，缴获轻重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支。

7 日 第47军139师415团，在140师420团及邵阳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对流窜溆浦、怀化边界地区之周全福、易豪、杨福清、段明堂等股匪展开围剿，歼匪900多人。

△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发出《关于深入剿匪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军队与地方党委必须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剿匪领导。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

△ 逃匿于乐昌县九峰乡的匪“广东反共救国军第4军第1师”师长黎元勋、团长谭均亮等以下70多人，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新，交出机枪1挺、长短枪200余支、土炮12门。

8 日 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剿匪政治攻势的指示》，指出：海南岛胜利解放是对匪特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现应积极开展对匪的政治攻势，

宣传我军的剿匪政策和彻底消除匪患的决心，以分化敌人，加快进剿的速度。

10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暑期剿匪工作指示。要求在夏休期间，各剿匪部队既要得到适当休整，又不要过大的影响剿匪任务，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布置。

上旬 驻粤第44军131师391团与南路军分区独立第23团，联合进剿茂名、信宜、阳春边大坡一带股匪，歼匪"粤南忠义救国军"4个团，毙俘少将旅长吴熙文等600多人。

△ 广东南路军分区独立第24团配合第45军一部，在合浦县进剿匪"反共同盟青年救国军"，歼匪主力200多人，生擒匪"粤桂边军委会"总指挥李耀武。

15日 江西高安县驻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破获匪特组织"联御团"，俘匪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电台1部。

19日 驻桂第45军134师401、402团各一部，在邕宁县潭洞地区歼匪"反共救国军第4师"200多人。

20日 中南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剿匪部队政策纪律的通报》，批评个别部队违反政策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分析纪律松弛的原因。要求各部队加强思想教育，克服单纯军事进剿的观点，提高遵守并执行政策纪律的自觉性；切实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驻桂第45军135师一部，对盘踞天堂山地区的股匪"反共救国军第7师"吴安国部展开围剿。至7月底，共歼匪800多人。

21日 江西军区发出《夏季剿匪工作指示》，要求部队对残匪不能丝毫放松，在重点地区坚持驻剿、清剿，并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巩固和建设政权。

22日 河南军区发出清匪工作指示，对上半年清匪战绩不大的原因作了分析，要求克服自满麻痹情绪，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加强对清匪工作的领导；要健全情报网，切实掌握匪情；对武工队要加强培训，使之公安化；要整顿民兵组织，提高质量，积极参与清匪；边缘接合部地区要相互配合，统一指挥，组织会剿；要加强军地协调，统一行动，以利清剿。

23日 湖北鹤峰、宣恩两县县大队，集中两个连，对窜犯于鄂湘川边界龙山一带

的匪“湘鄂川反共救国军第9纵队”副司令覃介民部展开进剿，将其全部击溃，毙匪34人，俘匪覃介民以下54人。

25日 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国政府派兵干涉朝鲜内战，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在此影响下，中南地区潜散匪特活动频繁，匪情再度趋紧。

28日 江西抚州军分区剿匪部队第483团，在金溪县生擒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6支队”支队长平安邦。

△ 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高级机要会议”，决定整顿并统一在大陆上的匪特武装，以加强活动，扩大影响，争取美援。

29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给广东军区发出指示：对陆丰县“长发党”，由政府明令宣布取缔其组织，对其暴乱的党魁、首领及派进的特务需逮捕审判；收缴其武器；公布其勾敌谋乱证据及其罪行；号召胁从分子登记悔过，使广大群众明了真相；在各界代表会上进行讨论，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形成决议，然后推动执行，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拥护，孤立敌人，达到逐步肃清之目的。

△ 中南军区向所属各军区、各军发出“关于驻剿、清剿阶段的几个经验综合”文件，肯定了一些地区在这一阶段中实行一元化领导、部队工作队化、军事上实行清匪包干以及领导机关加强指导等成功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要求剿匪部队在夏季休整期间学习并拟出贯彻措施。

下旬 驻粤第41军121师与潮汕军分区独立第1团各一部，共同围剿闽粤边界地区股匪，歼匪首吴思义等230多人。

月底 中南地区剿匪部队自4月实施重点进剿以来，3个月共歼匪125139人。其中，河南396人，湖北537人，江西3058人，湖南38625人，广东45963人，广西31722人。

本月 粤东地区反动会道门组织“长发党”慑于剿匪部队的强大攻势，大批会众登记自新，仅陆丰县南塘地区就有3600多人登记脱离该反动组织。

△ 湖北荆州军分区部队实行剿匪包干制，先后捕获匪“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纵队长胡荣等大小匪首77人、匪众146人，争取投降61人，缴枪80余支。

七 月

1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表扬第 47 军 139 师 416 团 3 营 8 连在湘西剿匪中不畏艰苦，不怕扑空，一个月连追 700 多公里，将匪“暂 9 师”徐汉章残部歼灭，缴获各种枪 300 多支。

△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令表扬广西南宁军分区第 152 师 456 团剿匪分队。该团 2 营 6 连 3 排在方村前后遭匪 1000 多人围攻。经 4 昼夜英勇抗击，始终坚守阵地，最后由副政指将全排带回。

2 日 河南省商丘地区公安部门破获匪特武装组织“徐州第 3 方面军司令部”、“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国防部二厅二四八行动组”，逮捕匪首王重九、陈继先、丁予敬、姜深波、刘继尧等 69 人，缴获电台 3 部及武器、证件一批。

3 日 匪“湘鄂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2000 余人，围攻在湘西永绥县茶洞地区担任护路任务的解放军第 416 团两个排。护路人员顽强抗击，在增援部队的夹击下，击退了匪军，歼匪 107 人。

5 日 广西梧州军分区第 154 师 461 团 3 营，在桂林东北湖村两天内歼灭罗崇钦股匪 400 多人。

6 日 广东南路军分区独立第 22 团 1 营，在廉江、博白、合浦 3 县边界地区全歼匪“粤桂边游击纵队”，其中毙匪中将司令兼特务支队支队长陈辉廷以下 15 人，俘支队副司令廖星楼等以下 171 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10 日 湖南古丈县二区区中队与民兵配合，在杨家岭将湘西重要匪首“暂 11 师”师长张平击毙。

△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发出《关于全面开展对匪政治攻势的指示》指出，剿匪政治攻势的基本内容为加强宣传、运用政策、严格纪律三个方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这一攻势的领导，真正形成群众性的清匪运动。

13 日 中南军区召开第二次高干会议，至 23 日结束。会议分析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中南地区匪情及执行重点进剿方针以来的剿匪形势，总结了重点进剿的经验，部署了下半年的剿匪工作。

14日 中央军委决定，第13兵团与第15兵团领导机关对调。原第15兵团由广东北调，改称第13兵团；原第13兵团由郑州南下，改称第15兵团，并兼广东军区。叶剑英仍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河南信阳、罗山两县公安部门配合，破获匪特武装组织“豫南剿匪司令部”（又名“豫南游击纵队”）。捕捉匪师长王斌，正、副旅长刘文斌、戴爱东，参谋长陈广顺等57人；缴获长枪83支及其他武器弹药一批。

17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强防范匪特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密切注意敌人的活动，适时加以打击；抓紧乡村剿匪，不留时间空隙；对敌特组织暴动必须坚决镇压。并应做好救济失业、稳定物价、救灾渡荒等争取群众的工作，不可误时失事。

△ 江西赣西南行政公署公安处经周密侦察，破获匪特地下军“中国人民救国军赣南纵队”，捕捉其纵队司令廖世桥、参谋长刘宛如、支队长彭哲秋等39人。

中旬 奉中央军委命令，第39军115师归建；第174师从河南调入广西接替其防务，并兼宜山军分区。

△ 匪“桂黔边区军政司令部”副司令林图暄纠集1000多人，围攻天河（现罗城）县城9昼夜。下旬，第174师521团进驻天河，众匪溃逃。

△ 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郑介民在香港召开会议，布置匪特活动。决定将原“华南游击前进指挥部”改组为“东南执行部”，郑负总责。下设组织、情报、参谋、联络、宣传等部，并委原国民党广东梅县县长梁国材为兴梅区“反共游击纵队”司令，陈克华为“潮汕反共游击纵队”司令，由陈洪范等人筹组“琼崖反共救国军”。

22日 河南尉氏县公安机关破获匪特武装组织“国防盟军联防司令部”下辖的“豫东剿共指挥部”，捕捉匪少将司令王玉杰等5人。

23日 河南南阳军分区协助公安部门破获唐河县匪特地下军“中国青年反共志愿军豫南纵队”，捕捉其司令刘中和、副司令刘明轩、参谋长郭庆芳等30多人，缴获电台一部。

24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电复广西军区，同意暂时放弃西隆县、西林县；并提出收缩兵力，用逐步蚕食的办法一块一块清除匪患。

△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令嘉奖广东南路军分区合浦县县大队。该大队于7月8日在菠萝根全歼匪“反共自卫军独立第1纵队”，俘匪纵队司令洛南康以下161人，毙伤匪34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90余支。

本月 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南地区匪势再次上升，股匪人数激增，破坏活动加剧。仅河南一省，土匪人数从1200多人增至2800多人，袭击区乡政府达30次，20多个乡政府被毁。

△ 以国民党桂系要员方一引为首的土匪武装骨干，在广西邕宁县成立匪“广西省政府”、“南宁专署”，并组成“反共救国军”4个师、5个纵队，共7500多人，计划袭击广西省会南宁市。

△ 湖北武汉市公安局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汉义勇第3总队”及“湖北省京(山)汉(川)应(城)3县军政特派员公署”，擒获匪少将总队长兼军政特派员胡子民以下68人。

八 月

4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给各省军区、各军发出指示，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各地土匪又形猖獗，需引起注意。在匪患基本肃清地区应贯彻清匪方针，配合地方党政公安部门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并大力建设人民武装，以便部队抽走后能有力的维持地方治安。

6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给广东军区发出指示：为适应形势变化，使野战军主力能根据国防需要随时保持机动，在匪患基本平息的地区应由地方武装接替主力部队防务；匪情较重的地区应迅速消灭股匪，以便尽可能的将野战部队主力集结。

8日 河南军区发出清匪工作补充指示，指出：7月以来匪特气势嚣张，全区已有20余个乡政权被匪特搞垮，损失长短枪40支，33名干部惨遭杀害或被俘。为坚决平息匪患，确定八九月份以清匪反特为中心，配合公安部门开展侦破，力争一网打尽。并要大力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形势，揭露匪特谣言，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孤立敌人，强化治安。

9日 西南军区致电中南军区，建议组织川、黔、湘、鄂边界地区会剿，以彻底消

灭在省区接合部边沿山地流窜之匪。13日，中南军区复电同意组织会剿，并将原电转发湖南、湖北两军区，指示做好参与边界会剿的准备。

△ 驻粤第41军122师364团3营与粤中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解放阳江县属的南鹏岛。毙俘匪支队司令黄恩辅、王贵以及匪旅长敖昌瑞、郑文广以下421人。缴获电动船1艘、六〇炮1门、重机枪10挺、长短枪194支。

10日 广西军区党委召开整风会议，至9月1日结束。各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会议检查总结了半年多来的剿匪工作，统一了对前一阶段存在问题的认识，重新调整了剿匪部署。

11日 江西上饶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国民党上饶第六区特派员、“反共救国军”司令胡梦霞案。胡匪在赣东北9个县发展匪特组织，联络各路股匪进行破坏活动，被依法处决。

12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令，嘉奖战绩突出的剿匪部队。表彰这些部队指战员从3月高干会议以来，正确执行剿匪方针，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发挥了高度的剿匪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勉励全区剿匪部队再接再厉，不骄不懈，为彻底肃清中南地区土匪而努力。

△ 河南罗山县公安局破获匪地下军“豫皖鄂农民自卫反共总指挥部”，将匪总指挥胡甲三、副总指挥孙佩谋和正副参谋长黎向高、刘执训等31人生擒。

15日 中南军区经新华社发布剿匪战绩：全区部队上半年（1月至6月）共歼匪21万人，其中毙伤俘重要匪首张平、陈子贤、李兰初、陆轰等人。

16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令，表扬驻桂第45军135师。该师7月份以来歼匪3707人；8月上旬的10天中又出动达69次，歼匪579人。

△ 江西袁州军分区剿匪部队在萍乡县公安局配合下，进剿匪“华中反共救国军”。经近40天的围歼扫荡，俘匪司令樊德芬、副司令陈绍贵等100多人，缴获各种枪80余支。

17日 广东兴梅军分区独立第4团及兴宁、平远两县县大队，联合会剿匪“闽粤赣边纵队”，击毙匪纵队司令谢海筹，并全歼其匪众。

19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就配合川东边缘地带会剿给湖南、湖北两军区发出指示，要求恩施军分区集中最大力量配合这一行动，并迅速与川东军区部队沟

通联络，接受指挥；湘西军区应迅速提出配合进剿的计划，直接与川东剿匪指挥部联络。

△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表扬新近从河南调入广西参加剿匪的第174师。该师第521团先后在罗城东北、天河西北、龙岸以北等地打击股匪，俘匪纵队秘书长、大队长等100多人，毙伤匪70多人。

△ 河南潢川、光山、息县接壤处的21个乡3000多名“圣贤道”道徒，在会首赵玉龙等人的煽动、威逼下掀起暴乱，残害民兵队长、团支部书记各1人，并抢劫粮库。信阳军分区部队闻讯，即与公安机关配合，将暴乱平息，抓获闹事道徒200多人。

20日 湘西军区就参加川东会剿和组织湘鄂川边缘地带会剿向中南军区作出报告，建议请川东军区将进剿计划和兵力部署及早告之，以便协同行动。

中旬 江西萍乡地区公安部门在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的协助下，破获匪特武装组织地下军“华中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擒其指挥官谢铧、少将高参欧阳佐、团长石新国、国民党萍乡县长周增乐等53人，缴获各种武器78件及黄色炸药15块。

24日 匪“黔桂边军政区司令部”第1、3纵队共7000多人围攻桂北南丹县城。坚守县城的解放军两个连及县大队英勇抗击。后增援部队赶到，将匪击溃。

25日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南军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人，指出：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必须加强兵力，全力准备作战。

26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电示广西军区：对边防部署应有所准备，但勿形成过份紧张空气，以防影响当前的剿匪部署。

29日 中南军区电示华南分局及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应迅速就执行中央军委8月25日指示、防止台湾国民党军袭击作出部署。

△ 广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至9月10日结束。会议研究了加强海边防和加快剿匪的问题，决定主力部队集中担负海边防任务，剿匪交由地方部队负责，并依此调整了兵力部署。叶剑英在会上就防敌袭扰、防匪钻入基层组织内的问题作了指示。

31日 广西百色军分区独立团和万冈、平治、田东3县县大队及民兵2500人，对盘踞在3县交界处义和地带的股匪1500人展开围剿。经1周战斗，毙匪300多人，俘匪1000多人。

△ 台湾国民党军飞机1架窜入赣东北地区上空投撒传单，鼓惑匪特加紧活动，实施破坏。

本月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党委在整风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剿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贯彻重点剿匪的方针不明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偏差；发动群众不深入；军队与地方缺乏相互配合。整风中拟订了改正措施。

△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在湘西地区视察，强调剿匪要做好3件事：一要发动群众；二要捉尽匪首；三要建设好政权。湘西军区以此为标准，实行分片包剿责任制，按县、区为单位逐一验收。

△ 鄂西利川县地方武装对匪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匪"川、黔、湘、鄂4省边区民众自卫第7纵队"副司令张纯德等以下82人投降，收缴枪械30多支、子弹近千发。

九 月

1日 中南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加强广东海防的部署。

4日 河南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发出指示，强调要针对匪特近期活动的特点，发动群众开展破案斗争，集中力量打垮匪特的潜伏势力，以巩固社会治安。

△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破案斗争，进一步肃清匪特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人的主要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一是潜伏隐蔽；二是组织地下军，发动武装暴乱。因此，需加强侦破工作，并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天罗地网，使敌人无隙可钻，无处可藏。各级领导必须提高警惕，保持主动，先机制人，克服在事件发生之后再去检讨一次的陈习。

8日 湖北省公安厅报告：7月以来，匪特分子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加强活动，人数激增。全省有匪146股、7800多人，共发生抢劫、突袭、暗杀等事件43起，群众死伤26人，农会、村干部及民兵死伤27人。发生暴乱事件45

起，劫去公粮2万余斤，杀害干部12人、群众5人。

9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就严防逃往越南境内残匪回窜袭扰问题，给广东、广西两军区及第43军发出指示。“指示”分析了残匪的状况与企图，要求制订预歼方案，但不应过份牵动与影响内地的剿匪计划。

△ 江西抚州军分区483团5连于赣闽边光泽县（福建）牛田村，将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18支队”支队长王象起等5人擒获。

10 日 江西袁州军分区武工队15人在民兵的配合下，于蒙山地区将匪“湘赣反共救国军第7纵队”司令王亚东捕获。

13 日 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设立各级清匪肃特委员会，加强清匪肃特工作的决定》，要求：为加强对隐蔽斗争的领导，实现清匪反特一元化的决策，省、地、县、区四级分别成立“清匪肃特委员会”，由当地军队、公安、民兵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14 日 驻桂第45军134师以7个营的兵力，对盘踞邕宁地区的匪“广西省政府”、“反共救国军新编第7军”、“反共别动军”等股匪实施进剿。经2个多月反复拉网围歼，共歼匪7140多人，其中含大小匪首318人。

15 日 第158师接替第132师警备广州，随后132师开赴英德、阳山、翁源一带剿匪。原在北江地区剿匪的第123师调至惠阳大亚湾担负海边防任务。

16 日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南军区领导人，同意军区对广东、广西的军事部署。并指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

17 日 河南郑州市公安部门侦破匪“河南绥靖第1路军”，捕获总指挥孙光辉、副总指挥耿祥云、支队长曹润芳等25人，缴获电台一部、手枪2支。随后又侦破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河南总指挥部”，捕匪少将特派员兼总指挥李应福、总队长赵国贤等22人。

18 日 中共广西省委发出《关于冬季剿匪指示》，要求各地把剿匪作为中心任务，积极配合，全力以赴，力求在冬季将重点区内的土匪基本肃清，以便进行土改。

19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出《关于针对匪特新的斗争方式采取新的剿匪方针的指示》，指出：最近敌人提出了“安全生存，不受损失”、“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活动方式也由以武装斗争为主转变为秘密潜伏，以隐蔽造

谣破坏为主。“指示”提醒各级领导机关要防止因表面的平静而松懈对敌斗争，凡成股之匪应坚决予以歼灭，对分散隐匿之匪则应以公安肃特为主，并与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和政治攻势配合，迅速肃清一切公开与隐蔽的匪特武装。

20日 湘西剿匪部队第140师警卫营和第139师417团一部，对盘踞芷江县的股匪“反共游击总指挥部第3纵队”展开围剿。至28日，将匪包围于麻阳坡地区，击毙匪纵队司令张嗣基、副司令张秀吉、支队长李运忠，俘匪400多人。

△ 江西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发出指示，要求在下两个月内发动全面攻势，贯彻军政结合、重点清剿、长期驻剿的清匪方针，基本肃清境内的股、散、潜匪。

中旬 湘西军区根据中南军区关于组织边缘地带会剿的指示精神，确定划分南、北两个重点剿匪区，分别成立南、北剿匪指挥部，并于10月中旬展开会剿。

22日 第45军134师400团6连7班副班长徐汉林，在围歼广东灵山县（后划归广西）盘古村股匪的战斗中，舍身炸敌堡，使部队顺利通过封锁线，全歼匪“反共救国军”1个团。徐汉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后被追记特功、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24日 河南淮阳县县大队在该县丁洼一带将匪“冀、鲁、豫、晋、陕5省民族正义军第2军4师”师长等3人捕获。并迅即组织人员顺藤摸瓜，在周口、漯河等地抓获匪首10人。

25日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剿匪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思想教育；大力开展立功运动；积极组织对匪的宣传瓦解工作，以保证剿匪任务的圆满完成。

本月 河南省公安厅发出通报：月来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图谋组织武装暴乱。伊阳县“金仙大道”宣传“天下要大乱，五魔闹中华，最后一贯道真主坐天下”；郑县“成皋三门道”曾组织“黑虎军”4个军，制造印信，计划于农历八月十五闹事，幸被破获，阴谋未逞。

十 月

2 日 第43军127师进驻粤西合浦县，参加钦廉地区剿匪。至12月中旬，进行大小战斗260多次，共歼匪1.1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9门、各种枪6700多支。

5 日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保卫和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深入的土改教育，并尽可能的组织更多的工作队下乡协助地方工作；各剿匪部队要发挥剿匪的积极性，迅速肃清匪患，为实行土地改革创造先决条件。

△ 江西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确定：为巩固剿匪成果，保障土改顺利进行，在土改铺开之前，再次对残匪进行一次清剿。

7 日 中南军区发出关于组成沿海巡防区的指示。确定广东沿海成立汕头、万山、虎门、北海4个巡防区；海南岛成立3个巡防区；并在沿海设置21个瞭望哨。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严厉镇压反革命，这是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但有的地区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出现了严重的右倾偏向，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抱怨。“指示”要求各地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严肃处理各项反革命案件，并将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

12 日 第43军127师381团1连班长王玉山，在粤西钦县周屋战斗中，用身体顶着背包堵住匪徒正在射击的机枪眼，掩护战友攻占敌据点，歼匪总队长施荣州、政工主任冼国鉴以下100多人。战后，王玉山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誉为中国式的马特洛索夫。

15 日 台湾国民党“反共突击军游干班联络队”9人分两组乘飞机在海南岛白沙县牙叉岭及新民县（今屯昌县）乌坡、海军（地名）一带空降，被当地驻军及民兵全歼。

△ 江西吉安军分区剿匪部队一部在陈塘地区全歼匪“赣西绥靖司令部”所属

“第1团”，俘获匪司令贺维珍等300多人，缴获机枪1挺、各种枪207支、电台一部。

△ 湖北黄冈地区破获匪“反共救国军铁血英勇团”，匪首夏海泉、罗腾遐等40余人全部落网。缴获短枪2支、方印2颗及匪特文书一批。

△ 湘鄂川边区会剿展开。至11月中旬，共歼匪1万多人，其中歼大队长以上匪首110多人，缴获各种枪7000余支。

△ 广西军区发出《关于冬季剿匪计划》，确定以冬季实行土地改革的17个县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及产粮地带为重点剿匪区，暂时放弃桂西北部分地区。

16日 第141师422团与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营配合，在湘西北龙山县南部地区展开围剿。至21日，毙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共歼匪360多人。

17日 驻桂第45军133师以7个营的兵力，对镇龙山区匪“反共救国军新编第7军”梁俭伯部进行多路奔袭合围。至12月上旬肃清了股匪，共歼匪5600多人。

△ 广西军区第145师兼平乐军分区调集18个连，对活动于平乐至八步（今贺县）公路两侧的股匪展开进剿。经半个多月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争取了1500名土匪投降。至12月底，共歼匪6900多人。

18日 广西南宁军分区1个团和宾阳县地方武装及民兵，共同对盘踞宾阳县东区的股匪发起攻击。首先歼灭匪“桂南反共救国军青年军”司令韦元香部200多人；然后转至上林县韦子村，协同第133师进剿分队，全歼匪“6县总指挥”黄贤才部800多人。至12月，共歼匪6600多人。

20日 第46军136师攻克被匪盘踞的湘西绥宁县城。至26日，共歼匪2000多人，活捉匪“游击指挥部”指挥长邓兆瑞，击毙匪支队长李连堂，匪“第5纵队”副司令沈继福投降。

△ 第47军140师418团解放被匪盘踞的湘西靖县县城，歼匪400多人。击毙匪“第2纵队第3梯队”司令胡溶和支队长沈正标，俘匪“第2纵队”司令兼靖县“县长”沈大海。

22日 第46军136师408团侦察排战士范春海等3人，在湘西绥宁县凉子界地

区捕获匪“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总指挥蒋燮琴。

△ 第48军143师427团7连，在赣南地区龙南县南木山，将匪“中国人民救国军第23军”游击司令李志斌擒获。随后又歼匪“粤赣边区反共总团”团长黄乃洲、副团长何澄鉴等10余人。

23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广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讨论加快广西剿匪问题。

△ 江西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和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深入动员，迅速行动，肃清匪特，保卫土改，并抽调得力干部参加地方土改工作。

25日 广西军区第146师兼柳州军分区以两个团的兵力进剿盘踞柳江、雒容、武宣三角地区的股匪。至12月25日，共歼匪1.25万多人。

27日 广西军区第145师435团、146师437团各一个营，在一部分民兵配合下，于象县大乐、同庚、那马一带包围从瑶山出来抢粮的土匪1500多人。经一天激战，毙伤匪166人，俘匪366人。

28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广西剿匪作出决定，强调：“广西全省目前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一切工作皆应服从于剿匪的利益与要求。”并指出，“广西处于国防前线，如果剿匪不能限期完成，不但本省全盘工作将因此陷于被动，且会使中南、西南两区相邻地带革命秩序与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必须有效地实施重点清剿计划，保证指挥统一与步调的一致，限期肃清全部股匪。11月4日，中南局将这一决定以指示形式发给广西省委。

△ 广西宜山军分区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分别对宜山、天峨、罗城县以南地区股匪实施围剿。至12月，共歼匪7338人。

29日 驻桂第45军134师派出6个营，对邕宁、横县地区的股匪展开进剿。至11月上旬，共歼匪1200多人。

△ 第46军136师408团8连在湘西绥宁县春水坪捕获匪“西南反共救国军”少将副司令詹根道。

31日 中南军区发出剿匪通报第1号，介绍湘西、湘鄂川边、广西百色等地的剿匪情况。

△ 广东军区召开全省军分区司令员会议，至11月上旬结束。会议讨论加强

海边防、剿匪、扩军、整顿民兵组织等问题，并根据各地区匪情，对剿匪工作分别作出了部署。

本月 中南军区公安司令部成立，詹才芳任司令员，卜盛光兼政治委员。

十一月

1 日 第45军135师和广西玉林军分区共抽调4个团的兵力，对大容山区股匪实施围剿。至12月10日，共歼匪2180人，主要匪首伍达欧被击毙，曾仲荣投降，缴获枪械一批。

8 日 中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全体会议的决议，对广西剿匪作出部署。确定目前全省以瑶山、桂南为两个重点剿匪区，暂时撤销百色、武鸣、宜山3个军分区及地委、专署机构，以腾出干部、部队加强重点地区剿匪。

△ 第47军140师一部，在湘西会同县广炮地区将匪“会同反共救国军”包围。经10昼夜反复扫荡，匪大部被歼。匪参谋长吴永义等1000多人缴械投降。

10 日 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赴广西指导剿匪工作。

△ 河南军区司令部转发淮阳、潢川两个军分区配合公安部门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的经验：清匪应“有重点、有目标、有准备的打”，严防乱搞一通和被动应付两种偏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与政府、公安、民兵相结合，清匪部队要做到公安化；必须正确执行对匪政策，善于控制、利用悔过分子多做瓦解匪特工作；布置内线打入匪部，掌握匪情；对企图暴乱之匪必须先发制人，及时扑灭；做好审讯工作，扩大线索；破案后抓紧机会展开政治攻势，提高群众斗志，孤立敌人，以达根绝匪患之目的。

△ 中南军区政治部印发《关于剿匪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系统地介绍了剿匪部队搞好思想发动、做好群众工作、对匪开展政治攻势的经验。

△ 广西武鸣军分区第454团一部，在隆安县西杨圩地区歼匪“21纵队1支队”300多人。

12 日 湖南洪江民兵在清匪斗争中，生擒黔阳匪首“民族自救军第3方面军第5纵队”司令段明堂。

△ 长期盘踞湘西地区的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在湘西军区、湖北恩施军分区进剿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率部缴械投诚。

13日 江西吉安地区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赣南反共救国军”、“反共救国军吉安总队”、“国民党救国游击队”、“训练入伍生军官谍报队”。匪首刘志鹏、刘耿介、王华民等28名主犯全部落网。

14日 毛泽东电示叶剑英等并告中南军区领导人：“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

△ 广东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发出指示，指出：鉴于目前时局紧张，为应付敌人可能的袭击，必须加紧肃清现存残匪，大力巩固城乡治安，才能有效进行防袭防钻的斗争。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高度的剿匪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厌倦疲塌情绪，大力展开进剿。“指示”对继续贯彻重点进剿方针、防止剿匪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16日 毛泽东将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4号批转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指出：“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

△ 第46军136师406团在湘西绥宁县东山乡捕获匪“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龙怀麟。

△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令嘉奖湘西剿匪部队，表彰全体指战员在湘鄂川边会剿以及在南3县（绥宁、靖县、通道）地区的进剿中，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积极性，接连翻过几十座千米以上的高峰，真正作到了无山不上，无村不搜，并掌握敌变我变的战术方针与适时开展政治攻势，因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7日 毛泽东电示叶剑英，并告方方及中南军区领导人：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必须统筹两广的工作，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要只顾一个省。

△ 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华南分局，指示叶剑英、陶

铸速去广西帮助工作；并对加强广东防务、全力剿灭土匪、相应调整兵力部署提出了意见。

△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表扬广西剿匪部队自夏休后转入重点进剿以来，已歼匪9000余人。并在进剿、搜剿与驻剿中展开群众性的想办法运动，大大发挥了全体人员的智慧，有效地打击了广西匪徒的气焰。

18日 广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剿匪肃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大力扩充地方武装。保证部队粮食供应，并组织随军工作团，紧密团结兄弟民族；加强城市公安工作，建立各级人民法庭，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分子。

△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发出指示：据河南7月至9月的匪情报告，匪特分子采取“打入”、“拉出”的办法，已窃取部分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的领导权。伊川匪首张祝三控制了5个村的民兵；郑县八岗区民兵队长被匪委为中队长；罗山县17名区乡干部被匪“豫鄂皖农民自卫反共总指挥部”委为团长、中队长等职。“指示”要求各地引起警惕，开展反奸肃特教育，纯洁内部，粉碎匪特的破坏阴谋。

19日 江西九江军分区剿匪部队，在武宁县境捕获匪“湘鄂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聂健夫及其参谋长黄益等，受到江西军区通令嘉奖。

20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领导人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等致电毛泽东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进展缓慢作了检讨，并报告了今后的剿匪计划。

△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强调必须纠正过去过份宽大的错误。同时提出了3条镇压反革命的原则：要杀对不错杀，防止逼供信，严防敌人反间计；要明杀不暗杀，当众或登报公布其罪行，在群众中作教育；依法杀不乱杀，要经人民法庭审理，地委以上机关批准。

21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剿匪情况通报第2号，介绍湘西地区的剿匪情况，并就肃清湘黔边界地带股匪作了指示。

22日 毛泽东复电广西省委、军区领导人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11月20日电悉，同意你们对于广西工作的检讨及方针计划，望本此做去，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 毛泽东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的报告批转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仿行，指出："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

23日 毛泽东批阅中南军区剿匪情况通报第2号，并就此致电中南、华东、西南军区："你们三大军区各有土匪若干万均待限期剿绝，建议华东军区仿照西南中南两军区办法，每月发布一次内部的剿匪通报。"同时提议三大军区将剿匪通报相互交流，"以资观摩比较"。

24日 江西鄱阳（今波阳）县破获匪特地下组织"皖赣边区挺进司令部"，匪首曹精民、李玉棠等6名主犯落网。

26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对广东军区近两月来剿匪成绩不大作出指示，要求督促所属部队抓紧剿匪，对剿匪不力的应予以适当的批评，以达按期剿灭土匪之目的。

27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电令第21兵团参加广西剿匪，并限于12月10日左右向指定地区开进。

△ 湖北宜昌军分区侦察科长黄永贵率队从四川万县捕获潜逃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少将谍报处长徐亚东、国民党湖北省"绥靖第1师"少将处长柯柱等匪首16人。

28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剿匪通报第3号，介绍广西剿匪部队在夏休与整风学习之后积极进剿、取得歼匪近万人的情况。

下旬 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迅速肃清广西匪患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剿匪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收缴民枪、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并相应地调整了剿匪部署。

△ 第44军130师自上月以来，在广东佛冈、从化、清远、花县一带，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开展清匪反霸，共歼匪2000多人。

△ 湖北大冶军分区部队在湘鄂赣边区联合清剿中，俘获匪"鄂中挺进纵队第8支队"副司令陈铁军、"湘鄂赣青年反共救国军"副司令何亚均，迫其司

令葛步溶等匪首8人投降。

十二月

4日 湖北鹤峰县大队在湘西桑植县境捕获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司令陈士。匪团长顾治国、丁拥向人民解放军进剿部队投诚。

7日 湘西会同军分区与贵州镇远军分区部队，联合会剿雪（洞）凉（伞）地区匪“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至翌年1月上旬，歼匪总司令杨永清、副总司令姚大榜以下5800多人，生擒中队长以上匪首68人。

8日 第21兵团由湖南进入广西剿匪。该兵团辖2个军4个师，即第52军辖第214、215师；第53军辖第217、219师。

△ 中共广西省委发出《为完成一九五一年四月底肃清全省股匪及迅速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必须密切配合，深入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收缴匪枪及地富枪支；加强民兵组织及地方武装建设；并注意执行民族政策，以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协助军队清匪。

上旬 广东兴梅军分区部队对匪“闽粤边纵队”张子亭、钟勇等部展开围歼，俘原国民党焦岭县县长丘生初、匪参谋长张英才、支队长丘杰等115人。

△ 江西玉山县党、政、军、公安部门全力合作，经4个多月的深入侦察，破获匪特地下军“闽浙赣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共逮捕匪特分子123人，计将级4人、校级51人、尉级28人、其他情报员等40人，缴获各种武器1014件及罪证一批。

12日 第47军139师416团向盘踞湘西永绥县境的股匪展开进击，迫使匪首杨胜儒、杨通发、石海伦投降，击毙匪首石玉安，俘降匪众635人。

13日 第45军134师、第53军219师及龙州军分区部队，对盘踞桂东南十万大山地区的股匪实施围剿。至翌年2月，共歼匪3.1万余人。毙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女）、“第10兵团新7军”军长苏汝民，匪“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第10兵团”副司令钟飞等缴械投降。

15日 河南陈留专区人民法庭召开大会公审豫东大匪首曹植生（绰号曹十一）。

曹匪历任国民党县长、支队司令、纵队司令等职，在当地残害群众上千人，烧毁民房数百间。仅一次在尉氏县尚村即活埋93人，在大桥活埋45人。人民法庭依法判处曹植生死刑，当即执行。

16日 第47军140师418团在贵州军区部队协同下，对盘踞湘西九龙山地区的“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标匪部实施清剿，经7天合围追歼和10天搜索，共歼匪2400多人。

18日 湖北孝感军分区破获匪“豫鄂皖赣人民反共救国军第5师”、“第8师”，捕获其师长马玉峰、祝幼民及团长俞化龙等匪首60多人。

19日 毛泽东致电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指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 第45军133师对盘踞桂南灵(山)、永(淳)、钦(廉)一带的股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第50旅”等展开进剿。至翌年2月，共歼匪1.6万多人。

20日 第45军135师和玉林军分区部队，对桂南六万大山及博白地区匪发起进剿。至翌年2月，共歼匪1.5万多人。匪“桂南反共救国军”、“六万大山地区司令部”主要匪首杨凤池被击毙，陈日东、曾仲荣、曾东元、陈兴良等投降。

24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剿匪通报第4号，介绍湖南、广西两省重点剿匪区的进展情况。其中，湘西军区南、北两线剿匪部队经40余天反复围剿，歼匪1.93万多人，毙俘降大小匪首2200多人。广西地区自10月中旬以来共歼匪3.11万多人，土匪的猖狂气焰已被打垮。

25日 中南军区领导人邓子恢、谭政等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秋季剿匪情况和经验的报告》：自夏休之后，中南地区共歼匪7.74万多人。主要的经验是：严格掌握重点进剿；广泛采用奔袭包围战术；切实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劝降活动。

26日 湖南会同军分区军法处，判处湘西重要匪首、“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杨永清死刑，立即执行。

29日 毛泽东电示中南军区领导人：“关于总结秋季剿匪经验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甚慰”。“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卅一日以前彻

底完成剿匪任务”。“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立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 毛泽东批转中南军区《秋季剿匪情况和经验的报告》，指出，“这些经验是很有用的”，请华东、西南、西北军区领导人研究、参考。

31日 江西上饶地区“大刀会”匪徒500多人，于夜间突袭围攻郑坊乡区政府。附近民兵和群众闻讯迅速赶来，击溃会匪，平息了暴乱。

月底 自11月以来，湖北全省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42起，拘捕匪特分子289人。

△ 湖南军区抽调2500多人组成专门工作队，经过培训，参加农村土地改革；第46军抽调1200多名有经验的干部战士在湘南地区参加土改，并结合开展清匪，健全民兵组织，维护治安。

△ 湖北黄冈军分区部队配合地方公安部门在清匪运动中破获国民党“国防部第6绥靖区谍报室”谍报组，俘匪特分子16人。

年底 中南全区1950年共歼匪448001人。其中，河南10827人，湖北17082人，江西6821人，湖南108388人，广东100942人，广西203941人。

一九五一年

一 月

1日 中南军区颁令嘉奖广西军区剿匪部队，勉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如期肃清广西全境股匪。

△ 奉中央军委命令，广东军区所辖的钦廉军分区划归广西军区建制。此后，钦廉4县地区的剿匪斗争由广西军区统一领导。

△ 第48军侦察连与431团2营在赣南安远县将匪“反共自由军”副司令刘鹏褰击毙。随后争取到刘匪所属地下组织“十八罗汉”、“三十三兄弟会”、“正气派”等成员投案自新，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 江西上饶县郑家坊4个乡，在原国民党玉山县县长、“同善社”头目张森化

的策动下，300余大刀会成员掀起暴乱，攻打区政府，造成13名工作人员受伤。后经附近民兵400多人驰援，将暴乱平息，毙匪13人，俘匪首张森化等280多人。

2日 毛泽东致电广西军区，对广西地区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嘉勉。

7日 毛泽东批转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报告，指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

8日 江西抚州军分区第483团在南丰县傅坊乡牛牯岭地区，歼灭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80多人，活捉匪副司令李彬。

△ 瑶山会剿展开。广西军区集中14个团的兵力，对盘踞大小瑶山的股匪进行会剿。经50多天连续作战，歼匪3.8万多人，其中歼师职以上匪首236人，主要匪首无一漏网。此役，摧毁了桂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粉碎了匪特分子企图依托瑶山与人民政府长期对抗的企图。2月18日，中南军区对瑶山剿匪部队和民兵发出了嘉奖令。

9日 毛泽东致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对广西剿匪工作进展顺利的报告表示赞许；并提出令第45军于3月集结整训，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

△ 毛泽东致电中南军区、华南分局领导人，表示对广西剿匪进展顺利甚慰。并令第45、46军分别集中于广西梧州、湖南郴衡线上整训，以应付万一。同时询问广东剿匪进展情况，请叶剑英、方方检查电告。

10日 驻桂剿匪部队第53军219师对上思、绥渌、思乐以东地区股匪展开进剿。至18日，歼匪夏威兵团残部800多人。

12日 毛泽东致电中南军区领导人：同意军区的部署，即从4月起集中6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6月起，再增加两个师。

13日 毛泽东致电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领导人，对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作出指示。请陈毅考虑增加厦门的防御兵力，请邓子恢、谭政筹划在汕头、海陆丰地区迅速部署两个军。并望加紧督促福建、广东两省的剿匪，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14日 广东北江军分区独立第9团，在连县、阳山发动群众1000多人搜山。经14天清剿，全歼匪"粤桂湘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5纵队21支队"残部，

俘其队长廖耀庭。

16日 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人并告叶剑英等，敦促加紧北江地区剿匪。指出："北江及广东全境的土匪必须早日肃清"，要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

17日 毛泽东批转第47军兼湘西军区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向各大区领导人指出："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

18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联合电示所属各地委、专署、分区及海南，要求根据毛泽东1月16日督促抓紧剿匪的指示精神，由各地委主持召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研讨剿匪工作，务求在限期内完成剿匪任务。

19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军区发出联合通令，嘉奖广丰、玉山、上饶等县民兵，表彰他们勇敢剿匪、捕捉匪首的先进事迹。

20日 湖南凤凰、麻阳两县出动3.2万多群众配合部队搜山。经连续6天清剿，在廖家桥八魔岭击毙惯匪头目龙云飞，擒获"川湘黔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田瑞清。

△ 湖北军区发出指示，对1951年上半年的清匪工作做出部署。划大别山滕家堡地区、鄂南大幕山、九宫山地区、鄂北中华山地区、洪湖地区、长湖、王家大湖地区、五峰与湖南交界地区、鄂西北及九道梁地区，为清匪重点治安区，要求这些地区的部队组织专职小型精干的武装和便衣队，限期完成清匪任务。

22日 毛泽东电示叶剑英等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提请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广东必须有计划地处决一批重要反动分子，才能挫降敌焰，伸张正气。

△ 毛泽东致电陶铸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对参加广西剿匪的第21兵团、第45军、49军的部署作出指示。

△ 广西宜山军分区部队对宜山县龙头、德胜地区之股匪展开进剿。至2月

12日，共歼匪2365人。少数残匪逃窜到永顺、永安地区，后亦被追剿部队全歼。

23日 毛泽东向各大区转发广西镇反报告并加批语，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9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3个月中正确的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3000多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24日 湖南军区司令部印发组织飞行组和发动群众配合搜捕匪首的经验：参加飞行组人员要认真挑选，配备骨干，明确任务，交代线索，确定好联络信号和交代必要的战术手段，强调发扬不畏艰苦穷追到底的精神；对发动群众大搜剿，需要广泛宣传，确定重点，有组织的进行；每搜一个目标都需严密包围，外线控制，内线细查，日夜巡逻，防匪外窜。

25日 河南军区发出清匪工作指示，强调由公安、民兵、部队三位一体组成小型武工队，捕灭小股散匪；要掌握匪特活动方式的变化，以隐蔽斗争为主，把发动群众、执行政策、运用策略、审查内部结合起来；要布置打入，建立连环性的情报网；实行任务包干制，开展清匪立功运动；在6月底以前各军分区应肃清所辖境内小股散匪。

26日 中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指出：中南全区经过一年剿匪作战，歼匪近45万。今后除有股匪的地区仍须实施重点进剿外，凡已消灭股匪的地区，对潜伏匪首要以公安部门为主，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追捕；组织边缘空白地带会剿，以消灭死角；成立挖特清匪委员会，宣传对匪政策，号召潜匪登记自新。并应加强对俘、降、自新匪首匪众的管制教育。

30日 毛泽东致电陶铸并告中共广西省委、中南局、华南分局，指出：在广西剿匪的第45军调走后，留下的部队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并提议在张云逸去广州休养期间，由陶铸代理省委书记。

本月 江西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大会给30名民兵剿匪英模发了奖。

△ 江西宜春地区民兵700多人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搜山清匪，俘获残匪93人，活捉原国民党南昌警备区副司令周峨哉及少将匪首余明高。

△ 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联合发布《清匪治安十大公约》和《清匪治安十大奖惩条例》。

△ 河南开封地区先后破获匪特组织“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和“真理党”。并将企图组织暴乱的“救国军”头目李传剑、张万年，“真理党”头目黄廷栋、黄仲民，送交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极刑。

△ 奉中央军委命令，第46军从湖南开进广东，驻海陆丰地区担负海边防任务。

二 月

1日 中南军区复电广西军区，对广西剿匪部署作出指示：应进一步巩固已肃清股匪的地区，彻底肃清散潜匪，并有步骤地由东向西集中力量，有重点的消灭西北地区之股匪。

3日 广东军区召开高干会议，至14日结束。会议分析了剿匪斗争形势，强调剿匪必须与反霸、镇反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要进一步加强党政军民全面配合，实行一元化领导。会议并对边缘地区剿匪及捕捉匪首、收缴民枪等工作制定了措施。

△ 湖南黔阳、怀化、溆浦3县临近雪峰山的群众配合民兵2000多人，于春节前连续大搜山，将凶残匪首“讨共救国军第4纵队”司令易豪击毙，并擒获其随从20多人。至此，雪峰山区的残匪全部肃清。

6日 广西南宁军分区调集7个营的兵力进剿大明山股匪，至3月14日结束，共歼匪6807人。

△ 湖南武冈县武装部队与民兵一起，在观音乡地区将匪“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张云卿击毙。

13日 湖南凤凰县二区民兵捕获匪“凤凰反共救国自卫军”总司令龙皋如。

14日 江西抚州军分区剿匪部队在福建省宁化县境生擒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7总队”总队长吴勋民；在资溪县境击毙原国民党资溪县县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9支队”支队长邱旭升。

△ 第47军兼湘西军区发出公告：经1年零3个月的军事进剿，共歼土匪9.2

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75门、各种枪8.5万余支。并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了人民武装，开展了土地改革。湘西全境已无有形股匪。

15日 中南军区通报第21兵团剿匪战绩：该兵团所属第52、53军入桂后，参加瑶山会剿及邕宁南部之剿匪作战，虽剿匪经验不多，但全体指战员积极行动，16天内共歼匪5637人，缴获武器6000多件。

17日 毛泽东就镇反工作问题致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并先后送上广东、广西纠正宽大无边偏向的报告。信中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 湖南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反动地下军组织“中国国民党江南地下军湖南剿匪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欧阳鑫、参谋长曾馨山、纵队司令唐桂生等5名匪首死刑，当日执行。

20日 湖南零陵县城区遭匪特分子纵火，烧毁房屋512栋，死3人，伤1人，受灾商民达632户。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切实克服麻痹思想，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中旬 海南军区独立第26团在文昌县全歼匪“海南特区琼东游击纵队”，击毙匪纵队司令詹尊雯。

21日 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要求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注意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分子。

22日 河南信阳军分区捕匪飞行小组，从湖南衡阳、湖北武汉等地捕回匪首32名。其中有匪“和平反共义勇军第11纵队”副司令潘景中（浑名潘疤瘌）、参谋长李敬轩等要犯。

25日 毛泽东批转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考察广东、广西、江西镇反工作的报告，提请各地注意采用其中的经验，并派得力领导干部出去巡视，帮助当地总结经验，加强领导。

27日 粤赣湘边联合包剿委员会动员5000多群众搜山。匪“广东民众反共救国军第4军”副军长何康民走投无路，被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1团擒获。

△ 江西省崇仁县大桥、园石两乡民兵经多方查找，至福建省邵武县张家坊将潜逃匪首“豫章山区绥靖支队”司令汪澜擒获归案，受到抚州地委、公署、军分区的嘉奖。

△ 广西省人民法院桂林分院判处制造“恭城血案”的首犯钟祖培、林绩勋死刑，于即日执行。

28日 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南军区党委，同意中南军区对1951年全区部队中心工作的安排，并对海防、剿匪、镇反工作提出了要求。

月底 湖南湘西边缘地区剿匪基本结束，共歼匪3.8万多人，缴获各种枪2.1万支，各种火炮10余门。

本月 江西抚州军分区剿匪部队与福建友邻部队联合会剿匪“闽赣边民众自卫军”，歼匪200余人。匪首严正、蔡缄三被福建军区参剿部队擒获。

△ 湖北军区从上月以来，各清匪便衣工作队先后捕获原国民党“鄂东调查专员”毛世燕、“湘鄂赣反共救国军”师长沈万选、“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副司令彭吉林等一批匪首。

三 月

1日 中南军区通令嘉奖第45军。该军自1950年1月参加广西剿匪以来，共歼匪12万多人，占广西全省已歼匪总数的40%以上。尤其在去年10月进行重点进剿以来，提出领导机关“首长上山”、“干部下连”，成绩更为显著。

3日 中南军区通令嘉奖第46军。该军自参加衡宝战役之后即投入湘南地区剿匪，一年来共歼匪4万多人，使湘南匪患基本肃清，社会治安得到巩固。

△ 中南军区通令嘉奖第47军。该军自担任经营湘西任务之后，积极投入剿匪，在一年多时间内歼匪9万多人，基本平息了湘西地区匪患。

6日 广东军区作出《野战军经营地方的决定》：从驻省各部队抽调6000名干部和老战士参加农村土地改革，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清匪反霸斗争。

7日 在湖南零陵县城纵火的匪特分子“湘桂粤黔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零陵支队”头目张景星、王养吾等22名首犯，于是日公审后伏法。

8 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匪情通报，指出：近来广东省内连续发生匪特暴乱、造谣、破坏等案件多宗，仅西江地区两个月内就有 30 起。要求各地提高警惕，严防匪特的破坏阴谋。

10 日 河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剿匪侦情工作总结》，介绍了建立情报站和实施对匪侦察的经验，并表扬了一批侦情工作做得好的连队、县站及有功人员。

上旬 中南军区召开清匪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匪情及其活动特点，总结了清匪工作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加强清匪领导、健全组织、执行政策的措施。

△ 湖南永顺军分区独立第 20、21 团分别进入桑植、龙山、永顺 3 县的边缘地带，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歼灭残匪 771 人。

△ 驻桂第 53 军 217 师的两个团进入钦州、防城、灵山地区，配合钦廉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清剿散匪。至月底，共歼匪 1482 人。

11 日 中南军区通令嘉奖第 48 军。该军自解放赣西南后，即投入赣西南和粤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先后歼灭了赣西南两大反动集团萧家璧、黄镇中匪部，以及粤北地区李楚瀛匪部，从而保障了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6 日 广西南宁军分区剿匪部队第 152 师 454、455 团分别进剿那马、隆安地区股匪。至 25 日，共歼匪 1760 人。

20 日 第 52 军 215 师及柳州、桂林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共 6 个团，分别向柳北的四十八弄、九万大山等地的股匪展开进剿，至 4 月上旬在四十八弄歼匪 2500 多人，在九万大山歼匪 4100 多人。击毙主要匪首“桂中军政区”司令官何次山，活捉匪副司令兼“第 128 军”军长向天雷。

24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军区联合发出《关于集中散置民间枪枝办法的布告》，饬令一切分散于农村的私枪缴交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军分区处理。

△ 第 53 军 219 师 655 团，在桂西北下邓附近一山洞中捕获匪“第 1 方面军”副司令雷啸空及支队司令以下 23 人。

25 日 湖北蒲圻县汀泗桥地区，混入基层政权内部的匪特分子操纵 2000 多人掀起暴乱，殴伤县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及省政府一科长、警卫人员等。后被沔阳军分区部队平息。

△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作出《关于充分发挥清匪肃特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清匪肃特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健全清匪机构，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拟定工作计划，如期完成清匪任务。

27日 广东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0团1营，于曲江县归圩歼灭“广东民众反共救国军”一部；俘匪团长傅桂标及匪众280多人。

△ 湖北通山地区封建会道门“大刀会”，在会首朱汉贵、汪大夫的鼓惑下掀起暴乱，打伤民兵2人，劫去匪首案犯2人，并将当地税务所财物抢劫一空。后经通山县大队基干连及200多名民兵围剿，毙匪18人，俘匪120人，缴获枪20余支、各种刀矛50余把。

本月 广东湛江市公安局破获潜伏的匪特组织“广东省民众反共救国军南路第1纵队”，逮捕其司令张海清、副司令薛强等以下16人，缴获长短枪16支、手榴弹6枚。

△ 河南组织清匪武工队、飞行组78个，约770余人。在民兵的配合下，本月共捕捉匪首、惯匪等241人。

△ 河南开封市破获匪特武装组织“华中区长官司令部”、“冀鲁豫边区司令部”、“河南收编司令部”及其“直属纵队”，捕获匪首王祖文、张天河等16人，缴获长短枪7支及其他罪证一批。

△ 奉中央军委命令，为支援抗美援朝作战和加强海边防，第47军离湘入朝，第45军离桂入粤，第48军集结于粤北曲江地区。

四 月

5日 第52军214师640团派出两个营围剿桂北思恩（今环江）县木沦一带的股匪。至25日，共歼匪526人。

△ 广西宜山军分区组织第174师520、522团及第214师640、641团，对天峨、南丹地区股匪“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实施围剿。至25日，共歼匪5431人，匪司令黄景芬被贵州军区部队击毙，其所属纵队司令等5人投降，2人被击毙。

10日 广西宜山县地方武装和民兵在龙头、洛西一带，堵击由东兰县溃退东逃的

股匪“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将其副司令兼“第8纵队”司令朱志达以下700多人全歼。

△ 广西宜山军分区两个团(缺1个营)合击天峨县城及六排地带之匪。经连续搜剿,至25日共歼匪1376人,缴枪1781支,主要匪首韩勋、宋兰田等投降。

△ 广西柳州军分区第436团、宜山军分区第521团及炮兵营,联合对罗城县北部地区之股匪展开进剿。至25日,全歼原国民党天河县县长、“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副司令林图暄及“第7纵队”司令梁庆春以下2300多人。

11日 湖南沅陵地区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中山公园旧址举行湘西剿匪纪念塔竣工揭幕典礼。

13日 中南军区领导人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清匪问题的综合报告,汇报军区3月清匪会议研究确定的清匪方针、清匪组织、斗争方式以及清匪政策等事项。29日,中央军委将此报告批转各大军区,并指示全军,“要防止在大股土匪剿灭之后,轻视散匪潜匪并满足于一时平静现象的麻痹思想生长”。

14日 湖南石门县1.7万多人集会,公审匪首“南天王”侯宗汉。侯匪为国民党特务、“湘鄂边区第4路总队”总指挥,曾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200多人,广大群众纷纷要求严惩。公审后侯匪伏法。

15日 广西柳州军分区、桂林军分区部队在湖南会同军分区8个连的配合下,对三江地区股匪“湘桂黔边区反共救国突击军”伍英、石世佑等部展开会剿。经40多天反复拉网搜索,共歼匪2389人,主要匪首无一逃脱。

△ 第53军调集6个团,会同云南、贵州边界地区友邻部队,分别对盘踞广西西隆、西林、乐业、东兰、凤山以及百色西南地区的股匪“滇桂黔边区”司令长官余启佑部、“反共救国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吴中坚部、“第27军”军长杨登鹏部进行围剿。至5月底,共歼匪1.5万多人。

19日 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统府”资料室主任蒋经国至香港活动。27日到澳门,与一批匪特头目密谋整编尚存大陆残余武装等项事宜。

20日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发出指示,将原有的“清匪肃特委员会”一律改为

“清匪治安委员会”，并在省、县交界地带建立“清匪治安联防指挥部”。“指示”对各级清匪治安组织的任务、会议制度、报告制度作了明确规定。

22日 江西石城县县大队3名战士和民兵，在黄竹堪地区活捉匪“豫章山区绥靖纵队”副司令黄国珍。黄匪曾任国民党县长、保安第14旅旅长、反动组织“正义社”社长等职。

24日 湖北军区决定，为了加强清匪治安工作，在各县成立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全省共3240人。其任务是消灭有形股匪，搜剿潜散土匪，追捕匪首，平息反动会道门的暴乱，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匪特“地下军”及特务组织。

26日 湖南邵阳军分区剿匪分队在永丰镇捕获邵阳大匪首胡惕。胡在解放前夕曾任国民党军团长、邵阳县长，解放后组织反动武装“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自任司令。其匪部被歼后，胡改名换姓潜逃，但终被擒获。

30日 第43军129师386团于雷州半岛之江洪港，将逃往海上的一股顽匪歼灭，计俘匪23人，毙匪14人。

下旬 湖南永顺军分区集中7个连，对号称“神兵”的田勉旃股匪展开进剿。经多路合围，反复搜剿，将其全部歼灭。

本月 广东西江军分区组织5个连，在德庆、封川、开建、广宁等县边缘地区展开会剿。将掀起暴乱曾数度漏网的匪支队长陈世聪、戴娇、侯富锡和副支队长谢德安等及其残部歼灭，平息了这一带的匪患。

五　月

1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出《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联合指示》（简称“五一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提高对清匪肃特重要性与复杂性的认识；更好的贯彻一元化领导；成立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组织工作队、飞行小组，捕捉潜散匪特和匪特地下军；加强民兵队伍建设，发挥他们在清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教育与发动广大群众，使清匪工作成为群众运动。

△ 奉中央军委命令，广东军区扩组为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员，谭政兼政治委员（后增任陶铸为政治委员），统辖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工作。

△ 广西军区领导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及中南军区领导人:广西已于五一节前基本完成消灭股匪的任务。

△ 河南军区召开作战会议,至6日结束。会议分析了清匪工作的形势,对存在问题研究了对策,要求各地加强清匪治安委员会的领导,结合生产救灾全面部署。并应针对残匪的活动方式与特点,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秘密侦察与搜捕追拿相结合的办法,做到有案必破,有匪必歼。对清匪有功者及时奖励,失职者给予应得惩处,以保证清匪任务的完成。

3日 湖南郴州军分区组织一支精干武装,对活动于桂东地区之匪"湘粤赣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独立纵队"展开围歼。经搜山扫荡,终将在此活动达两年之久的郭垂成、郭垂佑等残匪全歼。

6日 中南军区致电广西军区及第21兵团,对进剿桂西北地区土匪作出指示。强调要继续贯彻重点进剿方针,搞好与友邻部队的配合,防止操之过急,求得稳步发展。

△ 中南军区将湖北军区建议组织鄂、豫边界会剿的方案转发河南军区,并批示:以湖北孝感军分区为主,河南信阳、潢川、南阳3个军分区为辅,各派干部统一组织鄂豫边联合剿匪指挥所,立即作出会剿部署,尔后开展进剿。

7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军区联合发出公告,号召全省军民努力根绝匪患。警告残匪必须真诚悔过,自动投诚,凡怙恶不悛,继续为非作乱者,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宽贷。

11日 华南军区对今后剿匪工作做出决定,指出:自军区2月高干会议以来,广东全省共歼匪10867人,其中团以上匪首175人。目前尚存散匪1651人,其活动转向特务化。今后要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在反霸、减租、退押中展开清匪,收缴私枪。并对加强军政配合、组织小型会剿、镇压反革命、整顿基层组织等工作作了部署。

14日 湖南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发出清匪指示:自3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以来,两个月歼匪1978人,俘匪首556人,擒获匪地下军成员3333人,收缴各种枪848支。但残匪进一步特务化,手段更为阴险毒辣,暴乱、暗杀、投毒、抢

劫屡有发生。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加强“清委会”的工作，调整飞行便衣组的骨干，防止匪特利用春耕生产、救灾渡荒进行暴乱破坏。

15日 广西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师、团参谋长会议，决定采用两种方式清匪：一是在匪情仍较严重的边界地区继续实施重点进剿，集中兵力消灭股匪；二是在股匪已基本消灭的中心区，结合土改反霸，开展群众性的清匪肃特斗争。

16日 毛泽东电示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及其他大区书记，指出，为了不使镇反工作步骤混乱难于掌握，“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根据这一指示，此后的捕人权由专区掌握，处决权由省掌握。

△ 毛泽东致电广西军区并告中南军区，对广西剿匪取得的成绩表示欣慰，并勉励剿匪部队继续歼灭一切残匪。

17日 广西柳州军分区部队派出两个营，在千余名群众的配合下，对三江县西南香粉以北之灵王山、元宝山、九魂山等地残余股匪展开进剿。至22日，共歼匪682人。

18日 广西梧州市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依法将罪大恶极的匪首甘竞生、杨创奇处决。

30日 广东北江军分区部队在英德地区发动群众搜山封路，捕捉残匪，于当日将“广东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北江纵队”司令杨策雄击毙。

31日 湖南华容县破获匪地下军“中央和平反共救国军”，捕获匪首毛维凤、丁立美等以下187人，并收缴子弹3000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

本月 广东高雷军分区部队与第43军129师386团密切配合，在徐闻、海康地区广大群众的参与下，歼灭散匪及匪特地下军1422人。并于27日将雷州巨匪原国民党暂编第10军29师师长陈宏梁击毙。

△ 湖北完成组织清匪武装工作队，成员3088人；湖南组织清匪飞行小组507个，成员2209人。

六 月

6日 江西丰城县上堡乡视溪小学5名十三四岁的学生，智擒匪首萧桂生，受到

当地政府的表彰。

8 日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联合发出清匪指示，要求各地委、军分区教育干部、战士及群众克服太平麻痹思想，立即开展群众性的清匪反特斗争。要组织民兵实行“联防自卫”，抽调少量精干人员组成武工队、飞行小组，以捕尽逃遁匪首及潜藏散匪。

△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军区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南“五一指示”，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级治安保卫委员会。在有匪特活动的地方，要组成武工队进行清匪肃特，防止青纱帐期间匪特暴乱。

12 日 广西军区集中 9 个营的兵力，对活动于滇桂黔边的股匪实施围剿。至 25 日，歼匪 1100 多人。其中俘匪“广西反共义民军”副司令卢森林、“第 29 军”参谋长吴昌槐等，迫使匪副军长林啸天等投降。

中旬 广西各军分区共抽调 49 个连和 10 个区中队，对流窜于 33 个县区接合部的股匪实施突袭搜剿，歼匪 1200 多人，迫使匪大桂山总指挥潘道奎等投降。

21 日 鄂豫边界会剿会议在湖北孝感军分区召开，至 24 日结束。会议决定成立鄂豫边清匪指挥部，下设 4 个指挥所。并规定了任务、职责、纪律、会议制度，强调行动一致，相互配合，主动联络，力争在 7 月底至迟不得超过 8 月中旬，彻底消灭边界地带接合部之匪。

22 日 中共湖南省委、政府、军区发出《关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强调要加强以党委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健全各级清匪治安组织；要加强清匪中的情报工作，组织专职清匪工作队，捕捉匪首和潜匪；对民兵组织要注意整顿，加强经常性的培养教育，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在今后清匪肃特中的主要力量。

28 日 湖北宣恩县龙潭民兵擒获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第 2 纵队”司令彭雨青。

29 日 广东潮汕军分区小分队在惠来、陆丰、普宁边界地区展开清剿，捕获盘踞这一带 20 多年的惯匪、“反共救国军 13 师 1 团”团长谢乃扣。

30 日 原国民党海南儋县县长、匪“琼崖人民反共突击军”中将总指挥杨开东，在马公岛指挥匪特武装一股 20 人于琼东县青葛港偷登。海南军区即组织

部队与民兵合剿，将偷登之匪全歼。匪首杨开东无奈，逃往东沙群岛。

本月 湖南辰溪县清匪治安委员会派出飞行侦缉小组，行程4000余公里，在浙江省长兴县长福乡将潜逃匪首“辰、沅、泸3县联合反共救国军”司令刘胜喜抓获归案。

△ 江西建立起各级清匪治安组织，计清匪治安委员会地区级9个、县级78个、区级370个、乡级2489个，清匪工作队148个。

七 月

月初 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匪特大队长古水安，率匪众8人在广东惠阳红石港偷登，被当地军民全部擒获。

7日 江西南昌县捕获暗中投毒的匪特分子36人。

10日 中南军区发出关于防敌偷袭的指示。要求所属沿海各军区、各军加强清匪组织工作，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和民兵作战联防，并配备一支精干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置于机动位置，遇有情况立即出动，将登陆之敌包围或追歼，务求不使漏网。

△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致电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嘉奖各剿匪部队。电文指出：广西地区从1949年12月起，至1951年5月止，18个月共歼匪42.4万多人。特别是1950年10月以来的8个月中歼匪31.4万多人，占全省歼匪总数的74%，按时平息了匪患。望继续努力，为肃清残匪，巩固国防而斗争。

11日 广西军区向所属军分区和剿匪部队发出关于清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军分区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清匪治安组织，更好地贯彻一元化领导；要结合减租、退押、反霸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匪；并组建精干的飞行捕捉小组，抓好各地区接合部的清匪。

28日 鄂豫边清匪指挥部在鄂北随县地区动员6000余人搜山。8月4日，将长期在桐柏山一带作乱的惯匪罗顺卿击毙。此次搜山共歼匪46人。

31日 华南军区为严防台湾国民党武装匪特偷袭登陆，向两广野战部队和广西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各海防部队在不妨碍整训与清匪工作的原则下，抽

出一个连到一个营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歼灭偷袭登陆之敌；建立群众性的海防体系，实行沿海兵民联防作战；加紧海防地区的清匪工作，斩断敌人偷登之引线。

下旬 广东北江军分区清匪武工队，在连山、阳山一带捕获匪特地下组织“英雄国运党”司令李信之以下 11 人，俘“反共救国军第 2 军”军长欧震、副师长苏茂生及匪一个大队共 47 人。

本月 江西袁州地区结合镇反运动，清出漏网的重要匪首“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 6 总队”参谋长周心瑞、团长帅侠群及原国民党县长、参议长等多人。

△ 湖南益阳军分区独立第 13 团清匪飞行小组，连续追捕 16 天，行程 450 公里，捕获匪团长、参谋长等匪首 12 人。

八 月

1 日 广西军区召开第二届剿匪庆功大会，出席大会的英模代表 708 人。大会对 1949 年 12 月以来的全省剿匪作了总结：共歼匪 44 万多人，其中含师级以上匪首 869 人。在剿匪斗争中立功的干部战士 19641 人。

6 日 华南军区致电潮汕军分区，对其境内一些地区以未发现匪特活动为由不建立清匪组织提出批评。指出：广东地处国防前线，基本群众尚未全部发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放松清匪工作，必须迅速改正。

上旬 第 53 军 219 师 656 团 6 个连配合云南文山地区驻军第 111 团 1 个营，对西林、广南（属云南）间之龙滩、平安寨、平山一带的股匪展开会剿。经合围扫荡，歼匪 300 多人，毙匪首李寄超。

13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人民武装部发出通报，表扬江西宁都县长胜乡民兵赖虎林。赖在搜山中与土匪作战，右臂负伤仍顽强战斗，终将匪支队长黄兰声击毙。

14 日 中南海军司令部为对付台湾国民党当局有计划派遣土匪特务偷登大陆发出指示，要求各守岛部队、各要塞炮兵阵地加强警戒；在岛屿居民中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各巡逻艇队对敌运送匪特船只要以埋伏、截击、追击等手段坚决予以消灭。

15日 广东东江军分区侦察排在惠阳县胡屋村捕获从香港潜回之匪“反共救国军第1军70团”团长严忠英以下8人。

17日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目前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破坏活动的情况通报》，要求各地党委教育干部和群众认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采取有效措施，肃清散匪潜匪，巩固社会治安。

21日 广东兴梅军分区部队组织民兵，在闽粤边交界的上杨峡八字坡进行搜剿，将长期盘踞此地的匪“反共救国军闽粤边纵队”司令张子亭以下3人击毙。

本月 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侦察排飞行小组往返1500公里，至云南富宁地区捕获潜逃匪首“反共救国军正义保民会”军需主任庞士河、“第4支队”支队长罗子珑等15名要犯归案，受到上级嘉奖。

九 月

2日 中南军区电复西南军区，同意由广西军区统一组织滇桂边缘地区会剿。

△ 广东河源县匪特分子黄发招窃取县公安连副排长之职，带领队员7人，携带轻机枪2挺、长短枪6支叛变逃跑。后被全部捕回。

3日 中南军区电示广西军区，钦廉地区首先应集中力量肃清现存之小股潜匪，并大力开展清匪工作，这是巩固国防的先决条件。

7日 广西三江县大湾乡民兵将匪“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标擒获。

上旬 第53军219师和南宁军分区第454团在云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由滇黔边窜至桂西北隆林县的股匪进行围剿。首先消灭股匪“滇桂边区第9纵队”林盖雄、罗日辉部100多人，继而击毙匪“第33军”军长钟日山。至月底，共歼匪1700多人。

18日 广西匪“第29军”军长黄昆山，于凌云、乐业两县交界处之甘田向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诚。

29日 匪特“粤华部队广东潮属地区工作组”组长陈仁达等8人，从金门岛窜向大陆，在闽粤边之黄冈石龟头地区偷登。上岸后即分散潜向内地，其中1

人因失去联络向黄冈区政府投降，其余人员亦陆续被查获。

本月 湖北大冶军分区破获匪“暗杀团”等地下组织3宗及军统特务情报组织1宗；荆州军分区破获匪“北伐救国军挺进军”的一个分队200多人，另发现匪“建国军”、“爱民军”等组织2宗；郧阳军分区破获匪“太阳会”等组织，及时粉碎了其暴乱阴谋。

△ 广西灵山县县大队在二区斗沥村破获匪“反共救国军”地下组织。其头目已潜入当地基层政权，匪团长任村长、营长任农会会长、排长任民兵队长。

△ 河南各地对匪霸展开政治攻势。经发动群众，仅许昌、郑州、潢川、信阳、陈留5个专区即捕回潜逃匪首恶霸120多人，其中信阳、许昌、潢川还有土匪100多人回乡登记，悔过自新。郏县、襄城、叶县交界地带的群众，配合人民武装将企图暴乱的股匪歼灭，捕获匪首薛元思等16人，缴获长短枪48支。

十 月

4日 中南军区电复河南军区，同意在散匪已全部肃清之腹心区内不再建立清匪治安委员会。但清匪组织的撤销需经上级机关批准，在条件尚不成熟的地方不宜过早的将清匪工作推给公安部门和民兵去担任。并要密切注意潜伏匪特的隐蔽活动，不应为一时的平静而有所忽略。

5日 华东军区司令部致电中南军区；建议由湖北军区与皖北六安军分区共同组织对鄂皖边的潜藏匪特实施小型会剿。中南军区于翌日转令湖北军区遵照执行。

15日 台湾国民党军飞机一架，在海南岛白沙、定安县境内空降匪特两组、共9人，企图联络、支援岛内残匪。落地后分别被当地军民聚歼。

18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对一年来华南边疆敌情作出综合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匪特分子成批偷登13次、300多人；分散潜入的1250多人。其活动特点是加强潜伏，扩展组织；收集情报，扰乱治安；伺机暴乱，捣毁基层政权。

20日 广西百色地区剿匪分队在隆林县境俘获匪“反共救国军自救总队”总队长

欧禾昌；破获匪地下军“第4团”，俘匪团长龙云利、副团长梁雄宝等。

22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当前清匪工作的三点意见》，强调必须贯彻一元化的统一领导，重视加强区、乡、村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发挥人民武装在清匪中的作用。

24日 中南军区电复华东军区：为防止土匪特务偷登内窜，同意在闽、粤两省接合部之诏安县、饶平县建立共同联防区。

26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出《关于今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土匪特务“正在与我开展尖锐的隐蔽斗争”，“绝不应稍有忽略”。要充分发挥各级清匪组织的作用，散匪未完全肃清、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不宜撤销。军区部队移交清匪肃特任务的时机尚不成熟，要继续贯彻“五一指示”，彻底肃清散匪潜匪。

28日 湖南泸溪县一区天门溪乡民兵配合区中队，将潜逃的巨匪“川湘黔边区人民自卫反共护国军”总司令徐亚南擒获。

本月 广东北江、粤中两地破获匪特地下组织12宗，计582人。其中有“太平党70军”军长姚若文、“68军”师长孙汝煌、“反共救国军第1军1师1支队”司令莫细东、“2支队”司令莫奕卿等匪首。

十一月

上旬 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匪特机构，连续组织3股匪特分子共13人偷潜入境，被广东军区边防部队捕获11人，溺亡2人。

△ 湖北军区召开清匪工作会议，检查1951年10个月来的清匪治安工作情况。全省已歼灭有形散匪和潜逃匪首共7392人，其中罪大恶极的匪首949人。但有形散匪尚未彻底肃清，边缘地区尚有土匪流窜，治安尚不巩固。会议研究了加强清匪工作的措施。

13日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发出关于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各地区调整和加强对清匪工作的领导，限期将现存知名匪首追捕归案；要布置开展反敌空降、空投的斗争，加强民兵联防和对空监视。

14日 凌晨2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一架在河南潢川地区空降匪特4人，并携有

电台两部及枪支、弹药、军用物资一批。经潢川军分区发动与组织民兵及群众4000多人搜捕，将匪特击毙2人，俘获2人。

15日 中南军区发出《关于捕歼空投匪特的指示》，指出：9、10两月台湾当局已在境内空投匪特5次、7个组，共达30人之多，企图恢复和加强在大陆上的匪特武装。为粉碎敌人的空投活动，要求在沿海及敌机经常出现的地区，组织民兵联防，布置夜间岗哨与对空监视；并应加紧肃清境内潜散匪特，积极提高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政治觉悟，以使空降匪特分子无生存、流窜的条件。

17日 江西军区发出关于冬季清匪的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紧密结合地方土地改革运动，清查潜匪，捕捉匪首。

21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军区联合发出指示，要求所属各地加强清匪委员会的工作，纠正各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在重点剿匪和清剿区，都应和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普遍建立联防，采取各种措施，迅速肃清匪患。

△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发出《关于加紧完成清匪任务的联合指示》。“指示”根据月初军区清匪工作会议分析的情况与问题，要求各级领导与担任清匪任务的部队克服现存的麻痹、疲沓情绪，精心组织，选择重点，积极行动，务于今冬明春加速完成彻底肃清残匪的任务，为今后的治安打下良好基础。

24日 河南军区就捕歼空投匪特分子发出指示，指出：14日在潢川地区空投之美蒋匪特，原来计划空降大别山，与匪“鄂豫皖指挥部”取得联系，以求建立“游击根据地”。敌人的这一阴谋应引起各地警惕，加强民兵联防，严密对空监视。并要加快清匪步伐，使空投匪特无藏身立足之地。

本月 广西乡、村两级清匪组织已发展到7625个，不脱产民兵已达39万多人。在本月清匪中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1669人。钦州军分区发挥民兵的作用，歼匪5400多人，缴枪2500余支。

△ 广东发现新的匪特地下军番号30余种。其中，东江地区有“自给自足部队”、“难民反共救国会”、洪门“三点会”；北江地区有“广东青年志愿救国军”；西江地区有“生死妇女团”；高雷地区有“华南青年军第3军”、“粤桂

边青年救国军”；海南地区有“一家亲”、“飞C社”等。在已破获的7种组织中即捕获匪特分子233人。

十二月

5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发出空情通报：近两月来全区发现敌机空投匪特、电台事件4宗。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加强与防空部门的联系，广泛开展防奸防特教育，并严格户口管理，发现可疑人员立即审查。遇有空投匪特，应迅速组织围歼，勿使漏网。

7日 中南军区就部队整编前后的清匪工作发出指示：地方部队正准备大量缩减。缩减之后军事控制力量减弱，会产生许多空隙地带，增加了匪特乘机活动的可能性。必须周密布置，防匪突袭。各级清匪领导机构应继续保持和加强，暂缓撤销或移交；各省基干团要有重点的分散到匪情严重的地区加强军事控制；各地民兵基干队要建立连环联防制，以便相互应援。

13日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发出《关于部队整编后巩固地方治安的联合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和部队应明确认识剿匪是艰苦长期的任务，克服“太平无事”等麻痹松劲思想；整编后各军分区之基干团、营仍应担任所在地之清匪治安任务，各县公安队为之机动，各区民兵基干连应为当地维护治安的骨干力量；上述各级武装系统，由各军分区统一组织指挥。

14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介绍河南潢川军分区组织民兵和群众捕捉空降匪特的经验。

20日 中南军区发出通报，介绍湖南湘西军区捕捉潜、散匪特的经验。主要做法是：深入发动群众，严格管制匪属及通匪的一切关系，迫匪衣食无着，失去依靠；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设置岗哨，严密检查可疑之行人。

27日 中南军区发出《1951年人民武装工作年终总结报告》。据不完全统计，民兵在1月至10月的剿匪肃特中共作战9765次，参战民兵211065人，歼匪102120人，其中含匪首20917人，缴获长短枪38682支、轻重机枪223挺、小炮9门。特别是在清剿潜、散匪特中，河南宜阳、湖北随县、湖南凤凰、麻阳、广西瑶山等地曾组织数次3000到1.7万人的大搜山、大封江（封锁

江岸),取得很大成绩。

30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军区发出《1952年清匪工作的联合指示》,强调要建立、健全边界地区联防组织,进一步贯彻发动群众、依靠民兵清匪的方针;要求所属地区驻军、公安部队、工作队密切协助,搞好当地的清匪肃特工作。

本月 广东全省发生匪特暗杀事件12宗,遇害的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9人;发生纵火事件70起,烧毁民房287间,伤亡4人,毁掉粮食5200斤。

△ 广东全省破获匪特地下军16宗。捕获匪"湘粤赣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毛延丰、"反共青年救国军"军长康玉书、"青年党反共救国军第4野战军第2纵队"代理纵队长黄升中、"青年反共救国军韩江纵队"纵队长温雁明、"紫(金)五(华)边游击支队"司令温慕稀、"忠义救国军两广纵队粤南指挥所"副指挥冯敬等1900多人。

年底 中南全区1951年共歼匪328146人。其中广西275820人,广东23618人,湖南19049人,湖北6345人,江西2213人,河南1101人。

一九五二年

一 月

7日 驻粤第46军138师侦察队和第413团警卫连,配合当地公安部门,破获潜伏在陆丰县上砂区、碣石区阴谋掀起暴乱的匪特地下组织"反共抗俄青年救国军"、"海陆丰边反共人民游击纵队",将匪首戴森裕、庄佐亚、左子云等逮捕。

11日 湘西泸溪县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晃县安家寨擒获潜逃在外达两年之久的匪"暂9师"师长徐汉章。

本月 湖北孝感地区,以原国民党乡保长为首,纠集伪公职人员,妄图在当地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时举行暴乱;郧阳地区的匪特纠集40余人,企图接应劳改犯暴乱逃跑;荆州地区有6个乡的民兵被匪特煽动,企图暴乱。各地公

安部门及时防患，匪特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

△ 中越边境地区股匪活动猖獗。从越南回窜之匪向龙州、靖西一带袭扰3次，抢去耕牛6条、稻谷300余斤，死伤群众3人。

△ 河南南阳专区派出飞行小组，在四川成都地区捕获6名重要匪首，计："伏牛山7县联防剿共指挥部"司令、"河南第六行政区自卫军"总司令王金声；"伏牛山5县剿匪指挥部"、"豫陕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总指挥薛钟村；原国民党泌阳县县长薛子正、邓县县长汪海涛、镇平县县长李洪五；内乡团队司令、宛西纵队副司令刘宗阁。

二 月

5 日 广西鹿寨县破获匪地下军组织一宗，捕获匪"太平军"团长覃祖保。

6 日 驻粤第43军129师侦察分队自即日起，参加遂溪县第四、五区的清匪。两个月内共歼匪377人。

7 日 广西百色公安队经群众举报，在永乐地区那洞村大石头山一洞内将匪"百色县冬防队"、"义勇警察队"副队长林德萱擒获。

上旬 广东英德县西牛营地区潜藏的匪特分子及反动地主、恶霸煽动3000多人掀起暴乱。北江军分区独立第9团协助当地公安部门，逮捕其主犯7人，很快平息了暴乱，并挖出匪特地下组织"青年军"一个大队，共26人。

20 日 驻粤第46军137师以4个连的兵力，配合普宁县地方武装及民兵群众1.3万多人，连续两天进行搜山查户口，查获匪特地下军反革命分子27人，长短枪54支，炸药45斤，鸦片81斤。

21 日 湖北浠水县反动会道门"斗姆坛"首领张舜初纠集200多人举行暴乱，攻打区乡政府。黄冈军分区立即派出部队前往围歼，于翌日下午将匪包围，击毙张舜初等37人，俘匪首"主母"邹双林（女）、匪支队长余海波等65人。

28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湖北浠水县反动会门暴乱事件发出通报，提醒各地必须加快搞好土改及复查工作，树立农民政治优势，加强民兵组织；并要注意群众春荒情况，及时救济，以防匪特分子煽动暴乱。

△ 广西邕宁地区破获匪地下军组织“保产党”、“报仇党”。

三 月

12日 台湾国民党军飞机一架，在广东淡水上空抛下带有伤寒杆菌、三球菌、霍乱菌、大肠菌的长肚苍蝇、蚊子；数日后又在揭阳、澄海等地撒下带菌昆虫等物。匪特分子乘机造谣，制造恐怖气氛，引起人心不安。

21日 广西容县破获匪地下军组织，逮捕匪师长冯绍兴、副师长何金生等16人。

22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关于紧急御防细菌战的指示》，强调警惕匪特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加强治安。

24日 河南淮阳军分区破获鹿邑县反动会道门“白莲教”组织，逮捕其首要分子4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126件，并解散其道会。

△ 广西贵县破获匪地下军组织“三星救国军”，捕获其成员30多人。

26日 广西丽江县公安局与第462团配合，破获匪地下军组织2宗，拘捕其主要成员14人。

本月 广东地区全月清匪3000多人，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一批。其中有遂溪县南部匪地下军组织9个；兴梅地区“黑衣军”等反动组织12个；东江地区“黄旗党”等反动组织8个。

△ 广西镇南县（今凭祥市）破获匪地下军组织4宗，计150多人。其中“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梁志强、副司令农杏诗、参谋长梁振第等均已潜入人民政权基层组织内部，并窃取重要职位，企图在股匪袭击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时为内应，进行大规模破坏。

四 月

10日 广西匪特情报总站站长张信轩在桂平县第十二区被捕。

14日 美军飞机一架运送“自由中国运动”武装匪特4人，空降于粤北翁源县鲁溪圩地区。经当地民兵围歼，俘匪正指挥华秉钺等2人，击毙副指挥谭天等2人，缴获电台两部及冲锋枪、手枪4支。华南军区予以通报表扬。

15日 广西匪特地下军组织“反共义勇青年军”团长杨德林在苍梧第二区被擒。

16日 台湾国民党军飞机1架窜入粤北梅县上空，将其“大陆工作处”匪特分子4人空降于南口区。经公安部队与当地民兵全力围剿，毙匪特分子1人，俘匪少将组长丘中直等3人，缴获电台1部、手枪3支。

22日 “自由中国运动”第4大队大队长张伯玲等6人，携带电台两部，由香港潜入惠阳县龙岗地区。后被当地公安部队和民兵捕获。

24日 河南军区发出《加强治安工作防止匪特暴乱的指示》。据3月份统计，全省匪数较去年年底增加80余人，发生抢劫案352起、暗杀47起，死伤群众34人；放毒35起，中毒266人，死11人；放火246起，烧毁房子952间、粮食6万斤。为维护社会治安，各军分区暂时保留之地方武装应尽快分散到群众工作和民兵基础较弱的地区执行清匪肃特任务；边缘接合部要组织民兵联防队，加强巡逻，防匪流窜。

30日 湖北黄冈县项家河刘家庙乡，以雷金安为首的反动组织“道德金门会”，纠合37人举行暴乱，将刘家庙合作社抢光，并打伤合作社书记及一名工作人员，打死一名农会委员。后经公安部门与民兵弹压，将该会门全歼。

本月 自入春以来，广西境内残存散匪乘地方部队整编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展“三反”运动之机，加剧破坏，计发生抢劫14起、投毒10起、暗杀13起、纵火9起、组织和扩展地下军11起。其中以邕宁、宜山两个军分区所属地区较为严重。

五 月

4日 匪“自由中国运动广九粤汉铁路总指挥部”副司令黄剑青一组7人，由香港潜入宝安县沙头角梧桐山，企图窜向东江罗浮山一带活动。后被当地边防部队、民兵全歼。

7日 广东宝安县第二区沙湾民兵，在梧桐山区歼灭从海上窜入的匪特分子3人（计连长、电台台长、参谋各1）。

11日 台湾国民党当局“大陆工作处”的“反共救国军海南总部”、保密局的“反共突击军海南总指挥部”派遣匪特3个组共25人，分别空降于海南岛之临

高、儋县、崖县。经当地驻军与民兵共同围剿，至5月底被全歼。

16日 中南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春季清匪内防工作综合情况。全区第一季度共歼匪10032人，目前仍有潜散残匪3047人。

26日 广西军区向中南军区报告清匪部署。从5月20日起，全省8个基干团和县区武装，以连、排为单位展开，并配以部分公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在各重点区实施清匪。限6月底前肃清残匪。

本月 广东廉江县破获匪"南路抵苏反共救国军第15军"，捕获其军长、参谋长等。

△ 广西融县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3宗，捕获匪团长骆东元。

△ 广西柳州军分区组织基干团、公安武装共18个排的兵力，在四十八弄地区展开清剿。先后破获匪"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民党"两个反动组织，歼匪200多人。

六 月

1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出《关于清匪治安问题的联合指示》(简称"六一指示")，强调要适应新的情况调整清匪组织形式；要以清除匪特地下军、取缔封建反动会道门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全力搞好治安。

6日 匪特分子薛承尧等7人，从北部湾浮水洲乘船至海南岛儋县干冲港偷登，当即为当地军民全歼。

10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军区发出《关于对匪特地下军开展政治攻势及今后清匪方针的联合指示》。"指示"分析了半年来的清匪工作形势，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迅速针对匪、特、地霸分子及地下军的嚣张情况，开展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以摧毁匪特分子存在的社会基础，根绝匪患。

12日 广东珠江军分区海上部队捕获高栏岛上的匪特地下军13人，并捕获由澳门偷潜入境的匪特分子1人。

18日 人民解放军驻珠江口外伶仃岛之海军部队，在所属防区截获匪船1艘，伤匪3人，俘匪6人，缴获轻机枪两挺、短枪两支。

24日 广西残匪"第4集团军22师"师长谭宝禄，在灵山地区向人民政府投案自

新。

△ 匪“第48军独立师”师长李奇铮在广西柳州市被擒。

27日 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出匪情通报：柳北四十八弄地区发现原国民党县长陈鹿天纠集不法地主、恶霸、伪军政人员成立“反共自卫队”和“反共救民党”，其成员有160多人；灵川县发现“八仙飘海”、“同心会”等反动组织；临桂县江尾村坏分子6人饮血酒、开秘密会，并拉拢农会、民兵干部参加，妄图掀起暴乱。“通报”要求各地密切注意残匪动向，及时予以捕灭。

本月 广西各地发动群众清匪取得显著成效。镇都县第二区先后召开15次群众大会，群众检举潜藏匪特分子163人，当场坦白自新之匪特分子350人；第九区亦清出匪特地下军成员90余人。马山县召开的一次公审大会即有4万多群众参加，会上宣布逮捕匪特分子131人。

七 月

9日 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处”的“反共救国军海南总部”和保密局的“反共突击军海南总指挥部”派遣匪特3个组共27人，分别空降于海南岛之白沙县、屯昌县。后分别为当地军民歼灭。

15日 广西军区发出《夏季治安清匪工作报告》，指出：自5月中旬“三反”结束后，各基干团、地方武装（区中队）及部分公安部队，即全面铺开进行清匪。共清出潜、散残匪3180人，破获匪地下军组织10余起，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446支、各种子弹70余万发、电台6部。

17日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清匪形式，健全领导机构，把破获匪特地下军、逐步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作为重点；并强调各军分区部队、各级人民武装、各级公安部队在清匪治安工作中应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切勿疏忽。

本月 中南军区领导机关由汉口迁移至广州。原华南军区领导机关并入中南军区，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广东地区军事工作由中南军区直接领导。

八 月

2 日 武装匪特 11 人由香港潜入宝安县境，当即被该地边防部队及民兵击毙 6 名，其余逃逸。

7 日 广东兴梅地区发动群众 14 万多人入林搜山，清查户口。10 多天内捕获匪特恶霸分子 7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80 支、子弹 4500 多发、手榴弹 19 枚以及烟土 20 斤。

△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军区联合发出指示，提出执行中南“六一指示”的意见。强调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与加强清匪领导机构，取缔反动会道门和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逮捕外逃匪霸；以军事部门为主，领导民兵及大众情报网，开展“三防”（防空袭、防空投匪特、防敌撒布细菌）工作。

20 日 中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至 28 日结束。会议研究了人民武装建设等问题，确定民兵的任务主要是巩固农村治安、保护生产建设等。

28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发出关于逃越残匪近况的通报。侦悉：逃越匪徒共约 2 万多人，常活动于中越边境地区之匪约 11 股、580 多人，计有“中越边反共第 3 纵队”梁廷荣股，“越北反共救国军”苏华标、黄耀臣等股。

29 日 广东化县人民武装部飞行小组出发，经 26 天，行程 1000 多公里，在广西、滇越边境，将杀害革命群众 50 多人的匪军长叶庆林、师长何兆英等 16 名匪首缉拿归案，受到上级通令嘉奖。

本月 广东地区清匪运动进入高潮。仅粤东 14 个县，即有 26 万群众参加搜山、查户口的行动，捕获匪特、地主恶霸分子 2000 多人；有 110 万人参加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宣判大会。高雷地区有 17 万多人参加搜剿行动。

△ 广西博白县民兵响应省政府和广西军区“八一民兵代表会”的号召，各村之间互建联防，普遍设岗放哨，于 17 日将久寻未获的匪团长刘贤斌击毙。

△ 广西宜山地区环江县匪营长蒋朝明、中队长莫继成，因与反动地主恶霸之间的联系被清匪部队切断，潜伏山上已无法生活，被迫向人民政府投案自新。匪中队长韦山、韦明顶下山觅食被生俘。

九 月

4 日 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军区发出《关于今后清匪治安与三防工作的联合指示》，指出：从解放以来的 3 年中全省共歼匪近 26 万人，社会治安基本确立。现尚存潜散匪 370 人。根据中南“六一指示”的精神，今后清匪治安工作应逐步移交给公安机关接管。各级清匪组织要继续履行职责，“三防”工作要与清匪治安密切结合，坚持经常。

7 日 中南军区向中央军委作出夏季内防工作综合报告：全区共歼匪 7754 人，目前尚存残匪 2253 人。广东地区经过摸底，发现匪特地下军组织及灰色社团 150 余宗，总人数约 2 万，其中骨干分子在 3000 人以上。广西发现匪特地下军组织 26 宗。

10 日 驻冲绳美军飞机 1 架窜入江西省余干县上空，空降“自由中国运动赣北纵队”司令王布等一组 4 人，翌日下午被当地民兵全歼。

12 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对反空降斗争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成立防空指挥部，并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反特防奸的宣传教育；对本地区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加管制，防止空投匪特与之联系。

18 日 河南军区作出秋季内防工作报告。入秋以来青纱帐起，匪数逐步上升，6 月份 10 余人，7 月份增至 88 人，8 月份达 187 人，9 月份稍有下降，为 130 余人。本季度全省发生匪特破坏案件 437 起。经各地清匪机构的努力，共捕匪 68 人，缴获各种枪 66 支、手榴弹 166 枚、子弹 2000 多发。

19 日 盘踞金门岛的海匪“福建反共救国军闽南第 111 纵队”直属“1 大队”120 多人，突袭占领闽粤交界地区之南澎岛，并企图进一步夺取南澳岛。第 41 军奉命组织 4 个加强连，在海军汕头巡航区炮艇和当地民兵的配合下，于 10 月 19 日一举收复该岛。毙俘匪司令黄颂声、副司令陈志山以下 100 多人。此战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29 日 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武装匪特 40 多人，从港澳地区分乘 3 只木船至粤中台山县偷登。由于县公安部门布置不周，指挥不当，过早开火，仅歼其先行登陆者 6 人，其余逃去。

十 月

7 日 “自由中国运动”匪特分子一组 6 人，在湖南桃源县空降。经当地军民围歼，击毙其组长兼“自由中国运动湘西反共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祥、副组长兼副司令段文周、参谋长唐祖德，俘获另 3 人。

27 日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发出《关于清匪肃特工作的指示》，强调加强清匪工作领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确保南大门的安全。

31 日 广西西隆县民兵在清匪中，击毙大匪首、“第 27 军”军长、当地苗王杨登鹏。

本月 广西军区司令部作出《秋季匪情综合报告》：7、8 两月全省歼匪 1903 人。其中钦州军分区浦北县六横区破获地下军组织 7 种，达 360 人。全县破获匪“青年党”16 个站，每站设通信队、侦察队各一，每队五六人。容县军分区平南县第七区破获匪特地下军“保家镰刀队”、“手枪队”，约 30 人。

十一月

17 日 湖南平江县第九区复兴乡民兵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一宗，将匪首吴勇（原国民党县自卫大队队长）、张敦本（原国民党乡长）及其骨干分子余亚连（曾供职国民党军）、余吹连（三民主义青年团分队长）等押送公安机关。

28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报沿海敌匪偷潜活动情况：一年来匪特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从港澳边境潜入者 7 个组、48 人，零星潜入者 445 人；已捕获 287 人。另有 2 次 70 多人企图从沿海偷登，被击退。

本月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订出取缔反动会道门计划。全区坛主以上会首约 7.4 万多人，会众 230 万人。其中“一贯道”、“同善社”、“九宫道”、“庙道”、“枪会”等 10 余种已为匪特分子操纵利用，对社会治安危害最大。计划提出了取缔步骤、基本作法及具体政策。

△ 广西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 9 宗。其中钦州地区 1 宗，邕宁地区 3 宗，宜山地区 5 宗。

十二月

9 日 广西军区召开军分区参谋长会议，并邀请省公安部门人员参加，共同分析匪情，对重点地区的联防清剿进行部署。

21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关于全面检查内防工作的指示，要求所属各军区、军分区与公安部门协调组成联合检查团，由领导人带队赴重点地区考察，并将检查情况报军区。

24 日 河南军区就今冬明春清匪治安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明匪情，教育干部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在边缘山区和省、县交界地带建立联防指挥所，消灭真空地区；加强大众情报网的建设，提高隐蔽斗争的水平。

25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作出全区《1952 年人民武装工作年终总结报告》。全年民兵共参战 2958 次，参加人数 216469 人，毙伤俘匪首 2512 人、匪众 5772 人、逃亡地主恶霸及特务分子 11058 人，缴获长短枪 16544 支、轻重机枪 59 挺、各种炮 72 门、手榴弹 15097 枚。

28 日 武装匪特机帆船 8 艘迫近中山县三灶岛，并用机枪向该岛扫射，企图强登。守岛部队当即还击，匪船向澳门方向逃去。

29 日 “自由中国运动”匪特分子一组 5 人，由美军运输机载运空降于广东花县西北地区。当地民兵随即出动，经包围搜剿，俘匪特组长黄桂生等 2 人，击毙 2 人，1 人潜逃广州后被公安机关捕获。

本月 广西百色地区对清剿残匪作出部署。据摸底调查，全地区有潜散残匪 107 人，限于明年 3 月底以前全部肃清。为此，县成立剿匪指挥部，从人民武装部、公安及其他党政机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轻便武装，配合民兵，分地区包干。并要求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在边界地带加强联防。

年底 中南军区全年歼匪 33560 人，其中河南 664 人，湖北 260 人，江西 617 人，湖南 448 人，广东 22842 人，广西 8729 人。

一九五三年

一 月

10日 中南军区发出《关于广东地区反空降与清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切实贯彻反空降斗争与清匪肃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的双重照顾原则，在平时以清匪为主，并随时随地警惕空降情况。在清剿工作中应进行群众性的反空降的教育与演练。并要求各地深入摸底，查明匪情，在3月底以前将全区的股、散匪情况作出确实负责的交代。

上旬 广东中山县民兵在清匪斗争中捕获潜散匪特49人。

21日 广西东兰县民兵在清剿残匪中，捕获凤山县匪"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董明璧。

27日 河南军区作出1952年冬季内防工作报告：入冬以来匪数渐有下降，12月仅有60人。本季度共发生匪特破坏事件1205起，其中暗杀31起、放火113起、投毒57起、破坏交通6起。经清剿共歼匪81人，缴获长短枪323支、机枪1挺、小炮1门、手榴弹63枚。全省大众情报网经整顿已步入轨道，现有情报员64774人，大部分地区治安巩固，形势稳定。

△ 广西德保县公安局长率公安武装一个连和部分民兵，在第七区荣帮乡发动群众清匪，争取匪连长2人、匪众25人自新。

28日 广西上林县公安武装与民兵密切配合，将中东乡企图暴乱的8名主谋匪特全部捕获。

本月 广东罗定县在清匪斗争中起获匪特分子埋藏的步枪103支、短枪83支、土枪193支。增城县在三村匪首卜忠("义勇军"大队长)家之双层墙内起出轻机枪1挺、短枪2支。

△ 广西容县专区清匪武装在桂平县第十二区五明乡捕获匪大队长陈华山；在藤县第三区幼黄乡击毙匪"反共救国军西江纵队2师4旅12团"团长何执中。并捕获潜散土匪10人，缴获枪枝、弹药一批。

△ 广西百色地区清匪武装经过宣传政策和组织侦察，擒获匪首8人，匪众7人自新。

二 月

6 日 广西隆林县第四区民兵在清剿残匪中经 1 小时激战，将匪“反共救国军”副师长邹朝隆及大队长陈达明击毙，缴获短枪 2 支、子弹 40 发。

10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集中兵力加强反空降特务斗争与巩固治安的指示》，指出：为了加强海防、边防，巩固内防治安，必须有计划的调整与集中使用公安部队，减少不必要的临时任务，撤销可有可无的岗哨，以节省兵力，用于加强清匪肃特及反空降特务的斗争。

△ 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加强党委对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指导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集中力量，聚精会神，严密部署，以便在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短期内有效的结束这一斗争。并为今后长期教育、逐渐消灭会道门准备条件，绝不可因忙于建设或其他工作而忽略、放松这一斗争。

11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关于对广东地区匪情进行全面摸底的指示指出，摸底工作以军事系统为主，以县为单位，全面深入的逐股逐点的摸清，作出初步结论，以便彻底清除匪患。

13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介绍广东民兵清匪肃特的典型范例，表彰化县人民武装部飞行小组、宝安县第二区沙咀村民兵等在清匪肃特中不怕牺牲，勇敢顽强，取得显著成绩的事迹。要求各地加强民兵建设，使民兵在清匪与巩固社会治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旬 广西镇边县清匪武装发动群众，争取 9 名土匪自新。其中有匪营长潘付耀、连长潘付章。

26 日 “自由中国运动”所属“湘西指挥部龙山行动组”4 名匪特，由美军飞机运至湖北省来凤县空投，为当地民兵和公安武装击毙 1 人、生擒 3 人，缴获电台 2 部、冲锋枪 4 支、手枪 5 支。

三 月

1 日 湖北军区向中南军区书面报告内防工作检查情况：自去年 12 月 28 日起，以司令员王树声为首组成的军区、公安厅、公安总队联合检查团，分 3 路到枣阳、通城、鹤峰考察内防治安情况，至今年 2 月 20 日结束。报告分析了当前匪情特点和存在问题，对反空降、建立大众情报网、加强边界地带联防以及内防工作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13 日 中南军区发出关于严防匪特煽动群众暴乱的通报。“通报”指出，1 月以来，粤西、粤中两地先后发生暴乱案件 13 起，参与人数约 2000 人。要求各地加紧查清匪特地下组织，进一步纯洁内部，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同时，也要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17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介绍粤中军区两个月来的清匪情况。指出，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清匪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扭转了“无情可查、无匪可清”的太平麻痹思想。通报要求发扬乘胜追击的精神，案情不水落石出不撒手，匪特不全歼捕尽不收兵。

19 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发出指示，要求迅速剿灭鹤峰等地股匪。指出，湖北鹤峰与湖南边界地区发现之股匪，可能与敌机在来凤县空投特务有关，公安部门应迅速配合军区、地方武装、公安部队，限期彻底消灭。其他各省市凡有敌机侵扰的地区亦必须切实注意地面匪特的活动。

26 日 湖北省公安总队部发出匪情通报：全省 2 月份残存股匪两伙、30 余人，散匪 36 人，共约 60 余人。春节以来匪特分子利用各种迷信欺骗落后群众，进行破坏活动，计暗杀 5 起，死 4 人；放毒 3 起，放火 17 起，烧死小孩 1 人，烧伤 4 人，烧毁房子 98 间、粮食 40 余担。

29 日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及公安厅、公安总队发出《关于彻底清剿全省残存匪特的联合指示》指出，当前全省尚存潜散土匪 112 人，并利用会道门及地下军等进行破坏活动。要求各地以党委为领导核心，以公安部队为主，民兵为辅，协同公安机关进行清剿；并动员党、政、军、民齐心合力，全面侦察，重点围剿，务达全歼之目的。

四 月

4 日 “自由中国运动”匪特分子一组 6 人 在广西马山县空降。当地军民合作将其全歼，缴获电台 3 部、冲锋枪 6 支、手枪 8 支。

6 日 中共河南省委、政府、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反空降特务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整顿加强“清匪治安委员会”，将反空降特务斗争与清匪治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加紧破获匪特的隐蔽组织，肃清地面匪特，以斩断敌之陆空联系。各级领导对空情报告应冷静分析，准确判断，及时处置。

8 日 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召开清匪会议，对今后清匪的方针、任务、步骤作出部署。

15 日 河南军区发出《关于内防工作检查总结》。1 月 19 日至 2 月底，陈再道司令员率联合检查团到固始、平兴、密县、新乡等县，对内防工作进行了检查。全省清匪治安委员会和大众情报网已普遍建立，区乡联防组织已正常工作。但潜藏散匪尚未肃清，89 种严重危害治安的反动会道门正待处置。建议继续加强清匪工作的领导，警惕和克服正在滋长中的和平麻痹思想；军地配合，组织群众性的防匪、防空投，以确保社会治安的巩固。

25 日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报广东地区匪情摸底情况：经多方调查，现仍存在并还在活动的残匪共有 19 伙、56 人，确已不存在或逃出境外的 150 人，尚未摸清的 354 人。

26 日 “自由中国运动”匪特分子“永顺行动组”4 人，由美军飞机运至湖南永绥县空投。当地军民随即展开围歼，击毙其中 2 人，生俘 2 人，缴获电台 2 部、冲锋枪 4 支、手枪 7 支。

27 日 广西宜山地区清匪部队利用自新之匪为内应，一举歼灭顽匪“反共救国军第 4 纵队”副司令刘振杰部，毙俘匪 13 人。随后清匪部队展开政治攻势，先后歼匪 70 多人。

本月 粤东军区加紧清匪工作，击毙多次漏网的匪首钟勇、八古头；活捉匪首余柴人；匪首杨良走投无路，最后自毙。

五 月

8 日 湖南涟源县反动会道门组织“宗教哲学研究社”骨干分子曹石玉，在其道首刘新修等人被捕之后，煽动道徒 380 多人掀起暴乱，企图捣毁县、区政府，放火烧毁县城。后经部队和民兵弹压，暴乱方平定。

16 日 广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向全省公安部门发出指示。指出，上半年清匪虽已获得一定成绩，但仍有部分残留散匪隐匿于偏僻山区和省县交界处，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务求于 6 月底肃清全省土匪。为此各县公安局应主动配合当地驻剿部队，发动群众，掌握匪情，供给线索，以利限期完成剿匪任务。

19 日 河南军区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清匪治安工作的指示》指出，月来匪特分子利用灾荒大肆造谣破坏，煽动群众骚乱，各级领导应保持头脑清醒，贯彻以生产救灾为中心，进一步加强清匪治安工作。要组织民兵维持麦收秩序，严防不法分子破坏。

中旬 湘鄂川边 7 县（宣恩、鹤峰、来凤、酉阳、龙山、桑植、保靖）治安联防会议在湘西召开。会议分析了边区匪特活动情况，成立了清匪指挥机构，明确了任务，建立了联络制度，订出了相互策应的措施。

25 日 中南军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关于清匪治安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各地在 7 月底以前，结合取缔反动会道门及“民主改革运动”，侦破匪特地下组织，消灭已经摸清的潜散匪特。

下旬 广西百色地区清匪部队经群众举报，捕获匪“反共救国军”骨干分子刘兴富。经审讯，获悉匪团长何招、副团长黄景文已逃往贵州望谟县潜伏。当即派出飞行组，历时 10 余天，将其捕回。总计全区 1 月至 5 月共歼匪 111 人。

本月 广西军区组织桂平县公安队及容县专区公安大队第 3 队、平乐专区公安大队 1 个排协同作战，历时两个月，将瑶山地区查明在案的 208 名残匪全部肃清。

六 月

7 日 广西凤山县人民武装部与公安队配合，将该县最大匪首“反共救国军”司令田绍三及其子田维超包围在第五区巴标岩峒内。经开展政治攻势，讲明政策，二匪缴械投降。

11 日 湖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匪情摸底工作情况通报：从 1 月下旬开始，各军分区与公安部门配合，对现存榜上有名之匪进行了摸底调查，至 4 月中旬基本结束。据统计，全省仍在公开活动之匪 36 人，潜藏之匪 50 人，逃往外境 76 人，下落不详者 214 人。

20 日 湖北省公安总队部发出匪情通报：据 5 月 25 日内防工作会议反映的情况综合，全省尚残存股、散匪 46 人。另在鹤峰县与湖南桑植县交界地带有 4 股土匪（约 20 人）活动，两地已派出部队与民兵展开围歼。

22 日 广西柳州军分区与公安部门配合，将匪“反共救国军”纵队副司令刘俊杰击毙。

本月 广西桂林地区清匪部队经过深入摸底，查清了残匪情况。在摸底过程中，区公安大队直属 3 队 9 班莫有光，先后捕获与争取自新的匪首师级 1 人、团级 1 人及匪众 5 人。

△ 广东粤北军区在匪情摸底中发动群众，将潜藏在阳山县一洞穴中的惯匪“反共救国军第 1 军”军长梁猛雄擒获。

七 月

1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出《关于今后内防工作的联合指示》。“指示”分析了中南地区内防治安工作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实施方法。指出：今后内防工作应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由公安部门具体掌握、组织实施。为此，要适当调整和精简各种防范组织，交由正常的组织机构接管，明确责任，简化关系，各尽其职，提高效率。

20 日 河南军区作出《关于 1953 年上半年内防工作总结报告》。全省上半年共

发生匪特暗杀64起，纵火288起，施毒78起，破坏交通8起，破坏生产63起。各地针对匪特的破坏阴谋积极侦破，仅新乡、许昌、郑州、濮阳4个军分区即破获重案373起，处置了一批案犯；民兵单独或配合公安共歼匪575人，缴获各种枪390支，有效地强化了治安，保护了麦收。

27日 “自由中国运动”匪特分子一组3人，由美军飞机运送至湖南桑植县空降。当地部队和民兵随即展开围歼，活捉匪报务员，另两人在被围困中拒捕自杀，缴获长短枪27支、子弹5000多发、电台1部、密码7本、手摇发电机1部。

28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联合下发《关于内地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经一年来的肃清残匪，内地治安已获巩固。现在除某些边缘地区尚有少数股、散匪活动，需继续军事清剿之外，决定在内地凡群众已经发动、土匪被肃清、治安已臻巩固的地区，即结束军事清剿工作。这些地区的内防工作，即移交政府治安机关(公安厅、公安局)管理，军队从中协助。

本月 中南全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从1952年6月开始，至此结束。被取缔的组织有“一贯道”、“同善社”、“先天道”、“九宫道”、“西天异门”等73种。在取缔中破案495起，缴获反动证件5.4万多件、长短枪72支、弹药一批以及电台密码等，处理了一批反动会首，有170多万人申明退出会道组织。

八 月

3 日 广西柳州城公安队经群众举报，捕获匪“反共救国野战军第4纵队”支队长莫增福。

19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清匪、反空投斗争的联合指示》，指出，上半年全区肃清残匪941人，歼灭空投特务6人。目前有名在案的残匪尚有156人，且多系骨干分子，顽固狡猾。敌机入侵亦很频繁。要求各县组织反空投、清匪联防指挥部，加紧肃清残匪。

中旬 广西宜山地区清匪部队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匪属展开政策宣传。匪“黔

桂边区第8纵队”副司令蓝袍在其亲属的规劝下，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新。

九 月

8日 中南军区、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广东省内防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的联合指示》，要求全省各地依据实际情况，确定移交县份，并限于10月中旬交接完毕。

20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清匪工作移交问题的联合指示》，决定第一步在10月底以前将内地三分之二地区（45个县）的治安工作先行移交政府公安机关，其余地区（29个县）因匪特尚未肃清，暂时不作移交。

24日 河南军区通报清匪情况：7月至9月捕获土匪75人，缴获长短枪22支、各种弹药3260多发、手榴弹19枚。

十 月

6日 中共湖南省委、政府、军区作出《关于清匪治安工作移交问题的决定》。根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内防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的决定，为加强反空投的统一领导，省和专区两级成立反空投委员会，县则重点成立。各地内防工作移交后，军事机关仍为各该地区内防工作之最高机关，应了解与掌握全面情况，有责任对所在地区内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各地内防工作限于11月15日前移交完毕。

8日 《河南日报》刊登河南军区政治部专文，介绍民兵战绩。全省民兵从1950年11月至今年3月的2年零4个月内，共毙伤俘匪23146人，缴获各种炮89门、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8410支。

12日 湖北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报告：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内防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之决定，于8月7日召开专门会议作了部署，全省已于9月10日前移交就绪。

19日 湖南省公安总队作出秋季清匪治安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季内击毙匪“暂5

师”大队长祁考考，捕获匪首黄菊香、罗安真等11人。全省尚存残匪101人，其中在湘西苗族自治区内55人。

十一月

1日 湖南邵阳军分区与地区公安处相互配合，将长期潜伏活动于新邵县板子山地区的顽匪李耀文、李耀龙生俘，并击毙匪首唐湘满，缴获短枪1支、子弹9发。

16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指示：为统一剿匪力量，迅速肃清残匪，决定在有匪患的地区组织剿匪委员会，责成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清匪工作。并抽调一部分县干部及公安部队人员组织武装工作队，包干负责进行清剿。

18日 中共江西省委批转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军区联合作出的《关于内防任务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的决定》，要求所属市委、地委、县委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把移交工作办好。“决定”指出，全省82个县中已有64个县完全消灭了匪患，其余18个县与邻省毗连地区仅存少数潜藏残余匪特，共计52人。对这些残匪的清剿和今后的内防工作，交由各级政府公安机关接管领导，人民武装部门从中协助。并限定于12月15日前各分区和县将交接情况作出报告。

下旬 中共河南省委、军区联合发出指示：目前全省公开土匪已被肃清，治安情况基本巩固，绝大部分地区群众已充分发动，故决定结束全省的军事清剿，将内防工作移交给政府公安机关。要求各地根据条件成熟程度，确定移交的先后，争取在翌年4月之前交接完毕。

十二月

15日 河南嵩县第三区桥沟乡民兵在队长、指导员的带领下，将隐蔽潜藏长达5年之久的嵩县大匪首、“镇嵩军”团长万德魁擒获。

25日 广西百色军分区作出清匪治安工作总结：全年歼匪424人，其中含匪军长

潘付行、陈国太，副军长杨伯温，师长杨钜雄、梁三记、邹朝隆，司令田绍三，副师长农永利。缴获轻机1挺、长短枪148支、各种子弹6700多发。境内残匪尚有16人，其中有名在案者仅6人，匪患基本平息。

本月 湖南军区在第4季度共歼匪24人，其中匪首8人。缴获长短枪3支、子弹147发。

△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作出内防工作年终总结：全年歼匪1505人。其中广西公安总队歼匪780人，广东公安总队歼匪26人，江西公安总队歼匪58人，湖南公安总队歼匪43人，湖北公安总队歼匪23人，河南公安总队歼匪575人（含民兵歼匪数）。

△ 中南军区全年歼匪2746人，尚存残匪445人（其中广东97人、广西73人、湖南103人、江西58人、湖北49人、河南6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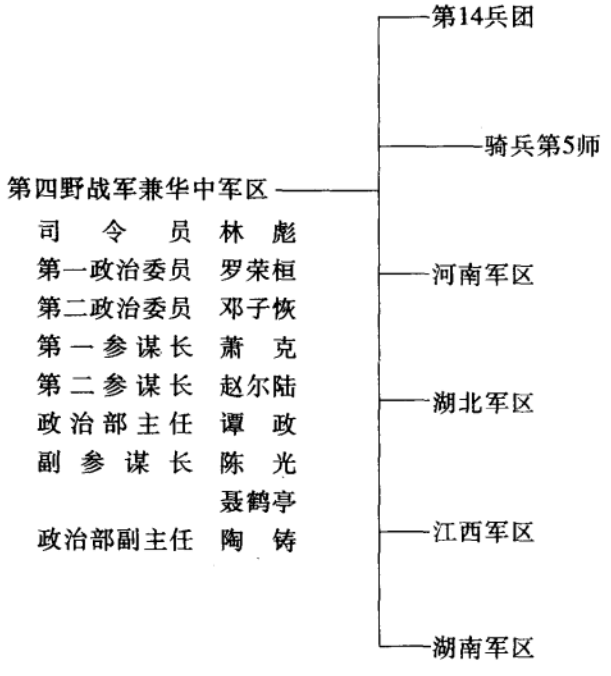
△ 各省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内防治安工作移交地方政府治安机关管理的决定，积极部署移交工作。至年底，湖北、江西、湖南已移交完毕；河南、广西、广东开始移交，于1954年春季移交完毕。

表　　册

剿匪部队序列表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一

（1949 年 8 月）



详表1

第14兵团[1]

司　令　员　刘亚楼
政 治 委 员　莫文骅
第一副司令员　黄永胜
第二副司令员　刘　震
副 政 治 委 员　吴法宪
政 治 部 主 任　吴法宪(兼)

第42军

军　　长　吴瑞林
政 治 委 员　刘兴元
副　军　长　赵东寰
　　张辑戊
政治部主任　郭成柱

第124师

师　　长　翟毅东(代)
政治委员　丁国钰

第125师

师　　长　彭龙飞
政治委员　谭文邦

第126师

师　　长　胡继成
政治委员　何善远

第155师

师　　长　廖仲符
政治委员　钟　民

骑兵第5师[2]

师　　长　何能彬
政治委员　林茂源

详表2

河南军区

司　令　员　陈再道
政 治 委 员　张　玺
副 司 令 员　毕占云
　　孔庆德
　　文建武
副政治委员　刘　杰
参　谋　长　文建武(兼)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副 参 谋 长　李懋之

南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福胜
政治委员　赵紫阳

确山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国华
政治委员　于一川

许昌军分区

司　令　员　谢育才
政治委员　裴孟飞

潢川军分区

司　令　员　熊竹芳
政治委员　刘　毅

〔1〕 1949年8月，第14兵团领导机关改编为军委空军领导机关，第42军改由第四野战军直辖，并留河南执行剿匪任务。该兵团之第39、第40军参加解放两广作战，此时未参加剿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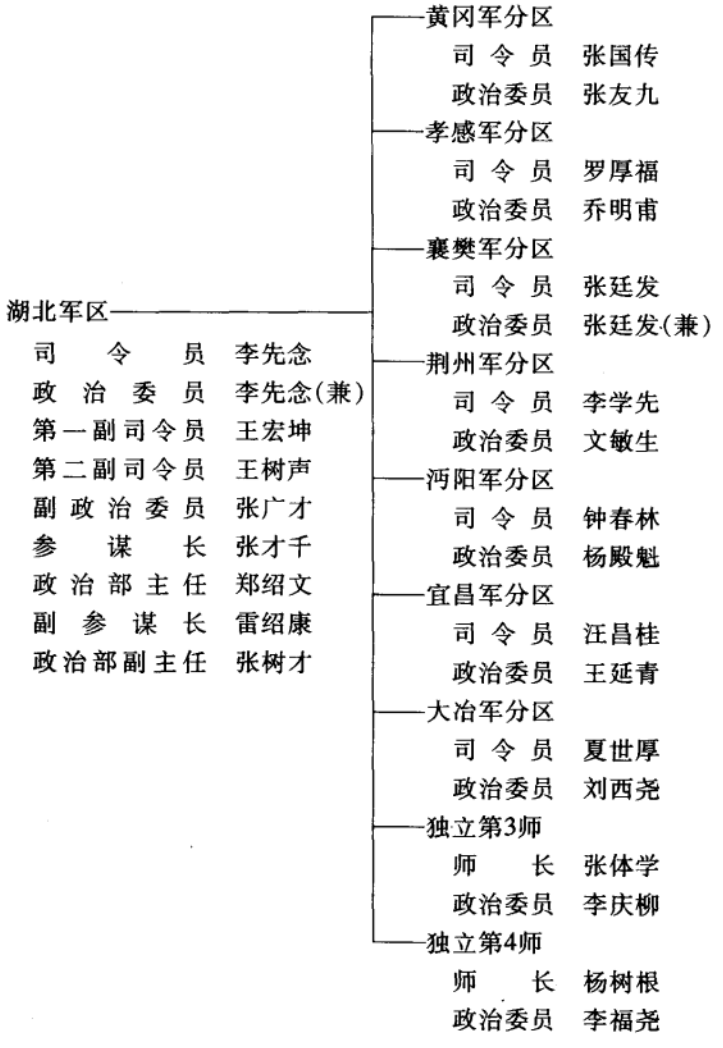
〔2〕 该师原为第13兵团骑兵师，1949年5月奉命参加河南地区剿匪，由第四野战军直辖。

（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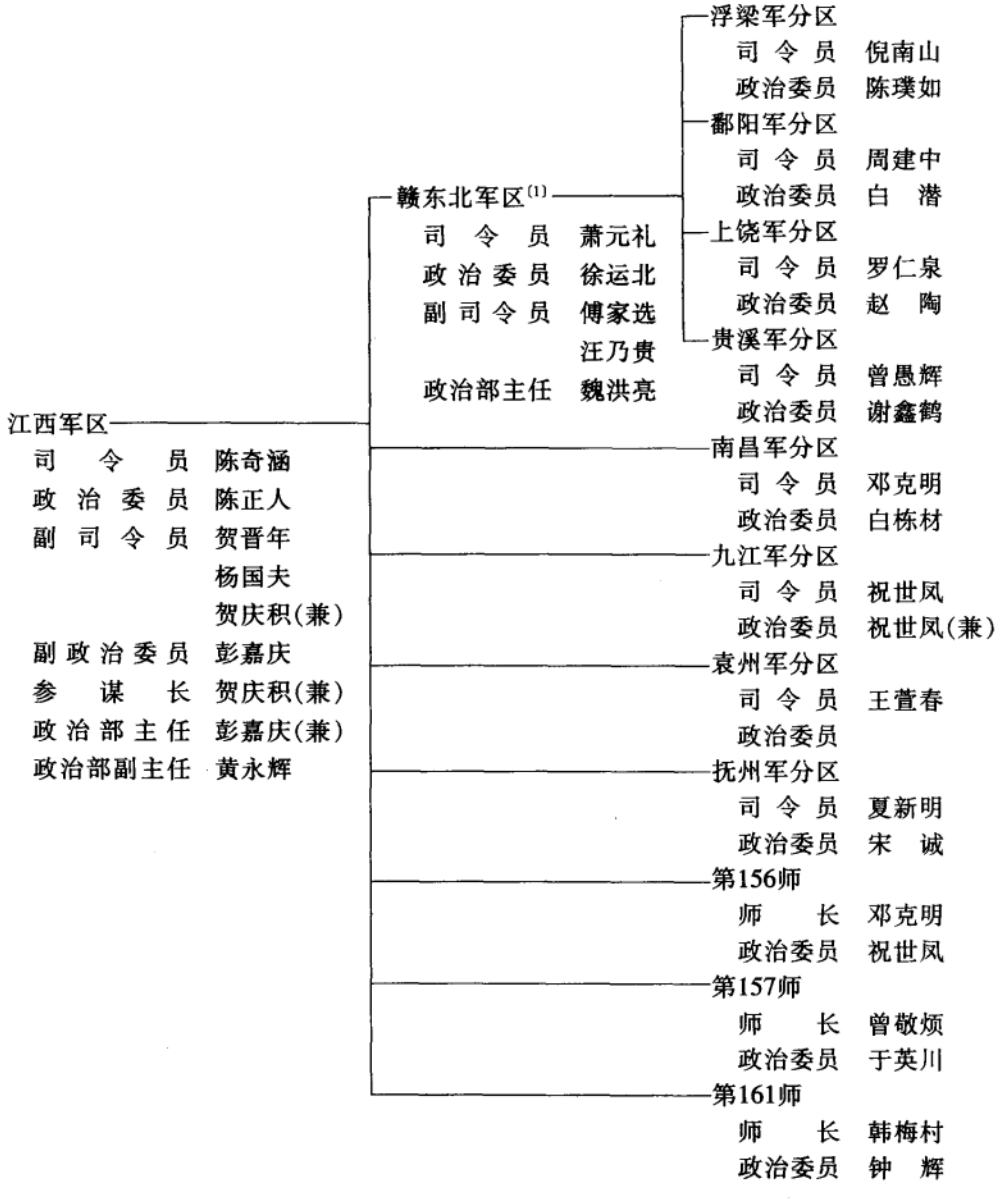
- 淮阳军分区
  - 司令员　方　正
  - 政治委员　何启光
- 陈留军分区
  - 司令员　吴忠诚
  - 政治委员　李中一
- 商丘军分区
  - 司令员　戴文贤
  - 政治委员　郑　华
- 郑州军分区
  - 司令员　张锡珩
  - 政治委员　李福祥
- 洛阳军分区
  - 司令员　刘兆先
  - 政治委员　杨蔚屏
- 陕州军分区
  - 司令员　郭庆祥
  - 政治委员　李陶庭
- 警备第2旅
  - 旅　长　蔡爱卿
  - 政治委员　程　明
- 第58军[1]
  - 军　长　孔庆德(兼)
  - 政治委员　方正平
  - 副军长　杨秀昆
  - 副政治委员　张力之(兼)
  - 参谋长　杨西三
  -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兼)
  - 第173师
    - 师　长　李定灼
    - 政治委员　吴　罡
  - 第174师
    - 师　长　何济林
    - 政治委员　贺亦然

〔1〕 1949年9月，军的番号撤销，军部与河南军区机关合并。

详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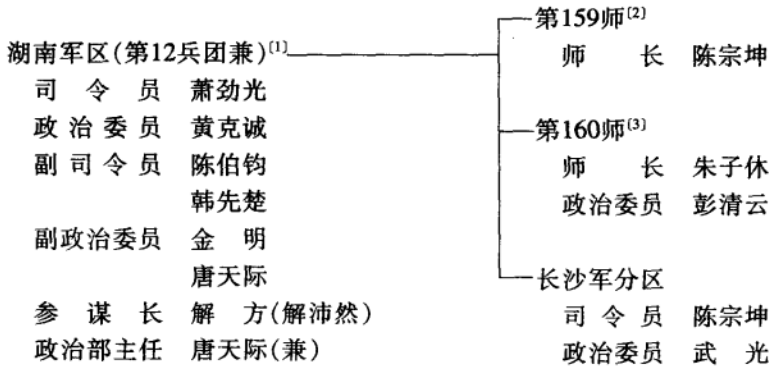

湖北军区
司令员 李先念
政治委员 李先念(兼)
第一副司令员 王宏坤
第二副司令员 王树声
副政治委员 张广才
参谋长 张才千
政治部主任 郑绍文
副参谋长 雷绍康
政治部副主任 张树才
黄冈军分区
司令员 张国传
政治委员 张友九
孝感军分区
司令员 罗厚福
政治委员 乔明甫
襄樊军分区
司令员 张廷发
政治委员 张廷发(兼)
荆州军分区
司令员 李学先
政治委员 文敏生
沔阳军分区
司令员 钟春林
政治委员 杨殿魁
宜昌军分区
司令员 汪昌桂
政治委员 王延青
大冶军分区
司令员 夏世厚
政治委员 刘西尧
独立第3师
师长 张体学
政治委员 李庆柳
独立第4师
师长 杨树根
政治委员 李福尧

详表4



〔1〕赣东北军区，1949年5月由第二野战军建立，同年9月与所辖4个军分区一并撤销，由江西军区重组抚州、乐平、上饶军分区。

详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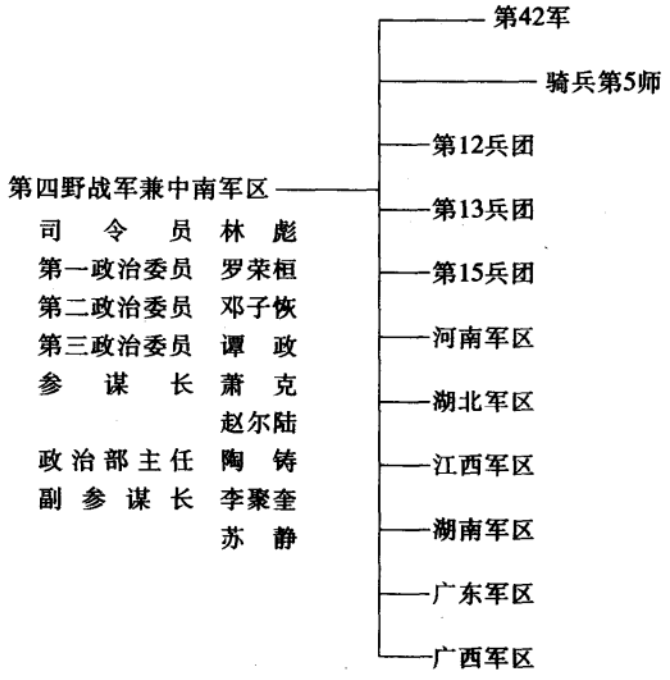
〔1〕 1949年8月，湖南军区及所属长沙军分区成立，即在先期解放的湘东北、湘北部分地区展开剿匪斗争。其余地区尚未解放，亦未成立军分区。

〔2〕 该师参加了湘东北地区剿匪斗争。1949年8月撤销，大部组成长沙军分区，一部于9月组成益阳军分区。

〔3〕 该师参加了湘北部分地区剿匪斗争。1949年9月撤销，分别组建常德、邵阳两军分区。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二

（1950 年 3 月）



详表1

- 第42军
  - 军　　长　吴瑞林
  - 政治委员　周　彪
  - 副 军 长　胡继成
  - 副政治委员　郭成柱
  - 参 谋 长　廖仲符
  - 政治部主任　郭成柱(兼)
  - 第124师
    - 师　　长　翟毅东
    - 政治委员　丁国钰
  - 第125师
    - 师　　长　彭龙飞
    - 政治委员　谭文邦
  - 第126师
    - 师　　长　胡继成(兼)
    - 政治委员　何善远
  - 骑兵第5师
    - 师　　长　何能彬
    - 政治委员　钟　民

详表2

- 第12兵团[1]
  - 司　令　员　萧劲光
  - 政 治 委 员　萧劲光(兼)
  - 副 司 令 员　陈伯钧
  - 副政治委员　刘道生
  - 唐天际
  - 政治部主任　黄志勇
  - 副参谋长　潘朔端
  - 政治部副主任　卓　雄
  - 第45军[2]
    - 军　　长　陈伯钧(兼)
    - 政治委员　邱会作
    - 副 军 长　张天云
    - 参 谋 长　雷　震
    - 政治部主任　李　改
    - 第133师
      - 师　　长　张万春
      - 政治委员　谢　明
    - 第134师
      - 师　　长　黄鸽显
      - 政治委员　谢家祥
    - 第135师
      - 师　　长　丁　盛
      - 政治委员　韦祖珍

〔1〕 该兵团原辖第40军于1950年2月改归第15兵团建制领导，此时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未参加剿匪。第158师于1949年8月归湖南军区建制，参加邵阳地区剿匪，1950年2月调归广西军区兼宜山军分区。第46军、第47军于1950年1月划归湖南军区建制领导。

〔2〕 该军负责桂东南地区剿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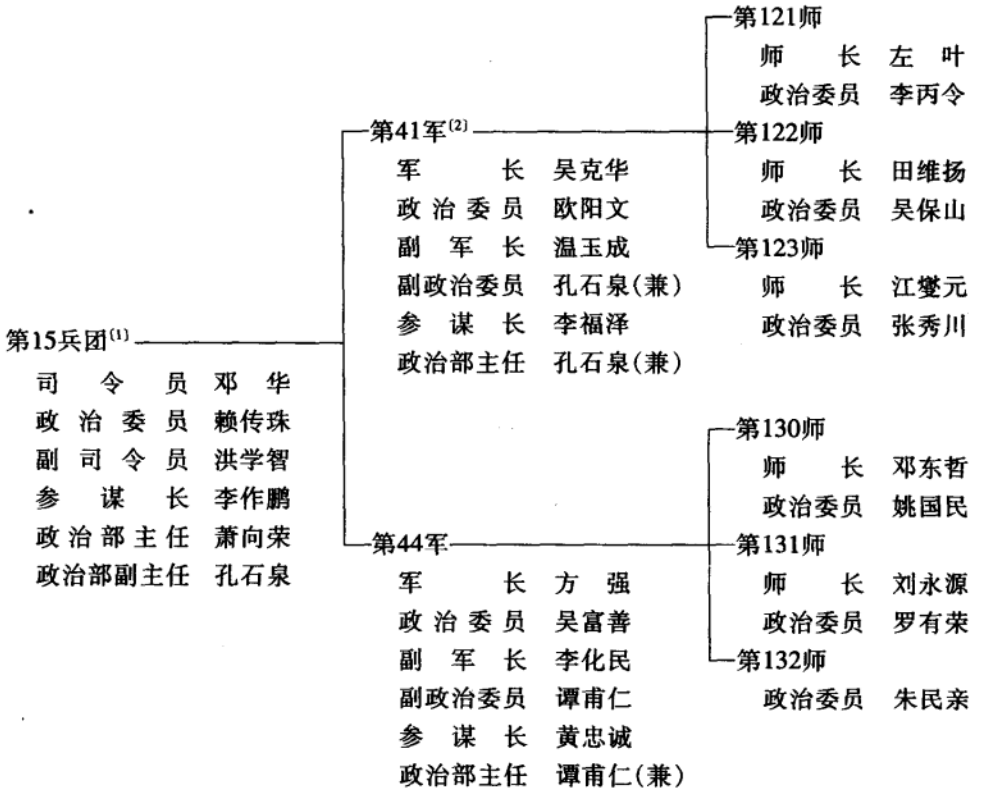
详表3

- 第13兵团[1]
  - 司　令　员　黄永胜(代)
  - 政治委员　莫文骅
  - 副司令员　李天佑
  - 　　彭明治
  - 副政治委员　吴法宪
  - 参　谋　长　曾国华
  -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兼)
  - 第38军
    - 军　　长　梁兴初
    - 政治委员　梁必业
    - 副　军　长　贺东生
    - 　　卢绍武
    - 　　刘贤权
    - 参　谋　长　江拥辉
    - 政治部主任　吴　岱
    - 第114师
      - 师　　长　刘贤权(兼)
      - 政治委员　方国南
  - 第39军
    - 军　　长　吴信泉
    - 政治委员　徐斌洲[2]
    - 副　军　长　谭友林
    - 副政治委员　李雪三
    - 政治部主任　李雪三(兼)
    - 第115师
      - 师　　长　王良太
      - 政治委员　沈铁兵
  - 第49军
    - 军　　长　钟　伟
    - 政治委员　刘随春
    - 副　军　长　熊伯涛
    - 第145师
      - 师　　长　沈启贤
      - 政治委员　陈　德
    - 第146师
      - 师　　长　王奎先
      - 政治委员　栗在山
    - 第147师
      - 师　　长　郑贵卿
      - 政治委员　王建中

〔1〕该兵团第38军、第39军主力未参加中南剿匪。第114师、115师分别参加湖南常德地区和广西柳州、宜山等地区剿匪。第49军负责桂林、柳州、平乐地区及宜山部分地区剿匪。

〔2〕徐斌洲未到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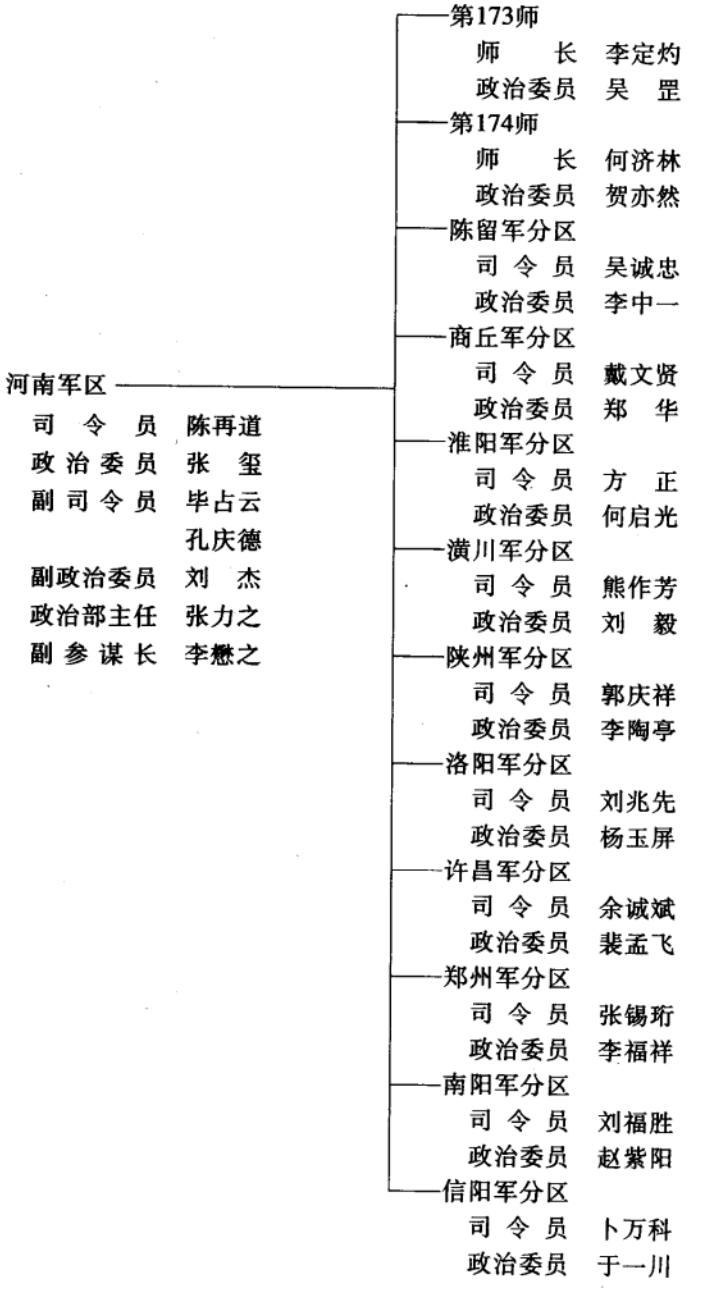
详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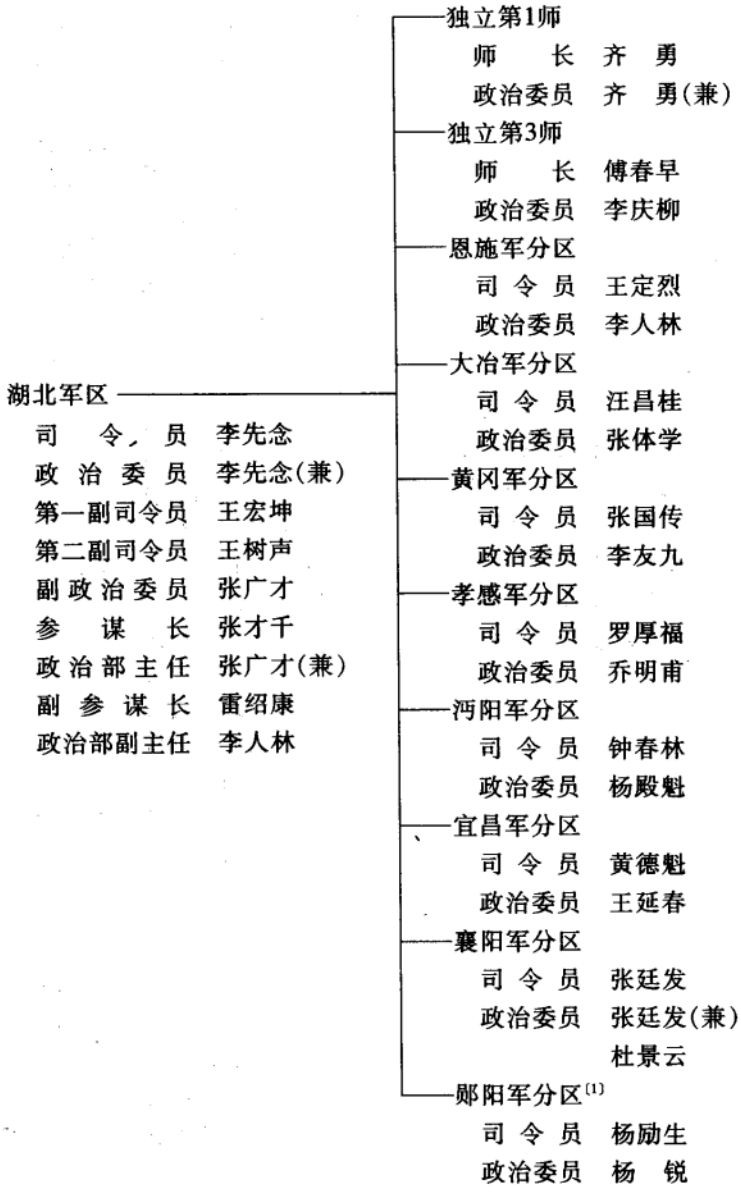
〔1〕 该兵团第43军此时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第48军于1950年1月改归江西军区建制领导。

〔2〕 该军1950年2月调归第15兵团建制领导，参加广东地区剿匪。

详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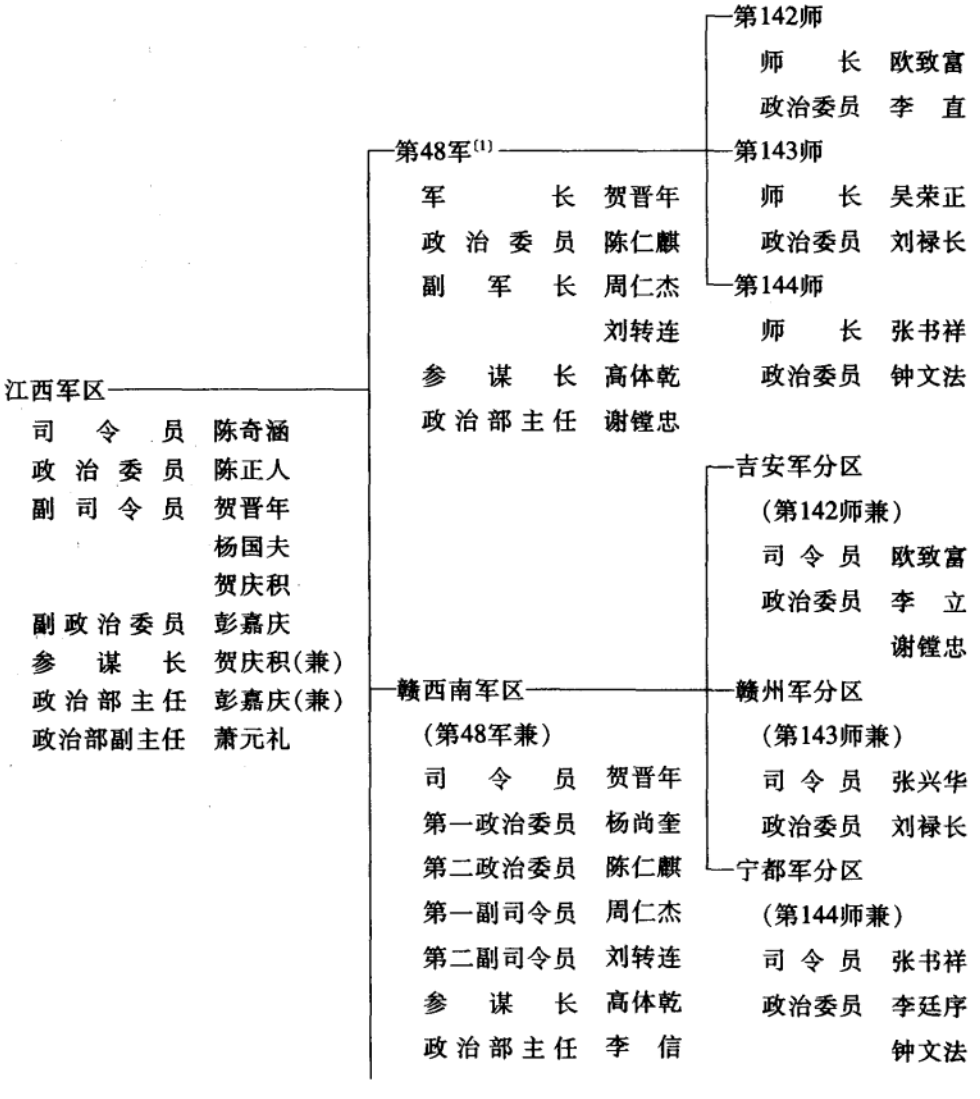

河南军区
司令员　陈再道
政治委员　张　玺
副司令员　毕占云
孔庆德
副政治委员　刘　杰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副参谋长　李懋之
第173师
师　长　李定灼
政治委员　吴　罡
第174师
师　长　何济林
政治委员　贺亦然
陈留军分区
司令员　吴诚忠
政治委员　李中一
商丘军分区
司令员　戴文贤
政治委员　郑　华
淮阳军分区
司令员　方　正
政治委员　何启光
潢川军分区
司令员　熊作芳
政治委员　刘　毅
陕州军分区
司令员　郭庆祥
政治委员　李陶亭
洛阳军分区
司令员　刘兆先
政治委员　杨玉屏
许昌军分区
司令员　余诚斌
政治委员　裴孟飞
郑州军分区
司令员　张锡珩
政治委员　李福祥
南阳军分区
司令员　刘福胜
政治委员　赵紫阳
信阳军分区
司令员　卜万科
政治委员　于一川

详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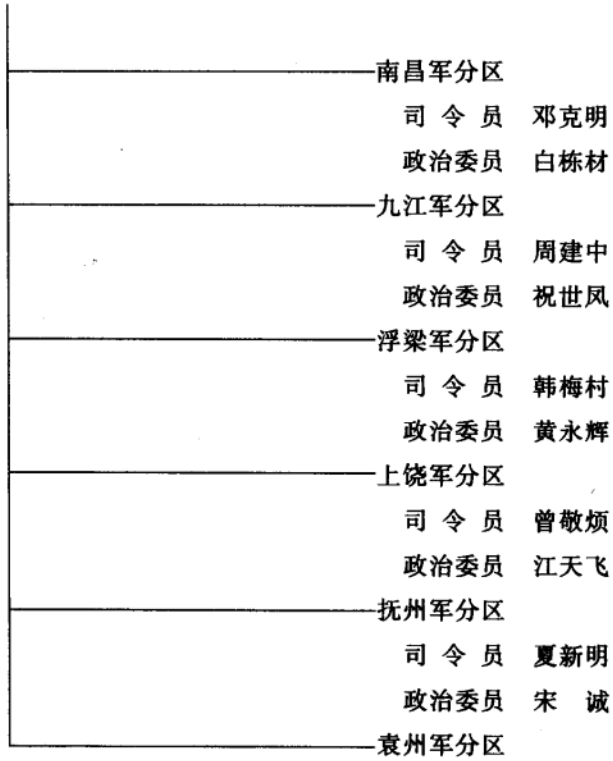
〔1〕 该军分区1950年2月由陕南军区两郧军分区改建。

详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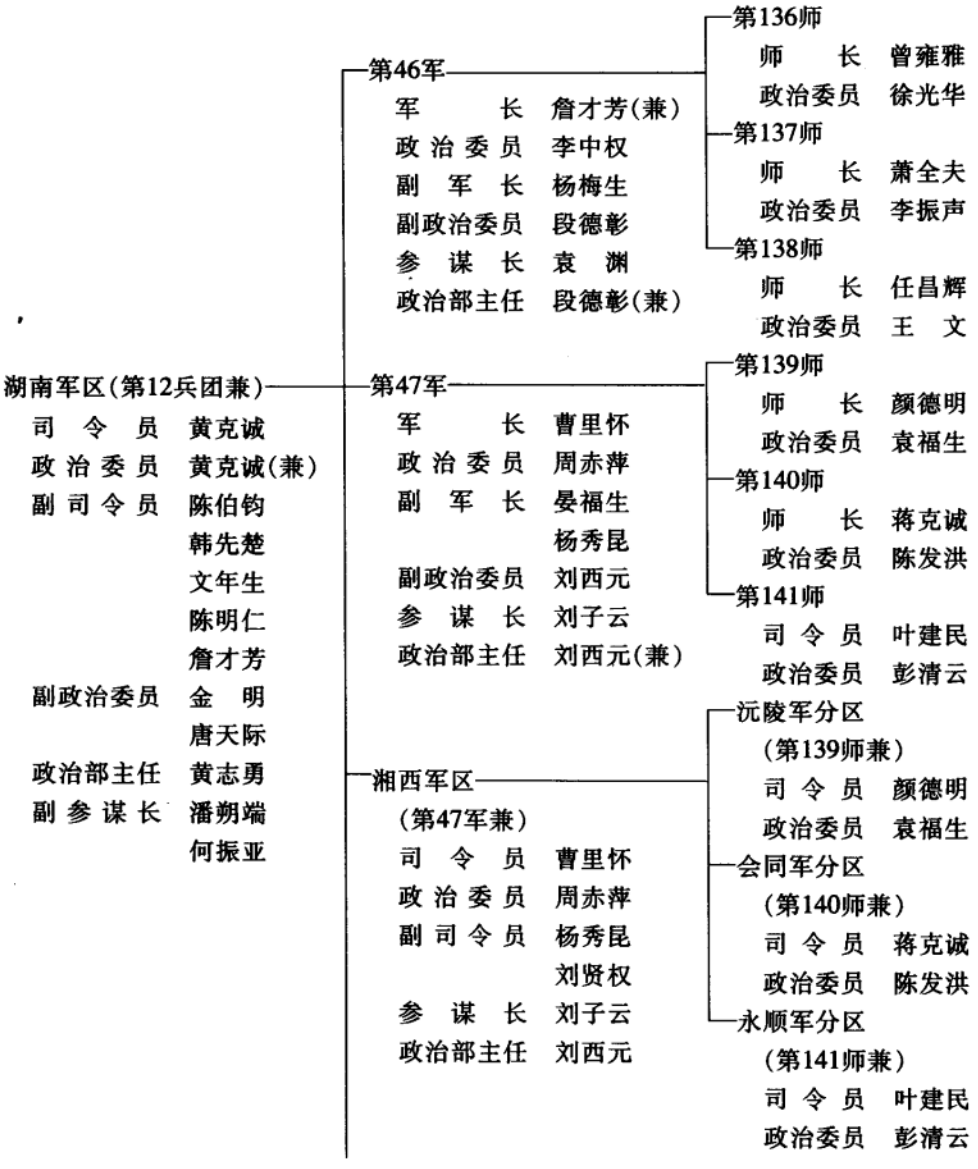


〔1〕 该军1950年1月由第15兵团建制改归江西军区建制领导，除负责吉安、赣州、宁都地区剿匪外，还派出第143师主力参加广东省北江地区剿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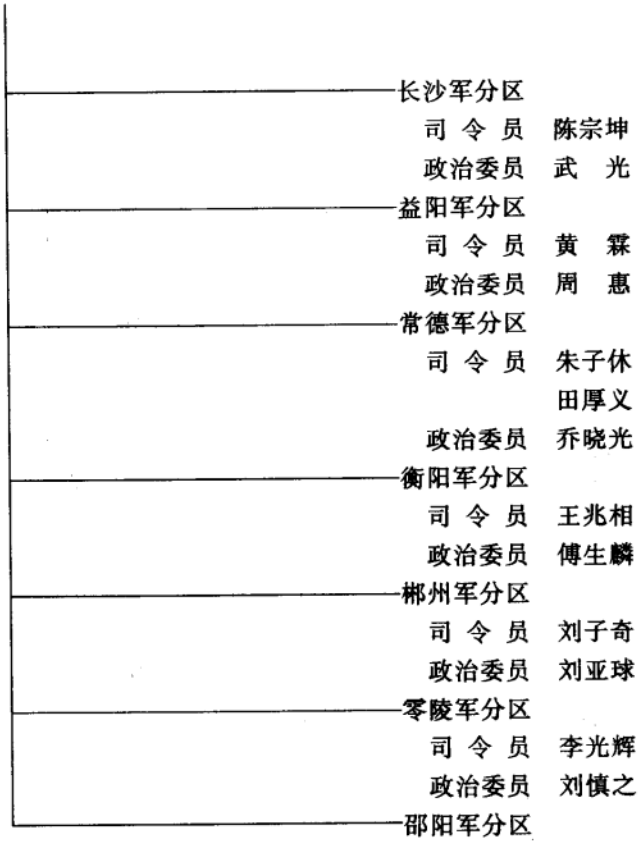
（续上）


南昌军分区
司 令 员 邓克明
政治委员 白栋材
九江军分区
司 令 员 周建中
政治委员 祝世凤
浮梁军分区
司 令 员 韩梅村
政治委员 黄永辉
上饶军分区
司 令 员 曾敬烦
政治委员 江天飞
抚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夏新明
政治委员 宋 诚
袁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萱春
政治委员 张如屏

详表8


湖南军区(第12兵团兼)
司令员 黄克诚
政治委员 黄克诚(兼)
副司令员 陈伯钧
韩先楚
文年生
陈明仁
詹才芳
副政治委员 金明
唐天际
政治部主任 黄志勇
副参谋长 潘朔端
何振亚
第46军
军长 詹才芳(兼)
政治委员 李中权
副军长 杨梅生
副政治委员 段德彰
参谋长 袁渊
政治部主任 段德彰(兼)
第136师
师长 曾雍雅
政治委员 徐光华
第137师
师长 萧全夫
政治委员 李振声
第138师
师长 任昌辉
政治委员 王文
第47军
军长 曹里怀
政治委员 周赤萍
副军长 晏福生
杨秀昆
副政治委员 刘西元
参谋长 刘子云
政治部主任 刘西元(兼)
第139师
师长 颜德明
政治委员 袁福生
第140师
师长 蒋克诚
政治委员 陈发洪
第141师
司令员 叶建民
政治委员 彭清云
湘西军区
(第47军兼)
司令员 曹里怀
政治委员 周赤萍
副司令员 杨秀昆
刘贤权
参谋长 刘子云
政治部主任 刘西元
沅陵军分区
(第139师兼)
司令员 颜德明
政治委员 袁福生
会同军分区
(第140师兼)
司令员 蒋克诚
政治委员 陈发洪
永顺军分区
(第141师兼)
司令员 叶建民
政治委员 彭清云

（续上）


长沙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宗坤
政治委员 武 光
益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 霖
政治委员 周 惠
常德军分区
司 令 员 朱子休
田厚义
政治委员 乔晓光
衡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兆相
政治委员 傅生麟
郴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子奇
政治委员 刘亚球
零陵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光辉
政治委员 刘慎之
邵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邹毕兆
政治委员 夏如爱

详表9

广东军区(第15兵团兼)

- 司　令　员　叶剑英
- 政 治 委 员　叶剑英(兼)
- 副 司 令 员　邓　华
  - 陈　光
  - 洪学智
  - 曾　生
- 副 政 治 委 员　赖传珠
  - 林　平
  - 冯白驹
- 参　谋　长　洪学智(兼)
- 政 治 部 主 任　萧向荣
- 副 参 谋 长　谢育才
- 政治部副主任　杨康华
  - 孔石泉

东江军分区

- 司 令 员　蔡国梁
- 政治委员　梁威林

北江军分区

- 司 令 员　黄　业
- 政治委员　伍晋南

西江军分区

- 司 令 员　周时源(代)
- 政治委员　梁　嘉

珠江军分区

- 司 令 员　曾　生(兼)
- 政治委员　曾　生(兼)

台山军分区

- 司 令 员　钟明锋
- 政治委员　吴有恒

南路军分区

- 司 令 员　邬　强
- 政治委员　刘田夫

潮汕军分区

- 司 令 员　铁　坚
- 政治委员　朱曼平

兴梅军分区

- 司 令 员　沈振东(代)
- 政治委员　王　维

详表10

广西军区（第13兵团兼）
- 司　令　员　张云逸
- 政 治 委 员　张云逸（兼）
- 副 司 令 员　黄永胜
  彭明治
  李天佑
- 副政治委员　莫文骅
  吴法宪
- 参　谋　长　曾国华
-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兼）

龙州军分区（第115师兼）
- 司　令　员　曹灿章
- 政治委员　蔡　明

玉林军分区
- 司　令　员　姜茂生
- 政治委员　谢鹤筹

梧州军分区（第154师兼）
- 司　令　员　卢燕秋
- 政治委员　谢扶民
  曹传赞

武鸣军分区
- 司　令　员　卢绍武
- 政治委员

百色军分区
- 司　令　员　覃国翰
- 政治委员　覃士冕[1]
  区　镇（代）

南宁军分区（第152师兼）
- 司　令　员　罗华生
- 政治委员　罗华生（兼）

平乐军分区（第145师兼）
- 司　令　员　沈启贤
- 政治委员　陈　德

柳州军分区（第146师兼）
- 司　令　员　王奎先
- 政治委员　栗在山
  李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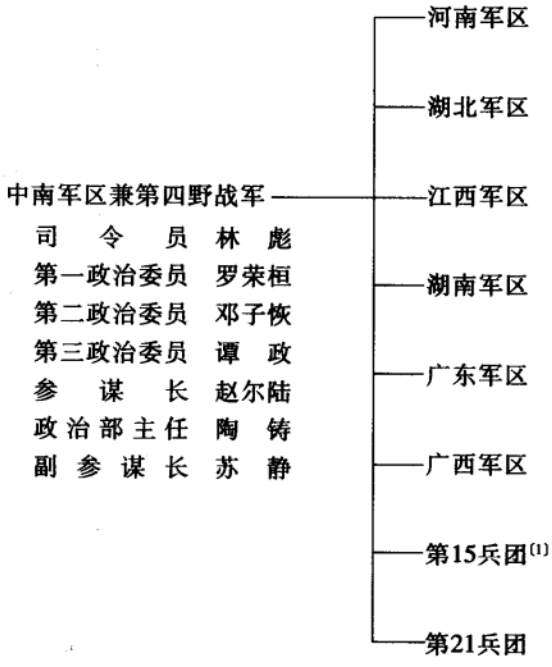
桂林军分区（第147师兼）
- 司　令　员　郑贵卿
- 政治委员　王建中
  萧一舟

宜山军分区（第158师兼）
- 司　令　员　李道之
- 政治委员　王晓生
  张伟烈

〔1〕 覃士冕未到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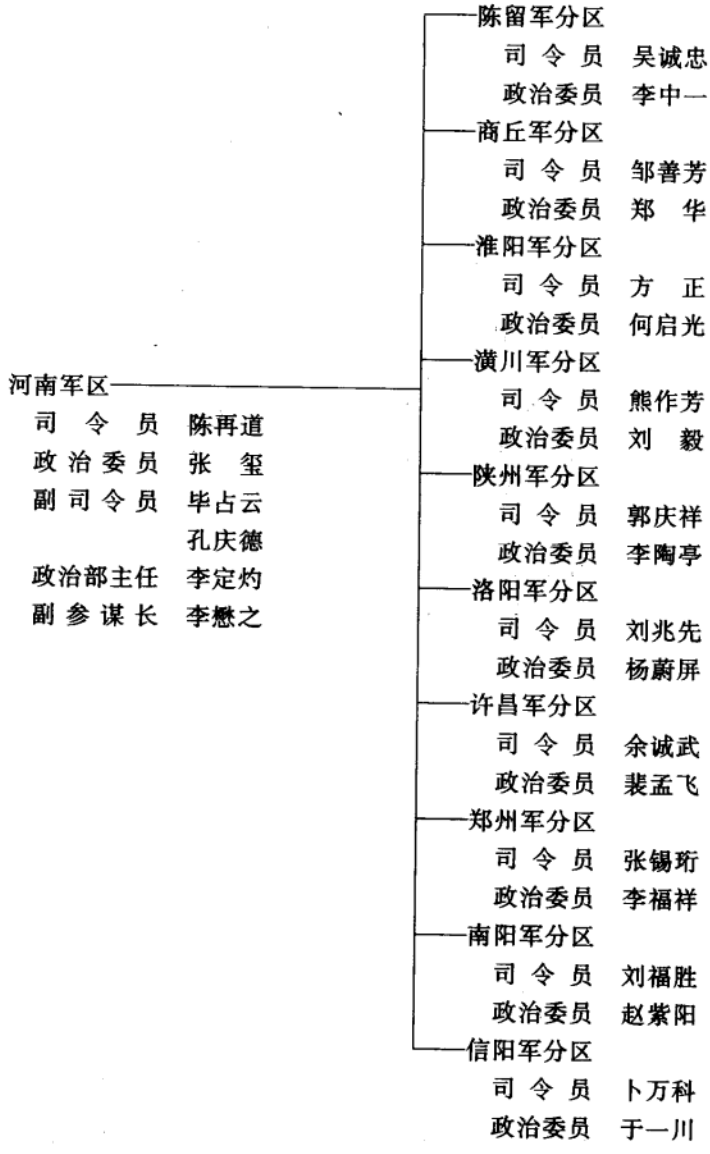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三

（1950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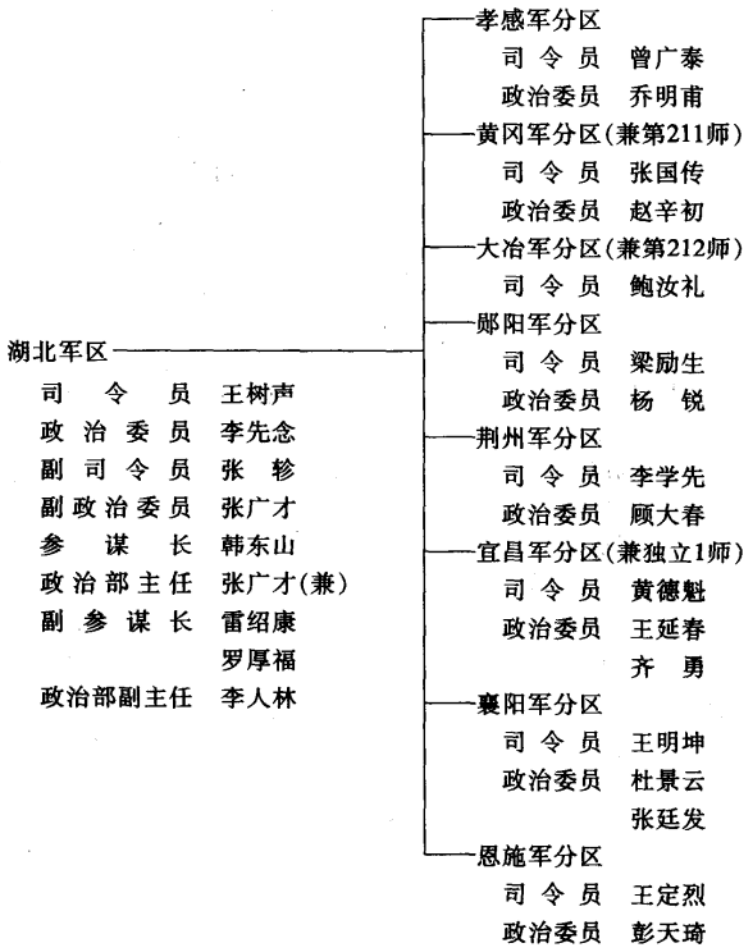


〔1〕 1950 年 7 月，中央军委决定：以邓华为司令员的第 15 兵团改称第 13 兵团开赴东北，以黄永胜为司令员的第 13 兵团改称第 15 兵团南下广东。

详表1


河南军区
司令员 陈再道
政治委员 张玺
副司令员 毕占云
孔庆德
政治部主任 李定灼
副参谋长 李懋之
陈留军分区
司令员 吴诚忠
政治委员 李中一
商丘军分区
司令员 邹善芳
政治委员 郑华
淮阳军分区
司令员 方正
政治委员 何启光
潢川军分区
司令员 熊作芳
政治委员 刘毅
陕州军分区
司令员 郭庆祥
政治委员 李陶亭
洛阳军分区
司令员 刘兆先
政治委员 杨蔚屏
许昌军分区
司令员 余诚武
政治委员 裴孟飞
郑州军分区
司令员 张锡珩
政治委员 李福祥
南阳军分区
司令员 刘福胜
政治委员 赵紫阳
信阳军分区
司令员 卜万科
政治委员 于一川

详表2


湖北军区
司　令　员　王树声
政 治 委 员　李先念
副 司 令 员　张　轸
副政治委员　张广才
参　谋　长　韩东山
政治部主任　张广才(兼)
副 参 谋 长　雷绍康
罗厚福
政治部副主任　李人林
孝感军分区
司 令 员　曾广泰
政治委员　乔明甫
黄冈军分区(兼第211师)
司 令 员　张国传
政治委员　赵辛初
大冶军分区(兼第212师)
司 令 员　鲍汝礼
郧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梁励生
政治委员　杨　锐
荆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学先
政治委员　顾大春
宜昌军分区(兼独立1师)
司 令 员　黄德魁
政治委员　王延春
齐　勇
襄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明坤
政治委员　杜景云
张廷发
恩施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定烈
政治委员　彭天琦

详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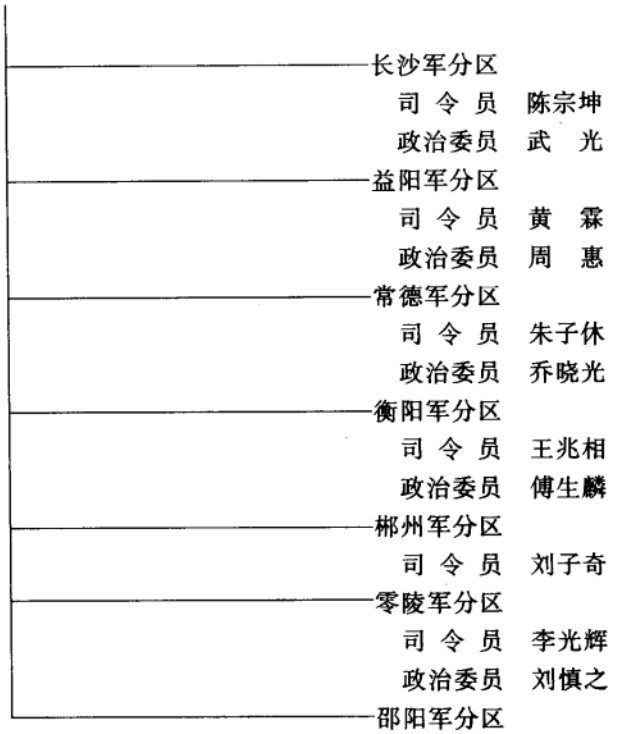
- 江西军区
  - 司令员 陈奇涵
  - 政治委员 陈正人
  - 副司令员 杨国夫
  - 贺庆积
  - 副政治委员 彭嘉庆
  - 参谋长 贺庆积(兼)
  - 政治部主任 孔石泉
  - 政治部副主任 萧元礼
- 第48军[1]
  - 军长 刘转连
  - 政治委员 陈仁麒
  - 副军长 欧致富
  - 参谋长 高体乾
  - 政治部主任 谢镗忠
- 赣西南军区(第48军兼)
  - 司令员 刘转连
  - 第一政治委员 杨尚奎
  - 第二政治委员 陈仁麒
  - 副司令员 欧致富
  - 参谋长 高体乾
  - 政治部主任 谢镗忠
- 第144师
  - 师长 张书祥
  - 政治委员 钟文法
- 吉安军分区
  - 司令员 周光
  - 政治委员 李立
- 赣州军分区
  - 司令员 刘兴隆
  - 政治委员 杨尚奎
  - 邹日晴
- 宁都军分区
  - 司令员 罗元炘
  - 政治委员 李廷序
- 南昌军分区
  - 司令员 邓克明
  - 政治委员 白栋材
- 九江军分区
  - 司令员 周建中
  - 政治委员 祝世凤
- 浮梁军分区
  - 司令员 倪南山
  - 政治委员 黄永辉
- 上饶军分区
  - 司令员 曾敬烦
  - 政治委员 江天飞
- 抚州军分区
  - 司令员 夏新明
  - 政治委员 宋诚
- 袁州军分区
  - 司令员 王萱春
  - 政治委员 张如屏

〔1〕 1950年11月，该军所属第142师、143师分别改编为炮兵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原番号撤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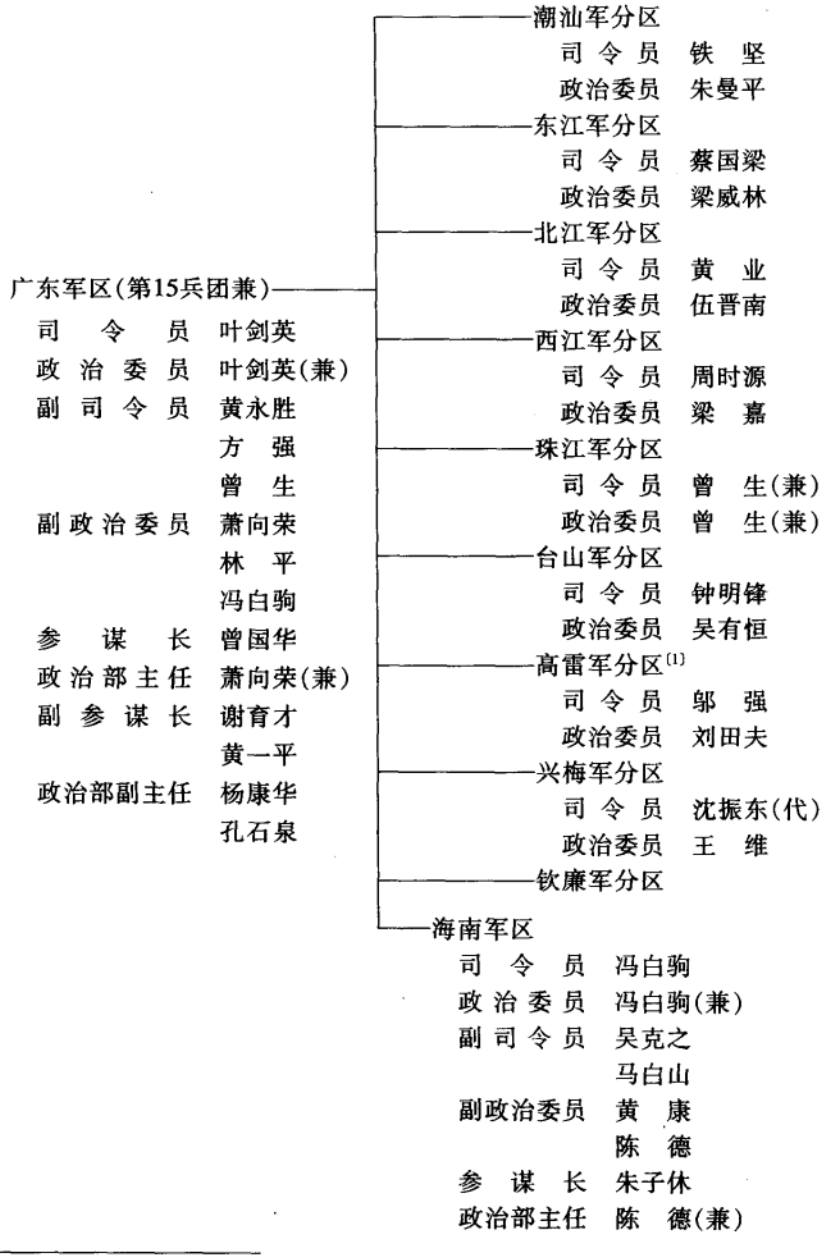
详表4

- 湖南军区
  - 司令员　黄克诚
  - 政治委员　黄克诚(兼)
  - 副司令员　文年生
  - 陈明仁
  - 副政治委员　金　明
  - 唐天际
  - 政治部主任　黄志勇
  - 副参谋长　潘朔端
  - 何振亚
  - 第46军
    - 军长　杨梅生
    - 政治委员　李中权
    - 副军长　萧全福
    - 曾雍雅
    - 参谋长　萧全福(兼)
    - 政治部主任　张秀川
    - 第136师
      - 师长　曾雍雅(兼)
      - 政治委员　樊学文
    - 第137师
      - 师长　程登志(代)
      - 政治委员　李振声
    - 第138师
      - 师长　任昌辉
      - 政治委员　马毅之
  - 第47军
    - 军长　曹里怀
    - 政治委员　周赤萍
    - 副军长　晏福生
    - 刘贤权
    - 参谋长　刘子云
    - 政治部主任　陈发洪
    - 第139师
      - 师长　颜德明
      - 政治委员　袁福生
    - 第140师
      - 师长　陈福章
      - 政治委员　赵　平
    - 第141师
      - 师长　叶建民
      - 政治委员　彭清云
  - 湘西军区(第47军兼)
    - 司令员　曹里怀
    - 政治委员　周赤萍
    - 副司令员　晏福生
    - 杨秀昆
    - 刘贤权
    - 参谋长　刘子云
    - 政治部主任　陈发洪
    - 沅陵军分区
      - 政治委员　陈郁发
      - 袁福生
    - 会同军分区
      - 政治委员　葛　琛
    - 永顺军分区
      - 司令员　陈炎清
      - 政治委员　刘　旭

（续上）


长沙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宗坤
政治委员 武 光
益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 霖
政治委员 周 惠
常德军分区
司 令 员 朱子休
政治委员 乔晓光
衡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兆相
政治委员 傅生麟
郴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子奇
零陵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光辉
政治委员 刘慎之
邵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邹毕兆
政治委员 夏如爱

详表5



〔1〕 1950年7月,南路军分区分编为高雷军分区和钦廉军分区。

详表6

广西军区
- 司　令　员　张云逸
- 政 治 委 员　张云逸(兼)
- 副 司 令 员　李天佑
- 　　曾国华
- 副政治委员　莫文骅
- 　　刘随春
- 参　谋　长　卢绍武
- 政治部主任　刘随春(兼)
- 政治部副主任　栗在山

龙州军分区(第151师兼)
- 司 令 员　曹灿章
- 政治委员　蔡　明

玉林军分区
- 司 令 员　姜茂生
- 政治委员　谢鹤筹

梧州军分区
- 司 令 员　卢燕秋
- 政治委员　谢扶民
- 　　曹传赞

武鸣军分区
- 司 令 员　卢绍武(兼)
- 政治委员　赵进之

百色军分区
- 司 令 员　黄明金(代)
- 政治委员　覃士冕
- 　　区　镇(代)

南宁军分区(第152师兼)

平乐军分区(第145师兼)
- 司 令 员　沈启贤
- 政治委员　陈　德
- 　　刘若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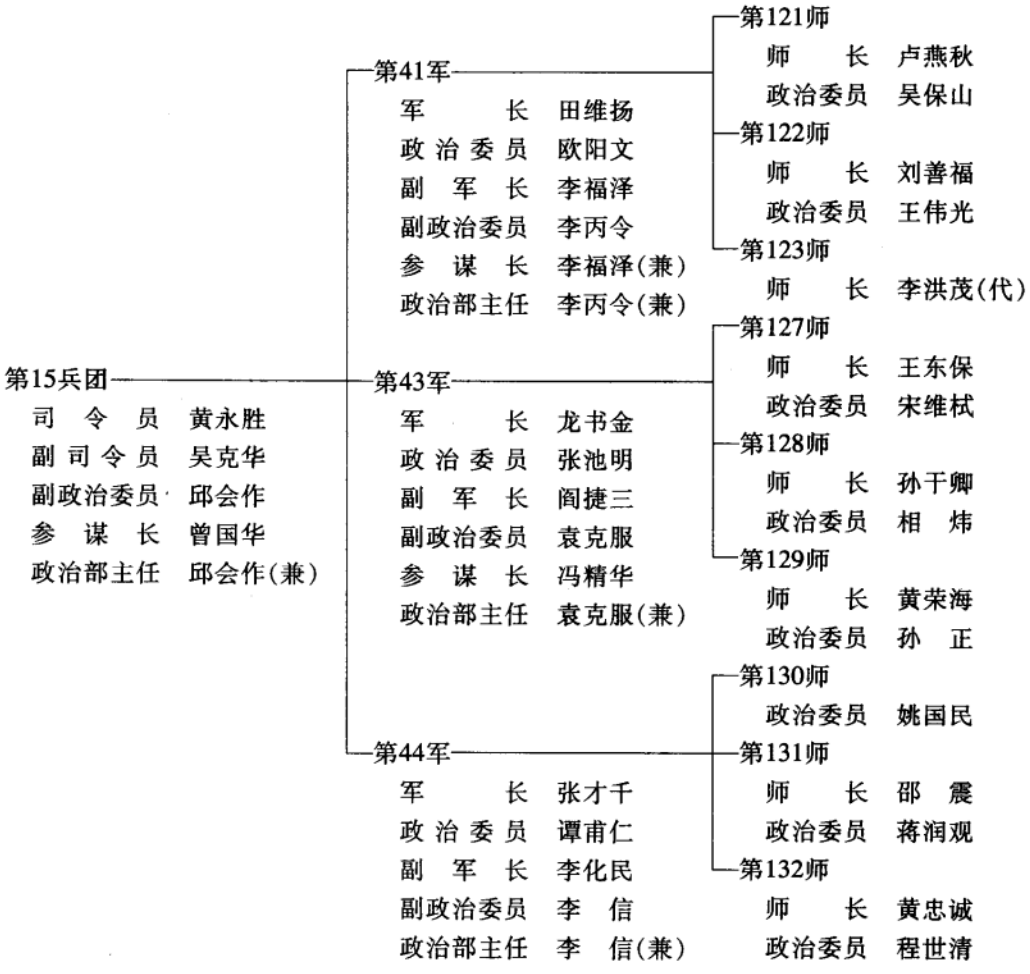
柳州军分区(第146师兼)
- 司 令 员　王奎先
- 政治委员　李一平
- 　　齐渭川

桂林军分区(第147师兼)
- 司 令 员　郑贵卿
- 政治委员　萧一舟
- 　　沈东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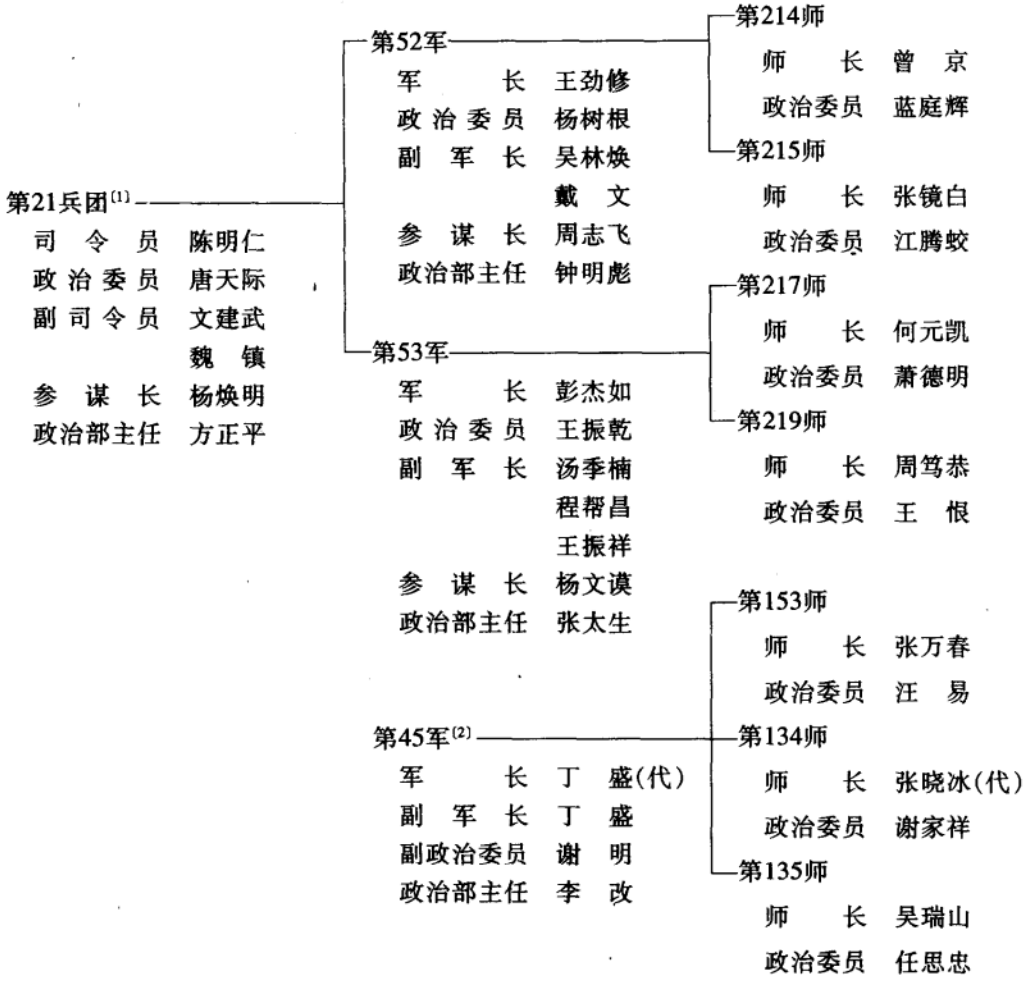
宜山军分区(第174师兼[1])
- 司 令 员　郭庆祥
- 政治委员　贺亦然
- 　　张伟烈

〔1〕 该师于1950年8月接替调往广东的第158师。

详表7


第15兵团
司　令　员　黄永胜
副 司 令 员　吴克华
副政治委员　邱会作
参　谋　长　曾国华
政治部主任　邱会作(兼)
第41军
军　长　田维扬
政 治 委 员　欧阳文
副　军　长　李福泽
副政治委员　李丙令
参　谋　长　李福泽(兼)
政治部主任　李丙令(兼)
第43军
军　长　龙书金
政 治 委 员　张池明
副　军　长　阎捷三
副政治委员　袁克服
参　谋　长　冯精华
政治部主任　袁克服(兼)
第44军
军　长　张才千
政 治 委 员　谭甫仁
副　军　长　李化民
副政治委员　李　信
政治部主任　李　信(兼)
第121师
师　长　卢燕秋
政治委员　吴保山
第122师
师　长　刘善福
政治委员　王伟光
第123师
师　长　李洪茂(代)
第127师
师　长　王东保
政治委员　宋维栻
第128师
师　长　孙干卿
政治委员　相　炜
第129师
师　长　黄荣海
政治委员　孙　正
第130师
政治委员　姚国民
第131师
师　长　邵　震
政治委员　蒋润观
第132师
师　长　黄忠诚
政治委员　程世清

详表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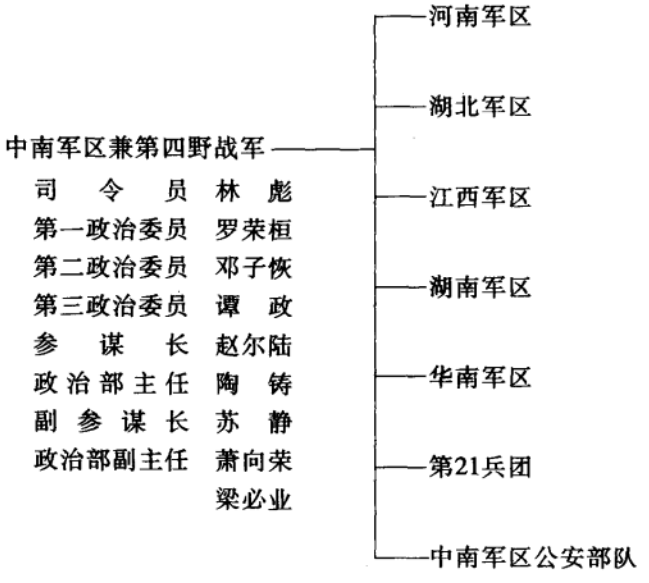


〔1〕 由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于1950年12月奉中南军区命令开赴广西执行剿匪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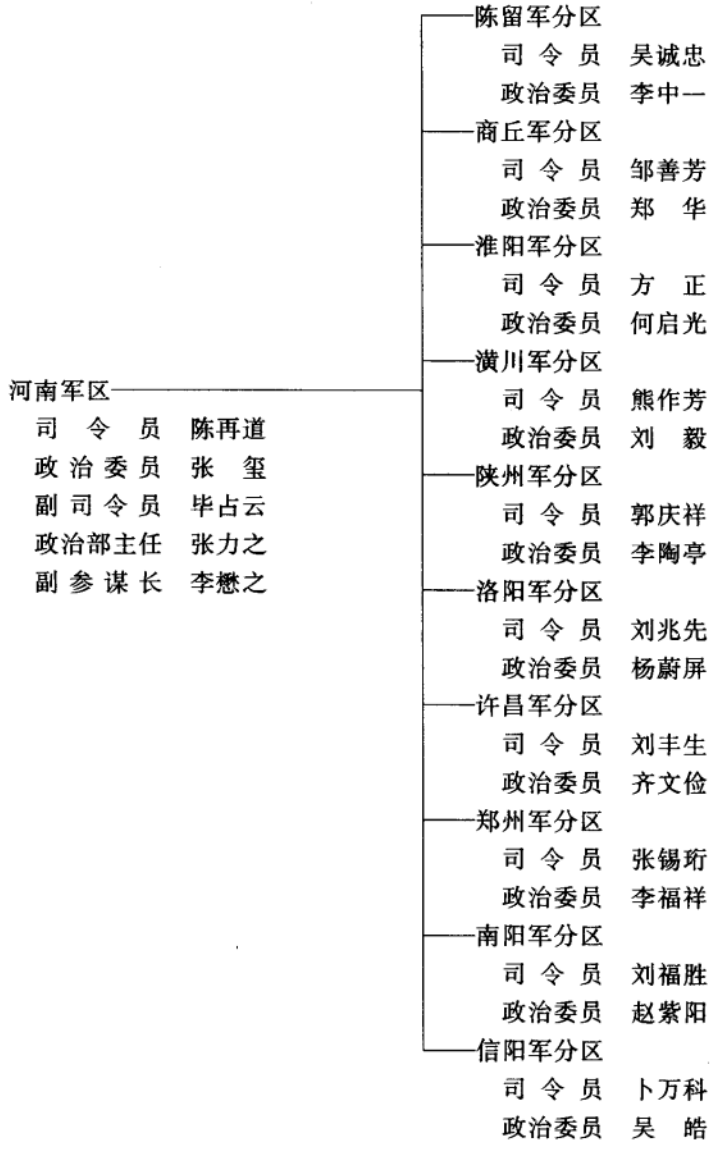
〔2〕 1950年4月，第12兵团部调北京组建军委海军领导机关，兵团番号撤销，其所辖第45军由第四野战军直辖，继续负责桂东南地区剿匪。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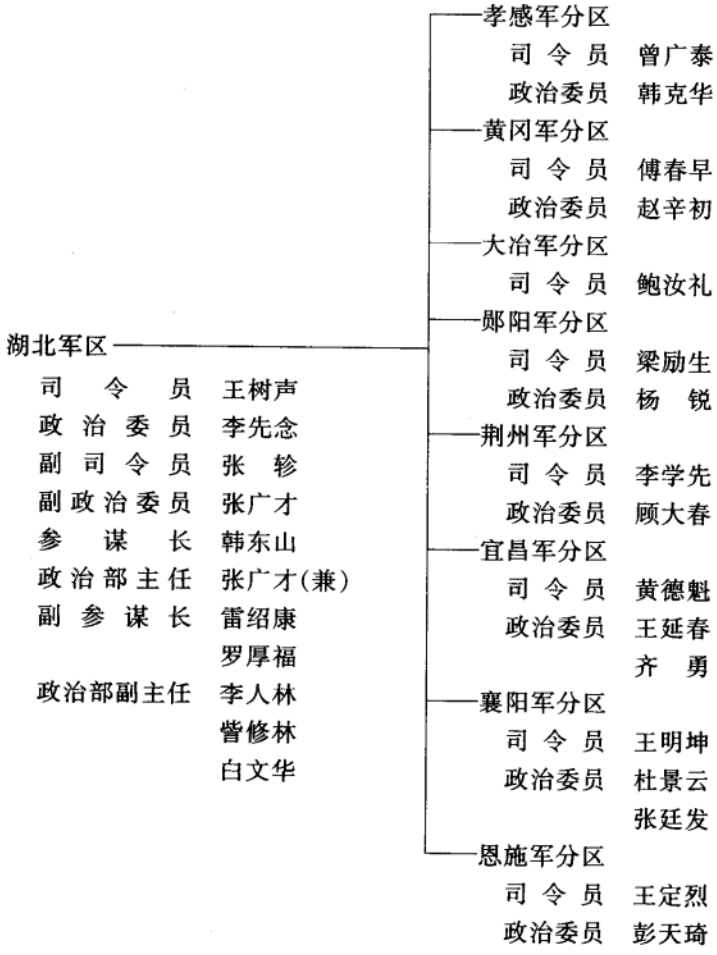
（1951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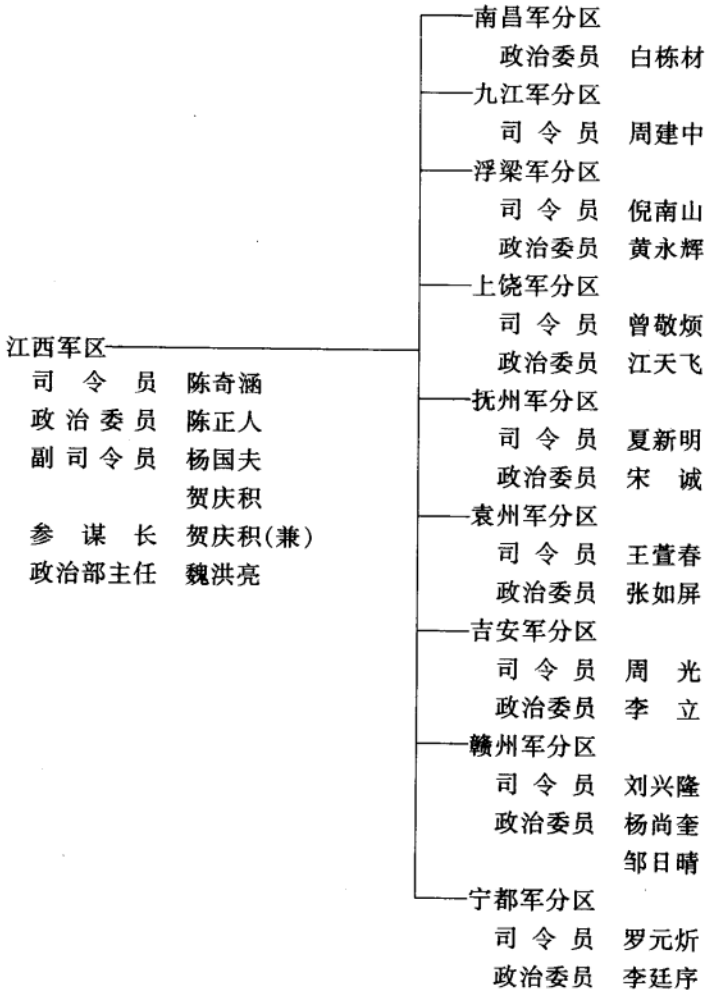
详表1


河南军区
司 令 员 陈再道
政 治 委 员 张 玺
副 司 令 员 毕占云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副 参 谋 长 李懋之
陈留军分区
司 令 员 吴诚忠
政治委员 李中一
商丘军分区
司 令 员 邹善芳
政治委员 郑 华
淮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方 正
政治委员 何启光
潢川军分区
司 令 员 熊作芳
政治委员 刘 毅
陕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郭庆祥
政治委员 李陶亭
洛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兆先
政治委员 杨蔚屏
许昌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丰生
政治委员 齐文俭
郑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锡珩
政治委员 李福祥
南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福胜
政治委员 赵紫阳
信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卜万科
政治委员 吴 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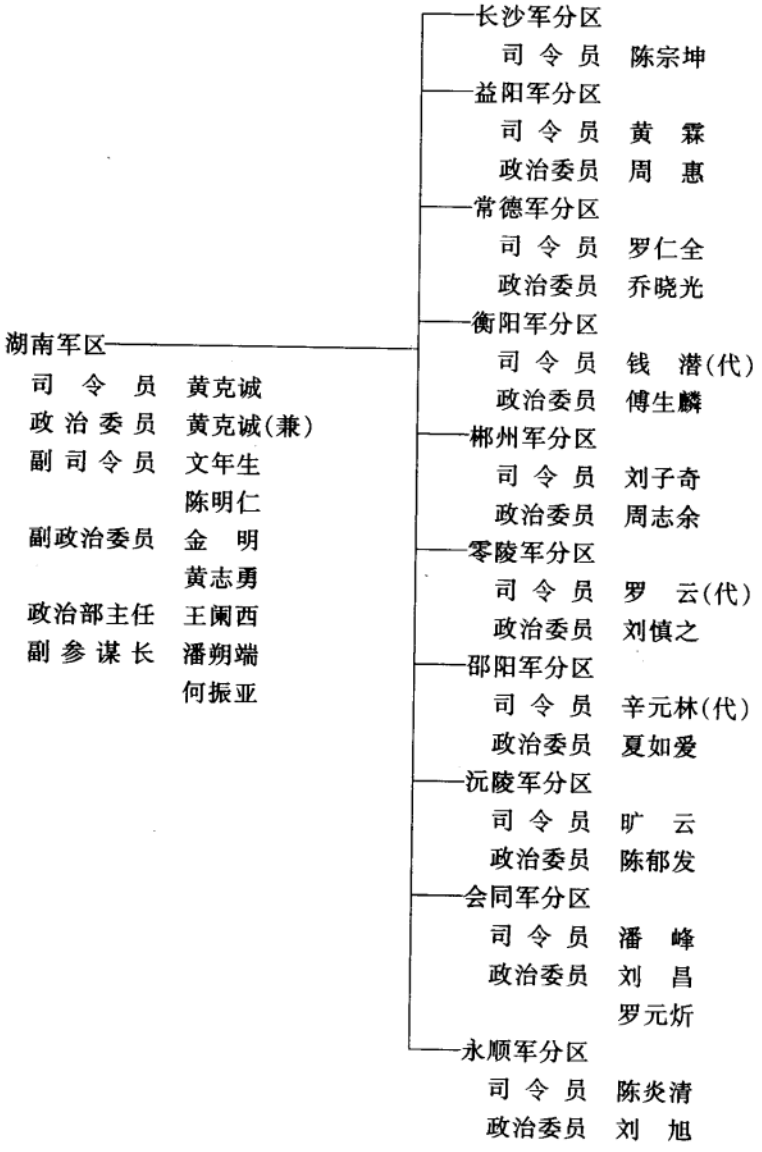
详表2


湖北军区
司　令　员　王树声
政 治 委 员　李先念
副 司 令 员　张　轸
副政治委员　张广才
参　谋　长　韩东山
政治部主任　张广才(兼)
副 参 谋 长　雷绍康
罗厚福
政治部副主任　李人林
訾修林
白文华
孝感军分区
司 令 员　曾广泰
政治委员　韩克华
黄冈军分区
司 令 员　傅春早
政治委员　赵辛初
大冶军分区
司 令 员　鲍汝礼
郧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梁励生
政治委员　杨　锐
荆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学先
政治委员　顾大春
宜昌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德魁
政治委员　王延春
齐　勇
襄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明坤
政治委员　杜景云
张廷发
恩施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定烈
政治委员　彭天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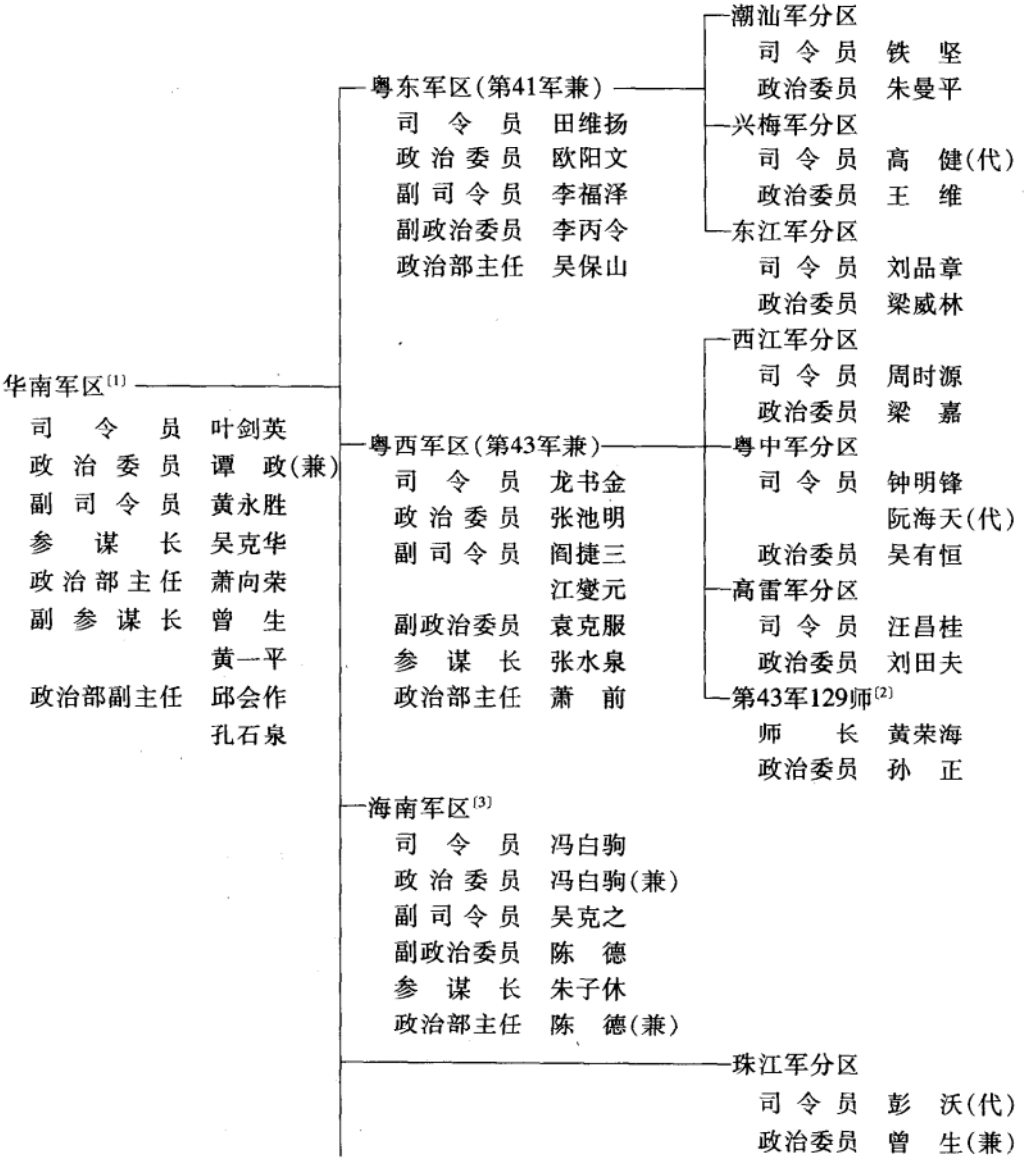
详表3


江西军区
司 令 员 陈奇涵
政 治 委 员 陈正人
副 司 令 员 杨国夫
贺庆积
参 谋 长 贺庆积(兼)
政治部主任 魏洪亮
南昌军分区
政治委员 白栋材
九江军分区
司 令 员 周建中
浮梁军分区
司 令 员 倪南山
政治委员 黄永辉
上饶军分区
司 令 员 曾敬烦
政治委员 江天飞
抚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夏新明
政治委员 宋 诚
袁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萱春
政治委员 张如屏
吉安军分区
司 令 员 周 光
政治委员 李 立
赣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兴隆
政治委员 杨尚奎
邹日晴
宁都军分区
司 令 员 罗元炘
政治委员 李廷序

详表4


湖南军区
司令员　黄克诚
政治委员　黄克诚(兼)
副司令员　文年生
陈明仁
副政治委员　金　明
黄志勇
政治部主任　王阑西
副参谋长　潘朔端
何振亚
长沙军分区
司令员　陈宗坤
益阳军分区
司令员　黄　霖
政治委员　周　惠
常德军分区
司令员　罗仁全
政治委员　乔晓光
衡阳军分区
司令员　钱　潜(代)
政治委员　傅生麟
郴州军分区
司令员　刘子奇
政治委员　周志余
零陵军分区
司令员　罗　云(代)
政治委员　刘慎之
邵阳军分区
司令员　辛元林(代)
政治委员　夏如爱
沅陵军分区
司令员　旷　云
政治委员　陈郁发
会同军分区
司令员　潘　峰
政治委员　刘　昌
罗元炘
永顺军分区
司令员　陈炎清
政治委员　刘　旭

详表5



〔1〕 1951年5月1日成立，1952年7月番号撤销。

〔2〕 当时，该师在第43军兼粤西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高雷地区的剿匪斗争。

〔3〕 当时，海南军区下面不设军分区，直接指挥6个独立团和7个县人武部。

（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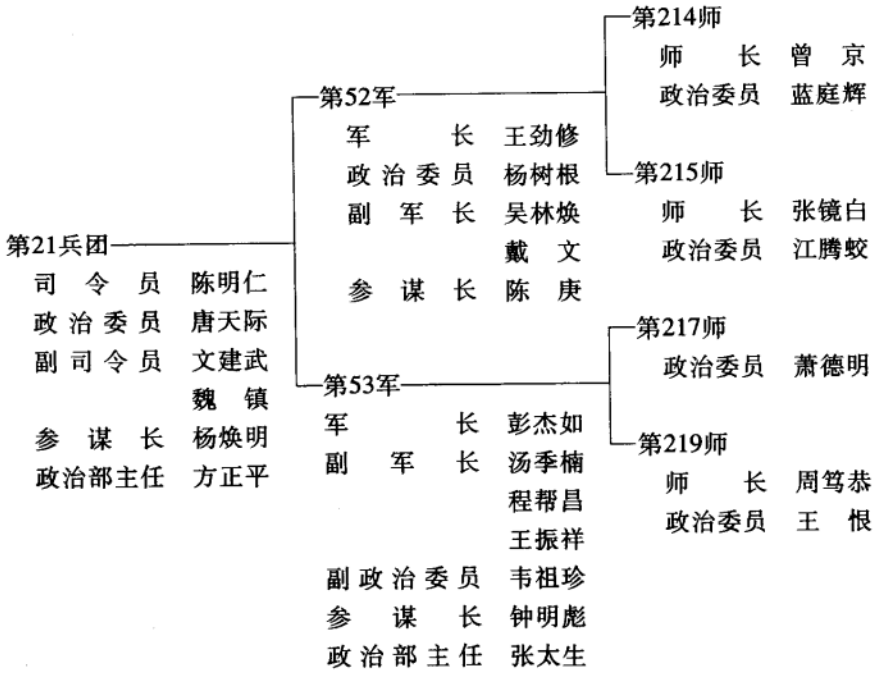
- 北江军分区
  - 司令员　邬　强
  - 政治委员　伍晋南
- 南宁军分区（第152师兼）
  - 司令员　余勋光
  - 政治委员　邱子明
- 龙州军分区
  - 司令员　段志清
  - 政治委员　蔡　明
- 百色军分区
  - 司令员　黄明金（代）
  - 政治委员　覃士冕
  - 区　镇（代）
- 梧州军分区
  - 司令员　卢秋燕
  - 政治委员　谢扶民
  - 曹传赞
- 玉林军分区
  - 司令员　姜茂生
  - 政治委员　贺亦然
- 平乐军分区
  - 司令员　李光汉
  - 政治委员　赵雨农
- 柳州军分区
  - 司令员　王奎先
  - 政治委员　李一平
  - 齐渭川
- 桂林军分区
  - 司令员　郑贵卿
  - 政治委员　萧一舟
  - 沈东屏
- 宜山军分区
  - 司令员　郭庆祥
  - 政治委员　张伟烈（兼）
- 钦廉军分区
  - 司令员
  - 政治委员　温焯华（代）

广西军区[1]

司　令　员　李天佑
第一政治委员　张云逸
第二政治委员　陈漫远
副司令员　曾国华
　　卢绍武
副政治委员　刘随春
　　谭甫仁
参　谋　长　钟　伟
政治部主任　谭甫仁（兼）

〔1〕 广西军区仍为二级军区。

详表6


第21兵团
司令员 陈明仁
政治委员 唐天际
副司令员 文建武
魏镇
参谋长 杨焕明
政治部主任 方正平
第52军
军长 王劲修
政治委员 杨树根
副军长 吴林焕
戴文
参谋长 陈庚
第214师
师长 曾京
政治委员 蓝庭辉
第215师
师长 张镜白
政治委员 江腾蛟
第53军
军长 彭杰如
副军长 汤季楠
程帮昌
王振祥
副政治委员 韦祖珍
参谋长 钟明彪
政治部主任 张太生
第217师
政治委员 萧德明
第219师
师长 周笃恭
政治委员 王恨

详表7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1]
- 司令员　詹才芳
- 政治委员　卜盛光
- 副司令员　邓克明(未到职)
- 副政治委员　钱益民
- 副政治委员　何德全
- 参谋长　左　叶(未到职)
- 参谋长　蓝　侨
- 政治部主任　王振乾

公安第9师
- 师长　杨树元
- 政治委员　郑效峰

公安第10师
- 师长　李道之
- 政治委员　王晓生
- 政治委员　鲍启祥

公安第11师
- 师长　黄德魁
- 政治委员　冷裕光

公安第12师
- 师长　卢贤扬
- 政治委员　郑　重

武汉市公安总队
- 司令员　何能彬
- 政治委员　朱涤新
- 政治委员　亚　民

广州市公安总队
- 司令员　李国良
- 司令员　张德发
- 政治委员　罗有荣

河南省公安总队
- 司令员　邹善芳
- 政治委员　宋　烈

湖北省公安总队
- 司令员　吴世安
- 政治委员　陈一新

江西省公安总队
- 司令员　杨国夫(兼)
- 政治委员　王卓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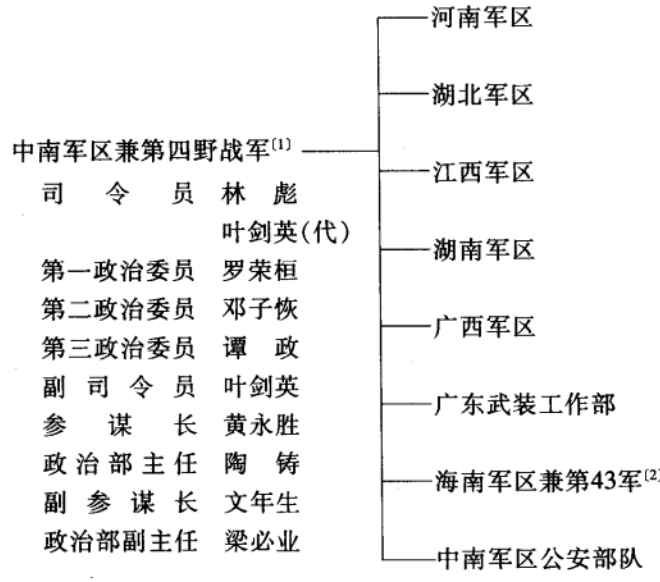
湖南省公安总队
- 司令员　文年生(兼)
- 政治委员　徐启文

广西省公安总队
- 司令员　覃士冕
- 政治委员　覃应机

〔1〕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中南局、中南军区规定：4个公安师直接归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建制指挥；各省市公安部队，其编制、管理、训练、政工和供给等由中南军区公安部队负责，清匪肃特等军事行动受省军区、军分区指挥，其他方面归同级公安部门领导和使用。广东省公安总队于1952年2月组建，寇庆延兼政治委员，陈开路任副司令员。

剿匪部队序列表之五*

（195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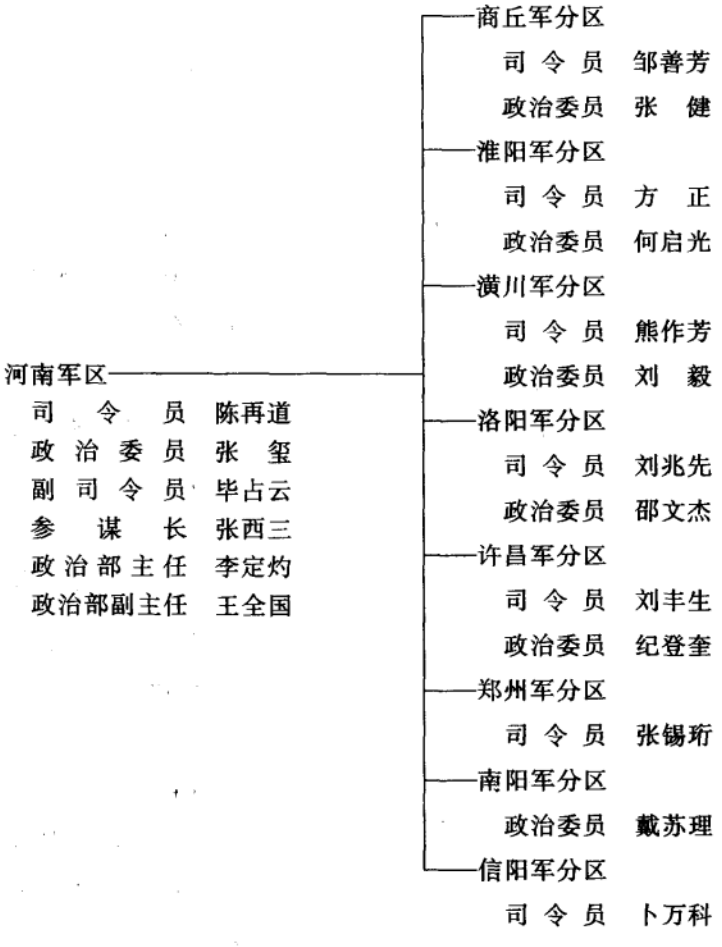
---

* 1952年7月以后，中南地区剿匪斗争余下的任务，基本依靠军分区系统及公安部队完成；野战部队仅个别地区个别时候抽调少量团以下部队参与剿匪，故不再列入剿匪部队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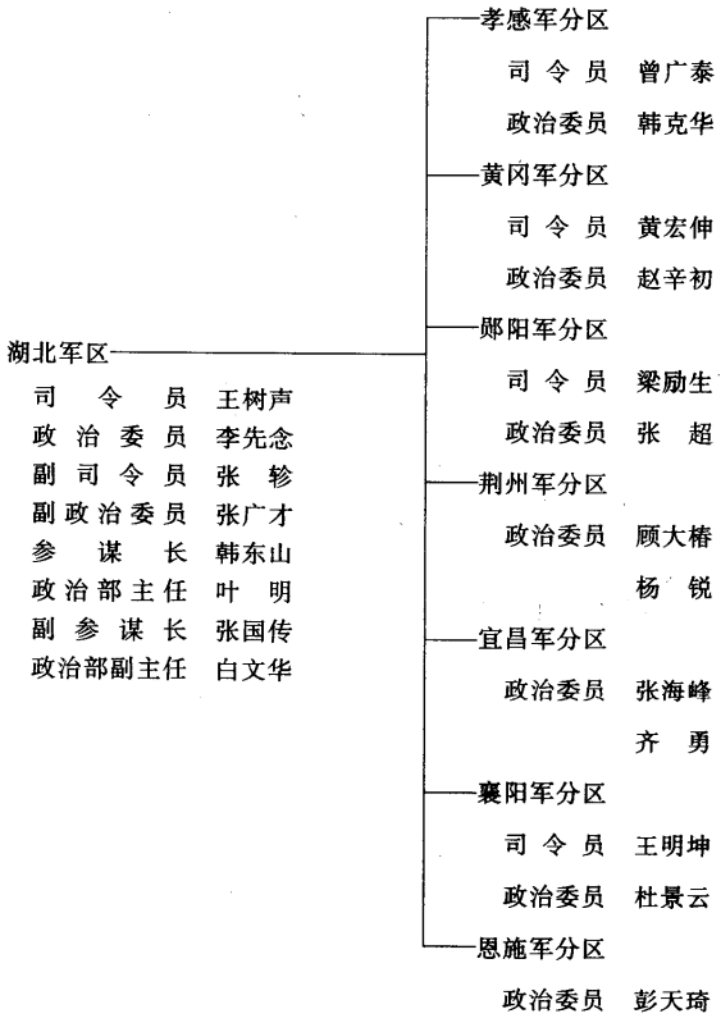
〔1〕 1952年7月，中南军区由汉口移驻广州，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其领导机关并入中南军区；同时成立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负责管理、指导广东大陆4个三级军区，原华南军区所属广东大陆各军分区番号均撤销（成立粤中、粤北2个新的三级军区及撤销军分区的工作于同年9月正式实施）。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直属中南军区领导。

〔2〕 1952年7月，海南军区领导机关与第43军军部合并，称海南军区兼第43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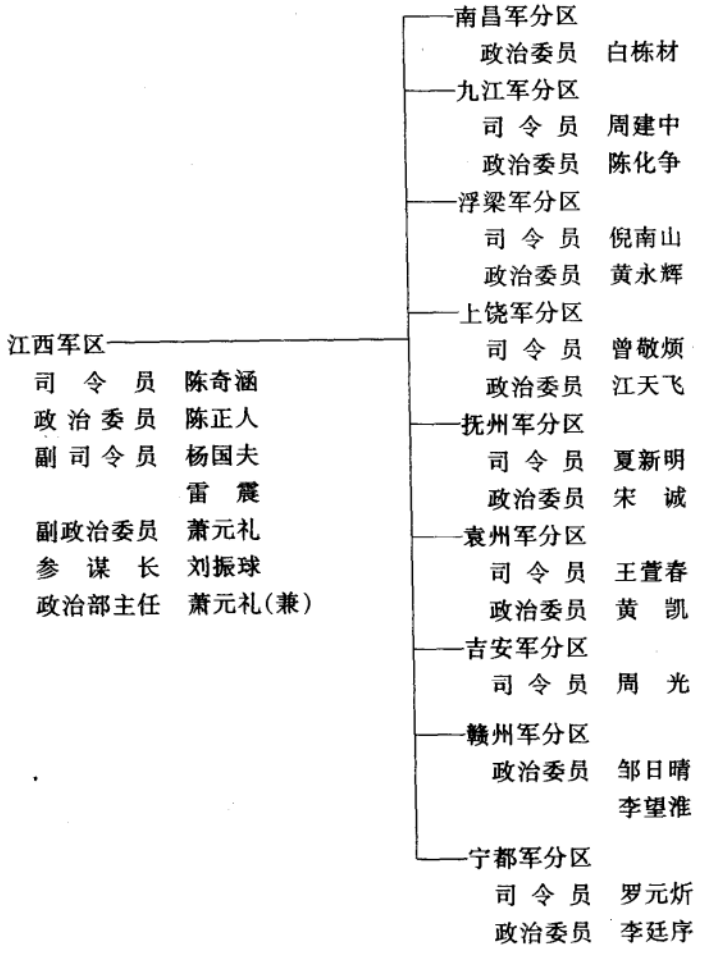
详表1


河南军区
司　令　员　陈再道
政 治 委 员　张　玺
副 司 令 员　毕占云
参　谋　长　张西三
政治部主任　李定灼
政治部副主任　王全国
商丘军分区
司 令 员　邹善芳
政治委员　张　健
淮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方　正
政治委员　何启光
潢川军分区
司 令 员　熊作芳
政治委员　刘　毅
洛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兆先
政治委员　邵文杰
许昌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丰生
政治委员　纪登奎
郑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锡珩
南阳军分区
政治委员　戴苏理
信阳军分区
司 令 员　卜万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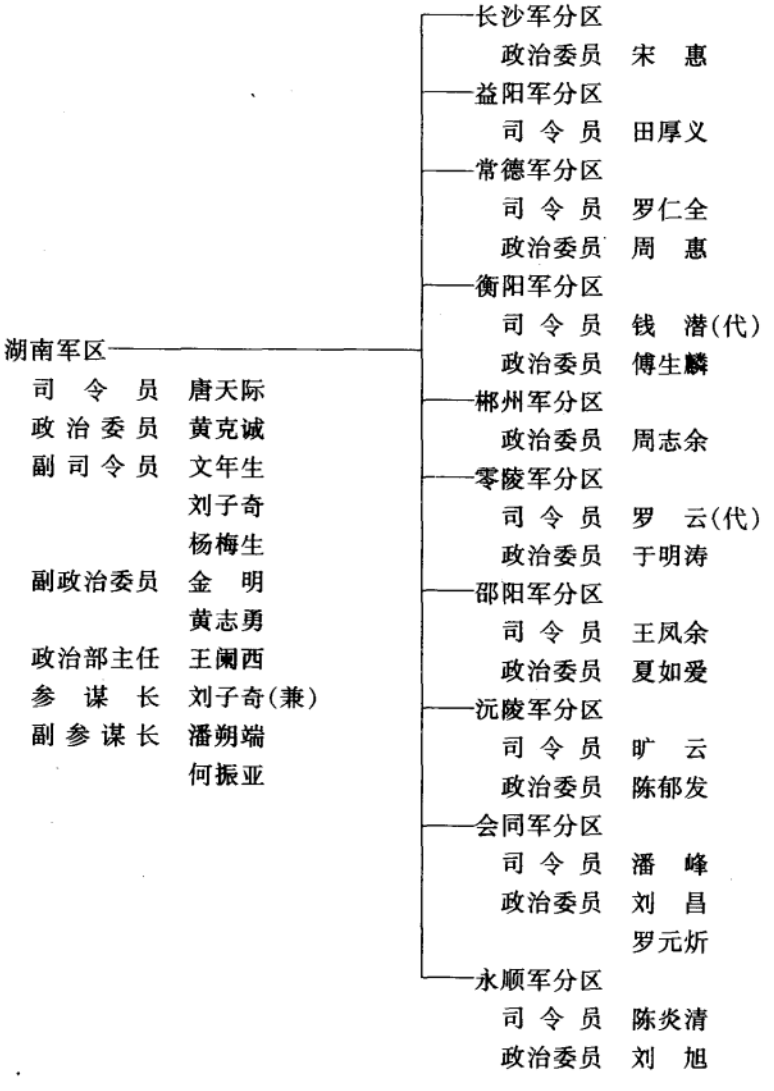
详表2


湖北军区
司令员 王树声
政治委员 李先念
副司令员 张轸
副政治委员 张广才
参谋长 韩东山
政治部主任 叶明
副参谋长 张国传
政治部副主任 白文华
孝感军分区
司令员 曾广泰
政治委员 韩克华
黄冈军分区
司令员 黄宏伸
政治委员 赵辛初
郧阳军分区
司令员 梁励生
政治委员 张超
荆州军分区
政治委员 顾大椿
杨锐
宜昌军分区
政治委员 张海峰
齐勇
襄阳军分区
司令员 王明坤
政治委员 杜景云
恩施军分区
政治委员 彭天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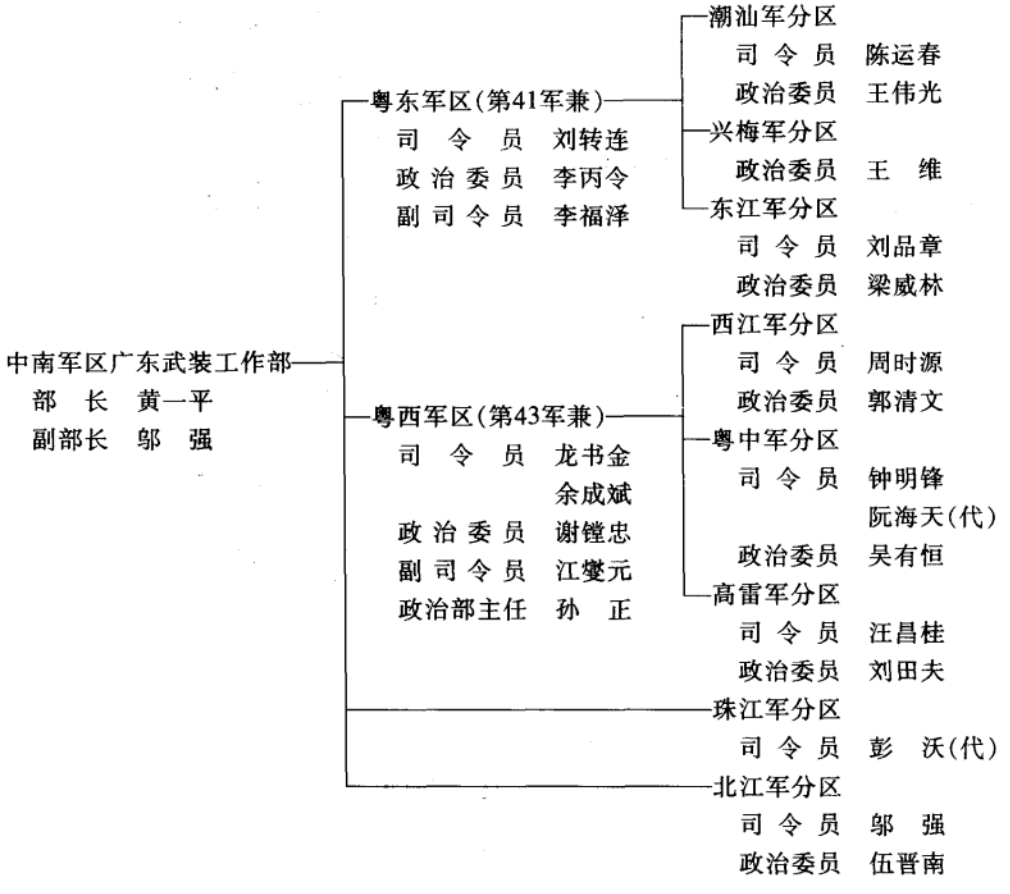
详表3


江西军区
司　令　员　陈奇涵
政 治 委 员　陈正人
副 司 令 员　杨国夫
雷　震
副政治委员　萧元礼
参　谋　长　刘振球
政治部主任　萧元礼(兼)
南昌军分区
政治委员　白栋材
九江军分区
司　令　员　周建中
政治委员　陈化争
浮梁军分区
司　令　员　倪南山
政治委员　黄永辉
上饶军分区
司　令　员　曾敬烦
政治委员　江天飞
抚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夏新明
政治委员　宋　诚
袁州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萱春
政治委员　黄　凯
吉安军分区
司　令　员　周　光
赣州军分区
政治委员　邹日晴
李望淮
宁都军分区
司　令　员　罗元炘
政治委员　李廷序

详表4


湖南军区
司令员 唐天际
政治委员 黄克诚
副司令员 文年生
刘子奇
杨梅生
副政治委员 金明
黄志勇
政治部主任 王阑西
参谋长 刘子奇(兼)
副参谋长 潘朔端
何振亚
长沙军分区
政治委员 宋惠
益阳军分区
司令员 田厚义
常德军分区
司令员 罗仁全
政治委员 周惠
衡阳军分区
司令员 钱潜(代)
政治委员 傅生麟
郴州军分区
政治委员 周志余
零陵军分区
司令员 罗云(代)
政治委员 于明涛
邵阳军分区
司令员 王凤余
政治委员 夏如爱
沅陵军分区
司令员 旷云
政治委员 陈郁发
会同军分区
司令员 潘峰
政治委员 刘昌
罗元炘
永顺军分区
司令员 陈炎清
政治委员 刘旭

详表5


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
部　长　黄一平
副部长　邬　强
粤东军区(第41军兼)
司　令　员　刘转连
政治委员　李丙令
副司令员　李福泽
粤西军区(第43军兼)
司　令　员　龙书金
余成斌
政治委员　谢镗忠
副司令员　江燮元
政治部主任　孙　正
潮汕军分区
司令员　陈运春
政治委员　王伟光
兴梅军分区
政治委员　王　维
东江军分区
司令员　刘品章
政治委员　梁威林
西江军分区
司令员　周时源
政治委员　郭清文
粤中军分区
司令员　钟明锋
阮海天(代)
政治委员　吴有恒
高雷军分区
司令员　汪昌桂
政治委员　刘田夫
珠江军分区
司令员　彭　沃(代)
北江军分区
司令员　邬　强
政治委员　伍晋南

详表6

广西军区

司　令　员　李天佑
第一政治委员　张云逸
第二政治委员　陈漫远
副司令员　卢绍武
副政治委员　谭甫仁
参　谋　长　覃士冕
政治部主任　谭甫仁(兼)
政治部副主任　吕炳安

- 崇左军分区
  - 司令员　蔡　明
  - 政治委员　蔡　明(兼)
- 百色军分区
  - 司令员　黄明金(代)
  - 政治委员　王梦周
- 容县军分区
  - 司令员　姜茂生
  - 政治委员　贺亦然
- 平乐军分区
  - 司令员　李光汉
- 柳州军分区
  - 司令员　王英清
  - 政治委员　李一平
- 桂林军分区[1]
- 宜山军分区
  - 司令员　郭庆祥
  - 政治委员　石　堂
- 钦州军分区
  - 司令员　段志清
  - 政治委员　张伟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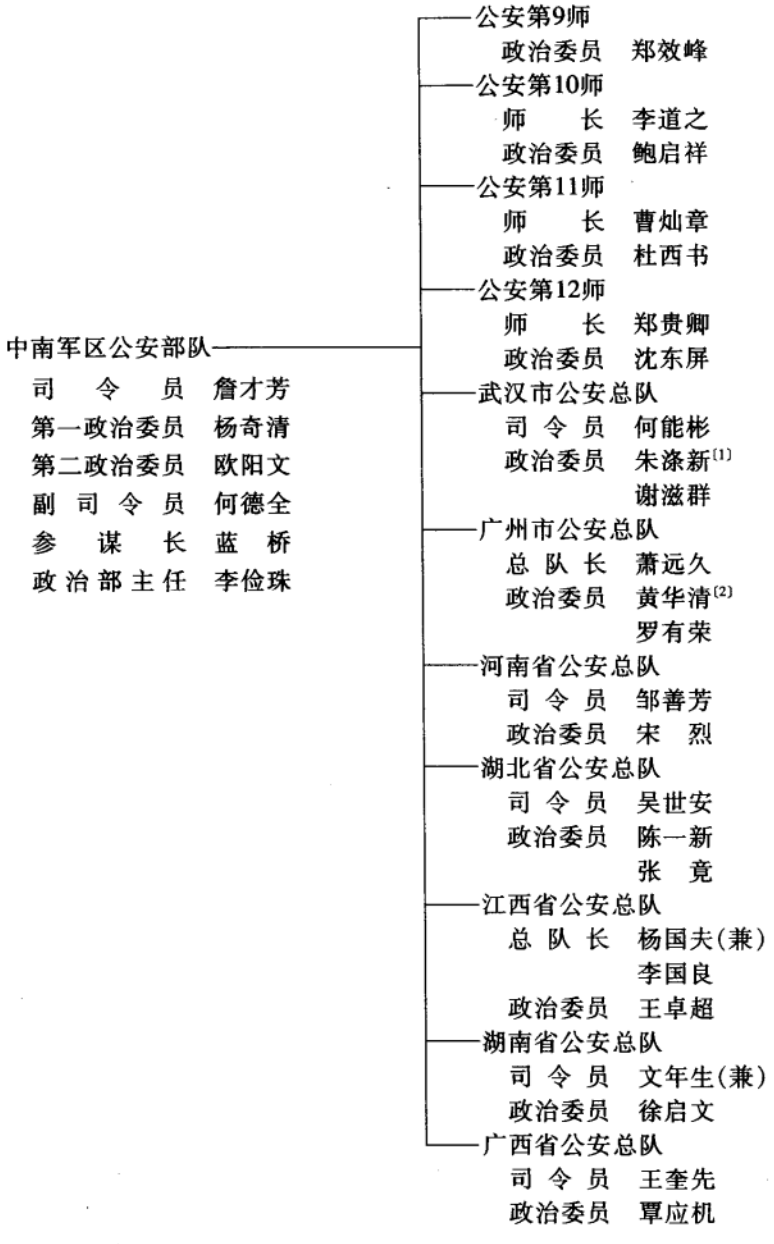
详表7

海南军区兼第43军[2]

司　令　员　吴克华
政治委员　冯白驹
副司令员兼军长　龙书金[3]
副司令员　马白山
副政治委员　谢镗忠
　　陈　德
参　谋　长　江燮元
政治部主任　孙　正

〔1〕 1952年5月，桂林军分区撤销机关各部，按业务分工编科，此时未配司令员、政治委员。
〔2〕 此时海南军区下面不设军分区，直接指挥6个独立(边防)团和19个县(市)人武部。
〔3〕 龙书金未到职。

详表8



〔1〕〔2〕 朱涤新、黄华清均为第一政治委员，由市公安总局局长兼任。

剿匪部队师以上干部名册

剿匪部队师以上干部名册*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丁　江	河南省偃师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
丁　园		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副主任
丁　盛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5军135师师长、副军长、代军长
丁　毅		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丁庆华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参谋长
丁武选	安徽省阜阳县	第12兵团后勤部兵站部政治委员
丁国钰	安徽省金寨县	第42军124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丁学策		第42军124师参谋长
丁振愈		第47军140师副师长
卜万科	安徽省霍丘县	河南省确山（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卜云龙		骑兵第5师副师长
卜占亚	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	第45军135师政治部主任
卜盛光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
于　博	黑龙江省双城县	广西军区后勤部第三副部长
于　辉		第39军供给部政治委员
于　雷		华南军区后勤部财务处处长

* 此表收录范围：剿匪部队师以上干部，即一级军区二级部（含相当的处、室）副职以上、兵团级单位二级部（含相当的处、室）正职以上、军级单位部门副职以上、师级单位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以上干部。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于　韬		广西省〔1〕武鸣军分区参谋长，广西公安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于一川		河南省确山（信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于庆华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参谋长
于英川		第157师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于明涛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委员
于桂五		第12兵团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
于振河	河北省通县（今属北京市）	第52军215师副师长
于德成		广东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于德甫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华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才　谦	辽宁省海城县	广西省容县军分区副司令员
马　杰	山东省掖县	第41军12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马　骥		第16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马仁辉		第45军134师副师长
马白山	广东省海南〔2〕澄迈县	海南军区副司令员
马安兴		第12兵团后勤部兵站部部长
马宏甫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马绍华	辽宁省凤城县	广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马哲武		广西省南宁（宾阳）军分区参谋长
马逸飞		第156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副司令员
马清和		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

〔1〕广西省，旧省名，1958年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下同。

〔2〕海南，即海南岛，原属广东省，1988年单独建省，称海南省。下同。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马鸿甫		河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马毅之		第153师政治委员，第46军138师政治委员
王　云	山东省新泰县	第42军后勤部副部长、供给部部长
王　文	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	第46军138师政治委员
王　厉	河北省博野县	第47军兼湘西军区后勤部部长
王　全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参谋长
王　良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孝感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　金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参谋长
王　波		第46军参谋长
王　炎		中南军区政治部战士报社副社长
王　侨		第49军146师兼广西柳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　恨		第39军供给部政治委员，第53军219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王　浩		第46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广西省钦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　健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王　淳	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	第41军123师副政治委员
王　维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　森		广东军区后勤部供给处处长
王　焰		第44军131师政治部主任
王　群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代处长
王　德		广东省粤中军区政治委员
王　徹		广东军区后勤部运输处处长
王　璞		中南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副处长
王力方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王士钊		华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军衔奖励抚保处处长
王大川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大华		第58军173师政治部主任
王万生		广东军区、华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王子仁		第47军160师副师长，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子汉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子民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子衡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南昌军分区参谋长
王友生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参谋长
王长清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处长
王中军		第48军14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江西省赣州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仁德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王月亭		河南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凤余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邵阳军分区司令员
王心海		中南军区后勤部直属供给处处长
王玉峰		第38军151师兼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参谋长，第48军142师副师长
王正平		第47军139师副师长
王平英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东保	江西省吉水县	第41军副军长兼粤东军区副司令员
王功贵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用予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恩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
王立山		粤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王立勇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王立朝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粤东军区武装工作部副部长
王汉昭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先成		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王成旭		湖北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王西萍		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王有生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参谋长
王向立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王向春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处副处长
王光辉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政治委员
王全国		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王全珍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王发祥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汝保		广西省公安总队干部管理处处长
王纪明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进山		广西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
王进前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王远芬		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司令员
王延春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治委员，广东省粤东军区政治委员
王伟元		第41军122师代副政治委员
王伟光		第41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第122师政治委员，广东省潮汕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兆相	陕西省神木县	第49军162师师长兼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王玖安		河南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王仲祥		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后勤部营房建筑部部长
王仲儒	湖北省新洲县	广西省南宁(宾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英清	甘肃省宁县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百色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佑华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参谋长、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作尧	广东省东莞县	两广纵队副司令员兼第2师政治委员，广东军区副参谋长
王希永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王言炳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良太	四　川　省	第39军115师师长
王劲修		第21兵团副司令员兼第52军军长
王怀琛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王宏坤	湖北省麻城县	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王非辉		第48军143师参谋长
王明坤	四川省巴中县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王国华		河南省确山(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王国治	辽宁省海城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参谋长、平乐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昌虎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王迪康		广东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王金林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玉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定烈	四川省宣汉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
王炎焰		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王泽卫		第53军219师政治部主任
王洪川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陈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建一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建中	江西省吉水县	第49军147师兼桂林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王建国		第48军14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43师副师长
王胡瑞		广东军区卫生部第二部长
王树君		第38军政治部副主任
王树声	湖北省麻城县	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
王树棠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奎先	安徽省霍丘县	第49军146师师长兼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司令员，广西省公安总队总队长
王勃东		中南军区军需部卫生处处长
王俊杰		第12兵团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湖南军区干部管理部第二副部长
王衍铎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振东	河北省饶阳县	第45军133师副师长
王振祥	山东省郓城县	第53军副军长
王振乾	辽宁省沈阳市	第53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
王晓生	江　西　省	第158师政治委员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干部管理部部长
王积功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处副处长
王家吉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海平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参谋长
王恕吾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珠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王梦周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培华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鸿荣	陕西省礼泉县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参谋长，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淮湘	山东省寿光县	第42军125师政治部主任
王维国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琳瑛		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王超卓		江西省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
王萱春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司令员
王朝纲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任免处副处长
王阑西	河南省兰封县（今属兰考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王道全	山东省寿光县	第42军125师副师长、代师长
王登高		第41军参谋长
王锡元	河北省盐山县	中南军区军需部办公处主任，后勤部部队生产部副部长、代部长
王肇元		广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华南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王黎之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德俊		中南军区司令部工兵主任办公室主任
王慧智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燕士		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王遵义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参谋长
云青山		广东省粤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韦祖珍	广西省东兰县	第45军135师政治委员，第53军副政治委员
韦统泰	山东省曹县	第45军135师参谋长
车学藻	山东省荣成县	第42军126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区　镇	广东省高明县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代政治委员
牛　刚		第12兵团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
牛子龙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牛步云		湖南军区后勤部第二副部长
毛和发	河南省固始县	第44军132师副师长
毛春林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参谋长、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毛家庭		第48军兼赣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毛普安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9军后勤部部长，广西军区卫生部第二副部长
仇凌云	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	第13兵团司令部一科科长
文连高		第12兵团后勤部供给部副政治委员
文建武	安徽省金寨县	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21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文年生	湖南县岳阳县	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文敏生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方　正	湖南省平江县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司令员
方　国		第21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方　谦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参谋长
方　强	湖南省平江县	第44军军长
方正平	湖南省平江县	第58军政治委员，第21兵团政治部主任
方国安	湖南省平江县	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方国南	湖南省平江县	第38军114师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方毅华	湖北省大悟县	第47军139师兼湖南省沅陵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巴方廷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邓　华	湖南省郴县	第15兵团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
邓子恢	福建省龙岩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邓天福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副司令员
邓文彪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
邓东哲	湖南省茶陵县	第44军130师师长
邓世通		第38军副军长
邓克明	湖南省安化县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副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邓秀芳	广东省惠阳县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粤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邓忠仁	安徽省金寨县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
孔瑞云	福建省上杭县	第45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副参谋长
孔石泉	湖南省浏阳县	第41军副政治委员，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孔庆德	山东省曲阜县	第58军军长，河南军区副司令员
尹　健		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厅主任、作战处处长、军训处处长
尹才生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尹子明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尹林平	江西省兴国县	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尹明亮	江西省泰和县	第13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尹培良		第39军115师政治部主任
甘照寰		湖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
甘德洲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左　叶		第41军121师师长，第45军副军长
石　堂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石　斌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参谋长
石　磊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
石天华		湖北军区后勤部运输处政治委员
龙开富	湖南省茶陵县	第44军后勤部部长
龙书金	湖南省茶陵县	第43军副军长、军长，广东省粤西军区司令员
龙标桂		第45军135师副政治委员
龙其光		第53军217师副师长
龙国华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处处长
叶　声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叶　明	四川省成都市	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副政治委员
叶　基	广东省惠阳县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参谋长，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
叶文华		华南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叶长庚	江西省分水县（今桐庐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叶建民	湖北省大悟县	第47军141师师长兼湖南省永顺军分区司令员
叶剑英	广东省梅县	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
卢文新	江西省宁都县	第43军128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卢来发		第47军140师副师长，武汉市公安总队副司令员
卢绍武	广西省武鸣县	第38军第二副军长，广西省武鸣军分区司令员，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卢显扬		河南省确山（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卢维新		第42军124师政治委员，广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南军区干部管理部第二部长
卢德信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
卢德耀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卢燕秋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1军154师师长兼广西省梧州军分区司令员、第121师师长，广东省粤东军区参谋长
田　心		第58军174师副师长
田　松		第49军162师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海军管理处主任
田　涛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田化宁		江西省贵溪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田长江		第45军后勤部部长
田厚义	湖北省大悟县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司令员、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田养泉	陕西省武功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副政治委员、部队生产部副政治委员
田野夫		第45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田维扬	湖北省枣阳县	第41军122师师长，第41军副军长、军长
田麟勋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冉　泽	四川省江北县	广西军区供给部部长、后勤部部长
冉　影		中南军区司令部炮兵主任办公室主任
史一民	河北省定兴县	第46军后勤部部长
史向生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史梓铭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史瑞楚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抚恤保健处处长
申　涵	山东省泗水县	广西军区卫生部部长、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白　潜		江西省鄱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白　斌		第45军134师参谋长
白文华		湖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白连成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白学光	山东省博兴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白栋材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白相国	山东省蓬莱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副部长
白崇友	四川省阆中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政治委员
冯力生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冯子华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部主任
冯水泉		第43军兼粤西军区参谋长
冯白驹	广东省海南琼山县	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冯寿天		广西省邕宁军分区政治委员
冯志祥	浙江省兰溪县	第49军147师兼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冯精华		第43军参谋长
宁龙顺		湖北军区后勤部计划检查室主任
邢　程		第44军130师副师长、代师长
邢瑞五	山东省平度县	第41军兼粤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吉美生		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亚　民		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师建章		第41军154师副师长兼广西省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吕　琳		第48军143师兼赣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吕　强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一般干部任免处处长
吕子明		第53军217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吕世英	河北省临城县	第47军141师参谋长、副师长
吕炳安	河北省深泽县	第13兵团政治部直工部部长，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朱　奎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朱　磊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朱万新	河北省陟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朱子休		第47军160师师长，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海南军区参谋长
朱日亮		第46军138师副师长，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朱民亲		第44军132师政治委员
朱致中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副处长
朱涤新		武汉市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
朱继先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朱继德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参谋长，广东省公安总队参谋长
朱曼平	广东省惠阳县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政治委员
朱虚之	浙江省临海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治委员、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
乔明甫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政治委员
乔晓光		第160师政治委员，湖南省常德军分区政治委员
伍晋南	广东省兴宁县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政治委员、粤北军区政治委员
伍辉文		华中军区后勤部供给部政治委员，广东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
任坤山		第38军114师副师长
任昌辉	江西省吉安县	第46军138师师长
任定一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黄冈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任思忠	四川省达县	第45军135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
华国锋	山西省交城县	湖南省湘潭军分区政治委员
向　阳		中南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副处长，华南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全　宇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
邬　强	广东省英德县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北江军分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副部长
冰　野		第45军135师第二副师长
刘　义	江西省永新县	湖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政治委员
刘　汉	山东省文登县	华中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第42军政治部副主任
刘　旭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　刚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刘　克	湖南省攸县	骑兵第5师政治部主任
刘　若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刘　杰		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刘　昌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刘　玲	山东省蓬莱县	第41军12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刘　彬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荆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刘　毅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　震	湖北省孝感县	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39军军长
刘大坤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刘小康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抚恤保健处处长
刘子云	江西省永新县	第47军140师师长、第47军兼湘西军区参谋长
刘子奇	湖南省浏阳县	第165师师长，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刘丰生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刘云通		第47军后勤部副部长
刘云辉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友光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1军154师政治部主任，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刘少宏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
刘长善		河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刘玉堂	江西省兴国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第二部长
刘世昌	河北省安国县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刘占彪		第12兵团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田夫	四川省广安县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仪华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参谋长
刘永珍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会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刘永源	河北省文安县	第44军131师师长
刘亚球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刘西元	江西省吉安县	第47军兼湘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8军政治委员
刘达宣		第44军130师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政治部主任
刘北佛		第42军后勤部部长
刘兴元	山东省莒县	第42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刘兴隆	江西省泰和县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司令员
刘自双	四川省巴中县	河南军区警备第2旅副旅长
刘向东	广东省揭阳县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兆先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司令员
刘江亭		第45军135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
刘克先		河南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商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刘守仁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司令员
刘远生	江西省清江县	第49军145师副师长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副司令员，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刘君达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
刘鸣锴		第44军131师参谋长
刘转连	湖南省茶陵县	第48军第二副军长，赣西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
刘贤权	江西省吉安县	第38军114师师长、第二副军长，第47军副军长兼湘西军区副司令员
刘泮林		第13兵团司令部第三科科长
刘诚谟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第五处副处长
刘建华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始明	福建省上杭县	第174师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参谋长
刘春生		骑兵第5师副政治委员
刘重桂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7军160师参谋长，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刘品章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司令员
刘济民		第43军128师政治部主任
刘屏山		江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刘振球	福建省上杭县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参谋长
刘桐山	山西省榆次县	第48军144师参谋长
刘效迟		第39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刘盛斌		湖北军区司令部军械处处长
刘雪初		中南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
刘盛斌		湖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刘野亮		中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
刘随春	湖南省平江县	第49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刘慎之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禄长	福建省上杭县	第48军143师兼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刘道生	湖南省茶陵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善福	安徽省六安县	第41军122师副师长、师长
刘登远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刘锦屏	江西省瑞金县	第43军127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刘新权	四川省达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政治干部管理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刘福胜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司令员
刘鹏旭		河南省确山（信阳）军分区参谋长、郑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刘德懋	河北省高阳县	第39军卫生部部长
刘鹤田		第41军123师参谋长
齐　钦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参谋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建筑部副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齐　勇	安徽省六安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湖北省宜昌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
齐文俭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齐仲桓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二部长
齐序伦		广东省粤东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齐渭川	陕西省延川县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广西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
闫之青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羊君度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战士报社社长
米家农		第45军133师政治部主任
江　易		第45军134师副政治委员
江　峰	河北省围场县	第12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南军区、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江天飞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政治委员
江文英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郑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江平秋		两广纵队第1师政治部主任
江汉东		第12兵团后勤部供给部政治委员
江礼洪		第45军134师副师长
江民风	山东省黄县	第41军123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江拥辉	江西省瑞金县	第38军参谋长、副军长
江贤玉	安徽省金寨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副师长，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副司令员，广东省粤中军区参谋长
江学彬	江西省兴国县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
江洪青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商丘军分区司令员
江洪海	湖北省麻城县	第46军136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江腾蛟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52军215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江燮元	江西省永新县	第41军123师师长，第43军副军长兼粤西军区副司令员，海南军区参谋长
汤　池	湖南省浏阳县	第12兵团后勤部副部长，湖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汤从烈		第42军124师副政治委员
汤光礼		广州市公安总队参谋长
汤季楠	湖南省湘潭县	第53军副军长
安　东	四川省阆中县	第43军129师参谋长
安　明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
安庆胜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参谋长
许金彪	湖北省孝感县	湖北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
许军成	安徽省霍山县	第41军121师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
许培仁	陕西省神木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第2分部副政治委员
阮海天	广东省增城县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代司令员
孙　正	山东省济南市	第43军兼粤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
孙　洪	山西省洪洞县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会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孙　磊	河北省新河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孙　斌		第44军后勤部部长
孙子仁		第39军副军长
孙干卿	山东省临淄县	第43军128师师长，第43军兼粤西军区参谋长，海南军区副参谋长
孙正乾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司令员，粤东军区副司令员
孙占彪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孙仪之	安徽省六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孙光辉		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孙奇坤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孙卓夫	河北省南宫县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
孙振华		第44军130师参谋长
孙辉明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副司令员
孙鹤一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建筑部副部长
毕占云	四川省广安县	河南军区副司令员
毕舒国		第43军兼粤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纪登奎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严　旭		第48军兼赣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严尚明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司令员
杜　平	江西省万载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13兵团政治部主任
杜　昭	河北省赞皇县	第47军后勤部副部长
杜　彪	安徽省六安县	第41军123师副师长
杜　敏		第13兵团司令部队列科科长，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特种兵干部任免处处长
杜　濂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参谋长
杜发树		广东军区供给处处长
杜龙华		第52军215师参谋长
杜西书	福建省邵武县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48军142师政治委员，公安第11师政治委员
杜荣民		第42军126师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气象管理处处长、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军事训练处处长
杜星桓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杜培芳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杜景云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苏　静	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县）	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司令部副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苏克之	河北省深县	第42军124师副师长、代师长
苏连才		第43军129师副师长
苏焕清	安徽省霍山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苏蕴山		湖南省衡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杨　力	江西省瑞金县	第46军159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
杨　林	江西省瑞金县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　杰		第42军卫生部副部长
杨　劲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副师长，大冶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杨　迪	湖南省湘潭县	第15兵团司令部一科科长
杨　春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杨　真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杨　烈	广西省融安县	广西省南宁(宾阳)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
杨　浚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　堃	河北省黄骅县	广东军区、华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杨　敏		第47军141师政治部主任
杨　锐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　震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参谋长、孝感军分区副司令员
杨　骥		第44军157师政治部主任，江西省吉安军分区、上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杨士山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杨卫群		第13兵团司令部一科科长
杨子谦		湖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杨中行	安徽省六安县	第47军兼湘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杨凤生		第12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杨文汉		第13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杨文谟	陕西省神木县	第53军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员
杨立功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亚中		第46军138师政治部主任
杨西三		第58军参谋长
杨至诚	贵州省三穗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杨任才		中南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财务处处长
杨纪忠		第41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杨志雅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杨克武	安徽省金寨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参谋长
杨秀昆		第58军副军长，第47军副军长兼湘西军区副司令员
杨怀珠	江西省吉安县	第45军卫生部部长
杨杰英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杨初振		中南军区司令部干部管理处处长
杨奇清	湖南省平江县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第一政治委员
杨国夫	安徽省霍丘县	江西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杨国峰	河　北　省	广西省容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杨忠纪		第41军122师副师长
杨学礼		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部长
杨尚奎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
杨尚堃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杨春垠		第46军138师政治部主任
杨桂生		湖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杨树根	江西省清江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师长，第52军政治委员
杨保智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代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杨祖兴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杨梅生	湖南省湘潭县	第46军副军长、军长
杨康华	浙江省会稽县	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广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杨辉图	广东省大埔县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南路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粤西军区副政治委员
杨焕民	湖北省孝感县	第21兵团司令部参谋长
杨锡光	福建省将乐县	湖北军区卫生部部长
杨殿奎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蔚屏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德普		第43军兼粤西军区后勤部部长，华南军区后勤部第三副部长
杨德善		河南军区供给部副部长
李　一		第47军141师参谋长
李　飞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　平	福建省上杭县	第46军136师副政治委员
李　立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　伟	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	第38军114师政治部主任
李　改	湖南省茶陵县	第45军政治部主任，粤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　林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　岱		第39军副参谋长
李　直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48军142师政治委员、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李　信	湖南省浏阳县	赣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44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　勃	四川省平昌县	第48军政治部副主任
李　烈		湖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李　基	湖南省平江县	第47军兼湘西军区后勤部部长，湖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李　祥		河南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李　谦		第53军219师副师长
李　滔		第12兵团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
李　毅	河南省开封市	第41军122师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政治干部管理部部长
李一平	江西省兴国县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容县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李人林	湖北省天门县	第51军副军长，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李子钧		第46军138师参谋长、137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李士才		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李士林		第13兵团副司令员
李大同	山东省招远县	第13兵团政治部秘书长，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军衔奖励处处长
李大清	湖北省黄陂县	河南军区警备第2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开平		第38军后勤部部长
李天佑	广西省临桂县	第13兵团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李天增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参谋长
李天德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军区公安部队后勤部副部长
李友九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中一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中权	四川省达县	第46军政治委员
李化民	甘肃省临洮县	第44军副军长
李长如	湖北省大悟县	第44军13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李长暐	江西省信丰县	江西军区后勤部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李文仲		第174师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李文禄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心清		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李书通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参谋长
李丕功	山东省长山县（今属邹平县）	第43军128师副师长
李丙令	山东省平度县	第41军121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粤东军区政治委员
李世安	安徽省六安县	第39军115师政治委员
李世奎	湖北省大悟县	第12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湖南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
李平山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参谋长
李平野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李地山	河南省潢川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参谋长、百色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先忠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钦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先念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李行律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政治委员，江西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李光夫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光汉	湖南省华容县	第49军147师副师长兼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平乐军分区司令员
李光辉	湖南省平江县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司令员
李廷序		江西省宁都军分区、南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庆柳	湖北省麻城县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
李克明		两广纵队第2师副师长
李克桂		第46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李作鹏	江西省吉安县	第43军军长，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参谋长
李启栋		中南军区司令部气象管理处副处长
李茂林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恩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国良		江西省公安总队总队长
李忠一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质清		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卫生处政治委员
李金榜		湖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李泽民		粤东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李学先	安徽省霍丘县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粤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李沼清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治平	河南省南阳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军训处副处长
李定灼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58军173师师长，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李定南		琼崖纵队后勤部主任
李建新		华南军区后勤部军需处处长
李树彬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部主任、部队生产部政治委员
李顺清		河南省公安总队参谋长
李贻南		江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李俊生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李俭珠	湖南省茶陵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
李彦龄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炳南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参谋长，湖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李炳萱		江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李炳辉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参谋长
李洪元		第48军143师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李洪茂	四川省开县	第41军123师参谋长、代师长
李觉民		中南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
李冠林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李祖轩		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队生产部副部长
李振宇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政治部主任
李振邦	江西省丰城县	第42军155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振声	湖南省茶陵县	第46军137师政治委员
李铁肖		第53军副参谋长
李健新		华南军区后勤部直属供应处处长
李殷丹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李陶亭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梦先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李雪三	河南省修武县	第39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雪峰		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李琼美		广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李梓斌	湖南省平江县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部长
李彩五		第44军130师参谋长
李望淮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景展	河南省信阳县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善亭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道之	山东省牟平县	第38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第42军126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李道之	江西省吉水县	广西军区第158师师长兼宜山军分区司令员
李瑞山	陕西省宜川县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常德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锡铭		第39军供给部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李福尧	河北省冀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委员
李福泽	山东省昌邑县	第41军副军长，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作战处处长，粤东军区副司令员
李福祥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镇波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李镇靖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聚奎	湖南省涟源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第二部长、军区副参谋长
李瑶含		第52军216师副师长
李震宇		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沔阳军分区、黄冈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震远		湖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李毅章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李醒吾		第52军215师参谋长
李德清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镜如		广东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
李懋之	山西县襄垣县	河南军区副参谋长
旷　云		第47军140师兼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参谋长、139师副师长，沅陵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
时　曦		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来久栋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副司令员
吴　华		第46军136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吴　兴		第158师政治部主任
吴　杰	湖北省大悟县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吴　岱	福建省长汀县	第38军政治部主任
吴　罡	河北省枣强县	第58军173师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吴　萍	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	广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吴　彪	湖南省长沙市	第48军144师兼江西省宁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吴　皓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吴玉阶		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吴文华		第46军137师参谋长、138师副师长
吴世安	河南省新县	湖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湖北省公安总队司令员
吴永光	湖北省大悟县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吴有恒	广东省恩平县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政治委员
吴成甫		湖南省湘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吴成续		江西军区卫生部副政治委员
吴先恩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司令员
吴自立	湖南省平江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处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吴克之	广东省海南琼山县	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吴克华	江西省弋阳县	第41军军长、第15兵团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参谋长
吴伯珍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参谋长
吴纯仁	陕西省韩城县	第43军127师副师长、师长
吴法宪	江西省永丰县	第13兵团兼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吴诚忠	安徽省金寨县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吴林焕	湖北省大悟县	第52军副军长
吴昌炽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副师长
吴荣正	四川省通江县	第43军127师参谋长，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第48军143师师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吴保山	江西省赣县	第41军121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吴信泉	湖南省平江县	第39军政治委员、军长
吴腾芳	广西省灵川县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
吴祖能		广东省粤中军区后勤部部长
吴家树	江西省吉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第二副部长
吴朝祥		中南军区后勤部直属供给处政治委员
吴富善	江西省吉安县	第44军政治委员
吴道明		中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
吴瑞山	安徽省六安县	第45军135师副师长、师长
吴瑞林	四川省巴中县	第42军军长
何　伟	河南省汝南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民运生产部部长
何　英		第41军121师副政治委员
何　明		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何太阳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黄冈军分区参谋长
何元恺		第53军217师师长
何永芳		第46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何运洪	江西省吉水县	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何启光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何宝松		两广纵队第2师师长
何济林	湖北省沔阳县	第58军174师师长
何振亚	陕西省汉阴县	湖南军区副参谋长
何能彬	湖南省平江县	骑兵第5师师长
何敬之	四川省万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事交通运输部部长
何善远	江西省吉安县	第42军126师政治委员
何德全	湖南省长沙市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邱　阜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常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邱子明	福建省上杭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邱会圩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司令员
邱会作	江西省兴国县	第45军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邱作盛		湖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作战处处长
邱国光	福建省上杭县	广西军区、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邱承明		第48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赣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
邱静山	浙江省宁波市	湖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
余　辉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余　潜	河南省滑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余九成		第52军216师师长
余正龙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钦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余成斌		第58军政治部副主任，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司令员，粤西军区司令员
余光辉		河南省确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余孝礼	河南省光山县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余启龙		第47军141师副师长兼湖南省永顺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
余和坦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余品轩	安徽省六安县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
余勋光	江西省吉安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余嗣贵	安徽省金寨县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谷广善	河北省高邑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
邹　德		广东军区后勤部运输处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干部管理处处长
邹日晴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赣州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邹必兆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司令员
邹毕兆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司令员
邹作盛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大冶军分区参谋长
邹海卿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参谋长
邹善芳	河南省光山县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司令员、省公安总队司令员
辛元林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邵阳军分区代司令员
冷裕光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汪　易	四川省阆中县	第45军134师副政治委员、133师政治委员
汪乃贵	安徽省金寨县	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汪乃煌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汪立进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汪励峰	河北省博野县	广西省南宁(宾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汪昌桂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大冶军分区司令员，广东省南路军分区司令员
汪洪清	湖北省汉阳县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沈东屏	安徽省霍山县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
沈因洛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沈甸之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参谋长
沈启贤	陕西省汉阴县	第39军参谋长，第49军145师师长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司令员
沈振东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沈铁兵		第39军115师政治委员
沈润生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政治委员
沈鸿林		第52军214师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宋　诚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宋　映	河北省南宫县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参谋长
宋　烈	四川省阆中县	河南省公安部队政治委员
宋　惠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宋　雷		粤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宋玉宝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宋文洪	山东省乳山县	第38军114师副师长
宋健华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政治委员
宋焕文	河北省成安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处主任、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宋维栻	安徽省金寨县	第43军128师、127师政治委员，第43军兼粤西军区副政治委员
张　云		广东省粤中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　仁		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二局局长
张　仓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　达		中南军区公安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张　羽		第46军137师参谋长
张　罗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参谋长
张　南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　轸		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张　衍	安徽省灵璧县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张　特		粤东军区后勤部部长
张　健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省商丘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　玺	河北省平乡县	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张　难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张　萍		中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张　彪		第43军卫生部部长
张　竟		湖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
张　维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第二部长
张　超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　喜		广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张　智		粤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
张　辉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宁都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　瑞	浙江省浦江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张　德		武汉市公安总队总队长
张　翼	山东省诸城县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张　耀		第15兵团司令部队列科科长
张力之		第58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才千	湖北省麻城县	湖北军区参谋长，第44军军长
张万春	河南省郾城县	第45军133师师长
张广才	湖北省黄陂县	湖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子屏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孔修		中南军区司令部气象管理处处长
张天云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5军副军长、军长
张水泉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司令员，广东省粤西军区参谋长
张太生	江西省吉安县（今吉安市）	第53军政治部主任
张云逸	广东省海南文昌县	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化一		广东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建筑部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张公干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司令员
张书祥	湖南省平江县	第48军144师师长兼宁都军分区司令员
张玉书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参谋长
张世盖	四川省巴中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师长
张东林	山东省掖县	第41军122师参谋长
张东海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参谋长
张生文	山西省离县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张兰明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张汉三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处副处长
张西三	河南省南乐县	河南军区参谋长
张百春	河南省新县	第47军141师政治委员
张伟烈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钦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有年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
张廷发	福建省沙县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兴华		第48军143师师长兼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司令员
张兴富		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汝光	河南省渑池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二副部长、部长
张庆孚		中南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
张庆诚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参谋长
张池明	河南省新县	第43军兼粤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张志展		江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张克球		江西省鄱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如平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秀川	河北省深县	第41军123师政治委员，第46军政治部主任
张怀礼		第44军131师参谋长、副师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张柏龄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体学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师长、大冶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际泰	湖南省醴陵县	第53军副军长
张松涛		第44军副参谋长
张英杰		第21兵团后勤部副部长
张国光		粤西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张国传	湖北省大悟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张国祯		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张明远	甘肃省岷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张明镜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鸣夫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政治委员、部长
张金台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政治委员
张金辉		中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张绍武		江西省贵溪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其泉		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副处长
张治银		第53军219师副师长
张保良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宝堂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张建民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承忠		第44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张树才	湖北省黄冈县	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张荣亭	山东省无棣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油料部部长
张荣森	四川省通江县	第48军142师参谋长、副师长，144师副师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张战东		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张俊才		湖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张俊卿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张振华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参谋长、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晓冰	河北省丰润县	第45军13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
张海波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海峰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张继烈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继璜		粤东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张盛明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裕兼		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直工处处长
张镜白	陕西省富平县	第52军215师师长
张捷勋		第41军121师副师长、军副参谋长
张辑戍		第42军副军长
张锡珩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参谋长
张殿臣		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张碧岑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张德发		武汉市公安总队司令员
陆　华		广西军区后勤部第二副政治委员
陆秀轩	广西省东兰县	广西军区后勤部第一副政治委员
陈　正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　光	湖南省宜章县	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
陈　孝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浮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上饶军分区政治委员
陈　沂	贵州省遵义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陈　庞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代部长
陈　庚		第52军参谋长
陈　信		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陈　俊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参谋长
陈　祥	安徽省金寨县	第43军128师政治部主任，广东省珠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粤中军区副政治委员
陈　策	湖南省永顺县	湖南省沅陵军分区、会同军分区副司令员
陈　新		中南军区司令部动员部第二副部长
陈　德	广东省潮安县	第49军145师政治委员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陈　端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陈一新		湖北省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
陈乙斋		第15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陈子云	河北省任丘县	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陈开路		广东省公安总队总队长
陈六顺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陈仁麒	福建省龙岩县	第48军政治委员兼赣西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陈化争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陈文高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陈正人	江西省遂川县	江西军区政治委员
陈正峰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司令部工兵管理处副主任
陈文高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文彪	湖北省汉川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政治委员、部长
陈发洪	安徽省霍丘县	第47军140师政治委员、第47军兼湘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陈亚丁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副部长
陈亚藩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陈再道	湖北省麻城县	河南军区司令员
陈旭光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江天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运春	江西省兴国县	第45军135师第二副师长，广东省潮汕军分区司令员、粤东军区副司令员
陈志彬	湖南省茶陵县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陈伯钧	四川省达县	第45军军长，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陈青山	福建省惠安县	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陈若明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松岳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陈郁发		湖南省沅陵军分区、永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陈明仁	湖南省醴陵县	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21兵团司令员
陈明信	湖南省醴陵县	第52军214师副师长
陈奇涵	江西省兴国县	江西军区司令员
陈学道		武汉市公安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陈炎清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
陈宗坤	四川省旺苍县	第46军159师师长，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司令员
陈建章		武汉市公安总队副总队长
陈绍谷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武汉市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陈荒煤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陈挽澜	四川省宣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陈盛林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陈瑞光		中南军区政治部民运生产部副部长
陈漫远	广西省蒙山县	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陈福初	湖北省黄陂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局长
陈福章		第47军140师师长兼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司令员
陈璞如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政治委员
陈耀先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代政治委员
邸怀珍		第38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邵　敏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邵　震		第44军131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邵文杰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邵凤先		中南军区司令部检查处处长
武　光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广东省粤东军区政治委员
武　杰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参谋长
武振刚	广东省开平县	第48军143师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范化民		第21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范英武		江西军区卫生部部长
范顺庆		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
苑化冰		第47军139师参谋长
林　雨		中南军区空军第19师政治部主任
林　恺	河南省郾城县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林　彪	湖北省黄冈县	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司令员
林之翰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林茂源	江西省泰和县	骑兵第5师政治委员
林忠照	福建省龙岩县	第45军干部管理部部长，粤东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林国兴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林思和		中南军区后勤部直属供给处副处长
林耀彬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
苟在松		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苟先学		河南省公安总队参谋长
苟猷笃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参谋长
郁　文	江苏省海门县	第43军127师副政治委员
欧　初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副司令员
欧阳文	湖南省平江县	第41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
欧致富	广西省田阳县	第48军副军长兼142师师长兼赣西南军区副司令员
卓　明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卓　雄	江西省泰和县	第12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明子善		湘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易涣卿		第13兵团后勤部兵站部部长
罗　云	湖南省新邵县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湘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罗　文	辽宁省凌源县	第42军副参谋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
罗元炘	江西省泰和县	第47军140师副政治委员，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司令员
罗友林		江西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罗仁泉	江西省吉水县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湘南军区司令员
罗文华	江西省吉水县	第155师副师长
罗有荣	江西省宁都县	第44军131师政治委员
罗有生		第21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罗华生	湖南省湘潭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罗范群	广东省大埔县	两广纵队第1师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罗孟刚	四川省苍溪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副处长
罗绍勋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参谋长
罗荣桓	湖南省衡山县	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罗厚福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罗斌虎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军械处处长
罗舜初	福建省上杭县	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季铁中		第42军124师政治委员
金　明	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	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金　烈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周　礼	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	湘南军区政治委员
周　光	江西省兴国县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吉安军分区、九江军分区司令员
周　明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周　彪	江西省吉安县	第42军政治委员，第49军政治委员
周　彬	江西省兴国县	第49军政治部副主任
周　惠	江苏省灌南县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常德军分区政治委员
周　辉		湖南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周　黎		第42军126师参谋长
周小舟	湖南省湘潭县	湘西军区政治委员
周之同		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周子清		广东军区后勤部参谋长
周仁杰	湖南省茶陵县	第48军第一副军长兼赣西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周业成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第二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周吉安		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处处长
周华彪		第46军137师政治部主任
周庆鸣	河南省确山县	第15兵团后勤部第一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营房管理部部长
周志飞	江西省永新县	第161师副师长，广东省粤东军区司令员
周志云		第52军参谋长
周志余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周赤萍	江西省宜春县	第47军兼湘西军区政治委员
周时源	安徽省金寨县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司令员
周良贵		广西省宜山、百色军分区参谋长
周纯全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后勤部第一部长、政治委员
周明国	湖北省大悟县	第48军144师副师长，142师副师长、师长
周明智		湖北军区后勤部军需处处长
周建中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鄱阳军分区司令员
周笃恭		第53军219师师长
周洁夫		中南军区政治部战士报社副社长
周哲明		中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处长
周继光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周新林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副司令员
周德礼	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郑　克		广西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郑　华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政治委员
郑　强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副政治委员
郑　重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北省襄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郑　铎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参谋长、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参谋长
郑戈令		第41军123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郑北辰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郑汉浩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办公室主任
郑邦捷		第48军副军长
郑寿才	江　西　省	第45军133师副师长
郑酉年	山西省五台县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
郑怀远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郑宗怀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政治委员
郑绍文		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郑贵卿	湖南省平江县	第49军147师师长兼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司令员
郑锦波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郎　冲		第48军144师政治部主任
房荣庆	山东省长山县(今属邹平县)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副部长
孟　方		广东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孟维平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相　炜	辽宁省营口市	第43军128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胡子文		第48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
胡子健		第47军兼湘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胡天兰		第53军218师政治部主任
胡玉皇		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副师长
胡玉堂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司令员
胡立信	河南省新县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胡安吉		湖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胡奇才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1军副军长
胡绍山		第44军130师参谋长
胡洛夫		华南军区后勤部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副政治委员
胡继成	安徽省金寨县	第42军126师师长、副军长
胡继忠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胡继宗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委员
胡超伦		赣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胡循武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胡登高	江西省莲花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
南士云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
郝　毅		第47军后勤部副部长
郝中士		粤东军区政治委员
郝盛旺	陕西省绥德县	第43军127师参谋长
郝福鸿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粤中军区政治部主任
荆　健	安徽省宿县	第45军135师干部管理部部长
荫　剑		第47军139师参谋长
茹夫一	山西省猗氏县（今临猗县）	第42军12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赵　平	河南省荥阳县	第47军141师兼湖南省永顺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140师政治委员
赵　昭		第48军143师政治部主任
赵　修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赵　蜂	河南省泌阳县	第49军145师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参谋长，广东省钦廉军分区副司令员
赵　陶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赵　禁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任免处副处长、组织统计处处长
赵力宽	山西省临汾县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夫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南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赵天水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第47军140师副政治委员，湖南省会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赵仁山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赵文龙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赵北源	河北省大名县	第58军173师副师长
赵永夫		第49军146师副师长兼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赵尔陆	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	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参谋长
赵东寰	辽宁省法库县	第42军副军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动员部第一副部长
赵巨明		中南军区后勤部干部处副处长
赵仲山		第41军后勤部部长
赵伯诚		第21兵团后勤部部长
赵进之	安徽省肥东县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百色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
赵辛初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政治委员
赵雨农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政治委员
赵复兴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赵信林		湖南省零陵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永顺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赵炳伦	湖北省麻城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荆州军分区司令员
赵浩然	山东省长山县（今属邹平县）	第43军128师参谋长
赵紫阳	河南省滑县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赵靖远		第46军政治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赵鹤亭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
俞　琳		第38军114师政治部主任
钟　民	江西省瑞金县	第42军155师政治委员
钟　光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钟　池	福建省长汀县	第45军133师政治部主任
钟　伟	湖南省平江县	第49军军长，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编练司令部司令员
钟　辉	江西省瑞金县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48军161师、142师兼江西省吉安军分区政治委员
钟文法	江西省兴国县	第48军144师兼宁都军分区政治委员
钟四喜		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副司令员
钟生栋	江西省兴国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第三副司令员
钟发宗	江西省兴国县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钟连燊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第一副部长
钟明锋		第131师副师长，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司令员，第43军兼粤西军区参谋长
钟明彪	湖南省平江县	第52军政治部主任，第53军参谋长
钟春林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司令员、荆州军分区司令员
钟美科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参谋长，广东省粤中军区参谋长
信俊杰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侯小风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
侯全智		第45军第133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58师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侯毓臻		广东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处长
侯德渊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
段一飞		湖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段志清	陕西省延长县	第38军151师副师长，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西省钦州军分区司令员
段希远		第12兵团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
段连绍		第38军151师政治部主任，广西省邕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段纯和		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军衔奖励处处长
段秉善		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军务处处长
段辉良		第53军217师政治委员
段德彰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6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饶璜湘	广东省梅县	两广纵队第2师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南路、西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洪　涛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洪学智	安徽省金寨县	第15兵团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姜　一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政治委员
姜　克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姜亚勋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姜和瀛	湖南省新化县	第53军217师师长
姜茂生	广西省凤山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司令员
姜瑞元		广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
姜鸿照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祝　岩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祝玉璋	山东省成武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祝世凤	湖北省麻城县	第43军156师政治委员，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姚　克		第146师兼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参谋长
姚天成	河南省商城县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平乐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姚书梅		第39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第42军126师政治部主任
姚仲康		第44军131师政治部主任
姚志和		第165师政治部主任
姚国民	江西省吉水县	第44军130师政治委员
姚醒吾	浙江省吴兴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
贺大增	陕西省葭县（今佳县）	第39军政治部副主任
贺东生	湖南省攸县	第38军第一副军长
贺庆积	江西省永新县	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贺旭东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贺亦然	河北省满城县	第174师政治委员，广西省宜山、平乐、玉林军分区政治委员
贺晋年	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	第15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第48军军长，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
贺锄非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贺瑞林		中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
秦　振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秦　燃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袁　文		湖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袁　渊	江西省南康县	第46军参谋长
袁克服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3军兼粤西军区副政治委员
袁寿生		第46军参谋长
袁春田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参谋长，大冶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袁恩波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副政治委员
袁鉴文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袁福生	湖南省茶陵县	第47军139师兼湖南省沅陵军分区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袁德良	山西省汾阳县	华中军区军需部经理处处长
莫一凡	广西省融安县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莫文骅	广西省南宁县（今南宁市）	第14兵团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
莫异明		第158师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参谋长
莫春和	四川省阆中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第一处长
莫敬宇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耿　青		第44军130师政治部主任
聂鸿国		第42军供给部第二部长、政治委员
聂鹤亭	安徽省阜南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栗在山	河南省南阳县	第49军政治部主任，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贾　浩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贾力夫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参谋长
贾安潮		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贾国章		赣西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贾紫华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参谋长、省公安总队参谋长
贾殿阁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
桂次运		第53军219师参谋长
夏世厚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司令员
夏如爱	江苏省淮阴县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夏定华		第53军218师副师长
夏绍林		第48军144师副师长，江西省宁都军分区、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夏新明	江西省吉水县	江西省抚州军分区司令员
顾大椿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顾耀臣		江西省鄱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晁福祥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钦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柴军武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
晏福生	湖南省醴陵县	第47军副军长，湘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党若平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政治委员
钱　江	江西省吉安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政治委员
钱　潜		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代司令员
钱金山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政治委员
钱益民	江西省信丰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南军区公安军副政治委员
铁　坚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司令员
倪南山	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上饶军分区司令员
皋　峰		第46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徐　扬		广东省潮汕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徐　行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防化学兵处处长
徐　杰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徐　明	黑龙江省阿城县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徐　捷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宜昌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徐　彬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徐　锋		第13兵团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广西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徐　滨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徐元冬		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徐发荣		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二局政治委员
徐光华	江西省赣县	第46军136师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政治委员
徐启文	安徽省金寨县	湖南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徐运北		江西省赣东北军区政治委员
徐明德	河南省新县	第15兵团司令部第三科科长
徐承勋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徐洪才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
徐绍华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4军132师师长
徐其海	安徽省金寨县	第45军158师副师长、133师代师长
徐恩德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参谋长、孝感军分区司令员
徐斌洲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49军政治委员
徐敏辉		中南军区、华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徐慧常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粤中军区干部部副部长
殷义盛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殷国洪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殷连高		第12兵团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殷承桢	湖北省崇阳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
翁可业		江西省浮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郭久恒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郭元猷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副司令员、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郭冬桂	江西省莲花县	第13兵团供给部部长，广西军区后勤部第二副部长
郭汉忠		琼崖纵队后勤部副主任兼卫生部部长
郭永清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处处长
郭庆祥	山西省汾西县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司令员，第174师师长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司令员，粤中军区副司令员
郭成柱	福建省龙岩县	第42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郭伯海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郭季若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
郭春林		第46军136师参谋长
郭荣宗		第39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郭树人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郭家乐		第41军123师副师长，中南军区司令部气象管理处处长
郭继联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参谋长
郭清文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高　良		第42军卫生部部长
高　峻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
高　健		广东省兴梅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高长喜		河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高文智	陕西省鄜县（今富县）	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三局局长、后勤部军需部部长
高书官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参谋长
高先贵	安徽省六安县	第49军145师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政治委员
高希增		第58军173师参谋长
高远安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参谋长
高步仁		广东省钦廉军分区参谋长，广西省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高体乾	辽宁省建平县	第48军兼赣西南军区参谋长
高洛良		湖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席庶民	湖北省大悟县	第49军147师兼广西省桂林军分区参谋长、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唐才猷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钦廉军分区副司令员
唐天际	湖南省安仁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21兵团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唐云生		湖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湖北省郧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唐从烈		第42军124师政治部主任
唐哲明	安徽省桐城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工兵管理处主任
唐湘风		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
谈　谱	安徽省庐江县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容县军分区政治委员
康　朴	陕西省邠县（今彬县）	第52军副军长
康干生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康启华		第52军214师副师长，广州市公安部队副司令员
康念祥	湖南省沅江县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邕宁军分区副司令员，桂林军分区司令员
凌　林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
凌少农		第38军114师参谋长
涂其友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第三部长
涂建堂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
涂通今	福建省长汀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三副部长
浦通修	上海市嘉定县	第58军174师政治部主任，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陶　铸	湖南省祁阳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萧　云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萧　平	河北省定县	第44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萧　克	湖南省嘉禾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参谋长
萧　前	江西省万安县	第44军政治部副主任，第43军兼粤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萧　健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萧　辉		第12兵团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萧　森	江西省永新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副政治委员
萧一舟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政治委员
萧元礼	江西省万安县	赣东北军区司令员，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政治委员
萧全福	安徽省金寨县	第46军137师师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
萧向荣	广东省梅县	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萧劲光	湖南省长沙市	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司令员
萧远久	湖南省祁阳县	广州市公安总队司令员
萧志贤	湖北省黄安县	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后勤部部长
萧良清	河南省新县	第47军140师兼湖南省会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萧泽泉	江西省会昌县	第48军142师政治部主任
萧剑飞	江苏省沛县	第42军12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萧洪达		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萧泽民		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第一副部长
萧德明	河南省新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21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
黄　布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副司令员
黄　业	广东省惠阳县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司令员
黄　伯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黄　霖	湖南省浏阳县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司令员，广东省粤中军区司令员
黄　凯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袁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黄　康		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黄一平	广西省贺县	第43军参谋长、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部长
黄乃宇		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黄开群		河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黄云波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参谋长
黄文仲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黄正则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副处长
黄世忠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黄立功	福建省上杭县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湘南军区参谋长
黄永胜	湖北省咸宁县	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
黄永辉	江西省临川县	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赣州军分区政治委员、浮梁军分区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黄华清		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黄庄平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黄江平		广东省珠江军分区参谋长
黄兴正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第二处长
黄延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黄克虎	湖南省宁乡县	第21兵团副参谋长
黄克诚	湖南省永兴县	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黄志勇	江西省崇义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黄宏伸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司令员、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黄冈军分区司令员
黄若涛		湖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黄国楠	广西省田东县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平乐军分区参谋长
黄明金	广西省凤山县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黄忠诚	湖南省麻阳县	第44军参谋长
黄炜华	福建省上杭县	第47军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处长
黄经耀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39军115师副师长，第42军126师师长
黄思梅	福建省上杭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干部处副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黄祖华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黄述源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副部长
黄荣海	江西省万安县	第43军128师、129师师长，第43军副军长兼粤西军区副司令员
黄胜明	湖南省平江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政治委员、军事交通运输部政治委员
黄家景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参谋长
黄曹龙	湖南省浏阳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黄雄亚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黄鹄显	福建省上杭县	第45军134师师长
黄道充		骑兵第5师参谋长
黄德魁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司令员
曹广化	安徽省寿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干部管理部第二部长
曹天平		中南军区后勤部直属供给处第二处长
曹丕堂	河南省固始县	第53军217师副师长
曹文炳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曹幼民		河南省安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曹全夫		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
曹里怀	湖南省资兴县	第47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
曹金奎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珠江军分区司令员
曹灿章	安徽省亳县	第38军151师师长兼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司令员，第48军142师师长
曹传芳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曹传赞	江西省南康县	第41军154师政治委员，广西省梧州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曹波升		第52军政治部副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曹荫槐	河北省望都县	湖北省黄冈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曹铁汉		广东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处长
曹德潜		第48军144师参谋长，广西省邕宁军分区副司令员
龚怀刚		第48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崔　栋	山东省文登县	广西省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崔仲民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
崔希哲	河北省清苑县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矫范治	山东省牟平县	中南军区公安军后勤部财务处处长
符振中	海南岛文昌县	广东省海南军区、粤北军区副参谋长
符志东		琼崖纵队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
符荣鼎		广东省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符志洛		广东省海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阎　钧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阎　遐		第43军129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阎仲川	河北省定兴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
阎捷三	山西省晋城县	第43军129师师长，第43军副军长兼粤西军区副司令员
章　策		第15兵团后勤部副部长
梁　嘉	广东省开平县	广东省西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梁　煦		中南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
梁兴初	江西省吉安市	第38军军长
梁必业	江西省吉安市	第38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政治部副主任
梁励生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襄阳军分区司令员
梁威林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政治委员
梁维杰		华南军区司令部军邮分局局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梅成章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
梅光如		第52军216师参谋长
常凤举	河北省丰润县	华南军区后勤部计划检查室主任
常志义	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	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参谋长，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司令员
寇庆延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广东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寇惠民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参谋长
隐　剑		第47军139师兼湖南省沅陵军分区参谋长
尉建畴		中南军区司令部海军管理处副主任
韩少逢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副司令员
韩东山	湖北省大悟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师长，湖北军区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
韩仰山		第45军第133师参谋长
韩发欣		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韩先楚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韩声涛		第45军135师副师长
韩克华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政治委员
韩依平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
韩定宽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韩复东	湖北省大悟县	第41军121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韩梅村		第161师师长，江西省浮梁军分区司令员
韩景炎		中南军区后勤部兽医处处长
彭　沃	广东省海丰县	两广纵队第1师参谋长，广东省珠江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彭天琦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治委员
彭水清		湖北军区后勤部运输处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彭龙飞	江西省永新县	第42军125师师长
彭同福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
彭杰如	湖南省益阳县	第53军军长
彭明治	湖南省常宁县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副司令员
彭清云	江西省永新县	第47军141师政治委员，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永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彭富九	江西省永新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局局长
彭嘉庆	江西省吉安县	江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蒋　树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参谋长
蒋占义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蒋克诚	四川省阆中县	第47军140师师长兼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司令员
蒋泽民	辽宁省黑山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部第二副部长
蒋润观	江西省广丰县	第44军132师政治部主任、131师政治委员
葛　琛		第47军140师兼会同军分区政治委员
惠北海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程　明	安徽省金寨县	河南军区警备第2旅政治委员
程　杰	湖南省醴陵县	第52军214师副师长
程　炯	湖南省醴陵县	第53军参谋长
程子华	山西省解县（今属运城市）	第13兵团司令员
程世清	河南省新县	第44军132师副政治委员
程远新		第42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程启文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
程启光		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政治委员
程启学		粤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程祥云		第42军供给部政治委员
程帮昌		第53军副军长
程登志	四川省巴中县	第46军137师代师长
程源本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治委员
程儒珍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
程陆天		第44军132师参谋长
傅永智		粤中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傅兆麟		第162师、湖南省衡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傅春早	安徽省六安县	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师长，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粤西军区副司令员
傅家佑		第47军供给部部长
傅家选	河南省光山县	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智　均		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
焦玉山	安徽省阜阳县	广东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
舒光才		湖南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情报（侦察）处处长
鲁　风	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参谋长
鲁子正		第53军217师参谋长
童勋伯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参谋长
童浩生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西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
温玉成	江西省兴国县	第41军副军长
温焯华	广东省东莞县	广西省钦州军分区代政治委员
游正刚		第51军212师副政治委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曾　川		江西省鄱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抚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曾　云		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曾　生	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市宝安区）	两广纵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参谋长
曾　京	湖北省沔阳县	第52军214师师长
曾　源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粤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曾凡有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48军143师政治委员
曾广泰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恩施军分区司令员
曾庆祯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副司令员，广西省邕宁军分区司令员
曾克林	江西省兴国县	第44军副军长
曾若空		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后勤部副部长
曾昌华	四川省盐边县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曾国华	广东省五华县	第13兵团兼广西军区参谋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参谋长
曾敬烦	湖南省茶陵县	第44军157师师长，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司令员
曾愚辉		江西省贵溪军分区司令员
曾雍雅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6军136师师长，第46军第二副军长
谢　明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第45军133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
谢　政		第52军214师参谋长
谢寿华		第21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谢扶民	广西省田东县	第43军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梧州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谢应权		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谢育才	广东海南岛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谢春华		第53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谢家祥	江西省瑞金县	第45军134师政治委员
谢滋群	江西省兴国县	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谢新亭		广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谢镗忠	江西省赣县	第48军兼赣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43军兼粤西军区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谢鹤筹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政治委员
谢醒亚		第52军215师副师长
谢鑫鹤		江西省贵溪军分区政治委员
董庆学		第42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董荆玉	山东省茌平县	第45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董荣萱		华中军区后勤部军械部政治部主任
董洪国		河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覃士冕	广西省东兰县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参谋长
覃应机	广西省东兰县	广西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覃国翰	广西省都安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百色军分区司令员，广西军区参谋长
景宜亭		第12兵团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喻和坦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第48军143师师长
喻致泉		第49军147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赖传珠	江西省赣县	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15兵团政治委员
赖金华		第46军138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蓝　桥	湖北省广济县	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参谋长
蓝　造	广东省惠阳县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蓝文兆	福建省武平县	第45军134师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
蓝映林		中南军区后勤部干部处副处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蓝庭辉	福建省上杭县	第52军214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雷　震	湖北省黄陂县	第45军参谋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
雷永通	江西省兴国县	第12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46军政治部副主任
雷青云		第45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雷绍康	湖北省大悟县	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雷经天	广西省南宁县（今南宁市）	两广纵队政治委员
雷致祥	陕西省高陵县	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
靳　虎	甘肃省榆中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靳兆西		中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副政治委员、军务处处长、直属工作处主任
蒲公才		海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副参谋长
蒲奉之		第48军后勤部副部长
蒲通修		第58军174师政治部主任
訾修林	山东省阳谷县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路　遐		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
詹才芳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6军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
詹以贵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鲍汝礼		湖北省大冶军分区司令员
鲍启祥	河南省商城县	第45军133师副政治委员，第158师副师长兼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　方	吉林省东丰县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参谋长
阙耀华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窦洪年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蔡　永	江西省泰和县	第49军145师师长兼广西省平乐军分区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蔡　明	江西省兴国县	第38军151师政治部主任，广西省龙州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广西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蔡国梁	福建省厦门市	广东省东江军分区司令员
蔡爱卿	湖南省岳阳县（今岳阳市）	河南军区警备第2旅旅长
蔡祥彬		华南军区干部管理部办公室主任
裴　凯		华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裴孟飞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政治委员
廖丕烈		第12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廖仲符	辽宁省开原县	第42军155师师长、军参谋长
廖步云	福建省武平县	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湘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廖冠贤	江西省宁都县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参谋长
廖家黄		湖北军区后勤部军需处处长
廖联原	广西省贵县（今贵港市）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副参谋长
谭　刚		江西省袁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谭　政	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	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谭天哲	湖南省茶陵县	第47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谭文邦	湖南省茶陵县	第42军125师政治委员
谭友林	湖北省江陵县	第39军副军长
谭世忠		湘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谭甫仁	广东省仁化县	第44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镇文卿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参谋长
管松涛	山东省巨野县	第.38军参谋长
翟　信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翟仲禹	山东省济阳县	第38军114师副师长、师长
翟荫塘		第13兵团司令部4科科长
翟毅东	山东省德平县（今临邑县）	第42军124师师长
熊心乐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熊业广		第44军卫生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
熊作芳	河南省新县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司令员
熊光武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熊伯涛	湖北省黄陂县	第49军副军长
熊梦麟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黎　原	河南省息县	第47军140师副师长，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参谋长
黎新民	江西省萍乡市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沅陵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慕石起	山东省黄县	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穆振武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蔺　斌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樊中黎		第21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樊学文	四川省苍溪县	第46军后勤部政治委员、136师政治委员
樊语卿	山东省长山县（今属邹平县）	第43军兼粤西军区后勤部部长，华南军区后勤部第二副部长
颜文斌	江西省永新县	第39军115师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
颜东山	湖北省大悟县	湖北省孝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颜吉连	湖南省茶陵县	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颜炳南		江西省公安总队参谋长
颜德明	湖南省攸县	第47军139师师长兼湖南省沅陵军分区司令员
潘　流		湖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潘　峰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潘寿才	河南省新乡县	第41军政治部副主任
潘选才		湖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湖北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潘复生		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潘振武	湖南省常德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潘朔端		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副参谋长
薛　焰		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
霍俊亭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参谋长、宜昌军分区副司令员，广西省容县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鞠文仪	山东省昆仑县（今文登县）	第41军122师参谋长
戴　文		第52军副军长
戴文贤		河南省商丘军分区司令员
戴克明	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西省宁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戴奎一		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
戴家和		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治委员
穆振武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魏　镇	湖南省邵阳县	第21兵团副司令员
魏正禄	四川省剑阁县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参谋长
魏洪亮	江西省兴国县	赣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魏佑铸	山东省莱芜县	第43军127师政治部主任
魏国运	湖北省监利县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魏庭槐		华中军区军需部副部长
魏德昆		广东省台山（粤中）军分区参谋长，省公安总队副总队长
臧燕社		第41军123师副师长
穰　欣		湖南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

逐年剿匪战绩统计表

逐年剿匪战绩统计表*

年份	省份	歼匪人数								主要缴获			剿匪部队伤亡人数		
		毙	伤	俘虏	投降	自首	收编	起义	小计	机枪(挺)	长短枪(支)	各种炮(门)	伤	亡	小计
1949	河南	6474		55615	14162	65740		1000[1]	142991	1162	133630	267	566	330	896
	湖北[2]	2877		25349	29335		225	1111	58897	1644	56434	860	2491	505	2996
	江西	1326		15445	11059		3088		30918	1150	64765	162	334	156	490
	湖南	1196		23024	21754		76124[3]		122098	1527	61916	129	305	92	397
	广东[4]								27557	679	18107	132			
	广西														
	合计	11873		119433	76310	65740	79437	2111	382461	6162	334852	1550	3696	1083	4779
1950	河南	114		4546	3156	2947	64		10827	226	6325	8	8	5	13
	湖北	1873		7314	7774	121			17082	214	10562	13	274	171	445
	江西	716		3823	2252	30			6821	38	6203	4	194	104	298
	湖南	10718		36725	46538	13902	505		108388	965	62458	66	902	525	1427
	广东	4651		47533	19148	28859	751		100942	2488	145351	110	1227	857	2084
	广西	21785		103719	56512	11508	10417		203941	1697	86800	250	4289	1960	6249
	合计	39857		203660	135380	57367	11737		448001	5628	317499	451	6894	3622	10516
1951	河南	137		960	4				1101	4	513	1	3	3	6
	湖北	103		5729	207	306			6345	45	2489	16	5	1	6
	江西	237		1589	387				2213	14	1024	1	29	9	38
	湖南	343		11369	6807	530			19049	32	10039	9	21	23	44
	广东	715		16297	704	5902			23618	199	45048	5	61	110	171
	广西	7395		108729	31657	128039			275820	946	313520	121	819	512	1331
	合计	8930		144673	39766	134777			328146	1240	372633	153	938	658	1596

* 此表根据中南军区司令部(或其作战处)的歼匪战斗战绩统计编制而成。

〔1〕国民党"国防部暂3纵队"起义,刘希程回忆为1000多人,计为1000人。中南军区司令部统计表未单独列出。

〔2〕此表包括鄂豫皖边区的剿匪统计。当时,鄂豫皖边区单列统计。

〔3〕当时,湖南地区收编的游杂武装成份复杂,既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也有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灰色武装,还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当时湖南军区统计的收编数为79394人,此数已减去已知的共产党游击队"湘西纵队"3270人。

〔4〕此数据来源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剿匪总结》,当时公布的中南军区1949年歼匪统计未计入此数。

（续表）

年份	省份	歼匪人数								主要缴获			剿匪部队伤亡人数		
		毙	伤	俘虏	投降	自首	收编	起义	小计	机枪（挺）	长短枪（支）	各种炮（门）	伤	亡	小计
1952	河南	33		629		2			664	3	747	1			
	湖北	55		204	1				260		45				
	江西	43	2	520	52				617	3	273		3	1	4
	湖南	28	1	354	61	4			448	1	475	33	3	3	6
	广东	96		19768	10	2968			22842	12	6525	39	26	24	50
	广西	56		6091	539	2043			8729	19	6730	10	9	10	19
	合计	311	3	27566	663	5017			33560	38	14795	83	41	38	79
1953	河南	59	6	884					949	1	435				
	湖北	3		63					66		44				
	江西	12		69	7	3			91		10				
	湖南	6		85	1				92	1	40				
	广东	16	1	294		8			319	1	647				
	广西	65		837		327			1229	3	383				
	合计	161	7	2232	8	338			2746	6	1559				
总计		61142		497564[1]	252127	263239	91174	2111	1194914	13074	1041338	2237	11569	5410	16970

〔1〕 此数字包括1951年湖南、广东、广西3省上报的破获匪特地下军10470人。

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表

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信阳平暴战斗	1949年3月11、15、20日	河南省信阳县花林店、邹家庙	第58军174师520团	信阳县保安团、自卫队数百人及红学、黄学暴乱匪众5000余人	歼匪数百人，暴乱匪众溃散
卢氏保卫战	1949年4月9日	河南省卢氏县城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第50团2营，洛宁团2个营，卢氏县大队，阌乡县大队	新1师第1团1300余人	歼匪440余人，将余匪击退
邓县保卫战	1949年4月11日	河南省邓县县城	河南省南召县独立团1营及邓县基干连、公安队等	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2000余人	歼匪290多人，将土匪击溃
孟南进剿战斗	1949年4月13日—15日	河南省孟津县城西南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1团（2个营）、2团，郑州军分区独4团，偃师独立营	国民党军第40军残部一部等数百人	毙伤俘匪681人
李官桥进剿战斗	1949年4月16日—18日	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一带	陕南军区第12旅第34、35团，第17师51团，淅川独立团，郧阳独立团，第519团3营	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等数千人	俘匪400余人，将土匪打散、击溃
杨天民寨围剿战斗	1949年4月23日	河南省邓县杨天民寨	陕南军区第34团2个连，518团第3营	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并裹胁群众共2000余人	毙伤匪指挥官、副指挥官等670多人
虢略围剿战斗	1949年6月12日	河南省灵宝县虢略镇、南营一带	第60军178师及河南省陕州军分区部队	新1师及保1团、保2团等3000余人	歼匪43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池头砦平暴战斗	1949年6月15日	河南省灵宝县川口池头砦	第60军178师533团	川口乡保武装及庙道会门暴乱分子400多人	毙伤俘匪284人
修水进剿战斗	1949年6月19日	江西省修水县	第157师一部	湘鄂赣总队	毙伤匪231人，活捉匪少将司令吴抚德
邱家街围剿战斗	1949年6月23日	江西省靖安县邱家街	第156师一部	九江保安司令部残部	歼匪185人，活捉原国民党九江专员兼保安司令徐树南
鄱阳湖进剿战斗	1949年7月上旬—8月中旬	江西省鄱阳、瑞昌、余干等县鄱阳湖区	第156师466、468团，第161师482团	青年救国军第5总队等2000余人	歼匪800多人，俘匪司令李逢春
灵(宝)阌(乡)地区围剿作战	1949年7月23日—31日	河南省灵宝、阌乡县一带	第155师3个团(9个营)，第374团，第42军警卫营，阌乡县大队	新1师、保6旅、黄河支队、绥运支队	毙伤俘匪旅长、支队长等1748人，余匪溃散
西平、壮子沟突袭战斗	1949年7月26日—30日	河南省西峡县西北部	第517团、518团、521团，河南军区独14团	新2师	毙伤俘匪副师长以下700余人，余部溃散
鲁南边合击战斗	1949年7月24日—8月4日	河南省鲁山、南召接合部演艺山、沟满山、扫帚山	河南军区警2旅3个团，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	铁血自卫团、南召保安团等约2000人	歼匪700多人，余匪大部逃窜
长湖进剿战斗	1949年7月下旬—9月上旬	湖北省荆州长湖一带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剿匪指挥部集中10个连	华中剿总直属第3支队800人以上	俘其副支队长以下80余人，瓦解匪部700余人
岳阳地区剿匪作战	1949年7月下旬—9月10日	湖南省岳阳地区	第46军159师	岳阳保安团，李长江、李西安、万少鼎等部	收编5510人，投诚657人，歼匪499人
东洞庭湖进剿战斗	1949年8月15日	湖南省东洞庭湖区	湖北军区独立第4团，湖南军区第160师一部	洞庭挺进纵队900余人	全歼匪部，匪副司令徐尚达落水淹亡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五里川合围搜剿战斗	1949年8月17日	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河南村一带	第373、374团及517团3个连	新2师残部和新3师共约1000人	毙伤俘匪766人，匪“豫西剿总”副司令任泰升等投降
车村围剿战斗	1949年8月23日	江西省修水县南茶车村	第157师471团10连和独立连	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6总队2000余人	捕获匪司令车正及随从副官1人，余匪投降或潜逃
翠微峰进剿攻坚战斗	1949年8月30日—9月23日	江西省宁都县翠微峰	第144师432团，第143师428团3营，师属炮兵营，军炮兵营战炮连	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1800余人	全歼该匪，俘匪司令黄镇中等
大幕山进剿作战	1949年9月3日—12月	鄂东南大幕山地区	湖北军区以大冶军分区部队为主的东集团和以独立第4师为主的西集团	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军，湘鄂赣边游击纵队，华中挺进第10纵队等	歼匪3600多人
朱高楼围剿战斗	1949年9月17日	河南省固始县罗集乡朱高楼	河南省固始县大队，安徽省皖北军区警卫旅1个营	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7支队250人	歼匪皖北绥靖区副总指挥等以下230余人
井冈山搜剿战斗	1949年9月23日至28日	江西省遂川县井冈山黄坳、湖坑地区	第142师425团	井冈山联防办事处所辖5个指挥部，共1000余人	擒获匪首萧家璧，匪部解体
鄂豫皖边区合围进剿作战	1949年9月—10月	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大别山地区	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指挥第126、71师、湖北军区独3师等	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等1万多人	歼匪1个总部、9个支队、2个联防区、2个特区、7个县政府，共1万余人
赣闽边追剿战斗	1949年10月上旬	福建省武平、长汀、宁化县	第144师主力一部	闽粤浙赣纵队	歼匪2600余人
伏牛山搜剿作战	1949年10月11日—下旬	河南省栾川和嵩县南部伏牛山地区	第375、517团，警2旅4、5团及当地县、区武装	暂3纵队后备团、嵩县支队、南召保安团等共1000余人	歼匪60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云山追剿战斗	1949年10月18日—11月11日	江西省武宁县云山地区	第156师468团1营等部	青年救国军湘鄂赣义勇总队第22支队，共4个大队300余人	毙匪支队长熊扬鹰以下10余人，俘匪159人，余匪投降或潜逃。
保康围剿作战	1949年10月中旬—翌年1月中旬	湖北省保康地区	湖北省襄阳军分区独立第7团及南漳、保康、谷城等县地方武装	保安第17旅等	俘匪旅长兼保康县长温而理以下300余人
洊里奔袭战斗	1949年10月25日	湖南省湘乡县洊里	第165师494团	新8军（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总司令部）尹立言部一部	歼匪700余人
佛山搜剿战斗	1949年10月31日	广东省佛山市区	第44军131师392团	人民自卫总队7个大队	俘匪总队长以下861人，缴枪1134支（挺）
邵北奔袭合围战斗	1949年11月5日—13日	湖南省邵阳北部地区	第158师、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部队	尹立言等部	歼匪2800余人，俘匪校级军官83人
石门进剿战斗	1949年11月上旬	湖南省石门县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第480团	湘鄂边区石门、澧县、临澧3县联防指挥部	迫使匪总指挥陈聪谟投诚
打仗坪围剿战斗	1949年11月11日—17日	湖南省桃源县打仗坪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部队	暂3师3旅余千伍部	迫其600余人全部投降
陆丰追剿战斗	1949年11月13日	广东省陆丰县碣石、浅澳、上林、角涌等地	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1支队	凌炳权、钟铁坚部500余人	毙伤俘匪团长以下500人，缴获炮3门、枪336支（挺）
隆回围剿战斗	1949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	湖南省隆回地区	第158师，湖南省邵阳军分区独立第15团、武冈独立团、隆回县大队	陈光中、刘建章、贺幼农、袁庆光、胡惕、邓耀楚等部	共歼匪1800余人。活捉陈光中、贺幼农，劝降刘建章、邓耀楚，缴枪1000余支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嘉蓝临合围进剿作战	1949年12月1日—14日	湖南省嘉禾、蓝山、临武3县地区	第46军，湖南省零陵军分区、郴县军分区部队	国民党交警总局湘南办事处，湘南纵队	歼匪1.2万余人，擒获匪中将主任王春晖等将官12名
连阳合围进剿作战	1949年12月7日—16日	广东省连县、连南、连山、阳山4县	第48军143师2个团，广东省北江军分区部队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	歼匪军长李楚瀛、参谋长于继祖以下2305人
西山围剿战斗	1949年12月13日—30日	广东省云浮县西山	第43军129师一部，广东省西江、台山、南路军分区部队及民兵共2000余人	国民党广州市警备司令叶肇部	歼匪少将纵队长伍继南以下820人，缴枪507支（挺），叶匪逃脱
天星寨进剿战斗	1949年12月中旬	江西省崇义县天星寨山上	第142师424团3营	湘赣边游击司令周文山部	毙伤匪20余人，俘周文山以下110余人
江屯、北市围剿战斗	1949年12月25日—翌年1月4日	广东省广宁县江屯、北市一带	第44军131师393团一部，广东省西江军分区第13团，广宁、清远县大队	国民党广宁县长兼反共救国军广宁支队支队长陈嗣运部	俘匪支队长陈嗣运以下500余人，缴枪209支（挺）
江垭进剿战斗	1949年12月29日—翌年1月20日	湖南省慈利县江垭地区	常德军分区第479团、第138师414团各2个营，第480团2个连	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第3总指挥部	歼匪张沼吴部1200余人
八面山进剿战斗	1950年1月10日—月底	湖南省龙山县八面山	第47军141师421团、422团	暂1军陈子贤部	歼匪800多人，缴枪1000余支
董塘搜剿战斗	1950年1月16日	广东省仁化县董塘区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1团	湘粤边区人民反共自救委员会，广东反共救国军第4军	摧毁匪指挥所，俘匪参谋长以下30多人，匪主任兼第4军军长林显逃脱
鄂西北会剿作战	1950年1月19日—2月中旬	湖北省竹溪、竹山、房县	湖北省郧阳军分区独9团，竹溪、竹山独立营及川东、陕南友邻部队各一部	川陕鄂游击纵队和湖北绥靖第1师残部等	歼匪1400多人，击毙匪纵队司令柯玉珊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长田湾围剿战斗	1950年1月19日	湖南省辰溪县长田湾	第139师415团2个营，第416、417团各一部	暂2军暂7师	歼匪1000余人，匪师长石玉湘于是年3月投诚
武冈围剿战斗	1950年1月中旬	湖南省武冈县	第136师407、408团，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部队	湖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湘西指挥部段名堂部、武冈张云卿部	歼匪2000余人
坑口围剿战斗	1950年1月22日	广东省高要县北坑口村	第41军122师、广东省西江军分区部队共8个营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	毙匪大队长许锡基以下260余人，匪司令陆轰逃脱
芷怀黔边会剿作战	1950年1月下旬	湖南省芷江、怀化、黔阳3县交界地区	第140师兼湖南省会同军分区部队共11个营	杨永清、姚大榜、彭玉清、方世雄等部	歼匪850余人，缴枪1400余支
鄂川边追剿战斗	1950年2月初	湖北、四川边界地区	湖北省来凤县地方武装2个连	湘鄂川边区人民反共自卫军第2纵队1000余人	击溃匪部，毙俘匪100余人
平而关堵截围歼战斗	1950年2月5日—7日	广西省与越南接壤之平而关、水口关地区	第45军134师400、402团	国民党军第17兵团残部	毙俘兵团司令刘嘉树以下6700余人，缴获武器1900余件
西隆遭遇战	1950年2月底	广西省西隆县	第152师2个团	滇桂边区司令部及新编第24师	歼匪500余人，击毙匪24师师长胡东才
玉林平暴战斗	1950年3月6日—下旬	广西省玉林地区北流、博白、贵县等地	第45军135师，玉林军分区部队	李昭林部、黄泳春部等	歼匪1800多人，击毙匪“军委会”主任李昭林等，生擒匪暴乱总司令黄泳春
乐昌平暴战斗	1950年3月24日	广东省乐昌县城	第48军143师429团一部，乐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县大队部分人员	湘粤边区人民反共自救委员会600余人	击溃暴乱土匪，毙匪20余人，俘匪15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德庆围剿战斗	1950年3月下旬	广东省德庆县县城、三区、四区	第41军122师366团，广东省西江军分区一部	原国民党德庆县长严博球所部及梁圣泉（惯匪）等部	解除匪特武装400余人，拘捕企图暴乱的匪特320余人，严匪自杀身亡
南路进剿作战	1950年3月	广东省灵（山）钦（县）合（浦）边、茂（名）阳（春）边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部队配合野战部队	反共救国军第2支队等	歼匪3038人
太浮山进剿战斗	1950年4月上旬	湖南省常德县太浮山地区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常、石、慈、临、澧5县剿匪指挥部	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第4路纵队侯宗汉部	俘匪129人，匪首侯宗汉等339人投降
镇龙山奔袭战斗	1950年4月14日	广西省横县以北镇龙山地区	第45军133师1个团	广西左右江反共行动军第5师	歼匪800余人
石山围剿战斗	1950年4月17日—25日	广西省绥渌（今扶绥）县北石山区	第45军134师10个连	桂境第1方面军11纵队第2联队黄配鹏部	歼匪5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
沔阳会剿战斗	1950年4月中旬	湖北省监利、崇阳、蒲圻、石首、公安、沔阳等县边界地区	湖北省沔阳军分区部队	姜文佳部等	捕获匪大队长姜文佳以下138人，迫匪142人投降
龙山围剿战斗	1950年4月20日—5月下旬	湖南省邵阳县北部龙山地区	第46军137师411团，湖南军区独立第16团	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总司令部尹立言、匡国军部残部	歼匪700余人
桃源围剿作战	1950年4月25日—5月下旬	湖南省桃源县	第38军114师，湖南省常德军分区独立第9团	郭和尚、刘彪、燕桂洪部	歼匪1200多人，俘郭和尚、刘彪等匪首
铁岗奔袭战斗	1950年4月26日	广东省龙门县铁岗圩	第44军130师388团	钟绍文部及受其控制的当地“大刀会”组织	俘许悦礼等匪首数人，暴乱会众400余人自新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瑶山北部会剿战斗	1950年4月	广西省修仁县境瑶山北部	第39军115师协同第145师（兼平乐军分区）	桂中军政区欧阳拔英部	歼匪700余人
樟木、蒙公围剿战斗	1950年5月4日	广西省宾阳县东区	第45军133师3个营，152师（兼南宁军分区）部队	反共救国军第12纵队陈洪豪部	歼匪700余人，缴获武器600余件
神巴巫追剿战斗	1950年5月上旬	湖北省神农架、巴东地区和四川省巫山地区	湖北军区独1师3团一部及四川省巫山友邻部队	川鄂边区人民自卫军宋大香部等约400人	匪总司令宋大香以下100余人投降，余匪被打散
大容山进剿战斗	1950年5月10日—6月30日	广西省大容山地区	第45军135师3个团，133师1个团	桂南反共救国军暂1军庞积善部	歼匪2400余人
十万大山进剿战斗	1950年5月17日—6月20日	广西省十万大山地区	第45军134师和第151师（兼龙州军分区）共8个营	桂南反共救国军第1方面军姚槐、雷啸空部	歼匪950余人
四十八弄进剿战斗	1950年5月20日	广西省柳北四十八弄地区	第49军146师（兼柳州军分区）7个连	桂中军政区何次山、向天雷部	歼匪600余人
六万大山围剿战斗	1950年6月2日—16日	广西省六万大山地区	第45军133、134、135师各一部和玉林军分区部队共8个营	反共救国军庞金彪、黄源泉部	歼匪1100余人
大坡圩围歼战斗	1950年6月5日—中旬	广东省茂（名）阳（江）边大坡圩地区	第44军131师391团一部，广东省南路军分区第23团	粤南忠义救国军第13、17、20、22团	歼匪忠义救国军4个团，毙俘匪少将旅长吴熙文等600余人
木桐圩围剿战斗	1950年6月9日	广东省茂（名）信（宜）边木桐圩地区	第44军131师391团一部，广东省信宜县大队	粤南忠义救国军第18团等部	毙俘匪团长李大瑞以下600余人
天堂山进剿战斗	1950年6月20日—7月30日	广西省金秀县天堂山地区	第45军135师4个营	反共救国军第7师吴安国部	歼匪80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南鹏岛渡海登陆战斗	1950年8月9日	广东省阳江县属南鹏岛	第41军122师364团3营，广东省粤中军分区部队一部	广东绥署西江指挥所南鹏支队、第6支队共400多人	俘匪支队长以下421人，缴获炮1门、枪204支（挺）
义和围剿战斗	1950年8月31日—9月6日	广西省万冈县义和区（今属田东县义圩乡）	广西省百色军分区独立团和万冈、平治、田东县区武装、民兵共2500人	桂滇黔边军政区民主联军梁中介、杨昌相部	歼匪1300余人
那马、三官进剿战斗	1950年9月15日—下旬	广西省邕宁县那马、三官地区	第45军134师7个营	广西省政府、南宁专署方一引部	歼匪3000余人
盘古进剿战斗	1950年9月22日	广西省邕宁县盘古村	第45军134师400团	反共救国军第19师74团	歼匪300余人
钦廉进剿作战	1950年10月11日—12月5日	广东省钦县、合浦、防城、灵山4县（现属广西）	第43军127师，广东省钦廉军分区部队	粤桂湘赣黔5省反共救国自卫军第2路军等1万多人	毙俘降匪司令阮扬腾、原国民党专员杨志英以下1.1万余人
镇龙山进剿战斗	1950年10月17日—12月10日	广西省镇龙山地区	第45军133师7个营	反共救国军新编第7军22师	歼匪5600余人
平八围剿战斗	1950年10月17日—12月底	广西省平乐至八步（今贺县）公路两侧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部队共18个连	反共救国军周天雄、唐唯民部	歼匪6900多人
宾东地区进剿战斗	1950年10月18日	广西省宾阳县东区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1个团，第133师2个营，宾阳县大队	桂南反共救国军青年军韦元香部及6县总指挥黄贤才部	歼匪1000余人
绥宁进剿战斗	1950年10月20日—26日	湖南省绥宁县城	第46军136师	绥宁游击指挥部、第5纵队等	歼匪2000多人，活捉匪指挥长邓兆瑞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靖县进剿战斗	1950年10月20日	湖南省靖县县城	第47军140师418团	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2纵队	歼匪400多人，俘匪纵队司令沈大海
柳雒武地区进剿作战	1950年10月25日—12月25日	广西省柳江、雒容、武宣3县地区	第146师（兼柳州军分区）2个团	桂东军政区第126军林秀山部	歼匪1.25万余人
大那围歼战斗	1950年10月27日	广西省象县大乐、那马地区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第435团、柳州军分区第437团各一部	从瑶山出来抢粮的土匪数百人	歼匪532人
桂西北进剿作战	1950年10月28日—12月30日	广西省宜山、天峨、罗城地区	第174师（兼宜山军分区）2个团	黔桂边军政区司令部第11纵队朱志达部等	歼匪7338人
八尺、金城进剿战斗	1950年10月29日—11月10日	广西省邕宁县八尺区、永淳县（今属横县）金城区	第45军134师6个营	反共救国军青年军	歼匪1200人
湘鄂川边会剿作战	1950年10月	湘鄂川边界地区	湖南、湖北、四川3省交界地区剿匪部队	湘鄂川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暂编第5师，青年救国军等	共歼匪1万多人，其中毙匪暂5师师长曹振亚以下188人
大容山进剿战斗	1950年11月1日—12月10日	广西省大容山地区	第45军135师、广西省玉林军分区共4个团	反共救国军伍达欧、曾仲荣部	歼匪2180人，缴获武器862件
湘西边缘区会剿战斗	1950年11月初—中旬	湖南省永绥、芷江、会同、晃县、凤凰各县边缘地区	第47军兼湘西军区5个团和县区武装，友邻部队配合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等	歼匪550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雪(洞)凉(伞)合围战斗	1950年12月5日—翌年1月上旬	湘黔边雪洞、凉伞地区	湖南省会同军分区，贵州省镇远军分区	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杨永清、姚大榜部	歼匪5800余人，生擒匪首杨永清，击毙姚大榜
永绥进剿战斗	1950年12月12日	湖南省永绥县	第139师416团	当地股匪	击毙匪首石玉安，俘降匪首杨胜儒以下635人
九龙山合围清剿战斗	1950年12月16日—月底	湘黔边九龙山地区	第47军140师418团，贵州军区部队配合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湘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标部	歼匪2400余人
十万大山会剿战斗	1950年12月13日—翌年2月	广西省十万大山地区	第45军134师，第53军219师，广西省龙州军分区第452团	粤桂边反共救国军韦秀英（女）部，第7军苏汝民部，两广反共救国会韦雨庄部等	歼匪3.1万余人，缴获武器4万余件
灵永钦进剿战斗	1950年12月19日—翌年2月	粤桂边灵山、永淳、钦县地区	第45军133师	反共救国军第50旅钟业欲部等	歼匪1.6万余人，缴获武器3.9万余件
六万大山进剿作战	1950年12月20日—翌年2月	广西省六万大山地区	第45军135师，广西省玉林军分区部队	桂南反共救国军，反共青年军杨凤池、陈日东、曾东元部等	歼匪1.5万余人，缴获武器1.6万余件
瑶山会剿作战	1951年1月8日—2月底	广西省大、小瑶山地区	第52军，广西省平乐、桂林、柳州、梧州、宜山军分区部队共14.5个团	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韩蒙轩以及林秀山、杨创奇部等	歼匪3.8万余人，该地区主要匪首全部被歼
龙头、德胜进剿战斗	1951年1月22日—2月12日	广西省宜山县龙头、德胜地区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第522团和分区独立营、警卫营		歼匪2365人
大明山进剿作战	1951年2月6日—4月14日	广西省大明山地区	第152师（兼南宁军分区）7个营	反共救国军陆华山、黄恒、韦显忠、何毓华部	歼匪6807人，缴获武器1335件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粤赣湘边会剿作战	1951年2月下旬	湖南、广东、江西3省边界地区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1团，湖南、江西军区部队各一部及民兵群众5000余人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4军及刘瑞雄、黄苟仔、吕正等部	俘匪副军长何康民，歼刘瑞雄、黄苟仔、吕正等股匪
桑龙永边搜剿战斗	1951年3月初	湖南省桑植、龙山、永顺3县边区	湖南省永顺军分区独立第20、21团及各县区武装	当地残匪	歼匪771人
那隆进剿战斗	1951年3月16日—25日	广西省那马、隆安地区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第454、455团	桂南反共救国军第1方面军雷啸空部等	歼匪1760人
柳北会剿作战	1951年3月20日—5月20日	广西省柳北四十八弄、九万大山地区	第52军215师，第147师（兼桂林军分区）、第146师（兼柳州军分区）、宜山军分区共6个团	桂中军政区、湘桂黔边区反共救国突击军等	歼匪2万多人
归圩进剿战斗	1951年3月27日	广东省曲江县归圩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0团1营	广东民众反共救国军一部	俘匪团长傅桂标以下280人
天南进剿战斗	1951年4月5日—5月底	广西省天峨、南丹地区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第520、522团，第52军214师640、641团	黔桂边反共救国军黄景芬、莫廷毅部及所属8个纵队	歼匪9000多人
木沦围剿战斗	1951年4月6日—25日	广西省思恩县木沦地区	第52军214师640团	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莫礼衡部	歼匪526人
那黄进剿战斗	1951年4月7日—25日	广西省南丹县那地、黄江地区	第52军214师640、641团	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第3纵队	歼匪1650人
龙洛堵击战斗	1951年4月10日	广西省宜山县龙头、洛西地区	广西省宜山县地方武装及民兵	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副司令兼第8纵队司令朱志达部	歼匪700余人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罗北进剿战斗	1951年4月10日—25日	广西省罗城县北部地区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第436团，宜山军分区第521团及炮兵营	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第9纵队、第7纵队	歼匪2300多人
桂西进剿作战	1951年4月15日—5月底	广西省西隆、西林、乐业、东兰、凤山等县	第53军217、219师，广西省百色、南宁军分区6个团以及云南、贵州军区部队各一部	滇桂黔边区长官余启佑、副长官兼第7集团军司令吴中坚部，粤桂边前敌总指挥部黄北辰部等	歼匪1.5万多人
“三山”进剿战斗	1951年5月17日—22日	广西省三江县灵王山、元宝山、九魂山地区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2个营及民兵1000余人	黔桂边军政区司令部梁庆春、林茂权、陈志鸿部等	歼匪682人
英德搜剿战斗	1951年5月30日	广东省英德县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0团	粤桂边反共救国军北江纵队	击毙匪纵队司令、著匪杨策雄
海徐清剿战斗	1951年5月下旬	广东省海康县、徐闻县	第43军129师386团，广东省高雷军分区部队一部及民兵群众数千人	当地散匪及匪特地下军	击毙原国民党军暂编第29师师长陈宏梁，俘散匪及匪特地下军1422人
合灵边会剿战斗	1951年5月	广西省合浦县、灵山县交界地区	第53军217师2个团，广西省钦廉军分区、玉林军分区部队	反共救国军第12支队司令苏贵隆、第62军参谋长许会远部等	歼匪2767人
滇桂黔边围剿战斗	1951年6月12日—25日	广西省凌云、乐业、田西、百色等县	第53军655团、649团，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第454团、百色军分区独立团	滇桂黔边区钟日山、杨昌相、任达远、曹世贵部等	歼匪1143人
龙平会剿战斗	1951年8月上旬	广西省西林县、云南省广南县边界之龙滩、平安寨、平山一带地区	第53军219师656、657团，云南省文山军分区1个营	滇桂黔边区李寄超部等	歼匪300多人，击毙匪首李寄超

（续表）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地点	参战部队番号、兵力	土匪番号、兵力	作战结果
隆林围剿战斗	1951年9月上旬—月底	广西省隆林县	第53军219师，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第454团，云南军区部队一部	滇桂黔边区黄昆山、罗日辉、钟日山部等	歼匪1700余人
临儋崖围歼战	1952年5月11日—月底	海南岛临高、儋县、崖县3县地区	当地驻军、民兵数千人	台湾反共救国军海南总部与反共突击军海南总指挥部所派3个空降小组25人	全歼空降匪特25人
儋县围歼战斗	1952年6月6日	海南岛儋县	当地海防连和民兵	偷登匪特薛承尧等7人	全歼偷登匪特7人
白屯围歼战斗	1952年7月9日	海南岛白沙县、屯昌县地区	海南军区部队一部与当地民兵	台湾反共救国军海南总部与反共突击军海南总指挥部所派3个空降小组共27人	全歼空降匪特27人
宝安围歼战斗	1952年8月2日	广东省宝安县境	当地边防部队和民兵	由香港潜入之武装匪特11人	歼匪6人，余匪潜逃

营(地方区)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营(地方区)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冉义林	四川省通江县冉家霸村	1913年	河南省信应县指挥长	1949年3月7日率部平息"红学"暴乱时牺牲于信应县章家湾
王春荣			河南省西峡县大队教导员	1949年3月10日在西峡蛇尾山涧沟剿匪时牺牲
李文芳	河南省西峡县丹水镇	1902年	河南省淅川县李官区区长	1949年3月10日随部队赴邓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尚清阳	河南省镇平县	1921年1月	河南省南阳专署工作组组长、镇平县大队大队长	1949年3月10日随部队赴邓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孙纪贤	河南省西平县	1928年3月	河南省遂平县第4区副区长	1949年3月牺牲于遂平县
陈　峰	河南省范县王楼乡	1914年	中共河南省原阳县4区区委书记	1949年3月牺牲于原阳县高名5村
田修勤	河南省内黄县	1914年8月	中共河南省高陵县区委书记	1949年3月牺牲于滑县1区
赵文彬	河南省商城县伏山乡	1905年	商城县大木厂区副区长	1949年3月牺牲于商城伏山龙井河
郭　礼	河北省曲周县	1924年	河南省信应县南王岗区区长	1949年3月牺牲于信阳县刘棚
张培南	河北省南和县	1924年	河南省信应县大庙畈区区长	1949年3月牺牲于河南省信阳县花山
常洁庭			第58军174师520团1营教导员	1949年3月牺牲于豫鄂边界的信随县祝林店
薛海清			河南省固始县胡族区副区长	1949年3月在当地剿匪战斗中牺牲
张保玉			河南省淅川县独立团1营营长	1949年4月7日率部赴邓县剿匪，在申楼一带作战牺牲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傅学英	河南省正阳县	1927年	河南省正阳县雷堰区副区长	1949年4月牺牲于雷堰
郑冠云	河南省滑县第4区	1921年	骑兵第5师43团教导员	1949年4月牺牲于郑州
刘子卿	河北省威县	1922年	河南省南阳县第4区区长	1949年4月牺牲于南阳县尹洼
张福泉			中共河南省桐柏县吴城区区委书记	1949年4月牺牲于淮河店
侯立栋			河南省光山县晏河区区长	1949年4月遭土匪袭击牺牲
董少海			河南省固始县张老埠区副区长	1949年4月被土匪杀害
杨如尧			河南省息县财粮科副科长	1949年4月12日在郑楼战斗中牺牲
曹其吕	河南省新野县	1914年10月	河南省新野县第5区区大队大队长	1949年5月牺牲于新野县马集村
黄俊章	河南省南召县	1911年	河南省南召县皇路店区区干队队长	1949年5月牺牲于皇路店岗头
刘运生	河南省夏邑县	1916年4月	河南省夏邑县副区长	1949年6月牺牲于夏邑县莲花台
郝少堂	河南省邓县	1909年5月	河南省邓县第1区区长	1949年7月牺牲于邓县王营村
张　旭	河南省通许县	1923年11月	原豫皖苏军区第1军分区参谋长	1949年7月牺牲于河南省睢县龙塘岗
尹子华			河南省信阳县洋河区区长	1949年7月在信阳县东黄泥沟被土匪杀害
叶文辉	江西省定南县	1923年	江西省定南游击队支队长	1949年7月11日在定南县木湖被匪保安团杀害
周文彬	吉林省九台县	1923年2月	第45军133师399团股长	1949年7月牺牲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
马青本	河南省滑县老店乡	1919年	区长	1949年7月牺牲于湖北省黄石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张路平	辽宁省营口县	1915年8月	第38军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	1949年8月牺牲于湖北
李连士	河南省郾城县	1914年7月	湖南省服务团政治委员	1949年8月在永兴县城被杀害
李海藻	湖南省资兴县	1905年	湖南省资兴县程水区区长	1949年8月在永兴县城被杀害
米庆舜	湖南省辰溪县	1919年	湘西纵队营长	1949年8月在辰溪县罗子山剿匪时牺牲
李爱国	河南省洛宁县故县乡	1928年	河南省洛北第5区副区长	1949年9月牺牲于洛北县罗岭
杨梅山	辽宁省康平县胜利乡	1928年12月	第44军157师469团保卫干事	1949年9月牺牲于江西省吉安市
胡玉田	河南省杞县	1912年	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35团营长	1949年10月牺牲于河南省太康县
张德伦	河南省项城县	1918年	河南省上蔡县工商事务所主任	1949年10月于上蔡县蔡河被土匪杀害
朱德林	辽宁省辽阳市	1929年3月	第44军政治部宣传部干事	1949年10月牺牲于江西省某县西南庄
王家栋	湖南省宝庆县（今邵阳市）	1929年2月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第2支队3大队教导员	1949年10月在湖南省邵东县仙差桥被杀害
刘殿卿	河南省唐河县	1914年	河南省社旗县太和区区长	1949年11月牺牲于河南省桐柏县杜沟村
樊宾政	河南省临汝县骑岭乡	1929年	中共河南省陕县第5区区委书记	1949年11月牺牲于陕县琢头
邓　发	广东省宝安县布吉乡	1920年	两广纵队第1团3营营长	1949年11月19日在珠海湾仔剿匪中牺牲
黄德修	广东省佛冈县	1924年	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1支队股长	1949年11月在佛冈县龙山乡平息土匪暴乱作战中牺牲
周相鹏	河南省太康县	1923年11月	河南省杞城县第8区区长	1949年12月牺牲于河南省商丘县毛堌堆村
杨庚时	湖南省桃源县		中共湖南省桃源县委宣传部长	1949年12月在桃源“八区事件”中被匪杀害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滕万昌	湖南省桃源县		湖南省桃源县第8区区长	1949年12月在桃源“八区事件”中被匪杀害
张秀江	湖南省桃源县		中共湖南省桃源县第8区区委书记	1949年12月在桃源“八区事件”中被匪杀害
邓贻鼐	湖南省临武县	1929年	湖南省郴县军分区独立大队教导员	1949年12月在临武县城关镇执行任务时牺牲
邱佩强	山东省掖县城北穆家庄	1926年4月	第四野战军某部参谋	1949年12月牺牲于广东省
吴崇岳	广东省吴川县吴阳乡	1925年	广东省台山军分区独立第19团3营教导员	1949年12月在进剿云(浮)罗(定)阳(春)边西山股匪的战斗中牺牲
吴　森	广东省吴川县	1928年	广东省台山军分区独立第19团1营副教导员	1949年12月在进剿云(浮)罗(定)阳(春)边西山股匪的战斗中牺牲
朱国富	黑龙江省克东县	1927年1月	第四野战军某部参谋长	1949年牺牲于河南省豫西
袁秀亭	河南省确山县	1900年	河南省正阳县大队参谋	1949年牺牲于正阳县赵庄
徐文亭	河南省新蔡县	1923年	新蔡县某区区长	1949年牺牲于新蔡县老张庄
任效宇	河南省新蔡县	1919年	河南省汝正县副县长	1949年牺牲于河南省西平县老王坡
熊克功	河南省正阳县	1912年	湖北省黄陂支队支队长	1949年牺牲于河南省桐柏县
马亚东	河南省上蔡县	1914年	某部组织股长	1949年牺牲于大别山区
杨玉发	河南省确山县驻马店镇	1913年	某部团长	1949年牺牲于大别山区
邢德正	河南省睢县	1918年	河南省睢县第9区区长	1949年牺牲于睢县西陵寺
吴德良	河南省宁陵县	1906年	河南省宁陵县张弓区副区长	1949年牺牲于宁陵县郭子敬村
李伯仁	河南省滑县桑村乡	1906年	河南省第4军分区16团参谋长	1949年牺牲于滑县沙岗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董银太	河南省内黄县城关镇	1921 年	中共河南省光山县某区区委书记	1949 年牺牲于光山县
张　拴	河南省宜阳县寻村乡	1918 年	华北军区某团副团长	1949 年牺牲于滑县 1 区
席太恒	河南省洛宁县河底乡	1921 年	河南省洛北县 5 区副区长	1949 年牺牲于洛北县 5 区上戈村
张甫生			河南省息县县大队副大队长	1949 年在老张庄战斗中牺牲
王月亭	山东省	1914 年	江西省资溪县第 3 区区长	1949 年在资溪高阜被土匪杀害
姜金辉	江西省贵溪县	1916 年	江西省贵溪县太桥区区长	1949 年在太桥被土匪杀害
韩效傅	河南省光山县	1902 年	某部副营长	1949 年牺牲于大别山
魏明海	河南省镇平县	1927 年	某部独立第 1 营营长	1949 年牺牲于大别山
吕　重	河南省罗山县城关镇	1917 年	信罗边区县县长	1949 年牺牲于湖北省
崔振帮	黑龙江省鸡东县	1928 年	第四野战军某营教导员	1949 年牺牲于湖南省衡阳水连洞
王宪章	黑龙江省宾县	1919 年	第四野战军某营副营长	1949 年牺牲于湖南省安乡县
高学礼	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	1926 年 4 月	第四野战军某部秘书	1949 年牺牲于湖南省
白志广	黑龙江省呼兰县	1927 年 11 月	湖南军区某部参谋	1949 年牺牲于湖南省
谢在品	辽宁省大连市	1911 年 8 月	第四野战军某部营长	1949 年牺牲于广东省
蔡东海	广东省番禺县沙头乡	1925 年	广东省原珠江纵队第 2 大队副大队长	1949 年在广东省阳山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张化臣			江西省南丰县第 2 区区长	1950 年 1 月 29 日被土匪杀害
纪德胜			第 45 军 135 师 403 团副团长	1950 年初在广西桂东南剿匪作战中牺牲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李长海			湖南省晃县城关区区长	1950年2月在晃县第2区新合乡木铎镇征粮时被匪围攻遇难
刘允先			湖南省晃县第2区区长	1950年2月在晃县第2区新合乡木铎镇征粮时被匪围攻遇难
林兴财	内蒙古林西县		第161师483团2营副教导员	1950年2月21日在江西省资溪县城与暴乱之匪作战中牺牲
李　军			广东省云浮县料洞区区长	1950年2月27日在料洞区被暴乱土匪杀害
农　西	广西省同正县（今属扶绥县）		广西省同正县（今属扶绥县）副县长	1950年2月在同正县执行剿匪任务时牺牲
邓奇干	广西省扶南县（今属扶绥县）	1922年	广西省扶南县副县长	1950年2月在扶南县竹琴村执行剿匪任务时牺牲
陈凤鸣	广西省防城县	1925年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某团政委	1950年2月在靖西县新靖镇剿匪战斗中牺牲
廖少模	广西省武宣县	1925年	广西军区独立第1团副教导员	1950年2月在桂平县南木乡剿匪战斗中牺牲
苏凤章	河南省泌阳县	1914年	中共河南省泌阳县委书记	1950年3月牺牲于泌阳
孟庆新			江西省新建县第3区区长	1950年3月在新建县土匪暴乱中被匪杀害
郭金生			中共湖南省宁远县第2区区委书记	1950年3月29日在区政府与暴乱土匪作战时牺牲
王　坤			中共湖南省宁远县委副书记	1950年3月29日在宁远县冷东乡湾井圩土匪暴乱中被匪杀害
霍　伦	广东省南海县	1927年	广东省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2团3营营长	1950年3月9日在英德县黄花乡剿匪作战中牺牲
廖贤恩	广东省乐昌县梅花乡	1924年	广东省乳源县大桥区区长	1950年3月在大桥区被土匪杀害
邓国宝	广东省乐昌县梅花乡	1923年	广东省乳源县大桥区副区长	1950年3月在大桥区被土匪杀害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刘孔勤	辽宁省抚顺市	1926年12月	第49军文工团副团长	1950年3月牺牲于广西桂林
许佑民	河南省桐柏县	1918年4月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兴山县县长	1950年4月牺牲于湖北省襄江河白马滩
杨仲英			湖南省岳阳县第1区区长	1950年4月3日在土匪制造的岳阳“四三”惨案中牺牲
孙锁成			湖南省岳阳县第1区区委副书记	1950年4月3日在土匪制造的岳阳“四三”惨案中牺牲
王良玉			湖南省岳阳县公安局侦缉股股长	1950年4月3日在土匪制造的岳阳“四三”惨案中牺牲
辛嘉德	山西省孝义县	1920年	第44军131师司令部副科长	1950年5月在广东省中山县唐家湾牺牲
林文唐	广东省潮安县	1920年	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	1950年5月25日在广东省番禺县牺牲
戴自振	广西省永福县	1925年5月	广西省三江县县大队教导员	1950年5月在广西省三江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张国祥	河南省平兴县	1924年	湖北省利川县中路区区长	1950年6月牺牲于中路区
庞殿勋	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	1917年	广东军区独立第24团参谋长	1950年6月在钦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徐全福	山西省蒲县克城镇	1921年	第49军146师436团1营营长	1950年6月23日在广西省柳江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周海丰	辽宁省辽阳县	1926年10月	第45军135师405团营长	1950年6月牺牲于广西省
张秀言	河南省确山县	1922年	河南省确山县第6区区长	1950年7月牺牲于确山县留庄张显山
许仅明	河南省信阳县	1921年	湖北军区某独立师供给部政治委员	1950年7月牺牲于湖北省兴山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马恩谱	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	1928年6月	第四野战军高炮第2师3团政治处干事	1950年8月牺牲于广州市
严亚欧	广东省化县	1917年	广东省南路军分区管理员	1950年8月在广东省茂名县被土匪杀害
莫若德	广西省钟山县	1929年	广西省钟山县解放大队大队长	1950年8月23日在钟山县挂壁山剿匪战斗中牺牲
陆　一	广西省龙州县	1918年	广西省镇结（今天等）县县大队副大队长	1950年8月在镇结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庞国忠			中共广西省苍梧县广平区区委书记	1950年8月22日土匪攻打广平区政府时被枪杀
黄润如	广东省梅县	1916年3月	广西省容县税务局主任	1950年8月在容县被土匪杀害
郭会田	河南省新乡县合河	1918年2月	河南省豫北工作团民运科科长	1950年9月牺牲于河南省滑县
霍家伦	广东省南海县南庄乡	1925年	广东省原珠江纵队第2支队副营长	1950年秋在广东剿匪战斗中牺牲
彭六连	河南省邓县	1924年3月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团长	1950年10月牺牲于南阳市
魏成林	河南省杞县	1924年3月	湖北军区医院院长	1950年10月牺牲于湖北省孝感县汤池
李煌茂	广西省贺县	1916年4月	广西省恭城县县大队副大队长	1950年10月在恭城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孙庆堂			第45军134师401团1营营长	1950年10月在广西邕宁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刘　山	江西省瑞金县		中央农业水利部天津办事处主任	1950年11月9日在江西省榆树崇被土匪杀害
杨东林	河南省郏县	1927年4月	湖南省桑植县副区长	1950年11月牺牲于湖南省桑植县
罗桂番	广东省钦县（今广西钦州市）	1920年	广西省钦州县县大队副大队长	1950年11月在钦州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吴生杨	湖南省桑植县利福塔乡梁家坪	1928年	湖南省桑植县新街区区长	1950年12月在桑植县岩屋口剿匪作战中牺牲
刘谭利	江西省大庾县（今大余县）	1928年	粤北支队东江游击队分队长	1950年12月在广东省仁化县竹田剿匪时牺牲
张晖波	广东省龙川县黄布乡	1928年	解放军某部参谋	1950年冬在广东清剿匪特时牺牲
王圣仁	山东省齐河县	1928年3月	第三野战军28军83师247团2营教导员	1950年牺牲于河南省
孙守信	黑龙江省五常县双兴乡	1926年3月	第47军140师418团军务股股长	1950年牺牲于湘西远桥
李国旺	黑龙江省兰西县	1920年12月	第47军某部副营长	1950年牺牲于湖南省麻阳县
张庆祥	辽宁省凌源县钱家屯	1930年	第135师炮兵营营长	1950年牺牲于湖南省衡阳市
廖　康	湖南省郴县	1925年	湖南省郴州地委组织部干事	1950年在湖南省宜章县赤石司征粮时被匪杀害
李安华	广东省宝安县龙岗乡	1910年	某部营长	1950年在广东省中山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农庭辉	广西省雷平县（今属大新县）	1925年6月	广西省雷平县县大队副大队长	1950年在雷平县怀阳山剿匪战斗中牺牲
朱国璋			第151师452团2营副教导员	1950年至1951年在广西省宁明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张朋年			第151师452团2营副营长	1950年至1951年在广西省宁明县剿匪作战中牺牲
孙培和	河南省通许县	1919年	某部副营长	1951年2月牺牲于广东省
韩同彦	河南省禹县	1925年	第43军政治部教育干事	1951年3月牺牲于广西省邕宁县王昆村
沙自铭	河南省滑县八里营乡	1925年	某部干事	1951年3月在广西省柳州地区剿匪作战中牺牲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李荣庆	河南省新野县	1928年5月	第174师520团文化干事	1951年4月牺牲于河南省桐柏县张湾村
萧湘潮	湖南省辰溪县	1918年	原湘西纵队后勤部部长	1951年4月在湖南省黔阳县沙湾被土匪杀害
苏慎修	河南省夏邑县	1910年	河南省虞城县马牧区区长	1951年5月牺牲于虞城县城
王青之	湖南省大庸县兴隆乡	1913年1月	湖北省公安县县大队营长	1951年5月于公安县杜乳山被土匪杀害
赵书海	河南省项城县	1919年7月	中共河南省项城县第4区区委书记	1951年7月在项城县剿匪中牺牲
李　义	辽宁省锦西县	1926年3月	第四野战军某部教导员	1951年8月牺牲于江西省
刘继文	河南省民权县	1920年6月	第53军219师657团2营代理营长	1951年8月25日在广西省西林县马蚌区剿匪作战中牺牲
顾凤文	辽宁省新民县梁山乡	1920年10月	某部教导员	1951年10月牺牲于江西省贵溪县
石章谱	湖南省会同县城关镇	1929年11月	湖南省黔阳县公安民警大队队长	1951年10月在黔阳县追捕匪特时牺牲
田其义	河南省虞城县	1919年	某部副营长	1951年牺牲
陈明清	湖南省吉首县	1917年	第47军141师团职干部	1951年在湖南省桑植县剿匪时牺牲
陈季兰	湖南省桑植县空壳树乡	1912年5月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巴区区长	1951年在永顺县颗沙巴剿匪作战中牺牲
戴长坤	湖南省永顺县勺哈乡	1918年	永顺县县大队参谋	1951年在永顺县石堤剿匪时牺牲
刘玉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1928年	第44军132师干事	1951年牺牲于广州市
张汉良	广东省海康县南兰乡	1922年	广东省海康县北和区区长	1951年在海康县北和圩被土匪杀害
江宗连	广西省博白县	1927年2月	广西省博白县县大队大队长	1951年在博白县五山区剿匪战斗中牺牲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出生年月	部　职　别	牺牲时间、地点及原因
陈人豪	广东省海南岛乐东县	1918年8月	原琼崖纵队第5团2营营长	1951年在崖县梅山剿匪中牺牲
刘友芳	河南省信阳县游河乡	1922年	信阳县谭家河区武装部部长	1952年3月牺牲于谭家河
冯永延			湖北省浠水县蔡河区武装部部长	1952年2月21日在浠水县“斗姆坛”暴乱中牺牲
张子辽	河南省西平县	1919年2月	曾任新四军5师39团政委	1952年4月牺牲于湖北省利川县
萧文治	河南省信阳县	1906年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独立团副营长	1952年4月牺牲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湖区
李楚俊	河南省邓县	1902年	湖北省谷城县支队长	1952年6月牺牲于谷城县
吕　陵	广东省鹤山县	1923年	广东省粤中军分区司令部军训科参谋	1952年6月22日在江门县紫莱乡牺牲
吴荣久	辽宁省辽阳市	1910年	湖南省公安部队副营长	1952年9月牺牲于湖南省长沙市
刘　杭	黑龙江省双城县	1919年	第四野战军干事	1952年牺牲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
曹振江	河南省郾城县	1929年	郾城县大刘区武装部副部长	1953年4月牺牲于大刘区
曾文选	河南省邓县	1923年	邓县王集区区长	1953年牺牲于王集
王邢付	广东省海南岛琼中县	1923年	海南岛白沙县公安队副队长	1953年在当地剿匪牺牲

英模名录

英 模 名 录*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邵花山		第 48 军 144 师 432 团 4 连班长	战斗英雄（追认）	第 48 军	1949 年 10 月	
贺春江		第 48 军 144 师 432 团 9 连战士	战斗英雄（追认）	第 48 军	1949 年 10 月	
林长金		第 48 军 144 师 432 团 4 连战士	战斗英雄（追认）	第 48 军	1949 年 10 月	
任振为		第 48 军 144 师 432 团 4 连战士	战斗英雄（追认）	第 48 军	1949 年 10 月	
赵文珍		第 48 军 142 师 425 团 2 连 9 班副班长	特等功臣	第 48 军	1949 年 10 月	在井冈山区剿匪中，活捉大匪首萧家璧
郑守恩		第 46 军 136 师 407 团 3 连 7 班战士	战斗英雄	第 46 军	1949 年 12 月	嘉蓝临战役中，一人说降 1200 余名被围土匪
石家山	湖北省竹溪县	第 173 师 518 团 9 连战士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在 1 次剿匪战斗中连续晕倒 3 次，仍坚持完成任务
揣秉衡		第 174 师 522 团 6 连司务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李桃和	山西省昔阳县	河南军区警 2 旅 4 团 2 营机炮连排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 此表收录范围：1949 年 5 月至 1953 年 12 月剿匪期间，被军（省）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的军区部队干部、战士和辖区民兵。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刘盛德		第174师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杨殿荣	河南省固始县	河南军区独7团5连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作战勇敢，率1个班打跑土匪400余人
卫志泉	河南省陕县	河南省陕县县大队侦察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活捉匪首13人，同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杨延宇	山西省垣曲县	河南军区独8团5连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观山庙战斗中，率全班俘匪37人
栗泰升	河南省登封县	河南军区登封县县大队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带领工作组捉匪首3人，收枪34支
艾正明	河南省许昌县	河南省鄢陵县大队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捉匪首11人、匪众7人，收枪64支
李廷甫		河南军区独14团4连班长	特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作战勇敢，率领全班活捉土匪25人，收枪48支
尚廷秀		第173师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双秋		第173师出纳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史成甫		第173师医助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连生		第173师饲养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杨正祥		第174师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齐秀林		第174师连政治指导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友杰		第174师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刘宪光		第 174 师 520 团 1 连政治指导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率全连捉大小匪首 26 人、匪众 232 人
李迎喜		河南军区警 2 旅副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索海生		河南军区警 2 旅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盛　坡		河南军区警 2 旅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侯守旺		河南军区警 2 旅连队党支部书记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徐振华		河南军区警 2 旅汽车工人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高仲恒		河南军区独 1 团司务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张金龙	山东省单县	河南省虞城县张桥区队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捉土匪 7 人，收枪 13 支
王洪元		河南军区独 2 团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谢继业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电话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邹士松		河南省淮阳军分区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萧元臣		河南军区独 3 团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张凤山		河南省信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石秋兰		河南省商城县大队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王孟祥		河南军区独 6 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8 日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韩新杰		河南军区独6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郭兰芳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侦察科副科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苏德玉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司务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全林		河南军区独8团卫生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吴金泉		河南军区独8团饲养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思堂		河南军区独8团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杨校寅		河南军区独8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王志奇		河南军区独8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进功		河南军区独9团司务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吉满堂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二喜	河南省伊川县	河南军区独11团迫击炮连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捉匪首7人、特务2人
白喜成	河南省密县	河南省密县县大队3连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发动群众捉匪首3人、会匪20余人
曹正福	河南省密县	河南省郑州军分区某县县大队副政治委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太敬		河南军区独12团连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阎全根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徐言诺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高芳山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押解7名土匪，途中勇敢跳火车捉逃匪
焦凤祥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股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彭家保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全有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捉土匪7人，收枪13支
朱麦来		河南军区骑兵团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高新福		河南军区骑兵团工作队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遂旺		河南省郑州警备团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明启		河南军区警卫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汤德棋		河南军区军直招待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玉山		河南军区军直保管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尚明义		河南军区军直看护班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陈永祥		河南军区军直护士班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刘根祥		第173师518团5连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争取、俘虏土匪38人，缴枪13支
汪玉海		第173师副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赵洪玉		第173师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续表）

姓名	籍贯	部职别	称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顾元福		第173师见习干事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刘忠运		第174师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春耀		第174师522团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治国	河北省曲周县	第174师522团连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石洪江		第174师副连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卢华山		河南军区警2旅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田耕九		河南军区警2旅6团侦察参谋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活捉南召县匪首李开元
景双海		河南军区警2旅马掌班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孟继东	河南省杞县	河南省尉氏县永兴区队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破获反动会门组织太极道，缴枪40余支
李新来		河南省陈留军分区炊事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周化臣		河南军区独2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黄金玉		河南军区独3团供给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白手起家组建区队，积极剿匪
沈秀玉		河南省遂平县第7区区队副队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郭占元		河南军区独4团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明哲	河南省新蔡县	河南军区独5团侦察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蔡忠礼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战士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扶苗子		河南省潢川军分区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卫忠峰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情报站副站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卢之焕	河南省阌乡县	河南省陕州军分区侦察员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活捉匪师长李子奎
吴　海		河南军区独9团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王中喜		河南军区独9团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王炳林	河南省嵩县	河南省嵩县县大队第2连连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作战勇敢，俘匪30人，毙伤匪17人
李　岳		河南省洛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振邦	河北省武安县	河南军区独10团炊事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林太祥	四川省邻水县	河南军区独10团炊事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王有堂		河南军区独12团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南振松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光山		河南军区独13团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治明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乔盛才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绳川富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副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王天清		河南省南阳军分区班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樊庆武		河南军区独14团副排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捉匪6人，缴枪10余支
赵体华		河南军区骑兵团司务长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吴宪章		河南军区钳工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周玉钦		河南军区政治部文化干事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陈　杰		第174师521团政治处副主任	一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张希斌		河南军区独6团特派员	二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李子木		河南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	二等模范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白手起家组建区队，积极剿匪
娄清新	河南省新安县	河南省新安县某区武装助理员	民兵英雄	河南军区	1950年3月8日	同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陈永兴	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江西省雩都县民兵	特等模范孤胆英雄	江西军区江西省政府		赤手空拳只身追匪，负伤后夺下匪枪，将匪擒获
彭　飞	湖南省永顺县	湖南省永顺县民兵	民兵英雄			生擒匪副师长兼旅长李兰初
韩　喜		第47军139师416团1连连长	孤胆英雄	中南军区	1950年6月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丛世林		第 47 军 141 师 421 团警卫连战士	爆破英雄			在湘西龙山县攻打牛栏洞的战斗中，为破洞发挥了关键作用
许桂林		湖南军区	剿匪英雄			
孙世奎		第 49 军 146 师副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陈伍海		第 174 师	特等模范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陈德福		第 49 军 146 师	特等模范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吴清荫	广西省横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赵清田		第 45 军参谋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高风山		第 38 军 151 师参谋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常德旺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班长	通信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曹志强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副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黄乃风		广西省武鸣军分区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谢永贵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王明珠		第 151 师排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刘凤英			模范工作者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戴群廷			模范工作者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柳有发	广西省全县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李纯宏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 年 8 月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刘汉强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盘　康	广西省象县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民兵队长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同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陆建强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韦德连		广西省柳州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粟生兰	广西省上林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何佩荣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民兵	民兵英雄	广西军区	1950年8月	
纪士信	河北省蓟县	第46军136师副连长	英雄奖章	第46军	1950年9月	千里追匪抓获中将匪首王春晖，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张国福		第47军420团5连班长	战斗英雄	中南军区	1950年9月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赵忠华	河北省迁西县	湖南省长沙军分区独立1团6连连长	战斗英雄	湖南军区	1950年9月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金安国	湖北省随县吴山区汪家湾	湖北省随县吴山区汪家湾联防中队中队长、村长	民兵英雄	湖北军区	1950年9月	率民兵打退100多名土匪的进攻，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姚世贤	湖北省均县	湖北省均县2区民兵队长	民兵英雄	湖北军区	1950年9月	
李寿承	河北省怀来县		剿匪英雄	湖北军区	1950年9月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徐汉林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第45军134师400团副班长	剿匪英雄，被誉为“爱国主义的崇高典型”	广西军区授称，中南军区通令表彰	1950年	灵山县盘古村围歼战中，舍身炸匪堡，光荣献身
麻清富	湖南省芷江县	湖南省芷江县某区武装干事	剿匪模范	中共湘西区委、湘西行署、湘西军区	1950年	参加剿匪战斗60余次，亲手打死土匪11人，活捉土匪10人，随部队活捉土匪52人
尧在丛	江西省安远县	江西省安远县第6区唐村乡民兵中队长	特等剿匪模范	江西省人民政府	1950年	活捉三匪首，迫使20多名土匪投降，缴枪20多支
李　福		第43军127师381团3营7连3班副班长	战斗英雄	第43军追认	1950年10月12日	在钦县、灵山剿匪中连续冲击3个山洞，迫使数十名土匪投降，自己英勇牺牲
吴世梦	湖北省咸丰县	湖北省咸丰县水坪镇民兵中队长	剿匪英雄	湖北军区	1951年3月	
丁发顺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王从典	辽宁省铁岭县	第49军146师436团8连1排副排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带领飞行组抓获匪师长等10多名土匪
韦兰俊		第49军146师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牛汉鼎	河北省天津市	第45军某团8连班长	青年爆破英雄	第45军	1951年8月	在桂东南剿匪中多次冒死出色完成爆破任务
白日新		第49军146师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卢振武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冯书敏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刘　和		第45军133师某团8连	爆破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在镇龙山奔袭战斗中，多次冒着敌人的弹雨连续爆破成功
刘明裕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孙宝山		第49军145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竹　内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李宝山		第49军145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李青披		第49军147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李柏桐		第49军147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陈玉梅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陈永君	河南省氾水县	第49军146师机枪1连炊事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在广西省三江县古宜大湾战斗中，带着理发员，拿着菜刀和木棍，活捉匪队长2人、匪众3人
杨时昌	广东省潮安县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侦察员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先后在梧州、龙州剿匪中，带领战斗小组不到1个月活捉土匪88人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李泽友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侦察员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广西省明江县北宁乡独自捉匪和争取土匪自新 40 多人，缴枪 35 支
初万祥		第 49 军 147 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张玉海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张国富		第 49 军 146 师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何富喜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宋学孟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第 460 团 5 连司务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做好后勤保障的同时，发动群众揪出土匪 40 多人，缴枪 80 余支
范双成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带领 1 名战士连续追击，击毙匪桂北军政区少将参谋长等 2 人
庞作兴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欧阳吉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岳智统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林洪泰		第 49 军 145 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钟志元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第 455 团参谋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广西省上林县里丹率 1 个班粉碎匪 200 多人围攻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赵福禄		第 49 军 145 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胡兆祥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胡炳南		第 45 军 134 师 401 团 2 连	剿匪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广西黄土良战斗中与匪肉搏，击毙匪首 2 人
姚德满	辽宁省盖平县	第 154 师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连续 3 次完成爆破任务，炸毁匪碉堡，消灭匪司令以下 40 余人
宫学发		第 49 军 146 师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带领飞行组连夜奔袭，击毙匪第 55 军政工主任雷炳权
张锡福		广西省桂林军分区民兵队长	单刀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欧阳汶	广西省桂平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民兵队长	民兵模范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欧舜利	广西省平乐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民兵队长	民兵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组织民兵队和村民打退 200 多名土匪进攻，并毙伤土匪 13 人。己方无一伤亡
赵雄武	广西省博白县	广西省玉林军分区民兵队长	民兵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先后与匪作战 16 次，毙伤土匪 10 余人，俘匪 10 余人，缴长短枪 5 支
韦佩行	广西省环江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民兵中队长	民兵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参加剿匪战斗 50 多次，毙、俘匪首 3 人，招降匪骨干 7 人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何东水	广西省宁明县	广西省南宁军分区民兵中队长	民兵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参加剿匪战斗 15 次，活捉匪首 3 人，率民兵配合部队歼匪 236 人
罗　德	广东省钦县	广西省钦廉军分区民兵	民兵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吴连英	广西省南丹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民兵	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晏吉安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钱文志		第 49 军 145 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崔克顺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谢新庭	河南省确山县罗庄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副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带领战斗小组夜间冒雨活捉匪桂东军政区司令甘竞生
蒋应寿		第 49 军 147 师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宁　东		广西省钦廉军分区卫生员	优秀卫生员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钦廉地区剿匪中，不怕牺牲抢救伤员，并积极参加战斗
王福田		广西省梧州军分区某团 5 连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3 天抓获 2 名匪首，缴枪 20 多支
马　海		第 49 军 147 师 439 团 1 连班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 年 8 月	在旧村剿匪战斗中，带伤与匪搏斗，捉住匪参谋长等匪首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王光汉	河南省淅川县	某团8连连长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先后率飞行组、侦察排击毙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参谋长何冠民
李泽友		广西省龙州军分区侦察员	独胆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只身俘降匪40多人，缴枪35支
蒙天海	广西省来宾县	第43军127师379团战士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只身说降匪团长以下73人
黄新良		广西省平乐军分区第435团侦察排班长	孤胆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在广西省蒙山县带一名民兵迫降匪大队长以下280多人
李鹤鸣		某部二营侦察员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独自毙、伤匪10人，降匪88人，缴枪92支
王玉山		第43军127师381团1连3排7班班长	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式的马特洛索夫	广西军区	1951年8月	钦县周屋村战斗中，用身体顶住背包堵住正在射击的匪枪眼，为部队全歼周屋村土匪创造了条件
耿顺民			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1年	
杨芝昌			甲等模范工作者	广西军区	1951年	
曲维祯	山东省文登县	第181医院主治医师	救护模范	广西军区	1951年	
农继雄		广西省邕宁专区公安大队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袁　海	辽宁省建平县	广西省宜山军分区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覃树杰		广西省宜山专区公安大队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续表）

姓　名	籍　贯	部　职　别	称　号	授予机关	授予时间	简要事迹
潘恒丰		广西省桂林专区公安大队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蓝精忠		广西省某公安大队	二级反空投战斗英雄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韦乃猛		广西省宜山专区公安大队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冯明生		广西省平乐专区公安大队	二级剿匪模范	广西军区	1954年11月	
张　钦		广东省化县人武部参谋	一级战斗英雄	中南军区	1955年1月	1952年，率“飞行小组”千里捕捉匪首16人，出席中南军区英模代表大会
钟永泰	湖南省	湖南省郴州地区民兵	一级肃特功臣	湖南省人民政府	1956年	1950年，配合部队和公安部门歼匪100多人，捕获特务15人

主要股匪分布情况一览表

主要股匪分布情况一览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鄂北反共义勇游击指挥部	司令 张整军（化名"张经武"）	600人以上	湖北省北部地区	1949年4月中旬
淮河两岸游击队	司令 李善庆	1000余人	淮河、洪河两岸和河南省息县一带	1949年4月
鄂豫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	指挥官 李锡亭 副指挥官 郑腾云	2000余人	河南省邓县、淅川县及湖北省光化县等	1949年4月
奇侠护党救国军	司令 余子干	1000余人	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一带	1949年5月
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	司令官 刘希程	除下属8个团外，直属队约1000人	河南省灵宝县	1949年6月10日起义
豫皖纵队	司令 李俊才	1000余人	淮河南岸河南省潢川县、固始县接合部地区	1949年6月
张志受部	张志受	700余人	河南省固始县、息县接合部	1949年6月
陕州专区原国民党保安第1团	团长 保盛斋	650人	河南省陕县	1949年6月
陕州专区原国民党保安第2团	团长 梁耀廷	500余人	河南省陕县	1949年6月
灵宝县原国民党乡保武装	县长 薛质贤	2000余人	河南省灵宝县南部	1949年7月下旬
灵阌边区指挥部（一部）	副指挥官 王池清	700余人	河南省灵宝县东部	1949年7月下旬。王池清于11月上旬被击毙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灵宝县自卫大队	大队长 刘殿基	500余人	河南省灵宝县西部	1949年7月下旬
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新3师	师长 谢泽民 副师长 宁干臣 胡俊平	1600余人	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一带	1949年7月底。谢泽民于10月中旬被俘
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新1师	师长 李子奎	1300余人	河南省灵宝县一带	1949年7月底。李子奎于12月6日被擒
灵阌边区指挥部(一部)	指挥官 李勋	1050余人	河南省阌乡县	1949年7月下旬
暂编第3纵队新2师	师长 任泰升 副师长 王紫仙	2000余人	河南省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	1949年7月
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第8团	团长 王国基	1300余人	河南省洛宁县、陕县接合部	1949年7月
湘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洞庭湖挺进纵队	司令 黄涤 副司令 徐尚达	1400余人枪	湖南省华容县、南县、岳阳县洞庭湖区	1949年8月15日
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新4师	师长 别瑞久 副师长 刘茂亭	2000余人	河南省内乡县、西峡县、南召县	1949年8月中旬
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6纵队	司令 车正	约1000人，机枪7挺，步枪300支	湘鄂赣边区太阳山、九宫山	1949年8月中旬
赣西绥靖司令部	中将司令 贺维珍	2个团、1个警卫营，600余人	江西省永新县境内	1949年8月中旬。贺维珍于翌年10月被擒
豫章山区第7游击总队	总队长 吴勋民	500余人	江西省宜黄县南部山区	1949年8月。吴勋民于1951年2月被擒
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7游击总队	总队长 李彬	900余人，机枪12挺，步枪350支，短枪30支	江西省南丰县	1949年9月初。李彬于1951年1月被擒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青年救国军第5总队	司　令　李逢春	15个大队，1300余人	江西省鄱阳湖及其周围地区	1949年9月8日
原国民党蕉岭县政府	县　长　陈英杰	800余人	广东省丰顺县	1949年9月23日
井冈山联防办事处	主　任　萧家璧	500余人，步枪800支	江西省井冈山地区	1949年9月28日
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	司　令　黄镇中	约2000人，炮12门，机枪23挺，长短枪1700余支	江西省宁都县	1949年9月下旬
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	总司令　汪　宪 副总司令　樊　迅 袁成英	1万多人	鄂豫皖边大别山地区	1949年9—11月
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军直属纵队	司　令　郭　礼 副司令　樊相谷		鄂南大幕山地区	1949年10月17日
广州师管区第2纵队	司　令　云　汉	2600余人，炮29门，机枪94挺，长短枪1727支	广东省江门县一带	1949年10月31日
暂编第5师	师　长　汪援华 副师长　曹振亚	辖3个旅9个团，3500余人	湖南省永顺地区	1949年10月下旬。汪援华投诚
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	中将总队长 罗光华	13个支队另3个大队共1700余人，机枪16挺，步枪630支，手枪6支	赣西北地区	1949年10月
鄂东南行署游击第2纵队	司　令　李慧谿	200余人，步马枪100多支，短枪20支	湖北省咸宁地区	1949年10月。匪首于12月被擒。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粤中师管区第1纵队	司令 邓鄂	700人以上，机枪29挺，长短枪417支	广东省顺德县南部	1949年11月8日
佛山人民自卫总队		7个大队，900人以上，机枪8挺，长短枪1126支	广东省佛山市	1949年11月下旬
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第22支队	支队长 熊扬鹰	300余人	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	1949年11月
原国民党宁冈县政府	县长 陈振华	400余人，步枪400支	江西省宁冈县	1949年11月
新8军	军长 尹立言	700人以上	湖南省湘乡、湘潭等县	1949年11月
石(门)澧(县)临(澧)3县联防指挥部	指挥长 陈聪谟	2个纵队5个支队，2000余人	湖南省石门县	1949年11月。陈聪谟投诚
反共救国军龙川支队	县长兼支队长 黄道仁	约2000人	广东省河源县、龙川县一带	1949年11月
广东粤东区游击司令部	钟铁坚 凌炳权	1800人，炮3门，机枪16挺，长短枪300余支	广东省陆丰县碣石一带	1949年11月
湖北绥靖第6师	师长 傅锡章 副师长 马玉树	1000余人，轻重武器700余件	湖北省鄂西地区	1949年12月4日投降
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部	总指挥 叶肇	1500余人，机枪20挺，长短枪481支，电台2部	广东省云浮县西山地区	1949年12月中旬
增从花佛清纵队第1支队	司令 黎治平	1500余人	广东省从化县、花县、增城县	1949年12月22日
桂北纵队	司令 莫敌	500余人，武器400余件	广西省永福县	1949年12月28日投诚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桂北军政区第985团	团　长　梁德明	1000余人，武器252件	广西省中渡县地区	1949年12月30日
反共救国义勇军	司　令　陈光中	辖3个支队，2000余人枪	湖南省隆回、武冈、新化等县	1949年12月
湘粤赣边游击纵队	司　令　周文山	500人以上	江西省崇义县聂都乡	1949年12月
原国民党阳山县自卫队	县长兼队长　李秀标	800余人，机枪30挺，炮1门	广东省阳山县	1949年12月
李基部股匪	李　基	2000余人	广西省桂北地区	1949年12月
桂东军政区	副司令　杨俊昌	2000余人，武器1080件	广西省蒙山县、昭平县地区	1949年12月投降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	中将军长　李楚瀛	6000余人，炮10门，机枪40多挺，长短枪2000余支	广东省连县、连南、连山、阳山4县地区	1949年12月
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	中将主任　王春晖 副主任　张葆琛	5个总队、1个旅、1个直属队共9000余人	湘南之嘉禾、蓝山、临武3县地区	1949年12月
湘南纵队	司　令　谢声溢	2000余人	湘南之蓝山县、嘉禾县	1949年12月
湖南省保1师		1000余人	湘南之蓝山县、嘉禾县	1949年12月
交警总局第2总队（残部）	上校总队长　申学忠	500余人，机枪33挺，长短枪400余支，电台2部	从湖南省临武县败退至广东省连县东坡圩一带	1949年12月
广东反共救国军广宁支队	司　令　陈嗣运	600余人	广东省广宁、四会、清远、阳山4县	1949年12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暂编第1军	军长 陈子贤	辖暂编第1、3、4、11、12师	湖南省桑植、慈利、桃源、古丈、沅陵、泸溪、龙山等县	1950年上半年。陈子贤于是年6月4日被擒
暂编第2军	军长 张中宁 副军长 张玉琳	辖暂编第6、7、8、9师	湖南省怀化、辰溪、麻阳、溆浦、泸溪等县	军直属队2000余人于1950年2月10日被歼
暂编第3军	军长 田植	辖暂编第2、5、10师	湖南省乾城、永绥、龙山等县	1950年底
暂编第1师	师长 田载龙 副师长 朱际凯	下辖3个旅，共有人枪1.2万余	湖南省慈利县、桑植县	1950年1月
暂编第1师第1旅	旅长 朱际凯（兼）	3500余人	湖南省慈利县西北部	1950年1月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	司令 陆轰	约600人	广东省高要县、德庆县山区	1950年1月22日。陆轰于5月22日被擒
鄂北行署、保安第17旅	主任 李朗星 旅长 温而礼	辖5个县土匪武装及国民党军第223师669团共6600余人，迫击炮1门，枪支不详	湖北省房县、保康、均县、南漳、谷城、兴山6县	1950年1月
暂编第7师	师长 石玉湘 副师长 雷振远	下辖3个团、4个直属连共2000余人	湖南省溆浦县大小江口、火麻冲，辰溪县长田湾、锄头岩一带	1950年1月。石玉湘于4月上旬投诚
反共救国军第3纵队	司令 杨永清 副司令 杨春圃 潘壮飞	辖4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2个特务大队，共3000余人	湖南省芷江、怀化、黔阳县	1950年1月
暂编第1师第3旅	旅长 张绍武	1600余人	湖南省慈利县	1950年1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暂编第1师独立旅	旅　长　陈策勋	6600余人	湖南省慈利县、桑植县	1950年1月
湘鄂川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司令部	总司令　龙膏如 副总司令　杨和清	3000余人	湖南省凤凰县	1951年1月
柳、来、象3县联防办事处	主　任　叶生茂	1000余人	广西省柳江、来宾、象县3县地区	1950年1月
柳、罗、融3县联防办事处	主　任　吴渭宾	700余人	广西省柳城、罗城、融安3县地区	1950年1月
桂绥第3支队 桂绥第4支队	司　令　刘栋平 司　令　秦毅夫	3300余人，武器1316件	广西省柳江县、象县地区	1950年1月
桂北军政区一部	副司令　白浪涛	700余人，武器290件	广西省灌阳县地区	1950年1月
来、迁、象、武4县联防指挥部	指挥官　蒙志仁	1900余人，武器1000余件	广西省来宾、迁江、象县、武宣4县地区	1950年2月1日
国民党军第17兵团残部	司　令　刘嘉树	6700余人	从越南窜回广西省龙州县平而关地区	1950年2月
抗共复国军	总司令　钟祖培	3000多人（含被裹胁的群众），武器1500件	广西省恭城县	1950年2月
闽粤边反共救国军粤东纵队	司　令　洪之政 副司令　吴超俊	1000余人	广东省南澳岛及梅县、焦岭、大埔、丰顺等县一带	1950年2月23日
广州绥署第1挺进纵队〔1〕	代司令　陈汉英 副司令　吴超俊	2000余人，轻重机枪103挺，长短枪1100余支	广东省饶平县，福建省绍安县附近	1950年3月19日
黔桂边军政区	副司令　胡栋才 参谋长　张　彬	341人，武器263件	广西省西隆县、西林县地区	1950年3月

〔1〕广州绥署第1挺进纵队于1949年10月23日假起义，陈汉英、吴超俊要求多编1个团遭拒后，吴超俊即于11月20日率1000余人叛逃，并另立“闽粤边反共救国军粤东纵队”番号。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反共自卫纵队	司令 莫秀珍	549人，武器1019件	广西省天峨县	1950年3月投降
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委员会	主席 莫树风	2231人	广西省南丹县、天峨县	1950年3月
原国民党德庆县政府（叶肇匪部）	县长 严博球	720人，长短枪200余支	广东省德庆县	1950年3月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4军	军长 林显 副军长 何康民	约6000人	湘粤边区	1950年3月
广西反共救国军暴乱总部	司令 黄泳春	460余人	广西省六万大山地区	1950年3月
暂编第8师	师长 胡震 副师长 胡振华	下辖3个团，共2000余人	湖南省麻阳县、辰溪县一带	1950年3月投降
暂编第9师	师长 张剑初 副师长 徐汉章	下辖3个团和1个补充团、1个独立团，2000余人	湖南省泸溪县境	1950年3月。徐汉章潜逃两年后被擒
暂编第6师	师长 米家琏	下辖3个团，3000余人	湖南省怀化、辰溪、麻阳县境	1950年第1季度
中国国民党湘黔边区剿共游击指挥部	总指挥 杨佐治 杨佐臣（后）	1400余人	湖南省芷江县、晃县，贵州省天柱县一带	1950年4月上旬
陈鸿禧部股匪	陈鸿禧	500余人	广东省从化县、龙门县、番禺县	1950年4月
反共救国军浔梧游击队第5支队	总司令 曾飞云	1000余人	广西省岑溪县	1950年4月
桂境第1方面军11纵队第2联队	联队长 黄配鹏	700余人，武器532件	广西省扶南县	1950年4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　动　地　域	被歼时间
暂编第4师	师　长　罗文杰 副师长　向明歧 梁仰支	下辖3个旅6个团，共8000余人	湖南省桃源县	1950年5月6日，罗文杰投降
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5师	师　长　韦宝智 郑家祥(后)	1000余人	广西省宾阳县地区	1950年5月17日
粤南忠义救国军独1旅	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团长　吴熙文	1300余人	广东省茂名、化县、阳春、信宜等县	1950年5月中旬
桂南反共救民青年军独立团	副司令　李杨威	500余人，武器139件	广西省上林县	1950年5月27日
川鄂边区人民自卫军	总司令　宋大香	辖2个纵队，300余人	湖北省神农架、巴东地区及四川省巫山、巫溪地区	1950年5月
反共救国军桂越边区	总司令　雷啸空	1114人，武器1000余件	广西省思乐县、镇结县	1950年5月。雷啸空于1951年3月被擒
反共救国军第12纵队	司　令　陈洪豪	1071人，武器691件	广西省宾阳县地区	1950年5月
广东反共救国军第1军	军　长　梁猛雄	4000余人	广东省英德县西部及翁源县、新丰县一带	1950年5月。梁猛雄于1953年6月被擒
粤西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	少将司令　朱伟韬	数百人枪	广东省茂名、信宜、阳春3县边界地区	1950年6月上旬
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第2师	师　长　李毓藩	500余人	广西省岑溪县	1950年6月下旬投诚
韦文祥部股匪	韦文祥	800余人，武器64件	广西省石龙县	1950年6月30日
桂南反共救国军独立兵团第2军	军　长　朱光奎	5050人	广西省玉林地区	1950年6月
反共同盟青年救国军粤桂边军委会	总指挥　李耀武	800余人，武器559件	广西省上思县十万大山地区	1950年6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桂南反共救国军暂1军	军长 庞积善	2000余人	广西省大容山地区	1950年6月
湘、鄂、川、黔4省边区反共救国军	总司令 周燮卿	辖第1至第9路，共5000余人	湖南、湖北、四川、贵州4省边界地区	1950年7月上旬
谢天年部股匪	谢天年	约500人	广西省横县	1950年7月中旬投降
韦焕金部股匪	韦焕金	872人，武器690件	广西省上思县	1950年7月29日
粤桂边游击队	中将司令 陈辉廷	360余人，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	广东省博白、廉江、合浦3县边界	1950年7月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桂西军区	指挥官 潘威	600余人	广西省武鸣县	1950年8月3日
梁建中部股匪	梁建中	900余人，武器373件	广西省北流县	1950年8月10日
黄秀利部股匪	黄秀利	1000余人，武器80件	广西省宜山县北牙地区	1950年8月14日
闽粤赣边纵队	司令 谢海筹	4000余人	广东省平远、五华、兴宁、焦岭、梅县地区	1950年8月
反共救国军	总指挥 甘定谋	1200余人	广西省玉林县	1950年8月
反共救国军第4方面军	副司令 潘克孟	600余人	广西省武鸣县	1950年9月3日
中国国民党反共游击总指挥部第3纵队	司令 张嗣基 副司令 张秀吉	2600余人	湖南省芷江县西北部	1950年9月下旬
暂编第12师	师长 师兴周	辖4个团，9000余人	湖南省龙山县四、五区	1950年10月中旬投降
桂南反共救国军青年军	司令 韦元香	1376人，武器321件	广西省宾阳县地区	1950年10月18日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	总指挥　蒋燮琴	辖11个纵队	湖南省武冈、绥宁、怀化、黔阳、会同、靖县等县	1950年10月22日。蒋燮琴被擒
反共救国军别动第5师	师长　梁史	3000余人，武器331件	广西省横县镇龙山区	1950年10月25日
六万大山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　周宗福	720人，武器420件	广西省六万大山地区	1950年10月28日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第5纵队	司令　龙怀麟 副司令　沈继福 梁骏 覃治平	辖5个支队，共1600余人	湖南省靖县、绥宁、通道、会同、黔阳等县	1950年10月下旬。11月16日龙怀麟被擒
青年救国军	总司令　马祥民	384人（被歼数）以上	湖北省恩施地区	1950年10月投降
国民党广西省政府	副主席　方一引	1000余人	广西省邕宁县一带	1950年10月
李民春部股匪	李民春	600余人，武器422件	广西省永淳县	1950年11月6日
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	纵队长　赖汉波	500余人，武器171件	广西省横县、邕宁、灵山3县交界之烟悦地区	1950年11月17日
反共救国军第1方面军1、2、3支队	支队长　梁庆连 黄正藩 张元庆	800余人	广西省武鸣县林洋、甘圩地区	1950年11月28日
会同反共自卫救国军司令部	司令　张伦麒 副司令　唐永光 蒋景圭 傅太和	800余人	湖南省会同县西南地区	1950年11月。张伦麟于翌年11月4日被擒
麻阳人民义壮军第3团	团长　聂焕章	800余人	湖南省麻阳、芷江县，湘黔边界	1950年11月
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	总司令　瞿波平 副总司令　杨树臣	下辖3个团、4个补充团，共6000余人	湖南省龙山县西南二梭乡、招头寨及湘川鄂交界地区	1950年11月。瞿波平投诚，杨树臣被击毙
反共救国军6县联防总指挥部	总指挥　黄贤才	800余人	广西省来宾、上林、迁江、都安、圻城、隆安6县	1950年11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反共救国军第3路军总司令部	副司令 王景宋	约1000人	广西省贵县石龙、樟木一带	1950年12月1日
上林县民众反共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 覃锄	3700余人，武器905件	广西省上林县一带	1950年12月3日
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	司令 杨永清 副司令 姚大榜	辖7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	湖南省晃县，贵州省天柱县一带	1950年12月下旬
华南反共救国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总指挥 杨标 副指挥 石世佑 陈树勋 石修竹	辖13个纵队	湘桂黔边界地区	1950年12月
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2纵队	纵队长 石竹修	520人	广西省三江县	1950年12月7日
粤桂湘赣黔5省反共自卫军第2路军	代司令 阮扬腾	500多人	粤桂边钦廉地区	1950年12月
反共救国军第23师	师长 杨冠堂	1100余人	广西省邕宁县一带	1950年12月投诚
反共救国军第10兵团	副司令 郭德光	约2000人	广西十万大山地区	1950年12月
李春南、陈叶珍股匪	李春南 陈叶珍	约1500人，武器1008件	广西省博白县雅山、黄凌地区	1950年12月底投降
粤桂边反共救国军	总指挥 韦秀英（女）	约1000余人	广西省十万大山地区	1950年12月
黔桂边军政区	司令 陈与参 副司令 莫限才	1500余人，武器727件	广西省宜山地区	1951年1月25日
崇仁县保安大队	大队长 汪澜	500人，机枪8挺，步枪500支	江西省崇仁县南	1951年2月27日
东南亚民主联军	总司令 梁中介	2000余人	广西省雷平县	1951年1月31日
原国民党蒙山县政府	县长 李大光	1500余人，武器661件	广西省蒙山县	1951年1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　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桂南军政区第48军	军　长　杨创奇	400余人	广西省瑶山地区	1951年2月9日
桂东军政区	司　令　韩蒙轩 副司令　甘竞生	1300余人	广西省瑶山地区	1951年2月28日
桂南军政区第55军	军　长　黄钜英 副军长　刘锦堂	800余人，武器151件	广西省武宣县、来宾县地区	1951年2月
桂东军政区第126军	军　长　林秀山	1460人，武器885件	广西省象县、雒容、修仁、榴江4县	1951年2月
兰雄、兰定九部股匪	兰　雄　兰定九	1500余人，武器3115件	广西省宜山县	1951年2月
反共救国军第4师	师　长　梁岱崇 黄秉踞(后)	800余人	广西省马山县、平果县地区	1951年3月16日
广西桂柳区民团反共指挥部、第6军	总指挥　覃正旺 军　长　潘荣齐	2500余人	广西省中渡县百寿地区	1951年3月26日
广东民众反共救国军傅桂标团	团　长　傅桂标	600余人	广东省乳源、曲江、英德3县交界处	1951年3月
湘桂黔边区联合指挥部	总指挥　林茂权	930人	广西省柳城、宜山、三江3县地区	1951年3月
桂中军政区	司　令　何次山 副司令　向天雷	2500余人，武器1198件	广西四十八弄、九万大山地区	1951年4月10日
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第8纵队	司　令　朱志达	460人，武器174件	广西省宜山地区	1951年4月上旬
湘桂黔边反共救国军	司　令　伍　英 副司令　石世佑	2300余人，武器1000余件	广西省三江县地区	1951年4月28日
滇桂黔边区	司　令　余启佑	1000余人	广西省西隆县、西林县地区	1951年4月
黔桂边反共救国军	司　令　黄景芬	辖8个纵队	广西省天峨县、南丹县	1951年4月

（续表）

股匪番号	匪首姓名及职务	实力	活动地域	被歼时间
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	司令 梁庆春	3000余人	广西省融安县大苗山地区	1951年4月
第1方面军275支队	司令 黄炳琚	1200余人	广西省平果县	1951年5月25日
广东反共自卫救国军北江纵队	司令 杨策雄	1000余人	广东省曲江、英德、翁源等县铁路沿线一带	1951年5月底
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6游击总队	总队长 廖荣昌	1000余人	赣、闽交界地区	1951年5月
反共救国军第12支队	司令 苏贵隆	2700余人	广西省合浦县、灵山县地区	1951年5月
反共救国军第62军	参谋长 许公运	800余人	广西省合浦县、灵山县地区	1951年5月
黔桂反共救国军第7集团军	总司令 吴中坚	7000余人	广西省西隆县、西林县地区	1951年5月
反共救国军第23军	军长 钟日山 副军长 杨昌相	1100余人	广西省凌乐县一带	1951年6月
反共救国军第29军	军长 黄昆山	1700余人	广西省百色地区	1951年8月

参 考 资 料

说　明

这里选收的46份参考资料，主要包括中南地区剿匪斗争期间起义、投诚及被俘释放人员的现身说法、回忆史料；俘、降之匪首及从匪人员的亲笔交代、揭发材料；国民党及“第三势力”部署土匪“敌后游击”的文电资料和土匪组织的纲领、计划、命令、报告等活动文书。这些资料从不同侧面揭示土匪势力的政治本质、罪恶行径及其破坏作用，帮助读者从多个角度全面了解中南地区剿匪斗争的历史情况。

选收时，除回忆史料外，均由编者重新拟写了标题，对无关内容作了删节（删节处用“略”表示），对文中的标点和繁体字按规范作了处理，需要说明的问题在页下加注。为保持资料的历史原貌，文中土匪武装夸大自身实力、战绩，诬蔑中共组织、人民解放军，以及颠倒是非的种种词句，均未加改动。

灵宝起义经过*

刘 希 程

1948年12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委我担任第19绥靖区副司令官、豫西分区司令官、国防部第3纵队司令，并兼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主任。1949年6月10日，我在河南灵宝起义。现就回忆所及，将前后经过叙述如下。

一、动机与酝酿

1948年夏，正是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解放军纵横大河南北，局势非常紧张，我所接触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都是垂头丧气，感到前途暗淡。蒋政权在军事上节节失败，政治上贪污腐败，已经面临灭亡边沿。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压榨下，反抗情绪普遍高涨。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说明蒋政权的灭亡，仅是个时间问题。共产党方面，军事上已从劣势转为优势，愈战愈强，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在全国各战场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胜利可以肯定。我是一个失意军人，既感到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同时对于旧政权也有不满情绪，自以为抗战八年出过力，抗战胜利，军职被撤，颇不甘心。所以经常想办法，找出路。时旧属李文定任河南保安旅旅长，我曾与他密谋抓河南保安部队。事未如愿，就到南京去了。

1948年夏，我到南京，就所接触观察，“和呀”、“战呀”，议论纷纷。蒋介石正在策划和平阴谋，我自己赤手空拳，更感觉焦急。于是我与胡宗南驻南京的办事处积极联系，想通过胡的保举，抓河南民团武装。有了武装，然后待机行动。后

---

* 此文原载《砥柱中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经胡宗南电约面谈，便和李文定先后飞陕。行前曾与旧部张宝珍、赵振岐、魏涛等相约，如果事成，同往协助。他们都是166师的营、团长，在鲁南枣庄一带曾被解放军俘获，经过教育释放，到南京找机会愿为革命工作的。

我到西安时，胡宗南因在陕北屡吃败仗，仅能在渭河以北澄城、大荔等重点防御了。把豫西部队撤回潼关以西，维持残局，想叫我替他招兵，作为补充后备，我也明白他的企图。就在那种情况下，他仍提出很多条件限制，使我难以接受。经几个月的纠缠，才承许短期不调地方武力，直到1948年12月，才把名义、部队番号以及军饷装备等事项作了确定。在这几个月中间，我常同跟我叔父莪青相善的李连庆往来。他不满现状，常说我国历史上找不到这样坏的政府，到处民不聊生，好人倒霉，自己虽无办法，也不再做官造孽了。他还说，恐怕共产党不要我们，不然，我们也干他一下。同时，我知道他曾拒绝过陕西主席周绍南与河南主席刘茂恩之约，因此，我便有意约他共事。及至我受到任命，即与李文定同往相约，而他拒绝不肯去，并说，他不到灵宝去当俘虏。我叔父从旁敦劝，始答应帮助开办，半个月后仍回陕西。到灵宝后，我与他详细密谈，计划准备力量，向人民靠拢。他兴奋地说："如果这样干，我不走了。给我做军装吧。"于是我与李文定、李连庆就成了起义的核心了。我们有个共同愿望，想多搞一些部队，投向人民，作为在革命阵营取得较好地位的条件。

二、工作的进展与斗争

1948年底，我偕李文定、李连庆赴灵宝建立豫西分区司令部及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组织。这时县城驻军84旅、陕州专员公署两个保安团，与解放军陕州军分区成对峙局面。灵宝民团，有以李子奎为首的"剿匪"指挥所，陕县有以秦润甫为首的"剿匪"指挥所，其他如阌乡、卢氏等县都有豪绅恶霸操纵的地方团队。我们到后，首先宣布：以充分的粮饷服装和装备发给改编了的地方团队，并保证把装备好的队伍仍留地方，保卫治安。这样就受到各县团阀的欢迎，所以司令部及行署一经成立，即召开各县长、团队长和当权豪绅会议，把灵宝团队编为第1团，团长李子奎；陕县编为第2团，团长秦润甫；卢氏编为第3团，团长薛云生。4、5、6团，系宛西民团，编为第2师，师长任泰升。洛宁编为第8团，团长王开基。

把编余的壮丁，编为第7团和警卫营，团长赵振岐，营长魏涛。1949年1月底，胡宗南派员点验后，开始供应，原驻灵宝的84旅调走，即由我部接防。

胡宗南颇重视这个部队。为要加强控制，派李子刚（唐河县人，与我同乡同学，是在陕北与解放军作战被俘的师长，释放后，仍极顽固反动）为豫西分区副司令官，并以内乡县大恶霸薛仲村为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副主任，企图使李掌军事，薛管政治，叫我当傀儡。李、薛先后到达灵宝，但其计划已被我们识破了，经连次会商，都无结果。尤其对于李子刚，以私人情感较深，辩论激烈。他要调一个师，由他直接掌握训练。我们坚决不肯。薛仲村看情况，他也把持不了政治。他们都未任职就悻悻而去。我们整编了这些武装，取得了胡的信任，供应装备有了着落，就进行训练工作。这时，我们认为既取得胡的信任，便于取得装备给养，有利于发展壮大，又排走了李子刚、薛仲村，减少内部顾虑，便于相机行事，特别是解决了粮饷问题，减轻了地方负担，暂时缓和了同人民的矛盾，因而产生了骄傲自满、麻痹大意，致使以后在工作中遭受很大的损失。

三、与解放军中原军区联系经过

豫西分区，名义上属于第19绥靖区。这个绥靖区设在关中，没有直属部队，无甚重要性。西安绥靖公署划陕西关中几个县和豫西大部的县，共25个县归豫西分区管辖，实际上陕西关中各县听命于陕西省政府，豫西大部解放，仅剩灵宝、阌乡两县，与陕县、洛宁、卢氏等县的半壁。这个区域，此时已成为反动团阀恶霸地主最后的会合点。我们在这里，有一点人事地理条件，如我和文定曾在这一带驻过防，连庆曾在巩、洛等县作过县长，均和河南地方当权派关系很多，所以相信能干好。1949年2月底，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后，即派军务处长张宝珍赴开封与解放军中原军区联系。张在开封与王晓舟接洽。王派曹清华与张同到灵宝，协助工作。我委曹清华为司令部少校参谋，派在干训班工作，期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当时环境复杂，尤其特务分子多，如以胡立光为首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组和我处情报处处长刘庆生等人更是嚣张一时，不能不提高警惕，想办法，打掩护，免生事故。约在4月中旬，虚张声势，派副参谋长许靖黎率领李子奎团到卢氏边界，与陕州军分区所部团队遭遇，打了一仗，并饬所属严守阵地，就乘这个时机，

又派张宝珍与曹清华同赴开封联系。他们回后传达，总说有办法，叫我们好好搞下去，革命阵营很欢迎，中原军区很重视，但无具体指示，也不见中原军区来人，且陕州军分区方面好象不大通气，大大引起我们的注意。5月底，西安解放后，贺龙元帅给我来信，劝我投靠人民。经我们研究，派参谋长李文定前往西安，代表我说明我们早已与中原军区联系，答谢照顾，并决定我个人亲往陕州，与陕州军分区郭庆祥司令员直接会面。约在5月30日夜，我化装到陕州见郭司令员，把前后情况说明后，得到很大安慰与鼓舞。郭并指出可以宣布起义了，还需要多说服教育，使大家解除顾虑。约在6月5日，王晓舟到灵宝，畅谈一切，并指导我们进行工作。

四、为什么要办干训班

我们初来，地方武力没有基本干部，架子搭不好，却是空的。为了掌握部队，企图取得地方上的拥护，不能不设法培养自己的干部。1949年3月初，在灵宝西关开办豫西分区干部训练班，我兼主任，李文定任教育长，张宝珍、曹清华、赵振岐等都在这里兼任工作。因无一套东西，只规定一些简单老套课程，主要是联络感情，加强团结。以一个月为一期，分批抽调各团连长以下的干部训练。同时叫各县选送男女知识青年若干名，计划培养他们，陆续顶换旧的乡保长，巩固我们的基础。办过两期，调整一批干部，在毕业的青年中，我们用了一部分，大部派回各县。这些青年热情高，确也靠近我们，与司令部建立通讯联系，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受过训的下级军官，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惜无正确领导，徒恃一时感情，既不能久，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五、排除秦庭宇，统一新政权

国民党陕州专员秦庭宇是个积极反共的角色，又是地头蛇，当然不能和他同谋起义，就决意清除这个障碍。但他有他的基础，时机不成熟，如果撤换他，可能惹起麻烦。就是换了他，河南省政府再派人来，依然难与我们合作。唯有撤销这个组织，事权统一于行署，才是好办法。3月初，电河南省政府提出要求，不但复

电不准,并电秦不准交权,秦颇恼火。于是我们干脆径请西安绥靖公署批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秦请至司令部,予以秘书长的名义,安排专署人员到行署工作。以李连庆兼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使秦庭宇成为一个无关重要的人物。秦自知失败,也无可奈何,以请假为名逃往陕西去了。

六、加强内外联系,开会劝说起义

从撤销专署后,加强与各县联系,更换阌乡县长,加派各县副县长,更换税务局长,整顿公路汽车运输。通过这些措施,树立威信。又将军粮仓库设在潼关,使我们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内部思想工作,平时已经注意。约5月中旬,我们与副参谋长许靖黎谈明,隔日与参谋处长鞠明谈明,他们都说好,就得这样干。行署秘书主任周伦先与科长以上人员(也有个别不知道的)交谈,均表赞成。张宝珍、曹清华等也加强联系。特别是赵振岐团、魏涛营,搞通了各级干部,完全可以掌握。这时西安解放,更振动了这个小角落。我们认为时机已到,灵宝即在解放军大包围之中,胡宗南逃跑,小头目们失去依靠,这一伙人只有投靠人民,别无出路。6月初,我与陕州军分区郭司令员见面后的第二天,召集各团长、各直属部队长暨司令部与行署各处长,在灵宝西关我的临时寓所举行会议。我先说,我们相处半年,互相爱护,团结得很好,现已到了紧急关头,共商出路。接着分析国民党政府如何无能,如何腐败,军事上的失败无法挽回,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共产党已经胜利,马上全国解放,国民党几百万精锐队伍都不能抵抗,我们还能抵抗吗?应当识时务,真能做到爱护地方,只有向共产党靠拢,一同起义。我可以保证,共产党不念旧恶,一定会欢迎我们的。大家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有不必要的顾虑。还以"大仁大义"的说法,如不愿随同起义也行,各讨方便。当场发言的很多,总的说,都是赞成拥护的。我们便以为没有问题了,没有提高警惕,特别是对于特务分子及电台上的电务人员始终没有监视,给这伙人与李子奎联系以图谋暗算的机会,致生事变,遭受巨大损失。

七、李子奎叛变，任泰升拉走

1949年6月10日拂晓，第1团团长李子奎叛变，袭击司令部、行署，抢劫灵宝县城。李子奎本是一个恶霸团阀，灵宝人民的死对头。他常说：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我要血拼到底。我们只想利用他的武装力量，却没适当地教育他，而是用老一套的拉拢办法，如粮饷装备，对他优先，语言态度，对他客气，以为从感情上对他好，就能使他心服口服。他在表面上也很听话，迷惑我们。我们在那次劝说起义后，即布置部队，照我们的计划，警卫营驻灵宝城内，以赵振岐团驻城边高坡，李子奎与其他各团原在虢镇附近，不予调动，以免军心不安，以为纵使万一有变，城郊不成问题。事实相反，李子奎离司令部较远，又无监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的势力较大，便于威胁动摇其他各团，而且他们都有电台联系。6月5日突闻李子奎有靠不住的消息，我们的措施，还是说服，以为今天的形势，他也不敢有什么行动。暂时决定不调动力量去监视，免得激起事变。7日早，我叫连庆偕副官长、灵宝县长等赴虢镇，召集各团连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李子奎称病不参加。我以事关重要，亲到虢镇，并在会上反复劝说弃暗投明，要走光明大道，勿失时机，致以后悔。我离虢镇，留连庆进行说服工作。李子奎却在暗中行事，在连庆夜归途中，遭伏兵盘诘，幸未为所伤害，回忆李子奎所设伏兵，大概是计划扣我们的。

李子奎称病不参加虢镇会议，又设伏兵，认为我们可欺，复于8日早晨专函报告，再陈拥护起义，并在电话上说决心追随，我们都信以为真了。实际上李已与胡宗南通电联系，胡已电委李子奎、任泰升等分别代替我的职务，我们还在梦中。当时与王晓舟同志叙述说服经过，王同志曾嘱提高警惕，同时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电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记得连庆与晓舟同志所拟电文中有“从6月10日脱离万恶的反动政府，服从您的领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还把万恶的反动政府改为国民党政府，以为事情尽管这样做，何必那样去写呢？所做布告也是平淡无力的说拥护毛主席、保境安民等字样而已。另外布置与陕州联系，筹备欢迎中原军区来人。我当时思想很混乱，盘算着解放区到底怎么样？对我们的前途安排怎样？对当时李子奎要叛变的事情，却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

李子奎知道10日正式宣布起义，他于这日拂晓勾结灵宝乡保安队和他的一个团，共约5000人，袭击县城，与第7团开火，炮击司令部与行署。城内警卫营还击，城内外进行着激战。我们与王晓舟紧急会商，在枪林弹雨中，撤出县城，向陕州靠拢，并派精干人员赴陕州军分区请援。李子奎派在灵宝以东截击我们的伏兵，未加阻挠，我们才得以安全过去。据事后了解，这些中下级军官多在干训班受过训，不肯下此毒手，没有执行李的命令。李子奎率其匪部进城后，只顾抢劫财物，祸害人民。陕州军分区的援军到达，一鼓而夺回县城，灵宝从此解放。随我们起义的，仅有1000余人，任泰升、薛云生等把部队拉走了。我们半年经营，原打算有个较大的贡献，最后所得是个这样惨痛结果。

八、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于6月10日率部驻陕州大营镇，与王晓舟及河南军区政治部尚部长商定，叫魏涛编训随来战士，司令部与行署百余名干部都到河南军区军政干校学习。行前，我与王晓舟、李文定、李连庆、许靖黎等会见，总结工作，我们不懂如何检查，只是少气无力的说事情没搞好。晓舟说：组织上已肯定你们是起义的。并谦虚地说，是我估计不足，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派得力干部去协助，总归是我没有如实的向组织上反映等等。当然内部叛变，我们责无旁贷。此时，河南军区文建武副司令员也在大营，他对我说，他将赴卢氏一带剿匪，主要是我们的旧部，商定留下许靖黎与戴茂林（原我部参谋处副处长）二人及随从人员，帮同联系剿匪事宜。7月初，我们到开封，备受河南军区领导上的照顾。同月中旬，河南军区约我与王晓舟、李连庆赴卢氏剿匪。经洛阳时，连日大雨，汽车不能行驶，延误一个星期，及到卢氏，文副司令员已将大股匪部击溃。事先也自动投来一部，如师长任泰升、卢氏县长杨春亭等人。我们遵照文副司令员的指示，又联系招来一些大小头目，收交一些武器。8月底，我们返回开封。李文定未同往协助剿匪，函张经武〔1〕将军（因他前去西安联系过）调他，经河南军区批准，他与许靖黎同赴西南军区，我与李连庆留在河南工作。

〔1〕张经武，时任西北军区参谋长，不久调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参谋长。

白崇禧在大别山建立反共根据地阴谋一例*

樊　迅

1949年5月中旬，武汉已经面临解放。这时，白崇禧仓皇地由汉口三元里官邸，急将“华中长官公署”星夜由汉口迁逃到武昌市郊博文中学校内，并令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部炸毁长江两岸码头，将所有北岸的大小船只，无论公私，一律强迫截留南岸，企图凭借所谓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大军渡江，等候残存北岸的各部抢渡长江南岸完毕后，再向湖南方向退却，以便进一步窜回广西老巢。

当时我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参议，是否随军南逃，或作其他打算，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关头。不料“华中豫鄂皖边区自卫军”司令汪宪突然来访，一开口便对我说：“我已向光头（指白崇禧）推荐你调任我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大伙一起到大别山打游击去罢！我来约你同去听光头训话。”我觉得这正是解决我当时处境的“良方”，便欣然应允，并于5月15日晨和汪的另一副司令顾荧同去应白召见于博文中学内。

约莫等候十多分钟，白崇禧在会客厅接见了我们。先由顾荧面报接电应召赶来的情况。接着，白崇禧对我们说：“我派你们到大别山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将来迎接总反攻，有什么困难？你们说说。”汪立即站起来，代表我们回答：“报告校长（汪和我都是南宁军校毕业的，当时白崇禧兼任这个学校校长），没有困难，我们都愿为党国效劳，至死不辞。”白崇禧露出满意的神情说：“对了！共匪在江西，最初就是打游击起家的，所以才有了今天。那时候，他们所处环境条件，比你们这次去大别山打游击困难得多。目前，我们陆军虽然有些失利，但我们还

---

* 此文原载湖北省政协《湖北文史资料》第10辑，1984年9月出版。

拥有强大的海、空军，更有盟邦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必要时盟邦会出面的，还怕消灭不了共匪！”又说，“你们这次去打游击的条件太好了，只要本着我说的话努力干去，定会建成游击根据地，达到迎接总反攻胜利的目的。”这时，白崇禧突然喊副官进来对他说：“你去参谋处问问张相泽的军（126军）过江没有？”副官很快回答说：“126军已于昨夜从新洲抢渡到江南岸了。”白听到副官回报的情况后，再也没说什么了。事后，顾茨在途中对我说：“我曾书面向白校长建议：张湘泽的126军，人地相宜，留在大别山区作为打游击的主力。”由此可见，白崇禧企图在大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是早有打算的。

白崇禧最后对我们说：“你们到达大别山区，尽量收编武力，只要有人枪，没有枪有人也可以，两三个军的番号我可以给。有了成就，我派飞机空运弹药补充。”谈话到此，我们向白表示：“绝对遵命去做。”

其后，顾茨因面部特征和全身生过疮癣，难以化装，不便工作，仍回广西等待时机。我和汪宪于武汉解放后，在5月19日晨各藏带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假造的一批“中州票”，分途潜赴大别山区立煌县（今金寨县）活动。6月1日，在安徽省立煌县南30多里处汪家老屋成立司令部，所需粮食、经济均着另一副司令兼第1支队司令和立煌县长袁成英负责向人民索夺供应，并竭力向外宣扬我和汪宪都是白崇禧的亲信学生，以后部队成立起来，上级空运东西补充不成问题，借此炫耀身价，博取各地地主恶霸的信任。并积极收编残存各地的团队、股匪、散兵游勇。本着有求必应的手法，委出支队司令10多个，独立团七八个；内外多称汪宪为“总司令”，而“司令部”实际上指挥的武装不到5000人，分散边区各地就食，扰害百姓。但向白崇禧上报的数字是“4万多人枪”，白崇禧向国民党中央转报的，又进一步夸大说有人枪七八万之多。与此同时，军统特务头子杨蔚的弟弟杨后进在立煌家乡一带向外宣扬说：他哥哥杨蔚打电报回来，说不久乘飞机回安徽当省主席。另有新从广东潜回立煌的葛培德，拿着行政院长阎锡山的派令，自称他是皖西民团总指挥，开始在立煌西北一带乡间秘密与军统派在大别山的情报组长刘聘卿（外号刘胡子）等人活动建军，刘被葛委为副总指挥。葛曾到汪家老屋与我和汪宪见面，并交出他的派令给我看过。葛走后，我们认为葛这一来，有碍我们的发展，于是汪暗派特务团长汪瞎子（绰号，真名我忘记）和其副团长姬某，持短枪乘葛不备，利用夜间将葛枪杀于立煌县皂靴河附近家中。同时将

情报组长刘聘卿扣押了一星期后，由刘觅人保出了事。

在这同时，汪以原兼河南省第9区行政专员的名义，直接委派河南省陈某为经扶县长、简某为息县县长、陈某为商城县长、牛友三为固始县长。还以司令名义派任安徽省县长的计有霍山、六安、霍邱、颍上4个县；湖北省的计有麻城、罗田两县，形成派令满天飞的局面；并阴谋在司令部成立政务处，总揽豫、鄂、皖3省边区的行政权，扩大抢粮区；另准备在立煌成立大别山银行，发行钞票等等。

在活动期间，汪宪曾连续先后派无线电台台长李某、副参谋长梁希文和固始县长牛友三，化装潜赴湖南向白崇禧面报在大别山区收编部队的情况，要求从速补充弹药及一切军用物资。

1949年8月中旬，白崇禧曾派飞机3架，分3天在立煌县城河边广场上空，空投无线电台两部，报话通话两用机12部和密电本，步、炮弹（迫击炮用）共20多万发，军用地图、药品和组织“农民会”的书籍多本，以及“安徽省旅台同乡会”的慰问传单。此外还有白崇禧限令我们在9月底修复吴家店飞机场的代电一件。

我和汪宪本着白崇禧空投的指示，在给各部队补充了弹药后，即拟定了进攻叶家集、麻埠等处人民解放军据点的计划。在进攻流波疃解放军据点失败后，紧接着王树声司令员〔1〕指挥所部，由安徽、湖北、河南3省分3路同时进兵围剿。我们在未查明进剿兵力大小前，原想在立煌的七邻湾北面附近作一次反扑。被击溃后，才分窜山林，各自逃命。我和汪宪分别离开队伍，到山洞躲藏，终于9月29日和汪宪同时被俘，送入苏州人民解放军华东解训团改造，开始走上新生道路。

〔1〕王树声时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总指挥。

由旧我到新我*

——写给湘西土匪们

石玉湘

我是湘西造乱者的一个，更是反人民再反人民的罪大恶极者。回顾旧我，的确有百分难赎之憾。

当我第一次投诚时，目的是想人民解放军给我以名义，使我能继续做官，并且还希望与我以前一样的官职（伪师长），纵不再大，也不降小。但我却忘记了自己是对人民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当自己的打算未能如愿时，我又重新离开人民，逃跑了，回到辰溪孚和乡（长田湾），把这里作我据地，称雄的根据地，再度过着反人民的生涯。联系了辰怀边境的土匪们，约人枪二三千，凭依着那高山深林的天险，作着法外生存的打算。我这样想：纵然解放军要清剿我们，也得要吃力不小；何况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前对湘西土匪都是剿抚并用，不打硬仗，暗地妥协，大概解放军对我们也应该不会例外，那末我做官的目的，就会如愿以偿了。后来看到人民解放军剿匪的办法，完全与反动派的军队作风不同，除对诚恳靠拢人民，放下武器者，给予宽大外，对于其余任何危害人民的恶势力，都得坚决消灭。加之曾经被我们欺骗过的老百姓，也一天天的远离了我们，因之日益孤立。再加上在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胁从不问”的感召下，有不少同行作恶的人，也找生路各自投降去了。当我在这强大军事压力和宽大的感召下，恰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寻找得一条生路。投降吧？听说“首恶必办”。首恶者是谁？当然是我。投降对我还不是一条死路！

---

* 石玉湘，原国民党军暂编第2军第7师师长。暂2军军长张中宁和张玉琳外逃后，由他代理军务。1949年9月和1950年3月先后两次投诚。此文为其第二次投诚后所写，发表于1950年10月14日《湘西日报》。

就在那时候，忽然接到会同军分区陈发洪政治委员的一封信，嘱我早作决定，靠拢人民，并说："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立信于天下的，不欺骗，不扯谎，你可同陈副团长（独22团）来芷江面谈。如果你不愿投降，我们仍可送你回原处，再派部队来捉你。"当我接到这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信后，在思想上起过了自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斗争，因此想到"首恶必办"的话。既然"首恶必办"，为什么一位解放军的分区首长又写信来规劝我靠拢人民呢？说是骗人吗？他又说，"你如果不愿投降，还可以放你回去"。想来想去，除了去芷江作"冒险"的投降外，事实上也没有第二条生路可走。所以第二天同陈副团长会面后，我就硬着头皮同他坐车到芷江，晋谒陈政治委员。

当时我是预备去做"阶下囚"的，想不到结果却做了座上客。尤其陈政治委员那种和蔼待人的态度与其表里一致的言行，详叙了宽大政策，细说过"治病救人"的意义，又说了些国内外的形势。那时感动得我眼圈都发红了，深深地恨自己听信谣言，仍想升官发财的无知，更恨投诚过晚，赎罪太迟。所以我在第二天离开芷江的时候，就当着陈政委提出了坚决的保证，说："这次回到孚和乡，必定将在山林里的匪部全数劝其投降。"我在配合剿匪部队争取匪徒们投降时，也曾很积极地工作过，召开匪徒们的缴枪会议，也宣扬过"宽大政策"是真的，不是假的，更不是伪国民党政府那套自欺欺人的什么"予以自新"之路的鬼话。不过那时的我，对于"首恶必办"还有点怀疑，对"治病救人"也没有体会，所以初到学习班，仍不免把学习当作负担。经过一段时期的反省教育，学习了人民阵营与反人民集团、战争与和平以及社会发展史等，才认识个人以往的反动错误与罪行，也才体会到"治病救人"、"首恶必办"的真义。到写思想总结时，一面大公无私的镜子，更照得我满身肮脏，一脸的污点，这样才更认识了旧我是凶恶的，不是善良的，而是狰狞的，不是可怜的，是顽匪的帮凶者，是剥削者，一切行为都是可耻的，所有生活都是卑污的。

今天善良的人民与伟大的共产党，宽恕了我，教育了我，改造了我，我有了新的生命，再不留恋凶恶狰狞的旧我了，让旧我随同一切罪恶死亡吧！正在成长中的新我，再不会走错路和做错事了。唯其如此，所以我要郑重的对湘西区那些继续危害人民的人提出忠告了，你们如果再顽固不化，再执迷不悟，其结果绝对会和古丈的张平、永顺的李兰初等得到同样的下场。希望你们赶快回头，靠拢人

民，只有真心地放下武器，人民政府定会给予你们宽大，当然同对我是一样的。我要告诉你们：快些跳出罪恶的深渊吧！投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让我们在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共同学习，共同改造，建立新的革命情感，向人民赎罪。

湘西政局变迁的回顾*

石　玉　湘

“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场展开大规模攻势，国民党政府已成全面崩溃局面。为挽救死亡，是年秋，驻常德17绥靖公署采取“戡乱建国”的方针，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总体战”。为了直接掌握湘西各县的武装，把湘西建成湖南的反共基地，下令各县成立“保安团”，并把亲信安插到各县任“戡建大队”大队长。

1949年1月，永顺县长杨禹九，督促县警察局和自卫总队交拨武器、士兵，以便迅速组建“戡建大队”。11日晚，警察局局长曹振亚、自卫总队附李兰初拖枪出走石堤西。是时，驻桑植、永顺、大庸的省保安第3总队总队长汪援华突然接到省保安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率部到邵阳“整训”。汪深知“整训”实际上就是解除兵权(因省保安第1、2总队已被程潜主席用“整编”之名予以解散)。他不愿意离开湘西，又不敢违抗命令，陷于矛盾之中。这时桑植县长冯泉亦被革职，牢骚满腹，遂与其主任秘书刘莘田研究对策，决定联系汪援华、曹振亚等人秘密开会，赶走杨禹九，起而自立。

1949年2月3日，周海寰首先在永顺县城发难，赶走杨禹九。随后汪援华、曹振亚入城，成立“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由汪援华任总指挥，曹振亚为副总指挥，下设4个纵队，并提出“拥护程潜主席”、“改善湘西北人民生活”、“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等口号。2月22日，汪、曹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作了攻打17绥

---

* 此文原载湖南省政协《湖南文史资料》第27辑，1987年10月出版。

靖公署的战略部署:一路由曹振亚指挥,率2000余人,由永顺王村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一路由汪援华率保安总队一个营和地方武装,经大庸、慈利直趋常德;一路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率部经古丈、泸溪直奔辰溪抢夺兵工厂的武器,由省保安第3总队第3营营长张玉琳率部进驻辰溪兵工厂作内应。这样,就埋下了辰溪"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三五"事变的经过

张玉琳在永顺参加了汪援华召开的军官会议后,连夜赶回沅陵,马上通知泸溪徐汉章,麻阳龙飞天、胡震,怀化胡振华,辰溪米昭英和我等人赶到辰溪县城开会。会上张玉琳介绍了永顺会议的情况,对夺取兵工厂的枪支作了初步研究。并安排麻阳的龙飞天、泸溪的徐汉章回各县后,首先占领县政府,再打开监狱,释放犯人,为抢枪作好准备。

2月底,龙飞天攻打麻阳县城,张玉琳率部随九区专员陈士前去解围。部队到达高村时,麻阳已被龙飞天攻下,泸溪已被徐汉章占领,沅陵已被汪援华部攻陷。张玉琳派人护送陈士去凤凰,自己则马上赶回辰溪,立即在萧湘潮(即萧洪量)家中召集米昭英、胡震、萧湘潮、米庆轩和我等人商量抢枪事宜。张玉琳首先提出:"等永顺人马一来,我们就一起开库取枪。"与会人员不同意,认为自己不掌握枪支,外面人一来,辰溪会大乱,沅陵就是前车之鉴。开库取枪应以辰溪为主,麻阳、怀化、泸溪各县次之,如永顺、古丈民丁到来,也适当分一点给他们,这样才能确保辰溪的安全。张玉琳同意这个意见。经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以下事宜:

一、由我下命令,要全县各乡镇武装和民丁,务于3月5日清晨赶到兵工厂分发武器,不得延误。

二、得枪后,不再接受汪援华的领导,马上组织武装,自竖"国防军第1军"大旗(取这个名字,国民党、共产党来都可以应变)。

三、成军后,由张玉琳任军长,对各师、团长作了初步确定。

5日清晨,各乡民丁万余人将兵工厂团团围住,首先下了护厂警卫大队的武器,然后将仓库打开,夺取枪支。与此同时,我于七里台枪库令守仓人员点交枪支。统计,各库取出的枪炮共约1.9万余支(门),弹药500万发。

成立国防军第一军

张玉琳组织和发动辰溪“三五”事变，抢光了第11兵工厂辰溪分厂的全部武器，集结人枪万余，声威大振，随即在辰溪自竖大旗，成立国防军第1军，军部设在交通银行，张玉琳为军长，我为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

国防军第1军成立后，立即按原研究部署，派第2师师长石美豪率部进驻溆浦。石美豪到溆浦后，受西南联军尹立言的煽动，率部赴城步。张玉琳闻讯，急派我前往劝阻。石美豪坚持己见，提出：“暂时分手，共事到底。”并亲自打电话与张玉琳告别。石美豪拖队走后，张玉琳立即令我率第1师2000余精锐部队开赴溆浦，占领大江口、县城等地，扩大了领域。张又派第3师师长蒲和生去怀化，收编地方武装。至此，除辰溪外，溆浦、怀化、麻阳、泸溪部分地区皆属于张玉琳的势力范围。

成立直属清剿第二纵队

辰溪“三五”事变的消息传到省府，程潜主席几经考虑，决定派长沙市市长陈迪光和绥靖公署高参杨春圃来辰溪收编张玉琳部。

3月中旬，陈迪光等来到辰溪，张玉琳热情款待。陈迪光说明来意：“辰溪兵工厂的枪支被你全部拿了出来，并且分到各县。颂公〔1〕要求你把得枪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纵队。关于分枪的事，上面如追究下来，由颂公给你担担子。”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两天的磋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省方不追究破坏兵工厂的责任，要是蒋介石进行追究，由程潜主席承担。

二、将已集合起来的人枪，收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2纵队，由张玉琳任纵队司令，米昭英任副司令。下辖3个支队、10个大队，另外还增编泸溪和怀化两个保安团。

三、两个保安团的军饷，由省政府开支80%，不足部分由县自筹。

〔1〕颂公，指程潜。

协议达成，陈迪光要张玉琳于7日内将部队整编好，并造册上报。

陈迪光走后，张玉琳立即将国防军第1军改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2纵队，我任第1支队支队长(驻溆浦)，胡震任第2支队支队长(驻高村)，刘华峰任第3支队支队长(驻辰溪)，徐汉章任泸溪保安团团长(驻浦市)，蒲和生任怀化保安团团长(驻泸阳)。

请陈策搭桥准备投奔共产党

1949年5月1日，张玉琳召集支队长以上人员在辰溪召开时局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千里江防已被共军突破，大西南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个形势怎么办?"参谋长李师鲁说："我们走国民党这条路越走越窄，还应该再走另一条路，是否可派人去和共产党地下人员取得联系，以便脚踏两只船，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当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反之，我们就跟共产党走。"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张玉琳更为赞赏，因为抢兵工厂是以他为首，虽然程潜主席把千斤重担担了，但仍然怕今后蒋介石向他算老账，如果跟共产党走，就可以卸掉这个沉重的包袱。接着，秘书长顾民邦说："要找共产党就应该马上进行。我们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张玉琳问："找哪个去搭桥好呢?"顾答："湘哥(指我)可以找陈策。湘哥去，陈策一定会给我们帮忙。"最后大家决定由我去办理这件事。

陈策当时住在城郊大伏潭。我专程去见陈老先生，说明来意后，陈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我尽力帮你们搭好这个桥。"第二天陈策到城里，见张玉琳有诚意，就答应到长沙去找党组织。

成立暂编第二军

陈策到长沙找地下党组织为我们搭桥之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泸溪县县长、湘西地区的"中统"专员刘英渠知道了，他向蒋介石和陈立夫告密，建议张中宁回湘西，利用宗族和上下级关系控制张玉琳，以扭转局势。蒋介石立即电召1948年7月赴美学军事的张中宁回国。

张中宁奉命回国后，国民党国防部任命他为川湘鄂边区绥清公署暂编第2

军军长，并令他回辰溪改编张玉琳部。

张中宁到达辰溪后，拿出蒋介石给张玉琳的亲笔信和国防部委派他为暂2军副军长的任命书。张玉琳欣喜若狂，立即将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2纵队改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2军。

陈策与张中宁决裂

陈策先生从长沙返回辰溪，得知张玉琳部已改编为暂2军，就没和张玉琳会面。

张中宁听说陈策已回辰溪，为了摸清情况，以师生关系，带着夫人黄文祯乘小船到大伏潭"拜会"陈策。刚一进门，陈策就说："你现在不是当军长了吗？当军长的人还到我们小百姓家来干什么？"张中宁感到很尴尬。黄文桢连忙从中调和说："中宁刚从美国回来，特来看望您老。"

张中宁进屋坐下后，陈策斥责说："你在美国好好的，跑回辰溪来干什么？你把张玉琳几万人枪拉上了绝路，你仔细想想，国民党那面青天白日旗还能飘扬几天？"张中宁回答说："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忠君爱国，尤其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更要做到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我不这样做，有损于爱国，更对不起您从小对我的教导。"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最后陈策说："好，你我谈话就到此结束，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次"拜访"不欢而散。

张中宁回到城里，黄文祯把和陈策见面的情况告诉张玉琳，张把桌子一拍说："如果我在场，就一枪打死那个不受尊敬的老家伙。"这样一来，陈策策反张玉琳的工作便告夭折。

罗子山战斗

7月31日，陈策将萧湘潮那个营拉走，经修溪口、大江口，直上龙头庵。张玉琳得知此事，立刻率部前往"围剿"。那天，我因母亲害病，请假回乡。8月1日清早，张玉琳来到我家，我还没有起床，张大声喊道："湘哥，你还安心睡大觉

呀,我们的部队都被他们拖走了。"我连忙问:"出了什么事啦?"他说:"昨天陈策把萧湘潮营拖走了。今天清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你的一个营也跟着到龙头庵去了。"我说:"是真是假?"他说:"怎么不是真,我已派蒲和生和钉子眼(即张文祥)等带队去追了。"

陈策那时只有200来人枪,势单力薄,在我们的追击下,由龙头庵向罗子山转移。我们追到罗子山,他们在米庆舜的掩护下,又向溆浦撤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米庆舜身中数弹,当场身亡。我同张玉琳到龙头庵时,米庆舜的头已被张文祥手下的人割下,挂在龙头庵中心小学的旗杆上面。

暂二军的溃败

1949年8月下旬,黄杰在芷江"省府"召开扩大军政会议,宣称:"我将把17兵团调来湘西,与湘西地区一切武装精诚团结,共同战斗,绝不让湘西落入共军之手。"在会上还宣布了阻击部署。张玉琳按照部署,令第7师与独1、2旅防守烟溪和溆浦分水界一带,以堵击解放军渡资水西进。

9月13日,白崇禧电召湘西各军首领到衡阳开紧急会议,宣布:"湘西战略部署要修改,不能守卡打硬仗,应改为放弃城市,占领乡村,避免牺牲,保存实力,争取时间,准备反攻。"并要黄杰作出"软周旋"的游击计划。

这时人民解放军向澧水、沅水、资水发动全面进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中旬,解放军抵达烟溪一带,我部迎战被击溃。

17日,张玉琳和我逃回溆浦分水界,立即通知各旅、团长到指挥部开会,传达了衡阳会议精神,命令部队马上撤离分水界阵地。独1旅向隆回方向转移,与陈光中部联系;独2旅和第7师向怀化花桥一带转移,与100军联系;又通知第6师全部撤离辰溪向麻阳转移;第8师由麻阳向铜仁转移,与43军联系。当天我即带第7师与独2旅从溆浦经思蒙向长田湾与花桥方向转移;张玉琳则率亲信经大江口向怀化方向转移。

大约是9月20日,张玉琳在茶田垅召开军官会议。会上,张中宁说:"奉总统急电,令我们俩马上到重庆去有要事相商,并呈准华中长官公署,我们离任期间由石玉湘代理军务。"会后张玉琳偕妻周绍薇乘吉普车离开辰溪。

花桥围歼战

解放军沿湘黔公路挺进，国民党100军杜鼎部向怀化、黔阳一带撤退，派第234师第700团占据中伙铺附近有利地势坚守。解放军一度被阻，后摸清地形，迂回40里将花桥、中伙铺团团围住。10月1日6时50分发起围歼战，700团想夺路突围被解放军击退，10时20分战斗结束。上校团长王光亭、中校副团长萧笃文及官兵1210人被俘。

解放军打下花桥，趁势捣榆树湾，100军234师师长夏日长以为700团仍在坚守中伙铺。不料解放军一阵猛冲把该师打得七零八落，夏率残部往洪江方向溃逃。

我第一次投诚

溆浦、辰溪解放后，我率所部退往麻阳、铜仁一带山区，自己住在麻阳吕家坪。9月24日上午，陈策从辰溪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你的情况我已经向47军李义处长汇报，他希望你到辰溪城里来谈一谈，安全由我完全负责。"

第二天，我带副官罗家焕和4个卫士由吕家坪到火马冲，随即打电话与陈策联系。陈马上派汽车把我接到城里，盛情款待。见到李处长后，我申明愿意率部投诚，接受解放军的领导。李处长表示欢迎，要我赶快回去把部队带到火马冲集中，再请示上级予以收编。

9月27日，我返回吕家坪，经与胡震商定，就近召集连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投诚。他们听了一致同意，决定各部于10月4日前至火马冲集中。10月1日，我首先率领柴宝臣团及师直属部队到达火马冲，然后带警卫到辰溪汇报。不料在我离开吕家坪时，麻阳廖浩福从晃县到达麻阳，当得知部队决定投诚时，向胡震建议："我认为马上放下武器投诚时机还不成熟，目前解放军只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且国民党在大西南还有广阔地盘与雄厚兵力，一定会进行反攻。"胡震被他说服，改变了主意，并通知第6师不去火马冲集中。这

时我还蒙在鼓里，住在城里等部队到来，今天等，明天盼，不见有一个人来，急得心如火焚，度日如年。师参谋长傅菊松打电话给我说："事情有变，估计他们不会来了，是不是先将已集合起来的部队收编，不然人心不定、变幻莫测。"后又急电告我："柴团长和部分营、连长把人枪拖走了，怎么办？"我忙把这些情况向李处长报告。14日李处长下令收缴已集中人员的枪支，并宣布：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及还乡证明。当时点交的枪支有1000余支。交枪的第二天，我接到柴宝臣的来信，字写得很潦草，只两句话："作为你的部下到此为止，作为朋友松柏常青。"

火马冲交枪后，使我不安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首先是易国英团在龙泉岩占据有利地形，与解放军打了一昼夜硬仗，使解放军伤了一些人。紧接着溆浦县长谌鸿章打电话告诉我："大江口有土匪扛着机枪抢劫，看符号是你的部下，还得请你来收拾收拾。"又一次，我与李处长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医院负责人说："近日伤病员送不过来，铜仁、玉屏间公路被破坏啦。"李处长笑着对我说："白崇禧的'软周旋'计划，现在还是有人在执行啊！"这些事接踵而至，使我坐卧不安，生怕暂2军残部的所作所为，将来会算到自己头上。我一再要求让我回去，劝他们停止敌对活动，李处长不同意。我错误地认为这是对我的软禁，加之原县参议员陈庆东又对我讲："你这样投诚得到了什么？不如回长田湾去，等他们封你一个支队司令再回来。"几方面的因素加到一起，我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10月25日，李处长到沅陵开会，我趁4个卫士上街之际，叫副官把所有的枪支收集起来交给师部李参谋。李不肯收，我说："我们现在用不着枪，每天还要守着它，我都变成管枪大爷了。不必等李处长回来，你把枪收起来就行了。"说罢，叫副官把枪放下。我转回旅馆，命副官把4个卫士找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回家看看，我通知你们时再回来。"并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卫士走了，我又对副官说："昨天夜里来电话，说太太（指我爱人）病了，你回去看看，要不要来城治疗。"这样把副官也打发走了。晚上我伏案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李处长，我现在已离开县城，唯望我这次回去能劝说所部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投靠人民。承蒙优厚招待，谢谢！谢谢！"次日我悄悄地溜到柳树湾搭船。当晚到装粮埠，请一个老人带路，避开大道，翻山越岭，于次日天亮时到达长田湾。

长田湾是暂2军7师雷镇远团的驻地，该团副团长米建平正在操练兵士，发

现我到来，马上带我到副师长兼团长雷镇远的住处。我当即与雷镇远商量，决定马上通知所属团以上人员来长田湾开会。通知下达3天后，除6师正副师长外，各师、团长都陆续到达。我问6师正副师长为什么没来？他们说："由辰溪撤出后，他们跑到芷江、铜仁，就失去联系，部队没人管，在铜仁把装运纸烟和伤病员的车子都打了。"接着又说："庆幸，庆幸，虎口脱身。"我说："我现在逃回来了，是虎口脱身，我上了当，给解放军送了几千支枪。你们坚持按白长官的指示办事，这是对的，但有些具体行动不够恰当，要保存实力，就不能同解放军硬拼硬打，上回易团长和解放军打了一仗，打死他们一些人，你们有没有伤亡？"他们说："也死伤200多人。"我说："像这样打，一次打掉200，打5次这个团岂不完了？这是保存实力吗？在车路上抢也不策略。解放军如派两个团来保卫公路线，对我们将是个威胁，我们行动就不方便了……"话没讲完，8师副师长刘际荣就抢着说："讲得对，以后我们要立个规矩，不能再这样干了。"大家同意这个意见。因麻阳县长廖浩福跟胡霞一起来了，我便对他说："你过去是县长，今天委派你当我的秘书，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拟个制度。"接着我又讲："按照白长官的指示，放弃城市，占领农村，我们已经做到了，要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驻扎。"胡霞补充说："还应划一个防区，各部按防区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有事也便于集中。"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于11月7日成立了辰溆怀麻边区指挥部，我担任指挥官，雷镇远任副指挥官，下设5个指挥区。决定：第一，把部队化整为零，散于农村，保存实力，待机反攻。第二，5个指挥区的散驻部队，如与解放军遭遇，要做到小胜不打，不胜不打，尽可能避免战斗，免于损失。第三，统筹军粮，以保为单位，每月按数上交给各指定营连。第四，非战斗人员一律遣散回家，外省和边远县的连排长也可以请长假回原籍。第五，以麻阳、铜仁、晃县、芷江相毗连的西皇大山为最后的战略转移地区。

塘坳战斗

1950年2月15日左右（农历腊月二十七、八），我得知解放军进驻茶田垅，准备清剿附近残匪，立即派人通知警卫营营长张文祥速离塘坳，避免发生战斗，可是他没按我的话办。事后他对我讲，家里生了个儿子，正忙于办喜事，接通知因

客人未散，拟在第二天拂晓时离开，天刚亮解放军来了一个营，我名义上虽然只是一个营，而实实在在有六七百人，且武器也好，故准备把他们打跑再走。没想到解放军战斗力强，运筹得当，他们两三个人一组，迂回辗转地往山上冲，攻势凌厉，而且攻上山头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酿成激烈战斗。张营长被击毙，我自己手上也挨了一枪，眼看伤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无可奈何，我只好下令撤退。这一仗，我们死了不少人。

我第二次投诚

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47军主力全部由川返回湘西，担任清剿土匪的任务。首先越境追剿歼击湘西地区惯匪和地霸武装，2月上旬，集中优势兵力，向暂2军的巢穴西皇山挺进。2月28日清晨，我在西皇山区刘家坡接到47军140师师长刘子云、政委陈发洪的联名信，信中写道："我们经过多次书面联系，都没解决问题，现望你速到沅陵、辰溪或芷江谈判，谈不好你要回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安全送你到什么地方，决不食言。如不前来谈判，那我们只好采取军事行动了。望三思。"当时副师长、参谋长都在，我要他们通知胡震、张玉德、张玉玖来商量。第二天，除以上3人外，易国英也来了，我拿出信征求他们的意见。易国英首先说："不信那一套，我们干脆冲出去！"张玉德、张玉玖两兄弟接着讲："往哪儿跑，打死就算了，黄狗打到门角落还会回头咬一口哪！"胡震说："这样吵干什么，是不是听听军座的意见。"我说："冲出去，冲到哪儿去，总不可能冲到台湾去吧；要打，我们粮食已经不多了，打4天还可以维持，打五六天就得挨饿，我们不具备打的条件。再说，打死在这山沟里，虽说成仁了，但比一只瘟鸡还不如……"胡震插话说："这封信是对我们的最后通谍〔牒〕。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看还是军座决定吧。我同意到芷江、沅陵去一次，不过要提出我们的要求，能达到要求，我们就放下武器。要求吗，首先要保证我们全家性命安全……"雷镇远接着讲："还有一条，就是不算老账。"胡震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想的，表现得非常积极，马上接着说："有这两条就可以了，只要他们答应，我们就投诚。"最后大家研究认为到沅陵太远，最好到芷江去，于是由廖浩福写了回信，表示愿意谈判，请在花桥备车子接我去芷江。

经过两昼夜翻山越岭，我到达花桥。在解放军吕长太营长的陪同下，安全到达芷江。刘师长、陈政委请我共进晚餐，我由阶下囚成了座上客，内心既惭愧又高兴。席间，我代表暂2军全体官兵向解放军首长表示敬意，并详谈前来的诚意与要求。当夜，在沅陵的曹里怀军长、周赤萍政委相继和我通了电话，他们一再慰勉，要我好好休息，问题将会顺利解决的。我心情十分激动。第三天，陈政委告诉我说："你代表全军前来投诚提出不算老账，保全投诚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完全可以接受。"

我回西皇山区后，把前去谈判受到的热情接待和解放军首长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8师师长胡震、独2旅旅长胡振华、6师2团团长张玉玖、7师2团团长张玉德等先后率部投诚，暂2军就此消亡。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瞿 波 平

湖南西部地区，简称湘西，与湖北、四川、贵州3省交界。地区宽广，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高势陡，纵横绵亘不断，林木茂密，洞穴相连，交通又不方便，便于土匪盘踞。因此湘西土匪出没，由来已久。国民党统治年代更为猖獗，约有十几大股，人枪在10万以上，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各股土匪以山河为界，各据一方，各有其抢劫范围，称王称霸，互不干扰；越界即互相厮杀，互相并吞。他们山地活动经验丰富，进退主动，凭借地利，既不服剿，也不服调。几百年以来的湘西匪患，居民不能安居乐业，商旅视为畏途，人人谈虎色变，直到湖南解放以后才告全部肃清。

湘西土匪内幕实况，除官言的一些材料记载以外，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失实之处在所难免。我的族兄瞿伯阶，为国民党统治年代十几大股土匪中之一大股土匪。1949年病死以后，我接替了他的衣钵，继续为患，直到被迫起义。我是一个过来人，湘西土匪内幕实况虽不能洞悉无余，但我跟随瞿伯阶15年，我们这一大股土匪的起落经过，知之甚稔。举一可以反三，特就我亲身的经历及见闻所及，尽情详述于下。

瞿伯阶和我的略历

瞿伯阶，湖南龙山二所乡人。祖父曾在前清中过举人，家里薄有田产，由于不善经营，晚年逐渐衰落。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赌钱、抽鸦片烟，家产全部

---

* 此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64年7月出版。收入时作了部分删节。

耗尽，到瞿伯阶手里，只剩破屋数间，光棍一条。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逐渐发展壮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1947年，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将其收编，任命为行辕第1纵队司令，后改任为暂编第10师师长。1949年病死于龙山。在长达20余年的时期里，为患一方，人民深受其害。

我系瞿伯阶的族弟。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贫寒。我兄弟二人，弟尚年幼，我从小跟人学裁缝。瞿伯阶当了土匪，要我跟他出去。我因为家无隔宿之粮，又常以通匪罪名受国民党诬陷，不得不丢下针线，于1936年跟瞿伯阶当了勤务兵。那时我才18岁。有一次，国民党派兵围剿瞿伯阶，把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捉去杀了。我怀着杀父之仇，一直死心塌地跟着瞿伯阶，当到了支队长。瞿伯阶病死，我接任暂编第10师师长。解放战争期中，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从鄂西逃往四川时，曾委任我为新10师师长。湖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湘西时，我自封为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新10师师长，与解放军为敌。1950年，我在解放军围剿劝降之下，正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接到程潜的信，命我将部队交出到长沙去见他，我才遵照他的指示弃暗投明而归向人民。我在15年中，由铤而走险，出家为匪，长期助纣为虐，以后发展到自搞一套，也给人民造下了深重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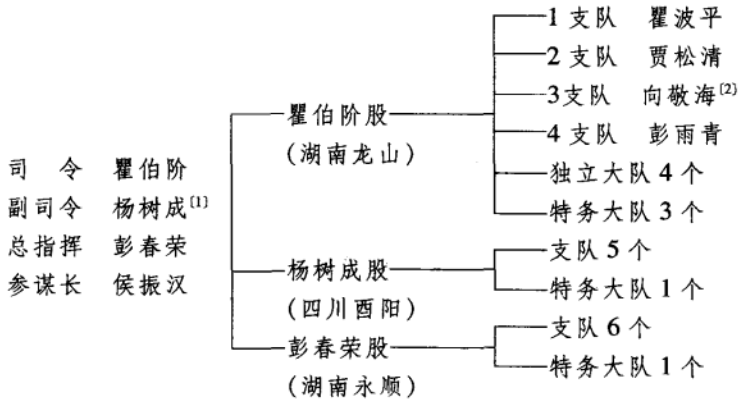
实力及活动范围

瞿伯阶这支土匪[部队]，共辖15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5个特务大队。支队与大队喽罗的人数多少不等，支队最少的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从40多人至300人左右。总数约有1.9万多人，全部约有步机枪1.2万多支。

这支土匪[部队]集三大股而成。其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在此以前，还有跟瞿伯阶当过副司令的王继安，当过总指挥的贾凤昌，当过参谋长的曾庆如、萧瑞娥、李国柱、瞿闵盛，当过支队长的王家仁等。

瞿伯阶辖1万多人枪，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4省边境。他的活动范围遍及4省边境的16个县区，北至湖北之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之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之酉阳、秀山、



黔江及贵州松桃之一角。平时在这个区域内“吊羊”，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派捐派款、收鸦片烟、购买枪支子弹等，胡作非为。一遇国民党派兵围剿，就在这个区域内到处流窜，进行顽抗。从湖北来打，窜到四川；从四川来打，窜到湖北；从湖南来打，或者窜到四川，或者窜到湖北。如果三面包围堵剿，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你来我分散，你走我集中”。国民党对之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用烧房子、并寨、追逼当地居民的手段来对付，不但没有丝毫效果，反而越剿越多。所谓官逼民变，老百姓常被国民党课以通匪、窜匪的罪名妄加杀害，铤而走险参加为匪者日益增多。据我亲身经历体会，国民党军队不剿，瞿伯阶搞不起来，他们剿一次，他就壮大一次。

起　家　过　程

1926年以前，龙山有两股土匪，一股为刘子良，一股为师兴五。前者系土匪巨魁、人称“湘西王”陈老统（即陈渠珍，又叫陈有木，土匪内部称之为陈老统）手下之团长；后者自称司令，系当地地主恶霸势力的代表，也是拉的陈老统这根弦，在地方办民团逐渐发展起来的。先是龙山十六个乡，刘子良占其十五，师兴五只据其一。二人各霸一方，各守各的势力范围，均得于陈老统，初尚相安无事。唯

〔1〕杨树成，即杨树臣。下同。
〔2〕向敬海，即向静海。下同。

师兴五野心极大，力图扩充实力及地盘，久而久之，经常越界厮杀，与刘子良倾轧，兼并其地盘，由一个乡扩大为四个乡。而心犹未足，继续招兵买马，企图取刘子良而代之。

1926年，瞿伯阶以一个光棍在区公所充自卫分队长，担任区长瞿代亮之护卫。适值师兴五在二所乡扩充实力。乡长向树梅与其通同一气，而与区长瞿代亮不和。师兴五的扩展计谋常受瞿代亮之梗阻，遂利用红帮大哥瞿列成与瞿代亮之仇隙将瞿代亮杀了，瞿列成取区长而代之。瞿伯阶与瞿列成系五服内叔侄关系，而与瞿代亮虽系同宗，终不如瞿列成之亲，就投靠于瞿列成。从此开始为匪，经常私自带十几条枪越界到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

瞿列成当了区长，官匪是一家，对瞿伯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管。而师兴五吞并刘子良蓄谋已久，瞿伯阶此举正合其意。因此瞿伯阶越来胆量越大，并与其妻舅张明富合伙，共约30多条枪，继续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来抢去，实行倾轧兼并。这样搞了年把多，声势一天天扩大，自成一股实力了。

瞿伯阶肆无忌惮地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倾轧、兼并，刘子良既不能制止，又无法对付，遂报告陈老统。因系属于师兴五范围，陈老统命师兴五剿除之。师兴五遂请准陈老统将瞿伯阶和张明富收编。瞿伯阶往见师兴五，知任张明富为连长，自己屈居副连长，心有不甘，认为师兴五不信任。一气之下，不服师兴五收编，与张明富分开，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枪，拖到湖北来凤去了。此是1927年的事。

来凤与龙山只隔一条河，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便于土匪盘踞。当地十几个乡均属土匪魁首向作安管辖。此人为恩施国民党政府收编，委以旅长之职。另外，那里还有一条地头蛇彭树安，掌握一部分人枪，勾结一些亡命之徒，占据白福乡，自称大队长，为非作歹。向作安不让彭树安另树一帜，只得承认为其白福乡之大队长，但骨鲠在喉，欲去之而后快。瞿伯阶拖到来凤，经其亲妹丈胡跛子介绍与彭树安接了头，被任为连长。瞿伯阶就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卯洞的几个大山洞内住了下来，不时到师兴五的范围内去抢劫。师兴五派张明富去暗杀瞿伯阶不着，捉了他的外甥，并杀了他妹妹的公公。瞿伯阶代妹报仇，率部围攻张明富，将其全部人枪收拾，扩充了自己实力，并手刃了张明富。既与师兴五为敌，自然也就取得了彭树安的信任。后来彭树安被向作安杀了。瞿伯阶通过漫水乡乡

长彭连城的介绍，就投靠了向作安，仍被放为连长。

向作安在来凤为王，实力不小。师兴五在龙山扩展实力，到底把刘子良这股土匪兼并了，声势搞得很大。两人都有很大野心，双方都想向外伸展势力范围，尤以师兴五野心勃勃，企图兼并来凤，遂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展开了激战。瞿伯阶对师兴五一再怀恨在心，在这一场战斗中，充当了一个凶狠的打手。他打死打伤师兴五100多人，还捉了不少。从而很受向作安器重，奖励了他20几条枪，加强了他的实力。

瞿伯阶充当向作安的打手，使师兴五吃了一场败仗，师兴五命瞿列成到来凤去找瞿伯阶讲修旧好，许以要枪给枪，要名义给名义，只要不帮向作安而回到龙山来。这一着棋出乎瞿伯阶意料之外，一时倒难决策。向作安的部属对瞿伯阶也有了怀疑。瞿伯阶最后决计出走，一面将老婆、儿子送至向作安旅部附近住起来，表示事出不得已，非有意叛离；一面利用夜晚率领部队拖向龙山。向作安在来凤所设兵工厂与瞿伯阶驻地毗连。瞿部连夜出发，兵工厂以为有情况，糊里糊涂跟着一起拖走了。瞿伯阶发觉后，连忙叫他们回去，兵工厂内的枪支、子弹分毫未动。瞿伯阶一到龙山就派人给向作安送一封信去，大意说："你的部属对我太怀疑了。此番拖走，情非得已，如果你不相信，和师兴五再打，我绝不为其卖命。"向作安接信，证以兵工厂之事，派人将其老婆、儿子送回龙山。

瞿伯阶回来，师兴五并未履行其诺言，虽然给以副营长名义，枪却没有补充一条。原有的嫌隙未除，反更增不满。不久，师兴五病死了，乃弟师兴周承接了他的衣钵。几个月过去，倒也相安无事。

1935年，师兴周投靠陈老统，被任为保安团长。其时，贺龙将军在湘鄂西边区策应红军北上抗日，围攻龙山县城。国民党官匪勾结，堵击红军，派刘文华一个保安团及师兴周同守龙山。师兴周调瞿伯阶往守龙山之南门。龙山被围49天，弹尽粮绝。国民党空投技术太差，援救的子弹和粮食，全投到城外红军阵地上去了。守城部队饥饿难当，皮鞋底都煮食殆尽。红军自动撤离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龙山才得解围。师兴周与其兄师兴五一样，刁滑阴险，龙山一解围就自我吹嘘，上报守城有功，邀宠于国民党。国民党遂行其笼络的惯伎，派员前来颁发奖章。瞿伯阶满以为论功行赏，决少不了自己一块奖章，谁知师兴周却全部发给了他自己的亲信。瞿伯阶深切地感到师家兄弟到底是一丘之貉，不能长与为

伍，一夜之间，就从龙山县城把部队拖走了。

原来师兴周调瞿伯阶守龙山时，瞿伯阶闻知红军厉害，认定此去凶多吉少，但恐遗人以怕死的笑柄，又不得不去，遂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到龙山去，准备送掉；另一部分由其胞弟瞿兴景及排长彭雨青率领，留在四乡抢劫。他打算在龙山失败之后，仍留有本钱，可以东山再起。龙山这一部分并未送掉，乃意外之喜，就拖出龙山，准备与留下的一部分队伍会合。来到距城15里之喜罗乡，系师兴周所辖范围，乡公所有20几条枪，亦为师兴周所有。为警告师兴周"瞿伯阶不是好惹的人"，一下就缴了这20几条枪，拖到明溪乡与留下的队伍会合了。这时瞿伯阶从10几条枪搞起来，已经搞到70多条枪了。

明溪乡有一股土匪，以王继安为首。他是从四川酉阳拖回来的，有80多条枪，投到师兴五手下，给他放了一个营长。师兴五死了以后，他对师兴周不感兴趣，师兴周调他去守龙山时，没有服调。师兴周在龙山对他大肆中伤。此人与瞿伯阶曾有交往。瞿伯阶来到明溪乡，把师兴周对他不满中伤他的话据实以告，既离间了他和师兴周的关系，两人又进一步建立了感情：砍香拜把，勾结得很紧；王继安还把儿子拜认瞿伯阶为干父。两人共掌握160多条枪，在明溪、二所两乡活动，大有独树一帜之势。

瞿伯阶从龙山拖回二所乡，又与明溪乡王继安勾结，对师兴周很不利。师兴周有见及此，连忙左托人，右想法，通过瞿列成向瞿伯阶说："我对瞿伯阶决无二心，叫他不要误会！"并给瞿伯阶放了一个营长。

瞿伯阶起家的过程就是与师兴五和师兴周兄弟不断矛盾的过程。经过一次矛盾，实力增加一点，名义搞得大一点，同时江湖上也就结纳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首次受骗和倡乱

1936年，国民党军队于"围剿"红军后进入了湘西。次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要陈老统将其部队编成一个师，美其名说是交师长顾家齐带出湘西到淞沪前线参加抗日，实际上是趁机收拾湘西土匪。在龙山方面，陈老统命师兴周编两个营出去。师兴周按陈老统指示，以贾义昌及其亲侄子师秀章为营

长编成了两个营，并命瞿伯阶编一个连配给贾义昌营。瞿伯阶口里答应，实际不干，师兴周也莫可如何。其实师兴周也只是阳奉阴违，应付差事，把好枪都留下来，一些枪机都打不开不能作用的，七拼八凑，凑了300多条枪，编成两个营的番号带出去了。本人则仍留在地方。

瞿伯阶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是：国民党军队压境，收编部队参加抗日，陈老统接受收编，师兴周见诸行动，自己没有干。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到保安团去接头，承认缴枪。保安团认为缴枪不缴人，终为后患，对瞿伯阶说："抗日嘛！人人有责，并不是要你缴枪，你还是把部队编好，你自己不愿意出去，派个亲信的人带出去也可以。"瞿伯阶信以为真，编成一个连交其胞弟瞿兴景带出去了。他还对保安团说："我什么枪都带走了，只要政府保护不出事，我也不愿意玩枪了。"话虽这么说，还是留了好枪10条、短枪2支。另外保安团又给他留了长短枪各2支，假仁假义说："你在地方上搞了这么久，难免不得罪一些人，虽然政府可以保护你，留几条枪作保身之用也是好的。"瞿伯阶暂时就住在家里。明溪乡的王继安，仿照瞿伯阶的办法编成一个连，由他的儿子王家仁带到保安团去了。

国民党企图消灭湘西匪患，所有受编部队，编的编散了，关的关起来了，杀的杀掉了。瞿伯阶和王继安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一个晚上，瞿兴景带出去的部队被包围缴了枪，人全部被看守住。另以一个连围住瞿伯阶，双方展开射击，打死了瞿伯阶的堂弟，他本人夺路逃跑了，捉去他的老婆及未满两岁的小儿子。瞿伯阶一跑掉，国民党就下令将其胞弟瞿兴景及带去的40多人，聚集在一个草坪内，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了。王继安的儿子王家仁带出去的部队枪也缴了，只是没有杀他们，连同瞿伯阶的老婆、儿子一起押到龙山县关起来了。

瞿伯阶和王继安上了国民党的当，遭了这次变故，几乎送掉性命。他俩从家里逃出以后，一直跑到四川酉阳的老寨亲戚彭继才家里。彭继才系当地的大恶霸地主，自任乡长，实力很大。他们两人就暂时躲在那里避风，等待时机报仇雪恨。

以后就到了瞿伯阶的倡乱阶段。

瞿伯阶之倡乱，始于攻打龙山县城。其时龙山县警察大队3个中队之一的一个副中队长向道美，系二所乡人。他的堂兄向道和（大学生）在龙山活动乡长不成，对县长周献坤不满。向道和至龙山访其堂弟向道美偶尔谈及瞿伯阶的遭

遇，其弟说只要“大哥”（指瞿）打来，愿为开城。乃兄一听，正中下怀，也想利用瞿伯阶攻打龙山，报复周献坤。二人计议一番，决定找到瞿伯阶以后，再作商量。

向道和回乡，立即各处查访瞿伯阶的下落，终于找到瞿伯阶的一个老部属熊安乐。由他把向道和带到酉阳的老寨，见了瞿伯阶和王继安，告以向道美的意见。二人一听，为救出老婆、儿子，良机岂肯坐失。但又不敢轻举妄动，遂请向道和再回龙山，坚定其弟的决心，许以打开龙山，所有缴获的枪支子弹完全归其所有，并另编队伍由其统领。经过向道和再度往返，转达其弟的决心。瞿伯阶和王继安二人商定，请老寨恶霸彭继才襄助一臂之力，得到彭的满口应承，并借给200多人枪。他们组织好力量，再由向道和到龙山与其弟约定攻城时间，里应外合。

老寨到龙山只有120里路，瞿伯阶和王继安二人率领200多人枪，于黄昏前出发，连夜急速前进，拂晓前到达龙山。稍加整顿，利用拂晓从南门向道美守城处一举就攻进了城。向道美中队3个排，拖走一个，两个缴了枪。其余两个中队，打走了一部分，一部分缴了枪。龙山县警察大队全部被解决了。所有缴获的人枪，都如约交给向道美，编成一个中队，由他任队长。瞿伯阶把押在监狱中的妻、子都救出来了。其他在押的人犯也全部放走，凡愿意跟着干的就留下，不愿干的，打开粮仓，要粮背粮，不要粮的给钱，各自回家。龙山县长周献坤被捉到了，瞿伯阶仍叫他当县长，并挟令他向政府打电报，要求给予正式名义。

瞿伯阶往县政府一住，自封团长，以王继安为副团长，向道和为团附。下面编成两个营，以彭雨青及王家仁分任营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任意左右县长。

接着，为了防止意外，瞿伯阶将各头目驻地作了调整。他自己迁往城外太平山一个庙内，王继安和他儿子王家仁也迁往城外石膏山，向道和、向道美、彭雨青则分别住在城内，并由向道和应付县长。但是他们内部不甚团结，因为打开龙山时，王继安缴了几根枪没有交给向道美，向道美兄弟深为不满，欲火并王继安。瞿伯阶劝和不成，王继安把部队拖到明溪乡去了。

王继安一走，实力大为减小。瞿伯阶住在龙山，如坐针毡，对向道和及其他部属说：“城市终非我们久住之所，现在王继安走后，实力减小了，城里再不能住下去，如果不出城，国民党部队包围过来，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大家商量，自以出

城为上策，但对王继安有顾虑，深恐发生火并。瞿伯阶说："王继安的事可以讲得通，还是出城要紧。"就这样，全部从县城拖回二所乡了。

瞿伯阶拖出龙山，几百人要吃要用，于是到处"吊羊"、抢劫。达拿乡王和坝是一个有60户人家的寨子，财主很多。师兴周的姐夫贾胡五的姐姐住在那里，是个大财主。瞿伯阶把王和坝一扫而空，并捉了贾胡五的姐姐，向她要4万光洋，如拿不出光洋，折合鸦片烟要8万两。这只肥羊关在二所乡一个险要的山洞内，队伍就住在山洞附近，专等来款赎人。

事为师兴周所悉，报于龙山县，请求派兵剿除瞿伯阶，救出肉票。龙山调来一个保安团，还派了一个警察大队，围打瞿伯阶。打了一天，不分胜败。瞿伯阶把王继安从明溪乡调来了。他们一来，就一个夹攻，把保安团和警察大队打退了，还追了3里多路。战斗结束后，瞿伯阶料定敌人决不会甘心，立刻召集部属开会，说："敌人虽然打退了，一定会增加兵力，卷土重来，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必须撤走。但是，码子(绑来的肉票)不能带走，怎么办！"向道和家离关码子的山洞只有里把路，他提出建议说："码子不带走，就关在山洞内，我负责来守洞守码子。"大家都说："你守我们同意，不过要守就得守住，这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当时我也在场，因为这个码子是我捉到的，根据我们内部规定，谁捉到的码子，在赎款内可以提百分之十的奖励，所以我特别强调非守住不可。经大家决定，要向道和守半个月。向道和当众保证："我一定守半个月，半个月以后你们再来。"于是留给他们够半个月吃的粮食及枪支子弹，把被打伤的人也留在洞内，其余全部撤到来凤的卯洞去了。

第二天，保安团果然又来了。由于山洞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向道和率领40多个人对付一个保安团，断断续续打了4天，第5天一早才被攻破。向道和甩掉伤员及码子，从洞内的另一个出口逃跑了。消息传到卯洞，大家非常气愤，认为这是纪律问题，纷纷要求杀向道和。向道和不敢到卯洞来，央求瞿列成向瞿伯阶请求恕罪。瞿伯阶召集部属说："向道和逃跑是不对的，但是上次攻进龙山县城他有功，将功抵罪，这次应该原谅他。"大家被说服了，向道和才敢到卯洞来。没有再给什么名义，和瞿伯阶住在一起。

摇钱树被救走，快过年了，瞿伯阶又派人到来凤城边抢劫，把一个姓冯的财主捉来，搞了4000块光洋，痛痛快快地过了一个年。

1939年春，原已缴枪的师兴周久静思动，意欲东山再起，带了30石鸦片烟（约1500斤），到省里（长沙）去活动。省里认为瞿伯阶在地方上倡乱，声势越搞越大，过去师兴周曾收编过他，利用这个机会，任师兴周为保安团长，命其将瞿伯阶收拢来。师兴周回到龙山，派原跟师兴五当营长、后来洗手不干的彭亦九，到来凤卯洞找到瞿伯阶，对他说，师兴周想请他和王继安回去，编成一个正式营，由他二人分任正副营长，他仍驻二所乡，王继安仍驻明溪乡。瞿伯阶本想搞个正式名义，那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虽与师兴周有成见，但为达此目的，暂时委曲编为一个营，心里是愿意的。不过他还有他的长远打算，对彭亦九说："我和王继安各是各的，给我编一个营我接受，还得给王继安编一个营。请你回去转告师兴周，行就干，不行就不干。"胳膊扭不过大腿，结果师兴周同意了。于是瞿伯阶和王继安以保安团营长的名义回到了龙山。但瞿伯阶住在龙山里耶镇不久，对师兴周不满意，又回到二所乡，另作打算。

龙山有3个黄埔六期学生萧瑞禾、向阳和杨亦九。萧瑞禾过去当过几天县长，当时赋闲在家。其余二人当时虽都在职，但均郁郁不得志。1933年12月，3人碰头商议，认为瞿伯阶的声势不小，大有发展前途，把他抬起来，大家都有出路。于是联袂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枪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久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脱离师兴周，脱离湘西的派别，我们帮你去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那时就变成他的直系部队，大家都有办法了。"瞿伯阶深以为然，要他们出去活动。

1940年2月，萧瑞禾又来到瞿伯阶处，极力怂恿瞿伯阶先把架子搭起来，以广号召。瞿伯阶遂自封司令，以王继安为副司令、萧瑞禾为参谋长。王继安留在明溪乡一带抢掠，瞿伯阶拖到来凤白福乡、白福市活动去了。

白福市为鄂西一个桐油集散的市场。瞿伯阶一到那里，就把市场上的桐油抢劫一空。王继安在明溪乡也搞得鸡犬不安。两地均分别上告到省，请求派兵为民除害。湖北调一个保安团到白福乡打瞿伯阶，湖南调一个保安团配合师兴周保安团之一部到明溪乡打王继安。由于兵力分散，双双都招架不住，相约退到四川酉阳八溪界大山上。他们与当地土皇帝张少卿接了头，张少卿表示支持。就这样，瞿伯阶时而四川，时而湖南，到处流窜，和保安团打打跑跑，纠缠了一个短时期。

再次受骗 继续倡乱

1941年，蒋介石任命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命令彻底肃清湘西匪患，维护公路交通治安。总司令部驻四川秀山，以王严、朱鼎卿等师，并指挥湘、鄂、川3省部分保安团队，在湘鄂川边区一带搜捕围剿。

瞿伯阶带领几百人经不住傅仲芳部的围剿，在湘鄂川边境各处流窜，约莫有两三个月，人困马乏，不堪忍受，拟向傅仲芳缴枪投诚，以为缓兵之计。遂通过二所乡乡长瞿兴孝对傅仲芳说："瞿伯阶有意保命缴枪，不知总司令意下如何？"傅仲芳打算将湘西土匪人枪一网打尽，对瞿兴孝说："你回去告诉瞿伯阶，不要缴枪，把他所有的人枪收拢来，编成队伍，由他派一个亲信的人带出去。"瞿伯阶虽无洗手不干之心，但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将计就计，把人枪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大队，以向家彦为大队长带出龙山县境去了。

瞿伯阶的人枪一带到沅陵，就全部被改编。此举尚属意料所及，却不料傅仲芳说他的枪没有全部拿出来，追逼他继续缴。其实，瞿伯阶有上次事变的教训，不仅枪没有缴完，而且人也没有全部带出去。傅仲芳不追不逼，就没有安心缴，这么一追逼，更决心不再缴了，并且还促使他立刻采取了措施：把留下的枪分散给亲信去埋藏起来，留下的人也"爬壕"（隐蔽）成了农民，他自己带了老婆和几个随从亲信，跑到湖北鹤峰他老婆的老表家里去了。傅仲芳下令到处搜捕他。

瞿伯阶到鹤峰以后，外面捕捉他的风声很紧，企图找一个有势力的人为其作护身符。适当地有个大财主名叫王庆山，瞿伯阶过去认得他，遂登门求助，把前后经过对他直言不讳，并说傅仲芳搜捕甚紧，问他是否可以招呼一下。王庆山慨然允诺，对瞿伯阶说："老弟，怕什么！他不清官，我有清山，在我这里住着，不要紧！"于是把瞿伯阶送到山上他的佃户家里隐藏起来。

瞿伯阶在鹤峰安然住了几个月，一榻横陈，消磨时日，待机再出。因带去的鸦片烟已经抽完，近处购买恐走漏风声，遂派人到宣恩沙道沟购买鸦片烟。他老婆的老表的堂兄弟张麻子是一个走江湖闯码头专做鸦片烟生意的人，为人阴险刁滑，其时正在沙道沟卖鸦片烟。瞿伯阶派去买鸦片烟的人被张麻子闯见了，认得是瞿伯阶身边的亲信，也知道各处搜捕瞿伯阶不着，国民党正在悬赏捉拿归

案，一笔送上门的喜事，岂肯轻易放过？于是表示很关注地探问瞿伯阶的情况，瞿伯阶派去的这个人据实一一告诉了他。张麻子立刻跑到鹤峰保安团一报，保安团连夜派了一个连把瞿伯阶包围了。瞿伯阶住的是半山腰里一间独立的茅草房。深更半夜突然有人打门，侧耳细听，外面有轻言细语的人声夹杂着来往的脚步声，偶尔还听到铁器的碰击声。凭其多年为匪的经验，知道已被包围。外面打门一阵紧似一阵，他顾不得自己老婆，一面答应开门，一面和他两个亲信，拖出枪来，卡上子弹，把门一打开，三个人三条枪三梭子子弹一扫，打倒了几个叫门的人，趁对方措手不及，像猛虎一样蹿了出去，突围逃跑了。保安连在那里闹腾了一夜，没有找到一点影子，把瞿伯阶的老婆捉去了。查明瞿伯阶系王庆山窝藏于此，将王庆山逮捕，一直关死在牢内。瞿伯阶的老婆怀有身孕，押解者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出不了事，她竟趁机溜掉了。押解者交不了差，七打听八打听，追寻到瞿伯阶嫁在来凤的妹妹家里，把他寄居那里的儿子捉去了。

瞿伯阶突围后到了来凤的卯洞，心想两次缴枪听编，两次都几乎送掉性命，知国民党之不可信，抱着“成则为王，败仍为寇”的决心再干下去，又进行招兵买马、积草囤粮的活动。

他一面派人从来凤卯洞回到龙山二所乡，把原来“爬壕”的人找出来，把埋藏的枪也起了出来，一面派人把王继安又找了出来。此时，师兴周的枪也为国民党收缴，本人关押于湖南邵阳。瞿伯阶利用这个机会，把师兴周遗留在地方的人枪收编了。保靖有个贾凤昌，浑名叫贾瘌子，苗族，拥有苗家喽罗300多人，自己找到瞿伯阶这里来，请求入伙。几部分合起来，共有700多人，400多条枪，啸聚于龙山八面山，杀鸡喝血酒，砍香拜把，重新成立司令部。瞿伯阶自任司令，仍以王继安为副司令，贾瘌子任总指挥。

在此期间，国民党部队上报说湘西土匪已经肃清，正规部队全部调走了，只剩下保安团配合县大队搜剿散匪。瞿伯阶率领所属到处窜扰，和保安团七打八打，子弹消耗殆尽。聚众计议，化整为零，以分散保安团兵力，节约子弹；并决定王继安同贾瘌子去保靖。贾瘌子回到保靖，部队一化，全部垮完，原来的300多人，均作鸟兽散，只剩下王继安带去的一部分人。瞿伯阶自己这一部分，化成几个人或十几人一股，零星活动。这样一搞，龙山一带表面上找不到匪踪了。

1943年春，收鸦片烟的季节到来。鸦片烟向为土匪生存的命脉，饷项和购

买武器弹药都依赖它，所以每到此时，我们即四处活动抢劫鸦片烟。为此，瞿伯阶跑出来集中队伍。王继安在保靖有病，队伍由其子王家仁带回来了。瞿伯阶为扩充实力范围，沅陵、永顺之间有一股土匪由彭叫驴子(彭春荣)掌握，遂派人前往联系。彭叫驴子派他哥哥彭杰青把队伍带到龙山来，愿听瞿司令支使。瞿伯阶又增加了400多人的实力。又是喝雄鸡血酒，对天盟誓，热闹了一番。瞿伯阶把各部分集拢来的队伍，编成5个大队：第1大队长彭杰青，第2大队长贾松青，第3大队长王家仁，第5大队长向敬海，并把我升为第4大队长。5个大队分别活动于龙山和四川边界，到处抢掠鸦片烟。

国民党保安团的给养一向也是仰给于地方，虽然不像土匪一样明目张胆地放抢，但是抽捐派款，压榨老百姓，实质上与抢劫没有区别。抽鸦片烟捐税，为他们一大宗经济来源。我们抢掠鸦片烟，阻其收入，必为所不容，而又必出全力以护卫，因此到处围剿我们甚紧。我们为避其锋芒，向桑植、永顺流窜。行至桑植卯子垭，适逢赶集。队伍一进集市，就如饿猫扑鼠，全都散在集上，吃的吃，喝的喝，什么也不管了。不料保安副司令赵某率领一个保安团将卯子垭包围，占领山头，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以炽盛的火力封锁出路。我们被困在集上，冲不出去。瞿伯阶命令冲锋，抢攻山头，因保安团火力过猛，上去一批，打死一批。第1大队长彭杰青发火了，说“老子非拿下来不可”，亲率几十个人冲上去，也被打死在山腰上。瞿伯阶见硬冲不行，牺牲太大，改用火攻，便命令四面纵火。草枯风顺，遍山火海，这样才把保安团全部解决，赵副司令被烧死，抢了3挺重机关枪，搞了不少的子弹，装备补充了部队。在卯子垭休息一天，继续向永顺前进。到达永顺，与彭叫驴子会合。闻石田溪驻有两个保安连，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攻打石田溪，一举将那里两个保安连解决，并把那里洗劫一空。从此任彭叫驴子为总指挥，此后即在永顺、沅陵一带窜扰。

永顺、沅陵一带系彭叫驴子的巢穴。瞿伯阶手下的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在那里胡作非为，把老百姓的鸡鸭都抢着吃完了。所谓强盗要留30里寨子，彭叫驴子很不以为然，向瞿伯阶提出说：“这样搞不行，要整顿。”瞿伯阶立刻召集大队长开会，责备贾松清和王家仁的行为。贾、王二人表面接受，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瞿伯阶那里，说要拖回龙山去。瞿伯阶与彭叫驴子商量，同意让他们回去。为避免发生误会，由彭叫驴子派人将他们送过古丈。走到古丈，与保安

团遭遇，王家仁的腿被打断，当地地主武装张大智将其收留在那里养伤，贾松清和王家仁所部逃窜到龙山去了。这对瞿伯阶的实力发生一定影响。

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拖走之后，瞿伯阶和彭叫驴子率领其余队伍仍然窜扰于永顺、沅陵边界地区。当时3个保安团跟踪追剿，纠缠约两个月左右，子弹消耗很多，补充不易。瞿伯阶对彭叫驴子说："我们二人不能集中。我们集中，保安团也集中了，不如我拖回龙山，可以牵制一部分人，两人都不会吃亏。"商量既定，瞿伯阶率瞿波平及向敬海的4、5大队回到龙山。为了收鸦片烟买子弹，将队伍分散，三十、五十的一起到处活动。半年多过去，买了不少子弹。于是又把部队集中起来，连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也集中到一起了。

在此期间，瞿伯阶始终没有忘记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范围。队伍集中后，拖到四川酉阳。当地股匪张少卿为傅仲芳剿除后，留下来的部属杨树成尚有10几条人枪，在地方上为害。瞿伯阶闻知，准备将其收来，叫他当副司令。又恐部属不服，先召集各大、中队长开会，说："我准备把杨树成找来，叫他当副司令，莫看他只有一二十条人枪，张少卿垮了以后，散在地方上的人枪不少，我们就缺少四川这一带地盘和这一带的人，有了他以后，不仅可以增加实力，而且在酉阳、秀山一带的活动范围就大得多了。"大家听了都没得意见，才把杨树成请来入伙当副司令，砍香喝血酒。杨树成当然很高兴。他在酉阳、秀山、黔江等一带地区活动了两个多月，收了300多人、100多条枪。这时，四川保安团和湖北保安团一直围着我们打。瞿伯阶又与杨树成商量，叫他以副司令名义留在酉阳，继续收集人枪，自己率队回龙山，以牵制保安团兵力。

瞿伯阶回到龙山，声势更加浩大，各方面联系的书信往来不绝，前来投奔的人日益增多。以瞿伯阶为主，形成了犄角之势（瞿伯阶在龙山、来凤、鹤峰、宣恩等几处活动，杨树成在黔江、酉阳、秀山一线活动，彭叫驴子在永顺、沅陵、大庸、桑植中间地区活动）。虽然保安团一直与我们为敌，但是我们凭借地利，进退主动，他们总是吃亏，一口怨气发泄在老百姓身上。因此老百姓遭害越来越厉害，铤而走险入伙为匪的也就越来越多。截至1943年，各股都有很大发展。彭叫驴子有千把人，从永顺开到龙山。瞿伯阶在龙山也有千把人。两股集中2000多人，开往四川与杨树成会合。杨树成已发展到2000多人了。3股会合，共有4000多人，羽毛已经丰满。但被保安团纠缠不放手，尚不能自由飞翔，决心与之

较量一番，以示警告。

瞿伯阶等在四川会合后，首先一回马枪杀到来凤的卯洞，不费吹灰之力就吃掉驻守那里的一个保安营，缴了他们的枪，当官的都放走不要，士兵跟着一起干的都留下来。卯洞得手，接着驰军龙山，把驻在达那乡的一个保安团包围一打，他们不战而败，我们缴了两挺重机关枪，100多条步枪。回过头来，又把驻四川溪口的一个保安营解决了，营长被打死，只跑掉一个连。稍加整顿，又转到永顺塔禾乡，把驻在那里的两个保安营包围，缴了一部分枪，把他们赶到永顺城里去了。这样一来，四川、湖北、湖南3省的保安部队都给了他们一点颜色，同时搞了不少枪支子弹补充了队伍的实力。瞿伯阶深知保安团吃了亏，国民党一定又要派正规部队来围剿，就和杨树成、彭叫驴子计议，决定各回原根据地，避免集中挨打，三股遂分散了。

果然不出个把月，国民党派来3个师围剿。此后，瞿伯阶率领所部进入抗拒围剿阶段。

抗拒围剿经过

国民党派来的3个师，代号为万安、万全、万盛，酉阳、龙山、永顺各一个师，分别找着我们打，三个地方同时发生了战斗。打了一阵，瞿伯阶一看敌人来势很凶，不能硬打，派人分别送信给酉阳杨树成和永顺彭叫驴子，叫他们不要硬打，暂时将队伍分散，百把二百人或几十人一起，利用地利，以牵制国民党部队，看看动静，摸摸他们的底。并指示他们：如国民党军队少数人白天出来，我们就埋伏起来打，看情况打他们的前队或截击他们的后尾；如他们白天不出来，我们夜晚就去袭击扰乱他们。三处根据这个办法，搞了国民党军队不少的枪。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酉阳方面长短枪搞了200多条，轻机枪5挺；永顺方面长短枪搞了300多条，轻机枪7挺；龙山方面长短枪搞了437条，轻机枪7挺半（有1挺没有枪管）。三处搞的子弹不计其数。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实力搞得非常雄厚。

国民党军队当然不是傻子，吃了几次亏，他们也搞精了，采取集中兵力攻打一处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分散扰乱；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把酉阳和永顺的两

个师都调到龙山来，3个师集中打瞿伯阶。首先对当地老百姓施加很大的压力，实行并寨，把老百姓集中到一块，修起碉楼工事，派兵驻守，以免老百姓通匪、资匪；然后派兵搜捕围剿。瞿伯阶看到这种情况，仍然不和他们硬碰，将队伍进一步分散，白天隐匿在山上，晚上出来扰乱一下，搞些吃的喝的。两个多月过去了，生活比较艰苦，风餐露宿，有些人吃不住，发现有向国民党军队缴械投诚的，若不及时改变对策，队伍有被瓦解的危险。瞿伯阶有见及此，遂把队伍集中起来拖往酉阳，与杨树成股会合。国民党军队侦知我们动向，他们也集中起来往酉阳赶。打了几次硬仗，我们又和杨树成一起拖向永顺，前往会合彭叫驴子。国民党军队又赶到永顺打，不肯放手。我们前后和国民党军队硬拼了几次，子弹没有补充来源，经不起打，快要打空了。瞿伯阶、杨树成、彭叫驴子3人研究，决定仍各回各地，想法补充弹药，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对策。终于3人又分散，各回各地去了。

和国民党军队拖了半年，他们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烧房子、并寨、追逼当地居民，在地方上骚乱了一顿，不但没有把我们剿除，反而促使我们队伍发展壮大起来了。以后不久，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都调走了，只剩下一些保安团队扼守县城和重要的镇市，他们轻易不敢和我们作对。

原来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开入湘西剿匪，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对老百姓任意课以通匪、窝匪、从匪等罪名，吊打、枪杀，滥施刑法，烧房子，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参加为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所以我们人数越聚越多，3股一下发展到1.9万多人。我们分别向各地乡、保借钱、借米、收鸦片烟，到处收买枪弹。国民党军队卖给地方的枪弹不少，地方又高价转卖给我们，3处一下就收购了几千条枪，共有1.2万多条枪了。这是瞿伯阶的全盛时期，也是国民党派3个师剿匪的“硕果”。

瞿伯阶有1万多人枪，子弹特别需要，指示各处尽量设法收购。不久，接彭叫驴子报告说：“国民党在辰溪有一个军械仓库，里面储存子弹很多，建议派人前往劫夺。”他看完报告，欢欣若狂，连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立刻派人传讯各处组织力量。他和杨树成各派1000人，彭叫驴子派2000人，总共派出4000人；以500人为1支队，编成8个支队。以1个支队担任警戒，1个支队担任攻击，其

余支队担任抢运。任务分配既定,全部轻装,利用黑夜出发。到达目的地时,正值鸡叫头遍。警戒布置完毕,由黎世勇指挥攻击队,把守仓库的卫兵摸掉,一枪未放就把仓库打开了。几千人一拥而入,枪支背得很少,子弹箱堆积如山,各人尽力量背,愿背多少就背多少,一下就搬了六七千箱出来。天已经亮了,大家兴高彩烈地踏上归程。不想国民党当局获讯,于我们的归程上作了堵击的布置。沅陵、永顺交界处,道路两侧为连绵不断的大山,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为我们必经之路。国民党派了两个正规团和两个保安团埋伏在两边山上,等我们全部进入这个山沟,两边山上机关枪、手榴弹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事先没有防备,突然遭到伏击,几千人一下就乱了套,跑的跑,躲的躲,还击的还击,指挥掌握不灵。好在我们凭以往山地活动的经验,还是突围冲出来了。但是,人被打死不少,什么都甩得精光,枪的子弹一颗也没剩下。队伍总算没有打垮,可是做了一次蚀本生意,只好暂时各回各地。

不久,国民党又派86军朱鼎卿的部队来围剿。他们先到永顺,只以小部队和彭叫驴子接触,进行试探。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才派一个团到龙山来。团长侯振汉率部驻龙山县城,两个月不见动静。瞿伯阶感到很奇怪,这种不同于以前国民党各剿匪部队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认为他们这一手很厉害,两个月按兵不动,不是想麻痹我们,攻我于不备,就是想静观我们的行动,相机出击。总之,不管怎样,他们来就是要打我们。于是瞿伯阶也想出了一个对付的策略。他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向视钱如命,见利忘义,当他听说侯振汉这个团在龙山城军纪不好,决定拿鸦片烟去活动他们的士兵反水,一个班也好,一个排也好,把他们买过来,先惩他一个下马威。这个任务交给特务大队夏亦清去执行。

夏亦清有一个舅子住在龙山县城边。侯振汉团有一个排住在龙山南门外夏亦清舅子的一个亲戚家里。夏亦清叫他舅子利用走亲戚去活动这个排。他的舅子带了很多鸦片烟去做人情,天天和那些班长、士兵厮混,喝酒、打牌,打得火热。这个排的两个班长很快入了圈套,带两个班的人反水过来,还带来两挺轻机关枪、20几条步枪。这样一来,使侯振汉诚惶诚恐,立刻把住在城外的部队都龟缩到城里去了。瞿伯阶见两个班的人枪到来,心里非常高兴,杀猪办酒款待他们,并且补充他们一些人枪,将两个班长委任为排长,编入夏亦清的特务大队。这是8月的事。此后两个月内,双方相安无事。

直到1943年10月，86军整个集中到龙山来了，几个乡都住得满满的。瞿伯阶知道来者不善，一面把队伍集中到龙山八面山，一面送信给杨树成，叫他到八面山集合。并决定暂时不和86军接触，准备等杨树成到达后，往永顺转移，以避其锋芒。如果他们尾追，也不和他们打，凭借我们山地活动的经验，引导他们到处转，等把他们拖疲以后，再回击其疲惫之师，以便稳操胜算。

86军侦知我们的行动，待杨树成一到，就把八面山团团包围起来。八面山山高势陡，地形险要，瞿伯阶和杨树成商量，决定据守。86军发动进攻，战斗一直在周围的一些小山头上展开，谁也攻不动谁。我们守了4天，到第5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化，落大雪，下大雾，对面不见人。原来里耶一个大财主和我们作对，时刻想整我们，当86军想利用天时进攻我们的时候，就由他带路从里耶附近王家仁据守的卡子攻上山来。打了几个钟头，他们的进展不大。到晚上，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认为这样困守，过于被动，终将陷于不利，决定向四川方面突围。第6天一清早开始行动，走到四川可打湖，不想86军有一个团在那里占领阵地，堵击我们。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打了3个多钟头，敌人的地势优越，又挖有工事，我们急切攻不动他们。瞿伯阶命令每个支队抽调精锐300人，共集中千把人，由他亲自率领打先锋，命杨树成统率其余队伍随后策应。但是，三番五次地猛攻，都没有奏效。打到下午，瞿伯阶着急了，唯恐敌人增加援兵，则更不易突出去了，一再命令，非攻上去不可。从先锋队中又抽出精强力壮的300人来，分成10队，每30人为一队，轮番向敌人攻击，做到前仆后继。这样，敌人顶不住了，我们抢占了他们的阵地，把他们赶跑。后面的部队跟着上来，巩固了我们的战斗成果。此时，我们的死伤很大，300人中死伤将近三分之一。为了扩大战果，又重新组织了400人，一直向纵深突击。终于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我们全部突围冲出，到达湖北之河东三堡。休息了一天，打算开到永顺去。

我们的意图又为86军得知，他们集中于龙山二所乡一带堵截我们。我们永顺没有去成，倒死伤了一二百人。瞿伯阶见死伤太大，同时几次战斗打下来，子弹消耗很多，与杨树成研究决定，终止去永顺，暂时分散，杨树成仍回四川。

队伍分散之后，几个月过去，当时天下很大的雪，86军一直未停止对我们的搜捕围剿，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士气下降；加以队伍发展过快，里面不少乌合之众，因此龙山、永顺、酉阳各地，在20天的时间内，就有好几

百人向86军缴枪投诚了。86军没有放松这个机会，一面大搞并寨，断我退路；一面大搞招降活动，瓦解队伍。此时我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打的打散了，投的投诚了，队伍垮掉一大半，连大队长王家仁也缴枪投诚了。过去一些乡保甲长被逼入伙的，为了立功赎过，给86军当向导来搜剿我们。瞿伯阶只剩瞿波平和向敬海的4、5大队跟在身边，不仅其余各大队失掉联络，而且永顺、酉阳也取不到联络。瞿伯阶为壮声势，将4、5大队编为1、3支队，带着这两个支队往湖北鹤峰拖。86军派两个团追击，追到桑植八大公山，打了一仗。敌众我寡，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折往龙山。86军正在龙山并寨，保安团、县大队依仗他们势力，也敢欺负我们了。他们为防止我们窜扰，除了交通要道深沟沟垒派兵镇守外，各处河流不能徒涉的，控制船只；能够徒涉的，把荆刺成捆扎起来放在河里，阻止我们过河。瞿伯阶不得不再将队伍作过小的分散，凡咸丰、鹤峰等处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其余本地有家可归的，或者想法回家，或者想法隐藏起来。分散后，仍然有很多投诚的。瞿伯阶这一股整个搞得只剩下不到百把条枪了。他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救出自己才有办法。决定把枪埋一些，寄一些，藏一些，他带了3个人避难于里耶镇瞿闵盛家里。

在此期间，我和向敬海的1、3支队以及夏亦清的特务大队，虽然只留下一个架子，但始终没有解散。我剩40几条枪，向敬海和夏亦清各剩20几条枪，到处流窜。然而我们3人各已失掉联络，没有碰到一块。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二所乡附近一个山上的茅棚内，我和向敬海不期而会合了。患难之中找到了自己人，倍增亲切，再也没有分开，就在龙山各乡活动。这个时期，我们隐藏在深山密林中内，不论白天或者晚上都不敢出来，只是利用下雪的天气偶尔出来搞点吃的。我们跋山涉水一向来去自由，而今竟感到行路为难，过河吧，水上无船，水底有刺；在雪地上行走，留下足迹，马上就有追兵跟踪而至。河可以不过，路不能不走，我们把草鞋倒穿在脚上，一个脚迹套着一个脚迹走，以迷惑敌人，可是敌人上了几次当，我们的法宝也失去灵验。特别是赤脚在雪水里走，当时冻麻木了不觉冷，一停下来却刺骨地痛，就烧火取暖，大家把脚往火边一伸，人往地下一躺就睡着了，因此很多人的脚肿了，很多人的脚溃烂，连脚趾头都烂掉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山洞，大家一进去就都不想出来，吃没有吃的，喝没有喝的，抽没有抽的(鸦片烟)。先还用雪水、盐巴、辣子泡点辣水喝，以后这些东西也没得

了。饭没有吃还熬得两天，抽鸦片烟的人没有烟抽一时都难过，大家叫苦连天。快过年了，要饭吃，要鸦片烟抽，没有办法，我和向敬海带了20几个人冒险出洞，利用黑夜到了86军并的寨子附近。那里有一个连驻守，我们顾不得一切，摸进寨去，找到几家熟识的老百姓，说："过年了，没得吃的，你们想法给我们搞点米、肉、糍粑、鸦片烟，我们就走，决不连累你们。"老百姓没法，只得每样都给我们搞了一点，我们就背起回洞过年去了。

在饥饿之中搞到一点吃的，当然解决很大问题。经过10几天，大家精神逐渐恢复过来。但是坐吃山空，没有接济，不得不拖出来，准备往桑植八大公山去。行至龙山罗塔乡，驻守该地的一个警察中队跟踪追了上来，搞到我们宿营地才发觉，逼起一打，打死他们20多人，缴了10几条步枪，把他们打跑了。老百姓并寨以后，都散住在一些土洞内，我们把警察中队打走，没有人看守，我们拿出几条枪和他们换了一些糍粑、肉就走了。到达桑植，当地有一个无业游民张清，送了他10根枪，要他找点人，给他放了一个中队长。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共搞了80多条枪，发展到将近百把人。

1945年3月，86军大部调走，只留下侯振汉这一个团。瞿伯阶从里耶瞿闵盛那里回到二所乡，听说特务大队长夏亦清在湖北河东三堡一个山洞内病死了；队伍由彭雨青带着。他找到那里，见他们只有30多个人，问起1、3支队，他们都不知道下落。这时，我们在桑植八大公山，因为久不知瞿伯阶消息，86军既已调走，决定下山找他。闻知他在河东三堡，我们立刻找到那里，三部合在一起，又有一百四五十人了。瞿伯阶一心想收集以前的残部，企图东山再起，带着我们到处游动，侯振汉一个团奈何我们不得。瞿伯阶到处一收，除王家仁投诚后被关押于花园，其他投诚的被暗杀不少外，收了300多人，从地下起出一百几十条枪。他又把旗号打起，正式干了起来。此时和永顺、酉阳尚未取得联系，一直和侯振汉团纠缠。

86军调走，他们卖给地方上的枪支、子弹很多。瞿伯阶的旗号树起，第一件事就是向乡保要捐款，要鸦片烟，大肆收买枪支、弹药；第二件事就是和永顺、酉阳取联系。经过一段时间，枪支、子弹收购很多，装备了队伍。然后开到酉阳找到了杨树成，并与永顺彭叫驴子取得了联系。那时杨树成只剩60多条枪、百把多人，彭叫驴子却还有100多枪、300多人。这次三股并未集中会合，各人均在各

地发展实力。瞿伯阶仍从四川回到龙山一带活动。

1946年2月,四川部队潘文华的3个师开入湘西,龙山明溪乡来了1个团。他们开始开过来时,瞿伯阶就去信调杨树成到湖北河东三堡集中,以便及时抗拒川军围剿。杨树成到来,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共商对付川军办法。他提出他的看法说:"我们不能和四川部队打,暂时避开他们,向永顺转移。他们要追来,就和他们采取拖的办法。因为四川部队可能不会久住,他们出川是蒋介石逼调出来的,剿我们是个幌子。同时四川部队比国民党的其他部队要凶些,他们是和我们一样拖起来的。我们要保存实力,如果和他们打,只有我们吃亏的,划不来。"他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正准备出发,四川部队派来两个营,前哨已经接触响起枪来,四川部队一个团都开过来了,把我们四面八方包围住。瞿伯阶仍令坚守,准备打到天黑再突围出去。这时四川部队向我1支队阵地猛攻,二、三次发起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人死得不少。打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见老等着挨打不行,等把他们第5次进攻打退以后,我就下令出击,一下就打出了一条通路,一直追赶过去,缴了4挺轻机枪、30多条步枪。取得了战果,我才给瞿伯阶报告。杨树成指挥的2、3支队那边也攻动了。四川部队撤围溃退。我们乘胜追击,把他们赶到二所、明溪、白福等乡去了。总计缴获13挺轻机枪,70多条步枪,不少子弹。

四川部队不经打,初非瞿伯阶所料,经过实际接触,发觉他们外强中干,瞿伯阶的计划也就改变了,决定在原地不动。他又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说:"四川部队不是我想的那么凶,用不着躲避他们,现在把死伤收拾一下,决定不去永顺。四川部队不来,我们就搞我们的;要是来打我们,就和他们对干。"这样决定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永顺彭叫驴子,告诉他四川部队可以打,不必害怕。于是我们就在龙山、四川边境地区来回活动。

有一天,我们到达四川边境,队伍停下来休息,四川部队来了一个营偷袭我们。我们有了上次和他们作战的经验,不慌不忙地和他们摆开一打,事实又一次证明他们不堪一击,打死他们10几个人,缴了4条步枪,他们逃往溪口去了。当我们离开二所、明溪乡时,有人留在那里侦察情况。我们在四川边境和四川部队打了一下以后,据侦察人员来报,二所乡滑石板驻有川军一个营,没有修工事,守备不严。瞿伯阶此时不仅不怕他们,而且起心相机袭击他们,得到这个情况,立

刻率领我们于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就回到二所乡，利用拂晓，一举就把这个营摸垮了，缴了9挺机枪、170几条步枪，捉了200多人，营长也被我们捉到。战斗结束后，从营长以下当官的都予以释放，士兵愿意跟我们干的都留下；不愿干的，一个人发给一点鸦片烟做盘费，派人送出境外。瞿伯阶在释放那个营长时，把他们喊到鸦片烟铺前，一面抽烟，一面教训他说："你回去给潘老总（潘文华）说，叫他不要打我们！何必这样呢？他把瞿伯阶打垮了，他也是要垮的；瞿伯阶打不垮，他还是要垮的。蒋介石能容许你们这些杂牌部队存在吗？跟他效命有什么好处呢？"

四川部队吃了几次亏，一方面也学了并寨，在寨子边上修起碉楼，集中整营整连的部队看守，妄想切断我们的接济；另一方面集中大部队来追剿我们。瞿伯阶和杨树成商量，四川部队实行并寨，我们就不搞他们，开往永顺去，以避免他们大部队的压力。在前往永顺途中，经过桑植卯子垭，四川部队一个姓潘的团长带一个营2个连驻在该处。事前我们不知道，前面便衣队发现他们的哨兵，往后报告说卯子垭驻有川军，尚未发觉我们。瞿伯阶叫便衣队先上去把哨兵干掉，大部队随后就到。便衣队一上去就被他们发觉，问是什么人。便衣队见势很急，开枪把哨兵打死了。枪声惊动了他们部队，立刻扑了过来，我们也扑上去打。瞿伯阶见地势险要，恐怕急切难以得手，下令不要强攻，先抢占山头。可是发现敌人人数不多，一个猛攻就把敌人打垮了，缴了6挺轻机枪、50多条步枪，捉了几十个人，差一点连潘团长也捉住了。捉来的士兵都愿意跟我们干，因为四川兵都吃鸦片烟，跟我们干，不仅有鸦片烟吃，而且也比较自由些。

我们到永顺找到彭叫驴子，已经7月了，这段时期，仍然不断与四川部队接触。有时他们打我们，有时我们也敢主动去打他们。听说永顺白果坪驻有他们一个营，一个夜晚我们就把这个营摸掉了，步枪缴了300多条，营长也当了俘虏。捉来的人还是仿照以前的办法，放的放了，留的留下了。四川部队集中追击，我们又从永顺往龙山拖。一天中午到达永顺瘟塘，休息下来，吃过饭，继续前进。途经一条隘路，守寨堡的人系县保安大队，过去吃过彭叫驴子的亏，构成了仇隙，见我们要从中通过，他们就用火力实行封锁。彭叫驴子仗着自己过去曾压服过他们，就上去喊："喂！你们不要打了，我们是瞿司令的队伍，我是瞿司令手下的彭指挥官……"还没等他喊完，寨堡上一排枪打来，他就中弹一命呜呼了。有人

连忙向瞿伯阶报告说指挥官被打死了。瞿伯阶听说，内心无限悲伤，派人把尸体背下来办理后事。随即绕道回到了龙山。把彭叫驴子的部队编成一个大队，叫他的侄子当了大队长。同时将部队分散成三十或五十人一股，到处活动。四川部队少数人出来，我们就搞他们；多数人出来，我们就避而不惹。此时以发展实力为主。

瞿伯阶抗拒围剿到此为止。总的看来，国民党3次派兵围剿他，动用了八九个师的兵力，不但没有把他剿灭，相反的，越剿越有发展，越剿基础越稳固。根据我的体会，国民党所谓剿抚兼施，剿是名，害民是实；抚是名，欺骗是实。到头来剿的不是瞿伯阶，遭害的却是老百姓。我记得国民党军队实行并寨时，集合老百姓发问："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老百姓实在气愤不过，众口一词地答道："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情况确实如此，国民党军队来剿，首先就不放心老百姓，认定他们是窝匪、通匪、资匪，于是并寨、烧房子、杀人。国民党军队一走，瞿伯阶回来，也不放松老百姓，凡是认为有通国民党军队的嫌疑，曾和他作过对的，也是烧房子、杀人。你来我往，搞得龙山、永顺、酉阳等处各乡几十里无人烟的地方很多。老百姓不当土匪怎么办？因此，越剿瞿伯阶的人数越多，越剿瞿伯阶的基础就越稳固。

接受收编

1947年1月，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派人前来联络收编。担任联络的叫欧阳金，青红帮分子，系长江流域宜沙段一个流氓头目。他坐滑竿到了瞿伯阶的家里，找到瞿伯阶说："程颂公现任武汉行辕主任，有意想收编你，只要你接受，要什么名义给什么名义。"瞿伯阶玩枪杆子，以为英雄可以造时势，其宗旨就是希望创立一个正式前程，找上门来的事情，岂有不答应之理，一听就欣然允诺了。但是为了收集队伍，提出四川部队必须撤出我们的范围。欧阳金得到这个答复，立刻回到来凤。因为和他一道来的卢鹏高职位比他大，不便直接与瞿伯阶接头，叫他先来试探，自己住在来凤等消息。卢鹏高听了欧阳金的报告，立刻打电报到汉口请示。汉口复电一到，又派欧阳金到龙山，对瞿伯阶说："行辕同意只要你听编，川军可以调离开一点。"果然不几天，川军有了行动，瞿伯阶就正式开始收集

队伍。

队伍集中以后，有700多人，400多条枪，开到招头寨，住了个把月，程潜派人前来点编。瞿伯阶曾夸口说有上万人枪，现在要见实面，慌了手脚。于是派人到各乡各保，凡地方上的枪都借来应点，人也是一样，到处找老百姓，甚至在地里劳动的人也找来听点。结果点了千把人，700多条枪。瞿伯阶暗想，这么一点人枪，只能编个把多营，能要个什么大名义呢？他急中生智，利用一些乡保长到处放烟幕，说瞿伯阶的好枪都没拿出来，尚留有后路，还有好多好多人在山里住倒，这次点编是试探的等等。派来点编的人叫蔡泽南，瞿伯阶以所放烟幕故弄玄虚地有意透露给蔡泽南听。蔡泽南大概是没有什么正式职务的人，在龙山住了半个多月，瞿伯阶送了许多鸦片烟给他。他明知其中有鬼，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加倍上报为4000多人，1000多条枪。得到程潜命令，队伍着调来凤。这是瞿伯阶的活动范围，毫不考虑地就开去了。住了半个月，又要调到鹤峰，也没有什么犹豫地接受了。住了一个星期，又要调五峰。已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瞿伯阶开始考虑了，召集支队长以上人员商量，大家都说不动。瞿伯阶一想，刚接受收编，名义还没有给就不服调不好，试试看是真是假。队伍开到五峰，住了半个月，又要调长阳、资丘，越调越远，不能不使人担心程潜用的调虎离山计。可是瞿伯阶却觉察到这样连续频繁的调动，是程潜考验自己听不听话，服不服调，不会有其他用意。心想不服调，几百人终有被消灭的危险；服调以取得信任，程潜是要用我们的，自己也可图个正式前程，还是老实一点好。他即以此说服所属开到长阳、资丘等地。

队伍没有再继续调动，但又要重新点编，以便发给被服装具。瞿伯阶又遇到了难题。他连夜回去找人，这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那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总算收了600多人，300多条枪。连原有的一起，共有1300多人，700多条枪。这时，我带第1支队住在麻池一个高山上，副司令杨树成带第2支队住在长江边上的杨溪，3、4支队随瞿伯阶住在资丘。当时安排先点1支队，然后点2支队，再点3、4支队，分做3次来点。各支队互相约定，点到那个支队，其余支队的人枪全部开往应点。我们的名册上都是造的假名字，点名时，按假名字站队，准备他按名册点名。万一他不按名册点，我们也作了防备，把各人所顶的假名字写在每个人的手板心上，叫他们读熟。两种准备，事先都作了练习。果然他没有按名册

点名，由于事先作了准备，这一关顺利通过了。但是，枪也要点，而点枪要看号码，不能做假。参谋长李国柱一看情形不对，在点到我们第1支队时，暗地告诉我，叫我发脾气，以阻挠他们看枪号码。点枪时，我就故意发作了："你们尽搞什么名堂？把人都搞疲劳了，肚子也搞饿了。"转过脸来对士兵说："你们把枪都丢在这里，让他们去点，我们吃饭去！"果然很有效验，他们见我这样一说，连忙阻止对我说："既然累了，那就不看号码，点一下数字算了。"仿照这个办法，各支队又过了点枪这一关，结果人枪都符合以前所报的数字。

点名以后，武汉行辕给了瞿伯阶一个直属第1纵队司令的名义，并按点编人数各发了一套旧军装。瞿伯阶总算是被收编了，也取得了正式名义。他对这个纵队司令虽然心里犹感不足，但从此有了进身之余地，可以力图进一步发展。

10月，瞿伯阶接行辕命令调宜都。他又召集支队长、参谋长、参谋主任等人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过去几次调动，都是一些山区，进攻退守比较方便，这次调宜都，下了平原，恐有不测，就难以招架。瞿伯阶说："根据我的估计，正在用人之际，程潜不会骗我们，我以为只要不调过长江，调到哪里都可以，决无妨碍。"于是按照调令开到宜都油漆河。这里离宜都县城30里。瞿伯阶到达这里，宜都县长蓝吉昌亲自带了1排人前来热情接待。

天气渐渐冷起来，行辕按我们上报人数发来新棉军服。根据我们的实有人数，要多出2000多套。瞿伯阶觉得太不像话，遂派人到来凤、桑植、保靖等地去招人，乱给名义，陆续招来1000多人。原程潜派来接头的欧阳金，任务完成后没有什么事，他在宜都一带很熟悉，也给了他一个支队长名义，叫他去招人。他到处一活动，上报说招了将近3000人。瞿伯阶很高兴，派人去点编，实际只有1800多人。这时瞿伯阶的实有人数已有4000多人了。

原来朱鼎卿86军的团长侯振汉因故离职，从恩施到了汉口，准备回山东原籍去。他打听到瞿伯阶在宜都，写了一封信给瞿伯阶，叫他派人到汉口去接他的儿子（瞿伯阶的儿子原来寄在来凤他妹妹家里，侯振汉把他妹妹捉去杀了以后，把他的儿子带走了），因为自己要回山东，不去接，就会把他儿子带到山东去，以后见面就麻烦了。瞿伯阶立刻派了一个姓黄的参谋，写了一封信交他带到汉口去给侯振汉。信上说："我接儿子是小事，听说你已离职准备回原籍，如果你不嫌弃，接你到我这里来玩几天。"侯振汉真的被接来了。瞿伯阶办了一个干训班，连

长、排长、班长等都轮流调去受训，就任他为该班班主任。这时瞿伯阶迁住宜都城边，干训班与1支队仍驻油漆河。

武汉行辕派了一个叫刘子义的住于瞿伯阶处。他向瞿伯阶建议："天快下雪了，这是个好机会，你给行辕下面那些人送点什么东西，联络一下。"因为宜都、长阳、渔阳关等地都出产木炭，所以决定雪中送炭。总计收买了10万斤，由刘子义派人运往汉口，确定以5万斤送行辕，另以5万斤发卖。当时瞿伯阶力图扩充实力，大肆收购枪弹，需款孔急，卖掉5万斤木炭，赚了不少钱，解决了部分问题。同时，派人到龙山收买鸦片烟，运到宜昌一带卖，也获利不少，又解决了部分问题。另外，对全体官兵说明，除伙食零用，饷项暂时不能发下去，要扩充实力，以饷项及空缺的钱，也解决了部分问题。潘文华的四川部队的一个陈旅长和一个潘团长，被编垮了，住在宜昌，留下的枪支、子弹很多，闻知瞿伯阶正在收购，陈旅长派潘团长与瞿伯阶接头交涉卖枪。瞿伯阶有上述三笔财源，一口气就向他们买了将近2000条枪，约20万发子弹。部队实力搞得很雄厚了。

武汉行辕又要派人前来点编部队。在宜都住得久了，和蓝县长、党部李书记长等人的关系拉得很好，就向他们借人借枪应点，并特委李书记长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有了人枪，瞿伯阶有恃无恐，要求集中一次点完，以示无虚。一下点了8000多人，4000多条枪。点名以后，瞿伯阶正式提出要编一个师。程潜见他有这么多人枪，就给以暂编第10师师长名义，初步达到了他扩充实力的野心。瞿伯阶再三要求编3个团，却没有得到同意，只好暂编两个团。以1、2支队编为一个团，团长瞿波平，副团长贾松清；以3、4支队编为一个团，由彭雨青、向敬海分任正、副团长。另外给欧阳金以补充团长名义。参谋长李国柱有病，适瞿闵盛来了，就以瞿闵盛接替为参谋长。其他参谋主任、参谋等都是瞿闵盛找来的人。参谋人员一般比部队的待遇高，部队很有意见，认为我们拼死拼活打来的天下，他们坐享其成，都心怀不满。司令部与团队之间发生了矛盾，预伏下以后的纠纷。

部队编完，宜都左右一百七八十里的防线都交给瞿伯阶师防守，并且要调一个团到当阳清溪河去。兵力分配不够，由干训班派一部分人去了。他们派人回来要求增派兵力，说共产党陈大脚在那里活动得很厉害，不增加人不行。瞿伯阶增派我带100多人去了。该处住有国民党一个情报队，其中有一个队员系潘文华的舅子，每天出入于一家财主家里。适我团有一连长住在这家人家。他们两

遂成相识，常在一块吃喝。财主家有一女儿，这个情报队员企图强奸不遂，在他家吵闹不休。我的连长见不像话，前来向我报告，问我怎么办。我命将他捆到团部来。此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我将他杀了，还给瞿伯阶上了一个报告。瞿伯阶当时说杀就杀了吧，以后将我调回，却对我说："你管那些闲事做什么？惹这么大的祸！国民党的特务是得罪不得的，何况他还是潘文华的舅子！"我说："我的部队不住在那里，我管他干什么。就是我的部队住在那家人家，他胆敢旁若无人似地去强奸闹事，我就要杀他！"瞿伯阶无可奈何地说："祸惹得大也好！"人杀了，人家虽然提出反对，但是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并没有闹出什么事来。

欧阳金在宜都一带很熟悉，原来招集的人就是一些乌合之众，瞿伯阶给他编为补充团，便不可一世，在长江抢劫来往船只。行辕据报，限令瞿伯阶彻查。一般人都怀疑是瞿伯阶干的勾当。瞿伯阶为洗清自己，派人认真追查。查明此案系欧阳金所作，认为有损自己名声，非常气愤，谎说有要事请其来司令部商量，将其扣留。随即派两个团包围他的部队缴了械，并把他拖出枪毙，照了一个相送到武汉行辕备案。

瞿伯阶成立师部以后，不断遇到一些大小事故，一一应付过去了。不想内部又发生纠纷。我第一团没发生什么问题，司令部与团队的矛盾此时从第2团向敬海处爆发了。他当副团长不高兴，认为是参谋长瞿闵盛搞的鬼。他公开说："部队能够存在，是两海（他叫敬海，我又名兴海，合称两海）的功劳，团长应该是两海的。"后来他竟将部队拖跑。瞿伯阶派原1支队副支队长瞿亏如追之于长阳附近。他对瞿亏如说："我对大哥没意见，只是大哥受了瞿闵盛的包围，如果要我回去，除非不要瞿闵盛当参谋长。哪天他不当了，我就哪天回去。"他还将这个意见写了一封信托瞿亏如带回给瞿伯阶，一直拖回龙山去了。事为行辕所悉，命瞿伯阶派人去剿。我第1团奉命开回龙山，带去瞿伯阶劝其返部之信，瞿伯阶指示我先礼后兵。原来师兴周在潘文华进剿湘西时即已从邵阳监狱释放回龙山，曾为潘文华当向导打瞿伯阶，旧恨新仇，双方曾互相派人行刺未遂。以后瞿伯阶当了师长，师兴周分外眼红，他又在龙山办团发展实力。向敬海拖回龙山，师兴周自然要拉拢抓住这支力量。而向敬海为争团长不得脱离瞿伯阶，巴上师兴周谅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双方不谋而合，结到一块了。师兴周给向敬海补充一些人枪，任其为团长。正在向敬海的兴头上，我率部到了龙山，先把瞿伯阶的信交

给他。他还是从前说的那套话。我见他无意回头，只好摆开来打，把他的脚打断了，收缴了他部队的人枪。师兴周实力不大，爱莫能助。我团完成任务，暂时留住龙山待命。

1948年，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调瞿伯阶开驻慈利王家厂。到1949年2月，又由王家厂经慈利开大庸，命我第1团归还建制。我从龙山出发，相遇于慈利，遂一道开往大庸。参谋长瞿闵盛于到王家厂时即去长沙。此时来信说有病在省就医，推荐侯振汉接任参谋长。部队到达大庸后，瞿伯阶命侯振汉正式就任参谋长职。当时已到三四月，收鸦片烟的季节到来，瞿伯阶有意开回龙山去收鸦片烟。往上报了一下，整个部队从大庸开回龙山。师兴周正在毛儿滩一带活动，瞿伯阶派我第1团往那里一驻，与师兴周争收鸦片烟。瞿伯阶一路来有病，到龙山后，在城里住了个把月，才迁到太平山养病。副师长杨树成这时已回四川去了。我正在毛儿滩收鸦片烟的时候，瞿伯阶来信命我到城里去，部队仍在原地收烟。我到城里，他对我说："副师长杨树成已回四川去了，我又要养病，我这次病恐怕很危险，部队要人掌握，你先来代理师长职务。我死了以后，你再好好搞，千万莫脱离程潜。"他临危即以此授命于我。

程潜任湖南省主席，手下一点部队也没有，他想抓一部分实力，因此决定补充瞿伯阶1000条步枪、100挺轻机枪。瞿伯阶派军需、他的内侄田义汉到长沙去领枪，顺便给瞿闵盛去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瞿闵盛顿起不良之心，将田义汉暗杀了，枪全部归他领得。瞿伯阶见田义汉久去不归，只接得瞿闵盛报告说枪领到了手，已经起运。他很怀疑，派特务营营长邓柏林到常德附近去接。邓柏林在常德遇到瞿闵盛。瞿闵盛对他说："枪还没有完全领到手，只领到10挺轻机枪。"便把这些枪交给邓柏林，嘱其保管。邓柏林见瞿闵盛与第2团团副江大同，还有一个沅陵人陈子贤，经常在一块出出进进，风闻他要成立部队，枪全部领到了手，不准备交给瞿伯阶。于是便把10挺轻机枪带回到龙山去了。他一走，瞿闵盛和第17绥靖区李默庵接好头，正式成立了一个旅。瞿伯阶见邓柏林没把枪带回去，知道瞿闵盛自己领了枪成立部队，叛变了他，一气之下，病更沉重起来；5月病逝于龙山。以后即由我接任暂10师师长。

我 的 起 义

我从1936年跟瞿伯阶当勤务兵起到1948年他得病时止,12年时间中,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加是家族关系,很受器重,不仅由勤务兵、排长、连长、大队长、支队长而当到团长,而且临危授命我代理师长,立意让我继承他的衣钵。但是,这种私相授受的事,除参谋长侯振汉洞悉无遗外,其他的人无从了解。瞿伯阶病死之后,办丧事追悼已毕,即公开讨论继承人问题。这时部队的人事情况是:副师长杨树成在瞿伯阶病死以前已从四川回到龙山;参谋长侯振汉;参谋主任周光然,系四川溪口人;第1、2团正副团长依次为瞿波平、贾松清、彭雨青;向敬海已归队任补充团长。在讨论之前,众说纷纭,如参谋主任等四川方面的人,认为师长死了,继承人当然是副师长。如彭雨青等龙山方面的人,则主张遵照大哥的遗示,由我继承;副师长来搞,部队不见得都统一得到。副师长杨树成尚未表示意见。我想第二团团长彭雨青是我的儿女亲家,我的副团长贾松清是我的干亲家,他们当然是要拥护我的。参谋长侯振汉则坚决支持我,各处给我做工作,并一再叮嘱我:"你现在连客气话都说不得,不要做声,大家给你讲。"后来我主持一次营长以上人员的讨论会,我只说:"师长死了,要有个人来干,大家辛苦了十几年,部队不能解散,大家看谁来继承他搞?"我一说完,参谋长就赶忙接过去说:"应该遵照瞿师长的遗嘱,他叫第1团瞿团长代理师长,就是准备叫他接任师长的,师长应由瞿团长继承。"他讲了以后,其他团、营长都说可以。在这时,副师长杨树成也说了:"师长应该波平来搞,大哥死前的意思就是如此,我的能力不行;如果波平不搞,我们的部队不能散,就叫师长的儿子从盛(他只16岁)来搞。"他这么一表示,大家就说:"副师长既然不搞,就由第1团瞿团长搞。"于是我正式接任暂10师师长。

1949年8月,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未给我师指示,消息不通。大家商量决定,派军需主任黄保安到长沙联络。他到保靖后报告说:"到长沙交通已断,只能慢慢等机会。"他带去200两鸦片烟,就此吞没,人也未回来。这时宋希濂的部队从宜昌退到恩施。他的经理处长田直,龙山人,在宜昌为解放军所俘,乘机逃跑,回到龙山,即电告宋希濂脱险,并准备去恩施。田直在龙山与我会见了。我问起

当时的局势，他概略谈了一下解放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不利情况，然后对我说："程潜已经起义，靠他不到了，你可以到宋主任那里去搞，我帮你去说，仍可以编给你一个师。"龙山有一个省参议员叫陈静念，他很愿意给我出力，我就请他和田直到宋希濂那里去接头。随即电告宋已经答应。8月，陈静念回到龙山，叫我往见宋希濂。我到恩施见到他，他任我为新编第10师师长，正式在那里就了职。就职后，我向他要点枪弹，通过田直只补充了我20箱子弹（1万发），送了我两挺马克沁重机关枪、两支卡宾枪。

我回到龙山，解放军已经进驻永顺。宋希濂的54师董惠部及298师傅碧人部开到龙山防守，对我有戒备模样。我设宴为他们洗尘。董惠也请我吃饭，他似开玩笑非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要开口子啊！"言外之意，叫我不要随便拖走，让解放军进来。9月上旬，宋希濂准备逃往四川，来电话叫我到来凤去会他。我到来凤，他交代我的部队归陈希平军长指挥。该军副军长系方瞰。9月15日晚上，陈希平叫我去开会，说："解放军已到龙山招头寨，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如何攻打这个地方。我军准备分4路进攻，瞿师长这一带地方很熟悉，你看担任哪一路？"我说："我部的武器不好，弹药不足，担任一路进攻，恐怕不能胜任。我建议由我派出部队协助担任进攻向导。"随后他又嘱咐我："我要到宋主任那里去开会，以后你部即由方副军长指挥。"

9月18日，陈希平的一部分队伍在龙山县城到处挖工事，挖得一塌糊涂，挖了一整天，到半夜全部撤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部属都跑来问我部队怎么都撤了？我想他们可能是进攻去了。他们撤完，才命我向来凤撤退。我到来凤会到方瞰，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准备撤到四川去，这些地方你熟悉，你就走后头，我们在四川湾塘等你。"我向他要子弹，他说部队都没得多少子弹了，以后再说。我在来凤等他们撤离后，即在后尾跟进。走到咸丰十字路，参谋长带部队走前面，我只带特务营和第2团一个营走后面。解放军追上来一打，吃掉我一个营，部队垮下来，与前面的联络切断了。我一个圈子一绕，退到二平界，一点办法没有，只好仍向四川湾塘追去。追上了参谋长，他建议还是往四川跑。一出发解放军又追上来了。参谋长带两个补充团走前面，已经过了公路，我把原跟我的老部队带在身边。解放军吃掉我一个补充团，只剩向敬海的补充团。参谋长侯振汉顾头不顾脚，朝前直跑，我们又失去了联络，我就把部队拖回了龙山。

这时，瞿闵盛已回到里耶镇，师兴周也已搞了一些部队。他二人写信叫我到他们那里去商量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中如何搞法，并说我们现在应该合作。接到他们的信，我就找杨树成、彭雨青、向敬海等商量能不能去。他们认为可以去，与其挂上钩，地盘要宽一点，力量也要大一些。于是我带了一个连到里耶去会瞿闵盛和师兴周。师兴周一见到我就说："原来伯阶要怀疑我，我是没有什么的。现在我们一路来搞，我的部队都交给你，你和瞿闵盛一起负责，我的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瞿闵盛说："解放军搞不长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商谈以后，我就把部队调到里耶附近驻起来。这时四川有个庹贡庭到里耶来活动，声言要搞大一点，以资号召。于是瞿闵盛、师兴周、庹贡庭和我在一块开会研究。结果大家同意成立湘鄂川黔纵队司令部，由师兴周、庹贡庭分任正副司令，瞿闵盛当参谋长，我和杨树成任正副总指挥。陈子贤也到了里耶，即以他为政治部主任。就这样我们都驻在里耶。

保靖的比耳驻有解放军一个连，师兴周要瞿闵盛和我带部队去打。我们当晚从里耶过河，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到达距比耳还有上10里路的瞿闵盛的亲戚家里，离拂晓尚远，部队停下来等候。快拂晓时，瞿闵盛对我说："听说比耳的解放军走了，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先回里耶去，天亮以后，你再把部队带回里耶来。"谁知天刚一亮，解放军打起来了。我们一面还击，一面向里耶撤退，死伤30多人。解放军没有追击。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瞿闵盛设的圈套，想把我送掉，他派亲戚到解放军处报告，自己先溜走。我稳着没有做声，心想："你要整我，我总有机会报复你们的。"

我部仍驻里耶，师兴周、瞿闵盛、陈子贤等人极力拉拢我：找他们借500块光洋，立刻派人送给我，还假仁假义地慰劳我的伤兵每人两块光洋，他们一心想利用我和解放军作对，他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败，他们可以遂借刀杀人之愿。我将计就计：驻在里耶不动，要吃要喝，就伸手向他们要。

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原是塔那乡乡长，解放军初来时就投了诚。他送信来说解放军调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准备攻打里耶，叫我们注意。师兴周找我和瞿闵盛研究对策：解放军来打里耶，必须经过里耶旁边的岩窠路，守住那里就能保住里耶。师兴周和瞿闵盛向我灌米汤说："波平，只有你的部队能打，你又年轻，只有你能把这个地方守住。"我想机会来了，所谓狠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连忙向

他们保证："一个团我负责把他打回去，你们放心好了，安心坐等。守住里耶，我完全包下来。"第二天半夜，我就把大部分部队、家眷、伤兵都送到八面山去了，只带了200多人，全部轻装，守在岩窠路。第三天天刚亮，解放军果然来了，我响了几枪，连忙撤起跑了。解放军一直冲到里耶，师兴周、瞿闵盛的部队被吃掉不少，差一点把他们都捉住，财物丢掉不少。他们想整我，我倒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

我撤到八面山西头，他们也退到八面山东头来了。师兴周派人找我去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搞。我答复他们说："我到二所乡把伤兵安置后再说。"接着我就往桑植这些地方去了。瞿闵盛的部队只剩下200人左右，缴枪投了诚。师兴周的部队由他侄儿师秀章领着分散了，他自己躲到一个秘密险要的山洞里去了。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这个洞里。一天晚上从洞里出来，想找点人到洞里去开会。他还没有回去，解放军把这个洞包围，和他留在洞里的部队发生战斗，洞打开了，他的人财搞得两空。他只带了几个人到处藏藏躲躲，闻后来被解放军活捉了。

解放军把师兴周、瞿闵盛搞掉以后，集中来搞我了。我流窜于龙山、来凤一带，将部队分散活动。有些乡保长跟我搞的，都投了诚。副师长杨树成带点部队回四川去了。1950年2月，因为我们部队分散，解放军找不到我们，他们十个八个地出来。我见此情况，就派兵拦路伏击。这样搞了几次，怕遭大部队包围，我把部队集中300多人，拖到来凤的山内去。来凤的解放军堵着我们打，我只好又拖回二所乡。闻招头寨的解放军已经调走，我就开到那里去收鸦片烟。这时，龙山所有的解放军都调到五崽乡喜东河去了，我就以新10师师长的名义出布告安民，并招收队伍。参谋长侯振汉这时又找到龙山来了，他要我把名义搞大一点，以新10师为基础，改称"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号召力大些。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前来投我，他还有不少民枪，给他放了个纵队司令；彭雨青、向敬海都任为纵队司令。龙山城内驻有解放军一个连，我们猖狂起来，想攻占龙山。招头寨有白莲教的所谓"神兵"，说什么刀砍不进，枪打不穿，传得神乎其神。我把"神兵"头子丁大鹏找来，问他打龙山有无把握，有把握就去攻城。他回去加紧训练了几天，说可以去攻城了，并说攻进城时，路上的枪和钱都不能捡。于是"神兵"把一面红旗子一打就走。到达龙山城门口，解放军很沉着，等他们走近，手榴弹一炸，"神兵"却变成了死兵。我们没有攻进龙山，退到招头寨附近的山上，在那里收鸦片烟税，到处给名义，收人。

6月，解放军一下打进来了。我们从招头寨撤退到来凤、桑植，以后又拖到四川找到杨树成。这里拖，那里打，子弹打掉一颗少一颗，买不到了。最后和杨树成商量，我们仍分散各回各地。后来解放军来了一个师先打四川，杨树成在那里呆不住，跑到湖南来。我二人在明溪乡会面。解放军追上来，我的警卫营被打垮了。我们从山上突围，杨树成被打死。他的部队我带了两天，仍叫他们拖回四川去；不到20天，整个投了诚。我的部队只剩原来1、2、3支队的老底子向敬海和彭雨青的部队了。七打八打，只剩七八百人，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买又买不到，只好分散活动。

以后实在不能出来了，我只带五六个人在身边，其他到处分散。我开始打我的主意，实在不得已时，到沅陵做生意去，就会捉不到我。我满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和我们是死对头，不投诚要打我们，投诚也是死路一条。解放军宜昌军分区王延春政委曾写信劝我起义，我就没有敢接受。后来又听信谣言，说共产党见投机的就杀，吃鸦片烟的要杀，有此“二杀”就够了。同时投诚要缴枪，枪一缴掉就不是好事，那还不杀我？何况还有“二杀”在前。所以拼死我也不投诚，和解放军对抗到底，已经被逼得快要走投无路了。

正在这时，程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记得瞿伯阶临死前交代我要听程潜的话，他叫我缴枪投诚，当时口里答应了。可是转念一想，程潜这个名字谁都可以写，图章谁都可以刻，莫不是解放军骗我收拢去，好解决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我反复考虑，又叫瞿兴孝把信一遍又一遍地念给我听，七听八听，听出来不像是假的，因为信写得简单、唐突、毫不客气。信上写道：“波平弟，听说你在龙山一带作反动活动，因为我和你亲哥的关系，希望你把人枪交给当地解放军，即来长沙见我。”我想如果是解放军造的假信，一定写得很客气，这封信三言两语，唐唐突突，十分可能是程潜写的。我到这时深感前途渺茫，已无出路，就下定决心听程潜的。我相信他，他要我死，我就死嘛！瞿伯阶叫我不要脱离程潜，他要卖我，我也值得，没有违背大哥的初衷。同时，解放军把瞿伯阶的儿子捉去，我能去把亲戚朋友救出也是好的。正在这时，向敬海投诚了，更促使我不再犹豫，到二所乡老兴场，会见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接洽交枪事宜。他很客气，叫我自选地方，把部队收拢来。我就住在离他三四里处之田家寨。他派了一科长陈子肃协助我。我收一点就交一点，结果大部分人枪都收来交了。当时侯振汉和彭雨青二

人不服收，我也将他们的住地及路线都告诉了解放军。

根据程潜指示，部队交完，我就要求到长沙去。叶司令员已经回永顺去了，派了一个范参谋长在那里。他接到我的要求，打电报请示得到叶司令员同意，叫我先到永顺去。他问我有些什么要求，需要什么东西，带些什么去。我说什么要求都没得，就是要吃鸦片烟。他满口应承说："你需要多少就带多少。"我熬了10几两熟膏子，三四两吗啡。他还问我够不够，我说够了，不久就要戒掉它。我到永顺会见叶司令员，他请我吃饭，玩了两天，派人送我到长沙。在长沙住湘雅路联络部，见到李部长。我说要见程主席，他说程主席到北京开会去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开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见程主席。一见程潜的面，我更放心了。他也很客气、很喜欢，对我说："波平，你来了，很好！湘西的人都不听我的话，只有你还听我的话。把鸦片烟戒脱后，再去学习学习，为人民做点事。"以后我就是这样做的。党的政策光明伟大，使我获得了新生。现在我任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

规劝湘鄂川黔边区“九路军”投诚*

杨 昌 禄

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指令暂编第2师师长周燮卿（人称周矮子）在湘川黔边界收罗游杂武装，建立“反共”基地，并委周为湘、川、黔3省边区联防队司令。此时，我在暂2师任副团长，知道一些内情。

一

1949年11月，湘西解放，国民党暂2师垮了台。周燮卿带着10余人潜伏在永绥县（今花垣）排达乡，勾结吴选青、龙成文、吴腾芳、龙作金、石海伦等人组织“反共委员会”，推吴选青、吴腾芳为正副主任。他们趁着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乡镇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纠集反动武装头目在永绥弭诺乡开会，组织“湘鄂川黔4省边区反共救国军”，周燮卿自任总司令，徐雅南、杨光沛任副总司令。下分1至9路军，分别派了司令。即：1路司令石海伦（永绥县民乐人），2路司令徐雅南（保靖县毛沟人），3路司令石永安（永绥县猫儿乡人），4路司令白选文（永绥县大河坪人），5路司令杨卓之（四川秀山县人），6路司令王建元（秀山县平马人），7路司令高竹梅（贵州松桃县梦溪人），8路司令罗仕生（永绥县茶洞人），9路司令邓吉斌（秀山县峨溶人），名曰“九路军”。

1950年春，“九路军”千余乌合之众，窜扰在4省边境，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劫淫掳，无恶不作。他们先后围攻秀山、松桃，抢劫边区的邑梅、雅江、长兴、普觉、民乐、吉卫、龙潭、茶洞等地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 此文原载湖南省政协《湖南文史资料》第27辑，1987年10月出版。

二

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军区和47军司令部发布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湘西土匪”的动员令。同年9月，47军139师416团进入永绥县剿匪。团部设在茶洞侯丹州家里；军政治部副主任住在茶洞戴子甲的后屋楼上指挥清剿。并规劝反动武装投诚。9月中旬，在茶洞成立了永绥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剿匪规劝委员会，成员有侯丹州（原永绥县参议员）、姚德松（原吉峒乡队附）、赵庆余（原茶洞镇队附）、郑海云（原茶洞镇二保保长）、朱诚凯（原茶洞的保长）、麻玉青（曾任革屯军连长）以及我本人。中共永绥县第二区区委书记郭珍，区长陈进山和解放军416团政委李光旭在规劝委员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宣读了《告湘西土匪书》，大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数百万美式装备部队已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你们过去对湘西人民犯下弥天大罪，至今仍执迷不悟，烧杀抢劫，残害人民，妄图苟延残喘。我人民解放军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郑重地向你们提出忠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是我们的剿匪政策，只要你们缴械投诚，改过自新，人民政府将既往不咎，给予出路；顽固不化者，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迅即自择。会上推选侯丹州为主任，我与姚德松为副主任，赵庆余负责登记缴械投诚清册。我们在永绥县党、政、军领导下，深入地开展了规劝工作。

三

第二天，我们把“规劝委员会办公处”的牌子，在茶洞曾凡德的家门上挂了起来。随即向规劝对象的亲属李兴玉等人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规劝亲人投诚自新。由于党的政策威力大，规劝效果很好。原“九路军”司令邓吉斌的副官李可用及该部成员田庆丰、田老三等，经过我们规劝后都很快投诚自新。

1950年9月中旬，解放军416团团长苗坤汝、政委李光旭率第3营到四川秀山县峨溶剿匪，指挥所设在峨溶文代章家，我得团长的同意随军同往。当时，因解放大军压境，各路反动武装四处隐藏，踪迹不明。我对峨溶一带山区情况比较熟悉，请求苗团长、李政委让我单独到龙共沟、三溪口、五龙山去探索匪踪。我还

表示只有深入匪穴,才能与其头目会晤,万一不测,也可表明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一片赤诚。两位首长见我要求迫切,便开了通行证,并嘱咐我注意安全;如遇特殊情况,速即报告。次日,我行至热水河,恰巧遇到敌暂2师2旅营长文有信化装出山,试探情况。我向他说明了来由,并打听他的哥哥文有斌(暂2师第2旅旅长)的下落。经与该地解放军王副营长联系后,我同文有信便去马胡溪找文有斌会晤。见面后,我首先说明解放军已布下天罗地网,如果缴械投诚,政府不咎既往,立功的还可受奖。同时要他认清形势,权衡得失,莫误良机。文氏兄弟听后,乐意地表示要弃暗投明。并随同我到驻在峨溶的团指挥所,与苗、李两首长面晤。团首长和颜悦色地向文氏兄弟讲解了党的政策,对他们投诚表示欢迎。文氏兄弟受到感召后,当面保证通知所属人员缴械投诚。数日后,他们带领所属数十人并携带连枪4支、步枪10多支,一同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通过规劝,"反共救国军"1至8路的许多官兵,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投诚自新,只剩下第9路司令邓吉斌所部化整为零,不知去向。此时,"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徐雅南和他的弟弟徐老八,龟缩在野猪坪大山界上。

四

1950年9月下旬,解放军47军政治部杨副主任与416团保卫股金股长,对我在峨溶的规劝工作给予了表扬,并且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立功受奖。同时要我去永绥县铅藏、弭诺两乡苗族地区开展规劝工作,问我有何困难?我要求麻玉青委员一同前去。麻是苗族,猫儿寨人,汉语、苗语都会讲。杨副主任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我们持介绍信与猫儿寨驻军吕连长洽商。10月初,成立了铅藏乡规劝委员会,推选我为主任,委员有田疆和张次准(都当过铅藏乡乡长),还有吴兴欧(原永绥县政府建设科长)、田海如(原弭诺乡干事)、石达臣(原永绥县参议员)、方子展(商人)以及麻玉青等。办公处设在张次准的家里。我们通过规劝家属,动员了"九路军"营长石昌贵前来投诚。接着我们又到洞里去规劝"九路军"第3路副司令吴汉民。一天,我们到他家里,说明来意和讲解党的政策后,吴汉民身背步枪,腰插柴刀,仍然心存疑虑。我说:"今晚你大胆到猫儿街上去找吕连长报到,我和麻玉青、田疆、吴兴欧4人就留在你家里作抵,若有问题,你们的人

可以把我们杀掉。”他听我说话很有诚意，便去猫儿寨找吕连长。深夜回来高兴地说：“吕连长和指导员都很客气，还要留我在连部住宿，我说杨昌禄他们在我家等候，吕连长才点头，送我到门外。”不久，吴汉民带着数十人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在规劝中洞吴增香（石永安部副团长）投诚时，群众密告说：“当晚，石永安部的团长石宗花带着枪在上洞碾房抢粮，要是知道你们徒手在洞中劝降，必定有生命危险。”并说：“石宗花的人枪都隐藏在洞头上。”我们把这些情况马上向解放军吕连长作了汇报。吕连长派张排长率部进行清剿，匪徒们不敢还击，一个个狼狈而逃。吴增香见解放军威力大，便表示弃暗投明。康老米（石宗花的营长）慑服于解放军的压力，主动找我们在蜂糖寨面谈。那天大雪纷飞，康老米打抖说：“前几天，我们和石宗花在洞头竹林里被解放军追剿，石已受伤，我愿带石的‘牛角’机枪1挺和步枪、手枪各一支向解放军投诚。但不知解放军对我是否会宽大？”我和田疆向康老米说：“投诚不分先后，只要痛改前非，人民政府会宽大的。”早饭后，康带着机枪，田带着步枪，我带着手枪，一同到猫儿寨见吕连长。康老米受到吕连长的热情接待，他先后规劝数人投诚。由于人民解放军采取武装围剿与规劝投诚相结合的办法，使许多犹疑的匪徒幡然悔悟，投向人民。

我们还听到当地群众反映：“九路军”第3路司令石永安和他的儿子石昌志很顽固，几次想干掉规劝委员会的人而未得逞，现在隐藏在茶洞小白岩小老婆家里。我们向连部汇报时，吕连长说：“这个情况已经查明。”随即派部队搜索小白岩，将石永安父子二人捕获。1950年11月初，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将石永安和石昌志父子枪决在猫儿寨。

一天晚饭后，我与郑海云在猫儿街上偶然见到罗仕生装扮成个苗族小伙子贩卖灯草。我们对他说：“不许动！”罗仕生见势，惶恐万分，再三要求放他逃生。我说：“你想逃跑只有死路一条。何不随我们去向解放军投诚自新？”罗仕生就这样随同我们到连部报到投诚。我们如实地向吕连长和指导员介绍了罗仕生的身份：罗是茶洞人，时年17岁，其父罗启疆是原国民党82师中将师长，抗战时在前方病故。周燮卿想利用罗启疆的声望收罗散兵游勇，遂唆使罗洪锦（曾在国民党82师当过营长）等出面，抬出罗仕生当“反共救国军”第8路司令。罗仕生实际上是受了骗，被人利用。吕连长和指导员认为罗与一般头目不同，应区别对待，只要他真心投诚，还可通过他了解匪徒活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次日，我托田

疆的父亲田仁美护送罗仕生到茶洞，面见团部首长。罗从此走向光明，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情况。

我们还要求规劝委员会带头呈缴民枪。委员田疆缴了连枪2支、步枪10多支。委员张次准缴连枪1支、步枪10多支。猫儿、大本、新寨等地被迫参加“九路军”的人，也陆续呈缴散枪20多支。至此，永绥县铅藏乡缴械投诚的有100多人。随后我们便去永绥县弭诺乡开展。

1950年11月中旬，我们规劝委员都到弭诺找了区委郭书记和416团的张连长。连部设在弭诺石老八家里，我们汇报了铅藏乡的规劝情况，郭书记很满意。“反共救国军”第1路司令石海伦是弭诺白果树人，我们在区委和连部领导下，在白果树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九路军”官兵的亲属规劝家人投诚自新。会后，我们直接找石海伦的家属面谈，我说：“石海伦是你们的亲人，他迷途难返，你们要拉他一把，劝他向解放军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这些人都是规劝委员，要他约个地方同我们商谈。”当晚，鸡叫二遍时，石海伦的妹夫在石达臣家找我们。我与田疆、郑海云3人随即去石家。半小时后，石海伦同我们见面了，他背支步枪，腰插左轮，对我们说：“我愿投诚自新，但自知罪恶很大，不知前途如何？”我说：“共产党的政策规定只要缴械投诚，人民政府既往不咎。石玉湘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代理军长，起义投诚后，还给他安排工作。我和田疆、张次准等人都在旧军政任过职，因为靠拢了人民，都得到了政府的宽大，所以希望你弃暗投明。”此时，石有所感动，试探地说：“我投诚后，政府怎么处理也心甘情愿，但我的小孩和妻子还关在茶洞，只要政府放他母子回家，便感恩不已。”随即将左轮手枪与步枪交给我们，并请转缴连部。区委郭书记和张连长同石海伦见面时说：“可以将你的妻子和小孩放回，希望你通知所属人员赶快缴械投诚，争取立功赎罪。”次日，我们便返回茶洞。

1950年底，所有规劝委员集会于茶洞。区委书记郭珍、区长陈进山、团部金股长、县公安局刘沛宇股长都参加了会议，总结了前段规劝工作，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规劝委员会就此撤销了。

国民党溃亡前在粤北布置“打游击”的若干措施*

张 显 岐

1949年春夏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淮海等战役基本会歼蒋匪主力以后，以破竹之势渡江南下，国民党反动王朝仓皇逃窜广州。

当蒋匪南逃广州之后，自知灭亡在即，但反动之本质不变，一方面集结残余部队，连结地方反动武装，于广东北门——粤北地区布置防务，冀作最后挣扎；同时调整粤北地方行政机构，整编地方武装，企图于正规部队败亡之后，转入所谓游击活动，加紧掠夺，扩大搜刮，以为逃亡资斧，使粤北地区顿成人间地狱。本人原籍粤北，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粤中师管区司令，对国民党的一些反动计划和决策有所了解，且与粤北国民党军政当局较多接触。现将所见所闻记述于后，以供参考。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国民党在粤北设立了一个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杀人如麻极端反动的叶肇充当总指挥。当时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机构？又为什么要派叶肇充当？这因在当时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布置后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调集浙江、福建一带，准备渡海向台湾逃命；另方面仍幻想作最后挣扎，把非嫡系部队逐步调回原属地区，如广东部队调回广东，广西部队调回广西，以便勾结地方封建恶势力，企图扩大力量，阻挡解放军。在广东方面并指派余汉谋为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省府主席，分掌军政权。本来蒋介石一向害怕地方军阀搞在一起，形成割据局面反对他的，但在这时，他便利

---

* 此文原载广东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1962年9月出版。收入时作了部分删节，并重拟了标题。

用这个矛盾了。余、薛也利用这个机会扩充自己实力，余则抓住62、63、64、65等几个军，进行补充整顿，薛则竭力扩充保安师，以自己心腹如薛叔达、邓智才等当师长。那时粤赣湘边区人民游击队在胜利鼓舞下日益壮大发展，蒋介石为了截断他们对南下大军的联系，便加紧对游击区的“扫荡”，故指示设立该机构；叶肇是余汉谋的心腹，余乃推荐他担任这个职务。这个总指挥部，于1948年夏成立，设在南雄县城。部内编制有参谋长郭永镳，下分参谋处、军法处、政治处等，共有官员80余人。广东省的曲江、乐昌、仁化、始兴、南雄、翁源，江西省的南康、虔南、龙南，湖南省的汝城、桂东等县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察队等，均归其指挥。另有国民党63军和李弥兵团一个师及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独立保安营，归其调遣。

该总指挥部成立后，为了贯彻上述意图，于1949年5月间，解放军渡江南下之际，召集辖区的各县长及所指挥的部队团长以上人员，举行军事会议，企图加紧“扫荡”游击区和防止大军南下。

会后，该指挥部大力实行扩编地方反动武装力量的计划。硬性规定各县的每一个乡必须成立一个自卫中队，相当一个步兵连。特殊困难而人口较少的乡，可成立一个小队或两个乡合编一个中队，但要事先报告批准。各县设一自卫总队，若干个大队，负责管训和指挥作战事宜。自卫队员由各乡壮丁选派，主要是抽调预备兵役充当，并可抵销征兵名额。以最小的三等县计算，自卫队人数也达1000以上。自卫队任务，主要是负责防守各乡地区，形成一据点，以对付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但进攻游击区时，可随时由自卫总队或大队统一调遣使用；并预定计划，在解放军南下时，集中归当地国民党驻军指挥作战。并企图在失败后以之为国民党打游击的主要力量。

自卫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等一切费用，概由各县负担，统一筹划。因此各县都成立了一个筹给委员会，主要是向各户征收自卫队食谷、购枪谷，以及抽收各项捐税。据当时了解，一般户每月缴自卫队食谷10斤以上；一次过摊派购枪谷百斤以上。以始兴县为例，先后征收购枪谷就达120万斤以上，值港币12万余元。整个粤北13个县计，为数总在160多万元。而所谓价领的枪弹，原是“公家”的东西，蒋匪帮借此勒榨人民血汗，以饱私囊。此外，捐税多而且重，举不胜举。例如南雄的土纸土烟，始兴的木排，除国家的税收外，各种附加数达百分之

二十以上，人民叫苦连天。另一个筹款方法是大开烟赌，从中收捐。由于当时开放烟赌，遍及于大小城镇或较大乡村，群众所受毒害，无法估计。

自卫队需要的武器，除各地自行向私人购买和借用外，主要是向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价领。按种类定价，一支普通本国造的旧步枪，价值约1000斤谷左右，因而加在人民身上痛苦的负担，不可言状。

广东反动军政头子为了贯彻蒋匪在解放后"打游击"的企图，从1949年四五月开始，即积极布置，逐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缩小行政专区范围，增多专员公署。在这以前，韶关行政专区原辖北江13个县。但为了便于开展所谓游击活动，乃增加了两个行政专员公署，一个仍然是韶关专署，辖南雄、始兴、曲江、仁化、乐昌、乳源等县，专员是龚楚；一个是英德专署，辖英德、翁源、清远等县，专员是薛汉光；一个是连县专署，辖连县、阳山、连山、连南等县，专员是李楚瀛。这样从新划分，用意在于解放后各专区各成为一个游击区，专员就是游击司令。他们认为范围的缩小，便于指挥掌握，化整为零，或者化零为整。

（二）部队组织编制：规定原来的地方武装团警，保持自卫中队、大队的组织，由各县长兼任总队长，原则上规定专员以下各级干部要以本地人充当，目的在于熟悉地方情况，便于活动。当时规定活动范围，各县的地方武装不离开本县县境，有特殊情况的，可由行政专员（即游击司令）调动或集中使用。

（三）补给联络：规定各县武装转入游击活动后，所有补充给养统由各县自行解决。强调所有能够行使行政权的地区，都要照旧执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策法令。也就是说，主要的还要收粮收税，借以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另外，还指定各县要随时注意与国民党伪省府保持联系，将来可以得到飞机空投援助和接济，因而规定了各县同伪省府和专署的无线电联络、呼号和密码本及对空联络记号等等。

各行政专员公署对以上各项布置还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具体研究。据悉，韶关专署是于1949年7月下旬召开这个会议的，出席人员是各县县长、参议会议长、筹给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专员龚楚在会议上除详细说明各项布置外，还大力进行鼓动工作，对与会人员说："将来我们打游击不是孤立的，内有中央政府，外有美国朋友的支援，地上活动虽会受到限制，空中活动却很自由。所以中央随时

都可以派空军来同我们联络,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等等。

当时粤北国民党军队对南下解放军的作战计划,是采取迟滞大军的前进的退却防御方针。目的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整顿残余力量,使广州的军政工作,得以从容布置和安全逃窜;另方面尽可能牵制一部分解放军以支持衡阳至桂林地区之间的广西军队的战斗,因当时广西方面声称尚有力量足与解放军一战。兵力部署,从粤赣边境到韶关之间,采取两线防御配备:第一线在南雄东北之梅岭,以李弥兵团的某某师(番号记不清楚)为主,进行防守;第二线在曲江之周田附近,以63军防守,各都附属指挥地方武装力量。行动指导是对南下大军极力抵抗,完成任务后,经韶关、乳源、连县等地向广东西南地区撤退(韶关至广州沿粤汉铁路线另有其他部队防守)。地方武装,则规定不得撤离所属县境,而要退至有利的山区地带,转入游击活动。至1949年五六月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头目的争权夺利,叶肇被调走了,所遗总指挥职位,以国民党63军军长刘栋材兼任,因当时粤北防守部队是以63军为主,以为这样可以减少作战指挥上的矛盾,冀图苟延残喘。

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虽如上述,但是粤北所有防守部队都是一些残兵败将,惊魂未定,根本不敢再战。且当解放军接近广东边境线时,始兴县地方武装团队,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选择了策应大军南下的有利时机,于1949年9月23日全部武装1300余人实行起义。打垮了驻在县城的国民党军一个团(271团团长周治成)以后,起义部队又与人民游击队配合,在始兴与曲江交界的古坑口(小土名捱婆石)地区伏击由曲江、始兴增援的国民党军队第440团(团长张扬),把它完全打垮了。南下解放军跟着乘胜分路追击,正面未与国民党军第二防线接触,两翼部队就已赶过韶关侧背,经翁源和仁化向乐昌、乳源西进,未发一枪,解放了韶关(1949年10月7日)。国民党军队仓皇向连县以西逃窜。

至于国民党反动派所布置的所谓坚持地方游击活动的地方团队,其中始兴县的全部武装团队起义外,其他各县的地方武装,或被消灭,或被俘虏,余下的均全部投降了。我所知道的如韶关伪专员龚楚和乐昌县长薛纯武,虽然带了600多人逃上乐昌山区,终于捱不住解放军的打击,于1949年10月中旬,通过始兴起义部队的帮助,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了。连县伪专员李楚瀛带了一些残余地方武装逃入连南瑶族地区,为当地瑶胞所不容,引带解放军把它全部消灭了,并活

捉了李楚瀛。翁源伪县长官家骥带领几百人，被南下解放军围困在龙仙镇，完全做了俘虏。英德伪专员薛汉光和连山县长虞泽广等，最后也全部逃的逃，散的散了。其余的伪县长有的被打死，有的逃亡，即使一些零星的残余地方团队如曲江的张召南、英德的梁猛熊〔雄〕等部一度流窜山区，但在很短时间内也先后被解放军消灭净尽了。

忆解放初期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经过*

莫　雄〔1〕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同志到了广州，他听到我已逃港，便写信要我即返广州。黄桐华、黄松坚、何俊才、林铭勋等同志也分别写信，叫李学林携带叶剑英同志的信到香港见我，催我即返。我立即返穗，见到叶剑英同志（这时他任广东省主席）。叶一见到我，非常热情亲切，慰问有加。叶剑英同志说："我南下前，毛主席亲自问我：'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我说'记得'。毛主席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叶又说："我南下后，便派人打听你的下落。"我听罢，深深感到共产党、毛主席、叶剑英同志对我的关怀，内心无限感激。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托我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桐华、何俊才、林铭勋等都是这委员会的委员。粤赣湘边区总指挥尹林平派一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到北江就职。那时广东是新解放区，北江匪患猖獗，解放军开始剿匪工作。治安委员会成立后，四处张贴以我的名义招抚北江各处土匪的布告，同时派通讯员持这布告上山通知这些土匪，要他们认清形势，相信共产党的招抚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接受招抚。同时，解放大军也将各处土匪包围了。这些土匪多是国民党溃逃时留下来的反动武装，且多数认识我的，他们见了我具名的布告，知大势已去，又慑于解放军声威，都纷纷投降。拒不投降

---

* 此文节录自莫雄《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原载广州市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31辑，1984年3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1〕莫雄，早年中国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讨袁、东征、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解放前夕任广东省韶关国民党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指挥官。

的，都被解放军消灭。只有英德一个匪首梁猛熊〔雄〕（原是我旧部）逃走了〔1〕。

〔1〕匪“反共救国军第1军”军长梁猛雄，于1953年6月在广东省阳山县被当地军民擒获。

我自新前后的感想*

苏锦怀

我是伪广州市警备部稽查处的副处长，又是洪门忠义会的“二哥”。在过去一直陷在罪恶的深渊里而不自觉，及以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虫的生活为光荣。而今在共产党的伟大教育下，使我认识了真理，使我痛恨着我的过去……

我年方弱冠即踏上了社会之途。我目睹“达官”、“显贵”们的煊赫荣耀，享受豪华，因此，我艳羡着文秀膏粱的生活，而投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更成为反动的统治者而效力的忠实奴才。20年来我在反动派的卵翼下，一直干着违反人民利益的工作，我曾直接对抗过人民革命的队伍，我也在反动头子指使下而组织过黑社会组织（即是洪门忠义会），并主持过伪广州警备部的特务机构——稽查处，引诱了不知多少的青年陷入了反动的特务泥坑，我是一个罪恶沉重的人。

广州解放以前，我鉴于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强大，我心内惶惶不安。由于我一贯投机取巧的思想，我亦曾有妄图投靠革命，希望保存我的名位和企图掩饰我廿年反动的罪过。可是由于反动的本质的顽固，终于我又受了匪首叶肇的迫诱而参加了云浮西山的反动武装组织，充当新兴、云浮、阳春、罗定4县的伪联防主任和伪广州绥署的独立第2旅旅长。这时我还幻想着国民党匪帮的“还魂”，但当人民解放军直捣云浮西山的巢穴的时候，我最后的迷梦也就宣告粉碎了，因此才冒险回到广州。返穗后得到朋友的鼓励，我才试探性的敷衍的企图瞒混了事的向广州市公安局秘密自首。办理自新手续后，由于我欺骗的企谋未能逃过政府的明察，政府救人救得彻底，为了使我得到真正的新生命，让我参加学习，以求彻底改造。我当时对政府政策是毫不明了的，心情异常的波动，一面既悔恨自己

---

* 此文原载1950年10月7日《南方日报》。

的“自投罗网”，和怨恨朋友的欺累，他方面又害怕政府的刑罚和顾虑家庭生活困难，杂念丛集，焦灼惶急。直至开学以后，经过教育和工作干部的解释，才明白了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教育一般特务分子，而不是如国民党反动派所造谣的要我们坐监，不是送我们“去东北挖煤”，更不是“拉去枪毙”，因此心绪才较为平静。

以后开始上课，听到各工作干部对各种理论的分析，及解释了宽大政策的真正意义后，使我觉悟到共产党改造新人的本意，是为了彻底挽救陷入泥坑的特务分子。因此我更明白到我自己以往的罪行和恶习，如果不经过教育改造，实在无法觉悟回头。同时也就使我联想到反动派对待革命人士的残酷暴行，严刑拷打，暗杀逼供，或长禁监牢、半饥不死等各种乖戾残虐、惨绝人寰的暴行，比起今天自己所身受的有图书、娱乐、卫生、医药、学习、检讨、上大课……愉快的生活，紧张的学习，总觉得自己是在学校学习。加以各工作干部的刻苦作风，说理精神，和丝毫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更使人感动。尤其间有受训的同学偶染微疾，各工作干部必亲自照顾。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的人道主义，除了人民自己的政权，除了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有也不会有的！在两者相形之下，我激发了天良，惭愧与忏悔交织，使我无地自容，我的思想也由此而开始转变。

但不可讳言的：我当时虽然感觉到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与伟大，然而旧的反动意识习染过深，一时还未能彻底的廓除，所以我仍以受教育的期间长短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否爆发的问题为虑。但继续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我明白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没落，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的道理，这就是现在全世界爱好民主和平的人们斗争的目标。我更从学习《国内国际的形势》当中，看清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与侵略阵营的外强中干，即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只是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而已。由此我知道除了坚决的倒向人民而外，别无他途了。我到了今日才大彻大悟，认识到国民党反动集团长期统治的罪恶以及他那血腥的特务政策之可恨。今天伟大的共产党把我由鬼变成人，从此我唯一志愿就是立功自赎，希望在新社会里能够重新作人。

而今我恢复了自由，我放下了政治上的包袱，我洗涤了反动的头脑，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的成功。我除了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再生之德”外，同时我希望所有曾经是反动派的特务组织中的大小特务们，应该以我为榜样，迅速的自新登记，勇敢的暴露自己，切实作到彻底坦白，这样才可以得到人

民的宽恕。否则，若执迷不悟，那只有死路一条。为了个人的前途，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今天政府公开号召特务登记，这正是跳出泥坑的最好时候，也是新生的唯一道路。曾经失足的人们不应再犹豫了。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与桂西军政区的和平改编*

莫 树 杰

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败走到桂林后，召集省内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军政人员到桂林开会，内容是要布置实施他的所谓“总体战”。将广西划为6个军政区(会后听说增划一个桂粤边区，司令官为翁照垣，翁未到职因而未成立)，这6个军政区是：1. 桂北军政区(桂林)，司令官周祖晃(兼新编组第13军军长)、副司令官霍冠南；2. 桂东军政区(八步)，司令官甘丽初(兼新编组第10军军长)、副司令官甘竞生；3. 桂西军政区(南丹)，司令官莫树杰(兼新编组第15军军长)、副司令官黄翰庭；4. 桂南军政区(玉林)，司令官罗活(兼新编组第11军军长)、副司令官冯璜；5. 桂中军政区(柳州)，司令官王景宋(兼新编组第14军军长)、副司令官秦镇；6. 桂黔军政区(百色)，司令官张光玮(兼新编组第6军军长)、副司令官万式炯、胡栋成。每个军政区下面都辖若干个行政专员区，专员兼师长。13个行政区的专员兼师长是：虞世熙、罗绍徽、蒋晃、蒋维、陈与参、阳丽天、莫蛟、伍宗骏、陈汉流、赖慧鹏、周益雄、冯璜、萧抱愚。各县县长兼团长，受军政司令官的统率指挥。军政司令部编制是：参谋长1、秘书长1，在下设参谋处、总务处、政务处、经济处、政工处。司令部配属1个警卫营。各师则以专员公署原有的保安团或营作基干，再把县保安队及乡常务队编组进去。但当时时间急迫，有的才开始，有的还未着手，只是一个空头的番号罢了。另一方面，白崇禧为了实行他的所谓“总体战”，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当时广西划分2.4万个行

* 此文系据作者《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片断回忆》、《桂西军政区接受和平改编经过》(分别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第8辑)有关部分汇编。题目为编者所加。

政村,25万个甲)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办法,来作垂死的挣扎。

各军政区司令官职权和任务是:指挥正规军在本辖区作战,正规军撤出本区之后,一方面监督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等待"美援"的到来。此外,桂林绥靖公署直辖有几个支队也分配各军政区指挥。还有一个"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区纵队",这个纵队是由国民党国防部华中视察组改组而成的,下设2个旅、4个团及1个警卫营,枪支比较多。他们以地方匪特、恶霸为主力,以交通警察队(原属戴笠的特务部队)为基本,并大量收容土匪,如第1旅[旅]长林秀山、第2旅[旅]长钟华英、第3旅[旅]长蒙志仁等都是著名的恶霸惯匪。桂、柳解放后,他们的司令部设在象县东南边的大瑶山区,企图以象县为中心,大瑶山为根据地。林秀山兼桂林绥靖公署第2支队司令,有800多人,分布在雒容、中渡一带。钟华英也有800多人,连同警卫营莫荣献的800人,以及交通警察独立1、2、3、4团(团长高义、王老七、骆国坤、谭宗瑚等)的400多人,共计2000多人,分布在象县四邻及黔江沿岸活动。蒙志仁兼柳汇、来宾、象县3县"剿匪"总指挥官,与来宾匪首罗志耿、刘国成、江有亮等共有武装约1000人,分布在来宾、象县、武宣、柳江等县各边界活动。桂林绥靖公署第3支队司令刘栋平及第4支队司令覃毅夫与柳江、来宾、象县3县联防队办事处主任叶生茂等共约2000人,也分布在柳江县及其四邻活动。在那时候,白崇禧又标榜整理国民党党务,将这次参加会议的高级人员,除个别有病不能工作者外,分批召集到白的公馆去会议。我记得同我一批去的有王赞斌、罗活、陈恩元、张光玮、周祖晃等。首先由白说话,大意说,现在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弄得太腐化了。陈果夫、陈立夫借党营私,人们都说"蒋家天下陈家党"。我认为要斗胜共产党,必须从整理党务开始。于是发给登记表,要我们填表参加整理国民党党务。填表后向白宣誓:"余以至诚效忠职守,如违背党纪,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大意)在誓词上还刺血盖手指印。宣誓毕散会,我回到司令部就照着白崇禧的指示,也召集了上校级以上和营长以上的干部,仿照上述方式进行了宣誓登记。

白崇禧又按照全省行政专区的数目组织所谓"总体战督导团",每专区一个团,团设团长、副团长各一人,团员人数不等,在督导团下每县派一个督导组。团长是:田良骥、高鸿彝、林中奇、李画新、刘清凡、梁津、萧兆鹏、龙炎武、王赞斌、安舜、刘莘野、张堃、段禄春等。督导团的职权是:如果县长执行总体战不力,团长

有权先撤后报。同时加紧登记整党工作，并吸收新党员。此外，白还打着“财政公开”的幌子，组织一个经理委员会，委派他的亲信唐纪当主任，除了在武汉搜刮各纱厂的棉纱和金条运回广西外，所有属于桂系军队的饷项，都由这个委员会统一领发，对上按照军队编制报领军饷，对下就要严格的点名发给，层层克扣，官兵敢怒而不敢言。何兵团退回广西后，军官佐盗卖枪弹，士兵挟械潜逃，全无斗志，纪律废弛。高级干部有钱的早已安排送家属到香港，准备做“白华”。无钱的向白崇禧请求安家费。我同周祖晃也曾经请罗活转向白请求，但都无下文，我们心里非常愤恨。

11月中旬初，桂西军政司令部连同家属由宜山迁至南丹。此时与凤山专署电台已经不通，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宜山专区专员陈与参在桂西军政区司令部撤出宜山后两天，亦率其专署人员和保安团，企图经思恩、宜北进入贵州荔波县陈的家乡建立游击根据地。沿途被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袭击，损失很大。同时，保安团团长李海平在途中率该团一部分武装投归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陈与参仅剩下少数人枪保护他的家属，逃至荔波县境与当地反动武装合流。

司令部到达南丹时，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南丹、天峨游击根据地的反共武装力量，将南丹、天峨划成4个联防区，每个联防区设立主任一人，指挥本联防区的地方团队作战，并对邻区互相支援。这4个联防区和联防主任是：天峨联防区，主任黄景芬（天峨人）；六寨联防区，主任莫树涛（南丹人）；里湖联防区，主任黄翰庭（南丹人）；那地联防区，主任罗松乔（南丹人）。同时命令各联防区积极督导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准备，并将由柳州运回的武器弹药全部分发各联防区，以增强实力。

接着召集南丹附近几十里内的武装民众，在县城举行“反共大会”，并在铜庙白帝菩萨面前“赌咒”，歃血为盟，利用迷信来加强巩固他们的反共思想。

军事形势的发展日益恶化，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适应情况危急时的需要，我们将司令部转移到了南丹县城西北约120华里的黄江乡罗腾村，以这一带山区作为根据地，并试行演习游击战“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结果“零”是化了，而“整”不起来。士兵挟械潜逃日多，各县农民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纷起，在此情况下，只有等待解放。

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伪桂西军政区司令部及所属鉴于当前之形

势，决定脱离国民党匪帮的统治，投靠人民怀抱。

元月8日，桂西军政区全权代表、副司令黄翰庭和参谋长周竞到河池签订和平改编协定。我分别发出电报给盘踞在贵州荔波县南丹飞地翁昂的宜山专员陈与参和天河县长林图暄，令其率领所属部队到金城江和宜山集结，接受和平改编。二人抗不受命。其后又派副参谋长李彩光到翁昂对陈与参说明情况，晓以大义，劝他弃暗投明，接受和平改编。但陈与参拒不见面，并且扬言要李彩光赶快离开翁昂，否则对李不利。因此，李彩光不得已转向南丹。后来陈与参直接与在海南岛的白崇禧取得联系，自称桂黔边区总司令，林图暄受陈指挥也自称“第九纵队”司令。他们联合桂黔边境各地的匪霸，到处杀人越货，危害地方，梦想白崇禧“反攻”大陆，再骑在人民头上。1951年春，我在南宁奉命回到宜山、柳州各军分区协助争取陈与参股匪。同时，周竞由宜山军分区派到天河争取林图暄股匪放下屠刀，投靠人民，人民政府不咎既往，予以自新之路。但陈、林等匪始终执迷不悟，反动到底。于是驻南丹、荔波和天河县的人民解放军，先后开始对盘踞荔波、南丹县境的陈与参股匪和流窜天河县的林图暄股匪，进行歼灭性的大围剿。未几，陈与参、林图暄等匪首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擒获。陈与参被解至荔波县城枪毙，林图暄被解至天河县城枪毙。残余匪众全部肃清，人心大快。

大瑶山群匪败灭前后*

罗 绍 章

我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反情报参谋。于1949年10月底广州解放前夕，接受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之命，以特务身份派回广西潜伏，伺机于广西解放之后煽动武装暴乱，妄图搞反革命复辟。

我回到广西之后，鉴于大瑶山地区东抵桂平、平南、藤县、梧州以浔江为界，南临柳江之滨，介于象县、武宣、柳州、鹿寨之间，其北与荔浦、蒙山、昭平为邻。山上地势险峻，山内居住着约2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纵横约500余华里，大有回旋余地。我便以为大瑶山是最理想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基地。因此于1950年1月间，便问道进入桂平县木山乡所属的十八大山找到了瑶王李荣保，作为反动活动的落脚点。

当年反动当局广西李、白、黄(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采取"以夷制夷"的伎俩统治大瑶山。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派了梧州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黄云焕混入大瑶山，娶了瑶王李荣保的女儿为妻，成为瑶王的东床快婿。后来反动派先后委派李荣保为瑶山区长及木山乡乡长，发给他几十条枪，作为镇压瑶族人民的武装力量，解放前夕还委黄云焕做了代表瑶山少数民族的立法委员。就这样，反动派与瑶族统治者便建立了特殊的政治的关系。我就是利用了这些关系，很快就取得了瑶王李荣保对我的信任，派我充木山乡副乡长(作为我做特务掩护的公开身份，那时我化名叫做罗四维)，给我以全权指挥他所辖管区的军政权力，甚至他仅有的看家本钱人枪几十，也直接交我掌握了。

我在瑶王李荣保那里站稳脚之后，便四出活动。先是在桂平紫荆山一个茅

---

* 此文原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1982年3月出版。

草棚里，找到解放后逃难出来的武宣县长黄巨〔钜〕英，唆使他纠集残部，组织匪55军于武宣东乡，黄自任匪军长。又到桂平碧滩罗六洞，策动前176师副师长李丕承，纠集残部组织匪36军于象县东南乡滴水村的山口，李自任匪军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发生。我更乘机鼓动暴乱，于是商谐瑶王李荣保。我说："朝鲜战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在瑶山打出去。但是单靠自己几十条枪力量有限，必须串连更多的人才可成事。听说杨创奇已奉命由港潜回到藤县大黎乡，正在组织48军自兼广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留空总司令拟由罗活回来做），并带回与港、台联络电台、密电码等通讯工具（前时在瑶王李荣保家里虽得了一台原柳州交警总队丢弃的电台，但仅能收音不能发报）。又听说大黎乡住有原柳州交警总队残部正由余铸组织新1军。此外林秀山、韩蒙轩在金秀，甘竞生在平南，都分别组织暴动，发展事业正其时。"于是瑶王李荣保同意我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分别赴平南、藤县各地匪区串连。

我于1950年10月底到平南鹏化山联络张毅勇和张智勇、张国材（均是原广西军阀、平南恶霸张春如的子侄），利用当年在柳州被打散的交警总队残部人枪数十，组成鹏化反共游击师，由张智勇自任师长。复策动匪张国材进出大瑶山滴水村组成匪象县政府，由张国材自任县长。各匪部成立后，曾先后四出抢掠，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勒收行水，无恶不作。桂平碧滩、南渌、大宣、武宣东乡、平南思旺等靠近瑶山各乡村更受其害。

同年12月下旬，我窜到藤县大黎乡与原柳州交警总队特务余铸（原名余和日）面商组织反共新1军，余自任军长。同日又与匪48军军长杨创奇会面，加强反共事宜。其后本拟继续到金秀与匪首韩蒙轩、林秀山等联系，旋因得知解放军将大举进山剿匪，我乃止金秀之行，随即折返大瑶山罗香及罗运乡筹划反共事宜。我联络罗香乡平南县参议员赵英甫、国大代表赵乾兴及军官赵杰豪等饮血酒，结反动同盟，誓死反共到底。唆使匪赵英甫组成匪48军独立团于罗香乡，随即加紧修筑工事，封锁山道隘口，增设卡哨，并威胁瑶民上山，抢劫粮食入洞，实行坚壁清野。

1951年1月8日，围剿大瑶山的解放军总攻击开始，进剿部队各路奔袭。一路入藤县大黎乡。以余铸为首的新1军匪部及以杨创奇为首的48军匪部，均不堪一击，纷纷作鸟兽散，余铸本人当场被俘。杨创奇率残部人枪百余窜抵瑶山罗

运乡的白牛村与我会合。当夜，在白牛村里我与杨匪同榻共谈，已感末日之将到。杨匪感慨万千说："我逃到香港本已庆得余生，何奈错估形势，误听谎言，又兼自己利欲熏心，冒险回到大瑶山来，真是不自量力，做了这样的大蠢事。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收拾，不知如何办好？"我还顽固地对他说："明天再将部队推出罗香乡掠夺粮食，以观其变。"次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杨匪只有将残部带出到罗香山边，一切已无能为力，唯有听天由命。接着，各路剿匪大军继续向瑶山挺进。同年2月2日罗香外围据点马练已被解放军进驻，杨创奇被迫率残匪回窜罗运乡。我们在罗运歇了一宿，2月3日复窜罗丹村，与金秀窜来到罗丹的林秀山所率残部会合。得悉匪首甘竞生、韩蒙轩不知去向，瑶王李荣保只身潜躲回老家横冲，原十八大山已为解放军进驻。林、杨两股残匪至此合共仅剩人枪800余，武器弹药不全。当天下午我与林、杨两匪共同商议决定：必须迅速突围窜出瑶山，先把残部拉到柳州、鹿寨一带，在林秀山老巢活动一个时期，相机进出三江一带，沿黔桂边境进入大山，跟共产党打游击。会后，当日黄昏全部残匪离开罗丹，过滴水村边缘窜抵圣堂山麓。次日（2月3日）拂晓，众匪在圣堂山麓抢掠瑶民粮食衣物鸡鸭腊肉，埋锅造饭，饭后续向圣堂山顶攀登。入夜，露宿山顶，风大春寒，夜不能寐，各人烧火取暖过夜。2月4日天亮后，我随杨创奇率一部残匪取道象县东南乡方向下山，在山脚下一户瑶民草屋煮饭。饭尚未熟，突由对面山上来了约一个排解放军，对准屋扫了一阵轻机枪，土匪有死有伤，其余纷纷龟缩回圣堂山去。我与杨创奇先退走一步，幸免于难。当天下午，我与杨创奇偕卫士数名，退回到圣堂山顶，遇见匪首林秀山与卫士一人奔来，状甚狼狈。我们邀林匪就地坐谈。我们问林秀山今后去向？林说，他所率部队在北面窜出山脚时，被解放军迎头痛击，已经散乱，不可收拾，他拟窜出平南方向，相机再逃出香港。谈话时间不长，随即分手。林朝来时方向的山脚下去。我与杨创奇因探知大樟虽设有一个解放军剿匪指挥部，但兵力比较少，可以由此处突出去。遂率残部改经大樟附近笔架山方向窜出大瑶山。当夜9时，我们率残匪偷越瓮口、王口等几座山口，向外突围。因夜间人多杂乱，难免有声音响动，故经山口时，当地民兵曾喝口令。我们当作没有听见，置之不理，反而加快速度狂窜。这时随队的昭平县长朱试武，因入赘瑶家，自恃人熟地熟，不想跟走，自动留下不走。我们则继续向平地奔逃。

深夜三四时许，风大天冷，我们已窜下平地。我紧随杨创奇左右，率领残匪继续向象县寺村方向流窜。将到大樟大乐一条河边，在公路上遇到解放军设在土垒上的一个哨卡，喝问口令并鸣枪警告。此时我们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那里知道解放军多少呢？于是众匪惊恐乱奔，黑夜里自相践踏，我们又无法大声喝令镇静下来。就在这混乱的时候，我便与杨创奇冲散。接着我继续掌握残匪百余人，趁天未亮之前，越过大樟河，进抵寺村外围马利山顶。天亮后，在山顶少数烧炭人家里索取了一些米煮粥食后，我见大势已去，继与人民为敌至死无益，在窜出大瑶山前夕，又看见解放军宽大自新土匪的布告，我便借口肚痛，不能随队行走，离开匪队。自己带着随身手枪及反动资料证件等物，亲到象县寺村圩解放军长城部队司令部自新。

事后得知，自我离开匪部后，杨创奇部残匪由匪48军独立团团长冯某等率领，流窜到寺村外围的十四冲一带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杨创奇与我冲散后的次日被解放军搜剿部队俘虏。林秀山、甘竞生先后落网，韩蒙轩、黄巨〔钜〕英被击毙，李荣保退逃横冲后被迫投降。至此，大瑶山群匪次第被剿灭。美好的大瑶山又回到人民怀抱。

回顾我自己长期与人民为敌，犯了严重的罪恶，由于最后瞬间的悔悟走向自新，就得到党和政府宽大，给以劳动改造的出路，把我从罪恶的深渊挽救过来，使我成为新人，这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抚今思昔，无限感慨。今后唯有为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竭尽余生力量，聊报共产党和人民的恩情于万一。

我参加“第三势力”和空投湘西前后*

高　嵩

一

1949年秋风送爽时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歼下，国民党官兵如落叶般凋零四散。我携妻张整秀随10师（属14军，原属93军，军长谷丙奎）从桂林西撤。我在柳州被冲散后，同少数人东窜至武宣，沿江东下，经梧州、广州逃到香港。香港当局视我们为中国的政治难民，我们徘徊十字街头，手上200银元不到半个月就用光了。找工作谈何容易！香港大学教授徐庆誉，长沙人，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夫人姓丁，有两个孩子，住香港皇后大道浏阳公园爆竹庄3楼。经人介绍，我以同乡身份登门求助找工作糊口。好心的徐教授夫妇四处奔走，无能为力，只好将我和妻子留住数日，表示怜悯。流落香港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同我一样，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时，香港何里活道东华医院设有一个难民部，救济难民。在湖南安化人李乐平上校和李义和中校帮助下，难民部魏主任开恩，将我登记入册，编为难民，得以暂且栖身。二三天后，难民蜂拥而至，难民册只登记到200名就关门了。何里活道有个半救济性质的饭馆，大约是教堂办的，每餐收港币5角，卖6盘司最低级米饭和少许蔬菜，价格便宜，许多难民争先恐后抢购。

有的难民在港口码头讨工做，工头随便给点薪水，一天多则3元，少则5角。九龙新界马鞍山有个矿厂，厂方只管饭不发薪，难民明知上当，也心甘情愿效劳。石门人陈汉英、陈启武在青山建生砖瓦厂挑砖瓦卖力气，磨骨头养肠子。我与妻

---

* 此文原载湖南省政协《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1996年6月由作者重新作了校订。

子编藤椅、糊火柴盒，夜以继日工作，借此增添收入，改善生活。

有的则偷抢度日。保靖人石清泉、常德人杨庆文和刘宜君（又名刘章，在香港改名刘港）迫于生计，寻机偷抢。石清泉被差馆差人（即警察局警察）抓过两次。头一次被拘留三周，第二次因抢劫一少女提包，被用小汽车拉走，甩到偏远荒野，算是驱逐出境。

有的随军家属无可奈何，以卖淫为生。有的老弱病残不得不沿门托钵，饱尝辛酸。

香港这一酒绿灯红、轻歌曼舞的花花世界，毕竟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那时候，我们人在香港，心在台湾。永顺王村的向春生、龙山的周南、乾城的曹景、湖北省的金家培等人，在台湾有靠山或者熟人，他们收到了从台湾寄来的入台证。大家十分羡慕，叹息自己命苦。有个叫周雍南的河南人，自称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曾任桂林突击第3总队总队长，是师级军官。他邀合200官兵在难民部登记，请求与台湾联络，不知怎么竟得到台湾批准，并收到汇款港币8000元，作为给他们的救济费用和入台开支。可入台证和汇款到手后，他肥私而逃，一家4口不知去向。跟着他屁股后面转的那200官兵，急得跳脚骂娘。

不久，香港当局拨款在调景岭新设难民营。调景岭位香港筲箕湾对面海岸鲤鱼门坡背。据说以前有个外国商人在此投放巨资开办工厂，后因赔本上吊自杀，此地因此得名吊颈岭，后吊颈岭更名调景岭，音同义异，意味深长。

调景岭难民营收容了上万名难民，全是流落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湖南籍最多，湘西人约400余名。香港民政局职员方适存任难民营主任，几个副主任由难民担任。难民营设一个自治办公室，长沙人张振任办公室主任。全营分5个区，各有正副区长一人，还有一个京剧团，归自治办公室管。难民的生活，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天免费享受最低级的大米12盎司和少许蔬菜，分早、晚两餐，由一个大伙房烧熟后排队分发。那点儿可怜的救济填不饱肚子。天主教和福音堂趁机在难民营临时盖3个简陋的教堂，神父和牧师日夜讲经布道，对听经的信徒（难民）略有施舍，扩大他们的影响，以攫取民心。慈利县的谢伯云、安化县的李乐平等人，钻进九龙戚咸道附近的何文田村福音堂，争当信徒，骗饭吃，并住进了教堂盖的房子。

此时，调景岭难民营自发成立各种组织。最先成立的组织是黄埔军校同学

会，有会员1000余名。湖南益阳人熊文钦，自称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任理事会理事长。湘南的陈安邦任监事长。陆续成立的组织有行伍军人行政人员联谊会，吸收会员1500余名，湖北人吴祖申任理事长；有青年反共抗俄联谊会，吸收会员500余名，湖南所里（今吉首）人向日中任理事长。还有荣誉军人联谊会等。

由湖南慈利县谢伯云（自称国民党某军少将）和湖北省金达开（自称曾任台湾《新闻天地》编辑）牵头，联络我和张平、谭巨宏、张立法、杨保球、袁贤文、李心斋、吴贤海、陈天余、张子建等人，在九龙荃湾青衣岛砍香拜把，海誓山盟，一心筹备组织促进党。后因派去内地长沙、武汉两地取活动经费者未归，此事不了了之。

各省都有同乡会，湖南省同乡会会员1500余人，其理事长由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长熊文钦兼任。我们湘西地区，包括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古丈、花垣、乾城（今吉首）、泸溪、凤凰、沅陵、桃源、辰溪、晃县（今新晃）、芷江等县，组织有湘西小同乡会，会员400余人，其理事长由青年反共抗俄联谊会理事长向日中兼任。向日中，独脚（假脚）荣誉军人，能说会道，活动能力很强。为争当理事长，大庸人田秉元（旧大庸县警察局中队长）同他打了一架。省同乡会各县均有代表，我是永顺县代表兼湘西小同乡会监事长。其他各县代表名单如下：保靖石清泉、龙山叶显恭、大庸罗启桐、古丈杨光耀、桑植郑克服、沅陵董绍庆、凤凰蒋述圣、桃源杨庆文、芷江张某等等。

各种组织均以反共为荣。记得难民营里有个姓巫的人，因家中有一枚大陆某工会证章，全营轰动，怀疑他为共产党派来的间谍、工谍。难民营自治办公室吊销了他的难民身份，难民群众包围他的住宅，将他一家5口毒打，并且赶走。一位会画画的名叫南洋的上海人，用旧报纸几笔画成一张蒋介石头像，写上“蒋总统万岁”5个字，贴在自己的住宅的大门上，以表示他反共拥蒋之决心。有一次营里欢度什么节日，京剧团晚上演戏庆祝，上演《女起解》、《捉放曹》、《黄金台》、《汾河湾》四出京剧。后来发现将这四出京剧各取一个字，连成一起，成了“解放台湾”，遭到非议。但京剧团众志成城，一口否认。自治办公室亦无可奈何。

难民及其他组织之所以以反共为荣，目的是想垂青台湾，设法入台，寻觅救济。湖南同乡会曾收到台湾救济款港币1万余元，每人平均10元。

九龙东头村、石夹尾村、九龙塘村、嘉陵新村等皆系木屋区(即贫民窟)。那里的民宅,全部是用一些手杆大的木桩支撑的屋架,以破旧的油毡围盖遮风防漏,类似工地临时工棚。1951年农历正月初,东头村不幸失火,全被烧光,受灾民众达2000。香港当局搭棚供食救济,大陆广东派遣20余人组成的慰问团来港慰问。当时的香港各报都登载了这方面的消息。

慰问团的汽车开到弥敦道中,被调景岭难民营聚众围攻。我们呼口号要慰问团滚回去,有的难民趁机爬上汽车,公开抢劫慰问团慰问灾民的物资。差人解围无效,后来用催泪弹和自来水龙头对付,才把我们驱散。

二

在湘西小同乡会,我结识了颜梧(湖南沅陵人,黄埔军校八期毕业,进过陆军大学,曾任辰溪、沅陵地区警备司令,携其妻杨宏钧住九龙清水湾道钻石山)。1950年冬的一天,他邀我到刘育咸家吃饭。席间,他向刘育咸介绍我参加一个组织,说同他们在一起,可以去外国,前途远大。详细情形他不讲,暂时要我绝对保密,以后会知道。我迫于生计,正悉走投无路,欣然答应。自此,由该组织的张乃恭(桃源人)每月送来美金20元,供我维持生活。

1951年农历三月初一,刘育咸通知我、黄平、周苹和一个姓刘的桃源人以及两个河南人,在香港湾仔轩尼诗道轩尼诗大酒楼4楼吃饭。这次吃饭,是为颜梧离港赴日饯行。颜梧为我们打气说:"我们的'生意'有希望,大家不要丧失信心,我先走一步,不久大家都要来的。"

1952年端午节次日,刘育咸又通知我和上次吃饭的那几个人,在香港德辅道虫二大酒家4楼吃饭。这次吃饭,刘育咸叫我和黄平俩人迅速去医院办好防疫注射手续,并搬到他家来住,随时准备离港。

离港前夕,我与妻子张整秀依依难舍。不去吧,留在香港当难民靠救济,不是长久之计,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停止救济,就得挨饿;去吧,妻子怎么办呢?亲人离别,归期渺茫,妻子潸然泣下,我也禁不住泪流满脸。我答应走后按月寄钱,希望她保重身体。多情的妻子抹掉泪水笑着说:"去吧,这是好事情。只是,可别忘记我已经有了身孕!"据说早几年有海外来信找我,如果是真的,一定是妻子张整

秀，或者是我那未见过面的孩子记得我。34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我的海外亲人。

1952年农历五月中旬的某天下午4时，我告别了妻子，和刘育咸、黄平以及一位广东人，乘坐美国人陈纳德先生经营的民航公司客机从九龙启德机场起飞离港。陈纳德先生是有名的飞虎将军，抗战时期支援过我国对日空战。其夫人陈香梅女士（广东人）近年曾回国友好访问。我是头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去外国，心情舒畅，精神振奋，面对蓝天白云，浮想翩翩。我的前途，不也如这飞机青云直上，日行千里吗！即使在外国玩玩也是人生之乐事。飞机经台南上空，当晚23时在日本冲绳机场降落加油。我们进餐，休息半小时后继续飞行，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已是翌日凌晨3点多钟了。

由8名年轻漂亮的日本下女陪同，又有4辆小车将我们4人从羽田机场接走。一小时后，小车把我们送到了一座小山包上的平房。平房四周松林茂密，鸟语花香，环境幽雅。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在平房里接见了我们，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叫我们各自写一份自传。在自传中，我写了原籍湘西永顺，年龄33岁，军衔中校副团长，初中文化，以及忠诚组织的决心等情形。

三天后我才知道，我在香港参加的秘密组织是“自由中国运动”组织。

“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又称“第三势力”，是在美国支持下成立的，实力强大，物质雄厚。既反对被称为第一势力的大陆中共“独裁政权”，又反对被称为第二势力的台湾国民党腐败政府。其政治纲领是联合各党派代表及其军队，成立自由民主的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其活动经费用多少算多少，不受限制，由美国总统特别经费拨款，目前月支出约20万美元。该组织机关刊物《自由阵线》，由香港湾仔高士打道田风印刷公司印刷，在香港公开发行，廉价出售，每册港币1角。台湾《新闻天地》每册港币1元。该组织总部设日本神奈川县茅奇。总部下设4个处，一处管总务，二处管情报，三处管作战，四处管后勤，附设塞班岛训练基地。训练基地设有通讯、作战、干部3所学校。香港九龙设有吸收人员和传递情报的港站，日本冲绳岛有中途站，该组织从上到下均有美方指导员。3天前找我们谈话，是对我们进行考核。考核成绩，总部和美方都很满意。考核我们的那两个美国佬，一个名叫保罗，是该组织在香港和茅奇的美方负责人，名义上是美国驻香港新闻处长；另一个名叫尔里，是该组

织湘西地区美方指导员。我们被编入该组织湘西地区指导部。湘西地区偏僻落后,山高林密,社会和政治复杂,历来未平静过,是"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认为发展势力的最理想的一个重要基地。

参加"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编入湘西地区指挥部人员30余人,当时同住茅奇总部营房。尚能回忆的名单及其情形,简介如下:

刘育咸,桃源人,化名方信,代号K149。因其胞兄是刘戡(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整编93军军长,在陕北自杀,后追赠陆军上将)而受到重用,任湘西地区指挥。

颜梧,沅陵人,又名颜于冈,化名余白圭,代号K14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在陆军大学深造过,曾任辰溪、沅陵地区警备司令。因系刘育咸举荐,加之吸收人员有功,任湘西地区副指挥。

刘洪才,桃源人,与段文周、郑同川等4人一起编入桃源组。于1952年空投桃源明月山,因毁物拒降,被人民政府枪毙。

段文周,江西人,湘西地区指挥部参谋长。

郑同川,桃源人,代号C126。我们同住一个营房,大家叫他房长。

李进德,常德人,化名文光芝,是湘西地区指挥部中方翻译兼我们龙山组中方指导员。

黄平,沅陵人,代号K151。我们空投时他已去塞班岛受训。

周苹,沅陵人,留在港站。

张乃恭,桃源人,留在港站,是港站第四道联络员,单线联络,他前面还有三道联络员。我在港期间,是他按月送我美金20元。

丁兆瑞,沅陵人,代号B865。在港时期,大约是1950年夏天,颜梧派他偷渡潜伏沅陵行动,发行动经费500美元。在深圳过境时被捕,1957年湖南省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郑克服,桑植人,又名郑元硕。在港期间,二处(情报处)处长侯超文派他潜伏桑植行动,他违令留港未走。

周纪汤,大庸人,作为我们龙山组补充人员,1953年8月空投桑植,被解放军包围打死。

黄竹祥,永顺王村人,又名黄旭华,化名黄祥麟,代号A250,作为我们龙山组

补充人员。1954年春空投花垣麻栗场，投降后戴罪立功。

麻树怀，花垣人，代号J034。与黄竹祥一起空投花垣，是报务员。

张玉琳，辰溪人。其妻周珠，辰溪人，在香港。

龚继鹏，泸溪人，化名胡章，代号C128，在茅奇总部伞房任职。其父龚德柏办过《救国日报》，绰号龚大炮，所以我们叫他龚小炮。

张子健，陕西人，留港站。

钟培常，四川人，化名金辉，代号C135。195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刘玉麟，龙山人，化名叶仁，代号K149，龙山组组长，曾任旧龙山县警察局长。195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解放军包围打死。

黄孝度，衡阳人，化名郭世杰，代号R042。195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高嵩，永顺人，又名高世芝，化名李大年、郭忍，代号K152。1944年参加青年军远征印度，曾任驻防桂林14军10师29团副团长兼1营营长，参加过抗日战争。195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尔里，“自由中国运动”组织湘西地区指挥部美方指导员。

全部“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人员一一编有代号，联络时一律使用代号或者化名，各人籍贯、真名、简历均系自报，填写自传登记入册，是真是假互相无从得知，代号中英文字母YJROCAK相连拼音即自由二字。

“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人员，绝大部分来自流落香港、澳门两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少数海外侨胞。被吸收为成员后，可按月领取生活费。生活费有美金5元、10元、15元、20元等不同等级。经总部审查认为可靠的人，才能批准去日本接受总部当面考核，总部从中择优选择人员送塞班岛训练基地受训。

我在总部亲眼看见一个山东人，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而关禁闭，脚链手铐3个多月，差不多每天由4个处派人轮流严讯、逼供、毒打，后来将他枪毙。有个化名叫王理明的四川人，代号C134，很肥，我们叫他胖子。还有一个湘南人，代号R038，由塞班岛通校结业后，分配在湘西地区指挥部做报务员。他们两人请求参加我们龙山组行动，经总部批准后，他俩又提出参加别的行动组。总部很气愤，立即将他俩人禁闭关押，严加审讯，其结果不知如何。

1952年7月，湘西地区指挥部中方指导员文光芝通知我去塞班岛训练基地受训。

塞班岛长约20公里，宽约七八公里，地处偏僻，与其他海岛相距甚远。美国人选择该岛做训练基地，大概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吧。据说二次世界大战前，岛上有居民5000，这时只有400多人了，而且80%是妇女，老年男人每人也有五六个妻子。一道铁丝网把基地同当地居民隔开。

训练基地设有干部、作战、通讯3所学校，学员近3000人。基地与总部一样也设有总务、情报、作战、后勤4个处，各机构都有美方指导员。基地日常工作由一位副总司令负责，港站也有一位副总司令。总司令长住茅奇总部，很少来这里。

我进战校受训，与400余名同班同学学习徒步、跳伞、气象、雕刻、开车跟踪、窃听电话、破坏汽车排气管、地下作战、空投接收等特工基础知识，受训时间半年。

受训期间，要求高，管理严，违者受酷刑处置。违法者不外乎三种情形：共谍嫌疑，意志动摇，擅自外出。以第三种为数量多，因为铁丝网外有日本女人。

受训期间，每人都要写行动计划。1952年底，我和刘玉麟、黄孝度、钟培常写的行动计划得到总部赏识。在尔里指导下，我们4人编为“自由中国运动”组织湘西地区指挥部龙山行动组（龙山组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古丈6县），由刘玉麟任组长，接受了窜回湘西任务。我们经过研究，由刘玉麟执笔，写出组行动计划，报茅奇总部备案。计划内容：一是湘西情形和熟人关系，如瞿波平、彭雨卿〔青〕、田高年、张大治、彭叫驴子、李兰初等，被视为我们主要的联络对象；二是选择山高林密以利隐蔽的龙山县洛塔界吴作亭作为空投场地，来凤县白福寺附近的鲤鱼洞做预备空投场地。

195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龙山组的行动计划得到批准。总部命令我们空投成功之后，安全潜伏，收集情报，在可能的情形下，联络发展当地武装（土匪）力量，俟机配合“第三势力”，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美方湘西指导员尔里希望我们团结效忠“第三势力”，许愿升官发财，将我们的月薪由60美元增加到120美元，以我们的名字，按期存入美国银行。

正月初七日，茅奇总部设宴为我们饯行，祝我们的行动计划圆满成功。

三

正月十五日夜，是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这时我们湘西地区龙山组一行4人，受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之派遣，由4名美籍武装人员护送，乘坐一架美籍驾驶员驾驶的美制C54无标志民航飞机，从日本冲绳机场起飞。飞机不亮灯，声音小，借融融月光，几乎是贴着太平洋水面悄悄飞行。接近中国大陆时，飞机突然升高万米，暗中前进，到达湘西上空后，降低至5000米左右，减速旋飞，寻找预定的空投目标。约凌晨1时，武装护送人员敞开机门，通知我们跳伞降落，我们跳下来了。连接在飞机上的只能承受15公斤重拉力的尼龙绳断了，我用双手压力启开缚在胸口上的自动挂钩，挂在胸前的100公斤重的包裹先掉下来，头上的降落伞张开了。钟培常落在树上，我和组长刘玉麟、电台报务员黄孝度落在荒野。我们吹口哨互相联络，聚在一处，烧毁降落伞，打开包裹，吃罐头，吸香烟。因为不识方向，只好睡在特制鸭绒睡袋里休息，等待天明。

天亮了，我们才知道降落地点不对，错投在龙山县桂塘坝一带山上。

天亮后，有3个放牛人发现了我们。组长刘玉麟开枪未中，放牛人跑了。我们连忙爬上山顶，躲藏在树丛里。刘玉麟原属龙山帮会成员，决定利用这种关系联络。晚上，我们脚穿高筒靴，朝东北方向艰难移步。就这样，我们日藏夜行，度过了3天3夜。

第4天(3月4日)清早，遇民兵包围阻挡，钟培常胸口被子弹擦了点小印。他开枪还击，民兵退走，我们躲在树林里。不久，公安部队来了，民兵来了，人山人海，声势浩大。“蒋匪帮，缴枪不杀!”“蒋匪帮，缴枪不杀!”呼声连天，岩壁回应。突然，一发冷弹击中刘玉麟胸口，当即死亡。四面楚歌，我们3人被迫举手投降。

上司规定，如被发现，毁物就义，宁死勿降。我们却将电台、通讯联络表、密码本等物，全部妥善保存无损，可见我们投降之诚意。

投降后，我们被押送到湖北来凤县公安局。一周后，湘、鄂两省公安厅来人了(湖北省公安厅的徐副厅长，湖南省公安厅的李强处长、龚华科长等)，取道龙山、永顺，将我们押送湖南省公安厅。当时在场的还有永顺专署公安局刘万全局

长、永顺县公安局彭祖贵局长、龙山县公安局孟昭珍局长，湖北省来凤县公安局的干部。

在押期间，公安干部把我们当人看待，从不打骂。省公安厅唐科长(女)、龚华科长等，经常陪同我们喝酒、吃肉、打麻将，用各种方式方法亲近我们，帮助我们解除顾虑。省公安厅梁湘龙副厅长、李强处长等，耐心地向我们宣传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政策，教育我们弃暗投明，将功补过。比我们早些时间空投到桃源明月山的桃源组郑同川、段文周、刘洪才等4人，因顽抗到底，全部被枪毙，似一声警钟，在我们耳边敲响。人心不是铁打的，在事实面前，我们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前途和光明，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经中央公安部批准，在省公安厅精密部署下，我们配合行动，开始将功补过。

1953年春末夏初，我们从来凤按密码发电联络，报告总部，龙山组空投成功，安全潜伏，组长刘玉麟病死，请求总部派机空投援助。茅奇总部信以为真，在1953年8月和1954年春天，两次派飞机空投人与物。第一次空投于桑植，第二次空投于花垣。

1954年5月，总部复电，令我化名郭忍，赴广州市西关恩宁路恩宁新街12号，接收援助物资。接头时间连续7天，约定每天上午某时，限制在10分钟内进行。送物人化名卢笛，站在12号门前，右衣领内扎，右衣袖上卷，我以左手掏出白手巾揩右眼。卢笛言，请进，休息一刻钟，我回答休息5分钟。卢笛送我人民币4000元后，俩人合影留念，表示接收成功。暗中指导我行动的省公安厅龚华科长等住在广州西堤二马路，我住在广州大新路旅社。

去广州前，湖南省公安厅派欧阳总去我家乡，将我发妻田兆香、9岁女儿高武香、胞兄高世润3人接来，安排我和亲人在沅陵相会团聚两天，以示关怀。

此次在广州接收成后，总部来电祝贺，夸我说，见大年照片容光焕发，非常高兴；指示我安全潜伏为首要，继续行动；提升钟培常和我为“第三势力”湘西地区正副指挥官，黄孝度为电台台长；令1954年春在花垣空投的黄竹祥等人补充我龙山组，协助行动。

1955年3月，总部又复电，批准我去广州市海珠南路某号门牌，接收电台物资和活动经费。接头时间连续7天，约定每天上午9点，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站在门口剔牙齿。我问他：“请问你的表准不准？我对一下时间。”他回答：“请

进，喝茶。”我说：“谢谢！”这次接收因接头人未来而失败。暗中指导我行动的人是湖南省公安厅高科长等人。

1956年，台湾“国防部”二组从九龙来密信，询问行动情形，指示说“第三势力”已垮台，与台湾合并，原组织人员由台湾安排，属台湾“国防部”二组领导。其领导人钟兴要求我继续行动，说九龙城狮子石道某某门牌是我投寄秘信的秘密联络地址。我的秘密联络地址，由省公安厅规定为长沙解放路万丰香烟肥皂店。这之后，联络过一段时期。

1957年5月，湖南省人民法院下审判书，通知我免于刑事处分，或回乡务农，或进农场做工，听凭自愿。我因有原妻室在家，选择了回乡务农之路，从此落户永顺县勺哈乡。1986年，我被选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洲政协委员。

彭楚材关于“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及“第十一支队”情况的亲笔交代*

（1949年9月24日）

仅将此次参加陈匪新民〔1〕部工作经过及见闻详述于次：

（一）自新人于生活逼迫以及陈匪胁诱之下，于本(38)年〔2〕六月十二日至僧塔寺参入工作起，至本年九月十三日在渴水岩地方被解放之日止，共三个月又一天。工作期内，大部分负文稿责任，其指挥权、经济权、人事权均为陈匪新民一人操纵，其他任何人无法插手与代行者。

（二）陈匪原为罗田县绥靖团第二营，于本年二月间解放军到达罗田县城后，该匪随同程先民到浠水转至黄州。于五月（即古历四月初五日）由江边拖回，经浠罗英〔3〕边境，到达上堡僧塔寺后，当饬第四连罗宪忠部驻汉官乡之枫干铺、挂马敦一带，第五连陈楚芝驻僧塔寺，第六连萧子峰部驻滕家堡，原留在僧塔寺松滋乡公所之自卫队罗田珍部仍驻罗家畈不动。各连粮食由各该连连长自己向民间借粮一千斤以作主付。

（三）陈匪昧于野心，乘时扩充军队，于六月初约胡渭（罗田叶家河人）到上堡，派胡为第二营[营]长。胡当即允诺，当即返风台乡找方林，将方连长人枪拖至东安河，续将风台乡散存之枪支逐步集结，并自派方林、王子百、殷国洪分任四、五、六连连长，共有步枪72支、轻机枪三挺（短枪二支，胡私人的），方林现调

---

* 彭楚材，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1支队”副司令，1949年9月被俘获。这是该匪被俘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1〕陈新民，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1支队”司令。

〔2〕38年，指民国38年，即1949年。

〔3〕浠罗英，指湖北省浠水、罗田、英山3县。

副官，萧汉英继任该缺。

（四）陈匪见二营已组成，于六月初成立罗田县人民自卫团，陈自任团长。本人于六月十二日到后，派我为副团长。至第一营营长，原派张约三，因张约三很久未到，故陈匪自兼。于六月始派陈宝仪为营长，罗宪忠为第一连连长，周兰黄为第二连连长，萧子峰为第三连连长。后因萧子峰意见不睦，萧将部队拖走。斯时为挽救萧之野心计，当升萧为第三营营长，萧未受命。同时第五支队司令周醒民勾诱，另由汪宪〔1〕委派萧为罗田独立营营长。自后陈、萧失去联络。

（五）六月初，英山余举卿及太湖第十一连连长赵金山先后派人与陈匪接头，愿意受陈匪之领导等语。陈见有乘机扩充之可能，即将番号改为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陈匪自称为司令，派本人为副司令，同时成立英山自卫团第一营，派赵金山为营长，余举卿为第一连[连]长，吴洽和为第二连[连]长。第一连步枪十三支，第二连步枪31支、轻机[枪]一挺。

（六）六月底，汪宪派人与陈匪新民取联络，并派陈匪为英罗麻〔2〕三县指挥官。陈接到命令后，对上用指挥部名义，对下仍用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行文。

（七）罗田自卫团名义上有三个营，其实只二个营（陈、胡二个），一营一连、二连及最近在立煌〔3〕将机炮拨充后，共有步枪57支、轻机[枪]三挺、手枪三支（各营连子弹数不详）。

（八）此次赴立煌，原为请求补充，故先派叶参谋长蕃与自治会主任秘书曾新（自治会由曾负完全责任）前往。叶、曾去后，汪宪未与见面。叶等派人将陈匪新民找至立煌。陈、汪面谈后，解释误会，故派陈匪新民为伪第十一支队司令，本人为副司令，叶蕃为立煌总部少将参议兼第十一支队参谋长，又兼罗田县长。决定将各部改编为第十五、十四两个团，陈兼十四团团长，胡渭升任第十五团团长，每团暂辖两个营（汪宪允将萧子峰拨返）。于立煌即被解放军冲散，仓促中返松滋。后均化整为零，向汉官荡寇边境、英罗边境自力更生，故各团营均未组织成立。（本人被解放后，闻胡渭部已被解放军冲散，并俘获五六十名，枪支也有虏获）。

---

〔1〕汪宪，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2〕英罗麻，指湖北省英山、罗田、麻城3县。

〔3〕立煌，1932年国民党政府以其将领卫立煌之名设置的一个县，1947年改为安徽省金寨县。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被剿灭前盘踞在此。

(九)陈匪之直属机炮连[连]长为陈国贞,步枪十三支、六〇炮1门(埋藏的地方已向僧塔寺团部报告)。特务连[连]长为陈楚芝(被俘),排长余少卿代理,仅有步枪十五支。搜索连[连]长为罗国珍,步枪22支、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

(十)以上陈匪所部共三个营十个连(萧营三个连,共步枪72支、轻机[枪]二挺、手枪八支未列)。陈周连或向牌形地八迪河方向潜伏外,其余均由胡渭率领向罗田汉官乡之鸡鸣尖、狗儿尖、黄折山、太保殿、东安河一带化整为零,自由活动。如万不能活动时,即将枪支埋藏,官兵各自归家,尔后如有机会由各连排班长分别负责集合。

(十一)陈匪新民除军事组织已如上述外,另有行政上名曰自治委员会,内设六课一室。秘书主任曾新,秘书周念宇兼行政课长,委员兼教育课长徐奎生,委员兼军事课长查汉屏(英山人),委员兼财粮课长萧竹荣,总务课缺人,仅设课员一人为严纯白,司法课缺人,陈匪新民自兼主任,本人兼副主任(均未负责),有事由曾秘书主任代行。会之下辖税捐征收处,处设主任一人为晏玉清;课长二人,一为徐源涛,一为胡叔华。九月初将晏调为军需主任,徐源涛兼任主任(本会是六月底组成的)。

(十二)司令部设参谋室、副官室、军需室、军医室、政工室。参谋长叶蕃,参谋汪国干、汪锦章。陈伯洲为副官主任,方林、姜震、何锦华为上尉副官,彭楚乔为中尉副官,晏翼飞、姜汉华为少尉副官。军需主任晏玉清,陈国纪为上尉军需,叶天已、彭介意为中尉军需。黄宝山为军医主任,周国瑞为上尉医官(因伤病员不多,又经费困难,医药均困难,故未多设人员)。陈常为政工室主任,杨象宪、汪润之、彭仲球、饶文仲为指导员(另有数名指导员名字记不清,故未写出)。

(十三)政工室政工人员均系乡间稍微多读几年书之老百姓,既未受训练,复不知责任,故未发生任何作用。

(十四)情报方面:于六月初派罗仲恒为情报组上尉组长,罗义钧为情报员。不一日罗仲恒对工作不感兴趣,即辞职,将情报[组]取消。八月十四日,在松滋乡台子湾召集会议时,决定由乡公所派三个人,每保每甲各派一人,分别负情报责任。另由每连选派士兵一二人侦探之。

以上为陈匪新民部组织、人员、武器详情及今后与解放军之对策,均已详言

之。

（十五）立煌方面，将知之情况列左〔1〕：汪宪于旧历五月廿九日到立煌，携来电台一部（当即损坏后，在麻埠三百元银洋买来一部，现用者即此台。本九月十日解放军到立煌时该台听叶蕃说尚潜伏在立煌吉碑冲附近）。白匪崇禧先后派来飞机共六次，送来步弹十万发（损坏二万余），二万六五子弹，五万余七九子弹，均被岳岐山抢去了。另裹伤包四大包（内有一包掉在水内坏了），六〇及八二炮弹共约三万发。有一小部分发各支队，其余均存埋在立煌飞机场附近地方。武器仅送来美式新轻机[枪]一挺，听说交在黄英部，因无人使用，故未送来（原拟送120挺）。参谋长为樊某。另组十一个支队，第一支队袁成英，黄英为该部之第一团。第二支队听说是岳岐山，人数约二千，轻机[枪]有八十挺、步枪千余支、手枪五百支。三、四支队不详。第五支队为周醒民，吴家店人，只有二个营，约五六百人，步枪三百余支、轻重武器不详。第六支队为周香波（人枪不详）。七、八、九、十支队均不详。第十一支队为陈新民，人枪详前。总计汪匪宪十一个支队十五个团，十四、十五两团尚未组织成立，共计不够一万人枪。

（十六）汪宪偕樊参谋长又劝〔勸〕务一人，于本月十一日到达两畈乡附近之钵儿山地方，即化装老百姓，在该山潜住，并与一切部队脱离。

提供意见：查汪匪宪所属各支队及陈新民匪部均系不久东扯西拉凑合而成之乌合之众，且无相当组织与训练，官兵殊无斗志，复未经过阵地战。只要解放军以一个师之兵力，驻立煌搜剿一日之时间，则各个支队主力瓦解后，再用最小之兵力清剿，则立煌（包括大别山区）之匪全部可歼灭殆尽。至陈匪新民原倚靠立煌之黄英为护符，又恃打抒义之山路崎岖，可通立霍〔2〕带为进路，只要少数兵力在打抒义驻守，其已进至汉官乡之残匪无回窜逃立霍之机会，更可即时歼灭也。

自新人　彭楚材谨白

九、廿四

〔1〕原文竖排，列左即列下。

〔2〕立霍，指安徽省立煌（金寨）县、霍山县。

陈新民于八月廿八日由其私人寓处龙飞寺动身到立煌，九月十一日下午回来的。

据叶蕃说先数日均未正事，七号下午在汪宪寝室内，有商城、固始、立煌县长，陈新民、周香波、黄英、樊参谋长等均在座。汪云汤得到消息，洛阳某军事学校内有解放军高级干部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大部军队进剿大别山区自卫队，今后我们环境更艰巨。希望各带兵官均要自力更生，自行选择有利地形活动，并以连排或班为单位化整为零。万一"化零"再不能生存时，即将枪支埋藏，人员各自归家，俟有机会再行集合。

在押〔场〕的有第十支队王书记。

汪宪系黄浦〔埔〕五期学生，固始人，现年四九岁，身材高大并是个胖子，曾任河南某师管区司令及九十二师师长，由白〔1〕调到大别山来当司令官。九十二师原驻在湖南衡阳，汪离开后周副师长升任师长。

陈新民为松滋乡第十保人，年三七岁，中等身材，面红白兼，不胖不瘦，说话声音很小。

叶蕃现住松滋乡第十保吊桥河白果术湾（闻该湾之黄副保长蕊香能知详细地方，并闻有于最近由英罗边界回罗田叶家河，同在一起者有其太太二人，小孩子四个，均在一处。如情况转变即由英罗边境之山地小路，可即派人向上拦获，定可奏效，其太太，一个老、皮黑，一个胖子、年约卅岁）。陈新民太太现住松滋乡十保葛滕湾陈带炳家，身高，面有少数酒疵。小孩四岁，很瘦。

新民本人，据本人的女人于廿四号由河西畈动身时，即听到当地各个女人口中暗中说出。于古历又七月廿八日由打抒义到立煌之襄体河，大约是到胡家湾或畈中湾黄小元及方家山等处。

叶蕃号海岑，罗田叶家河人，年四十九岁，面黑而瘦，身高大，曾任参谋、团长、罗田县党部书记长。

〔1〕白，即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

汤宗威对黄镇中经营翠微峰据点所犯罪行的亲笔揭发交代(节录)*

(1949年12月3日)

奉谕将黄镇中〔1〕平日欺压人民及此次反抗人民解放军之罪行详细录呈,谨就所知以客观坦白之立场胪陈如左:

(一)(略)

(二)(略)

(三)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组织规程系伪省保安司令部及伪省府所公布,准其增编伪保安第四旅,所有粮饷、械弹自行筹给。黄乃在石城编组伪保安第十六团,以周某为团长。在第三行政区之永丰(划入豫章山区管辖),编组伪保安第十七团,以梁澄清为团长。至伪旅长一职由石城县长黄国珍兼任(原任伪第八区保安副司令)。该两团在各县动用征存赋谷之外,滥行派款,人民苦之。

(四)黄发布八杀公告。此项公告系本年六月初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成立时发布。宗威于七月十七日奉伪省保安司令部命参加该部以后,曾在卷内见及。其内容不能完全记忆,其大要为:凡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者杀,欢迎人民解放军者杀,民枪不受其编组以抗人民解放军者严办等项。各县民枪平日因派别关系不拥护黄者,至此亦不得不就范矣。

(五)在翠微峰被人民解放军围攻之初,黄曾召集职员开会,声明决不投降,

---

* 汤宗威,原国民党江西第7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解放前夕任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副司令。1949年9月江西宁都翠微峰战斗中,与匪司令黄镇中同时被俘。这是该匪被俘后亲笔写的揭发交代材料。收入时,节略了与黄镇中经营翠微峰匪据点无直接关联的内容。

〔1〕黄镇中,原国民党江西省宁都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江西解放前夕任"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司令,为赣南地区著名匪首。

并伪政务处在石壁上刷写“投降者杀”标语，以压制部属。

（六）黄在另一次召集职员开会时，曾提出议案，凡此次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地方人民有欢迎或协助者，将来地方收复时一律杀无赦，并没收其妻室另行择配。当时各职员中除一二人点首外，余皆面面相觑。此项公文未曾发布。

（七）太阳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时，防守部队宁都保卫团某连连长曾敬熙所部有两排官兵深夜下山投诚。曾本人未参加，亦被黄枪毙。

（八）黄擅设伪绥靖银行，发行钞票，强迫人民使用，破坏金融。

（九）黄分派各县游击总队长、支队长、大队长（大队等于营，支队等于团，总队等于旅之编制。事实上经点验后，人枪均不足额，如兴国钟定远一总队，仅人枪三百余），动用公谷或给予一部现款。多数绥靖银行钞票强迫行使外县，人民虽多拒绝接受，但因此而受损失者亦不在少数。

（十）（略）

（十一）黄在山下分布情报人员。按情报队长赖矩方上山时，留有队员十余人在宁都城乡活动，另有廿余人随同上山。未及一旬，黄复派其下山赴石城一带活动（另有兴国县情报人员携电台一架同行）。此外，国民党江西省伪省党部所派第八区督导员曾子英及其部属未曾上山。赖矩方、曾子英均直接向黄负责。其队部经费亦由彼等总领总发，且另自组设队部，其队员名册储经理处卷内可查，他人不能知悉。至于情报人员以外未曾上山之职员，伪秘书处有名册可查（由李树藩经管，此人似拘押于法院看守所前进第一层房子）。

（十二）九月二十二日，黄接到人民解放军射上山之廖士翘、陈爱仁先生劝降信件时，已势穷力乏，仍置之不理。又早数日人民解放军将陈爱仁先生致宗威等函件放射上山，经特务营拾获后被黄截留毁灭。

（十三）黄强收钨锡矿业公司钨砂三百余吨，经伪省政府调处，索得该公司现洋二万五千元。又强收该公司宁广〔1〕等县矿坊大量炸药，为炸山构筑工事之用。

（十四）黄将大部分宁都公谷、一部分广昌公谷强迫运入山，为反抗解放军重要物资之一，劳民伤财。

〔1〕宁广，指江西省宁都县、广昌县。

（十五）黄初则强迫宁都人民在城区保持物资不准移动，设有水陆检查哨卡，取缔极严。迨人民解放军行将到达之时，又鼓励人民疏散人口物资，人民匆忙迁运，遭受损失。

（十六）黄强迫宁都邮电机关人员上山或疏散离境，以造成人民解放军初到时通讯之困难。

（十七）黄擅设铁工厂制造步枪，消耗人民财力颇多。

（十八）黄强收宁都、南丰公路处器材，搬运入山，破坏交通。又将行驶宁都一带的商人汽车长期征用，直接使车商遭受损失，使人民感受交通困难，使地方解放之后恢复交通为之迟延。

（十九）黄对伪豫章山区所辖各县，县预算内所列教育经费坚决删除，其用意在充实军事费用，以反抗人民解放军。

（二十）□□□□□□□□□□□□□□□其个人，欲贯彻其反抗人民解放军之意志。

（廿一）黄所部士兵大多系新近入伍之农民，被其派人威胁利诱而来，一经入伍训练未久，驱使作战，为其个人之牺牲品。

（廿二）黄将宁都电灯公司机件搬运上山，破坏公用事业，此亦造成对地方解放后困难之用意。

黄之个性骄横，独断专行，不接受他人意见，此次反抗人民解放军之罪行，黄应负主要责任。

以上各项谨呈

宁都专署公安处长鉴核

在押人犯汤宗威亲笔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

任泰升关于豫西匪“暂编第三纵队”及“新二师”组建、被歼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4月7日）

三十七年〔1〕五月七号解放淅川后，我同陈舜德、参谋长穆政仁经荆紫关向商南白青云伪县长处住一宿。第二天坐商汽车到商州西关车站边商山旅社住。五月十四号到五月十五号同穆政仁进商州城内，见胡宗南前派住西坪镇伪指挥官李汉章谈说解放情形，令我两个收容淅川队伍，不让我两个走。第三天，汉章领我两个见商州伪司令官谢辅三后，当又商定令我两个收容。我俩说：地方壮丁都回家，收容不住，因都在家潜伏不愿出来。不说收容不叫走。我两个住到第五天，解放大军进到龙驹寨时，汉章亲笔给我两个写证明路条。十八号我两个步行向西安走。

廿一日晚到西安新华巷新华商行，有邓县罗庄商会长王阳生住该行内。我两个与阳生是熟人，一同住在该行内。廿二日上午，同阳生一块去见内乡杨云芩、齐星渠二人，谈内淅〔2〕解放情形。可问我两个沿途经过后，齐星渠说同我们一块去刘希程家谈谈。我有病没有去。廿三日下午，齐星渠同刘希程亲到新华商行谈地方团队无补给无援助，劝我们编正式军队，一切补给不发生困难等话。我们说：我们只身到西安，距县太远，没办法。齐星渠又说希程□编十五军情况后，齐星渠、刘希程回家。廿五号，星渠约我们去他住商号，希程也在场。希

---

* 任泰升，豫西著名匪首。1948年底，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第69军军长刘希程到豫西收编国民党军残部，组成“暂编第3纵队”，委任泰升为“新2师”师长。1949年8月，“新2师”被人民解放军豫西剿匪部队消灭，任被迫投降。这是该匪投降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1〕三十七年，指民国37年，即1948年。

〔2〕内淅，指河南省内乡县、淅川县。

程又谈他见胡宗南什么话都可说，只要编成正式军队，一切不忧虑等话。星渠又说：令我们回来，[谈]收容办法。我说病好了再回。

延到七月廿六号，穆政仁同西坪镇伪营长刘景村、连长李成溪等，先回到龙驹寨住同兴昌号。淅川荆紫关伪营长钱超龙同荆紫关伪镇长张相阿等都在龙驹寨住到九月中旬。政仁同景村、超龙、相阿等回到商南白青云处收集西坪、荆关两处四百余人，枪二百余支。我病好，十月廿六日由西安同王阳生买盐五千斤，我一千斤，估〔雇〕马车拉到商南换手，由阳生经手。十一月中旬，阳生带香油回西安。我住白青云处，政仁同景村、超龙、相阿等住西坪镇，召集伪营长李长合、荆关人李东华、二集人谷润等七百余人，枪三百五十二支，内有轻机[枪]七支、马克心重机[枪]两支，八二炮一门。政仁率领进荆关住不足十天，解放军司令孙光〔1〕率队进荆关将政仁等打跑，住西坪镇。

十二月十八号，王天锡、萧鸿运两团一千六七百人，由湖北老河口经李官桥、马蹬、上下集到西坪鸡叫河一带住。十二月十二号，刘希程派参谋王明胄、张礼信来点编到商南。十九号到西坪镇，未得点编。二十号晓，解放军司令孙光率队进驻西坪镇。我同王参明胄退驻商南白青云处。适内乡别瑞九率八百余人在商南接胡宗南发给（薛炳灵在西安请求的）枪三百支，轻机枪十支，小炮四门。接收后，亦住商南富水一带。到卅八年一月八日，孙司令率队进驻商南，别瑞九将他人枪由富水北经卢氏瓦窑沟进西峡口北山内。我同王明胄、白青云退住龙驹寨到。三月中旬，谢辅三率伪军三十六师、唐伪师长陕西三个保安团到龙驹寨，由白青云领路到商南西坪镇，孙司令率队回鄂阳。

我在龙驹寨将王明胄点编淅川杨嘉会为伪暂三分纵队第六团未走。内乡薛炳灵由西安带电台一部、军大衣五百套，坐汽车到龙驹寨，同王天锡面谈。刘希程为豫西军分区司令兼暂三纵队司令。希程令薛炳灵为豫西军分区西坪指挥所指挥官。炳灵又说编师，王天锡、萧鸿运两团编成一个名为四团，内乡刘茂亭编为五团，淅川杨嘉会为六团，大致说定。炳灵第三天同天锡乘车回西安，我驻龙驹寨。四月一日，孙司令官率解放军进驻龙驹寨，我同李学五团退商州东廿华里沙河子住。

〔1〕孙光，时任陕南商雒军分区司令员。

四月十一号，接刘希程电报说叫我将新二师迅速到灵宝朱阳镇整训。我三月十号接刘希程电令我为代理新二师师长。我奉令后，四月十五号由商州率队前往朱阳镇，经雒南廿六号到朱阳。五月一号，我同王天锡、李学五等到灵宝见刘希程。二号夜十二时，我同天锡在希程卧室内嘱咐起义，□并未说起义办法，即令休息。三号催我回朱阳。六号接希程电令，没有他亲笔信不叫动，别人出他名不叫听从。不意十一号李子魁〔奎〕(豫西保安副司令)、袁光义等率队打希程。我们当派人去找，希程三人不归。没给养，我同天锡商定向卢氏五里川一带就食。山内就食困难，又将人枪向西坪商南富水就食。

五月终旬接着刘希程信，令停止待命。六月初旬，希程派他新一师副师长许静黎、参谋处长戴××〔1〕副官处长丁国光到五里川。我有病在西坪，天锡和杨春亭(卢氏县伪县长)到五里川见许。戴等旬余日回西坪，即将人枪向朱阳关集中后，再向目的地去。到西坪北寨后，被解放[军]罗团接击。天锡在指挥，我有病先到五里川。

七月十七号我同杨春亭往卢氏见文司令、彭师长〔2〕，到瓦雪子迎见文、彭、殷〔3〕诸首长，又回到五里川。十九号文、彭首长令我同春亭先到卢氏见刘希程、王院长晓舟。报告投降经过后，又令写信派人找杨嘉会等，能全部去更好，如不能，人枪就近向政府登记，叫嘉会一人去芦〔卢〕氏。

以上经过情形，始终我接谈刘希程，实事并未与胡宗南接头。

〔1〕档案馆件如此。

〔2〕文司令，指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陕洛地区工委书记、剿匪指挥部政委文建武；彭师长，指第42军125师师长彭龙飞。

〔3〕殷，指河南省陕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殷义胜。

钟祖培关于组织恭城武装暴乱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8月—9月）

交代之一：

恭城暴动前一天，旧历十二月初八日，我召集暴动会议。计有余伟年、田民丰、冯杰、严老松四个代表到会，其他负责人因不能分身故未全到。计划着重点在西路方面，用整个力量向南压迫，东南方面派严老松带一队人负责破坏恭城东门外浮桥，破坏后派少数人坚守浮桥渡点。担任西路方面队伍系冯杰、余伟年二人负责，目的是要将解放军驱逐到砂子、平乐一带去，然后用整个力量布置砂子上面一带防守。他们共推我为抗共复国军总指挥。名称是抗共复国军，把整个恭城乡自卫队就原地编为抗共复国军。给养计划按旧时粮赋征收维持。总指挥部下属十三个联队（每联队系一团），三个直属联队，联队长系冯杰、田民丰、余伟年三人。林绩勋系总指挥部秘书长，欧阳济生系总指挥部参谋长，张明德经理处长，严老松□□□长。参谋处下设参谋长及处长各一人，作战参谋三人。总指挥部设有特务连，连长王□，任务负责指挥部警卫及其他勤务。人数原定额（经会议通过决定）实一千人，实际参加暴动总共一千二三百人，步枪七百余支，轻机[枪]八挺，短枪二十支，手榴弹二三百枚。联络符号白天用海角，用长短音表示，夜用火箭。大会决定，计划如打败后分散逃亡钟山、恭城应明一带山内打游击。在恭城暴动时总指挥部设石角庵路口村，我本人与参谋长欧阳济生、秘书长林绩勋等十余人，在总指挥部内指挥作战。

---

* 钟祖培，原国民党军中将军长。1950年1月，以“抗共复国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指挥广西恭城土匪武装暴乱，危害甚烈。落网后，亲笔写出交代材料7份，曾刊登于1951年3月4日《广西日报》，这里选收其中的3份。

钟祖培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三点

左食指

交代之二：

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十一二点钟时，刘老德报告说，和平乡已打下了。我告诉他立刻进攻恭城，因此就向恭城进攻。

钟祖培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

交代之三：

我预先计划恭城打下后，派林绩勋任恭城临时县长，派余伟年本人带他九振乡所有武装担任维持恭城内外秩序。结果后来十二月十二日攻打恭城未遂，才计划分几路退至大瑶山内打游击，待机行动。

钟祖培

九月十六日下午六点零五分

彭玉清对所犯土匪罪行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0年10月12日)

反省书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

彭玉清,现年三十七岁,住芷江罗平乡第四保四甲桐树溪。家有田三十亩,楼一重〔栋〕计五间,耕牛二只。全家共人九口。从七岁起在家牧牛,到十岁助耕,十二岁因我父被土匪恶霸彭凤章打死,又迫我兄弟出外当兵,我全家逃往青水乡官墙尹德武姑父家寄居,我就帮姑父看牛砍柴。到十五岁我就参加尹仁福部下当勤务员二年。十七岁又在李保成部第六连当勤务员一年。十八岁回家务农。十九岁又加入公平团练队彭先科部下当兵二年。二十一岁又在李保成部下当兵二年。二十二岁就与彭先科部到麻阳为匪三年。到廿五岁同彭先科向十五师缴械自首,在公平地方办团一年。廿六岁又出外当匪二年。廿八岁又向地方缴械自首,回家桐树溪居住耕田务农。廿九岁县府派我任特务班长,维待〔护〕公路二月。[后]又返家务农,又参加楚汉官行堂大爷。直到去岁正月各地发生民变,芷江县府有令,罗平、仁溪、忠明三乡成立一个自卫大队,维护治安,派贺天钧为第三大队长,委我任三大队八中队队长。因各地民众都在大乱起来,我受了杨永清要我将本地民枪集中起,攻打黔洪〔1〕,归潘壮飞指挥,派我任人民自卫救国军第三师副师长。打开黔阳回后,到四月间,杨永清成立第三纵队[任]司令,将我部编成军队,我部编为第三支队,派我任副支队长,驻扎芷江竹坪铺整训。到八月解放芷江,路经我地公平,我那时不知解放军宽大政策,就带部下上山为匪,与人民作敌。这是我过去与现在为匪的起源。

---

* 彭玉清,湘西地区著名惯匪。曾任匪"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3纵队"杨永清部"第3支队"副支队长。1950年9月,"第3支队"被歼,彭被迫投降。这是该匪投降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1〕黔洪,指湘西黔阳县城及洪江两地。

我过去与现在为匪，杀死多少人及抢劫次数、奸淫种种之罪行列后：

我于民国廿七年当匪，派部下彭狗崽杀死唐保林一人，因此人是卖客〔1〕。

又在贾公坡我部下杀死曹姓一人，因此人他前卖过我们。

又在孔溪，我弟兄杀死尹姓一人，因他是卖客。

廿八年，我在公路边王家屋场拦劫路杀死过路军人一个，并将此人带一家眷杨氏捉了，我拿做了妻室，后退回女家了。

又在石马田吊肥洋〔2〕唐文盛一人，得光洋贰百元，给我部下分去一半，还有一半被我买了枪支弹药及吃伙食用了。

又在张山冲我部下彭亮老打死姓张一人。我们到他家劫抢，他拿武器抵抗，被我部下打死，并将他家养耕牛三只也抢了。

又在岩桥奉彭义成[令]去抢布客三人。又吊布客唐贵林、麻子王布客二人，吊送彭义成手后，被他放了，不知他得光洋多少我未明。

又在爆溪红岩洞抢行商，打死尹早哇一人。又与早哇一路同伴二人也打死了，因尹早哇身带武器，被我抓得花梨步枪一支。

又在芷江黄土坡奉彭义成令吊戚姓母子二人，得光洋壹百捌十元，此光洋归彭义成手收，大众分了及吃伙食。

又在桐油溪打死姓丁一人，因此人和他丁姓有仇，被他族宗吊送要我打的。

又在傅家，我与彭岐哇、周白炳三部抢烧房屋一重〔栋〕，得牛四头，又得被盖、衣服等件。后被李保成军队来打我等，将所得物件打回去了，并我受伤。

又在艾头杀死远路相命的两个妇人，被我部下尹桃保杀的。

又在浮莲塘我和彭岐哇抢唐大元亨家，得耕牛三只，又烧房屋一重〔栋〕，又得衣服被盖等物。

廿六年，在灵官庙杀了一个过路军人，得步枪一支。因这军人他见我想抓我当兵，那时我没法逃跑，身带小刀拿出将他杀了。

又在毛栗坡，我部下彭凤荣想带我枪逃跑，被我看破，派彭凤连将他枪毙了。

又在虾公塘打死张元保一人，又将他妻捉了奸淫。此人是与我部下彭岩禾

〔1〕卖客，当地土匪黑话，指告密、叛卖之人。

〔2〕吊肥洋，亦称“吊羊”，当地土匪黑话，绑票勒赎之意。

尚有仇，被岩禾尚打死的。

又在绿兹地打死唐甲跛子、唐毛虫二人。奉彭先科令打的，因他二人是卖客。

又在桐树溪十家打死彭有哇一人，是我部下尹毓秀打死的。

又在毛栗坡打死彭凤贵、彭凤岐二人，因他二人前杀过我父，这是我替父报仇。

廿七年在马杆祖打死尹吉堂的大儿一人，因他吃花红股子。

又在罗伯河边抢布船三只，一只是空船，我同彭金果麻、彭喜哇三部抢的。我分得白布三十六匹卖了，买了武器弹药。其他是彭金果麻、彭喜哇二部抢了，不知他们得布多少。

又在王家屋场劫路，杀死鸭客一人，因他是卖客。

又在公平捉押唐元喜母亲彭氏一人，得光洋壹百捌十元，此洋大家分了。

又在胡家园我部下彭凤达、尹刚崽冲抢打死姓尹一人，又烧房屋数重〔栋〕，烧死一人，又抢得耕牛、被盖、衣服等件。

又在白岩坪劫船一次，被地方民众带武器与我对击，我被他们将身打伤。

又在板坡吊肥洋唐长华一人，得光洋贰百捌十元，此洋我与大家平分，买得步枪一支及吃伙食用了。

廿八年，在桐树溪打死彭老满夫妻二人，因他是卖客。又污打死周氏一人。

又在拦马岩打死彭鸣科一人。因他当甲长，他见我就给乡所报信，是个卖客。并将他妻尹氏捉到山上做妻，二月后被地方打，我送尹氏回家去了。

又在长堰打死彭早喜一人，因他是卖客，常打听我下落。

又在岩山头打死张才老官〔1〕的儿一人。是我部下向金禾尚打的，我未有令。

卅二年在通溪奉罗平乡长贺天钧令，要我协助唐思凯、唐炳南二人打死唐岩嘴巴、唐金铁、向开富三人。因他三人想当土匪，被他地方知觉呈报乡所，派我带地方民众将他三人枪毙，并得土造步枪五支。

又在半坡打死我部下梁壮福一人，因他私在外暗偷人民耕牛，被我枪决了。

〔1〕老官，湖南地区方言，即老头。

又在高庄打死梁红崽之妻彭氏一人，因他〔她〕常与匪沟通，被彭毛哇打死。

又在爆溪打死我族子女彭氏一人，因他〔她〕不学正派，偷人养汉，被我族宗打死了。

卅四年，我奉罗平乡长张廷培令，要我到尼溪垅剿匪，打死土匪尹炳相一人。又将当匪的三家所有东西物件一律被列剿匪的人掳空。

卅六年，彭告化子〔1〕因藏匪窝匪，被我罚他十套军服。

卅七年，关于我族复修宗祠，推我任族督办，我族小白岩彭有禾尚犯了族规，上欺他服内长叔，下欺奸他服内侄媳，被我祠宗将他活埋。

卅八年，因地方民乱，我任副师长，到黔阳抢劫二次。

我任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奉司令部军需主任发给我部伙食洋贰百捌十元，拨在芷江南正街同丰老杨处，因军需主任借洋给同丰老杨同夥生发，被老杨用了此拨我部给养，问老杨他不肯成〔承〕认，后被主任同他算账，命我将他捆吊出拿。

又在芷江成军驻扎南门外，我部下尹甲子企图逃跑，被我打死。

又奉司令部军需主任拨给我部给养光洋伍十七元，拨在芷江北街老潘处，也同南街同丰老杨是一样情形，命我将他捆押出拿此洋。

又在竹坪铺杀死唐文英部下分队长唐毛古一人。此人是支队长彭耀令杀的，因唐毛古想夺枪逃走为匪。

又我部下向耀恒(即岩落)在朱溪吊李玉和之子拐查老三之妻，被部下将李玉和之妻及他弟李聋子、李先生三人捆吊后，被向岩落罚谷拾石、光洋廿元，经岩落给部下分了，此事我未知道。又在为匪时，在桐树溪杀死解放同志一人，抓得三八式步枪一支，此人是部下彭有贵杀的。

又我部下彭大喜保私到贺家坪抢贺天钧耕牛一只，被他杀吃了。

又在巴洲吊老萧一人，因他侄在我部下当兵，拐去我步枪一支逃跑他家隐藏，被我将老萧扣押后，他给我倍〔赔〕步枪一支。

又在长泥坪令彭彩林枪毙吴金和一人，因他私在河边抢劫民船之物。

又我部下张瑞廷暗地私到石门打车，听说打死车上人几个，不知抢得物件不明。

---

〔1〕告化子，又称叫化子，湖南地区方言，即乞丐、讨饭之人。这里用作小名。

又我部下彭大喜保私带他部到民吉铺公路边劫抢行商，得物不明。

又在桐树溪枪毙部下书记龙在渊一人，因他带我一支手枪想企图逃走，被彭长保打死。

又二三月我成立自卫队，因火〔伙〕食不敷，奉令在罗平乡出了公谷贰百余石。又五月间军食不够接济，又出浮莲仓公谷壹百余石，此谷是派本部军需彭凤理、彭高爵二人经管发给的。

又听说我部下彭大喜保私到白石坡丁家、侯家、唐家、王灵庙等处抢劫民物多次，所抢得东西我不知道。

卅九年在大湾打死卖客王老九一人，是部下彭凤烈打的。

又在权溪口打死卖客王老九的父母二人，是我部下彭发卿打的。

又在桐树溪派彭凤烈部一班人打死王妹崽、唐瞎子婆、彭乐丝之妻三人，因他们都是卖客。

又在冷溪打死杨姓一人，因他见我部下埋一支步枪被他拿了逃走，被彭花□看见了，将他打死。他又是一个卖客。

又在四面坡枪毙贺天钧一人，因他前当乡长，欺压我地三、四两保民众，他又是一个大卖客。被我卫士彭长保、彭毛哇二人打的。

又在钟古岩将李龙禾尚做工的远路人存〔沉〕下河了，因他是打听我等消息的。

又在方四坪派部下彭汉卿、唐思贵二人打死卖客王华一人。

又在杨田垅派我部下彭孝哇、尹毓秀二人杀死部下军需董涛及曹排长二人，因他二人想企图逃跑。

又在梁山亢溪边派部下陈大禾尚将我部邓营长杀死，因他想托〔拖〕枪逃走投诚。

又在顺溪铺我部下彭忠哇打死蒲麻子的妻子及他侄儿二人，因他是卖客。

又我部下周同哇、彭彩其私带部下到榆市对河将尹姓二夫妻沉下河死了，因这二人也是卖客。

又在王山冲打死远路人一个，是周同哇打的，因此人是卖客，打听我等消息，给军送信。

又在白岩平我部下周同哇夜晚误打死同夥人彭米贵一人，是张华误打的。

又我部下张瑞廷、周同哇二部到王桑冲抢劫打死卖客张化其一人，是彭家老打死的，并抢张化其家被盖衣服等件。

又在单家垅冲抢乱放枪打死一人，是彭三光部打死的。

又在银口我部下私烧屈姓茅屋一重〔栋〕。

又在四方田我部下彭三光、张瑞廷冲抢一次，抢得耕牛四只，杀吃二只，还有二只在冷溪彭求林禾尚及张姓二人养牧保存。

又在朱溪我部下士兵彭满哇、彭开和、周德金三人死〔杀〕死汪毛桂、汪开发、徐长松三人，因他三人是卖客。打死后我才知道是彭满哇他等私自杀死。

又我部下何代洪到罗旧对河打死姓孔的二人，又抢得耕牛三只。此事我未知，后经何代洪呈报说孔姓二人是卖客。

又我部下彭满哇私在鸭鹊坡打死远路人三人。后听彭满哇报告说此三人是办工作的卖客，打听我等消息的。

又在顺冲派部下彭满哇、彭长保二人杀死我部下彭凤烈部兵彭久长、彭米贵二人。因他二人想逃走报〔投〕诚。

以上各情是我危害人民之罪恶。还有我部下各单位私自抢劫、杀人、放火、强奸，我未知、不明。

又我在各乡各保捐米派款筹粮说明如后：

捐沅水乡食米叁百余硕〔石〕，实收得壹百余石，是折光洋给我。其余是本部下彭三光经收，不知他收到未收我不明。

又捐罗平乡四保食米三十二石，是我部下彭凤烈捐收食用。

又捐罗平乡四保食米数百石。是我派四保长彭凤理在我部下当军需□□□□□□□由该保长经管，发我部下食用。

又捐罗平乡三保食谷□□□石，又食米柒拾硕〔石〕。是我令第三保保长彭凤麒帮办，接济本部给养食用。又另捐□□□□长泥坪食米叁拾硕〔石〕，又捐长泥坪富户彭彩文食米十石、彭云凤十石、彭彩礼五石。

又捐三保公平一甲食米贰拾肆硕〔石〕。又捐三保艾头五甲食米柒石。又捐三保两甲、孙家冲、米溪垅、石桥塘等处食米陆拾陆石，此米实收得十余石。所捐三保数百硕〔石〕米，我全部伙食用了。

又捐沅水乡五保浮莲桥食米柒十石，收得光洋壹百元，其余尚未收。

又捐沅水乡一保食米捌十石，二保食米四十八担，又捐罗平乡六保食米捌十石。此三个保食米我交本部军需彭凤麒代我管理，发给部下各单位食用。又我令派彭岩落将六保恋坡唐马崽尚故存仓谷十余石收了，给我部下穷兵安家食用。

又捐罗平乡一保食米贰百石，请第一保保长姜安和办理后，被人民政府查觉，将一保长镇压枪毙了。关于一保食米我实收得光洋贰拾元，其余未收。

又捐罗平乡二保食米捌十石，我请二保长张忠顺办理后，也被政府发觉，将二保长押解芷江县府坐牢。对于二保食米实收得十六硕〔石〕，其余未收。

又捐沅水乡王山冲光洋伍十四元，派彭凤寿收的。

又捐沅水乡王山冲食米壹百硕〔石〕，派彭三光收。不知他收得多少，我未明。

又捐罗平乡食米，请六保长唐定国指名按富户筹借，捐唐文森食米叁[石]，文森不肯出米，呈报一区政府，派军队将保长唐定国捉吊送解县府坐牢后，文森被部下张德凤及唐文科二部捉拿杀了。

又在石马田余家，我部下彭凤烈□得余七棍子光洋壹百贰拾元交我手。又捐沅水乡单家垅光洋四十元。

又在去岁七月我部由芷[江]开赴公平关，于伙食困难向三、四两保各保借谷伍十石。三、四两保将他保校基金谷每保给我暂借食谷伍十石。此谷我部食用后未退还是实。又派部下彭凤哇、彭汉卿、尹结哇三人在跑马头强收河下船上之款。

又在忠明乡捐得光洋柒拾元。又捐罗平乡五保光洋捌十元。又捐罗平乡五保食米十石。又捐板坡食米贰十石。

以上各情捐得各乡各保食米我全部着伙食及一切费用，还有我部下私自在各处捐米我未知。捐这多米是我发给部下伙食，规定每人每天发米叁升，油盐菜金其内，按人数发给。

又我在芷江任副支队长时，在去岁五月间因我部子弹困难，向上级发□，因上面对于弹药也是决〔缺〕乏，令我向〔要〕本族富户共〔供〕给。关于我族前存有族款，寄存芷江南正街彭裕昌家保存，并与他买货生发。后彭裕昌死后，又交给他长子彭祖荣经管。我向族宗说明将[该]款拨与我购买子弹。我同彭光明、彭耀三人到他家清算。因彭祖荣心想包庇隐瞒不肯承认，被我将他捆吊，罚他光洋

贰仟余元，给彭光明分去一半，还有一半是我，购买七九子弹六担，又买加拿大手枪一支，又买快机手枪一支，共用去洋柒百叁十元。又被彭千层皮拿去捌十元，又给我部下打军服捌十套。其余尚存有洋，我拿帮修汽车四部，以本部行军方便。

又去岁五月间我部伙食困难，将忠明乡之仓积谷出了贰百余石食用。

我为匪活动地区在罗平乡、沅水乡、清水乡、仁溪乡，麻阳各乡保，边界森林一带及小地名，常在四面坡、老寨、恋坡坳、朱溪、通溪、爆溪、高庄、庙山、丰坡、牛坡、万溪、桐树溪、塘坡园、杉木冲、斗寨、田家坪、丰家溪、牛牯坪、古塘板、栗坪、平坡、四方坪、向岩坪、孔溪、塘湾、斜溪、山腰坡等地活动。本年四月间，我在牛牯坪集中曾西胡子、周开轩、李运忠及其各匪部，大家商议，因解放军各处很多，将全部逃上贵洲〔州〕。议决由我同曾西胡子、周开轩三人互相指挥。在我所属各部说明，向岩落、邓运海、彭少卿、彭鸣喜、王才德、唐子贵等部归我所属。

我与解放军作战次数说明于[后]：

去岁十一月在灵官庙与解放军作战，我部伤一人。又在丰坡，我部下向岩落、彭凤烈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自到□阳去了，我部阵亡二人、伤一人。解放军死伤不明。

今年正月初二日，在牛坡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部死伤一人，解放军死伤不明。

又正月廿三日，在斜溪与解放军作战一次，双方无伤亡。

三月间，我部下邓运海、彭凤烈在关门坳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部阵亡一人，解放军伤亡不明。第二天我部邓运海部又被解放军打死一人。

又我部下向岩落在木叶溪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部阵亡二人，解放军死伤不明。并我部打得解放军机枪一挺、预备筒一个、三〇步枪一支，归向岩落部得。

四月间在古塘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部阵亡一人。我部又同曾西胡子在爆溪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曾西胡子部下阵亡一人，失去手枪一支。

五月十七日，在四方坡老寨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部没有受伤，并我部下彭发卿部打得解放军手榴式一支。又我部唐思贵打得解放军三八式步枪一支，解放军死伤不明。

又在冷溪与解放军作战一次，我带家眷躲藏在森林，是部下对击。

又到八月初一日，在落泥田与解放军对击一次，我自带伤，我部下也受伤二人，向岩落之妻被解放军打死了。

自我想将起来我全部下现都投诚〔降〕。承政府宽，我同向岩落二人商量向人民低头，痛改前非，不再在山受苦，于八月初八日所带部下向桐树溪四一九团董参谋处缴械投诚〔降〕。

以上所作所为的罪大恶极，应杀我身不足续〔赎〕罪。今蒙政府宽大政策，不究既往，令我诚心诚意靠拢人民，痛改前非，悔过自新，重新作人，永不再做坏事，学习回家努力生产，永做良民。

人枪的组织及此次枪支的支配和来源另单。对照我自己缴的枪也在单内。

我部下的枪支另抄一单：（略）

向受伯关于湘鄂边区匪“第九纵队”组织状况及被歼经过的亲笔交代*

（1950年11月）

交代之一

部队组织与人事介绍

（甲）部队组织：

（一）本部定名为九纵队司令部（因闻四月庚共〔贡〕廷〔庭〕编有八个纵队，故本部即冒仿充之）。

（二）本部推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

（三）本部设参谋长一人；参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以上两部门均缺人，暂未设置）。

（四）本部设支队长四人（每支队辖大队长三人）。

（五）本部设情报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

（乙）人事介绍：

（一）本人被推为司令，覃介民、田彩存二人为副司令。

（二）郑景春为参谋长（系四月中到部）。

（三）向承先为第一支队长，辖大队长三人如下：1. 向代琼；2. 向代瑶；3. 田绍轩。

（四）田彩存为第二支队长（未半月即为瞿波平所编），辖大队长三人如下：1. 向甜和；2. 杨顺长；3. 吴宗周。

---

* 向受伯，湘鄂边区匪“第9纵队”司令，1950年4月参与组织湖北省咸丰一带暴乱。在人民解放军围剿下，辗转逃窜，走投无路，于1950年11月被活捉。这是该匪被俘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五）覃介民为第三支队长，辖大队长三人如下：1. 滕升伯；2. 李华（咸丰人）；3. 贺子青。

（六）向世芳为第四支队长，辖大队长三人如下：1. 吕芳；2. 向杰；3. 向焕庭（系本特务队留任，未几病重返家）。

（七）情报组长游注泉（咸丰人），随覃介民活动。

（八）此书系按编组时所书。其后稍有更变，后在活动情况书中再行注明。

向受伯抄　古九、廿八日〔1〕

交代之二

暴乱行动之起因及活动之经过情况。

（甲）暴乱行动之起因有下面五个原因：

（一）本人存〔从〕恩施返，行至深溪河，被张翥谗言，谓“我有反动行为，此次决不再回恩施”，于是孔同志即用枪毙我之狂言，故逃回（此系张子维告诉的）；

（二）本人回时即闻族人向承先、向甜和均被田彩存所引诱，由本人几次劝其缴枪，均因畏罪不敢；

（三）因向世芳至恩施与本人晤面一次，至第二日彼又逃回，故本人恐染嫌疑；

（四）因受田彩存之欺骗，谓“他已与瞿波平、杨树臣、杨德之均有连络，决定大干起来，你若去恩施，恐受影响”，故一时被其所惑；

（五）因覃介民来信相约，谓“他已由城逃走，要我至杉木塘相会”。

因有上述五个原因，故有下面之暴乱行动。

（乙）暴乱行动之经过：

（一）农历二月十七日大河乡属之长毛坡余家开会，成立第九纵队司令部。

（二）到会人事如下：田彩存、覃介民、向承先、向世芳、李华、王保安、杨顺长、向甜和、吴宗周、吴希汉、杨大元、田绍轩、游注泉、向杰三、滕升伯、吕芳、向代琼、姜俊武、姚会云、向焕庭等二十人。

〔1〕古九、廿八日，即古历九月二十八日，公历为1950年11月7日。

(三)二月十九日闻咸丰石平南来大湾相会,晤后即谓"福洞有公粮两仓,特缴往发卖,以作士兵开支"。二十日行至杨蹄界,即被咸丰军队击散,田彩存逃往九龙洞,向甜和部逃回纺车溪,本人与覃介民、向承先、向世芳由百家河逃窜。二十二日行至咸来〔1〕交界之大卡边,即闻傅家台、两河口均驻有军队,故在大卡边之附近造了晚饭。是晚向承先即逃回新路坡,李华部因覃介民不能给他鸦片烟,故随向承先同往,即充任为第一支队附。本人与覃介民、向世芳逃至两河口之凉水井。二十三日宿观音桥之施南坡,即闻车东湖、牡丹坪一带有军队驻守,故于二十四日拂晓逃至四川边境之大界,当日被军队击溃(是役失去驳壳枪二支,步枪七支),覃介民临阵逃走,窜回革勒车。本人与向世芳二十五日逃回乐施堂。

至二十八日,田彩存来人谓瞿波平约我到牡丹坪相会。卅日即与第一支队副李华、向世芳至牡丹坪与瞿相会。当时经田彩存的介绍,并解释过去一切仇恨,三月一日即被邀往湖南。是日宿营洗车,伙食均由瞿发给。初三日由欄河渡河,瞿波平宿磨刀溪,本人与向世芳、李华宿梨子坪沙子坝一带。初六日随瞿开往龙山属之老寨,瞿即于是日宿苦打岭。初七日瞿开往连台山,令本部驻卯解洞。初九日即闻招头寨驻军已走,即与瞿开往招头寨驻扎。初十日瞿即向我要求,在公事上要以命令行之。我即当面承认。

至十二日瞿即调李华回咸丰活动,令我回来凤,另以向经述补充我部。是晚,宿茅坝乡之田家寨。十三日即在梅子树与李少康相会。当拟邀彼同往,彼谓部队尚未组成,暂不能同往。正谈间,即被军队击散。是晚,我与向经述部宿老寨坪。十四日晚,即与向经述开抵矿沟。十五日晨,被军队击散。向经述部即由原路逃回湖南,我与向世芳于是日逃至高洞乡之板沙界。是晚,覃介民由文家山派人来约,谓杨德之率石平南均在文家山,要我在板沙界相等。十六日上午,杨德之与覃介民均到。当经覃介民介绍,杨即谓此来纯为联络来凤〔凤〕、龙山各同人。正言间,即闻东□□油坊坳一带来军队正多。当将人事在该地各要隘布置。下午与军队在红沙田稍有接触,十七日晨即闻高洞河到有军队三百余,于是分途逃窜。杨德之逃苑坪,覃介民逃龙家桥,我部逃至张家界。十八日闻大河坝无驻

〔1〕咸来,即湖北省咸丰县、来凤县。

军，即于是晚逃回大河坝附近之官城。十九日逃回新街乡之黑洞大坝一带。二十日，向世芳返漫水，向承先回新路坡。

二十四日，奉匪指挥官彭雨青命令到上寨开会。晤面时，渠即谓“此次奉总部命令配合田彩存、彭连清两支队进攻来凤，另以候〔侯〕唯一率瞿魁如、向平由石羔山进攻来凤”等语，要我“率部至老峡田茶坪一带防堵旧司援兵，并与驻油坊坳之姚益安切取连络”等语。二十六日我因患病不能行，即令第一支队副支队长李复初率该队前往指定点驻扎。二十八日，彭匪指挥官在茅坝被军队击溃，即于当日逃至板沙界。廿九日，彭又被军队击走（是役闻彭左腿受伤），即逃窜大河坝。我、李副支队长即率部逃至苦竹溪（闻此地有公谷若干担，拟以此作军食）。至四月初一日，向世芳由漫水率部来乐施堂。时因该地食粮缺乏，即令其前往苦竹溪与第一支队同驻。初二日又奉匪指挥官彭雨青命令，谓：初三日在大河坝召开军事会议。即至初三日正欲出发，即闻大河坝发生激烈枪声，故未往。后彭匪由兴隆坪逃回百福司，我部李支队附与向世芳逃回黑洞大坝。至初六日，向世芳复返漫水，李复初率部返新路坡。

初八日，田彩存来板土科，商讨征收烟税，作为士兵开支及弹药的补给。当以大河全乡及新街之第八保由田彩存直接征收，并以九、十、五三保作为该部吴宗周、杨顺长、向甜和三大队直接征收开支。我部即以向海民收第一保（除该部开支外尚缴四十两），以向承先收二、四两保，田大鉴收第三保（均系直接开支）。其余为第六保，由我代派向硕然征收（收缴水烟四十余两）。第七保由余定轩征收（后缴水烟一百三十两）。十一、十二两保系由向瑶林征收（缴水烟贰百两）。田绍轩在腊碧司收缴水烟一百八十余两。

至四月半间，闻瞿波平在招头寨召开大会。瞿即夜郎自大，即以招头寨为小台湾之称，对各方来宾颇为骄傲，仅宣恩候〔侯〕唯一、咸丰邓仲礼得委纵队司令与县长，来凤田彩臣〔存〕得保留支队长外，其余均置不理。时李少康代表彭雨青出席，对此态度为不满，即拟把来凤各同人加强组织与连系，故由本人发出通知，约定四月二十一日在沙子坡召开会议，其用意在不依赖瞿匪。谁知至期李少康、向世芳、杨长顺、吴宗周均未到，覃介民为先天到此，又被田彩臣〔存〕、陈义山、陆占先等经咸丰攻夹马池去了，故是会无形停止。

二十二日，我即与向承先返乐施堂，另以郑景春带本部特务队长向海民及第

二大队长向代瑶去杉木塘与张小南、姚益安连络，并拟在咸丰购买枪弹。除先由益安代买三八式步枪壹支、小手枪二支（去烟一百五十两），后仅在咸丰买得三八式步枪壹支（去烟五十一两）。二十九日郑景春在长毛坡被军击溃（失去步枪壹支），至五月初二日始逃回乐施堂。初三日闻向世芳来雾集界，我于当日前往商量向湖南逃窜，拟与向静海取联络。初四日晚即率第一支队逃至沙子坝，初七日至杨柳增。初九日至银团堡被军击散，向世芳逃至招头寨，向甜和逃至二梭，李复初逃至连台山，我于是晚亦逃至该地。时连台山有瞿部连长胡宗相驻此。至初十日晨被军队将此山围攻。至晚我即带向武世爬山逃走。后向甜和被向静海编为"咸来利"指挥所指挥官，向代琼为副指挥长。我带向武世、田大鉴、田松柏，于十二日经那界、沙子坝逃回乐施堂。至二十二日，即闻向田〔甜〕和、向代琼先后由湖南逃回，并悉已受向静海编了。二十六日，姚会云由杉木塘逃来，并带有步枪壹支。二十八日，漫水区署迁至乐施堂，我与姚会云、向润生、李正清（湖南白杨坪人）、陈华卿（北门外乾溪）、杨么等六人，至米沙界、半漫沟一带藏匿。六月十四日逃至五台山，即与向甜和相会。于是即与向甜和同逃，至二十六日逃至桃子坪。我所带之李正清、陈华卿均请求回家，当给每人洋烟二两作路费。至二十九日我与向甜和等即逃亡湖南。至七月初三日始逃至二枚乡之龙头车，即与向静海之第二支队长向树南同处，其伙食一切均由他发给。

至八月初一日，闻瞿南皆任招头寨区长，向树南编为区大队，于初二日随向树南开驻招头寨。初十日被军击溃（是役向树南失掉步枪三支，[被]击毙排长一名、士兵二名），即由贾家坝逃回□□。十四日闻招头寨军队已退，我于是日离开了向树南即来招头寨。闻李少康、向建堂在可立坡一带，十六日即与李少康在招头附近之日东渗相会，当晚即开往甘溪河驻扎。

二十三日李少康闻瞿波平有命令，召至二梭相见，邀我同往。我因想与向树南同处，故应邀同往。不料行至暴岩沟，李少康去了二梭，我与向甜和即被瞿波平派邓柏林来谓："奉令将人枪押解到部。"至廿四日晨，即闻有军队已来芭蕉坨，邓柏林□□仓惶，故将我释放，要我自行找位置逃走。是日幸遇向静海之第三支队长向恒清，向茨岩塘方逃窜，邀我同往。即于是日随向恒清宿罗家坳。至九月初二日行至小罗塔，欲向茨岩塘前进，即闻该处驻有重军，故由沙坝逃回。初六日逃至无坝沟，至夜半，即被军击散。我仅带周汉卿、彭明东二人，向甜和带有杨

华清、陈桂清、向老八三人，于初七日随向恒清逃郭家湾。初八日向恒清返二梭邀我同往。我因向润生、姚会云均无下落，故无心同往，即于是晚宿李家湾，拟找陈绍堂去访问向润生下落。即陈绍堂来后，即闻寮叶洞、无坝沟均有军队，故未敢去访。初九日，彭明东去车东坪，当交中正式步枪壹支，我即令陈绍堂携带。十一日逃至白竹科，十六日即被军队将周汉卿捉去，并将周汉卿、陈绍堂、向老八三人所携带之步枪（三支）提去。向甜和、陈绍堂、陈桂卿〔清〕、杨华卿〔清〕均逃跑。

我在李家屋里躲脱，于十八日独自到招头寨，即闻润生腰部被跌伤。二十日，润生、姚会云均来招头寨，同时姚会云家里派人持归来证找他投诚，并谓我长子向泽生亦有信来要我向政府投诚，问我得否？于是与润生商量，回乡找信。俟我得信后，再行向政府投诚。故于二十二日与润生向家乡逃回。行至米坪，幸遇本县刘大队长，于是即向其投诚〔1〕。此暴动之经过情形也。

公历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日向受伯抄

谨呈

公安局

〔1〕据当年报载，该匪为被俘获。

杨创奇关于赴香港受命组建土匪部队经过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1年2月)[1]

到香港受命经过情形。

本人于1949年12月4日在桂平南河木根部队被解放后,个人逃脱,避难于乡间。到1950年3月初,个人恐解放军查拿,藏避不了,无家可归,意欲逃到海南岛找寻广西部队,以期自己有立足的地方。同时闻得港澳地方有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收容所,收容两广被打散的军官,所以我决定了到香港去。

到了澳门,适遇前梧州警察局之特务队长胡能定,由他带引到中央酒店见了李昌芗。李面嘱我早日去香港,找唐纪、汤济。过去香港,几次寻找才得见面,唐纪给了我一千元港币。汤济及罗活说,白崇禧由台湾有电来,要你们仍回广西去收容被打散的部队打游击。

(略)

后来白崇禧又由台湾来电叫罗活去海南岛见薛岳,商量广西第三兵团指挥的问题,罗得电后由香港乘机飞海南岛。适此时解放军大举登陆海南岛,罗转机飞台湾。在台约住有一个月,由台乘船回香港,到达后罗寄信到澳门约我去香港有事商谈。接信后过去香港。到了罗活的寓处(九龙金马伦道三十八号),当日他召集的来人有前一七一师师长杨受才,前一八八师师长李芳西,前桂南区的参谋处长罗飞,共我四个人。由罗活宣称,谓我此次奉命到台湾去,见了陈诚、周志

---

* 杨创奇,广西瑶山地区四大匪首之一。广西解放后,逃到香港,被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委为"第48军"军长,复潜回瑶山,收编土匪残部,继续作乱。1951年2月瑶山剿匪战斗中被抓获。这是该匪被俘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1〕档案馆件无时间,此时间系根据交代人被俘时间判定。

柔、郑介民〔1〕，现在国防部将第三兵团改为第三路军，由本人负责。同时在广西分为省府未回桂前，广西军、政暂由三路军负责。现在内地各省起来反共的游击队都极踊跃，尤其我们广西各县都有，总〔只〕要有人的领导，是很容易组成部队的。以目前朝鲜的战事看，就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据北京方面来人传出，如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共是准备放弃华南守华中，这个机会是最好不过的。现在中枢及白长官〔2〕都很希望我们大家赶回内地打游击去，将来配合反攻大陆。经呈请国防部，委给你们番号，共核准四个军，计吴绍礼，第七军，吴现去玉林、陆川、北流各县交界地方打游击；杨创奇为四十八军，将来可到平南、鹏化瑶山方面去组织；杨受才为五十六军，可到兴业、贵县边界去组织；李芳西为一二五军，可回到武宣方面去组织；罗飞为游击司令，回贵县武宣边区地方组织。关于将来的接济问题，如果能够联络得通时，台湾方面当用飞机输送给我们。

（略）

我抵返澳门时，各人领了旅费二仟元。适满德昂由广西桂平到澳门。他将广西各县及桂平、平南瑶山的人民起来反共如何热烈，游击队的组织又如何有办法，鹏化瑶山里的粮食如何的多，地形又如何好，如果你同我们回去，将来是有发展而有办法的。罗嘱委了满的一七六师师长。

月余，台方得了罗电之后，派了一技术员名叫梁昭贵，带了二瓦特五电台三部到了香港。梁昭贵交给了我们的电台二部，后来梁又取回一部，以一部交给他人，以一部留港。

我领得电台及密码后，由香港请了一商人，交带运费一百元港币，嘱其将该电台带到澳门五洲酒店梁四哥处，由四哥转交胡能定或郑英。郑英接到该电台后，由其负责交梧州商人带运。该台到达时，由满接收带运桂平鹏化。此时我尚在香港，接到由澳门转来满信，寄回的东西已顺利收妥，并嘱我们快些回去。我因旅费无着，再到罗活处，取了五百元港币。我返抵澳门（时间是旧历八月初），与胡能定、郑英商量如何返法。后来胡始终未回，我与郑英由澳门乘小民船到前

〔1〕陈诚，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周志柔，时任台湾国民党军参谋总部总长；郑介民，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

〔2〕白长官，指白崇禧，原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山，由前山乘小电船到石歧。住了一夜，翌日开船返梧州，到梧已黑夜。翌早我们乘小船到飞机坪，共乘一个[船]到回恩洲，在芦英龙家食了一餐。夜后，请了两个小鱼〔渔〕船(每个八万元)到蒙江，由郑英上岸找到了欧阳天斌(他是欧阳拔英的胞侄，黄品琼的女婿)。翌日上岸行路到太平，又雇民船一只到大胆圩。

(下略)

彭雨青对从事土匪活动情况的亲笔交代*

（1951年8月9日）

我姓彭名雨青，别号彭选，又名彭老么，现年四十六岁，家庭成份系地主（原祖遗湖南龙山明溪乡第六村水旱田四十余挑〔1〕，一九四九年在来凤卯洞第四村购田三百余挑）。原籍湖南龙山明溪第六村，一九四一年迁移来凤卯洞第四村居住。家有妻一、妾二、子五、女三、岳母一，计一十三人。

我七岁至十二岁（民前六——民六年〔2〕）在家读私塾。十三岁至二十二岁（民七年——十六年）在家务农种田。二十三岁至二十八岁（民十七——廿二年）参加伪湖北边区警卫旅向作安所属彭树安部当兵三年，升充排长一年，被遣散回家生产一年，被向作安逼迫拖了一年（因向作安派人将彭树安杀死于沙子田沟，复又派人杀我之故）。二十九岁至三十岁（民二三——二四年）投身湖南施〔师〕兴武部充排长一年，连长一年。三十一岁至三十二岁（民二五——二六年）因陈英武改编施〔师〕兴武队伍遣散，我随同王吉安营长、瞿伯垓〔阶〕、向幼恒等拖走人枪二百余，我仍任连长，队伍散驻湖南明溪、二梭乡边境。曾因陈英武将王吉安大儿、瞿伯垓〔阶〕老婆捉至龙山城关押，我队攻打龙山，将已捉的人都救出来了。三十三岁至三十四岁（民二七——二八年）由漫水伪乡队附向汉云介绍自愿受伪湖北省保安十一团之招安，缴长短枪二五支，我任十一团独立连长一年，随又请准长假回来凤城赋闲一年。三十五岁（民二九年）回百福司，一面作生意，又兼任了伪卯洞乡公所乡队附一月。后辞职即任伪江防队特种工作，任务是负责

---

* 彭雨青，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司令，1951年6月在湖北省来凤县被俘。这是该匪被俘后亲笔写的交代材料。

〔1〕水旱田四十余挑，湖南农村的习惯用语，即一年能产粮食40余担的水旱田。

〔2〕民六年，指民国六年，即公元1917年。

侦察报告瞿伯垓〔阶〕所部行动。下半年，伪国民党三五三团部队苍龙、来两县剿击瞿伯垓〔阶〕部，我又被该团派为龙、来、酉〔1〕三县八乡收剿大队长，枪支系由八乡各调五支，任务完全打击瞿伯垓〔阶〕部。曾在清剿期间，我打死瞿伯垓〔阶〕排长胡二、向寿老先二名，并将瞿伯垓〔阶〕大儿捉住送三五三团部缺乳而死。因此与瞿伯垓〔阶〕结下深仇。在三五三团团部移走后，伪漫水乡长向培霖怀疑我在三五三团内部使坏（因三五三团团长说向通匪），图谋陷我致死，不惜以千二百现洋行贿于三五三团刘营，以暗藏枪支等罪名将我捉至四川酉阳，将欲杀害（三五三团团部已移走了），被我发觉拼命逃脱。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民三零——三三年），逃脱后，因受瞿伯垓〔阶〕、向培霖□□□□□□□□□□□□□是以潜伏于湖南、湖北两处家里协助生产计达四十。四十岁至四十三岁（民三四——三七年），瞿伯垓〔阶〕后威迫我参加该部充大队长，继为支队长，随瞿伯垓〔阶〕受伪武汉行辕程潜主任招安，队伍充编为武汉行辕挺进纵队，我任第四支队[支队]长。旋又随同移住宜都红花套堵守江南防共，约一年内又移驻湖南澧、县王家场。继又受伪湖南省主任程潜改编为伪新十师，我任二九团[团]长，复由澧县、大庸移返龙山，时间计共三年。三〔四〕十四岁至三〔四〕十六岁（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一年），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二九团队伍分散驻来凤百福司、安抚、漫水等处，团部设百福司。迨至十月间，来凤被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区〔军〕解放大西南时解放。我团受杨树臣之率领（杨系伪新十师副司令），全部队伍人三百余、枪壹佰余支，移驻酉阳清明坝堰塘冲一带，静观大局动荡〔向〕，再决定行止。并与杨树臣协商，派师部参谋主任周克炎（周系酉阳人）亲至湖南长沙程潜副主席处联络，图谋招降于人民怀抱。此种动机实因感受环境恶化所致。一则瞿波平在来、龙解放时，渠率领二八团及补充团眷属、财物随同宋匪希濂〔2〕部向四川黔彭〔3〕方面退去，企图随宋匪死守重庆，事前后均未与我们通讯，抛弃我们于不顾；二则局势发展失了依靠，无法生存。不久瞿波平在咸丰黄毛坨被人民解放军之穷追猛打，打得落花流水，败不成军（距解放时二十余天），仍复退回龙山二梭，把我队由四

〔1〕龙、来、酉，指湖南省龙山县，湖北省来凤县，四川省酉阳县。

〔2〕宋希濂，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8月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9月任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12月在四川被俘。

〔3〕黔彭，指四川省黔江县、彭水县。

川清明坝调回龙山二梭整理队伍。一九五〇年三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清剿我们，我虽数度反抗，但因在高洞板沙盖反抗人民解放军战役我被打伤中弹三处，乃退至四川可大五湖新寨边境养伤，即将队伍交彭廷全全权代理。二月余后虽枪伤愈好，随又旧病复发，我即流动于二梭、明溪二乡边境伏壕苟延残喘。延至五一年古历五月十九日，目睹人民解放军与各处民兵把山口能够伏壕处附近水源监视，并暗埋伏于各山小路守候，候出来找食找水予以捕捉，无法继续生存。不得已，乃与彭大进两人由龙山小路潜如蛇行，盲目向鹤峰、宜都方向找求生存。路经宣恩沙道沟杨家大台被虏，由沙道区中队押送宣恩县转押恩施军分区司令部，再押来凤反省。

兹将个人错误反省如下：（一）在解放前后因国民党竹山部队与卯洞明溪保甲长杀害了我的妻子及我的姐姐全家三人，因愤恨杀死了五人：（1）卯洞乡保长田成才么儿〔1〕（名不详）（系我干部彭继龙自行杀害）；（2）卯洞乡保长田忠仁；（3）卯洞乡刘老五；（4）龙山明溪第六甲甲长田希圣；（5）龙山明溪甲长田缺嘴。（二）征收人民血汗鸦片土六千余两，光洋捌佰叁拾余元：（1）因维持我部队官兵生活计：民三十八年征收来凤百福司、安抚、漫水三乡人民烟税烟土千九百余两，送缴瞿伯垓〔阶〕六百两，部队开支九百两，我自留用了肆百两。（2）一九五〇年征收龙山明溪、来凤百福司、安抚等处烟税烟土肆千余两（系彭廷全代收），除各队开支二千八百两外，其余千柒百两经高副官万邦送交我妾宋四妹收藏，我不知下落。（三）反抗了人民解放军围剿。（1）在四川酉阳溪口之芭蕉坨，我协同杨树臣部打击了人民解放军人枪二排，系接济华区长而来，缴获枪支叁拾余，统系杨树臣部所缴获，送给了我两支枪。（2）五〇年古历四月二十九日在来凤高洞属板沙盖反抗战役，我死伤人七八个，我中弹三处。（3）大河坝反抗战役我部死伤八十二人。（4）茅坝反抗人民解放军战役我损失枪九支，死十二，伤人四。嗣后，所有反抗战役统由彭廷详代理，我养伤疗病均未参加。其余难免不有我干部制造着许多危害人民错误事实，应恳追究债主，并非卸推责任，实因我在高洞板沙盖反抗战役带伤后又旧病复发，无日不在病魔中。此种事实，我部下尽人皆知，请偿调查。

〔1〕么儿，当地方言，指最小的儿子。

此外尚有应反省者：

(甲)社会关系

谈到社会关系，我系十一岁加入汉流，大哥系向仁宣，我也不知是什么社，有哪些人，仅仅给了我一个片子(这片子有了不怕土匪)，收了我的铜元八串作入社费。此后找入生社会当了伪连长(民二四年以后)，大家都呼我为彭老么，一直到解放为止，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伪反动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一直没有参加过。至于我的朋友，除在我新十师的干事的而外，其余的都是有求于我拉的关[系]。在来凤来说，解放前比较认识朋友有吴仲明、贾济恒、刘林生、梁子恒、周云廷、周伯涵，酉阳兴隆坪杨凤久。帮忙我买过子弹或者因图利，自动运子弹卖给我的计有向伯海(小坳人)、田松青(茅坝人)、宋屠户(安抚漫水塘人)，其余都是我伪新十师内部的人(见附表解放前编制)。

(乙)解放初期，我们计划了一些什么，宋希濂怎样布置的，宋希濂走后我们又怎样与杨树臣搞的？

来凤系一九四九年十月间解放，在我伪新十师团体内，因瞿波平德望不高，老实的说我合〔和〕杨树臣都不大听他的话，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盘。解放时，是一盘散沙，各搞各的，瞿波平率了二八团、补充团，他的眷属财物随宋希濂匪部队伍向四川黔彭方面退去，企图求生存，也没通知我，也没有么计划。我为求生计，归纳的计划如下：(1)在解放初期因为没有依靠，曾与杨树臣商同派周克炎到程潜主任处联络，想投降缴枪于人民。这是第一阶段。(2)瞿波平由咸丰黄毛坨打垮退回龙山二梭后，整队伍静观时局发展，再决定行止。这是二阶段。(3)四川伪酉阳专员庹凤廷经杨树臣介绍，会同瞿波平、施〔师〕兴周、陈子贤、瞿敏生在龙山礼〔里〕叶〔耶〕开会(我因病没参加)，计划施〔师〕兴周补充瞿波平枪支伍百，队伍向保靖推进(由陈子贤指挥)，施〔师〕兴周修整八面山作为根据地，我合杨树臣向四川酉东推进(由庹专员指挥)。此项计划尚未实行，即被人民解放军在礼〔里〕也〔耶〕打得落花流水，陈子贤、瞿敏生被解放而投降，各部队四散潜伏。这是第三阶段。在礼〔里〕叶〔耶〕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以后，我部队即行缩小范围分道潜伏。我缩编为一个大队，自己的人枪。瞿波平缩编为六个大队。准备一有战役，相互援助，以每个大队为战斗单位。结果还是谁遭打谁都不管。这是第四个阶段。宋匪希濂对我伪十师据个人所知根本没有布置。宋匪希濂走后，我与杨树

臣因为在解放前一直保持亲密友好关系，所以在出席伪计划重要会议，他能全权代表我出席。在伪新十师团体内来说，除了我合〔和〕杨树臣相互不加怀疑，其余都互相猜疑甚至互相打击。在解放初期，杨树臣仅有枪三十余支，我曾派枪十七支协助他推进酉阳七个乡，后来他搞到了千多枪，轰轰烈烈，他没有管我，我也没有管他。五〇年古历九月，杨树臣、瞿波平及我会同在明溪刘挪场开会，时间有两天，有的主张向人民政府投降，有的主张打的，有的主张各搞各的，乱七八糟，没有结果。瞿波平走后，要我派人将杨树臣送回□川。在当天早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下，后来才不知杨树臣下落。我队伍被打垮得四分五散，所存的枪支无几。

（丙）怎样用什么关系扩大武装的，与我有些什么来往？

关于我扩大武装，有一度瞿波平把我编为湘鄂边区人民自卫纵队司令，规定把田彩臣〔存〕作三支队编入我队（田根本没有来），彭继松编为我二支队（彭虽编入我部，仅人枪三十余）。此外四川新隆坪伪杨继超乡长在解放初期因杨系四川地区，匪杨树臣想把他编入他部，但当时杨树臣实力不大，杨继超没有参加（听说该乡长是一个姓熊的在后面掌握）。后来杨树臣实力扩大，杨继超又感惧杨树臣及我两部之打击，派人至瞿波平处说明加入瞿部，所以瞿波平说把杨继超编入我部，根本杨继超畏惧我没有成事实，后来听说杨继超的枪支都投降人民政府了。至于这些彭继松与我的关系，因为我与彭继松父亲彭连城有关系才编入外，其□田彩臣〔存〕、杨继超毫无关系。其他的虽然有的今天拖两支枪来，明天被打，又把枪拖走了而藏隐，说不出所以然来。

（丁）在去年各阶段中我对人民解放军的策略与方针？

在解放前后，我伪二九团及二纵队对人民解放军之反击，根本没有什么策略与方针，虽有几次计划（见乙项四项计划），但均失败。人民解放军围剿我们主要胜利因素：（1）有忘我牺牲精神，不怕死。（2）有大多数群众拥护，接济粮食，作向导。在我是无群众接济粮食，指挥不统一，乌合之众，各自为政，所持〔恃〕者仅地势熟，便于埋伏，但都被人民解放军利用群众识破。在我个人，估计错误，以为人

民解放军怕死，容易打（在前万安部〔1〕剿我时，我的骡子叫声曾吓跑了一营队伍），可以苟延残喘，在人民解放军围剿我部时，不仅我无策略与方针足以应付（我[被]称为"小诸葛"），即真诸葛后生，亦无策略与方针应付。

（戊）我在龙山出发后，原有多少部队武装，扩大多少、减少多少，是些什么人？

我在龙山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开往来凤百福司、安抚等地驻防，计我伪二九团计有轻机枪十四支、重机枪三挺、炮一门、长短枪壹佰玖拾支，人员共三佰余。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酉阳新隆坪木芽冈未遭咸来〔2〕人民解放军打击前，扩大计有酉阳可大伪乡长田冲臣当时充支队长，带有枪佰肆拾余（内有轻机枪一挺），人百捌拾余（田冲臣与我是甥舅关系）。彭周南编为营长，是龙山五寨老保长，与我是族亲关系，带来枪支二十余支，人五六十人。又王益明编为营长，明溪伪乡长，带来枪二十八支，轻机枪一挺，人三十人（王益明与我是同乡关系）。共计重轻长短枪支三佰玖拾捌支，人肆佰陆拾余。木芽冈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剿击以后，除酉阳伪乡长田冲臣当时充支队长全部队伍未受损失带回酉阳投降，彭周南被虏，王益明人枪整个瓦解，本人逃脱（尚剩两支枪）外，我基本队伍仅余长短枪支壹百二拾六支，轻机[枪]拾挺，重机[枪]一挺，炮一门。人约剩二百余，由大队缩编为三个中队。计一中队[中队]长谢吉舟，排长彭大富、彭南友，共枪三十支、机枪二支。二中队[中队]长覃英，排长王正喜、向宗祥，枪三十支、机枪二支。三中队[队]长田永清，排长彭东和、向洪望，配有枪三十支、机枪两挺。特务队长彭荣华，排长彭继华、彭达千，机枪两挺，步枪拾肆支。□□□百福司我伪乡长彭昌绪带有枪八支。又□五湖伪乡长李国柱带有枪五支。明溪伪乡长洪文斌带有枪九支。此外尚有不关用之废枪数支由彭大进所藏。轻机[枪]二挺由彭大进埋藏，招头寨修枪损失一支，彭荣华埋藏一支（后来由向万福、田□宝代藏），炮一门由覃英埋藏，重机[枪]系谢吉舟埋藏。共枪壹百二拾陆支，轻机[枪]拾挺，重机[枪]一挺，炮一门，如前数。

（己）瞿波平投降后，我人枪散，活动做了些什么事？

---

〔1〕万安部，1943年国民党军第86军3个师会剿湖南省龙山地区之匪，"万安部"为其中一个师的代号。

〔2〕咸来，指湖北省咸丰县、来凤县。

瞿波平是五〇年古历九月初九日在刘拉场与我分手。他的队伍未遭打，我后才听说他投降了。我带了长枪□支、短枪两支、沙把子冲锋枪一支，仍回到明溪卯洞边区伏壕。瞿波平投降，事前没有约我，事后我也没有接他的通知。我的队伍在刘拉场是初十日遭了人民解放军围剿，打得四分五裂，打死、打伤、被俘、投降、逃跑，就是这一战散了夥，一点也再没活动，也没作些什么。

（庚）捏车坪出去后准备作何打算？

蝼蚁求生，在民兵与人民解放军严密监视水源及粮食下，自感穷途末路，继续伏壕只有饿死。投降呢？又怕工作同志不问青红皂白一枪打杀，乃与彭大进两人由龙山小路绕至沙道沟，转向鹤峰、宜都方向逃生。向这方面跑逃打算是：（一）先到鹤峰找到了徐云谷（原为鹤峰大队[大队]长），过去认识的朋友，把随身搞的金饰（约三两余重）变卖了，买点茶叶运到宜都卖了，作小生意。（二）到了宜都后打算找宜都城通江旅馆老板姚队长（前伪队长，名字忘记了），系过去我伪二九团队伍驻宜都城认识的朋友，准备化名作小生意逃生。（三）万一无法实行这计划，逃不脱人民的手掌而被捕，第一起初坚决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最低限度到区政府或到县人民政府、人民专员公署才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来。此外我是没有什么准备与打算的。

（辛）怎样完成立功计划？（略）

（壬）在封建割据时我是什么名誉声望？（略）

（癸）我的要求。（略）

谨呈

来凤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附表二份计三页〔1〕

彭雨青

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呈

〔1〕档案馆件无附表。

严耕莘揭发匪军长李楚瀛所犯罪行的材料*

（1951年8月13日）

我是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由曲江私立九龄农学院任教提前结束返回故乡连县的。这时正是李匪楚瀛初任伪五区专员兼连县县长，后复自任伪反共第九军[军]长，以期盘踞连阳，横征暴敛，为害革命与人民对抗，及进行残杀革命同志、劫夺人民财产最疯狂的一个时期。他的残酷措施和罪状，真是罄竹难书，兹特根据耳闻目见，分项胪列控诉他的罪行如下：

（一）杀害革命同志及草菅人命无数。李匪生性残暴，向有"生阎王"之称，为连阳人所熟知。闻悉经他杀害的革命同志、进步青年和无辜而被杀害的人共达三百余人之多。在四九年六月至十二月初连县解放时止，我在连县目击耳闻的有如下列：(1)杀害游击区地下工作同志有文□兴、魏仲琴、曾生、李寿安等数同志，对曾生系派他的亲信大队长李少巩前往枪杀的，他的全部财产则全由李少巩侵吞净尽。李于解放后已逃亡。(2)监狱内枪杀革命青年吴某。他系连县东陂人，当时系由广州伪特种法庭解返连县释放的，但解到县时，竟被李匪秘密杀害。(3)无辜枪杀连县河西乡民廖隆生及江西一旅客。廖隆生为河西乡人，系由李匪派人前往梁家拉出郊外暗杀，杀害原因至今仍然不详。至江西一旅客，姓名不详，当时携有大洋千余元由湖南来连办货，住在伙铺。经他部队检查，说他在此戒严时期，竟携带大批银元，必有政治嫌疑无疑，因此而致被扣。当时江西旅连同乡会以此人为一纯正商人，乃联名具呈请求保释。呈文开头提及某某系为政治嫌疑一句。该呈由李亲阅，他一看到"嫌疑"两字，他即停止阅看下去，他说此

---

* 严耕莘，原国民党广东省第5行政专员公署参议，粤北匪"反共救国军第9军"军部经济设计委员。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第9军"，俘获匪中将军长李楚瀛。审讯李楚瀛期间，严亲笔提供了这份揭发材料。

时可无须审讯，应即押赴刑场枪毙便是云云。即此即可见其残暴之一般。他对嫌疑竟以如是之处理，而对革命同志之狠毒对待，更可想而知，他的反动性是达到怎样的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二）强征物资税，搜括人民脂膏。李匪于十一月成立伪反共第九军。他为筹措军费，即命其伪县府秘书何诗迪兼任战时经粮筹给处长，负责全县物资税及自卫特捐筹管行政事宜。所有征收经理，则概由其亲信部署，号称"四大天王"李湘、邓紫清、李复文、叶先泉四人另加上余显光等负责。当时经粮筹给办法系将全县商店及人民存贮的布匹、火水、盐、西药、电油、谷等项重要物资，值百抽十，以充军费之用。当时县城商店及人民的物资大部都被强征了去。在县城有一湖南籍老板（忘其姓名）因存货不多，被强迫征税后，竟自杀而死，此事轰动全县。全县人民被征之后，亦不无切齿痛恨，敢怒而不敢言。闻其征起之数颇巨，仅仅在连县解放前二日用汽车装箱拟运往猺山〔1〕的共有大洋五万余元之多。幸得解放大军神速赶到，该项汽车装运之全部大洋已被截回。其他金银物资，由李匪楚瀛之胞弟李湘夹带潜逃之数尚多，可见李匪任内搜括人民脂膏之一般也。

（三）强迫全县机关学校人员举行斩鸡头反共宣誓。李匪向任反革命反人民的部队反动工作有年，所受反共毒素已根深蒂固，故他从伪反共军部成立后，即强迫全县机关公务人员及全体中小学校员生、各阶层代表一律均须往关帝庙斩鸡头作反共宣誓。他是企图毒化我人民，跟他反动到底，做他的帮凶。

（四）强迫全县机关人员及中小学校员生随他迁往他指定之后方。当时解放大军所向披靡，本省经已大部解放，所剩仅得连阳一隅，而李匪仍执迷不悟，犹欲顽抗到底。但他此时实已亲离众叛，一意孤行，决定万一连县不守，即以猺山为他的天险后方。因此事前命令所有中小学校员生、医院、机关人员一律均须跟他进退，并不时派出他的爪牙，跟随和监视各机关、学校主管人员的行动。各机关、学校处在他的淫威之下，亦无可奈何。他的目的，无非欲把各机关、学校的人员和员生作他的陪葬品。他的顽强反动的思想行动，可谓达于极点。

（五）每月举行月会，扩大反共宣传。每月李匪必在县城中心大广场之东郊场举行月会一次，召集机关、学校人员学生及全城居民参加，作扩大反动共宣传

〔1〕猺山，地处广东省西北部，为旧时反动统治者对瑶民居住的这一地区的污称，解放后改为瑶山。

一次。他的宣传资料多是将收音机所收的伪中央的广播消息，作反动宣传的传播，如说人民解放军于抵广州，即将小学教科书改编，第一课是“不要爸爸妈妈只要国家”，及许多诬蔑中共的歪曲言论和事实，进行扩大反共宣传，以期麻醉欺骗我民众，配合他的反共措施，作他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实际推动。

（六）放纵部属贪污舞弊。李匪的最亲信部属就是他的胞弟李湘所领导下之所谓“四大天王”，另外还加上负责财务的余显光。“四大天王”就是李湘（连县伪警察局长兼师部参谋长）、邓紫清（伪军部的经理处长）、李复文（伪县府的收支兼军部出纳）、叶先泉（伪军部筹给处征收站主任）。所有军费筹给保管，经粮调配，人事应酬，送礼的收受，货物出入口的抽收行水，税捐处之操纵运用，李匪则全权交由他的胞弟李湘领导。以上几个爪牙肆行囊括，无恶不作，连县人民无不同声怨恨，因此“四大天王”之臭名不久即传播于全县。此为李匪放纵部属贪污损害人民财产的一大罪行。

其他如强迫征兵，充当他的替死鬼，以及逮捕连县高良乡私立淳溪初中进步教职员张东海、黄振党、陈建广、黄德发等等反动罪行，真是举不胜举。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而已，然而已足证明他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罪大恶极，实为我人民的公敌，为革命的蟊贼。我现在应该站在革命立场控诉他的罪行，清算他的罪行。

我过去受了他的欺骗蒙蔽，接受过他聘我为该伪专署的参议及伪反共军部经济设计委员的聘任，我实在做了他的帮凶，做了反革命反人民的事体，我自己也要控诉自己，清算自己！今天我坚决背叛自己原来阶级立场，来控诉清算过去反革命反人民的旧我，必须把旧我的污点毒素清洗干净，把革命立场重新建立，方觉配做新中国的一个新人和一个建设的干部。

我更要进一步提出控诉和检举现在连县自新所扣押而为李匪楚瀛的重要亲信部属邓紫清、李复文、何诗迪等等反动分子，加以严厉的镇压。至李匪楚瀛胞弟李湘，亲信部属李少巩、黄墨苍、叶先泉，后方主任严茂煊，均于解放前后逃亡，我有可能也应该协助人民政府侦查他的行踪报告□□□□□□□。

王布关于“自由中国运动”训练派遣武装匪特情况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2年9月—10月)

交代之一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王布

一、昨日,我听了科长的讲话和我在十天中看见的情形,以及报纸上公布祖国的各种建设情形,受到感动和觉悟。所以现在就把一个思想包袱放下丢掉,而坦白诚恳地从内心流出一种实话来。

二、我是从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卅八年〔1〕)到香港的,因为没有亲戚朋友,而进东华医院难民部(救济性),希望有机会入台。后来等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间,在香港摩星岭难民登记迁移到调景岭时,我也搬到该地,住在第二区仁爱保第十户纸棚内糊火柴盒子。在十月间,港方救济公署社会局发给入台申请书,每人正副二份。这个申请入台比登天还难,因为要在台湾的现职校级军人保二位或一家店保,还要他们负责在台的生活方可入台。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的国民党颁布这种入台办法,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老长官和戚友的人员是希望变成了绝望了。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间,就有一位四川璧山人叫李梦白(我的邻居)问我入台有没有希望,我就对台湾国贼蒋介石大骂一场。他见我入台失望,回大陆又不知共产党的政策如何,而就对我说,介绍我入一个新的反共团体“第三势力”。我就答允了,写一份自传、一份简历,相片三张交给他。十一月他叫我到九龙青山道营房

---

* 王布,“自由中国运动”匪特空降组长兼“赣北纵队”司令,1952年9月11日受“自由中国运动”总部派遣,率匪特空降小组在江西省鄱阳湖地区降落,被一举歼俘。这是其被俘后写的两份交代材料,收入时,节略了与其受训、派遣、被俘等无直接关联的内容。

〔1〕卅八年,指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1949年。

街144号二楼找汪先生谈话。汪先生说:我们是游击部队,将来要回大陆工作的,你愿意吗?我说:凡事有益于人民国家社会的,我都愿做。在十二月五日,李先生叫我拿一个四方黄纸块到九龙梅墩道(多少号我忘记了,或许周维新记得)曾广球医生处检查体格及大便(身体各部分和验血),证件上并贴相片,同时又到香港皇后大道西营附近体身□一检查处照X光。九日叫我离开调景岭到石硤尾村如意巷一号找杨洪志先生,住在他家中。十二月十日晚上六时杨洪志替我领了二个月薪水美金80元,同时他就和[我]到香港买了一套西装和衬衣等。十一日早晨八点钟,杨洪志先生介绍我和周维新见面。九点钟和周维新到九龙半岛酒家等汽车,到汽车飞机场。十点钟在经九龙汽车飞机场坐陈纳德的飞机飞往东京。同飞机的人数有三十二人(都不认识)。在当日下午三时左右,经过一个岛,在岛上加油,休息了十多分钟,我们没有下车,也不知那岛何名。晚上八时左右就到了东京。由东京机场坐汽车到茅奇南湖医院跳舞厂〔厅〕内,当晚即来一个人身的搜查和换草绿色工作服,并编号码,我编为62号。在跳舞厂〔厅〕内,有一星期之的写自传、写简历和初[步]的思想考核(问话)。队长是邓胖子。十八日晚九点钟又从东京飞机场坐飞机到塞班岛受训(地方是远东公司贸易处)。十九日早晨七点钟到达,在夜里也经过一个岛,在那岛上加油,休息了十几分钟,不知道那岛何名,同飞人数27名。

三、学校名称是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是石心(王志杰),是留美西联〔点〕军校毕业生,做过麦克阿瑟的参谋。教育长是黎东民,也是留美的,他曾在美国、英国做过事。游击战教官谭彼得、汪侨治,美国负责人是赖理校长,副的是西门士。在学校共有四个月,学的课程是:

1. 游击战。包括:行军、宿营、警戒、围剿、地图判读(指北针行进)、空投场的接受、兵器使用。外国教官名字忘记了。中国教官是谭彼得,他是战术教官,汪侨治是留美步兵学校的。

2. 地下战。是情报、秘密书写、秘密隐藏、人身搜查和房屋搜查法,审讯法。美国教官是文非烈(美国特务),中国教官是杨教官。

3. 爆破。各种木材爆破、钢铁水泥爆破、地坑爆破。教官是陈卫连和唐士迪。他二位的英语和普通话、粤语都说得好。

4. 心理战。灰色宣传、白色宣传、黑色宣传,传单、标语、贿赂等。教官是丁

明。

5. 马克思主义批判。教官胡越。

6. 民主政治。教官是陈教官(名字记不起来了)。

7. 农业。教官是万教官(名字记不起来了)。

8. 这些中国教官和美国教官名字也许周维新记得,我只知道负责人的名字。我们在受训期间是每月份津贴四十元(美金)。

9. 到塞班时又编号,我编为302号第七班。

这批受训的人员是分二种:一种是组织内包括派人到港九直接吸收的如东北人。另一种是各匪游击部队内保送的(港九空口说白话的空军[头]司令有名无实保送的)。我是四川游击部队汪原成先生保送的。汪原成原名陈鼎新(陈书农),当过独裁国民党的军长(周维新比我知道他详细)。这种受训人员都学术科优良,体格强健,年龄都在35岁以下、22岁以上的壮年和青年。

四、我们在塞班干校四月份毕业后,即来到东京总部(茅奇南湖医院内)。总部又成立了一个作战学校,定期三个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我编在第六班。中国校长姓文(名字不知道),我们叫文校长,他是留日生,他当过军长。外国校长是美帝的,名字叫米周儿约士,他是美国一位少校。课目有:

1. 汽车驾驶,教官唐士迪。

2. 雕刻,教官不知道姓名,他是一位二十五六岁青年。

3. 游泳,教官姓名大约周维新知道,因周维新游泳比赛第一。

4. 划船,教官是美帝国的胖子教官。

5. 中美友好关系,教官姓王,他的国文好。

6. 跳伞,教官姓李。

五、我们从六月起,津贴每月每人是50元美金,另有五元代用卷发给每人零用的(日常生活)。

六、(略)

七、(略)

八、塞班干校共办了三期。第一期是Y班,学员二十余人,充当总的幕僚,知识水准高,是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国民党的□□□苏两广人。第二期是C

班，七十余人，两广人多，少部东北人。有大学生和国民党的中级军官。第三期就是我们A班，一□□人，两广人多，其次是东北人，再其次就是湖南人。C班学员尚未派来大陆上工作，从〔重〕到塞班去受训，因他们在总部为了派工作问题，曾全体绝食一天，不接受小组空投，而要多数人空投，以致叫他们再到塞班受训。

九、派遣小组是行动人员三人至五人和通讯人员一人至二人，每小组人员共有五人至七人。编为行动人员中，一人为组长，其余为助手。通讯人员一人，就是副组长兼台长，二人就是一位副组长、一位台长。职权，组长管理行动任务和金钱处理，副组长管理密码、译电、通报。

十、派遣前，征求各人回大陆的地方志愿，同时写一份空降大陆的志愿计划，由第三处修改和编造，译成英文送到美方第三处，再由美方第三处电寄华盛顿白宫批准、实施。A班学员的行动[计划]都在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七月送交第三处译交美方。美方第三处负责者是包罗，像一位中级校官。美方领导者是萧太子，他过去在中国很久。

十一、我派遣计划是回江西鄱阳湖棠阴村。因棠阴村在鄱阳湖中，我父母是中农以下阶级，同时我离开家十余年而且没有在地方上做坏事，我家中有小渔船可以在湖中流动性，所以就和周维新和吴保禄说空降我家，而我也就当为组长。周维新是我从香港去受训时认识的，吴保禄是我在突击军官总[部]的同事。我们都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只好空降我家自己来干。因为我们干事没把握有勇气，而且没有人事背景，所以就带了一个月的粮量(十天干粮和大米、猪油)。我们带的武器装备都已经写过，不再写。

十二、我们来的番号是，组长我担任，副组长兼台长张德本，两名助手是吴保禄和周维新。另名是自由中国运动赣北纵队司令，我担任；副司令张德本，参谋吴保禄，副参谋周维新。任务：

1. 潜伏生存打游击；

2. 情报，收集通行证的样式和交通线上检查的情形，部队运输和物资运输，工业生产和矿业生产情形，驻军兵力大小，土改后的民情反应如何。

十三、(略)

十四、我们这次来大陆，是从冲绳岛起飞，在十一日下午六时乘美帝轰炸机B型(号码记不清楚)，到大陆时约在晚上十一时半左右，飞行高度约在1000至

800公尺左右，空降时离地面约在六七百公尺高度，机前部两侧有轻机枪装置。机上有美帝空军人员三名，李教官一名，我组四人，别无他人，同时也没有别的飞机来大陆。

十五、我们是九月十一日早晨九点钟和一切装备从东京机场乘美帝运输机起飞，到冲绳岛时12点钟，就把我们藏在一间空房内，至晚上6时坐车到机场。我从东京到冲绳岛时，机上有美方第三处负责人包罗和翻译官赵万邦、李教官送我们。从冲绳岛到大陆时，仅有李教官一人送我们。

十六、我所知道的美帝和蒋匪的是：

1. 美帝派赖理和萧太子协□□□□□□□□□搞"第三势力"，在塞班训练干部组成空降小组，回到祖国各地破坏祖国各种建设和扰乱社会安宁。

2. 美帝派蔡斯少将在台湾替蒋介石训练水军陆战队干部和战车干部，以备国贼蒋介石反攻大陆，同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

十七、（略）

交代之二

王布　1952年10月9日

（略）

在九月十一日晚上，坐美帝B型轰炸机回到了祖国，十一时半就在瑞丰镇附近一个村庄上降落了地面。当时就被老百姓发现了。吴保禄就主张抛弃东西而逃命。在河边遇到一位年约40岁左右的人，请他送我们过河，而多给他的谢金。他不要钱，也不送我们过河。没办法，就在老百姓棉花地上睡了一晚。在十二日上午，被拾棉花的老百姓发觉了。遇到一只过河的小船，叫到岸边上了船，而就逃走。起初是二只船追我们，后来就有八只船追我们。船上都是民兵，开枪对我们射击。吴保禄也射击了几枪，他中两枪阵亡。张德本也射击了几枪，见事不成就自杀了。周维新射击了一二枪后，见他二人死了，和我说，拼一拼后自杀了吧！我说不要忙，死时我们两人一块自杀。这时有一位人民军人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吧！"我想了想后，叫周维新就向人民投降了。于是就跟随人民队伍到了一个村中，他们招待我俩洗了个澡，吃了饭。

（略）

张经武对组织鄂北暴乱等情况的亲笔交代(节录)*

(1953年9月24日)

(略)

一九四八年六月到汉。因沿途受热太狠,在武昌黄鹤楼卧病数月。农历八月底,给白崇禧一信,没过几天,他回信叫我去谈。我去他正在会晤"外宾",由参谋长徐祖贻代见。彼此略谈近况后,徐说:"白老总在你的信上知道你病得很久,目前一定很困难,嘱拿五百元(金元券)先用到再说。明天你一定来,白老总同你谈话。"可是我转武昌一个多月没打照面。这时,华中因受到淮海战役的影响,和平空气非常浓厚。河南省参议会由汉发出的致蒋总统电,大意说,党政军一团糟,要蒋引咎辞职,推贤让能。张难先、李书城等公开发表谈话。以上的情形,好多人认为白同意了的,所以一再谣着白将与共方和谈。张君劢也到汉说白。白乃广播演说,表示"汉贼不两立",重申反共决心。我恰在这个时候与白见面,先委我的是豫鄂边区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因闻襄樊吃紧,继闻鄂北解放,所以滞留武汉未动。

到阴历年的前夕,白召见我,严令克日回防,暂用游击指挥部的名义,指定一二四军(八纵队)拨兵两营为基本,一定要完成这一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又派雷鸣震(伪绥靖总队少将大队长)到鄂中、鄂西,裴代智到皖北(曾任六安专员),田春芳、阎子惠(两个人都当过师长的)到河南。以上是我知道的□白所谓"重大政治意义"。据谈话中的透露和秘密指示,不一定拖得久,只要次数多,地面广,

---

* 张经武,匪"新7军"军长兼"川陕鄂边区人民反共军"司令,1949年4月鄂北土匪武装暴乱的总指挥。1953年落网后,亲笔写此交代材料。原文涉及的该匪首历史上的有关情况,收入时作了节略。

以鼓动工农为主。其目的大概是：(1)淆惑国际间的观听；(2)惊骇未解放区的群众；(3)堵塞和谈人士的口矢；(4)斥驳共方的宣传。我勉强度过年关，于一九四九年古正月初四率秘书徐明化、参谋陈国□及副官、扈从十余人离汉，在沙市逗留一个多月，其原因：(一)□□□□□□□□；(二)□□大局演变；(三)等候调拨的两个营到沙市附近。

(略)

在孔家湾两天，对外宣传解放军已经由某处过了江，并到荆钟宜县〔1〕政府去见蒋政委、萧部长，伪言到北京参加政协，以麻痹政府对我的注意。另外与马升常、马升昌、别□英、余□□、龚天铨等开了个会，嘱他们尽力找关系，内外联系。到赤土坡与王群相遇。王说：你回来得好，看看人家这么苦难，你该会出点力吧？又说徐星楼是准备上街找你，他听说徐明化跟你一起啥子？他想问个实在。这样我同王群到徐星楼的家。不一会儿，龚茂章上门来了一大阵。原来他们是在大路边上等我，侦察侦察我真实的态度和大局究竟怎样？在徐家歇了一夜，当然不外是如何准备，如何联系。第二天早饭后，与他们分别，我准备进城回家。路上碰到胡培德去接我，说："不要进汉〔宜〕城，老早鄂北一带就谣着你要回来，宜城说得更普遍，风头很高，到乡下好些。"我们一路到屈传泽家里，当晚拖在西山的丁万善、周老么们带信欢迎我去。我因为有好多问题须要考虑，答复他们暂缓前去，我就秘密回到铁口湖去了。但是人嘴如风，一时来往的人很多。这样，邓宗林、胡培德等建议进山去，在石灰窑曾昭训家歇。不到半夜，朱、石、雷一带的反动小首领如胡文涛、唐继光、江振洪等齐集一堂。除听取他们的各项报告以外，嘱他们分途负责，作好准备工作。天亮进山，下午召集金光禄、丁万善、朱守成、朱守贵、周老么等部讲话。古三月初二，王旗营去人，说襄阳派人来联络。我同杨学芝一路到王家岗同王胜会晤，决定由王负责襄南，向襄北反充谷切取联系，规定一处有惊，大家齐动，不准借口推诿。古初四到朱家嘴，决定古初十开会，叫他们各通知各的关系人。不料古初七的晚上及初八清晨，各方面报告说已浅〔泄〕陋〔漏〕。龚茂章、杨学芝等临时决定马上干(我在江家台子)，百里以内

〔1〕荆钟宜县，1948年8月，江汉解放区襄西专员公署设立，所辖地区含今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宜城市各一部分。湖北全境解放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时撤销。

的，星夜通知。下午，我到王旗营，路遇龚茂章，他说："派人去找你哪！明天要干，命令已经下了。"我说："没有充分准备，不要慌。"他说："不干不行，命令上午下的，各部把人都集合了，有的已经出了发，不要犹疑。你只决定你的指挥位置吧！"我同屈传泽匆匆到黄宪集，宿张大□家里。□张进城买菜转来说："金光禄进了城，在西门外碰到的，走不多远，枪就响了。"我才前进到小李家营。下午战斗结束，到朱家嘴。是夜驻西山一带，□发表金光禄为特务营[营]长，易德富为搜索连[连]长，彭友德为独一营营长，丁万善为独二营营长，石德厚为独三营营长，朱守儒为第四团团长，王胜第五团团长(金某代)，及指挥部各处主任。

古三月十一日，我亲自指挥围攻武镇，解放军伤之颇重，俘获亦多。同时把武镇参加暴动的匪众编为第六团，以莫某代理团长，另委胡国章为第七团团长。在转斗湾以南发动，外表打反共义勇团的旗帜，这是表示反共是出于民意。其他攻打□属的丁家集□祥观，宜属的小河等地，都是我指挥的。古三月十七，在杨家大山一带与解放军作战后，当晚下令各县拖回各县，候令集中。

(略)

廿四[日]，胡部住转斗湾附近。我去讲话。胡见我带的几十个侍从，人人年轻、精敏，都是好武器，又加该部的一、二营多系宜城人(龚茂章、马升堂等掌握的)，胡疑有变，偷自走了，该部至□被击散。廿六日到郭海营，住黄汉桥家，集合石德厚等部讲话。古四月初一经腾上东门外，到大沟西谭子林家住了四五天。这时，武汉解放的消息很浓厚，我决心不干了，准备和胡培德、邓宗林绕山到宜昌去。一因路上七说不一，二因部分匪首苦留不准走，于是就在安家集张德容家住了十多天。后朱守贵等又去接，才同他们到莫家冲一带拖了几天。古四月廿六送我出山，到郭海营，我同邓宗林到沙市去了。他们的结果，我不详悉。

说到襄、宜、南、荆、钟[1]等县暴乱的责任，当然是我全负。不过对于解放军的伤亡数，抢获的武器数，物质损失数，没有实在的统计。各部的匪众究竟有多少，也没有点验。至于老河口的暴乱，总没正式汇合到，想也与我有关系。因我在武汉时曾有王振岐(邓县人)等接过头。不然的话，都是一天动作，哪地[里]

[1] 襄、宜、南、荆、钟，指湖北省襄阳县、宜城县(今宜城市)、南漳县、荆门县(今荆门市)、钟祥县(今钟祥市)。

这么凑巧呢？

我大致是古五月初三到的沙市，和伪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周旋一度后，住刘慕辉处。时伪湖北省主席朱鼎新也在沙市，设宴为我洗尘。应邀的有在沙的党政军伪首长及新闻界，要我报告鄂北暴乱经过。会后朱叫刘慕辉征求我的意见，是愿当省保安副司令？是愿做保安旅长？我答复是，候白崇禧的指示。他们一致主张，我们是带兵出身，部下众多，不当光杆副司令，还是当旅长好些。朱约我同船到宜昌，我因为接宋希濂两电邀请，并专人候迎，便请朱先走。在沙市，曾派陈厚安等先回县准备，也是他请求的。在宜沙一两个月，大半时间是化〔花〕在宴会、欢迎会、招待会，给各机关团体讲话，和检阅驻宜昌附近的驻军。□湖北保安旅先在宜昌成立，第一团是当阳自卫团拨编，第二团是以宜昌在乡军官会为骨干，兵由师管区拨点，干部自行招募点。这两个团在宜昌解放时被分割指挥，都打垮了的。

到宜昌接白崇禧电令，归宋希濂指挥。宋与钟彬要我到七十九军当副军长，给龚传文们打打气。我因宜沙旧部太多，无法安插，三辞才准。旋发表鄂北挺进军司令。朱鼎新又来电编师（绥靖第一师）并兼宜城县长（这明是朱卖人情，要我介绍个县长）。后委杨道生。至此，宋、朱因我的关系，增加了不少的磨擦。朱光委名义，不发补给，一切完全是宋在补给，闹得我也很难为情。国民党临到入墓的时候，还是这么矛盾，难怪不能挽救他必死的命运！虽是这样在说，我反共的心仍然未死。在宜昌派过三次人回县，一次以龚天策、余传忠、杨国斌为首，一次以熊义发等为首，一次以张修仑、谢思来等为首。其他各县，亦由各县长派人回县活动。经费是在我那地领了的，人名、人数不详。派回人的任务，是组织武力，供给情报，建立政权，准备反攻鄂北时以作内应（因宋在开将领会时表示决心向北发展）。在鄂北挺进军司令部的职权，按白崇禧、宋希濂、朱鼎新的命令规定，是总管鄂北党、政、军。但一般专员、县长、保安团队，总是阳奉阴违，有时还制造是非，离间高一级的感情。在宜昌解放前的几天，宋希濂由常德电我准备到衡阳开会，旋因宜沙吃紧——解放，此行作罢。所以我没有指挥战斗，退到三斗坪。宋希濂当面指定我任兴山□□□候补给。到兴山不久，我就离部到巴东万县等地洽领补给。不久，兴山又告解放。残部退到大巴山脉。因电台失踪，联络中断，我就逗留在巫山等地，不作回部打算，准备绕道广州。后遇李朗星，才知道部

队的位置。回部后，把保十八旅及保七团调拢，分住房县、竹山边区。除在竹山、红坪与解放军□有接触，据报伤亡解放军十数人外，余无战斗。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奉伪行政院长阎锡山电委为新七军军长，晋级中将，并兼川陕鄂边区人民反共军司令官及行政长[官]，派萧壬北为参谋长。职负责整编川陕鄂的团队，核发步枪五千支，轻机枪乙〔一〕百挺，重机、六〇炮各卅门，每月经常费按四十五万元(银元券)拨发。我电请李朗星、萧壬北洽领。据回电说，均已接洽就绪，正在分别具领中。此后不到十天，重庆即告解放，李、萧下落不明。在我奉到这个任务后，召集川陕边区的几县开了个会，接受编制的有巫山的宋大香，巫溪的徐祯祥，镇平的方吉永，城口的胡□之。湖北方面除保十八旅改编为独立第四旅外，余因内部明争暗斗，未予着手。又因伪鄂北行署何辉廷、阮伯涛等向柯愈珊(原鄖西县长，后任伪八区专员)假献殷勤，东勾西扯，以至鄂北团队发生内战，伤亡不少。至十二月底(一九四九年)，川、陕、鄂三省解放军举行会剿，全部战斗约乙〔一〕星期，鄂北团队全部被歼。我乃率何贞元团之一部到陕西与方吉永会合，调徐祯祥团扼守川、陕、鄂要冲鸡心岭一带，宋大香为机动部队。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我看大势已去，乃令残余各部自行设法。

以上由我从到沙市起这十个月的当中，因为没有同解放军作过什么战，双方无伤亡。捕获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或情报人员，我回忆得到的，在到兴山路上捉获两名，未经审讯，让于献启偷自放了。在竹山枪毙了一个解放军情报人员，是鄂北工作队审讯呈判的(是否执行，可问金光禄)。另外枪毙了个范代明(即范小三，宜城人，因沿路抢人)。

我在五〇年二月初离开部队后，即潜居镇平三月。五月随带粗布三十疋入川，意图到重庆、万县等地看吓〔下〕动静再定方向。行至巫溪县属之金祖殿，被力人将布挑走，我才化名李文玉潜伏，以医卜相命糊口。其实我是一窍不通，西医只算有点常识。七月在巫溪俊河一带治好了很多的险症，当地农会留我在那里教书。因我伪装积极，区乡的领导对我很相信，五一年调村校教师(公私合办)，并参加过减租退押工作。四月考取中、西医师，六月被选为县医协会委员并总务股长，十二月考取小学教师。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改造，参加土改工作，任双河乡(巫溪)统计组长。五二年三月底分发第二区(巫溪)莲花村小学教师，暑期参加防疫员训练班学习。十二月，因学生女生薛成喜与农民通奸，与农民伙同谋

杀本妻一案，被法院扣押三月（因薛案是我了解逮捕的，薛恨而咬我同谋和有奸情）。事经调查不确，方释放我。

到今年四月，被人密报被捕。我是死口否认，及至证据确切，在审讯中，又不老实，不是粗言抵抗，就是糊〔胡〕说八道，我认定我是必死不可的原故，现在回想那种态度要不得。死也好，活也好，瞎闹台横直解决不了死活的问题。所以以上所说的，保证无片文只字的谎言，只怕我回想不到，或记不清楚，以及小喽罗们干的活路，我不知道的话。但是只要有危害人民的事实，我是责无旁贷。至于我所有的组织情况及人事（包括襄西游击指挥部，保安旅，绥一师，鄂北挺进军司令部，新七军及川陕鄂行政长〔官〕公署）另表附呈〔1〕。最后，我敬谨地、诚挚地要求政府对我早日执行。这个要求是纯良心出发，千万不要误解我是抗拒——伪装——矫情——勇敢或决心死节，而是政府杀我，是名正言顺，措施适当。在我呢？可以说是罪不容诛，受之无愧！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不宜久留，再消耗人民的血汗——大米。

张经武（签字）

〔1〕档案馆件无附表。

何应钦派霍揆彰、方天为绥靖司令并开展“匪后游击”给白崇禧的命令*

(1949年5月20日)[1]

(一)兹派霍揆彰[2]为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兼行政长官(辖区另定),直隶国防部。该总司令即以十一兵团司令部改组(十一兵团撤销),统率十一兵团原辖部队进入湘鄂赣边区广大地区,坚决进行匪后游击。辖区内之师团管区机关部门亦归该总司令指挥参加游击。

(二)派江西省主席方天兼任江西绥靖总司令,直隶国防部。该总司令部由南昌指挥所及军管区司令部合并改组(南昌指挥所及江西军管区司令部均撤销),并与省政府保安司令部合并办公,统率沈发藻部两军[3]及江西保安团队与军师团管区部队进入匪后,坚决执行匪后游击。

(三)以上省主席、行政长官总司令应在匪后自行成立各级人民自卫救国军,并须普遍发动人民反共组织,壮大民军力量,建立政权。

---

* 何应钦,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时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档案馆件无上、下款,此发、收文者系档案件标题所示。据史料,1949年6月13日白崇禧已将此命令转发相关部属。

〔1〕档案馆件无时间,此时间系档案件标题所示。

〔2〕霍揆彰,时任国民党军第16绥靖区司令。

〔3〕沈发藻,时任国民党军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辖第23军、第70军。

何应钦关于开展“匪后游击”方法给各地的通令*

(1949年6月)〔1〕

一、凡省主席、专员、县长绝不许在后方地区设有流亡政府,仍可以在匪辖区内有游击政府番号。匪后游击政府之省主席均自任各该省人民自治救国军总司令,该军各军长均任各该县人民自治救国军司令,有权清剿并组织匪辖区内党政军之全权。

二、各省县其地方官吏弃职逃跑者可由人民自行减〔荐〕少〔绍〕,其力量能控制一县者,承认其为县长,能控制区者为区长,专员能控制一省者为省主席。对省主席、专员、县长、区长各职均由政府给封正式任命。

三、凡游击政府之军政所需经费应以就地自力更生为唯一原则,得由地方自筹,中央仅予补助。但为加强力量,拨白〔2〕指挥之国军已离,该区之国军其经费仍由中央拨给,其辖区陷匪时可在其辖区内参加人民反共自治救国军,组织求生存,不准自行南撤。

---

* 档案馆件无上、下款,此发、收文者系档案件标题所示。

〔1〕档案馆件无时间,此时间系根据有关史料判定。

〔2〕白,指白崇禧。

罗光华关于“赣西北义勇第一总队”改变番号给所属“独立第一支队”的通报

（1949年7月11日）

事由：为奉命改番号为赣西北义勇总队，所有前第一总队所属各单位一律就地停止活动听候处置

受文者　独立第一支队

日期　三十八年〔1〕七月十一日

字号　参一字第二〇三号

驻地　分宜

一、奉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团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卅八）团部电字第（818）号训令开：（一）查本团赣西北义勇第一总队业已撤销，该总队着即改用为赣西北义勇总队，并调派该员为总队长，派令随文附发。（二）希仰遵照具报等因。

二、遵于七月七日改用“赣西北义勇总队”新番号，同时本人就任该总队长新职。唯新关防官章未奉颁到部前，仍暂借用赣西北义勇第二〔一〕总队原有关防官章，经呈报团部核备在卷。

三、所有前赣西北义勇总队张国猷部（后改番号为第一总队）所属各单位希即一律停止活动，并就近与所在地县政府接洽。

遵照赣兼保安司令方〔2〕已鲁参战材遂电之规定办理，倘因人为关系进行确有困难，可将现有人枪实数及建议意见迳报本部，听候请示处置办法。

〔1〕三十八年，指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1949年。

〔2〕方，指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

四、除分报团部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外，特抄附前第一总队所属单位表一份，电请查照，并希互相通知办理电复为荷。

五、本件已抄副本分送赣西北各区专署各县政府。

总队长　罗光华〔1〕

〔1〕罗光华，国民党军统特务、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1949年6月，任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少将总队长兼分宜县县长。

雷万钧、杨蔚关于国民党国防部成立“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致刘世杰电*

（1949年7月—8月）

一、雷万钧致刘世杰电

（1949年7月31日）

世杰〔1〕兄：

国防部已正式发表，杨蔚〔2〕兄兼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军总指挥。

弟雷万钧〔3〕叩

于七月三十一日

---

* 1949年5月，国民党桂系首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委派汪宪至大别山组织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为控制大别山区的土匪势力，亦成立了“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委杨蔚为总指挥。这里收录的3份电报，反映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动向。

〔1〕世杰，即刘世杰，又名刘俊卿，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鄂豫皖边区特工组组长。

〔2〕杨蔚，又名杨庭芳，曾任国民党河南警务处处长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后到大别山区组织匪特武装“第9路军”，并任大别山特别站站长。该武装被剿灭后，他逃至台湾，任国民党“敌后工作委员会”游击干训班副主任。

〔3〕雷万钧，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成员。

二、雷万钧致刘世杰电

（1949年8月21日）

世杰兄：

杨庭芳兄已派九十八人化装前来山区工作，叶〔业〕已起程。该批人员与山区部队联络办法，系用笔写出“庭”字，用口说出“民主胜利奸匪消灭”八字为符号。希将人员到达情形具报为要。

雷万钧　八月二十一日于台湾

三、杨蔚致刘世杰电

（1949年8月25日）

世杰兄：

中央为确立大别山作为反共根据地之计，将委弟为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并希兄转告饶国栋兄与岳岐山兄。因二兄在大别山功劳卓越，坚苦奋斗，特保岳岐山兄为第二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饶国栋兄为第六路司令兼第三纵队司令。弟为保证大别山之弹药接援，竭力在台要求上峰再空运第二批弹药。待经常取得接济保证，我即乘机返立〔1〕。

弟　杨蔚于八月二十五日

〔1〕立，即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

匪"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第七师司令部"关于师长宣誓就职并启用印信的代电

（1949年8月26日）

事由：为启用印信日期请查仰知照由

一、奉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司令部本年八月二十日宁琳参秘人字第0002号派令开：派石玉湘为本军第七师少将师长并限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在溆浦编成具报等因颁发印信一颗，文曰："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第七师印"。奉此。

二、遵于本月二十七日在溆浦防垣宣誓就职并启用印信，除呈报并函令外相应合函电请照时赐教益以匡不逮为荷。仰知照。

第七师　师　长　石玉湘

副师长　雷涛〔镇〕远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匪"国防部广东突击军"工作开展方案*

甲、总则

1. 工作目的。工作之开展，务期能适应当前局势，组训强大突击劲旅，随时随地打击匪敌，解除匪区民众痛苦，在海上及大陆造成整个有利于军事、政治、经济情势，以配合国军反攻之进行。

2. 工作纲领。军事方面，为部队之整编训练，突击基地之建立，情报组织之部署，及行动之准备与实施。政治方面，为民众之组训与策动匪区地下政权之建立及宣传攻势之加强。经济方面，为扰乱匪区财政金融，毁灭匪区物资粮食，及窒息匪区物资交流。

3. 工作实施。上项纲领之实施，由本部订定方案，颁发所属各单位，就其活动之范围，与地区环境之需要，先予调查研究，详密拟具实施计划，呈候核定，按期推进，依限完成。

乙、开展方案

1. 部队之整编。

(1)整编海上现有部队。本部所属部队现分布海上各岛屿活动，唯迭经作战，略有伤亡；而一方面则增加俘获官兵之自新投诚及新近吸收地方反共武装青年，故各部队实有人数稍有变更。为配合今后工作计划之实施，应即派员分别点验核实整编。

(2)整编内陆部队。自大陆我军转进后，前经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地方团队指挥部编组之地方团队，除一部分随同本部向岛屿转进外，余均因交通阻梗，潜伏大陆。现已分别设法取得联络，应即派员点验整编，因地制宜，重行指定活动地区，展开行动。

---

* 档案馆件无成文时间，从内容判定当在1949年12月广东大陆解放至1950年3月之间。

(3)整编程序之厘定。部队之整编,务期严密确实,以免奸匪混进。应订定整编程序,及设立部队编组审查详议会,并订定详议会组织规程及审查标准。所有整编部队须经详议会核定,始可领发番号,宣誓成立,然后指定活动地区,并为订定纵横联络办法,指导实施。

(4)整编部队人事之处理。各部队经整编后,官佐均予重行考核遴派,务期人地相宜,各尽其用。

(5)整编部队粮经事项之处理。各部队整编后,即予核实粮饷预算后,核定筹给办法,以不浮滥、不扰民为原则。

2. 部队之训练。

(1)军事训练。由本部编订游击训练教程,颁发各部队实施,并随时派员检阅视察。训练标的,务期养成各部队官兵集体战斗与个别战斗之能力。

(2)政治训练。由本部编订政治训练教程,搜集训练材料,颁发各部队实施。训练标的,为养成良好的军风纪,提高官兵政治意识,了解国内外当前局势,彻底明了共匪祸国殃民之阴谋,及了解本军救国救民之任务,确立剿共必胜之信念,以坚定其战斗意志。

(3)生活训练。举行各种体育竞赛,实施劳动服务,厉行生活检查,提倡高尚娱乐,以锻炼活泼强健体格,与养成整洁朴素生活及刻苦耐劳之精神。

3. 基地之建立。

本部海上部队分布于珠江口外各岛屿,现经积极部署建立为海上突击基地,并应续将基地扩展,以为作战之呼应,并于海岸内陆山区派员调查,选择有利地形,建立内陆前进基地。

(1)岛屿基地之扩展。查珠江口外东澳、荷包、三门、担竿四岛,均与万山及伶仃岛相连,并接近中山、宝安海岸,形势险要,期于本部整编后,即分向该四岛扩展,建立为基地,以成各岛犄角之势。

(2)内陆基地之建立。将来大军反攻,必须以大陆先行作潜伏之部署,以为策应。查广东东江之罗浮山区,西江之云浮山区,及南路之勾漏山区,均山深林密,形势险要,可资利用。应先派员调查,选定有利地形,俟内陆部队整编完竣后,即分向该山区发展,建立为内陆前进基地,为将来大军反攻之策应。

4. 策反之进行。即选派干员渗入匪军内部进行策反离间分化工作。

5. 情报之部署。为促进本部今后工作之实施，应加紧完成珠江三角洲沿岸之情报组织及行动部署之准备。

(1)情报组织。珠江三角洲之情报组织，应以广州市为中心，情报网之范围，包括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宝安、增城、花县、三水、惠阳、博罗十一县，于广州市设立联络站，于各县市镇斟酌地方情形，分别设组，遴选干员前往工作。情报业务统辖于本部第二处。

(2)情报行动之准备。情报细胞布署后，即着重于匪区军事交通、运输及铁路、公路、桥梁情形，与军队调动，匪军高级人员行踪等情形，为计划爆破、刺杀、狙击等行动之根据。

(3)行动队之组织。由本部建立直属行动队，随时派赴各地工作，并于突击支队下附设行动队，由各该支队指挥，工作情形应随时呈报本部核示办理。

6. 突击之实施。本部现驻内外伶仃岛部队，目前任务为协助海军执行封锁截击匪军海上运输船只，及向中山沿海淇澳、石岐、斗门、唐家湾等地，伺机突击。本部俟各部队整编后，应予重行分配任务，加强攻势，方式如下：

(1)优势攻击。选择匪方防守力量较薄弱地区，以优势兵力施行突击，达成以大吃小之目的。

(2)袭击。利用黑夜或风雨大雾，向附近匪军施行奇袭。

(3)海陆呼应扰乱。由海陆部队联络行动，作扰乱性之呼应袭击。

(4)狙击。于匪区交通要道之山林地行进之匪军，予以狙击，对匪之辎重，予以破坏，或劫夺。

7. 政治工作之加强。政治方面，如政工人员，及匪区工作人员，应针对匪区政治状况，发动政治宣传攻势。方式如下：

(1)组织民众。在驻地及匪区分别以公开及秘密方式，组训反共民众。

(2)建立匪区地下政权，对于匪区内有声望及有力量之反共人士，予以名义，协助其建立地下政权。

(3)加强宣传攻势。利用传单、壁报，向匪区民众报导国内外重要新闻。

(4)协助民众逃离匪区。对于匪区被迫害民众，协助其逃离匪区，并尽可能予以救济。

8. 经济战之发动。

(1)发动民众抢夺匪区物资、粮食及破坏仓库。

(2)策动城市工人、商人作罢工运动。

(3)策动民众反征借,反购债,反征兵,反劳役,反纳税。

(4)破坏水陆交通,阻截货运,窒息匪区物资交流。

(5)印发匪区伪币,及鼓动金融物价黑市,及抢购风潮,以扰乱匪区金融。

丙、实施步骤

1. 第一期应完成之中心工作。

军事方面:以海上部队之整编训练,岛屿基地之发展,情报组织与人员之部署,及建立内陆基地之调查准备。

政治方面:应完成岛屿基地之民众组训,并完成由内陆匪区发动攻势之准备工作。

经济方面:应完成对匪区发动经济战之准备。

2. 第二期,本期应完成之中心工作。

军事方面:完成潜伏内陆部队之整编、训练,内陆交通基地之建立,实施向海岸线之突击,及情报调查搜集整理与行动之准备。

政治方面:完成内陆前进基地之民众组训,向匪区发动政治宣传运动。

经济方面:应根据第一期之调查准备,向匪区发动扰乱财政金融,毁灭物资粮食,窒息物资交流之经济战。

3. 第三期,本期应完成之中心工作。

军事方面:完成海陆基地之坚强部队,全面发动海陆突击,以配合大军反攻,同时根据第二期之调查准备,完成对匪区之铁路、公路、桥梁及粮食物资仓库之爆炸,与匪区首要之刺杀。

政治方面:应加强政治宣传攻势,使本军为民众作反共之坚强结合,造成匪区之骚乱,增加民众对共匪之憎恨与厌恶。

经济方面:应继续第二期经济战之攻击,促成匪区经济之崩溃。

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总部"工作要领*

(1950年)

一、查共匪盘踞大陆以来,甘为苏俄走狗,不惜残民以逞,因而造成国内空前未有之饥馑荒象,国际上之第三次世界大战亦无法避免,本府部为争取时间,开展匪后工作,建立反攻大陆据点,特提示要领如下:

(1)固守岗位。各路总指挥,各军、师长,各纵队、支队司令,各专员、县长与岳〔1〕久共患难,忠贞不二,素所深知。唯闻有借故滞留港澳者,应即克日排除万难,进入驻地或辖区,切实负责,使部属有效死之心,民众有来归之望。不然遥领空衔,何补于国。即当查明澈惩,以为泄沓偾事者戒。

(2)争取民心。共匪军事、政治之措施系采向苏俄一面倒之政策,搜刮国内所有物资、粮食、壮丁、学生献媚主子,民众水深火热,无法生存,望我拯救者甚殷。此时除于军事上积极开展游击战外,尤应着重政治宣传,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人人怕匪进而为人人杀匪,消灭其区乡政权,孤立其城县机构,用收军事、政治齐头并进之效。

(3)严明纪律。纪律为建军治政之命脉,值此袭击匪军,争取民心之际,尤不可稍涉松懈。我反共救国军全系民众武力,不仅纪律严明为已足,更应激发天良,竭诚保卫家乡,爱护民众。唯目前部队补给困难,其维持纪律之方厥。唯责成各级部队长、当地自治人员设立供应站,一切所需由站代办,切不可派兵挨户索取,影响纪律,妨碍作战。又各级人事系统,原有一定之建制,最忌滥委、滥派,

---

* 档案馆件无成文时间,从内容判定当在1950年1至3月之间。

〔1〕岳,即薛岳,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冬退守海南岛,任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

败坏军誉。往事昭然，幸弗忽诸。

(4)取给于敌。陷区各级军政机构经费及部队粮弹、装备、医院之需，因事实上之困难与交通上之限制，无法补充接济，我军政同仁必能体念时艰，谅此苦衷。务望益励忠贞，杀敌致果，即以匪之所有补充我之所无，一俟大军登陆，自可源源接济。

(5)情报迅确。近来各处情报间有失去时效，或不实不尽之处。以后务宜迅速确实，以利戎机。

(6)推诚协力。丁兹国家民族绝续存亡之交，吾人既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问为部属，为友军，昔日恩怨如何，必须急难同仇，和衷共济，协同动作，并力以赴。否则为匪所乘，后悔莫及矣。

二、上述各项系针对现实，必须共守之信条。岳以奉命防御海南基地，部署反攻事宜，虽未能与我军政同仁即时回乡，而会师之期当计不远。胜利在望，愿共勉。除分令外希遵照毋违，仍将奉文日期具备查为要。

主席兼总司令　薛岳

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军"工作注意事项*

军事方面：

(1)加紧编组，积极策动反共分子参加组织。

(2)广泛连系各地区友军协同动作。

(3)不断打击匪敌之下乡征粮队。

(4)用以大吃小方法，秘密袭击匪共机关部队。

(5)用劝导方式借用民枪，加强本身力量。

(6)械弹补充应向敌方面想方法。

(7)狙击匪要及投共分子。

(8)保护善良民众。

(9)派员深入匪共组织，暗中工作及收集情报。

(10)策动匪方正规部队及土共反正，尤应注意土共。

(11)先从偏僻农村工作，避免大城市袭击。

(12)阵地应机动转移，不宜固守一点硬碰。

政治方面：

(1)多设宣传人员，密赴各处策动民众反共。

(2)煽动各地民众抗拒匪共之征借。

(3)随时把国际及我方有利消息多印传单向各处宣传。

(4)多印制标语，随处张贴。

(5)多用离间分化手段，向投共分子通讯，使匪方予以嫉妒。

---

* 档案馆件无成文时间，据史料判定当在1949年12月广东大陆解放至1950年4月之间。

经济方面：

(1)夺取匪敌仓库粮站及税收机关。

(2)向地方富商大户、渡、舰、船、车辆合理募捐。

(3)没收匪共首要及投共分子产业。

(4)伪装匪方部队番号，深入匪区，向投共分子家中强征，或拘捕其家人作质。

联络通讯：

(1)各单位与本部之联络最低限度每旬一次。

(2)联络方式，或派员，或通讯。

(3)通讯方式用中国信纸写普通函件邮寄，但在信内各行间用新笔醮米汁将报告事项详书，或写在信封内层。

(4)通讯地点。

(5)各单位应于每旬将工作经过或匪方情报报告一次。

(6)各单位之互相联络方法，由各单位自定之。

(7)各部队符号，用二英寸高、三英寸阔之白布面，用红墨写“重光”二字，背面写部队番号。

(8)各单位军旗用三英尺丁方红布中镶青天白日，近旗杆处留八寸用蓝布镶“反共救国军重光部”八字。

(9)问答口号用“重光”。

匪"桂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业务实施纲要

(1950年3月)[1]

甲、原则

一、本部任务以发动及组织地方武力,实行反共自卫救国自救为目的。

二、本部业务实施纲要,依照华中区总体战实施办法之规定及参酌地方实际需要拟定之。

三、军事上采用游击战术,以战养战歼灭敌人。

四、政治上捕灭共匪地方组织,积极铲除匪谍活动,秘密重建地方政权,争取民众加强自卫。

五、经济上反对共匪征粮征税及发行人民币,□息共匪金融剥削。

六、文化上发动及组织各阶层知识青年与学生,展开反共宣传工作以唤起民众反共救国。

乙、组织方面

七、依照机动原则及地方自卫队组织办法,按"纵"、"支"、"大"、"中"、"分队"、"组"的组织系统组成。

八、编〔组〕织办法,依有形组织坚强化、无形组织秘密化之原则,普遍严密组织辖区所有武力及壮丁,依实际需要另选精锐干员,由各该部队长负责率领随时活动,其余武力潜伏地方秘密工作。

丙、军事方面

九、依照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出奇制胜,随时打击敌人。

十、尽量夺取敌人械弹补充自己装备,以战养战,歼敌制胜。

---

〔1〕原"纲要"标题下所标时间为"中华民国卅九年三月"。

十一、建立地方情报组织，除依乡村保甲普遍建立情报网、递步哨外，并于城镇通衢要道、公共场所设立摊贩等情报人员，侦察共匪活动情形。同时积极防御匪谍活动，消灭匪谍人员，不仅知敌，尤须知民。

丁、政治方面

十二、重新组织县、区、乡人民反共救国宣传委员会，展开反共宣传，激发群众反共情绪，积极破坏共匪组织，消极不为共匪利用。

十三、警告及捕灭共匪地方工作人员，彻底摧毁共匪地方行政组织。

十四、随时选派县、区、乡长人员，重新建设地方行政组织，以便组训民众，加强反共力量。

戊、经济方面

十五、夺取敌人物资充实我军补给。

十六、发动民众拒不缴粮缴税，并随时派队抢劫共匪粮食。

十七、发动民众彻底拒用人民币。

己、文化方面

十八、争取学生及知识分子参加本军组织。

十九、破坏共匪文化机构，捕灭共匪文教工作人员，以彻底制止其文化活动。

匪“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关于划定“游击地区”的命令

（1950年6月）

命令　三九年〔1〕六月　日　　战胜字第001号

于招头寨总部

令　纵队司令

支队长

一、敌之主力确已倾巢进驻沿海一线防范台湾部队反攻大陆，其湘鄂川边区所留残敌力量脆弱，日夜恐慌，多侧猥〔猬〕据城镇，待时自毙。

二、总部以分游合击之目的，即划定游击地区，处处形成包围态势，诱敌至我有利预定之地带，叠层席卷分别包围而扑灭之。

三、兵力布置如下：

甲、恩施、建始、奉节之三角地带为第一游击区，由第七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周司令绍穆。

乙、宣恩全县地境及来凤以北胡家沟、三堡岭之线为第二游击区，由第六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候〔侯〕司令唯一。

丙、龙永〔2〕大道以来〔东〕至桑植边境上河溪之线为第三游击区，由龙山县地方武力及直属第五支队担任之，指挥官为萧县长高格，副指挥官萧支队长达石。

丁、龙城以南之茅坪、洗涤、芭蕉坨、桃子坪一带以及来凤以南旗鼓寨至百福

〔1〕三九年，指民国39年，即公元1950年。

〔2〕龙永，指湘西龙山县、永顺县。

司以东之线，为第四游击区，由第三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向司令静海。

戊、百福司东下沿酉水以东至里耶、隆头之线以及万家棚以南地区，为第五游击区，由第四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贾司令奇才。

己、自百福司沿酉水以西、酉阳川北至黔江川南地区，为第六游击区，由第一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杨副司令树臣。

庚、自来凤西南高洞河、旧司至百福司、桂塘坝之线以及咸来〔1〕公路东南侧黔咸〔2〕公路以南，为第七游击区，由第二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彭司令雨青。

辛、咸黔公路以北利川以南云阳东南之三角地带，为第八游击区，由第五纵队担任之，指挥官为邓司令仲礼。

壬、鹤峰县南桑植及永顺全县与保靖、大庸各一部分为第九游击区，由第八纵队及谭部、刘部与朱藩甫部共同担任之，指挥官为本部陈副司令士，副指挥官为曹司令子西。

癸、直属第二、三、四支队直属大队全部集结于招市附近，力保机动，随时兼应各地区作战。

四、联络：

小部队应向大部队联络，下级应向上级联络。兹规定支队与邻接之支队及纵队司令部应于隔日联络一次，纵队与邻接纵队应于三日至五日联络一次，纵队与总部应于五日至十日联络一次。但遇有战斗情况时，支队与支队，纵队与纵队，纵队总部间，应派精干军官随时互相联络，交换情报。

五、总部及直属二、三、四支队及其他各队集结于招头寨附近，力保机动，俾便随时策应作战。

六、各地区之粮食补给以会同保甲长向各殷室富户给据借补为原则，必要时可酌情向有粮户强行征借，而后由本部报请中央抵扣税务军粮。

七、各游击区之关系位置如附图。（图略）

八、其他应遵办力行及注意之各事项如附件。（附件略）

〔1〕咸来，指湖北省咸丰县、来凤县。

〔2〕黔咸，指四川省黔江县，湖北省咸丰县。

九、余扎在招头寨总部，尔后视敌情之变化随各纵队行动。

总司令　瞿波平
参谋长　侯振汉

“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股匪活动文书

（1950年7月——9月）

一、“第七纵队第二支队”关于抢劫物资处理原则给所属“第三大队”的代电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
第七纵队第二支队〔1〕前进指挥所(章)
代　　电
军政副字第十三号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

所属第三大队均览：

据该队旧历六月八日报称，于旧历六月初四下午赴安宁上德音村剿伪农会所获匪物资稻谷及沙〔耕〕牛，核饬遵照如下：

（一）所获匪稻谷准率数提作本军粮食之用。

（二）夺获匪牛变卖获款东毫六十元，准提半数作慰劳该队官兵购烟费用，余半数留存该队作补充长安役之伤亡士兵抚慰用费。

（三）牵来寄存地良之匪牛二只已收到。

上项准予照转合电仰即遵照为要。

第二支队前进指挥所副支队长　吴　芬(章)

〔1〕第二支队，系广西罗城县土匪编制序列。按匪“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统一编制，为第33支队。

二、“第七纵队第二支队”关于发动暴乱兵力部署给所属“第四大队”的命令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
第七纵队第二支队前进指挥所(章)
令
民国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发

令第四大队长梁邦勋：

(一)查共匪已临崩溃，亟应加紧扫荡，将残匪予以消灭。

(二)杨部人枪千余并配合本部苏兼大队长广昌攻击黄金，向罗城方面警戒。

(三)三十三支队一部及三十四支队特务大队全部进攻龙岸，并向融县方面警戒。

(四)柳城前进指挥所指挥三十三副支队长吴芬所部进攻小长安，并向罗城和睦方面警戒。

(五)三十六支队长罗日东所部配合天河林部进攻四把，并向宜山、天河方面警戒。

(六)融县前进指挥所指挥三十七、[三十]八两支队进攻融县，与长安友军切取联络并向永乐方面警戒。

(七)各部进攻得手后，以机动态势在附近有利地带驻扎候命。

(八)各部均限于本(八)月二十九日拂晓向残匪开始攻击。

三、“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关于催缴子弹问题给荔波县各乡镇公所的命令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命令
卅九年九月十五日　办总字第011号

一、查本部前所征荔波各乡镇子弹数目欠缴数甚巨，本部刻正分兵四出搜剿残匪，需用弹药至亟，不容稍缓。

二、除经本部令拨就近补充当地驻军执有收据者准予呈条抵缴外，着玉屏镇限三日内，时成、朝阳、董界、茂兰、永康、瑶庆限五日内，其余各乡限一星期内统收欠缴数，严催扫数送部，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

三、仰即遵照，并着县派员星夜督催毋得违延为要。

四、本命令分付荔波县政府及各乡镇公所各乙〔一〕份。

司令官　陈与参

匪"国防部粤赣湘边区人民反共救国义勇军"编组方案

（1950年10月5日）

（一）宗旨

以组立人民反共武装，树立新生力量，拥护国民政府反共抗俄，收复失地为本部建军的宗旨。

（二）名称

我们建军名称，系"粤赣湘边区人民反共救国义勇军"（以下简称"本军"）。我们系反共义勇武力，即是预备军，亦是正规国军的支援部队。

（三）任务

我们的任务，系分未到反攻和配合反攻两个时期。

（1）未到反攻时期，应在匪后基地潜伏生长，随时进行匪后突击活动，杀戮匪首，破坏敌伪交通据点，夺取敌匪军火、粮食，达到我们补给在敌后方为原则；并加紧策反运动，切实树立情报网，应付共谍。在这个时期，以培养实力，保存实力，扩大实力，为本军初期重要任务。

（2）到了配合反攻时期，我们便应接受政府规定内应任务，迅速集中所有实力，选择地形险要军事交通据点或城市加以占领，收复失地，配合人民的利益，建立地方政权，绥靖治安，肃清共特匪伪的势力，这就是本军第二期反攻的任务。

（四）组织法

我们组织，依照民众地方武装动员法令，及配合活动地区的关系，编组为地方义勇军，仿照普通预备自卫军的编制而组织，其单位系统如：总指挥部——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队员。

总指挥部系直接归国防部或华南区最高军事机构之指挥。下辖三个纵队，

每纵队辖三个支队，每支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小队，每小队辖三个分队，每分队暂定队员九名，即系每中队官、兵、伕为九十九名，即每纵队人枪数量约在三千人左右为标准。但是我们组织要简化，以重质不重量为原则，对选用干部各项，务须慎重选用，并规定以纵队为战略单位，以支队为战术单位，以中队为战斗单位，在某种情况下总部得扩增纵队单位或独立支队、干训班等组织。为配合目前环境，加设赣南特派员公署。至于各级附属业务机构，力求简化。兹规定各级设置人员如后：

（甲）总指挥部。本军统一指挥××〔1〕，设总指挥一员，副总指挥一员，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副官各一员，并附设政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政治部，作战处，军需处，特务支队，青年模范团单位，附属于总部。

一、财、政务委员会各设正副主任委员及委员若干名，由总部委派地方资望之反共人士充任之，会内设干事若干名。至职权及工作大纲另由总部核定之。

二、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各一员，秘书一员，下置宣传、总务、政训、组织四科，每科视业务繁简而设置人员若干。

三、作战处——设处长一员，下置军会〔令〕、参谋、情报、军法四科，每科人员由该处视业务繁简而决定之。

四、军务处——设处长一员，下置交通、副官、人事、军械四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名。

五、军需处——设处长一员，下置出纳、军品、军粮、会计四科，每科设科长一员，科员若干名。

六、特务支队——照普通团级编制办理之。

七、青年模范团——设正副团长各一员，内设文化、宣传、锄奸、情报、服务小组，每组设组长一员，全团人数暂定六十名至一百名。工作大纲另定之。

（乙）赣南特派员公署。设正副特派员各一员，主任秘书一员，总务处长一员，作战处长一员，政治部主任一员，各附设各单位之人员，视各该处业务繁简而定之。

（丙）纵队司令部。照普通师旅级编制设正副司令各一员，参谋长一员，设政

〔1〕档案馆件如此。

训、参谋、副官、军需四室，每室设主任一员，并视各室业务繁简设置若干人员，并得配设特务独立大队之组织。

（丁）支队部。照步兵团级人员编制办理之。

（戊）大队部。照步兵营级人员编制办理之。

（己）中队部。照三三制连级人员编制办理之。

附注：以上各单位职权与工作大纲另行核定之。

（五）整编内容及活动基地

（甲）本军总部暂设于东江罗浮山为根据地，并在香港设联络站。将中央军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生、原任博罗县自卫总队长张彪率领之团队及东江守备总队护航队，惠博联防队，与前广州卫总从化支队一部分武力，汇合整编为本军第一纵队，由张彪充任纵队司令，刘洪略为副司令，邓克非为参谋长，游客带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杨济中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张强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其他人员由该纵队自行先派，报请加委。至活动地区以东江靠北岸如博罗、惠阳、新丰、龙门、河源、紫金、连平、翁源、从化等县，纵队司令部设桂山为根据地。

（乙）本军第二纵队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历充步兵团团长凌觉充任纵队司令，以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邓志远为副司令，以黄季庵为参谋长兼第四支队[支队]长，吴傥为第五支队[支队]长，杨立人为第六支队[支队]长。其他人员由该纵队委派报备。纵队司令部设在天井山，活动地区以曲江、南雄、乐昌、乳源、连县、英德、汝城等县区域。

（丙）本军第三纵队（辖四个支队）以原任国军二十三军师团长何成鉴，收容有二十三军散兵与历充上校团长之和平自卫总队[总队]长蔡春荣，及定南县党部书记长徐阶等所率领之地方团队约三千余人，已以九连山、归尾山为根据地之游击队汇合改编之，并由本部赣南特派员何成鉴兼充纵队司令，徐阶为副司令，蔡春荣为参谋长。以黄文田为第七支队[支队]长，廖平章为第八支队[支队]长，黄高乐为第九支队[支队]长，徐奇为第十支队[支队]长。其他人员由该队先委报备。活动地区以赣南及龙川、和平等县，纵队司令部设在九连山。

（丁）总部直属特务支队由前历任博罗联防大队长陈南充任，另以原任广州西区警察局西区警探长陈华充任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并以前广州卫戎〔戍〕总部从化突击支队副团长叶荫南为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活动地区以附随总

部所在地。

·(戊)总部直属青年模范团团长以刘础坚充任,并招致〔收〕反共有为青年为团员。

(六)给养

本部系依照国防部规定,暂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在政府未有核济以前,一律以纵队为单位,在各该防地自筹自给,争取生存,情况许可时当呈请层宪予以补给。

(七)旗帜与印信

本部各级旗帜,由总部呈请国防部核发之,各级印信得自行私制,但须将印鉴呈报核备。

(八)武器及通讯器材

本部各械弹除以现有者为基本,并应随时缴敌匪械弹及通讯器材,以充实自己力量,在情况许可时,由总部拨发补充之。

(九)附说

本方案缴呈国防部核备外,并分别发给各纵队主管人员各一份。但属机要文件,应慎密保存。

匪“广西省反共暂行施政纲领”*

(1950年)[1]

甲、总纲

第一条:(略)[2]

第二条:(略)

第三条:目前各县反共行动之总目标,为彻底实施总体战,发动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以发展农村、孤立城市,以控制及巩固我方,全面包围及破坏共匪点线,迫使共匪放弃其残暴统治。

乙、军事

第四条:建立各级自卫组织,按县、区、乡(镇)、村(街)之别成立自卫团、连、排、班。

第五条:目前避免正规作战,实行全面游击。

第六条:凡积极附匪分子及充当匪探人员,不能实行政治争取者,一律予以格杀,使匪情报断毙,无法行动。

第七条:随时破坏桥梁、车渡、电线,以断绝匪军交通联络。

第八条:相机截击匪军军车及袭击匪伪行政机构及粮食,充实我方。

丙、政治

第九条:慎选思想纯正、意志坚定及有冒险决心、牺牲精神之人员,充派各级行政干部,恢复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

第十条:短期集训意志坚定青年,组织县政工作队,深入乡村宣传。

---

* 此件系按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0年12月12日公政字第17号通报刊印。原作者不详。

〔1〕档案馆件无时间,此年份系编者判定。

〔2〕此为档案馆件所略。下同。

第十一条:在匪军控制薄弱地区,经常召集民众集会,宣传共匪暴行。

第十二条:加强民众组训工作,如遇匪军进扰,即实行空室清野。

第十三条:加强情报,使匪一切军事行动一无所获。

丁、经济

第十四条:彻底实行减租减息限田政策,但应设法说服地主、富农自动实行。

第十五条:重组村街农会。

第十六条:没收积极为匪分子之财产及征收各种税捐,充作自卫经费。

戊、附则(略)

匪"广西省反共游击军总司令部"西南反共计划大纲*

（1951年2月16日）

第一章　方　　针

（一）为争取与坚定人心，组织与训练民众，以建立强有力的反共武装力量，相机破坏共党之军事、政治、经济、设施，进而粉碎与越共之勾结，而奠定西南反共的主要根据地，以为配合盟军进攻大陆之基础，而建立之根本推翻共党的极权统治及彻底消灭其政治潜力，而建立真正民主自由之政治。

方面军以牵制共军兵力为主，积极进行困扰打击，消耗其实力，使盟军作战容易达彻底消灭共军之目的。

第二章　指导要领

（二）第一期（共党加强统治及陈兵滇越边境对越共行渗透时期）

1. 以宣传揭破共党之虚伪阴谋，以组织推〔摧〕毁共党之恐怖统治基础，积极争取民心归向，并坚定其对反共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敌忾心理，踊跃参加反共组织，形成坚强有机之新生力量，进行推〔摧〕毁共党的政权，并重新建立各级政权，以巩固战胜之基础。

2. 首先以乡村为基点，展开组训民众工作，进而渐次及于全面的控制，使共

---

* 据考证，匪西南反共计划大纲，为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于1950年9月间在香港组织拟定并开始实施。1951年2月16日重新整理出此件，送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争取美援的依据。

党陷于孤立。

3. 先派优秀干部普遍打入共党基层组织，从事吸收争取共党干部或投敌分子，并加紧控制，以利组织活动之发展，务使其达成村有村干、城有城干的普遍潜力。对于投敌分子要标榜靠拢不是投敌、投降不是叛变之政策，以收揽人心，加速共党集团的崩溃。

4. 对共党基层组织及干部（如农会）应采取严厉之手段，以破坏其组织与发展。

5. 先派忠诚而机敏之青年干部打入乡村及城市各级机关、团体、学校、部队潜伏工作，刺探有关共党的一切措施或从中离间破坏，以建立全面灵活之情报网。

6. 在不妨碍民众生产的原则下，积极进行组训民众工作，以达兵民不分，及确实掌握运用之目的。

7. 军队之训练务使其达到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高度机动行动。

8. 在增强实力，发展壮大的前提下，凡进行困扰破坏袭击共军时，应在最有利时机行之，以免受无谓牺牲，而遭致损失实力。

（三）第二期（共党军发动对越〔1〕进攻及盟军在越参加作战时期）

1. 与友军协同作战，调集主力，直接进攻滇桂粤边境敌军侧背，以配合友军在越作战，而收牵制挟击之效。另以一部拒止向越边增援之敌。

2. 动员民众，集结各区游击部队，对共军控制区及交通补给线全面进攻破坏。

3. 进而占领交通要点及战略要点，夺取重要仓库、建筑物，截断敌军之连络线，使敌陷入整个紊乱状态。

（四）第三期（共军自动撤退或败退时期）

1. 以主力阻止截击于滇南、桂西、越边而歼灭之。

2. 发动民众，配合反共军对退败之敌到处予以猛烈截击，使敌无法脱离战场及分散潜伏、流窜而歼灭之。

3. 破坏重要交通线及桥梁、涵洞，并占据要点，以阻截敌之退路。

---

〔1〕越，指越南，当时为法国占领。

4. 夺取重要军事物资及占领补给基地，以困扰饥饿敌军，而使之溃散。

第三章　军队组织部署及任务

（五）第一期（同前）

1. 将全战区以省境划分为反共军总部，依其需要划分为若干游击地区，组成各该地指挥机构，以负从事策划、指挥辖区内之全责。

2. 各省反共军、各地区游击队，应在辖境内选择险要，建立主要根据地及次要根据地，以为活动之基地。

3. 各省游击总部，应指导所辖游击地区，积极进行谍报宣传及建立通讯机构、补给接济工作。

4. 各地区指挥部应指导各县组织现有人民反共武力为战斗体，经常袭击共产党基层组织及破坏交通设备。

5. 各省反共军总部应在此时期内按照预定，组成军队最高数额四分之一实施训练，完成战斗技术必须之教育。

6. 各省设军队数额如下：

（A）广西 10 师　　（B）广东 7 师　　（C）云南 4 师

（D）贵州 2 师　　（E）湖南西 1 师

（六）第二期（同前）

方面军应以主力集结于滇桂粤越边一带，对越边敌军侧背施以猛烈攻击，及破坏控制主要交通线、补给基地。以一部防于滇之东北、黔中、桂东北、粤北及粤西南一带，以阻止增援之敌，使越境作战容易。另以一部分占据钦州龙门港而固守，以开辟海运补给基地。各省反共军任务如下：

1. 桂省反共军任务：

（1）以一部（一个半师）与湘境友军据守桂北黄沙河、桂东龙虎关边境，并从事破坏桂、柳、荔〔1〕交通线，以阻止由湘增援之敌军。

〔1〕桂、柳、荔，指广西桂林市、柳州市、荔浦县。

(2)以有力一部协同粤省南路〔1〕军攻占钦防〔2〕及龙门港而固守之,以建立通达海口补给线及基地,并确保基地之安全。

(3)以一部(一个师)攻袭柳州、南宁,以破坏机场及其设备。

(4)以主力对靖西、龙州、凭祥、思乐边之敌侧背攻击,以牵制共军之进攻越南,而策应盟军之作战。该部应与滇东南及粤西南方面友军密切连系。

(5)另以一部专负破坏敌后方补给线及基地,并积极控制左、右江沿线交通要地。

2. 粤省:

(1)以有力一部(两师)协助桂军占领钦防及龙门港基地。

(2)控制于西江德庆、肇庆一带之部队(约二师),以一部协助桂东南部队监视敌军沿湘江西进;另以主力袭击并牵制敌军,向南路增援,以确保既得港口基地及补给线之安全及掩护对越边攻击之我军侧背。

(3)沿广九线及三角洲一带地方游击队应协同盟军进攻广州。

(4)以主力(三个师)攻占曲江、翁源,以拒止由湘赣南下增援之敌。

(5)该省军应与桂东南区游击部队密切联系,协同作战。

3. 滇省:

(1)以主力(两师)协助友军对蒙自、文山以南越敌军侧背攻击,并破坏滇越路及占据重要交通要地,截断敌军后方之联络补给线,以策应越境友军作战。

(2)以一部(个半师)置于滇北通川康之曲靖、永仁两路,以阻止由川康来援之敌军。

(3)以一部(半个师)袭击昆明,破坏机场及重要补给基地。

(4)滇东南部队应与桂西游击队密切协力作战。

4. 黔及湘西军:

(1)以一个师置于湘黔公路马场坪,阻敌由川南下增援及极力牵制黔境敌军无法抽调兵力入滇桂策应入越作战之敌军。

(2)以一个师置于[晴]隆[靖]、普安之间,以阻止由川来援之敌军,并极力牵

〔1〕南路,指广东省南部,包括今广东湛江、茂名地区和广西钦州地区。

〔2〕钦防,指钦县、防城县,1951年1月由广东省划归广西省。

制黔境敌军，使无法抽调兵力策应在越作战之敌。

(3)湘西军以主力协助桂北部队阻止由衡沿湘桂路西进之敌。一部配合黔边部队及桂北部队，防止由川、黔侵入湘西之敌军及企图侵袭桂北三江一带之敌。

(4)黔反共军应与滇东、桂西北之地方游击队及部队密切联系，协同作战。

(5)各省军总部应即发动全省民众，全力对敌到处扰乱、袭击、破坏，以造成全面对敌包围，使敌无法应付，疲于奔命。

(6)各省军应与毗连友军密切协同，务使敌无隙可乘，及各个击破，暨俟隙逃走，以避主力。

(7)各省军总部应积极策动敌军反正起义。

(8)各军于盟军在越南完全肃清共军之后，除一部兵力从事扫荡辖境内残余敌并协助重建地方政府及恢复秩序外，主力应速北进与友军协同作战。黔滇部队则进至川南边境准备进击川境，追歼残敌，桂粤两部军则迅速向湘南移动，待命参加次一会战。

(七)第三期(同前)

当发觉敌有撤退之象征时，各军务以速行军推进至有利地带，完成对敌阻击包围态势，并积极侦察敌退却之方向，以强有力的部队予以歼击，迫敌不得已而应战，施以猛攻以期歼敌。

依前述要旨，方面军应以主力阻止敌主力于开远、文山、百色、田东、邕宁、钦防之线以西地区而包围之。各省反共军之任务：

1. 桂省：

(1)桂西部队应极力抑制阻止败退之敌于左、右江以西地区，桂西南部队应与粤南路军阻止敌于防城、钦县、邕宁以西地区，协同盟军将敌包围。

(2)发动全省民众，协助全面封锁，破坏主要交通干线，以截断阻止敌军北撤归路，桂北、桂东南各地区部队及地方武力，特应注意加强通至湘粤之道路，以闭塞敌之逃窜。

(3)各部队及地方民众武力应全面对敌进行不断袭击，伏击、截击沿交通线及各地敌军，以消灭其实力。

(4)应以有力部队配合地方武力，占据及控制重要交通线、险要地点而阻击，

防〔妨〕害敌军之撤退。

(5)各地区于敌军被击退或撤退后,应迅速展开彻底肃清潜伏流散之零星敌军及特务分子。

2. 粤省:

(1)南路军应协同桂省军阻止并包围钦防以西一带之敌军,西江沿线之部队应与曲江一带之部队协力阻止企图循湘赣交通要道撤退之敌而捕捉之。

(2)珠江三角洲及沿广九线及粤汉路之地方游击队,应迅速追击北退之敌。

(3)粤东及东北的地方游击队,应以全力配合闽赣友军阻止敌沿水陆交通线向福建、江西边境撤退。

(4)发动全省民众协助军队封锁破坏主要交通干线,以阻止敌撤入湘、赣、闽之归路。

(5)余与桂省(3)、(4)、(5)各项任务及行动所示相同。

3. 滇省:

(1)滇南各部队应与桂省反共军协力阻止敌于开远、文山以南地区而歼灭之。滇北曲靖、永仁之部队应阻止北撤之敌于各该地以南地区,以待友军之推进合力而包围之。

(2)该军并与黔军保持密切联络,以防黔境敌军西向及滇境敌军乘隙东窜。

(3)余各项任务与桂省(3)、(4)、(5)所示相同。

4. 黔省:

(1)黔中各部队应注意截击、阻止向川南湘西撤退之敌,黔西普安、[晴]隆靖间之部队监视、阻击由滇或桂西北窜之敌外,以主力东进协力对贵阳北窜之敌截击。

(2)余各项任务和行动与桂省(3)、(4)、(5)各项同。

5. 湘西:

(1)湘西部队应以主力向湘桂路疾进,截击由桂北撤退之敌而歼灭之;一部应协力阻击由黔边或桂北三江向北撤退之敌。

(2)应发动湘西民众协助军队全面封锁、破坏主要交通干线,以截阻该区内敌之北撤。

(3)余任务同桂军(3)、(4)、(5)等项。

附：军队区分：

A. 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兼桂军总指挥官×××〔1〕。

辖：直属队十个师，五个地区游击指挥部（桂北、东、西、南、中）。

B. 滇省反共军总指挥官×××。

辖：直属队四个师，两个地区指挥部（滇北、南）。

C. 粤省反共军总指挥官×××。

辖：直属队七个师，四个地区指挥部（南路、西江、粤北及广州）。

D. 黔省反共军总指挥官×××。

辖：直属队两个师，两个地区指挥部（黔中、西）。

E. 湘西反共军总指挥部。

辖：直属队一个师，一个地区指挥部。

（八）各省总部及各地区指挥部与空军及坦克部队之协同作战及联络，务求密切。详细计划另订之。

（九）各省所属部队于盟军进入各该省境，攻击敌军时，应密切协力配合作战，并发动群众协力修桥及公路、铁路之工作，俾能迅速恢复交通。

第四[章] 补　　给

（十）第一期补给如附表实施。

（十一）第二期补给量按照作战消耗规定基数补给之。

（十二）第三期补给量按照作战消耗所规定基数补给之。

（1）配合盟军作战开始二、三期补给实施除必要时利用空投外，尽量利用船舶输送至龙门港基地起卸，以邕钦公路〔2〕为主要补给线，以供给桂、粤省军队所需之消耗量；至滇、黔两省及湘西补给在第二期作战期仍暂以空投为主，俟能控制越南及桂省交通线时再循水陆交通工具进行补给。

（2）空运补给，空投基地及联络办法另订。

〔1〕档案馆件如此。下同。

〔2〕邕钦公路，指广西邕宁县至钦县的公路。

(3)海运军品物资至龙门港起卸后,再利用已能控制的公路、水道以车船送至兵站基地;如未能全部控制,则以人力兽力补助之。

(4)补给详细实施计划另行订定。

第五[章] 通信联络

(十三)第一期(敌统治时期)

(1)暂在香港设立联络总站,担任对各省反共军指挥部联络及与各地区指挥部联络之责,各省设联络站一,省以下设分站若干。

(2)各省分站:

A. 桂省设五个,地点是柳州、南宁、桂林、梧州、龙州。

B. 粤省设四个,地点是广州、曲江、钦县、肇庆。

C. 滇省设二个,地点是昆明、开远。

D. 黔省设一个,地点是贵阳。

E. 湘西设一个,地点是芷江。

(3)各站在未配备有电讯器材前,暂以人力担任联络。

(4)各基地对空联络以布板符号行之(陆、空通讯联络方法另订)。

(十四)第二期(参加作战时期)

(1)方面军总部与各省指挥部间之联络通讯以无线电为主,传递为辅。

(2)各部队间之通讯联络,与其所属之电讯器材并兼用递步哨旗符号等行之。

(3)各省总部与各地区各部队间之联络以无线电为主,有线电及传递为辅。

(十五)第三期(敌撤退时期)

(1)方面军与各省总部及各部队间之通讯联络同第二期。

(2)各通讯网依战事之推进而延伸,得并用各省干线及地方乡村电话。

(十六)各期通讯联络实施均应严格遵照规定,以密码语代号行之。

第六[章] 卫生设施

（十七）第一期：本期内各地区根据地应普遍设立医疗所，各部队如已组成者，应按照规定设卫生队，担任医疗及救伤之责。

（十八）第二期：随军事之进展，各省反共军总部应就需要开设野战医院及后方医院，以收容各部伤患，并得征用民间或各地公立医院代为收容。

（十九）第三期：（同第二期）。

（二十）卫生器材及药品，第一期以空投补给为主，各地并得以现金就地购买，第二、三期所需者则按规定数量补充之。卫生设施详细计划另附于补给计划拟订之。

（二十一）本计划自一九五〇年九月开始实施。如有未尽善事宜，得随情况修正。

附表：各反共军总部在第一期应补给项目数量表

类别 / 省别	补给种类	数目	补给方法	备考
桂省反共军总部	(1)活动经费 (2)无线电机 (3)轻机枪弹 (4)七九步枪弹 (5)六公分炮弹 (6)卡宾弹 (7)经费及轻兵器	(1)60万元 (2)五部 (3)200万发 (4)200万发 (5)2万发 (6)10万发 (7)共十个团之步兵新兵器、经费	(1)由□□接补给 (2) (3) (4) (5) (6) (7) 空投	在此时间内应完成准备装备十个师轻重武器与经费，补给方法则由已占领之海口输运装备
粤反共军总部	同上	(1)42万元 (2)四部 (3)140万发 (4)140万发 (5)14000发 (6)7万发 (7)共七个团步兵武器、经费	同上	在此时间内，并应完成准备装备七个师轻重武器与经费，补给方法则由已占领之海口运输接济
滇反共军总部	同上	(1)24万元 (2)三部 (3)80万发 (4)80万发 (5)800[0]发 (6)4万发 (7)四个团步兵武器及经费	同上	在此时间内应准备装备四个师轻重武器与经费，补给方法同上之外仍看需要用空投行之
黔反共军总部	同上	(1)18万元 (2)三部 (3)60万发 (4)60万发 (5)6000发 (6)2万发 (7)两个步兵团兵器及经费	同上	在此时间内应准备装备两个步兵师轻重武器与经费，补给方法同上
湘西反共军总部	同上	(1)6万元 (2)一部 (3)20万发 (4)20万发 (5)2000发 (6)一万发 (7)一个步兵团兵器及经费	同上	在此时间内应准备完成装备一个师轻重武器与经费，补给方法同上

匪"广东省东江区反共游击工作纲要"

(1951年2月)[1]

(一)宗旨:打倒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恢复三民主义的国家秩序。

(二)根据地之建立与巩固:

(1)以纵队为最高游击单位。

(2)各纵队须自建一消极上可生存、积极上可发展的根据地(如能于根据地之外再建立一二预备根据地更为有利)。

(3)根据地之选定须从当地的地形、交通状况、经济状况与民情等着眼。

(4)根据地内外的民众须彻底组织与掌握,使为我用而不为敌用,使变为我之外围力量,使成为游击队补充与扩大的泉源。

(5)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须以积极的民众工作与游击行动巩固之,使成为雄峙敌后牢不可破之反共堡垒。

(三)民众之组织与训练:

(1)"游击队是鱼,民众是水"。任何游击队都不能离开民众而生存,所以游击人员都应深体此一道理。

(2)散漫的民众必须加以组织方能发生力量,更须加以必要的训练,使人人都有同仇敌忾之心,克敌制胜之法,方能将力量发挥尽致。

(3)组训民众须由近及远,由切近地区推至于外围地区;由小及大,由小规模组织进而结合成大规模组织。并须实事求是,切忌空泛与有名无实。

(4)组训民众的前提,须有良好的民众关系,故务须上下相成,切勿损害民众利益,唯一草一木之微亦应加以爱护。虽游击队之一切人力物力之补充,都来自

[1] 档案馆件无时间,此时间系编者判定。

民众,但须通过政治动员,使民众自动输将。巧取强夺,均足引起民众之恶感。

(四)民枪之调查与争取:

(1)东江民枪素多,但经敌人年来之肆意搜缴,所存当已无多,然亦有深藏地下而未被发觉者。此等民枪如再落敌手,则增厚敌之力量。如归我手,则加强我之力量,故务设法将此等民枪争取过来。且就地获得补充,总便于从外间运入。

(2)在争取之先,须作详细深入的调查。一经查明其埋藏地及其所有者,以派员进行说服使自动献出。如说而不服,为免资敌,应断然夺取之。

(3)如有将枪缴交敌人者,应予以各种手段之严厉打击。

(五)通讯:

(1)通讯为指挥部队与沟通联络之必要手段。

(2)在现目情形下之通讯设施只能以人力通讯为主,电器通讯为副。

(3)但远距离通讯,如高级指挥机关与更高级指挥机关,或高级指挥机关间之通讯,则非电器通讯莫办。

(4)因此在通讯设施之步骤上,第一步须做到每纵队至少有无线电报机一部,第二步须做到每支队至少有无线电报机一部,第三步须更普遍的拥有无线电报机与若干有线电话之设备,方能不失时机构成联络。

(六)补给:

(1)支队以下之经粮,应以自筹自足为原则。

(2)纵队以上之机关须上级按时给予若干补助费,以应各种特殊开支。

(3)因所吃所用悉来自民间,而目下又正值民穷财尽之秋,故各级务力求节约,降低生活水准,养成刻苦作风。

(4)各级部队长尤须与游击队员同其甘苦,同饮食,共起居,不得过特殊生活,并彻底做到公款公用,财政公开。

(5)目下械弹均感不足,尤其弹药。除极力节省,并尽量发掘民间所有,与设法取之于敌外,仍请上峰积极补充。

(七)当前之工作重点:

(1)用各种手段尽量打击伪地方政权及各种民众组织,如农会之类。

(2)袭击伪地方部队,大则避之,小则吃之。

(3)揭破敌之暴政及卖国阴谋。

(4)破坏敌之交通系统与补给机关。

(5)扰乱敌之社会秩序以动摇其统治。

(6)宣扬中央复国大计,以收揽民心与强化最后胜利之信心。

(八)附记:此乃工作纲要,一切只作原则上之规定,至实施细则,须遵循中央意旨与依据各时期当地具体情况制定之。

匪“粤省东江游击武装活动及策应登陆略图”说明*

粤省东江位居沿海，利于我军反攻登陆，而发动内地游击队之策应，袭击敌人，截断敌人后路，略具刍见如左：

1. 我军登陆必佯攻潮汕，主攻惠来至宝安沿海。(A)我兴宁、丰顺之游击队，出揭阳、普宁，进袭潮阳，响应我军登陆佯攻；(B)我陆海丰〔1〕游击队分途进袭滨海之惠来、揭〔碣〕石、沙〔汕〕尾、后〔鲘〕门等地敌人；(C)平山淡水游击队袭击平海敌人，同时我梁化、蓝塘等地游击队亦出击接应进袭稔山。

2. 樟木头山区游击队进袭深圳；博罗罗浮山[游击队进袭]增城；浸江等地游击队进袭破坏粤汉路，截断敌人退路。

3. 紫金桂山等地游击队出击东江河流敌人；新丰游击队出击翁新〔2〕公路，截断敌援部队。

---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江等地土匪武装为策应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分别绘制了“粤省东江游击武装活动及策应登陆略图”、“华南游击队现有武力、位置及沿海登陆作战计划要图”。此文及下文分别为两图说明，1951年夏为广东省公安部队缴获。原件绘制人与绘制时间不详，据判定均在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

〔1〕陆海丰，指广东省陆丰县、海丰县。

〔2〕翁新，指广东省翁源县、新丰县。

匪“华南游击队现有武力、位置及策应沿海登陆作战计划要图”说明

方针

一、为牵制共匪于作战时兵力及军需转运，策应由海道向华南登陆进攻部队作战容易，拟灵活运用各省游击队期予匪以各个歼灭之打击。

指导要领

二、判定防守华南（粤闽桂）沿海匪部为十个军，按正当编制约四十万人，后勤部队十万人。每日需给养（包括米油盐燃料）四百廿顿〔吨〕；战时假定每日每枪补充弹药一个基数，应增补弹药（包括步、机、炮）二百顿〔吨〕，平均每日需火车二至三列，或汽车千辆（包括预备车辆），汽油日需一万加伦。

三、如登陆部队同时以主佯攻势分在闽南蒲〔莆〕〔田〕、晋江、厦门，粤南汕头、大亚湾、湛江、北海等处登陆作战，可以发动各省游击队予以破坏牵制，使匪共转运及粮弹补给均感困难。处置办法如下：

1. 以贵州黎平区游击队分途进击柳州、南宁，破坏黔桂铁路、公路、车辆、桥梁，控制各重要点线。

2. 以资源、全县区游击队侧击桂林、梧州，并予铁公路破坏。

3. 以武岗〔冈〕、城步、新宁区游击队攻击邵衡〔1〕并作战略占领。

4. 以嘉禾、蓝山区游击队分别攻击郴县、曲江，予铁公路破坏，必要时作战略占领。

5. 以上饶、弋阳区游击队全力控制铁路公路。

6. 以广昌、南丰区游击队分途进击萍乡、龙南，利行牵制作战。

---

〔1〕邵衡，指湖南省邵阳市、衡阳市。

7. 以将建泰〔1〕区游击队主力支援南平区游击队控闽江，侧击福州。

8. 以九溪区游击队主力向晋江、厦门行敌后攻击。

9. 各区游击队尽可能一面安抚一面进袭，彻底保留人民生命财产并军需物资，非必要不得破坏。

10. 各游击队之作战行动以命令行之，不得好功擅为，以免损失。

〔1〕将建泰，指福建省将乐、建宁、泰宁3县。

匪"广西省反共游击军总司令部"工作计划*

甲、宗旨

为拥护领袖反共抗俄、救国救民之伟大号召,本部决在敌前敌后作有组织有计划之游击战,组训民众,攻击匪军,配合政府反攻大陆,潜伏敌后,破坏敌人之组织,牵制匪党各工会团体之活动,配合政府收复失地,还人民以自由,谋国族之平等,反对极权,伸正义之手,解放人民于铁幕之中,反对独裁,和平奋斗,建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贯彻三民主义之宗旨,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乙、工作步骤

本部工作拟实事求是,分期按步实行。第一期重在组织与训练,争取民众,培养广西力量,并谋各地各级行动队成为牢不可破之主力。第二期,实力破坏、刺杀、出击,抢夺物资、粮食及到处袭敌,造成恐怖现象。第三期,配合反攻,收复大陆。如何进行,候依中央命令。仅先将第一期应实行之工作分项条列如下:

(一)组织与训练(附单位及人数表)(附表略)

有组织然后有力量,有训练始能认识正确,步伐一致,勇往直前,牺牲奋斗,有我无敌,故组织贵严密、广阔,训练需随时随地,不断进行。若组织健全,则人心必如水就下,皆来归助我,可随时随地生根而发生作用。本部今后组织向有形与无形两方面同时并重迈进,所谓有形者本部各单位主官至行动队员,无形者广大民众甚至渗透敌军营中与机关学校团体内争取为我有利,固不限于一隅也。至本辖区内地多山岩,形势特殊,民性又复强悍,拟利用曾经组训之民众与保甲干部,去莠选优,策动四出奇袭,疲敌奔命,并破坏敌伪基层,如农会之伪组织,加以暗杀,使自动解散或暗与我通,为我所用。训练方面,有建制者按照进度,依时

---

* 档案馆件无时间,据史料判定,当在1951年3月以前。

完成，加以核实。而于无一定建制之民众或机关团体学校内尽量宣传敌匪残酷暴，荷征重敛，及铁幕极权等事实，并揭破附俄卖国阴谋与欺骗民众等罪行，使人人誓死背敌来归，人人有此认识，有此决心。组训所属，动员全体民众，贯注防谍保密之知识，使人人均为情报通讯员，强化本身组织，则游击之成功，可指日而待也。至本部所属各单位人数枪械及驻军区域如附表。（附表略）

（二）建立根据地

欲发挥各地游击之威力，须首先建立安全妥适之首脑根据地，从而发施号令，统一指挥，以免各自为政，组织混淆不清。本部拟择用△△〔1〕为根据地，于其中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三）通讯与联络

本辖区内之游击队因民众之不堪共匪之横暴压榨，已如雨后春笋，到处滋生，与敌搏斗。生活至苦，且因经费困难，不能经常派人联络，以至不能统一指挥，多遭敌各个击破。今后应充裕经费，加强通讯与联络，俾指挥统一，呼应相通，行动一致，进攻退守，各得其宜，以收杀敌致果之功，拟请发电台，以利军讯。

（四）补给

游击战之任务最为艰苦，本部各单位之经费均为民众捐助，以自筹自给为原则。但匪伪组织农会、实行土改后，一般民众自食已难，无法资助我游击队矣，故今后补给很感困难。至弹药一项，无法补充，现每枪三五十发而已。只有节约，以一弹一个敌人为原则。

（五）军事与政治之实施行动

游击战与政治及军事应同时并重，行动更宜迅速确实。但游击队员多系民众中有为青年，现在为保全实力，减少损失起见，须化整为零，潜伏滋长，俟机行动，不暴露目标，免招敌打击，以免无谓牺牲。

〔1〕档案馆件如此。

张发奎等关于加强土匪“游击队”配合反攻海南岛给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书(节录)*

(上略)

(四)反攻海南岛之准备工作。

反攻海南岛之重要性及其时机应迅速,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能见及。唯中共对于该岛亦相当重视,设备异常严密,故非有充分之准备及适当之实施,则反攻未必成功。兹把准备工作之比较重要数项,提供意见如次:

甲、策反运动及情报工作。

中共政治基层组织严密,故欲在中共区进行策反运动及情报工作异常困难,海南岛尤甚,非原有户籍而领到入口许可证者不得入口,非持有通行证者不得行动。前台湾所派遣赴海南各组工作人员(名义为军政联络专员,负责情报、宣传、策反及游击队之联络、训练指导等工作)均无法入口,达成任务,遂至沦落港澳,生活无着,状至可怜。故今后吾人进行该项工作,应有完密之组织,对工作技术及进行路线亦应格外注意管理。应选择之对该岛情形熟悉而富有经验者之同志组成一工作委员会,负责主持关于工作人员之挑选、组织、训练、联络、指导、考核等任务。工作委员会下至少管核〔辖〕下列之五个组:

(1)港澳组——在港澳设立及活动;

---

* 张发奎,原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1949年7月出走香港,参与“第三势力”政治活动并成为主要骨干。此件发、收文者系档案馆件标题和附注所示,成文时间不详,据内容判定当在1951年下半年。原文分为“海南岛之一般军事形势”、“海南岛现阶段之特别军事形势”、“反攻海南岛之重要性及时机”、“反攻海南岛之准备工作”、“反攻之实施、登陆准备地点之兵要地志”等6部分,这里节录了第4部分之甲、乙两项内容。

(2)安南〔1〕组——在越南设立及活动;

(3)暹罗〔2〕组——在暹罗设立及活动;

(4)马来亚组——在马来亚设立及活动;

(5)印尼组——在印尼设立及活动。

上列各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乙〔一〕员,组员若干名。组长、副组长由会选择条件适合者任用之,组员由正副组长就当地爱国青年中思想纯粹者,挑选训练之。各组必要时得吸收外国工作人员。其工作要领:港澳组在港澳成立后先设法入广州、江门、湛江市等内地,然后再设法转入海南岛进行工作。最好先打入中共组织,对工作之掩护及进行较为容易。其余越南、暹罗、马来亚、印尼各组,正副组长于到达目的地后,即选择优秀琼籍爱国青年,加以训练,使彼等故意伪装前进人士或正式参加共产党组织会〔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遣回原籍,然后进行工作。因海南华侨多集中于越南、暹罗、马来亚、印尼等埠,活动机会较多。但各工作人员之出国护照及入境证如何办到,乃一极大之困难问题,而各工作人员之秘密标志及通讯联络方法等,亦须受特别技术人员之严格训练也。

乙、挺进队之运用。

中共四野林彪部队,一九五〇年四月之攻击海南岛,虽无海空军之协助而能登陆成功,其最大原因系有土共冯白驹部万余人为内应,内外夹攻,使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束手无策,终至弃守。故吾人将来反攻海南岛,无论有无海空军之协助,苟无游击队之内应,则不但作战困难,而成功之希望甚微。台湾方面亦经注意及此,故曾派数支武装人员偷渡渗入,以图支持及增强内地游击队之力量,可惜领导人员胆量不足,及事前与内地游击队间缺乏联络,至多遭失败,未能达成任务。其得偷渡渗透成功者,仅由临高县境海岸登陆之郑开勋一部约数十人,得渗入与内地游击队会合,闻现在尚能生存活动,唯力量微弱,欲反攻时负起内应之责任尚谈不上。因此,派遣有力之挺进队偷渡渗入,以增强游击队力量,乃反攻准备工作中最重要项目。其进行办法则秘密物色沦落港澳之海南籍军政及特工青年干部之思想纯粹、反共意志坚决者,召集前往日本、菲律宾(通过盟总关

〔1〕安南,越南的旧称。

〔2〕暹罗,泰国的旧称。

系)等地,施以三至六个月之思想及军事、政治、特务工作等技术训练。训练成熟后,以三十到六十人编成一队(编队时应注意以领导之同县或邻近县份者组成之,使由某地海岸偷渡登陆后,行动较为容易),每队内军事干部占二分之一,担任游击队之各级干部;政治干部占四分之一,负责宣传及民运工作;特工干部占四分之一,担任情报、破坏、暗杀、策反等工作。每队为一个偷渡渗透之行动单位,故其人数以一艘机帆船能容载为限,其人员应配备以新式轻自动武器及必要轻机关枪、通讯器材等,并多携带枪弹、药品、经费等,使能持久生存。准备偷渡集中地点自然以东西沙群岛及白龙尾附近之浮水洲等地为适合,最好于偷渡之前先与内地游击队或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络,使其接应,俾易成功,并且应分为多次在不同之地点分别登陆为适当。此种挺进队之运用,务须使内地游击队力量逐渐增强,致反攻时能负起内应之任务为满足。

(下略)

“自由中国运动”大陆工作指导纲领(节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自由中国运动的意义(略)

第二条　自由中国运动的目的和政纲

1. 名称:自由中国运动。

2. 目的:驱逐苏俄赤色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中共亡国傀儡残暴政权,争取人民民主自由及国家的独立,与联合国及民主国家合作,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和安乐的国家。

3. 政纲:

两大目标:

A. 自由的生活(推翻恐怖的生活)。

B. 服务的政府(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推翻傀儡残暴的政权)。

五大政策:

A. 民主的政治(民选的政府)。

B. 社会的经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采取公平经济,反对阶级屠杀、清算斗争)。

C. 中立的外交(反对附苏亡国的外交,与联合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D. 无党无派的军队(反对一党私有武力为统治人民工具)。

---

* 此件系 1952 年 5 月 28 日在广东省惠阳县捕获之“自由中国运动”分子所携带。成文时间不详,据内容判定当在 1951 年底至 1952 年初。

E. 联合各党各派的公务人员(反对一党独裁)。

第二章 组 织

第三条 群众的组织

(一)对象的选择:

1. 不满共匪统治,富有民主意识,了解时代环境的有为青年。

2. 遭受共匪岐视,有反共斗争决心的民主人士。

3. 遭共匪迫害,极端痛恨共匪,坚决反共的广大群众。

(二)组织步骤和进展阶段:

1. 调查物色选择对象,经严密考核后进行吸收。

2. 具备保证、宣誓手续,然后使其参加组织。

3. 吸收同志三人即指导成立一个小组(定名为三人小组),编予组号,由三人中自行选举一人为组长。

4. 有三个小组即指导成立一个团(定名为十人团),编予团号,由三个小组长中自行选举团长。

5. 每一村超过组织人数三分之一以上,即指导成立村公所,冠予编号,由村内团长自行选举村长。

6. 每一乡已成立村公所三分之一,即指导成立乡政府,冠予编号,由乡内村长自行选举乡长。

7. 每一县已成立乡政府三分之一以上,即指导成立县政府,冠予编号,由各乡长自行选举县长。

8. 有三个以上连接县份,已成立县府后,即组织一个“自由区政府”,暂由上级委派主席。

第四条 自卫军基本部队组织

(一)根据地的建立及编组:

1. 领导号召现有的游击部队,在敌力控制最薄弱的偏僻地域山区建立军事基地。

2. 依地理形势，就基地之地形、敌情及我兵力编成，根据×〔1〕便作战、行军、情报连系，有互相策应的指挥运用。

（二）自卫军基本部队的编组：

1. 依现有游击部队武力之大小，编组为纵队、支队、中队、小队、分队。

2. 纵队辖三[个]支队，支队辖三个大队，大队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小队，小队辖三个分队。如果情形特殊，可依情形酌量增减，或暂编为直属（独立）大、中、小队。

3. 俟基地确定，或情况必要时，即按正规部队订定编制，重新改编，使成为有经理、卫生、隶属关系、指挥系统的正式自卫基本部队。

第五条　地方武力组织

（一）地方武力组织：

1. 武装斗争及群众组织进展到某一阶段，确能控制根据地和广大的游击区时，据情况，应即进行地区武装组织。

2. 村镇男丁在卅六岁至五十岁以内的，一律编组为村镇[人民]自卫队。村镇人民自卫队，完全不脱离其农业生产工作，负责防卫本区的任务。

3. 乡为各村镇人民自卫队指挥和训练单位，每半月由乡将各村镇人民自卫队集中训练一次。

4. 县成立人民自卫团，为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武力，负责游击战斗任务。

5. 县人民自卫团，以团为最高单位，按人数多少编为第×团，以便随时编入自卫军。

（二）县人民自卫军征集办法：

凡一家庭十八岁至卅五岁的男丁，有二至三人的征一人，有四至五人的征二人，有六至七人的征三人，有八至九人的征四人，有十到十一人的征五人，有十二至十三人的征六人。独子不征，残废痼疾免役。

〔1〕档案馆件如此。下同。

第三章 训 练

第六条 精神思想训练

1. 凡我部队工作人员，业经组织的群众，均应把握情况，利用环境不断实行精神思想训练，使了解民主正义，认识时代，提高斗争工作情绪，坚定反共建国信心。

2. 精神思想训练以小组会议为训练实施核心，并辅以指导教育。

3. 小组会议采取民主方式，由组员自行选举组长，负责召集会议及处理其他事项。会议时由组员逐次轮流担任主席。

4. 小组会议对同志间的得失、言论、行动、生活、思想，均应提出自我批评，互相检讨，以启发正确的政治意识，纠正个人行动上不良的现象和错误，平复团体心理上下不平和不满。

第七条 体力、技术和战斗的训练

1. 凡我部队工作人员，业经组织的群众，在情况许可的环境下，尽可能实行体力和技术训练。

2. 技术训练，以熟悉瞄准、射击、投掷手榴弹、劈刺、突击、特种武器使用等一般技术为主。

3. 体力训练，在求锻炼养成爬山越岭、负重远行、夜行的强壮体力为主。

4. 战斗训练，以熟悉接敌运动、冲锋前进、搜索前进、警戒、利用地形地物、传达联络、伪装遮蔽等动作为主。

5. 保防训练，以熟悉防奸、防谍，保守自己的秘密，侦察敌人情况，实行自我封锁、对敌反封锁等习惯的养成和方法的运用为主。

第四章 宣 传

第八条 宣传的方式

1. 运用组织上人员分布的便利，发动隐蔽宣传。

2. 编造故事、歌谣揭发×敌欺骗伎俩、残暴罪恶，借民众对民众口头宣传。

3. 墙头壁角粉笔宣传。

4. 刊印传单散布宣传。

5. 绘制壁报、标语、漫画标贴宣传。

6. 出刊简报、杂志、周刊、文字宣传。

第九条　对农民宣传

1. 揭发共匪清算斗争是制造阶级仇恨，强迫大多数人民屠杀少数同胞，以驱使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附共匪，永远为奴役的阴谋。

2. 指出共匪土改政策硬性分配土地，迫使农民不得向外业发展，永远老死耕耘，为共匪作奴隶。

3. 揭发共匪土改政策分田之后，加重征粮、强迫参军的虐政。

4. 宣传自由中国运动的目标、政策、主张、立场，对农村经济建设各种措施，号召农民反抗征借、捐献、强迫征兵，参加自由中国运动，团结对敌斗争。

第十条　对工人的宣传

1. 揭发共匪借工农联合民主专政，以束缚工人，榨取工人劳力，使工人永远为其劳役的阴谋。

2. 揭发共匪借生产竞赛、劳动英雄，一切骗人的伎俩。

3. 宣扬自由中国运动的目标、政策、主张、立场，对工人的合理待遇和福利制度，号召工人反专政、反加工、反减薪捐献，参加自由中国运动，团结对敌斗争。

第十一条　对商人的宣传

1. 揭发共匪借企业国营，消灭私营商业，加重消费剥削的欺骗榨取阴谋。

2. 揭发共匪管制资金、苛征重税、强迫捐献，摧残私营商业的罪恶。

3. 宣传自由中国运动的目标、政策、主张、立场，在合理的税率下保障私营商业的措施，号召商人反捐献、反加税、反对资金管制，参加自由中国运动，团结对敌斗争。

第十二条　对文化知识界的宣传

1. 指出共匪马列主义、史〔1〕、毛思想是××人民，剥夺人类自由的枷锁。

2. 指出共匪借人民民主专政做工具，制造阶级斗争，以少数人奴役大多数

〔1〕史，档案馆件如此。据判定为“斯”，即斯大林。

人的新阶级、更封建制度。

3. 指出共匪一面倒，甘为苏俄附庸，陷国家于殖民地，迫人民为异族奴隶的史无前例的大汉奸、大罪人。

4. 指出共匪剥夺人类思想、言论、居住、行动、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揭发共匪捕杀文化界、新闻记者、学校教师的罪恶。

5. 宣扬自由中国运动的目标、政策、主张、立场，号召文化知识界参加自由中国运动，领导团结反共斗争。

第五章　自卫基本部队的运用

第十三条　第一阶段的基本部队的运用

1. 运用现有部队武力，建立必要基地，采取军事活动，掩护工作人员，进行组织工作。

2. 除必要的集中行动外，应极力避免战斗行动，尽量分散活动。

3. 已隶本运动的各地区部队，派出干部向外发展，繁殖更多的基本部队武力。

第十四条　第二阶段的基本部队的运用

1. 继续编组健全现有基本部队和繁殖新起部队，容纳其他游击部队加入编组，逐渐增强军事活动，扩大游击地区，进袭敌人，夺取粮食弹药，运用既有基地，部署建立有作战后方的游击根据地。

2. 此一阶段的基本部队，在政治目标指导配合下，应就当地的敌情作有计划的行动，忽而集中，忽而分散，重点出击，机动××，运用游击战术，箝制敌人，分散敌人，以小袭大，以大吃小，逐渐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第十五条　第三阶段的基本部队运用

1. 继续巩固加强根据地，扩展游击地区，在政治目的要求下，保卫××游击区内的反共民众，掩护我地方组织，控制争取游击区的人力、物力，尽量扩展武装。

2. 此一阶段的基本部队，应逐渐向交通线和城市边缘推进出动，尽可能逐渐使用兵力，机动运用，迫使敌人孤立据点或困守城市。

第十六条　第四阶段的基本部队的运用

1. 掩护配合政治建设，编组地方武力，健全严密游击区，控制游击区域内的交通运输、情报联络，在军事战略指导下，与战××地区部队密切联系，适应战略要求，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2. 此一阶段基本部队应进行大规模交通破坏战，以一部箝制牵制孤立据点和固守城市的敌人，然后集中我主力，迫使一个地区之敌决战，逐次逐个将敌主力击清歼灭。

第六章　民众运动

第十七条　发动民众协助军队

1. 发动民众，分配任务，使担任情报、传达输送、伤病救护等工作。

2. 发动民众，扩大宣传，借民众血统伦理关系，使民众对民众互相宣传。

第十八条　指导民众推动政治建设

1. 指导群众成立基层民意大会，选举各基层行政人员，建立基层政治机构。

2. 指导民众设立公立×××卫生处、农村经济合作社、职业学校，发行新闻报纸。

3. 发动民众对敌实行经济战，以建设配合经济，以经济打击敌人。

第七章　通信联络

第十九条　通信联络实施

1. 在未有电信设备期间，应利用战略军事基地，配合地方掩护组织，选择适宜地点，设置通信联络站、所，运用递步哨办法，以施行上下左右间的通信联络。

2. 各通信联络站、所，必须规定递送收发进出人员符号、投递方法，依情况应随时变更地点，改变符号。

3. 订定通信密语，利用普通邮电，进行通信。

4. 预定布旗、烟头、灯光、信号，以行对空联络。

5. 有电信设备时，尽可能利用电信，以行纵横的通信联络。

第八章　交通运输

第廿条　交通运输的设施

1. 在沿海附近地区必须选择若干海口岸，运用武力控制；或组织掩护，设置若干效能运输接受站。

2. 在远离海口岸地区，必须在内地选择若干能与邻接部队输送交接的交通运输接受站。

3. 在基地与接受站必经之路线间，必须运用武力控制或组织掩护，分段设置交通输送站。

4. 各部队依自己力量已经控制或可能控制的地区，依照秘密空投和空投讲义所规定的原则办法，建立空投基地。

第九章　其　他

第廿一条　各单位部队应依本纲领拟定自己地区内的工作计划。

第廿二条　各单位内地工作情形，最迟每半月应设法转告一次。

“自由中国运动”关于建立队伍、开展活动的训令和通令*

（1952年2月—3月）[1]

一、要求各土匪部队填报骨干履历的训令

奉人事(159)训令：凡经予番号之各部队正副主官、重要幕僚及各支队长、大队长应即填报详历四份，在游击区各支、大队长及已送队职人员应造简历四份，统限于三月十三日以前汇转核备。（上项详历、简历表式及填表须知，经于三月二日先行抄发）希即遵办。

二、对各土匪部队送训人员要求的通知

奉训字(165)通报：此后关于送训人员应注意事项：

一、先选择各部队地区内真正的人才，俾得人地相宜，易收工作实效。

二、应先由主官人员与评审人员（办事者）亲询详细，询问与甄试考核。

三、送训人员应先报部核定。

四、自传履历表规定由送训人员亲自抄写，不得假使他人。

五、送训人员履历表须由主官人员亲签保证。

---

* 这里收录的“自由中国运动”8份训令、通令，均系1952年5月28日在广东省惠阳县捕获之“自由中国运动”分子所携带。原件无落款与成文时间。

〔1〕此时间系编者判定。

三、要求各土匪部队必须建立电台联络的通令

奉效字(192、206)通令：

一、未建立电台各部队，限四月底发在港接收电台潜返大陆。如逾期不能接收电台进入内地与总部通报者，即予停止补给，并取销番号。不分地区，不论单位大小，凡能建立电台与总部通报者，按月以U·S·$2000元为基数开始发经费，并随扩大之人数，另行核增经费。

二、基地无线电总台侦察机构已组织成立，各部队建立之电台位置，务要与所报确实相符。如有虚伪，一经查出，严重惩处。

三、无线电机重量分56、45、32磅三种，均可分拆装置。

四、应即拟具具体实施办法、潜入路线，详报核转施行。此为当前最主要之工作，应即集中全力，周密部署确实进行，切勿松懈，自招覆败。

四、要求各土匪部队调查搜集中共情报的通令

奉参字(157)通令：

一、各部队应即搜集呈送之文件办法：

1. 通行证(或称旅行证，亦即谓路条)应即于其基地各附近最少搜集两个，愈多愈妙。

2. 迁移证(迁居证)以当地中共之公安机构所发出者有效。

3. 中共各县、区、乡及农会关防或条章式样，可以由其文件上所盖者依式仿划之，并将其所用印色呈报。

二、中共之安全管制情形调查：

甲、地点：广州市，深圳，各所在县。

乙、调查事项：于各地对户口检查情形：(1)定期检查否？(2)突击检查否？(3)申请临时户口之手续；(4)正式申请户口之手续；(5)临时住宿申请之手续；(6)迁居之手续。

丙、各地进出码头及车站检查情形：(1)搜身否？其程度与方法；(2)检查行

李否？(3)盘问来往原因否？(4)检查证件否？(5)检查情形严重否？(6)有无不受检查绕道进出之方法。

丁、各地宵禁情形:(1)是否治安不靖而施宵禁;(2)宵禁是永久或临时施行;(3)宵禁后是否完全禁止行人通过;(4)宵禁后是否对行人一律枪击;(5)宵禁开始与解除之时间(午后何时起至翌晨何时止)。

戊、各地旅店之检查情形:(1)中共对旅店之住客逐日检查抑或临时检查;(2)检查时对上、中、下各级旅店是否分重轻之别;(3)检查时搜查证件,搜查行李及盘问否？(4)有无可以避免检查之方法。

己、中共有无在公共娱乐场所及街道上施行突击检查否？其检查情形如何？(1)其检查情形严重否？及其施行情形如何？(2)全部施行抑或分区施行;(3)断绝交通或流动检查;(4)是否可绕道通过及其他可能逸避免除之方法。

庚、各地来往途中之检查情形(暂指定以广州为中心,即由广州至各地水陆交通之途而言):(1)何处有检查站;(2)检查站是否临时设立抑永久设立者;(3)负责检查站工作之机关或部队之名称或番号及担任工作之人数;(4)检查情形:a. 旅客检查:搜查身体否,检查行李证件否,盘问旅行原因否？b. 对货物是否检查。(5)有无逃避检查之可能方法。

辛、各地中共公安机构是否将其市区之安全实施推及附近地区(限三月廿日发报转)。

五、要求各土匪部队调查具报中共各级组织系统等情报的通令

奉情字(190)通令:

一、各部队应将活动地区之共党各级机关组织(自省县区乡村)系统,主官姓名(包括籍贯、年龄、出身、特征)、政工干部姓名(同上),尽可能详细调查列册具报。

二、搜集各级政府颁发证件及共党公务人员证件。

三、调查共党对施行及居住管制检查情形。

四、凡在港之本部同志及各地部队人员,能努力搜集上列有关文件及有价值

之共党公文原件，将按价给奖(□□三月□发呈报)。

六、要求各土匪部队搜集中共报纸的通令

奉情字(201)通令：

各部队应即搜集匪区报纸(如广州南方日报、东江日报及活动县出版报刊)呈备参考。第一期汇交日期为三月廿日，以后并须继续搜集，于每月之三日、十八日分别汇转。

七、要求各土匪部队进行反共宣传、破坏活动的训令

奉卓字(202)训令：

为证实我游击队之存在及其实力现状，确具□□□，即行大量空投或海运补给。否则是取销番号，停发经费。

一、以自由中国运动所领导番号在所属游击区内散发反共传单，而能取得当地共党报纸登载，携报至港并足资证明者。

二、限接令日起一个月内各支队□对中共的伪区政府袭击或焚烧仓库或劫杀敌区乡行政人员，或掠获其文件，由共党文告或报纸中足以证明者。

三、如能在港接收电台潜入大陆基地与总部确实通□者，除于通报后立即补给外，另奖美金二千元。

以上各项应立即遵照具报。

八、要求各土匪部队配合国际形势完成发动暴乱等任务的训令

奉卓字(203)训令：

为迎接国际形势之突变，应即完成三大任务：

第一，建立通信网，接受空降补给(详工作建立事项内)。

第二，建立沿海鱼〔渔〕船，打通大陆与海上之通路。

第三，发动大陆活动区内大暴动，号召全国人民参加自由中国运动（详左列各□）希即遵照。

匪扩建粤南望夫山、胭脂港“游击基地”，策应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的计划及说明(节录)*

(1952年8月)

望夫山、胭脂港“游击基地”扩展计划

甲、要旨

1. 利用电白县望夫山及合浦县胭脂港两基地扩展原有游击部队，适时策应国军反攻大陆。

2. 以渗透方法分批进入基地，并策动当地人民参加游击工作，军事政治配合，增长反共力量。

乙、编组

1. 以望夫山、胭脂港两基地原有之游击部队为基础，扩编为粤南地区总指挥部，辖两个纵队。高雷纵队辖六个支队，钦廉纵队辖五个支队及直属两个支队。

2. 以在香港曾经联络组成之干部二千余人，用机帆分批载赴基地登陆，编入游击部队(此批干部多属反共知识青年勇于战斗者，现分布在□□□矿区及港九工厂做工，均可随时召集)。

3. 现驻防两阳〔1〕及高州各属之公安部队第十九团及二十三团各级干部

---

* 这两份材料系根据当年缴获之匪特文件原文排印，作者与发文对象不详。第一份材料无成文时间，据判定为1952年8月。材料所列土匪兵力、“战果”，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所叙粤省公安部队第19、第23团当时亦不存在。为保持原貌，原文照录。

〔1〕两阳，指广东省阳江县(今阳江市)、阳春县(今阳春市)。

鉴于中共之恶毒残暴与不堪匪之压迫、歧视，早有诚意反正□□□我方经与联络成熟，随时可策动其投向我方参加反共阵营。我将该部编为两个支队，仍令其活动于原驻之各地区。

4. 于钦、廉〔1〕边境之那丽、乌家地区间有反共武装千三百人，由田大成、秦可夫率领，大部持有武器，拟将各该部并编成为一个支队。

5. 钦县、防城之十万大山地区有王汉侯〔侯〕领导之反共部队九百五十人，武器配备虽不齐全，但均属富于战斗观念、同仇敌忾者，我拟将该部编为一个支队。

6. 粤南被共匪压迫出走之人民万余人，现正活动于基地附近各县，以□□改编并按其能力志趣分别给予任务工作，使人无分男女老幼均有反共抗俄机会。

丙、基地之地形态势

1. 望夫山：位于电白、阳春、阳江、茂名四县交界处，为□□岭□□岭连贯构成（又名罗帷帐），连绵百余里皆属崇山峻岭，只有小道可通，若稍加破坏或阻塞，则行动更为困难。内有石穴数处，森林遮蔽，为一个贮藏物资的良好处所。山之西南设备有小型机场，飞机可以升降自如。洞内居民万余，均属同情于我者，业经加以组织利用。该山形成三角鼎峙，幅掩数百里，北可通阳春，西可达茂名，西南至电白，东南可抵阳江，足以控制雷州半岛，威胁海南，全属〔2〕以之为游击根据地，退可据守山区，凭险与敌周旋，进可直出西江，攻击广州。

望夫山距离海岸六十华里，沿途多属森林地带，掩蔽良好，运动安全。

2. 胭脂港：位于合浦、钦州两县边境海岸，距合浦九十华里，有海陆交通运输停留点，足资利用，具有容易扩张发展之优良条件。港内居民万余，大部业已组织，分别利用。此港可至钦、防边境之十万大山，直趋越南，东北可抵灵山，贯通桂省之兴业、横县，东可达合浦至桂属之玉林、梧州，交通便利，为一个易于向外发展之良好游击基地。

胭脂港距海岸廿华里，沿海岸均有民兵队组织接应，不会受任何□□危险。查由港行驶十海里，机动帆船廿四小时可达电白，卅六小时可达大风江进入胭脂

〔1〕钦，指钦州，原为广东省钦县，1951年1月划归广西省，同年11月改称钦州；廉，指合浦县，旧称廉州，1951年1月由广东省划归广西省。

〔2〕全属，指茂名、电白、信宜、梅茂、吴川、化县、廉江一带地区。

港。

丁、兵力分布暨活动概况

1. 胭脂港方面：已控制有武装部队三千人，由彭治国率领。以该港为活动核心，分布外围兵力，由西北至钦州、防城十万大山地区者，千九百人，由陈琦、郭肇峰率领；北至灵山及桂省兴业、横县地区者，有部队六百人，由周作威率领；东至合浦武利江沿岸地区者，有部队五百人，由秦良辉率领；东北至钦廉边境那丽、乌家地区者有部队千三百人，由周大城、秦百良率领；由西北至桂边境之十万大山地区有部队九百五十人，由王汉侯〔侯〕率领。

各该部队曾于三月廿八日分途出动截击匪粮船及爆炸钦属黄屋屯区墟匪粮仓库，同日予敌以相当损失。

2. 望夫山方面：已控制有武装部队二千五百人，由麦威率领。分布于外围兵力：西北五十华里之那霍、黄岭有部队五百人，由陈毓初率领；北至阳春地区七十华里之仙家洞，有部队七百人，由黄汉标率领；西北至茂名八十华里之茂北岭有部队五百人，由梁建中率领；西南至电白七十华里之白马岭有部队八百人，由谢绍金率领；北至信宜之百六十华里狮子岭有部队三百人，由陆泽生率领。

各该部队曾先后于三月十二日袭击望夫乡公所，并焚毁匪仓库一座。于三月廿二日匪之十九、廿三团与民兵合股向我军进犯，在望夫山西北之田疗村附近与匪展开激战，是役毙匪十九团连长一人（混名豆皮连长），伤亡匪兵卅余名，遗尸十七具。四月三日及三月廿六日，湛江南方匪报均有披载，但多言之失实，捏造战果者。

3. 本部一俟将匪之公安十九及廿三两团暨各处活动民众武力改编完毕，即行大规模出击高雷、钦防各地之匪军，并展开破坏匪方仓库物资工作，迅速扩大游击活动区域。

各基地之指挥事宜，除指定干员暂行分区负责外，最高指挥人员暂留香港，以便在最短期间动员一万至一万五千人略施训练后即率同乘机帆船分别各基地登陆，扩大编组，增强实力。

戊、宣传要领

1. 激发人民仇共心，报导匪之通俄卖国及向人民清算斗争之残暴行为。

2. 宣传匪施行之三反、五反运动之残暴事实，使人民明了匪之恶毒政策。

3. 揭发匪之极权暴政、毁灭伦常、破坏家庭之种种事实，使人民深刻认识匪之狰狞面目，激起普遍反共怒潮。

4. 启发人民要为争自由，反奴役，反暴政，以对共匪斗争。

己、通讯网构成

1. 需用话报两用无线电机三部。先行派干员携带两部，并率同武装人员乘机帆船护送至望夫山、胭脂港两基地使用；一部暂留置于香港，供给指挥人员指挥联络之用。

2. 配发各基地电台任务(波长呼号及密码另编发)，一面与在港之指挥人员切取联络送给情报，一面与另一基地之部队联络，同时将收自香港国际间对我有利之消息及不利于匪之情形不断转而报道与人民，以收宣传之效果。

庚、卫生设备

关于医药及药棉、绑带、架床，请充分配发。

辛、补给及交通工具

1. 关于械弹装备应充分补给。

2. 需用机帆两艘，为载运人员掩护电台赴基地之用。

3. 本部需用十万大风帆渔船一艘，以为引导、搜索、掩护之用。

4. 拟先装备五十至一百武装干部，以掩护电台赴基地之安全。

5. 望夫山基地设有机场，以空运接济为主。

6. 胭脂港基地傍海依山，以海运接济为主。

扩建望夫山“游击区”行动办法及说明

依据前呈游击基地扩建计划，兹拟定望夫山一点行动办法如下：

第一，实施办法

拟设置广东南地区总指挥部负责执行此行动，预定行动程序：

首：以得力人员，率领加以装备之少数人员，携同电台前赴望夫山区建立初步指挥台。

次：预定分两期装备三千人，第一期一千人，余为第二期，遣入山区加强扩建工作。

后:对山区内各原有武力予以整补,助以物资,贯输精神。

(一)运送电台要则

(A)由该部送派对望夫山区先遣指挥人员,率领就此简编集之一百至一百五十斗士,在装备后携同二瓦特半至五瓦特之电台两座,用机帆二至三艘载赴阳江、电白交界之沙扒港登陆进入山区。

(B)即以电台一座,位置于望夫山内,负主要通讯。同时由干员率领一部分斗士将另一电台设置于望夫山之西、茂名之北之云间山为联络副台。

(C)当即由先遣人员建立纵横之联系,从事山区武力必要办理之事项,完成以后行动之一切准备工作。

(D)为使工作展开达成任务,总部得在香港暂行设置指挥电台一座,直至时机成熟进入大陆为止。

运送方法:

——开始动作——

1. 在香港郊区之西贡附近及赤柱对开海面之蒲台岛分设接转站。

2. 以九针群岛(即果洲群岛)或北尖岛、阴蚕尾岛为行动开始地点。

3. 预计两星期构集忠贞斗士一百五十人,借泥工、矿工、船工、小贩、渔夫等之掩护,零星分批由南北两路分赴西贡、蒲台,同时将船只、器材、武器等于九针或北尖、阴蚕尾各岛预备完善后,即将人员集中接受装备,向指定目标出发。

4. 在气候晴朗,维持十浬速率,则需廿四小时可到达预期登陆地点。现拟以三船分载一百五十人,规定第二船距第一船十小时开出,第三船距第二船五小时开出,此为保持重点之疏散前进,应付意外之预定行动。

——登陆动作——

1. 选定阳江、电白交界之沙扒港为主要登陆点,以阳江属之石门,迄电白属之竹山、博贺港之沿海线为副。该海岸线为设防薄弱的部分,易得登陆间隙,且船只可以直接泊岸,地形隐蔽,人事极熟。尤有要者,在扒沙港登陆后,以六小时的急行,即达望夫山,此捷径甚为稳确。

2. 预期登陆行动之前,选派干员四名先行进入山区,完成接应诸事项。

(二)装备遣入人员要则

(A)在进入望夫山区之人员电台联络奏效开始。

(B)预期六十天时间,完成第一期装备之一千人。再以六十天时间,结束第二期装备之二千人。

(C)人员以信仰民主自由,反共抗俄为中心,与地方不可分离之历史,而有国仇家报之因素。

上层人物:依人地相宜,有领导和号召力及有战争指挥经验者。

中下级人士:能负战术实施,有战斗技能,果敢、勇为而忠贞热诚者。

对此等人士,有以最大努力,而以精神上之振奋,尽最大可能予以物资适量之满足之必要。

(D)除因情形与工作有关者外,首以军校出身及久经践行,年在卅五岁以下者。另外注重技术人员、热血青年、反共情绪特高人士之吸收。

(E)保密、防谍及顾虑当地政府、所谓新势力之组织等等,均予以周详计划及研讨。

编组方法:

基於过去历史和工作关系留居两年余期中之联系和运用,经集卅二人形成核心,于经济力量和情况许可下,除积极向粤南乡土诸武力组织开展外,更努力于留居此间之"志士"、"斗士"、"死士"等运用。今拟请装备三千人,决能以短速时间精选一千人候命装备。

1. 由核心人员中,指派得力干部,借诸种掩护,以周密而迅确之方式,预定:"香港区一组"、"九龙区三组"、"新界三组"、"澳门一组",从事各原有及其他人员之面洽,对口召人士施以考查,进行选拔事宜。

2. 作综合而周详之预备后,即下最敏确之决定。

3. 以□□记号及口头解达,使该批获选召人员适应情形,分别向预定地点集中。

4. 集中训练后严密的再度举行思想检查,并施以新武器必要之训练,兼及其他一切之规定。□□□□□□□□□□姑予以编组录用(预定三至四星期时间)。

进入山区行动:

1. 拟派纵队长负责此一行动,如情况无变化,仍在前定地点施行分次及分点之登陆。

2. 先派干员率领八人，专负接应与联络之工作。

3. 拟定每日黄昏至翌晨止为登陆时间。

4. 全数拟分三次登陆：

(1)一百五十人作一点登陆(前哨行动)；

(2)五百人分两点或三点登陆(主要行动)；

(3)三百五十人作一点或两点登陆(殿后行动)。

第一、二两批保持三至四日之时间距离。第三批如情况良好，则以一、二日时间紧随登陆。

注明：

1. 此行动有山区电台紧密联系，山区武力之周密接应部署，绝对有利的人事运用在适切之指挥下确信成功。

2. 如情况无变化，则集中与开始地点再度使用上列之岛屿。

(三)加强原有武力

于“首”、“次”两项动作完成后：

1. 酌定偷运步兵用的轻重武器，尤以弹药及炸药、手榴弹以至粮秣与通讯卫生器材等之接济。

2. 请即派员携同列报册籍，前赴山区，施行点验与考核后，依照规定发给给养和补给。

3. 拟请准予选拔训练干部、志士及技术人员三至五百人送赴国际机构接受训练，以备充实各部队及编组模范师与敌后降落行动等用。

4. 展开吸收青年，以一万五千人编组模范师运送登陆。

附记：上列各项详细办法届时另拟呈核。

第二，说明

望夫山游击基地之形成：

(A)基于地形

1. 2. 3(略)

4. 山区内有居民三千人，耕作地有三百亩，平时食米不足，杂粮有余，并有金黄、陈垌两圩市在内。

5. 该山连接之罗帷幛之腹部，有平原高田约廿亩，略予修筑，即可供轻型及

直升飞机升降之用。

6.(略)

(B)基于中国局势与人事关系:(略)

(C)基于基地现有之力量:

1. 2.(略)

3. 望夫山区力量系以五十军胡家骥未及撤走之部队为基干,集六十三军刘栋材由粤北经阳江转进之残部,与原有山区之武力,并电白、茂名、阳江、阳春四县有关之地方团队等聚合而成。

其余山区附近各点之武力则从上述各部队之散军与地方团队原有武力,及□□一部分土共及号称民主联军等而成。

4. 当时为免为匪用而备我日后之用,对后勤总部之第四补给区部粤南各站库及粤省之聚点仓,各县谷仓等,分别代为秘密移存各山区,暂管备用。另即接管五十军后方办事处及各部队由水陆两路撤运不及之辎车粮秣并截击和收缴共匪追击部队之落伍散军等。在长时间游击,早实施自耕自给,兵农合一,其间乡村及殷户等筹务,维持至今,实筋疲力尽了。

5. 该等力量之增长,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沦陷开始之四个月,以人员粮秣辎车等充足,共匪政权初□□□□之时,我较为旺盛时期。其后共匪展开了清算封锁□索镇压等欺榨〔诈〕手法,力量渐为削弱。自今(一九五二)年二月开始五反、三反等暴政,人民不堪其虐,共干不□□□□□□。少壮散自四方,铤而走险,故在四月前,力量复炽,更甚于前。□□□□中。

综合上述为□□□之实际□□□粤南游击基地之选定,除十万大山外,则当为望夫山区接近海岸,有港口进出,更形其重要与便利,合为申明。

第三,预定开展步骤

基于收复广东南地区之目的,拟定:

(A)夺取高州全属(茂名、电白、信宜、梅茂、吴川、化县、廉江),同时以动乱雷州半岛及廉州四县〔1〕配合之。

1. 在电讯联络网构成及编训之一千人进抵山区,即拟以卅日时间完成山区

〔1〕廉州四县,指钦廉地区的钦州(1951年11月前称钦县)、合浦、防城、灵山4县。

内外间力量一切准备工作，及对雷州半岛、钦廉四县各山区要点之已有联络之力量，指示展开行动以配合之。同时预定继续之二千人，完成装备待命使用。

2. 总部依据拟定计划，作夺取实施诸种步骤。

3. 运用匪军之公安第十九、廿三两团，依期起义，协同夺取实施。

4. 总部率领后续装备之二千人，在适时适地登陆，直接指挥各部队，提高士气，振奋人心，以遂行游击队之任务，达成收复[粤]南地区之目的。

(B)乘势直下雷州半岛(徐闻、海康、遂溪、湛江)。

1. 尽量部署山区内外围及增进与临时等力量，更拟使用另一预有之茂名属根子、分界、谢鸡等地区之郭希华部四百人，廉江属七星岭、天堂山之全剑民、陈光武部三百五十人，化县属邢雾岭、湖垌、连晨、尖岗之黄辉部五百卅[十]人，吴川属龙头岭之林焕尧部二百人，分别行动，配合战斗，直压雷州半岛。

2. 更指挥在遂溪属黄略大山、洋箐地区之戴观□部二百余人，徐闻属之石板、徐闻大山之邓指权部四百余人，海康属沈塘、太平、海头、硇洲水陆两路之符学义部五百五十人等部队积极展进，达成攻略战斗。

(C)紧握廉江〔州〕四县(合浦、钦县、防城、灵山)。在□定高州，展向雷州，即后压廉州，拟运用合浦县属公馆、石康、□□等地区之张枢峙部队八百五十人，西场、大观港(胭脂港)彭治国部一千人，钦县属之大董、小董、平吉之梁傅阶部五百余人，防城属金沙、白龙尾、江平之秦百良部三百余人，六万大山之黄绰绍、李雪诘、陈琦、郭肇峰等部二千余人，灵山属太平、那楼地区之□□□□□□部六百余人。

□□□□□□

附记：

1. 各预定展开步骤之实施计划另拟呈核。

2. 附广东南地区各游击力量位置图〔1〕。

3. 为呼号及配合起见，预定由阳春、云浮飞地之西山直向粤西□江地区展拓，再取阳江沿岸南鹏岛屿等伸向台山、赤溪、开平、恩平、新会等县，威胁珠江三角洲之西部。

4、[粤]南地区各县现有之民兵队大部分可以运用配合行动，为秘简起见，从略。

5. 各部队战斗详报，另行呈核。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六日）

〔1〕档案馆件无此附图。

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关于军事工作等给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报告(节录)*

(1952年10月26日)〔1〕

甲、大陆(军事)工作(报告十月廿六日)

本部军事组织于四〇年〔2〕六月间失事后(因工作人员被搜去),工作陷于中辍,原有联系各游击单位恐被株连纷纷迁移,直至是年十二月始派员来港陆续重行联络,并鉴于以往教训改变联络方式。并对埠逗留不前之游击人员分别调整或撤消名义,以整饬风纪。目前工作进行情形如次:

(一)设置各地区专门联络人员。对东北、西北、华北地区设置专门联络人员,以熟识各该地区情况之人员担任之,以后有关前述地区人员之派遣考核即由此专门人员作初步接洽,经严密考查再作进一步洽谈,以决定派遣与否,以杜浮滥。施行以来,颇具成效。对苏、浙、闽、粤、滇各省因已成立总部,有关人员之考核即交由总部联络办理。故须本身派遣考核人员仅于华中、华西各省,对外不必要之接触既减少,保密亦有进步,而考核工作亦趋正确。

(二)加强指导工作。过去对游击工作人员,仅侧重□□派遣工作之如何建立,推动发展,甚少予以指导,□□大陆游击工作对派遣人员所出发前予以多次个别谈话,使其了解工作要领,明了斗争方式,以加强工作效率。

---

*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乃蒋介石为了剪除异己,于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底设立的国民党中央代行权力机构。其南方执行部设于香港,统一指挥“华中、华南党、政、军、社团、地下工作”,其中军事组专门负责大陆“游击武装”的人事、装备、经费调配、供应等事宜。此报告包括“大陆(军事)工作”、“党务组织工作”、“港九工运小组工作”、“政治作战工作”4部分内容,这里节录第一部分。

〔1〕档案馆件无年份,此年份系编者判定。

〔2〕四〇年,指民国40年,即公元1951年。

(三)裁汰逗留不前游击人员,以整饬风纪。少数游击人员抵港后,慑于大陆共匪恐怖残忍,逗留不前,不仅虚耗了币,亦有招摇及不法情形。经于调查考核后分别送返台湾予以处分或分别撤消名义,以资整顿。半年以来,计押返台湾处分者一员,撤消名义者六员,停止联络者九员。

(四)督饬加强大陆联络。大陆游击进行,以共匪封锁严密,不易获得确实发展情况,故分别通知有关单位加强大陆联络,并尽一切可能建立电讯联系,现在计划中者有四个单位。

上述为本组工作概况。至游击人员推进及工作实施,扼要叙述如次:

(1)推进情形:由台湾及港澳派遣游击人员前后共计七十九人,内十九人因不能推进或畏缩不前,均分别予以撤消名义。已进入人员统计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余人仍督饬加强联络,搜集匪情并不时予匪以打击。

(2)工作实施:粤省各区总部均有专人在港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并指导工作。粤中总部所属第三路司令部曾在十月间密派人员破坏广九铁路一次,第六路司令部曾派机动艇在澳门附近破坏共匪运输数次,其他总部亦正纷纷派员进入大陆加强联系,搜集情报。至于东北、西北、华北各地因共匪控制严密,故着重在潜伏与秘密联络。

根据年余来观察与体验,在对大陆游击工作建议如次:

(A)游击工作仅为大陆工作之一部,在此共匪严密控制之下活动,至为困难,同时大陆人心虽倾合于我政府,但慑于共匪之残暴屠杀,不能作有力支持。故必须有赖于情报与策反工作之相辅相成,而后始能谋工作之发展。其次,若干地区虽有游击力量存在,以给养衣着困难甚多,故须分散潜伏。在此种情势下,只能派遣人员密取联系,逐步培养,待机而动,不能计以时日,而斤斤于一时之表现。

(B)游击工作目前虽限于政府财力,在自力更生原则下艰苦图存,但今日形势格禁图存仍属不易,应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补助,俾谋发展。否则,赤手空拳,个人生存尚成问题,遑论游击也。

(C)为辅助游击工作之发展,对心理作战与策反工作须同时加强,因现在大陆已有不少民兵及地方武装自动反正,投向我游击队,如能适时加强心理作战与策反工作,必能有助游击工作之加强与发展也。

(D)保障游击人员。大部分游击人员鉴于政府抗日胜利后处理游击队之覆辙，深具戒心，趑趄不前。为鼓励游击士气，应公布保障条例，使有志之士望风景从，则大陆反共武力必能风起云涌，到处打击共匪，以动摇共匪政权之基础也。

（下略）

附:代月、日、时电码表

地 支 代 月

1 月:子	2 月:丑	3 月:寅	4 月:卯
5 月:辰	6 月:巳	7 月:午	8 月:未
9 月:申	10 月:酉	11 月:戌	12 月:亥

韵 目 代 日

1 日:东、先、董、送、屋
2 日:冬、萧、肿、宋、沃
3 日:江、肴、讲、绛、觉
4 日:支、豪、纸、寘、质
5 日:微、歌、尾、未、物
6 日:鱼、麻、语、御、月
7 日:虞、阳、寖、遇、曷
8 日:齐、庚、荠、霁、黠
9 日:佳、青、蟹、泰、屑
10 日:灰、蒸、贿、卦、药
11 日:真、尤、轸、队、陌
12 日:文、侵、吻、震、锡
13 日:元、覃、阮、问、职
14 日:寒、盐、旱、愿、缉
15 日:删、咸、潸、翰、合
16 日:铣、谏、叶
17 日:筱、豏、洽
18 日:巧、啸
19 日:皓、效
20 日:帾、号
21 日:马、箇
22 日:养、祃
23 日:梗、漾
24 日:迥、敬
25 日:有、径
26 日:寝、宥
27 日:感、沁
28 日:俭、勘
29 日:豏、艳
30 日:陷
31 日:世、引

地 支 代 时

子时:23 时——次日晨 1 时　　丑时:1 时——3 时
寅时:3 时——5 时　　卯时:5 时——7 时
辰时:7 时——9 时　　巳时:9 时——11 时
午时:11 时——13 时　　未时:13 时——15 时
申时:15 时——17 时　　酉时:17 时——19 时
戌时:19 时——21 时　　亥时:21 时——23 时

后　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剿匪斗争·中南地区》，由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组织编纂，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省（区）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参与了此项工作。张团、孙虹、樊保生、刘海影、张建力、李仁发、李云、黄应华、郭敏、伊炎生、刘锡九、刘唐益、张叔馥、许焕棠、韦秀康、张树德、张奇、苏玉光等，先后征集整理或组织征集了部分资料。

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亲历中南地区剿匪斗争的许多老同志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解放军档案馆、广州军区档案馆，以及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6省区政协、公安、民政、档案、省委机关报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终审后，中央军委史料丛书审查小组成员毕建忠、唐义路、张金钟分别对概述和文献修订稿作了最后审定。在本书编审过程中，中央军委史料丛书审查小组原副组长沈宗洪，成员姚杰；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副主任彭红；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主任张瑞智，副主任吴雪生；全军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玉润、郭得河、张小岗，副主任王道成、赵明春、马怀金、刘汉中，干事张冬霞、李长春、崔向华、纪海兴、唐遂申；解放军档案馆利用处原处长刘吉信等，给予了帮助指导。亦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